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二七・史部・雜史類

名山藏一百零九卷(卷六十四至卷一百零九)〔明〕何喬遠撰……………

2734/07

臣林記 元順臣二

廖莊 鍾同 章綸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弱冠舉鄉試宣德中以進士選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多所建白楊士奇家人不律莊抗論之或曰楊公公鄉先輩不為地耶曰正以此事楊公莊性剛氣激顧表裏易直喜賓客交遊既為給事或勸稍謝去莊曰門市心水又何避絕正統中擢大理寺左丞尋陞南大理少卿景泰五年上疏請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一

朝謁太上加恩沂王大意謂臣入仕十餘年閒見陛下向在邸邸太上臨朝冊封今群臣歲時謁賀恩禮隆洽今深居南內陛下起居大見疎曠非所以慰天心教天下又太上子陛下猶子宜使親近儒臣輔成德器以端國本以繫人心景帝繇是惡之居一年以母喪赴京關給勅令既朝見帝大怒即陞前杖之八十謫定羌驛丞時章綸鍾同亦以請立沂王繫錦衣獄至是封六樅選六卒就獄并杖之同竟死英宗復辟召還為大理左少卿再陞南禮部右侍郎尋調刑部憲宗元年御史奏莊自處不嚴法律生疎上以莊

在景泰開大節可取特轉為北刑部右侍郎踰年卒贈尚書諡恭敏莊卒後鬻房償斂費時過不能售鄉舊仕朝者哀而佐之乃得歸喪

鍾同字世京永豐人父復翰林修撰文學氣節推重時輩與劉球善球上疏時復居母喪恨不與名同雅聞庭訓過廬陵忠節祠歸銘座右曰生不登第死不此祠丈夫乎哉既舉進士授御史景帝五年以災異求言上言此者定州新樂縣擒賊二人屬臣問訊皆云也先使來覘中原視形勢要害處也先帳下多有南人我之虛實彼備知之臣聞此言深為寒心在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朝大臣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獨子順諫燕王曰燕雀乳堂子母煦煦相得竈突炎上燕雀不知禍及而顏不變當是之時皆以子順為狂燕敗子順言中今在朝大臣有不變之顏矣臣茲言之不狂則謬臣草茅時聞內豎構惡成戮劉球諫臣自是鉗口太上北征未見有人明目出諍臣見諸臣之為燕雀也皇上赫然中興誅強梁旌忠直親六師禦敵于郊達賊喪氣俛首北還蓋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皇上有堯舜之仁湯武之智周文之小心鞭撻四夷致太平無難者奈何達賊甫退瘡痍未復侈心遽生

願自今無徇貨色無其遊戲親庶政以摠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專彈劾去無益之賞罷冗雜之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養軍鑒前車慎後軌親率群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太宗之十漸即改然後延攬英雄講明方略則天意可回中國可安而達賊可徐圖之矣昔者韓信起於餓夫樊噲出於屠犬張良著於亡命古今英雄何常有唯其上有漢高用之下有蕭何輩薦之是以能佐命興基昭休流景今皇上求才如渴大臣排抑尤甚雖選將之命屢下中朝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綸疏繼上帝大怒日暝門隙出旨即時捕獄明日加訊無所謂又明日大榜掠辭連同即逮同苛拷迫今服通南內同不服用炮烙刑又不服是日大風雨黃沙日燭地皆黃踰年帝陛杖廖莊復即獄中杖同逾六日死屍棄獄中英宗復位國子生葉華朱圭言同贈大理寺左丞錄子啓國子生詔書褒美大理丞高明為啓索屍棺斂之得給驛歸尋授啓成寧令成化中復錄其仲子越給同妻月米賜諡恭敏祀忠節祠如始期矣方同上疏時馬過溝伏不起同輓韁曰吾不畏死爾則奚懼後三日馬死廐中既歸葬烏鵲巢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宰木產白雛者四

章綸初名崙字大經樂清人也其先閩人吳姓

或云父文

寶聘於金未娶也而先納妻包氏姓綸文寶病且死金堅請於父母住文寶家一見氣絕金撫綸教誨之

綸自少嗜學截竹繼晷晝夜誦讀正統四年舉進士

方有室授南禮部主客主事景泰初為儀制郎中質

直坦易以已任天下自號慙夫嘗陳太平十六策反

覆萬言並切時政懷獻太子薨鍾同諷禮部請復立

沂王禮部大臣莫敢言綸疏脩德弭災十四事其一

言昔伊尹告太甲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邦家終

四海孟軻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誠以孝弟者百行

之本萬善之源天子所以德教加百姓刑四海者也
大舜底豫周文日三漢高五日一朝文帝目不交睫
衣不解帶是天子之孝也唐玄宗長枕大被兄弟共
寢或五帳更處或花萼同樓是天子之友也臣惟太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子之父也與陛下合
本共根是同氣之兄也陛下身受冊封是上皇臣子
也上皇虜廷遠書傳位是以天下授陛下也陛下遙
尊爲太上皇帝是天下至尊也幸而奉引還宮是陛
下與天下至願至望也汪皇后正位中宮孝敬勤儉
聞中外矣陛下冊世子母杭氏爲皇后固謂母以子
貴不意世子則薨逝矣臣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
是復中宮之象天意欲陛下厚關雎之終正夫婦之
倫也臣望陛下退朝之暇尊奉上聖皇太后太后兩
宮脩問安視膳禮朔望節旦親詣南宮率群臣朝見
以展天顯之愛以極恭厥之道而又念母儀不可久
虛復正汪皇后之位推念上皇傳位之意仍立沂王
爲太子則親愛全備堯舜可師六宮儀範不期而正
出震繼體不期而毓帝大怒下綸詔獄炮烙煨煉連
五日迫引大臣及通南城狀竟不承以鍾同先上言
并逮欲殺之會風霾大作得少閒居一年廖莊自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來帝怒其先請陞杖之并封挺杖同綸如莊數同死
綸綱禁綸將上疏時慮憂其母金氏聞之日吾平日
是得 英宗復辟首釋綸求綸疏不得內臣有能舉其
罪辭者擊節歎賞曰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即日擢
禮部右侍郎襄憲王來朝爲王稱之方有意用綸會
與石亨楊善不合爲所短遂改南京面諭賜金幣尋
改南吏部上大漸詔嗣君婚禮無過百日綸言山陵
尚新元朔未改釋服公除雖有常制諒陰大婚情禮
則殊乞勅禮部舉行來春成化四年南京當考察綸
與右僉都御史高明同事欲就年齒區別衰壯而明
於年六十以上者無賢否繫罷黜餘則容留太恕又
所屬御史並無黜者坐是不協退而兩有改易猜忿
互生時吏科給事中王讓妄自尊倨考察時欲與公
卿列坐諸公不許遂率諸僚不赴奏疏亦不同署上
見疑之綸因言故讓等與御史劾綸子玄應冒籍應
舉兵馬瑛貪人也綸妄薦爲治中及諸細碎事於是
綸明竝乞致仕上使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體勘
俱置不問慰留之其明年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禮
部左侍郎十二年請老卒賜祭葬贈尚書諡恭毅官
一子玄應被王讓劾論退還爲邑諸生其後登科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仕廣東布政使有父風先是綸同下獄時兵部進士楊集奏記于謙曰奸人黃珣進說易儲本為脫死計公國家柱石倘鍾章二公死杖下奈清議何謙持示王文文曰書生昧朝體乃有膽氣當進以一級出之知安州集字浩然常熟人

郎曰明初承平之治至宣德正統而極大小臣工莫不將順頌美憂治危明乃得李時勉劉球二人景泰之李廖莊三人開口奮臆不有其身其所持論皆宗社大體要矣

邢讓 劉鉉

名口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以進士授翰林簡討李實使虜與虜使偕來言虜已和欲送車駕歸群臣請遣實復往景帝難之第令付虜勅言意而已文武大臣固請帝曰楊善已行待其歸讓上書曰陛下所遣使迎復者豈非以虜不足信歟審以虜不足信則前者不必講和矣我所以和為迎上皇也不迎而和將安圖哉天下事成敗勢也當為理也虜不足信勢不可知陛下迎復理則當為陛下於上皇君也兄也陛下從群臣請仍遣李實往迎駕之歸否未可知而陛下愛君篤兄心已著於天下矣兵家之曲老直壯上皇不

名口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迎彼藉為辭假大義而入寇臣不敢謂我直也彼許我迎顧復無實曲乃在彼厲兵秣馬以興問罪我則壯矣陛下若以虜使既行事難再舉請急追還遣實同之追而不及使實自行虜人聞之且曰中朝迎復信矣所重遣使或者遲迴觀我誠否則上皇迎歸固可期也疏入得旨上皇朕兄豈有不迎虜情叵測彼以急來我以遲去蓋欲延緩牽制而察其情文武群臣日言之矣朕所不報其意如此讓以天順八年居父喪因脩實錄奪情召起為修撰成化二年超陞國子監祭酒五年陞禮部左侍郎國子監故有師生會饌錢輸者常後師生出監則皆委之去監中貯為公用相沿已久讓取以作新學舍創立勅諭學規學志碑刻之費不復文移有司又不籍記代讓者陳鑑亦不綜察遂為典簿王允所私戶科給事中丘弘等嘗言之會掌助教者簡討葉時以許奏允下刑部請逮讓等置對不許讓鑑各上奏中辯言官交章論劾遂逮讓鑑及司業張業刑部坐讓監守自盜讓自獄中奏學士萬安李泰與已有隙故倡此言而丘弘承風奏劾又日宣其事以危言恐動刑部使傳致臣上命會官雜治讓等不更命御史覆按有從中持者竟

免死贖為民國子生盧楷奮曰邢公整厲學校不私一錢為眾所誣吾當抹之或曰無益及罪何楷曰師生父子也父溺子可無號呼與生徒楊守陞率百餘人詣闕請代下法司議竟寢讓外樸內明敏於撰著然不能容物意有軒輊輒見詞色為祭酒銳意師道懲絕告謁人以是譽之而亦以是軋之歸數月卒楷東陽人擢浙江鄉試第一早卒文章色理滋茂論者譬之青黃應節農人操鎌疾割隨手委地彌望無際而守陞後至大官

陳鑑字緝熙長洲人父以事發戍遂道京師留鑑神樂觀為道士鑑兼通儒書正統十三年舉進士及第為人辨博雅有時譽而好談論喜陰符張業安福人質厚有諸語

生多從講解錢事發鑑在官不久所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彌月而孤未冠授徒里中割股養母永樂中以善書徵入翰林筆法溫媚推重一時而博極群籍用心於內同官王汝玉輩詞翰若宿構鉉淹時始就然沉深切至其於經國匡導為多久之中京闈鄉試授中書舍人正統中豫脩宣廟實錄進侍講再進學士開說簡質為英廟所嘉景帝稱攝諸司勸進鉉獨不署名同郡人楊翥以故邸府長中入主鉉家帝數召見翥內殿翥還薦以及呂亦於帝授翥札中某日識之久不問也

名山藏 卷六四

為中官治病中官瘡問叔大何許人知其縣因曰君縣中有劉先生寧識之乎曰劉鉉學士耶樸人也中官曰上知之且用之矣叔大告鉉還邀與往見鉉曰上奚知我知我必自楊長史主我而雕刻我哉

楊翥字仲舉吳人從軍武昌為鄉塾師楊士奇深賞之牛士奇貴翥讓舉士奇更教他塾作殺不及舊塾之半士奇貴薦翥於朝景帝在邸時為宮寮以醇謹見重及即位寵翥甚厚人謂樞密可俟翥躬奉身還吳北房款塞詣闕表賀因手疏乞時朝太上失旨僅進位尚書仍乞致仕年八十餘乃卒子諱方八歲入朝景皇帝引入宮賜餅餌授吳縣簿天順初追理一時柄臣竊獨以恬退免追制吳人言翥仁厚絕俗方為尚書歸緝一椽鄉溜侵之家人不能干翥日雨少晴多政復何害翥父老生子翥著一鹽忍鳴驚兒遂驚之徒步終身于樓金入市金為景帝易儲有端禮部兩侍郎人攫歸以告帝問也

臣林記

缺中官出翥疏帝命傳示內閣江淵謂鉉才力不足辦此等事請用編修薩琦鉉聞曰此知我者既易儲鉉已為國子祭酒此時諸司皆賀司業言鉉亦合上表鉉曰不能諫又賀耶英宗復辟閱易儲時國子監無賀表問徐有貞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上召見文華殿曰卿可遂傳東宮擢少詹事一日忽不至曰死矣上歎惜久之成化二年贈禮部左侍郎賜諡文恭鉉不好名稱與人雖造次未嘗不厚若同官子弟見焉拜起必令如禮而邸所乏及問遺其孤無不至人咸謂之長者至有所發使人不寒而慄于

舉進士奉使行時鉉閱其衣篋比還篋如故殊喜
翰官副使能仇鉉法於家鉉從孫有名鳳者仕御史
以好學聞

郎曰邢讓銳志官下弓滿而撥劉鉉粥然甘處亡能
之地至夫必伸迎復之請不與居攝易儲之疏其趨
同矣

周叙 劉儼

周叙字功叙吉水人其先祖世父伯寬者仕宋直寶
謨閣疏斥賈似道曾祖以立元鰲溪山長上書請脩
宋遼金三史推宋為正統父岐漢府紀善作寶賢堂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一

箴以諫漢王漢及召入為職方員外叙永樂中進士
入翰林為庶吉士被命作鸚鵡賦大見稱賞未幾陞
編修以母病乞歸省仁宗嘉其孝賜傳以行正統初
為侍讀上言時政言比者天旱皇上躬自引咎命群
臣齋沐禱祠三日而雨然禾稼未大沾溉生民未盡
滿望皇上惓惓是念臣下所當欽承德意思陳闕政
以消謫助理乃共致憂勤効忠補過之疏未聞告老
陳情自乞留用之章繼進掌銓選者訕詢不審資格
徒拘司國計者農桑生殖不加勤而賦稅科征日見
益軍士困於造作刑罰失其中正風憲乏激揚之公

言官惟緘默之尚至若僧道之流無益政教多至數
萬額溢十倍徭役乏人戶口滋耗蠹政傷和莫此為
甚又近年畿甸山東諸府流民衆多推原其故皆繇
守令不加矜卹或窘衣食或迫征徭竊謂守令寄撫
宇風憲司耳目風憲得人守令自職尤宜精選方可
望治上示叙章諸大臣吏部尚書王直等引罪自訟
正統末為南京侍講學士請刪脩宋史以畢先志許
之車駕陷虜叙發憤疏言八事請邸王臥薪嘗膽如
越報吳邸王即位為皇帝疏言安邦謹始八事復上
中興太平十四事景帝批荅褒美叙敦尚氣節剛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二

自持與人為善匡益規正王直故叙同郡先達叙寓
直書曰伏惟太保冢宰大人先生閣下惟吾吉自宋
及今人才輩出重于世道光于鄉邦者九賢也繇茲
以降非無其人俊偉光明卓無瑕類殆亦鮮焉永樂
宣德間叙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可以當之迹其舉
措究其底衷士大夫公論不能掩也竊計堂堂名郡
際今聖朝豈無復有歐陽子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
文信公其人者出為之徘徊歎息翹佇思慕乃今見
大人先生伏惟先生處屯之際翼戴今皇輔大濟艱
其時其任視諸前輩又甚難者竊謂膺天下之重任

當心天下之大憂以成天下之大計而其要無他在用君子遠小人而已用君子遠小人之道又當審幾而斷之思昔三楊輔政其時固一幾也惟是二三君子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乃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保身其實誤國以致閣宦弄權有今者主上蒙塵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又一幾也宜相與講內外防微之政遠鑒前車以建永謀母徒曰有某在有某在而不敢自專者書曰慎終于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失今不圖悔恐噬臍朝廷大事殊無所濟且使歐陽子周平園得擅美於前即欲張留侯之從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赤松子裴晉公之營綠野堂不足貴已叙一介書生蒙朝廷之恩先生之惠官至學士榮矣叨居南京秩法務簡無一毫求進之心惟恃昔遊門牆兼辱教愛故不得不有言前此固未嘗敢一奉聞也叙之直亮如此叙脩宋史與上元人陶元素聚首撰述未就而卒元素守道甘貧舉進士棄官不仕時論高之

劉儼字宣化吉水人自幼端介不凡雖治舉業必探底裏年二十餘領永樂開鄉薦下第歸家潛心又二十餘年乃慨然有志魁天下正統壬戌果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以古文名景泰七年進太常少卿兼

侍讀尋與編脩黃諫主考順天鄉試大學士陳循王文有子入試並私屬儼儼不為地則大恨既放榜文上奏洪武開殿試不公考試官悉下究問復有再考之例是以人知敬懼科目得人近歲考官至有受賄鬻題入院醃豬肉餞牲口酣飲高臥殊不閱卷至揭曉將及美惡不分去取任意今歲順天顛倒尤甚臣有子倫入試誦文於臣臣擬為前矛開榜落名驗場卷惟同考姚富有三篇批詞主考劉儼黃諫略無斷駁至所取文劣臣子者絕多乞依國初例命翰林院官同科道官將取中舉人及臣子試文從公校覆臣

名山藏

卷之四

臣林記

四

子若勝請聽奏請定奪仍治儼等奸嬾之罪循亦奏科舉取士國家大典當太祖之世考官劉三吾等會試貢士試題有譏諷朝廷及克惡字并考試不公者御史劾奏治以重罪別命覆考當太宗之世考官鄒緝等會試貢士試題有孟子節文及尚書洪範九疇偏經論題御史劾奏亦罪緝等別命覆考今歲順天鄉試小錄累有克惡犯諱字易題故犯章皇帝御諱策論二題皆屬偏經士習他經者多不能理會今續脩通鑑綱目會脩寰宇通志皆未成書殊未頒降亦以此出策所答又多克惡犯諱字非所以刊示四方

臣兼聞儼兩目昏花臨文多眊先送者苟取足數後至者盡棄不省以致士子負屈甚多臣子瑛亦在其列乞勅多官公正有文學者取中式黜落文字再加比較以定去取有旨並令禮部會翰林科道覆較大學士高穀歎曰大臣子與寒畯并進且不可又况不安於用欲殺考官乎時方病告強起朝參朝退請得門上奏事因面奏儼諫考試皆公循文不宜私子帝重違二人意穀乃與禮部較閱覆奏取中文字比之倫瑛差等互殊第驗中式舉人挺硃墨二卷批語筆跡兩有訾疵帝許倫瑛為舉人下挺井本經考官獄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五

始宥儼不治於是六科給事中張寧等劾陳循王文職居輔導任重經給所宜遠嫌薦士為國家持正誼引大體乃以父子私情煩瀆聖聰臣聞宋范質為相從子昇求遷作詩戒之韓億為相子維舉進士以父任執政不就廷試方之循文父子高下可知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厥後用貴胄寒畯進馮退沈方今舉錯得失又可知順天應試士子歲千八百有奇中式者纔百三十五人既云考試未精稱屈當眾濫進之風何如可啓循等乖悖久彰人心共怒伏望選問如律用懲玩欺不則賜歸田里別選正臣以若

清華密勿之地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上是科道官言第以大臣宥置不問而高穀以面奏門上深為循文所銜亦乞罷職上慰留焉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坐詭籍斥還本學時人為之語曰解有名還學生榜無氏便貢士明年英宗復辟循文得罪倫瑛謫戍命儼署翰林院事有寵用之漸竟卒贈禮部侍郎下儒臣定諡學士劉定之議曰士君子名著有日也著焉則勿怠而勤其業事任有時也任焉則勿循而執其正有若劉儼年踰弱冠名領鄉書晦迹林麓研究經籍逾壯越強徐起而魁天下入金門履玉堂追躡古作叅述國章惟日孜孜靡有怠體豈非著名而勤業者耶筆削前人之淑慝升黜時材之良窳明目張膽抗論正辭神明質而不回貴勢壓而不挫豈非任事而執正者耶業勤所以廣才正執可以立德謹按諡法勤學好問曰文執一不遷曰介請諡曰文介僉曰然遂以聞儼天性至孝居喪致毀族人數千指貧窘者為喪葬婚娶寡弱扶持之傲宋范仲淹立義田先祠之左鄉有貸悉燻其券立朝侃侃交必正人為邪者面折不少借直聲大振士大夫間倫後改名宗彝仕至禮部尚書而為人奢縱附王直以起

名山藏

卷之

六

郎曰周叙劉儼居翰林無赫赫表著之績心行確然君子也

徐有貞

徐有貞字元玉初名理以庶吉士授翰林編修為人

短小夙傑有志當世討究世務無不涉穿有貞入京師從都御

史吳詒游見其論說與人各起奇之薦之祭酒胡儼

儼以其短小易焉方謝病伏枕試有貞詩既成儼然

驚起繞床行誦曰君鼎鉉器也遂為忘年交既以進

士授庶吉士宣宗試其文第一以為翰林編修因大

肆力綜計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略之事人問

公職翰苑惡用是為有貞曰此何非吾用異日者國

家使我我正統閒再遷侍講時天下久安有貞獨慮

虜上備虜疏數千言英宗北征觀天象曰上行必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景帝監國倡南遷有貞議訕然物論謂有貞才也是

時出文臣十五人屯守中原要害有貞勅鎮河南彰

德得便宜行事河南民間虜驚竄山谷有貞馳招之

從以才吏四人使相告報則皆出因下教集兵兵徒

至者多太行群盜有貞什伍之不及籍曰事寧聽若

等之所之皆喜自效虜退名還陞右春坊右諭德仍

兼侍講非其好也遺玉帶陳循循喜薦之帝帝曰徐

瑄耶謬計南遷也循曰君無仍舊名上幾不臆君於

是改曰有貞先是河決山東之沙灣遣使者築決隄

六年不治自請行以左僉都御史往至則散遣治河

卒自行河相度明於心乃上言禹之行水水之道也

宜首疏其勢勢平治決決止濬淤為法繼之因作柴

輝隨行先後渠則異流同歸輝乃上下櫛比河流旁

出不順者堰之捷以水門捍以長堤架濤截流柵木

絡竹實之石鍵以鐵合土木火金而平水性三年而

報功成始有貞塞決決隙益深曰此其下當有龍穴

有高僧焉叩問之曰惟聖人能無欲有貞悟曰神龍

欲矣龍所欲珠大鎔金鐵沸下之龍一夕徙決塞有

貞治河役五萬餘人用官糧五萬為日五百五十有

五而已遂陞副都御史還朝景帝彌留廷心乖異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貞與武清侯石亨雅相善也亨欲與都督張軌張輓

太監曹吉祥等謀請太上復辟閣武不識經權未知

所出夜謀有貞有貞升屋步乾象曰可也相與歃血

盟酒入訣其家曰事成耶人不成鬼矣陰使亨等內

兵三千昇太上南宮太上暗中問為誰具官對太上

曰邇屬車既朝顧問卿為之乎即日命兼翰林院學

士掌文淵閣事于謙誅陞兵部尚書兼職視事如故

當是時武清侯進封忠國公矣有貞謂曰願冠側注

以從兄後忠國公入言亡何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

學士仍供職文淵賜勳號散官及章服玉帶封三代

如爵有貞益自喜當給誥券而自為之辭共辭曰朕
惟褒有功顯有德國家首典天下大經也若夫定策
以安宗社代言而贊皇猷自古為難於斯乃兼咨爾
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徐有貞資弘毅而秉忠純
貫天人而通今古簡自先朝貽于朕用史館秉春秋
之筆經筵陳仁義之言作鎮北州勤王展略治河東
郡績禹成功叙長憲臺總司風紀廼者奸臣謀變社
稷幾危賴爾忠誠遂擁朕躬以復天位乃自中丞進
兼司馬采展論思弘資謨猷夫既委膺屬心是宜酬
勲胙土爰錫西周之世封用承東海之宗祏特封爾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曹欽上曰徐有貞窮秀才先與之欽者曹吉祥嗣子
歷紗者細窄玉帶也石亨與吉祥自詔迎立求請無
虛日上心厭之有貞既從亨求得伯則數諫裁縮亨
吉祥禁止其私謂始吉祥欲與國政自歎不通文墨
心歸有貞時時力贊上聽任內閣外與亨不相下至
是始怨有貞與亨比會亨吉祥侵奪民田御史楊瑄
以奏上問賢有貞瑄疏是否皆贊瑄是上批旨亨吉
祥饒罪御史瑄敢言吏部記之亨吉祥言記瑄何意
上忘我曹邪瑄劾章固徐使旨徐筆因與諸閣哭訴
皇太后曰奴奪門時出萬死一生有貞今殺奴矣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子孫世襲錦衣指揮使仍與
爾誓除謀逆不宥其餘雜犯死罪身免二死子免一
死仍命爾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於戲中外
宣力朕用爾功左右納忠爾輔朕德居黃閣而兼典
戎機禁中頗牧直紫宸而彌綸國體王室甫申匹休
前人馳榮來齋欽哉上時時念有貞日數召見往往
仄席佇俟或命不時自赴有貞益自喜盡言所欲言
學士李賢亦從旁相資上施行若流上命御用監作
條歷紗以賜它日行監中歷紗就上問且賜誰對曰

作謗上前或險詞觸上上所屏語輒令小監竊竊聽
還白上某日某事某語云寧有之乎上曰安得知左
右對有貞告外上驚我語獨有貞聞當真是其發耶
左右對何寧茲上前後語有貞無所不揚播上自是
稍衰亨吉祥益合讒之而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復共
謀劾亨為亨所知先入譖上怒並下十三御史獄究
主使錦衣承風謂右都御史耿九疇右副都御史羅
綺實諷之上又下九疇綺獄亨入見益言賢有貞乞
解兵柄求上哀憐錦衣上獄復謂實賢有貞主九疇
綺上即命六科十三道劾有貞賢專權威福排斥勳

舊遂並下獄是時雷雹大作怪風拔木承天門東吻牌摧毀飛出郊外吉祥家大木折水雹尤甚上感悟降有貞廣東右叅政燬其誥命鐵券停造而亨吉祥未已也吏科給事中李秉彝者久以憂去家矣亨吉祥偽爲秉彝章假貌似者入奏極言亨吉祥欺罔有訕上語接奏之豎怪其牘長詰之不答取視其牙牌識其官明日上省奏召秉彝已亡去校尉無所出妄執一人以質接奏豎曰非是昨者肥而髯吳人張廷瑞客都下肥而髯執入拷掠亡狀有馬士權者泰州人故宦家子讓官與弟教授京師學士先生多從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獄不成者半月亨吉祥等乃言有貞所封武功伯券詞出自手雜它制誥中進上不詳省得給授禹帝王也何得云纘自擇封邑曰武功武功曹操所始封上出示三法司會議刑部左侍郎劉廣衡等覆奏有貞險邪曲士陋鄙庸夫叨蒙聖恩忠不報德詐爲制文竊弄國柄等功神禹擬跡仲尼武略無能猥誇頗牧謀猷不著謬任甫申自居謨謀敢擬定策天人今古妄以自尊弘毅忠純言而不作市朝可肆法紀斯存上曰有貞罪不容誅念在赦前其押發雲南爲民金齒有貞出獄拊士權背公義士也他日一女相託至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之游有貞尤與善亨吉祥言士權者有貞最密布衣當是其主謀有貞有所親信某官某吏當是爲執筆書是時有貞既行上復使追捕之及德州并執士權等以入政入禁風還作捕者決什地上名指揮門達承口旨領趨出就門下痛杖之數十前引一門復痛杖之因與三法司雜治士權既受苛考仰問曰今欲囚何承耶曰徐有貞與汝等謀誑朝廷欲作逆耳爾顯計某執筆某書士權大呼曰徐有貞以非常之功蒙皇帝非常之遇自謂魚水投契意欲獨任國家事立使吾君爲堯舜之君如是者失太驟豈有它哉蓋

金齒居頃之有奏雲南守臣不法者迎合內權辭連有貞上不問它日問有貞於呂原原對曰有貞被讒遠謫不勝困頓惟陛下哀憐予民本州因爲上疏訟寃曰臣伏見徐有貞負經濟之才堪棟樑之重勞勩三朝終始一致已巳之變車駕蒙塵固守彰德聲援京師河決張秋莫治有年承命儒臣奮然以往窮源通漕厥勤不細及邸王大漸廷議乖異不顧身家擁請陛下光復寶位功亦偉矣一旦陷誣含冤萬里沉淪草莽好爵無及所謂廊廟之寶棄于溝中年命有訖桑榆行盡臣誠傷心私用流涕疏入工爲喟然皇

太后亦言上上諭李賢曰徐有貞才學難得彼時爲亨輒所陷有何大罪其釋還田里天順四年也有貞質雖短小目光爛爛聲若金石談辨無窮與客語常達旦自視傲然鄙夫麤人蔑棄弗少留矚故方顯遽斥其爲相封伯蓋三月耳而士流莫歸毀譽參半既歸金齒縱浪湖山妓樂歌嘯孤步遐逝有冲昇之想焉上行召之亡何宮車晏駕矣初有貞奉斗甚虔下獄時引鏡自鑑曰吾定不免因默拱誦斗母呪數日曰免矣天順末一日語客近觀天文曹吉祥且敗其禍乃不但所中我者既從金齒歸而士權時往候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出物相贈而已絕不言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所以白有貞又上捕僞章時逮秉彝至問誰相惡秉彝言刑部主事傑等七人上並令拷掠不伏俱坐妄議朝政調之遠方而秉彝竟斃于刑下

郎曰有貞藉二豎立功既被知眷欲守正自異身爲伊周何其壯哉得意失意在反覆閒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爭能禹矣

李賢 岳正 楊瑄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李於鄧爲義門宋時有兄弟四十八人同居者賢宣德中自河南解元舉進士奉命

察蝗河津得交薛瑄留心性學英宗正統元年疏言帝王赤子黎民禽獸夷狄未有奪赤子食黍養禽獸者切見鞭虜降人朝廷授以官職足其祿俸處者不去來者不絕今其人不下萬餘較畿民三之一月支俸米亦較朝官三之一而實支之數或全或半又且倍從以有限資無窮欲百姓富倉廩實不可得也近者荒旱連年五穀不登天下米粟歲入數百萬軍民涉寒暑冒風霜然後一夫得以數斛至京師中途衣食不贍至難救死有司曾莫省恤督責益嚴奪赤子黍禽獸又困餽運之卒而驅其力仁人君子寧不痛心夫夷狄人面獸心荒忽無常來降不絕非誠悅服慕中國利也彼其在胡未有不種而食自致而衣者今在中國則不勞而坐享之是故其來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而愈來無益之費尚不足惜前代五胡之鑒殆有甚焉近者邊塵數驚臣私常恐懼不能安寢乞勅兵部漸次調除韃官於天下都司衛所減殺其俸祿實所以分彼勢而銷未萌議者難之已巳之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韃官潛謀應虜賢言始驗頃之授吏部驗封主事有旨令文官誥勅九年乃給賢言誥勅之典人主所以摩厲臣下故事居官無過方許請給稍有私罪輒行

追奪是以其未得也兢兢畏慎其既得也斤斤保守九年之中人事不齊或有未滿遷去或有身故親老人見榮難必怠廉久惟仍舊三年便從之復言國家都北以來太學因習元陋教戒居養之道頽然正業雜於市廛講肄溷乎馬隊而佛寺僧門日創不休伏惟脩墜增新重選師儒作養秀才養賢及民必收其效居數歲竟如其言賢博厚有度誠心待物遇事諮詢不立城府更文選郎銓註公平退食手不釋卷尚書王直以公輔期之車駕征虜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往師潰還景泰初上政本十策乞留中省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覽詔付外給事中李侃等言賢策謹宜鑒納詔取入寫置左右久之以廷薦為兵部右侍郎轉戶部吏部右侍郎英宗復位張軌言上召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亡何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與徐有貞並見委用有貞數於上前阻抑石亨曹吉祥賢從旁佐之御史楊瑄張鵬糾劾亨罪遂為亨所陷同下詔獄與有貞並謫叅政瀕行左右言上曰李賢雖與徐有貞同列未嘗多口柄事實有貞吏部尚書王翱亦乘閒言上頷之即留為吏部左侍郎上既調許彬於南京出岳正仍為修撰陞賢本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

事如故蓋時先後在內閣者徐有貞薛瑄許彬岳正及賢有貞輕佻無儀彬鄙劣放曠瑄學行老成而奏對開誤正上前盡言無隱然多指手畫足至唾沫濺御衣惟賢儀表端凝舉止有度上最禮信之始賢之得留也亨吉祥固大恨上意業屬不得已反加親然終恐上前見詆毀賢竟秘慎自重二人以為誠賢取與辭受不為廉異明練政體無所黨私事事歸主上吏部尚書王翱兵部尚書馬昂雖見親不如也數於上前推舉名卿老臣有所薦文武臣必外與吏兵二部先論定及入對上問文臣曰陛下問翱問武臣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陛下問昂時自舉則曰臣所知如是陛下召翱昂覆問之出亦不言始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郡守今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薦天下要職吏部毋輒除而百官皆出三楊之門天順以前陞除方面則吏部自舉奏而已至賢始議倍推取上裁而天下以為不專上英武親政省覽奏牘少差立察見賢承詔斷一處以至公上益篤委焉石亨曹吉祥自居功干預國政上心厭之一日從容問賢迎復事賢從容對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故不與上問故賢曰今其時景泰不諱天位自屬陛下文武群臣雍容奉迎陛下晏然有之

何用如此勞攘且夫以天之靈陛下之祐卒以成事不者景泰左右發露有徵此時不審亨吉祥輩置陛下何地耶陛下曩者正統十餘年間與民休息天下人心所用歸向今為此輩大損矣大抵此輩心富貴耳寧復圖社稷上深然之因賜近第一區以便宣召頃之亨侄彪謀出鎮大同上逮彪下獄命亨閒住凡絲亨進者悉褫削復召賢論之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非所以示後世內府之門可言奪耶奪門者自大功耳且夫景泰不諱天下非陛下而誰陛下復正天下百辟奉迎者舊在列無功可賞無罪可戮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復以群小為朋招權納賄殃及忠良上干天象者哉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上竦然大悟遂命凡有奉請去奪門二字蓋一時職職者四千人天順三年也五年曹欽火長安門發兵為變擊傷賢首及耳少選欽敗賢上疏請急釋脇從以安反側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罷不急之務上知賢在甚喜明日召見褻傷入慰勞之賢念天順初自徐有貞耿九疇下獄後言路閉塞坐令權奸相繼因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至懸賞勸之設刑法之夫臣下進言皆為國家無益已也不但無益又恐得罪是以

明主拳拳唯慮不聞獨奸邪之臣則務塞之上曰此皆亨吉祥輩所為遂命於誅欽詔書內列款求言頃之加太子少保七年二月晦空中有聲賢密疏鼓妖也請停止一切不便民者上命賢條上十事悉允行賢又請罷江南段疋磁器之役清錦衣之獄止邊臣之貢停內外採買之費上不悉從引爭甚力賢恭莊端重言辭簡當登對之時將順巨擘為多論者謂得君之專兼有相業楊士奇之後再見云掌都錦衣者指揮僉事門達上所任也與賢並寵上朝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達恃才生事分遣校尉緝事四方蒐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求幽隱索賂貨賄不可勝計上用校尉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李斌謀反死者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母子賜自盡天下騷然不安賢聞見言上曰今中外可謂無事獨一害未除因備道錦衣校尉之橫先是達嘗令校尉察鴻臚序班索朝覲官財物者二十餘人以聞上盡執下獄又使出訪詐校尉者賢語達曰序班即索朝覲官數金耳校尉乃千萬計公使校尉有重利故人爭為詐不然何趨也達繇是銜賢次骨百計撫拾上心疑焉不召可半歲石亨誅乃如初達故驕橫熏赫同列盡下之惟指揮使袁彬倚舊

恩自若達計得言已上前者惟賢與彬袁彬事言上窮治之且欲陷賢得燕中少年楊墳以免語在袁彬記憲宗卽位達坐太監王綸獄調貴州邊衛科道官重劾達達繫獄論死其黨與搆匿名帖內府及都城內外以謗賢賢上疏請避位曰臣以凡庸誤蒙先帝拔用幸恩啻報而一害於石亨繼害於曹欽三害於門達賴先帝之明得以保全臣自思平生無恥怨惡直以職居輔導衆見忌疾皇上卽位以來賞罰明紀綱舉貪利之徒不得遂私又復歸怨於臣臣決宜退不許吳皇后廢又有爲飛語謗賢者上遣衛士宿賢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辛

家護持之有內直將軍被褫言天順初因入直迎駕陞非冒功者上憐而復之而黃緣者復懇賢入言自石亨輩後貪利者見富貴易得率幸朝廷有事宜早治之上是焉覆按太平侯興濟伯而下俱奪爵二年遭父喪詔奪情起復三辭不許遣太監興與偕抵家促上道還朝再辭又不許疏陳所過民情利病悉允行亡何卒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賜諡文達先是吳皇后之廢也太監牛玉坐受吳皇后賄事覺南京給事中王徽等言冊立皇后大事也李賢大臣也坐視成敗不出一言黨惡欺君宜明正其罪徽等

坐謫遠方或謂賢曰公何不求賢曰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而不知耶及奪情起復修撰羅倫疏論出爲福建市舶副提舉吏部尚書王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語賢賢曰潞公如此我則不能居嘗論楊士奇之爲相也魏宋公卿者二宋王文正以張師惠造門柳之終身而士奇不能文潞公以唐介攻已再三申棟而士奇不能及其爲相徐有貞岳正張寧葉盛並見阻厄所論文潞公又不能矣既卒倫召還適學士陳文亦卒時人爲詩弔文曰九原若遇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辛

岳正字季方涿人也父軍府軍前衛都督同知正正統十三年以進士第一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天順元年改修撰徐有貞李賢既得罪薛瑄致仕去學士許彬老上與吏部尚書王翱論相推舉正上召見遙望其長身美髯心奇之登殿益近連聲呼好好比拜起問年家安在何科選進士者既對皆大悅曰爾年正可吾北人而吾所取士也許彬老矣爲我入佐之正頓首辭謝趨出及左順門石亨張軌從外入愕然曰公何繇至此比入見上曰朕今日自擇一閣臣雋臣也亨軌問誰曰岳正二人頓首陽賀上曰官小

耳當加秩以重之亨軌因奏陛下用正誠為得人請
始試之試稱加秩帝堯之道也上默然已正時時名
見奏對稱上意亨軌本以正薦不絲已至是滋不悅
亨吉祥既藉李秉彝投書吉祥謬請上出榜募捕上
使正撰榜格正曰為政自有體陛下即逐捕盜賊責
兵部即驗治奸宄責三法司豈有天子出榜購募人
耶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下妖言之
今治亂榮辱斐然可觀陛下新復寶位宜法堯舜暴
秦之軌豈足術哉且事緩則人情怠忽不久覺露急
則益生危懼愈趨閉晦惟明主察之上曰學士言是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手

亨從子彪鎮大同使人獻捷下內閣問狀其人盛陳
戰功言捕斬無竿不能悉致皆梟首林木上正取地
圖指示之曰某所至某所四面沙漠何林可梟其人
驚退上從容問正卿何以輔朕正意在貶損亨吉祥
對上今內臣武臣其權太重上領之曰汝可告以朕
意正出往語吉祥忠國公數遣人候公何為者吉祥
曰石公見愛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欲覘公宜謝絕
之更造亨所君家父子典兵易啓上疑辭解就第上
必大喜因云上意如此使我告公亨吉祥大恨謂正
許已上前反藉上見要劫吉祥詣上免冠泣請死上

曰無也召責正漏泄正曰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滅
即今無可按之誅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今早為
計上不悅罷會承天門灾正極言石亨將為亂陳汝
言不可為兵部尚書宜出徐有貞獄中復用之時上
方禱昊天后土下論文武群臣命正草告文諭勅正
條摘極其罪已天下傳焉亨吉祥入言曰正為陛下
起草語外曰非上意正諷縣官改過爾正驟見寵用
敢揚主奸不忠數日上出正一再日外調欽州同知
大理少卿敬戶部主事璽皆坐正所親補外正居內
閣一月而已過漸以母老留家良久陳汝言本附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祥憾正上前誅之密令校尉言正嘗辱公主田命下
遷延家住遂追繫錦衣獄獄上杖百謫充肅州衛鎮
夷百戶所軍室廬家產盡以賜都督僉事李鐸正特
手行夜宿涿掌墳氣奔涿人楊四義士也請寬於解
卒不可醉卒酒釐正特喫酒特封上炙之紙戾脫剗
之比曉卒怪異故封四厚予卒金卒亦已上雖戍正
密令人勿死也而時時念曰岳正倒好祇是大膽其
後亨吉祥誅上顧李賢曰岳正固言之賢因奏正有
老母得放歸幸甚乃釋為民憲宗即位兩京御史請
召還復官許之吏部擬調南京上命母南今充經筵

講官纂脩英廟實錄久之賢語正南京國子祭酒欲藉君今舉君矣正不應有偽爲正劾賢草示賢者殊恨故事清理武選貼黃當會官保薦用兵部侍郎及都御史各一人兵部尚書王竑薦正可侍郎禮科都給事中張寧可都御史賢調旨罷之第以委當職者而外陞正寧爲知府於是正知興化寧知汀州時論爲之譁然正博學高才銳意天下事自許無一世既至郡鏟破條格以豪傑之意前百姓之用興革創制察民利而操之巨室不便有謗言正亦倦游三歲入覲乞致仕時季鐸已敗上使叔取其故室廬家產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卿賜諡文肅楊瑄字廷獻豐城人其始祖曰王君權唐季相南平王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江西方言王楊同音遂訛焉天順初爲監察御史印馬畿內道出河閒民訴太監吉祥忠國公亨奪其田瑄還言上上召徐有貞李賢閱瑄疏歎曰真御史也下旨吏部且大用之而使識之并下戶部卽遣御史覈田諸御史知上意遂合糾亨諸不法事張鵬爲疏首業且上兵科都給事中鉉密告亨亨先入訴曰御史鵬者已誅奸臣內官永任且連結諸御史入誣臣上命叔鵬及瑄召諸御史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旨還里憲宗即位與岳正召還歲餘陞瑄浙江副使瑄居父憂起復仍舊治浙中沿海之塘海鹽為大塘數決決則全吳淵浸東南財賦無所出成化中風潮大作連四歲塘圯甚瑄篤意籌畫脩治定海縣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霏衢捷跳海鹽凡五塘而海鹽縣塘工尤鉅禦患尤大陞浙江按察使復奏西湖水故可溉諸邑田至十六萬頃今湮過半請浚深之防於湧金門北闢水門放湖入城河出清河開抵海寧黃灣溉諸邑田如故建三橋畏吾寺後為水門俾小舟常入湖取淤功未就卒瑄伉爽有志節喜功業才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勝之病亟同官省候尚與論築塘法及浚湖利無他及者有子源知天文以歲貢生被薦為五官監候武宗朝數以天文諫劉瑾怒矯旨杖之居一年復諫瑾喚源面叱曰尖嘴蠻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復矯旨痛杖謫戍肅州道卒孟縣之河陽驛其妻斬蘆覆尸葬之瑄海鹽塘有縱橫樣嘉靖中副使黃光昇復有荆公陂塘樣今脩塘者丈尺次第並用為式萬曆初潮溢塘壞副使陳詒訪瑄故跡脩治瑄見形白晝授詔方略塘成詔上事於朝立祠曰報功而源亦以萬曆中賜祠孟縣曰顯忠張鵬來水人仕終兵部尚書

諭懿簡為政簡易諸道奏歲饑多盜陝西河南甚鵬言民饑無復之請今治其一二首惡則已亡何果靖其居官處事如此

郎曰岳正楊瑄張鵬並以謫發石亨曹吉祥知名余合而傳之

王翺 軒 輓 耿九疇 子裕附

劉實 石璞 年富

王翺字九臯鹽山人先世農夫也至翺而刻苦學問中永樂十三年會試第五人殿試二甲第二先是成祖定都北京固欲得北士為重而北士每後於南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至是聞翺兩占高第大喜先以布衣召見賜之食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大理寺正以註誤左遷行人宣德改元楊士奇薦陞監察御史英宗初命廷臣會舉文武大臣鎮守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翺陞右僉都御史同都督僉事武興鎮守江西處州有賊入廣信為盜鄧盡捕獲之居一年召還巡鹽浙江征四川松潘番賊叅贊軍務復鎮守陝西所至威惠著聞七年虜寇遼東軍帥不力戰勅翺提督明年陞右副都御史留撫之十四年以捕虜功遷左都御史景泰三年召還加太子太保會兩廣有蠻寇議置總督而難其人兵

部尚書于謙曰非王翱不可遂以命之明年登平召還其年夏吏部尚書何文淵下獄致仕遂以太子太保加吏部尚書翱為人剛明果斷外強中寬論事實確而亦善行其智其征四川番賊時番酋有來降者翱出所賜金幣易牛酒犒賞之曰此吾行時上所陞賜天物也吾不敢用以賜汝等諸番皆悅盡邀他部落來歸初至遼東總兵以下途謁翱跪數責其賊至不力戰曳出斬之皆捨地自伏請今願效死於是莫不盡力已出行邊高牆垣深溝塹自山海關直抵開原屯堡斥堠千里相望益簡卒伍賑貧窮偶配鰥寡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順甚多爲吏部尚書時王直方在位景帝以直老使副之及英宗復辟與直竝乞致仕上許直歸罷翱太子太保使獨任尚書事翱嚴考察公銓註苞直請託不得施行有一女嫁賈傑傑官畿內翱妻愛女數使迎之傑固志不違曰翁方長銓拔擢人加膝耳官我京師女朝夕見母何待迎耶女言翱妻翱妻爲翱置酒長跪翱大怒取案上器擊傷之出宿朝房卒不調傑平生所引用文武大吏若施聚焦禮范信耿九疇軒稅年富李乘程信皆適世用馬昂崔恭列位六卿翱直名呼之翱所推轂北人爲多言北人文章藻飾不及南士也質直雄偉緩急殊足倚有以賢良方正經明行脩應詔者輒痛抑之曰此皆處士盜虛聲者耳嘗言李賢於上得復官其後上信任賢賢亦左右翱於上前上有所進退時時召問翱翱有所薦用未嘗使其人知也其于恩仇一不介意曰吏部豈報恩復仇之地耶上便殿時呼老王或召燕見同遊卽當選使郎代雨雪命中貴扶掖上下賞賜無虛月然翱侍上出雖日暮必簡閱選人惟恐不當也天順五年曹欽反執翱翱叱曰朝廷何負汝汝反耶殺他人寧殺我欽謝曰敢殺長者事聞加太子少保時年七十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八矣上老翽難其代也憲宗即位命雨雪免朝參踰年命朝參以朔望加太子太保翽屢辭疾不允一日廷推遼東巡撫上曰巡撫遼東何期後罕其繼也三年疾甚允之賜白金織衣寶楮以行方輿疾出關病革遂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忠肅賜祭葬給舟車送柩翽謹重達大體一經涉歷終身記憶有所當行寢食不暇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喜見顏色不者攢眉累日聞天下水旱災傷急詢所在官吏來京者有無儲積民得無流離餓殍否第宅在京師三十餘年苟完而已上為起第鹽山有司奉詔書人過悉斥去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仲孫以廕補國子不使應試曰汝自有階母妨寒士有中貴人遺明珠數顆直可千金既不得辭則撥珠衣領閒居數年中貴死召其猶子還之翽為吏部繼者李秉皆好用北人而南人不喜之時內閣南人各欲用南人於吏部秉僅一年去北人紛然詆南黨內閣用崔恭而南人又不喜恭亦數月去繼者姚夔

字大章桐鄉人正統間舉鄉試會試皆第一擢吏科給事中多所論列已巳之變尤憤激敢言景泰改元起拜南京刑部右侍郎逾年改南禮部奉命考察雲南官吏還報留任禮部吏廟復伴調南刑部未幾舉召進禮部左侍郎改吏部尋推禮部尚書憲宗登極大典禮部所掌行轉吏部尚書九載秩滿加太子少保錫賚甚至卒年六十計閣上履悼賜祭葬給驛歸喪贈祭祿大夫少保諡文敏夔家俊博學通而

文照與人言素稟洞達發後進在禮部知貢舉過知名士投卷必令主者加意磨對即主司偶失之必極力求其得而後已及掌銜銜詢訪人才不遺耳目慎重黜陟雖謫口不為播或每當廷議象疑其決愛一言判斷人皆服之顧頗不拘小謹晚節為妻于所累言官喋喋論者謂夔佐時練務類唐杜黃裳而未免通體謝然求之

軒輓字惟衡鹿邑人永樂中自行人左司副選監察御史正統中遷浙江按察使丁父喪奪情復任景泰四年遷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京都御史丁母喪

英宗天順元年召為刑部尚書居數月致仕復召為

總督南京糧儲都察院左都御史成化元年轉南京

左都御史以疾辭歸卒輓不好文章無賢愚拒避不

與處而才嚴苦約天下聞其名初以進士趨運淮上

冬寒墜水有司製新衣易之不易也裹襪被而待炙

其濡衣為按察使受俸資而已妻執井爨所著青衫

盡補綴食餅蔬三日一市肉肉母過斤以約同官有

時殺鷄則人人駭異軒廉使今日殺鷄重客耶出不

避御史道一日道遇御史蕭揖告曰某以某事適某

所公何之御史曰往訪一鄉達輓曰公憲臣也當為

國除治奸貪不宜數從貴人游每行郡與其返也悉

絕私而已

為最秉公

絕私而已

絕私而已

絕私而已

絕私而已

會郡縣吏簡視其衣囊所至郡邑吏有投牒去者其
奔喪皆以隔宿行行李兩麓而已為南都御史拜表
禮部子夜至撤燭坐禮成而出日屬於鼻諸公亦尊
却不樂與行齒其以刑部尚書請老英宗召視疾真
許之陛辭上曰卿平生何自為官輒具對上憮然曰
乃嘗廉使浙江昔聞浙江有廉使行李兩麓卿耶若
有起色可重留輒伏謝賜文綺二雙白金二十兩久
之李賢言上復召見起南左都御史也既乞致仕不
待報行至家方食時趣具浴浴畢問早暮欠伸絕輒
任職治官無大踰人而廉介聞天下同時惟耿九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與方然輒奪情後頗用自矜持倚酒言人嘗飲同官
所歸捫腹曰今日此中盡賊物也其為都御史廉益
甚乃好人許者其譽望不及按察時而李賢稱之曰
軒公為中孤鳳代輒按察浙江者陳璇清嚴亦相亞
又輒按察浙江時左布政使則孫原貞杭州守則陳
復仁和令則許璞皆廉與輒並萬曆二十二年贈輒
官予諡璇精法比詞訟旁午片言而決繼軒輒後稍
濟以寬惟賊吏不貸同僚不便疏之都御史
洪英署下考璇被黜軍民遮泣擁歸僧寺夜半微服
遁去詣闕奏留復任從之已而英復來浙江與守賊
前考不行復奏璇六科為辯交章雪枉 陳復福
建汝溪安縣人未幾甲辰進士知杭州府事廉私
治新簡 獄訟咸少公庭燕穆日臨端坐堂上與郡
吏講讀法令慎職守而已未幾去民詣闕請復起

之已卒於官貧無以斂按察使軒輒倡為贈民多
義其子盡却之曰吾父清白敢及而汗之假其
表許瑛 以期人

耿九疇字禹範其先世從東鹿徙平定州歷金元有
仕者明初父綱為盧氏教諭遂家焉九疇永樂末進
士宣德初授禮科給事中體貌豐厚不妄言笑苟是
非正統初大臣言兩淮鹽法久弊必得慎重名行者
往理被推為鹽運司同知革弊興利公私便之條奏
數事其均搭派節樣鹽二事著為令亡何丁內艱詣
闕乞留者三千人奪情陞鹽運使廉儉嚴正門絕私
謂楊士奇過淮上饌之一鷄時軒輒為浙江廉使剛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介有聲而九疇與齊名嘗坐水傍有童子曰此水雖
清不如使君十三年坐判官薛華送守支鹽商於南
戶部給鈔姓名占二牘命法司逮治遣主事陳汝言
往究汝言奏九疇等受賄重冒支給下法司論罪既
察証得釋時鹽運同知葉思銘者義烏人與九疇同
心守法不畏強禦至是並逮上既察釋九疇楊士奇
亦力薦之遂留為刑部右侍郎而思銘亦復官九疇
餞而拊之曰無蹶而隳思銘竟為良吏九疇在刑部
屢出疑獄同官左侍郎丁鉉號精法律謂不及也尋
獨領部事景泰即位中州饑旱流民渡淮者衆命之

鳳陽巡視巡撫招以七萬戶婚姻樹畜許與土著相通境內晏如復命兼理兩淮鹽法九疇奏罷歲漕江南羨米易鹽以發正課公私稱便尋命巡撫揚廬淮安滁和諸府州審錄大辟多所原有代還三年命鎮守陝西威望益著邊將請添兵臨洮諸衛下九疇議九疇言邊城士卒不少將帥善馭可一當百不然徒充食耳復言今邊民皆春夏出田秋冬移人塞夫民春夏田而秋冬塞何以邊將為請有民移者罪之明年轉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守臣逮耀州民三百餘謂其倡妖悉坐死罪九疇曰狂民妄言實非反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悉滅死論天順初石亨曹吉祥用事文武大臣多出其門都御史員缺亨吉祥有所薦上知不可舉九疇以問李賢賢曰陛下得矣遂驛召至京特陞右都御史賜見便殿嘉獎甚至時子裕任給事中請改任避嫌許之今為翰林簡討九疇因上言五事一言比者百官賤名誼事奔兢彘綠請託冒報功績宜勅科道廉察糾劾甚者斥逐之遠方一言內外刑官不原獄情囚徒淹抑宜勅其雪冤決滯期以三月論報一言天下民庶大率逐末或管充吏卒或專事商賈或去為僧道本農不務是以稍遇饑饉流殍載路盜賊縱

橫宜勅天下親民官申明大誥知丁本業之條使友助扶持力於田畝一言軍餉之運故甚苦民比投軍者萬計中多沿邊餘丁及詭報名姓叨冒月糧計自贍家宜勅所部即柳勿叔已叔者審究籍貫無使逃脫一言臺憲之職所以肅條貞度宜申明憲綱事例責之敢言內外諸司敢沮誣者重加以罪遇有缺員即今吏部擇老成重厚廉明有為者充之疏入上嘉納焉九疇方欲與諸御史謀劾石亨為其所知被訴下獄及廷辯自引出為江西右布政而陳汝言已為兵部尚書言九疇既外其子不當復在翰林亦出裕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為泗州判然上終知九疇尋陞四川布政使明年復與李賢論九疇為人召還之且以為禮部尚書既至憐其衰使刑部南京初軒輓在刑部數月乞致仕上亦恒念之賢曰耿九疇軒輓兩人操行海內共知上亦再召輓為南京左都御史居一年九疇病卒上嗟嘆良久曰可惜此老朕優之於南而遽亡耶遣論祭賜葬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悼傷九疇天性孝友敦尚古道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平生慕司馬溫公之為人也岳正贊其像曰推奸以直結主以廉廉則大用直乃遷

子裕附

裕字好問景泰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
改工科既坐調泗州尋丁九疇憂起補定州成化初
言者白其無罪復除簡討累陞吏部尚書與大學士
萬安不諧安欲工部尚書李裕代其位會有進士瘞
者授鎮江府推官獄自謂其先世蘇人與鎮江皆直
隸府乞改任吏部不爲覆奏後戶部郎中洪自宣府
督糧回未久陞爲叅議爲東廠官所發獄洪竝下獄
裕與侍郎黎淳竝自劾淳坐調南京而裕奪兩月俸
既科道劾奏裕上復宥之裕一入謝上青裕一奪俸
一宥罪當兩謝何甫一謝者遂改南京禮部弘治初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南京兵部叅贊機務尋召裕入爲禮部尚書復改
吏部進太子太保八年卒上輟朝一日贈祭祿大夫
太保諡文恪裕美鬚髯善談論多識國家典故儉約
率易不營產業人稱其有父風居官濶略事無大小
視若無足爲者再入吏部薦引人材務協輿論愛憎
毀譽莫能消奪有弟爲都督府都事秩滿當遷裕故
緩之曰我家當如是御史汪宣疏薦先後吏部之臣
廉介端貞莫如王翱公直忠亮莫如王恕坦夷無物
莫如耿裕時謂知人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

授金華府通判政教竝行滿考上京乞爲教職不許
既聞母喪越宿馳歸哀毀廬墓者三年起復陞順天
府治中景泰中以薦入翰林修書爲人剛直峻峭意
所不可達官貴人必面斥之至其脩書時見人作不
佳當面絕倒噓笑之聲徹於闕陛人亦以此忌焉天
順初以最三考陞南雄知府未數月有中使入嶺外
將至遣騎先覘供帳不辨入見實實復不需接騎怒
還告明日從中使入驛與他騎弓劒左右立長吏謁
畢留實詰辱之南雄民從驛門外望見趨入蔽翼出
中使怪問實所以得南雄民狀請實入且爲謝實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往去至韶韶人言中貴南雄太守驛書訟公矣中使
亦馳奏實然實實未嘗先言中使於上也既聞乃亦
訟中使詔竝逮繫京師親聽之實具言臣從官三十
年未嘗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散誠爲國家愛養所部
不忍勞費之觸忤天使亡所逃死上論治中使罪方
欲出實而實庾死獄中實治官廉潔不取民一錢民
有饋鶩者實不受民委之去實縱鶩門外恣其所之
將去金華時體無完衣寒劇温足以罷燕蒿加手其
上至不可忍則貸民毳烏以行歷數里而霽表而識
之郵以昇其民公暇讀書輿間馬上手編不輟少愛

書周叙之門晚節好春秋其沒也母喪不敢舉女不能歸者三人南雄人哀祀之稱曰鐵板劉孫丙仕工部侍郎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永樂中以鄉貢入太學為監察御史宣德中遷江西按察使正統初坐失囚被逮降副使璞剛褊有治才所在著稱為按察時民娶婦及馬塔先歸婦後失之婦翁訟塔殺女塔不勝榜自誣棄屍前塘中官使求屍果得之獄成璞獨心疑之方昏燕爾何得深怨出問囚曰信乎囚曰信速死公賜也數問皆然璞齋沐焚香祝曰死獄重事也上下明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神尚啓我夢夜夢神書參與之覺而占曰兩人夾一人也遲明械囚待刑有童子外闖捉而詰之道士之童子也璞曰師遣爾來偵囚邪童子大驚鞠得實果二道士與婦通見匿之麥叢中江西人號璞曰斷鬼石陞山西右布政轉左其妻與諸僚妻讌歸愠曰諸夫子亦為官爾而夫子長之彼其內舍多鈿金珠被綺采妾裙釵乃不稱使人慙於夫子璞曰請問夫人安坐曰坐席端曰吾素用不溫飽妻子故故夫人得坐端彼以金珠綺采被服其內舍者吾知其內舍坐夫人坐亡日矣已進工部尚書塞決河平處州盜皆

以命璞景泰初也先冠獨石命兼大理寺卿往總督宣大軍務忠勤善謀邊人信焉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湖廣苗叛又命璞往璞以計得鄉導奸民檻送京師苗平還治部事天順元年致仕四年英宗謂李賢曰石璞純臣也聞其尚健顧甚貧為我召之既至青袍素帶以入上曰賜爾緋玉而敝乎璞叩頭謝臣孤忠無援陛下無故召臣臣懼無狀故不敢服而見陛下上說是時璞微噴乃命以左都御史掌院於南京成化元年致仕歸無第宅假居官署其後卜築於城西綠平村作屋三楹卑閣殆不可處買田百畝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而已安陽人有為典史歸者璞過其家典史張具甚盛璞問典史宦幾年矣曰未一考胡歸乎曰惡民見訟璞曰今我聽爾訟爾得歸邪即拂衣去年富字大有懷遠人故姓嚴也訛而為年十歲為弟子員永樂中以乙榜舉人授德平教諭時方弱冠學規整厲九載擢吏科給事中兼掌刑科為宣宗所知英宗即位言國家可憂戎狄為甚永樂以來招納醜類糜以官爵雜處京都坐費國用養亂名危必在於此乞勅大臣考驗遣還故土慰彼遠思釋我內憂府軍前衛幼軍不過選取民間子弟隨事青宮今死亡

殘疾仍於民間僉補富者受財脫免貧者臨時獲解
深爲民患乞勅兵部遇有死亡就於二十五所內將
一所調補又近年軍民之家逋逃規免稅徭冒爲僧
道累以萬計不織不耕坐食溫飽或有擁妻子於僧
房育子孫於道舍敗倫傷化莫此爲甚乞勅禮部令
所在寺觀僧道未度者悉遣復業隱占者逮問還俗
復言江南小民佃富人田歲輸其租今詔免災傷稅
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輸租如故乞命被災處富
人田租如例蠲免又言各處饑饉官無見糧賑濟開
有大戶贏餘多閉糶增價以規厚利有司絕無核卹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之方自今或遇荒歉乞命爲貧民立券貸富人粟分
給仍免富人雜役爲息俟年豐償本皆下所部議行
陞陝西右叅政薦都指揮馬麟李榮可屬兵事爲陝
人上疏乞罷織駝駝之役皆得施行富峻厲敢爲嫉
惡墨吏墨吏聞風逃去人號閻王時三邊士馬衆盛
供費浩繁民苦轉輸豪猾因緣爲奸利廷推富總理
邊儲富至酌遠近定徵科鈎考出入豪猾亡所爲奸
正統九年陞河南右布政使南陽陳州諸處流聚饑
民數十萬兼以作賊富賑恤撫定之十四年轉左
木之變邊境道阻朝廷委富督運吏民間號令冒

輸進亡後期者景泰元年用邊將論奏進右副都御
史提督大同軍務前都御史沈固雖有長才綜覈疎
寬富痛革裁罷冒功盜儲一無所容群小多怨代府
諸王子亦銜之襄垣王誣奏富十餘事竟不得行富
凌諸鎮守太監出其上州縣長吏貪賊者悉廷杖之
叅將都督皆坐受其跪拜嘗奏劾石亨請收鞫下獄
天順初元亨諷言官劾富致仕亨子彪憾不已誣奏
逮京師睿帝使文武臣二人往按既不實放歸亡何
廷臣皆言富起南京兵部右侍郎時山東饑旱連歲
轉戶部右侍郎巡撫其地旋改左副都御史理前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如故四年戶部尚書缺李賢薦富諸內侍謂賢曰上
不悅此人公毋再舉一日上自問賢戶部缺人孰當
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人不悅之顧富之爲富正見
於此上曰如富執法宜居此位遂召用之既當守制
使奔喪復入視事富簡言寡慾直已任政自以受知
主上會計益勤當事益勇僚佐有不便者富曰公等
母署名吾受其利害閒有欲行私者度不能得之富
計且行故言不可計且不行故言可富輒因而反之
而僚佐喜富墮其計富與工部尚書石璞左都御史
寇深同時皆不繇甲科其不喜進士特甚嘗有三主

事當考滿富越故事試論一道叱其劣者曰爾進士
爲此文耶時吏部尚書王翱老上屬意富憲宗初富
以邊運得人爲意擬黜陝西左布政使毓而薦右布
政楊璿左叅政朱汝良西安知府余子俊翱言富侵
官當下獄上黜毓不問富富言延攬求賢吏部之職
臣薦人爲國初非有私反觸翱怒望放臣歸上素重
富因留之亡何疽發背卒上聞震悼賜諡恭定遣官
諭祭有司治葬事

郎曰英廟復辟以後用舍進退無不精詳王翱軒輊
耿九疇石璞年富出自簡在皆悉其素而諸公清德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圭
標今亦足副上之知劉實卽死獄中顧上治閣罪知
其枉矣其居職操履可與諸公並稱先進之民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成化臣一

彭時 劉定之 劉珣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自少端重寡言奮勵讀書領鄉
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會
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郎王監國被命與商輅同
入內閣雖屬晚進宿素推重以繼母喪乞守制不許
尋陞翰林侍讀明年乞終制許之服除遷左春坊大
學士兼侍讀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如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故英宗復辟召楊前問出身若其年齒是時年四十
有二矣上曰正是方剛命賜酒飯尋召入內閣以前
職兼翰林學士上命選庶吉士若用南人必如時者
乃可也李賢論事上前出以所言上者言時時爲賢
謀賢服時直諒焉上上皇太后尊號時謂賢宜及此
推恩賢謂詔赦也上復辟方赦一年再赦不已濫乎
時曰優老爲恩非謂赦也如朝官父母年七十者予
卹勅百姓年八十者予冠帶此明上老吾老以及人
下矣賢稱善聞上上悅門達陰軋賢於上上行罷
貴出語時時愕然爲力辯上用賢如故上嘗使

太監牛玉視時病人言其居陋上欲爲新會崩方上不豫牛玉將遺命至閣中諸閣老駭怖而已時兩泣也玉復命上亦爲隕淚憲宗卽位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舊憲宗議上兩宮徽號憲宗生母周太后不欲錢太后金稱太后中官宣旨辭色甚厲同議皆噤獨李賢開端時力繼之竟加上錢皇后尊號別於太后居數日太監覃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上本心誦太后難顯言非二先生幾誤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其明年乞歸遣中使護送手勅促還明年至京上慰勞之以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

第口藏

朱之

臣林記

二

學士尚書如故李賢卒時獨任閣事錢太后崩議營陵首言當合葬裕陵主祔廟上猶豫不從羣臣伏請時從中主之卒從時言其秋彗星見上言專寵者年旣已邁宜子者恩或未逮當正宮闈之分以衍麟螽之慶其言指切萬貴妃平涼土達滿四反叅將劉清禦之敗績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合殺已聲勢益急復請調官軍往朝命方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而敗報復至輿情震駭賊聞玉忠出退保石城山玉忠至下令圍石城毋戰副將毛忠達之攻復敗士大夫益相危懼兵部尚書程信奏再

遣撫寧侯永總京軍及調兵四萬往命已下時見本兵張皇難遽止第請令永整軍待其冬忠報至圍賊矣再乞勅永星馳赴援下兵部會議信曰京軍馳援當如忠請時曰仍不須行夫令賊出劫如曩時兵宜往耳今入自保此擒道也信意不平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顧不言時力持之信張皇益甚衆疑羣和謂此安史復出也不者且失關中有私於時京軍不發公誠何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可平矣其急請援知朝命遣將不敢專也其冬滿四果平改吏部尚書五年冬無雪上言臘盡不雪非惟宿麥難潤誠恐春

名山藏

卷之一

成化臣林記

三

氣相乘變爲癘疫臣考傳記凡言災旱者必曰下民怨咨感動上天今或有之臣見京師居民不下數十百萬初無恒產營牟小利但取度日比者官府買辦過多門稅抽分太重生業不遂困苦日深伏望聖明崇節儉之規嚴培剋之禁上是之復言景皇帝女年已及笄當求庶士遂得下嫁七年冬彗再見言七事請減去內府修齋慎重傳旨毋令近習假借日御殿召見文武大臣議政節賞慎刑通納諫諍飭勵官守撫卹軍民而歸之上德上然之時彗久不退廷臣皆言君臣隔絕請而召內閣豫議機政時與商輅萬安

亦自請而諸中官恐時言其不便即往誑曰上見公矣顧初奉恭交猶未通浹宣聲厥蘊尚俟再見及朝見戒約如初時有御史承中官風旨建言裁減文武官皂俸者武官恟恟至欲刺殺御史時至上前首言天變可畏上曰已知卿等宜委心國政繼言減皂俸事上曰傳旨與戶兵二部處之上一時聲音顏色不盡群下之情萬安遽呼萬歲輅時遂叩頭出初中官戒時至再及出中其所誑遂曰平生恨不見上得見上但呼萬歲外人稱萬歲閣老云時自是不復召見第以封事聞而已八年因方內有水旱之災條陳時

名曰歲

卷之一 成化

臣林記

四

彭

政言皇莊之名自古無之景泰存藩邸之舊皇上因東宮之餘莊名曰皇其號已非事有其絲實為不爽近聞故太監劉永誠所獻亦欲立為皇莊居者懼於騷擾不已耕者懼於徵科過舊而街談巷議咸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獨以此莊名之為皇乞令戶部籍與居民仍舊耕種又言畿內湖濼數多皆為勢家所有其間所產魚蝦螺蚌菱藕蘆葦之類乞令弛以予貧民及言民間養馬邊城糧草等事上悉施行第皇莊不動時屢以封事上聞或報或不報要不盡行乞歸不許時為人端謹嚴密燕閒無惰行步端拱飲

食不聞七箸聲終歲不一二宴客即宴客未嘗具音樂片楮寸墨不輕擲棄立朝三十年非疾未嘗不在公公退不語子弟以朝事接人和悅至其論辯確然有執雖不立赫赫名而人望歸之成化十一年卒于位贈太師諡文憲遣官祭葬給驛歸喪官一子尚寶司丞時有族弟華成化中亦入內閣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宋初有德言者仕至江西發運使南昌郡男子孫多顯者父髦博學篤行薦魁鄉闈多疾不仕耕稼石潭之上學者稱石潭先生定之自幼警敏善誦髦日授之書不令為文一日見其所

名曰歲

卷之二

臣林記

五

劉

為祝竈文及詠桃漿諸作大驚異之於是盡呈髦所為文髦謂其妻曰此子有八面之才一第不足多也正統元年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翰林編修四年夏京城大雨水詔求直言定之上言臣遭逢忝竊欲出意見勉助聖明疑懼旬日恐無可採臣惟雨水陰之盛也臣聞扶陽抑陰在進賢退不肖伏惟皇上日月之明臣下人品罔不周知然公卿侍從有政事言責之寄者尤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察其才能心術又陽為中國陰為外夷盛夏陽剛之月而陰雨不止猶中國文明之時而夷狄未服竊見去年西戎

犯順今年雲南作寇誠宜督邊將修兵備至於降附胡人處之京畿從來久遠多至千萬豺狼之性潛爲盜竊不及今潛散其類移近南方則生聚愈多他日之慮也今京官多不願爲府州縣者而府州縣官亦自謂不得入爲京官坐此不自愛惜竊見唐宋以來士夫多銜京秩任外事牧守互兼出入游更以備公卿通練有效矣臣願聖明略倣此制臣又見今令大臣及五品以上薦舉官員誠爲慎選然舉人者其心難公舉於人者其情難盡竊考唐制常參官上任三月內保舉一人自代吏部記其姓名舉主多者必合

名曰表

卷之

臣林記

六

對

兼其間亦有誠非奸義意在希恩假上人之寵光增私家之聲勢宜准官員誥勅事例犯至某等者坐名追奪臣所陳淺見薄識不知避諱伏望寬斧鉞之誅使天下才智之士繼續而言臣之願也留中不下已之變定之爲侍講上言臣觀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盛今日者古如晉懷愍之陷匈奴宋徽欽之陷女直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未有若今日全盛天下數十萬衆奉上皇漢外委以與虜者也至於晉宋既遭蒙塵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棄故都安一隅然尚能奮旣衰之勢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斂虐燄而不入梓宮韋后因講和而來歸未有今日全盛天下數十萬衆也先乘勝直抵京師聽自去來者也蓋國勢之弱雖非陛下所遽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臣無知曉敢陳所見臣以爲宜講戰陣審守禦慎行人散降胡練兵撫民擇將材明賞罰而厚脩主德焉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托爲持重而不能出奇盡力用收捷勝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第三疊陣法前一行刀盾躡伏以俟其陣最低前二行矛戟大鎗立陣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

名曰表

卷之

臣林記

七

對

騎兵弓矢其陣最高使勢得相援力得相救又虜騎奔竄唐突制之必資刀斧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腦下砍馬足繇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大鎗之遲緩趙起也臣觀紫荊居庸等關名爲關塞實則坦途虜騎比來若風驅霧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隊疎漏非一日已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隊畫地守之因其陸地則縱橫掘斬名曰地網因其水泉則遇坎停蓄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今日事也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八

劉

此則可以減俸給如此則可以省漕輓蓋上皇之朝臣嘗言及智謀短淺不足動天今有效矣何以謂兵宜練也天下之民農輸粟女輸布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練武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日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轉貨爲商執技爲工工商所得僅足補月錢之私費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不敗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習怠新政者小則降級大則誅夷何所不可若夫守令削民猶將帥削兵也今也常年之所黜落三歲朝覲之所彈糾者宜加之罰大臣舉官有犯賊者宜連之罪夫然貪墨者寡薦舉者慎貪寡舉慎則民安而邦本固雖有夷狄外侵不足爲患此之謂撫民若夫天生將材不專將門也販繒屠狗被褐捫虱可以王霸趙括奢子王離翦孫殞首繫頸無濟事也今國家用將有出將門之中者如石亨楊洪是有出將門之外者如于謙楊善是宜令公卿侍從各舉所知量能而使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而邊材日充將帥得人此之謂

名山藏

卷之九

臣林記

九

劉

選將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宋圖恢復所恃者張浚此兩人者忠義素著功業久立然街亭一敗亮降丞相符離未捷浚解都督待取後効乃復前官此亦古人事也臣觀昨者于謙石亨等將兵禦虜迭爲勝負互相殺傷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亨白伯爵陞侯謙自二品陞一品推陷腥膻迎回鑾輅不見其功但見其賞忠臣義士豈不怠哉今宜使但居舊職勿受新銜以作敵愾以勵廉耻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其君姑息也既進而不肯退者其臣患失也君無姑息之政臣無患失之心治平計日矣此之謂明賞罰若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對

臣進講誦善若頌避惡若諱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不噴其不至誤食而嘔冥行而躓也者幾希矣夫唯善惡兼觀則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所以替趨避審矣其於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用舍當矣其於內臣也既知呂彊張承業之忠又知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操柄定矣此在陛下設誠行耳今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未缺臣見國勢可張讐耻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也書奏景帝嘉納之定之博學多聞凡有論事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對

三言 傳告商嗣王必法成 且爽告馬嗣 必文武我太祖皇帝德業隆盛 臣願皇上取其御製 明書及史臣所纂述寶訓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相 用進講以比商周子孫取法成湯文武之意四言帝 工制治保邦異端佛老不與焉今天下太平日久民 生日衆物產不足供衣食而內奉朝廷外給邊境日 增月盛又復靡費於此其何以堪今先朝所賜寺觀 塔院即未能盡闢去之姑存其舊勿再增廓疏亦留 中居三年卒仕終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贈禮部尚書 謚文安定之爲文伸紙運思揮毫對客正書勿竄畧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劉

不移日彙不易幅徐而求之皆淳時演迤頓挫奔放 奇正並用變化而不窮嘗有質宋人名氏者援筆就 案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乃定其爲某人子某人孫人 盡服其詳博爲人坦夷謙謹恭敬自下故事經筵日 講畢上辭退口語曰先生輩吃酒飯閣老講官並承 旨叩頭出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玉音日是君臣之閒 殊無一辭相接詞林之臣咎定之異抑之過幾於容 悅定之諸弟賓之安之宜之皆嚴事定之如父賓之 湖廣叅議安之鄉貢士宜之泰州學正 劉珣字叔溫壽光人八歲能文書過目成誦有老人

相日是兒面有文類丞字後必爲相初赴鄉試道經 臨淄值河溢僕馬俱溺珣水行半里餘神氣自若人 咸異之舉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 景泰七年陞修撰天順元年陞春坊右中允進講東 宮憲宗登極以宮僚舊臣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 化三年以修英宗實錄成陞太常卿仍兼侍讀明年 陞兼侍讀學士八年丁內艱歸廬墓側鄉人號其里 日仁孝服闋復任十年陞吏部左侍郎仍直經筵日 講讜言正論聞者悚敬大學士劉定之稱爲講官第 一明年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十三年陞戶部尚書兼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明

職如故十四年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八 年修文華大訓成加太子太保進階光祿大夫柱國 珣丰姿秀偉望如神僊爲人剛直英邁秉心不疑其 在吏部不徇私情亦不爲苛細矯激之行及爲內閣 直前果斷無所顧忌林俊之論僧繼曉太監梁芳也 得珣於上前抹解李孜省左道亂政珣密疏言之顧 與萬安同事時時對客罵安負國爲所銜一日太監 譚昌傳旨召與劉吉赴西角門出示上手封啓視則 人訐珣陰事者謂珣嗜酒貪財好色與太監某認親 縱之奸宿樂婦納王越金謀爲復爵等語并及其二

子罪狀安伴驚曰此匿名文書也上胡不火而以付臣珣與安等同出入朝扉事屬曖昧何從而明即子或過失亦未之知也唯太監保持昌曰某保持劉公久矣向科道官劾汪直疏上已訐無劉名今聖意已定二先生若不爲計明且無及安曰珣親已老俟其親終守制而歸何如曰不能待也曰則請令自陳休致厚加恩典以明儒臣遭際之榮君臣始終之義昌曰上意如此即可語劉詰且珣奏書未退顧不及養親上怒命昌再出問安安曰珣欲去久矣此疏蓋預撰者昨猝不及詳遂以書進昌還奏上意解特允之

名曰

余之

臣林記

古

珣又奏臣子銳爲中書舍人方十歲飭禮部司務故多疾乞并令隨臣還鄉亦許之於是給驛米歲夫賜白金楮幣甚厚蓋安故銜珣而羣小亦見忌嫉或構爲飛語或假托邏卒俳優中之上前而珣去位矣弘治三年卒賜諡文和嘉靖二年言官疏珣素行孝友化孚鄉閭有旨立昭賢祠祀焉

郎曰彭時劉定之並以謙謹居相位定之有文而劉珣侃然不阿矣

李秉

余子俊

秦紘

李秉字執中曹州人少孤好學宣德中領鄉薦第一

正統元年進士授延平府推官擒治克豪爲豪誣構下獄事白秉名遂著取都察院理刑且授御史都御史王文薦爲經歷以備賢首領丁內艱服除改戶部主事景泰初以郎中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虜累寇邊耕地荒蕪秉請白金三萬市牛山東河南給俵播種秋成大稔取償於民民以樂業邊餉亦足總兵楊能紀廣不任秉疏糾之能亦誣奏秉有旨取回別用科道官連章言秉劾楊能未辨曲直遽以抵牾之口改罷彈糾之臣適令風憲溺職邊圉廢官命勘

名曰

余之

臣林記

古

李

詔書稱是下諸邊做行之秉益招徠流移興起學舍清理屯田給醫藥施棺槨劾青邊將選怯者上聽秉從便宜於是揀精銳黜老懦教以戰陣軍聲大振虜牧近邊下廷議勦殺之秉言邊牆外故虜牧放地非犯邊也若掩殺之倖功開釁不祥莫大焉虜質我男婦求我與米朝議行秉每大口予一石小口予五斗虜欲盡求一石秉皆許之以示中國重人輕物之意二事人謂得體天順改元罷天下巡撫總督官致仕者二十餘人留用四人秉復得巡撫應天諸郡太平缺知府秉薦刑部員外郎歐陽熙瑞州府通判史宗

禮兩人可補御史李周六人分俸養親名列不謹乘
疏六臣跡雖不謹心實為養因大倫責小過傷聖明
孝治乞復其職科道官糾秉方命召還初秉在宣府
巡按宣府者御史張鵬秉有所責武臣以屬鵬訊鵬
曰我豈屬吏耶執不與訊秉奏劾下鵬治鵬則治之
曰非為李公奉詔書也其後鵬與楊瑄謫戍南丹時
錦衣門達封識桔萃遣千戶押戍甚嚴行至南都瑄
謂鵬曰李公都御史於此也令兄當日為李訊獄今
來周旋矣言未訖傳呼至見瑄鵬哭不能起為之脫
桔鵬瑄曰門錦衣遣千戶封押甚嚴脫且罪秉曰在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李

我解帶貽鵬瑄長跪為千戶請自是兩人所過士大
夫皆厚禮之人以此多秉秉既召還會李賢請設邊
巡撫如故復改大同大同總兵自石彪誣奏都御史
年富以來聲勢恣橫秉行事勁正諸將皆不便之會
守備天城奉御例久病秉請代以長隨副上怒秉專
擅下錦衣獄門達并言秉先巡撫南畿妄薦歐陽熙
史宗禮為御史李周等解罪而又有言秉不容山西
都指揮僉事英治司事擅退指揮使旺領騎操收山
西所解瘡病馬欲令守墩臺軍士六月一更上俱命
達按下刑部秉當徒贖特罷為民是為天順三年居

三年後以內閣薦起南京右僉都御史憲宗元年廷
臣以邊關多事疏舉巡撫宣府兼理兵政進左副都
御史居兩月都御史缺科道交薦復以命秉先是御
史有彈擊必先告長院長院承望權貴意而後許彈
擊秉一聽御史之所為會計吏與吏部黜罷貪廢無
所避撓黜人倍舊上下稱快其秋復勅整飭大同以
東備邊鎮守太監李良請并勅秉總督遼東遂以命
之建州虜董山累犯遼東秉至會其入海州秉分調
諸將居險要獨領指揮傅海李英入海東山約會屋
鳳山皆失期秉孤軍遇虜山西南虜據山阜我軍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李

勢指揮徐英敗奔秉殿後欲斬之英曰願死陣奔呼
前衆軍一鼓而登遂破虜明年還京虜復至復命秉
總督與武靖侯趙輔往征都指揮鄧佐為先鋒殺敗
虜衆副將逗遛不前賊圍佐佐領親兵五千辰至西
皆戰死佐手馘數賊自刎而斃秉具大牢祭佐墓奏
陞佐子治副將罪邊人快焉遂體量建州地勢五路
進擣七日燒其房屋發其積聚班師還賜麒麟服勞
牛酒加太子少保而先是吏部尚書王翱卒下廷推
推上上命待秉還京以聞至是轉吏部尚書是為成
化三年秉念受簡知急於進賢擢用奏擬如恐後時

顧其為人寬裕有容中懷無隱而一意守法至於過當侍讀彭華者大學士彭時從弟有所囑其羣從彥寅秉立黜之有中貴人欲用其鄉人爲美官秉旣不聽更便外補秉念天下庶官所以厲民取財皆緣爲監生時久次雜冗至於貧乏及仕而貪婪則債爲之階乃倣古身言書判之科四無一有者給冠帶還家絲是爲內外構怨秉初爲尚書時左侍郎崔恭以次當得心頗不平而右侍郎尹旻嘗學於秉秉皆屈意下之有所商論多所聽從外人遂言吏部權盡歸兩侍郎矣秉自是不聽兩人兩人亦遂不誠於秉秉鄉

名山藏 卷之六 臣林記 六

人有爲小吏者於考功數當適賂主事道求陞而考功郎張宇中阻之道因言宇中於秉秉大詬堂上宇中持案籍面質殿言必是乃公不者私今郎所持公乎私乎乃公讓枉我我不能官恭旻皆是宇中以刑秉失秉爲宇中謝乃罷而御史康永詔者往來秉所秉數言姚夔商輅程信馬昂不稱會星變永詔囚合衆請汰京官言夔等皆當罷秉覆奏京官請會都御史考覈大臣被劾者聽自陳自是夔等皆銜秉而京官被汰者快且詎曰退我便消天變耶御史戴用言方面補官宜如先朝故事許在廷三品以上各舉所

知有旨從用言若四品以上吏部具缺朕親擢焉御史劉璧合諸道御史吳遠馮徽等言陛下高處九重焉能盡臣下旨云上擢適見內閣欲攬權耳請一歸於吏部未幾秉又值計吏所黜罷如其爲都御史時科目人怏怏不敢自辯卑官冗吏累奏群擯呼號道塗成群數十旻爲上章請都察院覆考得留九十餘人旻又與恭時時外露秉短刑科給事中蕭彥莊險而附勢與大理寺卿王槩同郡有連槩亦幾秉去代其位謂彥莊李公有二子治郡縣無狀不自黜免乃糾他人彥莊遂私列其同官二人合疏劾秉職司考

名山藏 卷之六 臣林記 七

察若布政孫遇之老儒丘陵之囓貪僉事李齡之衰疾並以親暱不在黜列薦舉大臣獨張鵬一人鵬亦秉私至於監生入仕初無考退之例乃俾勤勞半生不沾寸祿保舉奏章原有辨印之比乃俾徑入選調冒濫實多任情去官以片言爲喜怒恣意選除未一考輒遷徙且暗結年深御史附已專權上曰秉故出廷舉何至是下三法司會議崔恭尹旻輒對人語曰言官劾李公皆是吾二人者曾言之奈公不聽何刑部尚書陸瑜等議秉任情銜直顛倒選法秉亦自伏贖冒之罪上以秉負任使革太子少保致仕罷遇陵

齡等官復命彥莊指乘暗結御史故是何人以實對
彥莊不輒其實上怒乃以劉璧吳遠馬徽對俱下錦
衣獄贖杖還職調壁等知縣停彥莊俸一月而陵訴
彥莊嘗奉使過其治所頃無禮際深用心仇章五上
求與理遂同下獄廷鞠坐彥莊奏事不實降為驛丞
陵得復官致仕遇福山人自有記陵蘭陽人知真定
淮安二府以治行旌為人負氣豪邁長於治劇然頗
見剛愎齡潮陽人嗜學好問在太學時為祭酒李時
勉所重兩提調北直江西學政待士明公皆君子也
方秉被劾時人教秉辯秉曰辯涉固位但語諸公毋

名曰彥

卷之

臣林記

子

傷國體令秉入獄而是時天下舉子方會試禮部投
卷奮罵曰李公天下正人奸邪誣之李公若罪我輩
願不試以贖公及見上薄責秉乃罷秉行官屬餞送
有垂泣者秉慷慨登車去時論高之秉去彭時內不
自安稱病不出侍讀尹直請於商輅急以崔恭補秉
缺以慰北人之心而恭遂為尚書秉居鄉與河州王
竑並人望所屬竑高自標峻而秉謙和接物出入閭
巷奕坐無忤竑聞之曰不恭哉李執中堂堂大臣與
市井小人遊戲秉曰所謂大臣者豈長為之立朝居
鄉事固自異何至以官驕稱秉誠心直道險夷一節

屢遭謫退角巾野服如長放然國家有事朝召夕至
翰林侍講陳音等累章薦秉侃侃公忠忘身殉國竟
留中年八十二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敏彥莊之謫丞
也道遇盜與其眷屬皆見戮人謂天道之弗借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為戶部郎中歷官廉介
篤于故舊嘗歸里過眉眉人飲之酒祥歷行篋傍者
三主人訝問曰亡友之骨也客死而歸之子俊沉毅
端重開敏有略以景泰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遷員
外郎有兩貴家訟田子俊往聽之其一乃以地名同
其姓子俊曰審爾則張家灣盡張產邪張家灣者出

名山彥

卷之

臣林記

三

綽

京師之路河灣也天順初知西安府西安故劇府兼
邊事旁午子俊酬酢治辦六年為關中冠賜勅旌異
成化三年命三品以上堂上官各薦所知子俊以薦
擢右叅政督三邊軍餉遂遷右布政使轉浙江左布
政使會西夏有警廷議子俊居陝久宜用之擢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入黃河套久屯不出
朝廷屢遣文武重臣總制軍馬子俊疏言陝有三邊
延慶寧夏甘肅也三邊唯延慶於內地為近國初逐
虜黃河之外正統初歲始渡河來犯邊境建議者請
於沿邊地立界石東西二千里於界石外開創榆林

一帶營堡後累增至二十四所延蔓千二百里屯軍積糧扼虜入寇路又於營堡三十里外築墩臺瞭望虜或內闖卽舉煙示警用是邊境久寧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據險難窺伺唯延慶一帶無險阻可馳突屢來犯邊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處自是虜顧居內我反屯外遂至遣將聚兵以爲虜備比時芻糧銀鈔費且萬萬計今屯宿重兵猶未寧息臣愚謂莫若於沿邊墩臺空缺處築爲邊牆高山陡崖準其形勢或剗或累或掘爲塹溝度如城高每二三里許連比爲敵臺崖若不絕築短牆其中空橫一斜二若偃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余

月狀以避射偵敵詔如其言於是自清水營之紫城砦至寧夏之花馬池東西延袤二千餘里凡爲墩堡壕牆崖砦八百有奇其始築時怨謗紛如子俊執之不移竟以成功又移定邊安邊二營于近地以就險利新牧省轉輸榆林故無衛正統中列戍調軍至咸化初未具子俊請取通兵當勾及謫戍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立武學開屯田教邊人樹藝種植法身時巡省軍中百器咸具自是歲熟入數萬石瓜果蔬菜等於內地沿邊數千戶屹成巨鎮保障陝西與寧夏甘肅並虜相顧嚙指去蓋是時馬文升以左副都御

史巡撫陝西而羅山徐廷璋以副都御史巡撫寧夏文升有名於時廷璋亦浚濠築營繕治亭障邊人謂關中三都御史云子俊又請大同遊兵備朔州山西遊兵備灰溝營宣府遊兵有警調用要令虜不得入河套其法至今行之以功轉副都御史進右都御史移鎮陝西涇陽有舊堰不利灌溉每治輒輟子俊鑿山開導溉田千餘頃又鑿南山道直抵漢中以備餽餉秦免岷洮河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更戍六千有奇以其所易置者分戍胡盧峽豫旺城設平虜鎮戎二千戶所領之岷番作亂克其四族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余

首四百級捷聞賜勅獎勵召拜兵部尚書陞從一品祿加太子少保賜金瑪瑙帶文綺麒麟服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希汪直意請征建州女直夷下兵部議子俊言禦戎之道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伽罪狀未著征之失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節制相機戰守可爾而汪直已先言上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得便宜生殺陞賞矣建州之謀起自陳鉞而王越亦幾與其役至是疑子俊阻之乃言本朝未有軍職節制文職者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

薦而子俊惡越開邊言命出聖斷不可復移復極論
敏啓蒙失利之故宜寘重法上詰問兵部臣子俊奏
曰臣獨爲之與他臣無與上亦罷貴州守臣言播州
苗作賊請調兵會勦子俊謂變在四川請出貴州殆
要功也因極論此時天時地利皆不可興兵狀乃已
以母喪歸十九年服除召改戶部尚書明年虜寇大
同宣府等處命兼副都御史總贊軍務糧儲子俊參
酌古制造車八百餘輛餼糧得自資器械得兼設有
曰虎尾砲者置之車箱角柱之上隨向可移擊有曰
將軍砲者置車箱中候虜衝突酌量擊之用鹿角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言

余

梓補塞車空處以逸待勞制度精巧因疏言自古命
將出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
觀大同宣府山川平曠門庭之寇車戰爲宜大率萬
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五千人駕拽行則
縱以爲車止則橫以爲營虜賊對壘彼用弓矢百步
技擊我用鎗砲且有威勢三倍如相持過久彼將分
掠我則出兵或遏其驕橫或尾其惰歸運有足之城
策不飼之馬此萬年守邊簡易之策也因上兵車營
圖五說上可之虜引去上遣錦衣百戶以特羊上尊
往勞師還加太子太保以星變上言請止土木祈禱

以節財用重鹽法毋以羨餘賜權貴禁貴倖奪民田
罷中官之用事於外者復命兼總大同宣府軍總兵
而下一聽節制子俊以修築邊牆爲急乞以所舉於
延綏者推而行之詔可然以工力責邊臣閱實付科
道子俊受成而已不能如曩時精辦矣遂有言子俊
修邊糜費者上改子俊左都御史專鎮大同命工部
侍郎杜謙偕科道官往勘而先是鎮守延綏太監韋
敬者狠復自用與總兵岳嵩都御史呂雯屢爭敬會
客坐雯於西坐嵩於下而自據上坐敬下人有邊剛
黃讓者侵牟貪婪商賈不敢入境雯嘗令人市布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言

余

得因言於敬曰商人不至因公下人敬忿然作色從
此於雯積不相能子俊以聞上切責敬別調之寧夏
而剛讓并謫成敬因奏子俊懷姦抵塘所調副總兵
璽總兵玉薦舉總兵嵩皆出私恩怨兵部言此子俊
未任以前事非繇子俊上怒其遮飾命謙等併勘謙
等還奏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官銀百五十萬糧料
二百三十萬石雖云公用糜財病民亦自難免下戶
工二部會議覆上責子俊偏乖耗糜革太子太保令
致仕未踰年仍召爲兵部尚書復太子太保憲宗崩
力求去不許弘治初復三上疏上遣醫賜羊酒復親

事上言馭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班爵以公義不以私恩以杜近戚希恩濫爵之漸因乞骸骨不許臨盡猶手削奏稿陳湖廣四川弭災禦盜之術再遣醫視疾弗瘳上聞計輟朝賜鏹命有司給棺斂具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諡肅敏子俊內重外斷勤於職事凡有文移皆手起稿或時對客猶沉吟不休與客譚時務反復曲折必欲實見諸行一生外官皆在西北邊而於關中歲久功多在延綏尤著雅以修邊牆備虜爲急忌者阻之竟不底績嘗語人曰人臣事君隨事盡力卽近小亦當爲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大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余

害宜身任慎勿養交市恩遠怨自全弟子寰舉進士授官子俊教之曰惟誠動物積久自能消僞又曰立身貴剛然亦不可使人畏不敢近世以爲名言子寰以廢累錦衣衛同知忤劉瑾改南孫承勛承業皆舉進士承勛官翰林修撰承業雲南僉事
秦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中進士官雲南御史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練綱薦其賢起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幾不免縣民數千擊登門鼓訟寬釋之調知府谷縣日與將官講兵料虜巡撫都御史徐廷璋薦陞葭州知州調秦州以艱歸民庶哭留成化

初擢鞏昌知府紘所至公廉有威吏民畏愛累遷都御史巡撫宣府成化十九年秋虜大入大同總兵許寧不能禦上命宣府總兵周玉將二千馳赴之勅紘與大監簡顛共防守叅將白全帥兵二千出駐柴溝堡紘乃亦出二千人躬擐甲胄與玉合擊虜盡奔遁復使都指揮成等按伏順聖川虜悉棄鞍仗走居數日虜復入興寧紘復使都指揮澄等分兵三部身與顛等率兵一千居中與虜戰數十合虜委所掠去追至常梁虜騎四百餘突至復力戰却之虜駐山北紘軍駐山南又明日虜復數突關至暮悉奔去當是時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余

虜入大同長驅順聖川大掠而北許寧旣不能禦復以捷聞紘所斬獲雖不多京師聞其捷真欣然歸功紘與玉以副都御史撫陝西秦府旗尉橫苦民捕論不貸秦王怒入奏紘逮下詔獄命內臣尚亨籍紘家黃絹一疋故衣數事而已亨太息以聞上嗟嘆良久曰紘官不小貧至是乎立釋之賜鈔萬貫命巡撫河南會汪直以事至紘與抗禮直亦不敢有他而紘更密奏直多帶旗尉驛騷郡縣直還上問何省撫臣賢者直知紘有奏首稱紘上出疏示直直頓首伏地口口不置上遂遷紘戶部侍郎而直以此益見信於上

吏部尚書尹旻坐罪敗凡山東人仕于朝者無賢否皆為讐黨側目絃亦以旻鄉人被劾降為廣西叅議弘治初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龍中後山賊為患有年絃調漢達軍命按察使陶魯討平之復克田州海南黎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縱貪不法絃列奏其狀景逮獄讒爵追賊巨萬景挾賊晚從內降旨冀滅前賊因撫誣絃他事命錦衣逮訊旗尉至絃治事自若既處治兵食軍務從容就道戎容驕從略不貶損既出嶺囚首就繫謂旗尉曰絃非敢違朝旨自尊大也兩廣總制軍民蠻夷瞻承仰奉遽就拘繫恐損國體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人

秦

襄毅絃歷官四十年位至孤卿居僅蔽風兩妻孥菜羹麥飯身後子孫貧不能存楊一清踵絃官後行履邊城嘆曰秦公文吏其所治邊雖古名將何以過之初絃致仕時妻弟楊瑾依絃居絃卒瑾遂網紀其家奴丁玉者怨瑾出絃總制時所遺鐵銃告瑾私用軍器并誣他不法事時劉瑾用事歸罪于絃復命籍絃家刑科給事中張九叙御史徐敬等望風劾絃瑾復詰責九叙敬言絃晚而前御史朱欽以嘗給絃官夫亦逮問之有司承行者人罰米百石郎曰李余秦三公飭邊修備可謂國之能臣李執中直躬而行退處如長放君子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秦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成化臣

葉 盛 朱 英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中以進士授兵科給事中進都給事中屢言事事不克自盡歎歎輦慶若開在

身 故事中外陳言禮部集諸大臣若科道官會議東

皆長官其餘無所可不成威開陳婉婉有大臣退言日

我輩會議業給事獨規規若任師保者我名之葉少

矣 景帝初元十狃舊習言路第塞盛與都給事中林

聰發憤感時無所諱忌一時士大夫奮發矯厲皆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風聰倡之景帝頒賞廷臣盛以時艱辭數日中八上

疏疏皆雪耻復讐之策 林聰字季穆寧德人父觀官

科給事中景泰元年轉都給事中與葉盛矯矯奮發

感激論天下事其所彈劾皆切近內侍及當柄大臣

多因以下獄去官英廟北還廷議迎登景帝欲薄其

禮方欲極論而罷也先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可

汗朝廷欲賜勅書難於稱呼下廷議聰言自古夷狄

驕恃未有如也先遣使來報然狼子野心雖無紀極使

其不畏天道不顧醜類之誅尚不懼中國之計即概

可汗於其國中孰得禁之然尚不敢始使于我誠規

中國有人不爾難曰王者不治夷狄亦豈可逐詞厚

禮與之通問今若從所自稱則恐激犬羊之志謂中國

無人若稱其故號為太師則恐激犬羊之志謂中國

之常禮賜勅來使不歸語以君臣上下之分順逆吉

此唐時四夷君長亦稱太宗為天可汗也若口不

彼稱生父若何且虜於往年亦嘗求我遣使彼中

亦以爲不稱可汗他日入寇尚可恭示其罪冀行天

罰鼓動天下蒙祭義士發憤激憤之心稱可汗則

下亦與之矣行將何以發憤激憤之心稱可汗則

帝竟從諸大臣議稱可汗答之尋遷春坊司直大學

士商賈言六科不可無聰仍補吏科都給事中直大學

直上疏戶部侍郎張蔚國子祭酒劉鉉並用母喪奪情

聰不盡乞介依例守制不聽復上言君親人孝道大倫

忠孝臣于大節未有忠君不聽復上言君親人孝道大倫

者禮臣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高皇帝定斬衰之

服父丹皆一冒喪喪喪喪喪喪喪喪喪喪喪喪喪喪

教豈不嚴哉義者逆虜不庭國家多事所以扶綱常維世

事等官奉情起復此令共濟時艱一時權宜也今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以爲大臣之中有一身去就係國安危猶若可言若

布異教如常事矣伏望當金革之不試舉先朝之舊

早裨益世道不爲凌辱景帝所立太子亮聰上大寶

八事及脩德弭災二十餘言今三尺兒童悉念太

上皇德獨耻皇太子見深何故見廢時日号喪之謠

繼出臣不知爲誰陛下幸而聽臣仍特太子見深直

爲東駕又言陛下宜虛己首躬戒玩好之蕩心戒嬪

御之燕嬉戒用度之過奢戒逸樂之志逐戒齋醮之事

然而享壽益高傳祚益久庶政惟和萬事咸寧自漢

以後或捨身施佛或迎骨入禁信非不專至壽祚

未見隆承二教亡益明甚近者在京寺觀既多齋醮

以饋饋又有燈油以供佛一月而齊幾度旬日而醮

請輒指斥改易當事者外雖敬憚中實銜之尚書何
文淵以選法不公為論罷職復時忤大學士陳
循都御史王文儒文淵諸御史劾職十三道御史
等奏聽自劫去何文淵之後數扶制吏部尚書王直
奔亂選法詔多官廷鞠以大學士高穀獨持正議保
之禮部尚書胡濙亦日給事不合慎無以私憾殺諫官
公事也按以選法二者律不合慎無以私憾殺諫官
遂不與疏歸託病不朝上遣中使往問對曰臣故無
疾也聞欲殺林聰不覺驚悸景帝始知聰被搆左遷
國子學正英宗復辟起還左僉都御史張謙山東饑全
活甚衆還遷右副都御史捕江准鹽賊籍其魁而巳
三年丁內艱明年起復固辭終制不允至署院事曹
欽反錦衣官較私報仇怨凡欽姻識一切逮擊人心
知寬度無免理聽力辯出之又一時幸功者妄取首
級京師人至不敢夜出門聰按論捕賊功必生獲其
人成化二年江准早饑人相食右僉都御史吳深巡
視民瘼無歲聽代之九載林滿糧石都御史七年出
入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五年按事遼東與汪
名山彘 臣林記 三

直轄遼東守臣獄馬文升強珍坐論成或責備其備
向然其持大體秉公論終不可得掩也明年乞致仕
不許十八年居一年聞帝多在宮中划船射魚為
戲請復午朝以絕佚豫其冬中書舍人何觀彈劾吏
部尚書王直等正統中阿附權奸老猾不宜在位復
言北虜朝貢使宜安置之南方沿海地絕其來往忤
旨下六科十三道看議都給事中毛玉屬奏草言觀
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明正觀罪林聰見而請更之
不可走語盛盛亟詣科索觀玉曰上趣急觀恐緩固
請乃出盛讀訖謂玉曰何舍人安置北虜之說誠然
踈也顧實錄指斥王公至此且其辭連權奸坐益激

怒中貴人耳草當更玉曰上怒甚不可更也盛再請
玉因附盛耳曰何舍人滿考不遷憾吏部為此此王
公意御史諸公業亦以此意屬草矣玉固不具耳盛
曰君雖不具與具等也何舍人雖忤旨主上尤令我
曹看議此甚盛德且夫王振馬順小人也劉球之死
天下尚為口實况吾儕乎且吾儕方居言路寧不自
為謀玉意稍解盛因取筆抹去其首尾叅劾語衆稱
善退而草腹所具玉竟不更奏入下觀錦衣獄杖訊
謫九溪衛經歷而觀幸無害 何觀晉江人其請也轉
歸象山人數百送至衡界上觀善草書嫁女無以為
奩與書一篋德跡古玄山中不關俗務鄉人高焉

名山彘 臣林記 四

英宗返駕有上匿名書請景帝為河南之避者盛輒
封進居一年遷山西右叅政督糧宣府都御史李秉
言盛知兵便有意謀上令協贊獨石諸城軍所築城
八置堡七百鳩繕鑿置邊關賴之丁艱去天順二年
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乞終喪不許時兩廣流
賊獍蠻在在猖獗盛與總兵歐信陳涇一擊斬廣西
賊之流劫廣界者而賊尚未戢復命都督顏彪討之
盛仍贊彪軍凡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百人疏請廣
東鹽商計鹽入粟為邊餉公私利之廣西進士張某
歸省盛稍踈薄其人張還朝言彪圍大藤峽久無功

聞僉都御史吳禎在武宣縣殺降遂亦殺降附諸
及民之供給者盛為彪草奏報捷丘濬遂言盛於朝
且語李賢葉公嘯公所作詩文不佳賢心識之他日
錦衣指揮呂貴湯胤績見賢稱盛學問文章之美曰
儻置內閣必不忝公賢憮然曰與中啣我詩文乃為
入閣地邪及朝命名還使韓雍代盛賢草雍勅曰母
若葉盛之殺降也盛既還改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官
田之法墾土積糧歲有奇羨易戰馬千餘匹修築廢
缺屯堡以七百餘邊鎮隱然殷阜成化初年也三年
言臣竊見仁宗朝守宣府者永寧伯譚廣遠事太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六

皇帝功在漠北所統部曲時號譚家馬廣居宣府二
十餘歲兒童婦女皆知廣名臣誠感歎以廣之功名
爵位竟身而止誠宜加贈謚錄及後人以爲邊臣之
勸譚廣丹徒人父忝四從太祖開國有功雷禦明州
爲伍長帶刀宿衛尋授燕山中護衛從征乃見不花
又征驢駒河黑松林朵顏山等處已從靖難有功成
神即位陞大寧都指揮僉事已領神機營從征迤北
充驍騎將軍又從征九龍口爲前鋒以神箭萬人射
數萬賊於高崖乘勝揮左右夾擊大敗之陞中軍都
督僉事尋白全文綽駝馬二十二年陞左都督充總
兵官佩鎮朔將軍印鎮守宣府正統六年以剿胡寇
功封永寧伯九年廣守宣府二十年矣上念其老
名之還亡何卒年八十二計開輟朝建葬祭廣長身
玉立臂力絕人大小百餘戰未嘗敗劬亦未嘗妄殺
人愛人下士恒恐不及士卒勤勤饑寒不啻在身所
統神機兵鮮明晃煜進止有節人望見皆曰此譚家

馬也上有所指揮亦曰譚家馬至胡虜相戒亦臣因
日慎無犯譚家馬葉盛既爲請謚遂得謚襄毅
而推舉耳目略記如廣類者若鎮守廣西都督山雲
浙江都督許亨寧夏都督張泰等皆有賢聲臣又因
而推舉文職大臣如廣類者則純誠朴忠如王直胡
淡高毅清德正學如儀智薛瑄陳璉吳溥楊翁吳訥
風節疑俊如錢習禮李時勉廉恭體國如師達古朴
顧佐王質魯穆李棠楊信民軒輓王宇公勤才望如
金忠張本魏源張駿羅汝敬劉中敷鄭堃王佐王香
侯璉徐琦王士嘉李嘉段民焦宏金問薩琦王恂張
鳳沈翼年富賈銓監學規模如胡儼陳敬宗他如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六

驥陳泰李敏馬謹亦有可稱又有沒于王事尤足矜
念如都御史等官鄧榮等者高毅字世用興化人永
授中書舍人嘗奉命入寺寫經兩歸而跪人曰病矣
毅曰病直毅耳若閣老言上不寫佛經不病乃大考
滿改翰林編修及陞侍講學士歷官二十餘年矣吉
服上官蔡錦上繡人謂之語曰錦上添花高公之華
正統十年以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閣英宗
居房庭趙榮入房迎駕毅脫金帶爲禮英宗將還議
迎禮毅議隆其禮衆方嫌疑適千戶雙遂投書與毅
同意毅曰誰謂儒臣不及武夫耶即取書以進順天
鄉試陳循王文二子落第循文奏治考官劉儼罪類
毅保持之終太子太傅卒諡文義儼智高密人永
樂中錄教官歷高郵知州寶慶知府陞通政司右通
政兼右春坊中允陞湖廣布政使司布政使坐累被謫
湖廣都指揮葉忠入見成祖問湖廣老儒忠以智
對即日被召既至以爲禮部左侍郎正旦日食上命
禮部尚書呂震議免賀禮震心謂宜賀智力言不可
上聞是智他日命吏部簡授皇太孫者同以智爲上

減遷薦寬整不見及而瑾以遷與健連章請誅尤所切齒二人遣人四偵竟無所得久之餘姚人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人徐文彪以懷才抱德被舉瑾謂四人者遷里人所以舉懷才抱德之士草詔出劉健遂矯旨與健並黜為民謫戍禮等四人禁餘姚人毋得為京朝官文彪字望之正德初舉賢良以母老辭有瑾怒甚下之獄榜掠幾死姚人鎮甫文彪處之怡然諸武弁子弟相率來學瑾誅救還禮子元龍等罪同時遷瑾禍而文彪所遺獨項之矯旨今遷弟武選員外郎廸致仕子編修不除名欲追奪誥勅會瑾敗初遷去位時臺諫交章奏留皆見逮繫榜掠既歸瑾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謝

舉鄉貢第一進士及第 韓文 張敷華 楊守隨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韓琦之後也父祖世隸醫學生時父夢紫衣抱送文彥博其家故名之文以成化二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持節韓潘盡卻饋送已率同官論都御史王越邀功啓釁薦李秉王竑合起用疏中語涉宮禁純帝震怒逮至文華殿面杖三十陝西三邊紀功郎中謹奏總兵都御史聚等殺降報功上命文往勘還奏報可陞右給事中滿考出為湖廣右叅議提督太和山兼撫流民均州亢旱踰三年文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人

韓

叵測人皆危之遷曰不見劉元城事乎天佑皇明我常無他日與客圍棋賦詩晏如也瑾誅詔復職致仕世宗登極遣行人齋勅存問起廸叅議不復任翰林廕一子中書舍人居一年今有司時加存問大學士費宏疏遷自代宏去楊一清復薦遷六年上遣行人勅起于家命鎮巡藩臬敦促上道既至進少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始一清薦遷若虛元僚待遷者及遷至一清無讓意力乞還上以天寒免遷朝叅除夕示御製諸詩疾醫來賜酒米少閒遣鴻臚卿趣出視事遷竟辭歸三年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諡文正不

淨樂宮開勅甫畢大雨如注人皆異之太和山鎮守太監貴聲勢凌物文但誠心處之貴亦心革亡何轉左分守襄陽九溪衛桑植長官頭目警殺隣近侵地奪印文身往撫諭皆聽服既以父喪歸時文為叅議八年矣孝宗初王恕為吏部尚書知其久滯陞山東左叅政濟南之俗天旱則惡少年相聚發塚暴屍名曰打魁文下令嚴禁居二年以薦超陞雲南左布政使尋以都御史巡撫湖廣河南轉戶部右侍郎以母喪歸終喪改吏部陞叅贊南京守備機務兵部尚書先是外守備與內守備會議事仰鼻息於內守備而

書京師城垣外固執石而內實土兩久賴慶及
部王佑備大監阮安成國公朱勇修武伯沈榮奉命
督理純覽之正統中以王振用事致仕用嚴峻為
治卒無子侯璉澤州人永樂癸卯山西鄉試第一
宣德丁未進士為行人善辭令四川雲南廣西諸土
官爭地不決璉奉命往按圖考志為定界畫皆悅
服罷與禮部侍郎章欽封交趾關門隘先驅懼而入
建日此狗賣也安足辱會川伯趙安尚書崇懼撤關
迎入之還兵部主事與會川伯趙安尚書崇懼撤關
侍郎中從尚書王璉討平思任發於麓川陞禮部右
侍郎出鎮雲南再討麓川餘黨以捷聞陞左侍郎復
以兵部左侍郎鎮雲南復與王璉定國自興隆而下
發於孟養復往征貴州苗匪善定國自興隆而下
鎮遠皆平定陞兵部尚書進克安莊西陞長官二司
中瘴癘卒李嘉宛平縣人以奉祀禮生事成祖
邸用誠實見信成祖初建奉命重役精勤任事宣
德中為行在禮部左侍郎卒嘉端謹嚴毅居父母喪
哀毀動人終喪不御酒肉所歷寡合終不為娶
民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讀書翰林授刑部主事進

名山藏

卷之九

臣林記

郎中八年山東妖婦唐養兒作亂三司以繼冠誅廷
議推民授山東布政司參政下車數載整飭紀綱撫
綏殘氓政理一新久之晉南京戶部侍郎改刑部
抑疏滯聲譽大彰居三年卒 焦宏舉人永樂中進
士為御史守正不阿為都御史顧佐所喜出按貴州
有疑獄不決論死者百餘人宏察實聞坐者十人而
已奉命往鳳陽察獄以平恕知名陞江西按察副使
人謂江西俗寔訟宏獄日吾知其人多讀書識道理
而薦賢禮士有獄清事理陞江西布政司益用寬平治
往凡一視閩浙蘇松兵備一視閩中銀場一視陝西
屯田度慮正統己巳征叛賊思機發宏主餽餉師還
辛修預修仁廟人宣德五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
人獨學有源委王恂公安人宣德五年進士授
庶吉士授翰林簡討博學工文操行簡約正統中陞
修撰北虜犯順以恂有治才推陞大理寺丞巡撫
州恩威兼濟蠻夷畏服景泰中陞春坊右庶子再陞
祭酒卒于官 張鳳真定安平人宣德中進士授刑
部江西司主事并江西蒙民為逆者千餘人繫獄未

夫一訊皆得其情獲生者百餘人能譽大振正統中
遂詳主事進本部右侍郎天順中歷南戶部尚書致
仕鳳正直平易遇事敢為時人號為板張 沈翼山
陽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正統十四年虜欲
據通州這有積粟勅翼焚之翼偽焚腐草烟燭蔽天
虜遁去上嘉其才陞戶部右侍郎天順元年以南戶
部侍郎致仕 陳泰光澤人儀度修言簡有章淹
貫經史善詩歌永樂癸卯發解鄉闈以乙榜除安慶
府學訓導以薦為御史巡按貴州山西山東諸藩克
振風紀大軍征麓川歲取土兵二萬為鄉導將士或
失利輒殺士兵為功奏罷之在山西會南北歲早
勞詔求直言泰言洪範庶徵皆絲人事乞罷大臣之
不職者自是都御史陳智侍郎李庸祭酒具泰等皆
罷又奏發山西藩憲及州縣貪殘官實之法在山東
陳疏縷縷大要以選賢去奸為治本上嘉納之擢四
川按察使都御史冠深忌其才名陰謀參謀某誣奏
將臣守備紫荊關景泰初陞大理少卿守備白羊口
轉右僉都御史鎮守易州節制紫荊關馬等關虜知
有備適去陞左僉都御史疏理徐州臨清等處河道

名山藏

卷之十

臣林記

復巡撫蘇松常鎮及嘉湖諸大郡天順初左遷廣東
按察副使久之復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四川人
日此吾舊按察使則皆喜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淮揚
等處成化初以老乞歸歸紳士夫安餒都亭車蓋塞
道泰奉命保障重地積有勞勩以此被議斥而志不
回其卒也彭時哭之曰有如此人天下亦少何論
中 李敏保定新安人永樂中舉人宣德中為鳳陽
府同知正統中陞汝寧知府應天府尹並有善政景
泰二年陞戶部右侍郎兼巡撫應天府蘇松人復塘
泲水水不為災長洲人顧昌嘗為新安教諭教奏為
諸生時嘗蒙昌教今老且貧乞如分俸養親例月分
戶部尚書終官餘別見 洪惟我朝有道之長百年
于茲仁賢輩出中外大小皆有其人臣寡陋不能悉
知亦未暇悉言乞特命儒臣緝閱記載大集在廷博
求公議論其行能勞烈尤昭著者並加恩典昔漢

之報功也蕭何羊祜則及其妻唐太宗之報功也屈突通張源則及其子陛下誠採臣議將漢晉若宋不得專美而百官有位感動多已上善之於是譚廣得贈侯賜諡其他諸臣皆令其子孫叙官績行履以聞而顧佐軒輓馬謹王士嘉耿九疇沈翼之後皆得收錄頃之陞禮部右侍郎改吏部蓋是時李賢沒矣六年畿內大饑命巡視真保二定既還復命賑京師饑民虜寇延慶命往議戰守方略既歸轉左丞雅志勲業操履清儉慕鄉先哲范仲淹之為人前堂內寢悉置范像朝退政暇拱手默對兩佐部事多所資贊政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一

體大者即非所部亦藉其商决久之卒官下賜諡曰文莊始盛為賢所抑世人皆以譏賢而盛在兩廣時巡按御史吳禎小有才悅而薦之禎驟得為僉都御史既以殺降諂而所繇名還實禎傾之盛繇此雖在吏部不薦一人世亦譏盛晚節乏進賢之譽朱英字特傑郴陽人五歲而孤能自感奮通易書詩三經正統十年與族兄克寬同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兵部尚書鄺楚深器之曰吾鄉老臣凋謝殆盡致遠任重吾望子矣十四年浙閩寇起處州賊葉宗劉反其黨周明松等四出標掠朝廷遣英與中官守要地

母令得合閩寇時勦寇大軍尚駐金華英至徑趨處榜諭脇從降者甚眾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至慶元謀者報賊首領眾三萬欲來劫取中官大懼英立誅明松等於市皆驚遁賊平還京與給事中林聰劾景帝外戚家都督全及中官增廣二人景帝易儲下廷議英獨與聰言其不可尚書胡濙曰事定矣母勦帝召江淵三赴便殿英前語淵曰上皇南宮賴有皇太子人心屬望已久無故易之滋惑益甚公當國大臣不可不慮淵等延至西事已定英聰相向泣退俄執政有私怨於御史嗾人訐奏御史有詔風憲官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一

告訐者皆外補英極論其非執政不悅尋遷廣東布政叅議過家省母母閱英歸橐惟賜金十兩母曰兒居官如此吾無憂矣既至廣當寇亂之後撫凋瘵招流亡立均徭法其法以十年為限一役九休民甚稱便峒蠻為亂撫之不定進兵勦之其黨棄賊先降者百餘人大帥欲悉加誅英持不可罪首惡而已英宗復辟林聰已為都御史英以事入京聰語之曰君沮易儲雖當時無疏蓋亦言上吾能證君英耻於自陳既歸巡撫兩廣都御史葉盛屬英督察勦賊參將范信會勦大藤峽至藤橫開誣民為賊黨欲殲之英馳

赴信壘凡所俘獲審實縱去信忿功不成月餘未退
會戚使至英亟請令信班師其他誣首脇從之人誣
抹全活不下萬數遷本司右叅政丁內艱居廬蔬食
服闋改陝西叅政成化五年陞福建右布政居二年
遷陝西左布政英在陝與閩悉用其均徭法兩省便
之十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尋命總督兩廣兩
廣自韓雍大征之後民徭窮蹙英至以守易攻揭榜
撫諭許爲編戶約飭將士無得恫張於是荔波馬平
蒼梧陽朔諸縣采阻徭獍引類詣降事聞賜勅褒諭
陞左都御史從一品俸初韓雍在兩廣雖有平寇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朱

顧爲人恢濶贈遺賓客軍前取資無筭其自尊嚴擬
王公竟坐驕侈生謗代者吳琛欲然謙抑有所饋遺
纔及金帛輒辭不受至英益爲清節妻子不從官舍
一老蒼頭隨侍而已有時璽書旌幣英受藏璽書貯
幣於庫自言吾出蒞官苟得爲民省惜一錢還入吾
室神爽頓清便如向夜入三洲巖秉燭讀蘇子瞻題
名也然其颺舉犀發使盜賊不敢跡跡輒至勦絕不
能如雍強勁其持重而入於姑息將領敢殺降謾英
矣英在甘肅積軍羨三十萬在兩廣四十萬餘流民
復業者十五萬家或謂英公先後督府積羨撫民功

多矣何不奏聞英言此邊臣常分何足自薦英在兩
廣與鎮守兩廣太監總兵官三人列坐故事太監居
中總督居左總兵居右而總兵陳政自以爲伯爵當
居左英曰我總督也與巡撫不同爭論不決鎮守太
監恒以聞朝命削英總督第令以巡撫行事兵部尚
書余子俊奏兩廣夷民雜處叛服不常往緣鎮守巡
撫等官頡頏不一以故設立總督之稱使上下協和
易於控制英自兩廣兵革之後招撫徭獍逋逃復業
之人爲戶四萬三千六百丁口十五萬科復田糧萬
五千有奇建立永安州治邊徼靖安臣方欲以英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朱

及部下勤勞官屬請旨賞賚今與陳政爭坐忽令解
去恐諸夷輕視反側復生兵備一墮難以再舉上乃
命陞英爲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如故召入爲都察
院右都御史奏罷一御史之不法者是御史萬安姻
家也英子諫大人無太認真乎英曰昔伊尹獻畝自
任天下况我在官今世不任又教人勿任吾政惡之
六載考績加太子少保會星變求言首陳八事時曹
分條集英所陳事或見沮削英聞身往詣公所力求
必行亡何病疽侍郎何喬新賑饑晉陽適遣使奏事
英寄喬新手書民饑盜起公當爲念時已清甚筆半

不就君子謂英憂國之心斃而後已卒贈太子太保
諡恭簡英端方儉約以事上清淨簡易以臨下不為
矯亢尤異之跡而忠功在士大夫間子守乎官刑部
郎中守願守謙守蒙皆鄉貢士英有弟海仕全僉事
海子守恕監察御史獨立敢言並有清節

郎曰葉盛朱英並遵詩書之軌而善戎圉之務純誠
正直好賢而援古斐然有其文質矣吳郡歸有光曰
廣東布政使王用兼參議感思禹並葉公同縣人見
嶺南人語葉公往往皆流涕

韓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五

韓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世農夫也父貴永樂初以富民
徙京師占籍宛平雍年二十連登進士授御史果敢
擊斷氣直陵諸御史上故事御史之六部點齋入揖
部尚書具茶退雍點齋吏部唱名堂上曰吏部尚書
王直直趨前唯以此重之英宗正統中巡按江西擒
治墨吏五十七人溺職者聞之多解綬去福建盜鄧
茂七反福建御史以朝旨檄江浙兩省會征尋福建
御史謂賊且撫可解退雍謂賊且撫先言耳非有所
要貨安知不改背身若提兵往撫乃退胡後也既至
賊果變竟定之浙江御史初得福建御史牒止不來

及聞雍平賊反奏福建御史福建御史坐死人以是
知雍略也尋廬陵諸縣盜起與巡撫侍郎楊寧討平
之民吏奏留一歲選廣東按察副使為陳循所知薦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恩威大著景泰末論劾寧
王為寧王所反劾逮繫竟白雍巡撫江西年未三十
也而諸所更定施行後都御史皆按為格居一年起
大理右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明年丁母憂歸奪情
居一年赴京還職尋使巡撫大同部署將較訓練士
伍時時出已意防守經畫戎政大脩七年召還議事
上壯其貌陞兵部侍郎憲宗即位典璽局丞官王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六

韓

下獄雍坐與綸交通降浙江左叅政廣西蠻賊據大
藤峽為歲已久顧時時出劫諸縣而已天順末夜入
梧州城執副使濤殺訓導璩致仕布政欽更流劫廣
東界越至江西亦復轉入湖廣廣東巡按御史王朝
遠請選擇謀勇將帥及威望大臣討之廷議以中軍
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為游擊將
軍總漢達軍以行而以雍總督兩廣軍務從之即改
雍左僉都御史使會輔勇於南京議出兵所向得便
宜行事是為成化元年雍至南京與輔勇會悉全軍
趨廣西入全州五道發偏師平湖廣陽峒諸賊抵桂

林與輔勇計曰脩仁荔浦藤峽羽翼也當先剪之謂
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窮追至
力山生擒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乘勝入
峽分十五萬二千人為左右二軍以謀十三將軍分
道擊之砍關奪壁空其石門道袍等十餘寨縱火烈
山賊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獸挺櫻險雍麾死
士斧山開徑大火其營柵生擒大狗等七百八十餘
人斬首三千三百餘級斷其大藤改名斷藤峽是為
二年七月其冬偽降蠻人侯鄭昂王牛兒復叛夜攻
潯江不利進入潯南劫北流容縣雍復使都指揮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吾父母也民喜得生輒迎車下雍曰賊也民哉搽之
人藏短刀盡殺焉肆其途枳他日與同僚論兵軍候
提俘入雍手斬數人擢其肝膽立嘑其心腦軍中時
時飲酒鑽骰子四面皆紅大呼滿采以鼓軍士之氣
久之上言二廣地大山深一臣難控制請加設兩巡
撫上命副都御史陳濂撫廣東僉都御史張鵬撫廣
西而雍專治軍尋以憂去兩巡撫尋亦罷設獨起雍
服中為右都御史督兩廣軍務如故雍洞達凱爽應
機決策智勇並奮文牘山委剖斷如飛提桴鼓立軍
門士大夫莫不用命出入矢刃意氣自若武功伯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貞者雍同邑人其從金齒赦歸夜觀乾象將星在吳
意已當之時時運鐵鞭自壯及聞雍功烈投鞭太息
曰孺子能將吾已矣既承制開府梧州副總兵而下
杰聽鈴轄其繩柙無所貸假有裨將犯法賂中人居
前雍因午節射柳斬其頭竿之鎮守中官沁忌雍彈
壓族人上書誣雍即訊無所坐遂自免歸亡何卒諡
襄毅 劉鳳續吳錄雍節制廣外其功固多然殺戮
太過歸時臥病羣慙恍惚不獲令終或云其妻
之赴 嘉靖八年言官追論雍功請錄其後許量授
在京文職兵部言韓雍故與趙輔同功一體運謀設
策實為二之知 以獲軍功皆雍指授其勞勩

實與先尚書王翱埒今輔子孫世承伯爵魯翔之後皆襲錦衣雍子孫會無延賞請比翱例不報

王越字世昌濬人長七尺餘多力善騎射好談說大略文藻敏發景帝二年舉進士方廷對風攝其策莫知所之而墜於朝鮮之庭朝鮮國王方朝得以獻景帝識其名繇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英宗復辟見越進止奏對目屬之越精建臺事為都御史寇深所愛留兼給諸道章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大同有虜警富置巡撫吏部有所薦上歎曰安得如韓雍其人者乃請召越越衣短袂衣見便殿上熟視良久曰是故快

名山彙

卷之

臣林記

五

王

御史也可弁而將擢右副都御史以行復與都指揮陳鉞擊虜雙山堡進右都御史居頃之為成化元年請告去家三年召協理院事六年虜入河套數擾延綏命越以總督視師大同與遊擊將軍范瑾襲破虜崖塞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二十進左副都御史越復令諸將分軍十三各守營堡自與太監恭太監恒統軍萬二千有奇軍於榆林別分東西二路夾之繼與西路左都督劉玉東路右都督劉聚擊敗虜於墩索尖蓋先是文臣視師者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將而與虜戰探

虜所聚或其零騎伺怠邀殺之用是數成功再設伏邀破虜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矣已進左都御史賜蟒衣一襲詔武靖侯趙輔為平虜將軍統大軍與越相繼逐虜虜據河套數出為寇越謀知滿都魯字羅兀加思蘭三酋者渡河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出榆林晝夜馳三百餘里分兵千餘為十伏相救身與寧等分薄其營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女穉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還道遇滿都魯等歸邀敗之斬首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二

名山彙

卷之

臣林記

五

王

萬甲仗千六百餘虜既敗歸見其廬帳妻子畜產爭盡皆慟哭遠徙成化九年也虜自據套以來無歲不深入殺掠邊將擁兵莫誰何傲所遺老弱及殺平民上功朝廷三遣大將劾故習而已聚兵八萬糜資儲無算出師搜套頻歲而不敢行是舉也名越為奇功捷聞再賜璽書褒諭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總督三邊復徙居固原自以紅鹽池功大賞輕不無快快尋移疾乞還京命與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同太監汪直選軍越請移所加官祿以賞所與紅鹽池共功將士詔進越兼兵部尚書明年復加

太子太保當此之時越自納於直圖與誅建州夷為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直重未及也直既與保定侯朱永徵功殺虜永得封保國公越心盪之矣居亡何虜酋西犯邊詔保國公為平虜將軍往討乃以越為總督直仍監其軍越念直誅建州時永與征行不先露使陳鉞擅功因為直謀給永令將大兵繇他道身與直將輕騎繇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既至大同虜已大掠出塞越語直曰與公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班師諜虜將在威寧海則選勁騎二萬餘與直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首四百三十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五

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詔班師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戰馬萬七千匹死者五千亡功自如而越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仍兼都御史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御史許進等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都察院事越亦不肯就西班居亡何復命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擊之黑石崖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是役也首級少當下賞上用直故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二百石祿一千石

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而越就西班望侯矣汪直在事久為其儕類所忌惡上亦漸疎之大學士萬安劉吉等稍稍側目越遂復令越為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請班師不許遂逐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叅將支玉敗之於大窰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三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薄矣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不獲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鎮萬安等請移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五

帥延綏以離之而今延綏帥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令給事論直八罪因并紕越上使錦衣指揮齎勅往諭越驚欲死既僅削官爵追誥券徙安陸州奪其諸子之以功蔭報捷得官者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訟下廷臣議議者不能定並錄其功過聞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姿表奇邁議論英生久歷西北陲其於虜情邊形將品士勢歷歷在心遇敵意安閒計定發其自奉若諸侯王而御軍卹下財往來如流水履軍豪華不知所從健將武較皆願為死長於吏事

判案奏章口占授記了無遺恨至射藝象緯堪輿之說罔不貫通既自喜負破岸剗崖機變出沒以故不復循脩素範嘗車騎過秦王王宴之奏妓酒闌離席言曰下官不佞久執干戈圍於西鎮大王吠犬也府中之妓美寧有以酬臣否王許之盡乞以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妓彈琵琶捧金屈厄侍門白詞虜千戶至越入之千戶前白虜狀殊哲越喜煖厄酒賜之又談則又哲命妓佐琵琶而酒千戶即歸千戶厄又談則又哲大喜指妓曰是中有甚殊者否君即取之越在安陸若赦還濟皆池田射獵帳飲聲樂如故

名口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居久之太監李廣費用事越家近京因復得通廣九年屠瀟從左都御史為吏部尚書會推四大臣自代上不簡中旨召起越都給事中御史源等言越故檢邪小人也傳奉得官不足風示百僚上亦罷而是時虜數寇西北邊其明年寇肅州巡撫甘肅都御史吳珉不能軍兵部議置總制重臣控制之瀟前後七擬上置不簡是後擬越遂用之進太子太保總制甘涼諸路邊務兼巡撫地方勅曰賀蘭山後虜巢也虜久居知形便每入從其處鄉為朕追勦之時越已七十餘至則名諸將曰賀蘭山路險峻高如登天深如探

淵當分兵三路與寧夏延綏兵參半進入至其曠遠分為奇正得其有善水草可居止處疾驅長搗可得也於是使延綏副總兵朱瑾領二千出南路總兵官李俊領二千出中路副總兵張安監鎗右監丞郝善領二千出北路晝伏夜行穿山出野黎明越下令皆東北行虜陡見兵捉馬不得慌惚戰潰大燬其帳房車輛深入窮追虜悉眾來士齊下馬用鎗銃打拒煙塵漲天會大風復上馬乘其風順塵暗持刀衝入追至白髮寺諸將皆大集益斬首虜號哭放火西去凡得虜首四十二駱駝十九馬百二十牛羊器仗千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捷聞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左都御史如故安善功為多各陞官一級是役也部曲以夜風昧亂皆不欲行一卒曰天贊我也我去虜不覺也歸遇還虜壓而衝之皆是風也越下拜卒既成功奏授為千戶李廣敗自殺諸言官劾廷臣餽虜者皆首言越然上竟不問亡何卒甘州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始越威寧之役虜大忿恨得中國人輒殺之以相報為邊害者數年諸咎越開邊越死帥卒慵懦其目功費財滋甚天下乃以追才越郎曰予嘗至粵西粵西人至今不敢名韓公名乃亦

嘗坐通中官貶王越比於汪直奸邪矣弘治之朝其
功乃見夫才略之士烏可繩邪

孔 鏞 陶 成 毛 吉 葉 禎

孔鏞字韶文孔子五十八代孫也高祖克信元季游
學江南僑居蘇州父友諒舉進士知雙流縣選秀儁
親爲講授雙流人始有籍於朝鏞幼孤好學弱冠爲
長洲諸生提學御史孫鼎立籍籍士行置鏞首登景
泰五年進士選知都昌分名戶九等以均賦彭蠡江
有巨木歲久絡苒藻若鱗介每風雨波濤相擊木蜿蜒
若怪物舟觸輒壞行者祀酒肉乃敢過會歲大旱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孔

鏞往視之木也火之尋以第尚寧府郡主改廣連山
連山西連昭賀徭獞出沒縣廢俸給絕鏞至求民所
在招之不來詣之皆驚走既炊飯民舍輒留償錢米
乃皆大悅相率還鏞一一賑恤之踰年巡撫都御史
葉盛大征廣西賊鏞隨征所至招來諸將有殺人取
賊者力爭之時廣東州郡界廣者賊無所不殘破高
州尤甚盛薦鏞可知高州遂以爲試知府高州城外
四山皆壘民外死賊而內死疫鏞至召父老問計皆
曰城中多賊賊屬來投城者心不可保切宜閉門鏞
曰高州故無賊賊皆自廣西來民千百里攜家投城

求生也往時閉不納卒爲賊所植臨在城中者又或
疑之賊以是激怒其衆外攻內應城陷在此耳乃開

門納民城內染疫者曲加撫摩死塚瘞之流亡聞風
來歸城隘不能容則爲別城居之時賊屯高化境凡
十餘處皆劇賊也而鄧公長馮曉者尤黠鷲公長據
茂名之茅洞曉久屯化州界鏞一日潛呼四卒黎明
匹馬出城徑望公長峒去中道賊徒遮問鏞曰我新
太守也至爾峒有所言耳導我行入箐間望見峴矣
四卒者皆疲卒也亡去其二賊徒來控鏞馬鏞問
裸縛樹閒者何人秀才也既至公長不知所以倉皇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孔

與其黨環甲出逐鏞下馬立公長廬曰我爾父母也
取坐來皆來謁坐定賊盡羅拜鏞曰知爾曹故良民
迫凍餒耳前官動欲兵汝我奉朝命作汝新父母汝
我子孫也汝信我可送我歸府穀帛汝不信殺我公
長意猶豫其黨感悟皆泣下恨鏞來晚鏞曰餒矣食
我公長跪上酒麥飯鏞醉飽之既曰入暮矣寢我明
日曰我尚倦行更寢此處又明日曰我歸矣從取穀
帛乎賊復控鏞馬送出數十騎隨之鏞顧樹上裸秀
才曰良士也釋之至城下城中吏登城見數十賊隨
太守驚曰太守畏而降賊導之來矣鏞至呼開門語

賊皆止我自入既入取穀帛繼與之賊歸告公長皆自焚巢柵來詣得數千人而曉獨不服招鏞整兵夜進遣蒙浩率敢死士三百人截其後自以前軍應之曉遁執其妻子歸鏞存撫之甚厚曉亦以其黨五百人降事聞賜寶鏹文綺陞按察司副使賜璽書旌異從此他劇賊皆受招撫鏞處之內地分田與耕賊更爲我備他賊有林雄者與蒙浩並以謀勇爲鏞部下而雄尤健捷雄死賊中鏞撫尸慟哭親爲殯葬一軍感泣於是高州人立生祠祀鏞鏞奔母喪軍民有泣送千里外者服除改廣西徭徭開鏞名相率遠遁陞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凡

時江官與苗鏞廉得狀而詢監軍總帥皆爲溪解知不可與共圖乃行視清平訪擇所部得指揮王通優假之叩以時事通歷歷舉對顧獨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阿溪爲大君不言何也通默然再叩不應鏞曰吾所以假若爲能辦乃公事今若此庸人耳通曰小人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言不辦公將損威小人亦且赤族矣鏞笑曰何至是通始陳列根枝鏞曰溪所仗何人而能若此通曰指揮王會總旗陳瑞公先劫此兩人者可舉耳翌日將較廷參鏞曰吾欲若等微行若等皆前吾擇之見會指曰庶幾可將較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凡

按察使賊起自荔浦來寇總督朱英屬鏞勦之賊顧愕曰此高州孔副使耶既至平之事聞進階食二品祿賜文綺寶鏹尋陞布政使遂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時都勻清平黑苗跳梁先是當事者率兵數萬無之奈何鏞至首詢亂因使僉事周孟中往來撫諭苗納款刑牲誓不復變而清平部苗有曰阿溪阿刺者刺勇而溪善爲兵兩人橫行夷落中官司探捕苗必名溪問計溪則要我賄期勦之溪於近苗之弱者歲分以畜產倍課其人其遠而悍者則誣爲賊殺之以應我溪於鎮守內臣監軍總帥歲一賂遂益肆時

出鏞留會曰汝何故通賊會大驚辯鏞曰阿溪歲賂上官汝何導之不服斬矣會叩頭謝鏞曰吾欲取溪計安出會曰阿溪不易得也明府更委一人願與同往鏞曰自舉之會曰無如總旗陳瑞鏞曰與偕來少選入鏞訊亦若會瑞屢顧會會曰明府已知矣第當相盡力苗俗喜鬪牛瑞覓一大牛置道中使一人守之伏壯士叢薄間入寨見溪溪曰公何久不來瑞曰新都堂至鎮故久不見公耳溪曰都堂何似曰無能爲也溪曰聞都堂故高州孔副使也何云無能曰與同姓非其人也溪曰賂之瑞曰何遠費爲姑酌我因

繼談鬪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穿然象也未審何如
公家牛溪曰有是哉我買之瑞曰賣牛者似非土人
恐不入公家溪曰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牽我家
牛往鬪佳惡可決也溪曰然雞卜於坐上不吉復言
疇昔之夜夢網鳥我躬也出恐不利瑞曰夢網得魚
牛屬公矣遂牽牛聯騎出至牛所觀而樂之兩牛方
鬪忽報微至瑞曰公知乎王指揮也溪笑曰何繇得
此俟其至我嘲之瑞曰王行微公當往迎况故人也
溪與刺往瑞曰公請去佩刀彼之微新恐怪公示不
利溪刺去刀見曾曰而素謹事我今我微不身供張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元

掃除敢易視者麾壯士出擒之溪刺以狎不虞會途
縛溪刺以獻然猶手格傷數人鏞得溪刺磔之境上
諸蠻皆震懾鏞重厚少文歷仕邊圉三十餘年功在
南微謙而不伐未嘗自列其行事人所知其行事者
具在其所報牘弘治初乞致仕不允名爲工部右侍
郎道卒計聞道官諭祭有司治葬事當鏞守高州時
有信宜知縣李時敏亦如鏞之所爲一撫賊首侯保
定再襲破賊首廖公反鄧辛酉以功陞化州知州廣
東人以時敏與鏞並稱時敏平樂人
陶成字孔恩鬱林人陶魯字自強成子也成起家舉

人授交趾屬縣典史爲黃福所知被薦累官浙江按
察司僉事九載考績民詣闕乞留陞本司副使爲人
嚴恕明直遇難事輒先人自任正統七年倭寇東海
守邊三司皆懼罪自縊朝命推成整練邊務成量海
寇來風時月預布丁令板海海中賊艦舟躍岸盡被
刺什伏兵四合殲而焚之事聞賞綺段寶鈔十三年
處州賊葉宗劉陳鑑胡等爲變將逼金華之蘭谿蘭
谿者浙門戶同官推成往成至晝夜警備彌月間執
渠魁戮黨與數百人聲震遠邇乃分遣招撫得降者
二千餘人宗劉等還遁入處及溫台山谷間時總兵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辛

官都督徐泰尚書石璞久屯無功復共推成抵諭
之留壘中七日皆感悔出降獨餘黨陶得二者竄不
受招成計誘其數百人殺之生擒百餘人來降者三
千餘人得二與四十餘賊更遁入山谷久之復出猖
獗來攻武義武義故無城柵木而已得二以縲束薪
使人先匿入柵中而自率衆外攻柵成與都指揮崔
源驅兵出戰自卯至申勝負未決賊從中燒柵爲內
應力戰不支遂遇害景泰元年五月也事聞遣官諭
祭誥贈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官魯新會縣丞年二十
一嘗門子而已而智計敏捷行事精采可畏愛新會

令王重見而奇之問曰學乎曰學矣不幸先子死魯當門又為吏學殖落已因泣下重曰為子師可乎曰幸甚遂拜重為弟子重曰與君約每晨後堂授經出治丞於君何如寧無煩乎魯大喜又下拜曰幸甚魯從重講習日進重喜曰僕始奇君貌已奇君才今敏學如是異日當為國名臣僕雖叨甲科萬不及也丞捕賊為職日受事立大府側數暝睡大府輒笞責之其後被笞曰敬白大府無事可做安得不睡大府曰今廣東苦廣右諸苗無寧歲丞能為我治之乎曰須付丞五百人大府即付丞五百人魯遲三日不發大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陶

者三數人立池頭渡一人與謀出之復渡一人凡渡三數人盡三數人謀用其所長亦或用已謀出三數人外敢勇軍既技擊習熟見賊若尋常又其謀計出賊所不料魯每出戰皆慟哭誓士士感激爭奮無有敗衄隣近縣益恃無恐朝命陞廣州同知仍掌其縣事魯前後陞廣東按察僉事若副使若湖廣按察使若湖廣左右布政使然皆奉璽書兼廣東按察副使兼治廣西兵廣人稱魯為三廣公魯自其為丞至布政使平瀧水後山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又平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凡斬首惡二萬千四百有奇拯回被虜撫散向化十三萬七千有奇為兩廣保障者四十五年弘治中猺賊韓魯掘掠魯慮其族黨詔徙廣州避之賜誥命旌勸魯為人有識慮善揆度其行兵凡輓饒運器械皆先以數月調發多寡無常或張疑曰戍守賊不能測其東西向與其兵數魯檄裨將進兵置檄面曰某封某日某時發至期發檄乃知兵所向當羽書狎至戎裝宿戒聲色不動審賊饑懈之時或輕舟遊覽或公讌夜飲俄起如廁潛身出城兵士如旅賈分道赴期中宵合圍黎明奏凱人見師之人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陶

不見其出也馭軍四十五年視麾下如家人父子厚之卹而嚴其令風聲所激雖非素部亦樂爲死至其擣巢玉石必分亦非徒求多功級而已每平賊置縣輒修治學宮以興教化爲宋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人立大忠祠於厓門時時造陳獻章請益繇其爲丞時嗜學尊師故其所見者大所務者先獻章論魯治兵如文士爲文奇無所蹈其治民也如其治兵應無定體魯在粵久粵人不覺魯功魯沒賊復熾有司議征議兵啞然無可否司府上撫按撫按議奏奏得報其謀已久洩兵出賊遁矣則戮良民爲功兵退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毛

離賊巢賊已虜民妻女奪其居魯功乃益見成蘭及鬱林皆有祠祀嘉靖初新會舉人何相等頌魯于朝亦賜祠祀魯於新會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剛直嫉惡以景泰中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故事十三清吏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而廣東司當錦衣衛錦衣衛者天子親軍故伺察百官陰事以聞或誣或實無所得置辯以是公卿大臣厚遇諸錦衣有所請託不敢輒裁抑之卒有犯者無所敢問而吉輒按法處治錦衣卒目吉俚語曰毛葛刺時掌錦衣者門達恣橫長安中百官遇途避恐

後吉遇達於途一手持韁一手抗鞭而拱達顧曰此

毛葛刺耶其卒曰是也他日吉疾失朝下錦衣鞫問卒羣走報達曰毛葛刺失朝矣下錦衣達曰選巨杖吉至達棟卒之健而忍者持巨杖杖擊之杖十五而臂骨見羣卒曰快乎哉葛刺自此畏已吉亦私念若曹不以事至吾司則已至吾司無所望貸矣既出其持法繩錦衣卒更過於往時未幾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惠潮痛懲豪宗大戶毋得武斷吞併如疇曩程鄉縣民曾玉楊四謝瑩楊輝羣行作賊玉四據石坑峒瑩據龍歸峒輝據上寶龍下寶龍糾合福建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毛

杭江西安遠等處賊流劫江廣者累歲率入縣治殺人民吉調土著募拳勇禦之破石坑斬玉擒四破龍歸斬瑩破上寶龍下寶龍斬輝以七百餘人先後斬獲其千四百餘而七百餘人不損一人犒賞糧餉皆出臨時調度不取於官不領於民成化初雷廉高三府被廣西賊劫殺數百里開烟火蕭條吏民告守令賊守令若罔知更箠楚之有自賊中還者輒誣之通賊吉分巡海北慨然以平削爲意移文都指揮出擊賊都指揮畏縮不敢出海康知縣王麒者在官用忠義勵士遇賊輒奮擊守令將領反不悅之吉卽與

領眾抵賊所戰敗之王麒大廣東總兵歐信疏吉捷狀以聞特旨陞吉副使賜勅獎諭并陞麒為本府通判歲乙酉春賊出惠之河源轉掠翁源吉率官軍二千兼程追之斬獲百餘級賊遂西奔頃之新會縣告急吉率指揮閻華掌縣事同知陶魯合官軍民壯至大磴與賊遇戰破之斬首二十餘級乘勝夜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分諸將為三道約葺食進擊屬夜晦矢期賊覺走伏營後山軍士突入望見營空皆入取其輜重競擁出賊從後追之閻華馬躓見殺陶魯不敢前吉勒馬持刀大呼獨身旋往從吏廖振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曰軍勢不支明府姑避之以圖再舉吉曰衆多被殺我可獨存亟去勿復顧我言未既數賊趨吉鎗之吉且罵且敵手斬一人斷其一人臂遂被害是日大雷雨山谷震動陰晦連朝踰八日始得吉屍顏色不變事聞贈廣東按察使錄其子科國子生遣官諭祭而麒未被通判命已死于賊亦加贈雷州府同知錄一子初吉之出軍也其犒金千使吏余文主之十已用其三吉死文念吉貧密歸其十之三於吉僕吉附僕婦請按察使至而語之曰吉死矣而尚有知吉使吏主犒吏舉餘金私諸吉僕請公勾查之無令吉有貪

養之跡以為地下羞科舉進士仕提學副使有名成化末言父於朝為之請諡賜諡曰忠襄葉禎字夢吉高要人今為高明人宣德乙卯鄉舉歷潯州鳳陽慶遠同知以禦賊死贈廣西布政使司右叅議禎生長高要接廣右地習見峒獠時時竊發為鄉人苦素扼腕迨官潯州又當羣蠻出入衝熟知其地勢險易夷情向背之詳每登高望遠慨然有一舉掃平之氣及來慶遠見賊勢甚盛民生日蹙守吏往往怯懦不發而牧民文吏輒譏責軍將嘆曰慶遠之民盡矣每與僚吏言激烈泣下既條郡中便宜事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白於督撫都御史葉盛與郡中三老有善謀者謀之增括丁壯什伍其人立長目分領之民爭赴集無匿以後禎躬鞍馬服弓矢日訓練之諭以保衛鄉井之意莫不踴躍綽厲峒酋韋父強者積年劇賊也數敗官軍時或跳梁城下莫誰何禎以計生禽之取還所虜子女產畜自是賊稍戢其徒黨徃常勝益憤耻互排結必甘心禎未幾來大圍旗山民告守將若罔聞禎率民壯趨赴之賊望見禎軍整不戰自潰奪還子女千餘人既旋兵賊偵知無繼援潛躡其後禎逆旆與戰殺傷相當于公榮死之禎曰必再來嚴為備

會所屬東蘭那地二州土官遣土兵持土物牛酒來
高師禎謝却之諭之曰若等能為我出力勦寇卽以
此犒若居二日賊合衆攻雞刺等寨報至禎請哨守
都指揮黃越出擊之越方與知府黃振飲酒曰喇猺
圍村寨常事耳君胡用操心激變之罪君獨當之某
則不與知禎鑄論再四繼之以泣越振並不省禎怒
拂衣上馬去號召民壯東蘭那地二州土兵會西府
廟前出所作誓書諭之大激發以忠義遂分兵東西
行至中途柳青舖前賊遽突出人頭山下橫衝我兵
禎麾衆與戰連數合無救援賊益至賊物色禎所在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擯矢向之禎身被數鎗翁手亦一賊與從子官慶民
壯璩用和等三百人皆死之是爲天順三年春二月
是役也忌禎功者潛遣人泄機於賊故禎至於敗嶺
南故無雪禎死之日雷雨大作平地雪深尺許賊大
驚異遺所虜人畜去民人聞禎死老穉號呼求禎遺
骸山谷中又一日乃得禎首他處相與裹滌數日始
斂寓櫬城下手香燈爲文祭哭之忌者雖快禎死中
旋懷懼果以激變誣禎帥府入其言民不勝憤相率
叫號走千里懇于都御史葉盛以聞于朝爲天順
六年去禎者三年制曰蘇緘擊智高于誰管借孫子

以捐軀馬暨牲海牙於靜江傾將士而絕命禎之節
義奚讓古人可贈朝列大夫廣西布政司右叅議
郎曰孔鏞陶成毛吉葉禎並有功嶺南毋論事濟不
濟毛吉至死心事儼如禎一門子姪遇害制書比之
蘇緘馬暨信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八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成化臣三

羅倫 章 懋

羅倫字彝正吉永豐人其先羅開禮者仕宋宋亡提孤旅赴難死而文天祥為服喪倫莊重嚴毅居父母喪甚謹踰大祥口始沾酸醜之味成化二年憲宗制詔進士倫對策萬言不屬草引論人主當接引賢士大夫不宜多親宦官宮妾中貴人往來視試趣納策倫曰正及公等既奏天子以為第一授翰林修撰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羅

數月大學士李賢遭父喪憲宗用奪情故事使內臣持詔留賢倫詣賢所告止者三賢不能用時賢父八十七歲而賢自其入仕違父者三十五年矣倫乃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下才未學頃對大廷猥蒙選首常自感勵凡聖學君道之要朝政綱紀之端吏民風俗之敝兵戈饑饉之禍方欲提領疏目為萬言書以獻以紓天下之望以酬陛下之遇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又意廟堂大臣百僚庶采必有憂臣所深憂言臣所欲言行臣所欲行者臣恐以疎遠驟進之人蹈冒越職是以心雖懷憂口未

敢吐近者李賢遭喪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

大臣起復大事左右侍從給舍臺官必有正諫以扶

綱常以植風化以疎天下後世之所瞻望乃率緘默

因循至今臣今復不言是倫合苟容之徒固非陛下

求臣本心亦非愚臣報陛下夙願也臣伏讀陛下策

臣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

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此言真可為天地立民極萬世

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明人倫厚風俗明人

倫厚風俗臣謂莫先於孝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國非此不可國家非此不可家人非此禽獸矣中華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羅

非此夷狄矣禮子有父母之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教孝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親能忠君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者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見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初旨不合也夫為人君者當舉先王之禮以教其臣為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以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論仁宗用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詞有曰何必遵故事以

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用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詞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二君未嘗以故事強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功澤加時名聲垂後史筆書之士大夫誦之無他君能教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王黼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率皆援例起復數君未嘗不以故事起其臣數臣未嘗不以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困天下以之亂社稷以之傾貽禍當時遺臭後代無他君不教

名山藏

卷之三 教化 臣林記

三

四

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陛下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起復之歟則宋仁宗時契丹未嘗不驚驚也宋孝宗時金虜未嘗不盛強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實可言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不言言不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不行行不力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惟孟所方圓君好諫則臣直君好諛則臣佞臣直則

忤旨多忤旨多則君惡君惡則祿絕而身危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君愛君愛則寵固而位安夫保祿而愛身固寵而安位者亦人情也陛下誠於退朝之暇清閒之燕略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詭風俗之盛衰谷邊防之緩急見衆人之見知衆人之知察佞順之言容忤直之諫則衆賢群策何必在賢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然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

名山藏

卷之三 教化 臣林記

四

四

觀之史筆書之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猶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然先朝自楊溥而後未嘗起復某人爲某官也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據禮守經之士寥寥苦塊遵行故事一何多耶謂高謀遠慮足斷議耶何未見發也謂折衝禦侮足定難耶何未見能也謂直氣勁節足勵士耶何未見有也謂深仁厚澤足治民耶何未見行也謂忠言讜論足補政耶何未見敢也意其平時阿媚權勢及遭通喪之時則有曲爲諛說以欺陛下不曰有才可留則曰有例

可引一蒙俞旨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琪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服甚奪情於夫初無與於其妻起復於父初無與於其子今或合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望子之報豈擬至此哉為人子者報親之心豈忍至此哉杆已未有能直人忘親未有能忠君者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議且從而為之辭羣臣起復大臣不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互預已地澳不思慙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匿服以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朝廷舉動訾笑後世是以昧死為陛下陳之疏入謫泉州市舶司提舉御史陳選奏倫所言皆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國家所以教臣子大本大慮也乞宥以彰聖朝孝思之治不報吏部尚書王翱編修尹直詣賢所請如宋文彥博林唐介故事賢謝不能用先是禮禁僚屬被旨起復或至庶官天順開刑科都給事中喬毅等嘗言比來臣下奔競亡耻目奪情為能官笑終制為不職子道既虧臣節安保宜究景泰時諸奪情起復官勒歸終制繼今敢請彼此加罪至是倫雖見斥然始定令百官終喪而士之不言以養忠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卽位御史唐龍上言倫贈左春坊左諭德賜諡文毅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舉禮部第一登進士
選庶吉士逾年除編修與羅倫黃仲昭賀欽莊景陸
克深謝文祥鄭克脩爲同榜以名節相激勵是時倫
爲修撰仲昭爲編修景爲簡討其冬命詞臣預撰明
歲元夕煙火花燈詩懋與仲昭景上疏曰切惟某月
日內閣造郎中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翰
林諸臣各賦煙火花燈等詩備明歲上元賞翫者
臣等伏覩陛下卽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
蠲逋負停不急與民息肩天下欣然頃因災異勅諭

石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章

羣臣同加脩省目擊耳聞拜手稱頌以爲陛下真游
心經術邁跡堯舜今諦觀煙火花燈諸詩舊式率多
鄙褻之語安燕之辭臣等復賦諒不出此輒相私語
陛下聖明所不留情或者以歡宴兩宮助孝養萬一
臣又伏見兩宮母后恭儉慈仁著聞中外久矣今者
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左雖云告捷虜情尚難測量
北虜毛里孩蛇豕窺伺江西旱乾數千里其他災傷
之處未能悉數雖蒙詔卹公私匱乏殊可寒心此陛
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同憂之日也翰林之官論思
爲職宣宗皇帝御製官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

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以燕樂鄙褻進之君上曲
引蘇軾宋祁教坊致語爲解是不以仁義堯舜望陛
下也伏願採葛藟之言端耳目之好移此視聽爲文
如傷爲舜若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以賞勞役書曰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惟陛
下深思力行書奏上曰元宵張燈儒臣應制歷代故
事朕已戒舊但取上奉兩宮何至妨政害民懋等妄
言讒議其杖而調之外職於是懋調臨武知縣仲昭
湘潭知縣景桂陽州判官未行明年正月刑科給事
中毛弘等言三臣初出草茅敢言直諫實感世事乞

石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章

復其職特旨改懋南京大理寺左評事仲昭右評事
景南京行人司左司副蓋是時懋等除官纔四十日
耳京師稱三君子而羅倫以論李賢坐謫又通稱翰
林四諫云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氣岸屹立而
連居父母憂却去葦酒不離苦塊者四年遂辭疾乞
休弘治元年薦起爲江西提學僉事品文較行毫髮
不爽時朝廷以學政允滯行法沙汰仲昭謹奉勅書
無所寬假人不便之自以信古不諧再乞休去仲昭
父嘉用孝行舉安福訓導導九載邑民保固加俸嘉父
喪障縣有功臣戶生息滿九載邑民保固加俸嘉父
書生洪武末舉鄉薦以親老歸養士從學甚衆親終
人太學再試京闈第一永樂中成進士以庶吉士授
簡討壽生之兄和中行在禮曹郎中嘉子深仕監察
御史次則仲昭深子乾亨仕行人乾亨子如金仕副
使仲昭孫希英仕運使希英子希漢希白俱鄉薦仕爲
州縣希漢子懋官仕南京戶部右侍郎黃氏自希

而居官立身廉約恭慎學問文章世濟其美為
 名族之冠而愨官仕侍郎督儲儲不瞻不能給軍用
 刻核散給諸軍皆謙以及於難莊景字孔陽江浦
 人本姓章宋章得象之後其祖曰知甫洪武初不樂
 任進逃名更姓遂為莊氏自開越游淮泗至江浦家
 焉景與章愨同年同選庶吉士授翰林簡討時釋倫
 以議論風節愨服二人慕義辭道愨為行人司副連丁親喪
 自濯廚既與愨上疏同請改愨為行人司副連丁親喪
 堅臥不出其縣之定山有峯泉飲之勝景結亭於
 池居之為人蕭然酒落望之知其詩則出唐人而變
 化之至其佳為妙如入名山墨嶂層巒懸崖滴乳可望
 而不可至又如寶蓋盡撒野蕪時出風致悠然其於
 字書亦復如是蓋皆大率類章海內名公奇上過
 山中而訪者道遙倘各滿所願諸公交薦部檄來
 促以非上旨堅臥不行如是垂三十年而丘濬被之
 弘治七年後軍都督府經歷周廣榮薦景有旨取用
 都御史何鑑景請為遠應天府候行景遂赴京師

名山藏 **卷之九** 臣林記

吏部尚書耿裕延坐對若使屬官送出部門之外而
 濬終不悅之授南京舊官以還尋陞南吏部驗封郎
 中景歸病風疾作不知人引告返定山其子弟門生
 不與力奏居二年吏部尚書倪岳以老疾退景又二
 年卒 謝文祥未陽人以庶吉士授御史數上封事
 左遷南陵丞常以古人奇節偉行自許年三十七即
 掛冠歸事 愨為司副一考遷福建按察僉事通商
 仕都給事中 便民救荒除盜泰寧縣盜發假托行部至縣使知縣
 王佐招諭降其脇從者數千人皆解同僚有言部使
 愨儒學不知兵願自行勦之部使使其僚往則已平
 乃悉戮招降要功愨耻與爭絕口不道考績赴部以
 親老乞休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口按君之年四十
 有二耳不犯罷軟不犯貪酷不犯年老倏然求退以

何為居愨曰古人正色立朝愨可考罷軟古人一介
 不取愨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愨可考酷愨年未艾
 鬚髮早班可考老疾旻撫然驚嘆為奏得請愨平生
 學問尊稟朱程無敢悖異於鄉郡前儒何基王栢金
 履祥許謙深所企仰既歸奉親讀書畢心自得弟子
 執業四至餉之蔬飯而已家居二十餘年薦牘無虛
 弘治十二年召謝鐸為北祭酒居二年召愨於南京
 愨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虛席以待終制赴官
 一時南北祭酒鬱然相望愨作率南士開示近裡見
 若無奇至其論說理道探幽索隱經史儒書一舉成
 誦時有論難若廷撞鐘談天下古今事若身處分其
 虧成然後知其於書無所不讀天下事無所不理會
 也至其祁寒暑雨衣冠終日六館之士儼然畏之正
 德元年上言治道五事再疏乞休未允滿三載引年
 不待報去前後八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尋陞
 南禮部侍郎皆不赴十一年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
 溥言邇來儒學不明巧偽險怪誹侮先儒罔惑人心
 變制巾服標張門戶竊見致仕禮部侍郎章愨精深
 純粹誠心正學不求表異海內學者翕然宗師臣切
 見先朝吳與弼陳獻章皆用大臣論薦崇之殊禮雖

名山藏 **卷之十** 臣林記

二臣雅志不究於用亦足彰一時重道之意今如懋者皇上用之太常陞之禮部亦不為貶臣獨謂二臣布衣也先朝崇禮如此其隆今亦宜近舉先朝之典遠倣三代養老之政或遣使存問或安車徵起以昭異數以光聖德巡按浙江御史鮮冕亦以為言吏部議覆詔懋學純行正齒高望重有司時加存問以稱朝廷優禮耆宿之意世宗卽位懋年八十六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尋賜璽書存問使者及門懋已疾亟既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金華知府王九臯奏懋清脩苦節遺孤貧困命月給米二石懋通籍六十年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士

章

官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年粹中貞恪歆動一世表律天下楊廉稱之曰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鷺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姪拯仕工部尚書懋子孫皆天歿孫誥不慧年八成化中又有諫架棚萬歲山者太學生虎臣當其上疏時祭酒鎖其項聽收上乃從其言召至左順門中官傳旨嘉勞命吏部聽選與七品正官尋除雲南知縣

項麒王琦合傳

陳選

楊繼宗

朱瑄張昂

項麒字文祥仁和人景泰七年舉人授南京吏部司

務歷南京刑部郎中成化初應詔陳五事曰務正學曰納諫諍曰崇節義曰遠近習曰弭天變其崇節義章大約謂李賢王翱當曹吉祥之變不能奮身死義甘心屈膝圖苟免其遠近習則指王振曹吉祥為戒宜收攬威福勿使任事復其掃除之役言甚切直以病乞致仕居家二十七年甘貧屢空閉戶長吟寄居於人巡按御史授室一椽始遂栖托有平湖令以賄敗都憲使誚責之曰汝何不學項正郎乎令不悟以為都憲有意於麒齋百金為壽麒厲聲叱之既卒巡按御史唐鳳儀以麒與王琦諸遂良同里表其里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士

項

忠清奉王項二主於禱廟學使孔天胤等又別建揚清祠以祀王項琦宇文璉錢塘人永樂舉人四川僉事終官歷宦三十年清苦潔白并日而食緝紙為衣有司歲時候饋堅臥不受郡太守胡濬列狀於朝山入正統乙丑進士天順初知杭州府通議達材敏於聽斷慷慨任事奮然有為屬邑羣吏拱手受成案而巳卒官民思慕之詔賜百金琦固以無功辭竟中寒餓死其寒餓時妻出二金環請易米琦駭曰安得此妻曰君昔有德於人其人多物為報妾獨取此耳琦佯喜攜入市若易米者既空手歸曰贖環也人為我識別我投之湍矣琦有妹嫁為傅潤妻潤永樂中舉人仕終

保安知州州人王顯順者中貴人王振姪怙勢奪民產潤廉實置法及入計復無所餽振振銜之以廉無可指摘遂嗾邊總兵者委潤備糧勞瘁以卒貧不能歸州人斂金為助妻峻却之會解垣雨圯出銀器數十兩人謂此天所以報廉吏矣妻猶不取人謂妹不媿兄妹夫不媿其妻兄云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父員韜以進士宰新城為御史巡按福建遷廣東布政使所至清慎慈惠餘思在民選自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天順四年試禮部考官丘濬讀其文力置第一曰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四

古君子也及見貌頗不揚濬益喜曰聖賢不相既成進士授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藩臬有過自傳緹者選與語曰悅不以道選不願也成化初修撰羅倫謫官選獨疏申林學士倪謙自戍所得復陞為禮部侍郎抗章極論之復劾奏兵部尚書昂擅役官軍治祖墳總理柴炭工部侍郎復得請致仕令所督柴夫上章保雷鴻臚寺卿致當上召翰林官御屏後有所顧問輒呼退班俱宜究治既改提學南京先頒冠祭射儀於學宮歲時肄習既至徐行締視周旋磬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遂居宿學宮中夜則以二燈前導巡行

讀兩廡燈燭如晝吾伊不絕選教人必本小學灑掃應對以逮於六經以及通書西銘皇極經世太極圖其自為禮即東西階舉足先後造次不爽除卷牘糊名之舊曰已不自信奈何信士提學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章縫折筭之筭不加於輿皂而人畏如神明遷河南按察副使尋改河南提學汪直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跪伏趨拜選徐入長揖直曰君何官邪選曰提學副使直曰能大都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也業忝人師不敢先自詘辱選詞氣嚴正舉止安詳會諸生從者儼集署外直亦途好語曰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古

四

生公務既無相涉後毋勞枉也既八年轉按察使仍河南首釋淹囚除罷諸弊名舊規者其為政一從簡易顧獨於臧吏無所貸寬然賂百金以上者要辭坐六七鏹而已或問之曰污人惜財亦惜命若盡挈所賂以貨權人即法撓矣聞毋喪還士民泣送立祠服除擢廣東右布政踰年轉左選在官坐堂上令輿隸別之閒處分治生業不廢使令民告狀者予一票令持示所告家使自來詣立警道道振鐸以徇社村子弟擇鄉祭酒長者教之嶺南苦鎮守中官瓊儋驂然選嚴條約革和買減泛役掌市舶太監韋眷者拮据

供辦奏乞均徭餘戶添採方物選因詔書減省貢獻請悉停罷雖不盡行亦得減半番禺知縣高瑤發卷造私船通番沒其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皆不敢詰選移文與之番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刺國來販海春利珍奇將許之選發其僞立逐去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者自甘州以獅子入貢取道廣南浮海歸又云將從滿刺加更市進選上疏拒止之選既阻春非一會其年嶺外地震水溢撫按潘泉殊不涉心選從便宜發倉賑民春因累舉前事奏選比昵縣令和同貧墨發倉擅賑希望侵欺朝命遣刑部員外郎李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陳

會巡按御史徐同愛鞠選同愛畏春不敢反異選有所黜吏張繫意其怨選逼令誣証繫堅不從同愛執繫拷掠數百乃枉判選如春所奏坐罪當徒詔奪選官遣錦衣千戶逮繫之士民要遮數萬錦衣校尉大用辟除乃得出州行至南昌病發李行阻其醫藥竟卒旅舍行復使其養子密走報春曰陳選死矣時南昌人張元禎以翰林家居治選殮裹之疏給曰陳公清儉絕衆殮以時服於是爲宜而張繫同逮至京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周公四國之謗上疑於君曾參三至之言內搖其母豈成王不明曾母不親哉口能

金毀足銷骨也竊見故罪人陳選夙崇正學一蘊孤枕子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憎之表太監韋春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選移文獎借誠賢監司激懦懲貪之善舉也宋旻徐同愛怯勢首鼠致春橫行胸臆機巖清高勘官李行願指鍛鍊竟無左證臣本小吏註誤觸法被選黜罷選無他心臣甘沒齒春意臣憾選厚賂啗臣臣雖胥役寧敢欺喪春知臣不可搖誘嗾行等逮臣致理拷掠彌日臣忍死無異行等乃依傍春語文致其詞必如所云是毀其美爲徵舒詬伯夷爲莊躄也選故剛正屈辱不堪憤懣旬日嬰疾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六

陳

而斃李行幸死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春小人佞毒一至於此安取爲天子郎官司寇曹僚臣擯斥罪餘乘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慮聖明長奸冒命披陳尚冀天日不報竟以他事罷春鎮守選平生自待古聖賢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潛脩默會不求人知身雖貴顯所服惟先人故帶每食飯一盂韭數根或雞子半枚而已河南奔喪牛車一輛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道而提學南京特韓雍家居亦自減其騶從云選置義田百餘畝既沒族人貧選欲歸田於子載載曰先人義舉也胡敢私之弘治初工

部主事林沂上疏追理選寃頌其平生詔復官禮葬之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忠愍

沂莆田人有志聖賢之學從其父祭御史

南都即有聲聞士大夫誦說愛慕父仕身事卒官沂

一志山林不希用世有識者力勸之應舉遂舉進士

黃仲昭蔡清皆與游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元年以進士授刑部主事常有提牢之役洗刷桎梏時飲食櫛沐善視之囚悉生全不知艱者困溷穢死會廷議推擇守郡王翺以名薦出為嘉興知府至則興學勸士閔農賑灾民有以事來前好問之郡中豪奸馴良與有所疾苦盡得其實其於豪奸立見鋤治頗有悔改亦不深督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所疾苦調劑興革不出旬時既才傑質出又意氣豪邁大吏要勢有所怙挾悉憚其威守有清軍孔御史者凌抑有司撻里胥數至死繼宗出教曰有被御史酷撻死者來言於太守御史無如繼宗何酷如故繼宗入告曰治貴識體公清軍也何與里胥事御史臨行突入繼宗府中繼宗引御史入臥室空空耳衣一篋悉發篋示御史御史歎服去時內臣用事旁午入江南至郡要索賄賂第與菱藕曆日而已內臣好言曰幸語太守無所用此太守有金錢好細絹幸及我繼宗出庫金送予曰金錢在也即市好紬絹直亦具

有第此庫中物幸太監付一印券令他日可磨勘者內臣大驚遂出金錢還繼宗也入覲汪直欲一見之殊不往見願直言於上曰天下官不要錢者惟楊繼宗一人繼宗知嘉興九年士民感化奸暴革心訟平

賦均風清弊絕御史楊琅奏聞得旌異超遷浙江按察使每朔望會僚佐指天誓曰衣冠受賄不還故里南有錢塘北有楊子異時藩臬費用取辦和買鎮守太監日供當萬錢繼宗悉裁罷之市舶太監積不能平囚宴會令諸官各自言畏與不畏繼宗倡言曰最所畏者賊穢最所不畏者內臣鎮守內臣有兄在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禮時時言繼宗於司禮司禮於上前中傷之上曰得非不要錢楊繼宗乎司禮遺鎮守書曰善遇之上知其入矣一日方坐堂聽政母計至立解印雞斯跪哭出止驛亭下蒼頭卷衣數襲挾律書數冊而已服除以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繼宗直氣廉聲聞天下居常以包拯自居乃其為人辨別黑白言論充激其節目疏濶遠於人情時時對人言罵賊官不絕口有事至其境者輒使人沿途伺察之方其以按察使入覲見藩司官緘遺禮物輒挾使列名俱有獄囚任意放遣及一巡撫順天悉奪戚畹所占民田還民戚畹皆

怨會順天治中陳翼者來見繼宗繼宗累拒不納及
得見復不為禮於是翼奏繼宗治官失大臣體下刑
部遣官勘問有旨責繼宗徧忤調除外任得雲南按
察副使是為成化二十一年繼宗平昔官次自侍一
老蒼頭朝夕飯兩盂蔬兩豆耳及按察雲南單車之
官并老蒼頭亦去之弘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再陞
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竟卒於雲南羅倫論一時剛德
以繼宗與王竑御史謝元吉僉事陳騏并稱騏字夢
祥南海人少為醫生有司使入獄中視重囚穢不能
悉耻之乃學舉子業登天順進士歷江西按察僉事

名山藏

卷之九

臣林記

九

楊

以藥活病民出冤獄清虛賦修學政悉毀淫祠民呼
為陳打鬼遷雲南副使時鎮守太監錢寧家人不法
每為騏所制被中傷落職吳道賢編次楊公清政錄
福建司缺員每淹禁數百人尚書軒公命公往聽不
旬日曲直皆判金吾千戶李錦欲襲其庶子誣嫡子
不孝公疑而再鞠之竟得其情河間府趙里甲張文
郭禮解強盜至京盜中途亡張語郭曰人言繼盜者
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留一人汝母老寡兄弟
汝可為解人予為盜郭感謝張以刑具自服公疑其
言動非盜廉實二人俱得活其真盜後亦為人所禽
治嘉興俗嗜鬪輒壓溺小兒以誣人公時加曉諭犯
者必反生如律若毀其雜物而有所詐取仍追償之
士豪張某寓聚盜賊大結權貴張威一日劫擄鄉
起解官緝公縛真法會當道行郡為張解日無原告
公曰知府朝廷民牧也張所盜者官緝請以朝廷為
失主楊某為原告有張昇者父子兄弟號四凶事發
則以賂危公名語之曰汝輩為惡日人當改過也後

罪路果司欲脫之公不從父子俱實極刑民敬曰
虎死害除其樂何如有富民女已受聘後惡其貧欲
背約誣告婿公伴日而欲悔親當以百金為罰富者
聽命既得金名婿若女即日為婚以所罰金界之日
而思婿貧今有百金可贖女矣後婿家豐裕其人益
意之焉邑有孤子王得兒生七歲父母皆死其家
族人利其有將陰害之公聞之以其家貧特廉長而
有室乃出逐之千戶沈頌項襄毅之婿沈頌者入其
每升堂食一自牌令隸立府橋呼曰告沈頌者入其
父子青衣小帽當府門跪伏凡有餘月其狀百餘俱
木有重情乃徐名其父子入論之日吾欲汝改過為
善保爾身家密將其詞結連為卷封識一木桶中秩
兩路行付架閣庫收貯語府吏日自後嘉興有大事
方啓此桶人不得開庫收貯語府吏日自後嘉興有大事
回東廠訪得頌惡狀朝廷遣法司按治將抄沒其家
監察御史倍公鍾責府縣頌惡卷案無得一老吏
忽念日楊公行時留此桶試格觀之乃卷案一封上
批日惟惡勢要之家賦官東手難行日後充軍充軍
乃顧為惡事也送入察院侶公見而歎曰楊先生神
人也即依擬編頌遠東軍後省回前此鄉人欲為公

名山藏

卷之九

臣林記

九

楊

立廟頌子輪首中工費且日吾家向無公在必無所
顧忌後來必抄沒矣今得全家是公賜也生員汪願
墓田與豪右相界欲兼併不得遂誣以不法事比提
學按郡試諸生唱名獨不及願公問焉提學曰有發
願過惡者將點之公曰願在學有文行必以地界故
為他家所許耳請視其狀果然遂得白郡民有懷悅
者家富多善行公每保全之既滿去悅子生員沐送
至蘇公論之口財者累也我汝家亦自此多事矣
汝當策勵持門戶後果有以軍事誣懷者家竟落秀
水民崗可立公當見而識之未幾以罪匿捕之弗得
後數年吏名立復充老人以鄉民違法事呈公公曰
爾非周可立乎吾求汝數載不獲今以違法告人耶
若違法則莫如爾者周股慄服罪公每事自斷也胥
不得善其奸公餘惟課寫做讀書講解律義實與之
年吏胥亦有試場屋者鄉士大夫素伏公剛介不敢
以私囑然遇祝賀期雖龍鐘老疾者扶節而至當隆
冬時禮畢則熾爐圍坐款以酒數行有不至者必人
問之自是舉行大禮肅然如在朝廷焉待郡邑學官
悉優以賓禮實與賓心列學官上坐日吾為郡父母
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與屬官班哉其有倦教則

亦其讓之日有可廢法貪墨害止一時然未嘗不
 天道之報學官不能盡心教人致誤人子命不
 言尤極誠敬亦宿必拉僚佐處於郡之慶嘉亭其
 郡之祀恭恪亦不少替既至增觀品嘗之自奉粗
 精然田宅無增於舊祠堂墳墓祭器必盡訪之雖
 精潔者亦必親過其廬使民知為善之榮重禁博
 術之家皆痛懲之嘗與僚佐聽政有縱妻犯姦者
 日以妻為娼恥莫甚焉汝何忍犯之曰非不知耻
 得錢養生耳公笑謂左右曰彼因愛錢途至於此
 吏按部往不越宿去嘉興七縣錢糧公歎曰是
 上始設無所規取下之人敢縱放如此於是弊
 必用本等賂補後治其罪無異夏之服惟紗段一
 服之或日不可公曰朝廷制服也舍此安服耶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知其亦不之訝郭元早去冠帶徒跣城隍引
 自訟少頃雲起大雨如注其秋大獲一畝連重
 七人公禱于城隍神告囚所匿處按之果得其
 其四亦為近城人所獲公之行季神明如此公能
 謀天文凡言水旱陰晴輒驗秋祈納稼天極晴
 多緩穡事以俟堅好公屬耆老謂之曰大雨不日
 矣宜急收刈言之既數人外為意既而大雨沛
 悉生耳民皆神之既數人外為意既而大雨沛
 置之樓于宣公橋榜其額曰香波遠覽寓以水濟
 之意災息者三十年有餘公意者易其扁矣復見
 如故郡民多以爭田訟于公公諭之曰今土星在
 故騰貴後二十年莫爭矣後果以賦役煩而地土
 郡以嘉禾得二名公在郡嘉禾生每莖三穗或四
 又生一莖秀二穗或三節聞又生一莖秀三穗或
 莖五莖秀四五穗公之徵公謝曰郡志古有是瑞
 民獻於公謂德政之徵公謝曰郡志古有是瑞
 運循環耳人益重公謙德云在公三四載積粟數
 萬不惟可賑本郡又可移賑浙以東自郡守惟為
 察使至浙即榜示曰訪得鎮守府三察院及布按
 司及各道書手某某等舞法害人自本職到任之

許自新否則問造如法越數日尚有倚德鎮守府者
 公往縛之鎮守亦聽公之執法也所屬官員貪殘害
 害士大夫皆知為民除之不知已身為萬民之害今
 與所屬約普欲除民害先除己害二害咸除一方乃
 寧有常積舍官十餘員以虧糧監併歲久至鬻子
 以償者公憫之莫餘且日此當覘耳公因悟前倉
 正數外尚餘四五斗且日此當覘耳公因悟前倉
 僅之故出而審之得其實欲奏聞衆懼請於公公曰
 降者民脂也食而盡職尚有天殃况正數之外乃
 其子女所易其食其餘是食其子也公試得二上
 法補之以釋其罪成化庚子鄉試公監試得二上
 即具服焚香再拜同事者詰之答曰人臣以得士
 功二子皆奇才也他日當大魁天下吾為朝廷得人
 賀耳及開卷乃王華李旻也復曰儒士王華當首
 但非誦學枝作養無以激勸後人因以李旻為首
 華旻并中狀元衆服其知人太夫人終制起陸右
 都御史整飭州縣撫順天撫臨黑水濤石門寨黃
 土嶺等處關塞皆塊石乾砌或道路茅塞或倒塌汚
 穢或用鎗架作營門仰而嘆曰如保障何即命各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謂天壽山守備廖太監等日慶成經廷皇土卒精強公
 對中坐文武百官東西序爵而坐其餘臣民宴客之
 上中坐令客東西坐階下近來內臣妄自尊大在
 半座太監等難勢傾中外聞信行宴饗等語竟莫能
 辨卒從公議成化乙巳正月星變有聲如雷二月地
 震二次費縣地陷水泰山星變有聲如雷二月地
 公上體歷指內臣及文武大臣大肆貪殘民心嗟怨天
 出災異又曰有人位播惡於眾官民供給日費萬
 錢天人共怒王珪確論如鎮守必賢如懷恩者任之
 如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秉王欽者任之布政忠
 使必賢如王恕軒輅者任之知府必賢如崔恭王宇
 者任之下此斗筭不堪任使疏上不報公上進退內
 外官員疏衝突內豎未幾假疏游河源車左遷雲南
 按察司副使親善多為公危者公慨然曰轉魏公有
 言天下事見得理是便做勿計生死禍福吾可感耶
 即日就道至雲南榜示日按察專以按察奸弊為職
 今本職按察得奸弊三事一事二司官新任吹

職凌辱上官軍職索要銀兩多者千餘金一事二司
官出巡隨役索要有司常例問有奸官不從更無人
等澄置木漆竹皮畫銀等匠銀馬鞍鞍套及置
銀銅錫木漆竹皮畫銀等匠銀馬鞍鞍套及置
進表寺進物或無虛日有司妨尤一置置或朝
官自隨說索取勞民傷財因有止極榜出觀者數其
痛切時通嗣後得微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公毅然
往諭之署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穴索皆羅
拜日聞公名久矣今至此某等再生日也因詰其生
亂之故奉聞區處衆帖然聽撫推湖廣按察使初下
車命汲清水數日桶流刷堂序者三日悉去貪汚之
氣後乃升堂即防示曰按察不明職官相慶又曰以
迎送爲謹慎憐問爲才能又曰屬官放肆貪賊至積
萬餘兩而貪心不足縱惡毆人至十餘命酷暴積
地而安置之一時官吏悚慄左命都巡撫雲南
三司皆備傳友視察之日行公禮畢出位降階更拜
二拜日明日幸相諒衆不解其意次日疏貪酷不職
者八人奏聞俱落職爲民土官襲職鎮守三司指要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重

保勘銀承行吏典五倍之齋本人十倍之相沿爲例
公以奏聞略曰臣至雲南纔知此弊若臣不至其地
終身不知臣年老多疾臣若不言恐臣死後無人肯
言此弊終不能革乞將前項官員俱發充軍朝野傳
誦以爲

朱瑄字廷璧鄞人成化己丑進士釋褐奔祖母喪極
力營葬不足城府服闋赴除郡守贖之金謝却之已
授工部主事官次食貧至鬻釀自供既監稅蕪湖盡
輸所入課額倍常尋奉勅疏濬汴洛諸渠治黃河決
口有功不受賞改兵部進員外郎郎中陝饑專勅往
賑宥出輕盜給與穀種牛具勸課流民所活六十餘
萬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畿興學造士備災恤荒

官治以抑豪強扶善弱爲尚勞苦得疾醫請殺鹿取
血調劑瑄謂吳中一鹿直數千文物亦生命破耳取
血足已疾愈告歸老穉遮泣繪像祠之瑄義利之介
斬然有齒及賂賂者輒擗拂色變敗歷中外幾四十
載器但陶匏家無餘羨守令諭其匱缺餉之薪米一
無所受會歲饑都御史王璟奉命賑濟饋瑄米四十
石瑄謝曰饑民有之寧有饑官市中兒有戲以紙錢
爲貨者人曰朱都堂不愛真錢而况假乎瑄卒至無
以殮而子孫焚焚田牧大不能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楊

御史平鄧茂七葉宗留賊樹功閩浙開曷以進士知
鉛山縣縣有樵夫嗜鱻饑而飽鱻竟死於鱻隣保疑
婦毒殺之送官久繫曷至坐堂上獨見一老人綠袍
黑幘冉冉門外入長揖案前曰吾某鄉土神公無疑
也寬矣哉吾鄉樵婦之夫之死於鱻而望公雪之凡
鱻置水中首出水三寸許者能殺人投犬犬斃矣公
試之曷試果然而樵婦之冤雪某民甲嫁女于乙家
揭與幕無人焉甲乙互訟前令不能決他日曷行邑
有樹大蔽野命伐而畝之從者曰樹能神不可伐也
曷不聽戎服鼓而前去樹百步許有三男子衣冠伏

左若祈覓叱之不見斧之樹血衆懼昂手斧之遂盡斧之樹顛有一巢墜一婦人贖絕良久昂問婦狀婦言向被狂風決上高樓有三少年美食之時俯瞰城市居塵歷歷無階得下耳日見少年飛騰空中也訪其家即空輿嫁者昂剖樹修廨畝地爲田邑中淫祠毀之殆盡有羊角巫呪人立死老嫗之子死訴巫殺之昂往捕巫曰死矣其徒曰盍避諸巫口張公正人也坐待縛耳既至杖之百不傷反傷杖者昂曰汝能呪杖者死復呪杖者生汝矣不驗收之夜半烈風飛石屋瓦震動昂曰此必巫術起衣冠旦名之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朱

汝邪我正邪勝正耶巫首觸地昂厲聲叱之忽墜珠一顆書一帙如掌大其珠光焰燭庭牖間昂焚書碎珠立杖殺之昂每釋奠頌酢及邑中之孝子節婦山中有一節婦子持柝歸虎噬之隣民代婦書牒投縣求虎抵罪昂曰是嘗我耶而害我耶與婦期五日來遂齋告城隍虎不至變置壇壝矣後五日二虎來伏縣門外昂叱曰何噬吾民子二虎共乎抑一也即一虎噬即一退其一虎起繞伏虎者垂尾而去遂殺其伏者遠近喧傳昂神人也昂與民約有孀婦願嫁與守者具牒受判庭立二木一木書羞願嫁者跪之一木

書節願守者跪之民傳四死妻祝不願嫁舅姑奪之不從乃給授願嫁牒使往判判出曰張公判嫁矣更何待期有日祝束裝哭奠潛投其家汪舅怒填土實汪事久不泄自後不雨者月昂齋禱不應一日宿城隍廟夢婦抱牒訴冤既覺悉記其都里姓名詣家鞠問略主得婦厥貌如生昂嘆曰殺婦者我也爲文慟祭天忽大雨即殮葬婦表門旌祀而罪其舅姑以最擢南京監察御史劾威寧伯越保國公永太監直兵部尚書誼挑釁北邊詞連內閣司禮不報頃之與給事中周絃點軍教場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太監琮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張

奏昂乃證時劉吉爲內閣擬旨下吏部調昂絃外任吏部尚書王恕執奏吉復擬如前恕奏天下之治賞罰二端而已賞當功罰當罪爲治良法也點軍不到不罪失伍反罪點操之官罰不當矣吉竟調昂南京通政司知事絃南京光祿寺署丞尋以薦陞四川僉事轉本司副使執法如初自以不能容世棄官歸隱絕跡公門者十有九年啜粥飲水兒女恒饑其兒伸掌請昂曰請問大人清字作如何書昂書與之兒曰是可買肉否都御史王璟賑饑行部以百金爲壽堅却之固請乃受下戶饑例以答其意將死其妻姪副

使余本入問疾猶張目謂曰當今人才自勵者少若能扶樹一日是一日為國家培元氣其死也郡守周坤率僚佐經紀之

郎曰王琦項麒清矣琦乃中寒餓死悲哉陳選潛會聖學古人自居在吏為循而持身用節楊繼宗至於忤物張昂所至涉於怪乎有祿於朝儀寒終身焯然清德與數公並也

張寧 王徽 强珍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初舉進士有大魁之望大學士王文以南人抑置第二甲尋授禮科給事中歷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張

都給事中素負經濟敢言敢為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景帝每遇大議必問張給事中云何英宗召寧論奏稱旨時時稱為真給事中方大用之而會晏駕憲宗元年太皇后生日上為皇太后設醮禮部尚書姚夔斂會大臣燒香行禮寧疏言釋道二教非能扶世永祚也歷代英君聊姑存之者以化導愚昧備治外一術耳皇上為皇太后建醮以祈長生表孝承慈可謂至極諸大臣及百執事但能和衷助德則自可仰贊皇情上綏懿祉而禮部尚書夔等乃斂財辦香約期赴壇為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切

惟人臣於君願其福也當勸以脩德善願其壽也當勸以去逸欲願天心之向順也當相以和保小民惠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若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木偶之前相率拜謝通朝之人靡然從之其足扶世立教否耶先帝復位之初屬有脚氣一二大臣故嘗舉行此事然皆出一時迫切至情非祖宗舊典先帝本心夫臣於君猶子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令齋醮可以永祚即殺身亦復何辭但以無益事情徒傷治體乞勅禮部從今禁止有如僧道自念坐食無所効勞願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張

焚脩以盡私誠者聽上善之太監牛玉選吳后婚不中南京給事中徽等并劾李賢獲罪謫邊寧合六科申球賢不悅竟與岳正皆出為知府寧知汀州興學崇賢痛裁頑梗治稱神明踰年乞歸父老遮留有泣下者寧聰敏矜才坐蒙忌嫉居二年朝議起夙望之臣巡按御史張敬特薦寧竟罷寧老無子取二妾可十七八疾革囑嗣子必嫁之二妾悲慟剪髮誓死同居一樓不下者三十九歲有司以聞詔旌曰雙節二妾一姓高一姓李

王徽字尚文南京人天順丁丑進士選庶吉士除南

京給事中憲宗元年與同官王淵上言皇上嗣大寶位屢詔求言忠謹日聞而言路不開者何也臣謂有二端焉庸劣之臣阻直言者也諸臣之言切陛下身者陛下固已行之矣其有發下所司者多因不便已私妄奏阻尼即有施行虛文而已如此則言官諱無益而不言而言路所以不開一奸佞之臣懼直言者也於進言之人多方鉗制或指為輕薄或目為狂妄或尋其瑕釁或幸其差失言及更張則曰變亂成法言及薦舉則曰專擅選官言及彈劾則曰誹陷大臣刑罰明加怨恨暗懷如此則言官懼禍害而不言而

名山藏

卷之三

成化臣林記

五

王

言路所以不開二臣又見比歲以來大臣犯公罪者繫累下獄裸衣受刑曾不數日尋復舊職臣謂如此非所以重大臣也夫大臣羣僚之表也陛下誠重大臣要使勿輕進而已臣又見今在京在外為總兵官者非倚勳戚則憑賄賂士卒內怨夷狄外侵此皆本兵不得其入所致也兵部尚書馬昂矜傲嫉妬謬張威福此本兵之不得其入也臣謂國家安危未有不繫將帥將帥得人未有不繫木兵者也臣比見無耻大臣交結內官或名尊翁父或禮行叩頭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此陵夷所致也夫自古宦官未有不

繇其委以國政授以大權卒致亂敗卒用刑戮者也陛下法高皇帝而已矣毋使管軍管匠置立田宅文武官員毋使交結凡有政事宸衷是斷館閣大臣是議毋使干涉推擇謹厚奉侍左右安其位厚其賞不失富人無復外望則已耳時內官用事張甚而微公言之時論以為謹頊之屬同官王淵朱寬李翔李鈞草疏上言二事其一言太監牛玉選后不當以致廢立當明誅極用快中外并論內閣李賢及禮官法司語在廢后記其二言臣近者請陛下保全內官欲陛下防患於未萌也處置未聞牛玉禍作往不可諫來

名山藏

卷之三

成化臣林記

五

王

尤當慎臣等不敢遠引請以目擊正統之末一見王振矣天順之閒再見曹吉祥矣當振之後謂無振矣豈意有吉祥當吉祥之後謂無吉祥也豈意有玉臣今敢謂牛玉之後無玉耶自古良賢內官萬中無一平居似為謹飭稍聞國政便作姦欺如聞陛下將用某人也先賣以見已功將行某事也先泄以張已勢人望日歸威權日盛內官之禍起矣臣願陛下毋令內官得與政內官朝夕左右者也文武大臣有饋以金寶珠玉有悅以奴顏婢膝以為賢朝夕稱美之有正大不阿私謂不行以為不賢朝夕譏謗之聖明難

欺浸潤易惑稱美者顯貴譏謗者排屈寵賂日彰威
權日盛內官之禍起矣臣願陛下令外臣毋得與內
臣交結內官第姪人等授職任事表裏穿通倚勢聚
奸家人數百貨貨萬餘田連千頃馬繫千匹有此家
產所以谿壑無極姦實繁內官之禍起矣臣願陛
下毋令內官第姪得在外管事置立家產陛下鑒彼
三關申此三毋自然禍亂不作災變不生不者肘腋
蕭牆臣未敢料也奏上上以牛玉壞大婚禮無預賢
等責微等妄言要譽令吏部調遠方州判於是微判
晉安州淵茂州寬湮州翔寧州鈞綏德州徽天資趙

名山藏

卷之

王

悟刻意問學自諸生時慨然有當世志及居言路冀
以次論列天下事一再言遽被謫一時侍從臺諫若
侍郎葉盛編修陳音相繼保留章數上不已最後御
史楊琅言天下士氣與國家元氣相通士氣壯弱元
氣消長繫之近者羅倫補外徵等遠謫士氣兩阻諛
佞成風將此之繇追回倫徵復其舊職奏入李賢
票旨責琅宥之徵在晉安七年秩滿家居十有三年
弘治初王恕薦擢陝西左叅議踰年謝病歸杜門不
出名碩之士多以公輔期之徵論治每誦張宣公語
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論士習惟以廉耻不

飭奔趨日下為可憂嘗曰今仕者以剛方為刻怠緩
為寬學者以持正為滯恬軟為通文者以典雅為庸
淺怪刻為古健儲懽林俊夏瑄皆服其言子韋仕至
太僕少卿承志執節屹有範稜喪母毀瘠卒韋有文
學其論詩曰唐詩沿於國風而漢魏變於雅頌雅言
多盡風辭則徵今日之詩病在近雅

強珍字廷貴滄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初知涇縣廉謹
不受私謁有應變才屢決疑獄復屯軍備奏減凋耗
之稅涇令以珍為首稱為御史負氣敢言嘗按甘肅
及江北諸府人凜然畏之按遼東都御史陳鉞誣執

名山藏

卷之

王

遼東入貢夷人以為犯邊諸夷忿將為亂詔兵部右
侍郎馬文升往撫王直生事喜功請自往視鉞妄為
直言虜有警直請同撫寧侯永出兵至遼不見虜因
殺無辜掘溺體報捷直與永鉞皆得叙功珍發其事
兵部題覆罰鉞俸而已是時王越掌院鉞恨越不窮
治珍直還京鉞送直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
怒未至京師三十里王越亦來迓直直辭不見還奏
珍妄叅被虜人畜名數過多遂遣腹心千戶聚同都
御史王宗彝審勘宗彝阿意誣珍械珍赴京直拉珍
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指使珍不服下詔獄多官廷鞠

無敢與辯竟謫戍邊御史許進疏白珍枉留中不報
居久之王直得罪復珍職予致仕弘治初起山東按
察副使未幾為大理少卿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坐言官論列召還改南京右通政以母老乞歸卒珍
性強硬政尚嚴刻所至風采為時所重

孫遇 丁積 厲升

孫遇字際時福山人舉進士授戶部主事以大學士
楊溥薦知徽州府平易為治休寧饑民聚黨劫糴御
史以為賊欲捕之遇為力辯單騎往諭相率來歸遇
坐府中時時聞呻吟聲曰有冤邪廉得婺源有處女

名山藏

卷之三

成化 戶林記

三

孫

被脅強民縊死之立為申治其聲頓息兩以親喪去
官徵人保留復任天順元年滿九載加賜三品俸遇
居徽十有八年休寧大麥有一莖四穗者歛有一莖
三穗者小麥有一莖兩穗者祠上之鶴方伏豎子取
鶴卵鶴哀鳴於庭遇祝曰有求乎令隸從所飛止鶴
飛入豎子家至其爨下豎子方烹卵隸取卵歸白遇
曰吾聞禽鳥能媼熟還生將至巢中還之鶴抱得雛
日一引雛翔舞庭中其後去官官舍所養犬搖趨隨
行遇曰吾居徽未嘗取人一物豈復以此相累耶命
吏養之廝犬不食死徵人言太守之恩及草木禽獸

也遇一再遷河南左布政使為給事中蕭彥莊所連
劾致仕家居以壽終其為人愷悌慈祥言出人信所
至得聲而徽人世世祠祀之代遇者嘉興知縣龍晉
晉先為御史以事補外亦有惠政

丁積字彥誠寧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授新會知縣
初至官有中貴弟梁長責民饋逋過當復妄訴民積
繫長獄追焚其貸券年未及暮干謁杜絕權豪縮頸
民大趨令新會俗溺淫靡積盡毀邑中淫祠若禮式
示之擇立鄉老使董民俗月朔進問於庭優禮其能
者鄉老馬廣為儕輩所推積以元朔進廣於庭再拜

名山藏

卷之三

成化 戶林記

三

孫

致謝民有賭盜大榜其門月朔令赴縣聽戒民誠改
悔然後去榜如或賭博出良家子則名聚廡下訓以
小學諸書邑中民戶出錢輸官故名平均錢異時令
長悉以錢貯官復令甲首出私錢供用曰當月錢每
單丁小戶歲費亦至五六千餘積為派丁產定錢足
用之外毫不妄科甲首納錢畢即遣歸田嘗為民辯
冤忤當道繫獄民羣為計賂積示之手書曰君子但
求無愧於心而已慎毋妄動貽我羞辱積於春秋祭
祀品物牢牲極其精潔俎豆行列巡視方整執役之
人令沐浴更衣然後將事嘗值歲旱築壇禱雨晨夕

跪伏七日羸甚右進曰明府軀命所關可以少止積呵曰民如得雨吾羸何害至八日暑氣愈熾積觸暑跪壇衣汗浹踵忽風大作卷爐中火着衣積畧不為動兩遊空而下翼日遽止復禱至十有一日迨于霑足如是凡三邑中忠臣義士以及節烈之女或廟或墓各置祭田令人守之積治新會六年始終在民竟以羸卒一縣之民弔哭相望有姬夜哭甚哀旦人問之曰開歲甲首且到我家丁大人死吾不能聊生已去之十有三年邑人共立廟祀積積以仕為學耻俗吏自居其始至新會未及視篆先謁陳獻章於白沙獻章門徒有林光張詡積旦夕同聚聽其言談如渴得飲素昧羅倫倫之卒也遣邑諸生容貫吊賻之貫亦獻章弟子有日罰帖以記自過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昇不缺饋食而已他費率省民既安業勸學興賢旌舉節孝彬彬禮教焉先是知縣金川謝某有善政民舉昇並論以請老輒留于民適朝京師遂乞致仕民為立碑建祠及沒衆設案哭祠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弘治臣一

徐溥 丘濬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祖鑑瓊州太守有惠政開永樂部郎中與尚書夏原吉同領鑿泲開復官宣德中出知瓊瓊多異產中使接踵限有司弗予及行所部輒遺騎從之俾不得肆武官利黎產多啓邀賄鑑一鎮以靜民漸染吏俗鑑婉導化之皆感悅立生祠祀鑑比鑑卒巷哭家祭柩還送者填海日其舟至不見父琳以孝義稱溥兒時哀取經典法言藏夾袋中里師疑為玩具遍觀之乃大驚辭琳曰吾不能為令子師矣景泰甲戌中進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徐

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累官吏部侍郎孝宗即位以先朝舊學陞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與劉健同日入閣五年為首相累陞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弘治十二年以目疾求去上眷留之久乃許踰年卒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文靖祭葬恩禮有加溥德性凝重度量宏遠在內閣承劉吉恣肆之後處以安靜十餘年間以仁厚寬裕培養國體其所納約將順天下陰受賜有所謀議歸於慎守成法而已或勸其建白溥曰國家法度我祖宗所以加惠元元至矣盡矣為人臣子患不能守

耳孝宗即位止貢獻罷工役黜異端屏儉邪用老成一時善政雖出上斷溥贊弼居多在經筵敷陳明達進止從容凡有規箴多見嘉納每退食私第推誠延訪如恐不及言不必出諸已惟其是用人不必所知惟其才且賢人薰然望其容飲其和而莫測其量之所至天下服其休休溥珍尚古董詭者因而投之以得薦拔時有金翰林畫編修之稱溥居父母喪廬墓三年自奉甚非非賓祭未嘗殺牲周郵施予不少靳惜初入官即分俸贍族及在內閣置義莊千畝上為獨役人頌其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徐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其先晉江人元季有官瓊者因家焉祖曾性有陰德為良醫濬幼孤嗜書或從市肆借讀或從親友訪求假抄聞有積書之家必豫計內交有遠涉數百里轉輓至數十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為人所厭薄厲聲色相拒其韻篤如此正統九年鄉貢第一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重之景泰五年試禮部學士商輅閱策意為濬揭之果然廷試以貌寢寘二甲第一首選翰林庶吉士洗馬李紹指劉定之謂濬曰主靜生長名邦兼奉庭聞固宜浩博子海外孤生安所師友乃亦如是濬以海外孤生

贖取清華益讀未見書究心本朝文日名四方既撤
館授翰林編修天順以來兩廣蠻賊猖獗朝命總兵
顏彪都御史葉盛討之不能平憲宗初使都督趙輔
叅政韓雍往代濬奏記大學士李賢言兩廣蠻賊自
總兵顏彪行師無律而我威始不振自其縱兵擄掠
而民財始大屈自其殺平民爲功而人心始日離賊
徒始日盛今用兵之策大要有二曰逐日困而已逐
在廣東困在廣西何言廣東賊當逐也廣東故無賊
賊皆來自廣西猖獗而居民從之使其盡反巢穴民
無所從莫煽以變所以必逐也何言廣西賊當困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徐

猖獗在峭嶺險峽中雖有官軍百萬亦無所能一鼓
直抵而盡殲之也所以必困也今廣東十府殘破者
六其地之相去遠者或至千里若逐之從一路則敵
之與我彼此相避必難成功必分爲四路一路自廣
州三江口趨肇慶歷四會封川等縣泝流而上至藤
江一路自肇慶之新興過陽江抵高州界擣電白信
宜出茂名化州絲開道徑岑溪等縣界一路自藤縣
直泝北流江登陸繇鬱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
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江一路自廣州之
連州徑賀縣出平樂四路之兵俱會潯州窮搽極追

且招且勦此逐策也廣西猖獗所在有之惟潯州大
藤峽前臨河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中皆高
山峻嶺惟其蓄積有限必資火種刀耕其田盡在山
外若進兵屯守蹂其青苗使出不得擄掠退不得耕
穉斃之不過一二年耳春夏之交發地大瘡今欲進
兵宜以七月春夏退屯於潯州既秋復進軍士乃完
此困策也夫今日賊徒所以倍蓰於昔者皆良民耳
彼平居輸賦供力養兵奉吏我保障賴之寇旦夕來
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入城則閉不納入山又與
賊遇不幸見虜姑且順從冀須臾無死賊因而劫持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丘

虐用之行使負擔息使樵爨攻城則驅以當矢石反
奔則棄以委官軍民所僥倖不死固心語曰我豈從
賊不得已耳它日賊平故可趨賦供役如平居忽聞
大軍之來喜若更生乃及既至真賊遁入深山了不
可得不得已從賊者盡甘心焉與言及此深可傷憫
今之總帥宜戒前事名諭父老子弟指誓天日使無
疑顧出榜招徠許以自新或與殺賊贖罪然後良民
可使不爲盜也而又除去總兵等官領去旗牌及挽
弓報効等項名色以絕其驛騷加意撫綏廣州一府
以固其根本獎諭服順之士官使聽調遣厚加犒賞

所得賊財盡以與之以結其心嚴私鹽之禁以為賞勞之資以足其欲被虜軍民自賊來者或知其情勢俾為嚮導以借其力有欲報讐者編為義兵使隨軍調遣以壯其氣如是而賊不破者未之有也賢善濟策以轉聞上嘉納之命錄示總兵巡撫卒用破賊九載秩滿陞侍講與脩英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濬在講筵雖貌不揚而音吐洪暢憲宗悅之累進翰林院學士國子監祭酒加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濬慎取與恬仕進富於見聞是非臧否常與人各趣又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敢難者至於奏對勅諭之文引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丘

經證史條達詳明讀者知其為有用之儒也宋真德秀大學衍義舊至脩身齊家而止濬更採集子史經傳有益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為百六十卷凡列七十二日詳列百十九日曰大學衍義補又以成天下之務易教先幾更條四目曰謹理欲之初察事幾之萌防姦邪之漸炳治亂之朕總而曰審幾微自為一卷以首補誠意正心之要孝宗嗣位濬書適成表上之上深嘉悅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命錄付書坊刊行亡何命充副總裁官修憲宗實錄以老乞休介朔望朝參以終史事四

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遂令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年七十一矣三疏固辭末疏言皇上處臣內閣不許臣辭念臣之壯也亦欲有為今老矣閱久歷多始知天下事思之非不爛然第恐行時不如言時人心不似我心臣所進大學衍義補平生精力盡在儻聖明採一二於千百之中見諸施行雖不用臣如實用臣不許既就位復言禮經有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是以伊尹幡然於數語傳說嘉命夫三篇管仲問答於齊桓樂毅披寫於燕昭韓信登壇而對諸葛亮草廬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丘

策姚崇入相而要臣之愚卷上遠古人若大學衍義補一書臣所竭思盡忠搜古鑿來非如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裨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臣年踰七十鐘鳴漏盡明主不棄進之內閣是臣書遭逢之日也臣請擇其要綴為奏章次第上獻乞下內閣二三儒臣會同斟酌擬詔施用或有窒礙姑留俟後臣決不敢護短求勝上曰謨猷入告大臣職也卿究心當世久矣所欲有言其即聞朕明年上言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條目甚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若所謂經籍圖書乃萬年百世之事也臣本書中有曰廣圖籍



之儲者臣竊惟圖籍所載皆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載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出今賴知古後賴知今者也天地閒物雖珍奇異寶失可復得獨經籍者宇宙精華生人元氣是以自古帝王當務爲急卽漢唐宋創業之君始有天下莫不先收圖籍迨厥中世稍有散闕輒分行天下懸賞購之授官酬之五代亂離猶然不廢高皇帝至正丙午年首求遺書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五

聚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國家尚有餘力採緝佛道用備藏經徧賜天下寺觀雕以良梓飾以文綾儲以鬆紅函匱載以金碧輪藏况此儒家經籍如前所云烏可惜日月之力吝纖毫之費使其放佚廢墮夫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廣有所儲卽儲亦不能久遠所賴石渠邃閣積聚之多收藏之密烏鑰之問類聚者有掌固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沓爛斷絕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書目不能什一數

十年來在內未聞考較在外未聞購求失今不治後無及已夫自古藏書不一所漢有東觀蘭臺鴻都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宋有崇文館秘書省諸處我朝罷前代臺監館省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院設典籍二員掌之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南京國子監雖設典籍所掌不過累朝頒降若舊鐫書木而已夫國家經籍圖書之儲兩京皆有永樂中遣修撰陳循於南京文淵閣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於北京今請勅大學士等將內閣見存書籍計委學士以下督同典籍等官一一彙若干部部若干卷木刻比較年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五

及委官名銜識於其後或有副餘分送一部於兩京國子監仍勅南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禮部翰林院官稽閱永樂中數有僅一本無副餘者下國子監再行抄錄他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錄付禮部分行天下提學憲臣榜示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舖坊令送所在有司謄寫較對先後進呈其藏書之所二在京師一在南京使一書而有數本一本而有三處復倣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例每歲三伏先期奏請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寮屬同赴晒曝畢事烏鑰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有欲稽考必請上



旨以為常規臣又惟高皇帝聖德神功超越萬世御極三十年所有制作多出宸衷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今頒行天下者惟皇明祖訓大誥三篇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四書而已御製詩文雖業編梓天下臣民常稀得見至其編類在內閣書目者猶有御註洪範御註尚書御註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錄外戚事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忠義錄為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醒貪簡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訓諸書是皆我聖祖心思之所運形手澤之所沾溉間或成於衆作何不出于上

名山藏 臣林記 九

裁至當時儒臣所纂則又有大明帝紀皇明寶訓大明寶訓洪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等書今盡藏內閣天下臣民無絲覩記臣竊惟前代帝王有我聖祖制作之一二者其後人尚傳寫琬琰布天下示將來宣大其名聲我聖祖功德之隆萬世如見即不假言語文字以傳聖子神孫繼述揄揚故不容已臣請發行鐫印大頒中外若其開繁不易舉質難行遠者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為寶訓之例做唐人貞觀體製撮綱分類輯成一書上而朝廷用以資治下而學較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並

行六經偶盛五帝亦不刊之典也若列聖相承致治之跡惟賴實錄寶訓二書今代經六帝世盈十紀巍乎煥然昭哉可觀既無金匱石室之具又無名山副藏之制惟內府內閣各儲一部而已臣不識忌諱一巨有不測之故出衆人所不慮則一代治體要典文章之盛末繇憑稽後來秉史筆者且求之草澤之中訪之傳聞之外真贗莫辨簡牘散亡非但大功異政不得紀載而明君良臣為人蒙污或亦有之矣臣愚過計欲乞於文淵閣旁近別建重樓一所專累甄石不用棟棟勅寫一部藏以銅匱度樓上層凡國家大

名山藏 臣林記 一

事文書玉牒之類皆附焉其詔冊制誥勅書行禮儀注若應制詩文與夫前朝遺事或諸雜錄亦勅先後錄寫盛以鐵匱度樓下層而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為異日纂修之備及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亦皆附焉則祖宗功德傳以無疑國家典章俟之不惑書奏上嘉納之時太監李廣漸進左道親近用事濬因言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百六次比年彗見天津地震無虛日異鳥三鳴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彗孛在三垣三台尤重地震莫大震在京師邊防尤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書

李三地震五飛禽二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今疊
 九二十五年之內變不虛生甚可畏也陛下改元
 歲在戊申與太祖初元同符宜體上天仁愛念祖宗
 基業脩德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節財賄公任
 用禁私謁釐革庶政盡復國初之舊庶可回天變消
 物異因擬二十二事曰佛道二教可延福祚曰脩煉
 金丹可致長生日創建寺觀可植福田曰印造經像
 可冀利益曰修齋設醮須豐盛曰誦經持呪可禳度
 曰崇重西僧求秘術曰祀神可福祐曰宴享品物須
 豐侈曰匪頒賜賜如舊例曰寶石可服玩曰欲街市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一 立

和買應用取直官府曰求閒田為己業曰差官於外
 織造措辦曰獻珍異器希賞賜曰宮室損壞須改作
 曰折糧備顏料曰工作人勞苦希陞賞曰所司使用
 乏人當額外增置曰工巧人授以職曰技藝雜流欲
 得文武要秩曰無出身人欲於文武官常員銓註皆
 請有言及而以理折之蓋廣所欲請於上而濬先發
 者疏幾萬餘言上雖嘉納未能行也六年當考察天
 下朝覲官濬請如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制蓋
 亦衍義補所言於是吏部尚書王恕所奏黜者以上
 旨留其二十之一濬又時對人言恕行事不合祖宗

朝典故以風示之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許恕
 意濬教泰遂求去於是言者譁然攻濬摘濬悼亡長
 思錄戲劇五倫記為不經之作上不問也濬自少苦
 學老而右目失明在朝半疾病屢求去上令朔望朝
 參大風兩雪日悉免朝以優之最後悉免其朝參七
 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八年卒于位計聞上輟朝賜賻祭葬贈特進左柱國
 太傅諡文莊遣行人護歸官其孫當尚寶司丞濬仕
 四十餘年自處如韋布其卒也家人治裝圖書數萬
 卷而已嘗考諸儒論著作家禮儀節以補朱子家禮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一 立

所未備採朱子平生微言要義做魯論作朱子學的
 二十篇謂朱子綱目一重正統而秦隋之末有不可
 遽奪漢唐之初有未可遽予者作世史正綱濬兩與
 策士及為國子祭酒諄諄以文體士行訓人斥險怪
 之詞示中庸之道士始不信卒翕然服焉濬論史謂
 范仲淹生事人也料岳飛未必能恢復取秦檜有功
 宋家末造黜元不與正統以許衡無能改於夷狄之
 俗即不仕可耳其說士人有信有訾而所論許衡出
 于弱冠嶺南者宿皆服其言子敦沉默博記善文章
 早卒敦子京蔭授中書舍人仁愛好施有其祖風體

卒正德初復以會孫郊繼其官賜濟景賢祠于鄉以配宋學士蘇軾何喬新論嶺南人物自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而已郊亦有孝弟稱
郎曰徐溥在孝廟之朝用意忠厚一二薦引稍涉情徇而譏議遂生丘濬立朝有險諫之名讀書宿儒亦豈宜爾若迂與亢疑有之矣

王恕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正統十三年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博學果練喜以經術用世出為大理左評事景泰閒遷左寺副擢知揚州府夙夜在公請謁不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事無大小寬猛惟當歲再饑再不俟監司報下輒發賑民既安阜乃選士教肄講解課勞如張魯高銓馬岱丘俊俞俊張鏡輩後皆顯達揚人比之文翁
人成化乙未進士為御史抗疏劾李孜省請擢州判官累仕南左都御史正德三年逮獄削職高銓江都人成化己丑進士為河南按察使風紀整肅陞左都御史治行異等以左副都御史遷保潔有奸民獻田為呈莊者侍郎計進奉命會勘冤釋野至臨州縣吏不得行進遠欲以小民冤狀聞銓曰此固為民至意萬一不測如重民罪何請第勘實聞上雅愛民必不忍奪其生奏上果然正德中為南戶部尚書忤劉瑾致仕逮獄誅復官銓精通律令自謂治律之功不減治經史推挽名士下後進不遺餘力金俊麗水人成化壬辰進士仕至南工部尚書翁宇秀麗體貌端莊事父母至孝治喪一依文公家禮廬父墓三年有芝草
天順中最高遷江西提學副使尋轉江西右布

政使討平嶺寇之犯贛州者成化初轉河南為左襄鄧流民劉通為變聚眾數十萬推石龍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為羽翼勢甚猖獗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捕治之南陽襄荊諸郡以都御史開府自恕始恕雖軍府草創經畫有條會以內艱當去詔奪喪復任乃與撫寧伯朱永兵部尚書白圭督兵攻破之擒通并苗龍等下令毋得擅殺一人榜示流民各使復業遂乞終制不許尋奉勅巡撫河南流民為恕立祠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家繪像祀之約重千斤能獨手舉之人因號為劉千斤正統中惑於妖言潛往襄陽房縣與妖僧九天奉謀亂至天順八年有石和尚者名龍糾合馮子龍等四散劫掠通令另聽約于龍等舉事乃於地名大木廠立黃旗聚眾移住梅溪寺偽號為漢稱德勝年立國師總兵等官聚徒四萬大肆劫掠攻陷城池以再平襄南功遷左副都御史境內霖旱不相當又苦蝗大風晝晦恕乞罷以謝豫人不聽下其所疏荒政為蠲賦赦有罪入朝會議疏言六事皆切時政轉南京刑部左侍郎父憂歸服除改刑部左侍郎治漕請禁抑馬快船以便糧運因及賑災數事上為下蠲租詔改南京戶部十二年黑胥見大學士商輅上言永樂開安南入我版圖矣以鎮守非人遂致失陷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邊地而雲南與安南尤為切近蠻夷土官易生事變宜

選剛直有爲大臣巡撫其地遂改恕爲左副都御史
巡撫之安南王黎灝素桀驁生事鎮守太監錢能使
其部下指揮景等遺灝玉帶龍衣吳裝玩好灝報以
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往返數四景等復與安南
人互市捆載而歸恕至遣騎道執之景投井死因効
能私通外夷械致其部下數人沒入所得金寶已能
復驛進黃鸚鵡恕言鸚鵡變黃鳥妖也明王不貴異
物不宜萬里勞人進一微羽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
狀上爲召能歸安置之南京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
史召掌南京都察院事恕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米六萬石補民夏稅請以羨錢六萬貫補諸府戶口
鹽鈔請爲民減耗米十萬餘以蠲重賦請奏免秋糧
數十萬芻半之以抹水災周行賑貸至二百餘萬口
以活貧民吳人謂自設巡撫以來獨有周忱與恕而
已忱以十八年而恕爲之乃不二年太監杜福以中
旨下常州取古書名截江網者及刻絲觀音羅漢古
跡恕言典謨訓誥無逸旅葵皆帝王治平典要何取
截江網外道妄誕何取觀音羅漢則劾福百戶汪清
齋無印信駕帖至郎中鍾蕃所恕言若有賜死重事
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則劾清太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言言剴切直聲動天下自黔國大帥下及土官夷人
皆奉恕法令恕之雲南單車攜蒼頭往返衣書各一
橐所饋送人不過毳扇諸薄物而已尋參贊南京守
備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數出已意行便宜而
同官不便之謀改恕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
南京兼總督糧餉下車延耆碩問利病刺及屬城吏
賢否墨者望風解綬畱者刮濯爭自効皆不勞理乃
奏天下一切賦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
寺歲供白粳槩及庖人賤工請稍裁別派市物料織
造綵繪及貢獻花木禽鳥請賜蠲省請以常州府羨

王敬挾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齋御帑金收市圖
籍藥物珍玩因張皇聲勢搜括富人財寶官府供億
不貲則劾敬太監段英下蘇松等府造藥梅水梅酥
合油牛黃沉香乳香花毯綵綾諸物所至誅求無藝
恕並不應則劾英王敬來江南朝廷予鹽引七千爲
物直敬動發寧國等府衛鹽至萬五千餘引所得至
二萬二千餘金復括取蘇常等府金銀三千餘兩珍
玩可數百事悉聽隨行千戶王臣指揮剝削軍民以
覲寵幸則又劾敬既朝命名敬還敬復畱滯徐州者
久之恕言王敬已取還復滯徐州惟千戶王臣舍人

張麒是聽響鹽賣鈔需索金銀寶石摻括玩器書畫
 組織綵緞五毒紅紗粉官損民難以數計夫所謂五
 毒者文虎蜈蚣蝦蟆蛇蝎也以此五物織而為衣用
 之午節謂可辟邪人驟見之反謂不祥顧乃暴殄天
 物虐害蒸民王亞素為奸詐以左道邪術得幸父子
 同為美官夫金銀乃天地精氣非智術可為昔文成
 五利以此欺漢主王臣復以此欺陛下所謂罪不容
 於死則又復劾敬上前後得恕疏雖有行有不行顧
 見恕劾敬獨多心知敬罪惡敬入京誣奏恕株及常
 州知府孫仁上遂密遣人偵敬盡得狀乃收捕敬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王

獄訊讞具報坐臣斬首敬貸死謫孝陵衛麒等同惡
 十八人皆遠戍之道人函臣首梟之江南而仁以恕
 論棟免於是江南人人誦恕曰王公不言有爾耶恕
 在江南崑山人有李元壽者工書嘗書諸經四書小
 本楷法精善恕見而愛之呼為李生召使侍舟中無
 事輒令生琅誦大禹謨咎繇篇斂衽而聽之尋復為
 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亦守備南京語人曰王
 公天人也能有敬事而已亡何以年至乞休不許滿
 九載加太子少保秦晉儀言便宜十事刑部員外郎
 林俊疏論太監芳比妖僧繼曉蓋大鎮國永昌寺忤

旨下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
 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佛至千餘寺舛
 也一寺立移民居且百家費內帑以數十萬俊言當
 宜與黼皆復官亡何還後黼南京止蓋寺役蓋當成
 化之時內官用事倚仗錦衣千百等戶齋駕帖為名
 織造旁午貢獻絡繹採取不貲遂使民間徭役繁興
 財力日訕恕應詔言事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大
 率與中官為難大率多報可天下益服恕忠勁朝事
 有不可恕雖身在外朝士輒望之曰王公胡不言則
 又曰且言矣則果言當是之時天下無事廟堂之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王

內而宦戚外而閣部各引置私朋及汪直李孜省內
 外交結得進退大臣大臣多為下惟恕著節無所撓
 與恕同名者彭韶時人為之語曰兩京王恕天下彭
 韶然公卿大臣皆側目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
 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
 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工部主事王
 純請留恕比之汲黯上下純獄外調之而恕名益高
 王純僊居人仕至湖廣按察僉事諱厲任真有不
 不當意輒見詞色剛氣勁節凜凜為士夫倡 上崩
 孝宗即位薦恕者無虛日特召改吏部尚書入見即
 加太子太保御史曹璘等言邇勅取王恕中外以為

且大用之尋聞處以吏部殊失所冀乞俾與大臣參議政事南京御史吳泰亦言恕老且賢宜處之論思之地。上曰朕用恕循祖宗朝待寒義王直王翱故事固咨謀之其明年左庶子王臣請上御經筵無廢大寒暑恕言臣聞之君子無終食違仁孟軻曰君子引君當道臣又聞之賈誼傳者傳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保者保其身體臣官以保爲名誠愛陛下陛下誠志道與仁矣卽令講官時進講章玩繹閒燕亦足進學非必陳儀衛設酒肴乃爲經筵也祁寒盛暑慎起居保聖躬亦不可不急臣謂卽暫止經筵如天順成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化間無所不可大理辦事進士董傑御史湯鼎先後言經筵講學人主上務祖宗盛典也陛下舉行士民跂首讚歎王恕舊眷特知不聞將順乃慮傷聖體恐費酒肴所以待陛下甚卑失天下士大夫望恕惶恐辭印歸第待罪上勉出之恕疏臣蒙恩首擢日夜思報外人但見陛下待臣最重望臣太深欲臣如宋起司馬光故事盡更張一時庶政時非熙豐臣亦何人昨侍經筵臣等暑汗浹背抑搔恐拭尚自不堪仰觀聖體凝然不動竊念臣下猶難何況人主當此血氣未定之時萬一局頓是生疾病臣實不安諸臣論列

臣罪臣不能辭臣願乞罷上復勉留之恕在吏部抑僥倖獎名節拔淹滯人莫敢私干者所引置同列如耿裕張悅李敏彭韶周經何喬新倪岳皆一時之望忠諫久廢如強珍王徽黃仲昭賀欽迂直被抑如周瑛祁順并皆薦舉大學士劉吉時有軒輊每不爲屈恕遇事輒言有不合輒求退吉滋不悅目爲沽激居久之南京太監蔣琮奪民蘆洲湖地御史姜綰案劾之琮訐綰辭連御史章等十餘人劉吉故惡科道官薦恕可內閣至是擬旨下章等十人獄請太監穆大理寺卿謚等往勘綰皆降級外調而太監郭鏞使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王

南京遊船後湖御史孫紘劾鏞燕娛禁地鏞還自辯因言戶科給事中方向牧羊後湖灘上戶部主事盧錦鬻湖官蘆收解事發勘問者應天尹楊守隨南刑部郎中璧南大理寺正劍止坐錦爲民向無所罪御史不行劾奏俱黨比不公上并使穆等勘奏吉亦以中旨降向邊職守隨璧劍俱降級外調戶部尚書李敏及科道官皆言御史下獄琮治事如故綰等降職琮又與鏞皆蒙恩有官府異體政令不公不可示天下皆不聽恕言琮鏞之事人心不平近屢有言輒以命下爲格夫事未得當十易何病若謂已行無及

豈古納諫如流者皆在命先君父臣子人之大倫也
臣所學者忠孝之道臣親去世孰從為孝幸有陛下
可以効忠若陛下曰可臣亦曰可陛下曰否臣亦曰
否則非陛下召臣之意亦非臣願也乞追還前旨用
消物議上好答之然竟不行時上以寬仁待下於春
宮內臣多所登進又增服色莊田若文華殿中書舍
人工匠醫士畫士等官多有傳陞得者恕輒爭雖不
盡聽然皆得好答至薦起都御史秦紘論棟知州劉
槩陝西巡按御史李興有風裁而苛刻多杖死人坐
斬滅等皆恕力也恕在吏部有少子承裕年二十餘

名山藏

卷之

主

五

為舉人恕令開門納客具得人才文武之槩退叩所
聞用多稱職延安知府崔某考滿考功郎持牘上恕
曰此人廉吏也君所考未盡其節因署美考次日往
謝曰某忝郡吏何繇辱知恕曰吾諸子留三原鄰郡
守惟公無問遺耳恕在吏部有賢士大夫至部堂者
延之後堂禮以賓禮命坐留茶人人謂恕能傾心好
賢也先是大學士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以
禮部尚書故坐恕下濬既入閣恕尚持其吏部銜且
先貴據濬上濬於是與恕爭會考察恕奏黜若干人
中旨留者九十餘人既科道交章拾遺請如恕黜有

旨吏部指實跡聞恕詳疏各官原考及本部所訪察
者有旨復曰憑考語未實其如故所訪廣東叅政兩
等事跡以奏恕疑濬當事故寔之益求去太醫院院
判劉文泰者故往來濬家以考察失職奏恕矯詐強
悍先帝洞察其奸放歸田里恕求人薦驟起吏部內
貪權位外稱疾引年所陞官員多濫以擅即如院御
醫吏目陞用選補悉變亂祖宗舊制恕怨先帝退歸
託人立傳鐫行題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歷數闕政
自比伊周疏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
失沽直謗君不臣可見因并以所鐫傳附進上付恕

名山藏

卷之

主

五

閱恕奏文泰怨臣沮其倖進誣奏陷臣臣起吏部不
知求薦何人臣傳作成化二十年踰二年臣乃致仕
先帝在也即傳中所載多一時承弼之言適足彰納
諫感美臣陞除皆是遵諸司職掌及見行事例不則
賢者文泰無賴小人坐此機刻其奏詞非老文學內
陰詭者不能為乞勅法司執之午門會官追問上為
下錦衣鞠之恕言蓋陰指濬錦衣鎮撫奏上文泰初
欲奏恕與後軍都督府都事昶計議屬草一通又示
恕所鐫傳於故都御史禎禎見中所引五子之歌數
語意近詆毀因言待我舉後為先帝報不平遂亦草

奏一留文泰家文泰再摘頑語增入已奏頑復爲文泰潤色文泰往謁大學士濬語及恕傳濬言不當鐫行若有上聞罪不小文泰奏恕沽道諉君是濬所說上責文泰妄攀大臣降御醫責恕賣道令毀傳木恕復奏辯不聽濬因奏臣與王恕素無閒隙朝班中惟臣二人最老官同極品班序每相推讓恕見臣自備員內閣以來少所交語疑臣內或不足不知密勿之地不當外通諸司臣迂僻不識忌諱每對人言好舉祖宗典故見今吏部行事有非立法初意言論之間不無波及皆是非清議意欲恕聞改之蓋望以古道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不意訪知文泰往來臣所見其奏頗成文又因近留黜官員意與臣衍義補書中所論偶合遂意臣主使傳播法司審勘不免略及文泰就假臣言說或寬坐夫沽激告訐之人臣平生所惡每每形之於言著之於書躬自爲之是臣反覆小人甚也臣學踈年老傷之匪比誅謫甘心伏望放歸山林爲大臣不謹之戒不許恕求去益力乃給驛賜歸命有司給月米歲夫恕起用以來乞休二十餘疏至是乃允南京工科給事中理御史德等言濬入內閣行事多不滿人意近又可窺其微大臣多矣文泰獨攀濬一人是必有故

乞勅錦衣仍鞠明文泰果出濬使濬誠非人如文泰言虛則以一小臣傾兩大臣姦邪譏諉宜加重罰以解天下疑濬之心皆不允恕去居二年濬卒文泰入吊濬夫人叱之出曰爲若而使我相公齟王公負朝論何吊爲恕在位志無日不在天下國家無日不與賢士大夫往來垂老更究心學問在留都時嘗出有狂夫向恕騎呼萬歲恕入部延諮僚屬駕部婁性曰昔張忠定行軍時有故事恕曰止勿言待我自思比曉得數策還語性性皆不答因問當時忠定所以處者喟然歎息謂古人之不可及家居年八十八矣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作石渠意見取先儒傳註稍悖聖經者與諸生商訂可否務刻俗學以求合不傳之旨正德改元年九十武宗遣行人存問加恩恕復疏數事又四年卒恕魁偉高岸居常噉食兼人至其日少減已入閉戶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矚之眩矣訃聞上輟朝予祭葬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賜諡端毅恕五子十三孫多賢顯承裕爲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郎曰王公立朝身繫安危治亂者五十年退以耆宿高天下者又幾二十年王公沒名在士大夫間不衰以擬韓范兩司馬然在當時猶有漁色之譏用是知

士行之難也

馬文升 劉大夏 戴 珊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今為禹州人初生時州東南隅有異氣童而多力日撲凡兒百十于地下以景泰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先後都御史王文王翱皆謂文升國器一再按湖廣風裁凜然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擢福建按察使鎮守中官虐肆文升制戢之閩人美焉形諸謠誦成化元年進大理卿丁父憂家居有平涼固原里土達滿俊者元故部落把母之孫也把母來歸高帝高帝授平涼衛千戶散處其

名山彙

卷之

臣林記

三

馬

僉事滿璫俊姪也有司檄璫捕把腰俊等甚急璫拉二十餘人往既至俊散食之各家盡殺之因劫璫入石城石城者疑即唐吐蕃石堡城也山上石砦四削無水泉鑿五石為井貯之俊曰據此設不勝北從矣其徒相率偽尊俊為招督王李俊為順理王散遣行劫李俊先敗死俊糾土達三萬餘累敗官軍朝命陳介及寧遠伯任壽寧夏總兵官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合討之軍復敗詔逮介壽等獄命右副都御史項忠為總督鎮守太監劉祥為監督涼州副總兵劉玉為總兵都督僉事夏正都指揮劉清為左右叅將益以京營神鎗官軍五千調甘涼延綏寧夏陝西官軍共五萬往討即家起文升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協勦之時成化四年也文升馳至與忠講求方略形勢分軍六屯期三日大舉比至延綏軍恃勇失利眾危懼居數日復往賊佯敗入城伏羌伯毛忠從之死焉劉玉被圍中流矢忠以為憂文升言勝敗兵常况我戰賊死亦多此時黃河未凍賊亦安能遠北徙乃破空填列下令有亡者斬之請忠絕賊芻汲焚近地草令賊馬無所得食委死人馬水泉處候賊夜汲掩襲之文升語忠諸軍惟延綏軍與賊

名山彙

卷之

臣林記

三

馬

門相對日被攻圍彼處當發兵邀擊賊若上山攻我
我以精兵衝賊脇乃遣五百人候賊賊果攻我山上
兵依法擣之斬首十數級賊懼請降忠玉單騎至城
下招之賊數百人鮮明盔甲繞騎示狀更曰必見巡
撫大人文升從數十騎往大罵曰賊徒無禮天朝將
官咸在豈應精兵旋遠四外叱去之至城下俊瑋出
訴遂挾瑋以歸而俊復入明日堅壁反覆文升語忠
曰黃河且凍虜入套賊乘閒出合患大矣莫若急攻
城衆不敢決石城外有濠深丈餘人馬不能至文升
縛木爲橋車推至壕俯前爲蔽負土填之須臾壕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馬

有出降者縱之歸家賊懼莫禁回回楊虎力者俊謀
主也則亦來降因爲文升言賊中事文升移兵東山
口約諸軍悉力前戰遂大敗之生擒滿俊城中賊復
立達官火敬爲主居數日不能支一夜潰散擒斬數
千級又抄山得賊五百餘幼男婦女不下數千盡分
給官軍官軍以虎力之孥至虎力曰望公生之文升
曰吾心也爾有親戚皆爲爾宥死乃夷險要壑戰齒
鑿石紀功還軍固原斬其生擒者八百餘人留滿俊
火敬等及其魁黨二百餘送赴京師坐伏誅凡一再
奉勅獎勵於是請添設一千戶所於石城北改固原

千戶所爲衛選指揮治之增兵備一員舉知州楊勉
爲僉事班師事聞加太監劉祥歲俸二十石陞劉玉
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文升與王銳皆左副都御史
餘遷叙有差而任壽吳琮陳介論謫成劉清馮傑坐
誅成化五年二月也文升奉勅撫安餘達親詣固原
召諭耆老釋其驚疑奏復三年以安其心選壯丁千
兵隨軍再官滿瑋西人樂從自効誓死不敢復爲變
頃之漢中流民李鬍子倡妖言挾衆叛潼關軍餘火
竭兒蒲城民王彪鑄山行劫文升悉捕滅之滅西固
番族之不卽命者三十餘曹虜牧河套文升築城堡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馬

募士授兵皆徙去臨洮鞏昌饑延綏早前後設法轉
給芻粟飭茶法易番馬給軍中騎條陳時事若禦戎
策上嘉納之進提督甘涼寧夏二鎮軍務虜寇臨鞏
文升逐之破擒其平章迭列孫於黑水口虜寇韋州
深入至好水川文升破之湯羊嶺斬首二百餘大獲
其馬牛羊名嶺口得勝坡勒石書捷進平岷州俘其
叛夷酋首然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
滿九載僅予二品祿成化十二年虜犯宣府命文升
出飭遼東邊防胡繕城練士教五花營八陣圖使習
爲精兵而陳鉞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輕易逮治

將吏罰馬與芻馬價坐削諸將吏狎且怨文升歸言邊事十餘有諸禁巡撫罰將吏馬者鉞遂以為隙先是海西兀者前衛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珠豹皮兵部檄鉞案驗鉞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率所部欲繇撫順關進既而阻之散赤哈大怒折箭誓復歸海西道過建州而建州夷若朵顏三衛女直人故我屬夷也正統己巳之變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亂永樂中授官賜璽書皆失之其子孫無所證以請襲歲入貢第名曰舍人貢數被裁宴賞皆薄以是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馬

言虜有貢使掩屠其家何以為中國恩或言酬之用大官以消其怨文升曰宋以李繼遷為京官遂致西夏之患夷人野心大官未足消怨也懷恩曰然則撫之乎撫之以大臣皆曰善懷恩入白上上使文升及大通事昇往通事王英者言於太監汪直曰公往撫大功也直年少喜事自言上不得往則示意文升文升謝絕之遂疾馳及也僧格之貢使于途且至先縱一二人歸使諭以朝廷德意諸被屠家累累皆來文升慰之好語給以牛布而海西與三衛亦皆來文升察其意不盡實移文總兵劉信若副韓斌率所部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馬

怨先是成化初東建州都督董山等乘是以動海西擁衆入寇朝命總兵官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往討擒繫山董山降逮赴京師予之歸復桀驁如故輔秉奏誅之黨與皆安置之閩廣建州三衛女直人念報董山之誅有日矣至是則留散赤哈聚兵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鉞集兵拒之則已去獨近塞也僧格等十八族皆上著虜方入貢走之撫順所白鉞鉞方欲自解與副總兵韓斌謀置也僧格獄中極殺之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擣巢請議勦撫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召兵部尚書余子俊侍郎張鵬與文升入內閣議皆

待之俄果入寇斬其二百餘人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於是其都督產察等率衆歸命文升譯審其諸舍人失官者使襲如故諸夷皆感激王英謂汪直曰馬公言撫夷矣何又入寇也直復自言上往許之至開原文升所撫夷來見直不納則皆忿乃請文升還撫定之文升語直夷既撫矣皆公功公今與我同歸直欣然許焉顧陳鉞見直卑諂盛供帳而文升平仇無所讓直殊銜之即陳鉞亦以前隙思中文升也亡何兵部坐信斌失機信斌賂直求復官直許之兵部欲即訊信斌念直在未發會直有事河南遂求訊之

直還怒甚適有上疏抹斌者直遂請同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往勘比還信斌獄皆解有言文升禁不與建州夷農器故建州夷虜反覆直以密奏上下文升獄謫戍四川重慶衛天下聞而寬之汪直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然未久皆敗直敗詔文升復官致仕二十年起左副都御史撫遼東東人皆喜文升益禁戢中貴人總兵毋得爲朕削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其地早預備之歲侵無流芟者召拜兵部尚書上幸方士李孜省而文升時時言孜省於朝孜省恨中旨調南京兵部尚書參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肅守臣乘閒立王母之甥罕慎而鎖壇阿力之子黑麻誘而殺之以自求王文升不許請切責阿黑麻阿黑麻懼以王印來歸時王母已死矣文升念哈密弱非得壯王莫填之訪得元人遺孽陝巴者請送居哈密爲王乃土魯番復劫陝巴及王印去大學士丘濬請文升策文升曰西域賈胡不善騎射牟利是急自古未有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靖之因自請往朝議北虜匪茹非文升本兵莫仗乃使兵部右侍郎張海都督緘謙往經畧海謙以朝廷所賜阿黑麻勅書使人往諭阿黑麻久不報文升請安置其貢使四十餘人於兩廣福建閉嘉峪關禁斷西域諸夷使諸夷歸怨阿黑麻以孤其勢而阿黑麻益橫曰且領夷兵萬人攻肅蹂甘報至朝中殊恐文升言此虛聲也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又無水草者數程我整兵以俟比至肅縱奇兵擊之以逸待勞不返矣亡何阿黑麻復據哈密文升請用漢陳湯故事使人至彼襲斬之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者熟知哈密道有計策文升召與計使副總兵彭清繇捷徑急襲之而巡撫都御史許進與清偕往爲所覺皆徙去然猶獲追勦之阿黑麻以是復遣使入貢

以王印來歸且求其使人之安置兩廣福建間者文升謂阿黑麻名畏威悔禍故多詐端請令齋王印俟命甘州然後取我所安置使人付之遂復護陝巴還入哈密自是黑樓國諸夷聞風來貢文升在兵部疏陳時事多侵貴幸嚴數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悞者以是有怨家夜射矢警文升門又飛書証其過射入東長安門內上令錦衣嚴訪給騎士十二衛之出入文升所策北虜南夷宜征宜撫遣將遣使悉中機會吏部缺尚書朝推文升給事中言兵部非文升不可乃用倪岳特加文升少傅岳卒文升竟為吏部尚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馬

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會當考察京官上召文升精心受事是時文升年且八十矣吏科給事中吳舜言文升子與都御史戴珊妻妾比皆以贓敗雖或以為冒或以為謗顧二臣陰妻縱子在平時不可以考察戶科給事中王蓋言文升老賸少子納賄司屬作弊俱不能知珊縱容螟蛉溺愛牝雞挾私狗囓人望已去文升珊各自劾乞休上慰留之御史馮允中等言文升冊歷事累朝清謹素孚言官雖許風聞顧事未有實可因口語遽廢明幽上下薜蓋獄令文升珊無辭避於是文升珊奏薜蓋素行不謹恐考察見黜故先

劾臣預抵且其不謹實跡皆有案籍臣今黜之彼名報復不黜即避嫌不公有負上委伏乞聖明裁示上命驗籍以聞既上上以薜惡尤甚命落職為民蓋冠帶閒住滿九載考加少師兼太子太師文升立朝與王恕同時所論天下事知無不言非盡必其官下職掌者恕直而劉文升練而詳天下傳誦焉其他杜塞權倖補林時弊無所避顧朝廷大議常待文升乃決文升在吏部都察院言吏部銓注百官故事先具闕本次具選本引奏明朝廷欽選也今闕本不具矣闕本不具何據銓其人為某官也當依故事釐正以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馬

朝廷之體又言高皇帝開科取士一本經術惟進士科最重又謂將來用人皆出京官尤所加意故初仕之時且令試職一年後考覈堪用者與實授不者量材調用蓋作養造就至意不知何年廢此舊章今南北二京惟諸道御史初除試職六部主事大理太常寺評事博士六科給事中行人中書舍人俱不經試就與實授所以在京進士諸色得官之後莫肯究窮政務考閱古今涵養德性端正心術一遇用人之時輒有乏才之歎及陞擢外任多至不稱陞雖愈驟退亦愈速治道未隆職此之故請部署諸官一如舊制

及御史事例舉行又言今之守令繇進士舉人出身
往往得人從監生除授者鮮能稱職揆厥所自蓋監
生坐監并在吏部聽選通前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除
授之時已五十上下氣衰志餒所以惟務貪贓之計
罔有治民之心吏部雖有黜退之例都察院巡按御
史按察司雖有拏問之嚴然今日黜退固爲老耄貪
婪後來除授又是此輩且或闢茸甚於前人臣謂賢
才之盛未有過進士者也進士除授外任今人皆不
樂爲顧設科以求賢求賢所以爲民以年幼進士
初任守令使其民情世故無不練達他日或居藩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一老矣乞賜臣歸報許賜勅給驛予月米歲夫而焦
芳代文升歸三年焦芳構於劉瑾用小快削文升官
秩子琇調守禦本州文升尋卒年八十五瑾誅贈太
傅諡端肅予祭葬嘉靖初贈特進左柱國太師文升
介特寡言笑舉止嚴重修髯偉貌望之知爲異人立
朝五十餘年屢起屢躓不改平生平生善攝少疾卒
前數日州西大劉山忽崩其日天鼓鳴異日里人自
葉歸遇文升蟒衣玉帶驕從甚盛自北而南若出師
狀
郎曰馬文升蓋有西征石城撫安東夷與復哈密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或補內任輔世養民有餘裕矣蓋其言之有關政體
吏治者他日其本州缺守文升用例貢李邦彥爲之
人皆駭異及治州嚴明廉幹其州同知某者以主事
謫州判某者以御史謫皆唯唯聽從出其下州以大
治人始服文升精於用人武宗卽位文升居位久其
左侍郎焦芳文升鄉人也而覬之會熊繡爲兵部左
侍郎推繡兩廣繡怏怏不欲行流言聞于鄉人御史
何天衢因劾奏文升私其鄉人王鯨之爲同知者與
其塔崔志學又多除部官失覺察文升力言臣於先
朝累乞致仕先帝不許今歷官五十六年年八十有

劉大夏字時雍其先東平州人有寶者宋南渡爲都
統制從岳飛岳鄂開飛死棄官居華容父仁宅起家
瑞昌知縣選授御史出爲廣西按察副使瑞昌山中
有新附流民邏人索賂不得誣民反上司治兵征之
名臣無閒辭也

使仁宅前行至谷口民喜出自辨仁宅身保之遂免於兵副使廣西時以郤士會黃竝金擒治其二子後為所陷坐失官大夏天順中舉鄉試第一連舉進士選庶吉士自負文武長材以張皇六師為已任同時摘藻之士每竊笑之成化初當撤館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累轉職方司郎中凡武職諸弊端事涉欺罔者建白振刷亡遺力酬應旁午悉中窾會奏疏書牘口占授吏不須屬草邊警狎至尚書必問劉郎作何處分也安南國王黎灝破侵占城地西略諸土夷敗于老撾汪直生事開邊欲乘閒取之以中旨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劉

婦感泣還祀大夏其舍而中官阿九者其兄某為京衛經歷坐事被笞會早憲宗方齋禱阿九從旁譖曰陛下慈悲奈羣臣不體聖意何即如兵部郎中齋而淫笞人經歷某亦誣上奏憲宗大怒捕繫詔獄使中貴尚明緝大夏私事明分遣較無所得笞之較泣曰小人緝外皆云劉郎中何所得瑕疵或甚其物色向勇士妻籍役之易有賄乎較往餽勇士妻妻曰不費一錢也因具言其事領入舍舍祀大夏主較驚歎走還白會太監懷恩亦力揀憲宗杖大夏二十還職如故而有一中官知大夏者欲薦為兵部右侍郎大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八

劉

浙江左布政使六年河決張秋治河侍郎陳政卒下詔求通古今識地勢有巧思可久任者廷推無過大夏進右副都御史與太監興平江伯鏡塞決隙賜名安平鎮踰年論功加左副都御史視院事尋改戶部右侍郎轉左侍郎值虜寇雲中命兼左僉都御史往理兵餉往時納芻糧必千石則中貴子弟爭爲市轉賣邊人以牟大利且亦腐敗不可勾稽大夏至立收市法令米十石芻百束皆得告納於是芻糧家無多寡盡得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從邊人以爲利亡何移疾致仕屏居東山之麓築竹室出入乘驢駒牝

名山藏

卷之

巨林記

美

馬作壽藏自銘焉大夏蒞官所至不自矜重事當行不先洩未可者下僚吏用尺書不以移文故其僚佐莫不盡心至接引士類片長寸善自謂不及雖強悍權貴夷然亦得其愛慕憫俗憂時形於詞色事關國家內斷不易外爲周旋故天下之望歸焉居三年即家拜左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攜二僮豎之官廣人大歡喜一歲召爲兵部尚書兼攝提督軍務時上方注意太平裁抑奄寺搜剔冗蠹大夏承上指行之數與劉健謝遷李東陽都御史戴珊被召對而與珊尤頗上語久夾城日高猶未下殿天下忻忻望治焉光

祿寺自成化以來內臣猥多湯飯煩費割殺生口莫可算數常供不足賒借之累下及閭閻大夏以上意請裁損之歲減費可八十萬上命脩清寧宮中官言上下兵部役卒萬餘大夏奏減十之五中官言上曰大夏不急宮工上命內閣調旨切責內臣以告閣臣劉健曰劉大夏無事時猶求退也責之即迫切去矣此時何人可代孝宗忻然納焉上欲宿兵京輔左右肘腋以重王畿大夏緣上意使保定兩班操軍皆回衛團操其處復清騰驤四衛勇士之濫籍歲貢官府費數百萬而內監無所得私役軍一日造飛語帖宮

名山藏

卷之

巨林記

早

劉

門孝宗曰此地非外人可至必輩忿大夏謗傷之也自是有名對上舉目四視內侍皆却立數丈許但注首竊竊聽一日旦語至午大夏跪不能興上曰劉尚書老矣而忘起之使太監李榮掖之出榮且掖且語曰吾儕無狀望老先生上前寬之也大夏曰上天性明悟政事外某未嘗敢輕毀譽人也抑上亦言老太監贊其上前自料踪跡疏遠何老太監念之之深也榮曰公當朝大臣第一榮雖小人敢蔽賢耶壽寧侯請以某人爲邊總兵上使李榮口語大夏榮對曰劉尚書有旨傳奉且執奏奴輩得口語之耶他日朝

退授大夏劄子則朱書其人姓名大夏退語同列曰
是人不能當別舉上竟內批用之既債事上名大夏
曰前所用人非朕得已今悔矣大夏朝上望不見其
班意欲名遂已明日諭曰昨欲召卿卿不班吾恐御
史糾抑同官之中有忌者矣蓋是時劉健為內閣首
臣馬文升以師臣長吏部皆篤老上獨頻召大夏
不無望偏聽云凡上所諮詢大夏與大夏所以稱上
意者語具孝皇記孝皇方欲與二三大臣講求天下
之故遐想帝王之盛亡何賓天矣大夏臨慟不能興
武宗即位大夏條陳十許事皆剴切有詔施行而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詞

方少從左右狎游時戴珊已卒大夏與馬文升相繼
乞骸詔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賜璽書乘遽續廩給
扶瀕行賜白金綵幣寶鑑李慶陽為東山草堂歌送
之跌宕悲壯天下傳焉初諸內監望大夏弘治時事
也故勇士將軍久緣先帝意裁省一日入侍少內監
故激上曰劉尚書翦朝廷爪牙矣上怒太監竇瑾叩
首曰此先萬歲意不關劉尚書上罷而先帝與大夏
論諸臣才不愜劉宇焉宇憾大夏不為地大夏去與
焦芳譖於劉瑾曰劉君家富搜其貲可當邊費十二
劉瑾坐大夏先妄薦雍泰罰贖米二百石未慊也會

廣西土帥岑猛先時據田州猛平設流官以岑湖為
知府湖畏猛尚在淹留不至及其至則猛復據田州
叛瑾令逮湖至京考訊湖訟冤謂激猛者繇鎮守太
監韋經總兵官毛銳巡撫都御史潘蕃經復訟冤謂
繇大夏瑾矯旨俱逮捕之官較至華容大夏方鋤菜
園中較曰孰為劉尚書宅者大夏指其竹屋曰汝欲
捕之耶即偕入即入就捕乃故鋤菜者也大夏以養
菜食官較持數百錢騎小頭口與往較驚曰相公何
簡易若是大夏曰此甚易事即杖死十餘錢買蓆可
裹矣至則下廷鞠欲坐以死罪都御史屠瀟曰劉尚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詞

書不得死比瑾嬖罵亦不得成耶瑾已詞知大夏誠
貧李東陽又從中婉解乃比守禦官撫馭無方致所
部軍人反叛律與蕃俱謫戍銳革其太子太傅銜罰
祿米五石太夏戍所得貴州之清平衛芳宇復曰善
適便其過家瑾改肅州焉命下覓載驢車都城觀者
如堵所在焚香罷市父老泣滄攜筐餽餉之既至
上伍如軍人軍帥驚問曰軍當逐操耳軍帥跪曰相
公請迓舍毋勞因復作壽藏為終計初大夏就逮時
四方知舊欲鳩賂以解大夏固辭即死累一身耳賂
以解累平生矣既至肅乃有故所舉武帥二人齎金

助皆力卻之曰語不云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居二
年宗室反者寘鐺平得赦歸又二年瑾誅以原官致
仕初大夏故不為孫子求恩他日有大臣乞蔭叙者
言官言大夏官至一品猶耻而不求今當舉以媿之
及之戍人曰公不挈孫子從乎曰大夏仕而無以庇
之好累之耶大夏有外孫孫繼芳仕提學副使一日
詣東山草堂大夏與論平生繼芳曰公全節完名庶
幾終始大夏曰古人蓋棺事定今日在世尚憂未
了因言晏子身沒家無餘財我死更何似繼芳曰公
孫子皆力田謀食公必欲其餓死耶吳廷舉曰憂民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劉

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劉公足當之陳獻章曰劉公守
身如女愛民如子毋論當世古人不多也士大夫無
知不知皆稱大夏東山先生天下以其存亡為重輕
雖外夷亦聞慕居數年卒壽八十一予祭葬特進太
保諡忠宣
郎曰鬼神之事誠亦有之予見華客人言天順會場
之火若有三神人推劉公出之棘牆之外公方裸踰
牆出若有神人與之衣其後先報以吉凶事劉公卒
用至大官抑大神之所助者德也三神人者華容東
山之神劉公今子孫蕃衍盛於詩書家歲遞祀三華

容神云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昇舉鄉貢為順德嘉興慈谿
訓導擢嘉興教授昇在官以身為教意謙所到輒抗
去河遠奏符之嘉興吏胥時被緹乘馬觀海諸衛進
表箋多不如制皆奏禁之有民坐豪富籍都御史谷
昂素嫉其人願力解之一提學官以喪去朝議將起
復執政者語及昂曰風化所繫恐無以示諸生事遂
總昂有兄弟昇任布政司參議
次子琛順慶同知珊其季也珊舉天順八年進士成
化二年擢監察御史久之奉勅督南畿學政正身先
教常占器識於文藝之中陞陝西按察副使仍專督
學珊學政如南畿而居陝日久待士益親士亦愛慕
之陞浙江按察使令尚清簡人稱足繼軒輓之後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劉
二年進福建右布政使尋轉左終任不持閩中一物
弘治初吏部尚書王恕薦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
先是蜀賊野王剛嘯聚不逞劫掠夔州新寧往來東
鄉大寧大昌諸縣轉入湖廣竹山竹谿據陝西漢中
金州平利西鄉諸郡邑凡五年守臣畏罪莫敢發珊
請令四川湖陝三省調兵誅之賊聞風潰珊以湖兵
深入其巢誅其首惡餘黨千人擒而縱之其事遂定
四年召入刑部右侍郎與尚書何喬新彭韶為僚同
德協心敬慎絲獄一時稱人望焉久之轉左九年遷
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召改左都御史掌院事孝宗

親鞠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上知珊清慎廷宣
面問恒移晷刻珊疾求退前後六上優詔勉留命醫
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珊感泣上亦為之動容
既不得命遣孛先歸私懇劉大夏力言上前而上固
留之珊益感泣武宗即位不敢輒言去疾再作竟不
起贈太子太保諡恭簡珊和粹洞達意常近厚中實
耿耿守法奉公有請調者不色拒之顧無所撓入仕
四十餘年家無餘貲公退焚香讀書而已其一意職
守簿書之細必極精覈削章治牘辰入酉出至老不
衰教歷中外所至有聲於督學尤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郎曰臣讀弘治間事令人恨不當其時君臣魚水可
謂感矣若是而不思佐明主則非人也伊尹曰吾豈
若於吾身親見其謂是歟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讓

臣林記 弘治臣三

彭韶 何喬新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成
化初為員外疏論僉都御史岐不稱風紀請召用王
竑李秉葉盛忤旨下錦衣獄給事中毛弘請寬之不
許尋進郎中韶司郎中為廣東廣東司隸錦衣有所
冒犯前後人多輕貸之韶守法一無所撓京師姦民
投獻真定武強等縣民田於慶雲長寧二伯曰畝浮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於額賦二伯者周太后弟有司唯唯為籍額外之浮
田田民不服上使韶往度韶環視周匝徑歸還奏曰
真定古冀州域其賦為第一等或雜出為二等說者
謂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其地間有歲一收有
兩歲一收者坐是賦有不同明一畝必兼數畝高皇
帝初平天下念山東河南繁供給詔有草田任墾不
科宣英二廟軫念北京亦如高皇帝詔今長寧伯所
求有司不能白奏籍浮額田應之臣履畝其處見地
有高下歲有旱潦沿河者流徙不常曠薄者積歲無
穫率皆截補高下通融旱潦蓋祖宗絕科之意即堯

舜錯賦之心今征斂繁興丁無游民尚賴顧戀地業力耕粗給若謂畝論畝餘奪爲羨臣知非死則徒耳真定近在畿內不國家根本耶戚里功臣患不富貴哉奚必蹙國之根不與咸休爭民艱食利也臣前到彼民扶老攜幼遮道哀告不覺自失誠不忍履畝奪小民衣食地環視周匝徑歸望陛下特治臣罪開生於百姓上怒下韶錦衣獄科道官交章抹得釋俄有請草田者憲宗曰不見太后弟請不得耶六年陞雲南按察副使安岳扈氏焚滅劉姓一家二十一人定遠曾氏殺其兄一家十有二人皆以疑獄久淹韶一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彭

訊輒得十一年陞本司按察使鎮守雲南太監錢能遣千戶昇等進象沿途索賄不應者鎖之象足非法拷刑鞭擊驛馬多死勒民出胖大猪羊祭河韶言錢能屢貢寶石象馬禽鳥之類近又進金燈號爲絕奇名曰敬奉朝廷以致萬里勞人承遣之徒狐假烏攬臣願陛下恭已勤儉綏遠賤用將前物罷去嚴勅內外臣下敦素守法撫安夷民使遠人歌舞十四年陞廣東左布政使時朝廷屢遣中官採辦土物蜜煎果品藤絲雕漆器皿海味布疋藥材銀鑲酒器等物韶有陳奏其後論太監梁芳事件旨調貴州梁芳者

故廣東人貴用事爲其弟鎮撫德請得自往來廣中備土貢所至給予船車人廩韶言進貢土物祖宗時亦有之然皆鎮守內臣見珍奇之物服食四遠反於禁庭無絲嘗用以故依時採入若其弟姪家人等在臣度自備進貢襲尊莫甚昔唐時諸鎮進奉其後幕僚亦爾相踵史書譏之邇廣東鎮守等官已各進貢今近時家屬又許自行臣恐法令日異利害別生上不悅芳從旁言韶事事邀名方命徒以左班相左右得大官乃益無忌憚上瞠視之芳伏地叩首然竟坐調去廣父老泣送河下有追至數百里外者吏部尚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彭

書尹旻屢薦韶可大用尋以明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嘉湖等處二十一年以星變求言韶疏言更新日始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事功勤成雖堯舜如此盛矣邇者歲莫正旦星變兩見歲莫功終正旦新始善始如終天心仁示陛下也昔魏徵陳十漸之疏唐宗開嘉納之門臣愚妄謂今日治無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伏惟成化之初陛下廢立中宮家禮嚴矣年來聞鎮守內臣貢獻萬貴妃位下或加中宮上又褒陞其家幾與先帝時后家埒陛下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家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

攸叙而陰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此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內侍稀簡防微深矣近大小名數漸增且以萬計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求得請從陛下久御明事何不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之務各還職守立制傳後無使異日偏重勢成更張不得此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禁止天下貢獻儉德著矣數年鎮守公差爭求珍異充貢茲又令獻方物悉如天順三年以前例夫其名充貢奉實剝民財水陸勞擾人畜疲頓私室被恩公家歸怨誠無益也古人遇災皆欲減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五

膳撤樂豈宜轉令為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慎矣近年公卿輔臣無故輒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予月米歲夫陛下為此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施於忠賢勞烈則人感人奮若泛行之執不阿順從欲圖後寵哉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臣聞因事為功古人所貴鑒往慎來所謂謹始謹而勿失所謂善終善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真陛下大聖人事也時已名爲大理卿及是疏上道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

整飭前北軍務韶復累有建白孝宗即位臣僚交薦韶與王恕等人望所屬名爲刑部右侍郎元年嘉興百戶陳輔以私鹽坐罪因而作亂兵部議浙江有銀礦鹽場易以生盜宜勅京堂官一員至彼緝捕并巡視各府時以韶風力遂以命之韶追捕輔敗輔衆輔自刎死因劾罷守臣一人遂定既戶部言兩浙鹽法久壞因命韶兼都御史留治其年轉左韶奏蠲宿逋鹽課減處州及泰順縣礦銀歲萬八百有奇裁革松陽宣平雲和三縣管場丞各一員還朝圖進竈戶窮苦狀凡八復條陳六事戶部覆議著爲令韶復言近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五

者災異求言臣方在外還朝見韶實爲驚惶臣但言臣所部事臣部問擬囚犯多發做工運灰用備急繕近聞修浚河隍將待即吉遊觀粉飾館宇以竣不時行幸臣部所追囚犯紙劄贓罰諸色雖非經費亦皆軍民膏血近聞取以供佛奉道誠恐行幸遊觀侈心萌而或入於聲色玩好供佛奉道怠心起而不究於脩齊治平上納之明年轉吏部左侍郎其冬尋見韶問羣臣時政得失軍民利病韶復疏言四事其一言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人禍福今兵馬倉儲盡付其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後下所部承行是名

失政及至犯罪多從寬免有毆死人者竟不詰問或請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名失刑政刑既失又復妄費不惟不禁且助成焉死者或給葬資在者或許蓋祠廣地第宅服食百凡踰制聲勢之盛於茲為極伏望陛下上法祖宗朝綱獨斷使事務歸於所司威福無繇旁出四年復言今百官日衆俸支不給設法補抹猶恐無方而比多有無功之人實緣請謁授以千百戶等官甚有乞恩承襲都指揮者或以修城微勞而陞匠官或以傳奉罷革而遷良醫又有中書考滿超陞三級者陛下宜重名器惜廩祿勿輕小官雜流以名山藏 卷之六 臣林記 六 彭

為無害上金嘉納之其年陞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鎮守兩廣都御史秦紘發其賊以萬計有旨逮問韶抵景于法景為慶雲伯姻家欲挾援傾紘韶力排之景追賊十之一其母奏乞上下法司宥除韶奏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寬之澳謂法行貧戶政令不平徵足乃罷柳景無元舅之親賊賄非負租之比十未及一反見宥除臣守法媿澳恐無以革污懲貪然景竟以慶雲故免五年御史彭程坐諫皇壇事下錦衣獄久不釋韶言彭程監收光祿寺錢糧坐論修齋器用得罪夫程為

御史諫乃其職但不能極言本寺錢糧消乏所繇却遠引李孜省事致觸聖懷傷念先帝然其忠心可諒也臣聞光祿寺支費泛濫錢糧缺少牲物槩行賒買舖行往往逃竄及今不節善後實難仰惟朝廷清明臣等於此時忝備卿佐每歎為千載難逢但思四海之大日引月長民窮財盡又時懼惕乞令本寺籍記日用之數斷自聖裁何減何罷痛加節省更望聖慈特赦程罪上雖不允彭程之請亦令光祿寺籍數以聞頃之亢旱復詔問得失利病韶條陳本部職掌四事謂荆庠人會議之奏已踰半月未奉勅旨他所奏請聞有旬日乃得者今天下無事正一二萬幾之日若優游少斷不惟滯務亦恐情志此時政失一也內官王明苗通高永犯絞死罪俱得貸軍自古帝王貴近必刑其討曰天若殺人不死復何畏憚此時政失二也本部問得百戶原管領隊軍三等營造昌國公巒墳坐三逃不還直被原踢死臣聞之道路昌國公坐制比往時勳戚懸甚官軍萬數輪流上工計年不足巒在地下亦豈能安役軍懼罪出錢僱役貧乏者隨上隨逃而領軍之官又復請益前後展轉不得休息此軍民利病一也本部問得神宮監官奏東安知

縣華等違例差役陵戶臣聞近畿州縣民常苦雜貨繁征丁多產實者往往投充陵廟墳戶及勇士旗較等役以規避之致將見其重征疊任富者累窮貧者逃竄宜將前役定與優免十數餘者仍發州縣一比編戶此軍民利病二也伏望陛下如臣所言稍究心焉居頃之連疏乞休上勉留再三乃允命乘傳歸有司月給米二石歲輿夫八八年南京監察御史宗彞等言邇者南京再有地震之異急務莫先於辨賢否舉遺才切見致仕尚書彭韶之恬退剛方何喬新之勤能肅括右通政強珍之剛毅率直祭酒謝鐸之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彭

白嚴整養病簡討陳獻章之行高學博僉事章懋之廉介清貞前御史彭程之剛直敢言俱宜舉用吏部覆請竟罷居四年餘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遣官諭祭營葬始韶為郎論囚常求生之至元奸宿愆雖權貴交囑不少貸及居外臺治大吏貪縱甚嚴小官誤犯多所聞釋巡撫南畿論者比於周忱其律已之嚴出納之慎則謂過之畿內中官典守皇莊聞韶為巡撫皆自禁戢而督耕戰嚴守備虜不敢窺邊為大司寇平反慎刑平生孝友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行旅走徒皆知韶名而趨步儀狀齋然如寒士郎時與何喬

新已並為人推侍郎吏部時王恕為尚書皆以潔已奉公重後喬新恕相繼去位韶遂乞休喬新之沒也林俊為江西都御史為請諡因言韶喬新少隸刑曹並名時選積官俱至尚書韶忠亮懿醇喬新貞方恭慎儒術吏事兩所精究共學古人之清同任天下之重韶沒贈諡備加仰見聖朝優寵至文正忠節韶皆足當不審何取惠安之義不類韶生平無以服世信後乞下議更諡以文與喬新并昇事雖不行士論當焉韶所著有國朝名臣贊及莆陽成都志政訓等書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宋何坦之裔父文淵為吏部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彭

尚書初知溫州府有名後為尚書乃不稱喬新剛介簡重自為秀才時不妄交人蔬食布衣茂如也既舉進士銜命淮西文淵門人為巢縣尹者寓金帛壽文淵喬新力却之尹曰以壽尊公非足下也喬新曰附人可耳不宜附子使還授南京禮部主事丁文淵憂歸景帝之廢沂王而立太子也文淵擬草詔語素自喜為人誦之及天順改元文淵政家居旦夕虞禍適副都御史陳泰左遷道縣有傳泰奉命來者文淵懼目經死有所愛妾霸州人諸子令之嫁不肯縣人揭者文淵門人為侍下諫官家居去死實其諸

子逼之以脫禍又逼嫁文淵所愛妾詔逮繫獄拷擄
霸州妾剝十指爲喬新訟冤喬新亦奏稽巡撫廣東
時嘗薦黃 及代草易儲疏既以事往不竟獄並釋
歸霸州妾謂文淵諸子曰諸郎謂我不能節耶今日
非我諸郎斃矣文淵諸子乃羅拜霸州妾階下尊稱
之曰霸州夫人喬新既解獄服闋改刑部陝西司主
事遷廣東司員外郎郎中其所以執案錦衣無所寬
貸名亦繇此起喬新律比精審郎刑部七年尚書侍
郎盡重之同曹皆自謂不及成化初陞福建按察副
使浙寇千餘人盜採壽寧等縣銀礦所過剽掠喬新
募鄉兵擊斬之福寧有豪暴橫殺人出入隨兵甲拒
捕二十年喬新設方畧生致其父子福清薛氏所居
瀕海歲出諸蕃互市事覺聚衆欲爲亂喬新盡掩獲
其渠黨福安寧德銀礦久絕有司責民歲課多破產
奏減之清流歸化里界將樂沙縣間民恃險僻不共
徭賦喬新白都御史卽里置縣行部所至問利害興
除之陞河南按察使河南大水艱食故事貸貧民至
秋罷喬新謂有司曰故事謂有秋也今已無秋合貸
至麥熟流民入境發粟爲粥出庫給布所全活甚多
都御史原傑招徠至南陽引以自助先是都御史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何

忠驅逐流民過當民間傑至皆逃匿山谷喬新四入
其處極所慰拊招還復業十四萬人附籍者六萬餘
戶兩覲京師就車行朝服圖書而已陞湖廣右布政
使荆襄大水巡撫都御史檄喬新賑濟喬新慰拊如
河南治民懷吏畏清徹湖湘十七年陞右副都御史
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備山西連歲旱饑喬新賑抹
復如河南治虜至督將士伏兵灰溝營斬獲甚衆轉
爲左奉勅理獄未減爲多其所治爰書疏奏簡明憲
宗覽而善之召爲刑部右侍郎虜酋小王子寇大同
殺邊將畿內震駭朝議以喬新久習山西請奉勅往
喬新築城奶河堡集精銳守衝要虜不來山西復大
饑上復命往賑時平陽澤州二處潞沁汾遼與岢嵐
保德二州及嵐臨河曲四縣父子夫妻相殺食下戶
部勘實守巡官以督促邊儲爲重但勘平澤二處全
災餘俱云半喬新言西民如久病羸人粥之猶瘡更
奪其食寧有活理悉奏豁之復請轉移勸發得銀數
萬兩粟數十萬石選擇有司分賑溝渠壅者就饑民
疏之償以粟所活三十萬人招還復業者十四萬播
州宣慰使楊愛不睦其庶兄友友奏愛有異謀上命
喬新卽訊囚愛以待命喬新言楊氏有播五百餘年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何

羣夷所戴一旦囚繫之恐驟見其會長窘辱皆驚動
為愛乞釋使聽理因還奏愛實不及友恃父宿孽圖
奪其官請遠處之他郡以離其怨播夷遂安孝宗元
年陞南京刑部尚書更名入為尚書與王恕彭韶馬
文升張悅並繫時望先是喬新在南都請給還中官
所占據沿江蘆洲於軍民以省進奉至是復請除去
錦衣逮捕齋駕帖符復先朝精微批之舊以過矯誣
其明年京城雨水為災下詔求言喬新言臣備官司
冠請無他及但以律對臣讀大明律一書高皇所親
定事例諸條列聖所推廣情理輕重可謂至備然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何

文深與官吏講解未明往往害辭害意臣按大明律
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並絞
註云親告乃坐又曰祖父母父母誣告子孫若子孫
婦者各勿論夫既云親告矣又復何得云誣告良以
愛憎之情常人不免有聽信後妻憎前妻子者有愛
少而憎長有欲肥兒而瘠孫有憎自子孫及子孫婦
者今親告遂坐則雖有薛包王祥之行所失一言且
不免誅而今問刑者遇有前事輒坐絞罪云是親告
豈不漏哉臣按大明律官員決人不如法者笞四十
因而致死者杖一百若監臨官因公事非法毆打人

虛怯去處及自以大杖或金刃手足毆人至折傷以
上者減凡鬪傷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以上
並追埋葬銀十兩若依法決打邂逅致死及自盡者
勿論又接近例有司問刑官有用腦樞夾棍烙鐵關
馬棍等項酷刑者官員問罪起送吏部奏請定奪或
降雜職或發為民蓋懲殘戒忍之意近見因公考訊
依法決打邂逅死者槩坐酷罷不無涉苛臣按大明
律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追埋葬銀十兩威逼
之云有則橫取人田園有則強索人財貨有則見愚
弱而恐之有則因卑賤而脅之有則其人懾怯至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何

殺然愚夫愚婦卒然變色或緣口讟或偶醉罵本無
威用小民輕生輒便自盡官司往往問擬前律雖其
罪止杖然貧窘之人監追葬銀至淹禁連月甚者鬻
子女典房屋乃竟其事深可憫也臣按大明律編發
邊遠充軍北人戍南南人戍北固以懲罪亦以遠奸
而近者徒取實塞云可使屯田禦虜不問南北多發
西北邊衛夫是皆奸人也皆先坐斬絞罪饒死乃出
往往至則逃竄為惡如舊逃者雖仍論死犯者終莫
省戒况其中又有戎虜族類曉邊情習夷語者有如
漢之衛律宋之張元亡人其中為彼謀主此亦不可

不鑑臣按大明律計贓科罪必須估鈔然計贓科罪律雖一定以贓估鈔例則隨時國初每銀一兩直鈔一貫今則直貫八十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乃絞今坐一兩也監守盜銀四十兩乃斬今坐五錢也漢書曰衷者中也不輕不重之謂也凡臣所言請下都察院大理寺會議講明律意務求厥中奏上時當事者劉吉素不為喬新所重悉格不行即魏紳者喬新曹屬喬新最重之會大理丞缺御史鄒魯覲得喬新力薦紳魯大恨誣奏喬新外家與鄉人訟喬新得其金錢為行賄吉取中旨下諸根連人錦衣獄或勸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古

新懇喬新曰懇已則自文懇人則涉許吾有解印去耳頃之錦衣窮治亡驗予致仕廷臣先後奏請起用并求申雪悉寢不行其後魯為仇家矐兩目犯罪論戊士論快焉紳字廷佩曲阜人弘治初為刑部郎中重之陞南大理寺丞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報至紳提兵駐塞下為必戰計於偏頭關進西要害處增築邊牆四十餘里置墩五十五座以捍衝決賜聖書文綺紳久以寧武關城隘而兵單擴擴大數十里躬營房千二百間召募士兵千餘人以實之陞副都御史巡撫蘇松時大饑多方賑濟造工役之類悉建議俾止陞刑部右侍郎月餘卒紳長身美鬚五歲喪父悲感居官所至有聲於邊務撫治喬新博學嗜勤恤不恤條格而惟困計民命之思

註與丘濬以文學相善而氣節友之彭韶蔡清慕其人自納為子弟年七十餘病卒巡撫都御史林俊言喬新敦歷中外終始全德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尤造妙可與故刑部尚書彭韶並論為文吏部覆奏有旨令具喬新致仕緣故以上吏科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奄忽士類咨嗟林俊為之請諡下吏部令上當日致仕之故不知陛下欲與洗雪誣枉耶將聖意別有所存臣攷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長忠勤剛介老而彌堅被御史鄒魯私怨誣以小事一辭不辯斂然退歸杜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古

著書人事寡接聞四川土官楊愛夙感公道不遠千里資以棺木藥食之費禮厚意勤一切辭推於此不受其他可知林下不受當路可知喬新平生之名充滿士大夫之耳鄒魯擯死人謂殃慶之公陛下盡滌前染重賜後榮海內人心也若必考退身之繇疑旌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脩矣胡竝輩嘗誣奏朱熹矣然當時人主不以一人私情沒萬世公是並贈太師並諡曰文夫如此者亦陛下今日勸懲大權也亦竟寢正德十一年廣昌知縣張潔復以為言乃贈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十二年賜諡文肅喬

新有孫源萬曆初為刑部右侍郎亦有清節濤舉鄉試第一銓安慶府推官上官三日吏白當伏謁監司濤輒蹙曰非吾所能即棄官去

郎曰余讀弘治實錄何喬新與葉盛行事皆不載蓋焦芳之為也

周洪謨 楊守陳 子茂元附 謝 鐸

吳 寬 儲 燿 黃孔昭 羅 玘

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曾祖世祥祖本源父永隆三世為儒官洪謨揚州丁友鶴後身也勝樂錄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

江夜見一異人謂公曰吾子之前身也前在萬里終身清要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公官南京

名曰歲 卷之二 臣林記 其

翰林以詩訊太守三原王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姓丁

恕得詩甚訝集郡耆老而訊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

沒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恕即以此回報洪謨世以為異如羊祜易棺之事始生弱

甚既長貌亦不揚而短小精悍正統九年年二十餘

領四川解首明年廷試第二人初授編脩景泰中陞

左春坊左贊善成化初以南京翰林院侍讀召修英

廟實錄為兩京國子祭酒累陞禮部尚書弘治元年

以老乞休洪謨自幼即有奇志蜀人攻舉業求仕進

而洪謨獨注古學蜀進士及第自洪謨始一時居顯

位有文名深經術者亦惟洪謨一人其始入翰林以

館閣閒暇留心世理入中秘簡所未見書為編修上疏條陳十二事歷官兩京以至學士凡有見聞即具封奏四川蠻賊作寇洪謨上書言禦寇方畧尤詳賊至圍長寧城欲劫其家蓋宣德正統以來館閣諸公上章未有多洪謨者在禮部十有三年當承平之時國家典禮時舉四夷朝貢不絕皆洪謨掌治其儀節大者上在東宮行徵聘禮憲宗廟祔祖前此未有皆洪謨與內閣大臣參酌定議制行之奏加孔子樂舞為八佾珠飾璣象以復璇璣玉衡之舊止月食不食為不當賀給烏藏印信勘合為入貢證據使不得

名曰歲 卷之二 弘治 臣林記 其

多人糜費冒賞圖利如前日減日本夷進奉刀劍道價多為令洪謨方直真率不設城府與人言竭衷底

不復察觀辭色或有欺詒亦不之疑晚年建請意欲

有所激發振拔遂為人所指目賴上不問洪謨謂明

用五經取士士遵濂洛成說應主司求其於精微寧

有疑辨偶繙閱有得輒為闡剖積得二百四事名辯

疑錄以獻意欲撥於諸經本註之下恒自詡吾為此

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尊

貴不與易也專門尚書學恒不滿於蔡傳屢舉以質

丘濬濬勸洪謨筆之於書洪謨曰休官有日當便成

之濬曰政恐無口蓋所不知者年矣歸即得疾卒力疾草安中國禦四夷凡十事使人齋進計聞遣官諭祭營葬賜諡曰文安

楊守陳字維新鄞人先世以貨聞而祖範為儒者父

自懲縣吏也有陰德自懲為縣吏縣宰疑一以流血

宰曰此人法特理不疑人不怒自懲即頭日竊

曾子云如其情哀矜勿喜且不可而况怒乎宰

為震威家素貧縣吏有常例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人

乏食多方賕救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未與

其婦謀之婦曰何來日自杭而來沿途忍饑五日

不食矣因撒已米煮粥以食埃翼日別為養贖計

守陳景泰元年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改庶

吉士時景皇帝宮中嘗以金銀為豆剪銀壺如花葉

名山藏 卷之二 弘治 臣林記 六

亂撒地下令宮人宦侍爭拾為鬪笑守陳賦銀豆謠

京師傳之侍臣承詔出九重冷銀為豆驅良工

十餘把珠玑亂灑金塔下萬顆珠玑逐玉盤一天

電驚鴛瓦中官跪拾多懷袖金鎗半墮羅裳總盡得

天顏一笑權拜賜歸來坐清畫閣知昨日六宮中翠

綵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鏡拾得羊車不至愁煙空

別有銀盃滿女葉并力剪碎盈丹壘也隨銀豆灑金

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濯操瓢盡作溝中瘠明

主絲束愛一類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十斛

活取枯骸 尋丁父憂及承重喪七年學益遠讀三

禮孝經學庸語孟易書春秋章句多有更定天順二

年授翰林編修尋被命教習內侍辭不許憲宗朝累

官司經局洗馬充經筵講官嘗講武成篇末因進言

名山藏 卷六九

曰昔魯論稱舜無為周書稱武王垂拱然而天下皆

治後世人主有深嚴中禁委政內侍者乃禍名望夷

高居無為肆情嬖艷者乃變啓祿山則憂勞之心先

殊而安危利菑之樂自斃也此聖狂治亂所以判惟

陛下慎之聽者以為翹久之陞侍講學士尋丁母喪

服除還仕守陳素羸疾靜默自守鶴立蒼髯若山澤

之臞一官五品十六年矣泊然自處而舊時所教內

侍多貴幸有欲為夤緣者守陳曰豈發半生老乃嫁

夫 時薦紳誦為名語孝宗為太子時出閣講學守

陳被選為日講預修文華大訓書成陞少詹事兼侍

名山藏 卷之二 弘治 臣林記 九

講學士先時翰林修文華大訓有事涉中貴人者率

削去至守陳獨不肯在廷大臣數薦守陳可大用及

孝宗即位論進宮僚官奏擬南京吏部右侍郎上手

塗南京二字留之時王恕為吏部尚書劉紹和與守

陳為左右侍郎三人協心相與凡人材忠邪易險守

陳侃侃言之恕率聽用憲宗升祔禮部尚書周洪謀

主祧懿祖守陳言宜祧德祖漸次可至懿熙仁乃奉

高皇帝不遷者語在典禮記守陳復以大經筵禮法

峻整蚤朝侍衛森嚴上難盡羣下之情習國家之務

請經筵之外更開小經筵以講學早朝之外更御

名山藏 卷六九

一〇九

午朝以聽政小經筵則擇端介博雅之儒侍班進講
 偶或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
 則侍班諸臣代之覆解詳釋以待聖心洞悟陛下退
 朝又當常御文華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
 政凡經史諸書以及祖宗典訓百官奏覆皆當聚之
 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右廂
 陛下若有疑難或錄示之或召使對午朝則陛下御
 文華門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
 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免口奏陛下
 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巡方面及府衛正官有
 名山藏 卷之二 弘治 臣林記 手

自任所來見者皆使條列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陛
 下令諸司承旨議行若有大政則御文華殿召內閣
 與在廷大臣會議使人盡謀斷其有未當許諫官駁
 覆陛下更審行之其餘具本進者皆與內閣大臣面
 議批荅凡大小官員奏事之餘見辭之際陛下必俯
 降辭色詢問政事庶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
 左右上嘉納之會修憲宗實錄以充副總裁仍兼理
 部事守陳請解部事專意史職不允頃之疏乞致仕
 不許命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亡
 何卒為弘治二年金星犯進賢守陳應之計聞上嗟

悼賜諡文懿後二年實錄成贈禮部尚書守陳孝友
 天至處朋友篤於信義平居和易若可親狎至所執
 持莫得撓奪與何喬新相善喬新官治大獄悟權貴
 幾中奇禍眾謂喬新固守陳獨壯之後喬新列侍從
 遇大事或縮慙輒正色曰廷秀亦爾耶喬新愧謝之
 守陳之學自六經子史旁及九流莫不探綜卒歸諸
 道其較定羣經謂書象以典刑一章乃舜命官之詞
 詩卷耳乃大夫行役之作孔子曰吾於栢舟見匹夫
 之不可易也是亦非作於婦人者又謂春秋主事當
 無不載詩主詞當有所擇若鄭衛諸詩果為淫者自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手

作孔子必不錄之禮喪大記一篇則儀禮經文其抱
 遺經以求聖人於言表如此第守陞南京吏部尚書
 從第守隨工部尚書守隅廣東布政使子茂元刑部
 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守陞為文師韓愈學師程頤
 流官精勤嘗與守陳對署南北翰林院事時人榮之
 守陳之沒也哭奠于私室者二年其行事多孝友守
 隨別有記茂元附

茂元字志仁能視烈日書過日輒記授刑部主事抗
 法不阿汪道誣主事楊士偉受賄徵其贓部僚莫敢
 近者茂元獨助之輸且署名封識已出慮囚江南每

夢血面婦人頰訴冤狀偵得其屍乃婦餉夫叔于田
欲私之不可怒而斷其鼻死者一訊卽承陞湖廣按
察副使以憂去服闋改山東孝宗八年河決張秋使
都御史劉大夏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往治之初至
祭大河之神時天氣陰晦帛不能然久之欲焚不焚
之處宛如人面具耳口鼻茂元言神明示此必有做
戒水陰象也應爲后宮今后戚之家怙勢暴橫假名
號攫道路者不可勝數乞稍爲裁抑以塞他變又李
興陳銳參隨人衆日費不貲乞召還之以治河事專
屬大夏更請罷取天下畫士以絕淫巧革山東鎮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茂

內臣以蘇民困疏千餘言已興銳連疏論辯誣爲妖
言而張皇后怒甚上使人徵以檻車沿途軍民遮夏
泣冤既陞見命執送錦衣獄刑科都給事中龐泮等
言茂元身居風憲過慮地方偶萌一得遂獻三事乃
者千里械繫而來大班反接而見廷陛之下不異繫
囚報國以辱身納忠而速禍誠恐括囊相戒諛佞成
風十三道御史并南京科道皆論掾獄具刑部擬贖
杖還職上重違張皇后降爲長沙府同知既乞歸家
居五年復用薦起稍遷廣西左叅政未幾吏部擬進
江西右布政使劉瑾矯旨奪官瑾誅起江西叅政累

官刑部右侍郎卒茂仁亦剛介特立有所表樹

謝鐸字鳴治台州太平人謝靈運之後也高祖溫良
以孝稱鐸澄朗穎悟少遊邑泮與同邑黃孔昭並服
膺儒素砥礪古賢天順三年舉鄉試第二八年登進
士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預修英廟實錄
白總裁劉定之簡章綸復儲疏之留中者以備一代
信史八年被旨較勘通鑑綱目疏言通鑑綱目二書
有宋神理二宗實嘗留意然卒不能推之政治百世
之下有待今日今日天下之事所令非所好天下之
人奉意不奉法此其蠹根弊源必有所在以陛下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謝

聖欲大有所爲正如天然欲春而春欲夏而夏欲秋
而秋欲冬而冬誰爲牽掣誰爲阻撓陛下而誠留意
是書要必廣求天下之賢才與之講學圖治內察此
心之存否外驗政事之是非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將
積習宿弊掃除蕩盡以進唐虞三代之隆無難者而
區區漢唐之書且有不足述者矣鐸復上言邊事言
今月十四日閣臣時等道中書舍人詢遞到論西北
備邊事宜狀令臣等撰列獻納臣實驚下不識世務
竊惟論天下之事有從其本有就其事言本若迂而
實切言事若急而實泛臣窮古今極理勢蓋有有其

本而不見其事者矣未有為其事而無其本者也臣惟先王馭戎之道來則禦戰去則守備而已所以守而禦之者惟在設險而險必因天地之自然臣謹按夷狄之衰未有甚今日我險阻之得亦未有過今日者也內則東而遼陽山海北而宣府大同西而寧夏甘肅莫不入我版圖屹為城幹外則東而女直毛憐北則朶顏迤北西則哈密吐蕃莫不奉貢來朝願比侯服獨河西一方近失聲援伏為窟穴是四肢無恙一指不信然數年以來民疲兵困卒未能攘迭克服以底成功抑有說焉天生大河以限關輔而受降東

名山彙

卷之

臣林記

三

謝

以至土門塞門山城萌城諸處我險無可據而虜人無所不可入至於榆林以北東西數千里沙深水小高不可城深不可塹於此控扼又為難矣朝廷為摻套之策直以餽運之艱重勞民力疑而未決至往者劫營之舉則又不過老弱婦女及掩擊漢人虛張冒賞而已曾未聞既舉之後所以長久守禦之計是徒激怒虜人以堅其復寇之心而已幸而宗社有靈虜近北徙無大猖獗及此無事政宜蓄兵養銳於大同寧夏以為東西之援漸圖收復漢唐故疆與我國初東勝之地據三受降城以極形勢內以河曲為室家

名山彙

卷之

臣林記

三

謝

使道路則視昔為減而險阻則視昔為多道路減則我易號召而守禦之力專險阻多則彼難進退而奔突之氣沮策之上也不然則嚴精銳添築墩堡分布森列於前諸路之衝而以重兵屯宿於延綏環慶固原諸處以備策應聲援以伐賊謀所謂畫地而守而敵不敢與我戰亦其次也至所以任用將帥蓄養士卒其本則在廟堂之上臣聞擇將不可以不精任將不可以不專馭將不可以無法今也輸錢諸價交結保舉若晚唐之債帥可謂擇乎左監右督甲可乙否可謂任乎戎虜如故而先後從事之臣貪冒板緣以

躋極品偃蹇退托誅罰不聞可謂馭乎此弊不能用
將也戰沒者士卒而名數不聞於朝廷克捷者士卒
而功賞悉歸於權勢糧有尅減之暴月有辦納之需
怨心忿氣充塞胸腹而不可得使邊民不畏寇虜而
畏官軍官軍但聞增級之賞不聞退縮之誅甚至襲
殺無辜淫虐良善驕心惰氣凝滿眉目而不可得用
習山川之利懷骨肉之戀耐寒好勇陝西土兵可用
也始而調募終而調補非其願矣無久戍之苦有安
土之便輕險狎戰山西民壯可用也始許爲民終永
爲軍失其信矣此弊不能養兵也備邊莫要於屯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謝

而饒沃或兼并於豪強荒瘠或因之於牛種耕斂或
奪於私差輸納或脇於包攬衛所有屯田之官而因
以侵漁按察有屯田之官而動爲姑息如是而兵食
因矣備邊莫要於漕輓輦金駝帛日湧月增上以輸
關中之粟斗出斛入陽禁陰取不能無耗外之科甚
至先期預徵急如風火方面有司但知軍需之重而
不知有民但知部令之嚴而不知有軍而兵食又因
矣有權鹽之法養兵之永利也率賣富以侵利於商
賈而公家不享其實有警爵之令用兵之權也名爵
虛受以取媚於權豪而公家徒濫其名竭民脂膏以

養兵而兵未嘗飽塗兵肝腦以衛民而民未嘗安凡
此皆非虜之能敵我而我自敝焉者也猶未也聞有
以交易茶馬賊殺其人者矣聞有因貢使入境掠換
其馬者矣武夫俗流出疆撫諭頑較白丁重譯接伴
此皆易以開邊疆之費啓夷狄之侮臣以爲今日邊
事壞極矣譬如羸弱之人百骸九竅無不受病雖有
盧扁華佗卒難措手獨調攝元氣以壯腹心然後煎
腸滌胃期於大收瞑眩之効此其轉移蓋在聖心陛
下誠敬守此心無怠無荒慎用此心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涵養此心使宿德大人得以輔導啓沃奮如雷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謝

寔明如日月綱紀必立賞罰必信征斂以藝費出以
經罷廟塔之奉絕恩倖之濫杜私門之蠹省坐食之
凡以大寬邊稅以大足邊儲凡以設施注厝於關徼
犬狄之間者皆周詳精密如在堂皇之上夫如是則
臣所謂本也臣雖至愚周思極慮禦戎之道實莫過
此十一年陞侍講預經筵屢進規諷之論接丁內艱
遂無出意孝宗卽位用薦起修憲宗實錄陞南國子
祭酒上言六事其一言孔廟從祀請進楊時而黜吳
澄尋以師道難盡復請致仕不許適喪長子力求解
任家居十年論薦益多給事中吳舜請訪求儒臣有

彷彿程頤朱熹者以鐸名上吏部擬國子祭酒上特陞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即家起之是為弘治十一年鐸再疏辭疾使者復再至李東陽貽鐸書曰日者刻章一入遂契宸衷平居未嘗周旋旒宸動勤顧注而聖心明睿記臆姓名特加優擢出于常格朝野竦然謂數十年僅見上方有寤寐英賢之意先生不憚然就道何忍負之鐸乃行既至謂求退得遷非義所安懇辭以舊官供職不許十六年輯通鑑纂要命鐸潤色鐸論黜晉隋胡元之統識者韙之是年請致仕疏五上特賜告六館諸生乞留以千數正德初

名曰彙

朱之

臣林記

三六

吏部薦鐸當大用劉瑾勒令致仕五年卒贈禮部尚書賜諡文肅鐸孝友忠誠廉直孤介色如寬茹雖庸人孺子得而親之其居朝汲汲為忠而常恐媿乎其祿居家汲汲為義而常恐媿乎其生作為文章以綱維人倫為宗剖白事實為用以抑揚邪正為志以遺外聲利為情嘗擬皇明鏡歌十二篇上於朝以鋪張太祖功烈之盛曰越天塹曰帝王都曰柵之窮曰番水赤曰長淮清曰克平江曰復中原曰海沙平曰蕩八閩曰五嶺摧曰虜酋遁曰執蜀浦復推明太祖聖德大訓作明明烈祖詩十二章上之以為繼述守成

之助輯其郡先正言行曰尊鄉錄取其文之有關治道曰論諫傳於台鐸與李東陽劉大夏姜諒三人友善東陽劉大夏皆顯而諒獨不究於用諒嘉興人與鐸同舉進士為漳州知府化盜安民治行冠閩中以母老終養漳人詣闕請復不得其平生自守有耿乎不可磨滅者而鐸深重之

吳寬字元博長洲人未冠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寬獨博覽羣籍為古文詞既累試不利而徐有貞識之有從有貞乞墓誌者有貞曰子之求予誌而親也將榮之歟抑未之歟曰苟能永之榮也大矣曰子其問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之吳秀才年四十餘以歲貢貫入太學張汝弼復見而異之時寬已絕意仕進陳選以提學御史識有貞敦遣入試遂得名成化壬辰會試廷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寬即寓舍治園亭時花木朝退讀書其中良辰佳節召客分題聯句翛然榮利之外被選侍孝宗東宮人皆動色相賀寬處之泊然每進講閑雅詳明意存諫諷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也孝宗即位以舊學自諭德進春坊左庶子累遷吏部左侍郎久之命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入內閣掌制誥命侍武宗東宮充會典副總裁既成進禮部尚書兼

學士仍典制誥及修歷代通鑑纂要仍充副總裁寬
掌制誥久中外望其柄用當道忌之連徊不進顧寬
意甚安之曰吾始念固不及此及吏部尚書缺衆復
屬寬寬亦固辭年七十數引疾求退屢詔懇留竟卒
於官訃聞孝宗震悼命有司治葬諭祭護喪以還贈
太子太保諡文定寬爲人端清淵穆不見同異立朝
議論多依忠厚與人言未嘗不推轂當世之賢士爲
文章醇而不俚則而能暢文師韓愈書法蘇軾世人
重之稱飽菴先生至其處鄉里尤以厚德聞寬有田
每歲入視親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解元賀恩寬友
人也遷疾京師遷至其邸旦夕視之思死與爲殯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素一月鄉人有爲教官者客死京師其子假貨歸喪
竟命還所貸自出資之所居宅西有教館車過諸妓
皆奔避寬回車
迂行不復徑焉

儲燿字靜夫泰州人曾祖仲文有陰德仲文悻行孝
弟讀書通大

義嘗載布數車中鹽遠陽值房騎圍城雨雪洩旬饑
凍相屬仲文日坐逆旅戶外探布散之不問誰某衆
商止之日商以乘利也利已矣可失其本仲文曰
此何時尚問利邪中歲家窶落開釋于門拾遺金十
數兩點置厨舍屠開及曉有一男子攜婦頓哭來處
上問之曰某夫婦解成某地費不給一子賣而得
金今晨過此途夫去將死道途矣處士詢其封識并
金幾何語悉合出歸之其人感泣取塊金爲謝處士
笑曰吾顧不能取之而需謝乎且家其有饑色予之
辨連之其人曰吾無以報德遂人語君使君聞於人
人而已後仲文以壽終有子五人燿幼穎異善屬
文年二十餘尚未有家母病刺股求活既卒父欲爲

名山藏 卷六九

娶燿頓足呼天足指似碎家貧無資極力營葬每旦
伏哭塚上夜歸苦讀成化十九年舉應天選首連舉
首會試廷試復中二甲第一觀政吏部尚書尹旻欲
選爲屬懇求便養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陞郎中
弘治初疏言臣守陪京簡務竊祿無所仰贊邇聞陛
下軫念先朝之臣若林俊強珍賀欽等皆起改官資
布列清要遠邇傳說莫不欣忭臣聞輿論尚有數人
意者大臣薦引偶爾未盡敢列名以請臣切見前中
書舍人今普安州州判丁璣潛心理學刻意躬行効
法古人耻隨流俗前工部主事今景東府通判張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學博行端諳曉政務當李孜省用事之日吉亦鄉人
獨不與通且陳數其惡前進士今臨西縣縣丞教毓
元賦性介直學問深長前工部主事今思南府通判
王純議論惇篤負氣鯁直此四人者求之時輩蓋不
多得上天生才難矣君人者長養成就尤恐不足乃
棄之嶺海蠻夷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爲隣臣竊痛之
臣又見前進士今咸寧縣丞李文祥當陛下御極之
初正文祥釋褐之始乃能倡衆敢言補益新政而當
時大臣厭其少年陽示培植陰行挫抑天下之人盡
知非陛下本意適者陛下增補諫官無非欲博聞議

論臣謂五人者既直言徇國於前肯變節辱身於後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伏乞取實風紀論思之地言論丰采必有可觀耿裕在南京時知嚙而重之及轉吏部尚書奏改爲其考功屬一時士人竦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也嚙屢一官下考得實裕欲改之嚙堅不從且曰如公所執何異王介甫時裕與二亞卿在坐大慙良久曰我故知渠非我莫容後爲尚書者李裕亦欲有所改考嚙注貫曰嫌法堂卿鄉人亦遂不改久之擢太僕少卿丁繼母艱起補舊職尋陞本寺卿孝宗末數召對諸大臣嚙上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伏見陛下卽位以來屢垂清問宣召股肱今歲舉行尤數邇又親御午門獻審大獄盛德至治行將焜耀無極非臣之愚所能殫悉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冊之存不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古者左右立史言動有記職此錄也臣備員班行每覩陛下宣召二三大臣多帷幄之言造膝之語近侍不得聽聞史館何從紀錄臣竊惜之夫前代史官網羅放失摭遺佚尚欲追往述昔以成不刊至如儒學里塾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日錄年譜備厥遺忘豈如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聖

謨神諦之所灼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陛下勵精圖治益大有爲將來延訪日廣政事日新無所纂記以貽來茲將來歲月緜遠耆舊凋喪遺失莫存傳聞或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先後非闕典歟臣愚以古人有金匱石室之藏洪武初年亦有起居注之設乞勅在廷臣僚會蒙名問者具錄一時論對之詞宣付史館有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進御既畢仍行封識委謹密之臣庀之深嚴之地此貽謀垂憲之基也正德二年擢右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踰年擢戶部右侍郎尋轉左嚙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癯骨立操履不渝劉瑾亦重之居一年以疾乞休其冬仍起左侍郎不就居一年復起舊職尋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卒于官嚙好賢惜才所交皆正人君子不善人不得一至其門時李夢陽何景明等俱古文詞章復古爲國家元氣故於李何極其扶植得不傾陷與學士大夫語必及政事文章與家人言居常引賢孝貞烈故事否則端坐竟日而已爲文簡古冲澹有晉唐之致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遺沒以殉斂其謹身慎行可類推也初顧璘舉進士邵寶語之曰子持身當以儲公爲法自是璘尊事嚙嚙無子臨卒時父八十在堂名璘與王韋屬

以後事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泣數行下
嘉靖初賜諡文懿

黃孔昭故名耀以字行黃巖人今爲太平人父瑜兵部職方主事有才操死之日頽垣瀟然而已孔昭少孤苦學與謝鐸爲好友讀書不事章句往往窮前人所未至鐸日見其進不可追也又善爲詩自孔昭詩出論者以爲台州一時詩道中興有司以懷才抱德辟不果乃有志用世自出取科第舉天順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進員外改文選擢郎中同邑有李茂弘者正統中郎考功靜退有守孔昭慕而推之以追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詩

黃

風在職據法守例人莫敢干尚書有不行者或借孔昭爲辭舊時官吏部者率避形迹絕省候孔昭獨開門延賓諮訪人物疏註儲備才具地望參伍薦進雖小官卑職亦未有滯而不用用而未竟者郎文選凡十五年人謂開門文選謝鐸時過孔昭望之見其喜則知賢者之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也擢通政司右通政南京工部右侍郎弘治中卒嘉靖中謚文毅自孔昭郎文選之後而泉州人黃河清正德中能繼之時人爲之語曰典選何軒軒前有黃天台後有黃清源孔昭子備舉進士其孫縮嘉靖中以議大

進仕至禮部尚書別見

羅玘字景鳴南城人文尚奇崛力追古作年四十餘尚困諸生成化乙巳應入粟陝西詔例升國子監時丘濬爲祭酒議南士不聽北留玘固以請至三受朴濬數之曰若能識箇字崛僵乃爾玘曰惟中秘書未讀耳濬留之識名堂柱他日試之文大驚歎更命作長安賦濬曰可步兩都丙午試京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改翰林庶吉士弘治己酉授編修益肆力古文辭每有所造必棲蹠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瞑目隱度至以四五度客有從隙間窺者見其容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羅

色灰稿有死人氣皆緩步出其文辭沉健瑰偉或入宵溼然亦有北山障海打鳳擒龍之奇觀自爲諸生幟幪豪家白眼軒貴立朝當中官用事之日直奴視之人或以此危玘而亦以此爲一時砥柱武崗知州劉遜生忤岷藩被逮給事中龐泮等掇之孝宗怒弁下泮詔獄玘言遜至付所司鞠辯公法具在豈遽按而誅之卽有不自揀之未晚泮等疎狂誠有可坐然在陛下宜優容以全國體中官李廣死遺一籍記具載文臣大臣之以賄交者言者欲按籍斥逐玘言大臣具瞻攸繫宜准令自陳或斥以他事庶兼爲國體

中事李夢陽論劾張鶴齡忤旨收拷死言鶴齡托
在肺腑陛下固將玉成之夢陽萬一死乃滋為鶴齡
累並見嘉納正德中累陞太常寺卿南京吏部右侍
郎嘗一署國子監及通政司事所至必究弊壞而飭
新之武宗未有太子羣監縱橫中外人人憂懼玃連
疏請定大計以繫屬人心其言迫切且侵及當國諸
老壬中秋滿三載入京至良鄉以老請得歸山中貽
書知舊猶以時事為慮寧庶人素忌玃然心重之金
幣及門玃預覺逃之旁邑及庶人叛玃已臥病猶馳
書約有司起兵討賊未就卒嘉靖改元追諡文肅賜
祭葬玃自負才氣力持風節志不苟徇行與文類
郎曰謝鐸吳寬儲燿黃孔昭羅玃皆敦行之儒文章
亦著而玃最苦矣鐸不就國子之命孝宗促起之可
稱一時明主知遇之隆也

鄒智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也薦四川第一舉甲科選翰林
庶吉士少貧燃葉讀書成化末與計偕徑三原時王
恕以兵部尚書落職居里而萬安劉吉尹直貴用事
智詣謁恕歎曰方今名德如公屏棄居里而彼人彼
人貴用事智書生切憤之今之京非望中策而已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美六

扣閣以明君子小人進退之道既授官上疏曰臣聞
體元君職也調元相功也切見陛下之於輔臣有關
必備有事必咨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
往往降自內批若示小人陰執其柄者是既任之又
疑之也是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
殿薄矣及居位任職唯唯容容見若不能若不敢陛
下既仕復疑意其在是然臣未聞一任一疑可成天
下事者也宋之英主無過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負
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
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器有重望則不次擢

用之以故慶曆嘉祐號為太平臣願陛下熟察忠邪
辨明枉直凡茲輔臣孰竦孰夷簡孰行孰琦孰仲淹
孰弼孰擢優容無使淆亂則天工亮矣臣聞天下之
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卑輔臣等也今
也以軀體魁梧為美以應對喋給為賢以簿書刑獄
為本事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愉緹羣聚迹若鸞
斯言則匿忠咎以歸主臣願罷黜浮冗之輩廣求風
節之臣或令對仗彈訶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
對或非時召對言有可採次第施行否則優容亦勿
加罪則天聽開矣臣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朝淮南寢謀以陛下聰明豈不知治天下者必得正人君子乃可任哉特其所言所行利公病私小人懷私巧讓中之陛下亦用內尼如兵部尚書王恕之碩德監察御史強珍之精直章懋之鯁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馴雅或削爵褫柄或置散投荒上天生賢本心必不其然臣願飭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驄馬抽揚俊等以充其名則天心協矣臣聞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繇輕變祖宗之舊也高皇帝監古跡謹亂源凡茲內閣惟供版簞頻年以來邪徑日開主上大權旁落其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八

節

撫伶人賤工倚以雜作奇淫法王佛子倚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以結怨軍民其他耳目所不及加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脩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股肱宰相耳目諫官腹心正人君子則天綱正矣而陛下又據難窮之義理惜易邁之春秋考之經史會之心身一歲之間無日不然則天下之事盡舉矣智慷慨負奇一時御史湯鼎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皆與智善並以進賢退不肯持論見浮沉世事者輒叱罵之其秋敬帝登極舊政一新安懼僞等彈劾不得久位於登極詔書

挿入一條令給事中御史毋風聞挾私言事違者加罪一時物論囂然安尋亦悔之其冬上兩宮尊號頒詔天下乃復挿入曰凡天下大小衙門政務有利當興有弊當革許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其時則有流星之異智復上疏曰伏觀今月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切惟陛下卽位以來斥宦官黜左道究游費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怪獸興利革弊幾無遺矣變異若此其故何哉以臣聖聖之思毋乃陰未消陽未長陛下事天猶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九

節

至歟臣復讀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大小衙門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所以求言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夫內閣天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長臣見少師安恬

無厭少保吉罔無擇少保直奸無耻小人也此而不
 退上弊社稷下弊蒼生即欲它弊之革不可得也臣
 願諷之放之臣見致仕尚書王恕忠可任大事尚書
 王竑剛可寢大奸都御史彭韶正可決大疑君子也
 此而不進上無以利社稷下無以利蒼生即欲它利
 之與不可得也臣願召之崇之然君子所以不進小
 人所以益長臣謂宦官之權重也臣又聞漢元帝任
 蕭望之周堪而制於恭顯宋孝宗任陳俊卿劉珙而
 問於源昇林甫仙客與高力士犄角而唐不綱似道
 大全與董宋臣表裏而宋不競古今君子小人進退
 石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早 師

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惟陛下鑒既往謹未來
 張英斷總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為法凡
 所以任大臣一以太宗為法則君子進小人退天下
 治矣疏入不報居有開安見龜輒語之曰近兩宮尊
 號詔書語及開言路者非裏面意我輩羽翼諸公增
 之耳龜即以其語反劾安等訕君且稱朝廷曰裏面
 亡人臣禮疏入亦不報俟命數日忽有旨召入諸中
 官皆在令跪龜曰令龜跪者旨耶抑太監曰旨乃跪
 曰疏留中還舍矣龜亢聲曰臣所口皆國家大事曷
 留中是皆若等障壅若等盡在盡何姓名吾欲卒吾

諸閣稍稍引匿龜搖然出亡何安與直免矣龜文
 祥等相與誇詡謂君子已進小人已退日夜縱飲酣
 快龜自居大將而以文祥為先鋒其餘皆有名號個
 然無人乎天下而大學士劉吉使客陷御史魏璋曰
 君能去龜可得美官左庶子張昇劾吉十罪璋遂與
 給事中韓重交劾之昇坐左遷更日夜伺龜龜本州
 知州劉槃抵龜書賄以金言夢云公遇一老人騎牛
 陷淖中公左手把一石子文五色右手捉牛角引之
 大道老人謝而出占之曰人騎牛象形朱國姓也石
 子一文五色彈也公彈章具文采稱第一也引大道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早 師

公引君當道也龜自喜甚出槃書遍示客其明年四
 川饑遣官往賑吉人上疏言所遣人不任請精選四
 使分四道擇才御史使理荒四使之選如給事中宋
 琮陳瓊韓鼎御史曹璘郎中王沂洪鍾員外郎東思
 誠右評事古寅考滿知州劉槃理刑知縣劉福皆可
 以用才御史則湯鼎宜為之璋遂草疏署御史景隆
 名言人抵抗成命私立朋黨得旨丁錦衣獄令自引
 黨人人以龜璘思誠槃福對璋嗾御史壁等言璘福
 思誠非人黨惟龜槃及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知
 州董傑數人是因擬拾龜槃所言夢誣以誹謗劉吉

擬旨連捕下錦衣獄逮考智自供曰智與今湯鼎等
相遇契密或論經筵不宜輟講大寒暑或論午朝不
宜塞責一二事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
生民憔悴賑濟無策或論邊儲空虛儲蓄無預不知
其它送刑部坐繫妖言斬罪犯賊充軍人欺罔削籍
智與文祥浮躁凌露謫官王恕訟繫曰竊見鼎等不
及死臣不敢過責天聽切惟律重妖言謂如亡秦者
胡之讖若諸諱書之類是也劉繫書詞雖妄意在成
人美昔秦之時忠諫以爲誹謗深計以爲妖言天下
至今非之臣恐陛下以一劉繫上累平明之治今天
下後世不獨過秦於是上令姑繫獄頃之當熟審刑
部尚書何喬新復爲繫訟得減死戍海州而謫智廣
東石城千戶所吏目文祥貴州衛經歷先是文祥上
新政疏曰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理庶
務參贊萬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廣責歸無城
狐之托治隆俗美職此之絲頃者位多匪人權移內
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公行賄
賂阿順者則交引驟遷違忤者則巧讒遠竄朝野寒
心道路側目譬諸身之疾病症如腹之癰疽釋此不
圖終難言於伏願陛下密訪渠魁彰國憲擇謹厚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三

部

謙畏者隨侍左右更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
不復嫌疑臣竊聞致仕尚書王竑王恕孤侃自將神
明未隔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通判王純忠貞
並抱才識兼優伏願陛下起竑等參之公輔列諸諫
垣親其議論庶有規裨且賢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
移人豪傑不免惟茲臣庶不盡庸愚豈無思奮能知
愧負亦是名流樂其危菑乃爲下品願陛下昭庶務
察羣僚其間罔上營私違天蠹物者小臣則遂罷去
大臣則宜遣歸餘可自新者策之明詔感其良心需
以後効既開自新之路必多遷善之人况古昔聖王
懸鼓設木自求謗議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爲戒
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李林甫持此以禍唐王安石持
此以毒宋遠近驟聞莫不驚駭願陛下再頒溫旨少
霽嚴威詞慙而理愜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謀拙
者含容以嘉其意惟中斷以一心不外搖於合喙大
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之利倘一問及必有背傷如
或嫌疑許從面對臣草茅新進積無怨讐豈不自謀
率爾狂嘩但思臣之於君若子之於父吉凶休戚義
實相關隱默謾欺情所不忍文祥疏中尚有中興再
造語疏入名詣左順門傳旨詰問中興再造得無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三

部

祥文祥具正對安等以文祥浮薄新進當補官授為
 成寧丞曰使練事一時諸臣多言文祥者居一年台
 還為兵部主事到官十餘日而吉人言事下獄故復
 見謫又其明年進士夏鍤上疏曰臣伏見鄒智李文
 祥等皆以言獲罪竊謂非人主之福也夫言官無流
 竄之禍則無以彰譽有謫徙之苦則足以見難罪益
 苦舉益彰言者有苦譽則人主無隆名不如轉而容
 之臣下無禍無名人主有福有譽願陛下熟察鍤并
 論劾諸大臣詔逮錦衣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送銓
 曹竟謝病歸智之石城衣結屨穿親識饋送一無所
 受既兩月廢政其舉居四年暴卒年二十六文祥以
 入賀還道徑商河行冰上冰陷殞焉先數日者商河
 居人聞鼓吹自天若有所迎候者乃屬文祥矣文祥
 卒年三十鍤病歸久之補南京評事竟棄去則年八
 十三蕭久錮河西無援之者及謝遷相乃與之歸而
 璋當時既為大理丞矣竟坐罪下獄王恕出之為同
 知悒悒死文祥字天瑞麻城人祖正芳夙有隱德仕
 至山西右布政使親任參政文祥幼承家
 學才藻秀發年二十中鄉試及第進士以風義自持
 既請成寧丞上官有欲門見之者文祥卻立不進日
 庭參有禮此非其所及名還關中父老擁道號泣監
 司有所饋遺悉謝不受人以孟子宋薛兼金為言文
 祥曰孟子大賢必有所處吾寧過中為與寧衛經歷
 教化大興都御史鄧廷瓚奉命征苗咨訪兵器大奇

其才欲為以憲職文祥曰昔以言出今以軍功進不
 可回辭不得乃請齋表京師因圖告歸疏兩上不許
 即日南還大雪中行數百里至商城曲河米陷頓
 文祥弱冠時精神氣槩殆將傲睨一世及遲回頓
 會不少變而持之益堅及更事既久深自把捫以浮
 名為慮發為議論原古證今具有條緒鍤台州人
 父墳為右副都御史剛直耿介所至鋤強扶弱尤善
 推鞠事情好讀書工詩鍤忠信樂易文而寡慾見
 必為惟力是視蘇壽州人仇爽豪邁意
 大言既自河西歸疎宕自如不改其素

名曰飛 卷之 臣林記 器 部

臣林記 器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正德臣一

劉健 謝遷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其先太康人曾祖紹祖為元順德路總管父亮三原教諭娶妾白有身方就館妻張夢一偉人致帝命紫衣玉帶其家寤猶見也而白報生男矣亮平生孝謹與人恭遜介直寡合不為私議里有不善者匿不敢見人稱曰板劉平生務實學其教以明理飭行為本學者畏服之少聰慧嗜學與閻禹錫白良甫輩游皆洛中老生名士登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劉

尋授翰林編修累官少詹事三任皆輔太子孝宗即位錄東宮臣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四年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人謂木強人而已既入閣練習國體名經濟才萬安劉吉相繼去位與徐溥丘濬同相正色簡語無所依違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明年薦李東陽謝遷入輔政十一年以大明會典成進光祿大夫在國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上勵精求治健亦身任天下之重凡大臣進退政事臧否反覆密上未嘗不嘉納也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煖閣而

名健東陽遷議政東陽才敏遷方質而健確直見事

稍遲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十六年

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其

年一品滿九載上曰勞卿久矣兼支大學士俸十八

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時上憂勞思治益明習國

家事欲盡革諸煩苛弊蠹以蘇民隱每名對屏左右

離立數丈許左右竊竊目屏隙中聞上數數稱善而

已上仁慈敬慎望治雖切而謹守舊章不輕變易尤

惡慘覈之政健念上體清癯太子未壯恐一旦有意

外慮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隱受其庇至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劉

語及宮中之政毅然制抑欲盡洗刷近侍權復太祖舊章然亦未敢輕動也當是時健與東陽遷三人在內閣而馬文升在吏部劉大夏在兵部韓文在戶部戴珊在都察院同心戮力天下仰風采健在內閣凡事以公平為主正色率下處同鄉無所黨比僚案謁私宅不與交一言及入朝論事關大體者累千百而不盡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詞賦閒有之眾皆慕悅必得美除孝宗在宥朝政有常冠佩委蛇士各奮興健獨教人看經窮理李東陽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健處之若不知者吳寬

文學著名謝遷欲健薦之同相健外示唯唯而已強之則曰待公柄事與之同升何景明年少有文兼健同鄉人謂得選翰林無疑健獨嫌景明福薄也孝宗寢疾召御榻前執手歔歔今皇太子侍具言軍國重事命與東陽等悉心匡輔皆飲泣受命莫能仰視武宗卽位不親萬幾中官用事健與東陽遷自劾復疏言政令十失推讓東陽使之屬草未幾中官劉瑾與其黨八人者益見幸健與東陽遷連章請誅之戶部尚書韓文率九卿繼疏健從中反覆諍八人良窘中官王岳范亨徐智入閣議且安置之南京健推案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劉

每聞上狩邊巡江南輒長嘆輟匕筋曰陛下暴衣露蓋臣安坐家食死無以見先帝矣輒舉弘治時事淚潛潛下也世宗嗣位健年九十不可起賜勅存問曰朕惟人臣事君行道樹功豈不難哉而名遂身退壽老康寧身繫天下之望尤不易得卿自早年究心理學蜚聲藝苑勞動著茂聞坐彌隆遂受知孝宗皇帝弘治十八年之治卿與二三大臣佐理為多顧命之日推誠付托至切至專卿感激知遇益竭瘁勞武宗政元隨事納忠曲為匡拯其毅然不可回之氣往往見於詞色群小難容告老而歸中間復遭讒抑而昭雪隨之高風大節播仰天下有日矣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盛福完名求之於古則有宋名賢卿鄉先哲若司馬光文彥博輩不多讓焉累朝舊德實軫朕懷特遣行人至家存問仍賜羊酒令有司月餽官廩八石歲給輿隸十名式表異數卿尚願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于天下抑朕聞老臣體國義不忘君方茲初政嘉謨至計尚無秘隱輔我不逮欽哉明年遣撫臣就第致束帛餼羊上尊年九十三卒贈太師諡文靖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劉

健為修撰時有欲薦為提學憲臣者至之得成之請九五日成其時周公教我矣不果行因以為號而世人誤以廟庵為廟庵

謝遷字子喬餘姚人其父恩以禮經名場屋久弗售因遷居而生遷遂以命之成化十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考試官趙瑄閱其文欲置選首而瑄爲兵部主事名位輕實第三顧瑄已批選卷曰狀元拜相必此子也趙瑄晉江人善以文章鑒別人成就爲廣東人提學僉事考較海南士既損曉語人曰是處前列諸生文則可矣顧其成就不及瑄等者及應試諸生渡海多有沉溺人服其精鑒廷試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入館進學專勤謙抑諸先輩皆重之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選侍東宮孝宗登極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加俸一級初開經筵奉勅爲日講官與修憲宗實錄上方嚮意學問遷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謝

誠開悟先期焚香莊誦如侍天顏及當講敷暢詳明甚稱上意御馬監左少監郭鏞請預選女子於宮中或諸王館習禮讀書待服闋之日冊封二妃廣衍儲嗣遷上疏曰伏聞陛下因內侍之言欲預選后宮固亦廣嗣續綿本支至計但今山陵之工未畢諒陰之痛可衰陛下春秋向盛如日初升血氣未定如泉始達熊羆麟趾天慶方新中宮正位兩主得人自餘妃嬪宜可稍緩臣聞九經之義遠色爲先建始之初不可不重下禮部禮部尚書周洪謨等議遷言是三年以省親請給驛賜金幣明年實錄成陞詹事兼侍講

學士加俸如前丁父母憂服未闋詔以本官入閣辦事是爲弘治八年遷辭不許陞詹事兼秩如故詹事乘馬百條避路時人榮之十年勅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其明年武宗爲皇太子出閣講學陞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會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遷長身玉立儀觀都偉爲人慎默簡重其與劉健李東陽同相健敢于任事而資遷之制斷東陽長於爲文而資遷之典則孝宗臨御十有八年繼體守文號稱至治三人稱賢相焉時承平既久政漸寬弛近習怙侈尤甚內府各庫及諸倉場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謝

馬坊筦事內臣多作奸索賂而御馬監軍士月以禁旅不隸本兵虛名充食遷知上圖治甚切乘閒言之上今撰旨禁約遷曰設禁虛言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奏然後嚴立禁條庶幾民困少甦上悅如其言繇是軍伍之曠缺戶口之衰耗屯田鹽法馬政之弊壞方與健東陽爲上漸次修舉以復舊章而宮車晏駕矣上大漸與健東陽並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纂修孝宗實錄充總裁官遷疏乞致仕薦吳寬王鏊自代言甚懇至恬讓之風聞於中外竟不許頃之以劉瑾故與健同乞致仕焦芳入閣

遷薦寬整不見及而瑾以遷與律連章請誅尤所

切齒二人遣人四偵竟無所得久之餘姚人周禮徐

子元許龍上虞人徐文彪以懷才抱德被舉瑾謂四

人者遷里人所以舉懷才抱德之士草詔出劉健遂

矯旨與健並黜為民謫戍禮等四人禁餘姚人毋得

為京朝官文彪字望之正德初舉賢良以母老辭有

瑾怒甚下之獄榜掠幾死械戍鎮南文彪處之怡然

請武弁子弟相率來學瑾誅殺遷禮子元龍等雖同

深所著者有貞時集若干卷頃之矯旨今遷弟武選員

外郎廸致仕子編修不除名欲追奪誥勅會瑾敗初

遷去位時臺諫交章奏留皆見逮繫榜掠既歸瑾意

叵測人皆危之遷曰不見劉元城事乎天佑皇明我

當無他日與客圍棋賦詩晏如也瑾誅詔復職致仕

世宗登極遣行人齋勅存問起廸參議不復任翰林

廸一子中書舍人居一年今有司時加存問大學士

費宏疏遷自代宏去楊一清復薦遷六年上遣行人

勅起于家命鎮巡藩臬敦促上道既至進少傳戶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始一清薦遷若虛元僚待遷者

及遷至一清無讓意力乞還上以天寒免遷朝參除

夕示御製諸詩疾醫來賜酒米少閒遣鴻臚卿趣出

視事遷竟辭歸三年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諡文正不

舉鄉貢第一進士及第

韓文 張敷華 楊守隨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韓琦之後也父祖世隸醫學生

時父夢紫衣抱送文彥博其家故名之文以成化二

年進士為兵科給事中持節韓藩盡卻饋送已率同

官論都御史王越邀功啓釁薦李秉王竑合起用疏

中語涉宮禁純帝震怒逮至文華殿面杖三十陝西

三邊紀功郎中謹奏總兵都御史聚等殺降報功上

命文往勘覈奏報可陞右給事中滿考出為湖廣右

叅議提督太和山兼撫流民均州亢旱踰三年文至

名山藏 卷之 八 韓

淨樂宮開勅甫畢大雨如注人皆異之太和山鎮守

太監貴聲勢凌物文但誠心處之貴亦心革亡何轉

左分守襄陽九溪衛桑植長官頭目警殺隣近侵地

奪印文身往撫諭皆聽服既以父喪歸時文為叅議

八年矣孝宗初王恕為吏部尚書知其久滯陞山東

左叅政濟南之俗天旱則惡少年相聚發塚暴屍名

曰打魁文下令嚴禁居二年以薦超陞雲南左布政

使尋以都御史巡撫湖廣河南轉戶部右侍郎以母

喪歸終喪改吏部陞叅贊南京守備機務兵部尚書

先是外守備與內守備會議事仰鼻息於內守備而

已外守備殊不出一語文復誠心處之卽出語內守
備皆聽服尋陞戶部尚書就道之日軍民沿岸攀留
號泣孝宗末年慨然興治召文榻前今考祖宗鹽法
之舊以通商實邊文上言國家之務莫重邊餉飛輓
之利莫良鹽法太祖高皇帝立法至嚴且備是以凡
遇邊警糧草缺乏召商上納無不響應小民免轉運
之勞塞下得濟急之用効速而大莫有過此法久弊
生冒濫阻壞開中雖多實用全無皇上重慮邊陲弗
靖蓄積少充特召臣文恭承聖諭朝野聞之莫不懼
喜臣等敢不悉心以對因條七事以聞奏上孝宗已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韓

崩矣武宗卽位許行其六事而其一事下文再議其
下一事再議者蓋文陳買補殘鹽之弊謂祖宗舊制
谷處鹽運便等衙門歲辦鹽課如額類徵梁積以待
商人開支商人稱便近者慶雲侯壽家人洪奏買兩
淮殘鹽八十萬引壽寧侯鶴齡家人成達等奏買長
蘆兩淮殘鹽九十六萬餘引名雖買補殘鹽其實傷
奪正課按每引納官多至一錢而賣鹽可得一兩八十萬九十六萬爲銀多矣乞今所
領引目赴官銷繳價銀如數給還其未完者停止勿
上旨下文持舊議如初上命已納價者如弘治舊旨
未納者停止如文議文曰陛下卽位有詔書內外勢

要奏討奏買存積常股鹽攬越支賣夾帶私販詔到
各該巡鹽巡按御史從實驗理除未支掣並行住支
此詔書也請如詔上曰如詔書是也壽寧侯家人成
等并商人譚景清業有旨卿遵行之頃壽寧侯奏辭
引目而慶雲侯尚請如舊文復請如詔書上復曰如
前旨文曰臣已累請如詔書上曰有屢旨如前旨亡
何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爲關中請賑須金十萬
請開中淮浙四川鹽百萬引復下文議文復言法有
成規事不可緩祖宗設立鹽法專爲備邊賑飢之用
官豪勢要不許占中此法之有成規者也山陝饑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韓

人民隨處流移虜賊入寇軍民多被搶掠此事之不
可緩者也法有成規守者變之必至壞事不可緩任
者忽之靡能濟諸處變賣鹽銀存積數多戶部催取
運司半年錙銖無有皆繇商人譚景清等以隨場買
補爲名霸占市利官課不充實繇于此臣等屢經執
奏未蒙俞允若以成命已下勢難中止則何如祖宗
成規之難以變更若以商人資本艱難恐致失所則
何如百萬饑民轉之溝壑之難緩引手况今邊方報
警虜賊在套又將簡練兵馬措辦糧草用預調發若
買補之害不除將鹽法之壞如故一有猝急曷以支

持臣等及復思圖惟有如詔書第今譚景清銀已納部情難盡法沒入惟有給還原數追收所領引日方可全國法之至公示天下之大信杜奸宄之竇門通飛輓之實利外此如欲別議是陛下所以待臣等股肱耳目之臣不若譚景清等一商人陛下所以計宗社生民不若為商人譚景清計一家疏上仍命再議大學士健言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既不奉詔還官又不領回原價阻陛下新詔累母后盛德此臣等失職罪請解臣任上復下議文言臣等前議給還納價收取引日已是屈法伸情今難復再上方許

名山藏

卷之一 正德 臣林記 十一

之文在戶部一年如請追沒妖道番僧賞賜請裁宥濫內官請收復景州民崇奏長寧伯或占田明旨翻將崇逮繫請止太監綬買辦寶石珍珠請酌太監果賣鹽以備織造先後不一疏而所執鹽法尤為堅挺亡何則劉瑾輩事起而文去位矣蓋文約諸九卿合詞上言人主辯姦為明人臣犯顏為忠况群小作朋逼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焉關臣等備員股肱當主少國疑之日仰察天象俯揆物議瞻前思後憂心如割至於長泣涕下不能自已輒敢昧死上聞臣等伏觀近歲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

窺聖容漸日清癯細究其故皆緣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丘聚等置造偽巧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錯陳優劇或導萬乘之尊交易於外狎昵嫖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繼之以夜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兆此等數人蠱惑君上圖便已私寧復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攸萃聖躬方今大婚雖畢諸嗣未建萬一損身失常即將此輩壘粉菹醢何補于事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終顧命之語陛下所宜顧諟也閣宦誤國前古最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效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忌為患不細伏望奮乾剛剖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祚疏入上方欲治八人罪八人者繞泣上前得留如故始文未上疏時朝退入部即對部屬官言上居起泣數行下郎中李夢陽勸文為疏與諸公伏闕上之文遂屬草如此謂夢陽曰即事不濟吾年足死矣八人既留於是日夜求文適不得會有解戶以贖金輸庫事覺罪文降一級致

名山藏

卷之一 正德 臣林記 十二

之文在戶部一年如請追沒妖道番僧賞賜請裁宥濫內官請收復景州民崇奏長寧伯或占田明旨翻將崇逮繫請止太監綬買辦寶石珍珠請酌太監果賣鹽以備織造先後不一疏而所執鹽法尤為堅挺亡何則劉瑾輩事起而文去位矣蓋文約諸九卿合詞上言人主辯姦為明人臣犯顏為忠况群小作朋逼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焉關臣等備員股肱當主少國疑之日仰察天象俯揆物議瞻前思後憂心如割至於長泣涕下不能自已輒敢昧死上聞臣等伏觀近歲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

任戶科給事中徐昂言文歷官歲久端謹素著銀課失覈責在屬官乞聽以舊官致仕內批昂褒美大臣顯有囑託文遂落職并除昂名文子高唐州知州聰刑部主事士奇並除名爲民文出都門乘筍輿行李一車而已瑾偵伺無以加之又會戶部有故冊逸代文者顧佐瑾嗾佐上其事佐持不可瑾奪佐俸逐之去復以中旨逮文鞫錦衣獄有投匿名文書丹墀下者言瑾欲陷文至死人皆譁怒瑾乃已禁文數月取中旨勿擬文罪第與故戶部侍郎張經並罰米千石而更羅織文他事罰二千緡之瑾誅復職文廓大遠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三

韓

永莊簡凝重歷官四十餘年歷事三朝詢諮遠猷根本彝憲天下陰受其福家居行義多可稱述鄉里化之年五十喪妻不娶冬寒命小孫溫足婢媵不得至前老而形神堅壯面沃有光吟詩作楷行不廢文每課吟詩以篇什計臨池以水爲度與劉大夏張敷華並稱弘治中大君子交善林俊數千里外書問往來如東西家肅帝登極文已老加太子太保今有司存問賜璽書曰比權奸之竊柄痛朝政之紛更卿守正不阿抱忠自誓倡言和闕山岳難搖甘禍忘家冰霜不變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康起文彥博九表之餘人心攸屬

繼韓魏公百代之後家慶彌彰宣讀畢文感泣不已年八十餘卒吏部爲請諡曰愚同寗子竟保其身老似武公不弛于學命贈特進光祿大夫入傳諡忠定文身後子孫多有顯者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父洪正統中與土木之難敷華自爲兒時社樹爲祟率群兒斬伐之崇已里人異焉景泰中錄死事後廢入太學天順七年應會試舉場火士子奔亂敷華與戴珊倪岳獨見一朱衣人啓門出之明年試舉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當散館與劉大夏獨願就部曹以周當世之務授兵部車駕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四

事陞員外郎郎中嘗奉使道遇盜劫其囊得七金而已使隸市肉屠告隸易金坐客詰屠曰何知非相公金屠曰相公雅用俸金無惡金也陞浙江右叅議監溫處二州銀課時景寧礦盜起鎮巡議勦敷華榜示招撫從數十人曉諭之皆聽命因斬其魁首十餘人陞叅政遷右布政使皆在浙中凡居浙十餘年不求赫赫聲而境內大治弘治元年擢湖廣布政使歲饑給粟散粥藥病掩骼高值來商卑詞告糴出官錢脩學宮編役軍民籍爲甲伍使資備直以業餓者任滿籍羨金二萬餘悉貯官庫四年南京給事中邵誠等

言敷華與布政劉大夏秦民悅婁謙徐恪按察使魏富叅政李憲副使羅璟林俊等皆存心清謹制行公勤乞加擢用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浙人攀留遮道尋以母喪還服闋起巡撫山西如故時山西連歲凶旱敷華上疏曰今山西水旱為灾倉糧匱乏臣履任以來日夜憂畏千度萬思莫得其術竊見解州鹽池生生不窮惟資人力不假煎熬此天產也若通以舟楫可濟天下今河東運司歲課四十二萬引其餘官既不取又不濟民天生大利以與三晉之人委之無用良為可惜莫如於四十二萬引之外歲委勤能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張

官員別撈三十萬引出場依時變價為預備之用蓄積無過此者復言天下之物徵所有則易供斂所無則難辦山西險阻一隅舟楫不通銀物少聚地利所出粟麥豆而已大同邊餉故取給太原平陽每米一石折銀一兩草一束折銀五分運解至彼名商上納米可四之草可二之徵民甚苛利商不貲非所以為便也請州縣道路平行在腹裡者從其輓運本色其餘崎嶇艱於轉徙別與斟酌價直皆從之八年改巡撫陝西時邊民愁困逃亡田荒不治居民代賦甚苦敷華請酌五年為期有人佃種則輕其賦無者量給

見在人戶暫為代納又請開鹽引茶斤并納草納米之途以廣儲積邊人賴焉終南山有妖僧張金峯者聚徒立號裂布為旗祭以孩嬰刻言某日諸天大會誘男婦燒香啖以狂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呪虎當路山中負薪炭者多被迫脅不從即支解懸樹敷華密令父老宗等以拜佛為名直入生縛之既平賜勅獎諭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再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地方請設儀真攔潮閘築高郵湖堤凡便益漕綱者疏三四上權貴親暱干請拒絕頃之督運入京諸大璫雅聞敷華名因諸公送名香為壽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六

張

敷華各報之幣既追反之曰幾誤平生吾素無內庭之交可自敗十四年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八年陞刑部尚書敷華剛介峻潔不輕言笑秉法奉公物望甚著與南中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一時稱四君子其冬召入為左都御史既至禁貪酷戒奔兢縉紳凜然畏之敷華雖剛峻自處而愛惜人才持大體無絲刻氣正德改元上狎劉瑾者八人政出闕寺科道官艾洪等以為言上下詔切責敷華上疏請貸之頃之英國公懋與諸大臣及給事劉滄御史朱廷聲徐銓趙佑等交章劾瑾必寘之法上曰朕

自處之敷華上疏曰臣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誠以君天下者當嚴恭寅
畏不可怠也致治之盛莫過虞周虞氏兢兢業業幾周
家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克艱厥后無敢戲
豫是以神化宜民馨香昭受天啓皇明聖神相繼太
祖高皇帝有言喪亂之源繇於驕逸太宗文皇帝有
言天下雖安不可忘危膺眷廷休有繇然矣我孝宗
皇帝至德深仁上畏下憫方大有爲而龍馭上升繼
序不忘實在陛下夫何夏秋以來宴樂逸游日狎愴
壬政今與詔旨相違行事與成憲相乖以致上干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十七

張

變下洵人心臣等所曠職而負慙言官所切忠而懶
疏者也今給事中漉御史廷聲等連章論列陛下但
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陛下曰朕自處
置臣竊歎之臣請言時政之弊四十萬庫藏已竭而
取必足數五七歲童子何能而招之勇士織造停矣
又織造傳奉革矣又傳奉鹽法方遣大臣整理而太
監果復奏帶引鹽地土方遣科道清覈而太監永仍
奏討田地管操太監何以數更鎮守內臣何爲屢換
王欽鄧廣未嘗到部而與甘寧監鎗則政令紛拏章
經索取官庫而准顧覓水手則弊端滋蔓國家大事

百臣爭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賈誼有言天下大器
置安則安置危則危臣願陛下審所置焉宋綬有言
自古帝王未嘗不學臣願陛下學真德秀有言無逸
則壽臣願陛下壽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
以興隆臣願陛下究興隆之術陳子昂曰人不可使
窮窮則奸宄生臣願陛下毋使民窮疏上不報其冬
十二月晦日瑾傳奉今與楊守隨同罷敷華即日買
車就道至徐州洪艇小觸石幾溺死亡何瑾入司禮
監其明年矯旨列敷華奸黨榜示天下尚欲借撫湖
廣時糧餉汜爛爲罪修撰康海過瑾曰張公撫陝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張

父母之不可贖乎乃止又其明年卒瑾誅又二年贈
太子少保諡簡肅敷華明辨義利介若黑白有所不
可不以貴勢大禍爲遷就威儀動止一循禮經天下
以爲名臣子鰲山爲御史亦鯁直著聲
楊守隨字維貞守陳從弟也第成化二年進士授監
察御史不應權貴人招權貴人犯法獨按問之數言
事時有欲撓吏部權者爲例曰方面官銓選俱今京
堂推舉京堂缺必繇內降守隨抗言不可坐奪俸三
月已劾奏僧繼曉直聞中外出巡按江西李孜省姦
暴鄉里守隨舉按其罪當滿戍而孜省走京師結納

申貴以左道得倖守隨自江西憂歸服闋赴京孜省已為太常寺丞守隨即劾奏孜省贓罪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因改為上林苑監已而吏部擬上南京大理少卿再擬大理丞皆為孜省阻格不用久之陞應天府丞尋以憂去服闋復除前任守備太監蔣琮陳祖坐侵後湖墾地為田又漁于湖為御史孫紘所論下守隨勘悉繩以法時孜省益費用事嘗被密旨得舉察百官守隨適入覲忽傳旨詰吏部守隨先後任何官者吏部對守隨以御史丞應天中道聞計起復無缺添註管事上曰既添註可調除之別任於是調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元

為南寧知府而守隨從弟守趾為翰林編修并陞為南京翰林侍讀故事編修秩滿無復陞南京者竝以孜省構故孜省誅陞應天府尹是為弘治初元復為蔣琮輩所構謫廣西叅政五年不調稍遷廣西按察使尋進南京操江都御史南大理寺卿復改北正德初九年考績陞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掌寺事太監李興盜皇陵木罪當死劉瑾谷大用等屢以密牘囑興事守隨峻却之興謂其家人曰我有金四十萬留十萬養親以三十萬脫我死何不可為者守隨持興益急興卒以內降免亡何中旨取戶部餘鹽四十萬充

丙廷別用戶部尚書韓文率九卿廷諍中旨詰責是何大事遽爾昌言守隨退謂文曰天下事誠有大此者今闕宦擅權八虎相煽吾輩何舍此耶文以是率眾伏闕頃之瑾等不去劉健謝遷相繼致仕武宗命瑾掌司禮而八虎中若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高鳳丘聚羅祥魏彬俱各出筦樞要守隨復獨具一疏及覆論諸豎姦狀而斥瑾尤甚疏曰臣聞之孟軻一正君而國定矣周穆王言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逮夫姦邪之進實累君德日滋月潤至於廢政梗化禍且有不可勝言者况其機已著其勢已盛者乎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十

日之事臣不得不痛哭誓死為陛下極言之也臣伏觀陛下春宮之時英明煥發有過人之稟早夜嗜學有希聖之功親禮師儒有重道之志辨別君子小人有不惑之明不近左右佞倖有剛正之操天下臣民仰之以為今日太平之望而先皇龍馭宣二三大臣至于寢闈顧命諄諄言猶在耳陛下嗣位之初率緣舊典開出一二新政快洽人心天下稱頌夫何數月以後左右近臣不能祇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善政而更張之盡誣先朝近臣碩輔而剗汰之天下嗷嗷莫措手足怨咨之氣致生災變天鳴於上地動於下

五星凌犯於霄中辰宿顯現於旁午彗星直穿於北斗太陽蝕來歲之首桃李華季秋之月雷擊奉天鳴吻雨壞留都皇牆古今罕見之灾交集數月之內陛下獨不思其故乎今內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高鳳丘聚羅祥魏彬等八人各以姦險之性巧佞之才希意導諛誣上罔下始焉猶乘閒伺隙終也至恣意肆情外人目爲八虎而瑾尤甚陛下獨與聚處馳逐又親信而愛護之今日以逸遊荒樂之事導陛下明日以諂佞承奉之言諛陛下或于西海擊鷹搏兔或於南城躡峻登高或胡服而招騎射或飾像以作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冒派織造義男贅壻受卒幸童充物禁庭叨冒璫貂附已者增祿進官忤意者貶爵褫秩罪重厚賂反得陞遷功多無賄立見削奪內外臣僚惟趨瑾勢天下臣民惟畏瑾威向也二三大臣受顧托遺今亦有潛交默附漏泄事情者矣向也南北群僚矢心痛恨今且有畫策主文依阿時勢者矣且其數易邊境武略之臣大吏各省鎮守之職志且何爲事最易見臣於前月會同府部院司公卿僚佐力陳其罪以俟聖裁中官傳旨慰免臣等俯伏至以死請逮及日肝方荷處分臣等歡呼而退以爲必正典刑殊不數日乃蒙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今之役將君德自正治化自清疏入不報而瑾銜之
 刺骨忽歲除傳旨與張敷華同致仕凡大臣休致必
 面覲辭謝賜宴返家給祿米人夫一切不與守隨退
 朝隸從入朝者皆亡去守隨徒步長安道中僅有吏
 胥數人肩輿擁歸明日出張家灣僦車行瑾遣偵之
 無所得其明年復與張敷華同列奸黨又明年追論
 出河南民斌獄罰贖米千石上納宣府于茂顯往輸
 途悸卒禍延群從無脫者第守陞姪茂元皆坐罷官
 又二年矯詔削秩追繳出身以來誥勅再罰米二百
 石又一年以浙江審錄郎中恬僉事覓有所奏釋死
 石口歲 卷之一 正德 臣林記 謹

獄不當獄囚者鄞人瑾復追論守隨故掌大理時私
 庇其鄉人與覆奏罰米二百石勒為民恬覓及大理
 少卿亨評事富亦各罰百石守隨鬻賣假貸方得完
 輪瑾誅科道交章論薦而瑾餘黨尚在復寢之已復
 原職致仕還所奪誥勅年八十五卒賜祭葬贈太子
 少保諡康簡守隨為人誠懇精綜數學其以御史驗
 賦大同推筭盡毫髮官吏有逋賦者或望風解去或
 繫頸就獄見天下諸司文卷不明請以三歲遣官照
 刷著為例云

李東陽 梁 儲

李東陽字賓之其先茶陵州人以戎籍隸京師四歲
 能作大字景帝召書書奏帝抱置膝前賜珍果寶饌
 六歲八歲兩召講尚書稱善命肄業京庠天順中年
 十六自鄉試連舉進士高第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
 編修東陽詩詞清麗字畫適美所作文章殆遍天下
 以貌寢好詼諧不為時宰所器為侍講學士者久之
 孝宗五年無雪至于明年不雨其五月下詔求言東
 陽上疏曰伏見去冬少雪今春缺雨自都邑畿甸東
 接齊魯南抵淮濟西連襄隴赤日圻地黃塵蔽空冬
 麥不收秋穀未種或饑死道途或典賣兒女或流徙
 名山歲 卷之一 正德 臣林記 謹

他鄉蘇松嘉湖諸府霖雨經年大水橫溢瘟疫流行
 盜賊交作河南寧夏遼東等處地震有聲半年之間
 奏牘累聞陛下遇災而懼下詔求言此古帝王盛心
 也臣被擢先朝繼塵侍從三十年來略無寸補而職
 在講筵不關政務惟君心為化理之源經傳乃致治
 之法似緩實急似淺實深願講讀有時章句有限宏
 嗣與義未易悉陳嘗慕宋范祖禹講月令而深論誠
 於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言勤儉為治之理又
 聞唐崔郾半歲不問經義則謝無功李絳踰月不訪
 理道則慚飽食臣之曠瘼實又過之臣於經筵輪講

孟子不敢遠引謹就孟子以對孟子曰至誠不動者
未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謂此言天人之際也
陛下即位之初雨暘休若不祈自至近年旱虐經時
累禱不荅若齋醮一事偶獲者有賞不効者無刑徒
費資財復傷治道請斷今日凡事關祈禱上涉于天
以經呪干賞賚者並加斥絕陛下齋明勵精用對天
人之際凜日鑒於屋漏日民瘼於深宮天意不回未
有也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
定矣仁義行政用人之首也經筵講學仁義之所繇
生也今盛暑亢旱經筵暫輟臣願陛下取累年講官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李

所進直解時時繙閱用代溫書以俟秋涼講讀如舊
將根本融徹行政用人舉而措之無不得宜孟子曰
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古聖王用民之力而得其
心諸營官軍本以壯國本制外患工作累歲操練日
少諸司屢嘗執奏陛下雖亦量停乃如金水河昌國
公墳等處當鑠金汗血之日兼工倍力特今儻完此
不得人心之大者也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
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
林林木不可勝用也今天下萬物之利無處不貧就
舉三端而論山東諸府穀麥所宜草根樹皮掘食殆

盡繼以人肉荆汚諸湖魚產極富水竭魚荒河泊歲
課多用折納易州諸處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漸出關
外一二百里他諸賦稅大抵皆然若據圖按籍計口
數物都邑之內臺省之間猶無以知之而况九重之
上哉至如京師市舖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
於田賦買辦之使亟於催徵官價不充支給踰時曩
因戶部委官侵剝招怨商賈幾絕陛下降旨切責然
後貿遷不滯天下歸心但其起例太重難頓輕減物
價踊貴皆繇於茲今即不能蠲租罷稅請雜泛差役
額外科派痛令所司裁省尤望陛下守訓行儉為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李

下先孟子曰饑者易食渴者易飲切見山東等處災
傷已極廷臣屢請量賑漕粟未見准行臣惟京儲固
重歲給尚贏何靳百萬之數不假饑渴小民以一二
歲之期哉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者所以格兼
并禁侵奪也今畿甸奸民競揭空閒田地籍名投獻
藩王世家輒行請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
標立界至包村羅落發塚夷墓訟牒纏綿冤號震動
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生齒既衆地寧有遺凡以空
閒請者皆為欺也禁令雖下愈允繼之投獻者諱罰
相仍陳請者竟終得地歲復一歲當何時已孟子曰

君行仁政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近者廣西蠻賊攻門州縣占據村落彼地官軍因乏糧器關絀成大變及出軍之際總兵方面等官橫被截害有司畏罪不敢悉聞夫仁政之大不過教養攻守之議莫先兵食宜下巡撫總兵大臣亟議方略措置儲蓄孟子曰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二者法堯舜而已又曰責難謂恭陳善閉邪謂敬近者群臣交章請赦彭程蒙旨看詳聖心當必有處切見任儀所坐亦以扶持國體非為私謀而小小過差未蒙湔雪仰惟陛下初元若汪奎蕭顯徐鏞等多以先朝貶謫言事之臣次第叙遷至如名山藏

臣林記 三

林俊特加超擢今當求言之日而不宥罪言之臣欲效敬恭孰知所嚮夫陛下已復數人於前矣責難陳閉本自逆事以為敬恭夫惟堯舜能容之也書奏下所司議處八年以禮部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朝上言臣奉使遠涉川陸見聞不敢緘秘臣自閏四月以來經過裏河天津一帶遇時亢旱風霾屢作夏麥枯死秋田未種運舟不至客船稀少曳纜之夫身無完衣荷鋤之民面有菜色

極目四望可為寒心臨清安平等處盜賊縱橫殺人劫財往往而是傳聞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淮揚諸府或掘食死人或賤賣生口民心惶惶莫知所措江南浙東荒歉之處方數千里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官庫無旬月之儲俸糧有累年之逋夫以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荒已至于此北地皆瘠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臣自非經歷此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况陛下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詢之官吏皆言亢食太眾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派重疊木植顏料百凡之物歲無虛月內府錢糧交納使用靡所紀極京城脩造前後相仍工役軍士累力倍錢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室田連州縣徵科過度請乞無厭親王之國供億之費每至二三十萬脩齋掛袍開山取礦作無益害有益者間復有之加以貪官酷吏肆雷為奸民力困窮怨咨交作他如游手之徒托名皇親附搭鹽船聲言造店關津羅網商稅織造內官縱使群小指擊閭河官吏逐捉鬻販居民騷擾動地又臣目覩在途如此在彼可知若此之類未易枚舉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知也是皆始於容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如閭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如畜源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今日生民已甚疲弊國用已甚匱乏若事事蠲之則不可盡蠲時時給之則不可勝給在聖心轉移間而已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戒飭群臣條論弊政然詔書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府貴戚動爲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遐罷誠恐今者所言又成故紙伏望採擇斷在必行書奏納之因自劾求退不許其明年孝宗不豫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宗卽位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元年上不親政與劉健謝遷自劾乞罷言臣等以愚庸遭遇先帝臨終顧命倦倦陛下臣等痛心刻骨誓用死報陛下初政臣竭力匡持未敢輕易求退今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書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白日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頹紀綱廢弛賞罰不當名器尤濫當此之時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奸邪蠱動歷考載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卽位詔書天下延頸而朝今夕改訖無寧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李

百官庶府做効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換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爲瀆擾釐革忒蠹則謂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臣等或旨從中出略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以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荅臣等叨居重地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勢窮理極以至於此儻諉顧命之名曠輔導之實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伏賜矜察特允退休不許復列上政今十失以請言商人譚景清等附托皇親奏討殘鹽既不奉詔還官又不領回原價上挾朝廷下撼官司此一失也大同隨征所上衝鋒破敵當先名字多寡殊不相應人非對陣功不中率而乃欲陞數百冗員糞土爵祿私情公法此二失也內府冗員奉旨裁節僉書守門分守守備等官減革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選入千餘蟒龍玉帶濫賞無筭此三失也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其所革退皆黃緣傳奉奉詔裁革之人亡幾何時復令通送考較此四失也皇莊田土已今巡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李

官按籍使者履度復爾承道相望此五失也皇親家人愆民侵田輒令拘繫來京鎮撫司質問情異初奏未免仍下本貫問理株連破產此六失也韋與齊玄盡惑先朝盜空府庫一則貪緣分守累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但今取回此七失也執事官軍內府官匠倉敖軍斗歸伍團管已得奏請及各衙門乞留仍供役私門如故此八失也內外運庫內府支用累數百萬竝不給一紙印章司鑰庫錢所部奏合關領累時不發此九失也饒磁蠲免詔下二年又令起運此十失也凡十失者有則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有則封還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李

執奏末繇終止臣等追思先帝顧命之言仰念陛下不改之意若塵露少裨即潔身奚忍臣前所奏聖諭曰朕便處治繼曰待斟酌行臣知無可采謹讓能者上復不許自上疏又不許其冬與劉健謝遷連章請誅劉瑾等八人上下諭將安置之南京健推案哭遷亦嘗八人者不休惟東陽默然明日皆辭位上許健遷去獨留東陽再請不許健遷行東陽祖餞欵獻健曰日者公出一言今同去矣頃之上命焦芳王鏊入閣加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改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瑾專權亂政東陽彌縫其間外為隨順內亦

多所周旋抹解而瑾尚心銜出所脩通鑑纂要及會典摘其疵謬及書畫不精者諷科道官劾東陽不敬奪禮部侍郎劉機等俸使改書書成進焦芳王鏊少傅東陽加俸而已而焦勞張絲乃稍稍為解釋東陽每調旨先探瑾意即瑾有奏輒擬優答最後云且有殊等封中外駭曰其加九錫乎瑾建玄明宮東陽撰碑頌德瑾乃大悅是時瑾魚肉朝士株連民庶他人唯唯而已東陽既結托契固緩頰寬譬雜以諧調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天下亦陰受其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李

如新例東陽笑曰此法果行旁及天下上浴百世皆可追論遂已瑾宿道文臣謂米實邊動至千餘破家甚眾東陽請徙邊倉為關倉稍近其地既瑋復嚴督州縣預備倉東陽即言罰實邊倉多勞少益不若就罰者本州郡交納士大夫免輸邊之苦焉四川鎮守太監請得便宜行事瑾中外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高皇帝諸帝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職兵馬錢穀獄訟各有所屬其權蓋分而不專承樂以後漸道都御史出外巡撫其有番夷地方則置鎮守總兵官復建內臣一人同之其權則同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必如今奏則四川一方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上則強悍心苟不服即舉陳易生又如舊有草寇發則調征勤士官必須奏請所關尤非細故今輕革去巡撫若并什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難於擔當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總漕指揮陳俊以濕漕未買銀審京平江伯陳熊許之瑾矯旨下俊詔獄使詭熊賊罪欲并殺之東陽力爭瑾謂熊犯科至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瑄在太宗朝開

河通漕金書載參于孫免死豈可廢功紀奮傷天下
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鄒愈湯和輩今
其子孫俱已革罷陳瑄佐太宗皇帝非有攻賊野戰
之功豈足深介東陽曰漢高祖定十八功臣蕭何第
一封為鄒侯何嘗攻城野戰耶但云餽餉供給不絕
而已當漢之時無何餽餉供給雖十張良百韓信能
儲秦漢項哉然何之餽餉猶屬漢一時爭戰陳瑄關
河通漕歲致四百萬石京師此國家萬世利也瑾乃
誅俊能僅奉侯爵授之海南真鑄反朝命出師詔告
天下詔書有兀還差出官較一條瑾曰行事衙門累
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已在京師今差遠四
外驚疑煩若若真者取還則屬自無所托然瑾以纂脩
降東陽俸旬日間以脩孝宗實錄復之乍降乍復東
陽不能去也瑾敗東陽言臣備員禁近於劉瑾事體
相關先後調旨撰勅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李

也百歲後公身集詬誰能解之白首老生受恩居多
當此不言誰復言者請先削珥門生之籍然後公言
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因自致仕去而是時
中外有流賊之變中書舍人何景明則上記東陽曰
近者河南盜賊日益橫起山東士卒經年暴露國有
強禦而獄有言官野有屠戮而朝方宴笑廷議大謬
市令不行勢急燔溺特明公拯救爾昔者召公告老
公旦挽留今明公責深望重宜悅時悲人略疑忌之
嫌捐顧愛之意勉强就列若引而棄去非所以後身
而急國家然東陽累疏辭讓是時提督馬中錫督兵
平賊倡招撫之說東陽獨力持之起義劉六劉七等
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戰提督馬中錫以
鄉黨填塞所在恐為迫脅倡為招撫之說司禮張永
以問東陽東陽憤然曰此賊本朝延編犯法恃理
與外夷不同皮肉為縣拒敵官兵殺千萬家遭其
荼毒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之今日無分寸效方且
出師而以招撫為說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食不下
咽也永等皆欺曰李先居二年賊平論功賜資廕子
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姪一人錦衣千戶因辭改文職又命兼支尚書俸有
近習言京軍不習戰陳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而
以京軍如數戍邊春秋分番上甚喜遣司禮監與谷
大用至閣議東陽力辨不可大用言上意定矣姑試
之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如其不可勉強曲從必有

息異時獻計者不知何在執筆者固自永存國事
 債雖死何贖往返再四乃具揭帖明陳其故下兵
 部議時廷奏皆謂不便兵部亦執奏至再而內意已
 定司禮監文書官壓進擬票云上坐乾清宮門必欲
 今夜批出東陽極言不便者十事且言今五府六部
 六科十三道皆稱不便臣等股肱之臣居輔導之地
 若何順曲從是滿朝皆有忠心臣等獨當誤國實不
 敢別議翼日乃內降遂乞休許之賜勅褒諭今有司
 時加存問給月米歲夫東陽子兆先有文材天絕塵
 姪兆延為中書舍人居四年卒賜寶鏹賻米布甚厚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論祭九壇贈太師謚文正東陽夙負文章之望朝廷
 稽古代言盡出其手平生善獎才雋朝罷海內名流
 畢集其家東陽開懷茹納崔銑為翰林時冬夜與客
 劇飲長安市東陽前呵入朝銑持杯詣前請下東陽
 下車大酌數升去旦悔與客詣謝東陽曰尚能飲否
 復與大醉罷東陽所著懷麓堂集天下翕然宗之又
 以漢魏閒樂府歌詞皆有為之作文人代興重襲故
 常無復歸趣李白才調雖高亦仍舊而已張籍王建
 以下無譏焉元楊廉夫力去陳俗而縱其辯博不郵
 聲調因取古今忠臣義士幽人貞婦奇蹤異事命題

立義擬古樂府時人誦之東陽與楊一清相善也病
 漬一清偕同列省視曰無可為公身後者國朝百五
 十年人臣未有諡文正請用以尊公邵銳叙懷麓堂集曰盛德嘉漢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宋梁克家後成化十四年會試
 第一廷試首二甲改庶吉士授編修累遷吏部侍郎
 侍孝武二宗東宮正德改元以副總裁纂脩孝廟實
 錄及大明會典遷吏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劉
 瑾駁其纂修會典紕謬貶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
 職如故瑾竟傳旨出為南京吏部尚書瑾敗復官兼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文淵閣學士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兼華蓋殿大學
 士與楊廷和蔣冕毛紀同時為相儲故長廷和七歲
 與同舉進士而又先貴及其為相反讓而居下其為
 人忍辱慈巽一時群邪用事朝政二三廷和冕紀有
 所不遂輒稱疾乞退儲常就中和調武宗將幸宣大
 廷和冕諍不得皆稱疾儲與紀泣諍左順門既紀亦
 稱疾儲獨諍累日秦王惟焯請潼關以西鳳翔以東
 河壩收馬地曰皇祖以賜臣先王棧也江彬朱寧張
 璉皆受王賂為求上上意許之兵部科道執奏不得
 震怒促草制廷和冕稱疾儲曰孰在公即起草曰

昔太祖高皇帝著令無得益藩王地藩王地廣則士馬衆多士馬衆多則奸人相蠱誘不利於宗社以王請之勤朕念親親不忍王拒王得地後宜無多養士馬收聚奸人聽其蠱誘是將不利於宗社不有高皇帝訓當此之時朕全親親不能已王慎圖之上覽駭然曰勿予也慮乃大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下內閣草制甚亟廷和稱疾獨促儲上坐左順門而待之儲固不草名詰之對曰勅者君所以賜臣陛下儕臣草勅乃名君臣是以不敢上怒手劍立曰不草齒劓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請曰臣即

名山藏

卷之一 正德 臣林記

三七

宗

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覺而怒曰臣儲無禮臣名君顯戮臣罪不可赦上擲劔起是日也儲即家名客出歸對客殊不言齒劓事上出禮臣議召外藩世子爲居守錢寧江彬皆陰有屬儲厲聲曰奸人之謀足聽耶上春秋鼎盛何患無子召外藩子萬一有他吾輩斧鑕矣既與將冕扈從南京將行請天子行璽隨備不測楊廷和曰恐爲奸佞所奪亦足名變執不與南京七請迴鑾上且即郊於南京儲曰上即郊迴鑾無日矣與冕疏言兩都郊壇祖宗配位不同禮南京郊壇首德祖次太祖北京郊壇首太祖次

太宗德祖配位太祖躬奉安太祖配位太宗躬奉安孰敢擅遷之而擅增減之抑二祖一宗奉配之初博考聖經詳集廷議詔諭宗藩以及方內即擅遷而擅增減之亦能如祖宗之時從容廷議詔諭之廣且詳乎上乃不果郊議北還顧還無期儲與冕跽行宮西階下自卯至酉傳諭再四曰臣未得命不敢起上乃傳命曰不南儲冕乃起駕還開河卒導水以浮御舟者人數十萬久俟河涘饑疫藉仍儲散遣之兩自劾請罷不允以妻喪未葬先隴未修爲辭武宗使治其妻喪修先人隴賜祭焉世宗即位奉迎勸進事定爲

名山藏

卷之一 正德 臣林記

三八

宗

言官所劾歸賜勅傳遣行人伴送有司月給廩致與夫官一子中書舍人既錄定策扈迎功廕子世錦衣指揮回辭儲立朝四十餘年官特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卒贈太師諡文康與祭葬爲人沉厚韜晦不言人過亦不自明功誣而追論之殊不自白反薦揚之或以至大官門生故舊詆儲者皆得直聲而儲默然安詭謗儲去大臣被劾者自辯解劾者坐得罪儲在位有富名及儲沒子孫不免窶天下思儲而稱之孫夜禮部主事能詩善書畫郎曰東陽當閣十有八年請退屢矣不可不止世以

為大譏君臣之際固未易割也智深而不伐旁行而不失其守古之人有行之者狄梁公歟儲之立朝亦倣此意

王 整 劉 忠

王整字濟之吳人年十六隨父讀書太學整父疏舉化縣光化自劉石之亂流民散處山澤間在所而是上官慮其生變一切驅逐疏不悉屬格安之民獲按堵善為制舉之文太學諸生爭相傳誦先達名輩屈與為友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一見以天下士奇之成化十年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明年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時望方屬執政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九

王

忌之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九載陞侍講弘治初憲宗實錄成陞右諭德尋晉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辨君子小人之用舍反覆規諭上未嘗不動容也方春上游後苑整講文王不盤游田上為罷上每聽講畢召中官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指若輩矣張壽寧侯於整有連整絕不與通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整可備輔導命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以為吏部侍郎北虜入寇上籌邊八事率多施行整學問贍博文章爾雅春容試士南宮專尚經術弘治間文體為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王

一變至是請科舉之外略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舉毋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除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量材加秩數年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為高正德元年災異見謝遷引咎求退舉整自代是時上狎劉瑾八人者韓文率諸大臣伏闕爭上大怒有旨召整等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眾莫敢發整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繇而治文危言繼之謝遷既去瑾意欲引焦芳芳慮物望不協以整士論所歸遂言於瑾與之同陞瑾威鈴士類按索微瑕幾死者累累整言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且殺之吾尚何顏居此瑾亦繇是稍寬瑾銜文不已必欲置之死地又欲以他事中健遷傷害劉大夏楊一清皆整前後保持此時瑾雖意不在整見整開誠與語亦見聽信久之焦芳專事姘阿議彌不協瑾驕悖日甚整阻遏不得居常戚然因求去瑾曰王先生位高矣何自苦乃爾整求益力瑾使覘之書交皆絕得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行健遷歸政之後以為異數既歸脩然自遠於山水之間吳中士大夫好尚一無所入與人清不絕俗和不清時文行德業隨見師仰莫瑕疵者居閒

十餘年海內士大夫交章論薦世宗卽位遣官優禮存問蓋疏謝因請上講學親政經筵之外復仁宗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學行之士更番入閣使大臣一人領之萬幾之暇時從容造訪以究經史之道古今成敗之端民間疾苦之詳又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王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天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三

王

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內對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意今莫若復古內朝之法以通上下之交成天下之務蓋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正朝

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外朝也唯於內朝者然華蓋謹身武英等殿卽其遺制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中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吉時常奏對今內朝罕御常朝之時上下之間批荅章奏數刻而已而堂陛懸絕威嚴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謝恩見辭憚憚而退至於三殿高閣又復鮮窺孝宗晚年深慨於此屢召大臣議政便殿將大有爲民之無祿不及親至治之盛唯陛下遠法聖祖近師孝宗追希周漢唐宋之盛天下幸甚上嘉納之方欲用整鑿遠卒巡撫都御史吳廷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三

王

舉上言整高文清節守道見幾乞與褒恤贈太傅諡文恪鑿爲人心平氣和言論簡易而誠信藹然表裏洞達自其少年長制舉之文中歲作明理克己二箴以自進晚作性善論其文曰欲知性善幸及內觀寂然不動之中至虛至靈存焉湛乎非有官乎非無不墜中邊不雜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惡復有惡至於善惡惡復有混復惡三品性猶鑑乎物來則應物去則空惡之生也生於蔽乎氣質既異性亦隨之譬之珠然墜澄淵則明墜濁水則昏墜污穢則垢上智澄淵也凡庶濁水也下愚污穢也天地間隔塞充滿

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月在天物各受焉江湖淮海池沼溝渠莫非是月心者月魄性者月光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人謂善發聖賢之旨蓋為古文詞明暢整嚴得韓愈之法而正嘉

開繼鑿名為善制舉文者毘陵則有唐順之薛應旂海虞則有瞿景淳海內稱之曰王唐瞿薛

十四年進士授慈谿知縣不樂為今乞九江府教授先後入仕動伴於時久之為郎歷試考功考留都官

自信益篤弗阿其友象始不悅左斥之為郡判亡何復禮部推前提學副使力以其學抗流俗流俗譁而

改之竟調兵備都延去延之日軍民父老號呼攀援程未再出韓范復來忌者乃附和姜菲以沮其進應

所差仕途二紀立朝不滿旬月訪忌朋與偃蹇遷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而簡在務行已志其歷任公移皆經給要略康濟機宜要非空言無實者此也 瞿景淳字師道生十月

能誦詩關雎少時嘗扁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千遍舟厲聲叱之即應時滅為諸生久困場屋而利業益

精務究於所以作者之旨所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吳中稱王文恪經業為明冠獨景淳繼之文恪會元

及第乃景淳久諸生開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嘉靖癸卯提學御史揚宜識景淳以第一試南京而侍

讀華察自素卷寅前列其明年遂亦用會元及第第

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歷慶初以禮部侍郎召用亡

何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懿景淳為人孝友篤至然不

以峻行察寬然長者也所接即匹夫孺子不以情見

景淳若若臣而無卑儀當奉使接慶時鄭王以言事

惟旨徒鳳陽繁稱國事者世子權為恭敬慶迎用幣

重景淳一切謝非納此時世宗已密使謂之矣然景

淳曰吾所持使當如是耳請告還朝從眾謂相嵩嵩

莊謂客曰後且夕平云何胡德督才足辦也而南中

人往往為使控胡君何好亂也胡德督者宗憲嵩客

也景淳前應曰固也相公雖明遠度之不如此不使月

觀也胡君擁十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躡赤子財

賦地不使南中人不得一單枕臥何言好亂也相公業不微聞之誰為相公聞者於是嵩改容謝然數日

攝之矣景淳領治語勸陸炳為縱騎帥與相嵩表異

後先有西妻至欲封其貳後者獨難景淳驟騰快兵

部移以請景淳執不可嵩為請又不可炳不自擇去

景淳為德不近名為文不近奸為吏不近俗以故天

下雖知景淳然不能盡景淳王世貞言聖公秋耳言

天下事勁挺不阿而要歸之忠厚士寧可皮相也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父達國子博士忠成化十四年

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為人方峻寡合修勵行誼時

國家無事翰林諸公文學詞藝交遊有聲忠獨卷斂

沉默歷官幾三紀始自侍講進侍讀學士武宗即位

以故東官講讀進翰林學士掌院事疏陳崇正學戒

佚遊數事語甚剴切既因經筵進講勸上恪遵祖憲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戒狎近小日親朝政而劉瑾惡之傳旨與楊廷和並

補南京禮部侍郎一時無缺俱從添註臨行楊廷和

尚有幣別瑾而忠則徑去矣忠去京師口語籍籍吏

部尚書許進遂陞為南禮部尚書尋改吏部南都吏

部名為散府長屬之閒俛禮瓦合忠獨秉風裁稽較

曹司以勤惰驗職事以清濁律名行諸曹郎不敢復

瀟散如曩時當六歲考察給事御史郎中有憑附不

飭者下書其考胥吏白身冒進者一切革罷焦芳薦

忠於瑾瑾傳旨徵忠方有向用之漸既至見其氣岸

難招改吏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瑾誅始被推入

閣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忠在事以守成法過貨緣爲先獨持正論亡所忌顧
饋遺請托力拒絕之繼理者張永使其黨廖鵬忠所
忠遇以僕禮而已在位不滿三月歎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吾難強負初心乞致仕累疏不許以省墓請
假許之是爲正德六年而是年忠主會試事張永指
摘錄文告上上以示李東陽東陽力爲解忠卽日陞
辭抵家上疏乞休作野亭一區鑿池種樹徜徉其中
所獲賜餘歲分十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曰吾雖
杜門謝客猶有車馬游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君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三 劉

善或逃於野而天下日趨太平矣得小人而用之必
引援惡黨以助奸進拔邪佞以延譽彼君子者甘老
死於丘樊不遺羞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隳其術中
矣仍望上臨御文華默名輔臣授筆札令疏錄兩京
九列長貳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來朝亦不時宣問其僚屬賢否軍
民利害會萃群言繕寫三帙一留中備覽二付內閣
吏部以比古聖王清問下民近世書臣名屏風而古
大臣夾袋記才之意上覽疏嘉荅亡何卒贈少保諡
文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六 劉

郎曰王鏊劉忠皆賢相也鏊通雅不失其正忠稜稜
岳岳有不可搖撼之象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乎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正德臣二

周經 雍泰 許進 林瀚

傳 珪 牟 斌

周經字伯常陽曲人父瑄以鄉舉為南京刑部尚書剛直勤敏任大布公無所避忌卒諡莊懿經少而莊穎以蔭補太學從其父習聞天下事慨然有用世志天順三年以進士選庶吉士與劉健張元禎並為李賢彭時所重五年授簡討成化三年陞編修以左春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一

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子起立拱聽內閣大臣謂當請太子坐經竟不請在翰苑春坊幾三十年考較編摩並舉其職太子登極為孝宗同事者俱進崇階經以端諒持正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講而已已既擢禮部右侍郎已改吏部轉左上欲以通政司經歷高得祿為參議示旨吏部經執不可與王恕疏論靈壽人獻大明川民田于太監李廣戶部駁議不得經謂諸司宜會奏尚書耿裕屬經草上得寢六年諸司以災異言事裕復推經草疏經請早視朝勤聽政印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其言斥樂戲

一事尤激有踪跡草者經曰經自坐裕曰我當事當

曰我時論兩賢焉九年擢戶部尚書人謂經出自翰林能文章而已乃決滯劑繁莫不曲中至其執法持論亡倫也孝宗朝寬仁弘恕戶部握天下利權奸蠹所萃挾勢行私不可殫紀少不如意毀辱繇之經一按行祖宗成憲事所不可雖成命已下抗疏力言闈宦戚畹有請乞一切減罷上雖不盡用因而裁之屢矣經為戶部寬逋緩征減省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蠲免每委官監稅恒以節愛為言課入多者與下考異時苛切得名而寬平貽議者其風為衰人謂宋李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沈不用新進喜事王且念竭民力經兼之也諸王府自創河海所賜稅罷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有中官織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准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筴本以濟邊各有分地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必滯浙江守臣請給竹木銀鈔稅為織幣費經言關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徵稅乞暫停織造大同缺馬尚書馬文升請給所獲銀就市之且戒督糧官毋得阻格既得旨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礙其詞甚激給事中魯昂以財用匱乏請今諸藩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經言國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春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括天下之財盡輸太倉恐非富於民之意又有旨取大倉銀三萬兩為張燈費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玩好靈臺奏增禮掃卒當給月廩經言禁飽非外人得入不過為守者私役耳清寧宮災方議備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經謂東上歲歉民食不可使遠去鄆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備役得停改外張延齡有河間賜地旁近民田千餘

頭欲并符之且乞...
 比因久旱貧民即...
 人許謂朝廷待外...
 謂朝廷待張氏與...
 縣退灘地...
 考上因經奏皆抵...
 上得廣舍中籍皆...
 科道官通劾在位...
 曰昨者科道官劾...
 臣名亦與雖蒙恩...
 承列聖超擢今秩...
 若科道所言是夷...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責且人奔競李廣...
 誠憶廣在時曾否...
 鞫問必究簿籍所...
 昂便斬臣首宣示...
 天下曉然知臣非...
 事聖明若令含污...
 旗溝壑目且不...
 有所陳情既一裁...
 罪經與同官疏抹...
 星變乞休許之特...
 加太子太保賜勅...
 給驛予月廩與

隸命下廷臣吏士...
 問自公卿以至郎...
 請留及復起者多...
 位起南京戶部尚...
 年服闋改禮部復...
 都城外上遣人慰...
 月疾復作累疏乞...
 月廩與隸視昔有...
 雙駐京邸以便醫...
 卒贈太保賜諡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知學子曾舉進士...
 國有世臣實稱濟...
 維白及倪周氏其...
 白圭鐵鏡...
 戶曹刻則破人家...
 孔望之禍烈于周...
 職先極民後理財...
 雍泰字世隆咸寧...
 李錦勸之仕泰曰...
 錦博學履道名通...
 質疑泰曰凱風至...
 泰策驢去曰非吾...
 友他日遭家變向...
 不可耶錦未心允...
 自若錦強

挽曰命之矣始下與別成化五年成進士歸省鄰人遺以東薪便道還之有友詰泰曰伊尹非其義也一介不取如何初仕而貪也陝西巡撫語泰前者辟人不勝職今後不敢復辟人矣泰曰豈可因此息進賢耶寧人負公莫公負國巡撫深服其言謁選吳縣知縣吳中田傍湖湖傍田悉淪於湖漲前尹欲堤之厄富室不就泰舉前事富室復讒太守泰答富室百竟成之吳人號雍公堤吳人有其妾死妾父訟夫密殺之匿尸湖石下今知死處已兩月矣泰按視尸死當近日召父訊之曰夫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湖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卷

下且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女汝假他女脅財耳一拷輒信同年進士過吳說求衣稠泰不答其僚勸泰應之泰曰吾吳人父母吳人吾子也剝子賂友於友何厚於子何薄擢入為御史初巡南城豪右斂跡聲震京師已巡居庸紫荆二關及巡鹽兩淮且滿歲巡撫都御史以泰力遏權要商民感悅奏留一年初泰至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已陞鳳陽知府未至丁父憂服闋改南陽居一年兵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大舉泰為山西兵備副使千戶韋瑛者誣收謀逆百人子俊會鎮守巡撫將坐

實上奏泰曰人命至重其可輕邪若出誣收得無賞一奸殺百良疑讞可子俊悟從之至京果誣百人俱免居一年陞山西按察使或謂吏部尚書李裕曰公待雅何驟耶裕曰雍廉使風力無雙豈云驟耶泰剛直有時名然其行事時涉下厲民有罪或杖至死泰出太原知府珍遇諸塗辟稍緩泰名珍塗踣數之珍起抖擻其衣曰豈失朝耶而至此泰曰汝壞朝廷體統非罪也耶猶敢出許言答之珍慙于朝告泰杖人至死狀收下錦衣獄刑部讞當酷刑罷官刑部郎韓紹宗走見王恕曰雍泰朝之直臣公有進退人材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卷

責可避鄉曲嫌坐視之耶恕奏泰所坐非例得降湖廣參政至官有被誣為盜者數人累歲不解泰白釋之武昌知府達貪雷諂媚常得上考泰注下考黜焉弘治初陞浙江右布政使吏部尚書屠瀟家眾販私鹽鄉人倣效盜竊橫行泰先收屠家眾抵罪同官咸諍泰曰如此為屠公福耶為屠公禍耶且屠公寧知之屠公不知我為禁治非其助耶其知也治不甚爾存朝廷法亦存屠公情既丁母憂未釋服徙為山東左布政固辭不起十二年詔起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諸所奏議咸當時務士無室家者授兩淮故

來請泰與完聚復至千人參將李稽者李東陽姪也為部下所告泰召斥將奏治之稽陽跪階下請受責度泰必見寬泰曰此亦軍法令縛下擊以大杖科道官承望東陽意劾泰擅杖將官坐免既歸日居韋曲別業不涉城市陝守令非性所合縉紳失守者雖造門不與見從遊鄉士或有過失名而命之族黨犯罪告有司勿庇吏部尚書許進語人曰吾遙望關西有二高焉其一華山一世隆也武宗即位給事中趙士賢任良弼御史張津陳順交薦泰有敢死之節撥亂之才時劉大夏為兵部尚書覆奏起用馬文升為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七

部尚書推泰南京右副都御史固辭不起居二年許進為吏部尚書又以操江右副都御史起泰其秋陞南京戶部尚書劉瑾泰鄉人也有勸泰行金道謝者泰曰吾進退在天居兩月御史東山參宣府都御史浥爛邊糧語及泰瑾矯旨令泰致仕故事吏部奏遷官具履歷行事上請許進遷泰時去其失官狀不具有言瑾者曰許尚書外示伉直公前佯恭敬如雍泰平生剛暴為按察使責辱知府為都御史責辱參將屢被貶黜進故隱其履歷欺公用之外言非本意用者為劉公之鄉人瑾怒遂矯旨令與文升大夏進士

賢津俱為民良弼順等五十六人竝輸米邊鎮人三百石先罷者三之一戍謫及死者免輸進于讚詰俱輸贖調外任泰自是長居韋曲旦夕焚香危坐或拽杖扶童休穢濯泉撫景自詠與田父羽流談稼穡講鬼神時自謂與鬼神通而後進皆言雍公喚居頃之有司獲礦盜盜誣引三川人千餘家有司遣卒攝捕卒因是取人財汚及人婦女有司莫止也泰捕卒數十笞殺其巨魁二人餘送治于有司其居鄉峻厲如此年八十卒泰奉身儉素貴賈至不過二肉為尚書未製緋及卒家人製以斂為請葬祭於朝禮部覆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八

故尚書雍泰才明斷剛既廢復起操行清介終老不渝雖嘗被劾不累其生平奏上予之許進字季升其先長安人後居靈寶進之先隋有楚州刺史法光進國公紹左相國師洛州長史力士海東慰勞使補兼同州刺史經師宋有給事中承宣閣子博學士大用進士巨主都官員外宗進士才端明殿學士簡從東遷長安父四世為金兵馬都元帥威西征過上始居焉父聚安定教諭進登成化二年進士以御史巡按甘肅靖邊鄙黜貪暴并按山東憲事益舉故事巡按有所問治下三司上報而已進於官吏豪右事悉自理之歲荒節財役均輸糴民以亡害既還京率諸御史劾奏都御史鉞疏抹御史強珍坐奪俸

中官汪直怒進無以中之有道士以黃白術于鎮守湖廣總兵李震不遂遂誣震招夷軍為不軌汪直逮震家百口諷錦衣鍛鍊成獄憲宗疑有寃命都察院勘問不敢二詞進為其寃狀上命即誅道士直怒求進亡所得一日上章章訛奏進被杖幾死滿九年考出為山東副使時值鄉試有欲私貴家子者進厲聲曰今天下事廢且盡稍存公道僅取士一途審爾何所不廢也東昌有一武人子道遇故人拉飲酒肆中故人者諸生年甚少而武人子身懷四金暮歸武人子被殺不見其首武人訴諸生生不勝榜自誣服進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察生有寃驟拘縣中賈客取驗其私曆則見酒家易數布是去武人子見殺之日三矣召鞠之即自服獲武人子首空桑中泰安一富豪撻人折股死舉屍棄壑囑鄉鄰無所敢言死者兄訴官獄數年不就進隔取一人問其村巷居人門戶姓名又取一人使言行殺者姓名以前所告詳詰之其人謂進久私行知其事即吐實富豪驚愕稽首服罪其察如此進嘗行圃指畦蔬曰為政如理此蔬矣須備知其可灌其可藝貿貿為之得無亂乎二十三年以地方事與巡按俱逮至京下錦衣獄孝宗即位赦出之既改元命為廣

西按察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大舉犯邊進砲石烽火不絕相應係帶馬尾飛塵漲天虜驚為兵眾議款如舊款貢人歲率三千少亦不下二千皆嚴嚴下馬關門外脫弓矢入館代府諸郡王與巡撫通酒食乾沒芻餉進一切持法行武邑王聰沐不律發其罪廢為庶人太監嚴侵餉撓軍按劾之嚴撫拾中傷驗問亡實竟坐擅用藍絹旗謫兗州知府至用寬平治衍聖公弘泰問曰公此來政體何異昔年進曰往法官也而今郡守如昔治之不謂威雷即見忿滿進以親吏民亦用絕物議也錦衣百戶仝鸞應詔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言進端謹剛方聞望才識足以伏奸當鉅故巡撫大同倉庫充盈軍民開宴獄訟持平豪傑遠戢抵緣精察太過遂坐排斥左遷請不次擢用南京後府經歷周廣榮亦以為言居充四年遷陝西按察使先是北虜大寇甘肅都御史馮績罷為民廷議復擬進左僉都御史往巡撫土魯番牙蘭據哈密虜其王陝巴進與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清率兵冒雪食乾糲飲冰水蒙犯矢石四十餘日襲克之還哈密王故城九年論功進右副都御史其年詔巡撫陝西廉察守令臧否軍民利病上下肅然今藩臬巡所部府十日州縣三

日籍記行事憑而稽之先是張敷華撫陝有名至是關中人謠曰明鏡張許重光十年名爲戶部侍郎與尚書周經並留心國計明年轉左廷推大臣有不協者進揭之衆中人謂侵官進曰古者大臣知無不言况會議乎北虜火節寇宣大命兼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諸軍出居庸關下今日總兵官所領參隨諸人故貴介子弟類言自備鞍馬報效立功今並不傳若餼給行糧三升而已到鎮便編伍聽征有買功侵擾者軍法從事近習不便不數月有言進畏怯無功者坐參劾將官不與兵督同議罷職致仕御史曹玉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許

等下至吏胥陳景賢抗疏乞留不報進家居對客談哈密事矍然自喜顧客曰進老矣顛直多忤無益於時幸際太平安度餘生卽不虞有疆場變尚思報國恩荷戈先士卒死焉能訣兒女子牖下耶鄉之耆艾問曰公昔爲士朴真而已何仕而功之偉也進曰吾亦以朴真仕居久之西夏不寧廷臣會薦可陝西總制而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等及先後薦進者四十餘人孝宗方欲召用不久晏駕武宗嗣位北虜寇大同戕三遊擊將軍科道官復交薦進名爲兵部左侍郎命兼理部事明年代劉大夏爲兵部尚書仍督團

營進居官五月章凡十數上多與權貴爭論駁執陞賞請求一切杜絕軍士冒濫占役並清革之南北邊文書狎至改閱如流蒐輯累朝事例奏爲絜令以瑾吏奸尋改吏部既受命切切以薦賢爲意先行誼後才藝奔競請托尤所抑罷行取推官羅鳳文謁文選不聽文選郎短其驕傲進曰爲推官不屈文選今爲御史畏強禦耶遂用之孫燧爲郎中時與郎劉某皆進素識劉頻候問而燧疎邈進卽推燧大理寺丞至其平生嚴毅自持乃後進入謁必留語良久以試其才用其可用者不啻已出初總督團營時與劉瑾同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許

事一日閱操畢呼三將官大杖之瑾問故進出權貴干薦書示瑾及爲吏部瑾有親托皆拒不納瑾時假借詔旨戕害縉紳進輒委曲調護遷謫者處之善地或卽復之有荊州知府貪暴亡比監司不敢署劣考進特奏爲民知府賄瑾中批留用且命列考語上覽進既列考復自署後卒不得留瑾爲人求吏部侍郎不得進有所推六上不下或勸進通瑾一言進曰扶同奏啓國有明憲雖百推改擬耶論者謂吏部選法之公自王恕而後獨進一人進每論前輩長者則曰周伯常雍世隆不用吾卽死不暎矣累加推薦上皆

從之而大學士焦芳者因請托不遂謀起張綵為文
 選郎中共圖濟進綵時譖進於瑾故事主事得署員
 外郎郎中事進有所推瑾曰安得一主事署員外郎
 再署郎中耶坐越制除官勒致仕頃之御史言浥爛
 邊糧語及雍泰瑾以進與馬文升劉大夏俱嘗薦泰
 者竝削為民時進子誥為翰林簡討讚為翰林編修
 皆調之外任而意尚未已進在大同時嘗籍軍出催
 役錢曰尖丁御史王汝言巡按大同瑾遣給事中往
 勘劾而密致汝言書給事中曰劾則殺許公不劾則
 殺吾二人吾自經也汝言曰寧殺吾二人乃自草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詩

白其事瑾大怒今改劾給事中曰吾死矣汝言仍前
 以上瑾曰二人不思還京耶時中旨逼切內外竄匿
 進曰吾自死耳遂仰藥死而瑾已伏誅矣進子孫諱
 言之第以為進卒復官致仕如故贈太子太保進立
 朝無朋拔擢皆出公論去世二十年諡典見格嘉靖
 初乃得諡為襄毅進器宇魁岸抱負甚偉論議洵出
 若無不可為者法尚嚴峻請托拒絕少時被父撻指
 出血後舉指示人感泣不已其為吏部尚書有貢士
 就銓輒急銓之曰先祖嘗為此官其孝如此生八子
 有官爵者七人詔鄉貢士誥南京戶部尚書讚吏部

尚書入內閣詩工部主事詞鹽運使誌青城尹論兵
 部尚書金緋銀艾竝聯通籍一時海內莫京焉誥博
 學能文讚小心守法不敢任進退世宗稱其端慎值
 夏言嚴嵩當事不得盡所志論有才略好談兵
 林瀚字亨夫閩縣人父鏐以進士仕撫州知府吳與
 弼稱其節操既自免歸友人戴弘齡方嚴憤許可對
 坐客握鏐手曰公有四知諸君知乎客皆以楊震故
 事為擬弘齡徐曰林公歷官知縣知州知府人皆能
 之至其知足人鮮能也坐客以為名言瀚成化初進
 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累陞左春坊右諭德孝宗
 三年為國子祭酒尋加禮部侍郎掌祭酒事瀚典國
 學十年教士嚴而有恩立規廢歷雖勢要子弟不得
 越次請托歲合得繕金悉為諸僚屬次第鬻置公署
 省其僦賃瀚居官潔脩而賓客過門必極款洽士大
 夫有問終日酬應無矜怠之氣久之為南京吏部尚
 書言事忤旨乞致仕上慰留之尋引年乞休不許武
 宗改元改南京兵部尚書數與內臣不協劉瑾用事
 南都諸臺諫以建言被逮者瀚往驢送盡禮瑾以是
 銜瀚甚先是給事中艾洪等劾太監高鳳併鳳姪錦
 衣指揮得林納賄謀陞有旨鳳致仕得林管事如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及劉健謝遷去位給事中李紳劉蔭疏留之武靖伯趙承慶傳其奏稿辦事官填錄邸報往應天府尹陸珩所珩以傳示諸司瀚聞而歎息而南京給事中戴銑李光翰徐蕃牧相徐暹亦劾鳳得林又與南京御史薄彥徽貢安甫王蕃葛浩史臣李熙任諾姚學禮姚鳴鳳陸崑蔣欽曹閔王昭道王弘蕭乾元等十餘人各具疏留健遷兼言上晏朝廢事與六七內臣新進佞幸遊飲射獵上大怒械繫銑彥徽等下鎮撫司鞫之詞連瀚及承慶珩洪紳蔭詔承慶停半祿間住瀚珩各降三級於外任致仕洪及銑等皆杖闕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二

嘉靖初大工頻仍費出不貲庭棹議借內帑及他部之防羨委曲調處不損公私世宗謁天壽山駕出倉卒庭棹運機善任道涂供帳悉見辦治上悅賜麒麟通袖紗羅衣橫刀銀瓢鸞帶諸物廟工竣事加太子太保其卒也賜諡康懿庭棹嘉靖中禮部尚書餘子五人廕叙者三人庭棹子炫恬敏曠達刻意爲文官通政司參議不究於年庭棹子燦禮部尚書燧亦至大官皆以清謹著其世始瀚八十餘夢日墜其隅寢行視之是婢所舍召御之遂生庭棹也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二

下爲民惟諾蕃詭奏不與知得免於是降瀚浙江右參政珩兩淮都轉鹽運使司同知無何瑾復矯旨列瀚與健遷等爲奸黨瑾誅御史凌相等言瀚德尊望重不宜置散地乃復舊銜致仕御史汪正又奏瀚居家淪落如環堵之儒詔賜人夫月廩瀚年八十子廷棹爲雲南參政請於朝去官侍養上仍令有司時加存問時瀚年雖高應泛周旋禮意勤儉簡答題封皆手自治瀚至方若員至勇若怯內粟外溫天下稱厚德介守必歸焉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諡文安瀚子庭桂庭枝皆鄉貢進士庭棹世宗朝爲工部尚書

吉士弘治二年授編修正德初累陞左諭德兼侍講劉瑾摘翰林所修會典訛謬有旨降珩修撰俄陞中允累陞吏部左侍郎其時長尚書者楊一清爲人博大尚通而珩朴直端毅耻浮薄寡嗜好數爭尚書之不公尚書遷珩禮部尚書見爲越次實中遠之也時朝政當劉瑾濁亂之後諸司弛玩珩振舉飭治一尊成憲部事往時簡於他部自珩爲之數有執爭乃特繁大珩初在翰林貌若樸木及爲禮部氣節才具卓立併見士大夫皆稱服之臧賢用事教坊恃賢寵小其印欲大之詭言篆文暗漶又請易所繫圖牌爲方

擬諸縉紳珪曰篆文暗憑吾能明之繫牌故吾能易之新欲大欲方不可得也寵可恃耶禍至無日求小求圓其將能哉番僧奏求田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時上宮中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顧無徵以諫珪即劾奏僧與至尊稱號竝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番僧之求亦止吏部侍郎陸完征劉六盜久無成功太監閻乃先行左右賞關後曹又立監鎗名謀出統軍下廷議珪象中作色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多失將士心茲復爾爾賊在肺腑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即死不償諸公唯唯尚何待乎明日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監鎗竟遣傳旨令珪致仕珪為禮部一年耳其去也與孫交同時南京御史徐盈疏至請竝留交珪有旨責盈妄言珪範律甚嚴對人侃侃無所回互居閒若不別識遇事則精核明審人莫敢干崔銑嘗與羅玘論一時大臣孰堪內閣玘曰能割頸者斯可矣銑曰孰當之玘曰若求其次殆邦瑞乎珪嘗言政事文章出于一文章可行即謂政事政事有條即為文章其為文溫雅典則完質獨存家居闕圃遊山不及朝政臨卒棺槨衣斂皆自處分戒子弟無乞恩澤既卒撫按官以聞賜祭葬諡文毅

牟斌字益之弘治初為錦衣千戶十三年虜大入寇守臣邊帥聲息不相應匿不以聞兵部尚書馬文升策邊事急請遣使往視使斌往斌直劾諸臣悞弱掩敗狀皆被旨切責久之以指揮領鎮撫治詔獄戶部郎李夢陽言壽寧侯下獄屬斌治斌謂夢陽曰郎封事大善即言壽寧胡不指實及其羽翼耶夢陽曰慮對耳斌曰對則斌能剪之矣因傳輕贖具上夢陽得解正德初劉瑾用事逐大學士健遷削尚書文籍南京給事中御史劉莖戴銑等數十人合奏瑾罪奏以權閹為首語皆逮下詔獄御史任諾王蕃之詭不與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奏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者公胡悔忠耶因為莖銑等輕刑奠居及且上奏劉瑾要斌削去權閹二字斌不可退語同列曰留之則諸公之章有名矣昔宋鄒道原以失原奏被害吾儕何必院賢士大夫用自計為瑾大怒矯詔廷杖斌謫戍之瑾誅召還領鎮撫如故其時與斌同事者韋壘壘為人亦如斌南京給事中劉紘者以公事過淮上其族姪祥為淮安守發巡卒護紘舟舟與織造太監喬忠遇忠怒紘舟阻塞掠其二卒榜笞之羣卒大擊忠舟紘不能禁忠走什傷額至京聚創訴上上命執祥紘考訊之大閹張祥

納忠賄授指於斌斌竟與璽輕擬忤旨皆降沔陽衛
百戶相繼卒世宗卽位副都御史吳廷舉上疏追理
二人詔復其官賜一祭斌武人也而博學儒衣冠直
節懿行卽名經術士大夫茂如也故有三子喪其長
者有司賻之金三百斌卻不受而指其存者曰職刑
不衷累及大兒不懲而貪行及此矣翰林崔銳曰正
德前後弄權者三大閣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中則
張永以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等以愚暴肆
其罔士靡靡矣獨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三人
侃侃全大節祥爲淮安守亦有聲

名山藏 卷之二 正德 臣林記 一

郎曰周經執經雍泰任直許進焯乎賢公卿也林翰
中爲介傳珪周劉之儔乎年斌武人與二公並稱安
可使沒沒也雍傳二公皆無子乃若家門簪紱之盛
正嘉之際靈寶閭縣以爲望推

范輅 孫燧 許達 萬木鄭山趙

范輅字以載桂陽人正德六年進士以行人授南御
史首言先帝之時榮王留侍宦瑾亂法陰逐去京今
震儲未兆當妙選宗室以備君貳俟青宮定位然後
分茅至引宋韓琦懷孔光傳以上仁宗復言上馳騁

騎射服習戎陣不御深宮孤立可畏聞者以爲謹是
時軍官簡文怙勢凌辱監臨主事至捶殺其隸人大
監安構隙寧淮捷死淮長史典南京守備太監琅貪
婪暴雷輅歷指劾南都稱快其言武宗納馬姬事比
擬過直人尤難之十一年奉勅清軍江西宸濠方熾
有勸引避者輅曰張公理輪正我今日至未數旬論
濠優泰僭侈居擬皇宮繼論濠令三司朝服慶賀茂
棄典禮太監真附醜醜正贖貨無厭指揮宇傳泄諸
司動止於濠罪狀重多且請上出郊原嚴警蹕盛扈
從以防不虞疏上濠真遮格之先誣奏輅離間骨肉

名山藏 卷之二 正德 臣林記 二

毀謗宗藩羣姦假旨逮繫拷掠尋武宗北狩縲紲七
月方送法司議罪駕復南巡淹繫經年爰書始報請
龍州宣撫司經歷既至修學宮葬枯骨授生徒教弦
誦夷人化之世宗卽位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等言
宸濠擒戮黨與誅夷而御史范輅周廣給事中陳鼎
實首折奸萌今或謫下位或齒編民非所以彰曲突
徙薪之賞御史亦以爲言下吏部復原職送者填道
泣別名其厓曰滴淚閱數月一再遷江西副使備兵
饒州威惠流行盜戢民安有郡守乖禮因輅面詰遂
生荆棘且見忌鄉宦構興讒謗言官論列漫及於輅

輅懷疏即歸饒人刊遺愛錄以傳尋以胡世寧薦起累遷福建布政使卒于官妾張氏自經而從之子永寰永宇永官皆薦鄉舉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其先富春人文章節義代有聞人燧弘治六年進士為人沉毅有大略初授刑曹歷郎中法司踵劉瑾之後多承望風旨移情就獄吏部尚書楊一清當朝審閱獄辭多不直許原問官莫能對燧從傍代對甚悉一清大賢之歷任藩臬有聲一清為相薦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蓋其時寧庶人反形已露一清知燧必能逆折之也始燧見庶人時

名曰燧

卷之

臣林記

三

時感動以大義庶人久飭詐名殊加敬禮既而惡黨日興不可掩翳燧廉得其府中渠魁數十人置之法庶人始內銜通中朝太監蕭敬與吏部尚書陸完急去燧曰幸代以湯沐梁宸者兩人副使胡世寧言庶人於朝庶人反奏世寧離間下撫按會勘燧奏上委曲明世寧無罪錢寧矯旨下內閣切責燧械繫之一清持燧奏不下燧度庶人終當不靖檄郡邑繕城濠蓄糧餉練丁壯請於朝重備兵使者權布置諸道山邑民有獷悍易煽者奏置官守其處徙會城兵器於外而陰具疏言寧王宸濠列藩王親宗室富貴矣臣

惑乃不知其所為齋重寶入京師者踵屬路鄱陽更名捕之急輒竄正西山墳廠中不能得太監畢真徙鎮守浙江王厚為贖別時辟珥語真首肯良久去他顯著狀未論論其蹤跡可疑慮者時武宗北狩屬車日遠疏七上為庶人所遮諸權倖又持燧奏示庶人以索庶人金寶燧知庶人反有日與副使許達議先捕羣盜調官兵舟師城下俟變庶人大恚宴燧醜之不得及生日為公燕候其旦入謝執燧與達俱殺之語在寧記時盛暑晴明天日忽翳庶人驚異江西人為燧達具棺素服哭奠於棺次已庶人既為王守

名曰燧

卷之

臣林記

三

仁所擒燧子堪徒跣赴難啓燧棺更殮治燧顏色如生異香蒸蒸自棺起世宗即位贈燧禮部尚書賜祭葬立祠曰精忠廕子錦衣千戶燧子三人堪武舉第一講兵略習弩事為天子教弩卒數千人以備虜其死也以毀母歷官都督墀尚寶卿陞禮部尚書陞子鏞鏞鏞鏞皆仕至大官鏞子如法言事坐請籍始燧至江西治官舍掘溝得古鏡背刻字二十餘其文曰光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揚照忠獨難塞天不世內靖期以昭明字畫奇怪觀者不識燧死文始著燧與胡世寧王守仁並浙人並舉弘治五年鄉試夜半文場

見二道人東西立一衣緋一衣綠合言曰三人好
作事已不見庶人之變世寧發之燧折之守仁平之
許達字汝登固始人長身巨口猿臂燕頤年二十餘
以正德三年進士授樂陵知縣今行其境中先是山
東劇賊劉七齊彥名等大起州縣吏閉門自守或遺
賊芻粟食飲弓馬或棄城遁達爲樂陵樂陵無城卽
城城浚隍部隊鄉兵令人緝故鞵底爲甲胄腰繫牛
耳刀揉鐵聯環雙頭棍今民築牆屋外牆高其簷開
竇如圭家今一壯丁執刃伺竇內餘皆入隊伍今日
守吾今視吾旗鼓首功上賞達者有軍法因設伏巷
中洞開城門如虛縣然賊至伏發賊火無所施刃無
所展入竇若出走者刃棍交發盡擒斬之自是賊不
敢近樂陵超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武定州是時
劉齊二寇自陝西以東橫行而武定城圯溝夷不格
牛馬民欲奔去達力定之先事築鑿設城樓置巡卒
樹岸柳正德七年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達追
至高苑斬首四十有八獲馬騾二百四十四未幾賊
錢鸞以百騎劫德平達追戰於楊二莊剿平之陞江
西副使寧庶人將謀變達言於諸公曰寧府果暴恃
權寵也權寵曲右寧嗜重賄也重賄靡不至藉盜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權寵難去寧府難制策有翦盜盜翦則財困財困
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果暴孤矣宸濠反有日
外人皆知孫燧未卽發也達甲而夜擊都御史門鼓
入則燧方與客飯達推破其食案曰此飯客時耶明
旦入寧府挾四匕首靴中方宸濠詰問燧時達從下
大罵連聲呼賊出匕首遙擲之連擲皆不中宸濠怒
使執達出曰我不能殺汝耶達曰汝能殺我天子殺
汝先後聞耳及顧孫燧曰噲昔之夜言爲今日遂並
遇害天方暑屍不臭腐蠅蚋不近數日世宗卽位贈
左副都御史諡忠節遣官諭祭安葬命有司建祠其
鄉廕子瑒錦衣千戶嘉靖二十四年巡按山東御史
云言瑒所得錄以達死難功達保障山東設策巷
戰尚未叙及下兵部進瑒官一級始宸濠反時河南
人傳言寧反殺一都御史一副使達父曰嗟乎吾兒
也爲位而哭友人都給事中張漢卿曰寧邸必反汝
登其爲文山乎司業郭价夫曰許公死忠其素定非
臨難倉卒委之無可奈何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致之約人舉東葦置於張睢陽遺廟壇前出重一併其馬生焚之自是濠黨不敢犯一日二人飲江上遇宸濠腹心盜凌十一等遂逼令入舟起見宸濠烙而椎之皆罵賊死

趙楠南昌人縣諸生兄模嘗捐穀佐賑宸濠夜捕模使助餉楠代模往宸濠威脅之詞氣不屈被掠死

辜增南昌人被宸濠迫扼抗節不從一家百口皆死於難時同縣有諸生劉世倫儒士陳經官義士李源廣亦被掠不屈並死之護衛較尉楊宜洩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濠謀於京師宸濠使人往捕托投江免

葉景允新建人族居吳城鎮兄景恩以俠聞宸濠將作難遣較尉擒脅之景恩不從死獄中宸濠兵過吳城景允倡義眾三百餘邀擊之寇分兵景允家焚殺甚慘同族葉詩景修景集等四十九人死焉

郎曰范輅與胡世寧首折宸濠之奸而孫許橫批之

星斗有政天夜亦明江西人言孫公就縛時年頗高筆者折其臂贖贖耳許方三十有六罵不絕口挺而立刃斫不動也朝命建祠孫公尚左乃始則尚許夫

孫公措注峻密無須史忘防豈大聲色哉王允寧傳孫為其語甚壯也太過乃或以孫保濠賢孝為貶舉王新建乖戾時語疑其觀望蓋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韓退之固云

羅 僑 張 欽 黃 鞏

羅僑者字維升吉水人也以進士絲知縣陞大理評事正德五年春京師亢旱黃霧四塞風霾蔽空天雨土晦冥數日勅三法司減罪雪獄大學士李東陽請大需寬恤廣德意而是時劉瑾用事法司畏望出減死二人而已僑上疏頌者一春不雨風霾累日陛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特降綸音蠲連坐貫通卒大學士李東陽條疏數事

荷蒙嘉納咸以天意回在旦夕而齋戒浹旬雨澤尚滯臣愚謂天心仁愛未已欲陛下每事懲創擴充善端也夫古者視朝遊觀皆有常度賢妃有鷄鳴之告大臣陳卷阿之詠今陛下臨朝或至日晏宮掖之戲喧囂達旦殆非所以愛群臣大基業也臣願陛下宵

旰圖治無遊于觀便殿則閱奏牘暇豫則覽經史古者三公論道工誦箴諫故我朝以輔導責之內閣言責付之科道邇者百姓流移楮衣載道民窮財盡元

氣索然羣臣不敢言以有科道也科道不敢言以有

和也宰相言之不盡復誘誰哉臣願政事得失生
民利病陛下與宰相商榷於內許科道直言於外古
者進退大臣皆有禮貌黥劓之罪不及大夫邇者公
卿方進隨罷先朝忠蓋者德如劉大夏者猶不免竄
戍况其他哉臣願賜放免以示生還古者律以繩民
例以輔律我朝大明律及見行條例最為精密近日
法司比附深巧隱中善人臣願勅今後問刑止依正
律果有情重律輕者必奏請裁決毋令權豎得持其
閒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微彼柔土綢繆牖戶夫天下
人主之巢也徹土繆戶乃不如鳥臣實傷之敢昧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言時瑾肆雷立威朝士緘口時政久矣及是僑輿觀
俟命朋友同官莫敢相過既入瑾欲真僑死李東陽
抹解乃矯詔詰責僑回護大夏凡數百語下廷臣會
議廷臣依違而已得旨姑改教職使歸化本土姦頑
若能盡移風俗方許奏聞起用其秋瑾敗御史凌相
薦僑燭事幾於未露過氣焰於方張宜大用以勸忠
直明年復官乞病還寧王宸濠反僑與家居右副都
御史王懋中首與王守仁定謀設策竟擒獲之世宗
即位起知台州府治行為天下最賜襲衣牢體
與學禮士恤憐宜民訟者至與款語利害多解去歲
麟循行阡陌舉冠婚喪祭禮以教民布衣服尺賢

黃僑禮之上生訪民間疾苦凡具以所聞告
都御史姚鏌奏曰在昔武皇臨御八黨擅權逆閹劉
瑾首竊魁柄在廷之臣拱手杜口莫敢先櫻給事中
劉蔭評事羅僑獨處雷霆之下首搏豺虎之橫謂遇
聖明宜先獎擢而蔭竟知長沙僑竟知台州懷忠盡
節之士待以常調人靡所勸臣伏悲之於是擢廣東
參政臨去台人呼號攀留既至固引年請老僑好學
著書童耄一致嘗謂入道當先寡欲平生自奉儉陋
賓客至具常食而已吉水民朴而士矜名與僑同時
者有張黻以諫留林俊謫死劉觀好學棄官貧居袁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道守法暴死嶺南劉恒今上邑家無帛錢皆為時所
稱蔭涪州人嘉靖初徵為江西副使
張欽者通州人正德中為御史巡按畿內江彬初誘
上為宣府之行十年秋上欲出居庸關欽兩疏諫止
居數日上復徹行出德勝門幸昌平州傳報出關甚
亟欽今分守官指揮翼閉關門納鎖鑰分守太監嵩
欲往昌平謁駕欽攔轉之曰車駕出關是我與君今
日砍頭事不放過違上命頭當砍放過者天下事不
可知萬一有如英廟土木開我與君頭亦砍寧坐不
放駕者頭砍香頃之上使召壁壘對御史在某不敢

擅離轉名嵩嵩謂欽曰我主上家奴也敢不去欽亦止嵩勿行因負御史勅印持刃坐關門下曰孰開門手殺之遂夜草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書廷臣會議於其行也百官扈蹕錦衣隨駕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盡寂不聞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虜欲壞國家事者陛下宜將其人明正刑典若實是大駕即當有兩宮用寶敕臣乃敢放行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上使者復來欽謬叱曰此詐也使者見門閉還言關御史欲殺臣上大怒曰我自來尚爾顧朱寧捉御史即殺之其明日梁儲蔣冕等追上於沙河諫止欽疏亦聞車駕竟繇東御馬房從南海子返又二十餘日欽巡關白羊口上微服自德勝門出夜宿羊房民舍復入關宿一夕問御史安在者再欽追返不及再上奏則上已去今禁關其一時名震天下都人盛傳其奏草曰張御史閉關三疏明年上從宣府還止居庸關飲八達嶺笑曰去年御史攔我我今已歸來欽後擢漢中知府累遷工部侍郎所至皆有政蹟欽事父母有所不悅長跪至解嘗曰君親一也事之皆不可欺所至承上接下一以誠心為主欽後復姓李死而其子孫貧甚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九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以進士起家累官兵部武選郎中與陸震同時為車駕員外郎皇太后崩武宗至自宣府既發喪復欲巡狩震抗言不可上怒其明年復有南巡之命諸大臣莫言者鞏震約人具一疏以上鞏疏先成震讀嘉歎因與同署鞏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將之手至是蕩然已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陛下弗知也恐後知之晚已先儒周惇頤曰聖人定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盤游無度流連忘返過動矣古之明王用人之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又加罪焉今也又不然臣僚有言時政者左右權臣往往匿不聞言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以他事中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臣故恐陛下知之晚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民無措手足陛下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自輕如此則誰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公事陛下天下皆將軍公之臣矣古天子有號為獨夫有欲為匹夫而不得者臣切為陛下懼也陛下始時游戲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九

不出大庭馳逐止南內而已亡何幸宣府矣幸大同
矣幸太原矣幸陝西榆林諸處矣所至費時動衆州
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
忍至此極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流離奔
蹄爭先挈妻子避去卽今江淮饑父子兄弟相食天
時人事如此重以感之幾何不爲盜賊速之死亡也
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
外則望抅無及陛下斯時悔之後矣居位大臣用事
中官親暱群小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
遠去而後得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秦越不涉休戚者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
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
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還其家夫自古
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
權貪圖富貴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紛紛未
已者則江彬也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但見可誅之
罪不聞可賞之功乃賜姓封伯托以心腹付以總督
京營使其外挾內擁此騎虎之勢亂之道也天下切
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下何惜不以謝天下哉陛

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
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叔置義子布滿左右獨
不豫建親賢毗承大業臣謂陛下倒置也伏望豫選
宗室親賢養于宮中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就外
藩此宗社無疆之休四海之望也是時吏部員外郎
夏良勝禮部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與醫士王
鏊皆有疏諫嗣後羣臣伏闕者二百餘人上怒甚皆
杖之江彬從中激怒則痛杖以鞞震等六人倡首下
鎮撫司嚴治已鎖項械手足廷蹠之五日正蹠時衆
曰天子且出鞞曰天子出吾牽裾死之旣與震等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加訊杖坐繫一月除名爲民彬使人途刺鞞有管洪
主事匿而諂之微行乃免始鞞以職方郎中內艱家
居其弟謂鞞此時縣官北狩人心危疑兄且無仕鞞
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鳴夷馬革自許何
愚至是遺弟詩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
然歸杜門著述貸米留客日中未爨晏如也嘉靖改
元起大理寺丞尋病卒震蘭谿人從章懋講學先爲
泰和令有聲泰和人生祠之方下獄同獄人率處分
後事震獨無一言旣出卒嘉靖改元贈太常寺少卿
鞞之卒也行人張岳上疏曰正德末年逆彬弄柄導

引巡幸氣焰薰天犯者糜碎陸震黃鞏慨然首疏其
 奸震死杖箠鞏得殘命聖明御極震蒙贈官祭廕鞏
 亦亟起班行不意數奇身亡中外相吊臣知鞏昆深
 鞏趨向至高學術甚正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
 勁而不激有格物窮理之學故論議持正而不詭加
 以清修之苦才具之優使天假之年效忠未量國家
 贈諡祭葬之典皆視臣子品秩高下至德學氣節為
 衆所推者官資未及褒卹不廢伏望博采公論量贈
 一官或祭一壇令有司造墳安葬士氣風俗必有所
 補上贈鞏大理少卿鞏體質修羸沉敏好學疾病支
 離手不釋卷歎曰人生至公卿大都三四十一年惟立
 身行道可千載而不朽林俊比鞏美玉精金哀哀曰
 武廟南巡黃公奮忠極論兩都傳草幾於紙貴
 郎曰羅張黃三公皆舍身當事而鞏則儒者矣

熊 繡 陳茂烈 方良永

熊繡字汝明其先豐城人占籍道州登成化二年進
 士除行人奉使楚府及巡禁四川茶課不受一切餽
 遺除監察御史持大禮不苛細出按陝西有布政使
 璫賦跡顯著棄官夜遁繡追璫急璫誣奏繡他事逮
 京亡驗璫坐落職璫所親當路力主諄知清豐陝民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詣闕訴寃者數百人繡為清豐盡心民瘼時時單
 巡行鄉社均徭平賦吊死存貧縣人皆肖形家祀居
 數年陝大侵鳳翔缺知府起繡為之清豐民遮留痛
 哭如失父母繡抵鳳翔會天旱行禱岐山之下應期
 雨至先時巡陝辨一疑獄其人一聞繡至持祀像入
 謁弘治初轉山東左參政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
 綏丁內艱起復陞兵部右侍郎已轉左繡剛方清介
 與人寡合劉大夏甚器重之時孝宗勵精圖治繡與
 大夏戴珊數被召見繡奉命清騰驥四衛勇士得其
 虛冒糧餉者數萬人權貴皆銜之未幾孝宗上賓尚
 書馬文升舉繡為右都御史巡撫兩廣繡快快有後
 言然其清節不改也日用廩給數升而已他諸供應
 一無所取劉瑾使人跡繡其人回瑾曰熊兩廣廩給
 外毫無可指公其奈之何正德二年召還南京掌院
 尋令致仕而瑾怒不已乃以延綏布豆濕爛坐巡撫
 時事罰米五百石責其親輸自是家居杜門不涉世
 故繡平生簡直清白恭謹謙退歷官四十二年始終
 一節既卒贈南京刑部尚書賜祭葬逾年太僕少卿
 何孟春疏言繡平生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
 居常能儉數歷中外守法奉公不要時譽言無爽於

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其在公也蔬食自勵雖廩米有羨亦斥還官其處家也山居自遠雖親戚餽遺不容浼已鄉人評繡之清實清而過索繡之過乃過於清悠悠蒼天竟之子嗣兄子過繼復先天死遺孤藐然未底成立遠邇聞知咸相悼惜巡撫都御史秦金因採輿論爲之奏求葬祭兼請贈蔭所部覆奏已荷恩允臣生與繡鄰州舊嘗爲繡屬吏知繡尤詳臣往年見都御史戴珊張敷華之卒其門人屬吏俱爲請諡主事張鳳翔孔琦之卒其鄉人嘗請卹其家俱蒙詔許繡賢無媿張戴鳳翔與琦又非比擬用是冒昧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爲乞請伏望詢諸在廷斷自宸衷嘉賜諡號仍勅所部依琦鳳翔等事例月給食米卹其孤孫使天下之人知皇上仁德足補天道之所未及下戶部奏與其過繼孫瑞月米一石賜諡曰莊簡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先世故浙人爲興化衛總旗早喪父晝從總旗之役夜則讀書祖母憐其孤弱止之乃韜燈默誦潛心學問上希曾顏祖母沒賣屋以葬并葬其父負土成墳間日行視哭盡哀乃返爲人介狷自脩不妄取人一錢舉進士奉使廣東受學陳獻章之門與李承箕張詡等相切磋授吉安府推官

保惠教化管朴都絕擢監察御史上疏論道士崔志端不宜爲尚書戶部尚書侶鍾諛佞取寵宜罷尋以母老乞養茂烈爲推官時考績京師歸至淮上冬月僵凍爲御史衣布乘牝而已家居養母身灌園供甘旨暑夜不能具蚊帳惟日究極經書欣然而自足莆人稱之曰孝廉先生莆舉者舊首推茂烈而彭韶林俊猶在其後正德中吏部奏茂烈清苦絕俗請改晉江教諭使資祿近地疏辭不赴後二年有司復請給之虞粟事聞特詔月與米三石茂烈復疏辭曰微臣有母今年八十六歲家世貧陋衣食屢給積有餘來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臣家寒儉臣母以故安臣之養而臣亦得自遺其貧非臣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陛下隆自親之風長不貪之化下逮疏賤荷蒙收恤其爲慶幸寧臣一家獨念臣母鞠臣艱苦萬狀來日無多雖勉盡心力尚難爲報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幸臣貧勞尚未至是願自致反哺之情不敢重煩有司奏上不允其後母沒茂烈枕苫終喪近枕處頭髮盡禿卒之日天氣黯黑道路流歎而竟無子巡按御史王應鵬言茂烈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身死無後乞加卹典用勵士風詔蓋坊里門祀

之鄉賢月再給米其家陳獻章曰韓退之稱孟東野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時周有之矣林俊曰陳公領悟既深韜養尤粹每一晤言躁慮消息宿疾頓瘥其物品當是黃憲管寧之右得在聖門可幾弓損

方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弘治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擢廣東按察僉事瓊賊符南蛇作亂眾至四萬守吏多棄城走良永慨然請行時劉大夏總督兩廣遂委攝海南兵備良永統所部兵紀律嚴明他軍莫及比及三載縛其元兇前後擒斬二千百有奇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所獲生口牛馬器械稱是尋推補為真丁父憂服除赴補時武廟不朝逆瑾用事外官朝見畢必謁瑾又候謁其私第至匍伏拜跪良永入朝鴻臚導詣左順門叩頭畢即令東向揖瑾良永徑趨出瑾固銜之至旅寓或勸循例謁瑾者良永曰身可死官可棄禮不可屈也瑾益怒及吏部除補河南信陽等處兵備撫民僉事瑾從中下旨曰是官非額設者良永敢管求謀補著令致仕去良永去瑾怒未已會海南有想人命事欲用此中良永遂奏遣錦衣千戶刑部郎中各一員往勘之郎中周敏力明良永無罪乃免瑾誅

為湖廣按察副使藍邱諸賊寇蜀兩省動兵時洪鍾為總制林俊為巡撫促赴軍門詳議藍駟平良永贊畫為多河南劇賊趙璠走湖湘間削髮自匿良永計擒之擢廣西按察使巡按御史某挾勢多為不法良永率三司暴其奸御史遜去進山東右布政轉浙江左布政錢寧遣僕鬻鈔于浙索銀三萬兩同官與鎮守太監謀欲抑取於民良永諍不得疏乞致仕不允而寧趨價益急良永疏言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偶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脂韋之罪重于強賂一身患害輕于萬姓荼毒敢昧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死言臣惟民邦本也財民心也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愛財國家財賦盡出東南浙居其半其民其財尤當愛惜今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兩雹為災蠶麥不和待哺之民嗷嗷千里何等時也謹按錢寧本一廝養賤役陛下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尊之也至矣既曰義子必為親臣計寧粉身碎骨圖報稱尚不能萬分一乃敢攫取民財戕賊邦本有司追價急於星火貪緣為奸倍而又倍推膚剝髓大不堪命天門萬里相與赴愬監司監司欲言心未果決臣此時更隱忍不聞則已斂之財必

入寧手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瘁根
抵蹶拔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今人有一飯之恩亦
思報答陛下待寧奚翅一飯不能圖報則亦已矣反
取邦本而動搖之跡其所爲不孝不忠必誅無赦臣
望陛下下之詔獄明示典刑仍乞急勅巡按御史會
同鎮守二司等官將已斂之價盡給還民未斂之數
卽行停止并按核奸吏影射多科侵剋之弊悉實諸
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樹解邦本未搖猶可培植如以
臣言不然置之不問必將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出於
尋常所不料測疏至通政司私以示寧寧懼留良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無虛歲最後都御史姚鏞請於常格之外顯示褒獎
吏部尚書喬宇戶部尚書孫交言良永居官素謹家
無贏餘宜依廉官侍郎潘禮孝養御史陳茂烈例月
賜食米詔有司月給米三石辭免不允久之母卒上
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大臣未任授恩又以廉孝
賜月米皆一時異數也服除命總理糧儲兼巡撫應
天等府地方中道疾作連疏乞休溫旨勉留再推南
刑部尚書而良永卒矣計聞賜祭葬謚簡肅弟良節
與良永同年舉進士仕廣東左布政使終官所居有
迹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早
郎曰熊陳方清節君子也能陳無後獨方子孫貴盛

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嘉靖臣一

楊廷和 費宏 楊一清

楊廷和字介天新都人父春仕提學副使廷和年十三舉鄉貢成化中先春成進士為翰林庶吉士方歸娶已授簡討弘治初皇太子出閣以侍讀遷左中允久之以左春坊大學士充日講官為孝宗所知太子即位為武宗陞少詹事二年陞詹事與學士劉忠同列講筵終講進規上退問劉瑾曰講書耳何意盡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楊

語不了瑾對二人不堪當改南廷和遂改南京吏部左侍郎尋遷南戶部尚書而上忘之一日朝退問何久不見楊學士即驛取如故改兼文淵閣大學士三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改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廷和美風姿沉靜詳審好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一切法家言雖時露褊迫而強敏可屬大事李東陽知而重之時時語人曰文翰之長吾或一日經濟大才必須介夫雲南夷表象化土知府不法劉瑾欲逮繫之東陽心知不可未有以對也廷和從傍應曰雲南監獄之外故與中州殊治土官見羈縻足矣急之恐變東陽深然之安化王寘驍又廷和曰寧夏人若為寘鎰所脅不與者十九不得一言總論其心將謂朝廷欲盡殺之毋為安化制

也請出榜文慰諭慶宗室及寧夏人民東陽從其言榜至寧夏大悅劉瑾伏誅內官多所連逮廷和曰劉瑾扶權亂政諸監局朝夕禁內符不願承首惡既除附庸之徒樂謂交通恐人人自危也頃瑾籍得奉府兩郡王壽詩詩皆泥金書武宗怒曰天潢之派而通隲人廷和請焚之曰宗室來求劉瑾不過請名請封請婚所干者恩澤所請者司禮太監也瑾今名滅矣與交通彼被此名或急而自盡恐無以安天下宗室心東陽曰是也遂浴廷和上東陽病多委計廷和東陽既去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獨任內閣事司禮監張永既定安化王亂挾奇僂劉瑾內矜詔身欲得侯嘗捕得涿州男子身其臂有龍文當謀反謬謂上欲封已先捕反者諸司禮皆來言廷和曰高皇帝祖訓內監局止四品未有侯太監范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楊

瑋曰侯者劉馬侯廷和曰劉永成耶永成歷事累朝出入勞勤且非其身侯也侯者姪子聚有戰功瑋曰古亦有耳下議吏兵二部則何如廷和曰下廷議誰敢順上意變成法者張公靖安化王亂奏誅逆瑾天下莫不聞政不必假此為功夫漢世一日五侯宋童貫至封王爵今何如也擬旨量與永褒勅加祿而已虜寇宣大命都督白玉佩平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又命永同玉總制軍務太監張忠監督都督溫恭充副總兵俱聽永玉節制忠不喜屬永請異軍上許之下擬旨廷和謂散本官口兵權貴專九節度之敗可

鑒也且今諸將中有可與李光弼郭子儀比者乎散
本官復傳上意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朝廷欲忠受
節制即受不愛即不受耳廷和曰命將討虜此征伐
出天子矣軍受節制故自紀律違者必敗旨不可妄
擬也頃之溫恭又請佩副將軍印廷和不可散本官
曰內府故貯有副總兵印若不可奚貯耶廷和曰我
朝命將多佩副將軍印佩大將軍者絕少近日撫寧
侯佩征威寧海保國公佩征延綏皆當事者失詳如
唐時李郭統兵權非不重第稱兵馬副元帥而已玉
佩大將軍印已非故事恭又可佩副將軍耶竟不與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揚

臣賜銘國家則有旂常里俗施禮親舊則有旗幟君
尊如天孰敢竇之上復使來曰朝廷道揚閣下而忘
一遣內臣兩遣行人守促之乎親在存問死即厚恤
今乃執拗問他懼否廷和曰臣懼臣懼以非禮事君
獨率翰林官不帳不賀上亦不忤也退謝病乞休不
許是歲上復以威武大將軍行邊使居守其明年上
還兵部侍郎馮清奏捷中使持奏下內閣擬旨獎勵
威武大將軍曰上立待於教場廷和曰皇上凱還而
賀將士從征而賞亦無不宜云總督軍務威武大將
軍總兵官朱是以臣率君也便納還之大閣張銳馳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揚

上不親政好佚遊廷和時時進言於上也十年以父
喪乞歸持服不許三請乃許遂與弟戶部侍郎廷儀
並賜驛歸命葬畢還其秋道中使捧璽書宣諭并勅
四川有司守促上道廷和再辭乃許終喪閣臣得終
父母喪自廷和始也次相梁儲曰楊公之匠吾所難
代請介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滿期促之其時行
人在門府縣住俸同加催守遂以滿期還闕是為正
德十二年上業出居庸關行邊且踰歲廷和與蔣冕
詣關請回鑾不報其明年上歸自謂威武大將軍捕
虜有功諭群臣旗幟以迎錢寧來逼者數廷和曰大

至復授前奏於廷和廷和曰威武大將軍故是何人
豆兵部所當奏捷我輩所敢獎勵耶手還銳奏銳轉
授梁儲曰上待此而後入廷和復自儲手取還銳銳
忿然去已復來廷和曰必擬旨須兵部具別奏去大
將軍號但獎勵該鎮守臣乃可銳去復與錢寧來皆
泣曰上疑銳言公不悉今令寧來公萬勿讓廷和曰
事至大今不言何時耶二公第還奏曰楊廷和不可
既還奏上今回閣擬旨廷和與蔣冕執奏如初已獎
勵馮清及鎮守官而已復臥病乞休再疏不允上欲
南巡中外籍籍宸濠且為變皆不欲駕出諫者皆被

杖廷和亟謂司禮近侍曰上所繫重矣國本未建人心危疑海內盜起而民困大江以南其人輕心且面目衣服大抵相類非若腹裏人民易別識萬一奸宄雜匿其間或泗淵鑿舟或遇風揚火或有藩王窺伺偽為迎奉誘至深宮日陳子女玩好於前用其私人隨侍禁格我扈從一切不得近當此之時何勝可噬諸臣懷此寸心有杖死者何為宗社計踈幸為廷和轉言上也明日與梁儲蔣冕跪闕三日不得命張銳出左順門廷和求轉奏銳曰此無與銳事公往豹房自奏之廷和曰我輩知上在乾清宮而已不知豹房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楊

征漢則有鄭襄二王大駕遠出將付何人因向諸司禮口公等敢任之乎又向許恭江彬神周輩公等能任之乎明日旨從中下又明日命書差遣威武大將軍勅廷和曰車駕親征誰敢云遣逆濠偽檄正以朝廷失政為名稱威武大將軍是何政令也假謂車駕親征復有威武大將軍者為誰誰貶朝廷為此名號誰書此勅與兵問罪先斬其人以獎王家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在此勅矣廷和有二頭耶司禮覆奏上命蕭敬等十餘人及張銳錢寧連促之曰卿何沮撓軍機為廷和曰朝廷下命行事用勅車駕親征且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楊

使知行制誥者廷和薦尚書劉春春廷和鄉人上責廷和私庇今回話廷和出閣有書勅進者而乘輿遂行上行而宸濠已就擒矣上居南都更歲朔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為中外所推服凡請上廻鑾者數十疏皆不復省明年冬上歸而駐蹕通州召擬旨誅宸濠乃入廷和言祖宗來議大罪必內闕處重囚必市曹古人受命於祖與衆棄之之意也皇上向者祭告天地宗廟社稷下詔天下諭書親王然後南征罪人既得未先祭告以復天地宗社之命未諭親王詔天下以慰方內之心車駕在通遠行議罪非臣敢聞上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楊

中朝大臣往往受宸濠賄有籍名朕簡無先生故相委若入京後我亦不得主張矣廷和乃擬進上劄諸司禮授遺閣中廷和閉閣讀罷舉哀畢取皇明祖訓示之曰當遵兄終弟及之文急啓皇太后降懿旨以大行皇帝遺勅追司禮監文臣大臣各一人奉迎興世子卽皇帝位遂擬懿旨遺勅入啓皇太后出宣諭時九卿莫預聞也廷和復撫一時所急及中外素不便者請太后以大行末命行之豹房官軍悉解散使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遠伯許恭兵部尚書王憲提督之揀選團營官軍分守皇城四門及京城

九門威武團營官軍罷還營諸邊及保定官軍罷還鎮在所皇店管店官較諸邊衛軍門辦事官旗較尉諸邊鎮守太監亞京者悉革遣哈密土魯番佛郎機諸貢夷給賞使還國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諸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之是時平虜將軍江彬最橫豹房官軍故彬所掌既解散提督團營彬故與孫太監俱又皆不得與京師洶洶江彬反矣安遠伯恭因邀王憲見廷和憲告廷和曰許安遠故與江平虜共事平虜又與張孫二公同提督團營今提督官軍獨用張許江孫必恨張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楊

公殊不自安廷和曰團營根本也防守調發責當有專諸公主防守留孫與平虜主調發耳豈有他哉都督張洪為彬遊說以探廷和曰外人之言江可防也廷和曰君疑江反耶先帝喜江驍勇留置左右若皂從巡狩内外文武一時不獨江江何懼欲反耶近年反者內有宣鑄宸濠外有劉七藍鄆皆隨起隨滅江內親外衆曾不比數假萌非望顧盼蓋粉矣若能與諸公協力共濟嗣君至闔門辭爵當不失富貴何必自疑人亦政不須疑之耳諸公掌兵策有出我書生握寸管無為也是時彬已自疑稍分布腹心於東西

北安三門裏山裏糧備動息聞廷和言稍安然尚不出成服齊宿廷和投彬刺曰甚謝江公大事多賴彬喜乃出及題大行銘旌於文華殿司禮監魏彬張銳與大閣陳嚴皆在魏彬者與江有連廷和知其稍文弱可動也屏語彬曰今大功已定大患未除未為全美魏彬問故廷和因曰外議紛紛慮江為亂若不早請太后除之貽憂嗣君亦公等累也公雖與江有連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古人大義滅親亦何不可銳從旁疾言曰彬有何罪廷和曰彬擅引邊軍入禁擅立威武團營教場為西官廳擅立鎮國府即一二足

名山藏

卷之九

臣林記 九

楊

擬於登極詔書除之密書緘函及至廷和侍行殿令蔣冕至其家取去函中緘家人不知何文書也黎明進稿請批紅方鳴鼓日向辰文書房官來見欲去關切中人者數條廷和曰數年來事有不行輒歸朝廷今嗣君至便有此方知曩負大行多矣廷和今拜賀新天子明即疏闕乞休且問皇上初至是何左右欲更詔書也蔣冕毛紀皆力言文書房官持回久之鼓鳴批紅猶未下廷和與冕紀亟趨華蓋殿後往來玉除間寂不見人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使要文書房官亟語之曰去去毋誤不者我輩且有言文書房乃

名山藏

卷之十

臣林記 十

十

入奏批紅下詔出宿弊盡除中外歡慶上召見文華殿與冕紀等並賜酒饌蓋自成化以來傳陞乞陞在末軍旗較勇士軍匠人等久病猥冗正德中至三十萬二千七百餘人歲糜太倉尤甚廷和於登極詔書裁革十四萬八千七百有奇省太倉歲百五十五萬二千四百餘石被裁革者眾口騰沸曰終日想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或相與咀咒卜其祿命曰楊公何日死我輩復矣廷和朝有刃而前者上聞護以百衛士名隨朝軍頃之論定策迎立功與冕紀並封伯爵疏辭上答曰卿翊戴朕躬擒逆消變贊新釐舊

備竭忠誠特加殊典以答元功宜勉承命廷和辭至四五上批答數百言益切最後命寫勅褒諭賜宴禮部蔭一子錦衣指揮世襲猶不拜受上曰廷和聽辭伯爵朕心缺然其再蔭一子四品文職蔣冕毛紀五品各一人世世承襲廷和進二階冕紀進一階廷和復竝疏辭上曰朕念國統危疑之際卿等協謀策同安宗社乘時擒逆不動聲色使朕雍容入朝中外晏然弘濟艱難功勞茂著考之史漢文宣繼統皆加封丞相陳平周勃楊敞蔡義等邑戶我太宗文皇以尚書茹瑺有默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誠伯况大明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律人臣出將入相能除難盡忠者同開國功勳一體封拜前封義不為過重違雅志已允所辭朕心缺然賜宴進階錄廢文武稍示酬報宜勉承之毋過高潔以傷朕懷廷和不得辭引疾乞休溫旨固留仍諭勿再大禮議起廷和執宋濮議以證名對面言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司禮太監奉命講論三十餘反皆力持之而於上心稍不合矣兵科給事中史道者外補僉事不自得知上移意廷和因言臣頃在諫垣嘗指目楊廷和漏網元惡草劾欲上為其所覺亟爾出臣臣誠無狀恐一旦得禍以憂臣母臣

今封上原奏惟陛下賜臣致仕全臣母子微生因其數廷和納賄專權且云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廷和阻諫不力興獻帝一皇字考字輒欲去就爭之廷和疏辯上曰卿正學直道輔佐皇兄力阻護衛諫止巡遊不附權倖不作威武大將軍勅書絲帳聞父計音連章乞制忠孝大節中外共知計擒逆彬功在社稷更化以來知無不為朕心簡在豈可偶因讒陷之言輒求退休史道所奏吏部亟參看聞吏部尚書喬宇乞正道罪上下道詔獄訊治兵部尚書彭澤奏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為國乃為史道所構因數道奸邪上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下旨褒澤今自今選補科道必諮訪老成識治體者大臣須奸貪負國有顯著罪科道官方得獨奏他皆會章違者許僚長若堂上官參奏科道官謂澤因奏道致上下旨沮塞言路連章劾澤李學會汪珊尤極論之上許科道官秉公言事如故御史曹嘉因言史道劾奏即得嚴命廷和奏辯彭澤附勢具蒙慰褒良以假師保之虛銜者陰據機密之權任票擬之大事者竊弄威福之柄臣觀今日在廷伊霍贊尊隴蜀交望伏惟陛下速允廷和休致以示保全薄戒史道少舒憤懣庶九卿六部近慕劉健謝遷韓文馬文升劉

大夏之風六科十三道遠追薛瑄王竑鍾同林聰葉盛之誼廷和求去益力蔣冕毛紀亦求退數日輔臣無至閣者然上數遣內臣促廷和出而廷和益乞休上曰卿赤心為國洞見朕志朕手足視卿卿何不腹心待朕廷和疏謝固辭稱疾上曰朕知卿忠非人能閒再四宣諭猶爾稱疾偃蹇高臥朕甚疑焉陳乞無再廷和乃出頃之曹嘉復極論喬宇奸邪以廷臣五十人列為四等坐連敗茂州判官而道亦敗金縣丞矣上漸脩齋宮中今內臣習經典科儀廷和言人君一身天下根本前後左右宜用正人陛下未即位時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寺所費不貲然皆身死家亡夫使福田可種利益可求比年遠近亢旱風霾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咒消弭之流賊騷動中原彼何不驅神兵役鬼將掃平之陛下曷不移行香拜錄之勞以蒞經筵節脩齋設醮之費以周窮匱正道異端心無兩繫陛下擊心此端臣恐疎於聖經賢訓入告出順臣分宜然第微誠未至諄諄之意未蒙嘉納是以敢昌言露章聳動天聽伏惟陛下垂察上報旨嘉其忠愛然自此益疎居頃之內織染局太監永乞如成化弘治間例差本局官付勅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古

事例也母瀆擾執拗時九卿科道官皆諫廷和復疏
臣等備員大臣素蒙體貌不意聖明一旦有此臣等
當引身求退以明不可則止之義展轉思維庶幾改
之臣非敢瀆擾誠恐陛下擾天下也亦非敢執拗所
執祖宗法耳臣等因考洪武以來並無織造之例例
自成弘始憲孝二廟恤民節財美政殊多奈何他不
之法獨取此端爲例我祖宗朝諸所批荅盡從內閣
擬進正德間權奸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營求御批以
濟私慾者陛下登極之初罷鎮守市舶及看守珠池
等官不意今者復降前旨且出御批不知出何左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撰呈陛下何忍墮其奸欺祖宗天下正德幾危賴陛
下旋定然國勢民力比之成弘百未及一豈堪更自
敗壞興言及此可爲流涕上曰卿言朕知業遣行冊
擾可矣廷和竟稱病不草以命蔣冕而冕亦遲之上
切責焉其明年再疏致仕許之賜馳驛命有司給月
米歲夫下吏兵二部論功世廕以聞言官交章請留
不報始廷和以登極詔書裁革正德中傳陞乞陞諸
武職錦衣百戶王邦奇者故傳陞千戶在削級中後
奏復舊又爲兵部尚書彭澤所裁怨而未發也上既
考獻享母章聖太后邦奇因上書言西邊事謂哈密

失國番夷內侵繇澤總督甘肅時賂番求和及廷和
草詔論殺寫亦虎僊所致宜誅此兩人更選大臣與
復哈密語在哈密記上 兵部勘狀未上邦奇復言
大學士費宏石瑄俱廷和奸黨嘗夜過楊一清所欲
爲彌逢廷和子兵部主事惇藏賕前後奏詞令不得
驗其婿修撰余承勛彭澤弟冲等交通請托上下惇
等獄命鎮遠侯顧士隆會鞫之給事中楊言疏救上
怒并逮言士隆言邦奇誣上切責之禡惇職爲民承
勛開住調言外任費宏石瑄皆爲致仕其明年明倫
大典書成以廷和定策自居門生天子謬主濮議特
革職爲民其明年卒以庶人禮葬縣之城西居十餘
年上問大學士李時太倉之積幾何時以足對曰皆
繇陛下初年詔書多革冗員所致上曰此楊廷和功
故不可沒廷和殊才非相器耳穆宗卽位言官交請
卹典下禮部議禮部言廷和性抱忠貞才優經濟相
武廟於危疑許謨默定翊先皇於初統朝政一新正
始厚終庸勲卓著高風直節譽望尚流上贈廷和太
保謚文忠命書舍人往改葬賜祭九壇廷儀官兵
部左侍郎子慎自有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郎曰大禮議起楊公嘆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

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有去而
已及被廢家居言及受遺之際淚未嘗不耿耿下也
彼亦有以自喜跡其時虛大位以四旬迎嗣君於千
里身鏡在側磨牙談舌楊公處之周勃韓琦未足專
也吳中徐學謨曰史道下獄廷和乞罷累旨慰諭可
謂優渥乃請辭五六而不休至毛紀蔣冕林俊孫交
彭澤喬宇相繼求去一時大臣未免高激成風失事
幼君之體自後邪人伺隙離開新進用而老成削跡
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物而風水相遭登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第一時方二
十授翰林院修撰預修憲宗實錄垂成矣以疾告其
長總裁楊守陳謂宏書成當有恩叙不少待耶宏謝
曰疾安能待也蓋修書故事不論前勞論最後錄名
進御者故翰林中語曰經筵頭修書尾是舉也人稱
宏恬讓正德六年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與
李東陽楊廷和梁儲同相年四十矣久之加太子太
保武英殿大學士亡何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錢寧
幸於武宗最用事宏不與通涉時時拒寧關請宸濠
有異志求復護衛宏從中力阻之宏從弟編修案之

妻與宸濠之妃皆婁姓宸濠復求交案案亦不為近
用此錢寧宸濠並恨宏兄弟有詔錢寧御史余珊嘗
劾案與宏兄弟也宏當國案殊不引避者寧以此譖
案於上上詰宏一門兄弟胡為並處清華使陳狀宏
自伏求去立許之案亦附批致仕閣臣一辭許去前
未有也宏去錢寧使人道尾宏兄弟宏大臣也水陸
舟車有蹤跡不能自隱匿而案微服乘舫一夜數易
泊以免寧難至臨清州宸濠黨縱火宏舟衣裝燬盡
歸家謝客宸濠欲與通謝絕之宸濠益憾會宏群從
有訟人會城者宸濠偵知招引其仇家助之資斧令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據撫宏事人奏為都察院所駁罷宸濠復陰使兇群
奸細入宏村舍焚掠宏室廬積聚發宏先墓扯雜摧
燒之宏走避之廣信宸濠復陰嗾兇群攻廣信城掠
宏從兄弟各一人去宸濠反宏與案謀起勤王兵會
王守仁徵兵諸郡宏為廣信守今畫策而案為廣信
所千戶秦遜卿作禡牙文其詞甚壯復從開道見守
仁言計此時宏合家惴惴謂必闔門被禍幸宸濠引
兵東下未及也宸濠平御史奏宏兄弟功科道官連
章上薦世宗即位旬日降勅起宏并召案既至加宏
少保明年修翊戴功予一子錦衣指揮僉事世襲宏

辭改愆正千戶及七品文職復辭大禮議起相廷和與冕紀持之甚力公疏之外復有特疏宏知上心懸切附名公疏而已上心喜宏而張璪桂萼輩亦樂宏含容爲忠厚相紀去上命宏代之尋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孝宗實錄成宏以總裁進少師兼太子少師時故輔臣楊一清自邊大帥召還前已久爲少師宏超二等爲少師遂居一清上又以獻皇帝實錄成進華蓋殿大學士支正一品俸當此之時張璪桂萼雖以片言遇主而翰林諸臣皆鄙賤之宏亦不能異也璪萼以詹事兼大學士貴顯矣而翰林諸役若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貢玉饋宏製帶上怒屢詰責錦衣雜問官展轉規避者竟坐九川侵盜貢玉及番貨皮刀謫戍邊黜邦僞爲民降聽遠方雜職潮良臣罰俸有差璪萼遂以受九川盜玉事劾宏宏言臣戀恩闕廷留滯旦夕璪萼罪臣臣誠無辭誣受盜玉不忝甚耶臣先墓被發群從見掠實繇逆濠恨臣泪其護衛而璪萼謂臣居鄉不飭所致臣不能與新進爭勝惟有去而已上慰留宏是時上方留心詞賦時時召宏與楊一清石瑄賈詠於平臺賜詩命和閒獨召宏討論桂萼復言詩詞小技聖人不爲徒今宏窺伺意指竊以厭服朝紳抑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兩修實錄經筵日講主鄉試考教習庶吉士皆抑弗得與於是璪萼復恨宏甚於恨廷和憑藉上眷並手而攻之矣初天方國使臣入貢上供玉石禮部主客司郎中陳九川棟退過當使者奏乞蟒衣金帶不與覆請怒罵通事士紳等而提督會同館主事陳邦僞亦嚴束夷人禁其關市士紳等因詐爲使者怨詞譯書以奏上怒下九川邦僞錦衣逮訊禮部尚書席書稍爲九川邦僞解上責書無大臣敬君意士紳又奏九川浼兵部郎中聽轉嚙鎮撫司僉事潮及本奏郎中字樣通事良臣聽大學士宏譯作蘭州九川因以

還相即諸後進亦喜宏來也既至未朝遣使勞以上
尊御饌即問曰卿家后久政教民物當必悉知即以
陳奏宏請上謹進退重守令上曰善召見文華殿右
室賜銀圖書一文并賜白金紗衣諭以盡心供職有
聞入告他日上御無逸殿東室召宏與大學士時曰
今日閒暇庶幾君臣同遊之雅命出觀殿宇殿東壁
書無逸篇北壁則皇考所作農家忙詩上跋其後轉
觀幽風亭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上所題幽風圖長
句東西小亭二壁上製文自做兼述創造之故宏頓
首稱頌上因與宏論邊事宏對故事吏部推內地巡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撫會戶部推邊方巡撫會兵部請自今九卿會推如
京堂例以盡群臣下知人之鑒上曰善宏遂薦姚鏞
可總制上曰語吏部推之尋曰勿庸推即傳諭行上
今宏相地建西海水神祠宏贊上靡事不敬上曰敬
者聖學始終之要朕敢不勉因再三諭宏時盡心匡
輔宏勸上凝神聚氣保養聖躬上又諭恤民在用賢
朕簡用或未得人卿須執奏時曰頃臣宏至京舉朝
欣仰謂上委任舊頑至治可幾上曰舊臣卿若宏在
耳因賜酒飯出上立陞鏞定令推巡撫會九卿如宏
言是為嘉靖十四年頃之卒年七十一上震悼輟朝賜

諡文憲卹典加厚宏恭順謚抑明習故事持重有體
最愛李東陽之言曰內閣機務重地四面俱要照管
不可任意圖目前故三入政府以功名終家亦為禮
部尚書有文詞善將順上聽信之宏子懋賢宋子懋
中皆舉進士

郎曰張永嘉橫身而批群臣之議氣蓋舉朝何有一
相而費公抑之奚怪遭其毒手嗣後永嘉為相盡出
翰林諸公別選六曹郎以入事固不可激也

楊一清安寧石淙人也字應寧其父景化州同知生

一清於州舍從家于巴陵正統中以奇童薦入翰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院為秀才道黃河河適一綫清景遂以命之年十四
中順天鄉試成化八年年十八舉進士授中書舍人
一清生而隱宮貌類寺人顧其文譽籍甚海內名士
皆來從遊以父喪歸葬於京口即家於丹徒歷山西
提學副使凡提陝學八年道德文藝隨能誘教口授
經傳轉相傳說其持法擊蒙不少貸借既去陝人推
其精鑒審別為國朝提學最累陞南太常寺卿弘治
中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一清條上所宜及
易置馬吏輒得施行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
湟涼固間馬大孳牧十七年北虜潛伏河套間擁眾

入寇寧夏守臣失利遂入犯環慶固原寧夏陝西而
鎮守臣交章告急兵部尚書劉大夏薦一清兼巡撫
陝西經略防禦一清割平虜紅古二城垣瀕河一帶
以捍虜其明年虜數萬入寧夏直抵固原時總兵曹
雄軍隔絕不相聞一清從帳下輕騎五十餘自平涼
赴雄論計軍爲之節度而張疑兵以脅虜虜移犯隆
德一清馳伏瓦亭使士乘城聚砲連發火炮響如萬
數虜人以爲大軍至掣衆北走已延綏寧夏諸將數
與虜戰輒復失利本兵議以諸鎮撫無專制不相爲
援以至於敗復請設都御史總制陝西延綏甘肅寧
夏軍務開府固原命一清爲之尋進右都御史是爲
正德元年一清至詢訪當事與家居士大夫皆云戎
備廢弛行伍消耗倉廩空虛軍食不繼因以便宜
納易糴邊務漸充其冬虜復擁衆入套烽火絡繹一
清揚兵耀武以待之虜不敢犯明春渡河北遁一清
因謂河套卽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以絕
寇警今宜因險而牆之上疏曰臣切見陝西諸道延
綏堡據險寧夏甘肅阻於河山虜或內犯受敵止其
境無腹裏之驚惟花馬池迤邐至靈州一路地勢寬
漫城堡稀疏虜或壞牆入環慶固原平涼鳳翔臨洮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鞏昌諸州郡必皆受寇是其中具漢土民根本易搖
蕭牆或變膏肓腹心實在於此伏見成化之初邊牆
未設虜馳突河套亡忌其後寧夏都御史子俊先後
修濟河套無虜垂二十年世平人玩牆日薄以卑溝
日淺以夷弘治中虜壞牆入花馬魚肉內郡有輕邊
之心我軍連歲失利至其末年復自前道入寇連及
二冬上厯先帝使臣經略臣雖闇劣官陝有年頗究
邊陲之故當今中原有空虛之憂北虜無出沒之常
未虜而徵士則先費既虜而調兵則後虞兵集而責
事速則虜或止不來虜不來而稽時俟之則我先
老是我終歲以虜自難而不得前計臣聞防邊之策
莫危於戰莫安於守擇害莫如輕較費莫如大土木
之害輕於殺掠勞費之役大於軍興河套蓋古朔方
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燧百餘所突厥不敢
踰山牧馬其地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明初棄以
資虜衛於東勝失一面矣其後復撤東勝就保延綏
則復以一面之地遮千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
虜巢廣積深山勢頗在彼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西人
所以苦虜相尋莫之能解者也夫守於東勝因河爲
固東接大同西連寧夏使方千里之套得以耕牧屯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田其中策之上者也力即不能莫若於延綏寧夏一路邊防多方除繕虜至有以禦之數十年之後饋餉可省兵革不試東勝之議或者可復臣近行慶陽環縣歷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已與所司目閱口議似得便宜幸今河套無虜腹裏豐成民稍可用臣不敢偷一時安遺虜他人因條具延綏安邊營石澇池至寧夏橫城三百里可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開守五軍用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寧塞營西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三百四十八步平行宜牆者百三十一里三百四十九步險崖峻嶮可剗削者三十二里三百五十六步可就為墩臺較聯寧夏東路花馬池有守禦千戶所無險可恃虜至仰容兵可置衛與武營有守禦千戶所兵不足額可募充材官自環慶以西至寧州要害也而無備兵副使可增設韋州螺山有慶王冢園虜至撥掘奈何可抽簡慶護衛守之橫城以北黃河東南岸有墩三十六瞭守石嘴暖泉可脩築如故母移入河西河西黑山營可按伏重兵如故母移入平虜城上可其奏一清興築剋期而自巡功自紅山橫城未竟五十里邊匠苦寒怨且潰又劉瑾憾一清不先白已阻

尼之其年告休家居會朝廷分遣部使者覈邊儲使者奉命過當惟恐不甚於是自委吏以上至於巡撫無不得罪者而一清所貯芻粟充溢因陳浥腐尤甚亦坐是詔逮繫賴王蓋李東陽力抹免一清多才好問有謀善斷邊事旁午羽檄一夕十許疏占指授悉中機宜所居止時演習營陣曰武侯衛公未嘗廢也時告諭諸將無事時常如有事隄防有事時常如無事鎮靜故其總邊無所廢失虜人皆聞一清名一清貌類寺人乃其眉間隱隱有蟲痕如豎目虜人相戒毋犯三日楊公也有御史劾奏一清徒取名山義臣林記 三五議論無行伍之能上使御史視軍中一清方與虜戰御史從行聞持戈欲落溲溺盡下一清使卒夾掖御史馬上指顧方略如平生一清出遇二盜發喘矢鳴鏑來相去百步許使人謂曰楊使君謂君甚苦初亦士耳而何自暴為二盜大駭去一清曰此吾昔所視學時某生某生吾黜之今其人不得志乃從崔葦間作亡賴子其洞捷如此安化王寘鑄及徵拜陝西總制與太監張永共出師且至寘鑄已就擒道與永計誅劉瑾語在瑾記既行視邊堡從紅山橫城閱舊築邊牆嘆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訪求營衛部領賢否

河境矣西域土魯番縱惡數世先獨殘破哈密後則沿邊王子莊等處赤斤罕東等番衛俱被蹂躪遂敢稱兵扣關犯我肅州困我甘鎮矣今行伍空虛士卒疲憊戰守之具徒支目前先事預防胡可後者臣惟河西糧儲匱乏士馬不振內地所派不足外供閒仰朝廷給發內帑其境內佈種不廣別無輦致不過糴所在之粟入所在之倉而已所司往往散直衛所軍餘令其市買責限併督穀價騰踊日異月殊衆口嗷嗷怨聲載道矣夫積處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糴買既難則召商最為便法宜自今開中鹽引請令商人上納本色邊儲銀兩除量留以備豐歲折放亦當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自衆至欲以所在之粟入所在之倉非廣興屯種不可而廣興屯種又宜先補屯丁夫先朝屯政修舉之時正軍充伍餘丁種屯牛具種子都為官物屯軍老憊退選者隨以田入官法至嚴也今有有軍無餘者有有軍餘無力種者屯地多侵沒將領豪右之家其貧丁以田假人田隔遠饒瘠無人假者出身傭僱終歲賠糧而不足管屯之官至計十歲以下幼男充報屯丁參兩朋合謂之糧糧屯事至此邊困尚忍言哉宜令清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完

官核實軍選健丁戶加軍餘一人戶大族衆者二人與俱詣邊使其來則有親屬以為侶至則有田業以為家生理相依逃亡自少不則倣古募民實塞之意召關隴民開墾三稔以後乃徵其賦凡有徭役一切復之則利可資身人爭向募矣至於春種秋穫今其約日竝作大發士卒為之守望寇至舉烽報保迨夫隴畝連雲禾稼蔽野則虜馬亦不能盡踐虜退吾倉廩也上善之下其議西邊居久之給事中陸粲復請脩築三鎮邊牆如一清指上命文武大臣各一人相度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一清復上疏言臣先朝備員陝西跋涉崎嶇身經塞下目見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西至黃河邊橫城堡一帶四百餘里黃沙巨天野草彌望雖舊有邊牆削狹不足障虜虜衆入數十處長驅二日可至固原西人耕作之外畜牧為業固平秦鞏西邠鳳隴間每一虜至田不得耕畜不得牧臣伏思制虜之道來當有以限之去當有以守之因請高厚邊牆深濶濠塹方會吏興築約起橫城四十餘里為劉瑾所沮其事竟罷夫凡民難與慮始人臣艱於任事今修築邊牆臣竊聞戶部言臣與同朝士大夫皆議措費然計欲築邊牆當得費太倉儲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四十萬今向者臣志得遂其時所費亡過二三十萬而已而人民習耕牧之安官軍省征戍之苦朝廷減給發之今屯田之叔數萬鹽池之課倍增今試論正德以來二十年間則發太倉儲幾何矣領太僕馬價幾何矣若及今不為將來有變其費行倍近歲議臣屢圖脩復一謂套中有虜版築難興一謂腹裏無叔丁夫難役卒以不果大要在外巡撫之臣計日而望內遷在內卿佐之臣習安而憚外勞任事之人誠難其任臣以為必得視國如家者乃可當幹濟年力精強者乃可勝跋涉器度紆宏者乃可計悠遠資淺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不得其要領故敢為陛下陳之書奏上深納其言使兵部右侍郎王廷相往董然久亦竟止先是張璠桂萼以議大禮進為廷臣所切齒既附一清語聞上璠萼遂得驟躡華要一清為相蓋璠萼推輓之力璠既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已而一清乃請起謝遷心固銜之久一上亦命璠為相上一清老臣優禮殊在璠上小人復從開構一清將謀去璠璠內不能下會錦衣衛指揮僉事聶能遷者故附璠議禮禮成不調因怨璠論其私庇故人指揮浩浩失賊不問事下內閣璠欲置能遷死地一清擬旨謫戍而已因構陷一清別訴上詆毀之一清謝病求去上言所以上優詔留焉八年立春日長星出白氣亘天元旦大風晝晦上以災異數見問一清條畫消弭急務一清具對伏見皇上嗣位以來四方上災異警厲引咎一念誠敬宜可上格而尚爾迭見漢臣所謂天心仁愛人君也臣竊謂此皆陰盛陽衰民窮盜起夷狄猾夏之兆又伏而思之無如戒飭百官和衷共濟毋持異說以揚已勿務苛切以病人而皇上尤宜嚴忠良邪正之辨操威福予奪之柄臣主同心專一愛養民力護持元氣因條奏四事上嘉納焉璠與一清同相意在振厲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而一清意在安靜論事固時相左卽一清災異之對若爲總發者總稱病求退上固留之而其時桂萼亦爲相給事中孫應奎因條論一清總萼人品請上爲去留之斷上令總協恭萼洗飭舊質惟以一清高年博學練達政體遣鴻臚寺諭留今其展誠臣輔以副委任之重一清復請老求去言臣歷事三朝今年七十六歲拜官五十八年致仕之期過古大夫同時縉紳多淪家土門生舊戚劾臣殆盡臣尚偃然班行多露之譏誠所不免臣素性疎直難諧俗好今持論者尚紛更臣勸以安靜行法者尚刻削臣矯以寬平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法臣謂不如守生事臣謂不如靜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凡此跡類平通而公是非未嘗敢撓因事納忠有懷必盡獨陛下知其君臣之間恩猶父子惟陛下矜臣愚不錄臣罪憫臣老且恤臣私上曰卿謀身可矣未見所以忠朕者豈愛身勝愛朕耶一清惶恐出視事頃之給事中王準陸燾劾總萼伎狠專恣干權納賄狀上大怒令總萼還更削萼散官併下準祭法司謫之曰何今乃言遂下總萼罪示廷臣大逐其黨與治所通賄私人總萼行公卿縉紳無祖餞者一日上念總問一清總可留乎一清

對曰陛下誠念總待其返舍更行召起之今諭示方新詹事霍韜攘臂曰始議大禮者吾輩三四人張桂去且及我因亦列上二清賄狀上心動立召總萼相如故一清求去不許而上所命治總萼私人法司尚逮繫霍韜曰萼今還相矣再上疏劾一清益急上怒使一清自劾一清上疏曰臣猥以衰鈍之資仰承天眷解職邊陲徵叨密勿委任優崇前世無比老詩負恩不自矜持交際之間稍存形跡人言有狀國憲何辭聖明不卽顯戮恕臣自劾仁同天地慈擬父母伏惟寬斧鑕誅賜臣未死年許之賜金幣予傳歸上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優禮大臣古人君道大臣蒙優則不宜輕自黜故其進退總一清倏忽如此其明年坐受故安定伯張容金錢爲其兄太監永墓誌削籍家居久之疽發背卒先是永用一清計去劉瑾一清數言永才而未亦才一清於武宗得入內閣以故一清爲永志墓永有家一清恹恹死一清潤達通敏所募畫朝事與其自計險度無爽時人目爲智囊愛樂士大夫與共功名朝聞夕薦故吏門生滿天下一再帥陝麾下自偏裨起爲大將列侯者累累亦不絕其饋謝然有所入卽關

通貴勢周遺交故立散之雖坐交際廢士知一清非
貪也卒前數日為疏自白身被污讒死不瞑目上聞
而憐之十二年以恩詔復官二十七年賜諡文襄贈
太保

郎曰世言楊公以故相再行邊道洛陽謁故少師劉
健健出揖曰君不能甘澹泊為時所餌今異日王上
輕吾輩自君始咄咄入第使其子弟延款之此自劉
洛陽前輩風第出將入相裴晉公有之矣宋家宰臣
恒出為使相顧國家亟才士大夫能應國家之亟否
耳若夫內閣傾軋之地不早引退至以賄蒙其身恐
於智囊未也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名山藏卷之三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嘉靖三十二年

張孚敬

附以大禮貴者七人
黃宗明
方獻夫

黃宗明
方獻夫

熊桂

席書

夏言

張孚敬永嘉人也故名璉字秉用及其為相避世宗
諱請改世宗賜之名字茂恭張璉秀偉美鬚髯產不
能中人恢廓從性動止若大豪於書無所不窺而尤
精五禮七試春官不利將為吏部選人御史蕭鳴鳳
得孚敬干支而異之屈指曰從此而三載當成進士
成進士即與人主若一身傾動海內於世無比而又
有王御史善相人奇孚敬相助之資斧使南還孚敬
乃強歸及成進士年四十七矣其為進士值世宗以
與世子入嗣位相楊廷和等與禮官皆謂迎世宗本
以繼孝宗當稱獻皇帝為皇叔與獻大王議上再三
不下璉私嘆曰非禮也不宜後孝宗因疏言皇上繼
統非繼嗣以承武宗則兄弟之倫也以承孝宗則不
及孝宗孝宗無養育之恩未嘗委命焉繼孝宗者自
有武宗皇帝皇上不得為孝宗後宜為興獻王廟京
師不絕父母也世宗覽而悅之第其言位卑寡且逼

群臣議未有所發及將太后止通旬日帝涕泣欲辭
 皇帝璉則再進大禮或問一篇帝乃加稱獻皇帝為
 興獻帝將太后為興國太后而迎太后入既入太后
 問帝誰起此議者世宗曰張璉太后大悅諸大臣皆
 惡璉起此言也會當選官吏部授之南京刑部主事
 以遠之與璉同指者知縣桂萼當選亦同授南京當
 是時帝復下詔加本生二字而稱獻皇帝本生父與
 獻帝太后本生母與國太后矣璉猶曰非禮也不宜
 後孝宗萼乃本璉意上疏請為獻皇帝廟大內帝喜
 下禮官議群臣諍不從復加皇一字稱獻皇帝為本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而
 璉曰非禮也不宜後孝宗萼上疏時帝不勝群臣
 沸騰之口起名璉萼京師群臣劾璉口積數奏璉且
 行且上疏曰是禮也在考不考不在皇不皇不亟去
 本生二字雖稱獻皇帝皇考不殊叔矣璉至益翔翔
 高論請上親御便殿集內閣禮官臣得而折之帝遂
 起趨授璉萼翰林學士凡諫阻者皆被切責竟考獻
 皇帝母太后而皇伯考孝宗也當是時舉朝諸臣伏
 闕爭者有杖有戍有貶語具獻皇記蓋聚訟四年詔
 令三更而後乃定是為嘉靖三年始璉初獻議大禮

時獨身見之耳其後朝士盡以璉為迎合小人離間
 宮闈唾憤排擊有如讐敵即有稍是璉說者亦嫌干
 進逢君不決依和其繼璉進說者則有都御史席書
 兵部主事霍韜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南京都察院經
 歷黃綰主事黃宗明諸人而璉與桂萼為之首然書
 獻夫之論皆私屬草而已萼之上疏也輒引為助韜
 不勝朝論請病歸綰宗明皆微見上意附同璉指未
 有如璉先見獨言者即桂萼與璉發端亦未有能璉
 之意氣適邁言議全涌者也明年進詹事府詹事兼
 學士璉為人倜儻明邁其氣魄聲力足以副之枝樞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憑凌多所害傷以自見知於上益鴟張外為廉治無
 如也為翰林學士翰林諸公尚以璉絲中旨若傳奉
 然者不齒頰之費宏在內閣亦不及以事璉上疏攻
 宏上不問璉請病歸且陛辭上使止焉即以爲兵部
 右侍郎給事中杜桐等言璉新進險躁吏部尚書廖
 紀迎伺上意引參兵事保祿不忠上責桐慢命排陷
 忠良亡何轉左攻宏益急凡四五攻不勝又請乞休
 上優容之教以脩職協恭是為嘉靖五年其明年宏
 竟去位上命璉纂集所議為禮書稱璉良哲正直之
 士其年當考察京朝官科道尚狎視璉置之拾遺之

列璉復上疏乞休上又慰留之科道官言璉新進邪
險恃寵無忌凌轢朝紳中傷善類者數矣璉自以不
得於衆多之口益思摧抑朝士破散之以立威顧于
有路也武定侯郭勛者貪縱不學亦以依附大禮恣
睢公卿間有山西人張寅卽妖人李福達也以方往
來勛家其仇薛良首告之巡按御史馬錄錄捕寅急
寅求勛書爲解錄發奏其書科道官交劾勛助懼賂
左右爲飛語上命移訊之午門凡一再訊獄語改上
怒切責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命械繫錄詔獄掠治願
壽等更議出寅不及錄罪上益怒并逮願壽等時桂
名曰藏 卷之 四 臣林記 張

書中以危法因傳會薛良本謀使寅怨家韓良相證
成之故爲謾辭或亂朝聽而一時奸黨如給事中常
泰劉琦員外郎劉仕輩搖筆鼓吻甘心勦寅者籍籍
起以天之道陛下之仁明臣敢不悉心究之於是誣
奏坐薛良絞罪錄戍極邊中外聽獄官自願壽等以
下論戍爲民罷職凡四十餘人上悅召璉等獻夫勞
諭文華殿賜二品服色金帶銀幣命吏部給三代誥
命璉一議大禮再議大獄於是群臣乃不敢復言璉
也亡何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上又念諸御
史縱非璉莫能制復命不妨內閣纂脩兼掌院如故
名曰藏 卷之 五 臣林記 張

謝上所密問璉月十數時時稱其別號若字璉亦念以書生片言當主數年取相思大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奉公法報上也世宗皇帝之革鎮守內官裁皇親官爵莊田其說皆自璉發之璉言臣一歲有餘所奉御書札諭已二百餘道從古人君總覽萬幾無盛今日宜命官纂次并後來者名曰嘉靖政要從之七年降手勅加少保上饗太廟目數屬璉稱璉貌奇才傑賜御詩詩曰予喜荷天春賚賢作邦珍再賜玉帶蟒衣璉所纂集議禮書成名曰明倫大典進太子少保兼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章聖太后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賜金繪當此之時拮經之士擯斥已空議禮諸人自謂我輩火發風生推波助瀾無所不至璉雖得相其意望居首一清承天子所以寵遇璉意不安其上常厚納之顧不能得璉驩朝士附璉者新信一清而從之者亦衆不能無分黨與璉乃以其故所攻費宏者復攻一清錦衣衛指揮僉事聶能遷者險滑亡賴多計數武宗末冒功錦衣千戶世宗即位名在汰中璉議禮時能遷故善太監崔文窺見上指疏稱璉等議是上擢能遷指揮鎮撫事及議禮書成欲盡列其疏不得又不得遷官怨璉與席書既得志不相念誣

奏書受王守仁賄詞連詹事黃綰及璉且言璉江都指揮張浩是其私人璉意一清使能遷為是章自明薦浩者一清也上怒罷浩杖能遷百戍之嶺南能遷尋戍死璉因言人主先論相治亂關委任我國家自太宗皇帝始設內閣至于宣宗專用楊榮楊溥楊士奇後不復變亦惟三臣自來有聲爾後奸人鄙夫竊據貪冒多有閑廢有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不創前非來而復去陰為後地及其當事不急公家虛心博議首者一主餘盡唯諾旁一有言陰擯斥之臣簡命以來請嚴私門杜請託凡臣所為皆人不便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張

故鼓動讒舌設計陰排伏乞嚴加宣諭洗改前非母懷奸欺君母設險害正若有怙終請加誅斥上荅曰輔臣當協恭調贊上德下民副朕倚毗毋相嫉也楊一清言臣昨者乞休蒙遣鴻臚少卿道中造臣臥內宣諭聖意臣伏枕叩頭敢不鞠躬繼死仰蒼高厚顧臣年老病侵出處所關猶有不能自盡者敢及未填溝壑一陳白之比者張璉疏請宣諭內閣意誠臣也臣與璉凡事推讓原無嫌隙聖明在上何敢媚嫉比為聶能遷所訐奏下時臣嘗思璉言昔議大禮被衆忌惡能遷獨深結納不知何繇失歡一旦至此臣未

奉明旨不敢擬置重典事理固然乃總憾臣崇擬太寬夫小臣詆毀大臣同列即納之死是蔽主上聰明塗天下耳目也臣豈敢哉張浩總弟也總欲用為浙江都司難於自言向臣才浩臣隨告之兵部而推之今乃謂臣所薦浩先被委寧波坐事勘治去秋總署都察院參守巡官芹朝陽降級獨不及浩此情甚著臣見總今春以來志驕氣橫狎視公卿雖桂萼亦不敢抗臣勸以恭遜總口善之而已臣老病之軀處嫌忌之地惟皇上憐免俾遠怨憎以保餘年上報曰卿所陳白朕知久矣人君必資老成碩輔朕所倚卿實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張

為天下何慮國不如慮身一清惶懼疏謝上固留焉八年御史趙鏜劾奏武定侯勛姦賊不法有狀上怒使一清擬旨治一清言閣臣有善勛者惟上裁上報曰卿為張總耳始勛以議禮合總總遂不察其平生深所衛顧可慨聶能遷不得其死矣因不可姑息因罷勛典兵及保傅官閒住兵科給事中孫應奎言輔臣倚毗天子參贊政務必忠厚鯁亮純白堅定者乃勝其選大學士楊一清雖練達國體而情多尚通私其故舊可與咨謀難獨任也張總學博性偏傷于自一亦猶飭勵功名當抑而用之至于桂萼擅作威福

大私親故沮抑氣節政以賄成上負委任下貽隱憂陛下未察耳幸鑒別三臣之實定去留焉上竝令視事如故已三臣者皆陳謝上復復留一清諭總卿性資剛速宜思濟以協恭諭萼卿質任寬迂可自飭也頃之禮科給事中王準行人司副岳倫皆疏劾總引用私人總再疏乞休上慰留之工科給事中陸燾言大學士張總桂萼兇險之資乖僻之學陛下驟拔小臣馴至極品恩寵隆異振古未聞乃不思圖報敢用上行私專權納賄張總很復執拗猶疎且淺桂萼外寬中深伎忍特甚因歷指萼納王瓊賄薦起之并及其所引私人賊事上曰朕昔以大禮未明父母改稱張總首倡正議忘身捐命不下鋒鏑開致人淪潰而復叙父子散而再完念彼忠功躡擢輔導今頓失前志專恣負國眾見昭然桂萼猶之言官屢劾朕不敢私總今回家改省萼奪散官并學士職銜回籍致仕黨類有賊罪者諸司分別區處恩中議公庶兩盡也孫應奎王準陸燾耳目言官坐觀大臣至此方行舉劾應奎首言姑恕其罪準燾並法司逮問之然總功過原不相掩布示中外臣民亦毋輒乘此挾奏總也詹事霍韜上言臣伏見陛下腹心總萼總萼自取黜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張

詹事霍韜上言臣伏見陛下腹心總萼總萼自取黜

斤夫復何辭顧今日之事臣不敢不別白言者忠任
閣臣專任吏部事多專主臣嘗戒之雖念知無不為
然權在眾嫉威福臣下所忌也璉等對臣惟知朝廷
不顧身家矣臣近聞三臣互隙登門和解勸之以書
冀其同心贊聖不意怨積已久黨植已分是致一清
鼓嗾言官攻擊璉等濫及善類臣今略述璉等之過
幸陛下察焉璉等初議大禮時天下人無不欲殺之
者大臣宿望惟一清若故大學士王鏊與同耳臣嘗
語璉等一清素有時名得之再位足以分怨王鏊則
宜表章其所著論風示天下璉等皆不能用反力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詰其過一也一清素有時名足籠海內又善結內臣
內臣安則外臣亦安官府之間不生疑變亦其力也
若璉等則纖弊不容攻擊太過且其遇人素無款曲
接內臣尤甚一清腹心人輒恐之曰張桂且依國初
名額定內臣數額外者盡裁革之矣是致人人自危
皆曰我輩求安必得楊師傳在位其過二也臣嘗語
璉人材可惜先所廢黜今未復者皆宜為朝廷拔
璉等不從致其流落掩棄盡被一清劫誘變易白黑
動搖國是其過三也因指論一清奸賊罪狀乞勅吏
部法司兩核之一清言霍韜以璉等之去咎訐臣罪

至不容口果如韜言安所逃生顧臣與二臣初甚相
驩同事既久雖間異同旋即如故韜謂二臣攻臣臣
度無之謂臣間二臣則有皇上在初璉命下臣與臣
變相顧錯愕因私語璉等或有可指璉忠豈宜遽棄
其時手勅宣示聖意方嚴臣等未敢遽請且今還家
改省固知後用有日比璉別臣嗚咽無任蓋終始未
嘗失歡韜何所見謾云爾也臣見韜高文直氣素加
推用但以言多過激時或議之蓋欲引諸和平期其
遠大豈意懷忿遂至此極所指奸賊倘有指實甘伏
兩觀臣耄且病就木有日願賜骸骨不許居數日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復念璉遣行人周釋召反之曰卿通博之才貞一之
學首建正議贊朕冲人擢居弼亮裨益良多近今還
籍避人言耳宜疾速反途勿推勿延璉疏辭不許璉
言皇上召臣責輔治也今臣披靡從眾誠恐雖進無
益或蹇諤違時又慮欲退無及進退狼狽惟聖明察
之帝答曰卿但秉公持正而已光祿寺少卿史道言
帝王論相必真其人乃可以任才足通萬變力足擔
天下含弘廣大不區區爭功名光明洞達不紛紛較
短長則其人也陛下即位八年於茲輔導之臣六七
矣始莫不親愛終踈遠也大抵志大者或量小才足

幹旋者或心稍慎伎因是不足副陛下求賢圖治之望今楊一清人也臣所謂才足通萬變者張璉人也臣所謂力足擔天下者二臣竝被眷留伏願天語丁寧繼今忘私奉公毋拘避嫌跡以仰承千載非常之遇上覽而善之以示一清璉使加思勉皆疏謝於是岳倫王準陸粲譎矣霍韜以璉既復位所下桂萼私人賊罪法司尚行究問又言陸粲劾萼首論其薦起王瓊一事如是則臣亦力薦瓊者言官何獨論萼萼能任怨臣不能也張璉召還明知陸粲誣善矣刑官猶逼構不已則必逮繫瓊萼面與粲質然後賊罪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張

無可定也則亦必逮繫臣與一清臣面與一清質其賊罪也刑官不問一清獨以構萼惟聖明垂察上恐改刑部尚書周倫南京別令三法司錦衣衛鎮撫詳獄因并下韜所劾一清者於法司使九卿會議罪而復桂萼職銜致仕如故上諭璉朕惟一清累朝耆舊亦嘗維持大禮與卿璉同心輔政待之不群晚節若是朕今下九卿議罪卿必嫌擬旨其今卿鑿璉言皇上至保全臣臣生死念之念一清向在家居見臣大禮或問極所獎許臣同席書被召勸亟應詔當群議喧騰之日得老成大臣贊與一言所助不少臣與桂

萼荷恩不卽誅一清功過亦宜相準况奏出霍韜臣始復任形跡之間不無嫌謗惟皇上寬處之乃許一清自陳致仕日以璉故屈法矣而亦召桂萼還九年上有意分祀四郊其言未發都給事中夏言引周禮以請適與上意會其言稱上旨霍韜則又與爭奏詆周禮莽賊書也變亂成法者宜據律定罪貽書讓言大所闕詎上詰責韜夏言雖奏朕意動矣是本出朕變亂成法當坐誰莽賊又指誰若云始議之人則實朕也於是加言服俸下韜獄韜從獄中哀祈璉再疏救良久乃出之始上欲分郊時下論璉數十反璉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張

為是已上欲以太祖竝配南北郊以太宗配上帝大祀殿璉又與上異指上諭璉曰朕聞大臣事君有調理之宜卿百沮議配惑危言同邪論前後變志恐非素忠君今臣行夫豈聖教璉謝言繇是大忤璉屢爭論上前十年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其年請易名避御諱上賜名孚敬字茂恭云孚敬以賜金作第京師上出獻皇帝手書恩榮堂裝軸為泥金御書皇考手澤扁之更賜橫覽大書名若字各二并銀幣銀篆永嘉張茂恭印曰為吾君臣相慶之意它日召見仁壽官和御製賦賜名咏和錄上

諭昨見卿泰謙輔臣親愛不孝是茲後有入奏可無時來面相計處以交修朕是時上悅夏言才言忤乎敬者數會監生榮有所恨於吏部侍郎徐縉撫奏縉他事下都察院當坐榮誣而太常寺卿彭澤故以議禮結驩乎敬者欲去縉躡其位偽為縉手書遺黃白二金於乎敬以求解外識曰黃精白鍊刺入而捕之則亡逃矣乎敬以聞上怒為罷縉而伸榮而吏部果請以澤代縉上矣時上心屬夏言不允而澤又思所以陷言也會行人司正薛侃者與澤同鄉於言為同年進士侃嘗具一疏言祖宗時留親王一人京師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古

張

香或攝禮儀大駕出則居守俗呼守城王其為國家慮至遠正德中逆瑾廢故事盡出封今陛下未有太子可選親藩中名賢者一人如祖宗舊願以臣言下廷議侃疏懷之一年未上一日出示澤澤持過乎敬示之謬曰此夏言代草者今儲貳上所諱言言於上無解矣尋語侃張少傅甚善君疏君宜亟奏少傅且從中贊之與之期乎敬先錄侃草為密疏奏謂出言手詞連編修歐陽德即言交結王府有狀中允廖道南亦云請上且勿下待疏至疏凡二已侃猶豫澤數過趣之疏上上大怒命法司會文武大臣科道官逮

侃追究午門當見祖訓何載所云親王何交通主使者其實聞侃拷掠累日無所承澤微詞挑侃頗指言都御史汪鋌即起攘臂加言言拍案大罵幾於殿之侃曰仁卿賣我矣何與公謹疏侃白具仁卿以張少傅趣侃雖然侃死即愚鬼耳仁卿假我害公謹即死不好鬼耶於是給事中孫應奎曹汴揖乎敬退避以狀聞上并下言應奎汴獄仁卿蓋澤字公謹言字也時武定侯勛已再錄用帝使勛與大學士翟鑿同司禮監官會府部九卿科道錦衣衛官廷鞠侃疏實非言乎帝不直乎敬出言獄中示密疏於群臣勅諭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古

張

法司曰薛侃以猖狂之性發不諱之言謀慮似忠但朕非宋仁宗暮年比忍言君嗣無期彭澤謗詭構鬪致侃詞于宗室傷朕親親之情輔臣急於攻擊害朕君臣之義其竝發邊遠充軍輔臣乎敬初建大禮朕不次進之被劾今改不慎不悅朕托乎敬心腹豈止股肱望之伊傅徒直恩遇乎敬媚嫉犯科辜朕賴倚其致仕去夏言拍案喧罵有失朝儀念激近災特赦不治孫應奎曹汴職係言官亦放免之從今大小臣工宜去私盡忠効協恭之心守不二之訓匡朕不逮庶不負君忝親永有譽焉

薛侃王德中進士父病革請書其墓篤行信於諸生

刑登第即疏歸養母隨 孚敬既去章聖太后念之既
數月上又使行人周文燭勅名已勅促曰朕聞君臣
相與自昔為難卿赤誠輔朕朕腹心是托不意偶感
自陷過舉朕退卿避言卿去切軫朕思聖母嗟問亦
數夫人誰無過矧君父臣子義法具在朕之弗類必
得卿始終之行人文燭至即兼程星進庶慰聖母至
懷朕竚俟焉其明年春孚敬至進兼太子太師華蓋
殿大學士餘官如故其秋彗星三見孚敬上疏自陳
上慰留之已吏科給事中魏良弼言占書有言彗出
東方君臣爭明彗字出井奸臣在側孚敬竊弄風福
名曰藏 卷之六 臣林記 六

免合自臣始兵科給事申秦鰲劾孚敬強辯飾奸媚
嫉愈甚言官論列即文致之失皇上所以宣諭協恭
容賢意抑孚敬票擬聖旨豈容不密引以自歸明示
中外握權矣有臣如此所以于天拂人臣謂不去孚
敬天意尤未回也上覽疏曰鰲言至忠孚敬屢疏伺
意朕豈不識所謂直國家待輔臣禮當如此耳其今
自陳狀遂復許致仕大學士李時為請夫役月餼勅
書皆不與與之驛是時南京御史馮恩亦以彗星劾
孚敬也十二年上復遣鴻臚寺左少卿陳璋召起勅
曰卿自中甲第奮志於中靡身為顧歷居數任持一
名山藏 卷之六 臣林記 一

乎敬先者甲申歲五堡逆卒殺都御史文錦朝廷處
 太寬今乃無忌當征討之於是乎敬亦主剿宣大總
 制都御史劉源清宣府總兵卻永承上及乎敬意出
 榜頗及五堡事五堡遺孽謂且追理悉反側不安源
 清師次陽和大同守臣及鄉士大夫耆老來見皆請
 解甲駐兵單騎撫之巡撫都御史潘倣亦謂兵變已
 定不可復激亂與僉事孫允中等捕治叛卒七十餘
 致之源清以請旋師源清悉不許屬卒御史蘇祐栲
 訊卒妄引前總兵朱振失職怨望實首反謀又多株
 連無辜者源清使甲士三百大索城中城中驚亂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八

驅卒為先鋒多死者所許金帛亦不售虜乃反刀擊
 叛卒去源清益令穴地灌水百道攻城而上往來念
 大同甚始悟征討非計論乎敬宣大京師北門也罪
 宜止首惡源清必欲城破人誅不忠矣卿不可不慮
 將來毋輕聽其說乃奪源清職代以侍郎張瓚於是
 大同管糧郎中詹榮主事楚書副總兵梁振持上旨
 入城示諸軍擒黃鎮等九人斬之亂悉定上乃遣使
 者齎詔書往彼募軍給糧守之而是時夏言已為禮
 部尚書言大同之變軍士戕殺主帥而已一獄吏治
 之足矣鎮臣奏報張皇輕動大師致其鼓衆憑城旅
 拒朝命要結醜虜侵敗王略任事諸臣又不能定謀
 審勢宣暢皇靈攻圍四月耗金百餘萬選鋒士馬物
 故太多不有聖明神武不殺德音一播兇渠受首生
 靈寧免塗炭也大同久被嚴圍播遷凋喪餘民無幾
 生理窮蹙兼以功罪未究國法未伸竊恐積疑生變
 更釀大憂宜特簡忠亮大臣一員今會總制撫按官
 宣布德威慰安宗室撫定軍民賑賙困窮綜核功罪
 若有倖功債事之姦責其糾實以肅國紀臣又惟近
 者使臣四出名募武勇追呼配抑所在騷然各鎮募
 軍數必不下萬計資裝月糧耗費不貲勅使既歸行

且盡伍隨散名係虛籍糧出冒支此所謂無事生擾重貽厲階也今大亂已平請罷召募之令追回詔使第以其費加惠實在行伍則不待增兵士氣百倍疏入上心嘉之乎敬持不欲行先是者潘倣主撫源清承乎敬意主勦兩人上疏相詆朝議皆助源清獨禮部左侍郎黃綰以爲不可吏部尚書汪鋐因劾綰向爲南京右侍郎時攝部篆許主事鄒守益引疾歸不俟朝命縱庇屬官敢爲欺蔽乎敬擬旨調綰外任帝念綰嘗與議禮者寢鋐奏不行鋐意不愜再疏攻綰帝乃外調綰如乎敬擬綰上章言臣雅與乎敬交厚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臣

近在政府臣屢有規政見謂譏切乎敬夏言兩不相能臣爲同僚每欲調和其閒近者大同之變臣議又異是以乎敬疑惡於臣臣嘗語乎敬聖明在上宵旰求理第使二三大臣一德心平好惡弗事檢欺則宿習可回至治可望鋐疑臣指已甘爲乎敬鷹犬攻擊臣身乞亟罷臣以避鋐禍疏入上復留綰如故至是上諭乎敬人皆云卿忌言茲果然也朕惟言之力辦君事固不多得聞卿與黃綰比舊加善今再善言則朕不勞政務卿德量益著矣大臣當同心謀國互詆私嫉君何賴邪卿平而熟思之遂降旨嘉言忠謀罷

募軍還詔使特遣綰往大同如言請乎敬坐是再三引疾乞休帝尋諭之曰想卿無疾或疑朕耳去來進退四三作矣必不終禮待此一疑方獻夫年尚後我今已去必不用我輩別信一人此二疑或以大同事及不處延齡者以爲不得行其志此三疑大臣輔君安民卿必求去明言何以乎敬奏皇上任臣無管心督所數進者以禮臣數獲罪退亦以義豈敢自嫌自疑第臣責任愈久罪過愈大所以求去實自揣無益君上耳夫皇上中天地而立爲綱常之主大禮親自釐正原非臣功恨三五臣者託爲我輩濫叨殊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主

及至當事不能同誠如桂萼者皇上所知不待臣言方獻夫當時具疏不上其志可見今懦弱無立緩急不足倚霍翰昔變詞避去今異論擾事非政體所宜黃綰竊議禮緒餘驟進崇階人多鄙之臣初以其一念偶同不能深察今果見其反覆詭隨夫爲皇上親信而臣等稱爲我輩猶如此它可知已昔者潞城之變皇上以國體爲念祖宗紀綱法度爲重討賊不疑卒用桂萼之說使夏言勘視不誅作亂之賊反罪討亂之臣是以強梁肆志將士解體茲大同之變皇上亦以國體爲念祖宗紀綱法度爲重討賊不疑卒用

人言復行勤視致御札密語傳布邊荒內帑軍儲齋使叛亂將士殺叛軍者有罪而叛軍屠戮平民全家者俱置勿論法典蕩然矣張延齡有罪臣敢不承聖意以正國法不得其情則未免傷昭聖太后之心虧損皇上親親之意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自知其明寧復有益君上乎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知人安民之本也正人邪邪人亦邪正黨邪成風忠正淆亂近日二三臣所稱上意者立心操行夫人知之願皇上早辯之而已上復諭乎敬卿直以大同事忌言耳何執已哉夫討賊無赦法也劉源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卻未固當誅戕主將者正以祖宗法豈知漏網渠魁恣殺無罪卿尚為之稱屈曰必破城為正夫城破人誅其又何難無罪何辜又何時完實是鎮以壯京邑意雖出言先定朕志不論是非必求自遂是臣謀乎乎敬仍視事是為嘉靖十三年其年進少師兼太子太師其明年六月秩滿帝加乎敬忠勤廕一子中書舍人今兼支大學士俸給誥命頃之以疾請假賜牢鑄等物召李時面問疾狀因言乎敬專決卿何不爭時對乎敬性剛臣徐委曲亦時入之上曰昔楊一清亦言彼不惜材坐招眾怨頃之手調藥餌齋賜曰

有剪髮療臣者服後告朕何如乎敬感泣而病益甚乃許之歸賜勅諭遣行人御醫伴送今有司給歲八騶月八石俸時存問示優眷焉十五年乎敬表啓問安優詔答之遣錦衣副千戶昂視于家賜之勅復手勅付昂曰卿還久切朕思昨得奏賀朕躬平吉聖母康泰淑女曹王二氏朕御之而各有喜已先冊封為端昭二嬪又補李氏王氏為敬靖二嬪朕以春三月奉聖母率后妃恭謁七陵拜皇高祖妣章皇后皇曾叔祖景皇帝二陵於金山侍聖母御舟還四月飭新七陵自作幽宮長陵左改小山曰平臺以尊皇祖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宗嘗御之地示卿知之今使昂問卿疾未痊便已稍可卽星夜見朕副切思乎敬歸疾不仁一再起皆不能就凡三年卒時上幸承天聞計深加痛惜賜祭九壇及葬贈太師禮官請所以易名者上親按古諡法以危身奉上特諡曰文忠上之入嗣皇帝也勵精化理前濯海內觀聽挈清政本杜塞旁落奮武揆文網羅才實至於稽古禮典取次釐悉一切剗改表章軼往憲來赫然中興多乎敬所翼贊乎敬在下則難為乎其上在上則難為乎其下至其慷慨直任持議必伸雖嚴諭屢及陳詞益切帝久亦重之自乎敬相內

官勢大細士大夫信志叩首無所忌礙風紀肅清而苞苴路絕其初縉紳之士嫉視如讐迫於議禮而非之者十九忌其貴刺之者十九久而是非者半乎敬没人見夫繼乎敬相者而思乎敬又十九矣

郎曰傳說以版築之人形諸夢寐有商諸臣俛然而從之者何邪張乎敬以一言遇主至貴幸矣自非奮其褊心借其怒勢尚不能得乎天子而為相臣也雖然其辯給以肆其才果以厲其守潔以作知臣莫若君使其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豈不赫然名臣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四

桂

外以大禮貴者七人

桂萼字子實安仁人仕至少保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襄萼自進士起家三調邑令頗廉潔恤民而好剛使氣多忤上官被都御史知府答責汚白簡者再三其於張乎敬非素交既言禮合同貴幸乃相暱為人險忤行恩怨其尚書吏部逐都御史之見答者孽而成知府獨以名薦魏校為國子祭酒校為萼草奏往往精深當上意乎敬聞者覺弗如知而意恨之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萼為之構守仁奪世

封當乎敬之入內閣上外禮楊一清而內親乎敬及萼為同官乎敬與萼同攻一清直欲出其上然萼有建白乎敬又多細之萼又內憾乎敬三人者鼎而相詆讎雖上亦厭之乎敬還相萼亦被召還然氣黯然而不復振復請告歸病羸卒萼精悍狷隘少事吳與弼之門人張方布衣時即以學術經濟自許既受上知直躬無顧忌乃志遠才疏所規畫多迂滯不適用然身沒之後其家瀟然士大夫亦多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五

方獻夫字叔賢南海人少孤力學登弘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畢姻南歸養病賜告隱居西樵山正德間赴部授吏部主事遷員外郎王守仁與同官獻夫乃受業為弟子桂萼為相嚴講學之禁獻夫獨與諸公會講不輟其仕至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諡文襄獻夫在諸公中稍和平然亦難進易退無所訛蔽而居家數與郡國競不能為持謹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生窮村為貧兒年十九始就小學不一二歲遍通諸經二十七領鄉薦第二明年會試第一廷試二甲第二猶未娶也歸娶後讀

書西樵山中尋亦丁父憂嘉靖初元起為職方主事進三劄大禮議起韜所見與張桂合著私論奏記禮卿而已不上疏也嗣後張桂持益堅上心漸動乃從張桂後上疏極詆禮官失上覽韜疏至泣下廷臣執禮益堅韜復歸山中矣張桂既嚮用上召起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屢辭不出曰不敢以議禮得官上命有司守促之韜念生長海瀕遭時遇主慨然有用世志每有大政輒論疏數千百言多見採納顧以面奏則操南音不善也兩郊議興韜遵高皇帝祖訓力主合祭世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六

曰議禮自我韜執益堅坐下獄章聖皇太后為內解韜亦自伏得釋丁母憂服闋起為吏部右侍郎尋轉左適尚書缺韜視事六月吏治清明積蠹大洗及汪鉉來為尚書韜勸鉉公忠治官無如往時尚書獨斷也夏言為禮部尚書素與韜相惡未有以發也嘉靖十五年南禮部尚書缺方廷推韜言禮官風教所繫當擇有品望者往言曰無踰公矣遂請韜為之韜在南都隨事釐正折服科道官科道官不得揚揚矜詡如曩時侍郎崔銑曰霍公真禮部尚書也頃之與鄒守益同進聖功圖上怒謂

韜回隱諉訕久之不罪也加太子太保掌詹事府疏辭有民生不寧絲有司貪濫有司貪濫大臣受祿不讓晉秩不辭溝渠其身狗彘其行者上疑韜有指下吏部參看吏部言韜無指第上恩也不宜辭久之皇太子立簡宮僚入為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卒於官賜葬祭贈太子少保諡文敏韜感知遇知無不言而率直勅戾論建雖多時宜殊昧且勤則忤物上久未有太子冊立九嬪張孚敬見上多後宮請輒早朝慎居起謂韜親已私語之韜即以孚敬語抗疏言上而與孚敬忤又數與夏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七

爭事攻訐如仇順天府尹劉淑相者與韜善上書發夏言私罪而韜默主之夏言推韜為南禮部韜不悅會其夏上上陵免謝韜與學士道南學士昌都御史以平順天府尹謝相游銀山焉居二月汝相以相長侵冒錢糧風弊請下今嚴禁之禁甚力汝相有所親為關請不得又不還府長金為東廠所偵鞠其事有跡成復連治汝相來鐘言有姻人費完與淑相同官持言李學士汝相善汝相善言又疑韜主汝相遂言速汝相汝相故與韜善言又疑韜主汝相遂言其進銀山事為大不敬韜言臣與諸臣遊銀山以竟朝故言謂臣大不敬此十惡重罪之終矣臣請言言言為先內閣費宏請諡諡文憲祀廟號又宏在日屢為言官所詆言初不叙及帝有奏事規避增減察要情辭請龍請施行者斬臣亦謂言當生此律言言韜先奏請阻壞如與臣嘗奏其私書下獄論其為人類少正邪深切韜疾韜切齒恨臣後因兩議邊事臣兩斥其迂近日以次推韜為禮部尚書非韜所黨韜於累朝因革事意所不便者

漢詠或稱宣德正統年間失禮或稱楊榮楊士琦
壞制是可有臣始自排楊一清陰害桂萼後百
凡自禮乃以論事一節構臣何情妄也凡大臣論
禮部行吏部劾奏特旨則否宏之得論是上特旨
宋濂彭時並蓋文憲不避廟號也上張桂去位韜
忌言降韜俸一級而熱叔相為民

自慮黨孤力詆楊一清有如巷婦大臣之體失矣
韜家居不與有司稱治生曰人生而君治之不稱
門生於其座主亦不受座主於其門生既舉進士
衣繡而觀政於吏部曰有品有服朝章也貴倖矣
今其僮僕家人毋得尊稱為官人嘗請職官犯賊
滿貫應死罪者為真擬以嚴墨吏之誅以復高皇
帝之舊論者謂其酷且迂韜子與順天鄉試不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无

典成進詹事久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轉禮部左
大同軍亂反側子攘臂鼓嘯代王請遣大臣安集
之上命綰往綰撫輯流亡分別善惡悉獲其唱亂
黨與誅之還奏稱旨母憂服闋即家拜禮部尚書
兼翰林院學士撫諭安南未行落職閑住綰讀書
紫霄山中歷十寒暑不倦既出授官復謝病歸里
從王守仁湛若水講性命之學一時諸公以台先
輩許之其於國家典故明習通練吏治幹局亦自
磨敏第傾狡避就不專一節其初與張桂同疏已
見舉朝不悅自引去事定乃出力附張桂鋤所憎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无

忌嘗上書以隱語傾楊一清及夏言用事復附言
而非張孚敬也
黃宗明字誠甫鄞人正德甲戌進士宸濠反宗明
為南武選員外郎上江防三策武宗南巡上疏諫
武宗幸南都命百官戎服朝宗明約言官面奏既
兵部尚書喬宇亦不奉詔時論稱之告病歸已陞
工部員外不起已補南刑部郎中出為江西知府
用計擒宸濠遺孽以稱張孚敬大禮之說見檳銓
曹轉福建鹽運使大禮說行陞光祿卿兵部右侍
郎編修楊名言事忤旨宗明疏抹謫福建參政俄

召還為禮部右侍郎莊肅皇后晏駕廷議殺禮宗
 明力爭之轉左侍郎卒于位宗明大禮之議以朝
 廷比於武職謂太祖定公侯伯承襲之制或弟繼
 兄或叔繼姪皆名弟名姪不名為子大禮議定諸
 臣多被罪逐宗明應詔陳事復言太祖高皇帝有
 言英雄作事焉有深仇當時屈用群策奮死効力
 者皆舊日對挺角逐之徒太祖惟不仇對挺角逐
 之徒是以坐享成功以有天下陛下臨馭臣子有
 君之尊有父之親今日誅斥明日擢用雨露風霆
 孰非上恩誰敢懷怨匿忠不自盡者是以宗明雖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與張桂以議禮起人稱其無比同之跡一時同事
 驅駕氣勢更相牽率之風

席書熊浹別見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父舉進士知臨清州言警敏
 能屬文尤長筆札自其在公車則已奕奕有雋聲舉
 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歷都給事中諤諤數言
 事人傳誦之亦數稱上旨最後以請勘潞州賊上益
 以為才又復言事又復稱旨上使言勘皇親莊田言
 請罷還官為公桑地皇后行親蠶禮焉上方復古禮
 文更定舊典顧未及親蠶事言復稱上意已請分四

郊益與上意會張孚敬阻於上前不得也上曰吾意
 先如是而霍韜銳身出爭上至下韜獄言恃有天子
 在與張霍為難矣上勅言曰爾居官以來多所建白
 為國為民甚有規禪耕蠶二事朕已具告祖考夫成
 王有周賢君周公猶拳拳進無逸朕何人斯斯實爾
 忠賜爾四品服色爾其益勵乃心思盡乃職政事可
 否天下治忽有一見聞即直陳之長益前功以無朕
 負繇是郊工興造上一委言言亦精心任事凡欄楯
 碑石之用堅厚高廣之製尺寸具有條理天子益謂
 言能已為吏科都給事中廷臣舉言可僉都御史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子曰言才不止是居頃之以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兼
 都給事中如故旋特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學士
 言眉目疎朗美鬚髯大聲音不操楚語每進講上愈
 目屬之不二擢禮部尚書言獨倚上不與孚敬方
 獻夫汪鉉郭勛霍韜等為比尤牴牾孚敬喧囂相爭
 其於勛韜水火矣上殊為不黨心嚮之而縉紳大夫
 謂言能抗孚敬而持之亦心嚮言也言為尚書戒其
 曹屬毋樹交結援它奔走貴人門吏部郎王慎中坐
 事外謫儀制郎張元孝祠祭郎李遂出餞言劾奏元
 孝等舍其職事往奉吏部上捕下詔獄外謫之順天

府尹淑相者雅善翰通判完言姻也與淑相惡淑相有親禎者受人金為人說事爲東廠所覺捕并捕及淑相家僮淑相疑完受言指上書訟完并許言私事言曰是必出霍韜與翰大詬驗問果然上黜淑相爲民降韜俸一級慰言治事如故言爲尚書爲上立九廟定大禘禮所條具當上意上欲驟貴之賜之銀印記一使密封言事未滿考以督南郊特加太子太保尋進加少保加俸一級先後累兼太子太師錫賚御書繡蟒飛魚麒麟服色玉帶兼金上尊珍饌時鮮之類無虛月嘉靖十五年皇子生言入對上取花手筭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言帽有白金文綺之侑賜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言辭上曰遲矣卿久宜此此時李時爲首輔年已老朴誠自將而已一切禮文事上屬言賞亦稱是又三年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上柱國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言憑寵傲張應接高峻客公謁者留道傍立俟毋敢進門間數日乃得面門內一揖退客卑視不堪官吏隸胥揚揚如也時人爲之語曰不見費宏不知相大不見夏言不知相尊唯上亦察得之言從上陵行帳失火延燒大學士時武定侯勛帳上所面授言封事亦皆燬言與三臣同謝上責言

自罪胡不專謝上幸視大峪使言草勅居守言遲之上責言建贊郊禮不次進官宜益勵公勤答恩眷乃往往慢不恭今繳進先所賜銀印記及累年諭帖言上疏伏罪因言印記之文出上特獎聖諭諸帖皆宸翰親灑謨誥比垂自當傳萬方惟是臣一時遭際實私家子孫百世寶願終賜臣死且不朽上意言有漫滅更責言言惶懼繳進居數日上怒解先是革其勲階少師以少保兼尚書致仕至是復少傅兼太子少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如故言疏謝上悅今盡心輔贊凡事秉公持正亦消衆忿不直副朕簡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任而已言復疏謝臣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立衆忌之矣上不悅復詰責之言疏有刮洗上又以爲不恭手塗焉居數日上召言日移辰尚未入政府上怒言恣逸曷以率百僚朕念左右義重寬之耳又二年九廟災慈壽皇太后崩言久疾臥家上問皇太子爲皇太后當何服疏對誤復被旨切責今落職致仕群臣毋效也居月餘又復之其明年春言考九年滿復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勲階兼官如故宴賚有加稱言名德偉望博學宏才今益殫嘉猷用匡不逮然終不如乎敬尊禮矣言有所論奏條暢森嚴其

文詞沛如也即亦不敢如乎敬強直上事上玄西苑以香葉束髮巾皮帛鞋賜言言曰人方瞪目視可更資其吻上聞怒命言出言曰須上旨上賜言馬行苑中言腰輿入慈慶慈寧二宮昭聖章聖二太后故所居宮也上欲為皇太子立一宮郭勛請改其一為之上心不許言與上意合一日上卒問太子宮當何建言忘前語念工役煩重即復如勛前請上益怒上作大享殿使內監忠監視當有勅言不進勅草上復怒責言面諛背誹革職間住言久費用事家富厚高覺雕題廣圍曲池之勝勝侍便辟及聲音人部皆選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御膳羞如王公其始海內縉紳意其且復用問遺踵接而最後漸不召則亦漸稀簡而監司守令閒不能盡酬答言居恒邑邑不樂遇元正聖壽上表賀稱草土臣上報聞而已久而漸憐之復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致仕是時代言者翟鑾得罪去代鑾者嵩嵩最得上意而同事大臣許讚張璧以老病或罷或徙嵩獨相上微聞其專特再召起言是為嘉靖二十四年既陞見盡復其階勲職秩時嵩已為少傅兼太子太師矣則亦加少師以示並重始言與嵩同鄉稱

也既言驟貴嵩乃反自下事言惟恐不當也言則

直門客畜嵩而已而嵩已陰謀倚言奪其位矣言罷相時嵩盡斥言朝中親黨至是言亦盡斥嵩之人嵩甚豐不食所日給與嵩對案又不以食嵩始海內恨嵩信其子世蕃為橫恣快言能奪嵩而制之乃言未久修恩怨行意益甚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論京山侯元都督同知炳言擬旨令陳伏皆造言請死有所進彙炳至長跽而解以是皆與嵩比謀構言上左右小璫來謁言言奴視之小璫詣嵩嵩執手款款延坐持黃金密置其袖中小璫以是爭好嵩上時使小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五

夜瞰言嵩寓直狀言老倦酣就枕嵩故篝燈點簡青詞上所屬言青詞言率以付其客客才多盡所為草率複進言亦忘前所進草上時時棄言草擲之地左右無報言嵩聞益精專上益愛之又歲餘而河套之事起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曾銑者功名士也先嘗以御史按遼東定遼陽兵變時論才之銑久自喜負無難天下事至是請驅虜復河套言自度上素許其任即密疏稱銑忠決主之時上亦以為然然我與虜故不敵疏下兵部久未敢決覆上疑密問嵩嵩乘間白非計還問言言則不敢主於是下群臣議時嵩已

揣知上意卽公言其不可且言臣備員輔職如此大事關安危不能先匡正同官臣言他政效勞多猶可臣獨無分毫補宜顯斥臣上於是大疑言言懼不免上疏曰臣愚竊謂匈奴不過漢一大縣而已况國家全盛之時皇上中興之會薄示威武逐之出套庶可久靖邊陲故不揆固陋妄擬銑奏陛下好生大德馭遠弘謀非臣愚淺萬一窺見但臣與嵩數議此事絕無異言今乃先臣具奏名若自効意專諉臣所幸軍旅未興聖諭先布不者臣不知死所矣上責言強君脅衆詐稱上意必行嵩復疏臣雖與言同典機務具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六

諉臣中臣危禍臣不足惜如國體何上怒削奪言官以尚書致仕然固無意殺之言去而有蜚語流禁中謂言怨望云向不奉戴香葉巾是爲朝廷計非是身家上益怒會先是咸寧侯鸞以總兵官鎮守甘肅貧縱久甚銑向鸞取兵馬防秋不應銑參奏鸞歷數其不法狀有旨逮下詔獄至是上書自理嵩因授鸞意代鸞草謂銑賄言表裏作奸令其子淳先後持金數萬托言婦翁蘇綱致言所妄議開邊前後掩敗冒功謬觀大福下錦衣鎮撫法司莫敢爲解者上竟論死銑追逮言途次言於車中聞銑所坐驚墜車曰死矣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七

更上書自明謂鸞草出嵩上怒不省也其冬斬言於市流其妻子二千里禁中蜚語或曰嵩所播或曰嵩密奏引漢誅翟方進故事而上意遂決鸞從此厚賂嵩兩人深相結也穆宗初復言官贈文愍子祭葬言妻蘇夫人繼妻也有才色言嬖而畏之以故其父綱交通關節爲姦利言有妾孕七月蘇妬之嫁民間生一子言死蘇氏召置其家貌甚類言且得官矣卒病死

郎曰嘉靖中年以後相者夏貴溪嚴分宜兩人貴溪始爲給事赫然見才誓不奔走權貴間至分宜亦挹

挹有文豈不皆君子哉不保其身同及於禍患生以主寵為已私物也貴溪峻而漸於不遜分宜卑而淪於不忠上怒下憤所繇來矣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嘉靖臣三

林俊 孫交 彭澤 喬宇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唐林蘊之後岳正為太守俊成童見知成化十四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遷署員外郎僧繼曉以秘術幸上發內帑數十萬為建永昌寺西華門而太監梁芳主之時言路久塞臺諫噤莫敢言俊上疏曰臣聞修養之說怪誕無徵佛氏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載唐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林

儒先之論謹按僧繼曉本一壬僉宵人多方夤緣謀蒙異眷五尺兒童亦切齒罵唾敢肆無忌惑亂聖聰大發內庫蓋造佛寺填財無益之地使陛下蹈唐憲梁武之轍居者遷毀勞者不休於聖壽未必能益國祚未必能綿坐令民生不安邊境不寧太監梁芳傾覆陰狠排忠進佞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以進貢買辦為名盜祖宗百餘年府庫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啻所在風擾過昔汪直薦進繼曉陰求蓋寺外謂陛下欲之夫天下猶身賢才元氣財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引以疾病重為身危臣

謂不斬繼曉天下之禍未可言也卽粉芳身不足償罪萬一今自大臣以及百官莫不欲食三奸之肉卒不敢言者惜官畏死耳臣非異人竊念牛耕犬守走獸之微且以勞食臣食陛下七年矣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祖宗之心彰陛下爲仁聖主是卽臣勞無素君食疏入下錦衣衛獄杖三十謫姚州判官後府經歷張黻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萬民愁苦有祿之臣唯恐殿陛不盡聞時事不盡言耳言而獲罪臣諱言矣乞恕俊愚直以旌忠諫亦下獄謫爲師宗州知州初俊鎖吏郎舍書疏吏大駭扣頭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味

明年綱湖廣爲繁內臣以事至境例有餽送俊獨不與絲是吏部屢擬遷不報會境內雨雪災異俊疏曰竊見湖廣一省自弘治六年十一月日以來連大雨雪二十九日夜至十二月初四日夜連大雷電風雨卒暴電霰交作陰霧晝晦雨水成冰膠結纏綴折裂震野鷹饑附人虎窮入市其他禽獸手可攫取頭畜凍死殆盡薪米涌貴軍民僵絕地方之變誠爲非常刑之爲道召災尤易臣提刑無狀死不足贖然以臣私心尚疑他端貴州借調官軍借運糧餉軍苦戰鬪民疲輓輸都勻之征勢或不得已者斯臣心之所疑也臣又見興岐造府役費太大吉府比者又復增蓋夫府第太大驕侈易生淺近而論創蓋艱鉅則修葺爲難居人寂寞則疾疢多作臣恐興岐二府宜小不宜大吉府宜修不宜蓋又宜循寧襄德三王府故事屋用甌瓦毋用琉璃及白石雕刻闌干等物且著爲定令廣諭親王旣陛下內不失親親之恩又外不失愛民之仁臣聞直隸河南山陝江浙川貴皆大雪雹木上結冰臣復有疑雨陰也雪兩之陰也雹亦陰也大雪連月且廣又雹陰縱也雷電不應冬而有不應雪而有不應諸郡同有陰陽急且甚也木少陽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味

陰勝則冰是皆陰盛之象恒寒之罰陛下宜默思博考深究災原夫陽為君為德為內為君子為中華陰為臣為刑為外為小人為夷狄古之論也奏上尋引疾乞休得旨暫許歸養已言官交章論薦是後叢蘭以星變薦俊與劉大夏皆一時人望不宜久廢十二年起廣東右布政使辭又二年起南京右僉都御史總督巡江兼管操江既至再疏歸養不許頃之復疏臣聞雲南等處地震山崩災變異常今年正朔陝西延安朝邑等二十餘處同時地震搖倒官民房屋五十餘間壓死人民頭畜甚眾地裂水涌災變尤異方

名山表 卷之二 臣林記 臣

今北虜陸梁久聚河套萬一制勝無常可憂非小又荆瑞九江等處烏合強徒輕竊名號敵殺官兵臣觀近時科差日重人民日貧誠恐草澤間有相煽起者臣又聞漢宣帝本始間地震詔問經學賢良方正之士無敢端言所以儒臣胡氏謂地妻道也臣道也著見若此如有敢言使宣帝戒懼思所善處則霍家之禍無絲而成夫宣帝賢君也霍光賢臣也謂帝不念光家謂光家有禍耶事不可料政亦類然臣望陛下於宮闈外戚內侍柄臣靜思而善處之他如災黩之設褻天黷神不惟無福實足召災南京蘇州織造花

樣太巧丈尺太長松江大紅布太倉洗白布太細古人謂之服妖費財勞人災亦繇此至於占役當清冗食當汰工作當止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逸欲當戒佞幸當遠賢人君子當親皆陛下所宜念者臣又聞華封祝聖人曰多男子詩歌后妃曰百斯男今中外人心日願陛下支庶振說而難於言臣不忍終負敢併昧死時上獨篤張皇后不選置後官廣儲貳外戚寵盛閹宦寬縱其他齋醮織造冗食蠹用俊言皆海內所望朝紳所諱頃之疏薦禮部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璫光祿少卿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

名山表 卷之二 臣林記 臣

士劉閔可錄用以教太子因言陛下不邇聲色不事遊畋勤學納諫畏天敬民誠孚九廟孝徹兩宮此身教也然古先帝王暨我祖宗雞鳴視朝終日接見羣臣詢民講治在深宮極少不黷神佞佛不作無益飲食服用至樸無華誅罰爵賞至公無私故德修政舉化洽俗成尤陛下所宜夙勉者臣身病親老日望還山常思古人江湖廊廟之心輒謁聖聖之誠更望陛下以嗣息未多及西北邊為意其大小臣工有率直積忤如周經許進楊茂元輩人乞亟收錄是亦教皇太子弘量容直之一端江西新昌民王武作賊巡撫

都御史韓邦問捕擊無功爲給事中世忠論劾上命
俊往視并訪奏邦問事蹟俊身入武巢武驚出迎俊
擒四十餘賊自劾其他有名賊首賊出片紙指示巨
姓悉擒之撫散其餘黨因訪奏邦問才宜調簡有旨
卽以俊代俊奏昔朱熹劾提刑唐仲友奪命授熹熹
辭不拜包拯劾三司使宋祁解職與拯拯拜不辭二
人美刺具見今日臣蹟類然不敢竊位不許於是均
稅糧平徭役教民自爲義倉義學義塚名阜俗三義
發賑賤糶慎獄申禁西政大舉居頃以母喪歸爲寧
庶人所奏責對狀乃罷故事凡外官朝廷有大慶賀
名山藏 卷之六 臣林記 六

敬莫若我也伏望聖明篤懿親斷大義毋涉叔段京
鄙之求吳王几杖之賜庶人以此銜俊甚是奏俊
每於萬壽節近日不行慶賀便巡所屬有旨令對狀
云武宗卽位兩京言官交薦得旨起及奏授竟不行
江西士夫羣詣吏部必再得之乃陞右副都御史巡
撫其地俊力疏辭寧庶人密賂劉瑾特許焉尋丁父
憂正德四年忽中批以舖馬取用俄改巡撫湖廣四
川賊藍廷瑞鄔本恕廖恩等倡亂兩川僭稱順天刮
地三大王總制尚書洪鍾等連年討之無功復改俊
四川剿平之俊素輕官爵屢起屢辭至是欲殺賊報
國乃倍道去至通江先後斬獲賊首廖麻子麻六兒
饒老人生擒廖惠王仲甫凡得首級三千三百五十
餘因追過大小巴山分兵蹙之于星子于住河于麻
柳于齊眉于高冠山于神廟岡于三十六盤每戰皆
捷至繡雞嶺兵奮勇過河衝陣追北二十餘里至脩
溪復前後擒斬千三百餘人而頃之瀘州故賊曹甫
謀據江津俊馳赴之卽以其年元旦乘賊醉夜半圍
燒之遂斬曹濬曹洵曹玉等前後斬獲千三百二十
餘人燒死九百餘人而藍鄔與其黨復熾復使永順
王舍彭世麟擒之以伏兵凡得廷瑞本恕及王金珠

等二十八人餘賊奔潰過河官兵追圍擒斬及溺死者七百餘人捷聞降勅獎勵進右都御史賜銀幣是為正德五年也俊以殺賊非本心不能撫徒勦之悉疏辭其冬曹甫餘黨方四等復收合數萬人來攻江津總兵追擊大敗之復有銀幣賜俊復力辭歸功將吏焉先是劉瑾竊政俊正家居嘗具草劾瑾且上之後以在軍無暇至是瑾誅疏賀并錄前奏聞且曰非欲銜事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老病退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疏末更言

名山藏 卷之八 臣林記 八 林

先朝王振之後保無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吉祥也而有劉瑾得隴望蜀窺竊富貴其人何限意蓋指切後來當事者有旨責俊劉瑾已正典刑俊草久成當日不奏明懷奸畏罪令對狀俊自服妄言乃已又軍中奏功故多為權要所冒俊一切拒之至是益見嫉忽中旨母辭賞聽辭右都御史致仕俊當官精勤切實所至為民求隱雪冤嚴官吏而黜陟之其在雲南深險瘴毒莫不涉履巡撫江西入山穿谷茅宿草飯詣視賊屯或入其穴壘單車撫諭或住坐旬日或再三至凡八月巡八郡三十七縣其勤如此故

言永昌寺也又好斥毀淫祠雲南鶴慶寺有活佛歲時士女萬人爭泥金其面俊命焚之父老言犯者能致電損稼俊不聽得金千餘入官嗣是連歲登稔民乃不惑及他先後所至斥毀以萬計吏部尚書楊一清連薦為南北掌院及本兵皆不果寧庶人反後科道官薦俊當庶人竊名賈譽之日獨發京師几杖之譬先見足錄亦不用世宗即位勅起工部尚書凡三辭上曰新政之初羣賢滿朝朕佇俟焉尋改刑部尚書上欲推尊獻皇帝舉朝諛詞俊途次考輯歷代成禮論以進又疏請親君子遠小人及陛見上注視久之朝士皆竦觀曰林先生來矣俊權寓朝房並不儲室遇事屢有論奏居歲餘五乞致仕頃之管工太監崔文名下李陽鳳等時向作頭宋鉦科斂不遂因譖鉦於文捉杖幾死巡城御史亦同參奏下刑部文責緣內降取付鎮撫俊留人不遣疏言祖宗朝以刑獄歸法司罪無大小皆取平決自劉瑾錢寧等相繼擅權雖元惡大憝意中所愛輒奪付鎮撫文致為奸坐使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今先朝牢奸錮弊悉已剪蕩天下方仰頌中興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乞仍付臣或都察院問治上不納明

名山藏 卷之九 臣林記 九 林

日俊復執奏上怒再責俊回奏俊奏陛下責臣遠旨臣錯愕無地竊惟我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姦盜付鎮撫訊鞫既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聽之囚反付推問者崔文以脫罪之私敢干內降臣伏思人臣奉公守法為職犯顏敢諫為忠陽城裂麻以拒延齡之相狄兼謩封勅以阻藏吏之赦忠臣愛君往往如是臣竊慕古人思報國恩誠不忍見漏奸之崔文蠱惑希寵嫁左道以興齋醮蕩上心亂我嘉靖清明之治言官交劾既視若無領敢沮滅成憲此途一開禍亂何極臣深為此懼申論祖宗大法之不可廢而人愚言突力欲回天跡若違旨罪當萬譴上曰且饒這遭矣是時廷臣交章論諫者八十人俊已五乞歸最後八上因為上述孝宗皇帝時劉健謝遷等故事言自古未有不親大臣而能治者將歸之言惟聖明納焉遂許之歸特加太子太保與驛還鄉令有司給米輿夫歲時存問復辭免不許嘉靖二年也俊去一年諸臣以爭大禮廷杖至有死者俊即家上疏人君以寬仁為德剛正為威方推隆本生廣弘孝理而威懾羣議恐人命輕脆包荒之下為容納一欠臣奄奄待死敢做古人遺表遺直之義借有獻言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

林

惟古者撻人於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壞爛其體膚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大夫也臣及見成化時廷擿三五臣容厚綿底衣夾以重氈夢帕然猶臥疾數月正德時劉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釀有末年諫止南巡撻死之慘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議禮異同偶干宸怒輒復有此臣又聞成化弘治間詔獄惟叛逆妖言強盜方有好生打着問之旨其餘常犯送錦衣鎮撫推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方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方有降調之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非祖宗仁厚之意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遣殆盡朝若為空近聞石瑄欲乞休致惟聖明畱念老成時加延接他若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人望所屬亦宜引置左右臣舌梗意長授書難盡不勝愛願懸結不報嘉靖六年年七十有六得疾復草遺奏勸上勤學政親賢才保聖躬以衍儲貳及預辭卹典漬甚呼聖躬皇儲者再俊好讀書慎交遊接引後進惟恐不及為南僉都御史時李承勛為郎過之語承勛曰昔王三原公在南都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賢士大夫往來無虛日今吾門何寥寥也豈俊不能屈已哉胡賢者之不至也承勛曰今士大夫所與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

林

交厚者何人曰司寇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方震三人者俊昆厚承勛曰請問所長曰某長於某請問所短曰某短於某承勛曰請問公所長俊遜謝請左右所聞惟節義文章未嘗及學問公長在是短亦在是歟俊大歎服當時士大夫論當世人物推俊韓范富歐閒七年明倫大典書成上追罪俊進歷代成禮論革其生前官職子達以士禮葬之穆宗改元追恤復舊加贈少保賜葬祭諡貞肅俊有弟侃僖皆知名達歷官南吏部郎中工篆隸能古文揚廉林俊西蜀奏議序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生平生不愈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
征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為大
戒撫綏為上策在蜀人畏
之如神明比之宋之張詠

孫交安陸州人今為鍾祥縣人初名蛟舉鄉試入太學為祭酒丘濬所器與更交字之曰志同其先本合肥人五世祖銘兄弟六人從高帝起兵以功授銘安陸衛千戶第二人皆百戶天下既定銘率子虎及炳入見高帝撫之曰吾部曲兒也虎讓炳官調炳西安右護衛從秦王王秦虎遂居安陸交舉成化十七年進士授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諸僚散衛歸舍或出謁謝或相拉賦奕飲酒交獨讀書署中及暮乃還為

部尚書王恕所知弘治初恕入長吏部調交自輔薦陞選郎交温粹和厚外不甚許可而中自朗焚居吏部前後十餘年所推引多正人賢士值遷除與尚書斟酌悉當才地京師為之語曰要選通孫志同弘治中遷太常少卿道經略黃花鎮諸邊隘增牆塹廣樹藝以遏虜騎言邊事數條並見嘉納正德初擢光祿寺卿居二年進戶部右侍郎時權倖橫濫光祿多作無益費民蠹財而戶部內外倉宦監紛置漕卒因誅求交裁省節縮不激不隨事以亡害既改吏部右侍郎張綵長尚書更張躁妄交累引王恕故事諷之綵銜南調之綵收進南吏部尚書頃之召入為戶部尚書時錢寧諸奸復幸干請鹽引耗撓邊計交拒止極力燕商河洛三蜀閒大盜竝起朝廷命將征討調度亟急而四方上災荒者當覆奏蠲某處賦若干截留某處運粟若干京師四萬之儲坐不得時繼內外兩難交調停適當不求近名求濟事而已而見民貧斂急官爵冒濫賜予無節宴遊之非時齋醮之無益一切靡耗終不能違蔽通明阻權倖索取之路則嘆曰胡使我至此極也八年與禮部尚書傅珪並以職掌不遂乞致仕南北臺諫相繼疏留吏部尚書楊一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亦以爲言竝不見納其縣有雞籠山九峯並峙去交舍百里交歸讀書其中而睿宗在興時最愛重之交所居隣與睿宗爲割陽春臺東偏地以益宅穿堞垣遶其後世宗入繼大統中官言孫尚書宅侵陽春臺地當取之世宗曰先皇與孫尚書吾敢奪耶入卽位名爲戶部尚書交以人臣爲國必杜利孔清利源乃可返殷還阜國計民命身任不疑則論通倉增置內臣大冗蠹剋漕卒且以闕豎預邦計非祖宗舊御馬監內臣宜遵祖訓專筦蕃牧不宜臨筦輸納芻豆所僦馬宜令戶部通知其數上林苑監本以牧牲植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百

孫

僅僕不奴斥之有司爲治坊表輒謝止都御史潘旦移檄曰公學師聖賢行約道義清介絕俗明哲保身宜爲公表里公旣辭謝敬致贖銀若干交俟旦轉秩送金還元元仕四川按察副使以交老乞侍養元舊監司浙東金衢俗不舉女元重爲禁於是浙東人生女者皆呼爲孫女而睿宗重交欲納其女爲世宗妃交辭讓交女終身不敢適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五

孫

告門去岩 爾獨不能頃刻跬步舉乎澤跪
 八父登堂跪澤其下呼吏卒曰吾謂太守在此邦問
 民窮苦愛惜帑藏如其私家囊乃今遣吏護漆器歸
 微何仰太守也諸公為我杖之吏卒相視莫敢動父
 自取杖杖澤遂復徒步去澤涕泣蕩濯振政速惠去
 民所不便者居二年民大感悅徽旱鄉民入府迎澤
 澤所至鄉輒兩澤出入兒童跪迎道傍有竹馬意徽
 人語曰守徽孰賢彭後孫前孫居十八彭公二年既
 以父喪去正德元年補真定知府治如徽州時府有
 奄宦方得時或請附之澤具棺府堂後曰吾身豈附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人者哉准擬附棺矣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劉
 六劉七賊破河南諸州縣朝廷召邊將分剿之澤
 咸寧伯仇鉞提督河南軍分調諸將獲斬甚威遂以
 平賊陞右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八年四川餘賊復
 起命澤同總兵時源總湖廣四川等處軍務居一歲
 復剿平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還京土魯番據哈
 密取其金印欲入寇甘肅大學士楊廷和推澤總督
 川陝經略澤以外夷好利其天性遣人齎金幣與土
 魯番和解之而所遣使者私許土魯番增幣澤不知
 也亦尋乞致仕既土魯番以不得增幣復據哈密寇

甘肅而巡撫都御史李昆兵備副使陳九疇知其謀
 執熟夷失拜峇烟之欲為內應者挫死之士魯番乃
 引去失拜峇烟子入貢京師呼寃長安門下錦衣衛
 令兵部與三法司會議兵部尚書王瓊故與澤不協
 且受夷人玉則請給事中臣御史春往勘故欲中澤
 以危法既勘歸無所及澤瓊又遣其屬儲珣路直
 會同館主事張濬嗾夷人之拘館中者令暴澤短濬
 不可瓊乃自上言澤擅遣使妄增金幣謬言欽賞自
 遺書求和失信起釁辱國喪師并昆九疇俱宜逮治
 下廷臣集議之眾為澤不平畏瓊莫敢言禮部尚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毛澄稍折之戶部尚書石玠曰彭澤好人都給事中
 王壙石天柱皆為澤稱枉瓊迫眾論曰我豈害彭某
 者乃易奏稿數字以進得旨澤奪職為民昆九疇皆
 逮問居數日瓊假內批謫天柱壙于外任而朝論大
 不直瓊世宗即位從言官言成瓊榆林特起澤太子
 太保兵部尚書兼督團營兵科給事申史道外補搆
 楊廷和不合上心極論廷和過惡上下道奏吏部參
 看下道獄訊治澤言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為國乃為
 小臣所構正德間道為諫官嘗力抹奸黨許恭張洪
 王瓊陸完等自知素行不齒猥以搏擊當路為名道

奸人之雄不可不治請自今科道官不換大體不徇
 公論聽舉劾黜退以示戒懲上曰楊廷和輔佐忠誠
 剪除奸逆定策翼戴有功不居朕方切倚毗史道楷
 拾浮言橫肆誹謗大傷國體已有旨逮治今災異頻
 仍正上下交警之時若讒佞得志公議不明正人相
 率嫌避夫豈國福卿奏激忠憤遠慮世道今後吏部
 選補言官務求學行老成識達治體之人除大奸大
 惡機密重情許其獨本參奏餘皆從公會本有挾私
 報怨中傷善類者本衙門掌印官并各衙門堂上官
 具奏吏部稽察當否量為黜陟以昭平明之治科道
 官以詔旨阻塞言路自澤倡之交章論澤澤上疏乞
 休因言給事中章僑前劾工部尚書趙璜欲伸徐景
 嵩私怨璜實無罪僑亦自劾乞休且曰公論之在天
 下揚不能高抑不能下非臣與澤得私也澤所誣不
 足辨顧倡說禁言生禍不淺上令僑供職如故亦言
 澤非阻塞言路者澤再疏求去不允御史曹嘉極論
 澤及喬宇奸邪諸大臣並時乞歸上使人宣諭乃出
 有頃乞致仕恩數如二臣其後王瓊復召總制陝西
 軍與用事謀報怨使王邦奇訟澤處置哈密事并及
 楊廷和而澤先坐為民上不復罪也澤為人長大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帶十二圍偉顧盼平居鮮笑容剛方不能濡忍見邪
 僻之人顧獨數過毛澄家每過未嘗不移日也其所
 論悉邦家大計至不當意則輒大呼恚忿左右皆廢
 當武宗南巡每常朝期則率其司屬詣闕叩頭其忠
 敬如此隆慶初贈少保諡襄毅澤每出師甲冑權士
 不顧其後老而無子夜夢發賊西川勢如破竹因大
 譴勳警語作聲其妻覺然謂曰公壯歲握兵鋒綱之
 下豈無枉死今乏血亂殆天譴耶胡尚不忘寐寐聞
 因相對泣下澤所著有疾書錄取妙契疾書之意
 喬宇字希大太原樂平人祖毅工部左侍郎父鳳職
 方郎中皆知名教正統開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歷
 切時弊多見採納權大理寺丞轉少卿陞工部
 右侍郎居官謹樸不說隨屬亦秉父節治官 宇少
 奇穎善誦藻思沛然從父宦京師時楊一清為中書
 舍人談經之學感天下宇受業為高第成化中年十
 七中順天鄉試二十年第進士復從李東陽遊肆力
 古文詞又復交遊海寧諸壻晉江蔡清昆陵邵寶和
 順王雲鳳葉城石瑄究於問學初授禮部儀制司主
 事尋丁母憂服闋吏部尚書王恕特除文選主事為
 其屬累調郎中拔賢才塞僥競三與考察輿論稱允
 遷太常少卿宇博學工文精篆籀篤好山水雖恭奕
 之戲亦冠一時生而長身偉貌舉止凝重導駕齋壇
 孝宗奇之歷陞戶部左侍郎正德初劉瑾用事宇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守無閒其末年以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寧宸濠謀反日夕東下從容籌畫草創戰守具且誓諸卿臺諫同謀協力而外與客談笑奕飲自如則即城中作二軍鑿空出飛報火牌以誤之曰某月某日朝廷命某總兵統京邊軍若干萬出某路某月某日朝廷命某總兵統土漢兵若干萬出某路攻宸濠刻日矣宸濠暗遣死士可三百分伏城中約為內應宇度守備太監劉瑯與宸濠善必知謀台瑯所用事人語之曰外間籍籍言乃公與知江西謀吾不信也乃聞科道官且上聞可語乃公審擇利害科道一聞乃公禍矣

名山叢 卷之 臣林記 三

我非愛公不出此言瑯急走見宇自白且哭且謝曰微公瑯蓋粉已自此不敢與宸濠通宸濠所約內應人與其間謀往來宇悉次第偵截之執而梟之江岸知指揮楊銳有勇畧使守安慶而誠之曰此南京上游也去江西為近賊有計當先知則速告若攻城死守之宸濠至銳拒守十八晝夜宸濠驚恐曰安慶猶爾况南京邪又聞宇南京有備殺方士數人謀退兵其夜西北風惡舟纜絕比曉至鄱陽湖遂為正守仁所乘其冬武宗親征至則賊已平朝正行在右旨令百官著戎服宇率先以朝服入江彬扈駕出入挾邊

軍魁然大也宇先選健兒鬪手為輿卒皆渺小耳一日集演武場彬問宇此中有健鬪者否寧可與我軍一角宇曰未及求也即以敝輿之昇卒稍試之邊軍一再鬪皆僵彬大驚謂江南人人如此也彬射生暮返呼聚寶門欲入宇使門者語之曰喬尚書手鎖鑰孰敢私啓且是門也偏近行宮除道不馳仗馬不呼彬竟止報恩寺不得人明宇出省候夜來草次公勞苦矣彬有所假旨宇事事面奏必得旨乃行也世宗即位錄保安南京功加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即召拜吏部尚書上新政銳治宇與林俊孫交彭澤並見

名山叢 卷之 臣林記 三

藉重中外仰慕焉居頃之史道誣劾楊廷和下吏部參奏道挾私妄言為御史曹嘉所論稱疾求退不允頃之錦衣百戶張瑾率較尉受等支俸通倉橫取狼藉管糧主事羅洪載捕受等按罪語連瑾陽懼求杖以免洪載遠杖之瑾奏洪載擅答禁衛官較齋日縛掠人上下洪載鎮撫司獄拷訊林俊孫交若科道官戶部郎中辦事進士劉濟等十餘人各上疏論抹請改付法司上付鎮撫如故調洪載外任宇執奏不允而林俊亦復以崔文李陽鳳獄改付鎮撫累辭求退御史秦武言陛下召喬宇於南起林俊於野中

外鼓舞同時讚頌張瑾一衛士耳李陽鳳一役夫耳
侵害部屬牽制法吏二臣力言並不見聽事關國體
不可不慎上下所司而已既內織染局太監永乞付
勅與本局官織造蘇杭上命內閣予勅楊廷和不可
宇復與科道官極論上稍不悅宇矣桂萼張璉席書
方獻夫霍韜以議大禮得上意宇疏禮官之議隆正
統也萼璉之議厚私親也隆正統者有拂皇上未安
之心厚私親者適中皇上易從之意我太祖祖訓有
兄終弟及之言所定大明律則稱所後者名父母本
生亦名父母陛下稱興獻帝為本生所以尊祖訓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齋

御極凡先朝傳旨陞官雖匠役官較亦盡黜革况學
士之選甚榮而士大夫之進可干上切責宇曰任才
用賢古帝王治萼等執經論禮豈悅朕心干進者已
科道相繼言上詰使對狀下御史段續陳相鎮撫司
切責之宇引疾乞休許焉御史許中劉隅各疏言吏
部尚書喬宇忠清冠絕保障多功銓衡表物倚毗宜
切上曰朕豈舍宇宇去朕耳大禮既定得命冠帶閒
住宇素風澹泊所居器用陶甕衣服若寒士延接儒
雅如恐不及負一藝者悉被款獎平生未嘗有惰慢
之容毀譽之口端嚴博博如海涵而嶽重其為山水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齋

文之義正統之傳一本之恩兼全無失上曰姑且不
治何言朕心適中易從也禮部尚書汪俊去上台席
書代取萼璉韜于南京言官馬明衡季本陳屋等並
被黜謫宇言陛下以一二偏私掩天下萬世公議
內離骨肉外開君臣名口効忠實累聖德書代汪俊
特出內旨不與廷推國家百餘年來未有此事請收
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如故矜宥明衡等止召萼
韜疏入報聞上既授萼璉獻夫為學士宇言聖朝養
士名節為先席書不出廷推臣已力言不可今復有
璉萼獻夫之命夫內降恩澤多施之佞倖小人皇上

好嘗歷雲中上恒霍登嵩華游海岱及江南諸名勝
極隱撈奇具諸紀載北方人士嘉言文苑則首宇宇
沒有二妾殉之其一宛平之劉其一儀真之許
郎曰世宗即位林俊孫交彭澤喬宇並以耆德宿才
列長六卿未幾皆去海內共惋惜之四君子者或鳳
時鸞騫羽儀朝宇或周鼎商彝序列堂廟則天下之
人所用跂跡而追風者歟
席書 胡世寧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其先祖友軫受學吳澄之門弘
治初書以進士知郟城興水利墾荒田賑饑興學益

賊莫敢入境歷戶工二部主事時雲南晝晦者五日
 南京刑部左侍郎樊瑩巡視雲貴奏黜貴州一省官
 自叅政而下三百餘員以應災變書上言自古弭災
 之道人君則脩行側身大臣則引咎去位然後察百
 僚舉庶政未聞災出一方塵罪本方之吏近歲雲南
 景東衛雲迷霧慘晝晦五日陶孟等處各有地震雷
 火等災皇天后土昭示非常愛陛下至矣樊瑩奏黜
 貴州省官三百餘員意謂不職所名臣竊謂此等災
 異繫朝廷不繫雲貴繫天下不繫一方在近不在遠
 在大臣不在小臣謹按春秋梁山崩不書晉者為天
 名曰災 卷之二 臣林記 言

下記異也宋真宗時彗出應在齊魯帝曰朕以天下
 為憂直一方耶詔求直言減膳避位而彗遂滅推古
 證今殆可知已天地之氣譬人一身平時調攝有道
 元氣無虧然後肢骸無滯癰毒不作若居常寒暑失
 和飲食失度情欲失節則元氣內損血脉不周癰疽
 壅腫或發胸背或發手足今天下京師人首也充豫
 荆徐胸腹也青齊浙陝手也川廣雲貴足也手足疾
 作補其氣血理其榮衛則內氣壯而餘毒消苟藥石
 鍼砭專攻毒所竊恐病根未除將入腹心雲貴災異
 正如手足毒疾今議弭災脩政專治災作處所豈非

舍血氣之本源攻手足之末流天子四海為家中國
 為身雲貴雖遠疾痛痲瘵未有不切陛下氣脉者夫
 天下以軍民為根本軍民以財力為氣脉財力足則
 生養遂生養遂則人心和而天變不見於四方近年
 諸邊重鎮寇患不止腹裏地方水旱相仍縣官疲征
 斂小民困徵求有鬻子輸官者有出產無買者民窮
 財盡莫甚此時而光祿寺諸監局供應進用數倍先
 年冗食官員積至累千投充匠較積至累萬脩齋設
 醮歲糜虛月僧道坐食無紀寺觀營築無停蘇浙織
 造無已近臣賞賜無度皇親之家侵奪軍民網羅市
 名山 卷之二 臣林記 言

利大小內官凡繫軍馬錢穀衙門日漸加添幾倍祖
 宗時大獄據招詞而不敢辯刑官知冤抑而不能更
 大臣直言在開未起用小臣言事被謫未原復文官
 傳奉有之武官不繇兵部有之雜流外品僭濫名器
 乖政傷和致災之繇孰過於此近中外報災陛下累
 下寬恤尚書馬文升等請減派恤民即日施行陛下
 好生之心可謂至矣然使陛下徒有其心而民財民
 力日益耗瘁者法不振故也夫法者祖宗之法天子
 與臣下百世守者也設有諸事如臣所言為大臣者
 不惜爵寵不避權勢確執成憲一不允至再再不允

至三三不允懇乞去位陛下將曰此大臣何爲去也必感悟矣居言路者不懼乖忤不避極言一不聽至再再不聽至三三不聽懇外乞補陛下將曰此言官何爲去也必容納矣今爲大臣者遇壞法事未嘗不執一不允則曰職盡矣無如不允也况有漫不執者爲科道者見壞法事未嘗不陳一不聽則曰已言矣無如不聽也况有漫不言者故使陛下仁恩不敷者左右壅蔽也使陛下不知左右壅蔽者大臣言官也如近日延壽塔之作諸大臣力正科道交言陛下俯納停止中外臣民焚香作慶蓋絲言之也詳故陛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六

帝

也考古大臣有以霖雨恒陰謝罪求去者有以地震免者有以無雲而震免者今大臣引罪不聞一人貴州偏藩考退乃至三百餘衆而雲南一省不知所退又幾百人矣雲貴僻居萬里苗蠻雜處鬪殺相尋仕其地者妻孥不給窮乏難歸且所退黜類多小吏夫其虐暴則不能淫刑貪饕則不能賣惠用區區微臣當赫赫大變臣愚不知所以也若云災傷地方則貴州原無災異若以罪絲米魯則雲南故非所部若曰二處相隣則四川亦在接壤因此加彼治西遺東臣愚不知所以也去歲湖湘江浙諸處或地震軍民房屋或水没人畜生命或雷電殊常或雷火迭見或猛虎在處傷人或山蛟同日出地淮揚應天等處流移載道餓殍填途議者獨察雲貴不及他方豈雲貴多貪他方盡廉臣愚不知所以也前此數年有星如輪隕于禹城近年有物如黑黍徧雨忠州而議者以事關國家非緣州縣未聞罪禹城忠州官者在此則原其無辜在彼則謂其有罪臣愚不知所以也唐陸贄曰凡今在位任大者其責重位近者其罪深邇年大臣據高爵而不圖委任妨賢路而不引正人迷祿戀寵一息尚存一念不止幸藉聖天子太平之福祖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六

帝

無疆之休寤祿偷安一旦有事誰寄安危誰擔忠孝誠恐人議未一人心未愜天道有知災異殆甚臣聞瑩奏不覺心思失平望勅吏部議處或欲綜核名實感格天意則先自兩京文武大臣下至科道部屬等官應自陳者自陳應考退者考退然後分遣中外黜貪酷之尤者與雲貴同例或以朝覲在邇京師考察亦近乞詔百官改圖既往思報將來令雲貴被考有名官員待會朝之時與各省官員一體從公再察此帝王蕩蕩平平奉三無私之心也書入孝宗欣覽帖置座右頃之擢河南僉事回賊流劫汝鄧開書剿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十八 席

之正德初陞貴州提學副使王守仁謫龍場驛書率諸生延為師遷雲南右布政使平霑益州夷人之亂累轉福建左布政使宸濠反王守仁傳檄諸省募兵獨書與按察使周期雍即日赴援聞賊平道歸嘉靖改元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進南兵部侍郎時京軍以乏糧興怨書奏截漕粟五十萬石給之江南北大饑方議賑貸書言饑狀且上賑粥要議戶部臣喜曰此事便可屬席既被命令州縣十里為局市米作粥待饑人稍蘇開給銀米大禮之議人持異見書私擬疏與張璉指合而不敢上問桂萼助璉倡言時正

寡助錄上書草楊廷和汪俊等去位上召書為禮部尚書言官論劾者八十餘人上益遣使者督促至而大禮遂定禮成之後條新政十二事倣姚崇要說之意請上決行之御史藍田劾書自居姚崇比上玄宗大不道書乞罷不許削田籍大禮集議成加太子太保獻帝實錄成進少保世廟告成書謂宜倣宋郊祀覃恩之典寬釋議禮獲罪諸臣具疏薦羅欽順自代重修大禮全書以書為總裁書入朝二歲賜資頗仍而病日至瞽屢疏乞罷上曰卿出朕簡方資輔弼厥疾彌留勉從卿請加武英殿大學士用示優異然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十九 席

卿遠去賜第京師月支俸如故命甫下卒上親祭之又曰惟卿學得真傳德惟一致忠誠端慎簡在朕心方共圖政理之淳乃遽奪忠良之速後雖同事之臣日或接見獨於謀議之善不可復聞贈太傅諡文襄造行人護喪官其子尚寶丞書久歷外服門庭如水中外稱為廉能之臣其始慨然有志學問既以議禮見用朝士羣然攻之亦不能無新進之習矣書巡撫湖廣時長沙人李鑑劫盜拒捕知府宋卿按治之鑑故豪有力有為居閒者書奏卿故人罪為官貪酷上遣大臣往按俱無實書輒言臣以議禮稍忤諸臣

遷欲反臣初奏而鑑得免死適邊其弟春以簡討出
為僉事書乞恩留之為言官所劾然春在翰林為日
講時講習恭慎後為吏部侍郎又有弟彖正德中任
給事中以諫止北巡乞留老成遠近倖諂夷陵彖居
夷陵有惠政世宗登極復官尋卒萬曆改元贈光祿
寺少卿書學尊嚮王守仁所著有鳴冤錄為陸九淵
鳴冤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家貧勤約事父母無乏子役
慕古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自中鄉貢士時則辭計借
路資之半既登第除德安推官岐王近倖欲困知府

名曰義 卷之三 三

需索旁出世寧為幹辦迄不病擊治其府中豪強巡
按御史知世寧將疏薦之世寧言及輒更端世寧執
府中人王有言世寧對曰此朝廷法即殿下家法敢
不守此朝廷民即殿下立國根本千百年之民敢不
愛 陞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為人強果亢厲多
詆世慨俗弘治正德中數言事言今俗靡士情以因
循為慎重緘默為老成民力日匱而在位僭奢宜汰
穴費重守令經武備南都多威與富世寧治獄無所
撓機戶侵官繹累萬世寧擬盡本法有御史希劉瑾
意反劾世寧失人人罪廷議皆直世寧御史以黨奸
誅太監劉瑯守備南都獨世寧與張道余祐查約魏

較不往脩請約僚貳動相規正勿頡頏猜嫌如世俗
熊過人陸南兵部主事初部屬請內守能必長凡
卓疏手錄之嶺見內守備獨肅揖章疏下都手錄
日主事登小史耶丁內外兼服關改南州部歷部中
隆平侯張佑卒無嗣弟廷手襲路劉瑾場之不歸正
德初出守興化鄉人戴大賓未婚及弟瑾欲奪其舊
聘以弟之子妻之復以獨資亦不許瑾怒遂擢歷
平侯事罷歸家居杜絕賓客饋贈不充瑾誅復職歷
江西北路參政尋遷右布政使轉左數拒絕宸濠濠
呼王欲為病風子遣人饋以棗梨姜芥四果讚呼其人
能預述職考最歷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武廟
西狩江彬錢寧輩誅索郡邑一無所應羣小怒謀擢
之即移疾乞休後為南工部尚書 余祐鄆陽人始
履徒步往師之居仁一見以女為妻登弘治己未進
士授南刑部主事轉員外勳臣有爭裝者祐當署其
案作劉瑾意落職瑾誅以薦起知福州鎮守內官市

物不于直又以白金二百強府為市改機補入其金
於於民以不于直訴者十百為羣祐泣慰遠之將以
聞于朝鎮守懼稍遜會天旱鎮守日余知府自謂愛
民必能動天可令獨禱祐齋戒出郊雨隨應鎮守愈
新陰使人攜于殿前日不去余知府餘守不得伸手
也既燻葉無所得則設為好言日余知府好官我致
不敬之但好官亦無庸慢我徐州兵備南京進貢內
臣多挾商貨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備南京進貢內
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請南寧同知稍遷韶州知府
長劫去嘉靖初詔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
爭可否當其辭氣棘棘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橫
中之其劫章日心慕乎古氣失之偏祐聞之日偏則
有之其劫章日心慕乎古氣失之偏祐聞之日偏則
南左布政使以太僕卿名未行轉吏部右侍郎祐自
調廣西後公論益明當國者知祐剛正可大用故未
久屢遷吏侍報至而祐已不及聞矣祐好善嫉惡出
於天性所交遊皆賢士大夫而與魏校張岳尤善人
有過不能忍常面斥之退無後言有攻過者欣然樂
受人以是信重之推論當世正人必及祐云查約

海寧人弘治壬戌進士以刑部郎出為福建會同
 有異等屬所至問民疾苦旌勸廉潔給藥療之清
 往狂開釋無辜天大雨疫亦良已延平部武豐州
 軍相繼補江以西進福建參政使左布政使治如前
 會與去補江以西進福建參政使左布政使治如前
 同繁候官令黎文會甘酒廢事二四私路守獄卒解
 免之遂得兵瓜中獄出之約自以故有地國中
 往并出發令又破府中獄出之約自以故有地國中
 且前三郡兵亂悉其軍身論降冀賊可化誦說身前
 論言未脫口刃已陷身遂遇害聞人痛約草草死
 哭甚哀立祠 既出為太平知府太平廣西惡府也所
 領十五州縣皆土官異時守不利其貨賄即輕易據
 亂之士官故謁守甲而不庭參世寧絕其私賄禮
 接之士官俯伏階下如中州長吏也服過其管帳縱
 名曰裁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閱騎射則數教其民譬之利害民皆順治不復附土
 官桀驁自固土官子弟應承襲者使生歲以聞既十
 歲朔望攜入謁俱識其年貌土官死即與保襲不復
 如異時請勘展轉吏飽錢乃施行思明叛族黃文昌
 等四世為逆殺其知府累敗官軍總兵康泰與世寧
 入思明城執文昌兄弟三人既泰恐見劫率兵夜遁
 委世寧空城中而世寧所屬土官已預伏兵近山為
 世寧防變即日張旗建鼓護世寧還未幾以母喪去
 諸土官泣送二日疆之乃歸服除赴補過滄州流賊
 攻滄城世寧問門者曰州有糧乎曰有有水乎曰有

有薪乎曰苦乏耳世寧曰比屋皆薪也即見州守琦
 勸其修城守浙江有部軍器者至世寧謂守琦曰納
 之天幸也詰旦賊攻州西門世寧令軍民商旅授兵
 登陣軍容甚盛適肇慶指揮聶璣寓城中率其徒持
 弓弩從睥睨射賊多死者賊以退除補寶慶寶慶岷
 王府在焉約府毋受訟請王禁太監橫斂王及諸宗
 裔若太監反賢世寧皆從之踰年陞江西按察副使
 時江西盜起寧庶人宸濠威勢日盛侵漁逋責殃及
 閭閻而庶人方外為博學多才延譽縉紳間莫敢言
 其過失世寧所駐劄東鄉叛賊王浩八等流劫廣信
 名曰裁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世寧追勦之擒獲首惡撫順者為奏原遷縣浚城經
 武療饑民用妥帖東鄉賊平姚源賊復起都御史俞
 諫調世寧犄角之世寧意在招撫與諫不合疏論平
 賊三策末言宸濠府中所為最激盜端竊恐禮樂政
 令漸不出朝廷而江西益可慮庶人志甚諫亦忌世
 寧庶人奏世寧妖言離間行金中朝必殺之有旨下
 巡按御史逮是時世寧已陞福建按察使歸家待命
 庶人挾朝旨徧遣兇徒襲求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宸
 濠黨也盡囚世寧家奴索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江按
 察使匿世寧官舍中世寧遂變姓名間道投詣詔獄

而宸濠必欲致之江西獄以困之錢寧持旨下內閣
楊一清持不下他日一清謂錢寧曰公何為寧報復
耶寧驚曰事何與寧且豈寧得為也一清曰欲公全
胡耳世寧得不移獄江西居一年言官交章訟寃久
之減死戍藩陽又四年庶人反赦歸薦除湖廣按察
使擢僉都御史撫四川世宗即位求言世寧言自古
帝王莫盛於堯享國之永亦莫過之史言唐侯特起
為帝時年十六其後享國百有一年皇上起自興藩
入繼大統即位之蹟春秋之富皆與堯同聰明仁孝
天性之美亦復類之臣願陛下脩堯之德致堯之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明

臣聞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昔宋臣司馬光
以是告君而孔子對魯君亦曰智仁勇史稱堯仁如
天是其仁也其知如神是其明也帝德廣運而曰乃
武是其武也臣願陛下舉斯三者存養省察用人行
政無不求合更取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命儒臣摘
要以次進讀而又講學充之臣竊見先任郎中新任
副使魏校先任修撰後改同知何瑋氣溫學正先任
編修今陞僉事邵端性醇行方此三臣者可為講學
輔導之資臣愚欲乞量依原級改置經筵必能開導
聰明輔養聖德臣竊惟賞罰人主大柄陛下即位之

初舉措固已快人尤願內外遠近視為一體賞則幽
隱不遺罰者脇從罔治如內擒江彬肘腋之患此外
擒宸濠背叛之功事亦不易也均當論叙昔附宸濠
以啓亂今附江彬以取勢罪尤深也均當追究文
臣忠正者既褒錄矣武臣有指揮牟斌者累執法以
受罪內臣有承奉周儀有不從逆而被殺妄意此類
皆宜一體收錄以示平公至於誅戮權奸亦宜論平
日稍分差等使得勢擅權者將來不敢大肆臣竊惟
陛下有堯舜之資當得臯夔稷契之賢而用之不可
必得得如姚崇宋璟斯亦可矣近日言官奏起舊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明

如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者皆其人也俊雖執古
時俗或不之喜守正則璟一清雖諧俗士論或不之
歸濟變則崇臣願陛下早用四臣置之輔弼或部臺
要地設施匡弼必大有補林廷玉字粹夫候官人剛
直化進士遷吏科給事中弘治初轉右給事中上
治公箴請誅大監梁芳妖僧繼曉上納其言轉工
部給事中以論程學士敏政會試閣節不愼忤旨下
獄論判海州稍遷知茶陵州作泚江書院日與諸生
講解意之所到吟詠長歌忘身在論陞廣東僉事進
提學副使山西參政入為通政以僉都御史進保
定劫大僕寺丞鑑貪黷武廟下獄而調廷玉掌南
京節察院事未幾論者承望言其偏拘遂乞歸杜門
二十餘年引知名士置酒高書眇然有玩世志
生呼吸一時廷臣莫敢正言故給事劉世寧又言逆瑾竊權之日死

徐鉉二人獨為劄切。莖奏傳聞天下，稱頌鉉奏隱淪人或未知。既而二臣皆以黨籍去位，瑾誅復用，又僅遷知府。莖、金華值地方晏寧，惟以勸民善俗為政。鉉任廬州，大盜充斥，保障功多，然而忠賢作郡，公正自持，撫字惟勤，送迎或簡，以致上司不悅，所志難行。鉉則屢奏乞休，得請致仕。莖又不幸遇逆臣潘鵬誣劾，劾罷。臣平生與鉉相知，其人外和內剛，不異流俗。至於推賢樂善，物我無間，忠國愛民，生死不二。真君子也。莖雖昧平生，然金華士民稱其愛百姓如妻子。處同僚如弟兄，待羣吏如奴僕。臣愚妄謂如莖、鉉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張

竊憂之。譬諸天地，仁則雨露，明則日月。武則雷霆，震之威時，一震耳震數，而過則天墜而人踣。故仁或可過，明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武決不可過也。武過則殘，臣願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司寇問狀，輕重誅黜，皆依律斷，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乃廷辱箠撻，則恐或有雷霆偶斃，日月遂傷，斃則壅仁傷則闕忠。夫新進英特，今雖一言有合，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臣，今雖一事太過，後難逆其事。事事之皆非，臣願自今謹之。陛下親定大禮，追崇皇考上尊聖母，其在陛下已無子，臣父之失其在皇考。聖母亦無卑臨尊之嫌矣。正兩考改皇伯中外紛爭，絮絮不已，臣非敢謂其不然也。竊見陛下入繼大統，雖云皇考遺體，倫序當立，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擁翼之後，實昭聖太后功居多。既而即位以來，人心永戴，實承孝宗皇帝聖治之貽。臣知聖心純孝，皇伯之稱必有不忍遽改者。但願明以此意止在廷之再言，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羣臣之固惑，而宥其愚忠。要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親舊羣臣咸頌陛下之德。臣愚不能議禮，惟聞善法古者師其意，不泥其事。如昔舜受天下於堯廟，雖宗堯其父未嘗不尊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天子也雖尊其父為天子父而廟之宗堯固敢貳也堯崩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是舜之宗堯非徒為繼統之大義亦順天下臣民之心也孝宗之崩也天下臣民如喪考妣不幸一傳權奸竊政正德十有六年之間天下凜凜惟恐孝宗之業墜也一旦得陛下入繼大統親則猶子德則同符翕然歸戴若見孝宗今若如議者之言遽改初稱愚民不知又將翕然懷悲遂謂孝宗無後竊聞禮時為大順次之聖王制禮必因時宜事之興革常順人心羣臣所執固欲為禮其實欲通天下之情也惜其不能以忠信善道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夫

期

感乎陛下至於激烈聚哭已則非禮矣昔盤庚遷殷浮言胥動再三誥諭商道復興今聞陛下宣諭羣臣不盡加罪誠古聖王用心若更擇其忠誠有識平正不偏一體信任共圖民社則萬世之孝也世寧先復有疏言大禮事慮為迎合欲上不果會有罷廢小臣請遷睿宗陵寢合葬京師者世寧上疏陳駁又慮下誠未孚乃并上前疏欲世宗知其將順之意上悅命病可趨朝世寧辭不許召起兵部左侍郎會上體違和上疏問安并言却病之方曰人臣愛君如父不能自己如蒙俯鑒乞將臣奏留中居頃之復上講義三

章其一大學秦晉若有一个臣章其一書維辟作福章其一易不出戶庭章其有規指更乞留中省覽不必批出給事中余經管律劾世寧若告密者世宗以先有大禮疏心喜之經律言不行世寧黑面曉顏電眸獅鼻願身不踰中人口則期期而才長敷奏壘壘論天下事累帙連章多先為將順親愛之言自結於上後始引之正上以是親之論事雖多輒報溫旨嘗言將順與逢迎不同君行非而臣迎合逢迎也君行是而臣成就將順也孔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期

平日愛惜人才訪求推薦不遺餘力若侍郎何孟春霍翰副都御史李承勛都御馬吳陳九疇唐龍汪鉉給事中孫懋徐文溥御史徐文華程啓充李潤范輅郎中姜潤主事余鈺副使施儒楊必進知州樂護間或家居屏廢或遷謫不叙皆類言於上其言馬吳陳九疇施儒楊必進尤切言吳先任四川殺賊有功歷陞權奸建京開任九疇先任兵備倭寇討逆人貴誅及夷外退強虜為番使寫亦虎先等及問捕罪後任巡撫大破番寇以報功錯連又為尋能遷等流謫至死軍中儒楊必進皆先任御史及陸兵備殺賊安民前有功績儒則因禁民怪俗之謗必進則坐彈劾一人之誤致考察開任四人皆宜收復又四人之中九疇為最今文武將帥未見如此人者類遷罪黜人多疑之或謂臣屢薦九疇不慮違衆耶臣謂今

文武將帥中既未有如九疇之人若竟不洗白則雖有如此之人亦特懲彼劫思遂至莫損軀命所以不憚再三於陛下也今天主有十僕一僕不偷衆皆忌之隣盜誘之聞于左右而因信之左右信之言于主入而遂逐之一老僕終夜哀號思欲代逐日意一僕枉陷不足深惜顧今主家皆以為成莫肯用力伏惟聖明察上用吳儒必進九疇竟罷世寧自巡撫四川臣此意

名爲兵部左侍郎繼陞南京吏部左侍郎南京工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刑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在官首尾二年耳素多痼疾至兵部疾益甚求致仕復上言臣屢進替言無益於用蒙恩弗罪累當知止今病困之極恐一朝亟死終負聖慈切惟天生才德異常之君必使之遇天下難處異常之事夫惟用人

名曰歲 卷之 臣林記 罕

行政必如祖宗創業所爲而後可保祖宗之天下若僅如守成之君惟用守常之人則持祿固寵天下殆矣陛下才德超邁古今然實遇天下難處異常之時也初繼大統欲尊所親本爲正理可一言定乃以事稍異常羣議橫阻因心術慮數歲始成所以竟尊大倫成此大孝者陛下天性發于至誠也今天下民窮天變禍基所伏其事之難處百倍尊親陛下必深念之矣夫親親仁民道本無二陛下推昔日尊親成此大孝而爲今日必欲救民保此大業則靡言不聽靡才不用靡善政不行矣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往惟一

處荒歉今歲歲皆歉此多少雪誠恐來歲又旱陛下室仁憫惻發帑出賑貸民輸租不知有司曾否奉行也抑何日聞饑莩之多又先不體上心爲之豫言豫處也臣知陛下體天愛民無不如古帝王無不如我祖宗所以致此實繇臣等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不迨也天下之事盡在六部六部之中吏戶尤重日見廷推所及皆衰憊慎默徒保名位有一輪忠爲國任事之人衆且謗議大則罪小則斥矣今天變民窮如此一朝有事有誰敢當一有敢當必推之於外阻之於內使其掣肘難行半塗而廢志不能遂窮促死矣繇

名曰歲 卷之 臣林記 罕

是衆欺陛下曰如此之人不可用也今天下事有可一人一日了者必使衆人牽滯令其終年累月而不能了有可一言一日決者必使衆論牽纏令其連篇累牘而不能決此所以事日廢民日窮也天下者祖宗天下陛下天下天下之民陛下赤子也猶昔追崇皇考聖母者陛下父母也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臣又願諸爲大臣者皆以古語存心曰見有禮於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繇是任賢去邪而天下大治矣陛下試即臣世寧之任名問當道曰此人居兵部稱否天下有事可

託之否彼如曰可則應曰如此衰病如何可使一朝身死誰可代之令其急求二三人以代不可臨時倉卒又用如臣者塞官也祖宗開創以來百五十餘年於此天下疆土田賦無加也而內外用度比舊數十倍歲豐猶且不足歉歲又何能贍必有通變才能之人理國如家然後可濟今得戶部善理財吏部善用人則生民自安邊境自定盜賊不憂起夷狄不患侵矣不幸盜賊起夷狄侵猶賴吏部所用之人以領兵戶部所蓄之財以贍軍故吏戶二部重也臣兵部仰二部者也選將備武兵部平時守邊責耳若遇中原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盜起專命將帥武人貪功嗜殺必難猝定而民命已殘惟得文臣有方略者監統之則相機度勢撫捕兼施然後脇從可散首惡可擒也陛下試問當道今得如是幾人儲養在京緩急可用否再以臣世寧昔所論建而試問之此人言事果可行否所薦之人果可用否彼如曰不可則曰言事不可用是不知事也薦人不可用是不知人也正當急求人易之耳是不惟保全臣亦保全天下事也夫賢者天下利器也早得而用之一日即能早一日治天下事陛下試一留神

大業可保也如臣衰憊之極病弱膽小恐誤天下事誤陛下事伏惟特賜昭斷臣力病昧死上言再三留之竟許謝病歸頃之起南京兵部參贊機務不赴卒上聞計輟朝贈少保諡端敏賜祭葬邵寶謂世寧疾惡如讐好善猶已而席書稱之曰胡公立談似結舌論事若懸河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繼知兵早天世寧調兵江西方他出兵官領兵入見繼繼曰是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繼指示進退離合之勢甚詳既三日世寧歸閱兵官所領兵大異之詰曰公等何以如此曉兵具實對世寧嘆曰有子乃自失之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十不失一云

郎曰世寧自贊曰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善也怒而若刻者多發人奸也過有甚此者羸蹶輕淺也然則無可取歟曰欺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有有利國家雖死弗避持是終身焉而氣質之偏庶乎有改也或謂世寧任數少容夫濟變安能舍智哉

李承勛 吳廷舉 何孟春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唐鬱林王恪之裔父田成化

中爲戶部郎中蜀大壩蠻叛尚書楊鼎舉田督餉田計黔瀘夔慶等郡所合徵調勸輸以省遠輓蠻平擢廣東左參議海南夷酋那喃叛田渡海抵巢穴諭服之仕至右副都御史以不諂汪直重緝紳間承勛年二十舉弘治六年進士授太湖令剔蠹除彊力行古政歷南京刑部郎中與胡世寧魏校余祐相善時稱四君子正德三年自工部郎中出知南昌府是時江西盜起瑞饒撫贛諸郡皆被賊承勛至贛賊方犯新淦參政趙士賢被執都御史陳金檄承勛守豐城承勛多方防禦寇退六年靖安寇胡雪二與其黨羅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李

權等攻掠州縣殺人萬計參政吳廷舉入寇壘爲所留代者副使吳一貫亦没于軍承勛與賊兩戰斬首五百有奇七年華林寇丁大全等復熾副使周憲被害承勛單騎入憲軍召賊黨王奇說降之奇來見慘得其衷刃縱使還奇復與其黨來則謀舉火爲應承勛乘之寇以大潰擒斬二千四百降附五百撫散萬餘二縣悉平八年姚源寇王浩八聽撫復叛都御史俞諫調大同兵征之邊兵貪暴甚賊承勛獨約束一軍設伏裴源復斬首百有奇論功第一鎮守太監黎安欲奪之誣承勛竄賊坐繫江西獄吏部言承勛治

績顯著得出超遷浙江按察使累陞都御史巡撫遼東初開原與虜市虜時時殺掠市人巡按御史葛禮請遣大臣有才望者經略戰守兵部以承勛言上遂使往承勛以開原一鎮孤懸賊境密邇奴兒干諸夷邊城頽壞賊往來莫禁民困不支奏請修築城堡起定遠慶雲次古城鎮夷以及松山柴河諸要衝爲垣九萬一千四百餘丈壕塹如之墩臺百八十有一招來逋逃三千三百有奇墾田四千五百餘頃又城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要害垣塹臺視開原三之一兩月報竣陞俸一級是爲世宗初年亡何告歸起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李

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南刑部右侍郎尋陞尚書嘉靖六年左都御史缺吏部以承勛及工部尚書胡世寧上上用承勛趣傳赴職是時天子勵精圖治收召材賢士大夫以節與名表著于時者莫不在位尋陞吏部尚書會刑部尚書顏願壽罷上加承勛太子太保使爲之刑部班秩亞吏部復使爲慎選也承勛自南京至條足食足兵八事上嘉納焉頃之上欲作新戎政復團營舊大學士楊一清言兵部尚書職重事繁不應兼掌宜專設都御史一人提督令才望大臣充之上又特命承勛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加太子太保提督團營軍務賜璽書及御製詩一章凡國有大議承勛與胡世寧等頻見諮訪承勛亦孜孜爲國知無不言甚稱上意七年以疾乞休因疏時事所急者上下議所司慰留不允八年胡世寧以兵部尚書卒特命承勛專領尚書事兼團營如故時岑猛弄兵于田州沙保拒命于芒部番賊深入于洮岷甘肅土魯番嫁禍于哈密小王子入寇于陽和警報日至承勛繼世寧任經理安戢先後同心九年一品考滿上親製手勅褒嘉賜羊酒寶鏹十年春以風霾示異奉詔陳備邊策因言今天下夷虜之患凡五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六

李

所以備之不過豐財用材兩途而已豐財之道在備豫用材之道在器使疏入卽下諸司條議舉行亡何暴卒於官舍上曰吾方欲用承勛吏部今已矣自爲文遣祭恤典有加賜贈少保諡康惠承勛學有淵源濟以廉果言議風采闡切通明握兵南北深識夷虜情形而通達國體練習庶務每集議朝堂感慨辯論所奏前後數十皆切於當世從兄承恩郎中承芳大理寺副承著承顏貢士承芳不樂仕進隱黃公山下以講學賦詩爲樂承著善居喪從陳獻章游亦隱黃公山

吳廷舉字獻臣蒼梧人成化中年十九舉于鄉二十三以進士知順德縣盡罷縣諸浮費壞斥淫祠觀寺二百餘所以其材修學宮闢書院作土堤有鄉大夫二子犯盜並論死之而生其少子存其後標其門曰盜後少子改行泣懇廷舉廷舉乃撤之廷舉倨直好氣節上官莫敢干劉大夏爲廣東左布政使每延館廷舉省衙尺書稱大夏頓首頓首其見重如此順德有權璫者家廟在縣以屬都御史屠瀟瀟檄召廷舉廷舉入見瀟曰中貴人某者而邑子屬院修其家廟院難爲檄故面語公公留意廷舉曰下官越境奔命謂大人有重委所見命乃然下官守土吏非奉朝恩若例不敢私役一人輕費一金也大人自爲之趨出巡按御史汪者曰吳令顧拒上市能所壞淫祠斥寺觀以其材作土堤闢書院修學宮亡侵乎盜盜門竟撤之殆盜賂耳卽捕盜令自首賂令令乃撤門標不卽理前事廷舉囚服枯手分析費直竹木碎屑具列斤兩盜亦前曰盜小人死分也敢誣廉令汪大慚止廷舉以剛伉不得趨遷滯郡縣者二十餘年正德初廣東盜起用劉大夏薦自松江同知陞兵備僉事至則平十三村池水諸洞賊劉瑾索括省帑令解京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七

吳

衆謂當警鹽入之廷舉奏言有旨括省帑解京皆非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也請留之備軍瑾大怒而廷舉方劾岷府門正鶴入廣買辦不法太監忠鎮守橫恣者二十事忠亦許奏廷舉逮繫詔獄無所考坐枉道過家械首吏部門一月謫戍邊會風霾示變放爲民其年瑾誅遷雲南副使江西盜起總制討之數年無功吏部尚書楊一清言廷舉才略隨遷江西參政至則督兵攻靖安寇胡雪二者無功既單騎入姚源賊王浩八壘論之降爲浩八所羈廷舉居數日不見恐行坐吟詩陰伺得賊嬰領因用其巨力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臣入

吳

而謹微輕者嚼以利令僕妻其女時胡世寧方以按察使討賊騰檄開諭賊奉廷舉歸廷舉因與椽澄執曾率三人平之因上椽功而自劾輕身被羈狀又二年追姚源賊於弋陽又一年與胡世寧等擊浩八於裴源皆有功廷舉故喜吟詩尊副使李夢陽而請之顧其音響不諧大爲夢陽嘲哂遂忌而相排擊廷舉曰乞休不俟命解去既去陞廣東右布政兼經略廣西轉左布政湖南饑陞副都御史出賑還京復出湖南定地諸夷界寧庶人且反陰屬吏部尚書陸完曰都御史孫燧不利我急去之切勿吳代也世宗卽位

召爲兵部右侍郎上書自劾曰竊見古之人臣盡言以匡君竭忠而補友用能殫心報國協力揀時都御史之職當辯理冤濫糾劾百官而臣向者當多事之秋負不職之咎正德末年錢寧江彬相繼竊柄招權納賄誤國開邊臣於此曾無一言排擊吏部尚書陸完傾心張銳兵部尚書王瓊諂事錢寧臣於此時不以風聞糾過致仕少師梁儲臣微時舊交也先帝南狩有請寶之從無迴鑾之諍今少傅蔣冕臣同榜好友也先帝南事日非旣不能引裾而陳又不能納綬而去而臣於二臣袖手括囊曾無忠言善說輸替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臣元

吳

箴昔者張綱埋輪於梁冀王尊上奏於匡衡唐介面陳於彥博韓愈著論於陽城歐陽移責於仲淹陳瑾致規於曾布朱熹削簡於史浩臣處君臣朋友之間有媿七賢不敢就職謹乞骸骨歸疏入改南京工部又轉南戶部遷南巡撫右都御史蓋立朝五日而已大禮議起廷舉請延問海內有德有學之臣如楊一清胡世寧王守仁汪偉李承勛李夢陽諸人定其是非不報廷舉雖與夢陽相忌至是顧亦薦之於朝而廷舉先爲江西時德興縣有致仕布政使舒清者嘗治禹州掘地得錢十八萬緡盡發屬公後在廣西却

上官餽歸之府庫居鄉不跡城府賊入境相戒勿擾清家廷舉上言薦清請量授京職或賜養贍米廩下吏部寢不行至為南都御史長洲知縣郭波者以法挫織造太監張志聰怒伺波出擁徒百十人執波倒曳車後行數十里典史蕭景腆者方操兵教場聞波事召兵前衝圍太監道攘臂大呼扼太監頰落其帽諸兵皆助鬪百姓盡登屋飛瓦擊下百十人者擁太監遁去遂奪波還志聰以為辱入奏之世宗命械繫波景腆且重治之廷舉入奏志聰貪黷所以魚肉吳人狀上降波五級調景腆遠方黜志聰罷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吳

廷舉還引見景腆壯焉為立仗義英風碑碑於長洲之縣門波闕將人景腆晉江人其嗜善如此亡何遷工部尚書具疏乞休上慰留之廷舉且留戶部主事陳琛以詩規廷舉廷舉手牘請琛曰公謂可歸即歸矣遂再疏請疏引白居易張詠詩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作閑人天下太平無一事江南閒煞老尚書之語疏中有嗚呼二字上怒廷舉悔慢無人臣禮令致仕亡何卒廷舉身長而瘠面如削瓜好讀書自擬古人志節皎然於天下其少遊太學時與羅玘為同舍生玘以貲貢年四十餘無知者廷舉獨奇而兄事之玘主

僕皆病痢僕死廷舉身為煮粥負之解後晝夜十數反其在順德鄒智謫死石城死之日上官還廣治令當迎廷舉獨經紀智喪越日乃入謁人皆服其誼有弟廷弼亦為舉人廷舉遊宦不偶所親勸廷弼規之廷弼曰君子仕則為君兄彊直守職誠向君也烏用規哉廷舉被逮時廷弼追與俱及下獄械首劉瑾戒通飲食者廷弼著舉人巾服操食食兄毋其械下刑部主事宿進見之歎曰二吳一死安用生為奏記東部尚書張絲絲採之於瑾故得全世皆贊其孝友隆慶初贈廷舉太子少保諡清惠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吳

何孟春字子元柳人本廬陵人元時有為柳桂都統者遂家焉祖俊雲南提學僉事父說刑部郎皆知名說字商臣有勳戚以私怨誣指某殺人東廠鞫行下諸理商臣察其情請尚書反之尚書從商臣言為及奏土如尚書議指揮某得脫客賈商臣曰法不自法官主持而藉諸貴近是為失職與有耻焉又何賀孟春幼穎異為黎淳所賞長從李東陽游東陽讀其文曰表吾楚者此子也年二十登弘治八年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歷員外郎中弘治十一年閏十一月日食下詔求言孟春應詔上萬言書極言時事而先之以果聽斷公委任以箴上德時論避之孟春貌癯神暢雖在年少淹貫通練每談疆場慨然有

彎弓之志尚書馬文升劉大夏皆器重之一日京師
熊入市傷人文升以守衛官不戒請加罪并陳當飭
戎備盜孟春言熊之為兆雖當防盜亦慮火災亡何
禮部燬或問孟春驗何占書孟春言初無占書記宋
紹興已酉永嘉縣有熊入市太守高世則謂其倖曰
熊於字上能下火郡宜慎火已未嘉縣災某談所記
不意驗也出為河南參政分守三道治稱仁明居三
年擢太僕少卿老幼傾城擁車澆酒道傍以謝馬足
既至上言馬政利病兵部以為條式寺儲馬價縣官
欲取他用孟春奏寢之錄太僕卿陞右副都御史巡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同

撫雲南蠻夷盜賊充斥孟春處置撫諭多所解散獨
十八寨黑羅久作不靖出沒流劫嘯聚至千百餘孟
春與巡按御史陳察議征朝命許之解散羅雄越州
邑市諸縣蠻之為羽翼者先是滇石能言更有妖蟒
助賊作霧孟春為文祭蟒蟒飛石裂遂剋之磨崖而
碑之曰石有聲賊則滅白蟒去黑羅磔撫巡御史親
持節既得虎子塞虎穴江流改盤山失嶼孟春性尚
剛褊常書衛玠之言以自戒居常好讀書兼喜飲酒
其所讀書參互考訂博而能精曆數兵法奇遁醫藥
皆臻其妙丘濬嘗輯醫鈔孟春益抄廣之至是發在

官贏錢買藥給方下牒州縣曰雲南夷獮之地饒毒
瘴尚鬼蓄蠱疾不服藥當職異時閱故閣老丘公感
避難止小兒哭法因而廣抄方書遂憶諸書中如宋
陶學士大道方可療阻饑蘇學上聖散方可消瘴癘
丘抄皆未之及因續而廣之夫二公目覩藥効手書
示世政貴養民何小可忽冥應靈契諒非濶迂越瘡
秦肥當無阻格世宗元年陞南京兵部侍郎論平十
八寨功改立十八寨為永昌府增長官司五守禦千
戶所五明年改吏部與喬宇林俊彭澤汪俊輩皆以
拔擢人才為已任大禮議起孟春前後三疏張璠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大禮或問十三條孟春通夕作十三難破之遂與百
官伏闕請上怒孟春首倡以大臣僅奪其俸尋調南
京工部居二年引疾退許之明倫大典書成削職為
民孟春勇於敢為歷仕三朝屢陳讜論當伏闕時有
老中貴識之曰此公先朝言事多已今尚爾邪所著
書始名案垢既家居累平生撰述得六十餘卷名餘
冬序錄其曰案垢者謂夫物不日新必垢案用書室
垢惟筆墨然亦須滌今者筆垢予楮意在求新而餘
冬自序之文則言魏董遇好讀書謂學當以二餘冬
者歲餘夜者日餘陰雨者時餘甯越受業十五歲為

周公師其言人休不休人卧不卧者此以口時之餘而東方朔自謂三冬足用蓋歲餘邪晉皇甫謐自言晝愍作勞夜甘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惟季冬之未纔得一句學亦兼夜寐或不覺日夕可知北齊李鉉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枕假寐而已士安寶鼎蓋於日時之餘亦不暇學矣予少而仕宦俸足自資鞅掌政務領三餘時有南部幹局稍閒理釋舊稿乙酉冬閏稔有成帙養病歸山益多長畧命兒子編輯亦適戊子冬閏編帙序目起畢辜盡極陽錄名曰餘冬夫子之為學猶是閏耳且不足比昔賢之歲况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何

乎時日孟春他所考訂註釋尚多學者稱為燕泉先生隆慶改元贈禮部尚書諡文簡遣官造墳諭祭子仲芳舉人竟天絕柳城西有泉春滿秋平楚人謂燕來水盈燕夫水平名泉曰燕郎曰吳廷舉何孟春皆據經守道之臣而淹貫學問廷舉從李獻吉學詩不諧遂生睚眦之釁此與槌胸嘔血何異崔子鍾曰銑頗識當世士大夫如吳公鮮儂也嘗謂之曰許友死未知公能否此外優為之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嘉靖臣

邵寶 楊廉 魯鐸 王廷相

陸深 張邦奇 朱裳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以禮教為治作新廟學正穎考叔祠封堯錯之墓改魏曹操廟以祀漢獻其稱漢獻也不日獻而曰愍以從昭烈之所封祀裴度于鄆祀范純仁于襄城巫挾龍骨倡妖杖巫取龍骨毀之躬農種行社倉民用充足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一

文風蔚然曾孫廟舊在受禪臺之中每夜輒聞金戈或乃祀漢愍帝于上列祀融補街楊修陳琳等立為祠祀愍帝便殿又操廟右有廟祀靈亦如操實題詩請之謂其後忠曹操而無事先主之實祠廟亦遂不雲後人更於操廟左作司馬懿受禪碑以朝操云弘治七年陞戶部員外郎尚書周經劉大夏甚器重之進郎中通明條例平允出納有所區條多見采諮陞江西提學副使正德初累陞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用事坐平江伯事有連欲禍陷之李東陽力抹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未任尋陞戶部侍郎疏乞養母十四年起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嘉靖初大臣言官交薦再起再辭特與終養母亡服闋請致

不允卒寶少孤力學弱冠著名服官內外雖公務
 叢委條貫整飭為人樂易謙虛不見喜怒人悅而歸
 如川赴海嘗謂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當世以
 為名語所著有容春堂集該括摹寫極所欲言而無
 冗長辛苦之色李東陽作信難篇贈之以為文章好
 尚相信最難信其人斯信其文矣國賢所作蓋欲進
 於古人以幾于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寶同邑舉人
 浦瑾亦篤學問寶取舊作印可之先誦一過誦而樂
 心則錄似瑾瑾曰可則再誦曰不可不誦也有誦而
 未樂亦弗以錄而瑾為之序曰謹重精純蓋得諸宋
 名曰飛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二

雄渾森嚴蓋得諸唐爾雅深厚蓋得諸漢其近古蓋
 得諸先秦寶視學江西山輿水舫紉繹經史欣然有
 會日記月載復名日格子以附格物之義其經書所
 得載諸簡端名簡端錄巡撫吳廷舉以上之朝其卒
 也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於胡九韶
 為吳與弼高弟廉漸濡其學蔚為儒者成化中舉鄉
 試第一二十三年試禮部第三選庶吉士移疾家居
 弘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益留心世務凡民隱
 而兵政賦役以至星曆等學莫不究論會管後湖

黃冊灤州知州某請抄冊以便清軍行戶部許之廉
 駁言祖宗舊制藏冊嚴密為謀遠矣歷日懸長軍民
 戶籍無敢紊亂誠後湖為證也若發外抄謄人得測
 知脫軍作民且紛然眾人服其識體以憂去服闋補
 刑科給事中因地震劾奏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
 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復請優禮吏部尚書王恕
 叙復楊茂元盛應期之因事獲譴者薦引知名士如
 周瑛周孟中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
 林俊曹璘等可備任使屢上時政邊務多見采行劉
 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
 編修冊封安南先是使外國者多治巨艦載重貨洋
 名曰飛 卷之四 臣林記 三

海與為市試考地志陸道南寧運甚乃乘肩輿從兩
 僮忽抵其界夷人傾駭至日須詔明日誦單遂行國
 王懼恐金珠犀象餽贈歸路設一不顧王夜遣人追
 殺諸途悉書其初入關詩歸囊若有關南物一任關
 神降百殃以示之安南人益敬悚其後遠使入謝表
 有廷臣清白之語春坊論德終官議博學多識與故
 職郭守正氣豪論卓遇事直前意見傑出九精人倫
 識鑒見表洞裏分剖參停十不夫一權門勢家庭無
 行跡則與王鏊相善病革鏊往視之語及國事鏊
 文德罷壽寧侯幸時已不能言然索筆為詩有天
 益汎濫葦籍鈞深探曠與新會陳公甫遠左賀克恭
 上下議論且相期以退隱為高舉成化五年進士知
 廣德州治治初王恕為吏部郎起四川參政尋轉
 右布政使丁母憂服闋乞致仕給事中楊廉與世忠
 交薦其孝行吏部覆奏起用堅以引年乞致仕成化
 廣德時著祠山雜辨以戒民尚鬼若教民雜錄令民
 葬祭節禮經母或溺殺子女為郎時著經世管編律
 呂管鑰推明蔡氏邵氏學著字書管鑰以講六書守

州與水利著政本第輸納著政均自叙居官行已
抑畏天命凡事有人不及知而暗合於天者學承其
從陳公甫契其辭虛之傳而瑛以居敬窮理告之務
兼載瑛理學名臣錄為之贊曰諂鬼有辨訓民有錄
卿有意保伍岸有教育士多善政不一而足公心隆古
志在旁通求之頗篤周流中盛慶人成化已丑進
士授南吏部主事尋推學政進廣東按察使推浙江右
州陞廣西副使仍提學政進廣東按察使推浙江右
布政使轉左以弘治壬戌引疾乞休詔進秩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致仕早有異質甫成童即崇古道慨然
定其趨向時陳獻章羅倫以同志往來講習服官
後所至必先風教凡先賢遺跡輒崇表以示向往關
廣士習為之一變孟中雖專好古然達之政事又
沛然有過人者貴州都勻苗人持反劍有司議殄滅
之孟中獨推誠撫諭苗人悉感化來輸運歲所產租
珠官積與公府頗費議損十五六在浙首溫州無名
之戶二十不食減織造歲幣十之半壬戌入覲言官
上章旌天下方面政殊異者六人孟中其一也朝廷

名山藏 卷之四 臣林記

方欲柄用孟中引疾求退詞甚懇乃許乘傳以歸蓋
曠典云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少奇穎工書楷親
屬為府史從治文書郡守金城段堅見而善之引見
陸異番居府中續食授衣親課其業入郡學為諸生
提學陳選試其文驚曰是經世之文非舉子業也成
化癸卯舉鄉試第一丁未舉進士蘇南戶部員外遷
山西提學副使持浮崇雅先行政後藝因村開發終日
不倦多士歸心焉孝皇一日與劉大夏論人才曰如
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對曰此人人才行不易
得誠如聖諭歷遷吏部左侍郎以親拔為已任崇禎
國家故事有至南戶部尚書諡文莊未幾求便養改
南京兵科給事中十三年陞南光祿少卿書張天謨
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笋十二字於屏入賀千秋節上
言輔導皇太子須留意學庸語孟之書慎選官僚日
與游處庶可得傳德保身之助正德初陞南太僕少

卿環滁諸生執經門下為剖判同異開引指歸謹尚
廉耻敦崇風化莫不感服復以憂歸服闋補南通政
七年陞順天府尹手書公移簿曰爾不居常病州縣
取民無制不恤民隱每羨周恂如韓永熙立法之善
今日當局試看如何在事弊病罷行倖私屏息皆前
尹所未為者十年陞南禮部侍郎上書言太祖太宗
祖功宗德百世不祧太廟之祭宜行古春犴之禮語
在典禮記聞車駕將南巡上言巡狩之典唯唐虞可
行自夏以後太康有距河之厄昭王有膠舟之變秦
皇召博浪之擊隋煬起突厥之謀皇明祖訓謂帝王

名山藏 卷之五 臣林記

居處當常懷警備內官及帶刀人員不可太遠如元
英宗遇夜被害為左右太遠聖祖防患周密一至於
此何況耀三軍列七萃馳驅於千萬里之途者哉及
駕幸邸有旨令百官戎服以朝廉奏請如常朝儀更
請謁太廟嘉靖初元陞南禮部尚書取大學衍義撮
其切要進之經筵大禮之議不行八疏乞休許之給
驛廩輿夫歸且賜勅諭曰卿才行老成譽望素著委
任方殷乞休甚力其歸順神葆和茂躋壽考著書樂
道潤色太平廉感激泣下居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賜
諡文恪廉留心伊洛之學居敬窮理老而不懈才智

幹局綜世達務其文章言議推理明法足以决疑定
是為人清約嚴重就之則言溫氣和愛人好士出於
誠意著述甚富而所輯國朝文臣及理學諸臣言行
錄尤行于世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年舉進士第一改庶吉
士授編修謝絕交游沉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德初
為國子司業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
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君入索帕亡有躊躇
已久曰記有枯魚即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矣鐸
攜半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大歡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罷以父老乞歸養尋丁艱邑有大而角衆共質鐸鐸
曰兵象也亡何劇賊大起嘯聚劫掠顧相戒無犯魯
公家鄉里人依之存活甚衆五年起復職復得告復
被命起歷南北祭酒鐸蒞官虚心約已端飭自勵清
慎教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為惓切又復
請告嘉靖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尚書
林俊言鐸清約渾晦志尚真純道足鎮雅黜浮學足
訂頑起懦請如孝宗用謝鐸故事即家敦促一時撫
按臺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不應命作園曰已有
居之造臺闢洞俯仰礙巾幘客非稔交深誼不得而

造也而與童子俱讀書哦詩吟琴瑟年六十七卒詔
諭祭賜諡文恪故事四品文臣無諡鐸以清節得之
鐸辭華航寂養正明恬雖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
激昂貪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欲仰物情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丰姿奇秀讀書日記千言十
二歲為邑庠生文有英氣繼進古文詩賦雅暢弘治
十五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李夢陽何大復崔銑
號為四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父疾
疏歸既卒哀痛踰禮正德中起服謫判亳州政暇誨
生徒得薛蕙為名士陞高淳知縣選御史巡鹽山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裁勢豪私販諸弊巡按陝西憲度益振鎮守太監廖
鑾煽虐關中廷相隨事禁革鑾殊誓恨提學京畿中
官王劉納賄屬事廷相焚其書適鑾誣奏廷相王劉
合力構之下詔獄謫贛榆丞陞寧國知縣松江府同
知僉事四川副使山東皆提督學政敦士節振姜習
諸生翕然化之嘉靖初陞湖廣按察使李見招亡納
叛拒殺軍人捕獲絕其患陞山東右布政丁內艱服
闋陞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沙保向汎倡亂日久廷相
舉何卿故事以勵諸將遂勦平之宥降散衆夷境以
安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陞南兵部尚書改左都御

史兼兵部尚書領十二團營以臺政分條類奏上允行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會吏部五察內外官簡覈當去雷震蹕幸承天時承召問以直對沿途裁省甚多滿三考加太子太保賜玉帶廢馬二十年郭勛坐罪下獄上詰其領營勅事因責廷相黨附不行白奏革職爲民給事中劉繪疏抹不允廷相歷事三朝以忠誠不欺爲先御下則剛直不虐遇事之當爲弊之當祛毅然必行自謂大舜雞鳴而起周公坐以待旦不予過也博古通經究諸實用禮樂律歷象緯醫卜靡不穿通所著有禮樂雜論四十篇夏小正解十三篇答天問一篇雅述慎言十五篇自言知道以來仰觀俯察二十餘年言積數萬其於仲尼之道衛守之嚴不敢異端雜之蓋竊附孔氏之徒云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遂內閣改定常深奏鴻臚官方贊行禮上不悉聞命深退深退上疏請罪上始知之曰比故事也汝有所見則別奏聞考因奏上深所撰講章之曰明章進自內閣方得展暢不然保無不雅馴自後如深上言臣遭聖明備員講讀昨因講議未洽經筵而奏臣敢爲此上恃堯舜彼時威嚴之下未盡愚衷先行犯禮退疏待罪方將具論所以不意溫旨再蒙是陛下不責臣罪誘臣復言也臣謹按經筵一事輔養君德乃其首務臣等摩勵亦復不少夫天威咫尺臣子儼然拜起布義陳詞若自反身心一無所有豈不汗媿故必勉加省察脩踐之功而後可收交孚感格之實臣之愚意以爲講章必出講臣之手所送內閣改定不過畧去其麤疎鄙野之詞加以溫潤之氣以具告君之體以麗澤儒臣之心若盡出內閣之意而講官不過口宣之此於感孚甚遠以此進於君父之前是不誠也臣意欲乞聖明容臣等各陳所見自訓詁演釋而外於凡天下大政事大利弊皆得依經比義條列敷奏庶幾九卿百司有行之而不能盡給事中御入有知之而不敢言司府州縣有負之而不能達者得以次上聞則聖聰日啓聖學日遠臣等亦藉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陸

進脩而內閣又因以考臣等之造詣臣誠 懇欲因
事納忠以佐維新之治儻蒙聖明垂察臣之報効方
自今日上曰陸深誇詐欺即其疏首獻諛夫豈臣
謹且覽其初進講章數語亦謬吏部參究以聞吏部
參深不敬當罪詔降一級調外任謫延平府同知居
三月陞山西提學副使深集先儒要語為典常論述
二編名同異錄進之復上表曰臣深才拙器疎力小
圖大狹陋漢唐之治思致身唐虞恭遇聖明益思自
奮第媿不識獻納之宜言出禍隨動與罪會陛下曲
賜保全尚與衣冠昨自講筵出佐延郡楊羅李朱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陸

風猶嗷臣在郡中水土相宜職務易稱頗得讀書每
見先儒議論有功效大典禮大政事者手自劄錄未及
三月蒙恩超資付臣學政非臣捐糜所能報荅臣比
出舊編粗加詮次分為上下繕寫上陳伏惟聖人學
貴得要帝王務在知先儻博覽泛觀殆非神明化育
所以無聲無臭之妙也頗恨時日有限文籍少隨然
多益寡之志終存而萬折必東之性難改竊復自
念臣僻居海上家有藏書可資考索衣食所餘足備
筆札儻蒙賜骸骨少假歲時當部分首尾兼總條貫
勤成一家之言庸為萬幾之助幸矣上納之陽曲生

員某父為縣令答死御史鏜不為申理反坐答責深
曰父死非辜不共戴天奈何罪之與鏜力辯不合即
上疏劾鏜鏜亦劾深遣給事中勘問鏜坐謫外深更
調浙江提學副使十五年繇四川布政使陞光祿卿
內閣疏深學行累陞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深長身玉
立神采朗豁上不喜其顛頤美其舉止駕幸承天改
翰林學士兼掌行在印信駕還陞詹事三十年九廟
災日劾致仕居四年卒賜祭葬贈禮部右侍郎諡文
裕深磊落瑰奇嬉笑成文品隘古今商確事義辯識
書畫古器談鋒傾一座書法學趙吳興光彩煥然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張

下之人聞深名者師慕踵至深悉引進雖單門後學
得畢餘論是以論著之多凡可式憲當世者當世莫
不纂錄之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生而疋瘠苦學耽經籍年十七
舉鄉試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簡討
非人不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
君子也武宗朝著張騫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喻劉
瑾以騫喻一時附瑾者已乞告歸省食貧而已而孝
事父母舉足發言率覘視容色為進退讀書之暇時
時從田峻佃作當道勸駕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為

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會學
文如雄褒無益也與諸生諱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
暢乃罷邦奇奉親游宦既二親不樂久居楚復乞歸
世宗卽位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
奏移近地改福建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起吏
部侍郎久之以原職兼學士掌翰林院事後以母老
累疏終養上曰壽母大臣古治朝乃有不許尋以原
職掌詹事九載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如故終以母
老數乞歸特改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南兵部以便之
上時時欲用邦奇而邦奇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邦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張

儉莊肅邦奇兼而有焉邦奇學以聖賢為師終日危
坐目無流視耳無傾聽晨起
焚香普天書有所為夕書之冊進退辭受皆慎獨至
吏部善攝家宰故事陞除降黜先自內閣邦奇獨罷
之推轂善類靡有遺能然終不泄露其以吏部侍郎
兼官者九載諸所銓注往往位上邦奇泊如也霍韜
曰古稱良玉溫潤而栗然張公非耶 邦奇卒其母尚
存後至百歲邦奇有叔時徹仕南京兵部尚書有時

名 朱裳字公垂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以御史巡山西
鹽法巡按山東其巡鹽時拒錢寧請按山東時御史
王相被閹鑑搆下詔獄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
民養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可助鼠耶疏鑑八罪王
御史得從輕刑還朝諫止南巡出知鞏昌嘉靖初綜
覈吏治天下吏卓異者五人裳居第一遷浙江按察
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江左布政使副都御史治
河濟上丁外艱家居久之沙河之人為裳作無媿亭
立石頌德世宗南巡朝見於磁州勅起舊官章聖太
后梓宮南耐董治水道業瘁有所過內使望裳毆其
胸快快暴卒七級闈裳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其
為鄉舉則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所願也自其為御
史至都御史治官鑰門廳廡如寺家居土室石門連
旬茹菜其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誤傳以為長齋布

奇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
釋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為我也則書卽學矣
如以書而為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焉權勝
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靡崇
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為
人仁孝切至臨政持大體不苛議論依忠孝每言事
未嘗不稱引天下長者功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
競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髻鬣有聞顛毛種種未
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適屢稅胡然有迄是誰之咎歟
是誰之咎歟人稱靖恭正直含弘寬厚博達通明清

政浙江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裳手續之曰如水清饑殺儉裳妻就館裳敝衣冠執爨收生媪至以為傭也平生見及必行言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賢要旨也見世有不當意事輒掩面曰醜看醜看其始入官時嘗寄一縑於其父鳳鳳怒詬曰胡用此膏血汚我立焚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於父訓崔銑志裳墓比之軒輓隆慶三年謚恭簡賜祭葬郎曰邵寶楊廉魯鐸王廷相陸深張邦奇朱裳七君子者皆讀書績行之儒不徒名其官而已

梁山藏 卷之 熊 浹 張 治

吳 山

梁山藏 卷之 吳 山 梁山字大用大城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德清縣德清自有令以來民繫思者獨材一人去之二十年後繼之者曲靖人陶廉此兩人而已正德初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稱名法家出為嘉興知府精悍廉介論者以繼楊繼宗調杭州府累遷浙江按察布政二使事無繁劇一來便決初至積牘盈篋材頃刻批答都盡又咸允當巡按御史者材里人材自居前輩無所過禮御史不能平材艱歸御史誣奏之嘉靖初移雲南按察使雲南土官相警殺六年不寧御史

委材勘材名兩土官至罰其牛羊贖罪復職如故御史輕之材曰以夷治夷所謂因之也御史不聽繫治兩土官材曰恐變御史聽材言因遣人護之歸護人歸言夷聞繫治集兵相訶矣見寬乃已陞貴州左布政尋調廣東材居官都衣麤食而已都白司中僚佐人置圓牌書其僕令候吏日市物書數牌上會而後入名市人面給之一時海內布政惟姚鏞與材等稱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累進戶部尚書每戒諭屬官面目嚴冷一觀政進士劉繪以兩不到部材召而繪然足見尋以憂去十三年再起掌部事以剛執不南戶科給事中周琬言今大丁方集邊儲告匱材職司邦計去繁就簡欲便身圖非大臣事君之誼下吏部覆勉留之上責材自疑求遠吏部不行參奏並對狀吏部上章引罪材亦自劾上以材語實宥之令悉心供職而奪吏部官俸然終不為上所喜十七年以六歲考滿詔致仕去初徽王之國憲宗賜之鹿邑莊田其後管莊人與佃戶相構材請革去莊人徵租有司王言其不便上從之是年王請給勅鑄碑永垂永久下戶部時材已致仕視部事者左侍郎唐曾執奏

梁山藏 卷之 吳 山 梁山藏 卷之 吳 山

如前上怒追罪材令以右侍郎閒住奪胄俸郎中王宗濬等下鎮撫司鞠治十八年戶部尚書李廷相致仕上追念材名復官既至當考察京官上手勅赴吏部與其事刑部有重獄不決者四上命兼決數日畢奏上喜曰安得十二尚書人皆如材六年考滿上以材清操著聞特加太子少保頃會上欲取龍涎香供黠材謂會與不載不索上供上已銜之而是時諸官殿工作頻興董功者武定侯勛恃寵專濫役外班軍四萬餘人猶謂不足更籍其不至者令輸金僱役各三月所人予糧四斗復九千人材堅執不與勛劾材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上命兵部會勛議兵部言材守職不得不慎上亦命已之而先是勛別籍兵部逃亡旗軍布花折糧等銀募工上作至是支給愈費材謂向所差役已可五萬人奈何濫費別募詔從材議兵部尚書張瓚即按籍散給所募工人勛奏材瓚比周侵職上姑貸瓚罪責材沽名詐忠令冠帶閒住隆慶中謚清惠材莊重寡言笑堅正方嚴人莫敢干以私公退焚香讀書常以四書及律例自隨前後司國計十年謹守筭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力主力持天下不加賦而足當嘉靖中葉士大夫頗尚員通大臣或阿上取寵材屹

然自立無媿古人焉嘗謂書生業為儒人官廉自吾分不可言人况持以驕吾所不為子孫計者恐上負吾君下負吾民也為人平易正直蕪人不求人知於人無所報復曰犯而不較吾敢謂能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幼穎敏博通治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以憂歸值劉瑾用事謝病不出瑾誅起舊職屢疏請罷蘇杭織造內臣出內象為宋死節臣趙與珞等請諡立祠尋轉員外郎出為廣西提學僉事諸徭皆令其遣子入學讀書陞雲南副使擒覈土官莽信保山令趙九皇之橫虐者諭解木邦孟養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亂政聲大著歷廣西左布政使靖江宗室貧困請封請祿受封輒請補祿自王牒日始胄曰祿當從爵未爵何祿疏聞于朝遂通行諸藩著為令古田鳳凰寨韋賊為亂兵征無功胄屬古田令劉朝輔以意招撫之賊曰是前提學送諸徭子入學讀書者耶即從朝輔來見解甲受贖累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江漳陞戶部左侍郎世宗十五年議伐安南胄陳不可者八大要言華夷者天地之限高皇神武不世出矣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不可也太宗討逆臣黎季犛求立陳氏後已無所得置為郡縣得不償費仁宗常恨

之至于宣宗克承厥志棄不之問二不可也安南前
 代當其盛時屢為欽廉邕諸州患自唐高駢徂征之
 後歷五代至宋曲劉紹吳丁黎季陳八姓迭主而嶺
 南邊郡外警遂稀是夷狄分亂中國之福三不可也
 若謂中國舊地宜乘亂取之臣攷馬援南征深歷浪
 泊士卒死者幾半所標銅柱乃在今思明府耳張輔
 平交簡定繼亂所不嚮應惟餘交州一城又六年餘
 始克就擒亡幾何時陳季擴又亂去之十餘年黎利
 復起中朝武臣陷死甚衆士卒物故以數十萬竭中
 國十餘年之力得數郡縣空名而止比况前代又有
 名曰歲 卷之 臣林記 一八 唐
 征之不得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皆喪師損威
 四不可也夷狄入貢夷狄利也可借中國之名以歷
 其隣可借中國之資以潤其用故今安南國中雖亂
 具表齎方物款關不絕特彼中撫按以其姓名不符
 初封卻而拒之名為負固其辭不順五不可也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太宗之時用兵八十萬自雲廣分進
 山海餽餉不絕今擬取辦附近四省則在四川方有
 採木之役在貴州方有飢口之師兩廣糧儲久已匱
 干田州岑猛之征且自大工迭興諸省帑藏皆輸將
 作加以水旱蠲除視當時財力遠甚六不可也夫此

皆迹有可求耳以臣杞憂殆有甚焉唐之衰也自玄
 宗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仁宗伐遼之役始今太
 倉積餘僅四百萬屯田壞而田日荒鹽法阻而商日
 減虜騎日強邊兵屢叛北顧方殷南征復啓卒有意
 外誰任其咎七不可也今兵雖未興已遣錦衣問狀
 詔中外嚴兵待發夫錦衣武人關于大體萬一徇枉
 釁或隨之即今觀兵之令方下而侵漁騷擾害已四
 出憂不在四夷而先在邦域之中八不可也兵部覆
 奏稱胄忠謀上亦曰胥後議武定侯勛恃寵請配享
 其祖英於太廟胄上書力爭上不從許英從祀居頃
 之以爭明堂大禮下錦衣考訊職為編民其兩疏詞
 並他見胄耿介有器識平生以范仲淹自期所上奏
 疏詳核今古通大體疾革時值章聖太后梓宮南祔
 北向力稽首隆慶初南給事中岑用賓言胄與林俊
 吳廷舉並先朝名臣大節素著而恤典未備詔贈右
 都御史賜葬祭子穆嘉靖中進士仕禮部員外郎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博學精易正德九年進士授禮
 科給事中宸濠之將反也劾御史熊蘭及浹至親為
 質浹與蘭以宸濠反狀密授御史蕭淮奏聞世宗即
 命奉使四川松藩副總兵張傑故倚江彬內援大肆

殘墨所垂死千戶以下五百餘人誘殺熟夷上功率
家丁遮擊兵備胡澧浹疏傑坐視職邊人快之大禮
議起浹持論與張璉合吏部惡浹出補河南參議而
世宗識之召修明倫大典居一年擢右僉都御史歷
轉左都御史掌院事浹雖以議禮受知顧未嘗附上
意旨嘉靖八年京師民張福者自殺母誣告里人杜
東廠以聞下刑部坐柱不服福有姊與福隣人皆證
福自殺母刑部請覆審以命郎中魏應召改坐福東
廠執奏上怒命三法司及錦衣鎮撫速問應召覆按
福柱事浹如應召所改坐再上之上意浹徇庇祝浹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十一

三

職下應召等考訊侍郎許讚以下皆惶恐謝罪給事
陸燾劉希簡以為言上復怒燾等不待問報先事妄
瀆俱下錦衣考訊其後讚等竟抵死柱如原擬應召
及隣證俱發邊充軍杖福姊百以浹嘗贊議大禮姑
更革職閒住十八年車駕謁山陵上與近直追論舊
臣論吏部起用浹尋陞南京禮部尚書明年改南京
兵部尚書二十三年召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復
掌院事踰年為吏部尚書以母年九十求去上固留
之賜粟帛存問上營箕僊臺焉浹極言僊妄先是楊
爵周怡坐諫僊禱祠繫獄者久之箕言爵怡於上

上釋之至是見浹言大怒立逐爵怡繫獄如故批浹
疏示大學士嵩嵩為婉解乃罷蓋爵怡出獄方三日
耳然上尚念浹加浹官太子太保居兩月坐推舉事
一再奪浹俸浹內不自安會加陶文仲伯爵予恩蔭
復疏爭留中遂稱病求退上怒曰廝浹初就乎敬之
議藉取為進非本心既附用當感報乃輒訕主專橫
茲測度探問假以休請宜重治姑奪職為民衣官
較其押回原籍當差浹篤奸程朱厭術數之學居官
恒以不保晚節為慮在田十年足跡不入城府聞朝
政失體四方災變輒憂形心穆宗登極復舊官賜祭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十一

三

修墓諡曰恭肅

張治字文邦茶陵州人宋張履翁之後也州有龍化
湖故有識龍湖圻榜元出正德己卯湖忽曠涸龜裂
明年治遂舉進士第一又明年賜進士改庶吉士授
翰林院編修嘉靖初進左贊善尋以母喪去位時張
桂用事治不樂其官有超舉之志家居十有三年而
諸公以經濟大義勸之始起蒞職為翰林學士上欲
伐安南使往諭行未至有言小夷非兵不服遂止以
副總裁修玉牒稍以本支法更定奏上上曰卑不可
諭尊亡不可先存學士指是其如學士所定遷南吏

部右侍郎召改吏部左右侍郎遇事斤斤自信敢斷
決銳然辨邪正明升黜不瓦合士有持正自立為世
擯斥者雖疎遠必延致之二十七年陞南吏部尚書
明年改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是時廷推六人
上持之十日密跡之至其明日乃以治與呂本同下
蓋特簡也治雖與諸輔臣同供文撰顧墨墨不自得
不敢顯諍居二年卒上頗不悅詔加以中諡因諡文
隱隆慶改元更諡曰文毅誥曰惟爾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隆
恩厚卹君臣之義有終始矣開於媚嫉之臣易名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三

吳

當頃有言者朕下禮官攷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制
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
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
升悉為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
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懷
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諡爾文毅爾其不昧尚
克享此治性下急而志意廓落明習典章究極時務
語及治亂之故毅然經濟自許而人亦以歸之見承
平日久戰士離落車馬列弱又連年調兵築壘未乾
公囊已虛對當事者憤言曰今兵老民棘禍旦夕及

肺腑諸公不歷筭周思殫謀宿昔而釀成疾根其可
久乎及見士風瀾決國用乾耗慨然嘆曰士習靡則
元氣漓矣民財竭則精血罄矣其在今日將何底止
嘗欲裁定會典權衡百度復成憲之舊明因革之制
使城社狐鼠不得府好事格而止二十六年丁未二
十九年庚戌兩奉命主考會試發策命意多剴切時
弊蓋納牖無繇而致傲庶位獨至其年虜犯京師一
簇莫施始知治之非過慮也方虜急時治伏枕惋泣
疾草疏欲堰白河水以遏涉騎會憊不支而遂卒
吳山高安人嘉靖十四年及第第三人末年為禮部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三

吳

尚書嚴嵩用事山屬同鄉不附和之山嘗產女嵩于
世蕃欲與求婚介大學士李本為酒酒未行方奕本
以手掩局語曰嚴長公之酒公知何為山曰不知也
本以情告山曰某老人也安從產女乎世蕃聞之屢
然不悅有開罷上意欲用山內閣下諭嵩山子請曰
上意如此大人亦須赴嚴一揖明我家知恩山叱之
曰豈有閣老可揖求耶嵩竟密阻山於上三十九年
上下禮部出封景王之國趣具儀嵩知上故未有意
出景王特激於郭希顏之疏以規嘗人心使人風山
畱行以悅上山曰二王居邸形跡相埒人心危疑望

此久矣上不論部山不敢請也幸有旨復當留耶璽而遂已將來國本未定孰任其咎即具上之國儀注明年二月辛卯朔日食是日浮雲掩映倏隱倏見欽天監奏言日食不見即同不食上悅歸貺天眷嵩自西直使人急謂部上賀侍郎袁煒亦以請山指日語曰日之食也人皆見之吾誰欺欺天乎行救護如常既畢以報忤上旨遂引罪上曰山守禮之臣也不須引罪顧當科官如何不參以其狀對禮科都給事中東華等惶恐言聖德當陽格于上天日當食不食祥雲護之禮當謝玄山等不請臣等不糾厥罪惟均惟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言 吳

氏中外人心無不鄙憤遂以山與鵬並劾鵬方睦嚴上本無意罪鵬疏入並罷山直亮方嚴臨事持論動必以正嘉靖中會試舉人自二十九年以後多以懷挾取高第至三十八年言官建議請嚴摻簡如鄉場之體儀制郎欲覆請山曰鄉會二試體自不同會試之士歌鹿鳴而來者祖宗待之甚厚故防之亦輕今奈何自我破壞祖宗厚意蕭望之尚不願見吏露索匆匆吾寧士負朝廷毋朝廷負士也巡撫淮揚都御史唐順之卒軍中總督胡宗憲欲以死事請冀得卹典嵩與世蕃中主之山曰卹典至重故事京堂官未考滿者非日講軍功不得唐公雖負才名晚節不終全歸官下曷云死事亦與祠祭郎李纘持之嵩怨山無所出出郎為景王相亡何山亦去位順之乃得之始司禮太監黃錦嘗私語山曰公他日去國得為編民幸矣山愕然因為道令景王之國非上本意繼山為尚書者逢諛矣又嘉靖中有兩吳山其一為刑部尚書郎曰自大禮大獄之後諸臣多以罪去繼受事者戢戢矣夏言誅死益用相戒嚴主在上難乎為臣梁唐熊吳屹然不失其正君子乎君子乎張治居常墨墨

沒得中諡可以觀主臣間矣

何瑋 寇天叙 崔銑 魏校

呂柟 舒芬 馬理 王道

何瑋字粹夫懷慶人未冠博通經史至忘盥櫛既為諸生即有志聖賢之學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十四年發解河南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交不入要門朝參無爽齋祀盡慎縉紳重之當劉瑾時諸翰林相約見瑾長揖而已既入前有踞者瑋在後奮聲曰何背約也出乞休歸瑾誅起為修撰瑋真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三六 何

率恬淡勵志躬行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垣舍塵潤常積雖朝衣朝冠不上鮮明嘗進講經筵畏慎過當宣讀蹇澀武宗尤惡其衣冠講罷大怒傳諭庭捷之得楊廷和曲林調開州同知已陞東昌府同知兩疏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衆既丁父喪值武宗崩撤輟講授哀毀骨立世宗嗣位起山西提學副使尋改浙江按試至紹興從舟中望見夏屋渠渠者問左右曰其人也治何賈起此宅曰宦宅也瑋大驚異曰宦則安能然左右皆竊笑陞南京太常寺少卿轉正卿南京工部右侍郎隨改工戶禮三部侍郎乞致

仕上已許之御史毛鳳韶疏薦瑋敦樸正大允宜邦禮改命在京調理然終不為上所喜謂其介而不通及再乞休致遂陞南京右都御史然亦尋許致仕家居與關中呂柟靈寶許讚儀封王廷相諸人簡札往來究辯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教人切近精實呂柟以比之聖門用賜為文浩瀚暢達警卜術數亦皆通究素有足疾既遭母喪袒跣益傷至廢坐立竟以不起隆慶初給事中張鹵言瑋請贈官賜諡贈禮部尚書諡文定

瑋傳曰何公守身之潔一介不取 附道之堅百折不回聖門所為復者也

寇天叙字子惇榆次人自其受學篤信踐履勇於聞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三六 何 過舉正德三年進士仕大理寺評事寺副布袍蔬食誦律讀書決獄明允考邁等夷陞寧波知府政事之外脩明理學士皆興起治行為天下第一超遷應天應天府丞武宗駕幸南京尹病獨天叙供億處置有方妄求冗費多所停裁初車駕未至時諸權倖預選女樂千百拘置一所以候幸未及三日死者數十餘多菜色憔悴天叙言權倖名籍之或召其親戚或傾養之食店酒肆便上欲幸按籍可得也權倖然之江彬生晨諸公拜賀天叙長揖而已彬甚銜之後察其為人曰寇公真君子也嘉靖三年陞右僉都御史巡

撫宣府尋改鄖陽又改甘肅擒解回賊之人寇山丹者興復屯政除額外之科居二年邊人感悅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歲大饑悉心賑濟虜寇固原調度斬首百有九顆蓋前此所無九年陞刑部侍郎丁外艱服闋起兵部右侍郎卒于位天叙巡撫陝西時會織造太監至御史謂關中疲敝請天叙會疏停止天叙曰遠言上未必聽遲至秋冬極言此中旱災請賑濟上必惻然則太監可召回也至秋冬以陝饑上聞請停止織造上果召回太監及在部時御史馮恩方論死旦夕行刑有一大臣欲具疏救恩以謀天叙天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三八

寇

叙曰無益也祗君自取成名耳其人問故曰盍問法司諸公請于要路使恩出自上從之恩果緩誅崔銑字子鍾一字仲晃安陽人父陞四川參政歷官廉慎爲郎時衣青袍乘瘦馬僮拾馬通其妻雜薪爲爨參政四川與僉事曲銳齊名四川人爲之語崔參曲僉屹如雪山銑弘治中舉于鄉再試不利就業太學與三原秦偉世觀馬理伯循高陵呂柟仲木榆次寇天叙子惇林慮馬卿翁臣同邑張士隆仲修同志相勉十八年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遇劉瑾史館門長揖而已他日諸史官旅見銑與何

唐長揖如前瑾謂張綵曰翰林輕薄崔銑尤甚會修孝宗實錄成瑾僞傳旨降俸別調銑改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部有積儲糧長恣易惡米官久不問銑治之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尚書語銑曰公謫僂也何苦爲此對曰何勤非忠孰忠非分瑾誅召還史館上書李東陽勸其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以文章自好尋告病去作喻問曰翰林先生謝病還郡篤志六經屏事絕交著述爲業客有問先生者爲其不能建績立名乘勢取貴學迂而難就志特而寡助先生法言喻之爲上下二篇客問先生曰士胡仕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三九

臣

也竟非名利乎哉朱雲請劍於萬乘申狄負石於一朝名者歸之孫弘十載而相范曄一見而侯利者都馬先生直玉堂之署執經人主之前十有四年矣位不過爲郎未嘗出諫言上廁次取重當世今乃藝粟于棘畝淮蔬于斗園入甘藜藿出乏輿從省侯不或廬法史不走牘或者先生有遺行與何進退之谷也先生笑曰君子不干名之昌而慮幾之難不慕人之爵而憂心之枉大瓠之穿萌於線隙膏木之成芽於直苞故已遂之欲刃蹈之而弗回可貳之心廡譚之而心悟昔張良借重於四皓觸龍推愛於男子鄒陽

發悟於長君李泌全嗣於存姪故不當其幾者不可
 言不得其父者不能沮道有卷舒言有昌括飭卮詞
 而浮于所患倚彼識而救其已成立已之名揚主之
 過假信之文希主之寵非忠臣用心也且夫航風簷
 者痺其肢嗜甘醴者毒其肺故君子不以一時之便
 而易終身之安罔為口體之細而遺道義之重衣紈
 綺者人侈其觀富田園者備利其直且以於陵灌園
 而辟相邴丹免秩而養志其於取世也廉其於責已
 也厚其身可抑志不可奪其生可狀道不可折子不
 見當世之大人乎方其得志奴僕舞勢逮其受戮妻
 子冒辱又不見當世之君子乎飭偽要譽人皆趨之
 偽發行露人皆惡之夫吏之漁於民也惟噍其微及
 陷於刑也惟憎其巨骨若守清靖之節甘退讓之分
 乎蛟龍之潛魚鼈溷之升霄躒昊露濡下土夫大者
 小之惑也客問先生曰嘗聞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
 因川澤蓋言亡因者必毀也往者宋世尚言諸子以
 興談理者嘖探於幽眇摘文者藻行於麗豐學士到
 今宗之剽其緒言加之筆削颯颯乎不可尚已先生
 遠取古人之文施之今日勞而少績久而無稱恐取
 於君子也先生曰俞夫聖賢之作也非徇衆而為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三

同非詭論而求異明天地之宜張紀綱之正循經而
 定行因變而立度若夫語幽而非真發政而寡當責
 浮清實煩辭支本夫何取焉上古太朴所相者養世
 降民移乃始有革是故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網罟五
 帝昌其化故辨以衣裳三王比其法故維以制度五
 霸脅其威故假以兵車仲尼紕其智故約以忠恕孔
 伋道諸天故析以性命五霸者政之終仲尼者言之
 首夫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持跛行而伐私
 情也非可以衍雅談而首後傳也故夏蟲疑水君子
 不費辭焉周衰而人騁其技秦是以暴宋衰而人駁
 其學胡是以入夫游定夫張九成楊簡之經禪也陳
 傅良葉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政利
 也背孔孟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士的夫
 傳本訓經賤復釋傳其文彌重其旨彌離苟以譁世
 取寵而行弗給焉子不見作室者乎層簷疊閣則部
 其明不見道泉者乎迂澹曲畝則迷其源複言而漫
 禪說而詭吉士所惡童子羞稱子乃班之作者以為
 後程難矣伯牙之絕弦悼知者之難遇也孟軻之放
 言俟後聖之作也嘉靖初召權南京國子祭酒開誠
 善誘明教條正文體日衣冠坐諸生問難大禮議起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三

疏言近者主事張璉等以先後獻議超遷大學士蔣
寬汪俊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監察御史馬明衡等
以異議罷斥御史段績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以
下獄仰惟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
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意曷有極已疏入罷歸臨
行不役官夫囊無江南一物攜古書數篋而已公卿
及諸生送者千餘人從渡江者又數十人拜別涕下
退處相臺十年四方來學者教以研經飭行日道有
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學者稱曰後渠先生世宗
立太子慎選宮僚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三

學士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署戶部篆進賀萬壽聖
節時有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留過家卒計聞
遣官治葬諭祭贈禮部尚書諡文敏銑善飲酒日恨
不當劉伶之世
魏交字子才崑山人始祖潭篤志嗜學元時被薦不
起潭生恕剗股療母校為諸生時每朔望春秋入謁
孔子廟肅容瞻拜如親承之弱冠舉于鄉弘治十八
年連捷進士費宏一見以范仲淹期之正德初授南
刑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自以少年筮任人情物
理或未曉暢每訊重獄虛已求教於前輩長者或反

復思維寢食俱廢有想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
直提牢省視囚人疾病飲食悉為劑調暑月薰滌臭
穢至會審監刑衆皆盛服事畢宴飲交獨澹服素食
慘見顏面至其履法操正直已行志亡如也九年召
為兵部職方郎中稱疾家居究心問學言今之學聖
人者不求之人生而靜之初而求之孩提知識之始
不察性之欲與物之欲所以分而但主其流轉之念
念聽其言且聖人考其行實凡夫當將一切名利之
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力跬步皆在實
地乃可至於聖人之道家居慕古簡重不以事物經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三

心塵凝滿室處之泊然羸病杜門聞一善士亟疾求
見為人貌恭色溫而出處取舍審之至精執之至確
世宗即位首起廣東副使提督學政先德行興小學
以教士聘翟宗魯以為士師禁火葬斥淫祠取曹溪
故傳衣鉢毀而焚之翟宗魯博學人砥礪節行學必
聖賢居處必敬行必古禮來學
日衆於堂下置茅菴三一收放心在南塔開來者居
之旬日放心收矣乃升堂一有過在西塔下一改過
在東塔下知改移之東塔能改後升堂學者遵教惟
謹交聘宗魯居之省心亭一日問省心之義對曰聞
省身矣不聞省心也省心之無過居一年丁外艱
歸以簡紳科嚴請謁道絕粵人不無舛望歸而粵人
有為言官者劾交媒孽訓士之短窳之戎籍然交德

譽素孚莫能抑也服闋吏部奏補江西兵備副使力
辭既言官劾交者坐黜職改命督學河南祠伏羲于
畫卦臺以蔡仲始封國依太公祭爽鳩之義而以世
子死社稷書于春秋者配立經祠以祀子貢曹邴漆
雕開秦冉援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為世博士守微
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用居數月用桂芳薦轉六
理寺少卿明年轉國子監祭酒時張璠為相卿佐入
謁多踧踖隅坐特交為上客既酬對亦心服之萼仍
薦交為經筵講官以進講敬明乃罰章不合上旨改
用遂改太常寺添註少卿已陞本寺卿總督四夷館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三四

明年致仕歸交事父母至孝居喪動遵古禮友于兄
弟與士大夫竿牘往來皆刻責修治之語其篤志聖
賢真猶饑渴之於飲食也李夢陽過交論學交勸以
沉潛深造夢陽因問平生病痛所在曰公才甚高但
虛志與憍氣害道之甚者也夢陽歎曰吾早見公二
十年有此哉交僅一子一孫晚而連喪其答人慰唁
之書言達以破愛敬以易哀畏天以終身焉卒也賜
諡曰恭簡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祈寒
酷暑不越戶樞居村喪哀毀骨立弱冠為提學楊一

清王雲鳳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相友善
邑人高朝用為戶部郎時過簡討王九思曰吾邑有
顏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耳柟獨大
哭出涕羣衆指目為迂正德三年舉會試廷對第一
知者皆愕然歡喜曰此真狀元矣劉瑾以鄉人致賀
柟峻却之任修撰翰林二年操介清苦門絕遺餽西
夏構亂柟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瑾惡其言因
夙不通問欲中以禍引疾歸瑾使投尉尾之至真定
無所得返柟在翰林與何瑋最善至是相繼去瑾誅
薦起舊職上疏勸學以元順帝為譬或謂傷直柟曰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三五

昔賈山借秦為喻况主上資度遠過漢文乾清宮災
應詔言六事其一曰逐日臨朝聽政其二曰還處宮
寢預圖儲貳其三曰郊社禘嘗飲承祇肅其四曰日
朝兩宮承顏順志其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其六
曰取回天下鎮守內臣又累疏勸上舉直錯枉不報
復引疾歸歸值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聲既一
年鬚鬢盡斑父卒痛哭嘔血葬時雨甚徒跣擗踊踏
蹋泥濘中道路環觀有泣下者葬已廬中門外旦夕
哭其居喪時自成服奠葬以至祥禫斟酌損益各有
儀注柟自少窘匱及貴前後居家十年讀書舟道一

無所營服闋當道交薦值世宗即位起入史館纂修
武宗實錄上御經筵柝當進講適仁祖淳皇后忌辰
口奏宜存黻服之禮罷酒饌之賜朝論躉之復疏請
尋溫聖學以為新政之助必克已慎獨上對天心親
賢遠讒下通衆志大禮議起意見與時不合亡何奉
詔脩省復以十三事上言自劾皆格心責難之論上
曰此大臣宰相職柝慢乃引為已咎下獄考訊尋
謫解州判官會解守卒攝州事率其士民躬行禮讓
之化州中道不拾遺行不相忤久之以薦轉南京吏
部考功郎中瀕行士民接踵跪送哭聲震野既渡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于猶聞不絕相與立祠生祀之尋擢南尚寶卿吳楚
東南士來受業者冠履錯沓既考績擢南太常少卿
居頃之太廟災上疏乞罷不許陞國子祭酒躬行率
下間取禮儀及為詩樂圖譜令諸生講肄疾者問而
醫之喪者吊賻之死者哭而歸其櫬才者揭於教榜
撥曆獎之一切請託斬絕不行人稱自宋陳英章四
祭酒以師道自立者呂先生也御史張景薦柝德行
文章可謂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擢南京禮部右侍郎
上欲視山陵于承天柝屢疏勸止不報既以表賀聖
節赴京值奉天殿災上疏乞休允之柝立身與人仁

信自將為禮部侍郎時霍韜為尚書故與夏言相惡
嘗榜言過於衢柝諷韜曰此告於天子者公以語路
人可乎言談韜短柝曰公位宰相容天下之賢何所
不可夏霍雖不相能賴柝稍解然夏疑柝黨霍霍亦
疑柝黨夏柝終不自較嘗過府太守太守子讀書樓
上太守令止之曰恐傷氣當微誦既戒左右時進食
扶掖之上下柝謂太守曰公愛子至矣願推此心以
安百姓又過一府太守餞之郊餞席近養濟院柝送
饌院中曰以公佳肴共之無告柝凝厚方面濶輔微
髭輪耳海口兩目有光平居端嚴恪毅門人從之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十年者未嘗見其儉語情容所在四方士就而問學
柝教之以誠寧近毋遠寧粗毋精自日用情變倫教
物理推而遠之天道皇王之大一以身體力行為宗
御史有劾湛若水偽學者柝曰聖皇在上賢宰相在
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風乎學徒問王守仁之學
柝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
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
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湛若水字元明祖懷德父
素部檄不試就獻章受學獻章以江門釣臺居之日
暮景侵尋不意復見同志之人托區區於不窮者不
落莫矣若水指出隨處體認天理六字為日用功課
獻章曰此參前倚衡之學者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

住處獻章卒若水服衰三年弘治乙丑去其焚燬之
 歲十有三年矣以母命仍出應試為祭酒章懋所知
 舉進士張元禎得其文場中樞卷長歎以為真儒復出
 日聖學之大莫過求仁易曰君子體仁以長人仁本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代惟聖明全體物之仁玩
 取身之義立大公以普天下疾痛痾瘵無不相關使
 天下後世頌為至仁之主臣不勝願望一日侍經筵
 進講大學先領平德章復申明聖學多不過止在體認
 聖學莫大知要臣所講章復詞雖多不過止在體認
 天理四字至為簡易行體認天理即所謂慎德大
 學一書盡在是矣時朝政方新謹言日進而近習漸
 幸災變類仍若水疏言陛下龍乘水國習知舟事臣
 請以舟喻評曰同舟共濟天下為一舟也
 人主一舟也三公之舟也百僚之舟也天下之舟也
 內臣外戚附舟之人也天下之舟也
 貨在載也附舟之人也天下之舟也
 在危也危則凡在舟者無不危舟安則凡在舟者無
 否也舟危則凡在舟者無不危舟安則凡在舟者無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不安侍寵壞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人整舟而破
 之自以為安鮮不先溺今陛下不急親儒學之臣不
 聞正心之術乾剛未奮宰制不施初政漸衰近習蒙
 蔽天威屢見不實情者臣工交章未或舉行臣恐
 漸弛矣左右親信之人盡或上心不引以整色則引
 以異教親戚希無厭之人盡或上心不引以整色則引
 差紀綱廢弛是同舟之人盡或上心不引以整色則引
 斥則將相繼求去如尚書林俊孫交者百僚視之
 懷危心是猶長年三老尚書林俊孫交者百僚視之
 者天下萬民其誰與濟臣實痛心引去而誰與宣力
 也明年陞翰林侍讀學士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陳言六
 事大率不離科舉之制而本之以德行道藝寓之以
 鄉舉里選開觀光緒居四方來學公退相與論學其
 中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居五經子史及列聖實訓有
 類疏君道者取大學誠正修齊治平總在格物格物
 扞格物欲之義言致知在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言
 格物真下聖傳心之要也陞禮部右侍郎奉轉左時
 上方稽古制南北郊分祀禮成視殿西苑賦因進天德王
 位若水獻聖主躬筆農桑頌及西苑賦因進天德王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人授
 翰林修撰其明年孝貞皇后崩武宗踰月即欲往山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
 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執疚如成王免
 喪朝廟之時抑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匿未有輕
 身不嚴侍衛者既又上車服疏天子等威莫大車服
 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又言孝貞作
 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午門昨
 孝貞太皇太后主以從陛下駕入旁門使他日作史
 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
 貞皇后入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
 書地之法求之即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明

避君臣同游雅詩精誠懇惻必欲啓沃上心勉行
 敬天勸民之實與道致治以回三代隆平之風上覽
 疏多溫旨嘉納陞南京禮部尚書力辭不許改南兵
 尚書居一年許致仕年九十五卒賜祭葬贈太子太
 保諡文簡從游者三千在官次父書至再拜使者受
 餘人呂楠蔣信其最著在官次父書至再拜使者受
 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
 必為位哭奠卒之夕有大星隕華陰高陵人為之罷
 市四方及解梁門人聞者皆為位而哭陝西提學謝
 少南與郡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
 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呂仲木

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覆凡數千言又明年車駕欲南巡諸大臣莫言者芬與同年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庶吉士汪應軫風約諸曹連章留駕遂與同館編修崔桐庶吉士江輝王廷陳汪應軫馬汝驥曹嘉七人者懷疏入方集闕下吏部尚書完輒迎阻曰上急輒欲自引決諸君且休矣無歸過君上芬與良勝尋歸晡時良勝潮過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博士陳九川皆至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之志不可奪也三人遂以其夕寓芬所明連疏入諸曹繼之罰跪午門者五日杖三十謫芬福建市舶副提舉芬疏謂今日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聖

之事痛哭泣血有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為故物以朝署為市廛以陛下為奕基以革除年間為故事也復刺閣臣謂一切安危之跡不苦口以拯而聽主上之自壞言甚激烈杖後臥病院中掌院懼禍標出之芬曰吾官此即死此既謫累瘡就道或勤待痊日死吾分也敢少留耶世宗即位起諸逐臣芬適奔父喪服闋復官諫議大禮與陳沂三上疏再被杖以母喪歸尋卒芬風神玉立負氣削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嘗晝寢夜則計過自訟鏡然有志聖賢之道於五經皆有疏論

而最好周禮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表率之功又言周茂叔吾道中興聖人也建圖屬書貫六經語孟而一之閩學得之洛洛學得之濂正叔言伯淳得不傳於遺經幾背師矣世儒譏晏嬰不知仲尼伯淳仲晦而下迄今亦孰知茂叔耶時方尊王守仁之學芬曰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章必極禮樂之中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偽為者矣今才智之士飾虛聲鼓後進則尊德性之說易掩覆也黨陸者特竊其一節異朱者未覩其大全非心為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聖

道者也芬兼知天文曉音律香山黃佐嘗與陵陽梅百一論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通考象緯不載因推步之歲自鳥帑旅于龍首我聖祖殄平偽漢丁未改元星紀吳分也壬午靖難析木燕分也福德所在其應如響百一歎曰向見舒國裳亦論及此其後佐入史館見芬握手曰識公於梅百一久矣自是過從甚驩芬語佐曰心術學術相符者也懷居懷利相因者也息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偽吾儕格君其豫在是佐恒衣其德言每與佐言曆象古太史職也中星以日為主七政以歲為主凡盈虛朧朧伏逆遲留如

指諸掌觀星望氣占則必應復言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邵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官乎觀大司樂則曆律備矣佐深躋焉卒時年四十有四其子跪泣請所言猶以未及表章周禮為恨世名芬忠孝狀元黃佐香山人弱冠舉鄉試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諸先輩奇其才謂張平子王文秀之流也授翰林編修出為江西按察使事上疏乞養親改補廣西僉事提督學政聞報毋疾即日棄官督府有憾於佐遂劾其體離職守坐免歸世宗屬吏部尚書許讚疏薦海內名士十人佐與焉起除中允充講官累官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吏部右侍郎缺以佐及王用賓推補先是崔桐與許成名爭補是職言官劾之遂並論佐觀觀勸致仕歸佐問學該博所著有禮樂典學士張治見所作樂典數日語九成可復聞也講學泰泉之聖其學以博文約禮為宗一時士大夫主覺悟而斤絕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三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弘治十一年以春秋魁其鄉試再試禮闈未第游太學與呂柟崔銑諸公交相切劘文章德義名震都下正德九年登進士年四十一矣授吏部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歸居三年復任與黃鞏等諫南巡被杖未幾復歸授徒講業嘉靖三年復薦起率同官伏闕爭大禮被杖復職歷員外郎考功郎中時考察外官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提學魏校河南提學蕭鳴鳳陝西提學唐龍理曰三人者有數人物若欲去之請先去理既考

察京官有附勢三人輒首黜之曰搏獸先虎擒賊先王已遷南通政復謝病歸復薦起光祿寺卿復謝病二十年復薦起南光祿亡何引年致仕理居常言身可絀道不可絀行可則仕惟孔子能之下此惟當守經以故屢進屢退自其筮仕以至謝政無日不從事學問其學一以窮理居敬為主四方學徒轉相授管自縉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慕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部郎黃清曰遠聞馬道學名所願一見今何在仕列清曰馬公高尚朝廷不薄馬公馬公自高尚也高麗使至亦問馬主事為聖朝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三

第一人宜加厚遇乞頒賜所為文使國人矜式其見重如此乃理居鄉久其縣令顧忽之王維禎與理書三原連雨令不知禮其境內長者宣聖伐木信有之夫年八十餘嘉靖乙卯關中地大震與其妻同壓土窟中先是嘗謂薛應旂值明夷之象為天地之否吾其不免理善學易兼知數云隆慶三年贈右副都御史賜祭葬

王道字純甫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時山有寇亂道欲奉祖母避地江南疏乞補學職得應

南儀制主事改吏部驗封歷功文選郎

中在部十年雅操端潔方獻夫薦其可侍宮僚擢春坊左諭德引疾固辭居一歲起南國子祭酒以疾引歸家居十有三年讀書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嘉靖三十四年起為南太常卿未至改南戶部侍郎尋改禮部掌國子監事尋改吏部甫閱月卒道貌厚氣溫行篤志遠研精理學而耻立門戶居常反覆潛玩論語一書曰聖門之學平實易簡固如是也又言漢以前雖無明道學者若張文成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皆真道學之流雖釋老二氏亦各有見不可厚非所著大學億老子億易書詩春秋億諸史及大學衍義

名山藏 卷之四 嘉靖 臣林記 昌

論斷隆慶中諡文定

郎曰懷慶安陽崑山高陵進賢三原武城嘉靖間稱篤行君子而高陵粹然矣溪田馬理曰呂先生之學醇如許文正而著述惟盛貞如薛文清而知新則多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嘉靖 臣五

羅洪先 唐順之 趙時春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父循自工部主事歷武選郎中累山東副使棄官歸循之為武選郎中也劉瑾政用事會考選武衛罷金吾在衛指揮某等二十餘人是二十餘人者皆瑾爪牙也尚書王敞白瑾副瑾大罵老諍獨不知某等可用耶敞前跪郎中輩為之敞不知也則又罵不知也安用尚書敞謝曰公無怒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更奏敞歸名循斥曰後生生事乃令我輩辱即濡筆譏奏循走持之曰勿毀成牘記姓名別楮可矣循退遲之數日且欲別上奏會瑾敗敞黎明入部索初奏謝循曰得爾早見不毀牘也瑾誅敞亦罷去始循以工部主事視呂梁洪而洪先生故以名慕羅倫之為人與王守仁之為學既舉于鄉屬循疾輟會試受學其鄉先輩李中嘉靖八年舉進士廷試及第第一授翰林修撰踰年請告侍親客至循命洪先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執弟子禮甚恭居二年詔嚴告踰年者起補原職洪先居京師與歐陽德徐階同師守仁學丁

父母憂歸三年不入內舍盡讓家產與弟服闋會世宗立太子坐所選宮僚不當盡罷之博求海內有名士洪先與唐順之趙時春及徐階黃佐鄒守益皆預而洪先則與順之時春同上疏請以明年元日見皇太子於臣民成朝正禮是時上方病則大怒遂皆黜為民嘉靖十九年也語在莊敬太子記洪先罷歸角巾布袍闢石蓮洞作正學堂讀書其中弟子從者四至世宗於建言諸臣皆久廢不復嘉靖季倭虜作難嚴嵩欲借邊才為名援出之順之與時春皆用談兵起家官至都御史洪先獨堅辭遣友人聶豹書曰聞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羅

當道欲以軍旅事物色唐應德與生者自顧往歲銳意功名謂人臣立乎其位當使君饗其成民被其澤即卑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談笑從之故嘗高譽連蹈海之節壯少遊裘革之言歸田以來攻苦茹淡凌冒寒暑躍馬彎弧身習馳突考圖觀史曲盡險夷意謂倘任其職庶有其具兩年以來齒落二三鬚髮半白稍近書冊則頭眩目痛夜廢熟寢則飲食不甘乃自悲曰使吾無身吾復何為又自思使吾有身又有所為於我何加回顧嚮慕如嚮嶺獨妻孥相對如處深山深視鼓聽坐以待盡執事

豈不謂然哉知吾誠然乃聽人求不為我地豈謂當道姑以軍旅行名旋復他移或還舊物然其職不過供應入直講讀諸務而已犬馬齒已向衰矣從年少諸公俛首筆硯竭思微寵殊非其時至於假途躡榮累資待次尤不願也若憐其早歲登第立朝再期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則待之太卑吾儒名教真貴在我外物奚與哉古人亦有迫饑寒苦僕債不得已為之者幸有薄田百畝可供饘粥弱子多疾福量輕淺政不欲累以厚藏仕非為貧且吾之官亦非為貧者宜居也耻之於人大矣不幸素性此心最重稍有違拂輒憤憤恨不即死自其少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羣兒競侈其後取科名官翰苑每旦候鍾入朝坐史館書公會出則垂鞭緩轡歸舍時人殊以為榮而生對食嘍歎不能甘飽及被罪廢褫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目有可憐之色自顧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煩有儲養之貴使當時低回俛仰守其常度可以序登然人競進而已思退人競榮而已甘辱此亦不能自解者豈不知長往為苦節為我為末志與時消息為中行自度學問空疎不能善世性氣悻直不能諧人譬之飲酒有醉數斗有醉一石及其既醉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羅

不可復強去年別應德於湖上論及出處語以本志
應德不甚許可應德之才蓋足任之執事見生異趣
無謂爲名生年五十時已不待虛名無實於我何有
聞道與否不在進退已矣矣幸勿復言其後吏部
以洪先名上竟報罷御史凌儒薦洪先上怒黜爲民
洪先家居二十餘年年過六十閉關習學求端性命
日造粹精有時能前知事自守仁倡良知之學學者
始知外舍見聞內求之心然其弊至高虛無用甚則
繁舉不待學習者爲良至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
以戒謹恐懼爲戾於自然洪先語人曰若語知而不
必良語良而不能致弊將多於脫略支離之失又曰
王公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證以怵惕平旦愛敬
三事然孟子言怵惕也繼之擴充言平旦也繼以長
養言愛敬孩提也繼以達之天下王公亦云不以已
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工今也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本
良失養其端而一任其所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
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知覺之體
而不知物我之倒置混淆理欲故多指欲以爲理倒
置物我故常率已以逐物去王公意遠矣洪先教人
恒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所謂無欲故靜者而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羅

告之曰能靜寂然後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後能
主靜歸寂又曰儒者之學必以無慾爲本用之經世
乃知精而力鉅洪先居鄉時時言有司民所便者邑
有均賦之役爲終始任之蓋曰是亦爲政年六十四
卒穆宗改元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其先臨淮人有復者守東平
有宦蹟祖貴給事中有謹重名父瑤永州知府順之
年二十餘中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及廷試世宗閱其
卷有批首置二甲會考庶吉士不赴以卷有御批並
得改既有言庶吉士被選不當者上盡罷之大學士
張璠以順之卷有御批獨見留順之辭隨衆改兵部
武選司主事尋病告亦丁母憂順之聰明年少則卓
然爲嗥異矯絕之行賄贈一無所受節口裁身積財
治葬以示無求而自致其母服除改吏部稽勳主事
調考功會改部屬爲翰林順之薦改編修復病告相
璠爲留其疏不下而順之不官供職有旨令致仕自
後無得復用世宗立太子選宮僚起廢爲右春坊右
司諫兼翰林院編修其明年與洪先時春同上疏請
見皇太子於外廷復忤旨罷爲民順之兩削籍歸益
爲矯異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讀書陽羨荆溪山下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羅

經史百氏以至百家技術莫不涉探尤長曆數之學至於剖裂補綴分聚古人文辭以成一己之刪潤其於古今學問文章政事之跡歸宗舉要燦然而可觀其精思苦意至鹽櫛都忘或閉戶兀坐匝月不寢布褐之衣服之經歲破闔為床衲褥不具作小舟自泛高可三尺餘足低頭盤膝而已自謂事事空澹獨未能薄滋味學素食者終歲當此之時天下之人高順之風四方講德論文重趼盈屨求一接見卒不可得其涼踞稿子幾成怪人時時告人永與世絕矣當順之初仕時天下無事士大夫誰容詩賦奕飲之樂而

名山藏

卷之六

臣林記

六

羅

順之獨喜受武略兵書禽造技擊嘉靖季江南苦倭順之自詡所受可用也上所使視師江南者趙文華順之過文華所持矛距躍文華薦順之有武而嚴嵩中挈之奉旨起為南京兵部主事改職方郎中於是順之勃勃有用世意會以父喪未就服閱至京師授協司郎中使視薊州邊務已復使視師浙直時年五十餘矣去其削籍之歲十有八年已病勝突面腫輒扶病行因畱浙江與總督胡宗憲計議軍事居一年陞太僕少卿亡何宗憲奏陞為通政司右通政然皆居浙江視師自如順之身自行海得其道驚風巨浪

中意氣閒暇時時習泗淵或噉信少許慨然有吞倭之想倭縱橫海中其登岸結巢則崇明之三沙淮揚之廟灣順之身自環甲躍馬往來南北閒督諸將盧鏜劉顯郭成等共擊之而方紛拏猖獗不可料理鏜顯輩皆宿將知倭未可旦夕滅且進且退斬送之出海則已順之憂然必剿絕之最後三沙之戰以中暑飲海水方痢泄不及督軍二將戰不利一日自行營促士飽食求與倭戰倭登譙望見順之軍整不出鏜顯皆請退師順之曰合兵甚難忍少刻賊出矣鏜顯知賊無出意告順之軍饑順之前視誘兵兵亦怯自

名山藏

卷之五

嘉靖

臣林記

二

羅

前丁馬拔刀步過臍魚港去倭巢二箭許鏜顯抱持之順之曰我自往死鬪耳鏜顯曰公且歸鏜等誓為公滅賊因扶順之上馬於是順之知天下之事未易為也天下之人亦謂順之譚何容易不如往者山中遠志矣亡何陞淮揚巡撫都御史順之在浙直時勞於軍事已嘔血數升至是復力疾治軍書不懈方大饑捐家財出賑身行通泰沿海閒遂卒于舟次胡宗憲欲以死事聞為請卹典而嵩與蕃中主之禮部尚書吳山持不覆奏山去位乃得卹典于所司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鼓部署

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鄉試十八舉進士第一為嘉靖五年時春年方少名方盛海內方伺其有所製作取而誦傳之時春則日習騎射談甲兵憂邊事既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嘉靖九年言邇者災警頻仍聖心隱惻下詔求言已涉旬餘大小臣工類以浮辭面諛訪問之詔未乾慶賀之章屢上蓋自往年靈寶縣官言河清受賞繼而都御史鉉進甘露矣今則副都御史讚訓導仲斌進瑞麥矣指揮楫進嘉禾矣鉉及東進鹽花矣禮部尚書時再請稱賀矣鉉東等憲紀攸司不能激揚獻替稱將明之任尚

名山藏

卷之五

嘉靖

臣林記

人

趙

書時職典三禮罔上要君壞風傷政小臣所以撫膺流涕不能已言伏乞申令百官直陳時事敢有託瑞設諛榮惑聖聰者即加誅譴庶可化佞為忠上曰大臣科道既無陳說時春必有諤諤之論其以聞時春惶恐未對上怒趣之乃對上上責其掇拾賣道下錦衣考訊黜為民居十年以薦起除翰林編修兼司經局較書與羅洪先唐順之同上疏復罷為民時春讀書日記萬言凡史氏所載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筭與寇戎蠻貊之詭姓隱名歷歷成誦既罷為民邊地蕭條無朋可侶則數數與邊人譚干戈事而已

作禦戎論三篇其一篇曰中國之患莫大乎士大夫崇浮靡而忽實效戎狄之窺中國其始於襲吾長而毀吾短中國之人襲其水土饒智計足以達變阜賄貨足以利用四裔之人性專而用瘠以智撓專施利收瘠故吾之用一兼其倍矣况實用百百以敵一何患自守哉占善用長其在于斯不善者則不然其智計亂於輕浮而賄貨置於奢靡彼以其專勝吾之亂彼以其瘠取吾之匱故春秋譏之以為自亡而兵家忌之曰致於人自古士大夫崇浮靡忽實效者莫深於宋宋之亡也咎不在師旅之不武而在士大夫弛

名山藏

卷之五

嘉靖

臣林記

九

趙

武而不講不在設守之不固而在於不知以攻為守之術舉天下如是之大英雄豪傑如是之多宛轉戎狄掌股之上曾無一夫奮袂大呼者陋哉宋之君臣汨沒於浮靡之深也國家驅全勝之孽胡紹百王之絕統奮青丘之神劍還紫宮于夷庚神武既布然後聖文聿修時則有覆軍折將而邊圉無尺寸之失蓋嘗皇輿北狩而戎夷終不敢失君臣禮信臣精卒畫疆固守虓虎之旅霆發而威揚於是離極重明百蠻稽服觀前事之得失睹今日之功效禦戎上略斷可識矣今使士大夫忽當務之實用蹈前車之覆轍慕

文德之虛名忘經武之夫計此猶畫餅療饑以葛陽
消癰疽也其二篇曰夫散兵不足制人而制於人疑
志不足應敵而應於敵天下無事畫封疆申約束利
兵健卒星羅雲布勢不為不強威不為不張猝有狂
夫奮挺之難恫喝相仗莫肯受命者顧妻子私貨財
之念重而赴義致果之志微也故曰制於人內顧重
而外難輕則上下異心上下異心則投機有閒投機
有閒則借讎貨盜故曰應於敵有生之心必喪其生
設守之謀常憐其守使有必死之心則其生不足為
也使有必攻之謀則其守不足為也戎狄之衆曾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趙

百一於中國瘠肥相較利害相懸萬一未侔而能為
中國患者攻其所守者也獲其地不足以益土役其
民不足以廣衆而征伐之兵勢不得息者以攻為守
者也衆均尚勇勇均尚智智均尚聖四者戎狄之所
短而中國之所長也攻守之勢在中國不在戎狄明
矣散衆而守則守有定形聚衆而攻則攻無定勢以
有定之守禦無定之攻雖有聖智難為而况勇怯之
閒哉使戎狄襲吾長而毀吾短者此也夫勝敗相參
鼓旗相當而莫敢先窺者謂其士強弱等而將智勇
均也使吾簡百一之士練技擊之兵非全兵能當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趙

信任英賢申嚴節制非鳥集之敵也彼見吾有眾攻
之勢無寡守之失故誘之利其衆可亂惑之聲其情
可得合變制奇之要在此不在彼明矣是非欲其種
裘之衆利其孳彘之具也使彼知種裘之衆不可冀
保而况吾衣冠之民孳彘之具不可冀饗而况吾賄
貨之富則飲馬之謀寢而款塞之請可幾矣其三篇
曰其本莫如自治以結天下之心慎守以待既衰之
勢漢晉之亂單于叛安史之難河隴陷盧文進之奔
幽薊割郭藥師劉整之降宋室微其患在內萌于至
近發于至遠浸淫毒害遍滿宇內一夫乘機四夷交
難終之在人始之繇我明王知人之不足恃也故先
治其身使其心志足以倡率百體血氣足以供給庶
用聰明足以役使羣動威靈足以招徠英豪未明而
衣後日而入兆民之情四徹無蔽雖有織介適至之
疾而無土崩瓦解之勢外備不索於內內取不求諸
外卒有大寇列疆而守重兵以示勢脅其深入併壁
以入堡絕其鈔掠重賞以誘士知其情偽彼雖未敗
固已無所利矣夷狄之情惟利是逐小戰則小利大
戰則大利不戰則不利破一十家之堡不足千人之
朝食百家則不能克矣日馳數百里之地必擊空虛

之處遇敵則不能戰矣深入險重之中必知情勢之宜無閒則不能出矣輕騎遠出以爭利重兵必逐水以屯望無泉則困斥鹵矣故廣置耳目安集生口堅併壁壘置兵要害先據水泉匿形而不擊玩士而不關慎守之策也然則必不戰與日非不戰也不當戰也彼固求戰者也彼戰則必死死則必勝勝則車騎甲兵之獲固已利矣况乘勝遠鈔之利也虎不先見人不敢搏見射獵者則走聲勢使然也故不戰者守之善者也求戰而不得欲進而不能隨入隨出亟進亟退使承平之士習於戰陣久驕之虜疲於奔走情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三

見勢屈衆情離貳勝負之形決矣戰可得而知矣二十九虜犯京師以徐階薦與故刑部主事申燧同起爲兵部職方司主事協贊仇鸞總理京營軍爲鸞所構罷尋命以前職督巡捕從鸞軍時衆方傾心聽鸞而鸞乃與史道倡議許市衆問時春時春發憤曰此亡宋秦檜策耳身爲平虜大將軍效牙僧市職乎主辱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時春爲臣子五世受恩三十載得備一偏較練五千精兵願爲大將軍前鋒古北口狹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耳虜恃弓矢時春操勁弓大矢教中國勇士不下虜閒以長鎗大斧拒馬

劉信叔所以破兀朮也願諸君安坐無憂所憂者將懦不足任貪侈流行誤國耳時春見鸞驕縱玩兵老師置財因作責言三篇論志頃之命爲山東按察僉事統民兵禦虜時春領山東兵四千餘騎至通上命屯西直門外新建兵民教場鸞惡其兵整毀諸上上不行命移駐密雲時春介韃率甲兵鼓行不見虜還其明年春仇鸞復出征時春領兵至通鸞諷通民毋舍民兵時春露次教場結草廬鸞諷其部將夜火之時春除廬結陣整兵北戍旣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督鴈門諸關斥貪墨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宗藩貴戚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震動天下時春日此皆儒者末節其志專在攘夷狄復祖宗疆宇世世治安時春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常引繩按矩詰責不少貸或語及北虜方持杯酒相歡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較領精兵五十人操勁弓巨矢閒以長鎗大斧俺答丘福不足平也士大夫率壯其志而訝其太輕憂其太銳時春在山西虜犯神池諸堡身帥馬步軍往禦之至廣武諸將皆會忽謀報曰有虜騎二千餘去此兩舍許疾掩

可盡得時春環甲欲馳總兵李冰等固止曰虜悍未
易攻公第駐此冰督諸將力禦之當不貽公憂時春
攘臂前及虜于天泉嶺伏四起鼓譟來蹙冰太息曰
公速去吾死此矣時春乘衆而奔虜欲取時春冰等
殊死遮鬪與子松及大同參將馮恩遊擊李桂神池
守備孔賓偏頭守備高遷太原指揮陳金中軍尹忠
把總俞輝皆戰死全軍皆沒時春倉皇投一墩守哨
以卒繩引之乃免虜尋引去言官言時春平時意氣
餘有當事沉幾不足詔解官聽調隆慶元年復薦起
及未用卒于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郎曰羅達夫守道獨善以完其名唐趙二子銳然欲
見功反爲世所指孔子與懼事成謀之士信然夫信
然夫

馮恩 楊名 周怡

馮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中進士爲南京御史疏論
都御史汪鋹復險狀十一年秋彗星三見詔求直言
羣臣多言張季敬者肅帝令季敬歸恩從南上疏曰
頃者彗星再見東井陛下令羣臣勉脩德業條列時
政臣惟彗之爲象所以除舊布新也天遠人邇災不
虛生召之在人陛下左右大臣足召之矣條時政之

得失不若辨左右臣工之邪正邪正既辨進退盡得
政務自舉陰沴自消除舊布新莫要於此惟陛下寬
臣之誅容臣悉數於前臣惟輔臣張季敬者剛惡兇
極媚嫉反側陛下已知其平生近使去位天下歡欣
鼓舞不敢復贅矣竊見大學士李時謙抑良厚有台
輔之器此輔臣中巨擘然濟時撥亂非其所長可太
平宰相耳大學士翟鑾依權保位筮仕有京油之號
入閣致磨稜之譏雖不能薦賢爲國亦未見陷害忠
善古有伴食中書此其人也大學士方獻夫外飭謹
厚內實兇回向在吏部報怨酬恩無所不至昨者詐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病還家特蒙召命方倨傲偃蹇不即奉詔陛下驛騎
督促且許別用然後忻然就道及至潞河又請調理
旬日顧望徘徊希圖入閣如執券索負雖曰不要臣
不信也無才無德不數年而致高位得隴望蜀斷
丈夫耳今以輔臣之尊兼冢宰之任呼引朋類播弄
威福將不可言其在今日當亟黜也戶部尚書許讚
謹密樂易調度或畧經費殊詳禮部尚書夏言多富
之學不羈之才雖投機邁會驟遷大任然亦隨事効
忠尤可喜者不立黨與獨持正論陛下駕馭任之將
來緩急得力救時宰相也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

通達有為邊情習熟典刑者舊用掌邦政優為之矣
刑部尚書王時中疎凡庸靡具臣而已工部尚書趙
潢強禦無畏廉介自持久在工曹制節謹度陛下復
起用之人惟求舊也吏部左侍郎周用通敏老成直
亮未見過人雅度頗能容衆贊理邦治殆庶幾焉右
侍郎許誥便捷迂邪廉隅不飭使其當路偏執紛更
亦所不免陛下愛惜其學酌處別用斯無悔也禮部
左侍郎湛若水強致生徒跋成道學任以禮卿亦可
龜勉右侍郎顧鼎臣通警和平儒臣有此任重器也
兵部左侍郎錢如京自居安靜操守無玷右侍郎費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二六

馮

宗明文學通儒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聞淵正大精
許公明質直奇以股肱不尸位也右侍郎朱廷聲篤
實不浮謙約有守工部左侍郎黎式滑稽淺近才亦
有為右侍郎林廷杞材器可取通達不執兵部尚書
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鋹鄙夫壬人敢為不善巧排正
士明報私仇方今第一惡毒小人也臣待罪留都每
讀其辯訐章疏聞其行事如怪如鬼每欲求面陛下
一辯其奸但以小人不可嫉之已甚今鋹奸愈肆天
下公議決不可掩若父決不可欺邪正決不可並立
於時陛下不以忠厚正直臣居紀綱首諸御史且將

求合稱職刻薄効尤其為敗亂可勝道哉左右大臣
忠邪具是非臣私見實出共聞乎敬根本慧也鋹腹
心慧也獻夫門庭慧也三慧不去百官不和但乎敬
之奸久露鋹獻夫之奸不測奸不可測奸之深者質
行論心當在誅讒乞斬三奸然後斬臣謝之臣不自
量欲一卑賤博去三奸以清仕路以澄政理疏入帝
怒命逮至京師繫問之汪鋹見帝收恩遂疏誣恩罪
復言律陳言大臣德政者誅恩贊李時夏言宜從
律得旨并下刑部恩亦中道疏辯不服既至帝命錦
衣訊所傳寄主使者恩自伏狂妄論列原無主使傳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寄之人帝曰論列大臣固也上言德政律有明條其
益嚴考之恩榜掠楚毒終無它言惟河東巡鹽御史
宋邦輔過江南會語語次及京師時政并諸大臣得
失遂以建言錦衣以聞并命逮邦輔訊之邦輔至對
如恩狀帝又切責錦衣令加刑訊卒無所指乃詔法
司擬罪刑部尚書王時中言曩生員紳坐言大臣德
政者律斬恩宜附此例第其言毀譽相參似非專頌
大臣者請減死充戍帝責時中等徇私回護令對狀
皆惶恐引罪因手其牘曰恩所言雖毀譽牽連顧其
專指乎敬三臣直為大禮仇君無上死有餘辜時中

等不顧法守轉相報護其革時中職閒住侍郎聞淵
奪俸一年郎中張國維員外郎孫雲各降邊方雜職
恩如律論死獄中邦輔贖還職其明年哀冲太子生
當大赦故事當赦法司各具款目上公卿平議其可
行者書之詔書大理卿周于岐議赦草有為恩地者
孚敬鉉怒于岐于岐遂去官於是恩獨不及赦會冬
月羣臣聚闕廷論因時汪鉉已為吏部尚書當秉筆
恩至向闕跪鉉瞪視故令卒轉恩膝面之恩則起立
鉉怒罵曰若欲死我死乃在我恩叱曰即斃裂死者
至尊在上豈爾得耶鉉益怒囚敢叱大臣恩曰臣而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奸者徒但此為鉉曰若在獄中受人餉遺節士固爾
恩曰人患難相恤耳若爾警官黷貨大毀廉隅亂國
典者耶鉉攘臂推案欲下拳恩恩應聲亦厲左都御
史王廷相因奸謂為御史何絮為祖宗不殺諫臣百
七十年矣豈以而快心破祖宗法轉謂鉉以法論御
史則可不可以怒夏言亦曰此非宰公私家鉉竟署
真牘後觀者嘖嘖稱恩四鐵御史謂其膝與口膽與
骨時帝方便規鉉恩得其狀會欲行誅張廷齡其時
張孚敬復相為延齡請遂皆免之初洵洵時有遺恩
藥者恩曰不聞王新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事

不當固當伏歐刀都市寧仰藥自殺居亡何恩母吳
擊登門鼓訟寃子行可年十三上書請代皆不報十
三年冬月行可又刺臂血書奏長安市自縛守闕下
刑部覆審尚書聶賢與王廷相請赦恩復其官不許
編戍之雷州始恩為御史時行部過寧國作御史署
發奸亭記曰嘉靖壬辰夏四月七日予行部寧國過
署東亭照壁有畫麟焉其身多傷問之曰射亭也故
設弓矢公餘射中之以舒案牘之勞予乃不忍命畫
奸臣秦檜代之置形弓二鏃矢百凡我同官暇則援
弓發奸中其黑心為上勝中其首次之中其腹及四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肢又次之不中者為負嗚呼麟王瑞也孰俾之履足
於西山檜奸臣也孰俾之保領於牖下麟逝矣檜死
矣逝而形存吾愛焉耳死而臭遺吾惡焉耳逝吾愛
之安得存乎死吾惡之况其生乎存者吾愛肯中傷
之生者吾惡肯附和之吾以是舍麟而矢檜也壬辰
嘉靖十一年也恩戍雷州六載會赦歸雷人祀恩十
賢堂以配宋寇準李光輩恩歸養母孝而治生急人
始疑之既乃以大郵贍人昭帝即位恩已老即家進
為大理寺丞再以廟恩加朝列大夫表行可之廬曰
孝子行可後以舉人為應天府通判恩次子時可為

提學副使行可之子曰大受亦舉人皆知名

楊名字實卿遂寧人以及第為翰林編修嘉靖十一年秋彗星三見詔求直言名應詔陳言謂上喜怒失中黜陟未當宜奮力自省上曰名謂朕忠矣第朕惜不能知所以省明言之名再上疏曰臣以災異脩省妄有建白繼奉聖旨令臣明言捧誦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簡拔寵列詞林感仰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上慰睿衷故以草茅之見騰狂妄之說但臣涵養未至氣乏和平問學未明言多疎謬重煩明旨驚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隕越無地自容既伏思省所以有言實出犬馬一念苟復畏罪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非臣本心不避誅殛謹以所聞見出于臣民公論者為皇上明言之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鋌者小人之尤者也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巧逢迎私圖報復頃者吏部尚書有缺皇上慎重其人不可輕畀乃反屬鋌豈謂鋌賢諸臣命下之日大小臣工莫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謂處非其據臣恐在位日久用舍日謬矣武定侯郭勛奸回陰詐阿奉權貴外觀氣象亦知其為險人也皇上使久典戎務屢代祭祀與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朝政反不自肅飭肆意猖狂太常司掌禮儀所以敬事神祇宗廟導迎和氣光永國祚者近乃使陳道瀛金贊仁輩庸惡道流充御秩宗平居飲酒食肉貪財好色其又何能潔誠精白贊助明禋臣愚妄以為是數臣者羣心皆曰不當用也而皇上用之豈亦聖心之偏於喜者耶臣又見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識見偏執言辭紕繆上觸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迹雖難恕心若可原薄罰之後懲創已久况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觀其遺我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終忍于廢棄老死已乎臣愚妄謂是得罪者羣心皆曰當矜宥也而皇上亦未能釋然豈亦聖心之偏於怒者耶至若稽復天地神祇宗廟之祀以備一代之制甚盛舉也但未免工作屢與財力并詘採運木石燒造甃瓦裝載灰料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戾太和者當亦不少又如真人邵元節者得以其術過蒙採聽於內府脩建醮事此雖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但禱祠之說自古無驗乃不惜糜費使之頻舉率徒倡侶播鼓乘幡演法大內且命左右大臣共事奔走遂令不肖之臣妄為依託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亦不

能必其無市恩假威貪緣債事之失也夫以皇上敬一之專臣民祝願之誠感格天地百男萬壽可以坐致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為功書之史冊後世謂何凡此皆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為內照自省及戒謹恐懼之說進誠欲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羣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臣疎遠賤士矇瞽狂言干冒雷霆莫知死所惟聖明矜憫再賜垂察疏入上大怒謂名託言災異脇制朝廷泛引旁牽亂法怨君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刑訊汪鉉疏名四川人楊廷和同里後輩廷和與字敬議禮不合去位其黨思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為報復故攻及臣臣之授官特出上簡誠欲為陛下

一振朝綱而議者輒病臣操切好名繇內閣諸大臣率務和同植黨固位故名欺肆至此上益怒命所司究治主使之人名瀕死者數竟無所私第曾以疏草送編修程文德改定數語遂并逮文德下獄兵部右侍郎黃宗明上疏抹名謂連坐固非美政今以名妄言必究主使廷臣自疑者多矣名榜掠已極死而復蘇當此嚴冬萬一困斃益累仁明上謂名罪死有餘即囹圄斃之未傷仁明之治方究主使堅執不服宗明殆是令執送鎮撫并鞫以聞竟不易詞上并下名

文德法司擬罪凡再擬皆不當乃特詔名謫戍文德降邊方雜職宗明對品外調文德永康人篤學脩行為儒者累官吏部侍郎與玄撰忤旨調工部左侍郎尋黜為民隆慶中贈禮部尚書萬曆初諡文恭周怡字順之寧國之太平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授順德推官果敢有氣節論事巡按御史前數與抗有御史臨怡甚武怡對御史益和持事益力御史竟重之至其問刑一意勿喜以嚴敏為深戒召選吏科給事中暮歲間彈劾當事大臣若嚴嵩以下十餘人挈組摘瑕無所避畏曰吾縱扁舟波濤中張帆正舵是吾職事至其浮沉有不自我者翟鑾嚴嵩同為大學士嵩竊弄威柄苞苴盛行鑾位望先嵩而輒無羽翼二人不相能也鑾嵩二人恒有所請託於吏部尚書許讚者故嘗為吏部尚書以寬容不能鈐屬致文選郎王嘉賓以賄敗讚連坐去及是再起為尚書鑾嵩復多所請託郎王與齡積不能平因以鑾嵩所貽私書呈讚請許奏於上曰此其一爾它請託尚多誠恐權奸主內羣鷹犬附外臣將為昔日王嘉賓之連黜也鑾引罪自理嵩言私書無有請究請託者抑讚柔良不為此此受制於王與齡不自繇耳上手讚疏曰讚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欲禁競絕免甚善願平日不承一人不通一謁者耶
卽鑾嵩賄有狀當請決我耳何輒曰權奸鷹犬且引
嘉賓爲名與齡強豪持讚其黜爲民因勅解三臣者
而先是虜數寇西北邊朝廷多置重臣大將防弭之
大同總兵周尚文與陝西巡撫賈榮不相能亦復與
總兵張鳳者不能於總制侍郎翟鵬與督餉侍郎趙
廷瑞也怡上疏曰臣惟人臣事君無崇卑內外皆以
盡心體國爲忠竭力濟事爲和舍已從人爲虛忘離
序賢爲公自古及今未有不繇此治者也近見大學
士翟鑾嚴嵩兩不相和又皆與吏部尚書讚詆訐總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周

兵周尚文張鳳與總制侍郎翟鵬及督餉侍郎趙廷
瑞陝西巡撫賈榮並不和調此大不祥事也陛下臨
御二十三年于茲矣繇初年求治之銳以及今日憂
民之切宜乎天地位萬物育太平有象而四夷來王
也今日事禱祀四方災旱未消也開例鬻納府庫未
充也蠲租歲下百姓未蘇也選將練士邊境未寧也
其故安在良緣陛下焦勞於上而下未有用命之臣
也夫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大臣爲首
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盛
世氣象也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釁長於人大

臣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當今之時內則
財匱而百役繁興外則虜驕而九邊虛耗爲輔臣者
宜夙夜匪懈相與圖思利國安邊之術而大學士鑾
嵩藉寵徇私作威脩怨聞在內閣屢有違言動色入
見陛下亦各私陳背詆何望同寅協恭以事上風下
也非國之福可懼甚也輔臣至九卿百執事如耳目
手足聽命心志共成一身者也輔臣真知賢不肖宜
明告吏部進退之不宜挾勢徇私以不可服人者屬
之吏部宜有貞心直節如莊女烈士使人望之知畏
不敢非義相干不宜阿承權貴一啓順端後不可返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周

也嚴嵩威靈氣燄凌逼百司招權攬威凡有請乞必
先得其意然後敢聞翟鑾依阿委靡氣勢雖弱權位
亦尊尚書許讚直氣正色不能預消二臣要求之望
至陰擠陽排互脩私怨非國之福可懼甚也初設總
制總督大臣欲其權力足制三軍之命願指氣使無
不如意也今旣入秋虜有聲息而翟鵬趙廷瑞賈榮
周尚文張鳳等各自爲尊耻于相下各自爲是耻于
相用平時藩籬扞格則臨敵掣兵按伏對壘將甲可
乙否彼是此非不上孤朝廷推轂之重下解三軍死
綏之志臣不信也非國之福可懼甚也抑臣之所言

不持如此而已臣謂直言敢諫之臣雖不利於權貴固有力於朝廷近如御史謝瑜童漢臣輩皆以論劾輔臣相繼假公事罪謫若伊敏生喻時等亦已露於聲色之間恐自是陛下之臣雖有構机驪兜誰復言之非國之福可懼甚也臣謂今當致力中原宣威沙漠之日如有忠勇將官宜推赤心以置其腹明大義以激其烈志有異同明白曉諭人有賢否詳審鑒別近見總督兩廣兵部尚書蔡經劾去官員獨以都指揮僉事一人當之苟且欺罔殊負朝廷簡命綏遐之心失大臣鼓舞經畧之術非國之福可懼甚也凡此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六 周

內外臣工不和之驗伏惟陛下明離斷乾赫然申戒更望優容言路博采羣策先務和德於上則大臣自爾肅雍於下而羣庶從之百姓象之人和薰蒸神聽和平區區外侮不足攘矣臣微小闇昧觸事憤衷誠願天聽見之施行疏入上曰斯怡言羣臣負君良足乃其本心初發則謗訕朕日事禱祀不知和德於上神不我聽夫朕事天禮神洪芘多荷四方之廣得盡無災若論海內康平凡百有位皆當勉職寧獨咎朕其以實對怡具疏請罪上曰斯怡所言嵩變本惡內直諸臣以為贊事大道好悖肆也詔杖之闕下與楊

爵劉魁一體錮繫怡在繫與爵魁二人授書究易忘厥夷險時獄繫嚴甚三人畫字香煙密通飯底互相印證居三年上采箕僊言釋之閱月復與爵魁同逮逮者至怡方抵家語逮卒曰請得侍老母一宿許之明日同行繫詔獄如故又二年與爵魁同釋怡究心學問師鄒守益王畿而與羅洪先唐順之錢德洪為友家居則與鄉紳貢師泰梅守德沈寵講學涇水上以精一為本存誠無欲為功體之真誠而求之切至穆宗改元徵給事如故遷太常少卿立朝四十六日復疏陳定君志畏天命敬大臣勤朝政慎近習五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六 周

事件旨調山東僉事轉南國子司業時姜寶為祭酒行事嚴正怡更勉寶學問劑以寬博明年擢太常少卿未至卒巡撫都御史陳道基張佳胤郭莊先後為怡立祠郡人私諡之曰莊簡怡在獄有囚對磚記二篇其四對篇曰周子被罪下獄手有桎足有錄坐臥有桎日有數人監之客過問曰辱乎周子曰國法也怨乎曰君罪之也然則樂乎周子燧然正色而對曰君之怒也而敢樂也然則安乎曰安曰何安也曰余今知慎也手有桎則恭足有錄則重坐臥有桎則不敢以妄動監之者衆則不敢以妄言行有錄則疾徐

有節夫是謂之安客曰不然也子所云禮樂也所居刑具也以刑具爲禮樂非謬則戲忠臣之事君也不逆其忠不反其行知國之法也而不敢以不共知君之罪也而不敢以不訟知君之怒也而不敢以不畏絲此而往其庶乎周子肅然起敬曰請事斯語矣其碑記曰獄有巨磚二累其類之細者於下以二巨者鎮於上爲臺焉朝夕必對起居於斯讀書於斯飲食於斯予之資磚也多矣久而有感曰磚其君子已乎其爲物也博大而厚重爲制也平直而方正爲質也若樸而靜定爲德也順而爲度也虛其始不知其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周

介必遂當爲民時辭朝還寓惟有瓶罌數事分遺鄰人徑上馬去京師人皆指歎爲奇男子與人交有合已者千里必通苟非其人對面若山河關中馬理作平陽四賢瑣以列於陶恭介韓忠定及張西磬之間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周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嘉靖臣六

楊最 楊爵 楊繼威 海瑞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中進士歷工部郎中嘗銜命督通山西歸無所賂尚書尚書李燧銜之言最不待奏報還當使復往嘉靖初為寧波知府攜一蒼頭一敗篋抵官舍旦暮二炊蔬菽而已褐服布衣浣濯屢矣寧波人美之謂震畏四知秉去三惑不足多也最樸實淳厚而方果不能媚人當道深嫉之其為政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楊

即豪右憫憐聽斷訊決獄牘無滯時或矯枉過正人知其不虐無告仁心自然也竟調黃州去之日父老遮擁大慟已雷其履襪生祠皆穿敝僅掇而已累官太僕寺卿武定侯郭勛以方士段朝用見曰能化物為金銀世宗信之時世宗方病悅朝用欲權委東宮監國自解調攝最上疏曰伏讀聖諭權委東宮監國大小臣工同聞共駭揆厥所繇陛下得一方士欲假之調攝脩養也夫古聖帝明王未有出堯舜禹湯文武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功昭然可知未有天子監國自託脩養者也堯舜性之禹湯文武身之

不知脩養鍊道可以成僊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之不可易而學亦不可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輕學夫豈謂堯舜之世無僊人堯舜之智不能僊哉有學僊之術有成僊之人大要所居不同所事自異皇宮內院豈有白日升天者哉孔子問禮老聃出曰猶龍龍即僊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僊不可學也不可學豈可得哉臣待罪僕寺傳聞諭旨始則驚駭繼以感悲犬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皇上端拱穆清恭默思道用純契天以孝格玄保復元陽聲色無適雖勞萬幾不費一念將不求僊而僊不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楊

壽而萬有千歲矣世宗得疏大怒下旨曰一杖痛一杖母脫之時百官皆班朝杖半最死錦衣杖畢數百官跪伏震懼隆慶初贈都御史諡曰忠節最死之明年楊爵復上書
楊爵字伯脩富平人兵部尚書韓邦奇者關西名士也爵年十七欲從邦奇學輒米二石以其一石遺邦奇為束脩而一石自養邦奇時有所餽爵高度之至薨而別自炊同輩問之曰韓公有以食君何不可飽乃勞自炊為爵曰藜藿之口而飽貴人食非分也居數月邦奇以老無子故謀妾重行婦意習乳易為息

爵聞入謁曰生始以先生守禮如垣嚴義如城乃媒
重行婦卽先生念自絕嗣幾有血胤若是固不如無
因辭去去二里餘復反求見曰先生勉矣細行不矜
大德終累爵舉進士仕御史兄亡母無侍棄養母母
喪廬墓三年自耕而食手推糞車妻饑之清節聞天
下嘉靖十九年召起舊官是時楊最以諫死中外結
舌其明年正月戊子微雪羣臣頌瑞爵上疏曰臣惟
人主一身萬化本原是非得失在幾微間而關人心
向背天命去留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制未亂保
未危謹微戒暫然後天人交與國祚延長今天下大

名曰戒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楊

勢如人極衰腹心百骸莫不受病大抵兵戎廢弛公
私因竭奢競成俗賄賂通行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
風民俗於此大壞極重則難反幾失則難濟臣早夜
耿耿疾首痛心請略舉所見大要足失人心致危亂
者爲陛下言之臣竊惟天下之亂莫大以危爲安以
蓄爲利實則可憂而以爲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
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其間積弊至蠱不可救矣往
夏及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無禾冬旣無雪暖氣如
春元旦微雪卽止民心洶洶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祈惠寧時也而在廷之臣如

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爲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
罔人不亦甚乎大臣者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憂者
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極位所謂小人乘君子之
器也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爲大惡大蠹
也過蠹於漸止惡於微勳孽戚裔尚得善終乃使潛
預政柄益肆以稔則羣狡趨赴善類退處天下國家
之錮日深矣此足失人心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
立之司牧若人者奉天安民使得所也不得所則怨
民怨天意可知已今民勤食不得至於離散離散無
歸至於死亡臣近視南城兩月中凍餓死者八十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楊

南城一郭耳城凡五未知有幾天下郡縣如五城者
千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
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此正
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時也而土木之工十年
於此矣工部司屬添設至數十員以一方士之故至
追遠修雷壇勞民靡費自廢本根此足失人心致危
亂者一也唐虞三代君臣相倣如堯兢舜業禹惜陰
湯昧爽文王不遑食武王敬勝怠數聖人所以壽躋
期治隆泰熙者無過敬與勤而已陛下卽位之初
一頒箴勵精圖治今朝儀停廢經筵疎缺大小臣

工朝參辭謝敷奏復逆不得一覩聖容聆天語若是
 已久矣天位者非自佚之器也此足失人心致危亂
 者三也左道惑眾聖王所必誅也保傅之職坐而論
 道非極選天下不足任之苟非其人猶謂官不必備
 今也金紫赤紱賞及方外少保少傅以芥界迂怪之
 徒流品之濫極矣陛下天縱聖資帝之元子若遠師
 三五近法祖宗與公卿賢士講治論道則心正身脩
 和氣致祥罔有災沴山川鬼神莫不攸寧安用充列
 妖誕詭妄之術於法禁之地藉為聖躬之福耶甚非
 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者也此足
 名曰藏 臣林記

失人心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臣直陛下即
 位之初延訪忠謀矜宥狂果一時臣工恃在優容敢
 干天聽其後言過激切獲罪亦多自 以來懷危慮
 禍未聞有犯顏直諫為匡救逆心之論者往年太僕
 寺卿楊景言出身亡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言聞身
 斥伏願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也仲虺稱其不吝
 不拂高宗令主也傳說告以從繩從諫歷觀古今未
 有不任諫與拒諫亡者也此足失人心致危亂者五
 也伏惟皇上念雨雪不可為祥權奸不可為忠朝諱
 不可以不脩土木不可以不止異端邪說妨政害民

不可以不罷斥則莊敬日強靈虛遠照宗廟社稷無
 疆維福亦惟聖子神孫無疆維規疏人上怒甚命械
 繫下錦衣衛獄杖之爵其疏居數日一再讀擲之地
 使視無恙復使杖之爵備極拷掠桎梏鎖畫夜困
 苦莫敢疎寬坐臥處血可抔也然其體貌膚偉竟以
 亡害京師暴風揚塵四塞者二日人呼楊爵風云天
 子既怒爵無敢言者其夏四月九廟災詔百官實論
 時政戶部主事周天佐上疏曰切見邇者廟災陛下
 痛自脩省使諸臣實論時政此治道更新之會轉災
 為祥之機也乃今闕政尚在忠言未聞則是何故臣
 愚謂示人言無如示人政陛下今示人言耳楊爵在
 獄未見政也古者君立誹謗之木以求臣臣進太息
 之言以匡君承平之久天子之尊威福之重不少唯
 諾之滿庭惟多憂危之一士在朝之臣不負此義獨
 一楊爵而聖怒之下不名小人則日囚犯夫納忠而
 名小人奉職而日囚犯欲為君子端士易所處矣言
 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人主一喜一怒上帝臨之楊
 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雷霆則既摧折矣萬鈞則既
 覆壓矣惟陛下思焉上怒亦留其疏命錦衣衛切實
 杖六十杖有半呼曰皇天祖宗天佐何罪旁觀皆泣

名山藏 臣林記

下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桎微寬可自脫守者以鐵鍊貫桎目絕其飲食既下獄三日死屍出雷震民張弼者設祭哭之人日子於周公故乎曰否吾傷其直也居久之給事中高時劾郭勛不法上逮問有狀加時俸一級巡按陝西御史浦鉉上疏曰伏見給事中時言翊國公勛奸狀陛下逮勛而獎時仰見明威日月雷霆不庇愛臣以屈令憲人心悚動奸惡震匿臣近過耀州入富平察爵雅行忠直儉素棄官養母廬墓終喪不入城市慤誠信於鄉里孝友式其風俗高時所言楊爵先之矣時之進俸非臣爲爵所敢希覲亦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楊

冀察直宥狂稍從寬放書奏上復怒徵鉉關中人扶攜奔送至鉉車下不得行止舍處常萬餘人皆號祝曰願天活我使君鉉至杖百入獄七日死天佐鉉既坐論林爵死獄中頃之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先後忤旨繫繫益嚴東廠使衛士更迭覘爵動靜五日一上奏騎士蘇宣乃護爵有加爵語宣曰獄嚴公亦宜自慮有譖交通已所矣宣曰令公多財吾亦畏之公一身如枯魚獄卒晝夜網絡若縛虎宣有利耶久之果以通爵見答而有孤松之僧常自其寺中流涕誦經爲爵祈免爵居獄五年從柩牀著書授經

不見困居頃之天子扶箕宮中箕言爵忠臣天子方志神僊之事出爵等三人不數日以吏部尚書熊浹諫營箕僊臺復密諭東廠逮如故廠中貴人徐府謂再逮出密詔不宜宣讀露聞天子復怒府嚴治之於是人莫敢爲爵周旋至絕食奪履測人章勺以他事繫時從爵授易爲爵私具飲食曰以此得罪死不恨爵亦稍稍食勺食獄卒至食爵囚食爵與周怡輒不食曰噉蹴我也劉魁食曰君不死臣臣胡死餒會冬早上祈雪未應獄吏恐天子急移怒并絕勺所私饋食東廠更迭覘動靜如故覘者楊棟割股愈母孝子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楊

也歎曰豈可使懷忠之臣困迫若此白吏曰主上仁聖無死三臣心卽死三臣固宜肆之市朝豈餒路暗室中幽公等手乎吏悅稍弛禁復得食居二年三殿災天子復有所見傳詔急救三臣者爵得歸爵前後繫獄七年矣歸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將死乃自爲墓誌未幾卒隆慶初贈光祿卿萬曆中以禮部郎中于孔兼言賜諡忠介天佐晉江人少讀書貧苦其父熏煙導氣以辟饑寒既仕不改守平居溫恂無戟級所口講神注皆當世志士賢人疏之上也衆盡危之天佐對客食笑如常鉉文登人磊落光明爲政豁濶

不苛細所至民懷初知洪洞縣有聲為御史亦養母
家居以薦起其下獄也守獄之卒無禮者爵不能堪
鉉曰吾儕遭此大難文明柔順當學古人爵心服之
二子之卒也爵為天佐作傳鉉作墓誌楊魁泰和人
其坐繫也以諫止徙雷壇太液池西魁舉人也仕州
郡二十年許所至植風節斥邪異上疏時年五十餘
矣怡別有傳去爵十餘年又有楊繼盛

陽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國初徙小興州民避
虜乃為容城人繼盛七歲母死其庶母與其同產兄
與之於牧豎繼盛從牧所授書學且牧久之補邑諸

名山藏

卷之六

嘉靖

九

楊

生讀書傳 作月為光寒冬行汲手凍屬綆下無襦
造屋行自溫居亡何寺僧大病疫同舍生皆亡去繼
盛獨為饗食醫藥僧以愈久之舉進士授南京吏部
王事兵部尚書韓邦奇者善樂律皇極河洛天文地
理兵陣之學繼盛從邦奇授樂三月自製樂器琴瑟
蕭管埙篪合奏之諧若一邦奇驚曰子學樂五十年
得其數耳子乃製其器和其音當代之樂其在子矣
又謂曰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備五音七聲而成一
調何如繼盛退凝思廢食寢三日夢大舜投以金鐘
曰黃鐘也繼而悟 起製管明日皆六和音大

服更盡授以其他學皆偏習焉嘉靖十九年虜俺
答大舉躡京師南中議發兵入援無敢行者繼盛請
前會虜亦退其明年改兵部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
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信使之鸞驕而內實
怯虜虜請於二邊互市市馬鸞主之議遣繼盛繼盛
上疏條論十不可五謬其辭曰竊惟胡虜悖逆天道
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子女焚我廬舍
驚我陵寢辱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冠髮上指恨不能
翅舉刺賊用報國讐陛下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刻日
興師列祖在天之靈亦用相慶臣至都下見俺答求

名山藏

卷之六

嘉靖

臣林記

一

開馬市書嫚亡狀竊意上觸聖怒師以益急會議廷
臣乃竟許之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竊謂互市
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言况今虐嫚
漢和乃先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一矣信者人君大
實匹夫匹婦尚猶重之往歲北伐詔下天下內曉聖
意日夜征繕以助發憤忽更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
不可二矣天朝堂堂下與犬羊互市不念冠履平損
國家威重其不可三矣四方豪傑日夜磨礪長技待
試而甘心於虜今聞開市謂國家忘之異時有急欲
復號召誰肯興起隳豪傑効用之思其不可四矣去

年之變以武久弛今雖豎孺童子亦講練兵事此機
既動兵將日強若又弛之人知無益而還自惰懈天
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宣大人民攜貳已久往私
通虜邊吏猶得法裁之今則不禁是導之也開邊方
勾結之門其不可六矣數年以來水旱征役人人思
亂厭於國威尚不敢肆若謂縣官懼而奉虜肢體之
不能治何抹腹心開百姓睥睨之端其不可七矣虜
深入我不敢逆一矢猶謂卒無備備矣互市終之尚
謂我有人乎長犬羊弱華之心其不可八矣虜毒沒
不常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負約不至至矣因而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伏兵猖獗撞關突入或今日交易明日入寇或入寇
矣駕委他部落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
望我以苛禮此皆事之不可知者生胡虜啓疆之狡
其不可九矣胡馬有竭我帛有終歲出帛數十萬得
馬數萬匹十年之後彼馬竭而我帛終胡以繼之短
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以欺陛下者
五不過曰吾外縻以市馬而內修吾武夫虜性已縻
開市之後或別有請許之再有請又許之請之不已
許之不能有名在彼失信在我是召釁也吾內自脩
何縻於外縻而不脩乃自縻也此一謬也曰虜得肆

掠爲多馬也藉吾市以損虜馬多馬在我夫市馬非
用之耕稼用征虜也虜和不戰將焉用馬若求壯馬
寄牧之費不益滋乎如其損弱不日斃耳此二謬也
曰初市許馬漸而馴之可以許貢夫今日之貢與古
所謂咸賓來王異賄耳市則借馬而稱償貢則徒手
而望賜是市馬小獲而無名開貢有名而大損市且
不可况其貢哉此三謬也曰虜雖犬羊亦知有信既
許其貢必不侵邊又非也虜種日繁開口仰中國爲
衣食利市馬之利足飽虜乎彼非義士孰肯甘守小
信沒齒餒死卽有羈縻保一二年耳三年之後何以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楊

處之此四謬也曰佳兵不祥與其動衆不若休眊夫
敵加於已出而應之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伐葛伯
高征鬼方若謂佳則皆佳也然而甚祥譬之人身四
肢癱疽毒日內攻憚用藥石侵尋以斃乃不祥也此
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者舉朝臣工皆知之然而
莫敢致非者何也蓋有爲陛下主其事者其人內迫
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懼虜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
則圖倖我安以見效外懼虜之重勢則務中彼欲以
求寬公卿大臣止之則身任其責而身危聽之則人
任其責而身安陛下誠振獨斷發明旨悉按言開市

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為陛下勒燕然之巔竿俺答之首示功威天下萬世疏奏上初覽而壯之侯鸞聞大恨密疏自解上下八大臣議八大臣唯唯上意乃中變下繼盛錦衣獄置訊至折指出脛貶狄道縣典史狄道者臨洮山中縣也其民雜夷多習番經不通儒學繼盛簡茂異子弟百餘人聘教授教之嚮所乘馬及室中婦服裝市民間重賦地二千畝做古井田割授其父兄使畝入粟給筆札婚喪之費居二年吏人愛之呼為楊父而虜數敗約入寇鸞奸露罪至族天子思繼盛言一歲四遷官為兵部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一賊壞害宗社臣前謫邊方道路艱苦妻子流離示族賤惡幸今復職一月非不知與世浮沉可俟他報而後危冒險攻難去之臣顧狂直之性生天忠義之心瘖內每恨壞國家事者惟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舍此不言更無可報陛下不信則請召裕景二王面問之真之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胡虜前聞鸞殛繼聽嵩誅且畏陛下聖斷知中國有人豪傑必出功賞必明三軍之威不戰自奮是時上春秋高惡厭言儲貳裕景二王久不相見而繼盛疏引之則大怒下錦衣獄置訊獄使榜治甚急拶折木問誰使者繼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楊

盛曰鬼神在上尚用刑哉當此之時嵩黨彌朝盡忠在己豈待人耶若能使人將自為也獄使復夾繼盛出脛問所以引用二王故繼盛曰奸臣誤國能欺主上必不能欺二王二王年幼嵩雖神奸必不隄防譬如家養蒙蔽主人未必盡不知其主人子二王不時親主上耳若主上親之時時召問二王言矣獄使曰此可聞上耶具獄上詔杖繼盛百送刑部擬罪郎中史朝賓比奏事不實者律尚書何鰲謂朝賓更有一比盍思之朝賓曰則有減於此者鰲自比詐傳親王令旨律示朝賓朝賓不可持之數日鰲曰事急矣重

震不測如君所執固當立俱靡耳盍以待後解侍郎
王學益曰子徇名子老矣廼比詐傳親王旨絞以草
授朝賓而實於草末稍稍論抹上猶責驚黨護降其
俸一級而朝賓坐謫官降三級也熬者嵩門生學益
嵩親也朝賓晉江人以孝友著名仕至鴻臚卿繼盛居獄三年冬月晦
當行刑妻張氏上書曰臣妾夫繼盛先以諫阻馬市
預折仇鸞奸逆聖恩薄謫旋因鸞敗一歲四遷臣夫
湔洗之後銜恩感泣私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
忘餐不意誤聞道路昧發狂言陛下不即加誅曲從
吏議杖後入獄筋肉斷腐膿血腥臊死而復甦者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陽

年荒家貧不能給口皆妾紡績織履以續獄食妾仰
惟陛下方願養天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
豈惜一迴日月下照覆盆若謂罪重不赦願斬妾首
以贖夫生不報而是時倭寇大犯江南都御史張經
御史李天寵以養寇坐論死行賄於嵩求與繼盛同
奏冀天子尚無意誅繼盛疏入遂一時死西市其妻
亦遂同日自縊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繼
盛笑却曰膽吾自有何必蛇也既入獄吏屏去藥食
無所愈瘡乃自碎磁碗剗刮臂腐深不可剗復夜
自貫綫鍼臂刺七截筋獄卒手燈幾墜曰關將軍飲

酒刮骨尚使人公乃自爲之繼盛瘡愈其左足短三
寸所止舍卑濕視獄者應生改燥焉而王學益志應
生之人也嘗元宰若嘗敵卽不遽令苦地下亦令苦
地上而更相席哉乃應生旦夕候繼盛自如冬月囊
三木朝審長安市上觀者數千人爭一識其面中貴
人餽勞不絕歎楊公天下義士競罵相嵩也將刑刑
部郎王世貞求抹嵩門生司業王材材見嵩請嵩曰
吾行當抹且卜之材曰公卜之鬼乎抑人也人則奚
卜卿胡植鄢懋卿嵩子世蕃曰不可養虎自遺患繼
盛死人莫敢視其喪世貞與吳國倫徐中行宗臣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陽

天球經紀其後事而世貞尤慷慨繼盛死地震累年
其後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紳董傳策相繼論
劾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肅帝悟而止又七年
肅帝用御史鄒應龍言逐嵩成世蕃嶺南又二年御
史林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嵩出食於
人以死莊帝登極追贈繼盛太常少卿賜諡忠愍與
祠精忠夫嵩之不獲沒也非養虎之患而自有患也
去繼盛十餘年諫者有海瑞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自其爲舉人時則上書言其本
土兵事謂瓊州一府顛獨海中其地綿亘二千餘里

黎岐中盤州縣旋外譬之於人黎岐心腹州縣四肢
 黎岐為寇心腹之疾也古先王治夷狄寇亂征討去
 不窮追蓋施之要荒之地若瓊之黎岐與州縣百姓
 雞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間雖多峻嶺叢林彼之
 出入往來自有坦路自國初以至今日戍守整飭之
 費姑且未論若弘治十四年則征昌化縣黎矣嘉靖
 二十年則征陵水縣黎矣二十九年則征感恩縣黎
 矣興師十萬餽餉以數十萬動以三四年之力然竟
 不能使黎寇誓服劫村殺人無歲月無有臣生長於
 瓊飢聞黎患痛瓊民歲月惟害虛費兵糧迄無一臣
 為地方長久計以紓陛下南顧之憂者夫瓊地瓊山
 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
 自瓊山縣轉西歷諸縣至崖州計程千一百里自崖
 州轉東歷諸縣復至瓊山縣計程九百四十里是瓊
 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圍三徑一計之大約七
 百里程也而黎岐盤據其地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
 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至今日害我赤子如此之毒
 費我兵糧如此之多文武二臣無一人竭力盡忠為
 瓊遠計為陛下當事者是以黎寇移去大兵一退旋
 耕其田旋處其地生長積聚旋又寇害若使兵後再

計開通道路設置縣所城池峙其中間則犄角形立
 營食勢成日摩月化無復黎矣夫黎人所居皆寬廣
 峒場膏腴田土非得其地不可耕而食也諸黎有輸
 賦役者有習書能正語者非得其人不可畜而使也
 向弘治中開道立縣可無嘉靖大征嘉靖先後開道
 立縣可無歲歲鵬勦年年守戍諉之曰地險土惡勞
 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夷狄之說皆苟祿偷安不為
 陛下當事者也今距大征僅三歲許黎人尚懷我威
 遺黎尚未生聚開道立縣正惟其時惟陛下勅下兵
 部使兩廣撫按熟計之卒不施行一再落第便就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文
 南平教諭曰豈必甲利乃行所學哉既至御史行縣
 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謁瑞平立不跪曰若至臺院
 當以屬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地不當屈體兩訓導
 夾瑞而跪瑞立其中時語之筆架博士瑞教諸生以
 古聖賢道束脩餽遺盡卻去上官始怪之後知之反
 加禮踰等遷淳安知縣所以為縣革去常例之無名
 者俸薪外不取絲粟僮僕出縣舍艾楚中林吏胥公
 事畢各還家為農治生從其本業其治縣精詳凌雜
 煩屑無不明清至於丈量之則兵陣之法濟饑之物
 草木之實悉出示以總督都御史胡宗憲子還自父

山... 大才給倒懸... 傳亭下瑞曰胡大人清廉
 無二出教當其行縣時屬官不得侈帳具續食今其
 裝重甚盛必非胡大人子發裝金數千納之藏馳告
 宗憲宗憲無以罪也都御史鄒懋卿以總理鹽法行
 部攜妾自隨妾裝五絲與十二女昇令長跪上食廁
 飾文錦溺器用白金至瑞縣供帳甚疎言邑貧不能
 容軒蓋請遂行懋卿怒甚故聞其發胡總督裝斂威
 去瑞之言曰知縣者知一縣之事一民不安一事不
 理皆知縣責也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
 屬過客鄉士夫吾昆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
 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已不可潔人潔人
 生謗若謂不可認真認真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以
 鄉原自待以鄉原待人棄吾子姓欺吾昆弟莫甚焉
 加派增賦取民之財以奉過客悅鄉士大夫與士子
 者能此謂通不能謂拙其言曰不過一開口而已不
 知此口一開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可開也曰不過
 費一紙而已不知此紙一發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
 可發也夫緝出於桑糧出田畝朝廷取民不為厲也
 加派增賦動以朝廷為口實為欺與謗抑何甚哉竊
 見今天下人才嘉靖不如正德矣正德不如弘治矣

名山藏 卷之六 嘉靖 臣林記 九

弘治又不如成化矣先朝待士以薄今以厚也待士
 以薄非薄士也重道義不重勢利雖有餽遺取成禮
 而已故其時士子勢利之心輕待士以厚非厚士也
 勢利矣士子未出門而勢利之心先生及得一官何
 所不至然則先朝待士之薄乃厚士也今日待士之
 厚乃薄士也夫所謂待士之厚者非從天降非從地
 出取之民而已昔之士子勢利之心不生故人皆得
 殷殷屯屯今之士子生其勢利之心較之昔人居官
 所得十百千萬然則小民之多困憊士大夫多富足
 致之也士生先朝何幸遇待士之薄使已無媿於士
 民生今日何不幸遇待士之厚奪其衣食日就困憊
 哉瑞居淳安三年遷嘉興通判矣與同時為慈谿知
 縣者霍與瑕亦粵人其清鯁不屈類瑞鄒懋卿嗾巡
 鹽御史劾之瑞與瑕俱落瑞以故秩調興國治如淳
 安擢戶部主事是當世宗末年既至上疏曰臣請直
 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以求萬世治安
 臣聞人君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位任至重故養君
 之道宜無不備而責之臣工使盡言也過為計者乃
 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治矣不治憂之主明矣
 不明危之將無使人眩瞽莫決趨舍臣請執有犯無

名山藏 卷之六 嘉靖 臣林記 三

隱之義美曰美過曰過披肝瀝膽以忠憂危昔者漢臣賈誼陳策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謂未也夫是非愚則諛夫漢文帝慈恕恭儉有近民之心多未遑之理不究所不勉以安且治當之所名愚也不究所不能以安且治頌之所名諛也陛下英斷睿識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何有漢文卽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啓聖之祠瘞斥元世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有為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然文帝能充其仁性節用愛人一時民康物阜粟陳貫朽三代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海

而後稱為賢君陛下銳精未久妄念牽惑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脩玄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畱西苑不復宮居人謂陛下薄於夫婦隔并屢

破產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然而世俗世論尚未清明則陛下不及漢文遠甚天下之人不

直陛下久矣陛下過舉羣臣謬順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室造宮工部則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諂辭以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若是者臣以為大欺夫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欺以不事事敗有不足當陛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賤薄臣工諸臣所言或不免已私或不詳審撓亂政事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是已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之不當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誤陛下終於不釋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海

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陛下之誤大端在脩醮夫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賢脩身立命順受其正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陛下尊陶仲文號之為師仲文則既死矣其身之不能謀陛下獨何為求之至謂天賜僊桃藥丸怪妄尤甚臣聞伏羲御宇龍馬圖河大禹隨山神龜書洛天不愛道實有此瑞九疇八卦顯之聖人開示天下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誣也宋真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

一五... 8 三三

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搗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蹊行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玄脩多年靡有一獲左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託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可見矣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近觀嚴嵩遜陛下者也而平居貪竊戶部尚書梁材逆陛下者也而歷任有聲然而在位諸臣尚鵠突依違寧希嵩之順不敢效材之執者陛下所爲有以牽制其心也陛下誠翻然悟悔日且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海

恭也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熙物浹薰爲太和陛下性中真樂也道與天通命繇我立陛下性中真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繫想遙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爲諛小臣畏罪面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陛下反情易嚮留神省察帝故自比堯舜以堯名齋而瑞謂其不及漢文疏上大怒抵之地已又再取讀太息自悔留中者數月始帝怒時拍几叱咤一日撻諸宮婢宮婢嘆曰皇帝受詈海瑞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言

海

數十年阿君之耻置身臯夔伊傅周召之列明良喜起吁咈都俞重四民舉富教端士習清仕路裕邊儲蘇敝困久任將吏選練軍士內之宦官宮妾外之廕恩叙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內厨內庫下之寶物貨賄多有無用而積者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下行之在一節省閒爾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下行之在一振作閒爾陛下爲此非勞也九卿總綱百職分任諸撫按科道糾舉清肅于其閒陛下持體而稽要焉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爲之

中郎中何以尚者上疏訟瑞帝怒杖之百下獄錮
亡何上崩莊帝即位以遺詔出瑞復故官累遷至兪
都御史撫治蘇松命下賊吏望風解印蘇故有監織
太監出昇八人聞瑞至去其四吳中有顯者褚第居
一夜黜之瑞為政一以通民隱抑強橫為主訪知民
閒產業多被鄉官白奪裁抑過當吳中刁民訐告紛
然鄉官亦自退出還民於是諸大家絕不便瑞給事
中戴鳳翔論瑞沽名亂政大乖憲體瑞言蘇松四府
鄉官賢者固多厲民致富殊不為少小民怨詈非一
日矣臣巡歷所至告訐紛紜尋求其故皆曰今而後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海

得反之也鳳翔不考厥初論臣今日謂民為虎鄉官
為肉不知鄉官二十年為虎小民二十年為肉今日
鄉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奪今還先奪其百今
償其一臣恐鳳翔居鄉亦是此等鄉官也若臣之罪
殊有可言臣任官九月矣賦役不見均平軍兵未聞
強壯禁誣訟而訟未息禁靡俗而俗如初謂扶弱而
貧者自貧謂抑強而富者自富鳳翔誣臣小而忘臣
大營營止樊臣誠懼焉吏部竟因吳中諸公不便瑞
調瑞仍以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瑞上章求退復言
言官論臣皇上不加罪責復得遷秩臣蒙聖恩廣以

大矣臣竊謂今日皇上有銳然望治之心而羣臣絕
無毅然當事之意苟且因循排獎牽制動自諉曰時
勢則然哲人通變人無奮志治功不興臣兩經論劾
衆口啾啾臣尚執是實見得是也孔子曰施於有政
是亦為政總督巡撫大小不同施之有政則一臣尚
欲以身為障回既倒之狂瀾以身為標開復古之門
路蘇軾有言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
為臣日夕念之但任事在君臣手契尤在年力精強
而臣則衰矣惟聖上賜臣歸休永終田里臣再有言
臣叨任巡撫凡所施為竭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考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海

求成法民利與興民害與除不可易也伏願皇上仍
勅繼臣之臣勿以臣受謗輕易臣事勿謂鄉官過客
口大難犯不可不原小民口小不得上聞不行體恤
仍勅閣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虛應故事挨日待遷
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之志不求
合俗事必認真閣部臣之志趣定而後言官之是非
公閣部臣若以徇人為是不然臣言是庸臣也是不
以堯舜之道事皇上也宰相奉行臺諫風旨多議論
少成功皇上何賴焉宋胡銓告其君曰詩云勿聽婦
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皇上勿聽之可也止

何解任瑞自始仕至此凡二十八年日食飢蔬冬不具裘鞞穿至一再葺家居累被薦萬曆中大學士張居正有意深求海內正直之臣私授意巡按廣東御史撫督之御史直至山中視瑞瑞殺雞食御史無他饌御史歎服去居正死上特起為南京副都御史未至尋以為南吏部右侍郎時七十二歲矣即日就道客或勸曰盍姑辭瑞曰凡辭而進者為名耳老臣耄矣受天子特達之知富有特達之報豈嫌以大馬餘齡避帷蓋恩哉既至官歲餘治如其平生居頃之疏治安之要大要謂欲安百姓當先守令欲督守令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毛

海

嚴貪墨今貪吏滿載論劾不止蓋起於改枉法贓八十貫絞律而從雜犯不威刑無以懼淫太祖高皇帝時有剝膚實芻之誅以嚴大墨而先臣霍韜嘗議復枉法律絞之條請今倣為今因歷舉時政責備司道撫按以及內閣六部諸臣而總歸儉德於天子雖天子亦難之瑞所言復枉法律蓋極言貪吏之當威論者遂謂瑞欲以新國重典行清平之世有二御史劾奏瑞不近人情極詆為奸進士彭遵古諸壽賢願允成皆駁二御史言不是保舉瑞坐禳職為民瑞竟以

南右都御史卒官年七十四亡子賜祭葬居久之左

都御史吳時來卒而得諡禮部郎中于孔兼言時來早以論劾嚴嵩杖戍顧其晚節不終不宜予諡諡宜瑞遂賜諡忠介瑞平生極服孟子鄉原之論嘗謂賢之教欲人得其真心率真心卓立俗表聖賢也味真心自餒浩然鄉原也今天下人心患入鄉原最深其所謂僻行奇節蓋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善游世儕眾者乃鄉原也作嚴師戒自箴曰師召神立腔子下而誨之瑞而不知之乎天與而完節而當完而心毋疚中餒氣毋矜能諱鍼母外為彊舌而內媿影衾母洵洵易操而末流靡淫毋質冤參裳媚耻于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天

海

中襟母妻妾宮室動念而自底陸沉有一於此不如鹿死之音葉春及者嶺南名士也莊帝初嘗上萬言書平居為瑞主祀之凡事禱而後行

即日嘉靖之朝諫者三楊為盛其季則海瑞瑞上疏時予方為童子里巷皆言瑞名夫四君子者其平生所學有不苟然者矣豈一時慷慨烈丈夫已哉瑞巡撫江南大不滿吳中巨室之口王世貞為作直中丞詩而于孔兼為瑞請諡固吳人也蓋瑞意則善而江南刁狡要未易與為直爾

龍麟食馬肝斷死不脫脫狂胸中無黑白止有性寸丹中丞未下馬安得中丞與白日俱出來照我中

承既按部安得中丞與白川俱向魯中丞贖貴豪不
能令責豪助弱民但微說川信信中丞竟租稅不益
田家體弱但飽吏胥腹小家裝乾餼川日寫訟詞大
家不得發金錢未帛出參差一分賄吏胥一分與小
民一分充錢贖從此轉無涯訟師人人富但恨無十
腕兩腕指節痛吏胥人人富但恨轉自為閩江南百
訟小家人人富作富不得均展轉自為閩江南百
戶戶戶泣但訴生不愛水真雪但愛得兩露中丞自
廉亦自直百損不得希一益咄咄哉
齊文宣未可忽龍逢比干非俊物

會銑 楊允繩 沈鍊

會銑字子重江都人嘉靖八年進士授長樂知縣召
為御史按山東遼陽三城軍士作亂窘辱撫臣縱火
散囚閉城拒命世宗聞變震驚下廷臣議謂曩歲大
同殺撫鎮官茲又效尤不伐罪討叛無以懲惡銑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九

乞原宥以安邊鎮上得奏喜曰真御史也一任處分
朕不專制銑單騎往諭朝廷恩威三軍歡聲動地曰
御史生我矣反側漸寧銑簡任韓永慶等指授方略
不閱月三城倡禍者率就縛餘安堵如故具上其事
廟堂上銑功陞大理寺丞稍進左擢右僉都御史巡
撫山東二十一年秋虜吉囊突入十八盤欲襲臨清
遣奸細小哈兒窺覘道路銑奏築新城以阻之二十
四年山西巡撫缺廷議上銑名上曰朕知其人是嘗
平遼亂者詔報可銑至大修邊牆添製火器虜攻洋
圖峪率兵平刑以堵西突虜入鵝鵠峪直趨廣靈以

防北衝虜不敢近邊者二年明年秋虜寇陝西三邊
督撫諸臣一時被逮總督難其人上以屬銑遂兼程
往時賊十萬騎繇寧塞突入銑曰虜糾衆來當攻其
所必救遂命中軍參將李珍率勁卒搗其巢穴斬獲
首虜百一十有奇竿以示虜虜大懼遁去銑復計曰
醜虜頗年內侵如蹈無人之境今驟聞巢穴有急倉
皇遁去不料我師邀其前也親督將上晝夜繇新安
邊外直趨定邊擊之黎明虜見大將旗鼓相顧錯愕
遂大潰斬賊級百八十生擒一人奪獲達馬夷器無
算邊人謂近年未有功而銑不以捷聞御史勘功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九

奏曰曾銑志吞月蝟威震天驕博帶臨戎潰把都河
數十萬之虜單騎出塞搗跨馬梁數百里之巢克壯
厥猷懋昭偉績且有功不伐尤邊臣所難詔以銀幣
重賞之明年復以出塞斬虜陞俸一級賞銀幣有加
銑感知遇益思圖報念套虜為中國患苦乃上疏曰
臣聞夷狄叛服無常中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於易
庶幾杜漸防微皇上法古憲天文事武備曠世莫及
顧茲北虜乃敢梗化往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大寇
榆林內地傷殘遠邇驚懼夫醜虜雖衆不過漢一大
縣而猖獗乃爾豈國家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或

未得要領與臣竊計之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既固驅除遂艱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不是之圖而徒周章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不知抽薪外患未已也謹按河套古朔方地是南仲所襄獫狁衛青所取河南張仁愿所城受降之界也高皇帝驅逐胡元遠遯漠北文皇帝六龍三駕悉犁虜庭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但界限河套已哉後以東勝孤懸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鎮方初徙時套內無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爲守乃區區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有委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後渡河剽掠士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住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志欲復之而未逮武廟方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虜會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京甸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毒生民一統故疆三邊沃壤頃年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浸淫虛耗日爲中國之害天心撥亂將待陛下陛下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圉凡所以攘卻外患保安兆民者至矣封疆之臣會無有爲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者蓋軍興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臣

重務也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志在滅胡常懷憤激今親履其地目覩此虜跳梁三邊危殆切齒痛心昔葛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寇耳裴度尚不與戴天陛下德過成湯而在位之臣文武壯猷何復讓度可使裔夷猖肆蒼生陸危一至此哉伏乞勅下廷臣將臣此奏與修築榆林邊牆之奏詳議可否則築邊之議數十年之謀耳若復套之舉則振武揚威盡殲醜虜驅其餘黨置諸漠中臨河作障天險爲池皇靈既昭賊膽應裂可保數百年不敢輕肆侵軼是猶大禹治水以海爲壑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至計聖子神孫之永圖也因條爲八事上曰虜據河套久爲內患連歲深入全陝荼毒深軫朕懷逐虜復套前此邊臣無有念此銑奏具見壯猷兵部許久題覆迄無定見其令銑督同各邊撫鎮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畧銑復條上十八事兵部覆題上曰朕軫懷套虜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耳會銑前後所上方畧卿等既已看詳便會同多官協忠定計來說銑知上倚注方深晝夜講求滅虜策演成行師機宜列爲八圖次第其說上之於是領兵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臣

入套攻搗虜近塞駐收往來侵掠居民不能樵採銑
 出擊之斬首二十七級生擒脫虎一人餘斃矢石
 者甚衆獲馬牛駝及夷器以千計虜十萬騎自寧塞
 人犯延安慶陽保安諸處掠男婦八千餘人銑遣參
 將珍夜出塞劫其營帳斬虜首百餘級自是虜聞銑
 來皆噤指多移營渡河矣此時仇鸞為總兵驕恣恃
 逆陰洩事機銑劾其違法撫按亦上章交糾詔械繫
 鸞會嚴嵩父子方謀傾夏言鸞因重賂世蕃并捏危
 言構銑并下理官羅織成獄臨刑西市天下冤之隆
 慶初給事中辛自脩御史王好問疏列銑志在立功
 身遭重辟至今無問知與不知皆深痛悼詔復銑兵
 部侍郎副都御史贈尚書諡襄愍賜祭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楊

楊允繩字翼少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
 改兵科給事中屢言事庚戌秋虜犯京師朝命招募
 民兵允繩往河南上四疏皆切時政嘉靖季倭薄松
 江城鄉民投入城者萬計官弗與入允繩方在告詣
 府推官吳時來責之時來因請巡撫計出鄉兵引賊
 於遠入鄉民三日夜乃盡允繩因促駕上京師疏論
 事曰切見海寇為患皇上遣將出師三載矣督撫將
 臣數數易置茲復侵犯南都直薄城下臣觀事勢未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詩

楊

有底定之期今江南諸將縱橫潰亂率兵浪鬪陡遇
 賊險自相蹂踐全軍覆沒當事不察咎端動請增兵
 增餉臣聞為將之道曰制曰法曰謀將不得人則法
 制謀三者不備三者不備增兵增餉夫復何益臣又
 根極本源弊有不專在外者誠以近日督撫之命不
 能行有司夫督撫之命何以不能行有司也緣督撫
 在外其於京師要路具有例金凡到任謝恩挾帶饋
 送禮名曰謝有所題請白送副封將以儀物禮名曰
 候歷任頗深營圖更推或地方有事別希脫任或有
 罪求彌縫或失事求掩覆如此饋送數復不貲皆於
 有司乎取之既取有司入其牢籠則何以責行命也
 臣痛心疾首不能已言清源正本惟在廷大臣是望
 伏乞勅下閣部當事洗心滌慮正己奉公割絕朋昵
 之私汎掃苞苴之習以弘濟時艱共紓民難肅皇帝
 睦之允繩疏蓋指相嵩光祿寺有丞胡齊者於大學
 士呂本為親家貪污不飭允繩嫉之允繩與御史張
 翼言巡視光祿言膏收鵝混同子老偽增物價至數
 百金劾齊過當請從嘉靖初年馬謙盜內府贓物例
 罪在可殺下法司嚴問齊言玄與隆重臣不敢不敬
 備物子鵝嫩小故全收老鵝其他諸物允繩憎臣棟

取太精斤言齋筵之川取具可耳何必爾爾允繩自欺謗玄脩誣臣增價上大怒詔錦衣並逮膏允繩等送鎮撫掠治獄上上調巽言膏外任特詔論允繩死繫獄居五年星隕如雨占者言咎在臣下不忠遂出被刑是為嘉靖三十九年允繩死而天下冤之穆宗元年追贈光祿少卿予祭蔭膏外調貪益甚居鄉復暴橫用他事發治有司都給事中李用敬論劾膏抵命允繩有子應祈因父繫獄誓不應試亦以憂死沈鍊字純父潮人以進士為溧陽令伉御史調往平以憂歸起復為清豐其治專搏擊豪貴衛護寡弱民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五

楊

子司業趙貞吉前曰是不可筆恐其中多腐儒選生多筆貢公等視鞞譯之館幾何歲得充三千人耶虜為亡道震驚官闕不弁作追逐而畏其虛聲何異城下盟若吾君按劍而怒出內藏享士辭言臣旌功將虜且如鳥徒簡討毛起曰不然事急矣姑假貢寬之而後徐備戰一以為守不亦可乎貞吉前對起爭論鍊從人後出贊貞吉辯為侵語吏部尚書夏邦謨旁目之曰是何小吏刺促不休鍊前曰錦衣衛經歷鍊也即小吏顧大吏不言小吏言耳議罷羣臣皆予不貢者而會天子怒本兵不戰收尚書丁汝夔侍郎楊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五

沈

譁無禮又誣指大臣為名廷杖數十謫田塞外當宣
 府之保安保安父老俱來為鍊假助薪米遣其子弟
 受學歲餘餓鍊為糜食餓募人收百里內殍瘞之保
 安人益服鍊數數從鍊罵詈相高鍊亦追憤隨聲以
 為常鍊束芻為偶人三象高與唐相林甫宋相檜射
 之或時馳馬居庸關下南望戟呼罵繼以慟哭人皆
 目鍊狂巡撫宣府大同都御史素恆怯虜來不敢戰
 俟其去縱吏士夜取死人首或微死被虜人上功掩
 敗鍊憤數露書責諸都御史後來者都御史楊順御
 史路楷嵩客也楷至投嵩為乾子是時趙文華方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罪嵩父子慮上疑彌縫萬方人從保安來言鍊者曰
 新順使其指揮鏡齋金為嚴世蕃壽世蕃私鎰曰沈
 鍊狂子無忌欲以吾父為戮若藉手楊公有所得志
 以報吾父楊公之位吾不知其尊矣會虜入大同左
 右衛攻破破胡堡殺張遊擊將軍順見為失事當坐
 縱吏士掩殺視前都御史有加鍊復為書讓順視前
 書有加且賦詩及樂府二譏順而為文祭張將軍曰
 嗚呼哀哉維天有柱維地有維柱天維地忠義其誰
 奸臣執柄紀綱大虧虜寇陵負若欺小兒三軍望風
 不戰自疲外通賊賂內結權私社稷之計蕩於霜枝

割人為虜奪虜自資報功欺主曾無媿辭將軍初來
 意氣恢恢言念國恩流滄滿腮口諭三軍執挺持推
 此行竭力有去無回攘臂渡河奮呼登岸手刃良多
 殺傷過半力窮勢屈精靈不散天發雷震來斥虜患
 亦有官軍屯聚若雲按兵不動誰為救焚我亦有生
 汝亦有死何其忍心睨而無泚張公雖死神氣長生
 諸將雖在奄奄無聲汝不忠義知有權貴權貴行誅
 汝骨亦碎先死為榮後死為辱死辱生榮其辯如燭
 汝不自力欺君誤國荼毒生靈為鬼為蜮不輯其徒
 不恭其職所過騷然大為淫慝張公有靈誅此逆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逆賊不誅伊何為德順益與楷謀構鍊已所出復馳
 指揮鏡與世蕃內計世蕃曰今虜數入邊天子怒居
 民姦宄勾虜者即雜坐鍊亡白矣居頃之關中民間
 浩張僧為妖書李金牛講說白蓮教黨與至百餘人
 亦時時陰構虜泄內情鎧捕得之順喜曰是有以報
 相君子密令鎧逼其黨楊胤夔者為飲章羅捕鍊鍊
 妻與子皆收拷鍊三子長子襄以還瀾中視家不得
 捕其二子襄褒先後拷掠而褒死矣順楷治鍊爰書
 坐失官怨望謗訕朝政推測國運收聚四方門徒楊
 胤夔輩百餘人與李金牛尊鍊為真天約應虜內叛

浩僧妖書皆自鍊房內搯得出鍊教鍊與浩僧亂變論死無異而移檄監司妖書者不宜存恐他姦宄得復習宜以界丙丁監司官取其妖書及鍊所爲詩樂府先後貽都御史書雜燒之以絕其曲殺狀書既奏兵部尚書許論諛嵩取中旨竟殺鍊籍其家而任順一子國子生楷候遷五品卿寺順快快曰相君薄我賞猶不足乎從淵中逮襄摺折襄指與袞長繫獄中順楷則時時問獄卒二子眠食狀獄卒知其意痛苦之一日刻期夜分上病狀會虜大入應州順復不戰掩死如前日給事吳時來劾奏順楷欺罔壞邊上怒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沈

郎曰嘉靖之世北虜南倭並爲國患會銑楊允繩沈鍊三公或當任或在旁觀其心膽並壯忠憤並切而皆不得全其軀患在嫉惡過當而幾事之不密也大雅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故夫柔剛微彰以望萬夫蓋君子哉

捕逮之日稍暮兩道官下視獄呼襄袞語卒曰寬之卒告襄袞害公父者銀鑰檻車矣遂得脫順楷之逮也法司當順楷不設備爲賊所陷論斬順楷奏事不實輸作徒而嵩父子解之順免謫戍楷降雜職邊方其後世蕃論死西市有塞下人爲國子生者鍊門生也標長旆曰明忠臣沈公鍊之靈持入市以觀世蕃刑世蕃死國子生慟哭曰吾師慰地下矣一市皆泣莊皇帝卽位贈鍊光祿寺少卿尋用給事中魏時亮陳瓚言論楊順路楷死前都御史者許論也襄美而有文以貢資官知府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楊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嘉靖臣七

張岳 翁萬達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曾祖茂仕桐廬縣丞清介絕俗家藏書數千卷祖綸知萍鄉縣父慎知英德縣有聲岳成童盡讀茂所藏書宗尚程朱正德八年選闈第一當謁鎮守太監長揖而已十一年第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儼居佛寺閉戶講易人竊竊指曰泉州三狂生也岳沉毅樸古其始以道學文章自命最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用事功顯終岳仕相者張璵嚴嵩夏言皆秉權得勢岳頡頏不為下獨徐階知而交好之始授官為行人武宗寢疾豹房岳疏言自古未有入主寢疾獨宦者侍宜今大臣經筵科道官輪直起居太醫院日呈藥方於內閣庶關節通透可備意外之虞不報車駕南巡與同官諫止下獄罰蹠廷杖時杖死者七人上命不死者與一秀才官岳謫南國子學正肅帝登極盡還武廟諫者岳得復職吏部欲選為科道官不應丁父憂服闋吏部復欲取選如前又不應陞右司副念母老乞南陞武選員外轉祠祭郎仍南俄承重祖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及母憂居家結草堂於其縣之淨峰名山心精舍益讀書其中此時王守仁新學甚盛岳持程朱說渡江與辯居三日不合守仁曰子亦一時豪傑可畏也無奈墨守耳岳歸舍立學則二十餘條自勵曰吾自為學居敬窮理蓋聖賢所指以教人者夫王氏諱窮理任良知安知亡或指人心為道心氣質為天性者岳晝夜讀書皆有課程至天文兵法稗官野史亦旁涉手較以傳博學窮理之義聶豹以御史行部未視事輒先過岳也服闋補主客郎時世宗方定大禘禮下議張相璵相璵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實之禮官知非是也強從其奏奏已具侍郎李時以問岳岳曰國姓德祖而上高皇帝所不能詳也上明聖首議大禮而舉大祭肯恬然祭非其祖哉如執政議不可時曰則何以復上岳曰請題主曰皇初祖堂堂王祭天子穆穆而蒞之誠其祖也千百世而上可假而至也非其祖也實之大謬時躍然喜明日會相璵頗微詞以觀其俯仰璵曰何變前說也時曰曹有郎云云偉辯可聽也璵竟以初議上上內地皇初祖位如岳之所言相璵大駭問昨曹中論禘祭者誰也亟欲致岳以館職岳謝不見出為廣西提學僉事時行選貢法相璵

主其議選無論廩次輒取年少有文者亦亡論其不
廩卽無少有文可任選寧缺貢岳謂國家羅士科目
矣貢士所以爲均於陋州僻縣令其觀光上國第簡
衰謬甚者便足稱明詔邊遠山谷士襍夷風縣久不
科目歲予貢使其以衣冠人物別於夷風所以漸變
之也絀不如聰指視學柳州柳州軍五百餘號跳城
外者五日岳謂太守曰軍號跳太守不見告無謂無
關學使者乎備員憲司亦安得委之名五百人入曰
何稱亂也曰太守不予糧且一歲矣岳曰吾與爾糧
送爾軍門聽調何如坐枵腹哉皆叩首幸甚因遣散

名山藏

卷之七

嘉靖

臣林記

歸營居一日名與期悉送之軍門五百人者旣幸得
糧皆不願往岳廉其中有十八人驚而首亂詭曰送
軍門非健卒不可吾人閱之因按籍漸摘去而獨留
十八人寘之法十一年入賀聖壽改提學江西又不
謁聰謝是時江西人正尊尚王氏學岳約士守程朱
書毋口良知居一年卒用廣西貢事落職廣東鹽課
司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岳病足治書守巡使者請
好謝御史下官病足未任庭參也御史笑曰是嘗兩
爲提學願庭參哉御史還省岳上謁執扇吏禮而御
史當朔揖怒一典史良久若將鞭者郡太守爲蹠解

謂屬以太守故爲典史跪岳獨傍立御史顧曰提舉

謂典史無罪吾鞭非耶何得無一言岳曰典史短長

太守知之提舉不與民事敢以所不知嘗試大人前

哉御史不憚明日檄署南海縣以病辭不可固辭御

史遣防夫持牌往曰亟呼張提舉署南海遲一刻死

矣防夫急而見岳不遜岳取牌讀之提還防夫防夫

突起上堂詬岳岳杖防夫防夫破御史牌以復御史

御史劾奏岳也同官解不得請岳謝岳曰吾無罪於

御史何謝也曰子杖御史防夫非罪也耶岳曰提舉

杖一防夫便稱罪御史重矣天子提舉防夫得侵之

名山藏

卷之七

嘉靖

臣林記

四

謂天子輕耶御史聞乃追還劾疏會報守廉州岳往
御史乃言所以待岳者出相聰意岳不附聰非獨任
官理而已雖衣冠亦示意上今聰爲士大夫燕冠聰
倣古緇布爲之上名曰忠靜岳以制出聰不冠也獨
遮陽帽曳撒鸞帶如國初制廉邊交南吏往時皆竄
苟歲而已岳省禁令減絲役督民種田有棄地廣衍
今開墾不知取水法教之車戽民盜珠者難治岳居
四年不問珠池珠也家中人將歸言從乃公宦廉乃
不識珠池珠何狀岳曰珠易識耳命吏持庫珠八顆
視內立還之太守不取珠民乃不敢犯盜珠堂上無

事生讀書與諸生削等為師友而廉士皆知學世宗十五年上審問安南久不貢知其國中有篡臣莫登庸者遣使勸狀岳言於撫按諸公安南有黎氏窮窶不能君微矣莫登庸弑之自立其名曰賊今將以賊為辭加登庸兵乎萬里興師為夷發憤非急也若但以不入貢而已登庸言邊吏求貢請封矣黎未即亡接納其賊又非義得為遐方絕域亡益中國請今自為聲教棄之撫按莫敢聞朝廷遣使至梧州議入矣岳謂上初使勸未曉其國中事也莫氏篡黎今固無勘而可知使往苟受謾詞歸其辱在我我不受將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究黎氏存亡登庸且懼為亂得毋欲弭兵反開之乎岳愚請留使者毋前進而是時林希元以言事自大理丞謫為欽州守請自効行間岳書爭之曰欽州非用武地尊相又無封侯之骨何不三思也條六狀疏于朝督府蔡經曰空言罷兵亡以塞明詔子能保母用兵降登庸乎岳曰降登庸非義也必不得已必令納地貶號匄伏詣闕獻其國中圖籍匄上處分乃不蔡國體經曰如此能令聽乎岳曰岳能檄之會兵部尚書毛伯溫出視師岳言經曰大將至矣前議未可用也公當治兵積殺待之經一以調度屬岳伯溫至

岳告伯溫前語繼進賊情地勢曰愚言足聽也不然進取方略具此連與伯溫語數日伯溫曰交事屬子矣於是許降登庸如岳議登庸聞岳持母征來輸情於岳岳頗用前言於督府者要之皆惟命其諸酋顧恐見欺登庸曰有張太守在何恐使人言伯溫要我必以廉州張知府會岳遷為浙江提學副使尋轉參政伯溫奏乞還岳廣東專守欽廉登庸來覘向廉州太守在也乃使其孫福海叩關望闕稽首而獻地奏上罷安南為都統使司以登庸為都統使岳陞俸一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州叛黎功陞賜如之而岳以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功顯矣是為嘉靖二十年北虜入邊邊帥被逮南北科道交章薦岳伯溫言於朝曰吾新得二督撫於粵右張岳可南翁萬達可北也吏部上岳名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既命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來言西土貧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它才能獨思用民一錢如針刺體血相言治生塚使司議費於廣信七縣縣措千金岳曰是將範金為榔耶縣百金足矣上賜相嵩第名其閣曰延恩官治之所司請岳費岳批牘與千金皆相顧嫌少則益五百而已又請不益也貽嵩書曰閣侈上恩亦訓恭儉俗情不察猥將侈其輪

與而岳仰體相公德意節裁之言與嵩無以咎也乃
反陽爲謝岳所善友人密告岳稍大其眼孔岳答曰
寒骨稜稜死時止少馬革一張其他自分已定公母
念也其年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是爲嘉靖二十三
年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岳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通遺
權貴檄州縣吏非召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手一持入
門內諸土官有功當官賞大者驛奏小者稱制自行
毋得如往時自乞冒功者其明年討封川文德大滑
腦諸巢平之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賜銀
幣明年奉旨征融懷馬平諸種進攻馬鞍魚高等寨

名山藏

卷之七

嘉靖 臣林記

七

平之又有加俸銀幣之賜名爲刑部右侍郎巡按廣
西御史徐南金與總兵沈希儀言岳忠純果毅有古
大臣風賀連及側未定未宜遽奪之去有旨復留一
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召入爲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
御史入掌院事湖廣四川貴州間有山曰蜡爾諸苗
居之其東麻陽鎮尊爲湖苗其西銅仁諸苗爲貴苗
其西北接四川之西陽宣撫先後相煽反皆入保蜡
爾山兩省守臣經略不時定最後設總督以才望大
臣當苗事其時起萬鏜爲副都御史勦之四年不克
撫之湖苗定而貴苗未靖鏜欲急成事奏苗平請班

師尋入爲兵部侍郎而龍許保吳黑苗復亂此時嵩
子世蕃故銜岳無所往來言於兵部推岳以原官總
督湖廣川貴軍務或謂張公勞兵問久矣方入朝且
休之世蕃固外才岳而相階遺岳書曰士君子爲國
任事禍福無擇第危機在前冥不知避亦豈智也岳
言備員大臣義當效死既至與諸監司熟計皆言如
鏜先撫之便否則成之使不得出掠撫貴都御史李
義壯亦附鏜議不欲變岳言貴苗不戢是爲湖苗煽
端前者萬公撫至矣卒不可聽卽欲成戍兵少卽疏
勦之因劾奏義壯坐奪官而鏜與王學益前爲總督

名山藏

卷之七

嘉靖 臣林記

八

張

撫處苗者二人與嵩親有連復從中撓岳岳號令不
得獨行意嘉靖二十九年貴苗出破印江冠石阡貴
中大震動上切責岳岳上表謝罪乃圖上用兵十數
事名勵諸將謂故指揮石邦憲者使酒人也而急公
輕財奏爲鎮守叅將銅仁事悉屬之謂總兵沈希儀
老將也使爲提督邦憲等分兵入岳入銅仁身督之
先後擒斬俘獲二千餘賊酋五十三人巢岩窖藏發
毀殆盡獨龍許保吳黑苗跳匿林箐不可得西陽宣
慰使冉玄者嘗攻平茶殺官奪印懼并誅嗾許保黑
苗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帖席也乘今兵稍撤共奪

一城總督受罪去矣思州者城小而貧易入也冉玄合苗突入之殺死吏民百餘人執太守李允簡與其幕僚去石邦憲發兵邀之苗縱允簡還而允簡死事奏上方齋戒止封世蕃復言嵩張總督宜速治也徐階持不可左都御史屠僑兵部尚書趙錦張經歐陽必進侍郎張時微謁嵩言岳嵩曰法當逮僑曰公寬之海內正人也嵩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貴矣五人相視氣阻嵩顧經曰公故提督兩廣矣吾言謂何經起言曰張總督功多矣顧用思州逮死無所恨以論城陷則於法不同嵩曰何者經曰陷與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異思州名爲郡不若內地一巡司苗入即去此搶城也搶城兩廣時有之兩廣督府故不聞坐搶城逮也嵩曰太守何死經曰賊倉皇入太守不及詰賊不辨執之而隨縱之矣病死悼死不可知非死賊中明也且府印在某故謂異陷城相公第問賊今暴與賊否耳遂言曰相公熟計即張總督一去孰代者嵩曰公言婉而辯徐階復言嵩總督用兵兵敗則其責若以守城池孰與其撫鎮近且切哉此時嵩言外傳張經寄岳書公生死懸巖氏手旦夕矣岳曰妄語也安有立脚如張維喬坐不與宰相錢死乎既知故書亦至

岳曰死即死耳自古刀鋸鼎鑊皆一死子致命遂志之地豈聞迂徑求免者既上開封乃不逮岳奪一官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職銜戴罪任事亡何邦憲搜賊敗斬之苗大震擒獻許保自贖岳以聞相嵩謂岳使曰張公擒龍許保甚善黑苗尚在須勦絕也俄得旨如嵩所以語岳使者且令三省巡按御史具覈奏報而冉玄思州之謀露岳上玄罪狀請逮治而玄先使挾萬金入世蕃所求輕旨岳又訂其事請下錦衣捕玄所使人或曰公不爲嚴氏諱乎岳曰正以破其庇玄之謀何諱也疏入世蕃愈仇恨先是李默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以吏部侍郎掌部事及繼爲尚書先後推岳爲尚書者再嵩皆阻之最後推爲南京都御史嵩曰三巡按報未至何急也有旨罰會推九卿俸後而亡敢有請召岳者或語岳苗黨安可絕嚴氏父子在公不內徒明也何不稍自貶岳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昔少年張相屢招不得我一見今入錢買官乎吾知捕黑苗應上旨而已是時黑苗懲許保之擒匿竄益深徙伏無定而萬鐘爲吏部尚書雅欲就其先撫功貽岳書黑苗可毋捕而罷也麻陽鍾并州公念鐘昔日勞則編告三省守臣與巡按當其地者善爲奏既又因徐

階以請而岳但遵上旨擒黑苗而已責石邦憲使自
爲功而黑苗遂就擒嘉靖三十一年也湖廣巡按當
勘報今藩司出庫羨三千金送岳所聽其犒軍意欲
岳行金嵩所結嵩歡岳盡貯之辰州府謂府太守吾
死取其中三十金具木若斂它母毫髮動黑苗報至
嵩擬旨下兵部覆議而是時聶豹爲兵部侍郎言宜
召還否則當復故右都御史階言嵩尤力終不得階
報岳曰力請公名內不得亡奈公古執何豹亦言公
於元相太疏簡也然岳雅稱平生据經不能從諸道
人拜齋禁中身尚書卽不能白事宰相兒無內徒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張

其冬卒于沅州督府岳五年總督不挾家蒼頭第取
村樸不解事者守巡兵備視殮退閱其衣床褥席皆
枝梧綻裂駭曰有是哉公簡儉也其初開府沅州沅
人大慮恒憂及後不取沅人一物喪出沅人迎哭不
絕聲卒之明年三巡按疏報言功而并叙鏗先撫之
勞嵩擬旨復岳官予卹典贈太子少保予諡而鏗得
陰子焉蓋當嘉靖之朝上雖英明獨斷而相嵩父子
竊柄甚一時邊臣爲自全計饋遺相屬岳獨不通一
書故用兵有功常薄其賞微失利輒被譴然亦賴上
之明卒以功名終徐階謂岳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

邊督臣不入一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
所定著有聖學正傳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兵鑑諸書
聖學正傳見王守仁辯後所輯恭敬大訓則取責難
陳善之意

翁萬達字仁夫其先莆人徙揭陽父曰長公有俠氣
信義著于鄉萬達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畿輔
饑出賑有法畿輔民頌之尚書薦萬達才調劇司出
爲梧州知府咸寧侯仇鸞帥梧卒恣睢苦市人萬達
執而鞭之世宗欲征安南募臣莫登庸使咸寧侯整
軍擢萬達廣西按察添註征南副使莫登庸既聞討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一

翁

罪之師大言夷中曰中國土官弒逆數十年無能正
法獨問我哉萬達見都御史蔡經而說之曰明詔討
莫登庸孤軍深入此難得志聞莫登庸又大言彼中
我不能正土官之弒逆又安問彼今憑祥州土舍李
寰思恩府土目盧回龍州土舍趙楷及大藤峽諸徭
皆先後負固爲不利有懼罪之心而登庸又爲如此
大言若相約爲內應則我且不安能討賊夫惟先
次第擒定之一以折其心一以孤其助則安南易下
耳蔡經曰惟公之所爲憑祥州土舍李寰廢殺其土
官珍萬達出語以激土舍泰泰不任受誣則殺寰思

恩府久設流官土目回以復土為名鼓煽九司夷亂萬達則計擒回招還九司龍州土舍楷殺其當立子寶萬達則誘楷杖殺之約立其子楷便死自甘大勝峽徭公丁反萬達則伴捕繫其訟公丁者公丁喜入見萬達萬達坐而擒之凡萬達所以計定諸夷或緩之示不疑或急之使自盡或激而怒之或獎而誘之諸夷皆以平於是征南命下上命兵部尚書毛伯溫贊咸寧侯軍時萬達已與廉州知府岳並陞為浙江右參政伯溫並奏留之萬達下令能入安南擒登庸者予百金募士察登庸之所為關吏有與安南人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古

翁

來交通者磔身籍其家萬達獲得安南人南傑厚遇之盡知其國中事傑因歸說登庸納款能兵而安南卒服是為嘉靖二十年明年陞四川按察使又明年陞陝西左右布政又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其年虜破宣府塞入紫荆關總督尚書翟鵬巡撫都御史朱方皆逮繫毛伯溫以兵部尚書削籍遂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鵬為總督萬達下令邊將卒殺降所繇來自今毋得殺殺者抵死論告殺降者賞得一降胡受之如其愛子於是降者皆來告虜而萬達盡知之萬達平時分邊關為內外二險當

秋防併內外關為一關毋使備分而以全關游徼卒給以硃油筒離次者傾硃油其處此其為識碎難滌刮皆盡面縛請決治而卒無敢離次者矣萬達脩邊牆千餘里烽候三百餘所做古火器造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鍊棒雷飛母子火獸布地雷等炮備之於牆內使虜不得風雨至若其山凌川擁來必塞塞填塹然後乃能及牆而仰攻而固不能飛渡而我可於牆內戍且偵田以居上嘉其功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二十四年秋虜擁眾大入鐵裏門萬達督兵鏖戰虜多被射死客王邦直與參將張鳳先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古

翁

力戰亡虜遁萬達哭而祭邦直文賻歸其喪奏官邦直子祠祀之邊卒無不感激盡命捷聞上大嘉悅賜勅褒獎先是大同宗室充灼等謀引虜陰遣人焚積芻二日五六發萬達疑之行總兵周尚文密捕得其出邊勾虜者冬上誅充灼等陞萬達左都御史兼官如舊復陞一子二十七年上以夏言復套事下諸臣會議萬達上議河套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天限也置朔方城受降漢唐尚已太祖神武定天下成祖身在行間三犁虜庭虜既殘破其時我朱暇舍黃河衛東勝則我一時之計有所失也其後撤東勝就延綏套

遂淪虜然正統弘治間我雖未守虜亦未取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捐天險失沃野利則我一時之計又有所失也先巡撫余公子俊置鎮榆林想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為墟豈豪賢略于遠謀將時或掣肘未易終志邪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出入今且盤據其中長子育孫孽畜蕃遂譬之人家成業久矣小王子吉囊俺荅諸部落可三四十萬孰與昔時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間諜罕至虜居套內山川之險易途路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翁

之紆直草木之有無不可必知夫塞以內我中國地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况不可知之塞以外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聚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小有得利歸途尚艱嚮導倘失全軍危矣抑我刻日有期裹糧有數而虜還徒靡常遠近不測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為逃遁笳角時聞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此時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我有數萬衆出塞虜必有數萬應之弓矢馳擊虜所長也火器守險我所便也

舍我所便敵虜所長孰得孰失塞下之兵固即塞下之人也墳墓廬舍父祖所營妻孥眷屬骨肉所居禾黍桑麻業產所具牛馬牲畜身養所供迫于刀刀休于死生尚每每怯退令驅之無人跡之地限以可立盡之食要以難必成之功苦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無時徙之禍而欲得其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師三歲為期春夏馬瘦此虜弱時我利征秋冬馬肥此虜強時我利守春蒐秋守三年三舉虜必難支持其遠遁拒河為守夫天時物性無甚懸也馬有肥瘦我之與虜當亦不異馬瘦誠虜弱然坐以待我馬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翁

誠虜強則虜能寇矣兵家勝負轉盼難期六萬之衆千里之途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能待三即三舉三年盡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版築之興復以何日議者但見近時搗巢有功昔城大同五堡邊虜亦不來侵競不知事勢實有不同搗巢者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復套則深入入境勝固開關敗虜陷沒又往城諸邊我之近土虜人原不為利故雖有侵取亦未暇恤今據套為家四時住牧一旦有之肯晏然已乎語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居難誠恐

布置未定爭穴之虎至矣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自內輸邊又自邊輸河飛輓之艱良又可思言不能用竟以及禍其明年春虜將寇宣府逼居庸關以入萬達念大同總兵周尚文謀勇可用夜草疏請今暫代宣府總兵趙國忠禦虜上立召兵部覆奏如議時諸將備虜滴水崖俱戰死虜南下尚文晝夜行至曹家莊虜已入據險與參將田琦大戰三日夜圍屢解萬達身環甲冑帥數千人赴之麾下將皆止萬達萬達益前適西風大起曳柴車後以數百輛進塵霧四塞虜拔營東走趙國忠前破之于大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翁

淳沲遂分道追擊大敗之是時上已偵知萬達禦虜狀捷聞大喜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其冬奔父喪又明年虜犯大同詔起萬達乞終制不許亡何虜入都城下上大怒繫治總督侍郎都御史杖謫之都御史竟死尚書丁汝夔伏誅吏部尚書夏邦謨會推不稱坐奪俸特起萬達還部萬達家嶺南兼程以四十日至而上心懸虜猶遲之時時舉問大學士嵩嵩第順上旨對曰虜在肘掖諸臣觀望果非不俟駕之義上遂以王邦瑞為兵部尚書及萬達至上責其背君欺慢奪職聽別用時通易昌平三州各設文武大

臣以備三輔乃以萬達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守易州經略紫荆關三十年當考察以終制自陳上責萬達不奮忠効力今革職閒住萬達疏謝疏中有一人字失提頭為不敬復斥為民居二年尚書趙錦以諂附咸寧侯謫戍復起萬達代之未聞命卒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大凡萬達守邊禦虜一切以奇勝而一本於忠孝誠一之心諸所計畫深遠周至駕馭將士能盡其才而得其死命臨陣以身先之而其料敵為甚審以故虜當之輒失利當上趣召萬達時蓋萬達且至不先記謝嵩嵩使人諭指又不應嵩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翁

以觀望對上不為萬達解嵩子世蕃慮萬達彊乃乘上怒媒孽其先後奏疏萬達竟廢憂懼死隆慶初追諡襄毅言者稱嘉靖中年以後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竅萬達一人而已霍尚守翁襄毅安邊記序曰葉化甫為予言邊關重臣往往擁兵自衛謀報虜至惟武弁起敵勝輒獲功敗輒掩罪甚且縱虜出入掩敗為功上下相進曾有駢出禦虜介而先驅者襄毅者耶余觀公安邊之術大都有一十選將較極士卒固險要飭守備廣序蓄明賞罰嚴詰邊謹偵諜獎豪俊急救授經畫布置詳密周悉豈非折衝之宏謀保障之長策哉郎曰宣大總督設自嘉靖二十年以前其時尚有督餉贊畫等官佐之後皆罷設萬達在官竝無藩臬郡縣可與發謀在左右者獨候人介冑一二吏胥供膳

寫而已諸屑瑟瑣碎旁午煎迫萬達皆精神及之賞
欲舉知名士二人爲贊畫度上意又不敢二人者其
一爲程其唐順之順之夫人皆知之萬達言
談說時事如倒囊出物心靈敏健遇事一思便徹終
始家居束脩無少瑕玷論者以方郭泰徐穉云

劉天和 李遂

劉天和字養和其先南昌人曰夢從高帝起兵官同
知賜田麻城遂徙焉曾祖訓仕叅政祖仲軻令崇德
父璩令豐城訓年少時有偷兒夜入其家既得之矣
火而視之而知其人與之金誠之治生終身不言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九

劉

人姓名天和自少從父豐城以是得師事楊廉聞其
學父死坐累訟繫得理一出以白衣領鄉書有邑令
於天和有世好天和不與通令強求之天和自山中
讀書還方圖見令先之殺鷄沽酒以延令令具語
治縣狀天和爲判斷其可否令大服饋之金不受令
曰劉君以我世好故少之乎倍贈之其不受如初正
德三年舉進士夫人舉進士則皆喜而天和蹙蹙若
不能豎立思之終夜不能寐夫人舉進士洋洋飾僕
馬衣服天和墨如也而獨擇交於賢人君子劉瑾奇
天和貌持刺格致之其刺曰宗生天和不往授南禮

部主事璉誅改御史命巡按陝西鎮守陝西者中官
廖堂其煽虐陝人陝不堪命天和將行語其弟曰朝
命使我陝中蓋爲堂也我往必治之我必得罪則製
囚衣以行既至坐堂上焦然若有思也弁將周尚文
執事御史臺長跪請曰公爲御史貴倨矣御史出持
斧得意矣尚文竊竊見公色焦然若有思者何也天
和曰弁也而何知也尚文叩首曰小人知之公生秦
民乎而爲廖鎮守乎天和曰皆是矣下堂與尚文語
尚文曰廖鎮守舍人多姦狀尚文能得之天和悉縛
堂舍人寘之法堂伴謝堂舍人爲姦公誅堂舍人當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十

劉

會堂奉旨造進貢燒餅於蘭州等處堂請天和同往
天和曰蘭故別轄於他御史辭不行堂遂撫奏天和
違詔旨天和坐逮捕長安吏民慟哭天和車前後枳
不得發壯者至掎挺行求堂欲捶然之堂斂避良久
益陰求刺客圖天和長安吏民豪者張傑王倫數十
人嚙臂盟途護之天和所過舍爲周諦其舍有無姦
匪所止同臥起食爲先嘗之至下錦衣良久吏部尚
書楊一清等爲請乃付法司擬違制不應罪贖杖還
職內批特降金壇丞時同逮繫者巡按御史雲南張
璞巡按陝西御史王廷相璞已死獄中刑部主事孫

繼芳奏言刑罰不中災沴所繇問者御史璞御史天和御史廷相皆以觸忤權右為坐構陛下赫斯并下詔獄璞沒獄中不可作已天和等法司擬罪已過陛下猶有餘怒焉調之外任臣恐繼今巡按務為軟媚民之罹害靡所控訴不報天和為丞治丞官甚謹亡何轉為知縣縣頌天和治一口稍遷蘇州同知孝豐賊作亂累歲不能平都御史張津承命往討津舉天和贊其軍賊聞風降陞湖州知府縣有高士天和下車禮之問所以治湖桂萼為其屬今素迂戇天和禮尊視他令有加曰公輔器也當朝親治行最嘉靖初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陞山西提學副使尋改陝西一再陞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陝軍餉楊一清薦為巡撫久之以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則巡行山谷中召父老問所疾苦除罷之臨兆今取里甲炭一筐天和廉知令解殺去則一平洮岷番族一平胡店賊一平漢中賊俱有功以母憂去廬于墓側上念天和功賜母祭葬十三年河南徙徐濟間不可漕起天和以原官治之天和疏汴自朱仙鎮至沛疏東郡七十二泉自鳧尼至南旺役民二萬費戶部金錢不至二萬功成陞工部侍郎遂以兵部侍郎拒虜三邊居四歲前後與虜戰二十七

合得虜首數千級先是天和謀知虜將大入集諸以所賜金為牛酒饗士出二劔陳堂皇指左劔曰君不用命者徇此右劔曰卒不用命者徇此及期虜果入邊帥醉不備虜登陣天和聞之夜馳八十里至花馬池乃引而西天和召醉帥立斬之與延綏將周尚文寧夏將任傑固靖將魏時追擊虜大破之是為黑水口之捷天子即軍中加天和太子太保尋以南京戶部尚書召入為兵部尚書時虜報迫都下上固使天和治兵無所中制而中貴人大將軍等輩內畏天和恐督過所股削上所幸方士陶文仲楚人也聞天和至使使持謁出都三舍迎謁綴戚天和展謁曰吾與而主不戚而主誤返謁不荅文仲慚於是時間天和於上竟乞歸卒贈少保諡莊襄天和才而廉所居官必有獨創自製治河道有手製乘沙量水等器治邊則造獨輪車及諸火器三眼鎗後來多遵用之每當出兵不先士卒食有賜金頒吏士之勞者母死不得親含殮其老婢周旋母奔喪歸出老婢柩前號泣拜之丞金壇時幕佐才甚重之幕遷江西時王守仁在江西天和寓書薦幕守仁竟得幕佐力以平宸濠亂又嘗才一小吏小吏饒人也不敢貽天和金帛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餽之陶選驚曰此尚方物耶麾之又召返而碎之蓋恐其轉以餽諸子時人謂天和凝眸轉瞬含氣風雲艷晒唯諾騰精涇渭乃其砥節勵行又不塵靡事功間矣

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唐中山王後大順光化間有隴西公崇者父子登進士相繼為豫州刺史因家焉曾祖瓛仕兵備副使瓛為御史時斥發巨鑛喜寧兵備松潘制董十韓胡夷不敢為變有聲英憲間遂自為弟子員從歐陽德聞學嘉靖五年第進士授行人朝參之外閉戶讀書究心當世凡所與游盡一時賢傑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李

繇司副司正轉刑部郎中適錦衣衛捕送強盜十三人遂疑焉鞠真盜一人而已請部尚書駁勘十二人者得解釋上立東宮赦天下部院例具赦條先是廷臣坐大禮大獄謫戍甚眾皆莫敢請遂曰赦孰急此以告尚書聶賢賢曰君言是也上意難測恐滋怒耳遂曰患無事會耳有會矣可揣逆上意賢怒遂度不可挽拉僚友盧蕙曰總憲王公可激此義也王公者都御史廷相即與蕙夜扣門以請廷相矍然從之得旨切責而已改祠祭郎中屬上釐正祀典所諮問禮官昏旦至時尚書禮部者夏言言以屬遂遂酌損古

今無弗稱上旨上問廟議大學士張孚敬促禮官立奏覆遂適在朝處朝階屬草進孚敬歎服率用所議南京太廟災有旨條具告愍修省諸儀言曰太廟在南京虛位爾祭告足矣遂曰古者新宮災三日哭南京祖廟根本地也不行修省姑遣祭告欲以慰解上心恐非遇災而懼之意言不能奪聽覆議議上下詔今四品以上自陳科道等官極言時政闕失輿論快之始言善遂既數見遂據經執諍固銜之給事中曾杵者適有以駁論忤言言謂遂與杵善意遂主之未有以發也會同官王慎中外謫遂與諸僚餞之郊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言

劾遂無故不參公座因指其平日會友講學交結朋黨變亂是非下詔獄廷鞠謫湖州府同知稍遷南刑部員外郎尋轉南禮部郎中陞衢州知府遂在衢一用風化為治暇則招友講學如為郎時處州饑流民以採礦為名糾集入境大肆掠劫遂取保甲中驍健者各一人委縣佐督領之計授方略擒斬賊徒自與推官李文進輕騎直逼礦山駐宿賊聞中夜焚寨去時遂隨從不滿百人而已火起其下皆促遂出遂堅臥曰賊不意吾來將謂大兵合矣此燒寨走也已果然文進曰盍追之遂曰此皆饑民不為患苦足矣遣

兵躡送出境閉礦而還無何章聖皇后梓宮南柩風傳上意欲避長江取道常山諸司檄衢具舟輿通道括財備上供遂承檄晏然具書上官策梓宮必不繇浙者三諸司抵遂書於地督促如星火遂確守前議不變已梓宮果道長江浙中諸郡騷然惟衢按堵乃大服遂郡廳有叢塚相傳為郭璞墓發之不利於守遂曰郡廳也而丘壠在其下耶且景純不歿於此發之得石笋二乃唐刺史李邠所樹者又周王廟多靈應郡民率走祈福遂訪問知神為孝子也易廟額曰周孝子祠而表祀宋趙鼎范冲魏仝翁蒙烏四賢祠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以屬民望一日衢山谷民聞造廷者數輩泣且歎曰謂使君年長矣而尚未也遂問父老何訴皆曰自使君下車里閭無擾豪橫改行民輩已老見守衢未有如使君民輩特來望顏色是時王慎中稍遷至河南參政矣過遂治遂迎謂曰子雖貴也不如我折腰願循吏傳無子矣銓曹考遂治行第一陸蘇松兵備副使以母艱歸起復山東副使累陞右布政使適江洋盜充斥朝論以遂風力素著請不次擢用陞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遂募健勇修戰艦講陣法創烏銃連弩各數百具軍政井然尋召赴闕為僉都御史專督

蕪州主客兵餉坐未至京謝恩輒用新銜請符驗關防且聞旨久而後至黜為民家居與鄒守益轟豹魏良弼錢德洪王畿羅洪先輩會聚講學而縉紳中言濟世才者必推遂倭起東南用兵日久將臣數易嘉靖三十四年勅下南京部院科道博選安懷才略合詞薦遂明年春倭轉掠鳳泗淮揚陵寢震驚糧運阻梗朝議以淮揚咽喉地宜專設軍門設軍門非用遂不可遂起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于時淮揚間三創倭矣復值水災而大工採辦牽輓協濟意外重科率為民困遂至革軍餉大戶幾千家減排門鄉兵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歲省民財萬計以次經畫戰守諸備視地要害奏設副總兵參將守備若干員城天長儀真寶應諸縣造戰艦數百艘合練馬步兵賊再至不敢犯居一年謀報有賊三艘登劫遂方閱武狼山即麾兵將力戰摧其前鋒復計賊且大至若從海門直趨如阜至鎮地即主客倒置根本搖矣馳騎一晝夜趨泰州而賊眾踵至悉焚舟登陸遂下諸將我兵雖驍健皆新募未嘗見大敵但堅壁復謂諸將曰賊越如阜則必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陵寢在焉道此要縣黃橋逼瓜儀以搖南都而梗漕運次之若從富安

平倭李公競前紛訴遂曰諸軍誠怨怒黃侍郎不有朝廷那可奈何皆愕無以應徐叩首曰惟公活我遂曰馬首是從乃請鑿大會南京官僚一處揚言曰今日之事遂所目見督儲公踰垣斃不關諸軍諸軍第不當殘辱之耳即奏聞不得稱諸軍亂也諸軍聞言皆稍退選之酣醜復入挺刃而譟遂復直前叱之曰我萬方為爾等謀生路尚自絕更殺我耶江北數千倭吾一人者滅之堂堂天朝豈無人處若輩皆曰非敢犯公也求賞而已遂曰若輩行何等事欲希賞耶復妻糧月糧故即可耳必索賞即殺我因處置散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九

李

捕魁則已景丑而捕景寅而收尋張榜怒諭諸軍帳然已兵部以遂所言聞上上復用輕比坐首惡三人而已而今整致仕整去南都人謂營兵宜罷代整非遂莫可套虜入犯御札問遂名尋召入為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改戶部尚書江東以往諸軍見稱亂之日當事之人被上譴責已輩獨輕比益驕恣往往射矢部門或毆罵官長白晝殺人恬不為怪刑科左給事中魏元吉論東莅事以來威令不振官軍相訟官率見誦下場操演有賞無罰致諸軍愈肆今倭寇少息請散隸諸軍各衛解散其兇黨又必得彈壓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李

為嘉靖四十二年兵科議留營再變非重遂事權不可奉旨撰勅如議而嚴世蕃刪損之遂無權矣乃囊勅秘之不復開讀第錄兵部疏移文江南北諸司大集官兵誓誠之曰汝輩作死多矣上寬仁不即誅不感悔更稔惡今日朝廷特勅我來是汝輩向背生死之機也自今以後既往之罪一切不究顧姑息之政一切不行矣敢有違犯輕則軍法治重且奏聞誅斬遂風神峻整詞義凜然諸軍莫不斂氣則選驍健者四百人置左右為標兵但詐悍悉在肘腋而一二兇渠自知罪重恐終不免會有妖人繡頭妄說妖法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情為一時獨步兵部侍郎萬恭論其人曰聖賢之學豪傑之才子材材皆舉進士材仕至參政材仕至會都御史以講學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名山藏卷之

晉江河喬遠 撰

臣林記 嘉靖臣八

周尚文 馬永 梁震 祝雄

周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陞涼州副總兵築凍牆百里距河套虜數游渡河尚文命力士持長竿鐵鈎伏渡口候其至鈎殺之陞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延綏山西俱有戰功其在延綏與巡撫都御史賈啓不協方坐譴奪職會虜吉囊入寇鋒甚銳總督尚書劉天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檄起之遂有黑水苑之戰自己至申凡三合軍氣乃振三鎮斬獲四百餘級陞尚文都督同知嘉靖十九年也二十一年召入提督團營聽征進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鎮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二十三年與虜戰黑山追至涼城斬首五十餘級二十七年虜寇鎮邊堡尚文與戰解虜圍轉戰逐北賊伏蘆草溝突出尚文殊死戰斬虜一大酋虜大挫引去二十八年虜犯宣府滴水崖把總指揮江瀚董賜等禦之戰死全軍皆沒虜遂東犯永寧關南大震尚文精騎萬餘遇虜曹家莊大敗之皆東走尚文追及於永寧斬其

後殿脩補牆堡七百墾田五萬畝鍾之事以身先士築鎮口等邊墩堡五十里進左都督加太子太保薦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加太保俄病卒年五十五禮科給事中沈東疏言尚文為將忠義自許邇者虜騎深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一時奇功也雖幸蒙聖恩褒之璽書陞之官秩然尚文有不泯之功朝廷有未盡之賞請命兵部閱實先後功伐從公會議贈以封爵延之世賞又董賜江瀚膺北虜之衝遏南奔之勢援兵不至繼之以死是亦社稷之衛雖已廟祀蔭贈仍宜特賜諭祭以彰死事之功夫九重深遠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下懷難訴當事之臣任已意為予奪其間冒濫或至倖蒙忠勤反遭擯棄今邊方未靖每履聖憂誠宜厚死以激生旌一以勸百上覽疏大怒曰周尚文連疏百戰功勞又肆言繇衷未得酬報怨望多端寬而未治不知何故即死束言官也不行重劾反肆欺誑毀激朝廷擅權市美吏部都察院參看以聞吏部尚書聞淵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言束心無他第狂迂當治上曰人臣之罪黨欺為大淵等何不重參各奪俸三月錦衣衛其執束付鎮撫司究問已刑部擬罪坐束奏事詐不以實律杖徒納贖上特詔廷杖之錮于

鎮撫司獄尚文多謀善騎射讀史通大義清約愛士
能得士死力善用間諜悉知虜委曲自壬寅以後虜
數入宣大山西無寧歲邊將望風奔潰所亡失不可
勝計惟尚文數當虜有功然性抗傲善持人短長以
故幕府多不能堪沒後十餘年始贈太傅諡武襄賜
祭葬如例而束錮鎮撫獄十九年乃得出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使父榮成化
初從征黑石崖歷鎮番參將威名大著永魁瑰沉毅
而見人頰首下視言笑靜寡正德初隸陸完麾下從
擊流賊有功陞都指揮同知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永以千總隸彬稱病不起強之稱病篤十年守備遵
化明年虜犯塞入馬蘭峪殺參將陳乾以永代又明
年虜犯塞戰栢崖再戰白羊峪俱捷中首虜以百計
論功陞署都督僉事總守薊鎮駐三屯營尋陞署都
督同知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備倍給
諸健武者衣餉當是時漁陽一軍稱雄武宗至喜峰
口欲出塞永扣馬諫上注視久之馬永耶永守擦崖
口當虜衝其地絕無城塞墩堡率軍士持一月糧城
之廨舍立興軍士釜甕場關無不畢有乃遷軍守之
一擊虜洪山口督兵伺伏斷虜為二大敗虜人論功

陞右都督嘉靖三年把兒孫入青山口塞永斬其驍
酋遁去把兒孫自是効順保塞大同叛卒殺都御史
張文錦是時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他日九邊効尤
且有唐室河北藩鎮之禍廷臣言永居隣境觀變甚
明宜悉如永議因言永有威望可屬大事即令與侍
郎胡瓚提兵暫駐近境以待頃之大同卒竟平五年
上疏乞宥議大禮獲罪諸臣又言陸完有平賊功宜
贖罪錄其子上怒奪總兵寄祿南京都督府軍民千
餘人赴巡撫都御史丘養浩保留養浩上言臣巡歷
所至軍民遮留馬永動以千百稱為北門鎖鑰東面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長城臣切見永仁以恤軍廉以律已絕科索以裕其
財革占役以寬其力捐貲以賞有功營棺以葬陣亡
一聞警報身先士卒訓練精銳屢獲訊醜北虜畏服
時有鼠竊傳箭莫不如期縛賊稽首謝罪永當軍民
耕穫之時身策遊兵按伏防護牛馬禾黍披放山谷
無抄掠之患今聞永去攜奴挈子欲遂逃移永為陸
完代祈卹典坐罪罔當但完獲罪戍死遠方氣勢已
無可托永念蒙國士之知欲効區區之報不負知已
敢負國恩伏惟陛下思邊防之重順軍民之心特賜
優容不報永既去官薊鎮被虜無虛日廷臣多薦之

者乃以右都督掌南京後府事十二年大同軍再亂
召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逐都御史呂
經復召永總兵遼東十七年虜入塞率家兵逼賊斬
四十餘人遂定陞左都督十八年遼東廣寧達軍儀
伏等四十人作亂永率家丁乘夜立斬之無一脫者
上深嘉悅陞永右都督先是遼東變定上卜將于李
時時謂永有家丁百餘咸驍銳善騎射至是竟得其
力都御史王廷相言永驍勇有謀廉潔無欲一聞邊
報卽率領家將當鋒赴敵人皆用命重賞邊士尤厚
恤夜不叙是以哨探遠烽火明但遇虜人竊入先已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預待擒獲小竊之賊不加殺害撻之使去或求鹽米
而來卽親出關外分給虜民永如神明其戴之如父
母在任數年不敢犯邊以爲蠻荆畏服以方叔素著
之威回紇羅拜以子儀平生之信今永任遼東總兵
宜仍調薊州則都城北顧諸鎮無虞而畿甸居民復
有環堵之安矣陞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尋卒于遼
人爲之罷市櫬歸漁陽漁陽人皆洒泣兩鎮金祠祀
之永善調虜情能名知人獎拔蕭陞劉淵祝雄皆起
列較爲方鎮

梁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能挽強弓發百矢以

把總累遷遊擊將軍嘗先登陷陣虜人畏之謂之梁
王嘉靖初歷陞右都督以總兵鎮守延綏陝西大同
初大同總兵李瑾廉勇敢戰然用法過峻士懷忿貳
一口長哨軍醉憤聚百人攻瑾門瑾聞變踰牆走尋
悔之還率家僮出禦瑾素立信砲官舍中寇則舉爲
號則域中諸帥率所部聽調發至是信砲舉諸帥率
兵至衆素怨瑾反與叛者合攻比曉瑾矢盡衆擁入
執瑾殺之都御史潘倣走免召總兵朱振與謀振者
嘗有平亂功旣調會南京中府事罷歸因爲倣擒首
惡七十餘人皆折其肱繫死獄中獨存王弓兒等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人解赴總制侍郎劉源清弓兒怨振擒已誣其主謀
源清召振至使百人環守之振懼仰藥死其後總兵
邵永率衆赴南關居民見兵勢惡閉關門永斬關入
殺掠幾盡叛軍益煽惑城中民閉大同城門壘之劫
出繫獄指揮馬昇楊林以爲主帥廷議用兵攻之源
清永調集諸路圍城不克會兵部主事楚書以事至
請入城撫諭書辭而倣叛者畏焉於是密與潘倣及
郎中詹榮謀使間其黨而出是爲嘉靖十二年明年
春書與倣給叛者符約賞格其黨果懸首惡七人首
於城外時林昇爲應分捕黨與繼則禮部侍郎黃綰

以愍問代王勤核功罪至復捕百餘人誅之而大同始平源清永坐貪功妄殺逮赴京謫譴有差大同至是再變矣鎮兵益驕不可馴繼瑾者魯綱軍士賤鄙之矣震繼爲總兵名諸鎮兵語曰我無爾陵爾毋我叛王法軍令我不敢破震麾下有家丁千餘皆善騎射向鎮兵時時語曰爾所敢驕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衆以故稍稍斂縮震在官廉甚又時激諸軍以義氣於是咸聽指揮十六年春出兵玉林川斬首百四十級又出黑山民門貓兒莊各斬首八十級嘗出塞擊虜戰于紅崖兒敗之陞左都督蔭一子百戶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七

十八年鳩工繕堡甘苦與同五堡竟復虜亦不敢近塞虜近塞者家丁輒出劫之劫得虜馬震輒與劫者或謂震開隙曰凡開釁者謂虜不輒擾邊我撲殺之今虜數深入不苦之彼肯畏耶震用兵先筭後戰不專恃勇前後與虜百十遇未嘗少挫無年卒贈太子太保卒後虜益入世宗思震功再贈太保諡武壯祝雄遼東前屯衛人嘉靖中以副總兵鎮守山西十八年以總兵鎮守大同二十二年總兵鎮薊善養士卒人樂爲用虜入塞親率子男爲士卒倡子少却立斬以殉虜每望雄旗幟卽遁去在鎮三年虜馬不

南牧世廟嘗書其名于御屏性廉靜自奉泊如奉客亦無兼味每行邊則布袍籠帽不異行伍卒于官私囊僅足充斂薊人立祠祀之

俞大猷 戚繼光

俞大猷其先霍丘人始祖敏以開國功授泉州衛百戶大猷氣貌不揚言辭蹇滯而忠誠自許動擬古人爲秀才時從泉中王宣林福趙本學授易而本學能卽易衍兵旣襲官從李良欽擊荆楚長劍本學泉人以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編虛開戶不未聞達著籍於內外編註解孫武沒不授子以付大猷嘉靖十四年登會武舉時遣兵部尚書毛伯溫征安南

名山藏

卷之八

臣林記

八

大猷上伯溫書陳禦象猴傳槌地之法不則使人持尺書諭降之夷俗無禮好殺辱諭使破竹而束其膚必得才學節識之士輕死生重國體者乃可任往大猷自許不敢後古奇士則請行大猷言交人用象以車按戰之具合作長矛凡給軍米以手五并一包十日一給於崎嶇峻嶺之地列軍傳接如猴所爲名曰猴傳其所進兵賊必開設陷奔久之草長不異平陸凡遇寬廣旋地須令前鋒抱槌擊打驗其虛實旣得掌千戶印於金門所上禦賊書於僉事而究於所以教之僉事呵杖之曰武人安書奪其印大猷笑曰此非吾自見之地二十一年虜大入山西詔天下大選材官大猷曰可矣走謁御史自言學古兵法通曉

塞詩書為基忠孝為根選材官應詔無如大猷御
史上名兵部大猷鬻資走京師復上伯溫書曰大猷
如小謀大危也位卑言高罪也未信自銜妄也三者
皆盤不避而陷者思效其區區也方今賢公卿主議
百執事承式司馬元戎制策於中虎賁羽林匡翼於
外豈少大猷若人大猷卒伍凡流抗身孤獨之表奮
辭威重之前計謀議之得失則傷帷陞之士談戰陣
之勇怯則耻介冑之偶論功罪之明昧則于廟廊之
謨謀守禦之疏密則侵封疆之職甚而因弊究害循
事求情言愈激則過愈彰罪愈滋圖生無狀投死無

名山藏 卷之九 臣林記

所豈計所不及事所難料哉故素之所蓄積肝膈之
所要盟蓋有不安於此者是以士有散貨結客仗劍
要交殘軀報知披肝售志揆絲職此也大猷生險三
十家無十金雖藿食藜羹不以飽妻子而分死士閭
中黠夷為患跨吳越上下出沒連歲承檄以往率數
十死士身先舟師使數敗之衆一日用命生繫而致
之當道以為奇功連歲御史以大猷名應檄赴大司
馬幕下雖然足効大猷萬一哉御史亦豈知大猷者
哉大猷雖有不羈之才而低首行列雖有鄉曲之譽
而處勢孤疏雖有深沈謀略而不能為縱橫詞特

在外軍數見克捷遂叨薦舉御史既具數陳應司馬
必彌文廢格計有投書於澤沉劍於淵俛頸
腐草萊而已負志如此不已悲夫昔大司馬統兵征
南不自揆量嘗條事狀大司馬竟如大猷計以是察
見大司馬有獨任國家之忠有兼聽芻蕘之美是以
鬻資累糧萬里疾走以赴麾幕入都以來知醜虜蓄
害僅未舉動大司馬集思廣論夜以繼日然所伏庭
而見其言其人未有如大猷者豈大司馬忠國但憂
而用人之格猶拘常調是以有志之士無所勸以忘
軀保妻子戀鄉土之人無所慕而樂効用也方今譚

名山藏 卷之十 臣林記

兵者各賞也緩令也寡兵也乏糧也大猷以為賞太
濫令太嚴兵太多糧太備夫師之有賞罰也成則制
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與衆共之示不得私
也今者斬一敵獲一馬節次報功朝廷亦從而賞之
故曰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矣齊
之技擊得一首而賜金是也大猷所謂賞太濫者此
也古者遣將跪而推轂使制閫外不獨示有專也且
使展布四體無肘繫也今也奏牘紛馳命令渙號雖
有神速亦復洩知一有舉動不奉朝請文墨之臣議
論持其後大猷所謂令太嚴者此也昔李靖以三千

人破突厥於定襄其後頡利陰山不過萬人二虜亦當時達賊也今我軍不下數十萬勢乃無異驅群羊當猛虎所以不敵絲羊無當虎之志也且主客之勢亦甚可惑凡主寡可以應敵之衆者戰守在我不在敵也今也視聚兵爲路傍之室無有固志聞風而潰欲戰欲罷皆在於虜大猷所謂兵太多者此也大猷聞近者輸粟邊塞將帥不以給士士卒不以給食惟願計粟受金大猷所大惑也古者行師曰廼積廼倉廼裹餼糧金銀雖富不可充饑令此取彼豈非國家儲貲充羨使之前生貪汚且可見其享受安飽從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計取貨賕兩購其罪帥長尤大大猷所謂糧太備者此也大猷欲言蓋不止此因當迎機而設亦待大司馬隨問而對書上伯溫大奇之送贊畫宣大軍門爲軍門者侍郎翟鑾大猷上鑾書曰大猷南方邊戍之士論風氣不叙其地鑿形貌已占其愚此一來也盡鬻資用以充行橐爲生死辭以別親故走萬里不知其遠聞驚風而不悽被寒霜而不餒期以輸宿能行幼學立毛髮之功佐祖宗二百年培養之恩酬相公一日之遇也大猷之始至也與此方將士譚戰陣矣皆不過曰操刀挾矢得一首級爲功而已以大猷之

狂竊謂虜今日敢爲猖獗者蓋自太宗北伐而後未聞用大陣勝之漸不可長幹所當伐天命人心於此必有發洩國家至計及今正宜大奮誠當用節制之師勝以大陣然後邊圉無虞中外寧謐夫用兵之道古人譬譬今復舉說見謂已陳請譬爲文儒生爲文當先識字某字義實某字義虛某字義虛實半某字可起某字可結某字可接某字可承數千百十字皆明其義然後下筆爲文大篇短章無不如意將帥用兵凡門下術士謀客副將部長以至數十萬士卒皆當知孰賢孰迂孰勇孰怯孰精孰疎孰長於騎孰長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於步然後以前攻以此後守以此爲正以此爲奇亦當大合小合投之所向無不勝者今相公幕下數十百員之將數十萬之兵皆能知否大猷以爲鬪戰之具未脩爭角之技未習行陣之方未講也大猷所謂未脩之具者欲以強弩勝其弓矢銃砲摧其堅銳虎又制其環刀矛車御其衝突其所謂未習之技者欲將士各熟夫一技而所謂未講之方者欲使一軍共熟乎合變也其間又有弩制車制旗制牌制網制銃制斬馬刀制虎叉鈎刀制分合之法止齊之節賞罰之格斥候之周申令之詳教化之漸地勢之便陣

勢之奇願得一一指數相公之前而相公試垂聽焉夫志可以矢公忠而才貴集事氣可以運宇宙而謀要有成古之英雄豈樂驚世駭俗哉窮則變變則通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則非常之功不可得而建也相公用大猷言使閱此方之兵敵此方之賊大猷當鞠躬周旋殄瘁至死雖肉食野鳥骨暴砂磔猶生之年也大猷言不得盡志不得行徒糜廩祿以虛歲月雖關門生入微職再增上無報乎國家下無補於生民將有先朝露填溝壑而已因為切近三事以獻一曰別馬步以定戰勝二曰教技藝以倡勇敢三曰重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正兵以禦衝突鑾名入口對大猷名其素號知兵者折其為弱指其素恃堅營者辨其為虛鑾曰吾不當以武弁待子下堂禮之大驚一軍而是時虜遁大猷知鑾無意歎曰忠心滅虜奇功報主為宗社長久之謀求之內外公卿未遇其人賦東征歌歸矣中國外夷勝負盛衰天實主之倡仁義禮樂於干戈之場講止齊節制於混亂之區宜世迂我也伯溫因為大猷請命擢守備汀漳既至上言巡撫都御史今守令巡海之官視地方安攘如傳舍渡舟然因日教技擊暇與其秀士讀易論文林箚通結次第平定亡何海寇

作發海舟大破之當道交薦陞廣東都司僉書時新興恩平二縣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巡撫兩廣都御史歐陽必進檄大猷撫諭大猷到界中還報新興一縣浪賊引猺賊成亂猺賊化外之民也治宜緩浪賊治地之民也治宜急因出榜招諭極其切至浪賊化為新民而良民輒因睚眦數罵前惡大猷復曉譬良民語之以理時時攜糗糒單騎入村教以忠信仁義戰守自強之法復從數人入諸猺峒諭教之峒人驚服有蘇青蛇者久橫界中與其黨梁伯清俱來大猷察伯清可用裨伯清牒令與諸酋之他所發視挾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古

青蛇前行殺之大猷諭賊曰有人謂我勿勦汝我則不從凡我良民謂我勦汝我亦不從有人告汝謂我無勦汝心汝亦勿信有人告汝謂我有勦汝心汝亦勿信我之勦否我亦不知汝所自信汝惟信已汝守汝已我知我心矣我父母我人忠信汝無怙終汝而怙終我心抹民我身未死斷不汝容大猷誠意開盡言辭懇切以不兵為兵新舊之民回心獻款保全無數會福建海寇張甚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統奏遷福建都司時安南通臣范子儀欲篡其幼主莫宏翼之位挾莫登庸別子正中保萬寧州以匡復為名擁

一五九七 丹 貴多日軍全書第 0 版正句

衆三萬時時入寇欽廉界必進奏雷大猷廣東臨行新興人扯衣遮擁奪肩輿不得發者數日乃單騎夜半從間道去是爲嘉靖二十八年既至馳入于儀諭降其黨解散者一萬安南人乘于儀勢孤破逐之子儀還走入欽界大猷用海舟遮擊前後兩戰俘斬千餘于儀復去入安南追至海東雲屯檄宏瀛捕之函首以獻交州大定亡何瓊黎叛乘勝勦平之單車入山與黎約黎人爭持牛肉來勞圖像佛祠稱爲僉佛而禱焉則上交黎善後二策於必進其平交策請度華夷界地置重兵委大將永鎮之交南永安新安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州皆揖大海城中有左右二水左水通海交若有變當用海舟征之國初征交從陸險遠所以取敗從海征之舟船無所不登岸兵糧無所不乘載交人有糜折逃遁而已蓋漢征南越用伏波樓船二將軍馬援征徵側徵貳皆從海道此古法也其平黎策謂自古有天地則有此黎不可以州邑制不可以教化年一亂亂必一勦從古及今不知幾亂幾勦財帛費耗平民受傷不知凡幾何不如逆計未來之費豫爲一時而處之逆計未來之禍豫爲一時而弭之竊謂天下之物以群而分則不爭天下之勢以重馭輕則

不逆若各州縣上官其在千百年之前流毒肆害何啻今黎惟古人就其中力大智雄者使爲世官以類相統故天下雖亂土民無生異心土官雖弱其宗人相謀則有之未有土官逐主而篡之者也何也以群而分則不爭也土官有官有印有府州若縣之名一方操柄握於一人內甲陳百千精銳之兵外村聯千萬應援之衆故雖甚不道其下敢怨而不敢怒寧就死不敢變也何也以重馭輕則不逆也今約黎土舍伯仲之間耳服則馴不服則聚而殺之亦何怪焉請於聽撫之黎擇其力大勢雄者上聞朝廷授官給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置城立縣一如土官彼其城高池深宮室之廣財利之富妻妾之盛世代之榮必圖自全之計萬一有生異心據城以叛雖強如岑猛窘迫之日亦必背棄誅一人而別立之其亂亦易平也必進不能用因請於朝以爲海南右參將三十一年倭寇浙直勢甚猖獗朝命以都御史王忬提督浙福以人猷爲浙江左參將是時我中國人王直毛烈亡命入海爲倭嚮導忬議招而撫之大猷言招撫之法必大兵壓前賊力不支輸款求降帝王仁義之師志在平亂從而哀憫許以自新若有不悛生死之權要皆在我徒曰招之而

已權乃在賊明公督兵滅賊當堂堂正正為天下先
大猷請用福建樓船為明公破之遂與參將湯克寬
入海擊直敗之會颶風逆發我賊二船皆顛危至甚
乃復收港賊尋亦遁凡大猷所以議逐倭者謂當用
樓船入海與戰若徒備之岸陸我何所可守彼何所
不可登絲陸備之我有奔走之勞入水求之彼共風
濤之險又倭劫海岸其患尚小倭入河港其患乃大
倭登岸行劫有所掠貨必載歸之舟中彼舟有數而
我海上舟亦有數耳一入河港我孰非舟因我之舟
不勝其載登陸劫奪我兵從之彼入內地必致死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二

浙西川河互錯溝港穿貫多水田少燥園間有燥園
盡種桑柘其多水田少燥園則難以陸戰其川河互
錯溝港穿貫則莫若先防河港之入一入河港我整
棚河船周防戰備撤斷津梁使無所渡徐進逼之待
其可戰一鼓乘之更行調海船堅守海港使不得遁
夫賊在海外海船足衝之賊入內河河船足困之計
數年之費為一大舉勢必盡絕今總督軍門但知急
戰新進將領但承指揮輕死決鬪徒兒戲耳王翦之
對始皇也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不信以使李開開
用二十萬人不勝乃以六十萬人使翦復往夫如是

者不用八十萬人乎其為軍興費不用八十萬人費
乎早用翦言寧復至此夫若此者不持重之鑒也悖
用大猷計數以樓船破倭東西相安而整棚河船之
議竟不施行三十四年陞南直隸副總兵時松江柘
林賊盈二萬連年不可討朝命以張經為總督尚書
經始至亦欲大猷急戰大猷曰某可殺寧可使擊不
勝哉與經謀急調楚粵兵為先鋒兵未至會朝命遣
侍郎趙文華監軍文華督促經戰而經與大猷為持
重文華怒論劾經頃之楚粵兵至大猷將之大敗賊
王江涇而經亦用大猷河船計多所得賊擊賊六金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壩斬首三百餘級大猷嘆曰此吾獨創內防之策惜
向者王公不用也王江涇捷文華劾書已至世宗大
怒論經死大猷奪祖職已倭至日新公卿臺諫皆言
大猷可任其明年使充為事官鎮守浙直總兵連破
賊吳淞江口營前沙茶山斬首千五百餘級移定海
乘雨雪焚舟山寇進署都督僉事明年進署都督同
知海上無警者二年世宗必欲得王直殺之總督胡
宗憲使蔣洲陳可願入海說直直有歸意求貢市副
總兵盧鏜請許之兵部郎唐順之主其說而大猷欲
用太祖太宗禦倭法勦絕毋留以正中夏外夷之體

與僉事王詢倡論候其至出擊之宗憲曰敢擊論死使鏜迎直海上大猷陳兵誇示之直至則世宗必殺直倭從直來者盡殲之乃已宗憲下直獄俟命倭怒宗憲給之焚舟走柯梅人殊死戰夜乘舳入閩閩中巡按御史將論劾宗憲宗憲劾大猷委罪曰是背笑我不戰者有旨逮捕詔獄大猷歎曰某許國以來平交征黎勦倭大小百餘戰擒斬何啻萬計其餘移文調度不在陣中者軍門不錄也結髮修身白首無違一發不中百發盡失哉用帕繫首以裙結腰從一材官後循牆走入見御史於寧波士民軍較喧問咨嗟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一七

曰俞公奇男子立奇功有此奇事大猷聞而笑曰尚有奇者且入不對之境雖然丈夫生世要有此遭吾所自處在中庸之十四章矣即寄其孥寧波託所善友人李杜守之杜泉州人稟資雅邁善出新意發經傳所未發大猷當事有疑質問一言而時譚綸以副使鎮台州數給大猷孥而溧陽史際遺五百金於道既至都御史周用避正堂戒胥隸毋索僉帥一錢諸御史皆來語公之功高明主所知行出公矣設不測我輩當不避誅譴為上言之錦衣帥陸炳為大猷行金嚴世蕃所而大學士階亦為保持得發大同立功大猷念倭騷動東南不過費財糜卒

名山藏 卷七九

耳虜於中國乃為不決之隄欲自見平生而勢位未可乃為總督都御史李文進制獨輪兵車可推輓上下強弩神銃擊堅及遠算箭龍盾而虜弓矢弗能及也文進試之用數十輛步騎數百人挫虜數萬於安銀堡文進以其制聞於朝置兵車營自此始也湖廣鎮算苗起巡撫都御史黃光昇言大猷用兵如神臣在廣東時見其平安南叛臣等無遺策始發之日廉州太守問賊何時平大猷曰後四旬見公於此已而果然有才如此置之散地乞補臣所部裨將楚中諸苗皆大猷昔時調遣從征伐者令其當事必有以威撫之詔以為鎮算參將四十年廣饒平賊張璉聚寇數萬攻陷江閩諸州詔江閩廣三省會征之用師二十萬人復以為南贛參將督江兵進勦時三省尚屬胡宗憲節制宗憲故論劾大猷矣至此又欲使急擊賊大猷上記曰明公謂璉賊出劫使急擊毋反巢上策也大猷謂明詔三省會征必有所在豈其使二十萬眾一夫浪走若其奔竄流殺為禍滋大璉雖離巢財寶妻子在也攻而致之孰與走逐之宗憲一聽大猷之所為諸將謂璉巢萬山下山徑斗絕孰敢先登大猷曰屬我疾引萬人據其高巔栢嵩嶺璉果奔歸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一八

三二一

數戰盡捷而廣兵觀望久不至大猷察賊窺計離其黨執璽自贖璽執有日廣兵聞疾至奪之江兵不平欲與圍大猷撫几大罵敢鬪者死夫吾惡賊不靖耳何必在我江兵執璽廣兵執璽又何擇焉馳散其黨二萬不戮一人以示恩信乘勝誅林朝義賊殺二千而返論功賜金陞副總兵鎮守南贛汀漳惠潮尋進總兵都督同知大猷請置縣五嶺間善後朝議為置平遠一縣以屬潮四十一年福建山海寇無慮數十萬督撫游震得請以大猷控制全閩江廣湖數道朝命未下其冬賊陷興化城明年春大猷馳至贛與都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督劉顯戚繼光滅之移鎮惠潮潮有倭二萬海賊吳平與通諸山寇亦起勅江廣福建三鎮撫臣偕大猷討平之大猷次第誅款使人招平平率衆來謁單騎見之平啼泣投身其諸酋不甚聽平平不能自決然猶為大猷殺倭百餘級而與之絕大猷居平梅嶺而平終不戢詔書必得之使閩廣二帥會征大猷曰兩將不能以相使盍歸責一將當事迂之久之廣兵不至平遁御史論罷大猷官會河源翁源二縣山寇李亞元等為寇兩廣總督吳桂芳抗留于朝曰大猷可以將別將別將不能將大猷大猷得留分五道兵征

之俘斬萬餘而廣西古田縣者苗賊據之七十年所矣其酋韋銀豹黃朝猛入會城劫布政司庫手刃參政民衷桂芳復請用大猷鎮守議征詔復都督同知佩廣西征蠻將軍印是為隆慶二年此時總督兩廣譚綸移鎮薊遼上書乞大猷與同練車破虜繼綸者張瀚以海賊吳平雖死其黨曾一本復熾復疏留略之瀚問大猷破賊計大猷言賊之所忌閩船閩兵當造舟募兵於閩瀚與諸司嫌其遲久大猷為瀚作拙速解曰孫子有言吾聞兵以拙速未聞巧久夫此春秋戰國紛爭互併之術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君賦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子弄兵命將征討堂堂正正十圍五攻剪株枝根絕然後已苟圖欲速不顧大計是倖功也夫速而徒拙何瓦於速久而能巧何嫌於久愚謂今日截殺鴟勦戰國用兵師也速不嫌拙大舉征勦古帝王奪罪之師也巧不嫌遲瀚不能用大造舟廣城下大猷言廣省城外即海不似閩港紆深賊來欲忽耳倏入一炬奈何瀚又不然其說居數月一本突犯廣城火所浩舟殺擄旬日瀚及諸司悔復問計大猷曰計在始議諸公曰閩舟成賊遁奈何大猷曰其勢擁腫將安所遁明年舟成遇賊漳潮旬日三捷生擒一本兩省

功皆首大猷於是始往廣西議征古田諸公謂用兵七八萬可矣大猷曰必十五萬竟以十萬分七哨入居三月計誅朝猛生擒銀豹破堅巢百餘擒斬賊級七千四百六十餘俘獲賊屬千餘大猷曰必再聚兵招撫之須五月乃可出諸公不能俟以三月出大猷嘆曰徐之二月待吾經略此方之民才安矣於是總督侍郎殷正茂上功於朝改縣爲州州曰永寧而巡按御史誣劾大猷所擒銀豹非真兵部覆奏大猷故東南名將必不輕謬爲奏移鎮福建時方議攻賊澎湖忽有新倭自漳泉趨福寧大猷遣兵追之將及副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三

壘堵海壘以待戚繼光至然後與劉顯一鼓平之興化所繇陷坐劉顯玩戰與人怨顯次骨而亦大訕大猷顧大猷謂吾不先鑿溝塹堵海壘者戚公驟至能無一倭逸漏耶此時譚綸方爲福建巡撫上功於朝繼光顯皆得陞廕大猷賞金而已綸貽大猷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公誠如霍大將軍任如諸葛丞相大如郭汾陽忠似文信國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公幸自愛綸入爲兵部尚書大猷貽綸書曰某平生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言

三

虜之法非車不足以戰古人制字曰軍曰陣曰轅之類無不用車者馬隆依八陣作偏廂車偏廂也詩曰小戎倭奴即車之扁小者淺而收之也蓋古人取任載不多而得便旋之用火器衣糧之類皆可載往時王崇古協理戎政請專委大猷訓練三年有成方欲推之九邊會綸卒歎曰無同吾志者矣乞歸休亦尋卒賜祭葬贈左都督大猷歸京師練車罷大猷在軍風角占候遁甲皆所不信潛心學問起基卑邇以為實修當世士大夫深於道者莫及也至其雅量鎮俗東晉風流亦或讓焉輕財好施同郡待以舉火者十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餘家大猷與湯克寬擊賊海中風濤立起天色黯晦不得爨者二日軍士皆哭大猷語然稱快克寬曰此豈快時大猷曰某平生無所憂掛今與公同時溺海業緣既盡亦是快事克寬大服風定執贊稱弟于官元正見偏裨堂上離坐答揖待者推坐前後揖竟返坐侍者不豫前遷遞跌於地冠簪俱脫大猷待起整冠拜衣略無異色退語人曰平生推獎以雅量彈矣矣其年平泰亦無殃矣歐陽深鄧城湯克寬陳第有國士之風薦挽不遺餘力城克寬坐繫以身保任之其後皆至總兵而歐陽深以秀才納級為指揮結客募士死興化之難第先為秀才大猷一見事功許之薦引武途官至遊擊將軍以不善事督撫棄官歸家年七十餘歷遊海內訪友論學辨博而卓於見深城猷同郡人克寬邳州人

第連江人第與予善

戚繼光字元敬其先定遠人高帝初百戶祥從西略地以戰死子斌受職有開國功陞定州衛指揮僉事數傳而絕景通以弟子為後武宗中部戍卒踐更京師劉瑾有逆謀知景通豪傑遣之蕭帽與約作難景通伴應之旦日為黃冠遁去武宗所召見方士鍾生者百歲人也善景通授以六壬遊都之術屢擊殺山東賊陞大寧都司掌印入坐神機營歸養母人稱景通孝廉將軍始孝廉將軍未子魯橋故有異人衣褐衣據槁木自云八百歲矣前知事下帷通賓客不見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身意其妖精也至孝廉將軍見褰帷與入曰端人也吾無隱乎爾孝廉將軍問母病言無恙也問之幾何子曰猶未之知明年某日朝會茅山為公察蚤晚至期往見賀曰將軍有子也後十三年戊子歲十月閏朔其時矣此為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也老夫乞以為弟子名之曰長壽後五年當復舉其功名亦差亞十有三年繼光果生及期其母夢神人衣絳衣降於庭虎變躍榻內是日日華五色孝廉將軍命之曰繼光幼而好弄押關多權奇孝廉將軍從方士受大還錮鼎烹禾偶退火出丹室命繼光主局繼光進武

火大烹局戶自若既排戶入大驚孺子冒不測而攫九龍敗矣覆鼎出承皆成金覆試之百端不死孝廉將軍貯硝樓中戒母上也繼光私舉火爲戲燄薰天孝廉將軍厲詰之弗應跡之則既然且燼嗣而燬入版者三寸孝廉將軍灑然異之孺子得天侈矣年十餘隆隼方頤英氣勃勃稍長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既冠襲世官亡何孝廉將軍死不能家嘉靖庚戌待試武闈會虜犯京師繼光上便宜言事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兵入戍繼光任中軍以從輯和衆心一軍皆服陞總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浙中倭甚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義烏人故勁慄繼光言督府請練爲兵許之使募三千試之繼光以江南菹澤多走險不比江北地夷可兼驅者乃爲鴛鴦陣陣十有二人隊長前次夾盾次夾枝兵次四人夾矛次夾短兵樵蘇居後其節短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相鬪試既習得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而僉事唐堯臣部台州兵備與繼光雅相重嘉靖四十年倭大至寧海告急繼光旦之寧海賊果大來登桃渚新河圻頭諸處堯臣自將留海門軍趨新河破之溫嶺而寧海賊聞繼光旦至悉遁去謂台州城中虛逼之繼光聞警促還昧旦引兵

午至台兵行七十里未食守吏謂賊近戒門嚴母得入兵爭門而驚繼光後至呵怒之曰此汝等爭門時耶賊薄城下滅之乃食鼓行而進遇賊花街一賊左扶矛右挾刃壯士朱珏持短兵擊折其矛再折其刃斬其首賊大潰張翼逐之殺數百人乃食又逐之瓜陵江皆自沉死繼光復領舟師邀擊倭賊亡脫而折頭賊復焚舟起趨台繼光簡精銳千五百人往堯臣曰千五百人寡矣將軍與約毋掠輜重毋尚首功毋輕殺脅從前驅者擊賊無留行繼光曰諾五月庚申朔及大田賊退次大田東堅壁不出會雨甚間道遁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仙居繼光繇大道先之圍之數重四面舉火賊爭提橐贖命我兵不省盡焚之蓋二旬有九日九接戰斬首七百鹵獲器仗三千七百四十有奇是爲戚家新布以聞軍聲益振明年春倭賊繇福建長樂連江福清南下聚黨焚劫新賊繼至福建巡撫都御史游震得莫之誰何言官言倭毒閩且十歲劫衆聚徒且十萬財力竭矣閩中故屬胡宗憲督撫請亟發督府兵八千出浙帑萬金予之使副使王春澤監其軍繼光引兵從間道入福建破橫嶼絕島中再旬入福清大

破之中田賊殊死走興化銜枚趨之夜四鼓抵賊營連破其六十餘營斬倭千餘級餘多溺死者平明領兵還城而興化人始知其郡中士民具旗幟行酒郊勞振旅還浙中行亡何閩中新倭繼至圍興化陷之矣時興化衣冠巨族繁修相望地新被倭村落一錢寸帛在在城中民無得衣食疫癘大行士民晝夜乘郭望救兵兵備副使翁時器居城中異懦寡謀震得遣總兵劉顯赴援顯以兵少不進遣一把總領兵三百往賊盡扼之居數日顯又遣長下兵八人齎文于時器賊殺之衣其衣詐為顯約書縋城而上曰今夕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且息鈴柝將有所謀或疑其詐請鏘之時器怒不聽罷鈴柝如約夜未半八人者斬關延賊城中大亂賊殺人狼藉士大夫立斃鋒刃者數人攝守者通判奚世亮亦為亂兵所殺時器與參將畢高遜去賊焚公署火民居旬餘于女玉帛搜掠一空親兵嚮導與之流連飲飲駐城中者六十餘日乃破平海城居之仍繫人索贖取船亡得脫者事聞上震怒罷震得逮時器高及邦光俱謫戍乃用譚綸為巡撫都御史而以和光為總兵鎮守福建繼光攜萬兵兼程入閩至則直趨平海部勒士卒鷄鳴蓐食晨壓賊營之倉卒

大亂刺真倭二千三百餘級一時狐豕鐘洗無遺嘉靖四十二年也先是莆人夢月墜地中一老人言曰我是天兵放火殺人滅王綱破上成歷午未至酉申牛女界號令明重熙歲見太平至是人測之上成城也重繼也熙光也歲帥也繼光又字重熙自是用兵連破閩中賊聞賊兵來無不膝受刃繼光與俞大猷同為名將學不如也而威力過之大猷或不能旦夕然水火為持重而繼光如奔電迅雷立見除掃矣嘗以春月至崇武所城民方下田倭驟登岸繼光出兵逆之裨將請待兵稍集乃出擊寬片餉耳繼光曰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月農郊婦子在田令倭得殺良民一人即盡數斬之何足贖失必立往竟勝之此猶其趨台州時滅賊乃食也繼光在軍中選部將數人類已者衣裝竝如其自身出入莫別識夜亦不知其宿處有同官密令其卒亂入繼光卒中意欲盜取其首級而繼光故令士卒囊五色煙囊中獲首級煙塗之同官卒無有也遂不得首級繼光以總兵鎮閩但其來時方為參將閩人見繼光驟立功威但稱曰戚參將云穆宗即位虜陷石州東薄昌綏不守用廷臣議召譚綸繼光入策中父老詣撫臺攀留不得也繼光人上書言西北

兵十倍東南而邊人見虜望風靡者繇不議戰練兵夫練兵之法臣嘗試之東南而驗請簡部將募士三輔州縣士三千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立一裨將爲之連衝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格虜逐北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鎮兵百世之利也綸出就督撫命繼光總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筴者謂大阿之柄不假武人第可易爲總理耳于時諸主將視總理猶寓公然綸言其不便則又以繼光專任薊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繼光乃請召向所練南兵脩薊鎮邊牆樓櫓敵臺翼然壯麗費縣官帑十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萬緡而考工計久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用車戰如俞大猷之法其秋虜不敢犯論功首最始塞下士邊將束馭無律繼光所名南兵至陣而見軍門待立于郊適雨甚自朝至于日中總干山立軍容益壯邊人大駭繼光故以參將入閩進副總兵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神宗卽位用脩薊功遞進左都督加秩少保兼太子太保階特進光祿大夫繼光所得久鎮薊以張居正善任之居正沒人併言繼光命移鎮廣東踰年疾作得謝還卒戚將軍名將也起裨較

漢遷至大都督佩兩印跨制三道大小數十百戰所殺鹵萬計人言其善用寡已又曰善用衆已又曰善用敗已則曰善用勝人之言曰縣官自急海事以來悉天下力厭之東南大約越卒十不能易倭一而戚將軍提千餘烏合躡穴夷之卽無論戚將軍用寡已今諸邊大將將不過三千人勢不能他有所舉獨戚將軍能將數萬人若一人而肝膽之卽亡論戚將軍用衆已戚將軍所遣卒或不幸以敗告戚將軍治兵益自如自利瑕釁誤敵使懈卽陰鼓我氣驟鬪之故戚將軍敗往往爲勝端卽亡論戚將軍用敗已他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將見小勝則小溢大勝則大溢此自爲懈其勝也往往爲敗端乃戚將軍治兵益自如故其勝也又爲常勝端卽亡論戚將軍用勝已戚將軍在浙有紀効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治兵者悉遵用有弟繼美以都督僉事爲總兵鎮守貴州薊鎮邊牆之役繼美爲御先諸材官蓋魯橋異人所謂功名差亞者繼光妻曰王夫人無子悍妬繼光陰納諸姬得子泰之外舍不使見也御人露諸姬多子狀妻日操白刃以從繼光哀甲入寢號跳懇祖禰大慟乃棄刃抱頭痛哭攜他姬子子之而繼美之妻悍妬如其嫂夫人然繼光

貧時妻市魚三斬之朝進首午進尾問有餘則曰亡繼光意騰在腹其陰自奉心曠之暮乃以魚腹進曰妾伏君勞君良妾苦禮也繼光沮且謝繼光嘗提兵出鎮殺賊賊輒至圍城繼光妻部勒登陣竟以完城郎曰世稱俞大猷為龍號戚繼光為虎一時東南名將也譚綸相知兩人間尤深大猷其薦疏有曰伏見臣猷秉義懷仁篤信好學老成持重正而不諂口不譚功心惟在國謗言朋起順受不辭事勢難為慷慨獨任吉甫方叔趙充國郭子儀之流也其推重如此

沈希儀 何 卿 劉 顯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襲父官為指揮使年十八宿衛印令尉以其將家子易之顧雖年少具勇略撫士得其心廣人尚弩而希儀精弓矢正德十二年調征永安蠻希儀檣陳村寨賊山上牆立希儀獨拍馬登山賊却下誘希儀入淖前趨劫之一會鏢而左一會刀而右夾馬一會殼弩十步外希儀拔頸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許過刀著於鏢鏢然斷鐵希儀射鏢者中缺項殪斫刀會於鏢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恟失弩僕而手行上山射之中膺既連斃三酋追入善與其餘賊戰斬首若干級壽弩中膺整軍

還還而中危疾幾殆所部士刀穿手矛刺股脊繫拽鐵銀鎗痛毒自戕為希儀禱神請命最後一人持箭貫喉其得士心如此而自是希儀知名矣尋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掠臨桂既還巢希儀追之巢有兩隘賊伏丁嶺隘以伺使熟搖導之入以某隘閉告希儀策之斬所閉隘入趨巢大破之賊酋奔逐之酋騎而走崖窘釋騎跳下澗希儀騎而跳下澗從之澗深沒馬希儀束濕馬於樹沿澗求酋酋泅而逃矚水中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出乘濕馬與其後騎更追賊斬賊數十級謀者告希儀荔浦賊八千渡江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東寇希儀倉卒率五百人待江岸謀者又告賊飽歸將及江是時希儀所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滑石灘狹而蛟龍灘闊希儀謂滑石牽線而濟眾可薄也蛟龍而成列濟難圖矣今軍中伐岸竹揭竿為百旗插蛟龍灘上守以羸卒燃柴烟疑之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希儀分兵兩岸潛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葭葦中賊營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希儀以艦乘瀧急衝之兩岸軍噪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希儀舍艦跳水斬鏢酋人驃皆踣洲上賊辟易其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艦軍與兩岸軍夾攻洲

賊洲賊後行者擠墮淵溺死其前行盡俘之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田州岑猛叛督府姚鏞奏誅之鏞令分兵五哨入而猛勁兵盡在工堯希儀自請當工堯竟以計殺猛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語在方輿記同領事者嫉希儀功而鏞所以善後亦不聽希儀之所爲坐不叙繼鏞者爲王守仁則信希儀用其言薦爲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賊巢比比前後兩知府被賊殪且弩城兵疲不任戰官出城必甲巢近城者曰五都最險賊最獒所虜獲人畜最富官兵不至百餘年矣希儀乃卽用柳兵千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與百戶紹宗分擊之賊懼因熟徭爲解乃以其所虜生口牛馬爲獻賊素怯柳兵至是與柳人始知柳兵勁也大凡巢賊所以縱橫皆繇熟徭及城中黠吏民爲耳目官府動色情性賊雖谿崗千百里外輒知一議征勦口語沓沓手足已露以是得爲備甚者我所任爲嚮導往往誤人入死地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入掠至活脫不可踪跡希儀以爲圖勝賊當先得其情得賊情莫如諜諜而使官軍人則賊疑察知諸徭中不能絕我商販人陰求販者假以買物名至府密謂曰吾素知若輩通徭

吾不罪更與若貨試爲我調皆喜乃人給五金使益買物散入諸崗中絕棧深箐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輒奔走報希儀厚賞而秘之希儀欲出走則使心腹人爲旗頭引之至期鳴銃三兵皆聚命曰出某門盡買買第從旗頭而已頃之劄營設伏賊果至奔追殪之已賊寇他所希儀軍已先在賊或潛寇絕遠村聚度官軍所必不至則希儀軍又先在賊始驚以爲神希儀始至柳令諸徭出入買賣遊戲城中無禁時入府見希儀希儀兒女之久之擇其便巧者厚賞之使誦賊賊發輒報又輒厚賞令諸徭妻入見其妻其妻好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怒勞賞之針線包帕銀簪諸物又命諸妾婢灌之酒察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加勞苦之私賞益倍更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勿令人知也諸徭婦歡喜皆來希儀妻傾筐篋給之盡而其戒勿令人知者徭婦又洩而誇之以爲夫人愛已諸徭婦皆嗾其夫報賊冀已得入府受沈夫人物而希儀間又使人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徭婦自是益知賊中消息或諸徭不言者諸徭婦因其使人附耳報希儀既得賊時率輕騎勦其尤劇者一二家兵至繞繩記之諸軍第捕繩以內家出數里停軍審究諸徭

中老弱婦女牛畜被獲者悉還之諸徭皆喜以為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為賊者我乃不敢言賊賊時嘗我輩無益也如今我乃敢言賊矣希儀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徭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頃之擣而盡殲之自是所勦無敢助賊戰者勦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矚既還軍則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矚出五牛我罰不且勦自是所勦無敢刀弩而門矚者希儀獲劇賊不殺矚兩目賞之金返之自是他賊有所虜掠第用矚目者騎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之以給被虜家賊不敢隱盡

名山藏

卷之

四林記

三

在於期會之豫哉希儀每治兵不請督府勝則上首功而以邂逅追賊為詞希儀嘗欲出勦乃伴病所部入問希儀曰吾病思食鳥獸肉公等能與我獵乎因出城二里而止軍所部始知其非獵也希儀既耳目多賊不能數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則嚇之曰沈公來勦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人則又嚇之曰沈公來勦汝則又走躡血瘞以死或餒槁崖谷中希儀又每以甚雨淒凍風冥之夜察賊所止無論東西巢悉使人服衣帽與草同色潛持銃往發之東西巢盡驚沈公來矣裸挈妻子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

名山藏

卷之

四林記

三

亡妻子者曰得韋扶諫還矣諸獠亡妻子者悉來投
希儀令人空舍視之其妻室童弱相率持哭曰非沈
公吾爲狼兵殺久矣已怨且詈扶諫豈汝爺豈汝娘
不縛以贖我諸獠心割復見希儀希儀曰無它欲得
扶諫耳諸獠曰爲公圖之公切勿以我妻子與狼兵
也希儀曰諾犒而去之諸獠跡扶諫所在往見之謬
言我輩失妻子計窮矣惟有更相隨作賊耳扶諫喜
乃詭相與計復與扶諫出巢因醉而縛之置巖峒中
而使熟獠請易其妻子於三十里外希儀令人鎖妻
子刃挾之至三十里令曰諸獠劫妻子者殺妻子然

名山藏

卷之八

嘉靖 臣林記

三九

後戰諸獠白希儀曰我等已縛扶諫置巖峒中獻之
恐雙公自取之希儀得扶諫遂歸希儀妻子刻扶諫目
哉耳剔心手足斬之四懸諸城門希儀威信既著率
令獠攻獠雖懼讐然不敢不往嘗與期天大雨悉
泗溪至人謂廣西將韓觀山雲最知名顧能使獠不
作亂而已能使獠攻獠未有如希儀也希儀嘗上書
於朝言狼兵亦獠種耳獠種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
敢爲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獠種之逆狼兵地隸土官
而獠種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法輕
不能制獠種若割獠種地分隸之近旁土官土官富

貴世世自如本不敢有他望又就戀巢穴非能變者
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獠種如此
則獠種皆爲狼兵是古者以夷治夷之法也而時不
能用嘉靖十六年則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
官岑濬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韋貴爲
土巡簡分掌其兵各萬餘人夷民不樂漢法凡數叛
鎮安有一男子自名金言鎮安兵征岑時被掠濬子
也夷民間之益思亂鎮安土官乃潛召其酋長出金
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歸鎮安因要
之曰金得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而遣之諸酋聚

名山藏

卷之八

嘉靖 臣林記

早

兵五千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酋多欲爲響應
者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留者無所歸率其黨千餘
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時希儀與兵備使者在賓留
入言請往見小主人希儀聞言心駭念金去賓州
數百里兩應之表裏相煽賓危矣驢且及廣右何有
於思思因好謂留曰汝往也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
時已聞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因叩留曰聞鎮安繫
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計逃耳希儀故自作微
語曰岑其復乎因呼留至密所曰爲我語金欲官
乎母殺人以狀訴我及諸上司可得也遂與留

十金花紵方摺之納其懷中曰為我寄金得官後衣之念我也因謬謂留雖然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顧今安辦此希儀笑曰豈遽責耶且得一帖為信耳留出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善備之留益信希儀無他可託也詣金如希儀言金大喜真謂可倚希儀官因率五千人詣見至賓城門門者懼白希儀欲無內希儀怒罵曰金非賊胡不內耶覘者以告金心益安率其眾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衷甲見潛以萬金帖子奉希儀希儀好遇之出見其姪與為弟兄復謬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為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可獨無於是遣金詣兵備使者凡希儀所為要使金謂官府潔瀆可親邇明日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召留謂之曰付汝金也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非關我慎之慎之復遣其姪至金營與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希儀矣希儀欲縛金憚其眾時巡按御史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御史故而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希儀為金作訴詞塗抹訴稿四五反用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塗伏射汝易汝上官衣

裝雜梓史中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希儀言希儀語金曰貴五賂我庖人毒汝奈何自今塗次飲食與我同之我食汝食我所勿食汝勿食也金如希儀言行七十里至思龍驛晨起耳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聲惡以五千人往是真叛挾矣不若散遣三千人選心腹健卒二千往夫亦足自衛也金如希儀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諸從人衣糧俱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此千人從金如希儀言至南寧見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好怒之曰吾為汝奏聞留待此居五六日希儀度金眾衣糧且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聖

盡復謂曰思恩去南寧近耳坐待糧盡眾散矣何不遣半往取衣糧金如希儀言於是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希儀念縛金五百人者迫死而狠鬪則奈何因間請巡按御史公且去南寧以金從可圖金於路也至思龍驛忽報貴五將五萬人在陽以迎御史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希儀與兵備御史驚希儀謂御史公陽不知聽希儀徐圖之出呼貴五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惟朝命汝安得私警之是時金既行聞希儀所以語貴五還道候希儀曰金那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府中金馳

馬入賓居數日貴五亦來見復私希儀口請甘心於金希儀又怒罵之貴五亦莫測希儀計所出也希儀密請於御史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而是時金衆取衣糧還者又千餘人矣而楊留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希儀與兵備計遣留殺手護御史往柳州而間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護巡公往柳矣汝盍護送以自結於巡公第可至五十里從者可百人希儀遂與之偕至五十里金欲還希儀又拉之行百餘里又欲還希儀曰我尚送巡公汝獨返恐貴五伏人待汝今且去柳近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後偕還金遂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從者十餘人皆死黨也會送中金躍馬墜希儀因責其酋五六人痛扶之曰何不護汝主令至此五六人雖驍悍以希儀愛金故不敢恚金至柳入參將府希儀使其妻出見之撫之以兒子因置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創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希儀乃召狼兵三百入府待事復以三百人入護御史三百人入護兵備使者酒中希儀謂金曰癡兒子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今在我府中曷不痛飲爲金與酋皆盡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

召留與其黨入狼兵三百夾擗立希儀大言曰岑金國賊也非留忠不能共我成事予留金披之以紅紵留愕然希儀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非汝爲我誘金吾安得縛於此留大駭泣下曰小主人也希儀曰汝爲之而欲誑衆乎留懼不能言其黨皆股慄希儀曰吾奏留功矣因見留與其二百人於巡按兵備悉賞勞之令率之還賓州遂使散遣金衆之在賓者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恐見給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讐見殺于路中奔歸病悖死思恩復安蓋希儀以臯緩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刺笋然人以是益多希儀筭而貴五與土酋益謂希儀不可測也希儀旣爲參將久廣西人刻木主配於山雲之祠而生祀之居三年謝病家居安南議起用事者數強希儀出希儀不應而韋貴徐五復與思恩土酋劉現盧回爭峒地貴五不勝思嫁禍於我以千金賄他將上變都御史蔡經經從衆議兵剿之現與回連敗貴五乘勝攻圍武緣經使參議陳茂義都指揮白法就希儀問計希儀大言曰二公不畏死事濟矣誠盡遣諸軍從老弱卒徒手入其榮面諭之曰若爭峒地何攻武緣也爾仇家欲甘心久矣奈何使之

為口實若不自愛乎彼若感泣悔罪則又諭之曰今朝廷有事安南若誠感悔返兵峒中束身立功仇家其將若何二酋必踴躍聽命公以善言撫之可不棄一矢二人如希儀言武緣遂解兵二十年起為都督僉事進都督同知總兵貴州居二年又謝病歸二十二年北虜大入邊召天下名將至京師希儀在召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與蜀中何卿同總兵江淮佐滅倭然不能有成功二十五年還召總兵廣西希儀在貴廣大小十數戰最大者則有賀崖銅仁之役賀縣諸徭據上下礮石諸峒出沒焚劫三十餘年未有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其巢者總督都御史張岳謀諸軍咸曰須沈公來是時希儀初去江淮留道中諸將日上計岳皆不納希儀至見岳曰兵難遙度請悉付希儀軍入巢覘之希儀入巢數日而殲龔廷虎五百餘人餘黨奔富川復深入五旬得級三千餘俘獲倍是崖所居黎蠻有生熟二種熟黎奉令應公徭如制獨畏漢法不敢踐更而歲出更錢其性頗愚可計始市猾輒導官奴解鞍投鞭分懸諸黎門要索其飲食餽送然後聽筭更錢錢直十數倍知州濬在官贖貨其所遣官奴尤甚黎首那燕出二牛與官奴官奴不嫌縛撻之諸女婦更

出叩頭求服不許那燕子強起解縛迫逐官奴官奴驚走以及狀給濬遽上變那燕懼連結感恩古鎮諸黎為亂都御史歐陽必進上疏議勦已出兵五道以入崖感萬州古鎮陵水而希儀病愈最後至謂必進曰濬家斷罪必分正從殺人者那燕使殺人者誰耶崖感古鎮相煽從逆不可釋萬州陵水未有黨惡之實莫若出三道必進從其計希儀直入五指山下得那燕等五千四百有奇俘男女二萬餘以有貴州之命至貴再佐總督兵部侍郎張岳征銅仁叛苗龍許保等九百有奇其入銅仁策甚奇秘人莫知也希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身不滿六尺膽勇機警臨敵目光逆射兩顴赤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每宴客酒闌累几衣重鎧躍越之客見無不驚服其每戰未嘗少挫乃在執兵前部卒部卒無不颺發爭奮平居嬉怡謔笑腸胃一直如繩至其臨敵豁谷網絡鬼神莫測也私財俸賜多給諸耳目人軍中有先登與斬首者賞不失頃刻嘗笑曰人以資財積賄賂博官吾從資財積首級得之豈非計哉
郎曰沈希儀治笨阻之蠻夷則工禦江南平地之倭則拙豈才各有所宜耶抑所謂將不樂牽制也廉頗

曰我思用趙人信夫

何卿正德中守備筠連後陞總兵征白水三江蠻平之嘉靖十八年以克靖諸番保障有功陞署都督同知分守如故二十四年四川巡撫丘養浩劾總兵李爵舉卿代給事中許天倫言卿賄養浩二千金陷爵為已地上怒革卿任巡按御史冉崇禮言卿在松藩十有七年全蜀賴以保障三軍至今思之官久家故貧安所得二千行賄上乃解王廷相言往在蜀中見何卿無不敢敵之賊無不勝賊之戰要以承平亂者非脅迫之民則烏合之衆苟勇往直前則奔突竄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哭

之不暇何公蓋達此意

劉顯南昌人少甚貧困欲之叢祠自經神護之入蜀中為土人教授小兒土人入山獵顯為之盤時刻知其獵有無土人以此異之久之立功蜀中得為將領顯為人濶疎無脂韋在蜀中平九流橫江白草松盤芒佈等洞嘗以三百騎破獠萬人孤身被圍轉戰三日夜斬獠繫馬首潰圍而出守蜀十年身經百戰未嘗一劬嘉靖之季顯已歷官為都督矣其時倭犯江南者七年不戰而潰顯方北下將祇役金山南兵部尚書張時徹檄顯于浦口顯白時徹曰賊性貪婪輸

掠既眾其欲已盈今去者已半其在泗州者需之亦去耳不如擊之顯留此不能自効也會巡按御史移書辟顯顯乘傳往見御史喜為顯其饗會顯曰賊在顯不能咽食請為公滅賊還饗耳五月乙卯與其家

甲驅至東安謀之賊遺顯謾書顯笑曰賊素易我且歸則志情可斃而待也時賊艘二十有九大率人人倭顯伏甲岡下簡四人率之薄賊艘詎之賊出顯叱三騎使以身殿且戰且却賊射中顯馬馬駭顯下馬扶鏃賊卒馳顯前顯躍馬斬馳者賊至岡下伏弩發多中弩然且扶傷鬪甲亦殊死戰賊引去甲欲逐之顯止勿逐曰日旰矣度夜當雨謂甲曰我露宿是賊以逸待我也乃違岡十五里而軍選人持火器潛涉賊艘賊數驚徹夜不得寢厥明丙辰顯赤幟號于軍令能殺賊者立幟下得三百人命之曰我前拒汝為後勁命甲四十人塞隘巷之衝每巷以五人守以五人巡曰賊出汝踏命甲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曰賊潰汝擊命三巨艦積葦泊上流曰賊艘汝燔虛營右之疑兵左之復令數人升砦而謀曰獲賊矣獲賊矣既誓乃陣賊自巷出者連斬三五人賊遂不敢復出退謂其魁魁怒摘冠揮在左持刃右執扇登岸而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哭

麾賊衆蟻轉矢集如雨顯單騎遇之格者半撥者半
天盡又張其銳圍顯數重弗克射之輒殪賊氣稍奪
顯謂甲曰彼衆我寡不先礮其魁衆不攜也一呼突
賊壘斬前隊二人直擣鼓下斫指麾者自頂至踵裂
其尸出賊陣後賊衆披靡相怖以目甲四起夾擊之
賊大潰還奔舟舟焚顯追至盡斬之又擒一魁名五
大王者亦斬之溺水死者不可殫計淮倭悉平顯身
不滿七尺不胄不介著一白布單衣中褲如之簡易
小丈夫耳及遇敵提兩刃騰躍超踊刃起見刃不見
其身淮民自河上觀者咸咄咄曰神人云神人云

臣林記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徐階 高拱 趙貞吉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幼隨習井從其父黼丞宣平道
括蒼嶺墮深壑中衣絰於樹皆不死嘉靖初及第第
三人授翰林編修始歸娶大學士張孚敬緣上意請
去孔子王號階疏其不可孚敬召階盛氣詰之階徐
理前說引高皇帝詔書盡革嶽瀆號獨存孔子者孚
敬曰此高皇帝少作胡可據也階曰高皇帝定天下
而後議禮制度寧少耶且聖人之文無老少不爾明
公議四郊何據高皇帝少作也孚敬即曰即君謂堯
像古禮否階曰像誠非古禮業肖而師之何忍毀也
孚敬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吾親不得名親階曰
然則有一毫髮而似吾親而毀之乎且明公能必尊
奉列聖之御容盡似毫髮哉不謝直揖出上謫階推
官延平府缺而識之曰階小人也永不叙其後上忘
之矣累遷至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召入直無逸殿廬
上見其小心恭謹殊親近之庚戌虜薄都城下階傳
言守城策於上上然階言虜附書求貢上名問階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相嵩嵩曰搶虜亡患也階曰虜勢如此難言亡患須
議所以禦之上曰是則何如階曰今虜逼而我虛宜
權許以疑之第恐難廢將來耳上曰苟利社稷皮幣
珠玉亦何愛焉階曰事有甚珠玉皮幣者陛下所不
能受則柰何上悚然曰卿慮之遠階曰臣請言所謂
疑者今虜書皆漢文真偽不可知請往諭之曰陛下
謂汝等雖稱臣求貢所求書皆漢文無信使抑萬無
城下要脇理果歸誠當歛退塞外遣使具表聽處分
者有勦討而已如此往還少日我四方援兵亦且
至卽不退可拒之矣上稱善者再因請視朝以鎮中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二

外之心上首肯上旣殺兵部尚書丁汝夔等階薦爲
民前副使聶豹前都御史何棟上納之始上悅相嵩
至是數密諮階邊事階對屢稱旨漸爲上所信嚮仇
鸞得幸上密言相嵩父子不法狀上內疑嵩鸞通虜
誤國而嵩莫之敢言階獨密奏繼與錦衣帥陸炳實
其跡上大驚鸞死剖棺戮之益謂階親已亡何倭起
江南上以階江南人數問階階言今爲兵者一而民
者百能使民者守令今將校一不利輒坐死守令自
或左降何勸懲也守令勤則餉必足守令果則謀
信守令警則閒必嚴守令仁則兵必力上是之階

微見自得上益謹事嵩先是者楊繼盛疏劾嵩引言
二王知奸狀上怒下繼盛鞫問嵩大恨欲緣上指推
究階屬陸炳曰君慎之一及皇子無如宗社何因從
容謂嵩曰上僅二王事實必不以兩子謝公卽有所
罪亦二王之左右公則柰何顯結官卽怨也嵩懔然
乃寢然以先後御史王宗茂趙錦論劾嵩者階擬旨
皆坐薄罰心疑階爲繼盛游說久之給事中吳時來
刑部主事張紳董傳策交章劾嵩時來紳階門生也
而傳策階同府人以此大疑階密奏辯若指階王使
者上下獄考掠遠戍之嵩曰人事豈必繇彼顧彼好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爲憂時憤俗語語盡而繼以泣少年好名者日叢之
矣此意使也階自是多稱病謝客自遠而益謹於撰
玄應制以媚上上益親之有所密問皆舍嵩而之階
嵩出直故多不滿假入會妻死假久上諭階曰卿亦
歸第階對曰臣歸不如在直上悅頃之上所居永壽
宮災欲治之嵩言上三殿方新物力尚詘未可治也
諷上還乾清上大不懌嵩階乃密言之工部尚書雷
禮上疏取辦自請以子尚寶丞璠監工上悅嵩請世
蕃同之不許嵩恐而階日與禮及兵部尚書楊博不
離工作次其與宮之材不遠取楚蜀第掄三殿之餘

而急構之百日宮就上悅名萬壽宮焉階自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至是累進少師兼吏部尚書俸凡三賜勅褒錄一子中書舍人超拜璠太常少卿會滿十二年考資金綺羅緝階為人陰重有權略其始事嵩甚謹與締交聯姻治第分宜曰謝政後且居分宜就公今璠往來嵩家有見異物曰我家亦有之是夫夫見遺者世蕃為酒致階階至為忍嘔受觴及後稍知上問嵩貪及世蕃外恣狀因密受御史鄒應龍使劾嵩而嵩敗上懲世蕃不賜階宜廬曰母久直久直家兒外作奸階言當問何奸也陸博走馬使酒狹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四

耳昔堯於四凶太祖於善長惟庸皆始用終誅陛下無損於明上曰堯聖人首太祖艱難與天下猶然遭此後世之君官生內長又烏能知之階對自古人心難測盖有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者知人所以難也故聖帝明王不下堂周天下惟在廣聽納廣聽納惟在有言必察有言必察則深情隱慝無所逃奸階累進兼建極殿大學士四十二年當考十五年滿遂巡未敢請上知之賜金幣羊鈔珍饌法酒特進上柱國錄一子尚寶司丞賜勅褒論宴禮部給三代誥命力辭上柱國及部宴再予金幣前是階以例乞骸上謂階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五

卿自擬留旨不可何不令煒代我言階言煒擬留臣知之即臣擬也上手答卿念在邦民誠圖寧固輔首居正宜贊不逮罔棄是思上賜階玉帶以白金一錠為製資擇賜麟衣所謂教子升天者令衣以入階病痰嗽遣御醫視中涓賜猪羊甜醬瓜茄酒米如例已出尚方珍劑二瓶命司禮貴臣齎手札喻以調攝藥方蓋嘉靖初上調藥賜張孚敬至是始再云袁煒卒階數請增置輔臣上數難之因密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首者率不時請骸骨上欲留留之不欲留則不留故不得久攘此位而恩威常上出紀綱法度毋敢

顯也上曰而亦狗彘時耶久之用嚴訥李春芳副四十四年也是時上春秋高忌諱甚吏部左侍郎高拱王貢舉考試上問階拱論語試曰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下不有死哀耶孟子試曰云民之乘夷夷不夷夷虜哉拱大驚階爲拱剖解上乃罷上諭階曰郊廟弗躬早朝久廢要我爲不能矣今病多體弱日下使卦盡宜卷身奉玄傳繼不可延者且待必無休矣汝其加思或密問在直諸臣計此安美易爲不恐後艱醜耳階皇恐對大畧謂傳繼臣不敢聞命計諸直臣語亦漏泄自古艱醜事必有強等克惡之人及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六

大奸逆在其左右今皆無之聖明亡疑上曰汝對何云傳退之云然後弗美耳昔有久等之怒今時又非昔日階對昔日久等之怒臣未能仰悉是謂昔人曾有此怒抑謂昔年曾有此怒也若昔人則今賢孝非昔比謂昔年則恐是離間之託聖明勿聽也上曰汝對不知指夫昔成祖注意在孫子弗之同嗣位有說焉百年五十矣可必蚤思賢孝難必吾所言或不甚妄階復對成祖在位久仁宗在位促皆天命也繼承之間史册自明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今之賢孝中

共聞萬萬無可疑慮是時上久懲哀坤莊敬兩木

子不利故穆宗皇帝僅用裕王居邸而奸人陰蠱遂意上躊躇裕景開者上所諭階艱醜之事意恐已久於位裕王年長後爲天子不得久歲等者待也昔成祖久於位致仁宗久待卒短於祚上意既難言詞復奇與階不知指若謂上有疑於裕景二王間欲以塞離間奸逆之蠹然所對裕王賢孝可以安上心於晚節矣而亡何景王亦薨階既以恭謹得上意即貴重甚幸矣而不衰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寐應制之文香至促應未嘗險刻上益愛階階之前天下無所不中兵水旱厲沴乘之赤白之警無虛月分闕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上一語不中指立就逮大者誅夷小者竄謫而政事諸臣復有竊上顏色爲威福數千里外不能探計有徙索長安中論直市六尺軀而已階既日以寬廣上意又不自崇高竿尺往復有吐必露窮徼遠成往往若歷縉紳士大夫亦快於得以自盡自階在事上所誅夷竄謫益少階懲嚴氏穢濁之後特開講學門戶以導清流之嚮雖其勦竊浮附媒功名者比比士依名節義理亦多上末年久疾忽忽不愈欲幸與都階據上體不耐道途以對而上意忽決階力言往者歲在己亥聖駕有興都之幸今二十七年所矣皇上自

度精力孰與其時計毋論比二十七年者即今聖體
違和十有四月亦度何如十四月以前輦不安宮途
不適殿且已亥歲虜小警耳其時猶遣輔臣行邊六
卿出督外三鎮而內九門悉填重兵大臣巡視今邊
墩時警軍實不充倘都輦空虛狡逆之徒乘而竊發
聖駕在外能不驚疑若夫乘輿遠行有司歛民供億
全楚兵荒頻仍有如比日撫按所奏臣尚未之及也
上讀奏至狡逆之徒乙之報曰此八字不可作常視
遂罷上病益甚階問安報曰病狀甚苦卿可先慮輔
理非輕上崩階草遺詔請奏裕即報可施行傳詔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八

日父老涕泣號慟比於輪臺之悔蓋階念上英斷類
高皇帝獨晚節齋醮織作不已先後言事諸臣久得
罪欲自登極詔書發之不能無疑於改父而於上克
終之德未光飲泣具草以奏人追舉故相楊廷和所
草嘉靖登極詔為世宗正始正終之美云穆宗即位
乞休不許初大學士高拱嘗侍穆宗裕即吏科都給
事中胡應嘉者階同鄉傾危士也階相世宗獨親階
拱與大學士郭朴嚴訥具位而已拱以是與階頗相
左世宗久不豫應嘉畏拱以官僚柄用乘上疾言拱
不夙夜在公隘上賜直之廬移家屬西安門外潛夜

上近稍違和群臣籲天祈祐拱移書籍器用出有
必君父心拱疏辯會上病漬不問拱以是疑應嘉承
至階意恨之刺骨及是時吏部考察庶僚應嘉與給
事中欽御史維新並坐謫應嘉上言吏部尚書傅山
西人也山西仕於朝者殊無一人降黜而考察半科
道其謫欽與維新皆私忿故事庶官被考察者不得
論掾階與朴拱用故事擬旨黜應嘉編氓臺諫諸人
疑拱脩故怨脇階以黜應嘉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
因論掾應嘉語侵拱他科道官亦交章上階奪衆論
請改應嘉外謫許之拱益疑階主一敬而一敬復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給事中李貞元重劾拱言益激御史齊康者拱門生
也亦論劾階有吉切責康妄言階疏辯乞休不許科
道官交章劾康聽拱指授宜置法大理寺寺丞海瑞
言階事先帝無能改於神僊土木之誤誠亦有之執
以以來愛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其心鷹犬
得噬善類罪又浮拱左都御史王廷言拱被劾宜引
足康挾私懷奸宜重治其日尚書楊博侍郎遲鳳翔
蔡深等各奏康妄言上降康二級外調之始康疏上
時科道臣集闕下唾罵康一敬尤不勝憤與康交劾
互為和黨而拱前後疏辯詞旨頗激言者益不極

詔詆運章特疏不下數十寺丞何以尚至請尚方之劍以去大慈御史巡按在外者轉相做做即不言衆共趣之大抵隨聲附和而拱竟去階求去不允乃出視事是時先朝得罪諸臣階既以遺詔次第登用之沒者厚其卹典天下士大夫皆悅階上疏論事者日益衆上時不堪目謂爲欺上下諭命階詳處階請錄聖諭下示改省而已上亦竟弗罪士大夫亦益悅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世宗時殺戶部侍郎以要糧世宗置不問軍坐益驕時當頒九邊賞故事無及南京者會得匿名榜有所脇求辭甚悖厲階曰往已失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刑再邀得賞亡所用國法矣會南操江都御史唐繼祿當朝辭階屬之曰營兵卽有變有都督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據也憂其據孝陵於法不宜攻耳公往伺之一有變卽以江防精兵走孝陵道令都督疾擊殺之階度兵已嚴乃因兵部疏擬旨係舊軍者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終身願歸農者聽而振武營新軍散除穆宗元年也其秋上欲詣陵其明年上欲使太監用等分監團營兵又欲修內教場勅中貴人習騎射階皆諫止又明年以九年再滿支伯爵俸一錦衣衛千戶賜勅褒諭宴禮部超璠爲太常寺卿

階求退不許許辭伯爵俸及部宴戶科左給事中

張者嘗奉命賞軍宣大歸而大言欲發兵十萬襲邊民之入虜曰板升者階哂而斥之則又上他疏亦爲階所格因上言階事先帝十八年贊成神僊土木之誤及大行草遺詔及歷數先帝過失階與嚴嵩處十五年締交連姻一言不忤嵩敗背而攻之階爲臣不忠與人交不信比各邊告急皇上屢勤宣諭階畧不省求惟務養交固寵擅威福而已上以齊抵誣調之外任階言臣孤負天恩慚悚無地修撰玄文前後同事不止一人永壽宮燬臣見先帝宸居無所聖衷

名曰藏

卷之

臣林記

七

焦勞又以成祖舊宮孝子慈孫似宜修復臣誠相度經營顧不辭不諫何孫道罪若夫輔臣草詔是日代言禹湯罪已興也勃焉輪臺之悔奉天之勅至今誦之先帝臨崩臣不量淺薄欲於草詔之間成大行之盛德贊嗣服之新政開讀之時百姓萬民感動號哭莫不誦彌留之聖增遺弓之慟臣於先帝毀與忠與臣與嚴嵩同官序先齒長安得盡抗調停勸諭外未知耳及其事敗諸臣持公論公法奏議于下先帝獨秉公道王張于上嵩父子處日月雷霆之際何待臣攻古者大義滅親重國家也必泥臣信交則循黨不

顧君父乃君子長者矣國朝分設六卿邊徼事一歸兵部閣臣調擬進止而已固非若古者宰相兼綜庶務又非能如今督撫官身捍邊圉而目視戰也若臣不肖則宜奪臣職以謝言官不許再請許之宴勞錫與一從優備大學士李春芳等及六卿科道官皆疏留上業已許階左都御史王廷因發張齊奉命賞軍宣大時有奸利恐事露得罪故論階自遞上命逮齊下獄謫戍之久之高拱復用齊與齊康皆復官于是夙昔附階者盡反面傾階焉階有田二十萬畝家貲甚厚會海瑞以巡撫副都御史行部至時時用貲警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三

松人遂訟階於瑞日以十百輩影闕者且數萬排門遞榻捶擊唾罵有司媚拱過當子姓僕從多奏坐戍遣者拱曰徐公昔黨人逐我誠太甚雖然嘗為我解試目於先帝因調旨駁其獄萬曆初階年八十大學士張居正言階輔相世廟承嚴嵩之後矯枉以正澄濁為清一時朝政脩明海內治安先帝居藩皇祖忽有所疑階從容譬解此事獨臣知之耳年今八十宜有優典上遣使存問賜白金麟幣勅諭階奏謝官其二孫中書舍人其明年卒追贈太師謚文貞孫元春登進士官光祿少卿

高拱者新鄭人字肅卿徐階去拱諸門生為行金中貴人感譽於上而拱得復相隆慶四年也既拜命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使兼掌吏部事免奏對承旨拱才辯朗博洽經論政皆有理會雖複驚不能容物而當官敏達果任其奏疏多有可採者拱上疏曰國家苦邊二十餘年矣兵者專門之學宜豫養待之請求智謀才力之士使專官兵部以為司屬不復他遷他日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之邊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之邊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之又兵部左右侍郎外更可添設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三

侍郎二員使其練習兵政若乏人巡邊及缺總督即可推往閱歷既深尚書有缺便可用之至於治邊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禍福榮辱近在斯須有功則宜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宜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入先其如久在邊陲有成績者又為通融休暇之法特取回部回部休暇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智慧常裕而不竭養之有素用之不匱將人人無不盡其才而邊事舉矣上善之拱上疏曰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此北邊也閩廣粵以西若雲貴此南邊也二邊之人宜擇有才力知兵事者使為

本兵司屬或二人或一人彼生其土既有身家之慮且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士馬強弱與夫奏報虛實功罪真偽皆可熟知本兵有所處分便可一問而得其他員尚多乃以處才智有力之士固未嘗偏用邊人又可裨益邊務上善之拱上疏曰國家用人當為地擇官不當為官擇地臣惟薊遼山陝邊有司也禦虜牧民實有兼責今官其處者非遷謫則雜流而已處之以劣而欲其自厚謂其不堪內地而望其堪於邊方吏治何以不偷民生何以不蹙也請自今除補沿邊有司必擇而用之有治見成績兼通武事者得調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四

高

繫有保惠困窮俾民樂業者得比內地三年後陞遷加等有捍患禦敵特著奇績即以軍功論有才畧恢弘智謀特達之士雖絲此為兵備巡撫以及總督無所不可不能者降級別用觀望推委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以軍法治罪開功名以歆之前則莫肯不盡心嚴謫罰以繩之後則莫敢不盡力夫如是庶乎修職者多邊方有賴也然而等名沿邊人或見其如此將有借以倖進者臣唯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乃名邊山西則河曲臨

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乃名邊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乃名邊其他無得漫名邊又可杜倖進責吏治焉從之拱上疏曰廣東故富饒地近民窮盜熾皆坐無良有司夫有司何盡不良於廣也用人者謂廣瘴癘鄉耳有司甲科十之一二而雜行者十之八九繇銓除十之四五而繇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又自知前路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五

高

短甘心自棄且地僻一隅聲聞不通朝著難達苟可欺其撫按即無復誰何者嶺南財貨所出珍寶為多士不艷心鮮矣貪風既成其勢轉盛閒有一二自立撫按既薦矣其所劾者不過聊取一二苟然塞責夫因不勝劾也彼見撫按不勝劾則益無所忌憚夫以甘自棄之人處於僻遠之地艷可漁之利而共圍於無忌憚之風此所以居者長惡不悛來者淪胥亦溺瓦憔悴日甚而皆驅於盜賊也夫不肖者罰賢者賞一王所用勸懲也臣庶得潮州知府侯必登勸農沮治行廉中第一請特加優處以風勵庶官其廣

雲貴近年亦有兵革之事議處有司請亦準此蓋天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血脉流通頂踵貫至然後可以却病而延年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為上所明照而君上綜覈之意為遠所周知則誰不畏罪修職萬里之外哉從之拱上疏曰吏部論人為職考察最重而數十年懲汰之數大較不相懸絕大抵但取足數襲為故事數之不足即無其人強索以充數既足矣雖有不肖姑置勿論且其所稱不肖者又多苛求於隱細而縱捨於奸邪或有所不能識或有所不敢問以此行法曷令人心服也又考察半歲前撫按論劾

石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俱不題覆曰將以備考察之用夫為不善者方其未露或有倖心猶存顧忌若明知必去半歲之內無不為矣請自今無限定數勿求苛小有被撫按論劾者疏一革任聽處覆覆合去者如考察例覆合留者檄到乃復其官從之拱上疏曰國初舉人進士一體並用以故躋八座稱名臣者比比後稍偏重於今極矣舉人年力稍強輒遷延希第必至衰邁始勉就官間有壯年出者則又志溫飽為貧者也臣請選授舉人如所本格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職不得為州縣長以阻其日暮途窮之鄙心亦謂其閱歷諳練

可以理繁而治劇其他選有司者授官之後惟考政績不問出身吏部一體陞取撫按官一體保薦若果才德出眾京堂部卿不次擢之破拘攣之見以開功名之路天下或可冀治也從之拱上疏曰行太僕苑馬鹽運治鹽皆關國要比來類名閑局卿若使以考不稱職及有物議之人安置其中夫既不稱職矣有物議矣斥可也退可也奈何安置卿若使乎宜擇廉謹有才望者政成之後得與參政副使一體陞擢若有卓異即如先朝故事不次超遷從之拱上疏曰國家用人不得官本省者以其民社之責親族所居難於行法身家所屬易以為奸也若學倉驛遞開壩等官卑而且貧一授遠地或棄官不能赴或去任不能歸彼其所司者訓誨出納而已供應啓閉而已何有奸若法近例教官邊遠人得授本省人甚稱便乞視此例從之拱上疏曰中外官賢否必繇撫按舉劾而邇來撫按諸臣任意輕重自相矛盾或論其操守之敗壞或論其性氣之乖方乃擬曰致仕夫既非老非疾則安得但致仕而已或論其賊私狼藉有證據或論其榜掠多死有姓名乃擬曰降調夫既誠貪既誠酷則安得但降調而已乎或論其行止不端或論其

石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昏庸特甚乃擬曰改教夫既不謹罷輒則安得但改教而已乎爲是者有二或欲左遷其人以爲不甚言之恐不能動也遂從而重劾之或欲姑息其人以爲既直述其事恐不能留也遂從而輕擬之撫按既以依違本部益無所據宜令撫按有所糾劾直列其狀應提問者不得止論罷官已降調者不得再論不及從之上登極徐階草世宗遺詔錄先朝建言冤抑之臣浙江人故刑部主事唐樞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故以大禮大獄得罪者樞得復職聽用而老不可起俊民既沒得廕子贈官撫臣以聞拱故與階相左因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六

疏曰我朝規模宏遠君臣義嚴父子恩篤以此號令天下邁隆古而陋近代先帝神聖御極駿烈鴻猷昭揭宇宙皇上嗣位志隆繼述所謂不改父之政宜本心也當時議事之臣不以忠孝事君務行私臆乃假托詔旨凡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諸臣悉從起用不次超擢立致公卿死者皆有贈廕夫大禮先帝親定以立萬世父子君臣之極也獻皇尊號已正明倫大典久頒天下矣今得罪者悉從褒顯則獻皇在廟何以爲先帝在天何以爲心皇上歲時祭獻二聖之前何以對越豈非欺誣之甚者乎至若大獄及建言

諸臣豈無一人當罪乃亦不論辜功賢愚槩從褒顯無乃仇視先帝與武工反商亦不過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而已未聞盡用商家人也臣伏觀弘治閒御史彭程稍言先朝妄費孝皇感怒謂暴揚先帝之失論程大不敬後得免死充軍夫程當日所坐特一語耳上親先帝子議事者先帝遺臣明於上前所爲如此自恃君臣之義傷主上父子恩甚非所以訓天下臣每私心痛恨至于流涕以爲人臣歸過先帝反所爲行私臆既多時矣宜有明者當事者尚公然爲之不覺其悖傍觀者亦漫然視之不以爲非豈耳目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六

公軍人心果死歟若始終無一人破其說此無父無君之教也上是其言盡罷諸陳乞者方士王金陶世恩一做申世文劉文彬高守忠故用金石藥致世宗疾一一起坐論死拱與錄獄復言臣奉命錄獄閱方士金獄詞不覺隱慟流涕曰先帝受誣至此耶古之人下有殞非命不得正終者名至不美蓋實有其事不能揜諱故以流傳當時取譏後世也我先帝果不得正終實有其事者歟先帝聰明睿智大小洞燭保愛聖體尤極詳慎卽用太醫院一劑亦有御札商推輔臣安肯輕服方士藥不問可否又安有服傷不言

又復服之此陛下所明知也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本朝希有末年抱疾經歲從容上賓會無暴遽此亦天下所共聞也今乃曰金等妄進藥物致損聖體從子殺父律謂先帝是金等所害皇天后土然耶否耶臣不知議者意誣先帝為不得正終謂先帝何且以陛下父子閒明于陛下前誣先帝以不得正終謂陛下何明坐先帝為人所害以為獄詞則何政體大廷之上每歲審錄明道先帝為人所害以為口實則何語言金等罪惡當誅自有本律即坐萬死寧復足惜乃令天下後世信以為真則是先

石口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帝抱不白之冤於上天留不美之名於人世宗廟神靈與陛下孝思憂無大此者上下法司會訊承天門盡反金等獄詞更坐他罪編發口外拱所言雖故反階然人以為有理拱在事敏達果敢至其掌吏部多快恩讐私親舊門生與趙貞吉奉旨考察科道官所貶斥皆平日攻已者貞吉為之去位拱每選授科道官即戒母擅言大臣過失一時如給事中韓楫程文皆拱腹心有所論奏盡拱意所欲為頌拱上前比於伊周會尚寶司卿劉奮庸建言五事頗有指摘阿拱意者遂謂奮庸怨望不遷尋端排訾戶科給事中曹

大桡亦拱門生論拱不忠十事言其比嚴嵩尤甚請以先帝處嵩者斥之上為拱調大桡外任阿拱意者不止更日大桡為奮庸邪黨極力詆譏吏科給事中涂夢桂劾奏奮庸動搖國是宜亟罷斥而程文言輔臣竭忠報國萬世永賴不可一日無者奮庸大桡構奸傾陷罪不容誅宜示遠竄因摘大桡疏一一為拱解辯雖拱自辯不過焉拱上疏抹解奮庸大桡上更降奮庸一級亦調之外任於是大桡得潮州判官奮庸得興國州知州士論以夢桂文為耻而大桡者亦往來張居正所授居正而為之者也穆宗崩拱與張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居正高儀同受顧命時今上幼冲居正因陰結司禮太監馮保以圖拱拱顧慷慨直任收官府權曰老臣謬膺托孤寄不敢不竭股肱凡內降命勅府部章奏自今公聽竝觀有傳奉中旨所司按法覆奏白老臣折衷之以復百官總已聽冢宰之義拱內慮馮保專恣與居正儀謀去之居正陰泄之保乃與保謀去拱六月既望昧爽保傳皇后皇貴妃皇帝旨曰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曰東宮年少賴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通不許皇

帝主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聞住不許停留爾等大臣受國厚恩如何附阿權臣蔑視幼主自今宜洗滌忠報有蹈往轍典刑處之拱即日朝門得一牛車立而附載緹騎兵番跟蹙追逐喪厥資斧大臣去國以爲異聞拱去居正爲乞馳驛乃傳歸而高儀病悸嘔血三日死其明年有浙東人王大臣者故投充總兵戚繼光三屯營爲南兵不遂流落都下大臣巧捷便佞無鬚髯得入一中貴家中貴昵之正月庚子竊中貴巾服闖掖廷直抵乾清宮門外上方出朝大臣色勃股戰以犯蹕執揣驗之男子也袖有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三

拱家奴爲同謀獄具保飛發五較械拱奴而居正前疏傳中外中外籍籍謂且逮拱居正乃密謀於吏部尚書楊博博曰事大迫之恐起大獄抑上神聖英銳待公平察高公雖粗暴天日在上萬無此事居正面赤不憚會大理少卿李幼滋者居正鄉人亦與疾告居正曰公奈何爲此萬代惡名歸公矣居正強應曰吾爲此事憂不如死何謂我爲居正禁科道官不得言而御史鍾繼英上疏不敢明言暗指之居正怒曰詰問左都御史葛守禮語揚博過張公必諍之博日向已告矣守禮曰輿望屬公謂公能不殺人媚耳大獄將起公奈何以已告爲解即共過居正居正曰東廠獄具矣同謀人至即疏處之耳守禮曰守禮敢附亂臣黨耶願以百口保高公居正默不應博曰願相公持公議扶元氣廠中寧有有良心儻株連者衆事更有不可知者居正堅不承博與守禮因歷數先朝政府同心輔政及貴溪分宜華亭新鄭遞相傾軋相名坐損可爲殷鑒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奮入內取廠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而居正忘之守禮識居正手笑而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爲易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三

奴守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即上聞先政府耶吾心
 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極
 仙謝曰苟可効敢不任第後局何以結博曰相公患
 不任耳任何難結須得一有力世家與國休戚者乃
 可委按居正悟始言上前度處之上即命馮保與左
 都御史葛守禮都督朱希孝會審而希孝懼與其兄
 成國公希忠相對泣曰誰畫此策也以覆吾宗急詣
 居正請命居正曰第見冢宰大中丞希孝泣謁博曰
 欲借公全朝廷宰相禮耳何忍以身家陷公顧亦何
 難公第使善詞較尉入獄詢刀劍口語所從來雜高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十四 高

四字一清曰東廠機密重情安得送閣改乎頃之天
 稍明出大臣會問故事先雜治大臣呼曰故許我富
 貴何雜治也馮保即問曰誰主使者大臣瞪目仰面
 曰爾使我乃問也保氣奪強再問爾言高閣老何也
 曰汝教我我則豈識高閣老希孝復詰其蟒袴刀劍
 曰馮家奴辛儒所予保益懼希孝曰爾欲污獄使耶
 遂罷保外飲大臣生漆酒瘖之而內以拱行刺事上
 聞有殷太監者年七十餘老矣在上前跪奏曰高閣
 老故忠臣而何為此隨顧保曰高鬍子是正直忠臣
 張鬍子奪他首相必殺之我輩內官何須助彼保大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三五 高

家奴稠衆中令別識且問見高公何所今在何地立
 辯矣希孝如博言使善詞較尉密詢大臣何自來則
 來自保所語盡出保口較尉即告大臣入宮謀逆者
 法族奈何甘此若吐實或免罪大臣茫然哭曰始給
 我主使者罪大辟自首無恙官且賞豈知此當實言
 適高家奴逮至希孝雜諸較中令物色大臣不辯也
 及會審風霾大晦尋雨雹不止東廠理刑白一清者
 謂保初問官二千戶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閣老
 顧命大臣本無影響強我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
 異日能免誅夷耶皆曰馮公已為具詞而張閣老改

沮而太監張宏亦力言其不可于是上下刑部擬罪
 竟論大臣斬拱被居正齟齬杜門屏居仕宦中州者
 不敢過新鄭率枉道他去久之卒當拱為相時其妻
 姪張孟男為尚寶丞往來甚踈歲時起居拱拱與其
 妻置酒便坐為曲宴孟男終日無他語拱語孟男於
 其妻而姪少我耶妻曰姑且如此何有於公孟男以
 拱故四歲不遷官及拱踉蹌去國拱向所私門生親
 舊率匿景褻足孟男執筆四脰脯追而送之郊拱下
 韋藩木槌執手幣以為席鞍以為兒對酌而別臨別
 拱握孟男手流涕曰吾向以為子少我也我亦少子

今吾忝子也孟男曰公何言也夫能不盡于公也者乃能盡于公者也孟男後仕至南戶部尚書拱無子賜諡曰文襄

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以庶吉士積資至國子司業嘉靖中虜薄都城下嫚書求貢詔廷議貞吉厲聲阻和者語在世宗及沈鍊記世宗壯之召入左順門使疏便計貞吉請急遣才猷辯博之士詣諸將營賞軍以厲其氣仍許開損軍令令壯士人自為戰懸重賞招之逗遛觀望者誅無赦上即授貞吉左春坊左諭德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給賞功銀伍萬令詣諸將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六

趙

貞吉所至見諸軍涕泣奮諭以忠義獨宣府營未往還報命曰營遠臣未辭朝未敢遠去上怒曰貞吉宜諭犒賞未見處分如何即云復命且妄以未辭朝為解下錦衣鞠問廷杖之謫荔波典史初貞吉廷議罷盛氣直入苑中謁大學士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謂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高大恨乃伴薦貞吉以行時諸軍與虜雜屯城外相去各數百里貞吉儻民車致金仇鸞所鸞不受虜且漸引去貞吉計恐後時又恐仇鸞怒而誘虜殺之故不敢遠

去宣府軍比復命遂得罪貞吉雖率易無當然一時

忠憤激烈人皆壯焉累遷戶部右侍郎尋以忤嚴嵩罷穆宗即位起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經筵官尋遷南京禮部尚書上悅之尋召入為禮部尚書頃之令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視事隆慶三年也面恩之日上令盡心輔佐贊理國事貞吉言近來朝廷政事紀綱邊防廢弛實多臣不敢負委誓捨身為陛下任事退語高拱曰數十年人臣黨比成風共罔君上賄賂公行綱紀蕩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弊陋已甚公振而新之在此時矣居頃之虜數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六

趙

萬騎大入大同總督陳其學握兵觀望宣府總兵趙尙棄鎮遠屯巡撫李秋副將麻錦等閉門鎖堡旬日虜去其學秋輒為尙等上捷大同巡按御史燕儒官兵科都給事中張鹵等皆駁劾請治罪兵部覆奏降職奪俸而已貞吉言國家最重邊防欲加整頓在朝廷紀綱賞罰乃紀綱之大者今日欲正大同之罪當正律祖法也皇上初年處治薊州山西失事律一時邊臣竦然振厲國是也儒臣鹵等所劾奏公論也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清議也大同失事耳目

昭然當事者不誦人以伸法乃誦法以伸人臣老矣
與參謀斷欲爭不能効忠無術乞解輔職不許頃之
復上疏論兵營制以飭戎務其疏曰高帝定萬世之
計令內外衛兵分隸五府所以杜前代強臣握兵之
害其法制甚周謀慮甚深遠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
伐旋師之後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
號為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發
聚為營既歸即當散歸各府兵所以久聚團操者以
當時常有戒嚴征代之事故爾不暇然猶以五軍名
營實未變五府舊制也迨至正統末年變為十團營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二八 趙

矣正德中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
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
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得將將之法我成祖
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得將兵之法得將將之法
則無前代強臣握重兵之釁得將兵之法則合兵法
御衆如御寡之方祖制盡善所當世守者也至嘉靖
天戌嚴嵩欲為賊將仇鸞之地遂請先帝特設戎政
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夫于五府
之外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千萬餘
衆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舊矣時無骨鯁伐

奸之臣故鸞得肆覬覦之計使當日遲于伏誅時事
未可測也代鸞者鎮遠侯寰寰知退讓自守保勳名
而已營日弱矣往歲戒嚴官軍俱列營城內怯弱可
知蓋皆絲輕變祖宗之法是以將強如鸞則有不軌
之虞將弱如寰則有不振之弊國家與虜為隣兵將
若此臣晝夜慮之竊為寒心私謂分府設將之制未
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蓋將才難得以
一人統十萬之衆非韓白不能以十萬衆分委數人
稱職易耳請將見諸官軍九萬分為左右中前後五
營營擇一將分統令其教習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二九 趙

每歲春秋遣官較閱其將之能否士之勇怯技藝之
生熟紀律之嚴縱以奏聞而朝廷賞罰焉收戎政印
於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命將于闔外事畢則繳勅
納印歸將于營中將太阿之柄獨持輦轂之兵常健
戰守調戍惟所用之書奏上嘉納下兵部集議明年
尚書霍冀議上營制如舊擇將分統遣文臣巡覆較
閱收戎政印則如貞吉言是時上特以貞吉故重其
事改協理京營曰閱視然文武二臣世爵流官互相
爭長貞吉所論卒不能行也頃之都察院乏人命貞
吉兼攝免奏事承旨貞吉既以議大同功罪與霍冀

1
2
3

不協冀論貞吉營制亦不盡行會給事中楊鎔劾冀
鎔者貞吉鄉人冀疑貞吉嗾之因上言貞吉專權亂
政謝恩數語非所宜言貞吉言向臣所論大同事實
發冀短臣知公家之務而已不意冀用私情憾臣夫
兵權貴分練兵亦貴分古法也分府設將分營練兵
祖制也人情畏難衆口多猜言不盡行臣亦何憾臣
入閣之日經筵面恩禮也皇上諭臣數語臣稽首仰
答夫皇上御極自擇近輔初發玉音羣品生色臣雖
猥鄙可無一言仰酬明聖向畏避忌默默而退有君
無臣不辱清朝羞汗簡乎豈不聞高宗相傳說命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趙

鹽梅命曰舟楫又不聞唐姚崇拜相之日要說十事
臣雖才謝元之官非宰相獻納數語即爲冀所持則
伊傅周召房杜韓范憂危甚多非誕則給也臣名在
五輔之後身居獨立之邊入朝唯影隨形居家無賓
入幕豈有如此孤子寡助之夫而能專權亂政哉乞
容臣致仕歸守丘墓上罷冀留貞吉如故陝西盜汪
二等逃入四川境劫掠四川巡按御史王廷瞻劾奏
巡撫都御史嚴清縱寇殃民當罷貞吉言賊故起鄖
陝貽害川徼雖有虜劫未甚挫衄遽爾更置巡撫倘
失事大此曷以加之清約已愛民省事任怨蜀中早

荒流困正賴其勤廉安輯招徠使欲去之是奪蜀民
父母也臣竊見任事甚難論事甚易任事之臣異同
難一毀譽之口難調則常憂讒畏譏而論事之臣不
設身以處地不原情以待成則恒深文而求備頃者
都御史海瑞被論去位嚴清若復繼之臣恐建功立
業之士從此懈矣臣蜀人也頗悉蜀事乞無罷清乃
許調用是年虜把漢那吉來降朝廷受之御史葉夢
熊論其不可上怒夢熊妄言降二級外調之次日下
諭吏部科道官奸邪欺亂朕即位以來者盡行考察
貞吉上言近因御史葉夢熊論邊上干聖怒薄示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趙

罰足戒百矣皇上即位以來科道官在事人近二百
豈無赤心報國敢諫直言之士一槩波及盡行考察
誠恐所司奉行太過未免玉石俱焚仰惟聖德如天
如地偶有所激降此嚴旨臣考漢唐宋事皆因鉤致
黨人之罪遂致才俊銷磨國社空虛祖宗設立科道
官許之風聞尚付執事諸臣酌其可否取自上裁縱
或不當受罰而已未聞考察至二百餘人踵漢唐宋
鉤黨之弊者也臣待罪內閣屢被譏彈今乃爲此營
抹豈有要市實欲爲國家養護元氣愛惜人才尊顯
皇上之神聖上報有論是時掌吏部者大學士高拱

貞吉亦以掌都察院同受事考察既考所罷黜皆前
 後得罪拱者貞吉林解不得至于日中輒語拱曰大
 有之世匪彭無咎孔子曰明辯哲也夫哲人知幾知
 柔知剛知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國家
 可保又何必極意之所之而後為快哉吏科都給事
 韓楫者拱門生論貞吉指斥朝政暗邀人心貞吉疏
 辯乞歸疏末言當令拱還內閣毋再掌吏部樹私擅
 權上手詔許致仕萬曆中卒贈少保賜諡文肅貞吉
 精通內典好講黃石素書平生持論謂二氏學通吾
 儒必出世乃可經世嘗道汴游嵩高抱犢伏牛諸山
 名山藏 臣林記 三三
 巡撫蔡汝補逾而問學貞吉為列圖明三教所繇起
 曰儒者見之謂之儒僂者見之謂之僂佛者見之謂
 之佛擬述二通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使出
 世不忘經世之用經世不碍出世之體未就而卒文
 章高朗雄健其為人英偉慷慨至老不衰翁曰蒙吉
 舉鄉試不仕數與貞吉講中陰事南京國子監祭酒
 姜寶薦授國子監學正
 郎曰徐階承嚴嵩之後曲以成君猶不免容悅之誚
 高拱勇於敢為雖不稽象觀理顧其心在國家幾陷
 大戮鷙懷之過歟貞吉意氣自好躁亦不免其言論

風采可想見矣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陸慶臣二

楊博 譚綸 龐尚鵬

楊博字惟約蒲州人父瞻為四川僉事博年十七舉鄉試旁通諸經二十一登嘉靖八年進士授蓋屋知縣調長安為政精廉殊絕蓋屋有劇盜博督土兵犁其穴在長安留心賑饑存活甚衆時瞻亦為扶風知縣父子並有惠政而博且寇陝被薦行取以年不及格授兵部武庫主司至為郎世宗幸承天起故學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楊

翟鑾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為行邊使視師九邊鑾薦博贊畫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微賞鑾綜所賞朝賞有數番來恐滋多欲拒不見番競謹博曰夷性卜憤不予必變莫若集而面詰其緩迂狀曰天子念若等僻苦煩相公親勞問若等當傾巢遠迎敢遲渙乃爾應縛屬吏諸番當氣惛如此則賞不待溢鑾從其計擁衛暨嚴跪諸番轅門之外譚而數之諸番果羅拜請罪因徵賚其先至者餘部落懼以後至讓無敢來東至遼東登撫順城觀建州海西二夷屋居火食樹官建衛大類中國而貢使久不至察其故為

西夷兀允住所閉遏而兀允住不靖繇東郵傳多乾沒苦之乃告鑾是夷勢雖羈縻功成藩屏奈何惜小費自撤厚防請以柔遠深意嚴諭諸驛并原諸夷後期罪特許補貢若兀允住有罪不可赦則嚴敕遼東撫鎮多方擒斬以絕禍源鑾從其計以上聞博是行東抵鞏陽西訖張掖輒眺察其形勢險易亭障堅瑕問土俗好惡士馬登耗夷帳遠邇部落強弱一籍記圖繪具得其宥祭所請築濬濠堡增設守備鑾以博計上聞輒施行鑾入首薦博可屬大事上嘉賜金幣調掌職方司時嘉靖中年北虜俺荅阿不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楊

累勸我叛人侵邊世宗日念邊所以督邊臣甚至虜始從大同左衛入犯朔州博白兵部尚書張瓚當備京師瓚以聞上喜其後繇朔州至馬邑白草溝而南自太原南下聲犯平陽澤潞延綏巡撫萬潮請備京師而瓚疏已行虜營汾及平遙介休東西散掠諸縣山西左參將張世忠與戰死虜益分掠定襄孟五臺等州縣八日始出陽和塞山西撫按以虜退聞博草備後十事請瓚上之瓚曰虜退矣寧庸是其夕上下內閣令戶兵二部條後計瓚取博草立上之上大喜有虜贖憂邊思職之褒而戶部後二日始上尚書李

如圭竟失上意以免是時世宗以膺懲責本兵贖倚
 博如左右手凡羽書中旨朝奏夕聞夕下朝覆上亦
 知博所為一夕羽書至上特遣中使扣楊郎中舍馳
 召之時增墨好貨而博布袍蔬食門絕私謁時有王
 文選鎖門不鎖心楊郎中鎖心不鎖門之諺博居曹
 十二年例當擢京堂官而鄭曉為文選郎中擬遷山
 東提學副使吏部尚書許瓚為博薄之曉曰以楊謀
 斷奚虞不遠夜過博以告博謝曉為知己居一年擢
 左參政又一年擢都御史巡撫甘肅上謂勳輔大臣
 口前職方郎也而是時仇鸞為甘肅總兵貪狡淫暴
 名山藏 卷之 四 楊
 博時時規正之鸞為會銑所奏逮繫獄中而銑亦坐
 議復套事逮詔獄鸞即上書許銑弁及博上不問及
 鸞得出獄尚許博不已上語左右曰楊博好官鸞何
 誣之再者必治居二年與總兵王繼祖督參將蔡勳
 擊虜八里河灘斬首四十二獲馬駝牛羊千有奇夷
 器八百九十餘已與諸將再擊虜鎮羌永昌山丹鎮
 番等處斬首九十餘獲馬駝牛羊四百有奇夷器二
 千五十有奇而哈密夷人牙木蘭自嘉靖初得罪於
 土魯番會擁衆五千餘人內附總督王瓊遷牙木蘭
 於湖廣安插其衆于白城山命哈密衛都督白羔刺

約束之顧白城城堡未建聽其暨附郊關以居者二
 十年所矣是五千人者皆哈密赤斤罕東諸夷長子
 孫日盛強勁與軍民相搏博檄副使王儀參將劉勳
 葺治白城山城堡墩戍給以耕爨之具具羊酒召諭
 白羔刺諸番徙之皆歡呼樂從計移帳七百有六男
 婦三千四百餘人離塞近者二百里遠者至五百里
 約以朔望之日入城番漢毋非時通既奏聞帝嘉之
 以斬虜徙戎二功進右副都御史予獎勅賜白金紵
 絲明年丁母憂服闋即家召起兵部右侍郎明年兼
 右僉都御史巡邊尋轉左其冬復命兼僉都御史總
 名山藏 卷之 四 楊
 督前遼保定軍務兼理糧餉博謂勳遼切近京師惟
 擁護畿甸防衛諸陵為大義禦虜之機敢戰不如慎
 守要以匹馬不入為功三十三年八月甲子西虜把
 都兒東虜打來孫糾其諸部七大酋十餘萬騎會于
 小興州白廟兒自三岔口古城川并虎頭山連營百
 餘里謀犯古北虜尋絲黑霧山而南戍刻抵李河車
 者二百餘騎距塞不十舍博飛發尖夜二人出哨留
 參將唐桂守密雲自帥中副總兵劉通副使秦甲而
 馳與巡撫都御史吳嘉會總兵周益昌大會于古北
 召諸將畫地守連營持待戰火器者夾岸軍益昌帥

諸將往來馳援軍皆附牆立乙丑寅刻虜自虎頭山
大舉薄潮河川關下突攻龍王谷參將楊照遊擊官
疾擊之卯訖午百十戰殺過當我軍傷者九博立出
金錢布粟分勞軍促故遊擊棠帥師五百人前助則
稍退尋攻甄塚子副總兵龔業疾擊之又過當則稍
退尋攻沙嶺兒益昌帥其所帥將殊死戰虜大挫轉
攻丫吉山廟兒嶺副總兵業展轉迎擊之遂退博更
檄益昌發家丁千人援虜所不攻地選尖夜攜地砲
潛出按伏夜分齊發虜自相蹂躪刺砍達旦時虜營
火光燭天烽火達京師上震恐問虜報於相嵩日數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五

楊

下會博奏至上喜趣逐虜丙寅虜分爲三道攻龍王
谷沙嶺兒磚塚子諸處各萬餘騎參將照副總兵業
遊擊官力禦之斬首二打來孫簡驍騎四千令部會
塞逼攻松嶺兒甚力千總承爵故遊擊言參將淵各
帥所部至虜盡銳蟻附而緣牆一虜已及雉言部張
馬馬斫其腕則皆墜虜射馬馬貫顛我軍被殺傷者
六十餘人延綏遊擊璘帥所部馳至擊殺虜數百打
來孫遣部會把戶塞擁五千騎濟師相持朝至晷矢
蝟集璘若言手刃督衆殊死戰殪把戶塞若里狐二
酋虜號哭鈎屍馱去戊刻突百騎攻漢兒嶺紅山兒

遊擊守督中軍時中等堵擊遊擊碧參將府以陝遠
遊兵應之遂退虜相與語向庚戌秋如進巨室寶貨
人畜各飽望外今者牆高臺密人狼弓強大非昔比
也丁卯辰刻虜復以三百騎攻孤山兒守若碧若府
揮刀親搏衆殊死戰擊殺虜五六十餘乃奔古城以
去仍返虎頭山將向白馬關大水谷博探虜動靜檄
寧夏遊擊經固原遊擊堂提督卿備而待仍選尖夜
持火砲潛入各營竟夕四散五六發虜人枵馬疲皆
狼狽哭歸是役也博禦虜五晝夜其始聞警即止宿
古北垣上每跨鞍環甲胄手弓矢往來諸隘口睥睨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六

楊

問憑牆血戰虜百道攻不克是時都城謂虜旦夕如
庚戌警報日數十至上時發厥衛邏較及親信中使
分詣緣塞調諸軍趾相踵及歸備述博隨虜轉戰狀
會大同巡撫都御史王忬奏亦至上大喜諭嵩曰得
如是者數人無廢兵政矣己巳即軍中宣諭賜博益
昌嘉會業照璘人紅紵絲服各一襲發萬金勞軍是
役也論者謂中興武功第一博上疏歸上功稱五略
以贊上是時俺答亦屬六萬餘騎寇山西三關亦爲
總督侍郎許論所擊走上大喜陞博右都御史兼兵
部右侍郎論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各廕一子錦衣

衛千戶益昌嘉會等皆陞賞有差尋兼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三十四年打來孫憤昨秋失利來襲馬蘭谷駐鮎魚石關下博與嘉會益昌益督諸將奮擊勦拒幾獲打來孫斬首二十餘殪其首一薊郊關也每虜至京師輒戒嚴博禦無失利博在薊賈勇教戰自四方至者稍有寸長輒置幕下擇氣志可使者激之曰虜亦人耳奈何見而走安知天不欲而富貴令奮跡行間耶久之士知戰故輒以無事亡何召入為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杜絕相嵩于世蕃不得撓兵政嵩父子不悅居一年丁父憂又二年土虜寇大同圍

名山藏 卷之七 臣林記

右衛城連月不解徵總督楊順下獄罷兵部尚書許論廷議置代未決上復召博為兵部尚書以往博不能辭墨線而往上疏慰曰皇上幸寬西顧憂臣誓滅此賊用摠國憤上嘉答之因賜白金文綺虜謀博出關即夕悉衆出塞去博以右衛久在圍城中樵採路絕士煮革而食忍死固守無二志乃優加卹獎疏褒其守帥尚表金陳善後十事遂經畧大同修守要害測虜情預戰守凡疏一二十上上悉親為裁定不下部議虜去遠博以大同川原平衍虜騎飄忽艱于防禦乃聚糧具械分布修築躬自勞來獎勸于是築牛

心等堡塞墩臺二千八百七十二座挑濬大壕二各長三十里攔馬壕六十四道凡五十日工報竣嘉博功大完速降勅獎勵賜白金文綺隨諭輔臣曰宣大博理已平一歲可見凡事無人之效又曰博盡心邊務方在理中以來冬回部為宜朕意須加以一秩乃加太子太保兼右副都御史虜酋有哮素者故稱魁桀時以輕騎抄我邊博計擒之并斬其黨十五人因分銳兵襲擊金塞虜營多所斬獲虜徙帳遠去邊警益稀乃議築翁萬達所創大同長城列上修邊四事大約計費二十萬金請內帑者十一上覽疏謂

名山藏 卷之八 臣林記

輔臣曰博修邊費少成多比他動以四十萬用大不同各鎮妄費誰肯一言及者博聞感泣會虜入薊鎮督臣被收廷議移博鎮薊上然之時當防秋即日趨居庸道上經畧宣大及時總理十事既入關調度諸將魯聰等畫區分守而以副使等官李尚智等監之下令曰某月日時各管據牆舉火為號某日某時如之凡擺邊耀武者三自居庸距山海旌旗徑千餘里不絕炮火之聲遠邇響應近塞夷衆走報諸會時刻不爽諸酋皆驚終歲不敢近塞上召博還部加少保當是時嵩父子不傳博入屢沮之上特旨博復特

旨加貳孤嵩。一。憚浙江總督胡宗憲者父事嵩。南海賊爲亂宗憲計擒其酋王直嵩欲因事侯之博執不可請下廷議禮部尚書吳山與博持之宗憲意不侯嵩與其子世蕃憾博甚是時上久不接羣臣操下益急博屢犯嵩慮爲所陷夜宿外舍以待不測然上殊知公一日諭吏部曰朕聞自博入胡虜日伺邊外未幾戎政缺人又諭兵部曰戎贊之用須如博者會各邊屢有奇捷法當叙本兵功博不自言上皆錫銀幣繇是嵩乃不敢復構博博一品考績賜羊酒鈔錠按柱國勳并以勳贈其三代上異數也尋詔支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九

揚

且以礪世明年吏部尚書缺特簡博未幾上崩穆宗卽位博首請錄忠諫舉遺佚奏脩平宸濠功令新建伯王守仁子世其爵又以中外遷陟太驟政多苟且請漸爲久任法益得施行明年一品三考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讀書博在位久左右倖臣皆不便之時時諸博於上博歷辭廕許之又明年以覆留都御史龐尚鵬有旨詰責博請謝去大學士李春芳尚書劉體乾等及兩京科道交章奏留不報已而左右諸博者皆得罪上知博無他又明年再召爲吏部尚書治兵部事力辭不許是時西虜已納款九邊防禦劄遼爲急博奏徵浙兵九千人復奏遣清軍御史徵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脫伍軍悉詣薊鎮以實畿左尋解歸神宗卽位召還吏部時一品滿四考賜寶鈔五千貫肥豕三上尊三十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廕一子尋覃恩贈三代如其官蓋以兵部臣一品四考惟博一人尋以疾乞歸再疏許之時博子俊民爲太僕寺少卿俊卿爲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詔皆許扶侍歸蓋殊典云歸之明年卒年六十有六計聞輟朝一日諭祭賜葬贈太傅諡襄毅廕一子中書舍人博豐鬚偉貌音吐洪暢每談及生平履歷接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

揚

還事與夫九邊阨塞險要兵馬錢穀盈縮堅瑕今昔登降之故慶慶如指掌遇下有恩所至多見思每朝四鼓興危坐待漏祁寒暑無二雖位益尊益恪慎俊民仕戶部尚書俊卿武舉第一人又俊士亦舉進士譚綸字子理宜黃人父鎬以貢為王府教授綸為人恬澹好黃老言嘉靖中以儒士中鄉試連登進士授南祠部主事稍北遷庫部郎轉南職方居久之倭寇苦東南諸郡轉薄南京城門閉者三日綸一再募壯士五百人逐之雖未能撓寇然當事者指目綸為知兵是時台之僊居黃巖新中寇郡兵幾萬人皆憚懦

名口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一 譚楊

遂補綸為台州知府至則簡習精卒千人一捷于柵浦一捷于北嶺一捷于楊沙溪皆在旬日間以此益知名就遷浙江副使為巡海使者綸悉散諸徵調一意練士著倍餼餉備器械厲威信必誅賞教之三月部士皆爭命死敵而會督府剿王直黨於舟山兵相距十月莫敢動綸伺賊登馬岡急擊潰之明日攻何家磯又大潰之黨無留未幾犯桃渚綸急走桃渚已又殺海門陴者登城矣綸急率衛卒搏賊又扼賊海門之南北路遇之於新河追殲之南灣浙中寇盡平陞參政轄海事如故當此之時江南平賊功惟綸與

胡宗憲為最居亡何廣賊流劫江西時綸方丁艱家居起復擊平之改福建參政乞終制亡何倭陷興化又起復綸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綸期戚繼光猗賊者林一鼓盡擒之俘斬二千二百有奇獲被鹵三千餘人衛所印一十五章然不自居功悉以歸前督府是時前督府方獲罪得藉以解陞副都御史復擒賊于福清之神前灣漳浦之玻璃嶺其他楊一蘇阿普藍松山等閩中衆不下二三千人皆誅滅過當八閩底寧得請補制居一年起巡撫陝西未至蜀妖人蔡伯貫倡亂改巡撫四川至則寇已平度川湖介移施

名口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二 譚

州衛設隆昌縣于隆橋驛邊蠻所出沒又平龍州薛氏則又改龍州為龍安府皆得請蜀人大德綸又討除逆賊鳳總祖有功賜銀幣隆慶改元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尋召還明年以左侍郎總督薊遼綸謂鞏護京師宜莫謹備薊鎮備薊鎮無如注精戰具于是修壕塹創敵臺造戰車鳥銃佛郎機諸具甚設初綸在江南時與俞大猷戚繼光共事戎閒用浙兵得勝有所之必帥與俱往賊望見浙兵旌幟無不膝受刃及是請得南北兵兼訓練奏立三大屯管管鑰竟委戚將軍前自是稱雄鎮虜相戒不敢犯居二年陞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理戎政明年以尚書理戎政
是冬予告又明年起兵部尚書掌部事方是時三鎮
貢市竣北虜三貢禮成粵東羅旁蜀中九絲平遼左
征逆酋王呆及平虜堡之捷推功本兵三賜金幣兩
廕子二益俸一加太子少保錫麒麟蟒衣各一襲亡
何卒綸慷慨負奇節朝廷始終置綸兵間綸亦始終
以兵事自表雖無所授韜鈴勞畫運量若玩弄夷虜
掌股上其志慮忠勁即圍微靖謚常若大敵肘足發
極計慎畫猝有警輒欲奮蹀爲士伍先不敢晏處嘗
言國家欲破虜者必得人爲總鎮將兵十萬東西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服食馬弓主風解印綬丁艱服闋入掌河南道理考
察事科臣胡應嘉刺太宰得罪尚鵬疏救甚力且劾
及輔臣郭朴尋按浙江浙江賦民大抵皆本天順間
御史朱英所疏兩役法籍縣民分爲十年而終於坊
里之長每一坊一里長率十人令民按丁若田五年
而率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坊主宴里主饋日甲首
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縣延審諸役日均徭歲環遞
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
襲所云甲首錢有一貧男子出白金四五兩者即富
者接田按田而率有加畝滿千金不數百不已於是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四

來擊無畫地自學或時出塞擣虛庶得志又欲圖復
大寧安薊遼西稍移鎮偏關犄角宣大庶幾銷虜無
大舉綸少時好黃老其後入官家居聲伎自奉增損
海內曲調儷之和平號四卒腔至今優人皆用之卒
年五十八贈太子太保諡襄敏追叙羅旁功世一子
錦衣百戶

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其長富者不免詭畝逃役至
若均徭一不幸得館庫或捕鹽諸役其在榜中顧役
直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誅攫百出不數百金亦
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重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
二則身家亦破碎生平構聚五百千朝居暮空貧者
至不有其妻子與籠雞豚互牽引鬻市中相聚以
哭於是每書榜則老背黥吏巧播弄以網賄與詭者
相唇齒而民病極矣尚鵬知此已久既至乃破除其
法一邑中調劑官百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
民之丁土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千率出若干錢與秋

租歲金輸於已吏明年百所費與所役亦歲出庫中
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人給銀帖一紙令曉然無
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役富者亦不入館庫
役最重且苦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
每丁不輸二十分眇細易辨受詭者不得行胥吏無
所用播弄用詔書行之名曰一條鞭浙人大便而江
以南通行之礦徒倡亂促巡撫勒平紀驗其功次釋
出幼少者千餘人西湖中大家種蓮藕取利占據相
格開至傷命悉禁絕之還朝報命浙中排門香燈涕
泣攀挽尚鵬車中亦淚下也改提督京畿學政嚴條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三

記

約立學規士習丕變隆慶初條陳時政數萬言擢大
理寺丞時議興復九邊屯鹽陞右僉都御史行部次
東昌疏劾內侍恩馳驛殺人御史以仁賊私狼藉并
劾給事中齊陰壞邊餉言官憾傷其類思有以中之
不得也尚鵬巡歷諸邊足跡殆徧與總督尚書王崇
古人河套搗虜巢有功執政忌之竟不得叙又上會
計錄言從古征斂煩多則民窮盜起天下遂大亂臣
親視邊方生靈愁苦幾欲繪鄭俠之圖讀者咸壯其
志次甘州為御史部永春所劾下吏部尚書楊博曰
龐君能臣特疏保留少輔高拱不悅傳旨切責勒博

致仕尚鵬落職九卿科道疏留不報萬曆初博召用
尚鵬亦以僉都御史起督福建軍務至則罷商稅減
寺租蠲宿逋五十餘萬踰年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
事張居正奪情復相論者俱得罪尚鵬移居正書中
救居正不懌亡何坐報最以簿書年月少誤被給事
中陳三謨參奏回籍居四年卒三謨居正黨也尚鵬
忠介慷慨有才有膽其立朝知有法紀而不顧一身
利害其當官知恤民艱而不避一時讒疑海內縉紳
倚重焉天啓初諡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六

記

尚鵬善治賦而楊博在嘉靖朝尤為主上所倚毗可
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為鞠躬盡瘁君子矣

葛守禮 陸樹聲

守禮字與立德平人嘉靖七年山東鄉試第一遂
進士授彰德府推官有大獄坐與盜者連數郡守
鞫無驗悉論出之大吏易守禮儒生耳何知吏已
吏以他疑獄試守禮守禮平亭盡允大驚服擢兵部
主事郎儀制寧府既除弋陽王攝寧事請得置旗尉
如故守禮不與曰攝寧也繼寧耶出為河南提學副
以論士兼德藝遷山西參政冀南兩郡藩宗暴橫至

匿亡命行劫監司莫誰何有徙署於他治者守禮至仍故部署彈壓兩郡悍宗皆斂跡陞山西按察使鴈代寧府開居民多自墾田或告晉王曰府中牧地也王奪之居民譁搆兵守禮法其首難者仍歸田於民令有司歲收其出租抵宗祿陞陝西右布政轉左秦王亦以牧地故利民田立石其壘上民爭訟不決守禮什壘石告王以晉事田亦復歸民入覲佐計所署卑冗吏老疾失真者輒與白吏部尚書曰若是則計簿舛耶守禮曰此皆去省會遠第取具文書實未嘗見其人今乃見之舛在某也陞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尋陞戶部右侍郎督餉宣大山西改吏部右侍郎三攝部事大抵綜名實振淹滯抑僥倖銓法多所更定而貴勢皆不便之陞南禮部尚書相李本署吏部事希嚴嵩指以地震請考察廷臣分三等爲去留守禮以衰庸罷留一等則吳鵬趙文華嚴世蕃諸人時論譁然隆慶改元起戶部尚書時國計詘甚守禮請益鑄錢以便民平估以便商尋徙南工部尚書以母老終養母沒服闋起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是爲萬曆初年再察中外察務絕朋比黜愴壬一歸於平直而尤重貪殘之禁守令生受財及酷烈者劾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五

五

繫詔獄窮治吏爭自祓濯矣久之以老力求去守禮立朝四十餘年侃侃一節義所不可引是非爭大體絕不伺他人意指有附麗而亦未嘗自便爲隱情在隆慶初相高拱以藩邸舊臣當事快恣相徐階積不能平百計逐拱白吏部尚書楊博都御史王廷及六官之長各率屬疏劾至臺省庶官交章論奏穆宗故眷拱見拱彈章滿公車不得已策罷拱守禮時爲戶部尚書獨不論拱戶部左右侍郎徐桂者拱同館也劉自強拱里人也詣守禮請守禮不應曰人各有見某自見不論高公耳何必同兩侍郎不得守禮疏乃自作白頭疏上之守禮自求罷居二年拱再相德守禮召用之時自強方尚書刑部拱從容語曰向者公疏可無白耶自強曰疏之不自今日安得尚侍公拱曰葛公棄不佞耶守禮卽以見德於拱得復用顧見拱快恣如故終不附麗之拱亦少疎矣其後拱坐王大臣事守禮又與楊博力周旋於張居正所人以此稱葛公長者守禮自少至老服儉如一日不知有人世雕靡事年五十時其妻爲之求侍姬而強之守禮召姬侍姬直當前守禮卽拂衣出旣數年妻召其姬家返之處女也嘗上疏禁戲劇東省譙新進士御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記

八

五

史用故事召戲不敢白守禮以告相殷士儋士儋
人也守禮面斥御史士儋曰某實命御史守禮曰甘
疏禁安所得旨旨實擬內閣公自矛盾耶揮出之左
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端肅孫曦亦萬曆中舉山東
第一成進士

陸樹聲字與吉華亭人陸宣公之後也其父始孩而
孤鞠於外家從母姓曰林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為
林姓至隆慶初始改云樹聲少貧與其弟德同出為
贅壻登第六十年立朝不盈數載每遷一官輒以病
罷嘉靖數十年閒海內清望樹聲為第一自其為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十九

陸

士移疾歸里其後告滿詣闕相嵩柄國官無大小皆
有定價而館職尤重嵩子世蕃知樹聲無所挈第使
人索松江綾子二百疋曰當以翰林予陸君樹聲謝
曰翰苑本不敢希又實無一綾惟公所置之遂不往
謁次相張治樹聲座主也為解於嵩嵩曰彼陸生者
何其徑庭治曰蠢人也不足與較嵩乃令出試以南
宮舉首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終不釋然治乃為樹聲
具錦幣四雙白金四十使一翰林介之謁嵩樹聲往
至門則治所遣持金幣者已在嵩門下出刺授樹聲
使自為獻樹聲大愕怡告之故樹聲不言懷刺入一

揖即出終不出刺嵩送二人出見持金幣者立門左
問為誰樹聲口不知竟出嵩大恨樹聲授職未幾又
以告去矣數告數起歷南雍南部時徐階當國樹聲
同里人也落落穆穆萬曆改元以禮部尚書召踰年
與內閣居正持前輩禮甚抗又以論事不合復稱疾
求去二十六年樹聲年九十守臣以聞天子遣官存
問加秩一品為太子太保久之卒諡文定樹聲居嘗
閉門宴坐焚香啜茗啓處服御笑飲在所休休然其
和光綴接里之執經問道與士大夫東西行禮於其
廬者不擇賢愚少長皆意滿去王錫爵稱其道不苦
空而禪不標熾而儒不垢俗而隱弟樹德都御史以
方嚴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十

陸

鄭世威 吳嶽 譚大初

鄭世威字中孚福建長樂人嘉靖八年進士方總帥
題其齋曰志樂顏瓢貧甘范甌弱冠舉于鄉既成進
士會臺臣闕詔從諸進士推擇象競趨之世威曰纔
脫章句躡司耳目耶授戶部郎丁艱改刑部出為
西按察僉事尋改廣東丁內艱復除江西貴溪相
再召入相諸司往賀開角門延入世威便却退呼
者曰相國尊然奈何令邦大夫縮縮旁趨還吾刺

耳門者開中門乃入相言未子也汪巡撫玄錫偕相
有事上清宮名爲祝釐世威從諸司往拜祝詞乃
知爲相祈子拂然不拜出轉浙江布政參議言再相
過武林世威復不與諸司郊迓也轉江西按察副使
時分宜嵩代言族黨武暴張於言矣世威輒用三尺
繩治有抵重法者獄具矣巡撫傅將改論世威持之
不能奪也能憲副者嚴姻以輕直占廢寺田千餘畝
世威驚以賑饑熊持相手書求抹不得遷四川參政
念分宜終螫已投劾歸歸而薪粢不贍耕鋤自方且
十年分宜敗中外交薦起湖廣參政南京右通政隆
石口表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云世威副使江西時議清贖緩備廩且謂升石而
徵之筐篚而縻之是奸國法也取盈于公廩而尾閭
干權門是奪民命也纏纏千言讀之恫切至有欽以
傳者通籍數十年朝野參半自對大僚臨下吏與農
民處一本之至誠其學一以濂洛爲宗取六籍及儒
先語日誦繹之錄其精者獨証于心曰心嚴師爲師
心直諒爲友展也宋儒實獲我私年八十二卒禮官
言其歷官權貴之鄉媚寵是耻辭榮寂寞之野杜門
自高人謂盡之賜祭葬贈尚書諡恭介
吳嶽字汝喬汶上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歷戶部主事
石口表 卷之二 臣林記 三

慶初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副都御史華亭相階
爲王守仁學廷議有舉守仁從祀者世威言王守仁
治世能臣也謂其紹周程宗孔孟則平生庸德有不
足矣且其率天下徑趨直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
屏不用將有毫釐差千里失者與守仁同時講學者
泰和羅欽順惠安張岳世稱賢大夫兩相指擊其謬
守仁辨不能絀蓋守仁以名勝欽順岳以實勝實之
與名相去遠矣階不是也顧其事亦寢轉南京侍郎
改刑部侍郎會有詔採珠及珍石世威疏納忠諫崇
節儉不報遂乞骸歸歸而耕鋤如故里中不知侍郎

郎中知廬州保定二府爲郡責大體而已而以聖賢
之道望其民守廬州諭廬民母有不孝弟母怙侈母
鬪狠毋惡聲聞里中毋崇尚浮屠婦女不蔽面毋途
行別民善惡於旌善申明二亭置社倉設社學藥局
鄉約朔望視學講經義一如國家成法廬人民化之
守保定仁愛明敏未嘗用意摘發而自胥吏隸卒以
至市猾田疇無敢越軼皆若通貫爲一心保定繼來
爲守者唯有嚴清與嶽並名而嶽德及民尤深且厚
累官左僉都御史巡撫真定嘉靖末年見相高虐焰
移疾自免屏居南旺湖上茅屋薄田粗終居食日惟

披閱禪經默坐一室客有過者亦時出見或留設食不過數器脯菜居大半殊不出謁謝時遊行跨蹇驢而已或諷其矯獄曰某罷吏居家未嘗一用邑中夫役自覓與夫力又不能老又不能騎跨蹇驢取便適非敢矯也既數年相嵩罷徐階當國起獄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郵遽持檄喧闕獄宅僕人言狀獄方跌坐行氣搖首且止僕走立門外可炷香頃乃下牀索檄觀之擲不更視親友從史乃出就徵一時士論翕然得人隆慶初大計科臣有異議疏入留中獄詣政府抗辭曰請閣下視故事有考察去官者而科臣名口藏

臣林記 三三

敢留之否公母傷國體也閣臣悚然疏尋下既遷南京吏部尚書以老致仕獄在南京抑浮薄杜僥倖務節儉以變風俗為人耿介端方清操絕俗守廬時以艱歸途次陰雨持廬蓋以行至家返之歸自南都廳事不備假僧寮而見客卒賜祭葬諡介肅

譚大初字宗元始興人嘉靖十六年應貢復領鄉書以貢資還公帑連登進士出跨蹇驢而已以憂歸赴選授工部主事痛革積弊不遺餘力久之復以憂去起補戶部選為戶科給事中歷兵刑左右給事奉使冊封醜遺一無所受擢江西按察副使獨振風紀直

民枉抑視權勢貌如也清戎多所開豁御史以失額為疑大初曰失額罪小殃民罪大理驛傳嚴革冒濫撫院或借資庇其故人亦峻拒之過者多避道去嚴嵩親黨屢奪人產大初廉得實悉罷法秩滿年僅五十具疏乞休不許擢廣西參政桂林澇米價湧請督府開倉發糶便宜賑恤存活以十餘萬在事二年值妻子連喪疏乞解職嘉靖末年召起河南右參政連擢南京通政應天府尹三奉詔書不敢復辭穆宗即位疏乞以參政致仕不許晉工部侍郎遷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貴戚權璫侵民田土必躬覈履悉歸侵名口藏

臣林記 三四

於民力薦僉都御史海瑞可大用累乞休不許轉南京戶部尚書復引疾乞休致仕家居田不滿百畝讀書鼓琴時人罕見其面卒年七十五詔賜祭葬閩人戶部尚書馬森謂生平所見清節二人粵中譚大初及汶上吳獄也子音以貢歷上石西州知州有廉直聲

臣林外記

志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誠哉是言也建文君即神聖無過高皇帝其臣雖賢無過宋濂劉基陶安諸長者高皇帝立法貽謀垂之萬世夙興夜寐恒如不及使諸臣博稽典故而斷之獨思凡治世立教之道蓋大備而鑒之前古為子孫者遵行其所立維持其所廢雖有辟王可賴前哲建文君憫然皇祖之典刑馳騫三代周官之治固已遠矣且所以變政易令者徒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外記

區區名號位分之間未嘗深求古先聖王精意之所存君子之道施繇親始周人大封諸姬宗盟後異姓建文君隆思廣大寬通之理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也而即位半歲周齊湘代岷死徙囚迫豈不曰晉王廢周王遷潭王殺高帝為之矣父可得諸其子者兄之子亦可得諸其叔父乎主人之居室也無以取侮市道之人突然闖其家可閉門而鞭垂之童子持杯羹自喜揭然恐其傍人有欲之之色不奪之亦戲之矣天下之事大之足以制勝畏之益以名敵以寡與人使得為詞者乃有國之深弊惜乎齊黃諸臣

過謀之君過聽之也今天能以祭器祀其先人者一

有子孫不享其胙飲其福酒主人必以為耻曰未廣其先人况夫富四海有天下者哉鄙人何知天佑命者為有德其閭宮自焚子弟不得終先人血食斬焉非不幸矣然而乘人之敝車者不以折轅不抹登人之壞舟者不以遇溺不拯以諸君子之材上者通經學古次亦明韜習質可以效攻戰今不徇溝瀆之諒皆足附鳳攀龍垂名後世而前戮既酷後烈方道且欲以其九牛之毛維天地而參三光若此者亦足見高皇帝餘教之未衰而建文君尊賢敬士求仁義者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外記

之報矣人有兩妻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人則取其長者故夫陳植以遇害得葬李貫以不諫受詰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于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夫諸君子者亦文皇帝所欲得以為臣者也兵部尚書齊泰者初名德深水人太常卿黃子澄者名湜以字行分宜人也洪武末年雷震謹身殿上禱於郊擇九年亡過者從泰以禮部主事與而子澄以進士及第選東宮伴讀上竝重此兩人久之泰繇兵部郎中進為侍郎而子澄為太常寺少卿上閱

邊將齊泰盡能舉其名邊方要害幾所甲兵幾何泰出簡袖中甚悉上奇之以為兵部尚書及大漸受顧命輔太孫太孫即位為建文君以泰顧命子澄舊學信之使參機務凡止諸王母會葬高帝王屬三護衛不得節制他文武吏有罪國輒除其說皆自泰子澄發之周齊湘代岷相繼煽動泰與子澄請徙周代二王於邊降齊岷為庶人責討湘王王懼焚死成祖時在燕邸威形出五王上齊湘之辭連燕王亦削讓泰與子澄日夜謀剪燕矣燕王見五王者不得自全又聞密詔且見叔乃以高皇帝訓起兵檄天下索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三

齊黃

奸臣於朝坐泰子澄為首建文君使耿炳文李景隆等先後南出皆泰子澄居中調度景隆數敗燕兵日振建文君則陽逐泰子澄謝燕陰使居中如故燕固疑之不罷兵已而盛庸捷東昌建文君喜召還之已燕兵急則又竄逐籍其家謝燕燕謂帝終不明誅泰子澄益治兵如故居亡何燕渡淮泰子澄捧詔四出募兵而王已即位皇帝下今有擒奸臣者爵三級為從者二級首擒叛逆者二級為從者一級所懸捕凡二十九人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禮部尚書陳迪文學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練子寧禮部侍郎

黃觀大理少卿胡閏寺丞鄒瑾戶部尚書王純侍郎郭任盧迥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工部尚書鄭賜侍郎黃福吏部尚書張統侍郎茅大芳給事中陳繼之御史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謝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經歷宋徵卓敬修撰王叔英戶部主事巨敬子澄至蘇約其知府姚善勤王聞都城破乃謀入番求兵道見獲而齊泰募兵廣德辱其白馬欲更出他郡馬勞辱汗亦為人所得上皆族誅之籍其妻女姊媳教坊群亂以教坊子弟僅泰一子六歲得給配子澄一子變姓名為田經以免其後二十九人者王純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四

齊黃

鄭賜黃福尹昌隆張統服罪見宥餘皆誅又其後增奸臣名合前五十人而徐輝祖葛誠周是脩姚善鈇鉉等為之首仁宗即位曰方孝孺諸臣忠臣也其姪屬發教坊工匠軍伍為奴功臣家今有存者悉赦歸給還其田土泰子歸其一女在教坊時詔舞陳儀陰畜以姝子至是嫁良家而田經亦復其故姓陳迪字景道宣城人祖有賢以功為撫州守禦百戶迪幼個儻有志操洪武開辟郡學訓導為郡太守草表賀萬壽太祖覽而異之久之薦通經除翰林院編脩累遷侍講出參議山東捕蝗弭盜東人德焉久之

丁內艱奪情爲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蠻亂廸用土兵擊破之建文君卽位徵入禮部尚書授特進榮祿大夫會水旱廸請命法司擇廉厚吏分詣郡國審覈獄囚所在招撫逃亡免其賦皆見施行加太子太保予兼俸辭靖難師起受詔督軍儲過其家門不入及聞變赴京成祖責問之嫂罵不屈遂收其子鳳山等六人同日棄市鳳山臨刑而泣廸怒叱之罵成祖成祖使廸六人者鼻舌嘗廸曰悅口否廸曰是忠臣孝子之肉云胡不悅爽人口者其有在矣遂俱斫死廸戚連坐亡筭廸死人從衣帶中得其詩及五噫之詞蒼頭來保拾廸骨歸葬計家橋姻戚之連坐者掘而投諸湍成化間寧國通判陳紀具衣冠重葬之碧泉山郡人私謚曰靖獻

名山藏 卷之五 臣林外記 五

貴道德耻刑法而尊教化慮無不發明聖學敦陳王道當是時天下皆以孟軻韓愈復生孝孺亦自以遭遇時君當世無二奮然謂三代仁義禮樂爲必可師田必可井閭必可比刑必可措何其勇也哉嗚呼天生用世之才亦艱矣通今之士多循好古之士多迂故夫時平可以興治世急可以撥亂求之不窮者命世之豪傑也以孝孺之自持如彼其高過主如彼其信令遵高皇帝之遺脩明其政教惇厚其德澤其君虛已而聽之憑以高皇帝餘烈可以成化惜乎好古太堅求治太銳欲以一人之身挽回數千年之世道而皆必自己出余讀其所著深慮治要官政民政諸篇大要謂善治民者以仁義禮樂爲穀粟慶賞刑誅爲鹽醢常使民間吾法之不可犯而不使見吾法之可畏則已爾信斯言也誠揀時之良藥矣易名號改官秩其事不足以興政教顧亦狹小前人而紛更高皇帝之制先王之道仁義禮樂莫大乎親親在廷諸臣可以得建文君者莫孝孺若也而刻削太驟至於骨肉嫌猜坐生蕭牆之禍尚晏然講周官之法謀及行閒割地而始窮又何踈耶抑天之所廢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哉建文君既亡孝孺斬衰夜哭成祖待以

名山藏 卷之六 臣林外記 六

不死不屈繫之獄使其徒廖鏞廖銘說之叱曰小子從予幾年所矣猶不知義之是非成祖欲草詔使出之孝孺持服入見拊膺擗足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母自苦予初心欲輔成王如周公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孝孺曰獨無其遺孤成祖曰國有長君社稷福也孝孺曰獨無其介弟成祖曰先生休矣吾家事耳趣為我草詔孝孺大書云云擲其筆曰死即死耳成祖曰即死甚善吾固能族人孝孺曰族至三赤矣成祖曰吾能四遂命裂其口至兩耳復錮之獄大収其朋友門生每収一人輒示孝孺孝孺益不顧乃盡殺之然後出磔之市臨刑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繇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凡刑七日乃亡宗族親戚朋友為孝孺誅者千有餘人古今成仁之禍烈未加此也嗚呼成祖威武宏達求士如饑渴今孝孺與三楊蹇夏諸人樹勳當時因將列彛鼎勒景鍾又今稍掩剛愎以存堂陛之詞亦可及身而止死者埜於市矣猶然轟雷運赴水火如枕席其心有所必然也孝孺死浙東之仕於朝者以身殉建文君獨多於天下故夫行有勸而德有風孔子曰志士仁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一

方

真斯人歟其斯人歟練子寧名安以字行臨江新淦人其先居淦東東山父僖徙三洲上善為詩洪武閒以起居注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後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子寧遊淦岸與金幼孜相善相謂曰子異日必為良臣我當為忠臣洪武十八年以進士入對上發策曰朕稽古名世者惟敬事而畏人神趨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繇是大輔人君福臻黎庶朕統一華夷官遵古制律做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弗當其有能者委以心腹多面從而志異純德君子優以祿位但能敷古於事束手中才下士廉耻無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深永不克已彰君之惡若非真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無已奈何為治爾諸文士雖在建學之秋未博乎庶典但能條陳可否則知利鈍既承朕命悉乃心力志根名世在斯始舉子寧對曰陛下以得人之難詢草茅之陋謀之可謂廣求之可謂功矣臣不知陛下果能聽之與抑姑試之與雖然君以名求臣以實應好言以招禍觸諱以亡身非臣敢恤也陛下所謂敬事而畏神人此唐虞三代命官之語也陛下臨御十有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八

練

八載孜孜求賢至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夫人君之道在知人知人之職在任事君有知人之明臣有任事之責故唐虞用人必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必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未嘗造次任之也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弗當者亦察之不詳用之太驟之過也陛下擢用天下之士責望非不深委任非不專然迄無報國之效何耶徇名而不求實之故也古之用人者必其人之足當是任而後用之不疑今則不然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且天下之材生之甚難成之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爲難又忍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外記

六

以區區小故而卽付之刀鋸斧鉞之地哉漢武以英武之資朝奏暮召小不如意誅戮隨之以有限之才縱之無窮之誅若此無已奈何爲治陛下興天下之學校育天下之賢才而教之之術未盡故士之成就者未至也臣願陛下選師立教求胡瑗之法立治經治事之科歲考其成則成德至矣能詳于始則可略于終能勞于先則可逸于後陛下命臣以志根名世自斯舉始是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報陛下請服膺敬事畏神人一語至于阿曲求恩逢迎將順非臣所學也策奏帝覽而善之擢第一甲第二賜進士及第

授翰林院脩撰子寧性資英邁至是益以名節自砥文學行誼一時推重其居母喪力行古禮服闋除翰林院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與方孝孺特見信用陞吏部左侍郎進賢退不肖多所建白尋遷左副都御史會御史府成改御史大夫靖難師起李景隆出師亡功召還子寧從朝班中執景隆數其觀望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臣備員執法不能爲陛下除賣國奸臣有餘罪卽陛下赦景隆必母赦臣因大哭請死建文君爲罷朝燕王既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脩上書指斥當事誤國下群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外記

十

臣議當事者盛氣詬兩人子寧曰國事至此尚禁人言乎諸公第勉之而已成祖卽位縛入見語倨彊不止使斷其舌子寧探舌益大書殿輒不遜益入於輒有隱隱色遂命族其家姻黨被誅者百五十一人戍塞者三百七十一人女瓊瓊入浣衣局宣德中赦出子寧死百餘年胡議割淦三州爲峽江縣峽淦人爭祀子寧至貽書相詢臨江太守乃使二縣並置子寧祠子寧有後在長樂天啓中叙忠臣之裔官其孫孫夢子寧來語汝勿做他家官亡何其孫死黃觀字瀾伯一字尚賓貴池人學於元黃昇洪武二

十四年以會試第一對策大廷太祖覽而嘉之復擢第一繇翰林歷尚寶司卿禮部侍郎革除閒增侍中員次尚書以觀為之仍掌尚寶事觀與方孝孺並為建文君所親靖難兵起屬觀草詔告天下及渡淮銜命徵兵上游諸郡舟抵安慶聞金川門不守歎曰吾妻素貞其死矣夫招魂而祭之至建德聞曰宮已焚失帝新皇帝帝三日矣觀謂舟人曰羅刹之磯湍棹可鼓也至磯服朝衣東向再拜投湍死舟人撈之得其冑棕珠系成祖捕觀急人以其帽系獻成祖疑觀或尚在族其家逮其姻黨百餘人而觀妻翁氏城破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十一

時果死翁氏者池口人成祖登極而問璽曰尚璽者誰也已知為觀命執其妻子得翁使象人妻之象人將翁至家出市酒脯欲與成婚翁携其二女及家屬十許人自湛通濟門河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嘗題詩鄱君廟太祖征漢時見而奇之問知為閏召立帳前久之官都督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諫著名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少卿數與齊泰等圍燕壬午七月不屈誅一子論死二子成邊妻配象人女郡奴錄教妨煎墨汚面誓不辱後遇赦歸貧無依止閭里就資遺焉曰其父忠年五十六終

尚處子邠人私謚曰貞姑萬曆十二年恩詔至鳳自縣庭捲入雲中久之仍墜故處人謂閏英爽尚存鄉理吉永豐人為大理寺丞監察御史魏冕瑾甥也瑾議論磊落而冕勁直有聲靖難兵至城下都督徐增壽私謀開門應燕瑾冕與同官十八人者梓增壽於朝大呼請戮聲聞禁中宮之焚也或謂冕迎附冕厲聲曰使吾二人改其臣操以事明君必所不庸不如死也乃皆自殺

郭任丹徒人或曰定遠人廉慎有吏才仕戶部侍郎治粟是軍與不屈誅子一一坐死一戍廣西三女給配於象人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十一

盧迥或曰珙僊居人喜飲酒歌詩不屑曲謹以戶部侍郎不屈長誣而就刑

侯泰南和人以刑部尚書轉餉淮濟諸郡至高郵被執不屈文皇即位誅弟敬祖子玘皆坐死妻配象奴子京兒繫獄不知其所終

暴昭潞州人洪武初繇國子生授大理寺司務耿介有峻節歷官清儉布衣麻履而已建文初以北平參政防燕又以刑部侍郎充採訪使於北平又以刑部尚書領平燕布政司於真定成祖即位昭出亡被執

及見則大罵命誅之按齒截肢不已也斷首乃絕
茅大方名誦以字行泰興人博學能詩為人敦大和
雅不諂不亢辟典教本邑以考績入對高廟悅之擢
秦府長史勉之董仲舒曰亦王相累官副都御史寓
詩淮南守將忠義激烈聞者壯之千午八月與其子
順童道壽同日棄市久之幼男文生亦論死有孫二
人俱死獄中

陳繼之莆田人爲戶科給事中多所建白內難平不
服誅父母發充軍道死妻子配象僕

董鏞不知何許人爲監察御史時時誓其同官諸將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三

所不與燕力戰者露劾之靖難後坐逆黨死家徙邊
會鳳詔廬陵人爲監察御史燕王入覲繇輦道不拜
鳳詔廷言殿上宜展君臣禮宮中乃叙親親朝班肅
然建文君欲使燕亡往者鳳詔請行至燕燕軍不納
用鳳箚致詔靖難後鳳詔方在家召復爲御史不赴
尋加侍郎又不赴爲憤詞刺血書襟曰死或有知可
以不愧吾鄉文天祥矣因屬其妻李氏子公望斂我
必以標母易也遂自刎年二十九李氏亦遂死
王度字子中歸善人以明經薦監察御史彈劾不避
權貴與齊泰黃子澄等調度兵食東昌小河之捷拉

川度策壬午戌賀縣坐出不遜語夷族
高翔朝邑人文學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徵監察御
史多所論奏成祖名翔翔喪服入見大哭遂族之沒
其產發其先墓雜燒以犬馬骨揚其灰加賦給產家
曰今世世怒翔也

宋徵不知何許人爲宗人府經歷上疏請削有罪藩
王籍諸王皆怒耿炳文李景隆戰數敗徵謂其有貳
心屢與盧振謝昇牛景先請誅之靖難後縛至不屈
死并殺其孥而振昇景先亦皆死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少讀書山中嘗夜歸驟風雨失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四

道遇虎謂兕牛馮之比至門虎也洪武中以進士除
戶科給事中好直諫嘗乘間爲太祖言諸王服乘踰
制宜裁損太祖笑內之歷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
朝敬密請徙之南昌建文君大驚寘其奏袖中曰燕
骨肉王室何得爲此言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敬
丰姿英偉談論峭拔讀書上行俱下過目不忘博通
天文地理律歷兵刑諸家成祖亦知其名旣入使召
之曰前日謀徙燕者非爾也乎敬曰然故帝誠以臣
謀徙王王故王爾帝終憐其才繫之獄使諷之終不
聽姚廣孝曰昔者夫差不殺范蠡蠡卒滅吳王行不

殺石勒勒終死行敬誠見用上有今日邪乃斬之夷其三族臨刑從容歎曰敬備員大臣變起宗親無片籌半畫負故主地下敬罪浮於死既死屍經日如生成祖歎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准得一卓敬厥後編脩劉球私諡之曰忠貞

王叔英字原采黃巖人篤志力學洪武初與楊太中葉見太方孝孺林右並徵辭還久之薦僊居訓導陞漢陽知縣建文初召為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又言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若醫去疾若農去草急於去疾或傷體膚嚴於去草或損禾稼體膚疾去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三

宜燬其血氣禾稼草去宜培其根苗又論行限田以數千百言靖難師渡江叔英募兵廣德聞都城破仰天慟哭夜留題儿上沐浴具服書絕命詞衣裾開自經玄妙觀之銀杏樹下妻金死獄二女死井中弟元默變姓名匿市賣為鄉人企寬所識告成祖捕斬之劉其屍題儿詞曰生既久矣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燕不漸於後世絕命詞曰人生寄世如夢一轉眼兒至嗟乎事畢又自者多過德有志未及竟奇悲忽見繩非空在案前之不能無意者造化神有命歸儿泉嘗聞皮面齊餓死首易巖而家豈不生所見良獨痛連楹襄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授翰林院左春坊太子贊善啓沃甚多高帝美其剛正改為御史久任之

十餘年靖難兵起與御史姚鏞相誓死廷臣有二者觀露章彈奏立金川門下自馬首數成祖詞色不屈命收之引頸受刃有白氣冲天尸僵立不仆

譚翼字南宿大庾人身長七尺五寸慷慨剛毅洪武十八年進士授龍溪丞未之官彗星再見求直言翼疏論時政語涉諸王上怒謫戍南寧久之稍內徙隸奉議建文二年薦復原官道陞龍溪知縣尋擢兵部郎中與黃子澄練子寧相籌議金川之難同諸郎署赴火死妻鄒子仕謹俱自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二

部主事清慎有聲見成祖不屈族右齊黃陳方練黃胡鄒魏郭盧侯暴茅陳董曾王高宋卓王連譚巨二十五人張昺澤人洪武中以人才舉建文間諸藩不靖齊奏請選朝臣有物望者出守藩昺以禮部侍郎掌北平布政司左布政與都督謝貴同監燕其時都督宋忠屯開平耿璈屯遼東左僉都御史景清嘗參議與昺貴皆智將望臣一時所特簡昺至燕王名與忠等宴之而使相工袁忠徹執壺私視五人相宴罷還報曰臣視五人者皆不長張昺五小蛇步謝貴氣促宋忠

五大短而昏耿獸類髮色類飛火景清身矮聲雄
是皆當刑昂居北平以訓燕為事燕王稱病三月昂
欲言恐泄乃托行旁縣密屬奏成絮其草袖中
久如廁以絮室壁鏤小吏李友直奈亨竊窺之
壁鏤絮居無何詔與謝貴逮縛燕校尉密旨且如
友直懷其草絮密旨與奈亨亡入燕府中見燕王

殿下尚坐此耶王曰何者友直曰當順天應人矣王
叱曰狂夫何妄言二人具道姓名出草絮密旨獻曰
朝使至矣燕王怒逐出之則皆叩頭臣等非異間諜
而誠歸殿下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此朱能曰信夫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二

擒昂貴餘無能為也王乃伏士端禮門召昂貴官校
縛矣則取去昂貴信之皆入至門門者止其從內昂
貴伏出擒焉都指揮彭二馳市而呼兵亦為燕將所
格殺昂貴竟死既靖難族昂家株連其親戚法司以
程亨者五人見成祖曰張昂之親與鐵同頑直須爐
冶耳命引出生燒之其後上數夢昂為厲掘昂屍燬
馬
馬宣北平都指揮張昂謝貴既見殺宣巷戰不勝走
薊州逆戰不利還與鎮撫會濬守薊朱能張玉諭之
不下擁眾攻之宣濬敗皆不服死宣尤嫚罵無虛口

事聞建文帝褒卹馬而又有都督彭聚孫太者皆以
力戰敗死於懷來
朱鑑以都指揮守大寧靖難師至諸將悉屬獨鑑結
鬪見執燕王使磔之至死無異辭建文帝閱而厚其
卹章

右張馬朱三人

景清本耿姓真寧人儻有大節讀書不再日
時同舍生有書甚秘重固求之同舍生許以一夕假
且則送之及旦同舍生索書清伴驚非是同舍生怒
白奈酒祭酒其能辨謂二生舉其辭者為其書清背
誦如流而同舍生皆廢祭酒曰固是清書携出乃還
之口見君太
洪武二十七年擢進士第二人授翰林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一八

院改監察御史久之署左僉都御史訛其奏對而更
之朝坐下獄旋赦建文初署北平參議燕王與語悅
之及即位詣上自歸上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清常
坦伏銘刀以朝先一夕者太史奏文曲星犯帝座甚
急旦清衣緋衣入上固疑之有頃默然而前左右
之得其銘刀知事不成躍而詢上大怒曰毋謂帝
即王敢爾耶清曰今日之號尚稱王哉命抉其齒
且詢則含血前忿御衣上益怒剝其膚刷之以錢帛
以芻履膚械繫長安門上寢夢清環殿迫劫之旦日
輦過長安門清膚前者三上曰尚欲劫我耶赤其族

掘夷其先墓籍其里轉相板染至數百千家命之曰蔓刑

鐵鉉邳州人或曰色目人以國子生擢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高帝愛之字之曰鼎石亡何有言燕府人者法司不能判使鉉立判之高帝喜凡疑獄具屬鉉後出山東參政建文二年給儲芻輓佐李景隆軍德州景隆敗鉉遇參贊高巍於臨邑相持哭與徐凱盛庸定計迎景隆濟南城景隆復與燕戰敗城下還奔入城燕王圍焉射書招之生員高賢寧者射荅王以論論曰周公輔成王燕固圍城不止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十九

水灌之濟南困鉉乃詐為降而約其壯士伏闕壓燕王以鍊捷幾得燕王語在革除紀燕攻城壞數版鉉則夜幕監帛裏以葦席畫白如縫若城成而潛版築於幕內又急則奉高皇帝像於樓櫓之間燕矢石皆不敢逼竟捨去是時鉉蓋拒圍三月客說鉉曰北兵且南燕所守北平者皆老弱守將郭資書生耳永平保定名雖降燕其旁郡縣旋破旋堅守無歸心者燕趙忼慨多豪傑公引奇兵徑趨真定收合潰將直擣北平燕王必且還顧公傳檄徐沛閒而自館穀北平休士待其歸與撓戰常山勢也鉉以士卒久圍已

困南將多驚怯無足與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北兵不能越淮必還道濟而吾邀擊之耳乃大會其賓客幕僚犒勞疾苦賦詩慷慨賓僚聞歌亡不作氣者亡何與盛庸出師東昌戰大捷建文君褒予金幣封其三世陞山東右布政使尋進兵部尚書佐歷城侯盛庸軍壬午與丘福大敗燕宿小河燕師震動燕王入帝鉉尚擁其殘兵人擒之反接以見挺然偕立使挽顧馬馘且剝終不得其顧乃裂而高之諄詬至死弗變父仲名母薛皆八十餘安置海南幼子福安戍河池康康工匠鞍轡局女四歲與其妻同送教坊或曰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二十

鉉女二同入教坊皆不辱也既長能為詩獻詩鉉同官同官以聞成祖釋之得歸於郎士高賢寧者亦被執入見成祖曰此射諭秀才耶授之官固辭其所善指揮紀綱勸之賢寧曰君武人也我則不可上亦不之強放還年九十餘卒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季洪武中以舉人領祁門丞兩轉廬州重慶同知皆以循吏聞久之遷蘇州知府蘇俗奢靡高帝嚴以刑其謫民乃乘而持怨家短長讞訟屢興善既至數數造請郡中賢士求問所以為治而自以寬仁惠和開導之蘇乃大化郡有處士

四人曰王賓曰韓奕曰錢芹曰俞貞木王賓字仲光獨高其道形異服箕踞道傍隱於醫藥其醫專療備賤不責酬累經紳先生見其醜惡不料理無薦之者平生不娶孀身奉母年七十餘先母卒疾革抱母死復懸連呼此後連呼孀孀兒實不忍捨孀去賓所著書有吳名賢記古跡等詩皆奇崛深之詞韓奕字公望潛心經學尤精於醫洪武初累薦不起有韓山人詩稱於府別著易牙遺意錢芹字繼忠吳越王裔祖父皆仕儒官少負氣節好論天下事元末兵興守臣各據衛境上芹屢入戎幕謂諸將冀將有為明興辟島十餘年洪武末詔末遺姚善薦居南園授徒自給二部司務請難師起署行軍斷事赴真定從征虜將軍容謀馳驛入奏道遇疾不能趨朝封章以進詹手書上執政大臣懇懇言邊事送卒歸葬於吳俞貞木字有立法武初薦授樂昌令歸而隱居以文章為業

名山藏 卷八二 臣林外記 三

善皆卑禮誦躬求之賓居委巷善自行叩門賓曰誰也謹對曰知府姚善賓開門延語移時頃報謂府門外善聞還自邀請之賓頓首曰小人幸聞澹臺之教無公事不敢入也賓退善日送焉它日候奕奕避入山中善從之山中爽蕩舟而避之震澤之上善求不得歎息曰韓先生可謂名得聞身不得見也錢芹俞貞木者並居南園善使吏饋貞木蔬吏致之芹覺其誤也詣告貞木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府公賜不辭必有意矣吏還言自責善更遣往芹所道意芹對吏曰府公弘下士之風芹即枯槁岑寂誠所願見顧芹州民也不可肅守帥月旦幸得迂府公學官

至期往善迎入肅為上賓執經前曰先生幸教善芹曰明公以二千石之尊下布衣之士式閭維駒於今再見顧質經問疑直墨守耳方今之事有大此者而亦有急此者獨無意乎善聞言益喜舉身出席曰謹受教芹出一簡投善曰唯明府切磋究之退視所言皆籌兵心異之居亡何靖難師起薦芹為行軍斷事從征虜將軍真定而善亦日夜約常州鎮江嘉興松江四郡練兵為預應給事中常熟人黃鉞者黃鉞字叔揚以生員薦除宜章典史建文二年丁父喪廬居陵上不入城邑善受詔勤王以書招鉞鉞冠日彝父欲赴之無及與方孝孺善孝孺嘗私造鉞語蘇常鎮江此三郡者京師左輔而應燕之右臂也今北方有急公又彼中人三郡守將公寧習之乎孰可托大事者鉞曰三郡皆要害鎮江為最守者不可不擇鎮江將童俊者鉞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不可倚蘇州守姚善仁心為質雖慈惠有餘顧平居激烈有國士風緩急可當一面唯公留意孝孺喜因鉞為書通善善得書慟哭自誓既童俊以鎮江降靖難師日迫善受詔約鉞出勤王既至成祖已即位善麾下斌擒之入見成祖曰一郡守亦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各為其主耳命磔之給其妻為指揮紀綱家婢子繼隨母

名山藏 卷八二 臣林外記 三

見顧芹州民也不可肅守帥月旦幸得迂府公學官

節充軍保發匠項下獄死初善之擒也鉞慟哭不食者累日既有言善入見款服已得宥者鉞曰此非姚公所為吾姑待之待之而姚公果為此吾獨死報希直地下矣乃復食而待之已聞善死登琴川橋西鄉再拜哭祠之曰公與方希直為忠臣吾敢後投橋下死鉞死家人皆驚散不敢求其屍友人楊福具斂於湫循河而號數日屍出水中立福痛哭抱持斂而葬之於屏上

陳彥回字士淵蒲人父立誠丞歸安留彥回於家侍養其祖父母已何立誠坐罪誅家孥無大小並隨坐

名曰彥 卷之四 臣林外記 三

遣戍彥回與祖父母從家中戍滇其弟妹則皆坐先遣於歸安莫知所在行至荆夔間遇赦祖父死送戍者哀其窮縱之無所寄食聞其鄉人黃積良官蜀乃與祖母往依焉蒙其姓更名禮久之以明經薦保寧訓導累遷徽州太守治徽儒雅重篤徽人愛之至郡一年祖母死父老上章保留不得承重建文帝嘉焉奪情使莅事乃葬其祖母徽北山下詣闕自首出身所以并求弟妹存亡詔復其故姓名釋前罪不問令有司閱弟妹所戍籍名赦之禮還謂徽人曰吾故蒲田前罪人陳彥回也因具道平生日向所亡命冒姓

蒙耻而受祿者以吾祖母耳祖母沒固宜自請死上矜宥之恩大已何以報靖難師渡江彥回募兵赴援而事已定新安武卒興縛致彥回於成祖謬謂不服成祖誅焉奴其妻浣衣局彥回在徽時望北山旦泣徽人哀之及死名其山太守山也

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方勤王詔下出教募士極言大義譏詆靖難兵成祖即位磔于市

右景鐵姚陳松江同知五人

余逢辰字士章宣城人或曰鎮平人為燕教授初聞靖難謀作書誡子示以必死兵起泣諫燕王誅之

名曰彥 卷之四 臣林外記 三

黃魁閩人禮部侍郎古雅有文與尚書陳迪侍中黃觀同事迪觀皆器重之靖難後不屈死

胡子昭字仲常大足人或曰子韶字伯尚方介富經術學於方孝孺蜀獻王重之薦為訓導累官刑部侍郎壬午被誅妻子發配為奴父母八十餘充軍男繼

紹縝皆論死子昭有弟子義亦以薦辟起家歷山東命事聞見死棄官避居丹稜民家蜀獻王知而憐之

命剪髮隱于僧子義曰父母遺體不敢毀傷生二子各年數歲曰嗟乎吾九無後天不絕胡氏二子當免於難遂棄去不知所終

於難遂棄去不知所終

劉璟字仲璟誠意伯基子也偉貌豐髯博極經傳地略之旨既賊集丁香奴太祖使延安侯唐勝宗討之勝宗用璟策破賊還言璟於上上喜曰真伯溫兒矣拜閣門使使立駕前賜之鐵簡以糾官儀都御史袁恭奏事支吾璟下殿以簡擊都御史項諸大臣皆畏璟欲山之會谷王之國幼上欲爲谷王置強相大臣曰亡驗璟者乃出璟谷長史今兼行視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璟至燕與燕王奕不遜于曰不遜我耶璟對曰臣可遜則遜靖難兵起從谷王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議李景隆軍景隆亦不用其謀景隆敗還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外記

三

家建文二年詣闕上言又不聽遂歸杜門稱疾成祖使召之臨行所親置酒祖道相戒曰聖上神武何止唐太宗公此行可不負所學也璟瞪目曰諸君魏徵我耶吾志決矣及至授之官不從對上語猶稱殿下忤旨下獄一夕辮髮自絞死法官請緣坐其家成祖曰其先人有功予之歸葬

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三年進士第三人爲翰林編脩陞侍講以直諫改監察御史革除閒改左拾遺與齊泰黃子澄等畫策防燕內難不被害及家族德彝有姦匿其遺孤法吏迫索之數兩乳見五臟終無

所承德彝因有後

韓永西安人或曰江山人爲兵科給事中豐驅美髯音吐宏朗論事慷慨靖難後杜門不出名之仕不應曰吾王蠲也遂坐死

甘霖懷定人以舉人爲監察御史剛介敢言靖難後從容就戮子孫相戒毋仕也

葉希賢監察御史也或曰浙東人素侃直建文中屢言兵事靖難後坐逆黨死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父以誠洪武初謫戍延安有同謫而旅死者平遣以誠負遺骨其家其家懼罪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外記

三六

不納以誠買地葬之通以貢入大學年二十三以誠死通聞喪徒步歸葬廬墓下毀瘠三年乃歸妻子至不相識通乃上書乞還祖戍詞奏慷慨切書奏天子憐之命兵部驛召平至立通階下東西相向顧通曰識此人否通祖孫相持泣哽咽不能仰視上嗟異良久下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平死通復廬墓三年以舉人爲遼府長史靖難師起通從王來朝歸國草上封事防禦北軍凡數千言初衛士紀綱者倖於遼王通輒窘辱之成祖卽位綱入賀留爲錦衣衛復倖用事乘閒言通曩有封事詔械詣京師論死家人戍

邊錄其家得田數畝遺書數十百卷牯皮數張而已
時通府太守黃希范與通善詔書至時希范自輟郡
素服不事事衛卒并捕至論死籍其家

蔡運南京人繇貢士歷官四川參政以直諫罷歸起
賓州知州有惠政靖難後論死百姓思之

黃彥清或曰姓王不知何許人以國子監博士從梅
殷軍坐私諡建文君死或曰列卿也銜命於行省聞
登極詔至拒不納圖興復無兵乃死

右余黃胡劉戴韓甘葉程蔡黃十一人

土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中以文學徵乞便養得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三

梁教諭服除改濟陽為靖難兵所執引譬從容詞義
慷慨衆皆舍之歸則鳴鼓明倫堂曰諸生皆來堂曷
名明倫仰吭而哭觸柱而亡省有子貞夔州通判亦
抗節死寇難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
行人司副改翰林院簡討善楷書召書御前他中書
見上威嚴顛不能筆獨性善動止端詳稱上意賜酒
留禁中竟日累遷禮部侍郎建文君即位召問為治
之要性善手書條上具見施行靖難兵起以副都御
史監軍靈璧與彭與明劉伯完王伯資等皆見執燕

王遣之歸曰辱命罪也不可還見君朝衣而湛河
王良字欽止吉水人舉建文鄉薦第一進士及第第
二人官翰林脩撰為人正身飭色不可玩狎其所不
可不能詭隨聽其言侃侃如也詩詞警永字書精妙

為文雄偉光彩聞燕兵起憂懣不食日就殫悶燕兵
渡淮閉門泣曰吾君亡矣不如我先遂服腦子卒

廖昇襄陽人為太常寺少卿朗達負氣與方孝孺王
紳相善也燕師次龍潭建文君割地之計不行昇曰
吾君亡矣歸於何黨矣訣其家人而自盡

周是脩名德以字行泰和人也少孤力學以霍丘訓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天

導見高帝帝聞其年而曰何以教霍丘對曰臣年四
十矣臣教霍丘令其子弟孝弟力田遵陛下之化高
帝悅久之周王請以為其府祠正許之王嘗夢異人
遺之藥其味苦以清卜之曰當得脩士越日紀善會

子禎薦是脩於王王喜曰叶予夢故請以為祠正是
脩為祠正常切諫王建文元年人告王反王官屬皆
下吏是脩以嘗切諫免改衡王府紀善好薦達知名
士數陳論國家大計靖難兵既渡淮與靖江府直史
蕭用道上書指斥用事誤國者壬午六月與胡廣解
縉楊士奇等相約死及期誦廣廣方問其家人牧犍

乃自銘其衣帶曰在藩國欲不負藩國故常閒平其
王切諷以孔孟之仁義而不已也在朝廷欲不負朝
廷故常堯舜其君歷陳以禹臯之道德而不隱也蓋
欲繼先哲之淳風開後來之正覺越十餘年而言皆
不行志皆不遂以至於此非天也耶歸於聖人之門
庶無罪悔遂詣學宮自經文廟之廡下嗚呼君為社
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食焉而不避其難聖
門之所不非也文帝即位逐捕建文臣最嚴所不附
已者合族誅夷士皆恐懼不敢遜匿楊士奇輩親為
革除帝辟擢皆自翦被以至高位雖輔四君功業有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外記

三

所發明君子不以比管仲而方孝孺之禍至波及同
黨朋友數百命以獨成其一忠跡亦未合於聖人是
脩先身而死擇所而縊節不毀而完其家族其為明
哲不遜大雅可謂善死君矣是脩既死副都御史陳
瑛謂其不順天命請與廖昇黃觀王叔英王良顏伯
璋等並加追戮文帝悉不問曰食祿盡心臣之制也
是脩孝友忠信內貞外和自經史百氏至于醫卜陰
陽莫不關究著書甚多世皆重之
林英字章叔古田人洪武二十九年繇貢七選監察
御史有言英書生卒難重任者太祖以狀授英諭使

供職英竭心奉詔屢建議言大都以重郡縣順民心
為本太祖深嘉納之賜廢馬楮幣革除初請裁抑宗
藩大略在行主父偃之策疏入不報復劾奏曹國公
李景隆誤國下都察院拷訊謫知瑞安時民多逃亡
在者苦稅差英立法丈量所餘虛糧令墾荒補之立
鄉約行文公家禮建立齋舍與諸生講學靖難師起
廷議用左都御史耿清言還英舊職命與翰林脩撰
王叔英募兵廣德比至勢不可為歎曰臣生無補於
時死有負於國天命將傾力難以濟再拜自經時年
三十有四成祖即位取練安等罪人家屬英妻宋氏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外記

三

繫獄亦自經死
葉福字叔疇候官人建文庚辰進士授刑科給事中
靖難兵起福守金川門死之初福見金陵勢危自期
必死乃遣家人歸報其母曰不得為孝子矣又嘗語
客孟氏所欲有甚於生吾人心事不當爾耶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幼孤其母使就傅日記數千言
長刻厲深造歷官兵科都給事中成祖至城下訣別
其家人入宮救火兵較執以見成祖曰非奸臣也釋
之泰自投城下死泰疏通特達遇事剛果而迫阨之
地乃保夷粹人皆服其量

泰嘗行道遇狂人擠而溺之河幾死既出殊不與較

子永吉兵部右侍郎

高巍或曰字不危遼州人倜儻尚志節事母至孝母
亡廬墓蔬食者三年洪武中貢太學試前軍督府左
斷事數陳論得失高帝嘉納之後坐事不稱旨當謫
戍高帝特許其弟宣代曰以旌孝子建文初應辟疏
論時政請師賈誼衆建王父偃推恩之法而後晁錯
削奪之議建文君奇之燕王起兵上書請按軍無伐
自奉詔說燕建文君使參贊李景隆軍巍曰是可說
而罷也則自治裝馳詣之北軍兩上書曰國朝布衣
臣巍志慕魯國仲連排患釋難而多倣儻之畫策也

名曰蕤

卷之

臣林外記

三

敬上燕大王書書凡數千言不見報乃歸景隆兵敗
與鉄鉉南行道臨邑慟哭相誓遂趨濟南収募亡兵
而與鉄鉉共守之壬午雉經於驛舍

王良字天性一字文信開封人歷官刑部侍郎建文
三年坐末減燕府人罪左遷浙江按察使聞建文君
遜位慟哭自誓成祖使召之良戮使者下之獄爲衆
篡取去乃盡収諸司印章入解置几上脚躡者久之
其妻問故良曰我分當死願謀所以處夫人耳妻曰
君爲男子謀婦人耶是不難入治食良抱幼子之後
園寘池岸側自投於池良乃托其幼子同官積薪自

焚上曰死良分耳乃燬縣官之章徙其族塞下

程本立字原道崇德人宋儒願之後也少讀書不務

章句善同時沈壽康朱克脩與之齊名壽康海鹽人
有古行人稱

孝隱先生克脩金華人宗閻考亭學洪武中以明經除周府禮官被累

謫吏日雲南雲南百夷叛本立持襆被從一蒼頭入

夷壘感諭諸酋皆解散頃之復相聚爲亂沐英張統

屬本立治兵本立往來暴露綏輯軍民建文三年爲

僉都御史坐失祠右遷江西副使既就道聞難自縊

途次

陳思賢茂名人教授漳州學每行部使者至參謁畢

名山藏

卷之

臣林外記

三

必進問聖躬安否何似成祖卽位詔書至有司皆郊

迎思賢獨不往泣於學堂曰明倫之義在今日矣有

六生者相與卽堂臨舊君遂見執而六生皆自縊六

生者伍性原陳應宗林珏君默魯廷瑞呂賢皆漳

人

樓璉字士連金華人從學宋濂歷官監察御史謫戍

雲南建文中薦翰林累遷侍讀方孝孺之不爲成祖

草詔也成祖大怒以命璉璉皇遽不敢辭歸則憤懣

自恨而投縲死

劉政字仲理長洲人父以禮學識淹洽洪武初薦授

沛教諭政從父之官肆力學問建文元年方孝孺都試得其文歎曰鳥中孤鳳也拔置第一孝孺既就刑政慟哭不食而斃

儲福無錫新安鄉人燕山衛戍卒也母韓妻范燕王之起也福以戍卒當從與其母妻亡去燕王怒及帝購得之戍之極邊既行仰天號曰福雖賤義不為畔國卒遂餓死舟中范氏者貧不能養姑屋傍之淵忽水生羊焉因織羊為養姑亡廬墓傍終身年八十餘卒卒而其淵不干也

樵夫不知其姓名樵臨海東湖上鬻薪自給口不二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外記

三

價壬午詔書至臨海湖上人聽詔縣庭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矣樵夫愕然皇帝安在何乃新也曰北軍入都皇帝燒宮逝矣樵夫慟哭而投於湖

宋味古會稽宋家店氓也能詩建文君亡味古夜深從星月下疊床北向拜祭祭已慟哭如是者月餘為讐家所告遂逮捕其子某請代乃得釋

右王陳王廖周林葉龔高王程陳樓劉儲樵夫宋

民十七人

楊本中平人或曰處人精通法建文初以太學生應募授錦衣衛鎮撫建文君使弟吳王為撫軍本試其

水遁以觀吳王既列軍階下請吳王登臺觀之忽水至平階階下之軍皆失所在王奇之還白建文使從軍常自操鐵棒鼓之陣中所向披靡李景隆如其功不與上白溝之戰請為陣首景隆陽許之而陰尼諸將不繼竟無功本乃疏劾耿炳文李景隆不足將請自將以行卒不用赴燕軍死之燕人擒焉王使繫北

平趙王高燧恐為內應則殺本燕王歸北平太息曰吾直困之耳奈何不為我儲良將而大怒趙王鄭華字孝思臨海人洪武中進士以行人謫東平州吏日靖難兵至東平州長貳皆棄城潰散華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父母老若年少何蕭氏泣曰卿不負國妾敢負卿華曰足矣率吏兵憑城堅守力不能支不食五日而亡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外記

三

顏瓌字伯璋廬陵人唐貞卿後也以孝友睦婣稱鄉里徵賢良為沛知縣燕遊兵過沛沛人皆竄匿瓌招集民壯五千築堡備禦益募士三千人北出山東助戰及燕軍至使其丞先告急徐州無援者乃令弟珽及子有為還告其父曰當死國敬白大人弗能子矣沛降環南向拜哭自經有為既辭不忍去還自刎瓌旁而沛主簿陳子清典史黃謙亦皆不屈死

王彬字文質充東人以御史按揚州靖難師至彬括餼糧脩樓櫓器械銳意守禦鎮撫鄧從剛者沈鷲善謀彬使贊其軍從剛因勸彬躬履艱危激示忠憤彬內其言日夜巡城率勵將士靖難師畏之購得彬者爵三品彬指揮王禮欲內叛以應購從剛知之白彬下之獄而彬出入常以一力士自護禮弟宗乃與其黨賂力士母召出休假宗等突入解會彬浴從盤中縛去投城下昇北軍從剛亦見擒二人皆不屈死

陳植廬江人元末舉鄉試不仕洪武間起吏部主事

歷兵部侍郎監戰江上有督將謀降燕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殺之出迎降而自陳功於成祖成祖乃立誅督將使人斂葬之植家不知上意逃匿無敢會葬者

右楊鄭顏王陳五人

徐輝祖中山王達子而仁孝皇后同產兄也初名允恭高帝賜之名襲封魏國公中山王四子長輝祖次添福增壽膺緒增壽常私款燕而輝祖獨數泄其謀於建文帝高帝崩燕王使世子及高陽王高煦三子高燧臨京師輝祖密奏請竟留世子等勿遣因言臣

觀三甥中高煦尤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為大患而增壽力為庇護得遣歸高煦歸則竊輝祖善馬去四年與燕大戰齊倉山下有功召還治兵京師已與開國公禦戰江上以將士不用命還燕王入京師輝祖獨不迎召問之不對下之獄使具辭亡所白書中山王功得免死而已上大怒徘徊久之竟不誅革其爵勒歸私第尋下錦衣獄五年卒上曰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昂葛誠等通謀危社稷當誅獨念中山王曲赦之今已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乃召其長子釋迦保賜名欽使嗣魏國

公欽見乞守其父墓上復怒謫居之中都輝祖長八尺餘嘗侍懿文太子讀書通了經傳學大書於詹希原得其筆意或曰其死也蓋自裁其世別見於侯籍梅殷字伯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尚太祖寧國長公主為駙馬都尉初殷之祖以水卒從太祖軍中吳人名水卒為梢鄱陽之戰矢幾及太祖梅梢偃太祖坐得避之矢從太祖過比即位不及賞老失明無為上言者他日候太祖郊使殷掖之路隅呼屬車下曰皇帝皇帝忘梅梢耶上視之大驚曰果忘公矣即召厚賜之使殷尚公主太祖公主十六人臨安公主

一第... 冊... 卷... 頁...

下嫁太師李善長子祺寧國公主下嫁殷安慶公主
下嫁歐陽倫汝寧公主下嫁吉安侯陸仲亨子賢懷
慶公主下嫁永春侯王寧大名公主下嫁灤城侯李
堅福清公主下嫁鳳翔侯張龍子麟壽春公主下嫁
穎國公傅友德子忠南康公主下嫁東川侯胡海子
觀永嘉公主下嫁武定侯郭英子鎮汝陽公主下嫁
都督僉事謝彥子達寶慶公主下嫁趙輝太祖待諸
駙馬都尉無所假借李祺以善長誅歐陽倫坐使家
奴出巴茶西番捶蘭巡簡吏至賜死其行法如此而
殷獨以恭謹善騎射精通經史見信愛洪武十九年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外記 三

爲公主逐賊已罪深曠深曠曰上命也上大怒曳斬
之諡殷榮定卒官其二子而曰朕不念爾母誅矣靖
難之起也寧國公主蓋嘗貽書成祖而阻兵殷死瓦
刺輝持刀割手足剖取其腸持祭殷遂自縊於殷旁
耿璿長興侯炳文子以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太子
長女爲儀賓建文君卽位進駙馬都尉璿勇悍有武
略從長興侯眞定數請長興侯搗北平撓燕而長興
侯固守眞定無餘力長興侯既敗璿怏怏日悲泣及
建文君亡杜門稱疾竟坐罪死璿弟璿後軍都督僉
事與吳高楊文守遼東高文不聽其計畫靖難後亦
論死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外記 三

右徐梅耿三人

彭與明萬安人以太學生歷官大理寺丞剛廉敏達
稱其職與副都御史陳性善等監軍淮西爲燕所擒
燕王歸之與明裂衣冠變姓名亡去
程濟朝邑人以明經爲岳池教諭岳池在四川朝邑
在陝西相去數千里濟夜歸朝邑朝教岳池人咸異
之建文初發惑守心濟上言明年某月某日兵當從
西北方起帝曰安得此不祥語將誅之濟呼曰臣言
祥也陛下祥臣祥矣不祥臣不祥矣夫明作易換耳

不信請囚臣而觀之許之明年燕果起兵帝出濟獄
中以爲翰林院編脩使充軍師護軍小河之戰南軍
大捷諸將樹碑露功誇列姓名濟固辭不得則夜自
禳碑下鐫之及靈壁之戰南軍大敗都督陳輝等被
執者百八十七人成祖過軍碑下大怒命鐫滅之遽
使止曰錄其姓名來乃如碑按治輝等諸將濟名獨
以先鐫脫初御史高翔者與濟同邑相善也濟好術
數而翔矜厲名節數勸止濟曰小道耳願公無爲濟
曰吾所好者可以預知吉凶疵瑕其大可以古國護
君次亦可以居身備世公何小之乎翔曰不然翔聞
名曰藏 卷之 臣林外記

君子之道自盡而已矣子盡孝臣盡忠莅官盡廉戰
陳盡勇翔不能預知也而自有翔知及金川門破拉
濟同死濟曰濟固有濟知矣翔竟死濟自髡從建文
君亡屢免之於院其後建文君出滇濟嘗從行已莫
知其所終
暨上人不知何許人也入蜀爲僧往來重慶白龍山
松柏灘諸處富人杜景賢心知其爲建文亡臣厚遇
之爲寺白龍山居焉暨居寺常讀易謾人爲佛經景
賢恐其有踪跡不忍顯止之第曰和尚誦儒非教也
請誦佛經暨從焉顧時時挾離騷鼓柁灘上下當其

急流朗讀之竟一篇輒裂以投灘已而哭人莫測也
日注壺酒待客或不至則要諸兒醉歌以爲常暨頎
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意氣能感人臨死其
徒問曰師滅度後宜名何許人時曰曰松陽問姓名
不答

魯家傭不知何許人衣葛衣出亡乞食於金城金城
極寒善寒傭終冬衣其故葛後客河西傭莊浪魯家
漸得直買羊裘雖披裘必覆其故葛葛纍纍也而時
聞作苦自吟或爲夜哭者其後宋將軍出兵莊浪有
留都官從議傭欲與語傭避匿南山中旬月聞其去
乃出疾謝魯主人曰我死幸無叔有西北風大起火
我骨灰揚之及卒主人如其言

釜者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釜過州邑
不出三日即去去復來受直亡所選或得食即不復
索直若風雨寒暑即閉戶不出有從學補釜者第令
爲之荷擔不受其謝夔慶間呼爲老釜工嘗逢馮翁
夔州市中相持哭哭已入空巖肩語竟日又相持哭
別去莫知其終也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以章句訓蒙夔中善屬對歌詩
詩後自題馬二或馬先生或塞翁嘗大書歌詩壁間

見老金工來即剷去

其詩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

變皆五色蛇無損麟淵

田變化間主張藉高是

松陽人王詔不知何時人遊治平寺觀轉藏藏上有

嘍嘍聲異之緣視無所得得一書載建文亡臣二十

餘人紙泐不可辯可辯僅九人因各為之贊梁田玉

定海人官郎中與葉御史俱入山為僧贊曰行儒名

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輝梁良玉中書舍人

與田玉同族訣妻子易姓名險嶺鬻書海南贊曰忠

臣蹇蹇遵彼海濤耽書玩市資以盍簪屯如遄如哀

此陸沉何申不知何許人以中書舍人使蜀至峽聞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外記

四

變慟吐血背發疽死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

馮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宋和郭節皆中

書舍人也不知何許人與海州何洲相善靖難後三

人者皆變名沒入異域賣卜自給人莫識其姓名贊

曰箕子陳範嚴氏隱上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

賢寥寥冥鵠梁良用定海人父子兄弟同仕者八人

皆變姓名為人刺船良用與其父子兄弟投水死者

五人贊曰泛泛柏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

或完我族或明我心梁中節定海人未詳仕何官也

好老子書太玄經與郭良棄官入山為道士贊曰駕

言導引嘯傲林臯頽波莫挽使我心勞

右彭程暨備金馮梁葉梁何宋郭何二梁十五人

郎曰此其可知者爾城破之夕給舍御史郎縋城而

遁者四十餘人率冥凌雲匿翩翩乎天民之色斯者

矣姓名翳然為之撫卷奸以守官者罪不容於戮也

若皆從則孰與死君列聖蓋曰亦明家不二心之士

而九原錮之為忠者解已然後其佚事漸出於人間

昭帝登極乃肆大宥宥其子孫歸其田土蓋去之踰

百七十年今皇帝則使得廟食其鄉世世振捐昭蘇

洋洋乎死者若可作也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外記

三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關拆

盧 熙 青文勝 馮 堅 周公輔

陳 雅 張 昭 徐 珪 葉 錄

盧熙崑山人洪武四年以人材被薦為睢州同知時天下初定戶口彫耗歲復浣饑熙到官一意休息之亡何州守缺熙為假守清軍御史缺急必得軍所至凌轢藩府鞭笞長吏吏莫誰何第籍民應之熙曰民且千繫尺籍者百之一軍則軍民則民吾為長吏可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一

誣民為軍耶詣御史曰明臺必欲籍軍軍則慮同知御史械繫州曹吏且劾熙阻格詔書熙不顧也卒於睢無一金之藏僚列為其殯觀行之日兩其吏民輓哭塞道野夫田叟皆為制服熙兄熊守兗州亦廉公能其吏

青文勝一作紋四川大寧人洪武二十四年以庠生為

龍陽典史地濱江率陷沒民盡逋散縣稅額三萬七千有奇虛額而已時賦額初定撓令者必重譴文勝走闕下上書言狀三上三不報歎曰吾為民死自經於登聞鼓下太祖聞之而使覈之得蠲免三之二

陽人祀焉其妻子不能歸贖之公田百畝弘治中提學陸欽為龍陽人私諡之曰惠忠

馮堅者未詳何許人洪武末任南豐典史均賦稅鋤奸黠民作德政謠歌之曰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濁酒盈叫囂墮突不聞聲後嘗建言九事上覽之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多可嘉也擢堅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周公輔 中為寧海丞邑有瀕海塗田五十餘頃不勝稅公輔為民請命未施行縣復被檄役民二萬為象山縣築堤黃巖縣浚河大府吏曰不可慢公輔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二

曰吾縣當築當浚者殊多歲之不易無敢輕役民乃役民為勞縣復欲以聞同官曰君奏未行又再奏耶公輔歎曰古有屍諫死吾身而有救於民庶上聞之乎遂雉經於官舍邑民走弔哭失聲曰公為我死而為我國天乎天乎

陳雅晉江人正統中以監生任宣城縣丞潔己惜民攝邑遇旱引罪責己自枷其項署曰皇天不下雨陳雅不開枷天遂大雨

張昭蒲臺人天順中為忠義前衛右所千戶吏劾奏石亨曹吉祥賣官以二千計直隸山東饑上言六事

大請賑濟皆見施行後任南昌司獄司司獄學士張元禎語之曰子官甚卑而論甚謹而陰功甚大金匱之編永世有辭

徐珪應城人弘治中爲刑部典史時太監李廣用事掌東廠者皆其私人輒迎廣意旨羅織人罪有千戶吳能者貧千戶也出其女滿倉兒付媒氏鬻之以餬口媒氏乃以滿倉兒鬻之樂婦張謬告能曰周皇親家買之樂婦張攜滿倉兒入臨清州爲娼者三歲復挈歸一再鬻而屬於樂工袁璘而千戶能已死矣有告能妻聶氏女所絲聶氏從璘所訪之滿倉兒恨其

石口藏

卷之三

臣林記

三

母鬻之樂人鬻又再三轉不母之也聶與其子政攘女以歸璘失滿倉兒則訟聶於刑部尚書白昂使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聽其辭判女歸聶璘不服笞之數日死凡獄中有死屍故事主事一人御史一人相埋之相璘屍者爲主事孔琦陳王第狗吏件報詞曰病死既埋璘妻白件求屍件又不告之處走訴東廠掌東廠者太監楊鵬鵬之姪官私於滿倉兒又雅以請囑啣哲陰使旗尉教令反異考掠聶令毋敢他言乃執而庭訊之樂婦張與媒氏及滿倉兒云非聶出一口而曰聶氏女媒則先鬻之周皇親家矣鵬遂以

奏上下哲等錦衣獄曰人倫民命之至重三法司錦衣衛必究實則索女皇親周或家或故未嘗買女也而聶張久執一詞不決乃復命府部大臣及科道官朝聽之始知哲所斷是左都御史閔珪等奏哲因公毆人至死罪當徒爵琦玉及聶之子政皆不應罪杖珪上疏言臣胥也役於刑部三歲矣每見鞫問賊囚多從東廠鎖撫送至囚有言旗尉挾私誣陷者有言旗尉代人報讐者有言旗尉受首惡財以之爲從令傍人抵首者東廠一切任其擅刑誣服送至刑部刑官擬罪但據送詞更不體究縱使洞見真情莫敢擅

石口藏

卷之三

臣林記

日

改一字往者臣雖知之猶未謂然今觀哲事乃深信也夫滿倉兒之獄丁哲所斷甚允太監鵬其姪官私是女且素憾哲而欲中之乃因袁璘之死令賈旗尉者教女密令反異而與旗尉勝私拷聶氏使白誣伏遂妄委罪刑官偏酷故勘蒙亂成獄皇上下令法司錦衣會問莫敢辯雪必待朝鞫乃貢真情羣臣之畏東廠此一徵矣且既知滿倉兒爲聶氏女女不母母罪不容誅而僅擬以杖哲與聶子政等皆無罪被誣反加杖徒一事之微輕重不衷羣臣之畏東廠又一徵矣臣因此益私爲昔年枉死諸人嗟嘆不已乃知

傷天地之和召四方之災有繇然也臣願陛下戮揚
 鵬叔姪并賈旗尉及女子市旗尉勝等與鎮撫司官
 謫戍極邊丁哲孔琦王爵陳玉各進一階以酬誣辱
 之苦從茲革罷東廠永不開置不則推擇謹厚中官
 如陳寬韋泰者用當此任仍選大臣一員與之共理
 鎮撫理刑推選在京各衛及刑部主事一人同蒞其
 事毋專用錦衣庶幾旗尉莫敢擅刑小民不至誣累
 夫臣不難卑賤之身為民請命披露至此願一介微
 軀前後左右孰非東廠鎮撫之人臣將不免虎口願
 斬臣首而行臣言給臣妻子傳食送歸骸骨臣死虎
 名山飛 臣林記 卷之 關 口不若死國門之下上以珪妄誕命 等 考訊之坐
 奏事不實擬贖還役大理寺卿王軾等審允以聞上
 又責都察院何不具實奏請大理輒輕允之使各疏
 對既對並罰俸珪贖徒畢發為民而哲等獄辭不得
 命者久之刑科給事中龐泮等以為言乃命滿倉兒
 杖畢送浣衣局哲咨給袁璘埋葬發為編民爵琦玉
 皆贖杖還職居頃之戶部進士孫磐奏近言官忌言
 最甚粉飾循默苟且塞責而排寵幸觸天聽者反出
 吏胥之賤臣竊羞焉請定建言為四等不避艱險亢
 彈貴近者為上上激揚補拾為上等建白裨體要者

為中等粉飾苟且者為下等因此以定不次之擢平
 調之除黜罰之令則言者莫敢妄言而直者有所兢
 勸上下其奏所司十一年刑部主事陳鳳梧疏珪忠
 直請錄用之上亦知珪下吏部奏授桐鄉丞明年并
 哲亦予官珪後歷贛州通判有平寇功加知州尋致
 仕
 葉錄同安人以貢士為常山開化二縣丞為開化興
 文學除奸豪門庶肅然公退則荷畚時蔬編竹為器
 身農圃事每食一蔬而已參政方豪者其部內縉紳
 訪其解出王瓜青榴及閩中檳榔與其延款民號為
 名山飛 臣林記 卷之 一 一葉側仕終感恩知縣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儒林記上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求為人者所以求合天也天地生人道生天地求合天者所以求合道也一墜於人即非天地之心非天地之心即非道矣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危而道心微道心微而非天地之初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斯其為物不貳非天下之至一其孰能與於斯如是而後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一

能復天地之中得乎天地之中大本達道從此而出而後謂之執矣聖也者學也者以口耳入者也故其文從口從耳而從王王也者君萬物者也以為萬世口耳之君故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產萬物者聖也聖通明之謂也仲尼一生好學人也而當其身魯國之人已謂之聖人今欲為聖人而不繇學可乎堯舜之時人徒知其洪荒之世而不知其學問之極夫自有伏羲神農以來聖人遞出而君之雖無有文字之教其嘉言善行當已布滿宇宙之間堯舜出而後集其成而禹臯陶稷契之徒皆以聰明聖智之人

先後左右煥為文明今但不見伏羲神農所遺之書無繇得聞伏羲神農之教徒曰禹臯稷契所讀何書其不昧於聖人之甚者耶故曰下學而上達非聖人之謙也聖人之待顏子至矣博文約禮所以教顏也朱氏生於有宋諸儒之後直欲上接乎洙泗之傳惟明大學致知格物之旨其論實本於是惟其遷移大學之古文使學者不能無疑於其間至今辯訟而未決令其當時一從博文約禮推而明之則何至於操戈墨守之喧煩明興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見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為功令士之防閑於道域而優游於德圃者非朱氏之言不尊故當時有質行之士而無同異之說有共學之方而無顛門之教自餘姚王氏者出始卓然自振其始為知行合一之論其終又為致良知之說若謂一切見聞皆淺與粗反而求之本心之自然可以證聖此其說亦本於呂氏當時已為朱氏之所辟至今則天下翕然歸之自王氏之後竊其緒者多別摘一言一旨以為顛門其意皆欲逆躬而歸諸實而其弊也不免於高虛予聞頓悟漸次出乎佛氏而佛氏亦有二義焉本於文字而進之謂佛不繇文字而悟之謂禪今不知佛氏之教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二

之謂佛不繇文字而悟之謂禪今不知佛氏之教

佛為尊乎禪為尊乎大凡脩心反知不俟學入者但
可以鼓舞比屋可封之民而非所為雍容魯國之士
夫儒則未有不學者也有明諸儒二百年來從祀孔
子之廟者則有薛河東陳新會胡餘千餘姚四子其
他篤行尚俟更僕然就論四子之學則河東餘千恂
恂乎聖人之教而新會以靜餘姚以頓論者皆疑其
入於陸氏之禪予觀新會少年盡讀天下之書晚節
俯仰天地萬物嗒然而悟而後教人以靜餘姚故馳
騁經史文字最後得良知之說則皆未嘗不以學入
者夫奈何以之入門不以設教也吾師乎吾師乎學

名山表

卷之

儒林記

三

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十室之人必有忠信如某者不
如某之好學也元者善之長也故君子體仁以長人
仁者元也元者乾也乾者天地之心也聖門從學以
求仁斯所謂維精惟一允執厥中吾何間然哉今著
諸儒所講論建立于篇其未從祀孔子之廟者亦著
其為人

曹端 薛瑄 周桂 劉觀

曹端字正夫澠池人篤尚理學專靜研究座右著足
處兩輒皆穿事父母孝志愉色父好善信佛見端居
常言道時召問之端作夜行燭書呈父其言佛氏以

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也老子以虛為道非
率性之道人繇之路也其言辯析甚精父好之卒向
於學永樂中以鄉舉授霍州學正將十載以憂去去
及六年俱廬墓下服闋改蒲州考績吏部蒲霍二學
上疏爭畱之成祖以霍先竟與霍霍人愛端如父母
服其準矧矩度而不忍鞫疆佃偵監臨大吏過者敬
謁請益不敢屬僚畜之又六年卒于霍霍人罷市巷
哭兒童下走無不流涕者貧不能歸葬遂葬霍子曰
瑜曰琛亦廬端墓相繼死葬端之墓傍正統中僉事
張敬建祠於澠池其後有黃編修者謁澠池祠詢端
墓尚在霍歎曰曹先生一代名儒也令其魂客殊鄉
哉捐貲屬縣令弁其二子改葬於澠池端所著有四
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義經述解性理文集儒
家宗統譜家規輯存疑錄及夜行燭諸書彭澤曰我
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劉誠意宋學士
道學之傳斷自澠池始也致書河南巡撫請上章從
祀孔子廟庭

名山表

卷之

儒林記

四

薛瑄字德溫世河津人也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內
母氏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止之曰體清聲噍必
異人也卜之吉年十二能詩賦從父貞為元氏教諭

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
范汝舟皆元舊儒謫戍玉田貞禮爲瑄師於是豁然
大悟悉去其詩賦而從講伊洛之學貞繼改鄆陵教
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謫其教官充戍鄆陵生徒從來
無舉貞乃使瑄補鄆陵學生舉河南第一成進士宣
德中授監察御史楊榮楊士奇楊溥慕瑄欲見之瑄
自以御史糾劾之臣避不往正統中陞山東提學僉
事不事榷楚親爲講授教人務盡其才或觀行步或
聽講誦或試詩賦數無一有者使儒冠拜於其祖然
後乃遣而退之有生貧欲祈退故試無有教官爲言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五

瑄曰雖然生祭祀有掌乎教官曰掌磬瑄曰聖門著
教尚矜不能磬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器也其曲
養人材如此太監王振於瑄爲同鄉問三楊曰三晉
之中而無爲卿者其無賢人乎三楊以瑄薦遂得召
爲大理少卿諸生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瑄至京
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卿王
太監也詰朝朝退當詣謝則不謝又使語之又謝
而振更先餉瑄則又卻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
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卻也宜哉則改
瑄爲大理卿瑄不謝如前振一日問三楊曰胡不見

薛卿三楊爲語固將來也李賢瑄所厚門人使強之
則又不謝曰奈何爵於朝恩於室久之振議事東閣
下諸卿皆拜瑄獨立振望見頰而立者瑄也因爲貌
恭也而中銜之居頃之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
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與山教妾告妻魘魅夫死
者下御史自誣服瑄三覆三反都御史王文大怒承
振風旨劾瑄是古非今故異成獄有詔廷問瑄呼文
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當引嫌辭避文怒奏瑄
強囚不服問理坐當死下獄瑄挾周易詣繫正統八
年坐秋後處斬凡兩覆奏如律瑄子淳等三人願一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六

人代死二人充軍贖父罪不允且行刑矣王振之僕
泣于爨下振自問之曰僕聞薛夫子賢者也而坐人
辟僕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因爲振言瑄平
生振少解既三覆奏得不刑久之出歸弟子從者甚
衆振死以薦起大理寺丞尋致仕戶部右侍郎江淵
言瑄心術正大操行淳潔宜復召用景帝召瑄還職
進南京大理卿尋召爲大理卿蘇松民饑貸粟富室
不得火富人室竄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
皆坐謀反衆莫敢言瑄力奏得誅其魁首文大恨曰
猶昔瑄也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轉左兼職如故上嘗短衣小冠召瑄便殿瑄望見遽卻上起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之義于謙王文得罪且坐凌遲刑瑄曰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二臣罪閒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一等等上初復位日召見瑄而頃之曹吉祥石亨用事徐有貞李賢等皆落職御史楊瑄張鵬等皆得罪瑄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引疾去蓋五閱月耳舟至直沽風雨不及館人飯不足以接餒子淳愠兄瑄杖擊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既歸四方從學益衆瑄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為朱熹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耳其脩已教人專務復性引之居敬為功深探密玩或通夜不寢潛思有得宵燭記之其言平易簡切歸於精微有讀書錄二十卷年七十六卒其日風雷繞室白氣貫空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門人洛陽閻禹錫曰良輔咸寧張鼎其著也禹錫仕國子監丞張鼎仕戶部右侍郎知太原有惠政以會都右御史巡撫保定築路牆以禦衝突騎盜繕治雜類民率賴之孝宗初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上言孔子之道與天同久崇於有國後世儒者有踐履真實學術端醇無媿聖門者得祀廡下竊見故禮部右侍郎瑄上真知尊躬行仕則體國

學以明道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惟陛下以孔子道治天下辯真偽別純駁俾人知所向臣謂瑄宜從祀孔子廟庭詔祠于瑄鄉九年刑科給事中楊廉言瑄所著有讀書錄皆積年精思有益後學乞板置國子監俾六館諸生摹印誦讀瑄鄉祠廟亦宜賜之名額遂賜額曰正學世宗時四川參政讚直隸御史瞻御史維持先後言故禮部右侍郎瑄學行純備出處姱峻明興真儒惟瑄一士竊見宋有天下未三百年周惇頤而下十有三人祀于孔庭元以胡踐華未及百年有二人焉明家養士百七十七年矣豈繁如綫名山藏儒林記 七 殄茲道脉必欲其人非瑄不可然而屢奉詔書臨舉旋輟抑瑄學遜諸先臣等敢任諸臆論者或謂瑄著書稀濶不知道重綱常學輕文字宋之胡瑗初無述作元之許衡所著何書而並列俎豆同仰高山故仲尼曰信而好古必以狼藉方稱博碩是楊雄王安石得攘臂仲尼之廡也臣等謂瑄宜從祀穆宗時給事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博等集議闕左門上奏皆謂瑄宜從祀制曰可周桂字廷芳秦州人為臨洮衛軍士成蘭州年二十

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聞段可久集諸儒論
 時往聽焉可久勗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方途遂究
 通五經篤信力行存省真純發言不妄見者稱曰濂
 洛關閩君子也諸儒初猶與坐講既尊為畏友遂為
 遠邇道宗西安李錦薛敬之咸信重之恭順侯吳瑾
 鎮陝是為本軍總兵延桂訓子累請不赴曰本軍見
 役死不敢避若欲訓子禮無往教始令子就學後移
 居其州之小泉深衣幅巾動必以禮成紀之人薰化
 其德而可久時時過訪之時論廷芳之於可久始若
 張橫渠之於范仲淹後若朱紫陽之於蔡元定也迨
 老以父雲游四方訪求不遇卒逆旅舍而遺風餘韻
 猶在隴西間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少有巨人志既就傅子史經傳
 靡不貫焉下筆逸邁常屈其名宿正統中舉鄉試第
 一明年進士以疾告歸尋丁內艱除服遂堅臥不
 起脫粟澣袍質行終身每旦祇謁先聖畢即凝坐一
 室養性讀書四方來學隨才造就縣尹劉晟為築書
 院於虎丘山題曰養中所居四壁書儒先入德造道
 之方左右列責志恒心二圖為誠明敬義四箴以自
 警嘗言小學一書老不可離又言朱文公吳文正之

言尊信之足矣吉中先後三儒孫鼎李中而觀尤篤
 行吉中稱鼎曰貞孝先生中曰谷平先生而稱觀曰
 卧廬先生鼎廬陵人永樂中鄉舉為松江教授以孝
 弟立教中吉水人正德甲戌進士為刑部主事論妖
 僧閹宦謫驛丞累官副都御史學以求仁為主閉邪
 為功以天命流行何思何慮心中洞然為實際羅洪
 先嘗受其學

吳與弼 胡居仁 陳獻章 賀欽
 李承箕 張詡 林光

吳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唐吳兢後也父溥國子司業
 剛介自守與弼隨宦京師年十八九讀孟子章句朱
 子以程子繼統于終篇歎曰聖道寥寥一至於此已
 讀程子少有獵心奮然曰大賢亦嘗有過人固資學
 遂一意斯道作勵志詩自誓登樓誦讀足不下樓者
 一歲溥使歸娶既娶之後共往謁父京師然後取同
 室人皆迂之溥友人孔諤謂溥曰與阿弼談有富貴
 不淫貧賤不移之象今雖見迂後當大顯與弼強毅
 堅忍痛自浣厲恒念學之無成道之不立至於中夜
 奮興展轉達旦其服膺孔子朱子之為人寤寐見之
 昨非今是日改月化日進而無疆者也所讀書小

種湖二處耕牧之事皆身親之或在田間或人
默誦精思暇則彈琴詠詩鳥鳴花發有感魚風雪之
象開館授徒卻其束脩而皆取其有志聖人之道者
其教人絲涵養以及致知先據德而後依仁啓勿忘
勿助之訓悟無聲無臭之妙而窺其闕者少矣正統
十一年山西按察僉事何自言上言自古有國家者
必有懷抱才德不屑進取之士如漢之周黨宋之种
放邵雍孫復當時咸加褒贈以勵風節竊見崇仁縣
儒士吳與弼守素尚義好古通經上無所傳聞道甚
早待妻子如賓客視財利如鴻毛年過五十不求聞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十二

吳

達弟子樂從鄉人敬式真儒林之清節聖代之逸民
乞勅取到京授以文學高職如不願仕量與褒嘉亦
足敦勵風操景泰中監察御史涂謙陳述撫州知府
王宇先後列薦兩召不起歎曰宦官釋氏不除欲天
下治難矣英宗時石亨專擅于請朝議不厭欲借寵
賢德以釋衆望復以爲言英宗使行人曹隆齋勅往
聘與之偕來時年六十八矣既陛見上口授左春坊
左諭德朝士悚然以爲盛事與弼疏辭并納還齋幣
不許命學士李賢引見文華殿從容顧問辭職意與
弼自言老疾不堪又不許命賜宴文華殿遣中使送

紗羅羊酒薪米至其寓舍上顧李賢曰此老非迂濶
者必令就職居數日召講中庸有御桃之賜與弼再
疏辭得以儒冠入侍復請待病間一接秘閣羣書以
益聞見上皆不許初與弼以薦出石亨非其本意復
幾左右顧問有所發明而上必強之就職用是堅辭
上命賢諭意欲祿之終身亦終不受乃復遣行人送
還故里賜銀幣命有司月給米二石與弼上表謝恩
條陳十事而返始與弼以誦讀道義自強常以克己
安貧二事書壁銘几其讀朱子書夜無膏至傍爨光
冬夜用芋帳覆腹斬然峻絕郡邑藩臬有司深加禮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十二

吳

揖一切辭避迨朝命臨門官吏師生皆來會集鄉里
聚觀驚詫所居近山天使經過臨止諸門生悉爲表
易嘉名與弼亦不覺震矜既退數念當時遭遇形之
詩篇焉有弟嗜酒不飭祖父田數畝盡爲奪去既歸
用其賜金墾田荒山下以爲祭資弟復謀斥賣與弼
訟之守守張瓚驚物人也致與弼於庭與弼免冠束
腰以庶人禮見張元禎聞而作書將告之素王鳴鼓
其罪雖止不達然與弼尋悔之矣張瓚番禺人見後年七十
九終鄉人稱曰聘君聘君沒百餘年小陂人婦人不
看行男女不相授受下戶民家皆頭巾衣屨端拱

敬人以爲聘君之風云胡九韶婁諒其高第諒子性
郎曰胡居仁陳獻章皆淵源與弼胡陳之學已著於
世而與弼尚有遺論何哉論者謂其訟田於公及爲
石亭作譜跋稱門下士而已有弟不飭而與弼計及
先人之祭束腰跪庭用部民禮以見有司猶屬質哉
予讀譜跋寥寥數言耳石亭當時有震主之功異以
處之亦或當爾至其辭職不受意殊可見陳獻章曰
東海張公能辯千古是非人物乃近遺吳公何耶夫
吳公易知耳予游小陂聞其論學多舉古人成法絲
濂洛關閩上達洙泗尊師道而勇負荷如立千仞之
名曰藏 卷之 儒林記 三
之壁一代人傑也王守仁檄記與弼鄉祠吳公方其
貴近之薦固可見好德之同及夫官爵之辭尤足驗
先幾之哲益宣和之疏於龜山無嫌而明堂之畱在
漢儒爲媿出處不至於失已學術何待夫立言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穎異有大志從學塾言動
如老成人幾冠從安仁于同學舉子業知無所得而
厭之于同字世衡及聞吳與弼講義理學盡棄舊學
而學焉爲松江太守隱邑之梅溪謝絕人事人亦無知之者會
親死哀毀踰節柴毀骨立不入寢室者三歲喪葬之
儀一依古典不苟卜兆爲鄉里鵬兒所扼不得已訟

官則墨衰以入於是縉紳先生始知居仁爲特立獨
行之士也居仁之學以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以
聖學成始成終在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典臨
妻子如賓位應接士友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至一器
一物區別精審沒齒不相殺亂家本有餘推以與人
不償不較資用貧窘單食瓢飲處之泰然其蹈矩履
繩端莊凝重而性度寬和議論寥寥四方士樂從之
游至築室而居之居仁示以操存省察之要要以戒
謹恐懼爲宗以共入於聖賢之域至其學問大指雖
尊程朱亦能察其精微而不至盡阿所好所著居業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古
錄大率躬行之言也其辭辯其氣昌凡古今之治亂
學問之深淺才術之高下了然洞豁有體有用有經
有權非尺幅拘攣之比也嘗適閩歷浙入金陵泛彭
蠡所至豪傑若章懋羅倫張元禎皆相與講求麗澤
以陳獻章倡勿忘助之學爲亂苗之莠而莊景豪
放之士且使學者流於曠蕩之歸其欲求本實以真
體驗如此成化甲辰年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爲敬齋
先生陸瑞家日本朝理學之臣胡叔心完璧也席珍
懷待聘之資避世絕憂悶之志羅欽順稱其大類尹
和靖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賜諡曰文敬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居母孕父瑄死母氏抗節鞠
 之始讀孟子志于天氏年二十舉正統中鄉試二十
 七棄科舉之業受學吳與弼與弼師道尊嚴獻章為
 斷地編籙研墨捧茶如是以數月比歸白沙閉戶讀
 書湛思忘寢食者累歲未得也乃自築陽春臺置水
 一盂終日兀對履不踰閭以十年所其俛焉莘莘求
 進古人者有如七十子從孔子之篤一日喟然歎曰
 惟道何間動靜勿忘勿助何容力惟仁與物同體惟
 誠敬斯存惟定性無內外惟一無欲惟元公淳公其
 至矣學士錢溥謫在順德一見以為聖儒勸之卒業
 名曰藏 卷之二 儒林記 三

成均而邢讓為祭酒使和此日不再得詩覽之大驚
 曰真儒復出矣 詩曰能饒謀藝授胃寒思進乘少年
 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敵不離山示
 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
 在用心誠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我道德乃青
 詞固此謙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哉胡能追逸駕但
 欲漱餘芳持此木鑽黍其如管石剛中夜覆衣起沉
 吟獨傍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
 車道康壯行遠必自通育德貴合章邇來十六載
 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說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
 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
 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
 舍決存亡胡為漫役強良羅倫莊某皆來定交
 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 而賀欽執贄為弟子既南歸遂有終焉之志從學者
 益衆廣東左布政彭韶巡撫都御史朱英先後為聞

請如吳與弼故事吏部謂獻章聽選之人非隱士比
 請移文行取而獻章以母老疾辭朱英勸駕曰先生
 竟不出耶英已題薦疏之末曰臣英旦夕趣之就道
 矣先生不出母謂英誑獻章勉起赴京吏部用故事
 召試之獻章心謂移文行取當有優待至乃召試見
 如選人因兩至部門尋托病歸上言臣自幼讀書雖
 不甚解君臣之義知之久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
 部承檄就道聞命驚心伏惟國家教育生成之恩陞
 下甄錄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厚至深此不速就以
 圖報稱非有篤情不獲自盡孰敢驚空名飾虛讓趨
 名曰藏 卷之二 儒林記 三

趨進却於日月之下臣遺腹子也臣父二十七而棄
 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方臣之幼無歲不病至下九
 齡用乳代哺臣非臣母久填溝壑臣生五十六年臣
 母七十有九臣母見臣衰病尚如孩穉天下母子之
 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念臣之深臣於臣
 母無以為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有司奏白己蒙聖
 恩表厥宅里是臣又用臣母荷陛下高厚獨深願臣
 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
 遠羈闕下臣母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
 相仍理難長久臣以病軀憂臣老母年未暮而氣元

衰心有爲而力不逮矣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
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必多曲成之士惟陛
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豈臣之微終有所
避不能自盡伏望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
親不能自己之念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
母以窮餘年倘母養獲終臣病全愈臣仍前赴部以
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之賜書奏上授
獻章翰林簡討使親終疾愈仍來供職既歸一意斯
道而其光霽之懷超然自得之意往往於詩乎發之
時時臨池作書世人競傳賞焉獻章論詩曰天道不
言時行物生焉往非

名山藏

卷之

七

七

七

當從靜中養出端倪然後有得及門之士有嘉魚李
承箕番禺張詡增城湛若水東莞林光皆能紹明之
臨沒謂其徒曰道止如此毋他求也自號白沙又號
石齋又號古崗老人而學者稱爲白沙先生姜麟嘗
見獻章出語人曰活孟子活孟子姜麟字仁
夫麟翁人張詡稱
獻章之學絲知而好絲好而樂而李承箕銘其墓曰
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萬曆中御
史詹事講王學會疏請從祀孔子廟庭久之賜諡曰
文恭

名山藏

卷之

十八

十八

詩之用會而通之一頁自如故能樞機造化開闢萬
象不離人倫日用而見或魚飛躍之機若是者可以
輔相皇極左右六經小技乎哉其論書曰予書每於
動上求靜放而不放而吾所以深乎靜也法而不固
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深乎靜也法而不固
時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意足而
奇溢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歲有薦辟援詔不行曰
調吾性此吾所以游乎藝也
漆雕開以孔子爲的者也苟其未信師不能強吾自
知甚明惟有飭厲素履庶幾丘園之義少裨明時耳
弘治中年七十三卒獻章之學不立文字以自然爲
宗忘己爲大無欲爲至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
滯之神四方來學者但教之端坐澄心使其渣滓潛
融境界內朗世或疑其爲禪而獻章獨曰爲學之功

求退不允陳獻章應聘至京欽與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世即用我我何用為遂執弟子禮於獻章上疏解官畫像事之獻章謂欽曰君言議侃侃無露鋒鋷要須和平沉深欽輒用自戒杜門潛心聖賢經書以次涵泳非吊喪問病不出也精思實踐靜居數年歎曰萬古聖賢惟此一理深契力行同歸無二遂推所得以淑諸人弘治初薦授陝西參議以母老懇辭且陳四事其一請經筵勸講訪求真儒以隆師友之臣其一請興禮習樂罷斥教坊其一薦陳獻章可大用其一請嚴絕內官毋使干政疏入報聞正德初劉瑾下括田之令東人疑擾義州守臣又以倉虛濟之民驚然聚變顧相戒毋入欽里欽即往諭曰慮汝當悔顧未晚也第不殺人便可解罪有官兵至長跪求生而已已撫鎮人領兵至言且大勦衆皆呼謀曰賀黃門教我生路當無謾語皆往跪里廬下欽曰第無殺人如吾前論事遂定欽真切懇到顧守聖人之經佛老莊列不以寓目其虛懷誠受見善不及人愛而敬之孝弟忠信實體諸身化其鄉人顧蒙閨壺莫不式誨嘗曰學之無成政教之不舉風俗之不美世道之不泰皆坐本蹶實喪而崇事虛彌耳其絲

名曰藏

卷之

上端林記

九

朱子以入孔顏之途真謂學脉可尋而正大光明之心篤信謹守之意可質鬼神而無疑者也所居醫巫閭山西時時游釣凌溪之許其卒也鄉人為釣臺祀之稱曰醫閭先生子士諮舉人博學篤行嘗論王政十二事不報終身辭疾不仕李承箕字世卿為諸生已厭科舉之學矣所司迫廢不得已就試成化中與其兄承芳同占湖藩鄉書久之承芳登進士授官大理承箕獨不肯會試從白沙受學於陳獻章涉江浮海水陸萬里往見者四獻章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為學之方久之辭歸獻章送之文曰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吾無不與世卿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待世卿深思而自得之也承箕為人凌邁高遠讀書山中故超然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坐一室洗滌身心不以著述自見曰近世箋註繁蕪野書燕說鼎沸絲棼思一刻去之不得而更推波助瀾乎客至與劇飲賦詩醉起更書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其為文辭出入經史縱橫跌宕滾滾而不休久之承芳謝歸大理相與日聚黃公臺更唱迭酬伯仲間自相師友學者稱承芳曰

名曰藏

卷之

上端林記

三

東嶠先生承箕曰大厓先生年五十餘無疾終
張詡字廷實父瑣舉進士為撫州知府抑制奸豪無
所徇枉吳與弼與弟訟田致而跪之者也仕終潯州
知府詡登成化中進士養晦六年部檄起之乃授戶
部主事復謝病歸從獻章學亦受其詩法獻章與語
每喜其玄微有會為人清虛高邁忘已無欲論學以
敬畏為宗曰無所事乎畏則急而入於忘必先有事
乎此然後浴沂風雩在勿忘勿助之間者可漸至而
深得也辭疾隱居二十餘年既用薦起南京通政司
參議尋辭歸

名山藏

卷之二

儒林記

三

林光字緝熙成化中領鄉薦任襄府左長史初不即
仕誅茅隴山杜門而求朱考亭之學獻章與語終日
乾乾收拾此而已矣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都無
分別都無盡藏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
在我矣曾點浴沂風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光恍然
有得獻章書其所記以貽賀欽而番禺復有何廷渠
者棄諸生業率諸士首先事獻章在獻章門徒中長
而且賢其厲學若負重遷進而不敢懈休
右胡陳而下皆吳宗派

陳真晟

蔡清

丁璣

陳琛

羅欽順

陳真晟字剩夫泉州人入戍籍于漳之鎮海衛遂為
漳人弱冠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學舉子業業成
薦於有司至省試聞試防嚴曰非所以待士士不宜
以此自待遂棄歸一意聖賢之學初讀中庸覺無統
緒繼讀大學乃知為學次第執以為據又讀大學或
問得朱子主敬之說曰此大學基本也求所為敬則
見程子以主一釋敬而以無適釋一遂推尋此心動
靜求一以為持養工夫曰養一於靜則客念不作矣
持一於動則外誘不奪矣大學誠意一章學者鐵門

名山藏

卷之二

儒林記

三

關主一二字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誠真知之則
行在其中矣然而氣質有偏勝嗜慾有偏重此聖門
論學學問思辨之後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程頤
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
採朱氏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
天運次著學者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
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
而後陳說不報書上下禮部復為當事者所寢歸家
讀提學憲臣頒行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脩己治人
崇正學迪正道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既

崇正教則科舉宜定正考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欲定考德為六等考文為三等可為條例纂長書告當路諸君子當路漫不省真晟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與弼欲往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禎止真晟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日程朱以來先生學得其真矣雖不見聘君可也遂還自以布衣詣闕上書因以布衣自號既歿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表其墓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之墓繼真晟之後者漳人有蔡烈嘉靖中詔舉遺逸郡

石口藏

卷之

儒林記

三

守以烈應詔以母老辭烈之言曰道固察天地端則始夫婦若屋漏無媿天地自位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解元晉江之山鳴如玉磬者三日二十年舉進士清自幼好學急求道畧仕進病告久之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游他日為其母寫容母愀然不樂曰吾聞母以子貴今汝舉進士有年矣吾猶故巾幘清聞言大哭促赴選得禮部主事是為弘治初元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為吏部稽勳主事時與談論諮訪清因上管見二劄於恕言今朝廷之患在紀綱廢弛

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屈當大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場之警又薦引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罪不測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即疏揀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陞南京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清每遇親忌痛哭流涕終日不御酒肉宗族內外有貧乏者恒賙恤之死而殯葬之撫其孤門人貧者亦常衣食之嘗曰天地間物當與天地間人共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三

一介不取士當然也一介不與故未易耳蓋仕宦之入屢空而不暇自計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清至力請其僚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令藩臬官著朝服賀清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鞞而入宸濠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宸濠嘲清曰公乃不能作詩清對臣平生於人無私蓋私與詩音相近宸濠益銜之其後奏求護衛已得請矣清怏怏有後言宸濠聞之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正色對遂疏乞致仕宸濠尚陽善挽留之且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欲以女妻其子清力辭歸時劉瑾方專權駕引名士以掩人心不數月復起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朝命未至而清已卒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內辯與論天下古今一以禮義折斷其言剴切而精深其淵執貞風使人妄消躁息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以天下之理以虛而入亦以虛為應因以虛名齋嘗為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矜自鍼之詞兢兢然惟恐慚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若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常帷燈臥榻傍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有得亟記疾書友善甯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朝東而師事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玘

名山藏 卷之二 儒林記 三五

十九年鄉天順八年會試第三人登第後侍親家居十有七年以學授走四方來學甚眾閩中易學盛於東南實玘倡之既歸大事赴京除授南京刑部主事陞浙江按察使事提督銀場弘治庚戌景寧縣吳大兒嘯聚標掠傍及閩中政和浦城諸縣兩省患之玘分檄要害以精銳千二百人進臨其穴賊出拒破之棄去橫奔至閩松溪之渠口據高險險眾難之玘曰賊勢已蹙前途惡嚴攻必下鼓之獲渠魁戮其數百人餘走慶元及從間道窺景陵玘復節制諸巡捕官就取之玘死外又獲三百餘人支黨散匿山谷官屬請乘勝殲之玘曰無能為也恐益及無辜

亟出示令早降兩省以安時又有遂胃黃巖賊聚眾日萬至萬人各伏新穴未發聞景陵賊破皆膽寒玘以謀為形勢疑之皆自解散陞雲南按察副使雲南屬夷雜處舊政因仍惟恐或有改張眾心恐動玘日地既入華富以華治為別名分重禮教勸都司之冒功陞賞者數十人皆諱成窮邊北行誼政治本自過人而文學復優所至傳其易者則同邑陳琛至今天下言易者皆推晉江成弘開士大夫理學中輟永貞廉玘朝東與清皆崛起稀曠之後而清與廉尤為獨得云萬曆中僉都御史詹仰庇請易名於朝賜諡曰文莊大學士李廷機復為請贈禮部侍郎

名山藏 卷之二 儒林記 三五

丁璣字玉夫鎮江人少而疑永早悟慨然有求道之志年十八抗顏師席是歲領鄉薦二十二成進士授中書舍人與同官烏傷王汝並名古意汝年長踰倍尊璣為益友陳獻章至京師璣日接其講論久而歎服益自刻勵成化二十年除夜星殞其明年元日星晝殞有聲璣應詔上封事極論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大要以正心為根本教東宮振紀綱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用飭兵備為急務末言方士釋老宜加痛絕先是林俊以論建寺張黼以救俊先後下獄璣危言繼之眾謂不免竟罷會中書舍人徐莊以寫成誥勅送尚寶司請寶所具勅數少一道尚寶司官用寶復誤多二道莊等十九人並

下獄贖杖而璣以建言故特旨謫為普安州判官普安夷會持酒贄入見請先飲酒示無毒璣曰何不相信飲其酒却其贄夷會感畏終璣不專殺一人輸納以時尋以公委北上行次辰州憲宗崩璣聞訃三日不食孝宗初吏部尚書王恕聞璣至邀坐後堂咨訪竟日輒曰佳士佳士方欲引為吏部屬為忌者所沮僅判廣信廣信有人以私隙誣隣民為盜斷其舌而汚璣其妻女隣斃獄中璣宿驛舍夢若聲寃者詰旦果得訴者一訊而服同官有坐事璣為曲處同官乞為改印易牒璣不從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果誰欺耶以父喪去印家授興國知州旋丁母喪既闋倪岳為吏部尚書復印家起為南儀制郎中尋遷廣東按察提學副使璣德器克完涵養深粹信古任道崇正闢邪居喪悉遵古禮哀毀骨立伯叔不分財而身無完衣子女踰期無力可嫁娶其為政以風化為先教人以身心為本四方從學履滿戶外歲餘入賀道清遠山水暴漲在舟中度不免衣冠端坐與其一家十一人俱死僅遺一子時論惜之林俊曰璣於聖學已造疆畛天假之年吳澄許衡不足多也桑樞蓬戶環堵蕭然絃歌屢空不知於古人何如耳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毛

陳琛字思獻資稟朗邁於世無所倚涉閉門獨學不苟同衆舉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乞南戶部權淮安舟稅正額既足之後大開關門恣商人來往惟與賓客談學賦詩而已部尚書責其弛慢琛答尚書稱數苦涉池若克類之盡鈔關之設不比禦人之盜乎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郎請告家居嘉靖中就家起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提學僉事並辭不赴琛高潔散朗其學得意在文辭之外酒杯詩興常自放山阻水涯間有喟然與點之意所著四書淺說易經通典亦皆推明朱氏之說學者宗之張襄惠公稱其人曰有避世之深心而非玩世無道學之門戶而有實學遠之先人亦贊曰望風標似神仙怪物聽議論如濂洛真人世論以為平當邑人與琛同時者舉人王宣撫州同知蔡元偉亦皆究心學問王宣受業蔡清之門人蔡清初試不第遂以養親為志終身不復應舉為人窮落豪邁俯視一世仰觀千古精研前聖之遺訓貫百家之旨意欲代前人之蕪穢揭六籍於日星林希元稱其高明之資不淪於卑汚自得之學不滯於章句絕俗之行不混於塵俗而薦之朝蔡元偉字伯瞻宋忠惠襄後總州受學則已有孝弟稱既為諸生憲副方豪廷致家塾為其子師夙與夜寐己自嚴矣久之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嘆曰學當如是即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非聖賢書不觀非孝弟之志不存天地古今之運化英雄豪傑之作用無以入其思也領嘉靖辛卯鄉薦不謂有詞舌辨為養既十年就授嘉靖州學所以教士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三八

之申默誘之聖賢之域權德安令一月節變為本
退食取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錄本朝薛胡二子
言獨觀成誦即升堂亦袖以出曰非曰忘之誠慮心
官少放行事過差以此當嚴師良友還杭州府通判
入觀事政乞終養家宰李默知元律命考功懸雷
署錢塘印一月民甚稱平推撫州同知下車數日
按御史委督樂安通糧樂安素稱刁邑元律寬命
去報答皆相繼輸納復還府治者民送者盈路無何
榮安復有劫車之變再被委往忽流賊數千焚掠南
豐等縣邑縣故無城元律召鄉民之精銳者設險
隘自若戎衣演武教塲賊聞不敢近先時縣獄久壞
風寒莫蔽因遇雨荷蓋立被繫者復不以時問遣至
滿不能容時蒸痲疫元律欲作新獄居之經因歸命
歎成乃至獄成四並如期至復委署崇仁崇亦無城
不數日殺賊突至東西二者衣帶隔耳元律督兵渡
河率戰數合殺賊數千餘既五日皆遁散丁外艱喪
葬學尚程朱而重躬行其所寓力惟在飲食衣服男
女起居動靜語默辭受取予之際其自治之勤或至
點簡少懈過夫復生親撫膏泣下長跪自罰作日曆

名山藏

卷八

名山藏

卷八

名山藏

自識平生名考德錄而自序曰吾之考德有二一則
時常省克而時識之以自稽其理欲分數之多少一
則隨其學之有得心之有開即便刻記以驗器識之
高下淺深以爲進德之助居常服膺晦翁之言以爲
世間事須與史變滅皆不足實胸懷惟有窮理脩身爲
究竟法賴天之靈幸有所知好學性生至老彌篤歷
官雖久此心澹然中莫遺家難備嘗變故每自嘆所
遣之窮而此志終顯撲不破晚年閒靜之中咀嚼益
旨行以不息之功加以未死之年不有得於今必有
得於古不有合於人必有合於天則所謂不知不慍
之地或可後萬一焉又有四
書折衷易經聚正各若干卷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父用俊國子助教欽順舉弘
治五年鄉試第一明年第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
久之遷南京國子司業送父歸家因乞終養吏部不
與題奏畱家久之劉瑾用事嚴補職之禁除名爲民

瑾誅復官累遷吏部右侍郎世宗即位轉左遷南京
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會
父沒服闋起用舊官奏辭不允俄改尚書吏部時張
璉桂萼用事欽順耻與尚同懇疏乞休許之欽順之
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闡釋氏
之謬其學以精言性以神言心以變言情以合一言
理氣以道心謂性以人心謂情以理一分殊明理氣
之合一性體至精故道心以爲微惟精所以審其幾
情用至變故人心以爲危惟一所以存其誠統體一
太極故曰理之一性之靜也天命之初也人皆可以
爲堯舜也各具一太極故曰分之殊情之動也率性
之道也剛柔善惡生其間仁見爲仁智見爲智百姓
見爲日用也釋氏一家之言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其
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於天命之本來而徒以
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
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獻章王守仁其學皆原於
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己性以盡物性
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所著有困知記三篇其於性情
心意之蘊學問之原斤斤芒勿之間而皆出於苦思
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闢示之

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嘉靖二十三年行年八十巡撫都御史張岳上言欽順攘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欽順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厲上使巡撫巡按及門存問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欽順有第二人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時號羅氏三鳳欽德按察使欽忠都御史欽順父壽三子前致酌父各賜之酒以欽忠能其官子二酌欽德次之子一而獨酌欽順三郎曰陳真晟而下皆不立門戶不開講堂卓然聖人之道躬脩君子也蔡清身自力學而教人恒循舉業

名山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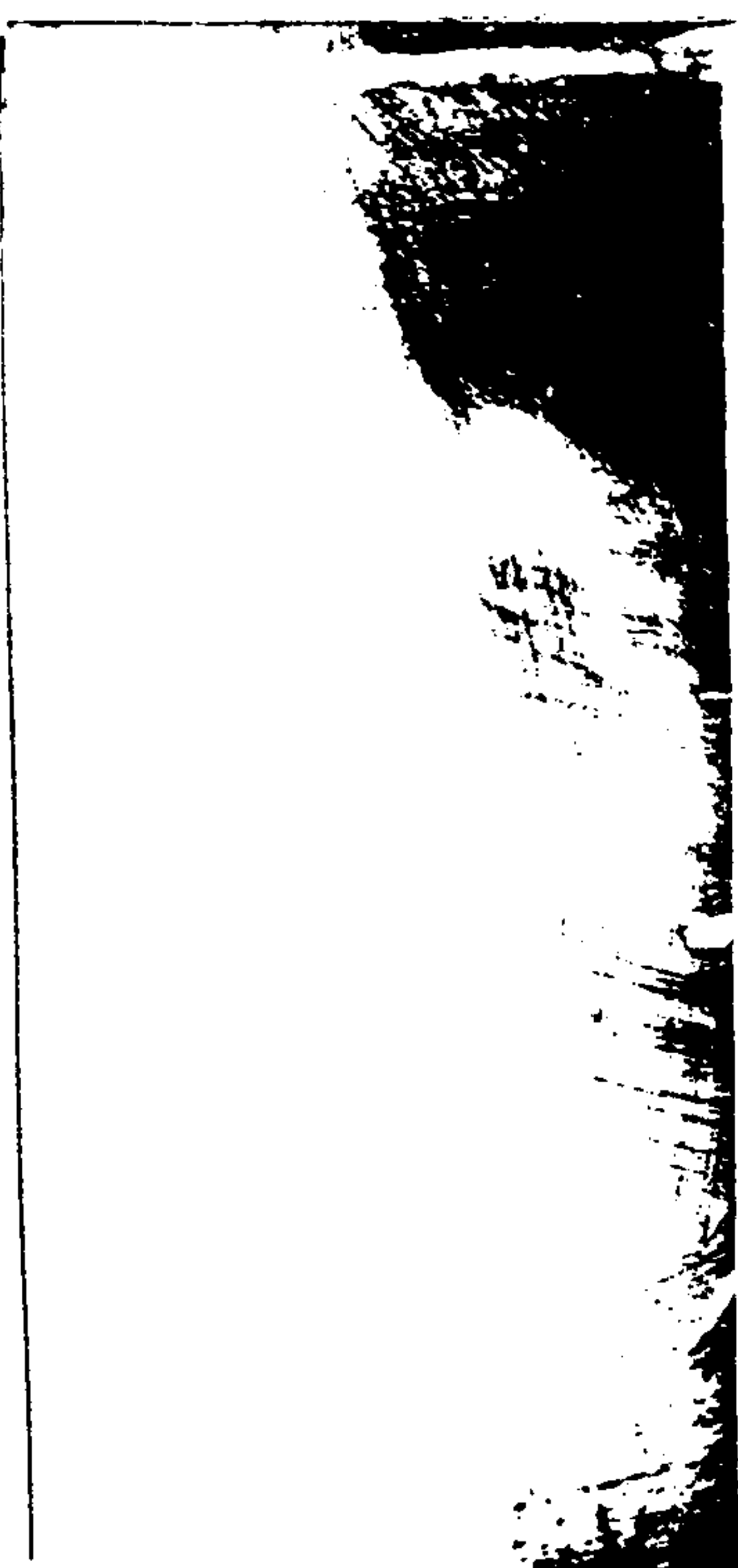
卷之

儒林記

三

羅

以入曰不如是法堂前草深一丈矣羅欽順無一毫越軼聖門宗旨視王守仁尤篤也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儒林記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晉王曾之裔六世祖綱有文武才劉基薦為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祖彥達年十六暴屍苗中蔬布終身以志父痛高祖與準精易究禮徵聘不就父並及第第一以講讀侍孝宗經筵受上知武宗朝用不附劉瑾傳旨致仕為人孝友剛直毋岑夫人壽至百歲華事之終老不衰守仁居母娠十有四月而生岑夫人夢天僊乘五色雲抱丈夫子授之既生祖天叙命之曰雲五歲而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是兒也名泄之天叙為改守仁而即能誦讀矣居八歲有志神僊之事十五從宦京師出遊居庸慨焉壯圖十七就婚於江西遊鐵柱宮得蜀中道士與語悅之見婁詠談朱氏格物之旨故跳善狎雖任俠之氣未除乃已知砥學自厲既舉於鄉應試京師末朱氏遺書讀之再上京師值邊警講求兵法陣勢以勸學病從道士談養生弘治十二年舉進士觀政工部遣造威寧伯王越墳即其家益得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一

王

其平生用兵法還授刑部主事審錄江北還朝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泰州儲璫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南都顧璘姑蘇徐禎卿濟南邊貢工苦古文辭又復病告歸關陽明洞爲書舍更講神僊之事已而悔之居一歲當大比朝旨用國初故事從御史禮聘考試官守仁應山東聘因北上改授兵部武選司遂與庶吉士湛若水講聖賢之學正德九年南京科道官戴銑溥彥徵以論劉瑾忤旨逮繫守仁疏救亦下獄已廷杖五十謫龍場驛丞瑾使人召守仁行至錢塘恐不免置衣履江岸留詩其處共投江者因附滴舟於

名山藏

卷之二

儒林記

二

王

舟山爲颶風漂至閩界閩成誌之夜莽莽造山寺寺不納前宿野廟廟前後虎穴也數殺人守仁明亡害廟道士異之扣其出處而告之曰察君意欲遠遁避禍顧等公方在朝怒公者逮誣及尊公尊公不免矣爲筮得明夷之卦守仁乃返卦龍場廟道士者鐵柱宮所見道士也龍場在南夷萬山中無所得書日坐石穴中默記舊讀隨手錄之意有所會輒爲訓釋而不必其盡合於先賢者期有七月五經之旨畧備龍場人則悅守仁相與伐木軒閣而居之學士稍稍來集居一年瑾誅擢廬陵知縣尋陞南京刑部主事

爲吏部郎陞南京太僕寺少卿而從游益進陞南京鴻臚寺少卿十一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時江西之南贛福建之汀漳及廣東之南韶潮惠湖廣之郴桂境壤相接峻谷深山嶺岫綴連峯賊窟穴其中都御史文森受命往治稱疾不行兵部尚書王瓊深知守仁才劾罷森薦守仁代之守仁至首平閩廣劇盜詹師富溫火燒等因言盜賊日滋絲招撫之濫招撫之濫絲兵力之乏兵力之乏絲賞罰之弛今賊連絡數郡蟠據數省議者謂非大調狼兵難以掃蕩臣謂調兵非獨糜費所過殘掠亦不下盜兵

名山藏

卷之二

儒林記

三

王

衆聚難日久聲彰比得舉事魁首已逃橫罹妄殺其所不免班師未幾嘯聚復集此往事已驗者臣近棟練二千有餘部勒可觀誠得行以大軍誅討之賞罰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許之有旨改巡撫爲總督軍務聽便宜從軍法是時瓊雅知守仁可屬大事咨示方畧謂峯盤據江湖閩廣間其在南安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湖郴其在贛州洵頭諸寨則連界閩廣接境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險山谿連界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援黨與宜先攻橫水次桶岡末乃與廣東會兵以圖洵頭守仁悉如其計身率都指揮許清守備

郊文知府邢珣唐淳季敦伍文定以其冬攻橫水桶岡諸巢俘斬六千有奇因請置立崇義縣於橫水以屬贛而洎頭賊有上洎中洎下洎守仁攻橫水時恐洎賊乘虛出寇使人入巢諭告之賜以銀布其酋長黃金巢等皆願投詣惟大賊首池仲容不肯池仲容者捉戮官吏荼毒三省二十餘歲矣金巢至守仁厚撫之藉其衆五百從攻橫水橫水破仲容懼亦使其弟仲安領衆來其時方攻桶岡守仁亦藉仲安之衆使截桶岡賊而故遠其截賊處召隣賊民備問仲容狀皆言仲容兇狡異諸賊必不可撫今已僭號設官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日

王

候官兵至舉事有期及桶岡破守仁使人齎賜仲容牛酒則仲容備益嚴度不可隱謬語齎賜人鄰巢盧珂鄭志高陳英者吾讐也且見襲不得不爾時珂等已歸附為新民矣仲容故脇珂與俱作賊珂不應以故有讐隙守仁故移文責珂而珂等急來上變陽怒鞭繫之陰令其聚衆圖犄角因使人諭購仲容時方歲盡守仁以賊平提兵還贛矣下令贛城中賊已平臘戔盡何不為蜡樂因大饗兵衆散遣之亦使仲安以其衆歸仲容大喜而購者聞語仲容王公待汝厚當往謝仲容來謝守仁令人入珂巢令珂等陰洩其

所部聚待命顧其道必經仲容巢則教之謬語曰軍門以珂妄言生事捕繫其家衆者賊不復為意仲容至贛見城中晏如市肆歡樂覘盧珂錮繫獄益喜守仁即以其夜釋珂令馳還以其部衆攻仲容巢豐犒仲容廩之過數日為正月癸卯度珂等已至巢推牛置酒大為春宴賜仲容衆絲縷銀花以次入領緩其時畧使其出皆不相及而次第行斬之益趣諸縣兵與會分入諸巢自提兵搗其大巢於下洎大破之仲容餘衆奔九連山九連地廣益險峻兵不得入守仁以所得賊衣衣兵混進因得據高擊賊賊走伏而殲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王

王

之搽捕月餘賊黨皆空老弱脇從號呼乞命乃皆籍釋之凡搗三十八巢擒斬賊酋二十九中酋三十八小酋二千有奇因請立和平縣以屬惠而柳桂諸處賊與江西諸峒聯絡復會兵三省夾勦之陞右副都御史廕于一人錦衣世襲千戶十四年寧王宸濠反守仁方承命處置福建叛軍至豐城聞變以便宜與吉安知府伍文定檄諸道兵攻之時寧王已出攻安慶守仁與文定等攻其眷屬於南昌寧王反兵而關遇之湖擒之語在分藩記方寧王反時懸賞格能捕者封侯至是詔旨褒勞令兼巡撫江西地方世宗即

位召還赴京且行宴賞會以甫有武宗大喪止陞南
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疏乞便道歸葬其冬封新建
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如故三代并妻一體
追封子孫世襲并存問父華賜羊酒明年疏辭不允
守仁故以才畧爲王瓊器任用能早膺闡寄屢立大
功乃守仁亦歸德於瓊每有捷奏必上推朝廷制馭
之威靈下及王瓊居中調度之勞美瓊以此益善守
仁故昧平生得其像貌焚香懸對契若面語有時左
手抱孫兒右手執讀守仁奏至關際輒擊節賞歎顧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木 王
兒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入請於朝盡行所奏其
使得便宜行事皆瓊從中主之守仁益得自發舒寧
王反王瓊曰亡憂有王伯安在可定也及是果然守
仁所定寧用間用謀非一端其始慮寧王遽出南昌
北犯南京則僞爲兩廣應檄兵符以示傳達及爲迎
接北來大軍文牒故以達之寧王所又僞爲通李士
實劉養正書離間之使其遲疑不發我軍益集寧王
既發則遍懸榜文誘示歸義之人削木爲小方予歸
義者免死書之數千而投之湖復爲大方大書寧王
已擒無庸戰者及戰寧王之人逃潰相繼業以身講

聖人之道謀閒之術非所示人又不敢瑣瑟塵御報
捷之書不復叙及又宸濠當其結譽士大夫時士大
夫有名高者無所不傾下守仁亦與無崖異且使其
門生冀元亨往說之莊語宸濠自爲善守仁密謀陸
完求得爲江西巡撫用是其形跡不能無疑於士大
夫起家書生功名獨盛忌者益蠶響醜詆至謂守仁
陰附宸濠笑不勝而後背之者至請黜守仁爵一時
論功獨伍文定受上賞其餘悉省核平生用考功法
抑絀之守仁益疏辭伯爵言國家急難之時苟有從
我雖門庭之寇反面內向可以論功况其翕然生忠
義之心伸指臂之力追核平生抑絀不叙獨論臣功
臣益不敢承此時守仁門生方獻夫黃綰與所善席
書方以議禮得幸力言於上而張璁霍韜亦極推轂
上不報守仁疏守仁伯自如守仁之封上及祖父命
至之日父華垂盡成禮而卒守仁戒家人勿哭加冕
服拖紳含隧畢具一慟頓絕居喪三年從游益衆譏
謗其學術者日亦益甚守仁獨守前說也六年廣西
田州土目盧蘇王受構衆煽亂提督都御史姚鏌久
征不克張璁桂萼薦守仁特起左都御史總督兩廣
江西湖廣軍務疏辭不允守仁至梧咨詢士大夫軍

民皆言蠻夷反側繇異時大吏處置失宜安之則已
 因上書請可無征而定之則悉撤防守兵蘇受等喜
 詣見守仁軍門守仁杖之百而已旬日間夷人來歸
 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捷聞賜獎勅銀幣而斷藤峽
 牛腸六寺仙臺花相諸徭者自韓雍大征之後無所
 懲艾久縱肆有八寨徭賊尤為兇猛與相通結守仁
 既撤防守兵從便宜雷湖廣酋衆解甲而休之南寧
 默以報効之機責蘇受新附之人蘇受踴躍用命遂
 以會卒歸途之便從便宜掩而征之報捷三千先是
 守仁捷奏歸功王瓊至是布政使林富等亦襲其體

名山藏 卷之九 儒林記 人 王

治之寇兩廣黎庶得安生業勞苦功高矣而兵部功
 賞未見下頒戶部覆題又待再按夫揆之詔書則有
 便宜從事之旨稽之傳志則有大夫出疆專成安利
 之文忠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竊惜之
 誠恐經畧善後策不得施機會一失浦賊復熾其為
 兩廣患不淺上許守仁條畫善後以聞是時守仁已
 病矣日冒暑輿疾出入諸寨相度地宜議移衛所設
 縣治而病益進遂上疏乞骸臥舟待命江廣界上行
 至南安卒

名山藏 卷之九 儒林記 九 王

守仁臨卒南安推官周積入問師何遺言
 守仁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既卒
 至南安贛州士民遠近擁哭南昌御史儲良林以下
 凡百有餘越百姓里居市兒巷婦哭而送者載道風
 迅不可以舟良材撫之日先生有懷邪越中子弟門
 人後至有日矣須臾返風遂行抵越會葬者數千人
 上聞怒守仁專擅不候命自歸疑其有詐下吏部以
 狀聞而守仁果卒吏部言守仁擅歸道死劇困可知
 儻在原有上意未解曰守仁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其
 會官詳定是非及封爵宜否以聞無得護庇詹事黃
 綰給事中周延皆上疏言守仁立德立功之大上不
 報綰疏責延朋黨謫判太倉州已吏部會議言守仁
 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為名則非朱熹格物致
 知之論知衆論不與則若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
 門徒互相唱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

傳習轉訛諄諄日甚若其誅叛擒逆事功亦難掩宜免奪封爵以彰國家之大信申禁邪說以正天下之人心上曰卿等議是守仁放言自恣抵毀先儒號召門徒虛聲附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宸濠之變與伍文定仗義討賊功固可錄但兵無節制奏捷誇張近日掩襲寨夷恩威倒置所封伯爵本當追奪念繫先朝信令姑與終身歿後卹典俱不許給都察院便榜諭天下敢有踵襲其說果於非聖者重治不饒久之許其子襲錦衣衛副千戶穆宗卽位詔大臣有應得卹典贈諡者科道奏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十

議定奪於是言者皆言守仁下吏禮二部會議守仁生前之論已定身後之典宜優制詔贈新建侯諡文成而科道官復謂宜予世伯從之守仁初溺於任俠再溺於騎射三溺於辭章四溺於神僊五溺於佛氏而歸正于聖賢其始尚沿宋儒之緒貶謫之後沉思格物致知之語超然爲異則講知行合一之學其意欲歸重躬行以抹末學口耳之弊若謂名物形跡可以盡廢惟當一反而求之心一時高明之士喜其頓而惡桮之士樂其便翕然從之宿學名流尊朱旣久羣然譏攻謂流於禪而守仁講之益力最後本孟子

良知之論以合大學致知之旨以爲致知之知卽致此心自然之良知訓格爲正訓物爲事心身意知而莫作物格致誠正而莫非事自謂其與朱氏異者直在入門之始究恐有毫釐千里之殊所以提醒本原開悟來學獨爲深切蓋朱學先致知而後誠意先窮理而後盡性先道問學而後尊德性而守仁反之以爲致知者直誠意之功窮理者直盡性之功道問學者直尊德性之功必先立其本而後用力以副之守仁天資高邁隨問而答無不響應四方及門屢至麇集聽講之後莫不暢豁欣快惟其事功以用兵顯其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十一

倣儻權變百謫千幻於蹈險出危之間不無異時任俠之氣而世學譏其霸儒至其卓然以聖人爲必可師指切心體使人猛省而內證其於攻心抹世比之武事亦可謂雄偉而不常萬曆初從祀孔子之廟而制書美之曰聖賢之學管葛之才
郎曰王守仁以致知爲致本心之良知有宋呂氏已有是說而朱學闢之其旨誠不知於大學何如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擴而克之其近之歟若其倣儻權譎以之蹈險出危孔子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至夫招朋講學雖在兵間倥偬不廢臨成敗晏然無所

懼喜可謂加齊卿相不以動心所謂豪傑之士耶所謂豪傑之士耶

王良 鄒守益 歐陽德 劉文敏

徐愛 薛侃 錢德洪

王良故名銀泰州人泰俗負鹽良父故為鹽商第名其子曰銀耳銀成人父為娶婦矣父將走公門銀寢而聞其號驚起問故父曰吾欲走公門曠而不及湯水冷吾面也父出銀痛哭曰吾已成人令父昧爽曠寒而尚子乎及暮父歸請代父役父曰役于公當識數汝不知也何能吾代銀則走學數既習數告父曰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十三 王

可矣自此掃舍捧席哺啜定省如禮久之父曰汝尚不識字銀走之塾師習字乃粗識論語孝經章句遂逸然有希古聖賢之心信口談說如或啓之以經微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地如有年人未識也有吉州人來為塾師聞銀論說曰此類吾撫臺王公之談王公守仁也因為道其良知之學銀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銀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銀與王公也即走詣守仁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為贄入門行中道守仁異之迎以賓禮據賓位而坐坐定守仁問

何冠也曰有虞氏之冠問何服曰老萊子之服守仁曰將學其服耶抑并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聞其論格物致知之旨恍然有悟乃拜為弟子居有間未諸心即復就賓位守仁拜而還其拜已卒稱服乃卒拜為弟子於是為之易名曰良字汝止居亡何歸省道金陵至太學前欲以所學諭六館士六館士覩良冠服異常環問所治經曰治總經守仁以外艱歸良從居越四方來學咸屬開導久之駕小蒲輪隨二僕入京所至為人講說以廣衍其道良風格既高所為又獨同志矜愕匿其蒲輪勸之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十三 王

歸留一月返其後再見守仁陳格物之旨守仁曰待君自明也守仁卒開門授徒遠近皆至良骨剛氣和性靈澄澈音咳盼顧使人意消所引接無問隸僕皆令有省雖貴顯至悍戾不悅者亦悔謝往往見人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疾響應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獨不喜著述或有酬應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導意而已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御史洪垣構舍居其學徒總漕都御史劉節鹽法御史吳悌皆特疏薦聞不報良之學旨其仲子璧能傳之在士大夫間則布政使徐子直傳之大學士

趙貞吉參政羅汝芳傳之吏部侍郎楊起元又有朱逸韓樂吾二人逸樵夫也易麥糈擇精者供母糗其糗糗以樵一日過良間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良謂其徒曰小子聽之人病不求耳逸因附牆竊聽講論聽訖樵去以爲常良弟子宗姓者顧謂之曰諗子雅志甚苦願奉數十金爲子生理免樵作勞且得日夕相從商切幸甚樵曰子非愛我力却之韓樂吾陶人也從學于逸逸死從良仲子璧三紀尚縲璧屬門徒釀錢爲婚既娶出婦篋中裙布分給所親與約曰吾不梁鴻非若夫而不孟光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一四

王

非我妻所至誨誘人善良者以千數每秋穫畢羣弟子班荆跌坐論學數日興盡則拏舟別聚徧講如前舟中與弟子廢唱互詠自得也嘗與諸公講學有談及別務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作此泛語或稱引經書相難則又大恚曰當下不理會却此訟陳言趙貞吉稱良契聖歸真生知之亞也銘其墓曰越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而貫一轂

鄭守益字謙之安福人父賢仕按察僉事守益年十七舉鄉試尋母卒治葬廬墓既舉正德辛未會試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賢遂辭官歸踰年

守益亦引疾歸養四方人士皆來受學一日讀大學中庸而疑之曰子思受學會子者大學先格致中庸何首慎獨也時王守仁都御史贛州就問之守仁爲講合一之旨超然有悟遂肅贊爲弟子宸濠反守益聞變率羣從趨吉從義起兵守仁喜曰君臣師友在此舉矣世宗卽位出就官復入越見守仁參證月餘既別守仁悵望不已門人問曰夫子何念謙之之深也守仁曰曾子云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虛犯而不較謙之近之矣至京復職會大禮議起偕同官上疏不報明年再疏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復見守仁於越而後履任守益蒞官臨民一以誠心相感延王良諸賢講學典禮風動隣郡久之陞南京主客郎中日與湛若水呂柟同門薛侃錢德洪王畿商究學問任滿給絲道請告歸過蘇訪魏岐諸賢發知行敬義合一之旨入越哭王守仁喪存撫其孤聚同學會講還里會程文德量移爲安福令質之方田均賦邑民賴之居數年薦起爲南京考功郎中世宗將建儲吏部奉旨簡宮僚以譽望召入爲司經局洗馬當事者以非己出不悅會偕霍韜上聖功圖因構之禍幾不測賴衆林免竟經筵講官請從祀薛瑄孔子廟庭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十五

太

其時與徐階羅洪先趙時春唐順之互相資切御史
 毛愷張元冲胡宗憲咸從之游士類興起居頃之陞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而遠之
 毛愷上疏乞留亦調外任尋改南國子祭酒亡何九
 廟災循例自陳疏中寓交傲之意讒者因中傷之竟
 辭官歸歸與其鄉人劉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
 陽瑜劉肇袁尹一仁等建復古連山復真諸書院為
 四卿之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為大會凡鄉
 賢士大夫偕與遠者年聚近者月至小會人百六會
 人千絳帷一啓雲擁星羅或更端稟承或替筆述記
 石山藏 卷之 歸林記 七

守益溫言和氣隨機轉受若無往非可教之人無感
 非可動之物蓋自受學以後四十年間歷壯至老無
 非會友明學之事真若饑食寒衣之不能已者守仁
 標良知為門守益復推慎獨戒謹恐懼之旨以發明
 之守益之言曰除却自欺便無病除却慎獨便無學
 聖門志學是志不偷矩之學吾情講學以脩德而
 日用論矩何以主善協一自戒自懼顧天命而順帝
 則此是時時下學時時上達準四海俟百聖合德合
 明合亨合吉凶只是一矩其發易損卦之旨云懲忿
 則火不炎上窒慾則水不流是謂水火既濟長生
 久視之方也又戒其徒曰同會之友精進者少因循
 者多喜怒憂遷而以爲任真言動多苛而自以爲無
 傷于臣弟友宗族鄉黨多少不盡分處而自以爲無
 改虧知者不肖言者不肖言者不肖言者不肖言者
 於相率而爲善柔乎循是以在坐柱此生上地師
 門下謀後學中夜益思自悲自艾可也又曰求飽求

安是千罪萬過之窠曰從古聖賢皆從不束安飽
 煉出來又曰天常健而己不己聖學常強而不息健是
 自然之太極強是自然之真性通來學者以因循爲
 平等以嚴密爲過當于古人戒懼恐慄若長物恐
 非師門自然宗旨學者有以出處當守益者守益曰
 順途境界只是晴雨出處節度只是語默此中潔淨
 乃無往不 湛若水年九十有一往游衡山來過于吉
 守益率諸子及同志往迎預誠體古憲老不乞言意
 毋煩辯論晨夕躬定省執醬執醕一準古養老禮嗣
 月大水連舟送至虔涕泗而別時年六十有一矣若
 水重加歎異王公之門得人如此年七十有二卒寢
 疾時召門人訓飭不異平時穆宗改元贈禮部右侍
 郎諡文莊子義美俱舉于鄉而善以進士仕至太常
 石山藏 卷之 歸林記 七

歐陽德字崇一弱冠舉于鄉見王守仁贛州受其學
 不與計偕者再嘉靖二年進士時會試策問心學其
 意陰闢守仁門人徐珊不答而出德與王臣魏良弼
 等直發師旨而亦登第出守六安進刑部員外尋改
 編修累官禮部尚書講其學者半天下德之學一稟
 守仁而必祭諸躬應變閒暇如無事時或問何以能
 此曰吾求吾心耳心知其是雖害不顧心知其非雖
 利不爲此吾所受於吾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嘗貽
 羅欽順書曰佛氏知覺與良知名同實異凡視聽言

動皆知也而愈羞惡恭敬是
非所謂本然之善也致知循其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之知而擴克以極其至所謂致曲求誠故曰致知
知至則意誠矣物者事也思慮覺識視聽言動感應
酬酢之能也然而有善有惡有正有邪格物者則為
善而不為惡從正而不從邪隨其位分脩其日復循
其良知之天理而無所蔽昧虧歉者也日積月累日
就月將而不能己不如巨畫所為特其良心而
遠禽獸不遠矣此聖門篤實真切用力之地沒身後
己與佛氏異者也卒贈太子太保諡文莊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八

劉文敏

劉文敏字宜克安福人少時矜莊堅勵動必繇禮入
越謁王守仁稱弟子守仁曰公不遠千里而來何為
者文敏曰來為性命文敏為諸生及貢矣棄之去不
復應舉其學以躬行為主虛談為戒嘗謂學者當循
其本心之明時時自見己過刮磨克治以消融氣稟
之偏絕去外誘之害徵諸倫理事為之實無一不備
於心而後為聖門之正學此非從事困勉己百已千
之功何自得之彼高談虛悟炫末漓本德之賊也時
士人聚講者衆惟文敏無奇僻語或終日危坐貌肅
神凝諸生竦然憚之而視其自為庸言小節率中準

繩共推為訥言敏行君子焉聶豹推重其人曰海內
真布衣其邑人御史劉陽學行長者亦廁文敏於陳
真晟劉閔之間文敏有弟曰邦采亦棄諸生從守仁
學督學聞其名促之試邦采曰脫巾露體以求功名
非士節也於是巡按御史儲良材令通省諸生並以
常服入而邦采得中式已仕嘉興同知

徐愛字曰仁守仁妹夫也與蔡希顏朱守中受業守
仁獨先希顏深潛守中明敏而曰仁溫恭舉進士為
南京郎中與黃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季本許相卿
王激諸僊林達張寰唐愈賢饒文璧劉觀特鄭驪周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九

薛

積郭慶樂惠劉曉何鰲陳傑楊杓白說彭一之朱箴
輩日夕績礪不懈告病歸與陸澄課耕雪上為同志
久住之計年三十一卒所聞守仁語悉哀集之曰傳
習錄其卒也守仁哭之慟
薛侃字尚謙揭陽人與兄尚哲為國子助教並從學
於守仁自咎罪疾嘗以輕傲為戒秀水人沈謐素慕
守仁執贄未遂後為行人聞侃講學京師歎曰師雖
歿天下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相從講學進賢舒芬
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不
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

耳先生曰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氣所絲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弟子

錢德洪字洪甫餘姚人錢鏐之後父希明三歲失明而博古能文章守仁倡道德洪與王畿首師事之推尊發明為獨至守仁在越七年德洪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王華卒守仁使門弟子紀喪因才任使僊居人金克厚者為人謹厚守仁使司廚克厚語德洪曰吾學得司廚而大進嘉靖五年德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三

錢

洪與畿厚同舉進士而德洪畿相謂曰吾斯未信引疾歸卒業於守仁士及守仁之門者守仁使德洪先引導之俟志定有人方與請見八年當殿試方北上聞守仁喪遂輟試與畿迎喪廣信制服哭之構天貞精舍當湖海之交像祀守仁收錄遺言與答問語曰傳習錄既殿試乞教授蘇學以便養遷國子監丞立省愆堂教諸生以悔吝吝之道遷刑部主事轉員外郎坐械繫郭勛忤旨下詔獄與楊爵趙都督白樓講學獄中勛死乃釋隆慶初薦復原職以引年進階朝列大夫今上即位復詔

進一階德洪自少至老守其師說既早廢周遊四方號召同志所至學者迎事而受業焉畿學雖師守仁而在官好干請武進人薛應旂為南考功郎中黜之應旂亦坐補外南京給事中游震得等訟言應旂下吏部尚書唐龍覆言應旂疾惡如仇去姦若脫宜復京秩以勸後來應旂得復官畿後遇應旂下拜而謝之

名山藏

卷之

儒林記

三

錢

一第、小丹黃多日年全書第 6 頁 E 4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文苑

高皇帝起畝間少罹孤賤質學無從渡江以後馬上詩書兼操閒作睿思天授神藻泉流雖不同於學士大夫字句之勤勞而其見悟出於臣民之上雄奇超於翰墨之表古質與暢卓偉英傑異矣哉帝王之文矣文皇御製條達宏遠如萬騎千乘馳驟植立於平沙大漠之中而仁宗有典有則模範雅訓不啻學士宣宗神敏兼賦下筆立成自亦以為會心英憲孝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一

宗益體元黃屋流情緣素世宗中興藩服淹貫經史傑作奇思遠繼高帝臣愚無知以為高帝世宗之文典謨盤誥兼具依稀而成祖列聖湯武殷宗良足次也高帝雖以文章雄視上古至其授旨臣下但取明達無貴棘艱一時翰墨知遇之臣無過宋濂學士濂遠沿元季靡縉之遺習近承聖主不棘不艱之明旨蔚然而森列浩乎其平夷不亦宜乎方孝孺道法政治寄於文詞列在頑臣不暇次載大學士楊士奇臺閣之體當世所推良以朝廷之上但取敷通亦繇揆端之務未遑該洽相沿百餘年間有依經之儒而無

擅場之作漸使然也孝廟之時政浹道熙其時百官委蛇公朝入則振佩出則鳴珂莫不酒食相聚計訂文史朋講羣咏時則李夢陽崛起與北地何大復並起汴中蔚然左馬之業而李東陽以先輩白眉兼任黃扉汲引英流究極華賁李何二子遂袞然名一代矣延及正嘉其風未泯唐順之王慎中名於嘉靖之初或規摹於蘇氏或體裁乎歐曾乃有歷下李攀龍吳郡王世貞振而大之二子者搦管則橫睨乎當世登壇則相遇於中原駿聲並馳高名獨盛但按其所作亦有可述攀龍自前漢先秦邈而上窺雜取詰詞貫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二

珠駢玉法則匠心言終芻狗時專長乎塵塵未狼藉乎郁郁者也王世貞武庫之儲河湧川流蕩蕩浩浩即有穠冶之世情尚未根源於道德稽之於經似或遠焉嗟乎文章一途其理則已盡於天地之間其法則已極乎今古之變惟夫深造以道富有日新擬議成之斯其根抵自非庸庸庸言禮樂先進烏能彬質有其文詞者哉今具列文苑詩賦之家並亦綴屬

郭傳 林鴻 孫賁 聶大年

張弼 郭傳字文遠會稽人洪武七年太祖御武樓賜學士

宋濂生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
知其人乎濂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學有淵源其文雄
贍新麗而精魄焜煌論議崇鉉根據六經波瀾相推
若不知其所窮一代奇才也上領之未幾復召濂曰
郭傳之文卿可持至濂因持其文以進上覽已笑曰
誠如卿言會丞相暨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示之
且褒嘉至再即日召見謹身殿奏對稱旨詔授應奉
翰林文字自是日侍左右備顧問賜予使蕃每命題
撰著輒加賞賚已陞脩起居注遷考功丞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中薦辟試龍池孤鴈二詩

名山藏 卷之三 文苑記 三

稱旨授將樂訓導官終膳部郎中與閩縣周玄鄭定
候官黃玄王褒唐泰長樂高棟王恭陳亮永福王僊
每見永樂臣林號閩中十才子周玄字微之黃玄字玄之鴻
門生也號二玄晉陵舍人浦源有詩名特來謁鴻鴻
使二玄見之鴻讀所為詩驚歎曰此我家詩也避所
居舍之源名日益重周玄仕祠部尚書郎黃玄泉州
府學訓導鄭定字孟宣善擊劍工古篆隸書陳友定
辟為記室友定敗亡交廣間已入長樂居之洪武中
舉明經為延平府訓導末年為齊府紀善永樂中遷
國子助教王褒字中美永樂中以永豐知縣朝京師

與修高廟實錄陞翰林修撰修永樂大典為總裁官
成祖每禱祥今節輒命從臣賦詩親第高下褒元夕
應制稱旨改漢府紀善唐泰字亨仲洪武中進士官
陝西按察副使高廷禮初名棟字彥恢自號漫士永
樂初與王恭皆自布衣召授翰林待詔遷為典籍博
學能文工書畫事親孝謹與人交無賢愚新故益然
若一其所選唐詩品彙唐詩正聲具有倫鑒行於世
王恭字安仲家貧樵郡山中自號皆山樵者永樂中
以修永樂大典強起至京師年六十餘矣同郡王僊
戲謂曰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曰山中斧柯幸

名山藏 卷之三 文苑記 四

自無恙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不就廬陵解
縉稱其布衣蕭然不慕榮寵強然後起若朝陽之鳳
陳亮字景明元儒生也二祖皇帝累詔不出口唐堯
在上下有箕頴作讀陳搏傳以見志其後閩中能詩
有布衣傳汝舟高澱金正德中人
孫黃字仲衍南海人才美絕人為文操筆立就負節
槩不妄交游耕夫販夫望而目之曰孫先生元季避
亂山澤與邑人王佐結詩社于南園開抗風軒以延
一時名士一時士如趙介李德黃哲別駕黃楚金徵
士蔡養晦黃希貢長史黃希文架閣蒲子文進士黃

原善趙安中安中弟通判澄徵士訥相與豪吟劇飲更唱迭和而黃與佐介德哲尤磊落狂斐稱五先生洪武改元征南將軍廖永忠下廣東東莞何真求黃作書歸附曲盡誠款永忠以是不戮一人尋徵黃典郡教洪武三年詔天下設科取士黃首舉于鄉至京授工部織染局使尋出爲虹縣主簿加意勞來兵燹之後民以還業一歲被選爲翰林典籍學士宋濂樂韶鳳承旨詹同亟稱之日侍上左右奏對便敏容觀飄逸濂輩皆自以爲莫及也居三載求出爲平原簿無何以事逮繫有旨輸校操版築之役黃謳吟爲粵

名山藏

卷之二

文苑記

五

聲督工者聞上召至今陳所爲詩皆忠愛語命釋之十一年罷歸田里放迹雲林益肆力學問有輕死生齊物我之意久之召爲蘇州府經歷又久之以事謫戍遼東竟以黨禍見殺臨刑歌詩一章天下冤焉門人同邑黎貞者亦奇士時並在戍奉黃柩葬于安山之陽典衣營其事爲文泣祭之番禺趙絢稱黃究極天人性命之理濂洛關閩之學爲橫表儒宗嶺表人至今有文學皆自黃倡之

聶大年字大年臨川人一日重瞳穎悟卓絕日記數千言善屬文工詩書得李北海筆法宣德末繇經明

行修薦授仁和縣學訓導改常州府學再陞仁和教諭士以不得出大年門下爲憾其詩多爲諸公稱賞而葉文盛直謂三十年來作者絕唱也吏部尚書王直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常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以是心待天下賢士天下寧復有遺才哉語稍聞直景泰六年諸公薦大年與史事徵詣翰林困於譏謗臥病逆旅自度不起投詞于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素少百年公論蓋棺遲直得詩泣下曰

名山藏

卷之二

文苑記

六

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年而大年卒張弼字汝弼華亭人登成化羅倫榜進士倫謫官弼慷慨作詩送之授兵部主事轉員外郎出爲南安知府弼博學工詩文尤雄於草書踵門乞書名遍天下而弼恒若不自屑每論古今人是非得失介不容髮敦尚行履風節自好其得科第晚徊翔省署又爲貳佐所蒞政簡且不久處落落而已而益負其有不能居下所治南安兩廣要衝大山長谷亡命嘯聚久爲民患弼悉捕滅之大庾嶺民無他生活爲兩廣商人肩挑轉貨南雄黠民欲奪而專之至樹黨爭命弼爲

立界定博換伐石立碑二郡民並得有所衣食既毀
淫祠為社學表章境內往哲寓賢為唐張丞相說宋
李丞相綱作祠為周茂叔作吟風弄月臺為劉元城
作鐵漢樓鑿梅嶺嵌嵌以便行人梁橫浦崩湍人無
病涉者去而民祠祀之弼草書神怪捷出備驟風急
雨崩崖墮石之勢狂鋒醉墨流落人間以為張顛復
出雖海外之國亦知購求而弼自評所能以書不如
詩詩不如文一時謂弼英雄欺人然觀弼之文精鑿
無腐漫之氣詩學陸放翁而肆筆所至時有過之者
亦知弼之不自誣也子弘宜弘至並舉進士曾孫以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七

誠萬曆中及第一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

邊貢

顧璘

鄭善夫

陳沂

朱應登

康海

王九思

李夢陽字獻吉系出開封扶溝曾祖恩從外舅成慶
陽死事邊徼籍慶陽矣而其父正為周諸王教授夢
陽弱冠就河南試不得名以其故籍走之陝則陝士
且入塲夢陽向主司大言曰塲未得解元主司試之
賦立就收之果發解首連舉進士弘治六年也授戶
部主事以次擢郎中始以主事治關用法通商嚴格

勢亦勢人不利坐構繫詔獄久得釋數言政令不
平官府殊法一涉宦戚即昵不問不報十八年應詔
上書言今天下為病者二為害者三漸不可長者六
書凡五千餘言其言學賈誼末言壽寧侯驕恣橫暴
上不禮裁之非所以厚張氏侯奏辯深詆求疏中語
謂夢陽稱皇后曰氏是時張皇后權獨盛皇后母金
夫人至為皇后泣訴上前上下夢陽詔獄塞金夫人
請而左右輒乘閒言請杖戒使還職上不聽奪俸而
已金夫人求上痛治上推案起曰張氏者槩舉之稱
豈一門皆后耶它日謂劉大夏曰左右謂我少杖夢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八

陽而戒之實欲痛杖云耳吾慮羣小乘此困夢陽當
是特也天下以此聖孝宗皇帝明興詞賦之業館閣
專之諸曹郎皆抄習至夢陽而崛起為古文詞館閣
諸公笑之曰此火居者耳火居者佛家優婆塞也然
夢陽之文詞出風入雅鳳矯龍變而其道大振與同
時者何景明徐禎卿邊貢顧璘鄭善夫陳沂朱應登
康海王九思號十才子而夢陽更以氣節奕奕諸郎
間一日道遇壽寧侯大數罵侯過惡舉鞭鞘擊落侯
齒二侯恚忍罷武宗即位狎閣宦劉瑾者八人戶部
尚書韓文退朝與曹屬言上居起輒泣數行下夢陽

曰公國大臣也徒泣奚補文曰爲之奈何夢陽曰夫劉洛陽李長沙謝餘姚三閣老者顧命之臣也比聞諫官彈劾諸閣三閣老必去之持其章甚力公誠率諸老上章伏闕繼之三閣老必以諸老交贊也易爲辭是公助三閣老也文曰善卽子爲我草草具文與諸大臣懷之伏闕瑾等相與號泣上前上不忍於是健遷竟去文坐落職久之瑾知奏草出夢陽謫夢陽布政司經歷致仕又久之羅織夢陽它事械繫之賴康海救得釋而瑾之家僮姜老亦從傍申救瑾反欲官夢陽康海曰李君得歸已感公德矣此時夢陽名

名山藏

卷之九

文苑記

九

重天下瑾誅起江西提學副使至官謂總制都御史陳金與約曰公奉勅治軍夢陽奉勅治諸生亡涉也諸生有事至官率破例左右之令謂巡按御史長揖毋得跪故事監司五日一會揖御史所夢陽輒不往御史江萬實大不堪夢陽手銀鐺率諸生往鎖之萬實謹避而已他日淮王之卒有與諸生爭者夢陽答焉淮王以奏下萬實案驗夢陽因與萬實互許又下之陳金金以轉屬布政使鄭岳岳方欲爲夢陽解而夢陽則又與爭此時寧庶人宸濠重夢陽甚而岳在官數裁抑庶人庶人故憾之因爲夢陽執岳吏脅報

岳子泓與通賄以奏聞囚泓拷治之而參政吳廷舉者請從夢陽爲詩夢陽笑弗善不應也至是以職事相左亦上疏論夢陽遂自棄官歸太守劉喬者好有賦嘗死一諸生夢陽持之急喬僞爲奏草一通以白萬實曰是李提學僞爲公草奏欲劾陳都公者以示金而怒之於是金不付岳案驗還以奏朝廷特遣大理卿燕忠出治夢陽坐繫廣信獄而諸生擁棟無數忠至羣入請曰李提學江西百餘年來未有此人正人君子也明公當爲天下扶持之忠曰彼直以文章冒時名耳安得正人君子夫且不講於老氏已召入

名山藏

卷之十

文苑記

十

據案團手罵且教之曰足下劾張壽寧劉太監時眞男子也此時亡知不知皆識足下今胡爲此欲上人者於士大夫間夫足下何不講老氏老氏也者守其黑雌以爲谷谿忠還奏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撫按及岳喬賊私有實皆宜罷廷舉論事過當擅棄官罪次之詔黜岳喬爲民岳子泓克戍奪廷舉俸一年而夢陽冠帶間住矣夢陽爲書通其座上楊一清曰夢陽自沾餘積廿年於此平生忠誠不欺願學司馬君實不動心富貴願學范希文慨然澄清願學范孟博世不我知百犬吠聲千人傳虛凡所振紀綱備權貴與

禮教作士氣起廢舉墮拔寬伸抑植善鋤強皆置不說而妬者目為生事異者倡為尚氣仇者指為奸邪私者誣為善訐排者劾為害人喜諂者見秀才不望塵雅拜則曰歪提學使之罷輒無為則曰強臣奪其權問賊官者不唾罵則曰舉賊官者可唾罵時事至此中夜拊膺未嘗不流賈傅之涕危巷伯之遭也古人邈矣試論今人陳士賢曲庇諸生諸生有為盜者釋不問也凡上司面試莫諸生何敖靜之奉殿唐御史爭小試甚至挾刃入御史發疽死楊繼宗對人罵賊官不輟口有事其境者沿途伺察其動靜雍世隆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十一

為按察使途辱知府為都御史鞭參將為布政時人惟知有雍公而已不知兩臺都御史若御史也當時數公人莫加惡名焉夢陽蓋對燕卿大言曰公案畢矣顧非紀綱所繫元氣之關也必於激濁揚清之中寓扶陽抑陰之意使知朝廷有不可罔之法天下有不可屈之節古今有敢為之男子無能逃之法吏然後能懾服勢雄繫屬渙散潛泯亂階而燕卿曰慮有後詞耳夫善人者國之經端士者天地之元氣也今爾爾矣士之見重於世者以人苟非其人雖位極公侯同捐館舍而已夢陽既廢歸居開封從閭里俠少

射獵繁吹二臺間自號空同子而海內慕重之若吳郡黃省曾山陰周祚皆無夙昔之知貽書歸心極所推伏方岳部使者過汴亦來造夢陽廬顧夢陽年位不尊往往隅坐客客率怪怒去宸濠之誅也御史周宣追論夢陽陰比反者差之劉養正李士實復坐逮錦衣獄公文下開封守鍵痛責一老人守提之老人臂血淋漓坐罵夢陽門夢陽不得已出浮繫開署中大學士楊廷和刑部尚書林俊護持之得免逮竟以作宸濠陽春書院記削籍免守鍵尚出刑部爰書張夢陽門以辱之而自後交游斷絕大梁賈客求文齋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十三

金為壽而已夢陽得金集賓客治供帳園林為富貴容殊驕奢年五十八卒卒而人稱夢陽死尚有餘於才子枝舉進士有甥曹嘉諫南巡被杖嘉靖初為御史抗論楊廷和喬宇彭澤因列廷臣五十八人為四等坐貶昌邑知縣嘉亦有文辭顧好鬪無禮即夢陽亦畏避之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父信渭源驛丞景明八歲能文十二隨父渭源臨洮守李紀奇其才延師教之師他出景明危坐朗讀如師在守竊窺愛重之召置門下紀為人剛方好讀書政治嚴明人人懾懼已部事始乃自緩日與寮案宴會坐花行酒吹笙等時從

衛官補旋旌伐金信能詩既去官紀資助車馬送餞

郊亭曰君吾老友令子吾小友也信為河南承差時

御史以下上調皆蒲伏行直左右命都御史劉屬括

名馬都御史唯唯然手戟不能割汗藪藪下信從旁

奪御史筆代之劉曰都御史大臣也不當煩吏景明

事已見提學陳選長揖不拜歎息曰真男子也

年十五舉鄉試第三時尚禿笄諸公貴人轉相負視

爭畱宿之所至遮觀十九舉進士與李夢陽邊貢造

語相合共為古文擬於秦漢居二年授中書舍人劉

瑾用事上書吏部尚書許進曰某素未伏謁明公然

慕義甚深區區之懷不敢不露竊見主上幼冲權閹

在內天紀錯易舉動大謬究人事考變異莫甚此時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而上下之臣未見有秉德明恤仗義伏節者某雖寡

昧知明公有深憂也比聞權閹多來干撓或謂宜少

貶為容某竊為明公畫二端守正不撓不容權閹自

貶求容不容天下共是不容守正不容可以激頽靡

流聲烈自貶不容則頽靡益恣聲烈且敗其輕其重

明公宜審擇之頃之謝病歸踰年瑾盡免諸在告者

官景明坐免瑾誅李東陽薦起舍人直內閣經筵官

李夢陽坐累江西獄景明奏記吏部尚書楊一清曰

僕聞聖人哲士取人衆惡明主顯相識賢集毀夫狗

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潔被黜何也獨行者

同情所謬而廉節者衆口所妬也夫李夢陽者自崇

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氣多憤激量乏兼容訓昧

致柔戒犯必折僕誠不敢為之辭至其飾身好修矜

名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

遠懷不招之耻處近執莫麾之勇在野有免且之武

在公著素絲之忠立志抗行秉心陳力咸可尚也前

與御史相迂同黨交構恃其貞介不服文法遭延無

已固其自取而尊達至為不悅縉紳靡然誹笑言官

亟詆法吏深鞠惟恐摧之弗披辱之弗窘嗟哉甚矣

謂其為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為患害則夢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四

陽之害不猶愈於賣法成賄汚行喪守玩公詭避行

私煽虐甘心附媚役志富勢者乎任事謂橫伐奸謂

許建樹謂標已振起謂輕事問民隱日恃名而出位

持國法日寡情而立威夫其詭俗諸衆之人相傲為

譽而直節獨行之士疾之如讐當今仕宦不貶損就

時其能免哉明公秉進退之權拔廉直之士夢陽夙

知猶困於人何況門牆之外萬里之遠然僕於夢陽

肝膽素交始聞人言猶或疑之又况明公顧嘗究西

人之議參上民之公皆言夢陽敦古崇禮志在澄清

又日使其得位可使盜賊屏跡權勢斂手今京師之

士昧影議形羣情共怒間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
嬰之吏以遭口舌之禍視為秦越隨其軒輊僕竊傷
焉昔孔融鴛薦乎禰衡汾陽解爵於李白夢陽文藻
才辯匹禰衡白拘簡端閑則尤過之伏惟明公少加
援答久之乾清宮災上言時政留中不下轉吏部員
外郎陞陝西提學副使嘉靖初年以疾乞致仕撫按
官言景明學政嚴明才稱其職不宜聽去然實病唯
上裁下吏部請暫聽致仕病愈起用報可抵家六日
卒年三十九景明癯秀不勝和煦近人志大行堅榮
辱毀譽不動於中交游取與一無所妄其以中書齋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十五

何

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貴使者聞景明名咸來贈遺
寶貨有熊太監者贈物尤厚景明堅謝之太監怒然
歎曰彼年方少所見如此吾局局黷貨寧不媿哉遂
自解去錢寧持古畫索題畱之一年送還曰不敢污
公名畫師御史客死京師中貴人廖鵬為買棺卻而
其賻焉曰吾友生不苟受死可污之其雅操如此初
與夢陽契好後論詩不合乃罷交游所著有何子十
二篇

郎曰明興宋濂楊士奇以文取重人主自後相沿名
為學宋歐曾而萎弱已甚夢陽景明起而學先秦兩

漢之文操觚之士翕然稱之然李則譏何捨筏登岸
自開戶牖自築堂室何則譏李依傍太過不繇心造
今讀二氏之文何蓋倣秦漢之體法李蓋學秦漢之
句讀何暢而近於弱李俊而寡於密何似依傍李乃
捨筏何者體未有也至二子之詩景明婉縟流麗夢
陽跌宕慷慨出入李杜間矣

徐禎卿字昌穀長洲人幼精文理不繇教迪著交誠
感慕賦諸篇詞旨沉鬱遂闢晉宋之藩凌躡曹魏長
宿驚歎初舉進士則與上海陸深竝知名武宗既授
大理評事厭司法比請移學職便養當事者坐好異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十六

何

抑之俄以失囚降國子博士數年不調專門詩學究
訂體裁融會折衷備厥文質幽憂中選平生所為文
及所譚藝錄日廸功集長宿見之曰官止是乎年三
十三竟死且死其友人視之而泣昌穀笑曰常事耳
平生自附於李夢陽欲為其日休龜蒙至是抱廸功
集付其子曰傳我必獻吉

邊貢字廷實歷城人弱冠舉進士授太常博士孝宗
一日祭貢不與孝宗曰何不見年少官人耶擢兵科
給事中孝宗登遐貢劾太監張瑜太醫劉泰高廷和
用藥之誤又劾太監苗達與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

琳用兵之失劉瑾擅權貢不能善事顯貴人伺瑾顏
色以太常丞出爲衛輝知府尋改荊州擢山西提學
副使丁父憂復除河南尋丁母憂嘉靖初卽家起南
太常少卿累太常卿提督四夷館時四夷文字體名
地殊八館諸生學無師授貢徵求故譯是正諸文以
成一家之學通遠人之情累擢南戶部尚書東南財
賦制以都御史總之轉相疑忌事多格閔貢曰部主
會計院主覺察又何妨焉人稱其通練識體尋以疾
乞歸貢平生僻於六書所蓄不啻數萬旣歸遭回祿
之變幾盡仰天大哭曰嗟乎甚於喪我疾遂篤尋卒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邊

貢美姿風流饒吏事所交與皆天下豪俠能酒酒屈
其座客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唱樂觀者如堵了
不爲怪

顧璘字華玉上元人體貌修異聲譽清逸舉進士方
弱冠敏瞻嗜學多交名侶遇士大夫曲躬卑敬人人
得其歡知廣平縣臨斷如老吏以年未三十不與風
憲授南吏部主事陞郎中南曹無事益肆學交友正
德中知開封府鎮守中官廖堂圍奪自恣璘摧抑捍
蔽逆折萌茅堂罷中官王宏代之堂語宏曰顧守素
與我輩抗惟責守賄責守拜可以難之宏果以二事

難璘璘上記巡撫鄧璋曰王宏非法索賄逆竝生之
操非禮責拜損士大夫之體願棄官去璋留不許遇
冬至見宏長揖而已宏誣璘怠慢勅書欺侮鎮守賄
錦衣朱寧矯詔逮繫錦衣獄鎮撫張瑾責璘伏狀璘
曰禮迎勅不跪且前有三司後有諸屬何獨責一守
耶冬至拜鎮守亦無其禮上不見答則下不致恭蓋
兩失之鎮撫曰然則誤逮君耶今太監時也君何多
言璘曰錦衣詔獄也安得但言時勢不論國法鎮撫
以復寧復遣較尉至開封按其它事無所得惟裝池
過多耳竟文致慢勅罪轉謫鎬三階知全州擢知台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八

州府去台之日巷哭不斷嘉靖中歷浙江左布政陞
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乞終養忤旨落職以布政使
致仕久之再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往時巡撫
爲尊重坐治而已卽出巡歷必藩臬隨之璘輜軒四
遍謝遣藩臬備從簡約偏邑下鄉不知都御史來也
所至劭農振業平絲復稅摘伏省微軌跡夷易而憑
軾誦讀撰著亦復不少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上治
顯陵承天改工部右侍郎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璘
治陵程省調發長於料簡費少功倍改南京刑部尚
書繩引三尺不顧鄉舊平生禮數簡率任情進止高

視濶覽侃侃奮迅會一時同事者多新進而璘猶前
輩臨之坐是怪謗竝興為言官所醜指竟鬱鬱沒璘
居恒言士大夫當以心術為本根以倫理為植幹以
學問為苗裔以事業為結實以文章為花萼其詩篇
清麗文詞雅質多傳于世所居息園袤五十武廣半
損之中取纖徑通步餘盡蒔植修竹後挺嘉木前列
芳卉美草四時周除曰疊山鬱林負物性損天趣絕
不為也又名知人巡撫湖廣時見張居正毀齒中呼
為小友語諸公曰此子將相才也解帶贈之曰表呂
虔意耳子他日故不止此出其少子峻相託後張居
正當國竟叙錄獻陵功廕峻從弟英玉官按察使有
廉名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一七

二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初為戶部主事劉瑾用事告
歸築少谷草堂金鰲峰作遲清亭曰俟天下之清也
巖居六載交游寡絕日晏未炊欣然自適有司勸駕
奪起改禮部主事員外郎武皇將南巡善夫約諸曹
郎伏闕上疏上怒杖之闕門罰跪跪時善夫別作諫
草置懷中囑其僚曰死為我出之其疏曰臣聞天子
端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社不離宗廟以承重也官
九重出則警蹕以防奸也夫以天下大器權邪側且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三

而不敢發者無其便耳陛下遠不見曹欽近不見劉
瑾又不聞英廟事乎乘輿遠出內無儲君外有勁虜
而驕貴弄臣專典禁兵萬一變作誰保無虞陛下以
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前往泰山獻香誠為社稷人民
耶臣聞雨露所滋無不孳息雷霆所壓無不摧折煦
然而福肅然而威萬化時行百神率職者天也泰山
之神尊於天乎天以祖宗相承之社稷人民付陛下
誠欲陛下敬其威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而能享其宗
廟也陛下郊不視牲齋不誓戒改卜者三出而馳道
非所以事天也禘嘗不親非所以尊宗廟也園丘之
上烈風揚沙太皇太后祔廟之夕七月兩雹此天戒
也五嶽之神不啻天之僕隸慢於主翁恭其僕隸不
待智者知不饗矣陛下連歲北巡為陛下雷行者抗
言有害而未嘗見害也非惟無害反有利焉宜陛下
之厭之也然臣愚謂陛下之漸成矣昔扁鵲再說齊
君不用三見遁去歎曰疾在膏肓不可及矣當今民
窮財盡青齊淮楚間水旱連年甚至父子相食臣恐
今日之形扁鵲遁矣天下名實方懼大怪春秋尊無
二上制王公而下皆曰臣今以天子之尊貶而稱公
莫大怪也非但大怪且有憂若有不順藩王以公

禮處陛下將安之耶抑責其不臣也堯舜恭默無爲萬世言治陛下自謂雄資大畧衽金革暴霜露手格單于身甚勞而功甚鄙也陛下不師堯舜則亦已矣獨不聞先皇帝先皇帝敬天勤民親賢遠色察佞倖絕遊畋亦惟自正其心爲天下本而文武効用不勞以治先帝何故不勞自治今復何故身勞而亂陛下可靜思也臣久佚草茅絕心仕進痛惟先帝祝天求才不忍以無用自棄抱此悃誠久欲上獻明知職非言路寧觸忌諱以死者誠惜陛下英明不忍天下之日敝也善夫竟不死居頃之歎曰世道如此可爲計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三

哉復乞告歸徘徊越山水探天台鴈蕩者久之入武夷山中善夫疋羸善病而好遊佳山水不廢嘉靖改元薦起吏部驗封郎中道病卒善夫始振風雅之道晚乃勵志聖賢曰任重者身也途畏者口也致遠者道也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要諸遠矣善天交遊盡海內名人其詩規倣少陵兼日時變故寓幽憂雖才韻弗克古色精言高映霞表與山人孫一元及衢州方豪鳳陽殷雲霄最相善方豪仕爲崑山令以不能教其縣自繫獄中民羣入獄請出雲霄自縣令仕至南京工科給事中方峭克約邵寶記其文法于經

穆孔暉論之曰近夫耻不善不啻負穢近夫死葬於千人咸哭之失聲近夫雲霄字也

陳沂初字宗魯後改魯南鄆人父鋼令黔陽判長沙有惠政沂少有文譽久淹韋布舉正德十二年進士與顧璘王韋稱金陵三俊改翰林庶吉士除編修嘉靖初執議大禮世宗不問也擢侍講經筵講孟子徒善徒法章講末獻規云望陛下恩溥雨露量開天地無知者均沾化育有罪者竝荷包容蓋爲議謫成諸臣發上問沂名心識之五年詔翰林官外任使習民事沂得江西布政參議隨事竭力殊忘外徙擢山東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三

參政募耕民與牛具以抹荒饑鉅野盜未發先事捕治之爲沂莒諸州除免馬種薪木運布諸征按治郡縣定九等賦皆手自筭注凡所廢興悉切民情沂在江西遇桂萼於安仁萼曰恨不能留公講筵沂曰凡諸內外孰非王臣某視議禮成役諸臣已爲叨竊此諸臣者若得因公放歸是卽公之留某也及在山東遇張孚敬亦深相勞苦曰公母憂卽召入也沂曰東民困甚公行某疏勝公德某連忤執政坐久不召竟以山西行太僕寺卿致仕沂穎異蚤見軀不甚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少好蘇氏學人謂其筆勢瀾溢殊

類東坡亦自號曰小坡中歲再變其格詩宗盛唐文出入史漢歸於簡古晚益好著述浸淫理窟不以綺麗競能時人以沂清修厚德文藻惠政合而歸之曰有道仁人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二十餘舉進士歷雲南參政廓落易直善下仁賢兼容謏劣所至以文雅飭吏政理教行為文叙綴瞻麗泉涌錦燦當人落筆一掃千言旁觀者往往奪氣而芽葉繇興然高舉闊視渺不為意也同時有江都趙鶴仕至山東提學副使哲清膠庠汰士過當為詩言言自作更不隨人曰此道不宜淺淺毛膚焉足試乎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康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夙稟靈秀不事章句掇採旨與融通大義而已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爾矣論道則以無定為真論學則以適用為是論文則以達質為良劉瑾用事以海鄉人欲致之海常自疎濶其後李夢陽下獄瑾幾殺之矣夢陽之妻翁曰左國王者年二十餘為書通海劉公方持衡天下必不以私怨殺人且其人平生惜才即殺人必不殺李子公見重於劉公而好李子也重劉公則當匡之為名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康

宦官好李子當請劉公生之海謝國玉即曰我固自遠於劉太監也乃何惜生李子即上馬馳至瑾門門者阻之曰我康狀元乃公里人瑾聞即攝衣出迎坐海上坐留海飲海談笑睨瑾曰自古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惟先生教之海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虱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溫聞若此哉瑾面發赤疑其譏已因問曰於今則幾海默然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密勿親信在帝左右瑾意指已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海曰公何謬稱其一人者今李白也海卑卑耳瑾固問則曰不敢道不敢道昔曹操憎禰衡假手黃祖此奸雄小智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靴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俛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耶此人罪當誅海即起辭曰海不敢道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我知我知公但飲酒明日入奏出夢陽瑾諷海欲以為吏部侍郎海固辭自是時時有匡正而亦自是益親海丁憂還家途遇盜貽書於瑾都御史杲知府維皆坐降官奪俸瑾敗坐瑾黨奪官為民海抗行不隨而短於原人亦復繁隊故其所

沙毀譽雙騰既廢益自放於絲竹聲伎手抱琵琶和歌也呂柝過之曰先生何量之褊乎海曰吾放浪形骸游情酒伎閒患越縱耳猶稱褊哉柝曰先生矩於登仕越於廢居非褊而何海笑納之海雖生夢陽乎厥後夢陽乃為中山狼雜劇以刺海文士之相嫉如此

王九思字敬夫鄂人眉目清秀顏色克和如神僊中人姿儀冠朝士登弘治丙辰進士李東陽當國為清新流麗之詩和平暢達之文士林宗尚而九思亦學其體考選庶吉士契東陽意遂得選首授翰林簡討

名曰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一時為之語曰上有三老下有二討言其文體一律也及李夢陽起而倡古文辭九思一洗舊習從之東陽因呼九思夢陽文為子字股蓋以其互稱子為重也劉瑾調諸翰林為諸曹郎九思得吏部主事歷文選郎中拒絕請託雖瑾亦不得行瑾誅諸翰林悉復官東陽以其文異己言官至郎中者可無復九思仍吏部居頃言官深惡王納誨并劾九思堂上堂下陝三吏部非瑾黨何從得此堂上謂尚書綵也坐出為壽州同知至則與州人士評說古文辭州人士翕然樂向太監錢寧舊鎮守雲南雲南人苦之及九思

居壽之明年朝廷將復遣寧鎮守雲南人羣欲阻寧給言其地大霧三朝不見天日而朝議謂如此天變大臣當人人自陳皆內不安往求司禮監言非關大臣蓋緣劉瑾餘黨去之未盡九思仍以瑾黨罷九思

聞美風流不羈拘禮節而談笑有韻座有士則言文章座有釋則言禪定座有道則言攝養座有農有商則言耕種貨殖以至百工技藝皆隨所見與之談說無不欣快下及艷曲小令亦皆新奇工美極人情之致與康海並名善歌而彈琵琶次之所著有遊春記碧山樂府皆其小令艷曲之行世者也嘉靖初有薦九思纂修實錄者其所同罷吏部摘游春記毀于當路云記中所借姓名李林甫者指李東陽也楊國忠者指楊廷和也賈婆婆者指賈詠也坐此竟已九思聞之更作小詞自嘲云馮夢禎曰王漢波初作北詞音律何於是漢波迎善歌者至家閉門學唱三年然後操筆遂能與金元人爭奇老而喪明四方求文口占授人疾書不給年八十二卒

右弘正開十才子

楊慎

楊慎字用修楊廷和子也廷和遲子禱神見夢則五代夏魯奇至曰武臣也以中庸十八篇輔之遂生慎

年十一工古文辭擬過秦論廷和曰吾家賈誼也十八從廷和禮闈較士得崔銑卷心奇之而考官未錄以呈廷和錄為經魁銑後稱慎小座主云二十四狀元及第時廷和方在內閣人未知慎才學號為面皮狀元既授翰林編修上書諫武宗巡邊不報移疾歸三年出而值世宗即位時正德中權閣張銳于經坐論死竟以進金銀免慎當講筵講虞書金作贖刑言聖人開人自新之路贖者用之於小過若元惡大愆則不在此典明年遣代祀江濱詣京口見楊一清閱一清所藏書叩之疑義一清言言成誦遂大驚益肆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

力於學又明年與修武廟實錄又明年以執議大禮倡率朝士跪門伏哭首觸闕世宗久厭廷和固執人後之議至是大怒以慎唱首下之獄旬而再杖之創甚斃復甦時跪門哭者二百八人或死杖下或削籍或左遷或配或戍而慎得戍雲南之永昌雲南巡按御史郭楠上議揀慎并為諸臣請亦逮繫黜為民而自是無敢揀慎者慎戍永昌三十五年與昆明胡廷祿晉寧唐錡大理吳懋李元陽永昌張含相倡和放浪湖山間所在擁聲妓雜嘲笑隕然禮法之外至醉而傳粉作雙了插花諸門生昇行市中諸妓捧觴從

諸會夷欲得慎詩翰則以精白校作械遺妓服之酒間輒從慎乞書械上以驚諸會諸會便購歸裝池慎聞亦以為快有規慎者慎答曰文有仗境生情詩或託物起興如崔廷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為壯士歌宋子京修史使麗暨斐掾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險糜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遣餘年所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以既七十餘還蜀有終焉之意而雲南巡撫曷者俗戾人也授四指揮銀鑄使即慎家鎖之來至則曷已墨敗然遂不能歸病寓禪寺以沒明興士大夫博學饒著述無如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

慎者謂周禮多奇字古音蓋劉歆受學于楊雄其訓纂之遺有在於是者幸其書不列學宮未經學究金根之謬改麻沙俗字之訛刊此古典靈光也觀先鄭後鄭之同異相角杜氏于氏之可否相將孔穎達則會粹四家陸德明又並刻衆切如開武庫五兵隨用似張錦機百絲惟取乃手錄為周官音詰謂周官保氏六書終於轉注毛詩楚辭悉謂叶韻實不出此易注疏云賁有七音實始發其例宋吳才老作韻補始有成篇謂叶韻自叶韻轉注自轉注此猶知二五而不知十耳作轉注古音畧謂伏羲觀圖畫卦文字所

生虞書依律和聲音韻所出至于周公文制六書詩
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
有不通此者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
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咸
宗古人不雜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爰遠求近取旁披
曲證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响嘯之碑周宣岐陽之鼓
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
古文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王玉篇陸法言集
韻唐玄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罕
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功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汲冢沈史若諸子璣語網羅放失綴合叢殘尚多有
之若因事造歌異裁別體若狸首鷲誦蠶蠲龍蛇後
代詞人刻意莫逮其宛轉附物怡悵切情不啻驚心
動魄一字千金而已於是首錄中古先秦歌詩爲風
雅逸篇凡十卷復謂五言肇于風雅儷律起于漢京
遊子行露已見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是五言起
成周也北風南枝方隅不惑紅粉素手彩色相宜是
儷律本西漢也豈得云切響浮聲興于梁代平頭上
尾創自唐年爰取六朝儷篇名曰五言律祖謂六代
之作其旨趣雖不足影響大雅而其體裁實景雲垂
拱之先驅天寶開元之濫觴遂起漢迄梁昭明文選
之棄餘北朝陳隋昭明所未及選者詳其旨趣究其
體裁爲選詩外編謂葛稚川抄掇衆書總其精要王
融亦好抄書寓目疏記自謂執鞭古昔頗合軌葛王
東髮以來手所抄集帙成踰百卷計越千其有意見
偶所發明聊揮其菁華百分以爲丹鉛別錄此慎之
自述也其他撰著編纂尚有七十餘種而至論王導
之賊晉室太王之非翦商魯之重祭不始於成王周
公春秋五霸深斥乎楚宋秦繆引墨子及修文御覽
以辯范蠡無載西施之事引黃東發蘇東坡之言及

李漢韓文序以辯文公與大顛書之偽駁歐陽氏非
 非堂之說斥戴石屏之無行傳節婦唐貴妃之死節
 則又其證據古今闢揚幽隱者也慎在翰林時武宗
 下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此何星也
 欽天監翰林莫能對慎曰柳星也世宗覽奏疏得裔
 宇嵬瑣四字問內閣所出內閣不知適慎在取荀子
 書實之他日世宗問內閣欲得博洽之臣以備顧問
 內閣以慎對世宗默然慎在永昌安鳳兩土舍叛攻
 城慎戎服率旅僮及步騎百餘往援木密所與副使
 張戢謀固守賊來攻木密會寧州土舍陸紹先率兵
 名曰藏 卷之二 文苑記 三 王楊

戰城下慎促城中兵鼓譟開門出夾擊賊遁去此慎
 見才之一班也隆慶初追贈光祿寺少卿
 郎曰楊少師所見夢夏魯奇武臣也成籍乎輔以中
 庸十八章所謂追王太王王季者也大禮之兆矣予
 友滇中劉文徵嘗令新都為予言至用修家觀其書
 朱黃手澤識以年月不翅充棟於戲此其家之子雲
 也

王廷陳 高叔嗣 王慎中 王維禎
 陳東

王廷陳字稚欽別號夢澤黃岡人兒時便文敏記黏

竿風鳴狎游蹶獵其父參政濟每扶朴之輒呼曰大
 人奈何輕虐海內文士耶正德十二年舉進士改庶
 吉士讀書翰林每翰林學士入館廷陳時登館中樹
 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學士大恙伴不知也武宗
 將南巡廷陳與同館汪應軫江暉曹嘉舒芬馬汝驥
 等上書劾江彬罪學士石珪聞而止之廷陳賦烏母
 謠書翰林壁間其謠曰烏母謂烏子弋人在傍汝勿
 啼弋人得知將汝歸我但高飛起焉能抹汝為竟上
 疏居數日撤館授給事中竟與芬暉嘉以忤旨補外
 為裕州知州廷陳為州臺省監司過者皆不出迎亦
 名山藏 卷之二 文苑記 三 王

無所託疾曰是皆盲子足當王生迎耶臺省監司相
 戒莫道裕巡按御史喻茂堅行部且至裕會藩使陳
 鳳梧亦至鳳梧廷陳師也廷陳出候鳳梧鳳梧好謂
 曰足下候我以師生故固厚御史即來候之當倍謹
 我夫御史銜上命者也廷陳曰諾前迎茂堅茂堅素
 知裕州守亢驁故欲裁屈之輒以小過榜廷陳吏廷
 陳過踞為吏言茂堅故益甚廷陳大罵曰陳先生誤
 我直上堂搏茂堅悉呼其吏卒出從守勿更侍御史
 鑰御史門且具奏御史寤不能具朝餽繇鳳梧稍為
 謝僅夜去尋劾奏廷陳會其州中豪民亦告廷陳廷

陳坐囚大梁獄獄中作左賦神難二篇其左賦篇曰
夢澤子不善宦見閔有司黜民乘之坐是拘繫自傷
疾惡反中乃作左賦詞曰晝明宵明川停嶽行隆冬
劇燠六月而水墜毛不揚石舉輿升廢整振韻奮霆
無聲羣欣逐臭乃厭蘭芳猜鸞駭鳳精糗山泉仁躋
德跖勁弧射堯恬海狎江隘瀆沈舫風虎驟嘯土兕
面號曠聽既收聲司音矣彼之朦朧五色分矣駸足
則縛蹇服乘矣侏儒引臂上捫星矣醜女專豔淑媛
不御警璧惠繩踏巾首屢適郭捐達擇潦而步育獲
閉勇匪夫勁兮麓兔折趾獵者競兮不根而葉季為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王

孟兮亂曰被繳之鳥載拔其翎彼寔酌酒謂爾何醒
寇踰其垣導寇以登彼田不治懟隣之耕其神難篇
曰予獄既久請于神曰蓋聞之洞外者靈也贊貞者
天也故哲領不折妖體必離亂魄見禡歆衷每迷故
刺聖之刃必斷毒賢之鳩必覆掩正之網必裂墜良
之穽必夷是神職也予之獄也奚罪待命移時倦肢
憤志恍兮惚兮聆神之難一難曰醜士懟妍修夫短
譽東家之宴西隣怨詛是故握珠懷珍而贊瓦礫彼
有跛躄稱之駮駮隣姬之瞽而曰是則明眸汝也蒙
垢在伊讓其不滌彼髮不括若已蓬首是瞽隣姬明

跛躄而擲瓦礫也女奚無罪予曰天之界予厥鑑
湛乃緇其素詭中以容則予豈敢予不知罪二難曰
據崇者卑附操首者尾隨宅腴者瘠依言勢忌失也
虎豹違山見威於犬悍夫不戒孺或襲焉鸞折其翼
而鷲啄腹汝乃捐華背要而昔心不移夫舍陵趨壑
誨擠者也去重即輕勗擲者也服冤不則命裂者也
子失勢矣固昔憎所乘而往怨所便也汝奚無罪予
曰勢若龍蛇誰與執之且棄耻若疾掩耳目言貪主
人之利而憚進苦劑予未能也予不知罪三難曰虎
搏隣牛操弧弗射非已利也虞人布羅獲禽丘若見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王

者弗禁有在野也警腹可飽忍割朋肉痛弗切膚也
故攘隣之膏以赴盜火庇已而已子則塞勢者之賄
奪肥乎大嚼之口而飼之人貽國人以富而甘以其
身賈戾夫存隣牛而射虎逢虎之怒惡禽斃而毀虞
羅遭虞之疾是眩者為也汝奚無罪予曰梟搏雞雛
其母奮翅知不能庇愛弗已也夫聞啼助戮良所弗
忍予不知罪四難曰衆直頌行不勝單佞十堯崇治
一桀潰之黠夫伸舌惠口是屈故堅幹不伐決漲不
遏爍焰不撲族骨不解奔騰不障虞反傷也而子務
勁者之摧而孱士之庇汝奚無罪予曰吾寧吾涉之

蹶誠不能使勁者之肉屏也且覆惡以求立也德強以避抑也曷可說矣予不知罪五難曰曰不拔之道存乎託也衆植其援以備攻也王屋之烏弋人弗射皇圃之兔獵子不逐集瓚之蠅忍而弗擲若木之條引手莫牽萑莠生陛弗剪弗踐其附然也故陽區無凍蟲仁壤無槁品潤國無燥類附之及也子虜托而予援矣汝奚無罪予曰予聞之健夫終日立不倚不僵衆恃而不怵非夫也予不知罪六難曰世有尊官莫知其名手握雷霆奔轟閃耀旭晨倏忽殊態改視偃僕而趨償以最考唯唯將事是為豐績磬折之腰

名曰藏

卷之

文苑記

三五

壽其文組如醴之輔頤祿是永故勁項者辱剛膝者斥毅面者黜符中者完既泄之孔忤臆者扇不薪之焰是天下之至威也汝乃規守矩執恭不踰憲不省已倨咎人之僭茲構之繇也何謂無罪哉何謂無罪哉予乃俯伏嘆息茫然汗洽駭然股慄厥罪自知無復以對神不復難延陳秉性高潔以名節自許然恃才輕世殆無人理始在裕州夏月裸跣聽訟或見飛雀集庭樹輒語訟民曰且止取彈彈雀民有應者者彈之十彈曰速吐實其當緩者令人十紙或二十彈丸或磨墨一研免其咎世宗即位大錄武廟朝直諫

者而廷陳獨以吏駑罷廢廷陳廢居尤甚間衣紅紫騎牛出市嘯歌自若其衣窄袖自別人競効之乃更為長袖尺餘楚中醫士諸人多角巾綺服混雜儒生廷陳乃自圓帽布衣而令其從者十餘人角巾麗綺從其後舒芬嘗貽廷陳書大意欲廷陳矜飾名行以酬晚知廷陳答曰辱承書教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自視無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為諂承故於逢迎節數稍為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又以一二宰執舊怨於僕內外構扇中僕惟恐不深耳曩時交游見僕狠忤要津虞禍莫已莫敢

名曰藏

卷之

文苑記

三六

王

張口伸舌一為論列明其不然者當是時也吏無振滯之議友無急難之仁幽於圍牆之中日與徒隸為伍身非木石其何以堪以故俛首震惕卒從文比嗟乎百犬吠聲積羽折輪十夫撓椎三人成虎此墨翟有素絲之悲阮籍有窮途之哭也身媿蛾眉敢云見如行乖完璧而欲免瑕摘難矣然猶苟全首領生還鄉縣奉二親之晨昏上先世之丘墓撫今悼往憂喜駢集因念河清難俟人事靡常南山之歌恨長夜之莫旦竹林之侶假麪藥以紓悰斯達生所以放言幽人因之長往者也自分身累百垢長為世棄乃稍稍

脫拘攣之文逸瑣尾之忌弛煩多之繫然亦不敢踰
大閑冒隱惡滅先王之禮觸當世之禁務敦窮居之
尚絕希進之心而執事乃欲責煖於寒灰俟完於墜
甌幾翔於鍛羽望僕以回景曜之末照而收桑榆之
晚績也無乃與僕私指謬乎夫豢鹿頓纓志在豐草
羈鳥奮翮棲慕一枝卽有惡殺之國過仁之主腴詞
之廝寵之以高軒享之以玉饌娛之以雕檻啗之以
棗脯彼且駭顧驚鳴奔逸之惟遠耳僕聞古之聖賢
心有所鬱結不能通其意則著一家之言思垂不朽
僕誠欲効之庶幾償前辱之萬一流文采於無窮然
才劣左馬而欲自附作者畫虎之謂其能免乎方將
修農圃之業急公家之輸賴其羨餘以贍妻子長爲
太平之民惟至老死不覲兵革志願畢矣嘉靖十八
年詔修承天大志都御史顧璘上疏薦廷陳與故亭
州知州顏木備局書成賜金幣竟不用廷陳廷陳爲
文纖疎駢辱摹倣東京每有所造輒謹叫示人大梁
何景明最服之而薛蕙鄭善夫與相好廷陳雖卒坐
傲誕廢然當世論文必及之也顏木隨人罷官家居
故人爲湖廣參政至隨訪木匿不見旣行部他邑有
田父荷炙雞甌酒絲中道入門戟呵止之乃木也因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王

其飲至醉委甌擔去不知其方江暉浙人所著有實
爰集好爲奇說字使人不能竟其辭妻甚如與之及
日暉自縊死故曰文人無行大抵然矣廷陳有曾姪
孫一鳴與余同門進士能文亦好奇

高叔嗣字子業祥符人臂毛逆生束髮就傅著申情
賦殆萬言弱冠登朝亳州薛蕙一見歎服旣雅見重
益自貴珍謝絕流品因心帥古每有屬綴佇興而就
寧復罷閣不爲近淺其篇什往往刮抉浮華獨妙閒
曠有應物之冲澹兼曲江之沈雅體王孟之清適具
高岑之悲壯詞質而腴興近而遠雅性亢潔不喜凡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王

庸雖跡在周行而情權在野卽事賦懷屢有憂生之
歎仕終按察使年三十八卒任官有治獄之才
王慎中字道思初號南江後改遵巖名盛而兩號並
稱海內盡知爲王仲子也仲子年十七八以嘉靖乙
酉丙戌連舉科第選戶部主事官暇讀書作爲古文
詞與毗陵唐順之陳東輩號八才子改官禮曹更與
大司馬李遂給諫曾鈞提學江以達學士華察屠竣
切磋琢磨益成其學世廟修古禮文行親郊禮仲子
製大祀詩八章漢詞選體文聲騰布諸公閒辛卯命
京朝官出主鄉試仲子得廣東張孚敬忌諸翰林出

之別選部屬改充衆望無如仲子孚敬欲仲子一見仲子不往遂罷改吏部員外陞驗封郎而同列有短於孚敬者因覆張真人衍慶請封疏坐謫判常州陞戶部主事再陞禮部員外而皆在南則從王畿講王守仁之學而遂有得於聖賢之道乃盡發宋儒書讀之有味乎曾南豐王荊公歐陽文忠之爲文也始仲子起家子大夫操觚學古非先秦兩漢不道其所爲廣東辛卯錄文苑然賈誼鼂錯之詞章至是則盡棄之色相蹊隧出入王曾間寄示順之順之駭怪仲子言此大難事君後當自知亡何順之有味其言亦變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E

而隨之矣陞山東提學僉事轉江西參議則王守仁政教所及之地仲子尋陳跡講新知往來白鹿鷺湖間更與聶司馬豹鄒司成守益羅殿撰洪先歐陽大宗伯德講學交游公事不廢遷河南參政督率有司以安民爲務章聖皇太后梓宮過河南僚屬畏供帳不辦下吏有欲亡去者仲子獨任之調度有方奉迎無失歲饑王侍郎奉旨出賑檄仲子將事侍郎大善之方薦於朝尋以大計罷仲子之罷蓋中旨也仲子爲禮曹郎時夏言爲尚書其時仲子不能善事之至是以屬銓部考黜銓部從中調書考不及而言取中

旨罷仲子之爲文也以意定爲主有歷旬經月求不得一意意得卽下筆隨之詳贍豐縟委復曲折按之分部呼之應聲援古以譽今推小而至大順之稱爲二百年中興之文迨其後也濟南李攀龍弇州王世貞諸子者出見謂毗陵晉江學宋而傷之理而仲子之文行海內卒不掩阻濟南蚤世弇州晚歲亦不能出仲子之徑而沈深切至反爲讓之矣仲子攝生至經歲不酒肉但覺不快謝客閣書室兌却聽啜水納吐以洗中垢曰吾以一付腸胃自翻出一部本草亡慮疾矣竟年五十一卒仲子十八而登第三十三而罷官五十一而沒所著遵巖集行於世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四

王

王維禎字允寧華州人嘉靖乙未進士選庶吉士歷翰林侍讀乞養母不許遷南國子祭酒便道省母會關中地大震遂殞歿維禎之文豁達疎宕若泓瀾流江明霞禎天其始入門學司馬子長所推尊當代則其鄉先達李夢陽躋之聖境其始載筆承明修賦頌之業用其深沈之思引繩墨修詞海內宗重居十餘年戎馬生郊一時天下北絙胡南困倭乃出而與士大夫講方畧論戰守居恒自歎服在史官大之不能論當代之故次之不能成一家之言又無緣統偏帥

之任效一割之用奉軀充位老死筆研間太倉鼯鼠耳又自言其爲人淺中狹氣慙直樸畧人有不相能不善浮慕之遂與之疎平生未嘗倒心反舌亂是非淆曲直見亂是非淆曲直者則力爭之以爲邪口不息國是不定諸所爲非其甘意往者卽一時雷附然竟作攢眉狀昔人直弦曲鈞之誠自亦念之顧卒不能忍亦猶其生而修幹廣顛昂首掀眉揭膺濶步造化陶冶不可移易至居常論士大夫處世當勉効功業懷仁義之實以振靡敝而抹瘡痍亦庶幾當世之路彼遠棲林莽履跡不入於市客問廬匿不與接此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四

王

古人鑿坏之意道傍槁立死木耳其蔭且不足休行人矧可以上棲九日下覆八埏其論用世大臣不在夫謙約卑減惟其能保釐人民盜賊止息水旱亡憂卽食一肉脫粟之飯與一介之使自隨蓋察于一物而未達大人之觀其慨然有志當世可知也與南禮部尚書孫陞善陞序其文曰王子產二華之隩區所云嶽降不虛矣地坼山崩與行會豈非地紀絕而人傑萎邪

陳束字約之鄞人也爲童子時泛濫百家海內士爭尚之會稽董玘有女待年必得佳婿張邦奇謂曰公

欲芝草琅玕陳生其人玘艤舟甬江呼出視之垂髫儒衣繩趨而前面如玉澤晴如漆黑難之古書滾滾應對試以詞賦食頃就也既舉進士高第授翰林庶吉士益厭薄時作游神埃壙之外以極所至每一編出諸學士諦觀之曰斯捕神彈鬼之文耶束施施自得無所貶改竟調祠祭主事世宗建四郊都御史汪鉉請徙近郊壇民居塚墓束上言月令布政春則掩骼西伯善養恩則澤枯近郊壇一二里內民居不下數百墳墓亡慮數千一壇如此諸壇可推蓋所從來久遠矣一旦改移無力可具土地棺槨其稍有力具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四

陳

土地棺槨矣死者久滅莫得形體是以命下之日痛哭匍匐莫可控訴聖人舉禮與天下樂之古人因郊肆赦今將興大禮而使死者流離於泉壤生者悲號於遠近恐非所以昭天地安百姓不報已徒儀制員外郎世宗博選雋才以備制作更調諸曹郎於翰林相張孚敬束鄉人也又才束束得改編修束在翰林所日與過從論文惟與屠應峻唐順之田汝成王慎中數子他諸高貴人時任駕通款輒閉戶謝且私有彈刺口語藉藉聞所繇得孚敬以進更自疎外孚敬恨之刺骨坐外補湖廣僉事分司辰沅時顧璘開府

楚中與大相得而束念所處遠惡地悒悒不樂寄屠
 應峻書曰僕不佞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
 得侍內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邇來湖上三見朱明
 矣磷淄塵映玄髮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
 黃陵而歎息泛赤壁以嗷嗷悽目九派之流傷心一
 柱之觀哭屈平於湘水弔賈誼於長沙北上荊州便
 懷王祭西還夏浦再泣禰生彼數子竝以命世之才
 窮愁鬱抑用不究於當年俯仰今古異代同歎東上
 辰沅蠻夷所都青山萬疊噴岫造天黑霧千尋黯黯
 蔽日哀猿夜響鬼谷晝泣鵙獸窺形螿蟲射影然斯
 涉歷之難辛非愚心所悲也若乃羈縛沔塗婆娑行
 列積憤誰平哀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遙征牘案
 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號百事滿而吏曹
 謂妻其倥忽不知人生之樂况其他乎是以陳子康
 積恨于京城汲長孺存情乎禁園張膠東自歎其無
 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畧同揆矣蚤歲束
 髮頗有弘志中年踰躋竟戾微情君子見幾不如舍
 去吾道垂廢斯文有在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
 妻賢女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何期石室
 能待高軒無分名山可藏負瘵未平力論不悉遂上

書乞骸骨不報已徙為福建布政參議稍簡括案牘
 出周旋學士先生頗戢鋒穎就桺括比休舍輒仰屋
 嘔嘆憤恚踟躕家人莫喻第左右羅圖史置酒一壺
 且誦且飲忽大嘔血數升久之徙河南提學副使竟
 以校士勞瘁卒年三十三耳王慎中方為河南參政
 枕之肱而哭之唐順之為刻其詩稱其參錯韋孟之
 閒出入陰何之室而皇甫汸序之曰陳子之作蚤鑄
 四傑晚鎔二張迨軫平原晞駕康樂可傳不朽異乎
 無稱者焉

李攀龍

王世貞

徐中行

梁有譽

名山藏

卷之二

文苑記

四

吳國倫

宗臣

李攀龍字于麟歷城人自其為諸生厭薄估俚嗶嘍
 古文詞學中弟子指目為狂攀龍曰吾而不狂誰當
 狂者既舉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中刑曹多暇
 諸郎徵逐奕飲而攀龍獨與同舍郎王世貞徐中行
 梁有譽與考功郎宗臣等修詞賦之業揚扈切劘號
 為五子其後中舍人吳國倫亦來相聚稱六子布衣
 臨清謝茂榛聞與會或曰七子攀龍論紀述之文厄
 於東京班氏姑其狡狡者爾其所結撰摹倣尚書莊
 左檀弓考工司馬檄其菁華而襲其言詞湊合鈎割

噉劇鬱突條貫支理至於不可殄測莫不聳牙嘔心
操觚之士驟然讀之莫知其所發端與其所收止而
翔躍鏘鳴怪色淵光不可掩抑至所論詩謂兩京遠
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于法不
必有所增損而但出其中情解語兼綴而全收之一
時名攀龍文駭賞相半至於其詩靡閒言也出爲順
德知府謝客無所逢迎手削牘臺使者牘率古文辭
臺使者謂其名高也居一年不報最久之政聲流聞
三輔前後慰薦亡慮數十滿考擢陝西提學副使其
鄉人爲陝巡撫檄攀龍作文攀龍曰文可檄耶拂衣
行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四
歸於濟南郡東三十里許構樓居之名其樓曰白雪
其地鮑城前望泰麓西北眺華不注諸山大河清河
交絡其下左眺長白平陵之野海氣所際諸公屏息
于旄納履於戶攀龍悉謝不通去亦無所報第日與
友人長史許邦才大學士殷士儋驩飲劇集而諸公
謂攀龍簡貴攀龍居恒恨不得一當世貞也會世貞
副使山東至濟上攀龍烹豚候田間出蟹胥佐醋劇
談盡一瓠漏且盡攀龍睨謂曰吾起山東農家獨好
爲文章恨不得一當古作者幸與足下當中原竝驅
一掃萬古奈何不更評權所至今百歲後傳耳者雌

黃也王君足下請爲世人實之吾於騷賦未及爲耳
爲當不讓足下吾擬古樂府少不合者足下時一離
之離者離而合也實不能勝足下吾五言古不能多
足下多乃不勝我歌行其有閒乎吾以句若以篇諸
近體靡不敵者謂絕句不如我妄七言律遂過足下
一等足下無神境吾無凡境矣世貞前謝曰吾於足
下卽小進固屬行也豈敢以秦齊之賦而匹盟主吾
爲歌行若以句權字衡不如子遠矣雖然子有待也
吾無待也子雪之月也吾風行水也更子而千篇乎
無極我之變然使加我十年吾不能長有子境矣攀
龍曰善請言文曰子匠心而材古者也工極矣子之
錯於材也世無通於古者以故無稱子亦無稱我然
而世之疑子也甚於我卽百千萬年其疑子也又甚
於我雖然謂子險勝我者獨子乎我心耳攀龍大悅
更起迭爲壽又一日攀龍因酒踞謂世貞曰夫天地
偶而物無孤美者於人亦然孔氏之世乃有左丘世
貞瞪目不答攀龍遽曰吾失言有老聃耳隆慶初攀
龍薦起浙江副使俄遷左參政頃之遷河南按察使
中州士大夫聞攀龍來鼓舞相慶而攀龍亦能摧亢
爲和圓方互見客稍稍進亡何以母喪歸病心暴卒

年五十七姑蘇劉鳳為文誄之曰於維浩淳龐深混
溟瀚瀚光象陶冶無名孰可儀軌儲與誕精穆允乃
初幼質以正逖亂爽耀式週三靈擬以日愆乖汰焉
取麗靡之降浸以謾侮弊撥姬掩流散墮窳不有高
張更節易柱風之蕩蕩不圖庸庸瘡粵乃皇造惠諭九
土矯矯李君覃作於魯泰岱融絡蒼精嘔育纏戒婁
分星璣燭煜時文峻命疇不祇肅昌徽茂符見象川
瀆苗裔肇啓漂黃歷慮襲殷逮周窮於汗竹聃始著
姓越乃邦族爰所憑藉亦既湛畜氣之和雍遐不熙
淑時乃有挺就就其詣恂美沈梁敦備醇至介以幼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四

清齊給辭肆秉斯烈朗恬不待其洪承顯休迄我敷
音駿發於文薄於霄戾偏奇麟振駭疾龍掣條出開
入莫知其際風雨飄忽體變機勢芬思敏裕虛神漠
志踈蹕玄昧幽理翳翳力自標捷黜絕侈弊古有休
則是惟弘諦曠代綿邈抑豈無綴時與道裂重茲言
憲河洛騰湧滔音恣憑結駟方馳鳴鑾顛蹶乃徂自
東奮彼千裔式從選造一有揚藝翩其飄翔載惟專
厲昭亮介業不忘劬勤時之淪踰獨我其繫誰謂賢
淹以先朝喇誰謂遠遐欲及吾世滿追爰始排仇蹇
許隱軫雄深轅轡恍易鬱勃氣往凌切才肆橫奔絕

驅馬復曩態計他拓落逢時偃蹇曹闔計他抗論振

矜正色抵袂朝右畢傾英賢以彙森涌雲蒸藉甚蠶
氣憑負節俠危行高睨二三君子共獎厥懿推瀾沂
源浮揚擊汰同律緝聲陳風叙致調上徽急節峻音
比格以慨憤偏宕沈鷲激則哀促疾則強枝壯絞彌
極慘不傷衡貽藉無當脫畧睢恣在衷斯喻諷而無
刺情動言形抑豈其細止怒懲忿風政焉寄乖乃兆
衰競亦知沴齊氣之奮不乃侘僚質文相變代有所
恣雅鄭殊曲孰知其暨彷彿自放御有逸轡譎而能
整切人不媚極所蕩沃排調貴位興既洪鬯芒亦廉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四

劇倘睥不殊曾是足界所務快心違忤觸計衆或側
目從之釁類乃顧發舒託於涉齊遠棄列埒非謂則
醉俯彼如茶幾何不麗出守畿輔邢襄焉試身可抑
折中可諉誣檢察六條孤立行意狂笑山川碣石曠
悲觀者自失莫敢婞媚据理心開刺史高第稍用序
遷受憲關滋封傳薄移紛擁髦耗輔以文法胡寧藝
寬國中策篲誘啓弼成邁績上最聲動累積榮聞塗
曳云何涓涖不可涉揭惟薰自煎燉固來忌英雋竝
游愠於大慙容與濟上句請蚤稅芳之不邵豈惟鷄

搗相望攜手隨踵言逝取酒賞媪織紵忘衛千里命
謝憑口獨嚼綽其弘高徐然域外屬運更始乘天之
濟惠此羣公徵命違逮無余舊疆推擇言蒞致令舉
典俾新於治公日驅之賦於百吏敢介用逸臣職覃
瘁式時荐征朋從方萃爰登其幾勿庸以次再陟作
監蓋此未歲昭茲儁功榮寵相穉茂楊豫土匪亟來
字追綜名周赫赫分地庶其益躋隆我鼎司叶息慈
養條違盡焉摧毀在疚亡何遽軫傷泗殄矣伊人卽
之云悴人倫岳隕典墳靈墜有識纏哀豪彥興弟斯
緒適造失之胡亟烈烈桓桓白日幽瘞嗚呼傷哉意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

李

昨周道款言江汭死生契濶胡泣之噉間承燕閒殷
奉崇議刊酌流畧軌程篇制騁觀三五宵渺閣遂培
擊作者鈞深探秘標之迨萃岫稱雄嶽非之先學
餐後悔百氏流靡餘波方潰子興視之豈獨無哉
仰一時終足落款卽有避回辭何不載洞達中懷生
氣如在慷慨謂何旋即冥昧嗚呼傷哉公首關沈越
在輯玉代興依誰錯衡是繼操馭學篤其功不啻經
想容觀郁何棣棣狀不甚偉視精而銳疎縱不拘敢
往開馭造辰彌海雲清霧霽比量絜度云孰能企萬
務批糠才術氓隸蒙叟吳芬曠祀遙酌哈然俱亡惟

爾清哉嗚呼傷哉故以昭塗議君之出叶尺不固其
節庸有所缺忠寔投軀獎恤赴義業雖未融精貫可
示禮有表署大夫置貳公於厚終可謂不匱良友瞿
瞿急公之嗣悉取其書使遂傳被蘭臺石室將焉著
記生平故人不眇吹漉總一厥文徊違歎噫叶烏包
洞鬼神含朗方星九原可興嗟孺子款死者復生生
者不愧嗚呼傷哉

王世貞字元美晉王覽之後世爲浙人宋漕貢進士
來家崑山之湖川遂爲太倉人祖倬父忬倬成化戊
戌進士癯然儒者富於經濟起家知縣累遷右副都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

王

御史監訪兵備兼巡撫順天等府禦虜馬蘭峪有功
進兵部右侍郎忬嘉靖二年進士以行人授御史虜
犯古北口忬按順天趨守通虜大來竟不能渡河西
爲世宗所知特旨擢僉都御史三十一年命巡撫山
東亡何倭寇浙直且侵閩中命提督軍務巡撫浙江
兼轄福建忬倚僉大猷湯克寬爲將奏釋繫獄故將
盧鏜尹鳳卒用破浙直閩中寇明年虜入大同殺將
覆師世宗手勅忬左副都御史移撫之忬會宣府兵
大破虜摧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已轉左兼副都
御史移鎮薊遼擊敗把都兒之擁衆入犯者又擊敗

犯遼東虜明年擊敗虜小王子又明年授兵徧神勦
 江南倭有功四年坐虜入灤河奪一官尋以鹵虜馬
 畜過當復之四敗東虜於遼東又二年虜大入犯走
 之明年大破遼左虜斬首八百餘級忬治邊屢有功
 自以受世廟特知不復媚事上左右又不復修禮用
 事相嵩父子嵩父子恨忬久之最後授指按邊郎按
 邊郎奏忬不事事嵩擬旨責忬其後虜突過灤淺薄
 都城嵩客嗾御史論忬下獄世蕃削讞牘所叙斬首
 虜八百餘級詆忬罪忬坐論死是為嘉靖三十七年
 世貞幼稱聖童六七齡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十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三

五為寶劔詩有奇句十八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則嘉
 靖二十六年也授刑部主事閉戶讀書與李攀龍諸
 子修詞賦之業過從無日夜相彈射復相稱詡動曰
 吾黨動曰我輩動曰我二三兄弟動曰海內動曰中
 原其聲華意氣睥睨諸公閒至前無古人世貞雖與
 攀龍輩修詞賦之業乎其當官視中貴人錦衣帥幸
 用事者蔑如中貴人錦衣帥或有不得請求政府為
 地亦不為理相嵩才而欲致之意弗善也時有譏詆
 在酒杯口角閒語流聞嵩謂世貞惡少年矣兵部
 郎繼盛論劾嵩下獄世貞納稟館繼盛妻訟夫寃世

貞為定草繼盛被刑世貞往哭收殮之嵩乃大恨也
 諸郎官有文譽者出為提學使者為美選吏部推世
 貞嵩格之得兵備青州青多盜世貞謂盜不在遠在
 左右左右椽吏是顛倒秘迂其行事不可端倪購重
 賞收募閭里輕俠少年用之青遂無盜始世貞至官
 山東諸公見謂文少歌賦奕飲為俊舉而已既見精
 嚴練事發奸隱如神明以為趙子都之流也大加歎
 服聲聞京師相嵩父子益忌其父忬灤州少失事遂
 釀罪構下獄矣此時世貞棄官走長安市與其弟儀
 制郎世懋叩闕請代輦上貴人語世貞曰此無益適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三

趣乃公斃耳世貞世懋曰囚服跪道傍遮諸柄人車
 搏頰請抹諸柄人側目嵩無所敢言忬竟坐誅世貞
 號號歸柩倚廬哀痛禱除猶苴履葛巾為心喪居久
 之莊皇帝即位赴闕訟父言殺臣父非先帝意本相
 嵩父子不然何臣父効首功八百餘級不論論灤州
 虜小入至死伏惟陛下哀憐詔復忬官此時世貞稍
 通賓客論文字宴游山水閒矣世貞為園曰弁州盛
 有水石花木之致客來見世貞者世貞皆款之弁園
 中不惟世貞之文名也而弁園亦名於天下南北臺
 省謂世貞父寃雪可官也吏部補世貞兵備大名世

貞思痛不出應詔上八事寓書當路此八事也世貞所以報主矣若官世貞世貞死不敢官當路解而強之世貞出而世貞之友尚有尼世貞者世貞曰夫如是則仇若且也敢勝崇伯子遷浙江參政治吳興三郡吳越新罹兵火供億繁興民不堪命世貞請汰內府內官大小監充食及錦衣諸衛寄籍者事雖不行竟得改折漕糧十五萬三郡之人以爲此緣王使君遷山西按察使聞母病投牒歸中道得計矣服除以薦補臬旋轉廣西一月入爲太僕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治鄖陽時相者江陵張居正世貞同年也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

會楚地再震荆州廬舍多壞世貞引京房占有臣道太巫語又嘗遺京貴人書言江陵浸淫耳目好非社稷福其人泄之居正積不平數言於人人然客有請世貞文壽居正父母與其壽居正世貞復盛有所稱引至比居正父於象父比居正母於穆姜嫫居正於世貞若忤若合手書不時至殊亦款款世人又謂世貞居正之人也稍遷南大理以人言改應天府尹歸此時居正遭父喪奪情起服吳中編修吳中行簡討趙用賢上疏論居正居正欲杖此兩人者學士王錫爵詣居正所責之忤居正歸世貞故與錫爵同里相

善也亡何錫爵有女以守節說化其未化時感冥契立恬澹教門世貞悅之尊之曰曇陽大師拜爲弟子於是焚筆研謝賓客與錫爵結廬合居戒食梵誦甚苦異時所嗜好古圖籍若三代彝鼎名墨酒鎗棄爲他人有悉不問於是言官希居正論錫爵世貞兩人者家居講張爲幻而一日用賢及門稱弟子而人又謂世貞非居正之人也世貞於文字其宿好久之終不能焚筆研謝賓客又復應人求請復游於酒人詞輩緇流羽侶間居正卒起南刑部侍郎改南兵部侍郎以三品考與官蔭一子時已遷南刑部尚書矣有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

言其嘗被劾不當得考者乞休歸而尋卒贈太子少保予祭葬當肅皇帝時海內文學知名士人人自標世貞最後起異才博學橫絕一世其所蒐獵子史百氏皆以意鎔鍊翕然爲一家古今著述之富亡踰也其詩使事構體不嫌小出入要歸之元氣坱圠大海濔泓中無餽釘蹇促饒刻深險之態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廣聲力氣象能鼓舞翕張海內之豪俊以死名于其一家之學直千古不廢也客既亡論酒人詞輩緇流羽侶日踵世貞門四方書問往往不絕其所饋入亦往往綠手散施咄嗟盡有時削贖薦人多者或

致千金後生初學得世貞一言品題一面傾吐則或
 希聲傳影轉相引重蓋嘉靖之初王守仁以講學開
 門能鼓一世而從之而當世貞之身士人風尚大類
 其時客或故於廣衆坐中字世貞示親暱而黠者或
 陰持幕中嘲笑私語責世貞世貞思及人而人不知
 醉罵人而人反思之世貞語其子曰吾自束髮即負
 大志既舉進士有所見聞即負大憤庚戌以後虜入
 都門即負大慮己未以後家難作矣即負大痛隆慶
 戊辰以後有所迫而不能守匹夫之節即負大慙庚
 辰以後入於悟門悟前之慳也即負大悔吾他無深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

皆嗜讀書文及酒酒損吾德而幽懣之際亦復賴以
 活文章稍益吾身後而實小之且吾以酒得生以生
 得譏以文章得譽以譽得謗以譏謗得挫挫之與譏
 謗也蓋天所以憐我而我之所以自解於辟也世懋
 字敬美既晚出游於其兄諸子間其為文章稜稜有
 氣岸諸子命之曰小美仕至南太常寺少卿小美之
 為仕也好為條教煩不至瑣曲暢物情而能因事為
 功世貞子士騏亦舉進士仕吏部郎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也白晳豐下美言笑樂交游
 為諸生饗甚然出必著鮮好衣顧應祥識之曰貴人

也妻以甥女楊既舉鄉薦學古文詩詞前輩劉麟與
 為忘年交十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會應祥為刑部
 尚書奇攀龍與世貞文使之納交中行見二子而大
 悅聚首刻勵一意行其說攀龍峻潔寡合而中行居
 諸子間最名樂易山人墨客慕而願交者一無所拒
 益與權浹傾貲贈遺至假貸為客費出知汀州府遭
 喪服闋再補汝寧竟用郎時賓客為奸利考察論謫
 家居領其客日益進中行雖坐客受官謗亦不以其
 故謝避嘗為書通世貞曰山栖中市朝書畫中商賈
 杯酒中地獄好客中苦海皆是勝事雅會而因多業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

障若官治簿書者市朝商旅之券課地獄苦海之案
 牘也吾所頗得廓落以無智故任之耳中行既不謝
 避客客有名一能者求見中行悉得其所欲中行所
 饌客但取咄嗟辨恨聾聵耳其酒態頽唐諧調悅客
 欺之以言而不疑迫之以煩而不焦酬之以負恩而
 不怒客有求其尺牘為先容雖數十函無恹倦間度
 不能中客欲而猶強應之曰奈何使其有慚色中行
 既善待客客亦畢其技力佐中行中行名亦用客益
 盛而諸公皆歎中行至性過人風流被物矣中行自
 謫起屢遷至江西左布政使所至皆有治行其文步

走古昔所立卓爾詩格高逸近體宏麗而悲壯妻楊
妬不子也

梁有譽字公實順德人父世驃御史有譽秀穎日誦
數千言長益湛思百氏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李攀龍
輩結社爲聲詩有譽業先成家嚴世蕃欲親有譽有
譽耻爲褻狎遂謝病歸卒年三十六嶺南詞客繼有
譽而起者有黎民表區大任諸人

吳國倫字明卿興國人嘉靖己酉舉湖廣鄉試第一
明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選補兵科給事中楊繼盛
之戮國倫倡衆賻送嚴嵩銜之坐他事謫江西按察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十七

知事量移南康府推官再移歸德居二歲棄去治田
下雉嵩敗就家起建寧府同知稍遷知邵武再知高
州擢貴州提學副使再遷河南左參政罷國倫識高
氣峻不能迎合而閔議坦懷未嘗有所矯飾其始起
以七子得名京師遂徧海內宦遊在所懷刺過從投
所著作注籍賓館甚衆家居踰歲從遊奄至乃拓湖
澁營北園列亭環卉穿沼構梁富園之中疊石爲洞
名曰甌甌燕賓之餘獨坐吟誦暢然得意或夜泛舟
入富川湖載嘯載歌與月出沒賓從雖衆才品臚分
不使凡流猥參高會就坐禮畢飛觚錯行善詭解頰

清歌驚聽已復自起捲褰搥鼓家僮從傍橫奏朗笛
風流不減古人與桂林張鳴鳳相善而黃岡人黃同

執欵人方尚贊吳人俞安期後進遠來爲世屬目國
倫獎誦爲多國倫嘗出所撰著屬鳴鳳較理且誘以
恣所譏刺鳴鳳輒論六子得失其畧曰子相儔而不
深公實麗而不壯蓋靈筭蹙逼則然于鱗嶽挺雲端
元美海涵天際乍望令人辟易開與公遇氣勢相壓
公徐逞沈思鬱致泮渙以進猶之組繡各出所執而

神采煥發終獨遜公如五七言律高出其上文則元
美閎博自擅以公典雅適足抗衡于鱗學語史漢間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五十八

不醉之撥而苦是矜乃詩顧獨有齊氣子與朗壘似
其爲人然倡和裁堪託乘不能過也國倫蹶然起曰
何期今日復睹典論隨問先輩誰爲最勝鳴鳳曰蕩
除積習恢復古初北地汝南亡敢輕議正嘉之際黃
岡王廷陳稚欽毫薛蕙君采清韻秀藻良爲競爽後
來亦鮮其儔必也大梁高叔嗣子業乎國倫曰信然
雖然何以益我鳴鳳曰諸公才能曠世學竝兼人傳
後無疑也惟篇篇意自我先語忌人後則善矣國倫
起謝曰荷益不淺國倫卒鳴鳳素衣式臨悲響逆溢
詩罷而誅目爲之青國倫所著詩文名甌甌洞集

宗臣字子相揚之興化人父周為蜀中守臣秀眉豐
 下日光傍射豪俊自喜年二十餘成進士授刑部主
 事吏部尚書李默見臣文奇之調為其屬得考功郎
 吏部郎故自相貴絕不復通他曹郎臣為考功與李
 攀龍王世貞輩切劘如故久之謝病歸讀書百花洲
 中居二載默復入為尚書移書趣臣臣為強起序遷
 稽勳員外郎默與相嵩交惡見法而揚繼感死臣嘗
 賻之金竟出為福建布政參議至則閩中有倭難臣
 分守西門開門納避倭民登城擊倭尋遷提學副使
 卒於官臣與攀龍輩居相語朝廷可無文章之士則
 名曰藏 卷之 文苑記 三九 宗

鳳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為禱杙亡論明良喜起廢
 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朝即朝不坐燕不與憫時政
 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無罪聞者足以戒達於事變
 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方吾屬詞比類結撰至思
 時也條來忽失經營將迎之間既竭吾才不得一辭
 窮日之力不得一語及夫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獲
 其心得意尺墮千金享之嗟嘆詠歌手舞足蹈過此
 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喻於同心其有不反
 三隅屏息避之耳強而人厭信而人疑其心以為與
 其以不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

乎則病者乎是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
 得輒聞焉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風興起是旦
 暮遇之也四海一人是比肩而至也詩可以怨一有
 嗟嘆即有詠歌言危則情性峻潔語侵則意氣激烈
 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不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
 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者也奈何而冀幸不可俟
 之富貴沾沾乎游大人以成名也臣於詩好建安李
 白杜甫於文好司馬遷李夢陽其理疏以達其節急
 以短至於橫放雄厲務出意氣之表高者凌太虛秀
 者奪萬色居常持論寧瑕而壁寧蹶而千里至其論
 人亦然寧為籍母為季年三十六無子卒之日衣冠
 坐手書三詩飄然有御風凌雲之意擲筆而逝寄言
 其父死葬我金陵是時周方為南比部殯臣金陵久
 之周曰金陵遠家誰能及歲時以一盂粥澆墓也乃
 葬之百花洲其故所讀書處

名山藏 卷之 文苑記 三九 宗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倅賢記

蔡子英

伯顏子中

簡祖英

蔡子英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為擴廓帖木兒所知薦至顯官常依止之明既定天下擴廓帖木兒敗走子英單騎跳關中轉入河南山太祖使人圖形徵捕得之傳詣京師將渡江一夕亡去變姓名貨春關中者七年關中人復跡以獻械過洛陽見信國湯和長揖不聽抑之不得和怒火其髮至京師太祖置之外舍

名山藏

卷之

倅賢記

一

蔡

衣服飲食之疾使人視之而將予之官固辭不受退上疏曰仰惟皇帝陛下掃除群雄混一字內蠻夷伏戎無不賓貢臣猥以游魂假息崛僵山澤被執道亡久煩踪跡其在常情死有餘罪陛下以萬乘之尊垂憫匹夫之志憐其所苦賜之解推許以名級臣非犬馬豈敢忘恩自惟學本草布邁惟亂離操戈行伍智術粗淺遇蒙主將薦仕七命躍馬肉食十有五年愧無尺寸可答國士國家板蕩又復失節更何面目班冕陪紳古人有云不正之女中士羞家焉不正之人中君羞臣焉陛下底定天下兵士大強器械大利府

庫大充實金城湯池大堅固興學以為養明倫以為教褒節以為風獎忠以為勸天下之士鵠起麋興臣之一人何足有無若以無義倅囚厠維新之朝班賢士大夫之列亦非所以提綱挈常為示於聖子神孫功臣德輔也臣聞王蠲閉門自縊李帶闔室受屠非惡生全樂死亡也所以求仁處義而成名於勇也臣被獲以來追咎無勇今日獨有不仕稍可塞心陛下若察臣而全其志禁錮炎邊使終蒿里死雖死瘴感思已極若以威加海內必伸匹夫之誅則臣仰止古人死無所恨伏俟斧鉞太祖覽奏而重之命館之儀

名山藏

卷之

倅賢記

二

蔡

曹一夜大哭不休人問故曰思舊主耳上勅送子英塞北去伯顏子中其先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子中通春秋五領元鄉薦再仕為建昌教授慷慨談兵饒技略會四方兵起江西行省以便宜授贛州路經歷尋為分省都司頓破為漢倉卒募吏民與漢兵闔城下不勝開道入福建陳友定辟為員外郎出奇計收復建昌浮海獻捷元順帝授福建行省郎中再進至吏部持節發廣西何真兵林閩至則廖將軍永忠已破降何真子中跳墜馬求死不得自折一足永忠義而

舍之乃變姓名隱進賢縣北山下先是高帝數徵求子中不得而錄取其孥于京師子中曰吾已無身匿遊州郡買鳩自隨曰有索我者以此應之會事稍解遁還而上令郡國臚舉故元耆碩不應者坐大辟論江西布政使沈立本密言子中于上上東帛徵之使者至子中曰死後矣具牲酒祭其祖父師友為歌七章飲鴆而亡

簡祖英東莞人事元為江西都省員從何真起兵障鄉里廖永忠既下廣東徵祖英赴闕上宴勞之賚以纁帛授建平知縣祖英上表曰臣九歲失怙鞠養藉

恃長冀用世以報昊天向食元祿為何真參佐適值三山強寇剽掠廣城一門妻子五人殞命臣母被賊囚拘臣媿趙苞不能即死茲遇聖朝率土普天維昔狗鼠血鉄膏鎖臣母得以生還臣即不孝無所逃死藉聖朝之賜得以母子俱完孰烏再效臣雖九死其何能報陛下錄臣寄以民社此臣効命之秋也而臣倭顧慙慙不敢受命者實以嘗事元朝瑕纇已深臣今年四十有九而臣母八十有一矣陛下誠孝治天下仁懷遠人憐西日之短期予北堂之私歡臣母子拭目清平謳歌日月上俯從之其時何真部又有南

海人高彬者故為萬戶至是行賈走江湖朝命徵為武職固辭不就久之把筆學詩隱居學易
郎曰右伴賢三人不列於元史幾佚其名大祖出而全之抑何大也而風示遠矣

宦者記

高皇帝懲自古宦官專政之弊閣寺令守門闥給灑掃而已不得預朝政終高皇帝世有雲奇先忠欲抹卒然之厄吐辭未終斃於蹕前可以見當時宦者不得開其喙矣成祖既取大位恐中外人心不盡附已遣使鎮守遂為故事然不敢有所扞觸至于仁宣之時英宗冲幼王振竊權賴張太后時裁抑之然當其時群臣有過動以上旨論之死刑朝為列卿夕有小

名山藏

卷之八

宦者記

一

犯徽纒纒纒囚首跣履若牽引奴隸然百官緘結不敢出一辭有一劉球上章及之七首篋刑夜碎其膚矣縉紳罹禍至於此極土木之變身家不免未足償也憲宗之朝則有汪直武宗之世則有劉瑾肆行暴作禍毒亦甚其他大要傳奉官爵嚼嚙賦稅其於膏耗官民靡費已甚令臣子不得執法則已亦不敢有所壞亂然阿丑為戲孝陵出守張永一言付獄法市若嗜蟻蝨然可以見祖宗之法行而列聖之斷武也世宗即位廓然一新盡罷鎮守初年張孚敬用事宦者見而畏之不敢闌出一言而中官之勢大詘其後

雖久居西內顧閱章奏無虛日異日書旨奏牘中官竊跋而睇世宗立手御硯擲中其頭賜死於外此時麥福黃錦最稱上意皆以恭謹不懈得終而穆宗之朝滕祥亦稱焉今錄其賢者而王振汪直劉瑾之徒別見之雜紀

沐敬建文時太監從成祖征北逾月不與虜遇以馬困頓而上意未已敬陳請再四上詈曰反蠻敢爾敬仰視曰固不知孰是敢反者上益怒命曳殺之顏色不動尋曰我家養宦官皆如此人豈不有益遂赦之鄭和永樂初太監是時上有意招徠遠人將通道於

名山藏

卷之八

宦者記

二

乖夷隔蠻大賚西洋貿採琛異命和為使貳以侯顯擇舌人馬歡輩從行總率巨艘百艘發自福州五虎門歷數萬里所至二十餘國往復幾三十年自占城西南通國以十數蘇門最遠自蘇門而往通國以六七數柯枝最遠自柯枝而往通國以六七數天方最遠錫蘭山王不共朝俘之以歸語在東夷記自是明月之珠鴉鵲之沉南龍速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梅腦薇露之琛珊瑚瑤琨之美克船而至凡窮島日域來賓紛如而天堂印度之國亦附職方阮浪交趾人博通群書以禮自持自成祖時被選入

掖庭正統初以左少監侍英宗恭慎不懈英宗居南
宮浪復入侍錦衣指揮盧忠尚衣太監高平兩人相
厚善謀令較尉■奏浪與內使■瑤謀糾衆復辟拷
掠百端欲浪旁引內外助舊織成罪狀浪雖極慘毒
終自承之浪死而瑤見殺英宗復辟特贈御用太監
賜秘器殮葬浪如禮收忠平磔于市三日籍其家

金英不知何所人優於學行為累朝所器嘗言奉御
范弘於宣宗而宣宗大用之正統中奉使南京還朝
之日公卿出餞大理寺卿薛瑄獨不往而英心重焉
數讚於廷曰南宮好官惟薛大理一人而已已已之

名山藏

卷之三

宦者記

三

變徐理議南遷英大言曰此時當竭力固守召勤王
之師以圖宗社計遷都者罪當誅卒言太后用于謙
不亨而國事大定景帝意欲易儲間語英曰七月二
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乃十一月三日
蓋謂憲宗景帝為之默然范弘者交趾人讀書有文
章正統中被蒙眷遇凡經筵講義若制誥之令主脩
實錄反五倫書皆以命弘弘剛毅果敢勇於為善與
土木難死焉

興安景帝時中官也于謙病景帝使安與舒良往問
疾見謙喪妻不再娶宿止朝房留一養子侍食無重

味衣無侈服歎息而去因計謙資用至鹽醬蔬菜之
屬請悉輟尚膳賜之謙須竹瀝和藥景帝為幸萬歲
山伐竹有言上待謙太尊重安曰試舉在朝不要錢
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日夜為國家分憂如于公者再
有一人邪則舉為代然吾意于公而死莫代者矣其
知所重如此

覃吉廣西人成化中孝宗在東宮吉為典璽局郎讀
書識大體輔導動作悉規太子於正口授太子學庸
論語暇則開說諸司要務及民情土俗農桑軍旅以
至宦暨專權蠹政之絲退曰吾老矣何心富貴但願

名山藏

卷之四

宦者記

四

天下有賢主上賜太子莊田吉請太子曰天下河山
皆主所有何以莊為徒為左右利而已太子嘗隨他
宦念高王經吉至駭曰老伴讀來矣即取孝經自攜
吉跪曰無念經乎太子曰否方讀孝經其見畏如此
懷恩蘇州人本姓戴父給為給事中侍宣宗於皇太
孫時以諫獵忤旨繫獄死恩幼被宮賜姓懷成化中
掌司禮監性正直長學問憲宗雅重之林俊之劾梁
芳僧繼曉也上怒甚下俊獄且不測恩叩頭爭曰自
古未有殺諫官者我太祖太宗皆容納直言以致盛
治奴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通俊訕我不然彼知宮

中事擲以御硯不中怒仆凡恩伏地免冠左右掖出東華門恩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諂芳繼曉令俊死者不得獨生徑託疾臥家頃之上意解醫勞問亦釋俊時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敏乞於上凡馬房傳奉者毋動上許之敏特疏謁恩跪於庭下恩徐曰起起病不能為禮問何言敏言故恩大罵曰今日星變專為我曹壞法法甫欲正汝又壞之他日雷擊汝首矣此坐吾不能居汝來汝來敏故驕貴又老輩也陰喝不能對歸家一夕憤恨死章瑾以進寶石得幸上命傳旨為錦衣鎮撫恩不可曰鎮撫詔獄武

名山藏

卷之

宦者記

五

臣美選也奈何貨得之上曰汝違命乎恩曰臣懼違法也而敢違命都御史王恕論事切直恩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常左右之以免於禍初內帑積金十窖窖凡若干萬景泰末頗事奢靡英宗在南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矣乎及復位往視缺一角耳自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事興於是十窖皆盡憲宗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空於爾二人矣芳仰曰臣仰祝萬歲彌天之福豈敢浮費因為上數建造佛寺道宮上不懌起曰吾已矣後有汝治者芳懼或為芳謀曰今上鍾愛興王而萬貴如有寵蓋說

貴如勸上立興王公保富貴無憂矣芳大然之即入求貴如貴如言之上上曰此事止在懷恩間召微示之恩免冠叩首曰寧萬歲殺奴毋令天下人殺奴也因伏地哭上不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守陵鳳陽孝宗即位召還掌司禮時刑部侍郎何喬新人望所屬萬安輩不利其內薦為南京刑部尚書恩詣安曰新天子即位正宜使親近賢人君子奈何遠之於南京及科道交章劾安上令持疏示之安殊無去意思撫安牙牌曰公出矣是時言路大開或指中官為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吾儕實刑餘恩召還不兩月卒

名山藏

卷之

宦者記

六

上震悼賜祭葬祠額曰顯忠栢玉不知何許人鎮守大同數有所干于侍郎劉璉璉一切拒之璉卒玉悼惜不已每對人言輒嘆服之人曰公何所從知劉公曰玉時干以事劉公一切見拒豈無所恨耶久而思之劉公所執是吾非也玉卒嘆曰此大同我國家後門夫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望勿壞我所為備阿丑事憲宗為侍中善談諧時于上前打院本而上時喜之汪直既得罪安置南京丑於上前作罵酒者一人曰某官來矣罵如故曰駕來矣罵如故曰汪太

監來罵者大驚趨避之問曰駕來不驚何驚汪太監曰當今之人但知汪太監而已直倚兩都御史王越陳鉞成事越鉞婿直為死黨丑作直為將狀仗兩鉞行旁一人曰公何非鉞不行也曰吾將兵但仗此兩鉞而已且吾鉞皆有名姓一姓王曰王鉞一姓陳曰陳鉞丑為塚下之戲作楚歌稱渡江子弟六千皆散其一人爭曰嘗言八千何言六也曰君不知耶某侯掌團營兵役其二千造私第矣侯為上聞之也即撤二千人還丑更一日作六部差遣人選擇而使之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於今無所用之次一

名山藏

卷之

宦者記

七

人姓正道主者曰正道亦難最後一人姓胡名塗忻然曰當此之時胡塗大可也遂得遣焉而上時時為之歡笑

蕭敬南平人英宗初以長隨侍便殿勞資近臣金鉞填集敬執簿筭無差英宗察其心計潛倚任之上閱射命敬敬三發三中陞太監僉書監事奉使荆襄所過以清約聞憲宗初以內官監督倉會計明允宿蠹搜剔殆盡孝宗朝入掌司禮公慎未嘗涉私燕閒賜問時有規諫孝宗大漸與閣臣劉健等同承顧命武宗即位嬖劉瑾等八人時時內廷娛戲敬諫曰梓宮

在殯鐘鼓之聲日間於外謂天子何上不聽時外廷知上有所嬖狎顧不知八人者姓名他日劉健將進講敬書八人名使小豎持投之曰公胡不諫健講畢上內豎所投書上怒問主名健無以對八人者曰必蕭敬之所使因共譖毀之楊一清為相敬時以上命至閣中政事有所乖違一清托敬附奏故時抗語侵敬敬不為動世宗即位年八十餘尚侍左右進止無所踰越及九十一卒敬遍觀典籍能詩好草書歷事六朝謙勤儉約常如一日正德中見諸近侍田園第宅半京師輒嘆曰此豈吾輩福哉有任孫二人韶歆

名山藏

卷之

宦者記

八

俱為進士

鄧原弘治中鎮守江西諄諄以愛恤小民勸州縣長吏小吏有非法酷虐廉得輒以其刑刑之嘗道過郡邑學宮諸生請謁文廟原辭不往曰我等名教罪人何面目見先聖哉久之移任福建民遮道乞留河南宣府撫按官各奏鎮守河南太監藍忠鎮守宣府太監劉清守已愛民宜賜勅獎勵兵部議可并言福建太監鄧原浙江太監麥秀二人為輿論所與請亦勅旌仍遍諭他鎮使知感發從之上有所遣內官亦時時問曰得如鄧原麥秀者否正德初疏求謝事福建

軍民群赴巡按御史懇乞奏留御史以聞時群小用
事方寅緣求出鎮竟擠而代之原所至安靜不擾代
者需求四出民益思焉與原同時者又有鎮守河南
甄瑾亦以安靜聞

何鼎餘杭人儉素好讀書弘治二年為長隨奏曰竊
見錦衣衛官較行事得陞蓋國家立法之時人心未
定權為此懾伏奸雄之具非欲守此為常也因循為
例本衛官多不帝數百糜費廩祿繼例而陞年久益
繁夫乞恩傳奉非治世美事而祖宗建官本意也皇
上御極之初下沙汰之令中外稱快但漏網猶多近

名山藏

卷之

宦者記

九

來復有寅緣臣聞官可幸得則朝廷不尊祿可乞求
則官爵不重伏望覽古今壞事之源懲姑息之弊嚴
履霜之戒時勅吏兵二部文非考中本等程式武非
軍功并行事陞者自天順元年至今一切革去則功
賞不濫人食無浮吏兵二部覆奏竟寢是時張皇后
家驕寵甚二齡出入宮禁無忌孝宗嘗與二齡飲起
如廁除冠二齡戲尚冠者手玩上冠又倚酒汚宮人
鼎心忿之一日二齡窺御帷鼎持大瓜箠之張皇
后聞之大怒頃之極言祖宗法度外人不得妄入宮
禁近皇親觀燈禁城無所忌畏事在必懲且言上若

用臣必有以報下錦衣掠治究所主者鼎曰有主者
兩人但不可執而按之耳曰姑言曰其一姓孔其一
姓孟給事中樞泮御史黃山論揀亦及宮闈事上曰
鼎輕率上奏自薦求用朕繫之內事爾爾等何繇知
責對狀罰其俸六月而禮部主事李昆吏部辦事進
士吳宗周言內官何鼎因言下獄言官營揀非有私
也陛下不惟不宥鼎罪而反推鞠不已不惟不聽言
者而反致詰所繇鼎一近侍臣直言之禍至於如此
陛下美德以求言為盛今反罪之得無欲入而閉之
門乎乞俯聽合詞曲宥恩愆既而戶部尚書周經等

名山藏

卷之

宦者記

十

亦以為請上詰責曰爾等職居大臣錢穀民瘼自有
掌者奈何妄營揀張皇后竟授意太監李廣杖死鼎
也鼎死上思之命諭祭而勒其文於碑
張永新城人其初與劉瑾並在八黨中後乃漸自振
拔安化王反永奉命與楊一清同討未至安化王已
就擒一清即嘆息謂永曰藩室之亂易除也國家內
變行且不測公奈之何永曰何謂也一清曰公豈能
一日忘情哉顧無為公畫者耳因促席書瑾字永曰
彼日夜在上左右上非彼不歡枝附已成耳目廣矣
且奈之何一清曰公亦天子信臣上付討賊不他人

必公意可知也公班師入見當詭言請間語寧夏事
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安化偽檄檄中所云禍皆
緣彼且述彼亂政兇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變將興
上英武必悟悟且大怒怒則彼誅而公用公矯枉反
正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卽不濟奈何
一清曰他人未可知也公言必濟顧言時須有端緒
委曲上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卽得上信公頓首請
母後永勃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還見上如一
清言瑾果誅寧庶人及江西王守仁生俘之矣江彬
張忠等請上止其俘親征之上命永自浙江入邀止

名山藏

卷之

宦者記

七

守仁將復縱寧王於江與上遇而上親禽焉彬忠數
毀守仁於上謂守仁故與王有私知事不成而後以
爲功永至浙江宣書曰上令仗鉞撫臣不得抗禮闔
中門者累日守仁一日直入館中坐永臥榻上永驚
異之已聆守仁言議忠慨且稍持其陰事壹靡然顧
尚持氣岸曰公何爲國苦辛如是盍早投我懷中守
仁曰豈有投人王節使耶公投我懷中則可共成國
事耳永曰我故非負國者公不見我安化事乎守仁
曰公不負國何爲令主上南征永曰南征何害守仁
曰寧藩圖費江左久虛頃繼以軍興郊郭數千里間

亡不折骸而炊易子而食餘孽竄伏江湖尚覲時候
王師果南非直此輩乘間卽百姓不支且揭竿起矣
永大悟則曰公所檻與俱來者不可不歸我守仁曰
我安用此則以俘歸永永至南京見上具言守仁忠
且功時彬等方日夜毀守仁於上會上與彬奕戲永
從旁間語曰是得王守仁不然上安得此樂上遣較
之江西永佯驚較焉往上曰逮守仁永曰何故上曰
聞守仁與宸濠有私豈非同謀邪永曰逮謀反者固
當第守仁不反耳抑守仁爲人強而辨彼當論劾劉
瑾時橫遭酷訊無所改辭今逮至當置對左右日侍

名山藏

卷之

宦者記

七

上有能折其口者否則請已彬等復言上上試召之
召不來守仁真反矣永急出健足先告守仁召者至
守仁不退食與偕行至南京彬等沮守仁不使見上
然上疑則已解
周縉晉州人世宗朝以尚寶監出鎮山西專以仁惠
感人先是鎮守供億繁盛縉一切裁省之所居左圖
右史廳事前隙地多植菜蔬有行事必與撫按議合
乃行嘗語人曰天下本無事夫人擾之耳鎮者靜也
守者保也靜以保民吾職爾矣既朝命罷鎮縉還山
西人遮道爲之阻留久之使提督東廠縉在鎮故仁

惠感人至提厥則立法嚴峻時世族鉅豪縱家奴非
價貿易商人苦之縉上罪狀窮竟諸姦世宗嘉焉許
內府乘馬歲給祿米若干一時以為榮

郎曰祖宗朝宦侍皆出俘孥罪囚至景泰中乃有自
宮求進者暨置之罪竟得收用自是畿甸之民以至
山東西齊魯閩陝之間其希圖避徭役以幸富貴者
家有數子輒一閹之名曰淨身男子上書求用至以
千數其無所附託流為棄人乞子者亦相屬矣正德
中于經得志經父來見下簾笞之曰爾忍閹兒後乃
上堂稱父子抱持而泣也

名山藏 卷之九 宦者記 三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列女記一

范氏 徐妙錦 郭真順 高妙瑩

李氏 宋氏 韓氏女黃善聰合傳

陳氏妾 林淑圓 蘇氏 胡盧

朱靜庵 李淑人 黃氏 戴綸妻

張氏 徐德英 吳扶陽

范氏清江人宋范梈孫女洪武初召為女史授孺人
高后問之曰何代女后最賢家法最正對曰其惟趙

名山藏 卷之九 列女記 一

宋乎高后使錄其事以進誦而聽之凡降內制多范
纂定後賜老歸家

徐妙錦者中山王達之女中山諸女長為仁孝皇后

次為代王妃季為安王妃至尊重矣妙錦在姊妹中

顧獨不願嫁蓋有感代王妃建文中被逮云仁孝皇

后崩此時妙錦年二十八成祖聞其賢欲聘而立之

妙錦不應內使女官絡繹至第宣諭上意女官直抵

妙錦榻下妙錦擁被呻吟徐指其面示之曰吾面有

花而天而帝則不如是女官仰首睇視曰尊貌明瑩

如玉何所有花妙錦謬指曰班班矣女官出遂削髮

為尼文廟亦竟不立后也洪熙初養髮如舊仁宗張
皇后自其為東宮妃時則已聞妙錦事歎服之宣德
初皇后為皇太后語驛而致之禮視如公主之禮及
廷見叙戚里親誼甚歡妙錦自稱徐達第三女肅拜
柔嘉進退恭重諸宮中私相語曰此薄皇后而不為
者也皇太后禮而厚賜之護還之昌都舊第

郭真順潮州周伯玉妻幼受書於其父教諭因旁通
經史諸家尤精數學能詩文歸伯玉家伯玉從外入
值真順方櫛佛然起曰君子將上堂聲必揚妾正委
墜失容卿粹至使人窘逼難避何義也伯玉謝焉元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二

亂避地居村寨眾推伯玉為寨主真順語伯玉曰吾
觀寨眾皆矜能輕敵必敗事卿好謝之伯玉如其言
久之寨眾爭長殺其所別立者而伯玉以免寨中人
多務積粟真順獨勸伯玉散所藏粟與其婢子日索
絢而已亡何賊至盡焚農家子所積粟真順請伯玉
引索貫妻子與同繫賊謂此捕鹵也恣其行真不問
因得從間道去依溪頭寨居焉太祖定天下嶺南歸
附再遣指揮俞良輔來征諸寨之未服者一寨皆恐
誅真順作俞將軍引遮道上之井言寨人無逆狀俞
將軍覽詩大喜一寨皆全後與伯玉偕隱於縣西之

後池子三碛彥敬礪彥作礪彥器分授之三經坐而
聽其夜誦各與百錢記遍數誦雖如流必錢盡乃已
後皆以儒徵彥敬仕樓霞令彥器終朝列大夫真順
卒年百二十五歲遺命喪不供佛祭不焚楮子孫遵
行之彥敬妻曰莊氏國初賊起時鄉人共竄入宥莊
有難色彥敬強之曰不入且虜與其及也莊曰男女
無別生不如死立引刀自裁彥敬義之大慟仰天誓

不復娶後三日賊大舉破其鄉彥敬鯁終身

引彥敬將軍開國之武臣早附鳳翼攀龍雲霧參淡
葢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戰底群
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水酒向江南作晴雲潮陽
詩在南海濱十載不斷下戈壘客星移處萬里外天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三

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千石五千健兒猛如虎
輕裘緩帶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特奉明主
思金印斗大龜龍文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
明君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笠誰敢奪黃犢春耕
萬隴雲葉龍夜臥千秋月去歲壺陽戍守時下車愛
民如愛兒壺山茶壺水碧父老至今歌詠之欲為
將軍紀勳績天家自有麒麟筆願
屬壺民歌太平康崖勳畫壁山石
高妙瑩字叔琬解開之妻縉母也父若鳳元時知封
州元末世風奢僭妙瑩獨尚簡整從父官邸悉通經
史傳記善小楷曉音律算數女工極其敏妙既歸事
舅姑孝謹與開相敬如賓元末舅氏解子元起兵攻
賊為賊所執死之而若鳳亦攻賊廣中中流矢死兄
鍾鉅銓皆以舉義兵死於軍外內家屬流離妙瑩喪

丹 日 金 5 7 文 三 卜

葬台禮絕筆逾三年時亂離無書妙瑩手寫孝經古文杜詩授縉與其兄綸為言宋元來政治民事記及時日無所遺謬臨盡謂子孫曰神仙皆有死吾年七十餘孫子滿前過吾父母兄弟矣但當與汝曹永訣不得不悲耳因泣數行下家人皆泣遽止之曰死猶枯株體魄如遺送葬備物於亡無益金珠寶貝更能為禍吾經亂離所見多矣葬我必依近地素衾結髮樸棺深隧遂端坐而沒所著有酒食議女德議若干卷高文海死節事一卷文海即其兄鉅也

李氏者河東驛丞王竹妻也竹坐法當刑李氏上言

名山藏 卷之四 列女記 四

妾夫父母生夫一身貧病之境逼於桑榆妾夫坐刑

舅姑必死妾請代天子嘉其意釋之

宋氏金華人宋濂族女也嫁於衢州人為閩州守失

其姓名府推官被罪誣連及守守坐累死家人皆遣

戍金齒衛宋奉姑以行至常德題詩郵壁間使者以

聞太祖憐而釋之賜以閩守之祿養其姑

堪投宿手扶親姑慈茅屋抱薪度地暫舖支願相向吞聲哭傍人問我是何方儂首衣衣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會為上千戶奉禮運粟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弟元晦游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方今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第年嫁向衢州處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于史遍覽意欲出仕廷蒼生前年郡邑忽交辭辭親笑傲趨神京萬言長策獻閩閩泥金提報來抵騰承恩策除閩州守飄然畫

新西自行到官搜賢訪遺老要挾奸頑盡除掃日開堂設公務夜則挑燈理文卷守廉不使纖塵汚靴法應教條佐怒府推獲罪苦田舉察院來從誰與送臨行囊袋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牽衣父老泣相送進留赤子爭號呼彼時微職動盈萬安大白料無從辨竟晨榜打不成招賄鬻家人莫送飯亡何賊死且翻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敵鈔殷勤餽餽行李零丁三口到京師奉旨邊方戊戌金齒衛阿弟遠餞龍江邊城抱頭哭向天姊妹南弟北兩相勸保武昌城外野坡開船木幾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釋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眼前有子相親傍身安且野坡家薄而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何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程戒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泥泥晚來向營中宿情思紛紛倦無力五更睡重起身遲飯未熟旗頭過翻思昔日圍門內遠行不出中堂右融融日影上闌看嬌嬌林前鳥聲碎碎斜簾金鳳翹翠雲蟬髮吹

名山藏 卷之五 列女記 五

夫亡後萬里遐荒親走半途日午始云饑欲丐奉姑羞舉口同來一舞天台人情懷薄若秋空雲喪夫未幾數十日晝夜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騎驢遠涉長安道穩步不知行路難揚鞭笑指青山小古來節義難重陳扶日截鼻肝膽真嗟哉風俗日頹敗綱常廢盡趨黃金妾心汪汪澹如水寧受饑寒不

受耻終迴欲葬江魚腹始存未敢先求死孝思須體大存念辛若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能語道傍聞者憐酸隔嶺哀猿叫何許

韓氏女保定人國初明玉珍據蜀女年十七獨身耳

懼為亂兵所掠衣男子衣混行間既被擄為兵卒從

玉珍入雲南從軍七年人莫知也道返其叔父乃贖

之以歸一時同伍者皆驚異歸而嫁於成都之尹氏

成都人稱為韓貞女而成化中南京淮清橋一女子

新西自行到官搜賢訪遺老要挾奸頑盡除掃日開堂設公務夜則挑燈理文卷守廉不使纖塵汚靴法應教條佐怒府推獲罪苦田舉察院來從誰與送臨行囊袋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牽衣父老泣相送進留赤子爭號呼彼時微職動盈萬安大白料無從辨竟晨榜打不成招賄鬻家人莫送飯亡何賊死且翻成空親隣憐妾貧如洗敵鈔殷勤餽餽行李零丁三口到京師奉旨邊方戊戌金齒衛阿弟遠餞龍江邊城抱頭哭向天姊妹南弟北兩相勸保武昌城外野坡開船木幾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釋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眼前有子相親傍身安且野坡家薄而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何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程戒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泥泥晚來向營中宿情思紛紛倦無力五更睡重起身遲飯未熟旗頭過翻思昔日圍門內遠行不出中堂右融融日影上闌看嬌嬌林前鳥聲碎碎斜簾金鳳翹翠雲蟬髮吹

名善聰者其事亦類貞女善聰黃姓早失母其父攜之往來廬鳳間以鬻販線香為業衣之小兒衣以便行賈數年父死無歸而里人有李英者亦業善聰父所業善聰乃往依之詭姓名曰張勝與李英粥飯同臥起也居恒稱病不脫裙襦洩溺必暮夜踰年與偕歸突然笄矣善聰有姊故適人則往見姊於丈家姊驚曰我故無弟善聰曰我是善聰也泣語姊故姊曰汝雖百口難以自明辱及父矣善聰曰如不分明則妹甘死姊名穩母視之果分明也它日英來望見善聰為婦人救大驚愕歸如有失姊謂妹年均卽以妻之善聰曰果爾又不分明隣里強之不得事聞三厥驚異遂勸為夫婦二女人以比木蘭云

新會李宗長妾陳氏宗長卒有男女四人則皆嫡出也宗長卒時當元之亂家業飄零陳謹收其譜籍券契攜子女出瀛餬口天下既定遂還居宅逐佃作治生宗長世業不失尺寸而宗長子若孫尊陳為母陳不敢居也家有祭若宴則請其主婦主席親戚曰母氏有功於李何所不當尊陳曰吾李氏妾也堂上有我位次耶臨卒謂諸子曰歛我也以布奠我也於廡下瘞我也於老孺人之墓足粵中君子曰謹名分辨

上下陳氏有焉人而知此也豈有妾婦乘其夫可以風矣

林淑圃莆田人父時永樂進士坐事發管建北京淑圃方七歲擊登門鼓訴冤仁廟監國矜其幼賜之飯遂宥時罪後年十二割臂抹母

指揮林興妻蘇氏香山人正統己巳寇黃蕭養驟攻廣城興治兵外禦之雉堞虛無人蘇率軍人婦授兵登陴皆益若甲如男子賊退城完粵人謂之女子軍

胡盧桂陽人都御史朱英之妻事姑至孝和氣蒸家門從英宦遊嘗攜其族孫奇與俱奇得癘疾不可近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七

盧親與湯藥夜為虔禱族孫疾以瘳正統己巳虜薄都城英時以御史治盜閩浙留盧京師或謂盧盍去諸盧面叱之名諸子曰虜何能為有不幸死君義也奈何去之盧謂食祿之家惟侈易流男未冠女未笄不使識繒帛珠翠之華雖貴紡績不懈自奉布裙鐵簪而已

教諭周濟妻朱靜庵生成弘間博覽群書酷嗜吟咏所著有靜庵集詞氣和平筆力雄健享壽八袞

李淑人安陽人尚書李鏊女參政崔陞妻禮部侍郎銑母也父為戶部侍郎淑人少從父京邸聽石彪

曹欽之騶聲知其必敗從陞官京師二十年日令家
僮拾馬通自夾薪爨以助陞儉時時勸陞却饋遺之
物曰古云文官不要錢憂食羊不如樂飲湯陞出守
延安銑時尚少私以紙易瓜淑人怒朴之曰此通賄
漸也為官者多以妻若子好貨敗名及銑官翰林矣
醉歸夜詈婢比曉名銑跪責之曰婢誠可怒何不待
醒爾為儒為天子法從可酤詈乎見諸孫有華好衣
則責婦曰吾中年舉銑愛矣終不與以華好衣銑雖
獨子於吾無所敢求夫貪以求成子求母阻尚懼而
知耻子求母徇何弗為也銑妻李亦有賢行事姑至

名山藏

卷之八

列女記

八

孝姑沒衣衰食素者三年或餽銑驟銑曰母嘗恨無
驟今見且喜李曰君尚未知勞生而致之先姑喜耳
未必喜餽銑大慙
林大輅妻黃氏莆田人大輅舉正德進士為工部員
外郎武宗南巡同邑黃鞏與諸臣疏諫武宗下鞏等
疏首六人詔獄餘同罰蹠大輅偕同官蔣山卿何遵
疏抹曰罪不及臣臣實耻之疏入亦廷杖百下詔獄
尋外謫之當大輅下詔獄時黃日夜焚香籲天祈大
輅免於罪而有緝事緹騎居大輅邸舍旁輒言大輅
妻為咀呪武宗大怒復逮大輅并黃入獄當廷鞫銅

拶鐵箠備極毒楚至斷指不承鞫者微諷之黃哭曰
妾夫被繫妾居邸舍日夜焚香祝天冀皇輿勿出宗
社大安則誠有之寧敢有它意且妾夫小臣能直妾
敢媿為其婦入獄則與大輅訣妾今有身分不任刑
且死矣國恩未報老親弱子君自珍重居五月得釋
夫婦出獄都人聚觀稱黃氏鐵夫人也大輅嘉靖中
歷官都御史

戴綸妻佚其姓綸故客京師從娼邵金寶宿遊後為
京營參將坐仇鸞事下獄念家數千里外獨身下獄
無可寄委使人持橐中金三千委邵而屬之曰吾生
死不可知顧獄中無以為衣食惟子之所費吾死其
贏者盡子金也邵策綸日費以其餘結驢權門貴公
子益市少妓得錢展轉布置公子得綸金不背竟因
以出綸綸繫獄十餘年復官建昌遊擊而邵提金還
綸更四千有奇綸益德邵與俱之官綸妻聞之自家
中來為高坐坐邵委身下拜命侍女強持之勿令答
居旬日語綸曰夫子陷於難妾不能出力為夫子出
力乃在故遊娼妾不能為夫子妻妾歸矣邵與夫子
居惟夫子念之垂涕而別

名山藏

卷之九

列女記

九

沈東妻張氏妻潘氏東嘉靖中自徽州府推官擢入

為禮科給事中始至京則發憤欲訟相嵩擅權納賄狀方有所待而言者洩於嵩嵩心銜之會總兵周尙文卒其家上書請卹嵩素惡尙文無所往來寢不行東疏尙文平生忠勇其卒也邊人莫不流涕身後斬卹典非所以勸將來抑亦繇大臣以愛憎為予奪無體國奉公之義疏入嵩大恨世宗亦怒東庭杖之幽繫之詔獄而繼東後上疏言嵩者凡三人其一人錦衣經歷沈鍊其一人御史趙錦其一人刑部郎徐學詩皆浙人也上既久繫東嵩復惡浙中人不為東上言而久之嵩敗死又久之戶部司務何以尙上疏訟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十

海瑞上怒下以尙獄乃始出東東繫獄十有八年矣始東入為給事中急趨命則先獨身入朝而令張自後隨之此時東尙未子張買潘氏女為妾與之俱及至則東下獄張謂潘曰吾已矣汝年少也且未見主公自審擇之潘曰主公抗節夫人苦節婢子非人乎與張俱守京師日夜治女紅給東橐餽之費及嵩敗死時東父八十有七矣張伏闕上疏請代夫繫獄放東歸養三上不報則與潘治女工給橐餽如故及東出獄對張稱謝并謝及潘潘驚泣扶掖不敢當也東久繫有心疾歸而家益落身執爨令潘當夕隆慶

復東官稍遷南通政皆不就家居十餘年竟卒無子亡何潘繼之山陰令徐貞明表之曰一門風節徐德英莆田人父廷龍嘉靖中仕同知德英好讀書善屬文適俞氏子所著有建文紀孟母仇氏等贊及五言古近詩坎輓多病鬱鬱以死嘗作悼志賦其辭曰金天氏之遐颺兮迫烈祖乃肇聲昔遭世之紛濁兮民沸騰其靡寧奮義武以鷹揚兮實奠夏而穰狄爰帶礪於南服兮遂燕翼而貽則承惠澤之汪濊兮雖永世而靡忒肆大考之振墜兮敦仁厚以式穀洎嚴君之揚華兮蓋有光於先烈歷伯昆而降予兮歲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十

上章吾以育頽薄軀之陋微兮具二氣之靈淑承家世之儒風兮敢浮沉於流俗奉嚴慈之明訓兮竊前脩之芳躅列圖史以鑑戒兮覽經書以自勗欽栢舟之貞烈兮慕關雎之賢哲哀晨北之禍國兮憫桑中之自賊悵去古之日遠兮傷徽音之莫續念盛年之不再兮虞日月之逼促惟聖學之宏深兮懼寡陋之弗格勵予志以力追兮恒斯夕而驚惕理雖微而必究兮事何幽之罔燭吾又綴寶璐以為佩兮紉明璣以充禕集桂荃以為裳兮索蘭茝以為衣芳與澤其雜採兮芬郁郁而馥馥羨棣萼之竝茂兮同厥志而

弊違進承歡於膝下兮退切磋以委蛇追遐風於上古兮指二南以爲儀奈流光之蹉跎兮歲忽忽而若馳倏玉枝之凋折兮又鴻鴈之分飛感離居之寂寥兮情睠睠而懷思慨賦質之涼薄兮嗟性命之多否疾疾軫其頻仍兮又酷烈之交罹氣鬱鬱而不解兮愁悄悄而莫支中膈臆之苦辛兮魂怔營而莫持悲華年之難再兮悵素志之終違汴女子之生世兮雖顯揚之罔恃試歷觀於今昔兮亦垂休於彤史或際遇之赫煜兮播昌烈之文詞或振藻於芳禕兮亦增輝於門楣哀余生之薄祐兮徒撫躬而懷悲念鞠育之劬勞兮恩浩蕩而不訾曾涓埃之莫酬兮顧惟疾而憂之中心感以切切兮神悵怳而飛颺惟天道之昭昭兮善惡降以禍祥嗟軫患之纏綿兮繫百艱而備嘗抑吾愆之積稔兮何年命之不常也循本初而自省兮余懷晰其孔章也長太息而自悼兮淚浪浪而沾裳稽往昔之儀履兮諒天命之弗爽懷宵堂於共姬兮賦綠衣於莊姜韞何才而屯阨兮采胡烈而參商何彼懿哲之茂行兮亦遘災而遭殃牛路道而疾天兮躑忒睢而壽康嬰肆穢而獲考兮王履貞而燔亡信玄理之可徵兮悵天道之茫茫心啓惑而不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三

釋今招靈氛使爲予詳循往軌之冥昧兮何邇鑑之有常孰非仁而可蹈兮孰非義而可長熊與魚之難并得兮蘭與芷不以非地而改香往者既以已矣余何爲而獨傷具憂戚以玉汝兮豈徒迤邐而無當守天衷之秉彝兮循至性而毋忘盡吾生之大道兮等壽夭於彭殤觀大化之微茫兮曠千古而徜徉苟余心而日休兮雖沉痾庸何傷亂曰吁嗟性命胡不長兮增懷永歎愴中腸兮遵道履仁吾何傷兮抱貞委順樂未央兮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七

吳扶陽晉江人刑部主事何琚繼妻也父希淵伯父長樂令希澄兄弟孝友以家法聞扶陽數歲見兄讀書輒守几不去久之曉所謂語父曰生爲女子然亦可以有所爲乎父異之使希澄教之名曰扶陽爲說所名義卽應曰大人微旨固欲兒副此名也父兄擇所歸以爲琚繼室時琚已舉進士矣扶陽曰兒固不言年齡長少也母謂吾家慕宦貴乎父兄以琚清脩吉士決意許之既通盟琚母歿扶陽素衣蔬食居處變常終喪來歸琚羸弱多疾好觀書史扶陽斂躬約飭誦文質義攝理之輔嚴於師友琚郎刑部公退輒勸以慎決捷詳傳比刑部屬員以次司犴獄當一月

宿獄琚當次扶陽常以手劄問讀書疑義月滿琚還
衾枕衣履簡帙筆研安置不移其初琚大服其謹靜
琚以使事過家疾甚扶陽夜跪禱北辰日一食朝夕
侍臨決許琚剪髮納琚篋中以殮斷一縑為琚魂帛
自藏其半衣履書冊推酌琚意奉尊給卑具有纖悉
去之一月為文祭琚復作書與內外親永訣曰為人
臣而滅義君賊也為人婦而失節夫醜也自昔慷慨
之士清貞之女皆舍所生輕若鴻毛吾夫之死上無
老姑可守以孝下無弱息可守以慈又安得戀戀死
生之際難以自訣幸謝老父老母諸兄弟我何嫂姪
名山藏 卷之二 列女記 四

隔別幽明永永相訣異日得於黃泉與夫子相見庶
幾栢舟令女吾目瞑矣琚死五旬而扶陽死臨死拜
哭几筵尊卑內外瞻視凜然舉止詳整王慎中為私
易名曰純節善道吳氏烈女事聞賜旌表吳氏子族
母也去之五十年而子兒九轉為邑諸生天亡子婦
王承靜亦死殉之其事類吳氏

名山藏卷之二

晉江何喬遠 撰

列女記 二

韓太初妻劉氏 黃珍 夏氏陳淑真傳合

郭丑 高裴二家節婦 海州侍小花

湯節婦 唐方妻丁錦奴 石孝女

趙康妻袁氏 黃三苟妻陳小奴

祥符六烈女 吳金童妻莊氏 俞烈女

李氏二女 杜元昭妻費氏 華亭二婦

陳細秀 唐貴梅 張氏女秀

名山藏

卷之二

列女記 一

陡門婦 何氏 瑞州通判姜榮妾竇氏

趙一鳳妻陳氏 張四桂 鄧閨秀

成世華妻楊氏 劉粉兒 鎮撫張福妹

朱昱妾陳氏 潘聖姑 陶恒妻楊氏

史義姑 郭東山妻王氏 何雄二女

熊氏女 徐亞長 許希曾妻

張隆嬌 林淑溫 蔣氏 歐陽妙聰

山陰周氏女 范氏二女 張桂秀

江厚妻秦氏 侯節婦 譚貴妻何氏

周楞妻應氏 張貞女 興化節使節婦 四十三人

董線娘 貢士游銓妻張氏 謝婦李氏

趙尚貞 胡氏 侯氏

韓太初妻劉氏新樂人太初仕元為顯官國初徙和州奉母密以南劉氏事之甚謹甯道墮傷劉刺臂血和湯以進甯愈道復病再進再愈抵和二年甯患風痺久臥暑月蛆生枕席劉取齧之便不復生驅拂蠅蚊晝夜靡懈後甯病危齧劉指與訣劉不悟復斬指血和粥進甯復愈甯卒遺命權厝以俟歸葬於新樂後五年弗得歸哀號如袒括之日事聞高帝召至厚賜之遣官為歸殯旌門復其家

名山藏

卷之二

列女記

二

黃珍寧海人郭仁壽妻尊事仁壽甚至仁壽談辯好客珍極意營集為仁壽娛客不使見窘狀一日仁壽入台城歿旅舍珍聞慟絕數四靈車至庭撫棺一號仆地移刻布苫柩側臥不解衣者三月取石為枕石有稜當枕處肌肉成創創液浸淫其子泣請以木易之不許如是三年珍不直事夫謹在家事父母亦至孝

李宗頤妻夏氏新建人陳友諒陷南昌部卒扼而欲汗之夏氏給卒近井傍抱女嬰兒投井死宗頤入國朝被徵拜官歷禮部尚書感妻之節終身不娶宗頤

博學宏詞南昌有十才子宗頤與焉與宗頤妻同時死者又有同郡陳淑真淑真七歲能誦詩鼓琴友諒寇南昌淑真取琴彈之曲終泫然流涕曰吾絕絃於此乎父母怪問之曰城陷必辱女將先之明日友諒至赴東湖死

郭丑字道安六合人通詩書善持家隆冬盛寒篝燈持箴恒至夜半纂組烹飪不經師授悉精其能父彬絕憐愛之不肖歸凡子同里鄭玄來求婚彬曰必力學玄往力學年十九竟妻玄玄間舉古烈女難之一一能稱述丑婦道既脩姿容復美其舅有惡念丑彈

名山藏

卷之三

列女記

三

指曰人倫之變難以語人潛出沉河而死洪武十年也彬聞之悲欲無生瘞於楊子西河清水潭上一日玄夢其來車馬儀衛甚都曰妾今在長蘆水府掌鈎考人間善惡念子索居故一來耳不可久留也次夕其姑夢亦如之長蘆在六合城南二十五里高裴二家節婦皆遼東人高本困姑人從夫戍遼故亦居遼東洪武中故元臣名祖自定遼來歸高帝訪問遼風俗名祖具對因言往年石城有高希鳳者為亂兵所掠力抗不服右腕被斷死其妻劉氏攜行十餘里罵不絕口亦死之希鳳仲弟藥師奴亦死藥師

奴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孤姪僧保避難高麗至中途度不能兩全以其子差長棄之獨攜姪行及聖朝混一軍民復業李氏訪得其子同歸守服希鳳有季弟伯顏不花為納哈出所殺妻郭氏高麗人居混灘自縊死於馬樞希鳳從子高塔失丁亦為父讐誣陷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於魚塢所居室一門五婦皆盡節義又言定遼南河寨幹羅村有卒裴皮鐵者廬死妻李氏女直人年二十二停柩二年晝夜哀臨比葬陳祭辭柩自縊於屋西桑樹是皆臣耳目之所聞見上勤容稱歎即日詔有司旌表

名曰藏

卷之

列女記

四

海州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往夫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洪武中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朝例兵部侍郎徐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為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婦能哭夫於葦嫁之初剪髮於葬姑之後雖矧目截耳亦無以加豈可與尋常守節比例同科朝論是其言下郡邑旌之

湯節婦上海人通孝經列女傳嫁華亭人鄧林洪武末林卒湯年二十五僅一女鄧族利其居址迫使歸湯不可鄧氏之人遂質居於巨室張氏湯泣曰我守

天骨於茲上當與同存亡奈何棄之即欲自盡張義而去之既而曰鄧利吾財耳盡以家貲還鄧織維自給所居荒野沮洳中患水者再寢處自如而是時湯女已適人矣操舟來迎請至其家避水不許請暫憩舟中亦不許曰吾守此六十年矣縱沒溺從汝父地不避水生死不同同歸於貞

唐方妻丁錦奴新昌人洪武中方為山東僉事坐法死妻子當沒為官奴押卒欲挑錦奴從錦奴借梳掠鬢錦奴擲梳地下卒卒掠畢持還錦奴罵不受竊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五

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途辱我不若預為計行至陰澤崖峭水深四無援路從肩輿躍下投水中衣厚未沉以手斂裙隨流而逝押卒數輩驚掠至則死矣今稱其處曰夫人潭

石孝女新昌人父潛洪武末坐事籍沒繫京獄妻曼走依父家以居一日潛亡歸還匿吳吳兄弟懼連坐遂殺潛投大窖中泯其屍時孝女纒線耳既長問母曰何無父族母告之故女大悲憤永樂初年十六舅氏以配吳氏之族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忍事其家廟邪母曰我不幸寡事不繇我可奈何及星顯

已屆治葬于歸吳禮賓未畢女雉經室中眾驚愕其母母仰天哭曰吾女之死為父報讐也號慟數日亦死有司聞之為治殺潛之罪

龍安府庠生趙康妻袁氏趙一永樂中康至興文閣

棧道墜江死袁聞計哀號奔至溺所自投家人兩月

不得其屍潦盡灘清二屍相並于崖側詔書旌門

黃三苟陳小奴大婦家居臨海之康功里三苟出傭

作日暮未歸小奴抱女迎候于門忽聞三苟為虎所

扼遂棄女于地手執門關迫至山足奮身號叫拽持

夫足於虎口中提關擊虎虎驚疑去負三苟歸而三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六

苟死矣小奴年近二十有色嚴正自持村中稱為女

御史有土豪欲娶之諷之不從乃率眾擒迫以歸小

奴度勢孤難免曰請少待歸奠亡夫燒除靈座即復

來土豪從之奠畢慟哭求死諸男覺其有異環守之

乃陽笑而詭遣之鄰家出舍側二里許至姜潭上屬

襁緦女碎面毀乳投潭而沒知縣孫振望哀之為收

復其塋買田與其兒而復其身小奴事在正統時為

土豪囑滅不舉成化中乃得旌

祥符六烈女鄉人為立廟於開封府之西門而李夢

陽為之傳若贊六烈女者天順中有陳女年十八聘

楊瑄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又

不許女則竊剪髮屬媒氏曰必往實死者懷中於是

瑄母以異時定婚帖裹髮實瑄懷葬焉後聞其父母

為改聘自縊而死後五十二年瑄有姪曰永康者改

葬瑄求陳氏骨合焉葬三年而岐穀了瓜產其墓張

氏者李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傑病且死握其手

曰我死汝必更雖然善侍後人矣張泣自矢也傑死

謂棺匠曰大之夫性喜寬其父母不許張哭曰不大

不棺棺成自經死高氏者夏永昌妻嫁三月而永昌

死高氏欲從之家人防嚴則日於几筵前焚香祈得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七

死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語之曰汝今年十有九

奈何乎死高氏曰嗟嗟母謂百年永耶等死耳竟

縊死萬氏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媿婦有决志

引登樓與同臥起婦曰婦不食者數日矣饑渴甚請

下樓而飲水既下遂縊死時年二十一王氏者孫林

妻林病貧無以療賣衣辦湯藥夜籲天求代不得林

死自經死張氏孝子田銳妻也銳嘗割股療母母死

廬墓三年孝子有甥宿孝子誦而夜役其鄰客盜其

財於是孝子逮獄死屍出猶為之崩張氏哭欲死曰

妻為孝子我不能為節婦邪竟死夢陽贊曰贊其必

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烈陳氏甘心未
家槁骸竟雙並帶則瓜岐德離離載嘉者禾五女繼
興奮義秉貞隕軀舍生展哉今名於惟六女生猶鴻
毛死而遠巍山岳其高瞻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
賤無識不識即跡揆心驗獨特同古今一感人心至
公熊掌取譬瓦全是耻爾忠爾孝敢告君子

海康吳金童妻莊氏成化初隨夫避賊于新會傭作
劉銘家銘見莊容好欲犯之屢誘不從乃謀鄉人梁
狗從其夫入海捕魚因推殺之海中越三日莊見夫
不還走覓海濱有一屍流岸側手足被縛莊物色其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八

服金也即歸攜其女赴海抱金屍而沒時年三十
二翌日三屍隨流遠銘之門去而復返鄉人感傷共
殯祭之然未知殺金者銘也而梁狗私泄於人有司
遂捕銘并狗寘之罪奏聞旌表

俞烈女者永嘉人父蚤亡母窘衣食欲改適烈女泣
曰不幸無父夫母何依不如死也赴水死不克而母
歸郡人劉斌烈女依焉怏怏不自得亡何母卒斌前
妻子遣婢潛說欲汚之詈而唾其面婢曰彼云不從
殺汝矣烈女曰吾寧不義生一日斌有他適前妻
子操刃即之女厲聲曰狂悖無禮吾不能辱前妻子

遂刺殺之斌歸捕前妻子置之死而郡中大旱守何
文淵大禱崇不應曰郡有冤乎耆老以烈女事告文
淵大驚為文往祭天立雨

李氏二女芮城人成化甲辰歲大饑二女年及笄天
姿秀懿父歿乏食鄰婦曰父箱篋中猶有粧奩可出
鬻也二女慚羞竟不出戶伏箱餓死閭里為之嗟吁
生員杜元昭妻費氏平陸人元昭亡費年二十撫孤
樹節身不厭糠覈而奉姑極其敬順至賣衣供甘旨
人謂之曰衣得無盡乎衣盡何賣費曰姑存有限物
盡復來姑歿乃自縊而從之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九

華亭二節婦者朱氏之婦一薛一翁姊妹也皆年二
十餘寡郡邑請旌之諸子以告薛不許曰身事人者
不可失也言許人者不可食也步而家門可望他家
塵執而家變可折他家薪吾誠結於心焉已矣夫何
求哉且鄰家如吾少而寡豈少也如吾寡而貧至於
老豈少也竟不受旌二節貞志既同姊妹之交終老
如一

陳細秀金谿人父宣邁疾幾殆細秀年十四禱天求
代或語細秀縣中軍山懸崖千仞有疾者捨身崖下
則愈細秀偕祖往既登崖躍然投下祖意其死攀緣

下至深谷聞語聲視之肢體如故惟額少傷歸而父愈

唐貴梅貴池人笄年適朱姓夫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中富商復至池見婦悅之密以金帛賂姑姑利其有誨婦淫百端弗聽至繼以炮烙體無完膚乃以不孝訟于官通判慈谿毛王亦受商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全吾名而污吾姑非孝也夕易袿禡維經於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知之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十

行曰惡奴早從我言又得金帛又享快樂乃竟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大慟哭親黨咻姑曰生以不孝訟之死稱極心又何慟哭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人必倒賊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形冉冉而沒有司以礙于官府之故終不舉楊慎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趾

張氏女秀汝寧西平人年十七許嫁同邑尹氏子琳明年病死女聞計易服悲哀若已嫁者葬之日請于父母送馬臨穴憑棺哭幾絕已請即尹氏執喪舅姑

不忍也勸之他適誓死以謝一日聞嫡母宋疾甚憂歸省宋思鹿羹潛剖股作羹進之宋疾以愈

陡門婦宣城人正德間夫婦居陡門中邑大旱偕其夫行乞金寶圩夫與約曰爾止此吾往行乞得食當還飼女去數日不返圩人唐甲者悅其貌邀與俱歸不可遣妻孥數輩誘致之堅不往與之食堅不食竟餓死

何氏泗州人父死家貧有不知名夫婦寓居州中與其母求聘爲婚既至則徙居他縣逼之爲娼何氏不受楚捷持刀自刎夫婦皆逃去有司聞禮葬之其後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二

天旱人疑爲何寃所致淮安守詣祭其墓天乃雨正德中旌門

瑞州府通判姜榮妻竇氏瑞無城正德間華林賊來劫府榮時攝府篆倉卒授竇篆出禦賊賊突府解捉竇并其嫡子婦持刀脅之竇氏以身翼蔽嫡子婦肩被刃者數處輒曰寧殺我告賊某處衣服具在可往取賊取衣服竇懷篆藏於後園池中少選賊復至繫縛竇氏如前驅竇上馬竇不得脫沿途罵賊衆欲殺之賊首曰是婦媚麗且聽其罵至巢中落吾手矣同時被虜者有唐氏盛豹一父子竇因好謂賊曰君既

虜子可放父還歸報我主攜金來贖我也賊信之遣豹一還實氏呼豹一私語之篆處曰歸語我家我命盡矣前行見道傍井假以渴飲遂下馬自投於井中賊驚嘆去正德中旌表

崑山縣生員趙一鳳妻陳氏鳳卒遺二孤子陳斷髮自誓居二歲二孤繼亡歎曰不允為孤孤亡吾死待葬畢耳偶聞外議諷之登車即用石灰自瞎雙日居一年葬夫畢舉首觸石絕復蘇即自置棺沐浴更衣臥棺中不語三日死

陽縣民張倉女四桂幼喪父與母貧居紡織為業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十一

里中惡少年王宰素窺矚之女自待端嚴他日母出宰踰垣逼之桂堅執據其牀欄欄毀身終不移罵不絕聲宰用錘斷女頭去官為治宰罪

鄧閨秀新淦人生十五歸曾景昭即能善事其祖姑若姑諧和妯娌間里俗為商其家多金婦人則粉黛純綺習惰侈閨秀衣布紡織日額額不休或諷其樸而自苦曰布素常也侈則為妖麻臬婦功惰弗婦矣正德中江西盜起所過剽奪淫污閨秀聞而憤曰狗鼠輩襲我矣火屋一面使無合圍匿所生女僻處

其子從姑出走盜得之索其賄罄與之曰為姑與子請命賊竝脫之獨繩閨秀頸驅之行閨秀且行且哭顧姑若子已遠則伏地罵求死遂遇害後人來死所往往見黑氣如車輪

成世華妻楊氏無錫人歸世華為繼室寡而家散楊無子獨一女幼而世華之二子各依其婦黨以居或語楊蓋就子居乎曰子可從也婦之黨不可依曰然則從父家居乎曰父可從也夫之宗不可棄乃僦其夫鄰之室獨與一老嫗俱歲盡設夫主奠酒饌盡哀召姻戚飯以為常有訪舊者不之二子而之楊榛相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十二

之問不缺女長贅倚益脩整為內外規劉粉兒高郵人少許秀才吳作正德中作得末疾微殆私謂其母欲得聘妻而見之母往以意諭劉女初無難意遂與母偕詣作家入作臥內語移時作得見聘妻喜而病愈久之復思之而轉病竟卒女聞引被蒙首而內而臥家人呼之飲食不應尸斃然起盡其平日自為之屬凡屬嫁奩者滿一襮使持送作家默默屏坐而已父他出以婦愆遣女女無異也好復其父其夜結束初合投其門前之市河死其父母昇與作合葬焉

廣西右衛鎮撫張福妹故興化人福赴京襲職道卒遺妻劉氏子輝年方六歲親戚憐劉少寡諷使嫁妹曰嫂嫁則孤必不能存孤不存祀絕矣乃斷髮不嫁與其嫂撫孤姪以存張祀後以壽終鄉鄰號其塚曰義姑塚

武進人朱昱妾陳氏昱無子陳事嫡妻甚謹嫡妻亦甚愛之亡何嫡妻死昱亦危疾綿惓陳度不可起泣曰主母既亡主父臨盡妾年少也不免見奪孰若先之示心主父自縊而死弘治初旌表

潘聖姑錢塘人許聘孫登名登名卒聖姑聞計即欲

名山藏

卷之二

列女記

四

奔喪守制父母不許遂毀粧垢面服縞斷葷閉門不出富室爭求聘之輒欲自盡父母抹甦久之登名母死女聞哀毀幾絕密於室中置飯一盂遙奠夫姑遂裂衾自縊鄉人祠之以勵女節

廣宗縣民陶恒妻楊氏正德間流賊剽掠楊被獲悅其色欲污之楊叱罵不屈賊怒縛之樹間刀脅之楊罵益厲賊剖楊腹剝其胎斷其手足碎其骨肉至死罵不絕口嘉靖中旌表

史義姑許聘宜興縣邵一龍未歸而一龍沒義姑書中心不改四字自刺面上父母不能奪其志

宜興縣學生郭東山妻王氏早孀守節有堂姪英無賴於王鄰里勸救英長跼哭訴王倉皇不敢當英誤執王手王以為汚遂執刀截斷之嘉靖中旌表

盱眙縣民何雄有二女長十七次十三嘉靖十年縣欲以二女為人婢妾不果又欲賣人為娼二女不從以死自誓雄強之夜潛出以帛相繫俱投水中既三日雙屍挽手並浮水面逆流而上衣履如故

熊氏女麻城人許于劉康康疾篤女割左股遺康康食之竟卒計聞女號慟必死父母多方曉譬不能解曰不哭於劉我終不生許之往哭劉絕復甦姑泣勸之曰未適吾兒汝何必死女曰以股食之以身事之矣不死何歸以首觸柱而死萬曆中旌表

名山藏

卷之二

列女記

五

徐亞長者東莞徐添男女添男畜於徐為義子生亞長四歲添男死母以亞長還其主人翁去而別嫁亞長十餘歲勤勞井臼恬靜寡言笑居賤不免出入常有凜然難犯之色養子進旺欲私之不得一日主人翁使亞長雜穢于北洲之豈田進旺跡而強之亞長力拒獲免因哭曰聞郎君讀書有寡婦手被人牽輒自引斧斷之吾今女也身被摸索如此何以生為遂投北洲江而死

臨高民許希曾妻嘉靖中被賊擄掠誓曰婦人血氣
汚地魂可貫空賊逼辱之抱柱而罵遂被殺

張隆嬌與寧人嫁于陳其姑有外行隆嬌請歸寧自
縊而死詔書旌門

林淑溫瓊山人許沈氏子未行而沈卒淑溫聞計即
日去盥櫛朝夕哀慟會海寇掠其家欲擄之女號哭
奮身投海賊急抹之欲殺其父母以逼其從女曰辱
吾身及吾父母何顏以生碎首齧舌而死賊憫焉乃
釋其父母

蔣氏全州人父希敏十歲母亡十七希敏卒二弟幼
且疾蔣誓不嫁母家為之媒蔣曰已從夫而致弟失
所非仁也况能保吾蔣千百年之祀則一身於我為
日幾何遂力持父遺業謹視弟弟長各為娶婦家財
日饒二弟終身事之以母鄉人稱之曰仁姑

歐陽妙聰彭澤縣民永暄之女永暄妻生妙聰及子
四人而永暄卒久之二男子繼喪永暄妻痛不自勝
歎曰四子去二其二子存亡寧復可知我其終老無
所依怙妙聰涕泣跪母膝下掠髮自誓願不嫁養母
家至貧事母至孝母哭傷目替妙聰朝夕奉事焚香
顯天日以復明母年八十且死以手援妙聰曰汝女

身男想惟我所知負汝青春我之過也我死汝宜適
人勿執前誓妙聰謝之母卒三載服除鄰母來勸妙
聰適人妙聰曰有前誓吾幼弟已孫何患無依遂絕
鄰母鄉人稱曰孝女正德十一年旌表

山陰周氏女年十九適蕭山汪欽欽兄弟五人俱夭
殺獨父湛及母在夜有劫盜湛起禦之遇害盜盡掠
其貲去周號泣曰貲不足惜何乃刃吾舅誓不與俱
生挺身訴于官不獲則走奏京師茶茹三年竟獲盜
三十人斬于市

范氏二女會稽人幼好讀書通列女傳長適江氏一
月而寡次將歸傅氏而夫亡二女同築一垣圍屋數
椽田十畝於垣內相守以石當種獲時父率傭以入
餘日皆閉戶雖灌田亦溝引而已如是者踰三十年
復自為塋死而合葬焉

張桂秀浮梁人父母棹編為生以桂秀許聘凌氏子
凌日貧落父母欲解盟以予美少年懼女素剛不可
動乃俱伴出屬少年逼近之女覺給曰俟沐浴以從
浴竟執父所業編槌奮擊少年少年昏仆女自縊死
既葬墓上草棘不生

江津人江厚妻秦氏年二十四厚溺死龜停山下秦

名山藏 卷之二 列女記 十六

名山藏 卷之二 列女記 十七

所號泣投水者數衆持之不果龜停之水洶急
溺無獲者秦誓死不還臥水次九晝夜竟獲屍人謂
誠心所感

巴縣侯節婦夫成松潘還溺死侯方裁製或告之裁
製自若再告者至遂以刀刺心而死

興業縣民譚貴妻何氏年十八夫卒刺貞節孝順四
字於膊事姑育子慈孝兼備後子汝 萬曆中舉

西解元

周榜妻應氏臨海人嘉靖中榜以姻屬橫連死無子
應年二十五即欲同死以姑老無依乃殯夫山垆誅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六

茅荆棘間績作自活所居比鄰懸遠豺虎麇日相
狎通風雨祁寒或不舉火者累日偶得舉火即以養
姑節口忍饑姑臥病十年起坐扶持如一日邑令劉
大直表其門歲給粟帛台守譚繪樹其里曰節孝
張貞女嘉定人嫁汪客之子客老矣又嗜酒客姬多
與惡少私客昏昏不省也姬則從諸惡少攜酒客家
貞女初歸客子客姬召貞女出拜諸惡少貞女不肯
則語客子曰夫日來我家者何人也而其口殊不及
正義客子曰是吾父好友也通家久矣貞女曰好友
乃如此若長大母如此不媿死也一日姬與惡少浴

呼婦提湯貞女見惡少驚反走歸母家日夜哭母強
問其哭故語實居久之姬陽謝貞女貞女歸歸則百
苦之貞女時時泣語客子謝絕諸惡少也乘間從容
勸客曰請舅氏少飲酒客父子不省反以語姬備榜
掠之惡少中有胡巖者欲從姬逼貞女誘逼不應一
日直逼入其寢貞女大呼殺人殺人持杵擊巖終夜
哭泣自旦至暮巖與姬恐事泄繫諸牀守之貞女哭
自如又明日招諸惡少酣飲夜二鼓共縛貞女推斧
交下貞女曰刃我刃我一人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
杯其陰貞女死共舉尸欲滅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
其室天反風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得其狀姬
惡少曰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縣令坐姬死縣
有貞烈祠壇令暴姬尸壇上毋得收其家夜收之雷
電暴至群鬼百數啾啾來逐始令鞠獄時出貞女尸
貞女經暑三月矣僵臥如生也其頸脅創孔有血沫
諸惡少額天以祈免血乃從其兩腋出而貞烈之祠
先三日祠旁人聞鼓樂聲從天來火出祠柱中矣吳
人歸有光曰於是見節義天所護然天護之不能護
之使無害者何也

嘉靖四十一年倭陷興化城與難者四十三人其事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七

可哀其志曠如也庠士林觀頤妻柯氏倭圍城語始
娼曰城陷死矣賊至被執至顧提學池亭賊稍侵之
遂赴水死庠士林須茶妻劉氏年二十六姿貌殊麗
賊強侵之劉抗拒刃刺其腹同伴者見其屍仆地猶
手執褌襠賊感動為之具棺殮高翰妻翁氏賊入城
翁抱姑哭賊殺姑礪刃翁頸曰不從砍矣翁伸頸罵
曰賊奴便砍何可從也賊復殺其幼子而擬以兵曰
砍矣翁復罵曰姑死子死吾獨生乎伏姑屍大哭遂
被害陳復拱妻黃三姐年十七垢面冀免污賊獲逼
之梳洗黃哭罵奮前奪刀賊大怒拽之出黃且指且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三

罵賊勞之五指俱落仍刺殺之同伴者覆以青袍積
薪焚其尸知縣鄭文煥繼室郭氏賊執欲污之厲聲
罵遂遇害魚臺尹鄭任妻陳氏賊入城時即投井家
人救出之同夫被執入營奮必死既而夫釋獨留遂
罵賊死歸殯之顏色如生知縣黃約妻高氏城陷抗
賊死節庠士蘇繼茂妻唐氏城圍急指後庭井中謂
賊獲曰城陷此吾死所矣倭入城盡室逃竄唐氏投
井死鄉貢士方繼曾妻林氏夫沒貧且無子忍死養
舅城陷亟扶舅縋城舅老悻不能下乃垢面男髻扶
舅歸伏其夫棺側賊獲之答舅請以身代賊兩釋之

戒諸黨勿熱其居庠士周大佐妻游氏城陷被
責贖金露刃臨之游無懼色值他賊過欲以金代贖
游罵愈厲遂被害廩生鄭東野妻陳氏年二十五
入城即投井家人救出之同夫被執罵賊死庠士林
觀文妻陳氏年二十四守志又四年被執不屈賊生
縛而投之火中庠士鄭肇妻鄒氏肇被執舅引姑及
鄒匿鄰舍天明賊獲之逼使前鄒奮曰死即死不可
前也賊怒刀刺洞胸血被地猶屹然坐姑驚號賊斫
姑頰愈憤罵激烈賊刺其喉死庠士宋茂淳妻張氏
賊逼之具脂粉使自飾張號詈盡碎其具賊欲刃之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三

受以頸乃禁之密室潛自牖出抱乳兒下井死庠士
李啓謨妻黃氏方盛年賊至匿其男雞埒中覆以麥
草與二女赴水死州判黃采妾朱氏張氏城陷朱自
經死張與采被執賊屢犯不從執采焚之張自投烈
火死朱年一十五張年二十李塗妻陳氏塗嬰疾陳
事姑甚孝年十九倭執而逼之罵賊投水死庠士鄭
日新妾蕭翠環與其婢同為賊執曰吾必死之即以
所生子付其嫡妻既至賊逼之不從伴欲殺之即引
頸受刃如是者三婢勸之曰何自苦乃爾怒罵愈厲
賊刃之吳緒妻鄭氏年二十八夫亡廟節城陷死焉

林文敏妻王氏早寡撫孤有孫矣城陷賊欲刃之孫
延準曰祖母守節請殺吾賊殺準王得釋準妻黃氏
縋城遁入山間大計不食死準弟廷漑以護幼弟出
城爲賊所殺未娶婦鄭氏適被繫亦自投白馬潭中
黃懋志繼室翁氏莊重美姿賊見而悅之給以更衣
自縊死王大勳妻張氏年二十二夫亡姑老自吃糠
覈以米啗姑遺腹生男撫教之賊入城與婦朱氏扃
門燔死吳應桓妻陳氏年二十七寇獲之大號曰一
死便休從汝虜耶仆地不起賊斬之黃士寵妻陳氏
士寵宥子也陳爲俛拾仰乳生有男女矣而士寵及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三

服闋舅姑欲嫁之涕泣踰庭自明志義亡何男女又
喪志節益堅賊且至城中屢驚語人曰吾聞死而難
辱則魂魄不媿竟被擄赴水死郭景順妻何氏年二
十五猝遇賊勒之不從欲兵之曰可死不可辱賊五
舟聯爲一舟縛何氏出刃摩其頸以示同俘諸婦時
冬方衣絮絮領故厚何自抑衣領伸頸受刃縋罵賊
死賊怒殺之投屍海中鄭若濟居江口倭至江口妻
蕭方入城若濟遇害計聞蕭哭投江橋死阮有道妻
黃細娘居海上聞倭警攜二子附舟避之賊追至赴
水死有道從弟道充妻陳氏遇賊亦赴水年

餘蕭奇烈奇照兄弟也其二婦皆林氏同孀其節
至城二婦相語曰吾二人娶居十年不可辱也當求
所以生二孤耳奇照妻縋兒城外投城下從之奇烈
妻則毀面易乞人服從城門出奇照妻足傷尋卒奇
烈妻被傷仆地力護其兒居月餘亦卒雍士憲妻林
氏倭臨城姑方臥病林不忍去姑賊至將殺姑林請
代賊見林色悅之免其姑縛林去至渠河林給日不
須縛也願自行賊信而解之遂投河死陳在良妻方
邵娘城陷與姑若夫出避賊賊擁至姑若夫俱相失
賊逼之邵娘罵賊投河死林承芳妻鄭氏遇賊罵不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三

從賊怒割其左耳罵愈厲復割其右耳又復罵賊大
怒割鼻逐之劉氏二女被倭擄繫入知府林介祠中
倭飲而酣遍視繫中得二女出之姊妹也姊年可十
七八有殊姿倭先乳姊姊厲聲曰我家女也肯污
賊倭莫知云何詢舌人具以對微笑命怒之曰若從
我終當詢父母歸汝耳女曰父母未可知此時尚論
歸耶倭知其不然以姿故乃撫背作款語狀女雄視
罵益甚時黃昏倭方縱火女即赴火死已復侵其妹
妹大罵曰我姊爲汝死我肯汝汚夷雖不辨其音然
見其色厲甚露刃脅之女不爲動曰死即死倭無可

為計欲強犯之女知之給舌人曰吾固願從姊屍未
化吾不忍也化姊屍從汝矣倭聞譯言有喜色身負
薪為諸酋先火熾女又赴火死倭甚連創其膚殺
其被逮四五人以洩怒黃河妻陳氏河陷賊賊質以
索鏹陳氏遍過宗人無所得乃自入虜園請代告賊
曰必放夫出鏹乃可得逾旬河不至賊以為給已引
出割其乳立斃西門女子者賊至匿西門涵寶中賊
得之據地不起賊怒刺其喉四五日顏色如生但頭
微俯如支頤之狀二卯女姊妹也賊欲汚姊姊厲聲
大罵值火發遂赴死已而意及妹亦投火從之賊吐

名山藏 卷之二 列女記 言

舌去溝頭池姬者賊將殺一男子姬固抱持云夫也
賊奪而殺之姬拊屍裹血哭移時亦被害北門姬者
賊殺其姑抱哭同死水關旁女子者賊執之罵賊賊
斷女子舌寸斬焉後村婦人者容色甚盛不受賊污
曰請受刃賊戀之置之房乃自垢其面請死甚切賊
不忍復以火燬面皮決之如癩賊舍之釘壁女子者
抗賊不屈賊釘其手足於梅峰寺前之壁間以死槐
樹下女子與父同執賊欲就女取贖金女曰吾女流
無能為也可放吾父賊出其父女遂代父死衣紅女
子丘家女也容色麗都賊往西洲得之厲聲罵賊死

李遇陽妻董線娘浦城人遇陽畫史也以宓子游江
湖間去之二十載方歸歸數月輒復去此時舅姑咸
年踰六旬而夫兄不事生業所以養舅姑皆自線娘
十指出而自後畫史之音信絕矣舅沒夫兄潛與姑
詐為夫書囑之改適線娘痛哭自縊姑憐而止之嗣
是家日窶夫兄出亡線娘養姑不懈姑歿典衣襄事
歸家依其兄嫂居或日不饜饜亦不飽也萬曆中乃
知畫史贅馬瑚府富人家挾貲至千金前一歲物故
線娘號泣曰死吾不媿矣遂不食死年五十一
貢士游銓妻張氏政和人適銓奉匪沃望有賓案儀

名山藏 卷之二 列女記 言

生有二子二女長女已嫁季方笄也嘉靖季寇發建
寧張氏慮且莫測數提誨其季女曰凡我婦質順適
其晏以一所天幸矣彼變之窘惟溺與刃女謹識之
銓聞讓曰婦言不祥無喪而憊者歟張曰婦聞士尚
其節必崇於夙女愛其身必明於素君將砥節胡是
不解無惡不祥使婦與女能明不祥祥莫大焉居亡
何寇攻政和陷之張度不能脫連呼女曰省前誨乎
頷之即赴井死張隨之閱數日賊窺井出骸割其帶
索中簪珥得金數十時銓與其兒俱被執于郊外銓
幸先脫後賊拘銓兒押之赴家取賞視其母妹則既

死矣賊知其故亦相愕曰維母與子各挾其貨可以得生何弗爲也烈哉烈哉覆之以衣而去萬曆中旌門

謝婦李氏崇仁人幼許聘謝叟九叟九尚於楚數年不返李旣笄以家貧歸謝與叟九未一面也踰五歲叟九書來曰已他娶李氏矢志自守家人知其不可強遣之歸寧父母多方諷之亦不語自歎曰一馬一鞍天定之矣其父田夫也不克成女志私以許人李聞之自縊死

趙尚貞江華縣民趙志倫女幼聰慧嘗碎繡燈下聞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三

其弱弟讀孝經因通書義一日父取官給諭民歌聖諭解說帖壁上尚貞就讀至婦職婦德之條聳然有悟隆慶初富川苗賊數十人至志倫家虜尚貞去尚貞怒罵臥地不行賊割髮恐之罵言愈厲賊繫頸拽之尚貞乘間抽賊刀刺賊肋群賊大怒斷其手足支解以去時年十八萬曆中旌門

胡氏衡州人年十六適庠生謝恩賜恩賜讀書馬峰下遇方士授之丹術謂仙可立致絕欲養生父母不知也爲娶胡善事尊孀敬奉夫子內外咸宜顧未嘗一接枕席居二年母始知之泣謂恩賜曰吾子

汝奈何不爲嗣續計不念新婦獨不念二老人耶恩

賜終不移而胡無幾微見顏色又八年恩賜死舅氏繼之胡哀號累日夜亡何姑病亦危顧天願代姑幸無恙憐其尚處子也爲奩具欲嫁之胡大慟曰新婦去姑誰與養旣醮矣可再乎仰天誓死姑見其誠乃爲恩賜立嗣不半載所立嗣亦死姑慟欲絕胡朝夕侍曲爲解臂姑安之姑以壽終胡喪葬皆如禮方廷淮妻侯氏樂清人家貧甚僅有長凳一每食不敢與夫並乃跨卓其上與夫對食如賓攻苦茹淡家益以饒

名山藏

卷之

列女記

三

郎曰賢淑之女世之所不易得見也存之可以輔世道貞之與烈郡國志比比有乃其事雖甚難而跡多相類余又不勝枚焉蓋於此有幸不幸矣若夫深山巨野之間奇節艱貞不登於君子之載至泯泯乎無聞者烏可謂無人哉則又余所不得而收者也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雜記

紀綱臨邑人爲諸生燕王初起兵度臨邑綱叩馬首
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目法家言便辟應對刻精
詭秘耐逆鉤人意嚮輒先發之王日益幸綱以爲千
戶既卽位擢爲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典詔獄天
子旣繇藩國起內不無自疑綱布其私距日夜操切
陰計聞上上大以爲忠警效無間卽淇成諸公見綱
自匿引而綱遂窮意爲非行指揮敬江千戶謙春等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雜記

一

故無賴曲奉綱相緣借奸利多端上久亦頗疎之中
貴仇綱者白發其端上令給事御史廷劾下御史院
按驗俱有狀卽日捕誅磔於市夷三族而令御史院
狀綱罪其略曰謹按故都指揮綱僥薄馭陰斂陽
卻攜秘蠶尾包藏虺心前後使腹心幹僞爲詔下諸
司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船二十艘牛
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儼人牛立槁卽獄喝持大
賈數十百家索賂不等爲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金
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挾詐取交趾使
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民人貴等第舍

莊宅十七所直金三十餘萬陞縣官予民地八所二

十餘萬從籍故晉王乾浚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劍

二白金鞍轡二從籍故吳王浚琴瑟御龍服王冠還

輒衣故王冠服坐高坐置酒命優童真保道真吉祥

等效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舉卿

之觴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飾玉盞玉水池硯

珊瑚犀毗玉束帶紅輔牀玉石馬几咸飾交龍日月

星斗度如乘輿副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論棄

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之陽爲言見上赦若誘

金帛且盡更數日將至市熬之先日以行刑報嘗喜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雜記

二

道姑陳姿首欲買置媵爲都督祿所先綱遇祿大內
持纓纓祿首腦裂祿懾噤不敢語恚都指揮啞失帖
木不避道誣持其冒賞事捶死之綱家蓄養亡命耗
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腐恥良家子十八以下
數百人充左右役詔選婕妤才人旣試可令出待歲
綱輒簿錄尤者內之別以次塞莫敢問吳人故大豪
沈秀高皇帝籍沒其家所漏貲尚富秀子文度頗爲
人把持因綱舍人蒲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
文被一牀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繪綺四十疋願得
從贊御列爲外府外廐歲致祭六百石鈔二十萬貫

日不一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網許之仍語
又度吾後庭未充爲我徵吳中好者不爲數文度因
是挾綱什五而分民間室亡誰何者綱自唯重且迫
當端午上射柳私其司射鎮撫瑛曰我故射不中子
折柳鼓譟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不中瑛折
柳鼓譟竟射無敢紕者綱咤曰無能難我矣綱爲天
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綱髮不足數綱罪罪
萬死指揮敬江千戶謙春鎮撫瑛等比周爲誣罔亦
當死并諸應從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頒示於天

名山藏

卷之

臣林維記

三

門達豐潤人弱冠襲父職爲錦衣百戶機警深沉正
統十四年用指揮呂貴薦以鎮撫理刑有浙人謝通
者爲達僚佐而達善之通頗讀書知事凡事務寬厚
達與同心一時大獄如阮浪徐有貞輩多所左右中
外罪繫者率幸下禁獄久之陞都指揮僉事掌衛事
旗較達杲數捕告謗訕達嫉而逐之時論翕然以達
爲賢然杲已爲英宗所知尋得復用杲爲人陰賊懼
害亡所避事爲上緝察中外撫拾羣臣細故濫及無
辜上用杲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李斌謀
反死者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母子賜自盡天下騷然

杲退食杜門謝客非素暱者不敢入以松上益
尤之其官與達並杲念故爲達所逐棄時時欲害達
達揣揣幸自保而已杲旣爲上伺察石亨曹吉祥兩
家罪石彪坐誅而曹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杲以叛
杲死達治鎮撫如故始達用平反得中外稱及其繼
杲乃亦欲學杲所爲以自媚於上曹欽誅後上居常
不自安內借達爲強而呂貴言於達曰達杲激叛曹
欽以有東華門之變武臣不易察也公欲以督責之
術求親於上則文臣易裁耳達以爲然分遣官較行
緝中外蒐求幽隱吹毛批根及於僚庶上以爲能至

名山藏

卷之

臣林維記

四

與學士李賢並委矣上朝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
達所繫罪囚獄隘不能容至別置獄舍囚不承輒稱
奉旨殘酷特甚又多縱子弟爲奸利念一時能言已
於上者惟李賢與袁彬以計害傷之語具彬賢記達
鍛鍊殘酷旣甚中外重足他日風什錦衣之門扉中
外喧傳曰錦衣門倒矣居有間憲宗卽位以典璽局
局丞王綸事坐達與交通調之邊衛達旣得罪訐冤
者紛然刑科都給事中金紳率六科疏論達罪浮於
上命都察院會九卿科道官廷鞫之左都御史
賈等言達恃恩藐法玩弄威權網苛細大獄

屢興內直垂簾別舍置繫假託上旨恣行忍貪官較
驛騷子弟交通為奸利科道官所劾言一一是上命
達坐斬追其家私以萬計其黨指揮張山罪亦如之
餘黨都指揮循等俱謫戍降調有差後當審錄詔謫
戍南丹而達死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維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髯亦過臍
其偉如亨嘗相從酒肆相工見之曰方今平世安得
兩侯亨家世寬河衛指揮僉事其伯父巖亡子亨得
嗣雖不學而英果有膽氣善騎射提大刀飛舞彪揮
斧挽強亦不在亨後每出戰亨先登彪從之亨累功
都指揮使彪亦以舍人授大同衛鎮撫正統中亨遷
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參將守萬全彪亦遷至都指揮

名山藏

卷之

臣林維

一

已巳之變亨坐不援虜與總兵楊洪並繫獄虜至京
城下景帝召赦之使將兵亨與彪出安定門馳突擊
殺虜却而西亨等追戰於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
誘至彰義門更與戰虜潰追及清風店虜懼且出倒
馬關亨使給曰石將軍行未至來者假將軍名耳虜
人以為然皆反戰亨及彪復擊殺其數百人始知石
將軍在也盡棄其羊馬輜重還而亨名震虜中論功
封武清伯尋進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兵彪陞都督
僉事為大同左參將諸子姪並陞千戶當此之時于
謙為本兵亨與楊洪為將皆一時朝廷所倚虜人稱

亨曰爺稱彪曰王也景帝不豫會當郊使亨攝召命於榻前亨見帝委頓出與張軌張輓陰約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結太監曹吉祥蔣冕內白皇太后外為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襄世子為東宮遂率其羣從子弟家兵與吉祥等夜叩南宮迎上皇出因與有貞毀謙文於上殺之上即日論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仍理後軍都督府事召彪大同以為都督同知充遊擊將軍其家人石寧等十餘人皆陞指揮千戶有差凡以奪門迎駕論功者出自亨口皆得官前後四千人而文武百官奔競石氏之門亨大納其賄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雜記

二

賂入白上學士大夫有惡於亨者言上輒得罪上嘗坐文華殿亨從千戶盧旺彥敬進上問誰也亨道姓名曰二人者臣腹心人臣所謀迎陛下皆與議上立擢為錦衣指揮于謙誅亨薦左侍郎陳汝言代許之工部侍郎孫弘者亨鄉人以亨薦得官復為請以為尚書上曰且使侍郎吏部再遷尚書矣亨出曰一遷尚書何所不可乃再待耶其恣如此亨與吉祥皆外為暴橫也而內故不相能會上使亨搗虜延綏御史楊瑄奏亨吉祥奪河間民田而上領之亨從延綏還謂吉祥曰今在外惟我在內惟公我與公何可不結

驩也而受制於人乃相與譖徐有貞李賢於上陽遂解兵柄以動上哀憐上為調有貞於外謫瑄及御史張鵬充軍令給事中御史年三十五以下者悉外調會以天變已亨日於上前言事上悉可其奏人懇百戶銘冒迎駕功下獄治亨白釋銘即言臣當時舉事至密雖妻子不知外人安得曉請自今言冒功者付臣審覈有奸臣當奏亨言臣所豁五軍營軍物故老疾諸營當送補率不至臣請徑促之使掌印官月至臣所聽比較亨言軍門有違限若數少者請毋送法司聽臣決治然上心漸厭亨其始有請盡見從亡何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雜記

三

可八九矣又亡何可四五又亡何可二三耳於是命關者曰總兵不可輒至禁處後非有詔毋內也上使工部為亨造宅工部造亨宅至三百餘間他日上登翔鳳樓恭順侯瑾撫寧侯永侍上指顧而問永謝不知恭順侯曰必王府耳上笑曰非也瑾頓首非王府孰敢然上顧太監裴當曰而聞之人乃不敢言石亨亨生子彌月上召見摩其頂曰虎兒也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取金鎖繫兒項名曰鎖定侯蓋諷云彪業以亨功一再遷為後軍右都督天順元年以遊擊將軍警虜大同遇虜磨兒山千餘騎直入斬虜首犯禿

王率其旗幟衣甲大敗之三山墩斬首百餘級上封為定遠伯其明年召還又明年虜屯賀蘭山後使彪往彪與虜連戰安邊營追至昌平墩大敗之野馬澗半坡墩轉戰六十餘里交鋒數十合斬虜酋鬼力赤平章生擒四百七十斬首五百一十三級奪駝馬五百有奇驢騾牛羊以二萬餘上命贈死賊者都督僉事周賢官召彪還進侯加祿米賚金幣然亨雖驕恣尚麤豪直爽軒豁無機彪險譎矜詡矣彪在大同既誣陷都御史年富復數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為流言誣彪有異志上固疑彪屢有功

名山藏

卷之

臣林維記

四

屢召還而彪乃令大同千戶斌等五十餘人詣闕乞留為鎮守上覺其詐會北虜入貢羅拜彪於朝稱石王益疑之下彪獄使鞠斌等杲然彪所使上下諭文武官從此無得輒交通往來遣左僉都御史王儉與錦衣指揮僉事達杲往大同執附彪者都指揮使諒等百餘人械治京師亨病告調其家屬寧等十餘人於嶺南諸衛凡附亨進者皆貶黜之杲與錦衣指揮使門達始用亨進至是乃自異競言鞠彪獄得其繡蟒龍衣違式寢牀亨私遣義男後衛同知瑄出居庸市木兵部召瑄不得向亨索亨伴不知臣今直使

人自大同械至彪弟慶數自居庸抵大同擅乘官馬索官司飲饌不當意罵參將鵬等如奴隸彪在大同代王增歲祿彪言王臣與父亨為王請王長跪謝彪因索王伎奉酒博野王生子彪賀王延款至暮送香囊等物彪還京師隰川王遣其長子攜酒禮造餞玉林衛軍一女美彪強污之耻至其家十日軍人且告彪繫之獄竟瘐死於是三法司錦衣衛共劾亨上命亨閒住天順三年也四年春達杲上章言忠國公怨望益甚其姪孫進士後詐稱病得輕旨斥為民後日與亨造怨謗為妖言曰土木掌兵權亨有所愛都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維記

三

同知杜清其云土木杜也邇者光祿寺火亨曰此天火亨畜無賴二十餘輩專伺朝廷觀其心怏怏且不軌上曰朕念亨微勞犯罪累曲貸不自創懲乃怨謗生他望錦衣衛其執而廷鞠之遂命籍亨彪家及其莊田之在渭南大同者下諭羣臣致書諸王使知亨負朝廷非朝廷負亨也亨死獄中法司請斬首梟示疏其罪榜告天下上命完尸瘞之彪與後皆伏誅始亨得志時有南京後軍都督僉事張通者嘗與同僚其孫鏞與亨皆娶武安侯妹亨迎駕時通方屏居使人告之張公賄我祖孫竝當論功通曰吾實不往敢

欺君耶且吾亦甚貧卒辭亨

曹欽太監曹吉祥之姪以爲嗣子英宗論吉祥迎復功封欽昭武伯其兄鐸弟鉉及其從兄鑄皆累官都督而一門盡富貴曹吉祥者不知始所以進正統間征麓川及福建諸寇皆使吉祥監軍號曰都督吉祥多選達官騎射以從以能有成功爲人煦煦小惠諸達官有功者吉祥皆爲之請恩澤其迎復英宗皆用其力以成事事成之後與石亨並賣官鬻爵爲奸利於上前多所求請亨既敗凡繇亨冒功者上皆令自首革念吉祥尚在諸達官所繇吉祥冒功者獨見庇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雜記

六

錦衣衛指揮僉事遼果者始亦繇吉祥進既爲上覺察石亨彪復覺察欽吉祥念與亨一體同功亨敗已且不得獨完因日要犒諸達官金帛倚爲腹心諸達官亦虞吉祥旦夕不測而已後其後相與爲死黨吉祥之客有馮益者欽一日就而問曰自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耶益曰君家魏武蓋中官節之後欽大喜出其妻行酒馮先生欽居常悒悒有異志未有以發也錦衣百戶曹福來者欽家奴常之外郡貿易欽慮其生事使福來妻告福來病狂外走遼果奏捕之欽遣其家奴亮追獲福來箠楚之幾死科道官

聞而劾欽上是之出劾文示欽曰速改不悛者罰無

赦而下諭公侯駙馬伯都督等官曰昭武伯欽家人百戶福來在逃所司已奏捕欽不給文引令家人亮追獲箠楚於私家夫擅治職官不奏送法司與私令家人出不給文引二者皆罪爾等有似此者乎朕念欽赦貸之爾等各宜守法循理毋有顛縱干犯憲常欽哉聽朕命天順五年秋七月也先是上之誅石彪也亦下諭羣臣而後逮繫至是欽懼不免又遼果伺欽甚急會是秋虜入西北邊上使懷寧伯孫鏗統京軍往征兵部尚書馬昂監之上命掌欽天監事太常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雜記

二

大

寺少卿湯序選日御朝而命將序奏庚子昧爽土視朝授命於是欽與其諸昆若其黨達官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相謂曰縣官持我急不發者我輩復爲石彪矣先一日分勒死士番漢軍五百餘人約以是日昧爽朝門初開則擁殺鏗昂等奪門入此時吉祥素所部禁兵且可爲內應遂以其夕飲諸達官酒厚贈之酒半可二鼓矣鏗與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琮方待朝朝房而都指揮馬亮與阿的納帖木兒孛羅完者禿脫脫呂數人從欽席上亡去見瑾琮告變瑾琮趨告鏗鏗相與去匿他所手作奏投門鏗急聞上

上止開門鎚入吉祥鎖繫之欽見亮從席上亡去殊恐遂號名其死士先馳至遂杲門杲正出門且騎斬之碎其屍都御史寇深者故善欽後乃與諸言官共劾之欽亦以為恨與鐸馳入西朝房索深深方頰著靴鐸刃砍深肩破其身為兩長安街中甲卒馳百官造朝但以為征西軍既知各悻散而庶吉士楊安者被傷死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欽復去索之戶外之呼洵賢驚悅出則甲而刃者數人一人砍賢肩傷耳刃跣擊賢背少選欽提遠杲頭來叱刃者執賢手曰我一門盡忠迎駕何所得罪遠杲必欲譖滅之耶杲

名山藏 卷之八 臣林雜記 八

頭在也今日直為此賢曰此人魚肉人多矣誰不欲寢處之公除此人甚善即可誠告之主上欽曰公可為我作奏賢索吏部尚書王翱處借紙筆為欽書奏奏成與翱投入長安左門鏹門久不開欽火之守衛軍拆御河之岸甃以礮門欽往來嘯呼擬賢刃者數吏部郎中萬祺曰不念李公與尊公作碑文耶因稍言今日無負國家以死上謝則可以免欽乃與鐸他去索馬昂是時廣寧侯安亦被傷而天已向曙懷寧伯謂其子軌若弘曰號於道有獄賊反獲者得厚賞征西諸軍切行也皆稍集至二千人甲兵具懷寧

伯曰不見長安門火耶曹欽反矣其黨不多當奪殺之皆曰諾工部尚書趙榮被甲躍馬奮呼市中曰好男兒皆來從我曹家亂臣賊子共誅之從者亦數十百人懷寧伯之東長安門逐賊欽退屯東華門鑄接戰懷寧伯軍銳甚賊眾披靡自辰至午擊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策馳恭順侯將五六騎出規倖與遇力戰死焉欽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官軍環結而自潰藉懷寧伯執斬潰者以狗發神臂弓射之遂追斬鉉懷寧伯子軌遇欽於道奮砍中其膊軌亦死益懼率數騎還攻朝陽門不

名山藏 卷之八 臣林雜記 八

克悉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門盡閉兩甚夜竄歸懷寧伯督軍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欽猶戰數合懷寧伯下令能殺賊獲其財者即予之皆奮呼入欽投井死鐸亦見殺遂夷其家掠其財物親黨同謀者一空是夕上御午門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于市并追磔欽鐸鑄等以狗籍其家伯顏也先湯序馮益等皆伏誅餘黨並落官職流嶺南追封瑾梁國公贈深太子少保并予諡軌百戶世襲加繼宗太保安太子少傅賢翱昂並以本官兼太子少保榮兼大理卿鏹進為侯陞弘千戶琮加祿歲二百石進馬亮阿

的納等爲右軍都督僉事竝加官賞有差而楊瑛亦
贈爲編脩下詔暴欽罪大赦天下欽之敗也其黨皆
誅獨其妻父賀老免先是賀先見欽貴盛絕不與往
來欽欲爲求一官賀老力辭故以免

陸炳者平湖人也父松以父籍較尉從睿皇帝於興
得事世宗興邸世宗入嗣松以從龍恩授錦衣衛指
揮歷都督僉事掌衛事爲人謹信識大體於上前時
有所解釋而炳少以力幹強敏稱登武科襲父官世
宗幸承天至衛輝行宮倉卒火宿衛大臣皆遲至獨
炳直宮門負上出火中上德之不欲顯其狀車駕還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維記

十

六

京詔掌衛事游加都督遂以驟貴嘗捶殺兵馬指揮
爲御史所糾詔弗問也炳貴與其父黨同列炳陽敬
事之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善事閣臣以此日益重
閣臣言有寵炳謹事之言亦愛而睨炳亡何御史糾
炳亂醜政擅榜禁小錢諸不法狀言欲從中下捕治
炳大驚行金三千解抹不得長跪泣謝乃已從此街
言刺骨矣言與閣臣嵩爭寵不勝免炳謀嵩發言所
與邊帥關節書言坐誅嵩從此益引與計成寧侯仇
鸞用事初與嵩好已相軋密奏嵩父子不法事而意
憚炳炳外曲事鸞內出重金帛探得鸞陰事鸞病且

死發其通虜狀鸞死上怒斬鸞棺僇其尸加炳少保

兼太子太傅歲支伯爵祿而嵩復繇此得幸炳選用
衛士緹騎皆京師中大豪多布耳目所睚眦立碎中
貴人馬廣李彬皆握重有氣勢炳前後詞刺竝生下
獄死京民貲滿萬以下小酒食過輒收籍之至其所
用耳目諸豪小有犯亦卽置之死諸豪以其方幸上
言上無不從夕趨走麾下朝拔寘與同列亦以此畏
而爭慕趨之至士大夫上意所恨下詔獄廷杖者炳
緩之不令卽死俟上解卽貶謫出金錢爲治道里飲
食費炳武舉出吏部尚書李默門默所得大用皆炳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維記

十

六

於上前陰推之後坐誣死上意叵測其敢弔者炳經
紀賻之千金士大夫亦以此服焉其勤於治官戴星
出入與嵩及上所親近中貴人錦結婚姻盤據相重
益揣合上意上春秋高奉玄永壽官詔成國公朱希
忠等直贊無逸殿炳占數焉加保傅柱國賜在外乘
肩輿禁中得馳騎食伯爵俸炳益遊驍騎七千人置
裨將別領之其所召募畿輔秦晉齊魯駢脅趨乘蹕
馳之士以千計鮮衣怒馬仰度支者十五六萬人兵
部持其籍仰屋歎而已嵩縱其子世蕃擅文武諸曹
炳從中調持諸曹亡所不關白方鎮督撫大臣非

及故而錢通者以八九給事御史自詭門下者亦
之三四炳所蓄金珎奇異以巨萬計甲第十餘所姬
妾統綺珍玩供帳不移而備東西遊處惟意所舍莊
田店房江南楚越所在有之然所自餽遺內閣中貴
人亦以萬計諸閣臣以地望相迫外相倚為驩而又
以其素能折節士大夫間終嘉靖之世無發者炳卒
上深悼痛追贈忠誠伯諡武惠祭葬有加官其子為
指揮僉事穆宗即位以言官言籍炳家

郎曰石亨清風店之捷李夢陽所謂賦石將軍戰場

歌者也夢陽詩曰清風店南逢父老告我已年開
專店北猶存古戰場遺族尚帶勤王字憶昔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雜記 十三

軍軍實慘但反覆勢如風雨至紫荆關頭晝吹角後
內有干尚書外有石將軍石家將軍若雷電天清野
藏來酣戰朝廷既失紫荆關吾民豈保清風店李帶
負子無處哭登雲天風怒號兒女林頭伏鼓角野
人屋上香旌旄將軍此時控戈出殺胡不異草與蒿
追北歸來血洗刀白日不動蒼天高萬里煙塵一劍
掃父子英雄古今少天生李晟為社稷周之方叔今
元老單于痛哭倒馬關野奴半死飛狐道處處堪驚
葉鼓旗家牛酒痛王師休誇漢室嫖姚將豈說唐
朝郭子儀沉吟沙磧慘淡愁行人地經過淚滿中黃雲
落日古骨白沙磧慘淡愁行人地經過淚滿中黃雲
馬生望居槽口却憶千官迎駕初千乘萬騎下黃都
乾坤得克中與主日月重開再造圖泉雄不數雲臺
士揚石齊名天下無嗚呼楊石予讀而悲之亨威名
今已無安得再生此輩西備胡予讀而悲之亨威名
震主不知挹損以及於難彪誅一時稱快久之謂朝
廷失驍將焉曹欽雖叛臣哉激起於遼杲陸炳與嚴

嵩通賄亦頗有所保持貴臣常禍傷於寵所從來矣

臣林雜記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雜記三

李孜省南昌人小吏待選京師成化丁酉因太監錢義何興以祈禱術見憲宗試之驗傳授太常寺丞為言官所劾改上林苑監丞未幾轉陞通政司右通政賜金冠法劍各一圖書印二文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通玄有所奏請用以封進孜省又日採取符籙諸書以獻寵信日隆八年間官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恃恩驕恣工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郎彭綱劾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雜記

一

皆被謫孜省益自肆遂并吏部尚書尹旻及其子編脩龍所與往來太僕少卿張璠給事中袁昇工部侍郎談論主事王範翰林侍讀學士焦芳脩撰曾彥編脩王勅司經局洗馬羅璟禮部郎中劉紳員外郎楊榮吏部郎中鄭宏兵部郎中鄒襲等並以次謫降士大夫皆畏之亦有陰附以媒進者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為右都御史禮部郎中黃景為左通政南京禮部侍郎尹直為兵部左侍郎工部尚書李裕為吏部尚書通政邊鏞為僉都御史李和為南京吏部左侍郎其同僚通政司參議元守直張璞陳琬俱進品

秩又採取譽望之士密封推薦縉紳之進退多出其口矣孜省已戍邊衛遇赦當還太監蔣琮言孜省罪大不敢赦復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孜省不勝拷掠至是死

錢寧者本鎮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寧幼鬻為家奴能死事劉瑾專順因得見武宗能左右手拓弓武宗悅之賜國姓為義子冒功陞錦衣正千戶瑾敗以計免累陞後府左都督常掌錦衣事既與詔獄權益重伶人臧賢回回人于永者善陰道秘戲若諸番僧善為幻呪者皆引入見請建新寺豹房日侍左右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雜記

二

醉枕寧臥百官候朝至晡莫得上起居但伺寧寧內侍上外招權納賄即諸大臣造謫恐後諸司事必關白之小脆意輒遭其中害然亦有因以致樞要者內臣武將率持重資投寧求為鎮守總兵若扣以危急事亦往往得解都察院經歷錢岌至拜寧為父寧使岌密察朝官有欲彈劾者先斥逐之張銳者東廠大閹寧威勢與埒中外稱曰廠衛有衛卒喧道遇大理寺評事沈光大司務林華不避華執杖之衛卒語不遜光大復杖而囚之因以奏有旨執光大華下錦衣獄拷訊令法司黜光大為民華降一級外調之錦衣

衛千戶注與寧有連有執者善歌出入注家警者之
兄與人鬪不勝注執鬪者榜掠之鬪者死鬪者家訟
刑部攝注就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林文
績不敢問也員外郎劉秉鑑署郎事即據衆證成獄
注求寧寧曰我親戚人誰不知乃待我言初刑部獄
卒例有供食錢後給卒獄囚贏糧移供食錢為公費
治習已久寧陰諷東廠發其事遂收繫前後提牢者
刑部主事鄭懋德林桂且言諸堂官皆利其贏請窮
治三法司皆詣東廠求解乃知意出寧子麟及兩侍
郎造寧謝寧伴不知乃移兵馬司覆勘盡反異之注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維記

三

始詰刑部麟及兩侍郎與注揖拜若賓客謝大理即
報允寧乃寢囚糧事不治調懋德桂為州同知而兵
部尚書王瓊者故著單刺帽帖裏衣入豹房侍武宗
飲酒與寧輩相懽也左都御史彭澤與諸言官論及
寧輒忿曰恨不手刃此奴瓊聞致澤其家匿寧屏後
故言寧激怒澤澤復大罵寧寧銜之澤既致仕以處
置土魯番事至欲逮繫籍其家竟傳旨罷為民然寧
雖熏灼傷忤乎布政使方良永發其家人賣鈔竟不
報害胡世寧繫獄優恤之諸公中亦有德寧者寧既
得寵甚子永安六歲為都督下至走使養子授錦衣

衛指揮及千百戶者十餘人寧與銳念富貴已極上
無子欲結一強藩為地寧庶人宸濠久蓄異志外有
賢孝名他日取嗣上必寧藩子宸濠亦私結寧銳兩
人寧銳為宸濠復護衛屯田之數且令數進金銀玩
好於上日泄上動靜於宸濠宸濠謀出旨召世子司
香太廟為它日地寧不敢言上念無以答其求意以
玉帶綵幣附其典寶銳馳歸詐稱上賜令府中官屬
服緋綉賀凡宸濠府中人入京師者皆主臧賢家有
所賂請繇賢達寧其進金銀玩好又繇寧達上於是
諸大臣多受宸濠賄而吏部尚書陸完為多會銳與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維記

四

寧有隙欲有以傾寧而宸濠勸求撫按官保其賢孝
以求褒旨即撫臣若孫燧按臣林潮皆為上奏御史
熊蘭者南昌人也宸濠時時虐蘭家蘭欲上變不敢
蘭邑子謝儀者出入銳所銳愛之蘭因勸儀告銳儀
備述宸濠謀不軌狀於銳以危言動之銳悟許潛發
寧宸濠交通狀儀與蘭乃疏宸濠不法事及奸黨姓
名授御史蕭淮銳先入言上而寧未知也方約求見
上盛稱宸濠賢淮誣奏銳託故不行寧自言上上不
應毀蕭淮上又不行寧心疑既上使太監往寧府宣
諭如淮言寧懼乃自上繫宸濠所遺盧孔章二人錦

衣衛獄私馳報於宸濠歸罪臧賢賢謫戍邊行未百里使狡偽爲盜夜殺賢而孔章亦斃獄中宸濠反上南征留寧居守寧恐離左右見告發私求扈從駕既出始傳旨令從而江彬與寧素爭寵至臨清進問止之使董皇店役遂道白其通宸濠狀上曰黠奴我意之卽令羈管寧臨清遣人密收其妻子家屬駕還寧與陸完裸反接伴前行籍寧家得玉帶二千五百束金十餘萬兩銀三千箱胡椒數千石他珍寶財貨不可勝計世宗卽位磔寧市揭寧罪狀繪處決圖榜示天下子永安及其養子傑等十一人皆斬之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維記

五

江彬者宣府人初爲蔚州衛指揮使正德中流賊猖獗近畿召邊帥入討之彬以大同遊擊將軍隨總兵張俊至過冀殺一家二十餘人爲功賊平得大賞時武宗好兵事左右言京營軍多脆弱而邊將精悍驍健請令京邊二軍踐更出入武宗喜令內閣草制臺諫交章武宗不聽坐宮門待制東陽具疏極言不可詰旦竟內降於是錢寧言彬於上上召見彬彬爲人黠悍狠忍談兵上前高自稱詔上悅之以爲左都督賜之國姓留侍豹房同臥起時與奕奕不遜千戶周麟名叱之彬竟陷麒榜掠至死於是左右皆畏彬彬

時以武事欲上請調遼陽宣府大同延綏四路軍入操西內教場上戎服臨觀之砲銃之聲不絕中禁或時爲角觝戲手搏虎圍人號邊軍爲外四家其軍悉縱橫恣睢市井間都人苦焉彬言上請創西官廳上以彬爲提督彬乘上喜益言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都指揮神周勇略得名入豹房亦賜國姓爲義兒時太監張永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優人臧賢雖與彬表裏擅權然寵出彬下彬於上前談笑恣情時從遊獵近郊竝上騎鎗冑幾不可辨因數數言宣府樂請上幸其處上欣然馳出居庸關侍從鹵簿一不及從

名山藏

卷之三

臣林維記

六

彬爲上營鎮國府第於宣府輦豹房珍玩女御其中彬時時夜入人家益索婦女以進衛士燬民廬爲薪而上樂之忘歸稱曰家裏而虜寇陽和轉掠應州上與諸將擊之尋引去論功封彬平虜伯三子竝官錦衣指揮而琮周皆爲都督故邊將許泰亦封安邊伯上所駐蹕稱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彬乃奏或壅格之至二三歲上稱威武大將軍至欲以彬爲副上還京數念宣府不置稱曰家裏彬復導上往因出大同至偏頭關至榆林至山西索金壁裘馬數十萬令邊官各獻虎豹犬馬逼金錢又萬萬計縛辱官吏縱死

囚奪民婦女居一歲聽選典膳李恭具疏請迴鑿指切彬罪擬長朝賀上之彬聞逮恭拷斃于詔獄居一歲復導上南巡羣臣皆言彬上示以羣臣奏命杖之彬令痛杖盡楚絕蓋死者十餘人宸濠反彬與張忠贊南征既擒上入南京受俘彬從上戎服出城前隊俘凱歌入既上復欲幸蘇浙湖湘南京諸司伏闕諫彬又欲言上重譴之其黨勸乃止上亦罷彬釵弄威權冒竊名器導上數歲間乘危犯險車轍半天下言者皆欲食彬之肉彬隨駕所至與周琮兩人聲勢相倚彬索賂累數千萬周琮亦什二三千戶洪以彬指名口藏

名山藏 卷之 三 臣林雜記 七

出採湖廣方物其物名比自奇怪不可致巡撫官乃進白金萬五千有奇代之有曹成王宣者稱彬旗較至杭州開鎮守府設香案稱上旨名致仕尚書洪鍾令傾貲謝恩羈鍾別所趨廿六家管辦其橫如此武宗寢疾彬猶改圍營為武威園練自提督軍馬中外惟懼慮彬旦夕及宮車晏駕物必和以末命請散遣邊兵分兵就賞次不屬彬邊之六雖分而彬與諸子所從家兵尚衆彬亦自疑稱病不出成服稍稍分布腹心東西北安三門衷甲裹糧而動息京城市間人馬夜介然有聲人心洶洶謂彬一不夫會楊廷和與司禮監魏

彬等題大行銘旌於文華殿乘間言魏彬請除之因與太監溫祥入白太后會其日坤寧宮春安吻太后遣彬與工部尚書李鏐入祭彬吉服入其家衆皆不得隨祭畢太監張永知外謀留彬鏐共飯於宮外頃之太后下旨收彬及周琮收者未至彬微覺向北安門疾奔門者曰有旨留總督彬叱曰皇帝安在安得旨乎批門者門者擁之長隨十餘人追及執而拔其鬚城中觀者塞衢歡聲如沸時大旱遂雨城中謠曰拏江彬朝安穩穩聲近吻也頃之李琮自家縛至罵彬曰早聽我言寧復至此方彬執時百官正哭臨思善門吏部尚書王瓊忽生大班蓋出謀魏英以圖免彬被執其所遣千戶旗較未至京師者皆潛遁是日天下諸司封事上朝廷者以百餘為彬所格藏私第者亦搜得三十餘世宗即命法司鞠彬及形已具命磔于市周琮與其三子皆斬籍其家黃金七十櫃櫃千五百兩白金二千二百口櫃櫃二千金銀珠玉首飾五百一十箱餘物不可計

名山藏 卷之 三 臣林雜記 八

嘉靖二十年給事中戚繼光劾翊國公郭勛逞肆兇狂假擅威福督理營工占行賣放田園甲第吞併徧于京師水運陸輸掊剋及于天下勛疏乞罷上優報之

一第 27 冊 黃多日 9

已六科給事中李鳳來等因廟災陳言言邇來勳戚權豪之家廣置店房濫收無籍索賂地錢擅科私稅舉放子錢兌折男女稍有違抗即挾以官刑幽繫私獄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廷相等覆參當禁得旨令指實陳奏都察院下巡城御史覈勘未覆給事中章允賢復言皇上側身脩行特咨民隱一聞臣等豪強擅利小民受害之奏即令都察院指實奏聞命下四十餘日遷延不舉畏豪勢慢朝廷如國典何得旨勳戚私開大店橫索民財白晝大都敢于公行作姦犯法該院既已參論必是廉得其真如何逡巡畏勢久

名山藏

卷之

臣林雜記

九

著法司一併拷訊勳疏辯所置店房但賃人居未嘗擅索地錢所令看守經理之人乘機生事臣多不知上准勳辯初春月巡視工程科道官以各工軍役奸弊多端乞勅團營提督文臣與勳臣同為派撥上允之命給以勅勳私心不便勅具久不領至是科道官復參其抗肆作奸植黨勳疏辯中有臣奸何事臣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勅等語上大怒惡其不遜責王廷相扶同抗違不自奏白令從實對狀革廷相職為民于是刑科都給事中高時等遂盡發勳奸利事且言其交通張延齡者上方惡延齡令錦衣逮勳送

名山藏

卷之

臣林雜記

十

不回奏其亟以實上于是院以五城御史車邦祐所覈京城內外諸勳戚店舍詳列以聞內惟勳事跡為多因參勳驕貪恣縱請勅錦衣衛逮其奸黨惡少孫澧等上曰國家權貨之法自有宣課等司先朝權奸假託朝廷開立皇店罔利害人朕即位初年已經降革治罪勳等乃敢蔑視國法廣置店舍幾千餘區濫收無藝用官刑阻絕經商暗損國課奸黨惡少其悉逮送鎮撫司拷訊令勳從實陳狀既而副都御史胡守中復許勳以族叔憲理東廠刑而以後府監獄侵虐無辜甚衆得旨勳朝廷自有處分憲已辭退餘犯

鎮撫司併問加時俸一級尋念勳舊勞令衛司釋刑具即問奏處分已鎮撫司參鞫具奏奉旨送法司擬罪當紊亂朝政律論死從應議之條請會官廷議報可其奸黨惡少孫澧等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頃之上復諭法司胡不如言官劾疏詳列勳罪者于是十三道御史周亮等因參鎮撫司指揮孫鋼刑部尚書吳山所司郎中錢德洪本科主事馮煥與鎮撫司掌印指揮倪旻扶同罪得旨下鋼煥法司逮問德洪鎮撫司拷訊奪山旻俸三月已給事中劉大直等復劾勳未盡奸惡數其變亂朝政凡十三事并列其使孫

綱考殺官軍多命詔竝下法司究問已都察院擬德洪罪有旨刑官不習法律何以厭服罪人之心且旨令衛司寬刑散收如何又敢違旨即與不領勅者罪均德洪下鎮撫司重加拷訊于是法司集官會訊始盡依科道諸疏所指悉從供實應坐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論死孫綱比依官挾私故禁平人因而致死者律絞餘各擬罪有差得旨勅令法司詳議孫綱處絞如律家產沒官馮煥降邊方雜職錢德洪革職為民孫灃等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家產沒入久之勅子守禮請襲侯上許之曰郭英勛戚未可便因凶嗣

名山藏

卷之

臣林翰記

十一

廢祖功

仇鸞寧夏人祖鉞以傭卒給事總兵府便嬖適總兵意遂令冒繼仇總旗掌其兵稍遷指揮擢寧夏遊擊將軍安化王寘鐸反鉞屯堡在外自度妻子昌及孫長生皆在城中昌病風不足惜長生六歲桀黠可念也遂帥師歸垂毀解甲入見即稱驟中風風甚不能出指揮周昂丁廣者從寘鐸反就鉞視疾問計既出頗疑鉞疾無狀謂其下曰明日再來省仇仇不出相與入殺之其下以告鉞度衆心動可轉與成事謂僕曰昂廣來則撲殺昂廣明日昂廣詣鉞鉞出見其喜

立庭中與語及事方手茶相盤辟僕立搏昂廣斬其首遂提首示城中城中兵皆反正而寘鐸就擒封咸寧伯以總邊軍滅流賊進封侯子世鉞慎事人江彬用事諸將黨比多及禍鉞獨以侯終鉞死昌疾鸞嗣侯長生鸞小字也兵部尚書彭澤為名鸞字之曰伯翔鸞居京師小巷儉如京官第而澤為鸞延譽公卿間世宗欲征安南使鸞為總兵鸞至廣東挾所捧勅書欲鎮守總兵安遠侯珣以戎服蒲伏見珣不聽鸞遂劾珣上責鸞輕傲召鸞還其後復總兵寧夏以副將軍扈從承天再為河西總兵加宮保坐與曾銑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翰記

十二

下獄及銑自下獄鸞自獄中許奏銑得出嘉靖二十九年虜入大同總兵張達林椿戰死起鸞鎮守復宮保如故有時義者提督時陳僕侯榮者太原伶人二人便巧可用鸞嬖之鸞復多收陝西兵之為通事者用為耳目屬虜逼大同鸞念前將敗則大驚義榮曰主公無憂虜方請市廷議未定政可說也即為鸞持貨幣走入虜結俺荅義子脫脫使言中國且許市即過大同母入也俺荅受義榮貨幣遺之箭囊以為信契而與之盟虜入不犯大同望京師東義榮曰虜騎東主公宜自請入衛可以為功而上結於天子鸞悅

即佯奏臣偵虜東行日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
便宜應援或隨賊搏戰或徑趨通州爲防守惟上之
所命而上壯之詔鸞留壁居庸關聞警入援鸞卽露
開市意於天子言諸邊虜患宜大爲最繇虜巢穴在
我邊內我有墩臺虜割守之我有軍士虜與往來交
通虜得我逃民叛卒輒撫安之虜齒浩繁百事內仰
求之不得則必入寇彼聚而強我散而弱彼以撫安
我叛卒逃民知我動靜而我坐而昧彼事機是以每
歲深入無不得利往歲請貢廷議未定前將周尚文
乘其効順私與市易虜稍如願得不入寇夫與其使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維記

三

邊臣私通於下孰若朝廷明賞于上如皇上需然發
詔令與遼東甘肅薊州喜峰一體互市彼且世世爲
外臣比於邊軍吏自相結納者功相萬也上是鸞疏
而馬市之議自此始矣居頃之虜果繇薊鎮攻古北
口入犯京師上益信鸞詔入援鸞與副總兵徐珏遊
擊張騰等率兵陳通州河西居二日虜渡河西向前
鋒七百騎在安定門外鸞不能戰尾之而已珏邀虜
白河孤山斬首十三奪馬十匹鸞卽以聞上上喜謂
鸞功卽軍中拜平虜大將軍節制文臣三品以下武
官總兵以下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治鸞尾虜至東直

門下復得死虜首六級獻曰戰得之是時巡撫保定
都御史守謙亦帥師入援上亦擢爲兵部左侍郎乃
守謙慎戰不敢直犯虜上益謂鸞能矣先是朶顏三
衛夷索賞亡厭薊鎮都御史王汝孝出境撲殺之諸
夷怨遂引虜數盜邊虜之此來實朶顏引之虜故稱
朶顏軍爲遼陽軍也乃鸞所部通事輒自詭遼陽軍
辨髮胡服掠京南諸處守通州都御史王儀則捕繫
之上捕繫儀曰大同兵首先入援卽有犯出饑疲爾
何窮之兵部尚書丁汝夔承上旨下令毋得捕治大
同兵也而民間終以爲遼陽軍汝夔女婿方爲遼陽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維記

三

軍將汝夔又山東人民卽訛言汝夔庇女婿私其鄉
人而民間苦鸞兵過虜矣既虜西退鸞出兵尾至白
羊口白羊守將扼之反東還鸞軍猝與遇大驚散鸞
更道取死虜及平民首八十餘級上之旣還朝上加
鸞太保兼太子太保而汝夔守謙誅矣於是上奮然
謀擊虜定兵制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以鸞爲都督
使吏部右侍郎王邦瑞爲兵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
協理之故翰林編脩趙時春主事申旆知兵事起添
註兵部主事爲巡視凡鸞所言上上無不從者賜範
金圖書得密論事而鸞始謀軋大學士嵩卽大受覆

軍諸將賄賂奏起之益張虜勢陝西人多知鸞通虜者鸞恐發覺因言頃者營制一新臣仰嚴旨欲大振往時玩愒之習但恐人情不便或與搖謗乞責臣等毋有所避并禁戢流言者上許之復許鸞自舉戰將不必繇兵部必驅虜三千里外如皇祖時鸞討方冬虜馬肥請以來春乞假臣經略名臣赴宣大適中地伺虜動靜為進止必不貽皇上北顧憂上喜優答之示鸞對於兵部頃之申燧上書言戎政事於鸞暗有指上示鸞鸞言上上下下鎮撫司拷訊逐革巡視官其明年馬市議成使經略侍郎史道主之兵部主事楊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雜記

五

繼盛諫阻坐斥為狄道典史矣而鸞尚於上前大言謀擊虜其所言調軍卒脩車馬皆誕謾非計然兵部不敢盡阻鸞說而上更命悉從鸞鸞不能發一矢向虜虜藉市往來無忌所市馬要以瘦老鹵獲不可生者即獲段布數十萬厭飫漢珍美酒果官寺有司廩餼稍拂意輒閔詬黠者易漢人服入堡姦婦女邊將畏而不敢嚴虜虜小入閉不聞軍士拒死虜者抵死之矣我有叛人蕭芹教虜擾邊鸞既不能發一矢向虜則與史道賂虜以求芹虜送芹來鸞遂言時義縛得之以為義功義得陞指揮僉事而鸞加太子太保

益祿及廩矣時中朝皆知與虜市非計顧上寵鸞深不敢有所言虜更言貧者無馬可市徒有牛羊請以易菽豆於是朝議皆言虜無饜不可許鸞乃請戰而上名史道還其秋八月鸞又領京邊兵馬二萬七千有奇費戶兵工三部夫馬糗械各數萬赴白羊口閱關隘又不敢直趨虜則言朵顏引虜入犯請移兵先征之總督何棟言鸞此行費軍與數萬為征虜也而暇移力於朵顏鸞議格居一月還會我有導虜叛人哈舟兒陳通事遁入朵顏棟誘而擒之上亦論鸞功加太子太師益祿予廩而其明年虜數盜邊朝議籍

名山藏

卷之二

臣林雜記

六

籍各鸞鸞益謬言每鎮選敢死萬人待臣戰虜人犯令諸將毋過縱其南臣死戰於內出精兵外搗夾攻而破之兵部尚書趙錦駁鸞說畿輔也可使虜衝行戰之捷也都邑尚震驚若其不捷將如之何頃之虜犯大同益數鸞不自安請往征上問嵩嵩久與鸞相失幸暴其敗缺即對宜從鸞言然必擒斬虜酋始得論上功上怒鸞曰零賊耳第調兵逐勦之居有間虜大入指揮僉事王恭死馬上諭嵩以示兵部兵部尚書錦言臣智識寡昧不能仰副陛下靖虜安邊至意運籌調兵食審虜情機臣事也大將軍鸞所調兵總

三萬八千諸路梟銳略盡此而宣大額兵十二餘萬不在此數殄絕兇類以報陛下是在大將軍上乃命鸞帥兵至大同車馬糗械復半前秋之役會虜戰泥河鸞家丁先入其巢軍敗賴遊擊時陳殿得逸參將歐陽安旁擊之獲二十餘級還而大學士嵩益言鸞不戰非計上傳示鸞必一大創虜鸞反言前月兵出泥河斬虜首二十餘坐遊擊陳參將安不勇未大捷臣當林馬礪刃收犁庭功鸞在大同與其家丁爭姑守備沙湖不善事鸞挾苦之潮自刎死邊人惡焉居一月上言臣出師鎮川堡至貓兒莊虜伏起溝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雜記

七

我軍雖有死傷顧斬虜首五級獲馬三十因為諸將請賞兵部尚書錦言出師伐虜當取全勝非若羌胡起殺下猝應之者得血戰為功也上曰諸將暴露賞之更大賞鸞而以虜報急名鸞還止勿調諸邊兵鸞復不自安乞罷不許遂歸亡何虜報復至鸞疽發背請輿疾赴軍上知鸞不足恃止之詔納還勅印以時陳代鸞而大學士徐階遂密疏鸞通虜誤國狀上大驚命錦衣陸炳密訪之炳素惡鸞常伺察其動靜左右行財奸用事者悉知銖兩顧欲印發鸞尚恐無案驗令人誘義榮亟亡入虜義榮信之各亡去炳使人

遮擒之乃言鸞鎮大同時私通虜遺貨幣諸物虜亦與鸞箭囊為信契義等久承遣往來今懼發亡虜中欲引之入犯是為鸞死前一日上大怒而鸞已死卽命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當謀反律宜追戮詔訓鸞棺梟鸞首傳示於九邊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皆斬妾女孫發功臣家為奴財產沒入官家屬流置諸黨惡悉發遣發配有差而炳以此加少保兼太子太傅矣給事中郭鏞言兵部尚書錦故自大同巡撫召入為本兵緣鸞進光祿寺卿董懋中向為職方郎中並與錦曲意事鸞既見邊事日非敗形露乃外稍示抵

名山藏

卷之

臣林雜記

六

指持兩端顧其誤國朋奸不可一二數上曰朕亦知之令錦充軍極邊懋中發口外為民而兵部侍郎蔣應奎通政使唐國相皆坐竄其子姓籍伍申冒功為千百戶廷朴削為民鸞以口辯數當重寄凡八佩將軍印國朝八佩將軍印者惟朱永仇鸞兩人而已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雜記四

萬安 劉吉 嚴嵩 趙文華

萬安眉山人正統十三年進士選授為編修累官禮部侍郎長身魁碩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內深刺骨在宮初無學術外事囑賄內結閹宦而已萬貴妃有寵於憲宗其兄通為錦衣都指揮通妻出入掖庭安喜與同姓陰使人結通往來于家於是通妻母子之間設語相謾妻問母曰及記家貧時以妹妾人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雜記

一

安在母謬曰第記適眉州萬編修者安聞曰吾舊為編修正是因謬使其妾過通妻相呼以小字叙姊妹悲懼而安與通乃為大小姨夫安緣此得入內閣矣商輅去位安進為首相所以媚貴妃益至至時私進房中術於上妖僧繼曉所繇得倖皆緣安進江西人李孜省者以能幻術幸上安從學士彭華與深相結也貴妃居昭德宮寵聞中外中外有貨緣內使以寶貨進昭德者即傳旨賞賜或與之官一時府庫竭而爵賞濫安與劉珣劉吉同相殊無評匡時人為之語曰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安嫉侮方正深於仇讐

保養奸回親於肉骨交無離合有內援者則與之士無賢愚有內援者則進之同時詞臣若邢讓陳鑑方正之士如王恕馬文升耿裕秦紘皆相繼疎斥吏部尚書尹旻左都御史王越與珣別為一黨與安華相傾久之安以計排去珣越與旻相繼罷珣鄉人在朝者為一空而鄒智李文祥之徒皆以論劾安取罪矣孝宗即位言者謂紀太后所以暴崩繇萬貴妃請逮治當時諸醫并萬氏眷屬曾出入宮禁者安驚曰我與萬家不往來久矣他日孝宗簡安所進憲宗疏得一小麓皆房中術使太監懷恩持示之恩每展一疏

名山藏

卷之

臣林雜記

二

則曰是大臣所為耶安慚汗不能出語已為科道官所糾劾恩復持科道疏令人捧讀安跽起頻仍愴惻自解初無去意恩摘其牙牌曰請公出矣安在內閣者二十年初有諷之去者安曰惟有一死報國耳既出道中猶望三台星也安貲賄鉅萬安死妾媵子弟懷以奔人無餘者子翼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為編修皆淫縱不度後相繼死而安絕

劉吉博野人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萬安同時弘治初累進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為人沉深不見辭色遇事有斷外為正論陽

取名內陰刻憲宗朝在內閣者十九年萬安尹直罷
吉更爲首五年左庶子張昇因天變上言爲政以人
才爲先尤重輔導之臣屬者言官交攻大學士萬安
尹直劉吉安直以次罷吉偃然獨存寵信殊過乃阿
結諸言官昏暮款門許以超擢柔佞傾側冀免劾糾
以致人無復言奸計獲遂臣姑舉吉一二貴戚萬喜
依憑宮壺兇焰肆行吉與締姻泰山是倚及喜下獄
猶爲營救吉與父異居殊饜父死甫殮亟賄貴戚近
侍圖獲起復對客笑談無復戚怛盛恥艷姬朝夕淫
樂閭巷相傳以爲笑柄吉請託遍公府貨賂委私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維記

三

李林甫之口腹蜜劍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
伏望奮發乾剛亟行罷遣都給事中韓重監察御史
魏璋等皆吉之人劾昇嘗侍春宮因從龍恩轉不愜
所望遂歸咎吉左遷昇南工部郎人目吉曰棉花吉
裁抑湯鼎鄒智李文祥諸人譏王恕好名凡事與之
相左恕不敢明言屢疏求退而已吉票旨留恕初無
溫詞第曰不必深辨居久之上欲封張皇后家伯爵
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后子弟乃可上素惡吉使諭之
自陳同事者票旨極其褒美上皆削去留所辭不允
四字及再陳遂許致仕瀕行京師人攔街指目棉花

去矣而好事之人舉所辭不允與不必深辨爲四字
對云初或言於吉曰公棉花者監中一老舉人爲之
謂公耐彈吉因奏定舉人監生母過三科試吉去禁
除吉家居大盜入其舍驚怖死

嚴嵩者分宜人童言宿生穎悟絕人瘦削而神甚王
溫如也始爲翰林請告歸鈐山讀書十年乃出其爲
文章清潤雅栗交游皆知名士士以此慕之嘉靖中
積資至禮卿以和媚稱上遂召入內閣年六十餘矣
嵩科第先夏言位次之言恃天子寵傲然据嵩上而
嵩事言甚謹嘗具啓至言第請言酒言辭不見嵩布

名山藏

卷之

臣林維記

四

虛坐展啓踞讀嵩每見言卑輒下氣於是言以嵩爲
伏已不之防也世宗既用河套事怒言嵩故厲聲抗
聞上所言大驚公平日乃不如是言誅而嵩爲首相
矣始上尊事上玄西苑壇而熊命輔臣冠道士冠詣
壇上香言不奉旨嵩獨籠紗帽而入既詣壇脫帽見
冠上香言故以此得罪而天子久內親嵩嵩既爲首
相念自幸於天子卽朝夕直苑中板房不敢洗沐私
家天子稱嵩忠勤敏達每名對便殿輒至夜分賞賜
頻繁踰等嵩相二十許年不近女色精心從上奉玄
別以文章交驩士大夫而以朝政內委其子世蕃凡

九卿科道官有所請則曰小兒識天下大體可與商
世蕃以父任為工部侍郎狡譎有機智頗記識往牒
是時四方多故世蕃遇疑難事皆能援已然參所見
以對其父嵩依所對以聞上時時契上意嵩益謂世
蕃能世蕃嗜酒兇誕姬妾滿前倚父寵竊國柄無忌
受四方財賄累數百萬有不得其意者陰借上旨殺
之於是嘉靖之季嚴氏之勢震天下然上在位久要
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後不敢有可忤
間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詞至揣上所欲殺而不得免
者無所匡諍而已世蕃既外引嵩所左右者示德於

名山藏

卷之

臣林雜記

五

天下則凡上意所欲殺者天下競指嵩矣嵩嘗請上
建延恩閣其里中以奉貯所賜玄像及先後諭札江
西都御史張岳給千金為之布按兩司為請益岳輒
不宥曰此之為多矣岳寒骨稜稜有馬革一張而已
已嵩貽書謝岳公伯夷之築也林一新者以僉事分
巡嵩僕有不法執笞之一新入賀京師嵩甚加敬禮
其能重賢士大夫若此也乃有鄆林卿趙文華數輩
為世蕃狎客光祿寺少卿白啓常者至以粉墨塗面
供世蕃歡笑文華拜嵩為乾子尤密數從世蕃于預
朝政外貪橫於有司中朝恣睢公卿問於是嵩名益

汗辱世蕃賍私狼藉濁亂綱紀京師稱大小丞相嘉
靖末債帥懦將大壞邊事時論皆以咎嵩嵩為相二
十餘年年八十餘上雅意望壽考數問嵩卿如何長
生以是久見留嵩父子諂諛以欺上貪污以率下守
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介者以
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而天下之士風壞矣嵩
妻死上厚其卹典過故事而世蕃不欲扶柩還嵩乃
為請曰臣老不可一日無世蕃侍許之令世蕃無守
制世蕃挾客曲宴擁姬妾日歌舞世蕃子效忠安坐
京師兩廣都御史為上功曰在軍門殺賊效忠死以

名山藏

卷之

臣林雜記

六

次孫鵠襲晉叙為錦衣千戶而嵩家僮羅龍文列銜
中書齒縉紳間矣家僮年世蕃所暱士大夫之亡耻
者競呼年別號稱為先生不敢名也刑部郎中徐學
詩都給事中厲汝進錦衣經歷沈鍊南京御史王宗
茂兵部郎中楊繼盛周冕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
張紳董傳策先後論劾嵩皆及於譴繼盛至坐誅沈
鍊挿入妖人爰書論死朝野搖手莫敢復及嵩嵩結
諸奄人偵西內動靜朝夕數至嵩隨鉅細裝金勞
之因得以將迎上心所欲為唯唯從順上雖微知
世蕃外所為念嵩嫵媚不欲發久之方士藍道行以

箕進上問箕今羣臣孰貪箕下書相嵩貪天子心動外莫知也御史鄒應龍避雨一內侍所內侍爲應龍言應龍遂發嵩父子前後事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以謝嵩父子嵩乃以得罪今致仕去世蕃戍烟瘴地世蕃子鵠及龍文皆邊遠充軍年錮于獄而有鴻爲民使侍嵩老嵩既去天子思嵩佐奉玄謹愜愜不樂世蕃揣知上意在也管金左右毀道行道行亦坐下獄論死世蕃不之戍所大治家第南京御史林潤劾言其南通倭北通虜且爲亂天子於是卽令潤家逮世蕃下刑部獄籍嵩財產守巡官至嵩家點簡高

名山藏

卷之

臣林潤記

一

從旁視之歎曰吾壹不知至此籍時得吧一箱綠四角兩角繫螳螂金鈎皆怪不知所製久之知奉爲夫人經視襦矣有送白金溺器者自署姓名其底其穢藉如此然潤所劾嵩財過富有司竟旁連其親黨乃得足世蕃短項肥體眇一日久繫獄殊不知上意欲殺之一日隸拘縛之江西司世蕃曰吾死矣緹騎之士標白幟押赴西市騎往來長安道世蕃行至某處輒報入上前既誅不知其屍所在而嵩出宿於野寺亦病死

趙文華慈谿人秀才時爲人授館東家出二三杯飲

文華文華醉擲破之既舉進士授兵部主事蔚然有文名坐豪宕不飭謫東平州同知復改爲南京稽勳主事改刑部主事歷陞通政使拜嚴嵩爲乾子嵩告世宗曰師生爲人豪縱慄忮好以氣勢凌人爲通政者久之吏部尚書萬鏜推爲鄖陽巡撫文華不喜補外會兵科右給事中朱伯辰論文華邪媚奔競寵賂滋章鄉黨縉紳合訾共鄙亟宜罷黜以重臺憲文華不德鏜推舉乃言通政使朝廷左右之官例不外補萬鏜意在出臣嫉所親言官論劾必去臣乃快鏜前爲右都御史復從侍郎起用尚書作欺通倭等考今

名山藏

卷之

臣林潤記

八

文以不得一品心懷怨望上怒黜鏜并伯辰爲民文華留如故頃之陞工部侍郎倭大毒江南文華上禦倭七事首言倭居海上宜禱海神上方尊事上玄文華言合上意上爲之罷兵部尚書聶豹文華遂得視師江南以祭告海神往文華負挾恣睢賸貨殃民稍睚眦立推什之是時禦倭者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上委爲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便宜行事開府辟召經慷慨平賊顧雅貴侈襲承平風氣而所倚大將何卿沈希儀老不可用新進慄猾之士果往速退連戰不利望實不無損文華與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兩自

喜負謂經不足辨滅倭頤指凌其上而經以大臣為自重不與文華深計文華疏劾經生誅文華謂倭無足滅日夜與宗憲督戰而倭益猖獗復委言代經者周琬病不任而浙江巡撫都御史李天寵嗜酒上罷琬為民天寵坐論死而宗憲代天寵矣時江南倭有二一出掠于溧水一據華亭之陶宅溧水倭南下至許墅關蘇松巡撫都御史曹邦輔恐其合陶宅倭與僉事董邦政扼而殲之文華聞欲攘為功趨至許墅邦輔已奏捷輒大恨與宗憲身將浙兵約邦輔以直隸兵會勦陶宅已皆敗文華掩不言反劾邦輔邦政名曰裁

臣林雜記 九

不協攻疏下邦輔坐不得叙許墅功而下邦政總督都御史逮問矣給事中澹棧先後言文華欺誑負簡命江南人稱邦輔功不容口而文華妬捷掩敗上不聞也邦輔見文華劾已整兵與再擊陶宅倭則又敗他倭來日盛浙東西破軍殺將羽書狎聞文華乃知賊未易卒圖會遊擊曹克新總兵俞大猷有小捷文華遂有歸志遽言賊解請還闕許之是為嘉靖三十四年明年文華還顧倭日甚不能敵即言臣還時南寇大都滅獨零賊未盡耳上疑之數詰問嵩嵩為支吾對時代琬總督者楊宜文華因言南中零賊所未

盡者坐宜不稱帥獨宗憲可以代之上又為之罷直也吏部尚書李默推代宜者不用宗憲以他名上默自其為郎時受上知所至尚書皆上特簡用是不附嵩惡文華時時於公卿間沮折之文華大恨至是慮情露密奏臣還京時零賊可指日滅至今未殄坐督撫不稱此繇吏部尚書默恨臣劾逮其同鄉張經為之報復臣論劾曹邦輔默嗾給事中澹棧媒孽宗憲及臣久留邦輔今江南事壞矣而浙直總督又不推宗憲上他名默黨逆不容誅抑默部試選人策目引用漢武唐憲始以英銳與晚節任用匪人以至敗默名曰裁

臣林雜記 一

謗訕無憂國奉公之心上大怒逮默詔獄論死卒用宗憲代宜而文華為工部尚書矣默既下獄文華過默直房謂禮部尚書王用賓曰公何不令人滌除之吾旦夕與公同直也蓋上是時欲用文學之臣以備玄撰嵩舉文華文華倖得之然上竟用中允份也已而江南倭猖獗日甚上復數諭嵩令嵩語文華以實情對時上已遣兵部侍郎沈良才復視師於江南嵩知上覺文華欺教文華自以意請復往而內言上良才不勝任也江南人引領望文華上復命文華往賊勢既已衰則與宗憲竟平之其明年歸仍為工部尚

善方士金製百花酒曰仙酒文華以進言臣師嵩嘗服之是以壽上問嵩嵩不知卽對臣之能老不知其故非關仙酒也嵩詰文華君何誣罔至是上賜文華衣文華飲世蕃所歸醉拜賜上聞滋不懌是時已覺其在江南歿狀正欲斥之會上欲亟脩燬殿以觀於迷職朝貢之使文華不趣辦遂命回籍心謂未盡辜乃科道官無敢論者上怒無所洩而文華子錦衣千戶恩懌請送父歸家其上疏之日犯上所禁封遂革文華職削恩懌官邊戍之中外大快當文華誣訐李默時有舉人江宗上文華書曰宗不才曩歲之秋名山藏 卷之四 臣林雜記 二

與宗母兄同遊太學其時望見公疇衆中踔然有獨立之風倏然有遠舉之致雖皆年少實知慕義願一投交旣而幸獲所圖果歡無間時吾三人意氣自許因將上師大賢下摩勝友俯仰今昔忽焉如昨人事代謝莫可勝說母兄雖博一第遑廻仕途不遭而罷宗奔走道路未嘗有一日之幸行返丘壑以卒餘齒天實爲之公道與時逢命隨才達受知聖主千載一時宗與公自信形勢邈絕心志乎通誠謂公今日位大矣寵盛矣聖主知而信矣切計以疇昔自樹之心感慨願効之節而當國家安危之計生民休戚之關

必念之至熟籌之至精于斯之時有舉朝蓄縮不敢形口者公奮其剛邁上報遇合則言焉必合策焉必行著不朽之令聞流美譽于冠紳也不意聞諸道路疏論李公黨逆謗訕以爲罪詞宗時伏枕攬衣遽起肅然歎曰李公誠然則堯代共驩公無妄發宜爾宜爾旣而稍徵事實則所謂黨逆者訐其與鄉人比而所謂謗訕者摘其引策目諷也宗傷愕移時喟然長吁不覺泣下夫李公 厥位奸以就列則亦明數其章燭之迹誅殛流竄 上所裁今也惡其人求其罪知不足用爲撲滅之計乃獵其無據之誕詞不明之隱慝使俛首吞聲以就戮辱不亦悲哉李公黨比與否非宗得知至其援古發策則率爾應酬常慮不逮苟深求逆探何所不有讒者流聞于公公亦過聽文致周內以逢天怒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主上神聖有過唐虞公不能繇羣后德讓之風以共承臨御寬簡之化顧有詩人諷訛背憎伎忒相傾之智豈不爲盛明顯比之朝一大累也臣銜論治以爲公卿大夫相與循理恭讓則民不爭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嗚呼吾何繇得見此于今日哉顏子戒叔孫武叔之奸讒議也曰聞諸夫子言人之惡非所以善已也言

人之枉非所以正已也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故忿慾絲是而懲仁怨絲是而行夫豈肯以喜怒之私亂是非之實與誣構之禍哉唐開元中都督有罪張嘉貞請加詔杖而張說以慮及爭朝宋富彥國惡高郵守餽遺海寇將請殺之而范希文以手滑悟友故夫君子上存國體下為士大夫傲措足之地議法尚寬慮事欲遠也今李公六卿之首百僚之率也摧敗酷烈於俄頃之間單詞片言未絲自白行路傷心士類掩泣而莫能知其負國之顯實罪釁之繇來公於此時豈本心邪直初不嫌其人噤齟久之過於一

名山藏

卷之

臣林編記

三

發而不可制亦不虞橫潰至是今亦豈無惻然之意噫其已甚之悔乎易曰君子作事謀始又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宗與公有久故之誼蒙被周恤匡導之勤載在肺腑適以此時數在左右遇公行事有不然者令徒內懷憤切而隱情惜已甘同凡人豈惟自失初心竊計公悔悟之餘當亦無取宗之循默也文華嗜酒病蠱被斥後偶捫腹五臟悉出死

名山藏卷之

晉江河喬遠 撰

宦者雜記

王振

汪直

劉瑾

附張

焦芳

劉宇

曹元

王振者宣府人初侍英宗東宮及即位掌司禮數以武導上上使閱武於將臺振試騎射殿最之所舉首輒超遷於是漸與政賴張太后裁抑之太后一日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榮楊溥入見數振罪女官刃加頸以上故罷他日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溥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一

鄉故僉事士奇鄉故也溥欲坐僉事抵命士奇欲坐僉事因公殺人爭論不決請裁太后振言二人皆挾鄉故之私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對品降調是為得之太后如振言振自是漸撫內閣過失而權漸歸振矣太后崩振益恣請修大興隆寺壯麗甲京城費以鉅萬天子至親為臨幸麓川酋思任發叛令王驥發江南諸道十五萬往征其役自振發之翰林侍講劉球上封事言及麓川事振摘他條下之獄支解之自是中朝士俛首杜口望風拜跽稱為父翁雖賢者慮禍亦不免為卑巽兵部尚書徐僖工部侍郎王佑俱

事振而佑尤為最不肖佑美而無鬚振忽然形問佑曰老爺所無佑安敢有都御史陳益王文能臣也見振竝俛首長跽連唯急諾有如小吏而士大夫之間氣節蕩然矣官門外故有鐵牌高三尺許鑄內臣不得預政其上是洪武初所置一夕失之大理寺少卿薛瑄持振姪子山獄幾刑西市祭酒李時勉坐伐國學堂前樹枷脛國子門霸州知州張需旌異賜宴坐杖牧馬者叔需將殺之李御史見不跽亦下錦衣捶楚幾斃於是振勢轉橫雖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成宴百官一使覘振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胡

名山藏

卷之二

宦者雜記

二

為不可與百官宴上聞蹙然乃命開東華中門聽振從中出入振及門百官皆候拜矣十一年賜振白金寶格絲幣諸物命振姪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賜振勅曰朕唯旌德報功帝王大典忠君報國臣子至情爾振性資忠孝度量宏深昔皇會祖時特用內臣選拔事我皇祖教以詩書玉成令器眷愛既隆勤誠彌篤肆我皇考爾先帝所重簡朕左右朕自在春宮至登大位幾二十年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護贊輔克盡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實至特茲勅賞擢爾後官詩云無德不報書曰謹終如始朕昕夕念勞爾

至意國家有無疆之休爾亦有無疆之聞而振權益重十四年春虜酋也先遣二千人來貢馬詭千振怒其詐減所貢馬直也先大恨其冬大舉寇大同遼東城堡多沒羽檄日數十至振謀挾上親討之發兵五十萬以往百官伏闕諍不得上行大臣扈從匆擾失措過懷來抵宣府人情洶洶敗書數至諸臣連疏止上行振下令凡言止者皆令赴行間掠陣未至大同已乏食僵尸枕籍而虜益日南引至大同振促上北向逆之益迫脇勳重成國公朱勇至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軍中欽天監正彭德清

名山藏

卷之三

宦者雜記

三

諍曰象緯示變不可復前設有疎虞乘輿陷草莽誰任咎振怒罵即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織既而雷雨大作營中人畜驚擾振方疑怪適前軍沒虜敗書復至鎮守大同中官郭敬以為言始有南意明日有詔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請車駕從紫荆關入振不聽自大同抵鷄鳴山虜已迫率兵五萬禦之為虜遮殺殆盡兵部尚書鄭埜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為殿振怒曰豎儒安知兵事明日上至土木日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以振輜重千餘輛在後須之遂駐土木傍無泉水明日欲行虜已迫四面合

圍大營不敢動又人馬不飲水者三日虜見我師不行偽退而稍北遣使持書通和上召曹鼐草勅遣二通事往和虜振急令移營行不三四里虜復急進隨搏我兵我兵大亂虜蹂陣出入裸袒相蹈藉死者蔽野乘輿遂北邊堡儲蓄及軍中輜重悉為虜得護衛將軍樊忠者安州人從上旁以所持爪捶死振護駕突圍復筮死虜百餘人死之報至百官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長隨王某俱在朝中為百官所毆死邸王命籍振家并其黨振從子山巒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宅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名山藏

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二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以庫計者六十有餘天順改元上尚思振諱言其為忠所殺詔復振官刻香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智化寺祀之賜額曰旌忠

汪直者大藤峽徭種也徭賊平直以幼男入禁中為昭德宮內使陞御馬太監為人便諂足任而憲宗寵之成化十二年黑青見內宮有物焉或如狸或如犬能侵鬪人其來如風不可捉捕上怪之未幾易州民有侯得權者出家為僧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宗推其祿命當大貴誅自喜復遇道士田道真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四

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有男子居母孕十四月而生時紅光滿室白蛇盤繞其人姓李名子龍得權聞而心異之變易姓名曰李龍蓄髮往來真定間夤緣得入內府內使鮑石鄭忠等北面受學稱為上師而得權晏然受之錦衣官較聞而發其事執下獄與其黨與皆伏誅上自是銳意調察外事以使直直布衣小帽乘驢驟往來都下莫重也久之大小政事方言俚語悉採上聞上悅之為別創西廠使錦衣官較百餘人從之聲勢赫然起矣百戶韋瑛者故無賴子投內官為家人蒙其姓從征冒功得陞百名山藏

戶正欲從直刺事無繇而福建人都指揮楊畢者少師榮會孫也坐致死人朝命提勘亡入京師營解匿其姨夫中書舍人董璵所璵為求瑛許之以資賄瑛因潛往報直而直亦正欲用其恣睢未有路則喜甚夜過瑛酣飲發較尉掩捕就鞠之搜得其擬賄日數內閣商輅及法司堂上官司禮太監黃賜陳祖生皆有名且奏下追所擬賄黃白二金皆不服使較人琵琶凡三琵琶者錦衣酷刑也以加人人骨節輒離寸許畢璵被琵琶不勝苦即妄言寄畢叔武選主事仕偉處直不用駕帖令數較梓仕偉至拷掠如之即捉掠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五

草使武選郎壁持赴旻署名旻曰疏出本兵即本兵
 自首之壁曰公長六卿旻怒曰今日方知有六卿長
 耶即遣人報瑛雖署名實出自兵部是為十三年之
 三月直既退泣訴上前曰奴得罪皆黃賜陳祖生為
 之非外廷意而南京御史戴縉者柔奸人也會以考
 績入京乃上言近年以來災變薦臻伏蒙皇上諭兩
 京大臣同加脩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亦
 不聞羣臣革何宿弊効何嘉猷獨有太監汪直緝奸
 捕貪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警衆直其部下韋瑛等行
 事張皇大臣奏允即蒙革罷伏望陛下推誠任人及
 名山藏 卷之 八 官者雜記

勢嗾科道詆排異已許各自陳九卿劾退者百餘如
 尚書薛遠董方都御史李賓侍郎程萬里滕昭遠等
 俱乞休致而戴縉未再莽內傳奉累遷右都御史矣
 尹旻見直益行長跪禮而諸卿皆從之王越即向旻
 曰豈有跪人六卿旻曰吾矚公矣不敢自異越為都
 御史直復用錦衣千戶吳綬為指揮緝京事內外相
 比奸如山也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者在鎮不職女
 直建州夷入貢誣以為盜邊執之諸夷忿將為亂上
 遣兵部馬文升往撫而直亦自請視文升故輕鉞鉞
 不自安會直至戎服遠迎除道飭厨傳叩伏趨走甚
 恭直見之大悅而馬文升接直平視交揖而已鉞即
 使其子父直更言文升於直建州夷所入盜邊者緣
 馬公禁阻鐵器出關彼無以為鋤鉞不能安生相率
 反耳直還言文升於上下文升獄戍之自是鉞與
 直兩相得也鉞故為山東布政使為巡撫者年俸俸
 鉞兩人並強幹苛刻不相能鉞復言俸於直直還會
 俸以議事來京直發俸貪暴事奏逮之并逮其所屬
 官吏侍講學士江朝宗者俸姻屬皆連逮貶謫拷掠
 牛俸究賊以萬計俸不勝拷行賄於綬綬諷所逮屬
 官吏代俸輸牛乃罷謫戍之鉞說直曰公今威名赫

奕願因別有捕寇斬虜功乃可以自結於上而外著
勳伐於天下直心然之即上言虜酋伏當伽將合三
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爲不
可直不聽入告上遣撫寧侯朱永充總兵郎中王
宗彝督餉而直監其軍直出廣寧建州夷六十八人入
貢遂掩殺之出不意入建州建州夷悉逃匿直殺擄
老弱焚其廬幕掘枯骸爲功是年遼餉之積倉儲滿
盈爲直一空而直得論功加祿米三千石而永進爵
保國公鉞加秩右都御史尋改戶部尚書宗彝陞太
僕寺少卿尋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矣未幾虜以復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十

讐爲辭大肆殺掠巡按御史強珍劾直罪直怒取
中旨械珍下詔獄即戍之遼東時直勢傾中外阿附
者蒙顯榮忤之者即遭禍譴天下重足一時士縉
趨走其門矣直更欲用兵安南爲職方郎陸容劉大
夏所沮而兵部尚書余子俊亦力持之十六年春直
被命監督十二團營其冬巡大同邊與都御史王越
出師至威寧海伺虜近邊駐牧者夜襲其營斬獲其
老幼婦女而是時張頤爲巡撫都御史傾府庫以媮
之盡報爲功次復加直祿米頤陞工部右侍郎越得
封爲威寧伯諸家子姪奴僕隨征者皆得陞錦衣官

有差直既啓邊釁虜輒數犯邊得中國人輒毒害之
皆以執仇爲詞上固疑之會巡撫大同僉都御史郭
鏜奏直與總兵共事互生嫌隙寧則恐直見陵直則
忌寧相軋儻猝遇虜寇且貸邊事上降勅切責調直
南馬監先是直有巡邊之役所至都御史鎧甲戎裝
望塵伏道須過乃興至館易小帽曳撤叩頭監道出
半跪有如役隸時人爲之語曰都憲叩頭如搗蒜侍
郎扯腿如燒葱其熏灼如此至是道出曲陽有司皆
避匿不見困臥驛館孤燭夜熒而已直先出使道出
定州知州裴泰故以供具爲直所悅至是以事至曲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十一

陽直向泰求食曰吾非復曩比矣上意且不可測爲
語曲陽公詰卒騎使得就道足矣十九年八月御史
徐鏞等極論直奸惡乞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爲奸
臣結黨欺國之戒命會官廷議俱請逮治上曰直等
結黨亂政欺罔弄權開啓邊釁排擯正直引用奸邪
當置顯戮姑從輕典乃降直爲奉御除王越名安置
之安陸州戴縉吳綬並革職爲民張頤致仕而文升
忠珍各復職致仕陳鉞以前致仕置不問二十年籍
其黨司禮太監尚銘發南京淨軍種菜孝陵籍銘家
得貲數萬輦送內府不絕者累日

劉瑾陝興平人故性淡景泰間自宮為劉太監名下因其姓純帝時領教坊見幸敬帝初擢茂陵司香其後得侍東宮以俳弄為太子所悅太子即位為毅帝時瑾掌鍾鼓司鍾鼓司內侍之微者也瑾朝夕與其黨八人者為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帝狎焉八人者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其一瑾八人中瑾尤賒給頗通古今常慕王振之為人也劉健謝遷李東陽聞上與八人為亡度之戲連疏請誅皆留中言官攻益急戶部尚書韓文等繼之帝遣司禮太監李榮王岳范亨徐智等入閣諭曰朕將改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十三

矣姑置之健等曰八人者祖宗罪人也惟陛下立決而正之刑帝不忍至驚泣不食使岳亨智等持議日三反曰且安置之南京劉健推案慟哭曰必無赦岳剛厲嫉邪方掌東廠健等因密語必不可得諸臣且伏闕爭公等從中應之皆曰諾其明日帝召諸臣左順門使榮傳旨曰卿等勸朕早朝則朕聽勸朕罷晏樂則朕聽惟去八人者朕不聽也吾少狎焉長習焉諸臣相顧未發榮轉詰文此舉出公公云何韓文進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陛下始踐祚遠舊故弛萬幾游宴亡度而狎宵人文等備員卿

執靡匡求得無言耶榮曰上豈不知今欲寬之耳上固有處諸公退吏部侍郎王鏊曰脫不處奈何曰是在榮榮頸裴鐵邪敢誤國及入見岳亨智與之偕切言上誅八人上勉許之遂使捕付外會日暮而吏部尚書焦芳者先泄其謀八人夜繞帝前泣捨地曰微上恩奴儕儻餒狗矣瑾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帝曰何也曰岳掌東廠也外謂諫官諸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稱是此何情也夫狗馬鷹犬岳買獻否乃獨咎奴儕帝怒曰吾收岳矣瑾曰夫狗馬鷹犬何損萬幾今左班官敢諱亡忌者繇司禮監無人也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十三

有則倡優侏儒之歡不絕於前馳騁弋獵之觀不輟於快意當前惟陛下耳帝於是立超遷瑾為司禮太監命永成丘聚掌東廠大用掌西廠瑾夜傳命榜管岳亨智逐之南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健等知事不可為即疏辭官帝亦立聽之瑾尋矯詔追殺岳亨於途擊折徐智臂捕治諸言官論揀健遷而請誅斥之者褫韓文官援焦芳為大學士使兼掌吏部事於是內揣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急法中之使自揀不贍而莫敢進言帝喜謂瑾可任悉委之瑾雜構戲玩娛帝候帝娛則多上章奏請省決帝

曰吾安用爾爲而一頌朕瑾繇是自決政用其妹夫故司務孫聰客松江人張文冕助之李榮雖位瑾上畫諾而已瑾選乖覺官較百餘不時四出察私事創新例以重法繩人作大枷枷及三品以下官員坐事罰米動百千石委科道官查盤遠歲錢穀非侵盜雖汜損者悉鈎索令償又使倍之科道還報以參劾多而賄賂重者爲稱職不則繫撻隨至於是縉紳相毆自爲吞噬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卽合家收捕坐及鄰佑無鄰者坐四遠華衣怒馬時時至下邑偏州而人重足立矣瑾之爲司禮監也蓋正德元年冬其十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十四

二月使禁直指揮點視六科官辰入酉出母離其次矯旨令左都御史張敷華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致仕二年以戶部員外郎李夢陽南京御史潘鏜黨韓文兵部主事王綸黨劉大夏矯旨謫夢陽綸官褫鏜職爲民以官寮下錦衣獄者指揮僉事牟斌善視之矯旨杖斌三十降爲百戶巡按江西御史王良臣論棟給事中戴銑矯旨械杖黜爲民東廠旗較言尚寶司卿璿按察副使祥郎中瑋肩輿都門外瑾矯旨枷以大枷警于長安兩門戍鐵嶺東廠旗較言巡按直隸御史王時中刻酷訟繫賊吏殆百餘人瑾矯

旨枷以大枷警于都察院前戍鐵嶺東廠旗較言巡撫山東都御史朱欽嚴酒禁行連坐法使濟南推官元魁覺察之總甲汝林之鄰人爲酒林懼自縊其母欲奏聞元魁與知府璜子母粟若金瑾矯旨械繫欽等詔獄令欽致仕璜爲民元魁謫永戍東廠旗較言戶部郎中繹督儲遼東濫役人夫儲多入少出瑾矯旨枷以大枷警于戶部門三月辛未瑾矯詔列劉健謝遷韓文等五十三人爲姦黨令罪未盡者悉致仕跪百官金水橋南敬聽詔錦衣衛百戶景祥小旗錦官較縉等九人坐王岳黨矯旨杖戍之瑾破故事凡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十五

百官奉使蒞任考毋過家南京刷卷御史允中治指揮翰等罪翰奏允中過家犯禁逮杖發遣之郝序爲其父故刑部侍郎志義乞祭葬瑾矯旨送刑部獄主事璋擬杖贖瑾矯旨杖降之并及署郎印者主事承芳錦衣衛都指揮楊玉者瑾黨順天府丞璽移玉文用關玉奏璽輕朝廷陵武職瑾矯旨逮杖之斃杖下兵部員外郎昆主事廸御史伯安坐忤兵部尚書字瑾矯旨令廸致仕昆伯安外調之寧王宸濠厚賂瑾請復其先世已革護衛瑾矯旨與之東廠旗較言御史胤先病告借用官車瑾矯旨逮杖黜爲民七月壬

寅朔既朝退瑾止廷臣左順門出李東陽所進纂脩通鑑摘其書畫不精者遍示科道官使劾東陽等不敬矯旨奪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劉機等四十餘人俸令太僕少卿通等十一人致仕中書舍人世隆等二十人爲民使改書居頃之書成文華殿書辦等官駿等二十人乃皆超叙裝潢匠瑁等七人陸文思院副使暉等三人不與書率遷授謝遷子編修不再請告瑾矯旨黜爲民蘭州知州閔與遊擊將軍謙相許會虜入莊浪巡按御史高使兵備副使張天衢治謙罪天衢弘治中爲御史廷糾瑾至是並高閔永成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十六

之晉府鎮國將軍表棟等其父追封爲親王身以加封郡王請禮部尚書傑言追封親王子加封郡王高皇帝祖訓無載也先帝時周悼王睦棟有請固不許陛下推親親恩許亦宜瑾矯旨許之而詰傑曰祖訓無載誰閉止睦棟封也令自劾傑言禮部尚書張昇前左侍郎今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前儀制郎中者今參議琮前員外郎者今知府忱前主事者今考功員外郎台瑾矯旨褫昇致仕後所予散官人夫月米曰使傑自劾者傑又委罪前人令與華俱致仕琮等皆調降之徽府爭民田知縣訥不與參政約御史陽都

御史琰如訥所上狀使戶部侍郎泮往覆之曰先朝有賜焉瑾矯旨悉令捕繫降謫之英國公懋家人文才侵占官民田刑部問擬減等徒杖罪瑾矯旨文才律輕情重也大理不參駁法吏邪寺正中寺副雲鵬評事鐸等悉降之故中山王達有賜田於無錫久失之無錫罷吏許祿教魏國公備與縣民塾妙相院僧爭故田巡按御史大有使羣有司視之備無田備不伏再遣給事中忱等會巡撫都御史艾璞覆勘璞使群有司再視之亦曰備無田備大賂瑾瑾矯旨三遣戶部侍郎佐大理少卿鼎等往佐等具奏有許祿云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十七

瑾矯旨械繫前後官京師杖艾璞五十編其合家海南加陞佐等俸一級給事中珣等奏查盤遼東諸衛倉場有泥爛虧折者繇知州英管糧郎中蓋繹分守參政今都御史政右參議巨故巡撫今右都御史龔致仕侍郎賜今巡撫都御史璋失驗察瑾矯旨悉逮治之詔獄瑾破故事今外官赴任者身領憑京師毋待人齎付三水民恕故妻與私夫謀殺恕論死繫獄久之恕自誣爲解巡按御史洪爲改杖繼洪者御史春論如初刑部審錄員外郎廉復如洪擬瑾矯旨褒春褫洪廉職以都御史泰失參駁令致仕四川副使

翼之故以御史巡按貴州千戶銳與百戶鑑訟翼之
繫銳銳逃使追之其僕溺渡死銳反誣奏翼之使御
史紐刑部員外郎鑑錦衣衛千戶珍卽訊紐還劾翼
之第所坐故公事又赦前可無罪瑾矯旨降翼之縣
丞奪紐鑑珍休京山縣民書倫殺人論死審錄大理
寺正習以爲可矜疑奏請再問巡按御史李天賦論
如前罪瑾矯旨驗問嘗鞫斯獄者與習並逮訊以天
賦決獄斷許需擢京堂官巡撫寧夏都御史藍章乞
肩輿之官瑾矯旨都御史四品不得肩輿章不恤軍
士自便奉降爲通判給事中奎奏寧夏芻粟十四萬

名山藏

卷之

臣者雜記

六

三千餘束火燬也先任都御史憲管糧僉事時乃報
曰汜爛瑾矯旨逮繫憲等責償憲死焉三年吏部都
察院考察百官旣上奏翰林學士儼家故富瑾嘗有
所求儼不與御史南金者都御史劉宇庭捷之不堪
辱養病去瑾矯旨綴奏尾曰學士儼帷幙不脩其致
仕御史南金詐欺無病其爲民攬頭傑速官銀監追
二年不就刑部如例類奏請保外完納瑾矯旨責刑
部玩法曲庇人不念錢穀重逮員外郎宅仁主事銓
降罰之令自後犯者卽盡償家產仍枷三月邊戍之
不得以赦論巡撫四川都御史纓巡按御史章參政

彥華副使貫參議祥鵬謂蜀水惡請開通巫山道可
自夷陵達夔州旨未下纓等皆去任彥華獨開道不
待旨瑾矯旨并械繫纓章等謫罰之徽世子奏民册
等負稅侵耕地册亦奏世子貪暴遣太監卽訊辭連
河南參政約南陽知府智及諸州縣官瑾矯旨發册
戍諸官俱落職以刑部侍郎陶琰故巡撫河南亦令
之間住光祿寺丞松歸省違限吏部據例復職瑾矯
旨罰俸曰凡省親養病者皆曠職營私自後違四五
月限者罰如松六七月者逮問八九月者致仕十月
以上者削仕籍養病一年以上者致仕亡何御史學

名山藏

卷之

臣者雜記

九

服闋稱病違八月如新旨當致仕瑾乃黜爲民瑾破
故事今陞遷府州官五品以上者悉推二人請如推
風憲官者廣東雲南四川缺僉事吏部推御史善御
史欽可廣東郎瑾郎垣可雲南同知山朝鳳可四川
瑾破故事越吏部所上序舍置善欽連點垣瑾朝鳳
焉濱州民苦重賦遣給事中多視豸言濱有官民活
艱地若干頃可備常賦死艱地若干頃可折納布鈔
寬民力民苦賦重者繇前巡撫都御史徐源朱欽不
爲奏處瑾矯旨勒欽源爲民瑾上奏請嚴邊儲馬政
之罰糧儲汜爛馬匹羸乏者商人解戶悉謫戍於是

法益酷巡撫遼東都御史鼎中錫璋參政參議矩
管糧郎中繹蓋監收知州瑾英巡撫大同都御史南
管糧郎中祿坐糧草沓爛皆身繫詔獄責其家人倍
償於任所久之不能償鼎等奏乞詣囚任所令家人
還鄉鬻產業可之猶令鎮巡官償後驗送鎮撫司奏
處發為民永平管糧郎中乾知縣議通判泰指揮英
以草束燒燬下巡按御史逮問乾請遣代而後詣理
以無廢邊政瑾怒矯旨令毋就御史逮訊之京師瑾
與焦芳欲私其鄉較士風言官請增河陝山東西解
士之額陝西六十五人瑾矯旨增至百河南八十八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干

以芳故增至九十五山東七十五人山西六十五人
皆增至九十芳子黃中登進士囑其同官得拔二甲
首瑾矯旨破故事併與三甲首名並授翰林官錄其
殿試所對策若一甲者判官張蘭為其故父副都御
史韋文請祭葬瑾破故事曰韋文久致仕法不得下
蘭獄查盤陝西邊儲者給事中奎御史或奏右參政
思明惟學副使崇熙經參議助都御史一清先後理
儲多虧折瑾矯旨皆逮鞠於京師奎或亦坐參奏不
別白下獄考訊枷項者久之河南民斌與其再從兄
凱謀殺再從弟澤俱論死而凱已死於械繫署大理

名工部尚書楊守隨謂凱死械繫即欲輕貳駁御史
房瀛改擬杖都察院疑其輕疏請自上裁瑾故惡守
隨時守隨已致仕家居矯旨即家逮之罰贖米千石
并逮瀛與署名者寺丞鼎寺正訥評事富等謫罰有
差訥自納於瑾又免之侍郎貴以脩邊用不足請借
戶部太倉銀尚書佐言往借太倉脩邊今尚未抵不
可許瑾矯旨往歲借不抵何不索者令佐自劾并郎
卿等皆奪俸侍郎瓊既遷吏部不自劾瑾曰向猶有
分職何自恕亦改之南京監察御史玉刷諸司文卷
多所奏劾瑾矯旨玉彈糾諸司殆可嘉者乃公廉者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三

不別舉降三級外調之兵科給事中希曾監察御史
之勵查湖廣邊儲亦有所劾奏瑾矯旨希曾之勵劾
不盡逮繫鎮撫司杖而削其籍前巡撫湖廣都御史
全右參政福副使獻民皆即其家捕之戶部郎中乾
諾坐先為主事時監收今有虧折沓爛瑾矯旨皆送
繫巡按御史待追償保定中衛指揮僉事永以索財
捶屬吏景致死故坐故殺論刑部員外郎麟審錄以
可矜請改永成永猶訟下御史武驗問如麟擬瑾從
之猶矯旨以麟擅出死罪降二級除之邊民登顯為
競渡之戲旗較妄言民擅造龍舟者瑾矯旨籍其家

瑾日益橫恣內臣有為匿名書者籍瑾過惡陰授禁軍使朝則棄之御道書兼追訟故尚書韓文舉太監扶安黃偉可用六月壬辰上朝侍班御史奏瑾大怒上退朝矯旨跪百官奉天門下與諸監立門東監之有頃命大臣出小臣留翰林院官東向跪曰內監雅待衆翰林敢爾亦使出御史甯呆等東向跪曰御史輩習知法度亦寧敢爾是或新進士瑾曰何預新進士者爾等敗壞朝廷事不一一稍處分即皆怨太祖法度即不見豈不曾知聞大小官皆起立如朝班省視遺書處是何官立也黃偉曰四品以上朝序班餘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三

雜立耳遺書人寧復立故處瑾曰則皆跪之其邸中搜必得草偉曰為此者不以語妻孥寧存草乃止是日僵暑中者數人悉拽出偉忿曰帖子所言皆為國為民好男子死即死耳何不自出身徒嫁它人禍為瑾怒曰是何好男子好男子不露章乃匿名民間匿名固死也矧御前即拉諸內監曰我等皆入待李公自監之李公者李榮也瑾入榮曰入矣公等俛而舒內豎擲米瓜焉榮曰公等拾啖之有頃瑾還來榮曰來矣來矣皆還跪瑾目之怒復入至暮盡送下詔獄長安鬻飯者爭飯百官市中蓋暴而死者刑部主事

錢順天推官也進士伸賜而病者亡筭明日李東陽疏抹瑾微聞出內人乃罷帝手匿名書曰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今用之遂退李榮黃偉任瑾首掌司禮監印於是瑾權益重內外章奏無大小先白瑾乃敢奏奏至不敢斥瑾名外鎮巡官以白本奏聞以紅本白瑾瑾不復干涉內閣持歸私第與聰文冕撰偽旨付外益用其親故曹元劉宇張綵并楊玉毛倫等布列要地變易吏兵二部選法任情陞罷陞而謝薄者立見罷加賄又輒陞將官失律有反加封伯都督者時徑自傳奉時綴批別本惟意而已又以事籍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三

沒故大臣家收適其妻孥日夜簡括天下庫藏添設巡捕巡鹽等官四出搜索增益諸邊屯田賦稅以肥私家海內騷然以有賓鑄之變而卒及於禍太監榮奏甲字庫收貯三梭布故備內宮內使之賞邇來以充文武官折俸包兒皆絲內外交通是致供賞空乏瑾命少監准與給事中御史戶部郎中各一人盤驗之矯旨論建議停徵及擅擬折俸者百七十三人下侍郎儼等十三人獄奪其俸罰給事中祿御史糖等九十五人贖罪米百石餘曰聊寬爾戶部參浙江巡鹽御史潤督鹽價遲延瑾矯旨下錦衣獄杖之法司

望風擬潤監守自盜黜為民因著今後有違者論死
南京刑部缺郎中吏部尚書許進疏署員外郎主事
者二人請瑾矯旨何輒用署不實授者使皆實對進
對無實授者以署亦故事瑾責進越制除官矯旨三
詰之令致仕侍郎鉞及文選司屬皆奪俸憲廟郭忠
妃弟勇言奸民侵其所賜田訟官久不決命戶部員
外郎鳳翔往勘鳳翔還報瑾矯旨追罰節年勘問官
戶部員外郎紀等十六人米五百石浙江巡鹽御史
岱奏蕭山等縣鹽課等司積欠水鄉草蕩價銀坐先
任運使奇等違慢不綜刷瑾矯旨令巡按御史各繫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二百

其家屬賠追凡十六人死者罰不宥南京監察御史
葛浩陸岷先忤瑾為民瑾怒未弭至是坐劾武昌知
府晦不實矯旨追論執杖之民如故給事中大顯御
史金參劾忤瑾意瑾矯旨繫獄杖降之故給事中智
故副使曾坐事罰邊米身死家貧戶部為之請瑾矯
旨仍令其家輸百石京倉給事中思誠御史珊查盤
遼東倉庫并劾都御史王宗彝陳瑤張鼎馬中錫韓
重前兵部尚書馬文升侍郎熊繡前戶部尚書侶鍾
顧佐韓文侍郎王儼李孟賜王佐張縉郎中陳大章
參政繆昌巡按御史王獻臣查盤給事中吳舜等復

十六人瑾矯旨重者罰米千石輕者五百以參劾不
阿陞思誠珊各一級工部缺尚書吏部推南京右都
御史吳文度南京戶部右侍郎王珩瑾矯旨陞文度
戶部尚書乃令與珩俱致仕四川缺參政吏部推陝
西副使蕃馬湖知府鐸瑾矯旨數蕃罪過仍陞鐸左
參政令致仕已推武昌知府晦寶慶知府祥瑾矯旨
用祥數晦罪過黜之四年吏部推南京光祿寺卿祿
廣西右布政使綸可湖廣巡撫都御史瑾矯旨用綸
令祿致仕自是吏部有所推舉令致仕者種種矣給
事中儀查盤寧夏固原等處倉庫劾累年兵備等官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二百

副使隆等十六人巡撫都御史徐廷璋等十六人侍
郎一人管糧郎中一人監收指揮鈇通判全等百八
十八人瑾矯旨令情重者罰米各五百石致仕為民
者半之儀又查盤馬價鹽課參劾巡撫寧夏右都御
史憲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一清苑馬寺卿靈僉事時
平涼知府遠同知思忠指揮冕等八人瑾矯旨憲物
故罰米五百石一清靈致仕三百石冕等情重者二
百石輕百石德王奏賜田千餘頃被小民占種當事
承勘久不為覈實追徵戶部覆議因舉承勘者姓名
前布政使泰璟濟南府同知文明通判佑新城知縣

瑩時環已遷刑部侍郎泰等死久矣瑾矯旨罰泰文
明佑瑩家米百石環三百石崇王言歲祿萬石糧米
一之粟米九之弘治間故巡撫都御史錢鉞以上之
宜取梗易粟請如鉞給者瑾矯旨鉞易米與崇易用
不奏擅更成法與諸藩通卽死當追論叔其妻孥及
臧獲婦女六十餘人於京師下法司會訊之沒其產
戍其五子諸邊雖有赦毋原仍罰承奉名長史顯等
贖罪米人千石繼鉞受事者都御史韓文等布政使
銓等御史清等府州縣官子麟等以年月久近罰米
有差當籍沒時浙江布政使李贊涕不忍瑾聞亦使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三

之致仕刑部吏遜告其本司郎中滌員外郎岳主事
承範文翰盜易贓物瑾矯旨除滌等名卽以遜爲刑
部司務軍人允以鹿毫之地獻徵王民訟焉遣戶部
郎中璘往勘璘并論舊勘當事者四十四人瑾矯旨
罰見任者米百石罷黜半之瀏陽民應龍與其族人
道龍有仇前後謀殺其五人蹤跡秘獄亦久懸遣給
事中九叙往聽九叙追劾先後聽獄者御史天賦而
下十有三人瑾矯旨悉降級罰米有差以九叙參詳
舉其職陞一級俸爲後勘事官法先是劉健當閣草
詔令四方舉懷才抱德之士至是浙江推擇餘姚周

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者四人瑾意四人謝遷
里人也又草詔出劉健矯旨天下大矣何餘姚多隱
士下四人鎮撫司鞠之辭連健遷矯旨黜爲民四人
謫戍吏部尚書劉宇復劾浙江布政使林符邵寶等
七人及推官謀聰知縣汪度舉不當瑾矯旨罰符等
米人三百石罷聰度職令餘姚人從此毋選京朝官
瑾以徵文譴訶內外官坐事罰米者動以千石或五
百石或三百或二百以爲常因令戶部爲期示前後
罰米諸官輸不如期者劾如法則大同倉輸千石者
尚書韓文一人五百石者文及侍郎張縉等九人三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三

百石者都御史徐節一人宣府倉輸五百石者員外
吳紀等十六人三百石者御史李進等三人太倉輸
三百石者指揮僉事張經等四人二百石者布政周
季麟等六人百石者尚書侶鍾等六十八人三十石
者員外李夢陽一人宣大二鎮輸三百石者給事中
吉時等三十四人二百石者給事中艾洪等十七人
松潘輸二百石者都御史劉洪一人大學士李東陽
言邊儲糧草故有專職者巡撫都御史等官不過總
其事而已審有侵盜固宜追賠如法今第云督理不
嚴若宜寬宥者瑾矯旨切責巡撫都御史因追數其

素所惡者曰若劉健謝遷無故扣關王時中酷暴張紳馬中錫等不職許進越制選官錢鉞擅改祿米諸臣罪狀平日難枚舉當其巡撫時加總督參贊等名委任非輕治邊儲無方事發竟坐倉官小民藉令監追至死何所賈償似此越律又奚恕也瑾請地數百頃費數十鉅萬作玄明宮朝陽門外以祝上隆復請貓竹廠地五十餘頃毀民居千九百餘家掘人二千五百餘墳築室俛民聽其宿娼賣酒日供贍玄明宮香火復請建關羽廟興平馬嵬鎮今有司歲時祀乞頒勅立碑鐫祭器堂楹之數侈其鄉人示榮寵焉瑾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三

三人人六十石前巡撫延綬都御史嵩坐嘗發宮格召商納糧草追徵未竟瑾矯旨逮嵩詔獄嵩不勝拷誣服自盜論斬籍其家妻孥坐收者二十三人久之乃得免死成瑾破故事矯旨令吏部不時考察京朝官毋待六年吏部言僉都御史陸完赴任違限三月宜治罪瑾破故事矯旨令為試僉都御史若初授御史然者上高縣民克明誣奏其縣人致仕禮部左侍郎黃景僭用龍袍諸不法事遣太監刑部錦衣衛各一人往按雜治經年無所得景嘗與人爭買產景家坊牌雕畫龍虎宅傍井鐫黃府焉瑾矯旨籍景家永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三

東西二廠外復立內廠自領之矯旨逐京師遊食人於城外使寡婦盡嫁喪未葬者悉焚棄之京師闕然遊食人千餘持白挺甘心瑾瑾懼乃復之瑾故急賄諸司朝覲官橐不足率貸京師富家滿瑾欲及還治則移官庫倍償之曰京債瑾聞復矯旨分遣科道官驗天下庫藏以自文於是司又箕斂賄庫而上下交征曰吾林吾死或有藉以自封者矣寧都民凌謀殺其大功兄坐斬屢懇下都察院勘實瑾矯旨赦凌仍覈前後問官分其罪三等前副使泗等四人俱逮問前御史恕罰米百石元三百石前贛州知府珏等

成之復分戍其子孫弟姪家人佃戶五十八人令所在禁錮前後御史布按二司及諸府縣官皆坐不舉發各罰米五百石瑾復破故事巡撫在外遷轉者令領勅於京師廣東布政使陞巡撫延綬久不赴京領勅瑾矯旨逮訊錦衣獄查盤給事中淳御史惠奏延綬寧夏折支拖欠虛出那移應償金萬九千三百餘兩因劾接管及奏乞者罪自尚書都御史僉事郎中長史而下凡三十九人瑾矯旨罰都御史楊一清僉事縉慶府長史養浩溥米三百石致仕戶部尚書顧佐侶鍾韓文郎中鍾昭各半之猶謂淳惠不織悉亦

計米如一清數查盤給事中澗奏前巡撫甘肅都御史畢亨借用軍贓銀買馬誤云借之備荒所費雖經奏辭實外瑾矯旨罰亨米百石尚衣監太監軌進奉還京過淮安言知府趙俊等給傳不時瑾矯旨罰俊米三百石輸邊巡按御史趙時中亦罰百樂安縣民能與其弟毒殺父以誣鬪者故論死刑部審錄郎中綱以爲疑巡按御史來句移僉事經參政嚴再讞能母妻訴京師自刎不殊以明能罪而綱已死瑾矯旨逮繫綱家罰米三百石來句經嚴各百石巡按三司官嘗聽斷者令皆以名聞臨胸縣民獄成僉事煥以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三

前都御史今刑部尚書劉宇及去任尚書韓文運使呂賢郎中孫祿等二十餘人瑾矯旨罪重者罰米二百石輕者百石致仕者減半充軍爲民病故及已罰米者得宥竟惡夔劾宇下錦衣衛獄與御史王潘並罰輸邊米三百故事纂脩書與纂脩者當陞職至是孝宗實錄成內閣循故事請瑾矯旨追論劉健在先朝纂脩會典多糜費不當今李東陽覆定之因追革當時所陞職於是東陽及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梁儲戶部尚書楊廷和禮部尚書白鉞右侍郎靳貴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毛紀丁憂禮部尚書劉機左春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三

為請賞瑾矯旨罰賜旻米二百石輸邊奪吉俸三月
為民都御史劉孟坐枉道過家逮繫京師刑部擬罪
當為民瑾矯旨枷百斤於吏部門罰輸邊米三百
松江府輸布疋准米二石成化末尚書王恕為巡撫
都御史與尚書樊瑩故為知府時節其米攤他稅布
得五減一以相浴也至是以所輸布疎窄不中追論
其繇罰瑩與前都御史彭韶侶鍾王克復知府劉璟
五百石前都御史何鑑魏紳艾璞前御史饒糖前知
府劉琬同知敏各七百石知府洪千石都御史鑒千
五百石惟恕以舊臣得宥查盤御史岱奏兩浙虧折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三

鹽課擬令巡鹽御史及運司官差次賠納毋論身死
者下至運判官猶納千五百金也瑾尚矯旨坐岱漏
參罰輸邊米八百石若運使楊奇久死家貧御史彭
程以言諱戍死於諫所皆不得減免程親黨助程償
猶不能舉其數僅一孫女乃鬻為商人妾焉是時瑾
酷法繩人內外貨賂不貲吏部尚書張綵過瑾從容
為瑾言瑾殊納之印綬少監宣錦衣衛指揮同知良
與刑部左侍郎鸞勘訟江西還宣良大賂瑾瑾矯旨
降宣奉御良百戶亦命鸞致仕自巡撫都御史林俊
而下三十一人皆坐不能早成獄罰米三百然終不

能改也是歲瑾矯旨清核天下屯田遣官四出戶部
侍郎韓福往遼東希旨過嚴義錦等州軍餘真等不
能堪因為變久乃定瑾罰備禦都指揮僉事鳳等人
米二百石執其首惡三十餘人誅之御史湯鼎者故
謫戍肅州會赦歸家其里人濡有訟事鼎兌磐詐取
其賂而鼎不知也濡誣奏鼎謬援赦文逃戍歸家家
居多諸犯禁事令給事中磐錦衣千戶凱會巡按御
史璞勘問上言濡奏鼎誣所引禁例奏鼎皆謾誕無
稽罪瑾矯旨杖鼎五十仍遣之故戍今所在有司禁
錮之陝西兵備副使旻肅州衛指揮杲以縱鼎歸俱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三

下御史逮問凱磐亦以擬罪不當下獄久之仍罰未
百石瑾又欲裁冗員嚴糾劾之禁雖名士在方面
者遇裁職悉罷去其官不別補御史牙御史武希旨
請令撫按官得不時糾劾所屬瑾從中可之瑾所用
偵事旗較雖郡荒縣無所不涉至是旗較有言遠
方吏不任者瑾悉取中旨以為察瑾言南方人之官
旁近皆奸熟不便於是破故事今南直隸浙江兩廣
俱母選用鄰省南京工部右侍郎畢亨稽覈湖廣管
糧官員如何劾參劾四百餘人開坐官之去留人之存
亡與在事久近者請上裁瑾矯旨致仕為民病故者

皆勿論它陞降丁憂考滿但糧有干涉者各罰米有
差在事有專責而年深者負百萬石以上罰千石十
萬石以上罰七百石一萬石以上罰五百石五千石
以上罰三百石四百石以上罰二百石有專責而年
淺與無專責而年深者遞減十之三焉陝西缺參議
吏部推僉事階僉事訥瑾矯旨徑陞訥為巡撫陝西
右僉都御史許肩輿取故都御史以歸自是羣小有
向瑾乞官者瑾輒擬旨其手本吏部不用奏巡撫遼
東右副都御史李貢坐奏前任劉瓛所議濟邊銀無
實又先為布政使時錢穀多逋逮罰輸邊米五百石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言

令致仕瑾又矯旨罰及南京工部尚書俞俊杜士忠
胡瑞各米三百石既又以俊善追徵免之而獨坐忠
瑞湖廣民有與楚府軍人爭田者知府金判予民楚
王以奏命中官與給事中會巡按御史勘既報瑾矯
旨歸田於王罰金輸邊米千石勒為民刑部尚書缺
吏部會推南京禮部尚書孫需兵部尚書何鑑需治
官廉瑾屢拔不謝矯旨留鑑如故予需致仕紹興衛
指揮俊督漕欲以濕漕米買銀輸京漕運平江伯陳
熊許之瑾素憾熊矯旨下俊詔獄使誣熊贓罪不法
事械繫熊京師莫敢論抹者遂梟俊首奪熊誥券籍

之發海南充軍謂副都御史寶參將椿與共事不
舉奏勒寶致仕降椿職一級於是詰責科道官令吏
兵二部悉按文武官坐事為民充軍閒住者並奪誥
勅如熊於是都給事中李憲者出瑾門下瑾有所賜
則出誇於同官曰劉公遺我也至是與六科給事中
十三道御史奏國家以爵賞待君子以刑罰繩小人
文武官蒙恩被遇榮身及親恩至渥矣奸回小人冒
名無實穢行彰灼公論難庇以至除名坐罪然朝廷
尚留寬大之恩已妻父母上及三代封贈誥勅如故
夫其冒名亡實穢行彰灼朝廷豈有賴焉不行追奪

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三五

尚書懲後若故大學士劉健謝遷及尚書馬文升劉
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通宜奪毀瑾從中可其奏舊
賞玉帶服色並令還官凡奪六百七十餘人五年瑾
矯詔孔廟脩理歲久未就豈無欺費者工部其按奏
之工部以先後當事者名上瑾罰都御史而下何鑑
等三十九人米有差則鑑千石御史濂等八百石都
御史欽等六百石布政使元等刷卷御史崇熙等五
百石布政使璟等三百石東廠旗較言南直隸巡
御史鳳鳴與所部指揮壘會飲教場為投壺蹴鞠之
戲瑾矯旨編鳳鳴為徐州驛弓手罰米五百石頃之

鳳鳴納賄焉乃令御史巡如故瑾法如秋荼矣而先是吏部侍郎張綵復請立稽考勘合法凡兩京府部寺類行天下勘合在外官陞任交代有未完者毋得輒離去不者降二級新舊官交相為那移者罪如之於是御史斌巡按河南還禮部為勘合未完當論如新法瑾矯旨詰責吏部都察院科道官何不悉知奏乃禮部自舉之皆罰俸有差禮科都給事中聰等河南道御史賦等尤當職加杖之二十南京錦衣衛炳者寧河王愈裔孫與其從弟昭光爭愈所賜宅下南京三法司勘之炳及昭光不待勘復訟辨瑾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三

矯旨彼中三法司刑部尚書吳洪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憲大理寺胡富何不即勘問使得復訟辨俱今致仕刑部郎中趙永禎御史王輔寺正元稔等皆外調之仍各罰米百石萬安人蕭明舉亡入滿刺加國變夷名曰亞劉與其國人端亞智以國王之命來朝因與其黨謀偽造符印入淳泥國索賞至廣東劫殺亞智盡得其財物論罪有差瑾與焦芳惡彭華因矯旨綴爰書之末曰江西土俗繇來玩法如彭華李裕尹直徐瓊李孜省黃景招引物議難以盡舉今宜束其仕進之路其地鄉試解額可損五十名仕者毋得選

除京職者為今是時瑾與芳尚謂王安石禍宋吳澄任元欲榜其罪於朝大學士楊廷和曰盜賊往往有之王吳皆前代事偶因一盜有此舉動駭人聽聞瑾曰榜朝堂前代亦有之廷和曰非盛德事可累主上耶乃止查盤戶部主事禪奏兩廣庫藏有鹽利軍賞銀六十餘萬見貯梧州府久不輸京師宜更使會計之瑾勅太監韋霽科道官往還報釋言誣也梧州府銀故以三之二計京貯其一焉先任布政銳巡撫都御史大夏巡按御史賢等視藏不綜刷則有之凡參劾八百九十九人瑾矯旨釋釋誣不治逮問銳等悉名山藏 卷之 官者雜記 三

罰米有差致仕右都督神英賄瑾因自陳邊鎮舊功請封拜瑾矯旨與之吏兵二部稍執奏瑾輒詰責百餘言下廷臣再議廷臣皆曰英當封遂封為涇陽伯瑾前後五歲株連之今蔓於士庶鉗徒之役上於衣冠若工科都給事中許天錫者素寒有氣節在孝宗朝與言官何天衢倪天明者數言事京師稱為三天正德二年六月朔日天錫手具登聞鼓狀力陳時弊懷中不敢奏自經屋梁死給事中郝夔覆視榆林功次瑾私人冒功者多夔難所紀叙亦自經死給事中鑰使還當賂瑾無所借資自刎桃源舟次終五年

間惟大理評事羅僑抗疏得脫中外之人莫不壯而
怪之於是士大夫雖雅砥名節者悉變為曲學應世
而諛佞者不可勝道也瑾嘗有所借以驗士大夫應
違一朝士某從其門下某請見某曰我公好近眉而
冠君之中高奈何曰業定矣聊姑入及見瑾瞪視按
其冠過目叱出之朝士大驚更低冠入謝瑾乃說祭
酒王雲鳳先提學陝西榜笈生徒有同囚訊瑾聞而
遷之雲鳳于思往見瑾瑾叱曰何物祭酒一嘴猪毛
耶雲鳳惶恐謝既退請瑾臨視太學如唐魚朝恩故
事復請較刻瑾近行法例永著為令中外守之於是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三

給事中銓亦如雲鳳請刑部尚書璟數被詆懼當免
因劾奏其屬三人瑾謂璟能督責意乃說而給事中
滂者承委有劾奏其父銓為都御史乃亦在劾中於
是瑾以為無所不可為矣是時安化竄鑄者久有反
謀而時會少卿周東度屯田寧夏希瑾過刻又多斂
軍士金錢為賂巡撫寧夏都御史安惟學亦數杖辱
將士將士皆怨之其年之四月竄鑄因將士之怨移
檄中外數瑾罪與何錦周昂丁廣殺東學為變帝詔
太監張永與故都御史楊一清討之未至而竄鑄已
為仇鉞所擒竄鑄之檄數瑾罪也莫敢聞上有指揮

鯁者傳檄示人瑾捕下獄論死因下赦寬恤以收人
心及聞其擒悔乃欲反之方倏然自為功謂當得大
封拜馬永成與永等皆瑾故等夷不相下瑾尤忌永
寧夏功八月望日甲午永至自寧夏上迎之東華門
獻俘賜宴比夜瑾先退夜半永出疏懷中密白其反
狀永成等亦助之言上曰罷矣且飲酒永曰離此一
步臣不復見陛下也上曰瑾且何為永對曰取天下
上曰天下任彼取之永曰置陛下何地地上悟自行至
直房執瑾怒罵曰奴反耶瑾猶以為戲上拳之蹴之
遂繫縛菜廠封其內外舍明日降為奉御閒住之鳳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三

陽命廷臣議其罪瑾常招引四方術士余曰明余倫
余子仁等出入其家妄稱其姪劉二漢者當大貴以
是有反心中外天災地變率令禁勿奏太監孫和等
嘗私造衣甲弓弩遺瑾瑾皆受藏之竊竊有不軌圖
是月也瑾兄錦衣衛指揮景祥死公卿以下吊賻填
門云將以八月甲午葬百官又為辭靈之祭賻錢帛
益多時瑾晝嚴夜禁星出後衢道四寂有竊聽者中
夜聞兵甲聲錚然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甲午傾朝
送葬瑾且因為亂永之獻俘也瑾使以乙未入永知
即以甲午入以故得先發明日晏朝後外人微聞

行罪猶莫敢顯言者及旨猝中發邏卒飛騎交馳於道黃紙黑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如沸浹日乃定初上尚未有意誅瑾瑾聞鳳陽之命曰猶不失富太監也及籍其家得金二十四萬定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定銀八百萬定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六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盪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玉琴一玉珎印一以上諸物又得金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銀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又得偽璽一衮袍四八瓜金龍盔甲三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早

千金牌三穿官牌五百牙牌五百冬月團扇飾貂皮扇中置刀二衣甲千餘弓弩五百上大怒曰瑾果反乃以付獄并其黨吏部尚書張綵掌錦衣衛者指揮使楊玉掌鎮撫者指揮使石文義皆送都察院獄於是六科給事中納十三道御史賀泰乃共劾瑾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執瑾午門會多官廷訊之都給事中李憲至是亦劾瑾瑾聞之笑曰憲亦劾我邪鞠之日刑部尚書劉璟猶噤不敢聲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稍却辟駢馬都尉蔡震曰我國戚也不出汝門得問汝瑾曰汝不嘗為我罷

領上直軍平震曰此樊凱非我也使人批瑾頰曰公卿皆朝廷所用云何絲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衛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語塞既上獄上命毋覆奏凌遲之三日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於天下是日也都人鼓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石奮擊爭買其肉啖之仇家有以一錢易一嚮生噉之者瑾親屬傑等十五人并二漢張文冕楊玉石文義等皆論斬它諸謫戍有差張綵等附瑾致高位者四人其行事如左

張綵葦昌人美丰儀弘治末年官吏部文選郎為馬文升司屬文升稱其精敏公當亡何給事中劉蒞論其顛倒選法綵引疾不辨而去士論高之劉瑾搜求告一年以上者盡籍名綵赴京補舊官時瑾好私其鄉人綵既為瑾同鄉又京師諸公多薦之者瑾益有意綵綵殊未知既謁朝尚書許進問曰自河下來矣綵曰何為河下河下瑾所居也居數日乃往見瑾見綵狀貌益喜迎笑曰好鄉里好鄉里外官多不知事朝後即來知者謂彼自來不知者謂我要人如是鄉里遲來最得也居亡何以邊才陞右僉都御史而合水韓鼎者亦繇瑾陞戶部侍郎與綵同廷謝鼎先謝老不任拜起又吃吃不能致詞谷張魏馬輩屏後羣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四

笑之瑾甚愧曰且看此人既訥皆歎曰好男子好男子此不負所舉矣綵歸過瑾瑾設酒肴預待曰今日非都憲我顯彼老韓羞殺因歡挽竟日綵爲選郎時奪其鄉人撫州知府介妾平陽知府恕有妾又欲奪之恕不與遂陷恕公罪恕送妾始得論減其性資柔悅善佞瑾故愛之至其綜覈敏練亡如也既遷都御史吏部尚書劉宇不能舉其政東廠偵較告瑾瑾未兩月復遷綵吏部侍郎又亡何轉綵代之綵自以起郎官不兩歲至尚書因詆瑾辭瑾厲色曰公已二十年名進士有何不可昔太祖用布衣爲宰相皂隸爲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四三

知府但要舉其官耳我不曾徇私要錢爲朝廷用人何管遲驟綵不敢再言復自擔曰不哭孩兒誰不會抱此時但能有所轉移少息衣冠之禍百凡付諸天耳綵與朝士言稱瑾才略過人常呼爲老者進退人才不率舊章惟瑾意然綵言瑾亦無不聽時乘間爲諸公居間亦有之瑾嘗謂綵祖法最嚴今乃久廢我故欲大振之綵從容言曰明公所見甚高但祖法痛懲貪汚今乃未免示人人人生百年爲期受用能幾最可重者竹帛垂芳享之不窮不才家居見有司條件科斂當時爲盡入明公之橐到京徐察乃知未然是

怨則歸公利適于衆何苦乃爾公自不用誰敢多恥既不多人當自服祖法不難振也瑾曰微冢宰教我幾誤一生卽今內外堆積身後好了它人我自落得箇罵名耳乃晝暮夜辭金故事於太門之外御史歐陽雲給事中吳儀少監李宣指揮趙良皆以多賂瑾爲瑾所黜罷御史節饋瑾未至瑾先發之捕獄論死瑾謂綵曰鷺鷥不喫鷺鷥肉今也喫了南京祭酒某求轉亞卿南北直隸提學一求大理少卿一祈免察各賂我千金以上三人管秀才掌風化乃如此不知敗壞多少好子弟皆黜之始士大夫見瑾門畫辭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四三

金皆笑既乃知絲絲綵又言於瑾曰公左右多騙財壞事瑾如所舉名盡逐之然綵平日惟知敬瑾瑾疎同類同類以爲綵教之綵有所推舉悉不先白內閣諸公諸公亦銜焉一日瑾涕泣語綵曰始谷張諸人患外臣籍我輩推余當之余以身徇天下所摧折衣冠多矣今天下之怨皆集于余諸人晏然享之余未知所稅駕也綵因辟左右曰今上未子勢必立宗室子若長且賢公受禍矣不如援幼弱者公長保富貴亡憂也瑾曰善居數日忽變曰無以宗室爲吾自立耳綵告不可瑾怒以茗盃擲綵綵不敢言瑾敗奉旨

下都察院獄捕問午門前坐綵與瑾同反綵劾曰
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可鑒此心絲書生二十年位至
尚書更復何望乃忍及此在上皆讀書明忠孝請各
求之於心瑾雖死所親信子姪尚在請加追問有何
指證左驗何必問絲轉呼打二十棍押回獄五十餘
日卒已有旨與楊玉石文義等剉屍長安市

焦芳泌陽人天順中進士李賢以同鄉故引入翰林
芳事賢若廝養同列羞之同列多用才華自著獨芳
猜狠無文衆盡畏其口或語萬安曰不學如芳亦將
為學士乎安曰焉得知芳聞曰是必彭華間我我不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四

學士者且刺華長安道初命翰林纂脩文華大訓以
為東進講其書獨華等數人為之芳不與心耻焉
時當講輒摘其疵曰某當作某蓋誤芳素比尹某父
子及尹敗坐繫詔獄既出貶桂陽同知芳疑出華安
銜兩人者入骨弘治初陞霍州知州尋陞四川提學
副使上書乞憐尋調湖廣副使所以謀復翰林百方
時宰畏之不得已陞為南通政以憂居家會李傑亦
故出自翰林以南京祭酒服闋待除徐溥欲還傑故
署劉健不可曰焦芳日夜伺此今日援傑它日能拒
芳邪溥不聽及傑入芳兼程至亦授太常少卿兼學

士未幾陞禮部侍郎日於衆中毀罵健芳在禮部行
文書有不可意即引筆抹去不關白尚書俄改吏部
則馬文升為尚書老臣矣亦時時姍侮之芳陰結言
官使抨劾素所不快及在已上者力求入閣謝遷抑
焉亦怨遷每言及餘姚江西人輒大罵也正德初戶
部尚書韓文疏論會計不足詔廷臣集議僉謂理財
無奇術惟勸上節儉而已芳知上左右有竊聽者大
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况縣官耶諺云無錢簡故紙
今天下連租匿稅何限不是簡察乃獨損上上聞之
喜文升去遂以芳代之會八中官導上戲樂給事中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五

劉蒞陶諧等極諫韓文王鏊亦欲繼上疏疏當首吏
部走告芳芳曰我大臣也知格君心而已既上召諸
臣左順門芳故曳履徐行曰今日之事為首者當之
乃又泄伏闕謀於瑾瑾深德焉健遷去瑾援入內閣
凡瑾所以濁亂海內變置舊章皆芳導佐之芳過瑾
稱千歲公公自稱門下每事先得瑾意乃出言若一
口四方賂瑾者先賂芳立應矣芳子黃中亦傲狠不
學舉進士廷試芳謀得狀頭李東陽王鏊為竄二甲
之首芳言瑾徑授翰林簡討又一年驟改編脩然尚
時時以其子不得狀頭移怒東陽罵詈之瑾聞曰黃

中昨在吾家吾試之樞詩甚拙顧恨李耶瑾怒翰林
官傲已欲盡出之外張綵勸不可及纂脩孝宗實錄
成瑾復持前議綵復力為勸瑾意良平而芳父子與
其私人簡討段貝輩文致諸翰林密投瑾是以有擴
充政事之名芳大都惡南人其於江浙尤甚既憊愚
瑾裁江西解額著令餘姚江西人毋選除京朝官即
見一南人退一北人進輒喜雖尚論古人亦輒譽北
而詆南嘗為南人不可為相圖進瑾其與脩孝宗實
錄也亦以筆惡南人若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皆天
下所推長者名卿芳肆情誣詆反自喜負曰今朝廷
名曰藏 卷之 宦者雜記 四六
之上無如我直者始張綵為郎時芳薦以悅瑾意可
共姦利既綵為尚書芳父子納賂薦人無虛日綵不
能滿其意遂有隙而段貝者見芳勢衰轉附綵盡發
其陰事互構於瑾瑾大怒先是土官岑濬沒入家口
當給賜大臣芳聞濬妾美求得焉嬖之與其妻反日
至于操刀芳病臥黃中與其妾亂瑾對人常斥芳也
實鑄平禮部以黃中充頒詔使瑾復沮黃中不與行
芳慙乃乞歸予致仕瑾敗革去散官月米黃中黜為
民芳居第宏麗治作勞數省趙風子等盜起至必陽
火之發嘗仆牆多得藏金焉掘其先人塚墓雜燒以

死盜骨曰使無擇也求芳父子不得其芳衣冠被庭
樹面縛如首罪狀歷數之使羣盜糜之以白刃曰吾
得手誅此賊死不恨矣風子臨死呼市中吾非反者
恨焦芳父子二賊導劉瑾為亂欲誅之以謝天下木
能也然老賊予已屈辱之小賊通誅為介介耳劉二
漢亦曰吾死固當吾家所行後繇張綵始繇焦芳綵
與我極刑芳晏然何也
劉宇禹州人軀幹魁偉自知縣擢監察御史累官至
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用法多鉤距所至剛愎自用
然亦有能聲嘗鑿品字窖製鐵子砲以禦虜孝宗以
名曰藏 卷之 宦者雜記 四七
為才正德中以虜警陞右都御史總制宣府大同軍
務奢糜無度奏帶僕從數百人責有司供帳不貲至
邊尅減邊儲首以萬金賂瑾使其子倖拜瑾為父瑾
自是賂千金者不復留視遂論脩邊功賜金帛廢子
錦衣百戶召入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勅未出而宇已
至國門矣宇恃瑾橫恣御史有所拂輒鞭杆之瑾以
為能擢兵部尚書加太子太傅時許進為吏部尚書
瑾因事去進遂以宇代之尋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屢受玉帶蟒衣之賜宇在兵部賊賂狼藉迨轉吏部
精神之魄不逮債帥乃甚悔曰兵部自好何必吏也

張綵為選郎事皆絲綵字尸位而已綵既遷宇益憤憤瑾乃復轉綵為侍郎佐之瑾才綵甚亟欲援之尚書不忍罷去宇加宇大學士俾入內閣先日瑾詣閣中賀宇為瑾置酒其明日猶入瑾曰此地容彼人耶宇聞疏乞省墓歸人謂宇偃然黃扉不及曹元流毒善良不及焦芳也

曹元大寧前衛人徒以與瑾葭莩之舊繇山東布政使四年五遷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日對人諧謔市井鄙語而已瑾誅上言願宥不職之罪開更生之門為太平之民守先人之墓其言甚哀詔許致仕

名山藏

卷之

宦者雜記

哭

頃之黜為民元老無子而盛治第京師每從瑾所飽餼出意氣甚得瑾敗恥所藏違禁服用竊夜焚之未幾貧悴遂市其第貴家自作墓誌曰即死誰銘我郎曰余傳劉瑾而一時政事之凶忍賢士大夫之僂酷可以傷焉觀其五年之間威柄號令一出其子天子矣瑾寢處士大夫若嘔笑報伏闕也彼何人斯云法太祖哉余讀瑾爰書焦芳劉宇炎熱之人耳謂張綵變亂選法故所坐獨重綵故名士也予得見其弟繼家狀嗚黯私恨良有可信其始託非也予以是悲之因為草次而存之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高道記

士固有以自好者狂歌草澤之中蓬累茨茅之蹊棄纓冕而混羊豕甘葵藿而佩衡夷或有沈洋猖狂或有委蛇支離要皆偶於道而不入於邪衷其華采見於言辭而聲光著於世亦能使當世之士跂嚮而從之以是知狂簡之成斐德義之游囂文章之芳潤而山林之致遠也

陶宗儀

楊維禎

楊基高啓張羽徐賁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一

合傳

徐舫

王冕

宋克

葉子奇

虞原璩

陳海雍

沈周

伍雲

孫一元

張詩

祝允明

唐寅

文徵明

王寵

黃省曾

都穆

許相卿

高濂

傅汝舟

孫宜

盧柟

宋海翁

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元時舉進士一不中即棄去學古無所不窺遇人無夷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於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明初徵聘不就藝圃一區果蔬薯蕷度給賓祭餘悉種菊栽

接溉壅身自爲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爲詩無
掌大噱人莫測也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宗儀所
著有說

邪一百卷駁耕錄三十卷書
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

楊維禎字廉夫諸暨人漢楊震之後也元末擢進士
仕不信其志棄官歸將妻子遊天目山放于宛陵毗
陵聞雪中雲閒山水最清遠又自九龍山陟太湖南
泝大小雷澤訪縹緲七十二峰東極海登小金山冠
鐵葉冠服褐毛寬博手吹鐵笛九竅應律聲絕人世
好事者多載酒維禎所幸聞吹笛維禎爲一弄便臥
遣客客或不去更臥而吹自如嘗對客曰笛有君山

名山藏

卷之二

高道記

二

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非鈞天大人不發也其登眺
名山勝處想見古人風節曠邁人莫測焉始張士誠
據浙西聞維禎名累使求致不能屈而撰五論反覆
告以逆順成敗之說太祖在軍中聞而甚高其義及
卽位被命至京師年七十餘矣作老婦謠以見意上
笑遣之還雲閒九山行寓病作移柱頰樓中曰吾欲
觀化一巡起自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
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且久遂圯然逝似
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步履聲相接與永嘉李孝先
茅山張伯雨錫山倪瓚毗陽顧瑛爲詩文友與釋臻

釋琬釋信爲方外友其文有三史統論五千言太平

綱目二十策歷代史鉞二百卷更詩五十卷藏于鐵

崖山始維禎父奇維禎爲築萬卷樓鐵崖山中維禎

在樓輒轡傳食讀書其中者五年故以鐵崖自號末

濂稱鐵崖先生起浙河之間聲光殷殷摩憂霄漢撫

其論撰如觀商敦周彝震雷成文而寒芒橫逸詩震

蕩凌厲鬼設神施尤號名家

楊基字孟載著書十萬餘言名曰論鑒常於坐上賦

鐵筆歌楊維禎驚喜與高啓張羽徐賁號吳中四傑

張士誠辟致之王師平吳籍置臨濠又遷之豫後起

名山藏

卷之二

高道記

三

今平陽復從坐徙白鹿爲從史又以罪斥再起東安
還授員外出按山西竟以讒還役鍾官卒啓字季迪
長七尺有文武才精通史學詩尤名家初爲上所
擢翰林編脩且大用之辭罷家居久之坐爲魏觀作
上梁文竝獲罪八剖啓屍羽好著述文辭典雅紀載
行事詳而有體工詩善畫洪武初以儒徵對不稱旨
放還又徵起爲太常丞坐不涓潔當刑而免移之嶺
南未半道復名懼自沉於江賁能詩善圖染有山澤
間意張士誠辟爲從事卽謝去洪武中徵起使晉冀
還橐惟所賦詩命給事殿中進退有恒不失尺寸改

御史按粵又改刑曹陟參政廣西有政績進布政河南以征洮岷之軍與論死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幼有俠氣視法度士如無既應舉棄去之學為詩人出游江漢淮浙閒與名士切礪而詩道益昌返築室江阜日苦吟天雨雪終日釣江上不去宋濂劉基葉琛章溢同赴召買舟泝桐江而西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立江濱揖基而笑且以語侵之遂登舟與三人歡飲別

王冕諸暨人少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輒忘其牛父怒鞭之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何

名山載

卷之

高道記

四

不聽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執冊坐佛膝上映長明燈朗讀至旦魔又土偶穉惡可怖恬若無觀安陽韓性錄為弟子遂成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里冕置白牛車駕母被古冠服從之小兒遮道訕笑作小樓居止必其意中人乃許之登元末屢應進士舉不中棄之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慷慨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天地開合成白玉使人便欲僊去及入城戴大帽如蓑穿曳地袍翩翩行兩

袂軒者人皆笑斥為狂奴北游元都元秘書卿薦以館職冕曰公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歸携妻孥隱九里山傲周禮著書一卷秘而誦之撫卷曰即未死持此遇明主伊呂不難也高帝既取婺遣胡大海攻越屯兵九里居人奔竄冕獨不動兵執之曰我能為若帥出奇計乃與俱見告大海以攻城之策高帝聞其人召與語良悅寘幕府授諮議參軍一夕卒

宋克字仲溫長洲人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克用周養賓客與少年飲博遨

名山載

卷之

高道記

五

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焚亂乃謝去酒徒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遂歷游江南名勝而歸家居以氣節自勵衣冠爭慕赴之有軍將麤橫甚數毆辱士類名克飲或勸克勿往曰醜人也克即往坐上坐為語古賢將事軍將舉尊下拜立起為壽克伉直多辯好箴切家雖貧其舊時喜事故在致客尊賢周旋不倦時時急人困有樓君卿原巨先之風久之稍厭去杜門學書書作章草法一時學者爭効之洪武初為鳳翔同知卒時有宋廣宇昌裔者仕沔陽同知亦善草書人稱二宋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生元季世博達今古詭德匿時洪武初有司春祭城隍群吏先竊飲猪腦酒縣學生發其不敬子奇與群吏株連就逮獄中以瓦研墨著草木子出獄成之其曰草木子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况其生而傷其言之立也其書稽上下之儀星躔之軌陰陽五行生尅之運海嶽浸瀆夷戎希乏之物神鬼伸屈之理草木之變魚蟲之尤律曆推步易衍之大宗釋老孔制之書而歸於六籍之緒野記時事失得荒兵苗異文弗避而義甚則平生所著又有範通玄理大玄本旨齊東野語諸書

名山藏

卷之六

高道記

六

虞原璩字叔固瑞安人博涉經史永樂中以楷書薦與修大典竣事將授官以母老辭歸温州守何文淵時時乘小舟詣之璩出迎文淵曰此地不容易到璩答曰此客亦不容易來也每相與辨難經史商榷時務各極歡去一夕忽至坐談久之不覺夜半村落無所覓酒文淵笑曰醯可代也璩遂出新醯侑以蔬韭對酌劇論時人謂之醋交同邑有季德基亦以善書應薦母老辭歸文淵亦敬禮之粟飯魚羹亦未嘗不飽時語人曰吾守温州得瑞安二隱君子焉

陳海雍清江人自號龍潭老人陳獻章受學於吳與

弼嘗以周易質疑與弼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獻章歸如言往謁適海雍簞笠犁田乃延至家與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獻章欣服去既去語兒輩曰吳君非知我者

沈周字啓南世居長洲縣之相城里父恒吉與其兄貞吉並精繪事志尚高邈家庭僕隸悉通文史周風格潔脩外標朗潤內蘊精明文學左丘詩學白樂天蘇子瞻兼有陸務觀之體書法黃庭堅遒勁奇崛其畫得之於天率多自運極其變化或時草草點綴而意態橫生畫成自標題人稱二絕周事母至孝父卒

名山藏

卷之二

高道記

二

便棄諸生業或勸之仕曰君不知母氏以周爲命乎至其含弘仁恕寬然長者也隣有失物誤指周家物曰是公物耶推而與之其人既得物返周家物周曰非公物耶笑而納之嘗購得古書一部殊費價直客來睇視之曰吾書也示我所從來將往質焉周問驗其書果是客書舉而還之終不言售者姓名亦不嘯呵售者至其直氣倔強又復無如弘治中科道官龐泮等以言武崗知州劉遜事有旨下錦衣獄者六十餘人臺部封事無人收納吏部尚書屠瀟請以他官代之既得旨詹事楊守陞致劄於瀟言科道下獄公

即當抗疏請貸如何但請他官代収章奏周讀之而作詩云古諫無專職士庶獲胥通今者置有位非位默而恭卿相曷其然出納代天工宮詹此劄子責善太宰公辭嚴氣則直讀之聲風颯韓論及歐書異代而合縱既可扶國是抑竭朋友忠百年無此言友道從而隆朝廷罰臺給株連班直空宰公乞攝曠奏上何恩恩略弗涉救援於是涉迎逢急彼故緩此意外有牢籠人情鄙茲疏詆訕紛兇兇臺為風紀御給本絲綸總朝廷托耳目立法繇祖宗官小係則大責重望乃崇愆忒以之律邪伎以之攻從則如水流不

名山藏 卷之八 高道記

如水壅士氣要在養養則其氣充指沮夫騫謬使之抱暗聾天王本聖明人實股肱信之如蒼龜可以定吉凶慨慷能行義曰無優容難解者彭王喜怒注宸衷程罪終見釋鉞倖終弗庸公議皎如日曉及三尺童豈宰顧不諒而弗及童蒙朝廷行是罰名以懲不供因攝以寓援何不鑑觸龍乞醬或得酒求魚庶離鴻言患不至此何忠聽弗聰所惜在諫垣兩椽一歲中歲來其媿媿履霜愴凌凍不可視朝廷長有拒諫風鳳鳥各不鳴若鳴致時雍匪為群諫地自樹彌亮功其日舉傳奉逮諫適相同奏名六十員珂馬

耀長衝霄靡共趨走俛默不敢顯觀者謂不祥道議起如蜂其責將誰歸未可謝匪躬當憫時不平亦可悲人窮不鳴豈瓦雞不應豈木鍾豈待七年發救焚必征徂但恐緩不及激切有緘封令人思三原當此熱心胸陳乞唯恐後剴切期必從皎皎歌白駒一往無留蹤江湖渺吾憂其言不可終嘗作題松卷詩老夫平生負直氣欲一發洩百不遂隱居只作木強人設仕亦為強項吏白頭突兀尚不平托之水墨見一二豪來寫松三百株一一長身拔於地只嫌紙短手

名山藏 卷之九 高道記

縮腕聞風雨生蒼翠讀其詩其人可見也周維傳城帝郭外置一行高每自相減至高則遠近喧傳沈先生來矣舟開河干履滿戶限乞詩乞畫應所從應之即取夫牧豎無不得意去然以母故亦不久留也居吳中與吳寬都穆文林相厚善而王恕彭節先後來巡撫加禮之殊等最後有曹太守者新購察院成欲圖畫其楹廡籍畫史周名在籍中隸攝之周曰母驚老母且夕盡不敢後客曰太守不知公何賤公也謂貴游可勿往周曰往役義也豈為賤哉謂而得勿往乃賤月亡何太守入覲銓曹問太守沈先生無恙乎太守漫應已見李東陽閣下曰君挾沈先生書來耶又漫應時吳寬方為少宰太守會皇走謁問誰為畫僕多有之公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病不能書也太守送東陽所送備讀吏卒曰沈先生病不能故使圖院太守叱咤曰我不知沈先生則已矣汝輩不為我一言乎夫是歸也必無至廨而先詣沈先生伍雲新會人少軒整無與讓所欲語輒語既與陳獻章游痛革素習約已以進曰不自樹不如死也南山

南有大江自以意為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其中遇
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乘艇獨釣或設茗招獻章
共啜悠然坐艇尾賦詩獻章扣舷和歌不知天壤之
大也後即所居北巖為巖亭杜門息交間寂幽坐別
於白沙築草屋三間曰尋樂往來居之雲為人篤孝
嚴先人重祀事有事先人之祀一門尊幼無敢不虔

恭

孫一元字太初自云關中人或曰其母倡也幸秦王
而生而秦王不敢子之或云安化王府中諸王孫東
髮入太白山繼入終南汎觀恒岱躡衡廬返嵩山渡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十

汴謁關里止鄒魯之郊久之踰江淮下吳越玄巾白
袷混遊貴賤常以鐵笛鶴瓢自隨憤激悲歌俛仰千
載思古豪傑不得一當素自誦云平生陳正字死不
受人憐初譚導引人疑其僊晚居湖州乃嬰昏娶與
尚書劉麟舉人施侃山人吳琬陸崑結社號茗溪五
隱其詩悲壯激發而澤於冲和年三十餘卒湖州道
場山中

劉麟字元瑞南京廣洋衛人弘治九年進士
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應因畿內至活萬六
千有奇進郎中出知紹興不謁辭劉瑾之官五月都
大治瑾街之無他事除名為張紹興人立小劉祠以
繼劉龍麟罷官無以為家泊舟湖州一富人門富人
善望氣曰吾門今日當有賢人至令人守之入暮麟
從舟中起步富人門其衣巾若醫士然門者告富人
富人走出延之具知其平生遂留止之時值歲大侵

斗米百錢家有饑色士大夫相率日可使劉元瑞至
是歸安陸竟來相慰藉吳子琬施子侃蒸麟道諸忻
然迎之入湖相與論道蒙山之董鳩關中孫太初方
僑居談說玄理說相見晚會龍子霓亦至遂結社為
海南五隱瑾敗起知西安府歷雲南按察使請告嘉
靖初起太僕寺卿每退食焚香如坐禪室相楊廷和
過麟門見其雙膝倚戶飄香載道問曰此內為誰曰
劉卿也致意而去尋權巡撫真定久之為工部尚書
請作節慎庫久之致仕會顯陵宮殿而漏追論事在
麟時落職開住麟好樓居寡力自營請文徵明為繪
神樓圖寓意吳興人尊之曰
南坦先生南坦麟所居處也

張詩北平人自號崑崙山人初學舉業于呂柟繼學
詩文于何景明順天府當試士士當自負几入試詩
輒使其家僮代之試官不許遂拂衣出乃一意為詩
與翰林江暉馬西玄林林易廖洞野呂柟諸豪俊交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七

遊倡和重于都下柟為解州判後官南都詩兩謁之
道途所經得覽山川名勝古人之跡入汴見李夢陽
夜宴瓶芝忽自墮以為梓行觴焉與夢陽各作芝梓
行因送王廷陳歸夢澤窮楚郢之觀至汝南視何景
明疾相守七月景明卒還北平所居一畝之宅擇隙
地種竹每遇風雪飄蕭披襟流盼相對欣然命酌就
醉興到跨蹇信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饑寒不改悔
杭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惰不驕春風不足融
其情醇醪不足味其况也所著罵鬼詰髮笑琳七子
等文雄奇變怪覽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字書放勁得

其一幅揭之壁間可以驚人亦足驅鬼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徐有貞外甥也生而右手指
枝因自號枝指生以舉人授興寧令稍遷應天府通
判亡何乞歸為人簡易不拘押時時游伶酒間然默
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槃礴遊心玄間或
當廣坐談笑雜選援毫疾書有若泉湧其書出入晉
魏晚益奇縱為國朝第一所得官俸及四方餉遺輒
名所善客與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
錢連責盈門訶諍滿路殊不顧問與允明同時同邑
者有桑悅楊循吉悅狂生也以孟軻自况論文曰今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三

天下文惟悅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持刺謁其部使
者曰江南才人桑悅年十九舉於鄉試禮部為尚書
丘濬所知垂老佐郡不脩下官禮多任誕常自誦曰
胸中有長劍一日磨綫遭然悅為文卑靡其於學博
耳循吉字君謙為儀部主事與郎不相得謝病歸久
之病良已復除原官多病好讀書開卷至得意起蹕
掉不休人呼顛主事復官彌月再乞病告吏部曰郎
病已復病耶不可有致仕耳循吉曰何難致仕即自
劾罷時年三十餘耳歸益亡復問外事踪跡益詭怪
寡合久之老且貧無聊賴伶人臧賢見幸武宗上一

日問誰為善詞者賢與循吉有故言循吉於上詔起
之循吉冠武人冠鞋韜戎錦出既見上不授循吉官
有所幸燕令應制為新聲稱旨受賞賞亡異伶伍間
謂曰能為伶長乎循吉愧且悔自乞放歸歸益不自
憚諸後進少年非薄之卒窮老死

唐寅初字伯虎更字曰子畏吳人幼讀書不識門外
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祝允明貽之書曰萬
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願子畏少加閱肆
可久乃大寅一意望古豪傑意無一世輒飲酒攜小
妓吹洞簫既補弟子員不能斤斤博士家語著悵悵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三

擁鼻二詩廣志昭恤二賦演連珠數十首跌宕自喜
每會心處則般礴羸遊丹青自李唐馬夏諸名家靡
不研解吳中諸公稱為才子寅亦自雄負以司馬長
蘇自况成化中試應天府第一明年往會試時傍郡
有富人子亦舉于鄉慕寅載與俱北既入試有仇富
人子者扞于朝言與主司程敏政有私寄請并連寅
詔勅禮閣令敏政不得閱卷亟捕富人子及寅付獄
逮敏政出同訊富人子既承寅亦斥為椽繇此放浪
遠遊扁舟獨邁寧王宸濠聞其名聘之寅佯狂箕踞
漫罵其穢跡宸濠放之歸寅為文或麗或澹或精或

泛無常態其思常多而不盡川其詩初喜穠麗既放
白傳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軌追唐宋名匠晚歸
心佛乘自號六如居士寅里中生有張靈者與寅善
靈善畫竹石每使酒作狂為諸生以古文辭見黜
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曰徵仲長洲人文天祥
之後也父林為溫州守文章政事有名於時徵明少
從游莊景受業吳寬被選充郡學弟子員為人廉靜
靖慎都御史俞諫甚重之他日謁諫諫曰聞子貧甚
何以為生徵明曰貧矣未甚也諫指其襤衫曰何綻
損乃爾徵明曰今日天雨衣故衣耳諫嘗造其廬見
其門前河湮曰此河一通子登第矣吾為子通之徵
明固辭曰苟能登第何必通河通河必壞人廬舍願
公已之也久之林卒官溫人合斂數百金為賻固謝
不受溫吏士謂文氏父子皆能廉脩故卻金亭以林
配前守何文淵徵明初游郡學時學官以嚴厲束諸
生辯色而入張燈乃散既日長諸生皆飲嘍嘯歌壺
奕消砦徵明獨臨寫十字文日以十本為率書遂大
進同郡沈周博學善畫徵明師之得其髣髴益以神
采更出周上而書畫名一時徵明書倣歐陽率更兼
蘇黃米三家小楷尤精復精八分書李東陽自負善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四

篆見徵明八分詫為並美畫則人稱其兼有趙孟頫
倪瓚黃公望之體嘉靖初巡撫尚書李充嗣以徵明
與故相劉忠同薦會徵明亦以貢至京師遂授翰林
待詔可二年一再上疏乞歸不報相一清與乎敬謀
欲遷徵明官徵明竟致仕徵明雖游於翰墨乎生平
所最慎者藩邸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國家
法也四夷貢使道吳門者望徵明里而拜以不得一
見為恨既見亦不作一筆與之寧庶人貽書徵明使
附不見金幣一無所受亦無所報周王以古鼎古鏡
徵王以金寶瓶他珍寶直數百益為贄使者曰先王
第一格謝之王慕先生無所求也徵明曰王賜也啓
之而後辭不恭竟弗格後夷謁費徵明服緋坐受其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五
并於庭日示中國體其他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
竟不受費亦不與書人珍寶填溢不能博其一赫蹠獨貧書生與其故人
子若姻黨之窘急者尋常得之世更以此重徵明也
徵明所善後進吏部郎王穀祥通判祝允明穀祥喜
繪事點
染花卉意致獨到即一枝一葉亦有生色書法倣李北海太學王寵秀才彭年周
天球而其二子彭若嘉群從伯仁亦名能精其業嘉
字
休承仕州學正生平恬澹可親座客常滿年九十方為人作楷書已擲筆
逝吳中與徵明同時同業者有周臣謝時臣陳淳仇
英朱貞孚而陳淳書畫兼美淳子枯亦肖其父業貞
孚為景寧教諭後來吳中又有魯治陸治錢穀治善

花卉翎毛穀精山水松石小景更得神趣

王寵字履吉長洲人為人高朗明潔砥節履方風儀

玉立舉止軒揭雖聲名振疊而醞藉自將少受學於

蔡羽居洞庭三年既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

省侍不數數入城遇佳山川輒听然忘去或時偃息

長林豐草間合毫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意

長於書法國朝善書首推允明而寵次之初與其兄

履約並有時名其後履約舉進士官至都御史而寵

每試輒斥年四十終然世之知履約者不如其知寵

也羽字九達為文與雅宏肆詩濺滌曼靡一歸雅馴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六

晚更沉著而時出奇麗見者謂李長吉不過也羽大

悔恨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為李賀耶吾

媿死矣

黃省曾吳人為人狂誕而矜局自位置有所慕古匪

適一家虛極既開萬言立吐以其經魁南都舉進士

不第遂棄去自號五嶽山人喬宇為南兵部尚書邀

往金陵乞纂遊山記草成宇曰令某為之十年難此

王守仁在越四方鴻俊千里負笈省曾執贄道席晨

參暮斂每班坐請疑問至即荅無不圓中厥後湛若

水祭酒南都復往從遊誓欵之下恍增智穎王湛談

道本同因有小細往來述飾幾墮參商二門所爭譬

之蕉鹿因其放勝各有超首省曾曰王公如握日中

天湛公如流光萬土王公如漢本崑崙湛公如派達

萬川日必有光派何離本守仁若水遂皆重之自言

忠樹勲常而瞻言百里必有搖敗故不樂組綬亦愛

賓樓而俗化蕩靡故杜門交遊知饗御有枝腹之分

故不營貲產知情態成狐蜮之觀故不蓄懷較所積

萬卷皆折貲捐產不惜重購讀用未周常以為恨每

朔望必陳五經而拜之海內名舊若李夢陽康海王

廷相楊一清霍韜輩或以翰札見知或以經濟加器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七

隱顯請交約略二千餘人有子曰姬水年十四補邑

諸生久之棄去出入緇流滅景收聲所居環以奇卉

異石焚香獨坐稍羸輒召故人焚枯酌醴

都穆字玄敬吳縣人仕禮部郎中簿書吏事不協于

情年五十餘即棄官歸加太僕少卿致仕一時士大

夫見穆蕭然戒行視棄官爵如吐唾交歎穆賢家居

絕跡公府寢臥圖籍放意山水冥搜遐寄如是者十

餘年嘉靖初以撫臣薦進階中憲大夫亡何卒正嘉

間海內士大夫好為山水遊者太末則方豪思道天

台則蔡潮巨源而姑蘇則都穆玄敬三子者又皆善

大書嘉勒創名紀跡人以比之謝靈運柳子厚蔡潮嘗為

貴州參議平清平苗香爐之亂歷官河南左布政使

許相卿字伯台海寧人三上春官不第聚書萬卷讀于靈泉山中十年乃舉進士正德末授兵科給事中道與時違恒切幽憤世宗即位連疏五六指陳時弊排擊巨璫分不諧俗遂引疾歸買山栽松為終老計久之中外交薦名禮科給事中力辭不起舊游仕者過相卿勸之相卿故與雜談農圃事間有索京師故人書者則曰君第言相卿死矣故人張璵夏言相繼常事各貽書物探所欲官悉謝卻之對使者曰我方

名山藏 卷之六 高道記 六

憫子勞子不憐我病官是渠家物耶以之私人而顧及我去矣領子一尊聊酬予意竟不答書後遂無薦者家居數歲以娛親為務父歿葬海鹽縣之金井山結廬墓次蔬水三年旦夕臨毀墓近紫雲村之茶磨山遂徙籍焉因自稱雲村病翁影不出山若與世隔者值佳風日山椒水滌曳杖行遊道逢山僧園叟相與班荆爾汝大雪則騎黃犢從一童登雲岫絕頂縱觀群峯廣野如在混沌自詫奇絕襄陽守徐咸濟南守鍾梁素善相卿造焉相卿候於翠微落照返射千峯皆紫有潯陽風致太白山人自天日來晤中秋况

月漱湖酣笑達旦至其狷介迂俗時有背詬怒若罔聞也年且八十死而自志其墓

高澂字宗呂侯官人父鑑正德中為清遠教諭邑人吳鏘曰高先生如高陵廣淵吾未能陟其巔涉其涯也澂早善屬詞不樂進士業每謂文至牽飾比偶猶之鬻鬚眉以傅脂粉無足學也遂洗意爵祿結霞上之居自號石門子又號霞居子善畫善隸善八分草書家貧嗜酒日酣飲醉則狂叫放歌醉甚即散髮赤脚飄然舉舞又自號鬻僊絲是孤潔一世知名海內鄉有宋子者與澂善瘡一歲弗愈一日澂造問之宋

名山藏 卷之六 高道記 一

強疾移榻就堂相見因飲之酒酒酣宋出素請書澂染筆寫菊數本倒垂懸屋香姿隱隱有飄拂流動之狀宋冷然疎爽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雙竹凌空蕭蕭數葉風韻若有聞焉宋躍起視之毛髮俱竦是日瘡遂就差時人為之語曰少陵有佳句不若霞僊筆傳汝舟一名舟字木虛自號丁戊山人一號磊老閩縣人方穎碧目小指有四印文年十四則誦黃帝妣妣二十卻秀才學通天官堪輿涅槃老聃屬盤雅秦漢等語而肆命之其古色蒼黯環奇處至不可解與高澂齊名閩人諺曰高垂腹傳脫粟言斷斷中歌曲

中歲好神僊方外學增損姓名曰傳汝舟輕別妻孥
不問生產穀說其事而不能從之汝舟乃與吳航人
劉一企治竹筐食擔葫瓢經武夷臨歸宗巖築土竈
炊食留十日遇異人衣冠如聖儒不知其何許人也
兩人視其膚革有雲氣口數三典如數一二諸衍斂
術施咸中文章教之曰僊術無旁但緣倫常兩人拜
受其人忽竦身不見繼汝舟之後者惠安人有黃克
晦永春人有顏廷渠莆人余翔廷渠仕岷府長史翔
仕全椒知縣皆善為詩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二
孫宜字仲可華容人父繼芳仕提學副使師事何景

明以景明故得盡交海內諸公諸公過繼芳輒出宜
試之相與嘉歎為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中舉于鄉
久之試京師聞繼芳計哭泣過哀臥病者三年既愈
遂不復就試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遊及遁言十七篇
以見志人呼之進士不應呼漁人則應之每酒酣謹
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翩翩遺世如是者十餘
年尚書霍韜欲薦之固辭年五十卒所著有洞庭漁
人集五十卷他雜書稱是

盧柟字次樞濬人自號浮丘山人入貲為國學生好
吟詩詩為漢魏古風每大醉狂歌滾滾溢出一日自

太學歸過申考功之廬大哭申問故對曰今天下獨
一盧柟奈何不哭申笑而飲之酒試赤驢賦援筆立
就申大奇之濬令某者刻深人也陽浮慕柟柟跣而
出見令他日令從容語且過公柟歸翁媪治饌夜至
旦旦則令不來日眈乃至柟徐攝衣出曰以為明府
見鄙夷夫妻斗酒相勞醉矣不能具賓主請以異日
令大恚去有讒柟於令者曰是嘗見令君文笑且唾
能具賓主耶令益怒亡何柟干振其役夫以為盜榜
之役夫被酒自理而聲強復加榜焉頃之役夫壓牆
死去其榜旬日矣令曰噤墨能復偃見我耶誣柟抵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三

坐上獄臺府報可無敢訟言柟者柟居獄著幽鞠放
招賦以自廣亡何柟父為盜所逼死盜又燒柟廬令
知柟苦乃稍寬柟時時從獄中假手授簡予之酒食
洗沐而布衣謝榛遊京師攜柟賦頌柟寃諸公間後
為濬令者陸光祖乃始解脫柟柟為九驗以謝此時
謝榛游趙王府中柟走訪之因上賦趙王趙王名見
賜金諸王人人更置邸延柟各自為得意柟醉故態
復發罵其坐人人掩耳走柟亦不自得罷而最後
王世貞治獄三輔名與游

宋海翁名登春趙郡新河人其先世治農饒資用至

登春少孤亡嘗省家貧落嗜酒慕俠能挽弓馳騎通
習詩畫里中日爲狂生亡繇知名會一歲間妻子女
五人相繼死遂囊書遠游至博陵有所善客舍之二
年默默不自得竟謝去之京師又去之渤海入兗州
登嶧山還居長白山蕭寺中者三年又去而浮淮海
揚子登北固以望金陵過雲陽匄伏延陵季子祠下
涉吳會訪錢塘諸勝已又走青徐歸新河又出居庸
循太行而西窮關陝澤潞諸邊塞入于太原太原逆
旅人視海翁垢敝幾如也會旁舍賈請詩若書海翁
信手應之旁舍賈爲海翁製鮮好衣數襲海翁拜受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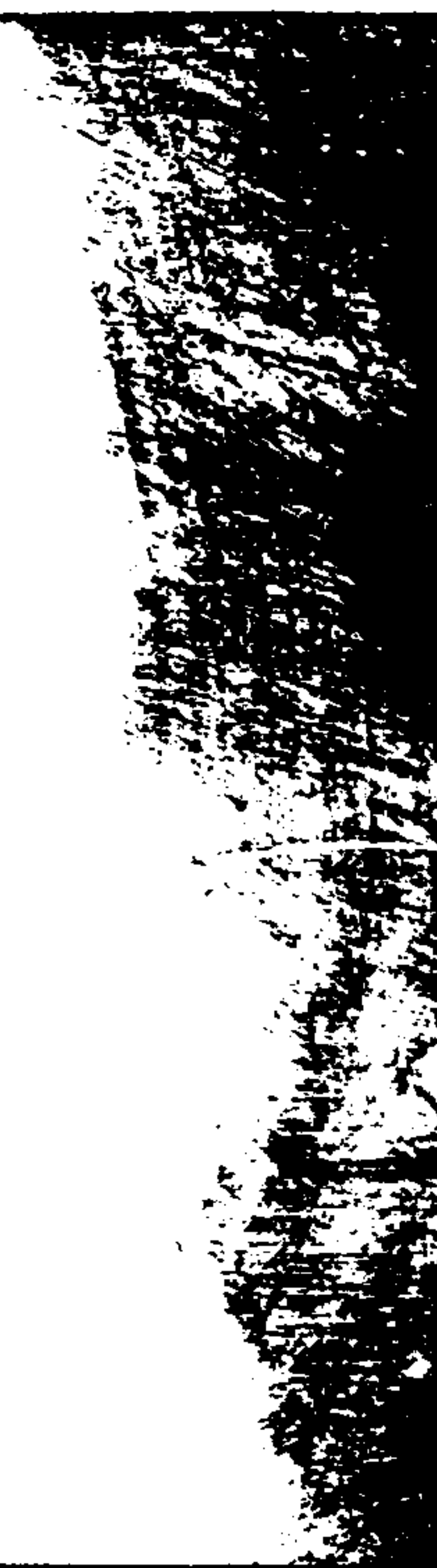
行乞訪守吳人謂守客遠來半勞苦海翁海翁乃一
無所謝去之二年遼王坐不法而海翁獨不及於禍
隆慶中去江陵居澧州與一瓢道人同客兗州同知
翼中所一瓢道人不知何許人敝衣裘蓬跣擔筑竹
掛一瓢行澧中有时鮮絳衣高鞞危帽從人假騶馬
擁大蓋出澧人莫測也海翁以詩以酒以畫與道人
兩相得道人作畫多是大龍遊戲風雨晦冥臨畫銜
衣羸裸槃礴起舞瞑目一呼信手塗成署其尾曰牛
舜耕曰人呼我牛足矣顧我之爲牛唯舜能耕之耳
澧中華陽王爲道人改館也一日請華陽王爲我營

名山藏

卷之

高道記

三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本土記

讀書懷孤獨之行而身孝悌豈非世之所謂君子者哉榮之與利人所趨也為是行者皆必違而去之不如是不足以恬澹其心而遠於歆羨間或其人足自善而已不能有所康濟於時其行事或涉於僻以迂然使當路位人見之加敬貶躬而從之以高賢士大夫之風不肖者媿且畏豈非桂樹生於泰山而不知功德者哉其於成世助教不可無也蓋未有不身孝弟者也余得陳謨而下若而人

名山藏

卷之

本土記

一

陳謨 吳朴 杜瓊 林希蔭

唐璧 陳淮 黃流 李孔脩

劉閔 楊黼 吳琬 柯維騏

林兆恩 鄧元錫 王敬臣

陳謨字一德泰和人洪武初徵至京師賜坐議禮宋濂王禕交薦為國子師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為江廣考試官所拔士往往知名謨為學涉流探源辯析歸當雖不願仕而於當世之務一一籌度謂學必敦本莫加于性莫重于倫莫先于變化氣質一時

經生學士靡然從之稱海桑先生

吳朴字華甫詔安人書過目不忘天文地理古今事變四夷山川道路遠近險易無不涉心所著有龍飛紀錄紀太祖成祖創業繼統之事又有醫齒問難樂器渡海方輿九邊圖本諸書

杜瓊吳人生一月而孤母育教之長從陳繼學博綜今古念父早亡從人問狀往往見其容儀夢中父名玉終身不言玉也嘗割股已母疾有司欲上其孝瓊曰此豈得已耶母節未白可念耳有司以聞母遂得旌每求賢詔下有司輒以瓊應皆辭不就瓊介持有

名山藏

卷之

本土記

二

守不為矯異隱居城西其東有原學者稱東原先生年七十九卒三吳之士會葬者千餘人私諡之曰淵孝

林希蔭字宜民揭陽人幼能屬文博通五經尤精春秋父客死非命貨錢歸葬母沒廬墓三年有白鳥巢樹嬉于聚楹以數千者三日妻亡不再偶與潮士林厚相友善永樂間俱以孝廉舉希蔭謂厚曰君有父母可以祿仕我恨終天出欲何為厚累官參政希蔭終身家食有司時賜餽遺自號貧樂天順間海寇焚劫村落獨大書其門曰林先生屋慎勿燬一日泛舟

出遇賊賊見希蔭衣冠偉坐不敢犯而去族兄與鄉人訟郡守不能決召質之希蔭涕泣曰不能化族黨非善也證父攘羊非直也不對而出季子岩從學陳獻章積善行義不替其家教

唐壁南海之平步人祖奎國初爲增城教諭博洽群書其鄉湛萊民作亂往諭不從被執罵賊死父豫剛介無詭一鄉稱孝與里人周祖生周祖念劉子羽何淮劉子高友皆德行尊嚴爲世所欽號平步六逸壁動循禮法當暑未嘗去衣冠母區氏日替晨夕執匙飭侍飲食後遇神醫母目忽明人謂孝感一時公卿

名山藏

卷之

本土記

三

皆欲薦之以母老無它兄弟辭廣東參議陳贊待壁以賓禮後遷去執手泣別曰卿吾三益也
陳淮莆田人幼有至性在父母側飲食衣服必躬視疾侍湯藥不離頃刻父賢爲南康教諭淮從之官每日鷄鳴起所須皆先具洪熙初賢入覲卒京師淮載櫬南歸至寧化輒夜宿柩傍河岸多虎亦不引避夜大雨懼河泛柩撫之號呼雨忽止淮遇父母忌編素哭奠哀慕終日以貢充國子生值限年例過五十五者罷歸或請淮減歲籍曰吾不敢遠媿司馬朗寧黜歸因上疏言太學不論賢否徒計老壯啓人僞喪士

心不報歸置義塾訓鄉子弟家門肅睦諸子遵教無違禮法令有不便者必白之郡邑臺司一上官佛然不納淮厲聲曰天生君子道固然耳

黃流居玉岐之陽有志聖人之道根據六經博綜諸史窮極造化探索事物一時名儒如羅倫陳獻章張元禎胡希仁或近接行遊或遠致書札以親老乏兄弟絕意仕進事父先意承志母病風數載隨侍湯藥後罹膈疾醫不能治涕泣籲天請以身代忽有異應母膈遂愈弘治初與同邑蕭子鵬被徵子鵬得嘉興教授流固辭不就嘉靖中詔書旌門

名山藏

卷之

本土記

四

李孔脩字子長粵人也有庶母父沒改嫁誣訟孔脩奪之產令繫鞫之俛首不辯令迫之供自供曰母訟民情真民願坐罪令疑焉覆鞫得情出之延爲上客他令至孔脩入縣輪租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荅拱而立呵止之如故令怒笞下之不置對趨出孔脩好周易善詩畫與陳獻章游破廬敗甑蔬食不贍不肯投合於時皂帽深衣入夜不違居家未嘗出戶或出遠近環視以爲奇物兒童婦女皆稱子長先生卒無子按察使李子庸曰子長有古林逋魏野種放孺子雲卿之風爲治葬

劉閱莆田人喪父三年不處內舍御酒肉獨居事母
 一如禮經鄉人盡加敬慕副使羅璟立社學構養親
 堂延閱為師提學僉事周孟中捐金助養知府王弼
 亦置田五十石資之閱皆不辭及母卒閱即送田還
 官廬墓三年歲凶弟婦求分異闔戶自搗弟婦感悟
 復合如故弘治中林俊上言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
 所決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傳古人之教恐未宜然夫
 教所以愛之擇正人所以教之也今東宮講讀侍從
 諸臣固皆陛下之所登簡廷臣之所論薦然百司眾
 府山林隱逸不謂無人以臣所知則禮部右侍郎謝
 名山藏

名山藏

卷之

本土記

五

以學職正德元年遙授儒學訓導曹時中故名節惡其類於漢常侍也
 以守行舉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浙江按察僉事以家
 難歸廬墓三年所居山麓產有瑞芝人謂孝感再歷
 副使與當事者相左遂拂衣歸年六十矣人詰其故
 曰吾有採藥事不能忘耳抵家時戶掃數下貧自守
 鄰有悍生怒時中魁岸以擊題時中名於牛後向時
 中僅肆言時中以激之僅述鄰生言時中曰是人言
 我而若進之是若言我也有貴公子挾妓遊山鼓吹
 過時中門時中召之曰若父居官躬素絲之節若活
 肆如是吾於若大父行也不飛若是不子若也取憤
 楚鞭之貴公子自是折節為恭讓壽九十餘無疾而
 終而時中有兄景舉景泰進士有僕竊其金入妓館
 亦大淫肆景怒而訟之比部部郎攝妓痛榜之妓怨
 反誣景坐罷不叙景嗣復辟有白景寃者上方惡景
 帝以其名同景泰號又景泰所舉進士也置之居頃
 之朝會得匿名書下部考驗憾景者誣為景上問曰
 必若人也為我廢而怨耳詔逮至京縱騎馳入鄧守
 某者景同年厚賂緹騎與偕至景家先入語景為景
 泣景曰君命也無所逃罪繼車詣錦衣府訊備至遂
 名山藏

名山藏

卷之

本土記

六

自引伏至冬朝獻有擊登聞而號者曰投書人在也
 日者小人有母今亡矣吾為吾母而負吾君今又以
 負它人何面目耶請就法景乃得釋已廢歸其富林
 之山以詞翰自老時人為之語曰富林二書一時人
 楊黼雲南太和縣蟠溪村人素好學讀五經皆百遍
 尤好釋典工書善篆籀人勸其應舉笑曰不理性命
 理外物耶庭前有大桂樹縛板樹上題曰桂樓偃仰
 其中詠歌自得躬耕數畝以供甘旨但求親悅不顧
 餘也註疏孝經數萬餘言引證群書極談性命編摩
 皆小古篆作字片硯硯乾欲下桂樓取水硯池中忽
 已盈矣自是為常人謂孝感父母沒為備營葬葬畢

入雞足棲羅漢壁石窟山十餘年壽至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曰明日吾行時至卒棺殮既畢子孫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笑曰楊黼先生今日纔了事也

吳琬字汝秀長興人世以貨雄千里琬獨退約不近聲利隱蒙山五十餘年窮獵經史百家自號甘泉子著書有三才廣志史類文編凡千卷又深曆數之學尚書劉麟與相善曰吾舍甘泉若病肺渴

柯維騏字奇純莆田人嘉靖二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未領牒引疾歸張乎敬脩怨爭論大禮諸臣奏

名山藏

卷之

本土記

七

開新例凡京朝官請急過三年者悉罷免維騏本乎敬同年以素不相聞問概在免中而維騏本非其好也鍵關讀書開門授徒弟子翕然趨之其學以誠意為根躬行為基粹然出於正義謂宋故正統元人脩史概與遼金同列混華夷冠履之辨作宋史新編提宋為綱而遼金附焉瀛國二王挈而臚諸帝紀之後宋諸臣若鄺瓊劉整留夢炎之徒悉目之為叛而誅之復作史記考要十本以是正班氏之譏評漢書之增損少孫之補綴諸儒之紀載撰次莆陽文獻記其鄉之人物文章以比於益部耆舊傳家食五十餘年

年七十餘卒張時徹曰柯公奇純具臻眾美閭然實脩符曾史之淑性苞商偃之華文總五經之要妙譬百氏之異同敦悅道訓力行仁義非人不交非地不履鞠躬君子也

林兆恩字懋勛莆田人究心儒學兼通道釋遂欲合為一途而統歸之儒道世人名曰三教先生兆恩之言曰沙界之華龍天之夏為儒者曰我儒也為道者曰我道也為釋者曰我釋也夫人性本善也本自時中本自清靜本自寂定非有待於孔老釋迦而後能時中能清靜能寂定也中庸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

名山藏

卷之

本土記

八

性不誠未有能盡其性也能盡其性而後道也教也兼舉之矣性吾之性以為性則孔老釋迦之道可得而道道乃至道吾之道以為道則孔老釋迦之教可得而教教乃大性也者其在天地之內乎其在天地之外乎天地也者其在性之內乎性之外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顯玄德莫得名言孔氏所謂聖不可知老氏所謂無名之始釋氏所謂最上乘也夫唐虞三代之世未嘗名儒名釋名道也今既名儒名釋名道矣又安能逐之於無名夫惟唐虞三代之世人盡綱常也人盡四業也講其所不可知者於特達高妙

之人而絲其所可絲者於庶民日用之間此亦唐
三代也如是則人無異道無曰我儒也我道也我釋
也如是則道還歸儒也如是則釋還歸儒也如是名
有三教而實為儒者之一教也嘗欲作一書上於朝
使道釋之徒脩明其老子釋迦之教並得娶妻生子
入籍定賦視其寺觀之居若吾儒之有學宮然而又
取吾儒孝經論語等書冠婚喪祭等儀收而兼用之
要以世無游民民無廢倫綱常悉備四業並生無有
自外於人倫之外而登唐虞三代之世卒不果人曰
子廷哉其將能乎曰吾托之空言而已矣兆恩之學

名山藏

卷之九

本土記

九

自縉紳學士下及窶子市人莫不津接又慮愚者終
未易入先引以行庭九序却病辟益之方便漸生其
道心而遺其外念凡著書積萬言無非此意江以南
方內外之士群然北面而師之嘉靖之季莆城陷賊
顧相戒母犯陳孝廉茂烈及三教先生也
鄧元錫字汝極南城人少事司訓黃在川博覽經史
久之有志為己之學十五喪父哀毀如禮事嫡庶二
母至孝家門凜肅十七倣古社倉法行之鄉里里民
耆而貧者婦節而寡者咸聽其貸不取息入其人死
并以所貸為助葬資十九充邑諸生徧走其州之東

西謁諸長者先生講求學問久之領鄉薦念母高年
不赴會試杜門潛脩邑令送行資為勸駕謝不受居
三年母氏力促之道出吉州就學鄒守益劉陽會有
閩越寇復馳歸侍養居三年母氏復強之下第而還
遂堅執不出授徒講學於天峯山時心學盛行學重
證覺九思九容四教六藝皆以為多元錫曰九容不
脩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及門者皆彬彬有
造居祖母及母喪一準古禮廬墓三年南城之人皆
曰鄧君吾邑孔夫子也所著有經釋函史諸書皆足
關衍聖賢蒼萃古今范涑為南城令以與南昌布衣

名山藏

卷之十

本土記

十

章潢安福舉人劉元卿並薦萬曆初祭酒趙用賢復
以為言徵詣京師辭疾不赴當道先後薦聞神宗以
翰林待詔徵之有司勸駕敦促就道竟卒途次學者
私謚為文統先生
王敬臣吳人父庭為江西參政敬臣孩而倍母其繼
母郁氏養之羸弱早慧十餘歲誦四箴註歎曰學在
是矣絲是居處以禮燕褻無情數年父命之應舉泣
不忍離再被命始行歸寓佛寺驚書易粟十九籍博
士弟子謁魏交而考道焉一十一婚盧氏女相見如
賓朝夕共省其繼母繼母下所以婉解之萬方庭告

歸養母敬臣佐養祖母及所以事庭甚謹庭母沒服闋起補參政敬臣事繼母於家不懈庭致仕歸復事庭至孝中歲得疾劇甚庭命養病別墅者一年迨歸則盧氏失繼母歡敬臣曰身不行道閉戶省愆不入寢者十有三年庭病疽敬臣舐拭之臥床下者數月繼母沒哀慕終喪人不知為繼母也庭老而患足敬臣復絕內寢臥父側者三歲庭卒哀毀有加吳俗有江左餘風見敬臣範押準繩為之一變晚而從游弟子四百餘人敬臣刻厲責課一意聖賢要歸於慎獨之義曰慎獨之義有二要焉曰研幾也審則也幾者

名山藏

卷之二

本土記

二

善惡之幾研之始知則者帝衷之原審之始得又曰親長之際衽席之間慎獨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哉其本何以發干霄之木聽其言興起者甚眾
 郎曰莊周稱墨翟禽滑釐宋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之徒彼皆以一察自好繇聖賢不明道德不一而諸人之徒出焉至於今日賢聖明矣道德一矣著書立言一詭聖人之道則三尺童子能辨之夫惟矻矻孜孜俛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始得與於斯乎始得與於斯乎

終

名山藏卷之二

晉江何喬遠 撰

本行記上

人具五常之性達之於天下也所為喪失其心而不自知者自輕其身而富貴功名之念錮之是以賢士君子專其行若夫不日書史具足至性天生是人維世道也陋巷耕鑿備敗之徒吾尤重之天下大矣生於偏州僻邑當不絕人無有文字為之記則其故老鄉人一時道說久無聞矣吾尤悲焉據吾所知謂之本行我所不知人其舍諸是編也蓋士大夫十之一

名山藏

卷之二

本行記

一

小民間巷十之九

- | | | | |
|-----|-----|-----|------|
| 鄭 濂 | 包實夫 | 李得成 | 周炳 |
| 劉 謹 | 姚伯華 | 陳 圭 | 朱 煦 |
| 樂 枏 | 孫惟中 | 劉 昱 | 周教子父 |
| 洪 祥 | 王 原 | 容師偃 | 顧 復 |
| 張 鵬 | 趙時中 | 王 允 | 黃 鍾 |
| 蒙景澄 | 李 洪 | 虞 謹 | 田 籽 |
| 潘 選 | 杜 蕙 | 史載德 | 衛 宣 |
| 熊 玻 | 馬宗範 | 徐 澄 | 易 道 |
| 何 壘 | 王 濟 | 謝 廣 | 何 競 |

陳大韶	劉靜	傅楫	劉憲
羅璋	蘇純	李豫	向化
蘇奎章	王表	宋顯章	歸鉞
張鈞	唐儼	楊成章	周孝
周聘	劉和	何倫	彭寶
俞孜	范運吉	崔鑑	丘緒
韋起宗	潘寬	何孝	陸尚質
葉文榮	殷士望	李壯	伍民憲
朱玄昊	梁應策	陳經孚	朱泰
趙智	李學梅	何茂先	長興
名山藏	卷之二	本行記	二
吳門	卷之二	本行記	二

如此而若一心亦有道乎對曰母聽婦言祖父之訓所從來也太祖大釋然賜之梨一擎出至家出巨甕注水擣梨水中而分飲之皆望闕謝太祖聞復大悅濂兄弟六人有弟曰洧者其時以民間履畝不實累及巨室洧則代濂坐罪瘐死獄中有弟曰湜者家被誣通胡惟庸反湜與濂爭詣吏濂曰我長湜曰兄老相推者數太祖聞之曰有人如此從人反耶名賜飲食勞勉之擢湜為福建參議賜之冠帶襲衣又有其異弟洪為藏庫提點司同官坐罪連及死獄中妻石氏當配而絕粒從之太祖命廷臣推篤行之士為東宮官屬皆曰無過浦江鄭太祖曰鄭吾固知聞其里人王亦做鄭家法可召兩家子弟審其有文學者而用之鄭自舉濟王自舉慟遂並用之濟從子幹御史楷蜀府教授楷父淵事父母孝急人困宋濂為諡之曰貞孝先生同時又有王氏兄弟曰子覺子麟黃氏兄弟曰逢吉逢昌皆聞義門之風而興起者包實夫進賢人父希魯博學潔行人稱忠文先生實夫明經力學事親孝謹洪武初館於邑之太常里其冬歸省而復之馬道遇虎進退莫避虎前伏類拜者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至林莽中釋而躡實夫

名山藏 卷之三 本行記 三

亦對虎而踞語虎曰將啗我哉命也奚憾吾有父母年七十餘汝知之乎能容我畢養吾苟屬汝終還汝

嗜虎起曳實夫襦復至故處舍之去人稱孝感

李得成涑水人少孤元末隨母避兵去家里許抵拒

馬河日已暮追者在後母前臨岸度不得脫因投河

水死時得成年十三耳居嘗痛母既長娶妻搏土為

像與其妻銜勒負鞍為馬朝夕立像側若待母出水

而乘之者會冬月大雨雪河凍甚厚可六七尺得成

夢母與語曰我處水下寒不得出覺而大慟與其妻

膝行距河裸而臥水上心口惟念若冰化水也母會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四

有出時其妻亦跳叩臥所如是者七日河悉化水可十餘畝里人神其孝皆往拜請之歸洪武十九年舉孝廉為光祿署丞改贊禮郎二十五年以割肝報効之忠轉尚寶司丞詔書旌門建文中使入燕說成祖不得報坐下獄成祖即位用得成如故得成雖不學能數言民間不便事累仕布政使

周炳舞陽人事母孝謹母病哀號願以身代母

思食瘠肉炳四求不得悲痛愈切晚忽有瘠入室殺

以啖母病遂愈洪武中旌門

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

謹方六歲問家人曰雲南何方家人告其向輒加

西南遙拜年四十雙然曰雲南雖號萬里天下有無

父之子哉治喪往尋時滇夷初服道路梗塞眾勸勿

行不能尼也歷六月至其處遇父逆旅舍相持號慟

行道傷悲俄父患瘋痺即欲以身代戍而國法丁壯

十六歲以上又嫡長男始得代於是復歸攜其伯兄

子往而伯兄孱弱未能自立又復歸悉鬻其家皆

往蓋三返雲南始得歸父父歸家徒四壁力供菽水

晨昏極其歡孝其後子孫科第相繼人稱天道

姚伯華桐廬人桐廬無城元末兵起伯華父家資頗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五

厚挈伯華挾貨避匿之閩原山盜翁卒至父子散失

盜過其父出號伯華不得為他盜獲去母往抹併驅

之父母中途祈免盜怒推之崖下皆墜死盜稍退伯

華行求不得哀聲徹天行數日得之崖下則已鼻脹

負之行從間道夜渡桐江至其祖墳之下掩之樹葉

用木為錐取石作碑晝伏夜作而遂成墳其時伯華

父母年約六十餘而伯華方弱冠耳入明天下大定

乃始娶妻作家恨二親死不得命一念至號慟不已

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時屬仲春而不知其死日

每臨二月則終月不近葷酒不接賓客擁爐注淚家

人或問之益為咽不能聲進飲食推却之歲祭執爵哀慟聞路人伯華善人也家倩工發直平約不爽室一夕火人家典寄之物值數百金伯華急移之他處於已賞一無所問火已召主者悉還之客有遺鈔一巨囊於其肆下追告之去已遠踰年遇客客憐不知其遺并忘遺處伯華提還之有兄伯榮為永城典史以事坐臺獄既釋乃死其內弟化其骨歸藏之黃山山寺中而歸語伯華曰兄事幸可解當得錢為用伯華曰需幾何如數與之內弟持錢去久之歸則曰兄使錢幸無罪顧病死矣吾火之而寄其燼於黃山寺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六

中幸往取人知其內弟詐而語伯華伯華曰歸骨足矣方逃賊時伯華構草屨得走免及老常織屨以施人子唯大洛陽知縣孫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參政陳圭字錫玄黃巖人洪武初父叔弘坐罪當死圭自陳願代上曰不意今日乃有孝子宜赦其罪為天下勸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遂聽圭代而謫其父隸兵雲南朱煦僊居人父季用洪武初薦知福州之官五月有詔逮治天下害民官吏既至無輕重並論輸作詐者罪益重時季用在逮中既至病痢被楚顧煦歎曰吾

可矣夫役嚴費重禁訴復嚴兒乎兒乎善哉我聞也如謂父僚之同逮役者曰吾父病矣訴亦死不訴亦死萬一生遂具訴通政司通政司以上聞上立赦季用復其官同時以煦訴得免而復官者十有四人皆拜季用謝曰微君之子吾其土矣有頃煦感疾沒十

四人者痛煦如已子而季用頃之亦死樂研定海人也家故亭戶洪武中會稽錢許二家歲輸鹽厚自縮而迫小民借輸以掩已數上聞以浙東亭戶皆罔上賊下即遣鹽有損常數者悉起赴京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七

曰吾行雖生死不知顧吾有三子爾未也說走詣縣庭請代研白縣曰力鹽皆研也稅烏能知之使往必失對遂行可一舍許稅逮及研叱之去不聽即乘危垣以塊提槍垣之塊去者半研行已遠慟哭而還研至京師果死孫惟中昌邑人家世農也惟中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年及壯用推擇為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手結廬其側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風遠人馬為泣下日啜渾糜二孟晨起掬雪頰面詣拜墓

前久之手足皸瘃形容瘁甚或勸其還哭不對里民相率言于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夜半攜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廬下聽之惟中聞足音遙問曰何為者戴歎息去亟上之府部使者請旌其門惟中妻劉氏亦從惟中之化居舅喪不酒肉者三載有子尚志為禮部主事

劉昱山西人為翰林小吏從事勤甚翰林諸公皆喜之永樂末年從學士楊榮金幼孜扈駕北征而昱弟亦從軍隸成山侯戲下至應昌死昱不勝痛坎地藏弟屍欲待師還而化之既還發屍就化無所取薪幸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八

北土剛屍未腐其乾若枯腊昱負之以行六日至開斗始得薪化而裹之楊金二學士怪其衣背隱隱有屍痕自言故共歎昱雖小吏士君子也處弟如此它可知已

周敖河州衛軍餘也正統己巳聞上皇北狩慟哭不食七日而死其子曰路為衛學諸生出舍外學聞之不易儒衣巾而奔至家觸庭槐亦死死後衝巾被面鄉里憐而異之言之河州守守為臨其喪不易裂巾而斂助以麥四十斛白金一斤

洪祥黃梅人父病瘵年餘起臥粥飯皆祥左右衣被

路旁簿仙逸去邦相父子匍伏乞市中六兒間行乞至良幹學舍因告之故良幹曰嗟乎吾不為計父子同死矣遂躬詣困處致醫藥館穀邦相病且死泣數下良幹止之曰母憂吾為若治復歸若子既則買地葬邦相石識之叔六兒與其弟同臥起而教之讀書翰林王九思者邦相族人也其子為順天府通判因令六兒寓書通判所以掌印書未會通判亦卒書未達而王氏以簿獨歸意見殺訟起成獄居亡何九思簡通判篋六兒掌印書在焉以示邦相妻或疑其贗邦相妻見之泣曰吾兒指缺此當是也使次于持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九

金至潛江取六兒當是時良幹已行以赴京行時誠家人若鄒人來取于毋留一錢也至別家盡却其金乃遣之而劉簿之獄解良幹後為申陽州守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本行記下

杜環 李疑 程平 顧黑子

金養 潘連 蔡通 盧陵

王芳 曹滌 韓巍 阿寄

任良幹

杜環金陵人本廬陵人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焉一元所交盡四方知名士環好學工書國初被薦除學錄大祖善其書尋入侍春坊大為皇太子所眷環為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一

人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故兵部主事常允恭者父友也死於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有識允恭者謂母曰今安慶守譚敬先允恭友也盍往依之母如其言詣之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游或有存者萬一可冀哀泣隨人往既訪一元所在則一元已死惟環存天方雨母服破衣行入環家正對客見母大驚因問故泣數行下坐母之呼其妻子皆出拜母環妻為母除故衣更着干衣干即乾食寢之母問環吾兒平生所厚故人皆安在且吾尚有幼子伯章也環知故無存者即存亦不足

倚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母且止即無人環在也兩止母見環家貧堅欲出訪環令媵女從之至暮果無所遇返環購布帛製衣衾令家人以下皆母事母母疾身為烹藥進七筋不敢大聲語去之十餘年環以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道嘉興遇伯章泣語之故曰急尋母伯章曰吾亦知之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乃至母見伯章相持哭是日為環初度家人止之環曰母人情也既伯章見母老不可歸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後三年母卒將死舉手向環曰累君累君願君生子孫皆如君之為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二

人環殯葬母歲時祭其墓環仕終太常丞李疑南京人南京國初為京師四方之人磨至客舍主人授一室容榻而已客朝出暮歸盥濯皆自具月責錢以數千疾病輒遣出婦孕將產以為不祥却不舍獨李疑以尚義名疑教授小兒賣卜自給固貧甚金華人有范景淳者吏吏部得疾甚殆人不肯舍之杖而踵疑門疑為汛除明爽具床褥爐竈徵請醫師身為煮糜煉藥旦暮執手問所苦既漬甚矢溲汚衾席手刮滌不少見顏色景淳曰累君厚矣必不能生無以報德囊有黃白二金可四十餘兩在故逆旅舍

君往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然何以報為景淳曰君不取屬他人矣疑求里人偕往取以歸面發囊藉之景淳死出私財治殯取所封囊寄其里人家作書名其一子至按籍還之二子有餽却弗受更贖之平陽人耿子廉械逮至京妻孕將育眾拒門不納妻臥草中疑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夫械逮也妻號於草中人命至重媿身之後倘犯風露死不亦悲夫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用是疑名在士大夫間

名山藏 卷之三 本行記 三
程平績溪人與里人張德良友善洪武初德良坐鹽

價事罹法累及平御史廉平枉喻平曰灑眾則免矣平曰不幸人誣而又誣人是欺天也平寧當罪御史歎異之尋謫延安與同郡休寧人朱仲杰同行盛夏憇道傍樹仲杰曰汝守行李吾往覓寓舍仲杰入酒家留連則不來雨大至漂其囊平自抹不暇仲杰還盛怒責平平如數償之至延安仍與同處仲杰能醫有梅百戶者請之醫明年病其家度不起悉以資斧寄梅曰待吾子來與之既梅調守他郡而仲杰死平為具棺殮或曰仲杰待君悍戾不道君何遇之至也平曰彼自虧德耳同郡而生同憂而來死無歸於我

死古之道也久之仲杰子行至汴聞其父已死向百戶取父資即還家給母曰已買地葬父矣居三年平子實往省平平乃命實送仲杰柩歸信報仲杰子令迎柩仲杰子殊不顧平謫滿歸見柩尚留殯後園歎曰吾不憚延安數千里為歸柩休寧績溪相去幾何且子給其母必慚不來即令孫通送其家

顧黑子揚州人與其主顧圭以戎籍隸泉州洪武初圭坐事繫獄累歲黑子採薪給圭圭釋歸復以甘脆為主養圭死其子宥而宴黑子仍為酒家傭給贍其衣食為娶妻人歎黑子微賤而有士君子之行

名山藏 卷之四 本行記 四
金養樂清人王華之僕嘉靖中倭寇至華夫婦數十

人前遁賊望見迫之眾大窘養揮手主第走即扼橋格賊賊刃如林養持孤把出入死鬪良久始仆而主人遠行矣

潘連吳縣人農於胥口弘治壬子吳大水方春腐麥及菜穀苗始萌溺湖漲中眾傷號不知所以抹連率諸農負土築防桔槔雷運出其敗者於水中絡竹為大櫛疏而立之前以復長正德庚午吳又水連趨眾急從水底掇苗壅之它泊壤將俟潦怒洩而種之俄而水益渌加壬子者二尺連教多汎水艇取坻京之

土循岸址覆之日勞百人然不能尋丈風浪又去之連益令衆編葦卷土復投趾上其趾漸隆稍出水外即復以白茅苫其兩傍以拒風浪遂以成隄因集少壯布桔槔十百具并力排水大出堤外外水浮於內二尺連日夕乘艇巡視補缺塞漏增土培堤堤益固則全稔嘉靖辛壬癸甲歲並凶乙酉乃和其秋則蝗生若蠅若蚊叢於禾端連俯視之曰蝗也吳田故病溢不省所謂蝗者連為小網網之括之輕綃奔告縣請轉言之上官縣曰我當言審諦之連奔歸持苗入縣破根視之食者如蟻蟪裂節莖視之食者如蠖告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五

縣曰民向者所見螟爾蠖爾今也破其根食如蟻蟪則蝨也裂其節莖食者如蠖則賊也蓋四蟲具焉縣以轉白巡按御史御史繪蟲形并積之奏乞減租天子戚然下詔吳縣得免什之四

蔡通者為京師府軍老而代時時步行皇城下數輒石自其門至某門凡損而墮者幾千幾百有幾傭書具疏走通政司奏上請脩葺下工部寢不行數年復奏復被寢又復數年復欲奏其子諫不可妻苛止之不與出傭書錢通潛脫銀簪傭書奏人遂走以上復工部工部即惡其瀆擾送法司訊治論贖罪費家

賢金妻若子互詬謫而通老病死通素不識書當其具疏時對客舉其詞若流及見沮輒歎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十萬孰計此者或曰此惡足與計曰正足與計也必待不可計然後計乎李東陽曰通見誠少譬如以管窺天乃真見天有位者不能觸類而大之則誠媿通為作都城遺老傳

廬陵劉養正僕劉養正者正德中舉人從宸濠反者也養正試京師聞人藉藉言武宗禁中事謂天下必殆焚試卷矢不仕其平生頗通天文識諱言退見江漢間帝星明是當有王者起即私自納於宸濠養正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六

之僕時時諫養正至涕泣養正家延一方士北面之一日夜分僕出叩頭方士願有請方士疑曰欲方乎僕流涕言吾主與寧王善僕觀寧王當旦夕反亦當旦夕敗僕竊觀先生有道氣抑吾主北面而事先生先生寧欲禍之耶方士聞僕言大驚旦去而久之養正從宸濠反矣養正死獄中僕叔之養正家簿錄養正妻在行僕願從吏逐之曰僕從主母豈失也哉徒跣京師饋養正妻獄中養正妻死奉屍合葬歲上塚哭祀

土芳太倉人守教不殺雖一蠅必活之嘗訪舊小直

活遇慈谿人費廷槐病滯旅舍與語歎曰奇士奇士困頓塵土移至已舍與共寢食撫摩將護有如同生廷槐病漬便溺狼藉手滌除之廷槐感泣生何以報舟次呂城索筆作書曰生平心事百不一申天乎已矣倘埋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匿語脫而逝日果不瞑芳祝曰古今旦暮孰爲彭殤費兄達人而但化耶摩之不瞑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而慙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弗面命也何恫廷槐喉間若然有聲兩目漸瞑而舟人不知也三日載至虎丘乃出稱貸營棺衾手浴含殮權厝僧寺寄計其父父來名山藏 卷之七 本行記 七

縱火焚樓巍力竭被縛賊愛其才勇脅與同事巍大罵不輟賊鈎斷巍舌剖巍腹剜巍心至死神色不變詔書旌表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兄弟三人其季死僅妻徐氏昆弟別產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寡婦得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徒費我藜羹阿寄歎曰主母謂我不若牛馬耶乃爲寡婦畫策營生寡婦出簪珥委寄得十二金而已寄則入山販漆暮年三之謂寡婦曰主母無憂立富矣寡婦年七十餘阿寄爲致產數萬金婚嫁其三女二兒

名山藏 卷之八 本行記 八

齋聘皆以千金其二男入貲爲國子生而寡婦皁然雄一邑阿寄見徐氏族雖幼必拜徐氏之人騎阿寄途遇之必控勒數十武也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家計鉅細悉剖分之曰以遺兩郎君可世守也旣死徐氏諸孫疑有私籍竊啓其篋空一嫗二兒麤食敝衣而已

任良幹字直夫桂林人嘉靖中舉鄉試不第就官潛江教諭有鄆人劉姓者爲巴縣簿其妻弟王邦相攜幼子曰六兒往訪之簿拒不爲禮會亦失官歸邦相不得已乞附舟尾又且病簿恚之至潛江推而棄諸

垢穢祥躬治之父憫祥勞使就婦處曰吾病且愈可
留一僕待我祥陽承應而陰伏父寢父夜起滿呼僕
不寤力殆而什忽一人叅脇父驚問誰見祥應聲持
之泣曰兒孝至矣吾其痊乎已而果痊祥與其妻並
竭力承歡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置見父形於
薰薦鏡中祥喜讀書明義理死生利害了然無凝滯
年九十餘卒

王原文安人父珣苦賦重別妻出亡不告所向入輝
縣夢覺寺為僧爨下有年矣時原在極既長問父於
母母告之故常痛心也娶妻月餘別母尋父母曰得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九

父甚喜願去家二十餘年矣杳無音耗何處可尋原
仰天號曰人而無父曷以為人初去涿境東行齊魯
間數年一日於田橫島日西風急止宿土神祠夜夢
入古刹日將午見廟僧煮飯就乞食之與一盂曰莎
米飯味苦為汝澆甘肉汁也因曰如來如來真箇來
好去好去還須去驚覺祠門軋然有聲有一丈人杖
而入問原所繇以實對因語以夢丈人曰吉夢也午
南方也莎草根附子也調肉汁附子膾也當南去而
求之寺中原如言趨臨清縣而上渡淇水晝行夜禱
逾月入輝縣造夢覺寺雪夜寢寺下天將曙一苾芻

出見駭之問故知其與爨下珣同縣入語其住持住
持召食之出珣與對問得其邑里姓名知其為已子
抱持哭珣曰拋棄妻子二十餘年矣何顏以歸我終
為輝山下鬼矣原首觸地牽珣衣望住持大哭住持
乃強之歸住持曰法林詩僧也原有男子六人孫曾
孫三十餘並耕讀守業有司鄉里皆羨重之

容師偃香山人祖悌與邑人稱為孝行先生師偃一
門咸遵悌與之教師偃父病癰朝夕在侍正統中負
父逃寇寇追急父麾師偃遁去泣曰父子更相為命
去復安之俄俱被執寇縱火焚父師偃請代遂就焚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十

年二十三
顧復靖江人嘗作貧士詠皆有道之意成化中以貢
入京師當就銓念母不置請告歸省既母促之授官
曰兒念母不願往也母乃命其女夫與偕至京師遣
女夫歸曰為吾省母未幾卒一日母於夢寐聞聞哭
聲曰噫兒死矣數日計果至及柩還故所服員帽皮
諸柩上母哭則員帽輒墜地若有推之者妻子哭則
否世人名復死孝
張鵬宿遷人自幼侍奉祖母併父母尊輩俱執孝敬
不敢怠違祖母歿送殯之自令闔家男婦洗足護紼

母死廬墓三年鵬家人百餘口八代不分成化中旌表

趙時中羅山人仕御史聞父病歿躡奔計離家二百里廬墓苦寢朝夕哭奠負土成墳時歲凶多兵隣盜見時中蔬食水飲淡薄終孝各自相戒三年之中四十里內盜不入境

王允歷城人仕湖廣左布政使早喪父哀毀切至事母至孝母卒奔赴殯絕結廬墓側負土脩塚比身於傭人成化中旌表

黃鍾慶都人祖居顏父鑑及鍾子顯孫世儒曾孫仲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七

寧男婦計一百二十口自永樂至弘治元年六世同居無兩爨其家以耕讀為業孝養為先鄉黨有貧乏者常周急之擇其子弟之良者聚而教之又有泰州民王玉七世同居武陵縣民談錄興國州民石幽六世同居太倉人瞿剛陵川人李需密雲人李瑤並六世同居陵川人徐樛合肥人鄭元宜都人趙思綱安樂人朱勇歸安人張顯並五世同居俱弘治中旌表

蒙景澄仁化人母滯病不藥號泣焚香祝以身代母愈踰年卒哀毀切至喪葬如禮結草廬墓少間則請

問父晚仍宿墓如是者三載父患疽景澄告天以口吮啗三日而瘡父卒遂終廬墓時年八十矣其子樂念其老生疾免懷親 跪請以歸竟不從而終老於廬右弘治中旌表

李洪吳橋人母患時氣命在頃刻洪曰惟天可告焚香懺祝夜臥有神人懸空而言說生人肉可以治之覺曰肉在我身沐浴潔淨以刀取左脇肉熟而進之母遂愈弘治中旌表

虞謹寧波人就傳授詩至明發有懷蘇蘇隕淚尚書楊守陳拍其首曰篤孝兒篤孝兒成化中從兄謙以富民戍安定亡歸有司逮捕甚亟父遣謹代行謹遽往抵安定者久之守陳習謹為人乃為請免弘治中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父病痢顧天請代頽為之墳及卒水漿絕口母勸之陽為一舉母入復輟坐臥苦塊袒髮面黑念父好老氏日誦道德經一遍畢而哭哭久寢磚為漬母死亦如之而遂遠其妻非祭不相接非病不入問也如此者十五年人號之曰瘦齋以其始本肥澤至母亡也骨立而瘦

田耕汾州人弘治中舉人知長清縣居官鯁直一介不取事親孝養誠至親沒廬墓哀思骨立嘗有早霜

殺禾獨近墓之禾不傷人謂孝感應籽能孝族人多
孝順者鄉邦推重與辛彥博立為忠孝祠祀之彥博
籽同邑人故名彥德國初以歲貢入太學明經篤行
為高皇帝所重授監察御史賜名彥博以期之仕終
浙江左布政使居官四十年委身忘家身後子孫貧
窶里人稱其公正無邪清脩苦節云

潘選婺源人第進士為江山知縣屢請歸養既陞戶
部主事而父卒哀毀不勝服闋陞山西按察僉事念
母老懷求致仕不允憂熱得疾遂棄官歸至家值母
病忽思食鮓羹急不可得家人請以他魚代之選曰

名山藏 卷之三 本行記 三

欺母欺天也解衣入捕池中立得二鮓作羹進母母
遂安好母以壽終選哭什喪次後七日而沒 中
旌表選正已率物風裁嚴肅其為僉事時吏多望風
解印綬

杜蕙任丘人第進士仕同知因忤權貴棄官歸孝讓
睦族四世同居父卒廬墓三年母年九十九得疾蕙
八十二矣尚侍疾惟謹母卒復哀毀廬墓者三載至
九十七歲而亡

史載德新鄭人第進士歷御史父沒哀慟殊常既葬
廬墓朝夕哭奠小大之事先啓後行人稱事死如生

弘治中旌表

衛宣陽城人母卒廬墓蔬水自扶縣失庫金有誣及
宣者令拘宣未按先桎梏之而下之獄忽陰全晝晦
江中迅雷掣電風雨交作今疑而釋之其夕雲月朗
霽人謂孝子動天弘治中旌表

熊玻涇陽縣增廣生年十九母病寢食俱廢湯藥身
嘗母沒披跣慟哭不忍遽葬浮匱于庭坐臥草土三
月祭葬構廬墓傍朝夕哭奠服闋歸極力養父父病
至沒並如前孝負土增塋倍高疇曩朝夕溢米形容
槁敗有數劫賊入廬欲生焚之玻出迎不懼賊因問

名山藏 卷之三 本行記 五

玻聞爾產殊厚何悴乃爾玻曰日夕思慕一覺其亡
廬無長物僅有麻衣僭解送君賊驚歎辭謝去弘治
中旌表

馬宗範開州人事父母至孝父歿廬墓昏夜有盜二
人入廬求宿告曰饑甚宗範命僮作羹飯食之聽其
哭泣之聲私相語曰可別圖生勿盜孝子弘治中旌
表

徐澄崇仁人家貧不能具甘旨借貸為之曰債可還
也親不可易也可缺延賓不可缺奉親居處致慎滋
味致豐臥起盥櫛便溺之事皆身致之親沒廬墓有

白鵲白鳥來集鄉人素薄其親者皆感化歸厚弘治中旌表

易直宜春人父被誣繫獄直請身代不得繩項散髮日跪府門守乃出父病痰直取吞之告天而愈父卒廬墓既滿歸家母病流賊行劫舉家奔潰直抱母哀告賊亦不忍加害母卒廬墓如前歲旱鄉民請直禱直齋沐途拜三日獲澍旌表

何壘新城人第進士仕程蕃知府少孤力學聞羅倫學有省日夜奮淬母喪哭毀幾不能生一日病且劇所親謂之曰君母減性食之肉羹半盂哽咽不能下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五

竟却去子疾甚引醫診視弟不敢離苦次無膺曰子死矣出殯時霜重水膠徒跣行十餘里足破血流不自知也廬墓三年無識不識皆嗟唏歎悼曰孝子孝子壘居官介甚爲郎時劉瑾聞壘有一古琴諷欲得之壘不與曰琴非所惜惜毀吾行耳入仕三十年蕭然四壁居家無贖質之金

王濟黃岡人第進士官郎中母沒廬墓寢輒哀泣吐血服闋就官一聞父疾減食廢寢三疏乞歸父久病籲天乞代罄貲求醫盛寒酷暑不解衣冠不入內舍者凡四載父病秘結手採取之父患痢手自捧掬嘗

其甜苦及卒抱屍達日哀毀幾滅正德中旌表

謝廣字志浩祁門人父忠母汪父出賈梁宋間忽有方外求僊之意遂久去不返廣十六讀類考叔事廢書泣也既而曰宋有朱壽昌者豈異繫人將出求父未娶婦亦無他兄弟既長納婦七日卽別母求父誓必得之次大梁遂得父於小窰旅邸號泣抱持父摩廣頂曰兒遠來良苦吾今歸矣相依旬月父給廣曰汴北尚有浮貲吾往取之與爾同歸會廣伯若兄自魯山來會因托二人代侍緣父深感彼道得聞卽脫去滅跡伯若兄還廣躡蹠幾絕莫知所趣忽傳父在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魯山卽匍匐往尋弗得有郭氏儒生苦留之學曰君若居此兼可得父曰學非求仕乎仕非求忠乎不孝何忠儒生不能強也去之陳蔡鄭衛達于荆襄迂于河上舟涉陸跋酒肉弗御夜則稽顙北辰以控精懺人爲感動每每導送窮幽索險渺無彷彿家書至聞其母病徬徨走歸長路號哭歸侍疾母愈聞武當有道入影響其父復辭母往求步拜以往至則非是又聞終南山中多學僊侶衝暑躡冰雪歷風濤崖磴深入窮探足痺且跛竟不得遇匍匐汴河又十餘年形羸髮禿悵悵待斃而已家又報母大病倉皇籲天兼

釋至家跪泣床下奉母復安又數月遂巡進曰兒初
意父游想方外今窮矣嘗聞河埠館人云有徽客每
二三年駕巨船一至貨盡即去述其容貌行事殆類
於父兒儻求之復與瘳往候踰年又不至累歸而
母老且病矣日率妻子竭力為養結樓望父繪像事
之母以天年終具父衣冠招魂寤焉

何競蕭山人父舜賓為御史坐事謫戍廣西慶遠衛
被赦為民家居數持吏短長貪橫其縣中縣前後令
皆憚之今當塗人鄒魯者亦嘗為御史坐罪貶稍遷
蕭山其為蕭山暴刻甚惡舜賓數裁抑之舜賓時時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七

對人發其陰惡魯未有以中會舜賓怨家奏舜賓非
遇赦實逃歸舜賓故隸尺籍乃家居其衣冠如縉紳
朝廷下所司驗狀以聞魯故隱舜賓赦牒曰舜賓被
赦無驗當送故戍所審之彼戍所官乃知舜賓果赦
不也訓導童顯章者舜賓門人知魯陰事魯陷以他
獄論絞獄上憲司疑之下府覆治顯章送獄時道經
舜賓家人與謀魯聞輒大詬曰舜賓乃敢篡取重囚
發卒圍之毀門入并捕舜賓送獄不更白上司今卒
十餘人送舜賓之故戍基卒置舜賓死卒道窘辱之
至餘干宿昌國寺夜以濕衣閉壅舜賓口舜賓呼曰

嗚呼枉生七十二歲遂死魯還欲捕舜賓妻子競與
母逃匿久之魯陞山西僉事競乃募死士數十人艘
舟潛歸伺其行扼之塗出鐵椎袖中擊魯傷其兩目
盡拔魯髮反接魯曳登舟更溺之乃與魯連纜赴訟
按察使鎮巡諸司驚愕不知所為竟不能決魯逃歸
當塗競走闕下訟冤并告魯不法事命刑部郎中刑
科給事中會浙江巡按御史按驗魯競俱坐死罪競
母擊登聞鼓訴冤復遣大理寺正覆按三法司詳
議罪魯死以競為父報仇編戍之福寧州竟赦還閩
浙間稱競曰孝子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八
陳大韶嵩明州人隨父監生忠聽選京師父沒大韶
不忍焚化鬻裝稱貧萬里孤身扶柩歸葬既葬廬墓
墓在曠山之中獨居三年豺狼盜賊不相驚擾母沒
如之正德中旌表

劉靜萬安人諸生也正德間流賊破縣靜年二十三
負母奔竄賊欲害母靜翼蔽求代賊怒攢槩殺之猶
抱母不解既死屍七日不變旌表
傅樞字廷濟泉州南安人年十六舉于鄉二十登進
士授官行人祖凱父浚並以進士為郎樞授官方歸
娶時其祖尚在郡守諸公來賀凱治席延款樞奉酒

有束身傍侍浚郎工部時檝以行人有事於湘府事未竣聞母病在京師請入京師視母方再往湘竣事禮部尚書劉春曰無害於公而可教孝覆奏許之母沒居喪遵禮其後浚娶後妻從官邸私其二蒼頭奴浚稍稍聞之欲行處分遂暴卒檝聞奔邸且慟且疑密得二蒼頭狀心藏之及扶櫬歸二蒼頭驚覺遽亡去密求者久之知其一亡之德化縣傭深山巨姓家檝微行至巨姓家告之曰聞有一人力作君所欲得見之君幸無匿巨姓出奴檝告巨姓曰是僕奴也有罪而不可面數君幸入內巨姓入檝出袖中錘破蒼頭顛立殺之謝巨姓去而其一不可從矣喪葬畢慟而誓曰父讐尚一可爲人乎裂衣冠屏妻子出宿郊墟間蓬垢憔悴饑寒風雨不知就避時時撰詩若文走帖市頭坊門大率庾詞隱語然讀而翫之知其深於道德而出於仁孝也此時親戚朋友亦不能知檝目檝狂易而已乃檝每遇迅雷爍電中夜必興正衣冠拱立武宗皇帝哀詔至具衰杖朝夕臨終期然後釋服至其子燾卒不哭也或詰之曰古有喪明公何忍耶檝涕下曰不能爲子而敢爲父傳之諸父不忍檝瘁數請歸舍卒不肯久之其繼母卒乃歸蓋自廢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一九

自棄自罪自罰者三十九年又十有五年而檝卒劉憲靈石縣諸生也母八十餘年雙目俱瞽憲奉事惟謹忽強賊入城劫掠憲負母避之城外賊追至欲殺母憲哀告曰寧殺我賊釋之行至嶺後村憲竟爲賊所殺賊大火城中憲宅舍隨火隨滅人謂賊雖殺孝天實祐善正德中旌表

羅璋遂寧縣諸生母被賊捉手提長鎗拒戮三賊賊捨母去後賊追至璋力捍賊使母行遠戰三合竟被執賊剗心剖肺碎裂其屍聞者哀之正德中旌表

蘇純湘陰人弘治中舉人幼事父母繼祖母至孝父病衣不解帶唾壺穢器手自洗濯父沒絕鹽飲水形容憊頓母命食粥咽絕復甦未幾母沒泣曰父亡而存者爲母也母氏又亡何用吾存傷痛之形如割肺腑繼祖母父母三喪相繼不面妻室者七年其葬母時值隆冬積雪百凡躬親竟中寒疾卒于喪次正德中旌表

李豫浙川縣監生父卒廬墓有白兔之祥正德中有賊百騎過其家豫衣冠告之曰小人有母年高且病且勿驚動財物任取賊知其孝愕然相戒并其鄉村亦不掠之後母沒亦廬墓三年豫拾金還人推地以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二

葬無主者

向化靜海衛指揮向上之男也上以事得罪憤而投海死化沿海號哭求屍不見亦投海中忽上屍浮出潮中衣服脫落時天方霽乍爾震雷大雨既過化頭頂父衣徐徐浮至一處家人出而葬之旌表

蘇奎章筠連人博覽群書潛心理學事父至孝一日與父入山遇虎莫所避章倉皇泣告願捨父食已虎併舍之去人咸稱異後仕岷藩教授

王表嘉定人正德中舉人年十五父沒日夜號也母攜抱慰解之曰獨不念我自後奮志讀書遂領鄉薦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念養母不赴會試有司強為治裝初至烏尤次至瀘州返三至京師試畢即兼程歸一日母病肺喘醫藥無効表夜分焚香額天割左股煎湯以進頃之母呼表曰氣平痰靜胡乃然也表不敢泄戲笑如常它年母又病表割右股如前母病又愈母喜醇酒表以醇酒進母喜奉佛表朝夕禮佛母喜膾間日一進膾執砧刀為母欲誦三官經表跪誦移日提攜前後或如嬰兒或為山歌野調以悅母母年九十無病而逝表什絕三口不水漿嘉靖中旌表

宋顯章濮人諸生也事父至孝正德間廬父墓劉六

劉七賊至曰此孝子里也遺之矢為後賊信約百里內勿殘傷郡人依顯章者皆活顯章卒無子妻自經殉之

歸鉞吳人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後妻輒譖鉞以怒父父手擊鉞後母謂父徒手費力提大杖杖之家資食不足炊將熟母即譏譏數鉞父怒逐出之鉞不得食而後母子得以飽鉞數困匍匐道中以歸父母相與詈曰有子不歸家在外作賊耳又復痛杖之鉞時時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俛首淚下鄰里莫不憐之父卒後母獨與其子居鉞擯不得見因販鹽市中時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時從其弟起居數致甘鮮正德中歲大饑後母不能活鉞涕泣迎養後母內慙顧感鉞誠即就養鉞得食先弟後已已恒饑弟尋死鉞事後母無間鉞少饑餓面黃體瘠人呼為菜大人鉞有族子繡亦販鹽養母二弟不肖數犯法鉞悉為周旋繡每製衣繡妻請曰必三襲以予君二弟

張鈞石州人正德中舉人親老不仕孝行著聞父赦太學生也赦親早亡亦痛誓不仕隱居城北村嘉靖二十一年虜大入邊至石州城下鈞號哭馳一騎賊中求赦至則赦死矣鈞哀慟殞絕盡飲父血哀痛而

斃是年虜害最慘石州爲親死者同時十一人而張承相于博張永安尤著也承相者州學生少孤奉母三十餘年負母避虜虜得之抱母叩頭號泣虜怒俱殺之既死尚抱母首不解博二歲而孤所居村舍從城中學虜至博號哭下城求母母已被執奮取道傍石擊虜虜就剗博心殺之母得遁時年十八永安椽吏也父爲虜逐永安持挺擊傷二賊趣父逸去身從後護之虜創永安數十而永安死

唐儼全州人諸生也父陰柳州知州老得危病儼年十二刲右臂愈之其師窺知以語其家人合家驚歎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未幾父沒哀毀如成人見者傷焉其後游學從兄于毫嫡母蒙寢疾在家儼妻鄧年十八亦刲右脇進儼聞蒙疾馳歸而疾已愈拜鄧謝之鄧曰子母我母有二哉儼所生母沒號泣廬墓寢苦枕塊樵牧見其薪水艱疲率來相助儼謝之曰吾爲母氏敢煩諸君知州顧璘訪儼山中書其壁曰望母儼嘉靖初貢至京師有司奏旌門

嘉靖十年閏六月吏部言浙江東陽縣民郭珉告有應貢生楊成章係珉同母兄其父泰先任台州長亭巡簡攜正妻何來任不育取珉母丁爲副室生成章

泰卒何扶櫬還鄉成章甫四歲外祖與之子而奪其母母剪銀錢訣別與何各收其半以貽成章十歲何臨終出半錢與成章成章號泣拜受比弱冠娶婦月餘卽執半錢往錢塘尋母未知母爲外祖強嫁珉父竟不能得而還珉常見母日夜焚香祝天望子未知其故弘治十一年七月七日有東陽典史李紹裔巡水利來宿珉家母隔壁聞紹裔與家人作楚語知珉道州人遣珉問成章消息紹裔備語故因命珉執半錢往覓成章成章亦再來浙尋母相遇于江西廣潤門螺螄橋兩船相比各問程途因漸漸道故成章泣云我初不知母所在比有訓導會稽人趙鎰知我失母哀情語以昔嘗教讀東陽爲珉師備知珉母離子哀情此必汝母我是行以此珉大驚異卽各出半錢相合抱持拜哭與俱見母悲喜交至自茲成章三往迎母不遂棄月廩就養以終母年旣葬廬墓兩省覈實交章獎異載在朝覲憲綱藏之部司縣府今成章應貢在部珉亦公事至京相隔萬里不期而會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四

兄考居上游徒以年老隨例冠帶而孝義未白如蒙察其孝廉量加一職庶不孤聖朝孝治之意當道表揚激勸之道吏部覆奏楊成章幼齡失母長而知慕

行求再四孝則不衰郭珉遵命尋兄不遠千里昔朱壽昌棄官求母宋神宗詔今就官楊成章孝行兩省覈實載之憲綱藏之部冊有司知不能舉臣等又論年拘例真有媿以人事君之責請授成章國子學錄獎珉花紅羊酒制曰可

周孝揭陽人少孤問母曰我何名母曰母養子望之孝名孝矣孝曰吾能之何必讀書力田為養朝衣冠揖母就耕暮歸如之歲早鄉人求雨不遂告邑丞曰請命周孝子丞致孝子而遂雨

周聘桐城人諸生也事父母探志承色父母為兄弟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折箸田畝聽仲叔自取之父沒躡踊哀慟者七日日三奠奠必孺子慕枕塊寢苦不離喪次母沒如之南方之人拘忌形家且難得地聘欲附葬父母於先隴之次宗人阻之哀奠至十年苦敗塊利尚不釋服邑令聞其孝表宅助葬資宗人乃許之或謂令助葬資當詣謝聘曰明府自為治教謝何敢哉雖然孤為人子而以親喪煩長史罪也更服二年乃罷蓋居喪十二年矣方十二年之前能預知未來事也它日室火鄉隣趨挾曰天實討孤尚敢拒命望火百拜而熄子三人漁樵給聘聘戒之曰山澤非吾有寧取其細者

漁蝦鮒樵荆榛足矣一日其子釣得大鯉竊詣水處而放之

劉和廬陵人父行賈溺死於池州和年十三慟哭嘔血母解譬之自後行賈往來過父溺處輒悲憤不食設酒肴江游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為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貨奔歸家益貧母沒葬玉華山廬墓其處朝夕哭奠皆織屨易之居一年風雹伐屋獨和廬不壞山多虎夜行繞不驚又一年鄉里惡少惡其矯異夜為暴客火其廬執和苦之時已且滿喪乃歸納丁於廟而終喪於外寢和動効古人不恤譏訕自號耐辱居士其後老而益貧鄉人莫知重也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何倫江山人居父憂哀毀忌日咨嗟涕泣如初喪事母孝謹假貸為用家雖貧儉母氏常食豐衣潔母失雞豚陽為尋覓陰求其似者以進或笑倫迂曰雞豚小物而使母氏掛懷便不安適盜入舍覺之不呼將取金乃語曰請留之備吾晨炊以食吾母盜媿盡還所盜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母亡郡邑賻之葬資對使拜受終不造謝曰草土罪人周之則受何況及親造謝公庭非其分矣

彭寶桐城諸生也父母性嚴每值父母怒踞叩頭涕泣至解天雨雪父醉怒詈母既就臥寶終夜踞限外父旦啓戶則寶在問何爲曰兒不能和豫兩親乞賜筆楚父曰醉詈汝母汝則何辜引入就爐寶再拜示不中寒父母自是不復反目也妻胡事母稍不敬欲出之里戚百留不聽母曰新婦事我善小失耳奈何處之不可自新之地寶受教退謂妻曰妻者齊也而事親不齊我耶其妻感泣卒爲孝婦寶始好施掩露放生繼乃從事學問立稽過自省錄月朔正席自數書古聖賢列上坐跪而拜之曰敢憚自改年踰四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七

十孝敬不衰父死居喪如禮逾年而病以事母屬其子更曰喪服不畢死當以衰經斂其卒也知與不知皆爲流涕

俞孜山陰人諸生也父華嘉靖初以里役解流徒徐鐸赴口外防鐸過嚴鐸銜華毒而斃之而遂亡走孜聞號慟扶輓誓以死報徒跣根跡歷數十郡聞已歸越匿其甥楊氏家乃結力士數人佯爲賣魚往來偵伺迄亡所獲十之城隍得渙之三益悲痛欲死夜夢神語之曰若謂渙不祥獨未知一喚卽在乎夜驚寤詰旦詣郡守乞助守南大吉壯而助之夜半卒驟入

楊氏家佯爲尋常人喚鐸立得之卒復父讐言遂不復應舉養繼母以老人稱爲復讐俞孝子

范運吉蒙化人父寅自稱葫蘆山人旣補弟子員有聲當貢矣有持其短語於提學提學暫黜之山人素剛負其能旣遭斥辱不勝邑邑遂棄妻子遊楚蜀閒數年歸妻趙已悲傷發病死山人益恚恨不樂家居徑去不返矣時運吉爲諸生牽裾止弗獲將棄其業行求之會當道惜其才留竣試事遂以嘉靖己酉領雲南鄉薦榜旣揭運吉與一子一僕號呼徒跣迹父所經至荊州乃減更前應試京師初運吉爲諸生時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六

雲南巡撫應大猷物色之及相見京師館之別室因其失妻許女嫁之運吉以父故諾而未赴癸丑春運吉益悲思不自勝乃刻木述事本末模紙且數萬仍剪尺帛書如刻語背揭之南下所至輒以刻紙張衢要見者莫不哀憐會其從父京山教諭運吉往見之居頃將東訪父於黃鶴岳陽二樓間會其從父以職事入承天承人陳生者方外士也爲言山人之事極悉蓋山人初去荆則經承舍于陳者旬餘因教陳以鍊氣術已而別去登武當剪髮習靜于榔梅樹底與鍊師數輩相狎後陳以禮神至其地猶見之舉手相

問勞比再往訊之則卒矣豪葬樹側運吉聞言大慟
冒暑走承遂與陳偕發細踪之良是至其處啓遺骨
運吉鑱膚血瀝之殊慘於是負父骨歸葬於蒙化而
工部侍郎陸爲營祠碣於武當

崔鑑京師人父佑嗜酒狎娼取娼與居娼時時誣妻
佑常被酒窘辱之佑出娼惡詈妻妻復之娼擊敗妻
而妻入室撫牀涕泣鑑時年十三自學舍歸妻見鑑
悲慟不勝而語之故曰吾自尋死耳鑑曰母勿復憂
潛入學舍挾刀歸適娼掃廳且掃且罵鑑從旁拔刀
刺娼左脇隨斃鑑匿刀牖下亡走數里忽自念曰父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五
歸不知以爲吾母母莫自明矣即走逐佑果告妻於
官捕者至鑑曰我也從牖下出刃示之遂就獄事聞
世宗下法司議刑部尚書聞淵等議鑑孝心迫切情
在全母請釋其罪詔曰可

丘緒鄞人邑諸生也父鑑爲國子生娶余而妾黃黃
生緒以不狎於余被出鑑卒緒年十五事余至孝余
乃愛緒如已子臨卒告緒曰汝之愛我也如生母汝
自有母弗可失也緒切切求母願母出二十年所矣
黃始驚於包既而轉徙杳不可跡一夕夢神告曰台
州金鰲寺前君母處也明日上郡憇於途一人識緒

漫問曰丘有出母乎聞其子賢也緒心異曰何從知
我問奚自則故包氏養馬廝也緒求廝跡母廝歸而
問廝之母曰里有周平者曾口其事顧今平也不在
配戍於京師矣是時緒姊夫方舉進士需次京師緒
貽姊夫書物色平會天雨平避雨姊夫邸舍姊夫聞
其鄉音問之平也爲緒問母曰適台州李憲副子以
報緒緒立裝之台至李家李已沒無子所後者遠族
子漫不知前事緒徬徨掩泣台道中或告之曰此中
有媒老矣或其閨人多儻聞之導往詢則云黃居李
無依適僂居之吳旦復詣媒且審叩之媒已老其夕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五
忽暴亡緒莽莽行之僂居歷觀數十家見一門頗飭
踏而入有兄弟二人亦皆諸生止緒宿爲問其家諸
母有諸母者則黃故主母也然亦不詳所往呼舊蒼
頭問之曰適于金鰲寺前去歲經之已殯其傍矣緒
泣曰悲乎哉此吾夢中語也雖然得撫棺泣母亦畢
吾志於是吳氏二生送與偕道犯一牛觸緒墜溝溝
在金氏之門金氏兄弟二人爲馬長傭肩輿緒從溝
中起而吳氏二生告馬長所繇馬長曰吾昔傭肩輿
昇一婦人至縉雲蒼嶺下其是乎存亡不可知願寺
傍棺非其人也馬長兄弟忽入門縛輿出曰願執廝

役送君蒼嶺下緒喜甚別二生輿而至蒼嶺與二馬
長直馬長不受曰君孝子也吾兄弟感君哀苦而輿
君望直哉投金去生徘徊嶺下旬餘無所容有織屨
者曰去此三舍地名王碧川者有陳氏媪年六十矣
君之邑人也然意其亡乎緒求織屨者與俱問得之
則黃氏固在以為未信遣奴詢諸陳俵俵委巷中忽
一媪竚立門次探之郵人也加其從來具悉媪亦轉
詢丘氏耗語合奴馳告緒緒踉蹌奔抱持母悲號感
泣驚重其間巷陳翁無子家貧多負緒悉為翁償理
迎與其母俱歸別室奉之翁卒請母入家率妻子孝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事亡怠緒屢舉不第年六十餘及貢而卒家人聚泣
請所囑張皆言曰婆要緊婆要緊蓋囑以其母氏嘉
靖中旌門

韋起宗晉江人生而孤母蔡寡守之起宗奉母至孝
遇縉紳先生輒長跪百拜求其文詞以彰母節為母
請於朝冀得旌表假貸行錢以求之求之不得至三
十餘年一日幾得復為忘者所沮涕泣痛恨雙目青
盲又十餘年乃得之目則明開母沒廬墓三年更念
幼孤追為父服者三年又以三年廬父之墓松蟲大
生近墓松楸皆被蟲食起宗抱樹而號蟲不敢近一

日雨甚聞廬外有呼聲出視之廬遂崩廬畢之日即
鑿已墳其處曰庶幾生死侍吾親既沒鄉人名其里
曰節孝以志其母子去之三十餘年所居火四鄰皆
火獨其母旌節坊歸然完峙嘉靖中旌表

潘寬晉江人兄實為諸生寬入學舍省兄兄方與友
對奕寬推下枰子拂然去友人大驚曰君有諍弟兄
老晚子一日病篤寬割股療之股尚未進已有鬼物
語兄曰君有賢弟割股食君我是不敢侮君我則行
矣頃之寬以股肉進兄曰汝豈割股食我耶子事父
母則然我兄也何至是既瘞語寬曰我老乃子老人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子寧知我出耶吾且去之弟之事我何嘗減子寬曰
兄何為出此言視兄子如子復加厚焉

何孝六安人母患發背額天願代有神化而為醫教
之嘗糞以試之孝嘗母糞神曰可愈母愈後壽九十
餘卒既葬廬墓天集蜜蜂六十窩足以養老人稱蜂
窩孝子嘉靖中旌表

陸尚質山陰人送父登舟海口風作舟將覆尚質號
泣投風濤中揀父父舟得濟而尚質溺死人名其渡
曰陸郎渡嘉靖中旌表

葉文榮海寧所軍餘弟文龍殺人坐法其母愛弟涕

泣不食文榮謂母曰弟年尚少我長矣又有子請代弟詣官自言已殺之竟坐法

殷士望鎮江府庠生父被強寇執縛士望徑奔賊所泣告請代賊忍而試之火炙刀刺受之怡然詞氣慨切賊義其孝皆羅拜去

李壯丁兒安定縣民虜大至壯丁兒從父母奔避山谷卒與遇虜縛母去壯丁兒取石擊虜母得脫前行復遇五騎一騎下馬還縛母其母呼曰壯丁兒但逃命勿顧我壯丁兒不忍手提鐵骨朵擊仆一虜母跳得生四騎圍壯丁兒斫碎之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伍民憲晉江人嘉靖季倭至其村民憲扶父逃及遇賊長跪乞曰勿驚吾父餘任君欲賊不聽刀之民憲挺身殺二賊又傷數賊後隊至落其右手臥草中一手荷戈口喃喃呼父三日乃絕其後人時時見之烟雨中荷戈立則輒合掌呼伍孝子而過

朱玄吳樂清人事母至孝母性嚴厲玄吳年五十嘗受笞嘗退治生池上值寒凍誤墜水中母疑其受笞而愠也怒復大杖之衆為跪請得已其妻又以子婦之讒不悅於姑玄吳不敢辯第屏之十餘年寢處常在母側後以庠生應貢且行母乃悟召其妻復為姑

婦如初玄吳既行中途念母亦棄牒歸

陝西按察副使梁應策鄜陵人七歲母病殆焚香泣中庭請以身代持香謁城隍廟伏地泣幾絕遇一黃冠授藥一莖僅寸許飲之而愈二十四籍鄉書孝聲藉甚三十四中嘉靖乙丑進士居都下心脉脉不肯拜官父詔書切戒始授工部營繕司主事歷員外郎中為郎十年三請告省親留妻侍養陞成都知府以去家遠不願之官號泣請父父大怒曰不聞孝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猶伏地不起父舉杖欲擊乃起戒途抵成都數月而大計計畢疏請終養時父母年並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七十躬調甘脆一茶一湯必跪進之父數過親友家每至漏下數十刻秉燭坐待應門報至趨迎掖門入寢候寢定乃退質明盥沐至寢門問侍婢安否稍不安節憂惶廢食人言脩虔太和山可致親壽徒步往十步一拜千有餘里時父母年並八十矣母沒哀毀如禮既葬廬墓側暮歸侍父父病痺伏枕調飲食跪榻下手舉七筋進滌廁衣躬視澣濯如此者年餘子沒妻亡一切不問父沒合葬廬墓如前日以筐盛土首頂培墓有慈烏數百馴集廬下筐舉即飛若前導然服闋尚不能去縉紳先生曰孝雖無窮如禮制何

一五五〇 反文內

拜泣徹廬嘗夢一緋衣幙頭入呼曰梁孝子我後漢
肇怒葬我詰且園丁劊土得石果肇怒之墓祭而葬
之人謂至孝感通如此應策初成進士部送遼左軍
餉餉並足額遼軍大懼營繕董大工精筭縮出中官
不得妄費改戶部郎督維揚餉裁罷冗濫揚人稱之
當得內轉為中官所中陞知府親終撫按交薦其孝
行詔補登州練卒賑饑具有效久之陞陝西按察副
使力疏投閒其卒也鄉人為立梁孝子祠

陳經字平陽人少孤事母至孝遇倭來負母避之竟
遇之途倭索母珥環經手護之倭以刀截耳至肩而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五
死手猶未釋母也

朱泰會稽人諸生也家貧事母至孝與妻吳樛褐不
完而母之服饌殊極軟好母性下逢其怒時與妻同
跪欲撻則近榻以就之泰死無子或勸吳它輒號哭
欲絕奉姑至沒備諸辛苦

趙智趙慧鉅鹿人母避賊為所得索財不遂將殺之
智追至跪賊泣曰吾母年老願殺我慧復至跪賊泣
曰吾兄成人釋以養母我則代兄智曰弟吾母所愛
可殺我留弟母曰吾老矣殺母留子以存吾門賊曰
慈孝人也並釋之

李學梅麻城人臬掾也世宗哀詔至學梅以掾與入
臨哭獨哀臬有冤囚白按察使出之其人聞知懷金
謝艷然却之有三庶弟父嬖之獨與便利私益學梅
大父為學梅不平學梅曰弟吾手足也愛我弟即愛
我手足祖何憊焉母死守墓三年力不能慮獨棲草
間暑雨一蓋寒冬一橐而已朝出營夜必返墓次墓
近溪澗忽雷雨暴作溪漲不可渡乃持蓋望墓呼母
如是達旦一夜雪積數尺有隣父意學梅苦雪或它
之往矚之橐沒雪不可辯良久始露見其會撮大嗟
歎以語之人人父死亦如之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五
何茂先余從兄也口不二價生無二色事繼母至孝

繼母病禱神願代繼母有女與子同痘女殊沉頓為
文告神願以己子易妹之生其辭曰母年已暮生僅
此女民齒方壯尚可圖也竟子妹俱愈晚歲生涯疲
乏資本俱失久之乃知為隣人竊去絕口不言曰言
之彼無顏為人矣一日赴臥床間棟將撓忽起行棟
正撓其臥處人謂善孝所感

長興窶者家數椽耳而無方以養母窶者之從父富
齋為酒致客召窶者侍窶者懷楮而就席凡諸熬皸
棹餌之屬竊竊伺候不顧盼累而寘之袖中諸客目

攝之酒闌從父出金屈卮為客壽有間家僮報失卮
 客相顧曰吾輩飲人酒而失人卮不可不自明則皆
 闔門搜搜先於窶者窶者自服從父曰卮今安在曰
 傳而出之矣待旦旦從父往索卮窶者曰金已銷化
 兒竟有數椽請以奉父以抵金屈卮抑去此吾母則
 無所居止盍待吾母有止舍即奉父矣從父聊寬之
 與為期居數月客來語從父曰向夕也不佞不勝酒
 而先亡去置卮樓簷間今日方記憶君家定索卮不
 得枉君家僮耶從父從樓簷求之則卮在急召窶者
 窶者至猶理前說叔父曰癡兒卮在也何自誣窶者
 名山藏 卷之 本行記 三

曰大人為酒置客名兒侍兒甚寵席間竊竊大人有
 羞懷之楮間兒思兒母也食而不能旨而思旨兒母
 兒窶人也方搜卮急時人方重見疑告以養母誰信
 者豈以大人猶子見饕餮於豪富人且大人致客寧
 忍客受不汚名則兒自居之耳從父歎曰我幸贏也
 有二子顧寧子如汝汝貧也吾寧不子汝即復為酒
 置客名窶者侍言窶者於諸客諸客皆欽重即分其
 家財為三等之於已子

吳門乞兒行乞吳市中夜止吳橋下以其所乞買酒
 缶而致之母而歌以侑懽吳中貴人乘月橋上聞橋

下有歌聲俯觀之一男子坐老嫗塊上酒而歌名門
 之曰乞兒有母實用為懽有年矣貴人大嗟異之遍
 告於諸貴人而乞兒之孝聞吳中於是吳中諸公宴
 集輒置餘豆間待孝乞兒也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藝妙記

沈度

王紱

黃子久

戴進

夏杲

吳偉

呂紀

郭詡

徐子仁

沈度字民則華亭人父易至孝以易學校徒輯五倫詩著孝經旁訓行于世度少力學善篆隸真行八分書洪武中郡邑交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同謫者多名人率與度交岷王禮聘之屢進直言於王館都

名山藏

卷之

藝妙記

一

督瞿能家為其子弟師能入京師與度偕行既至成祖方命翰林院舉士編脩楊溥以度名上擢翰林典籍一時翰林如解縉之真行草胡廣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世而上獨喜縉廣若度書度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八分尤為高古上賜度二品金織衣新製象笏縷度名氏塗黃金予之度弟榮與其子藻皆善書並官之近侍度事上盡誠被顧問必正對仁宣二朝皆被寵遇累官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年踰七十乞致仕不聽度為人孝友貞靜不輕附貴人門所好惟載籍

法書名畫古器閒暇閉戶焚香賦詩雜列花卉奇石

高人韻士至必具觴酌或吟或奕意度蕭然而榮為

人端厚謙抑好獎予後進館閣稱二沈云度卒宣宗

遣官賜祭給驛歸喪命有司營葬孝宗善書雅好度

書訪得其四世孫世隆授中書舍人直內閣

王紱字孟端人號友石又為九龍山人高介絕

俗沐黔公行金帛求畫謝絕之後忽作一幅遺其所

厚同官轉致之曰姑以是塞黔公意毋言我為公也

月夜聞陣笛乘興畫幅竹訪遺之其人乃大賈喜甚

與戒綺各二更求配幅紱却其幣手裂畫壞之紱有

名山藏

卷之

藝妙記

二

詩集行世王世貞稱紱畫竹為國朝第一

黃子久者吳人資故絕人負書而遊見學士大夫伐

其技能多所凌忽遂以罪錮之後逃去為黃冠往來

吳越間教授子弟無問所業談儒墨黃老以口辨屈

人其畫長於山水初學董源已乃稍變之有畫訣傳

世

戴進字文進錢塘人臨摹精博而意趣包涵不以清

媚自臻凡一落筆俱入神品為本朝畫流第一宣廟

善繪事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

及進入京眾工妒之一日仁智殿呈畫進特以得意

之。進首幅為秋江獨釣圖一紅袍人垂釣水次
畫家惟傳紅色最難而進獨得古法宣廟方閱廷循
從傍奏曰此畫佳甚恨野鄙耳宣廟叩之對曰紅品
官服色也用以釣魚失大體矣宣廟頷之遂揮去餘
幅不復閱放歸以窮死死後而人始重之大梁人有
張路者學其法願進於神鬼佛像尤多乃不足貴而
路繪人物兼有吳偉焉進同邑方鉞學進畫已造闔
域惜其早卒評者謂戴門顏子其後復有仁和沈仕
善花卉山水稱名品仕刑部侍郎銳之子疎放不治
生能詩

名山藏

卷之

藝妙記

三

夏杲字仲昭崑山人以進士自中書舍人累進太常
寺卿直內閣詩文書法皆臻妙境畫竹石師王紱至
遠夷亦購之杲兄昂字孟暘亦善書畫畫師高房山
洪武末為永寧丞謫戍雲南永樂中仲昭簡入中書
科習字上臨閱稱善仲昭頓首謝因言臣兄昂亦能
書名試稱旨命與杲同為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書
又杲同時有孫太守從吉從吉善畫梅花遠夷購從
吉梅花亦如購竹於杲也後來得杲法者有朱端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少孤貧善趙子甲一日與趙甲
出遇一道士目異之與之期東門大石上兩反皆後

三期乃得道士刺石出泉飲之曰二君去此枝當名
天下遂別不復見偉後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蒼
勁入神品名藉甚公卿間憲宗召授錦衣衛鎮撫侍
詔仁智殿偉好劇飲命妓值其飲或經旬不飯人欲
得偉畫者則載酒攜妓往一日被詔正醉中官扶掖
入踉蹌行殿中上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
成上歎曰真僊筆也偉慙直有氣岸非其人雖篤請
不應即素昵一言不合輒投視起其出入掖庭奴視
中貴人求畫又多不與於是中貴人數短之居無何
放歸南都孝宗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錦衣

名山藏

卷之

藝妙記

四

百戶賜印章曰畫狀元偉思還楚蒙恩祭掃武昌數
月還次采石有旨趣回京賜第西街逾二年稱疾歸
居金陵秦淮上武宗即位復使使召之未就道中酒
死而趙甲者塑神鬼像甚靈異著名楚中蓋當刺泉
時偉先相為多趙飲少矣
呂紀鄞人專攻翎毛間作山水人物厲志漢唐以來
名筆兼集眾長弘治中應例入御用監益造精詣凡
草木花鳥生意流動泉石波景點染烟潤有造化之
妙孝宗朝傳奉陞至錦衣衛指揮應詔承制多立意
進規雖涉杜撰而所存有在孝宗嘗稱之曰工執藝

事以諫呂紀有之與紀同時者有邊景昭花果翎毛亦精神刻肖人以邊呂並傳景昭浙西人而廣東有林良者亦以善畫花果翎毛官錦衣指揮

郭詡泰和人也自號清狂少從事學官弟子業稍試粲然忽置册歎曰循咫尺之諷誦市榮當世何以務浩觀立極藝遂瑰璋之思著周流之跡乎遂去而體極其能于畫遍歷名山曰豈必譜也畫在是矣於是手模成畫畫已題詩詩題不盡又肆為畫畫不盡又盡于詩同時江夏吳偉北海杜堇姑蘇沈周俱以畫

董字懽男絕意仕進肆力今古詩文皆名有法度尤善繪事山水人物咸臻妙境莫不延頌

名山藏

卷之二

藝苑記

五

願交天下競傳清狂畫購之百金有貴人欲多得詡畫詡瞠目數屋梁不對盤金固索輒踉蹌狂趨叫暴跳號去弘治中徵天下善畫者被推擇應詔京師達官長者各誠舍長清狂至無畱門詡雖難酒雖其人竟酒至醉醉輒呼紙揮灑不望酬值也寧康王荆和王好術學致賓客詡見王紋縠深衣鈎旁綴續紅紫靛青條垂兩綬如緞冠青絹冠冠左右有繹綠其下似側注步搖鞵足營首絲履杖班竹杖王望見之奉百金為飲食具輒散與昆弟交友及當意之人閒學少年為蹋鞠鬪奕走馬秦猿之戲寧王宸濠召與

詡輒辭謝之故露拙業托微罪行念都御史王守仁智權足解脫已往依之獻畫題詩以見志守仁悟與之符牒令辟耳目他游遂間道走武昌至則通訊率

又貴俠者乃候虛無人時僱弱船絕跡入德安宸濠反其黨言郭詡慷慨可借軀得詡勝一敵國矣宸濠使人賫書幣約詡以好語入見如逗梗鎖殺之其人跡至武昌不得守仁歎曰鴻鵠橫絕非斯人耶而其時燕人有葉元靜者被庶人服亦能貴其藝其遁跡類詡

徐子仁南京人年十四補弟子員任放不諧竟遭黜

名山藏

卷之二

藝苑記

六

落繇是博極群書究作者之情自前元趙孟頫亡書學遂微篆法尤多失正至周伯溫始復振之本朝李東陽遠續其緒子仁以其超穎之姿躬詣堂室蚤尚雄麗晚益樸古拔俗綽登神品餘若真行皆入精妙碑板書師顏柳楷法題榜大書師本朝詹孟舉並絕海內日本使臣得者什襲為珍武宗南巡近侍上其詞翰召見行宮兩幸其宅子仁故長髯武宗手剪之以為拂子因自號髯僊築快園于城東委曲幽清名木什卉四時不絕善製小令能自度曲棋酒之次常命伶童侍女傳其新聲與子仁同時者金陵人又有

謝子象亦為諸生久不遂棄之去自號野全子子象亦美鬚髯行九人號髯九翁子象器局雋朗才情綺麗對客高談如倒囊積或酒酣引紙命辭常屈一坐兄弟四人各善詩畫風流清邁時擬謝廷諸郎有子少南嘉靖間以御史改翰林司直

名山藏

卷之

藝文記

一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貨殖記

太史公傳貨殖謂本富為上得非勤力治田畝躬行孝弟篤於仁義者耶高帝初定天下徵江南諸郡民稱大家者悉赴闕既至造於廷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紀綱法度賦役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累數千言恐其遺忘刻書摹本分賜之又召天下富人以實京師立稅戶人材之科付之事位以寓既富方穀之意維時吳人沈秀富為江

名山藏

卷之

貨殖記

一

南最帝惡其力侔人主取其聚寶益瘞之城門之下以絕怪詭譎之邊郡風警天下無得如古人閭巷布衣豪俠義行擬諸侯王者矣若武進人倪瓚崑山人顧仲英皆以猗頓之資游意東晉之習竝坐見法此則惡輕浮逃虛之士不足與共興教化者也余覽傳記得富者數人倣太史公作貨殖傳而為之而指歸則異焉沈秀嘗行水畔見群螺擁一益浮出往取之則異焉投金銀其中日有生長名聚寶益瘞南京城門一門濱水不就取寶益瘞其下而遂就倪瓚字元鎮自號雲林溪悅寬之後也世居無錫縣橋梅里之祗陀園建清閨幽絕以賢雄於鄉至瓚則增豪習況西經史多善書法作畫尋鼎名琴性有潔癖園中竹樹花卉晨起必課奚童掃蕪荷刺眼每雨止風収杖履逍遙詠歌自娛賓友時至笑語雷連竟

日終夜好客之名聞於天下。增為詩蕭散冲淡時見。氣節作畫簡雅神致。遂入逸品。其初尚率子弟營生。產業作以其餘財。行仁義。晚棄散黃冠。野服浮游。湖山間。每駕輕紅。湖上香風。遠發人知。為雲林。勝至也。顧仲英少為輕俠。通賓客。於郡邑三十始折節。讀書家。故饒財。益購古圖籍。彝器。固治臺觀。藻以丹綠。供張華。修聲樂。盡妙選。所交皆知名。士長秋科。擬詩歌。間作才藝。相若。人皆慕之。嘗碎名不就。張士誠欲舉。吏輒避去。既而用子恩。為別爵。錢塘。縣男。晚喪母。甚哀。毀墓。佛遂脫焉。洪武初。與贊皆以大家為客。見法。

瞿嗣興 李森 湯陰鄭氏 丁廣

姚讓 史際 馬一龍

瞿嗣興常熟人。父達仕元。為小官。嗣興少好射獵。驅逐飲酒。既父失官。而貧。嗣興折弓矢。躬力穡。與其妻

名山藏 卷之二 貨殖記 二

蘇氏孝事二親。無所不至。久之貧益甚。嗣興曰。貧亦富之奈。養父母。何。攜家入蘇州。詣富家貸錢。為小賈。轉息為生。乃稍裕。久之居積為中賈。又久之則大富。於是致養於父母。又行廣施。所賑給單寡。不使知也。而陰行之。或時有市易。陽為忘誤。而增其數。市人物任其口所出。不與爭錙銖。歲儉來依者數十人。藹大作。蠲室舍。居撫之人。言瞿孝子富而行其德。子莊有學行。洪武中。為福建參政。殛除奸吏。太祖旌之。詔書李森安溪縣富人。也。席先世高貲。田數萬畝。粟數萬鍾。計山百區。出木數千萬。章僅千指。及森之身。益盡。

力居積。乃計歲入。捐粟千斛。別窖之。凡親戚朋友。若里中。矜人。娶者。嫁者。病者。葬者。火若盜者。咸取給焉。它有緩急。隨事賑贍。各極意去。為其本郡。本邑。作治堂。治學舍。無有簡便不壯。大觀。它諸為橋。為道。為寺。為觀。於閩中。郡縣在在。而是天順中。以出粟賑饑。被旌。念鄉郡。承平久。即桂葦。不逞。曷應。卒。即復戒家。僮飭兵。仗習拳勇。鄉落盜。先後發。悉擒斬之。鄧茂七賊。反。其黨掠泉州。森率敢死士。掩擊之。生俘酋黨百餘人。招撫及奪回。被虜亡。筭寧陽侯陳懋等。上森功。授漳州巡簡。

名山藏 卷之三 貨殖記 三

湯陰鄭氏小元村人。也不析爨。七世矣。多田。饒財。男子力耕。治賈。女習蠶織。閭外不聞也。諸農賈所入。皆困之。有婚嫁。族長主其費。寸布斗粟。無私者。成化間。歲凶。其家鄭五老者。出粟千斛。助賑。五老行賈於臨清。每歸。倒橐囊。錢帛委地。公之一家。其妻子不暇也。丁廣居鄧州城南。率其子弟。事農。數年。資用饒足。廣兄貧。廣春秋。供送米麥。時具酒肴。詣家。盡歡。四時製衣。必先上之。兄壽。既高。潛命其子之。湖南市美木。藏之。兄死。悉力。襄事。戚同父母。兄有數子。析居。已而窘乏。過半。廣一一分之粟。帛足一歲。用不能者。復與牛。

具種子為來歲計又不能又復賙之子姓自慚忍之不告廣察知又復賙之而且怒之曰何不我告所居鄉有婚不能娶喪不能葬者令其酒食代為請助置籍席前書所助物得與廣請者以為榮有媿而求與者友人黃六造廣廣大喜曰故人何疎也開樽飲罷六官食不敢言廣知之令人載糧一車貽其家有孔景者居城市貧無所營廣與謀曰吾宅良方吉宅也君有意為隣乎景喜過望廣即命于婿築牆造屋既就請景居之又慮其不能力田每歲除禾在田者若干畝與之代為入困居十數年景卒喪葬之費一力

名山藏

卷之

貨殖記

四

承之遇其妻子過於景時凡僧道來乞者必厚與之鄉之耆老見其慈仁慇懃皆來取法不善者悉感化或遠徙廣疾篤鄉人驚相告報至者數百人哀請於神明日遂愈壽七十餘而終

姚讓其先浙人洪武初以殷實徙京師占籍上元縣至讓而益務生節用富益不貲性樂施予凡貧不能葬親死無棺殮及轉徙流離者踵門告讓無不賙濟橋道渠陂井閘之屬悉為人經理作治成化初出私財作新國子監之敝壞者其自奉蔬布家人服食資費悉有常經時有僧道乞食過門則絕之曰自不治

生誰能養汝一錢

史際深陽人生而偉貌口可容拳其先魏國公之婿魏國公與之貴財甚厚而史氏以大富際舉進士為吏部郎游權貴人之門以家財結納之坐是失官既罷居家嘉靖中東南荐饑捐穀數千石助賑而饑者不給也邑多滄以淮水沙漲在邑北十餘里潦溢旱縮不豬不陂棄為曠土有年歲矣際度東南阿可豬可防者測水而疆之請於官募民興工以為田攜老弱就役環堤芟焉人日給米二升錢三十文薪一束時米價湧甚民以半易菘菘雜食計一夫赴役可兼

名山藏

卷之

貨殖記

五

食其老病不能役者二人於是役人之棲於堤者爨烟飯餼列舍相接翦然如處村落間始因滄之底深之為中池以蓄水出池之土環之為堤如同字有口然已因堤之外可田者取阜土環之為外堤如同字之外圍外堤之堤深之為北池而實其東南以通中池之水畚北池之土更築小堤以捍滄之暴水堤之內三面為池出土高築之而作書院其中如同字之中有畫馬秋成興工至首夏麥熟而散所全活四千人墾田四千餘畝為圩者三潦有防不壞旱得引以灌近滄之田又數千畝計歲入可數千石堤之隙地

蔬豆可茹榆柳可薪池中魚蟹麋羸可食因名之曰
救荒濟際既失官家富冠東南士窮困者咸仰之民
無末作者悉假以金不受其子錢有折閱者更以金
繼之後率起爲富人思報際亡所所受報不知饒於
子錢幾倍嘉靖季江南倭起復輸米五千石助軍詔
陞尚寶司卿復募兵二十萬衣裝資糧不仰於縣官
爲縣官擒倭倭平論功官子爲錦衣世世

馬一龍溧陽人父性魯歷官有惠政爲雲南守坐事
下獄使一龍之京辨奏一龍因入貲爲國子生守闕
上書工部尚書劉麟見而奇之其秋遂發解京師是

名山藏 卷之六 貨殖記 六

爲嘉靖七年居二十餘年成進士年四十餘矣選翰
林爲庶吉士乞歸養母無以養也吏部郎史際者一
龍外家貸以百金邑有荒區久無耕人一龍用金買
牛十頭備耕作一歲盡墾大熟乃作農書曰農爲治
本食乃民天天畀所生人食其力力不失時則食不
困知時不先終歲僕僕故知時爲上知上次之知其
所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爲力勝天矣
知不踰力雖勞無功故畜陽不極發生乃微凝陰在
土其氣固蓄諸陽皆生者陽自下起斂其內之一本
以出於外諸陰皆死者陰自下起斂其外之散殊以

入於內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洩陰下而不濟亦難形
堅是故含生者陽以陰化達生者陰以陽變察陰陽
之故參變化之機其知生物之功乎聖人推日星定
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衆知膏肓不如原濕衆知
蕪平不如淺深常治者氣必衰再易者功必倍患因
無備命在有滋將衰而沃之助其力也欲倍而壯焉
収其全矣沃莫妙於滋源壯須求其固本亢而過洩
者水奪斂而固結者火攻鎡基寸隙不立一毛鬱蒸
所至並鍾五賊知天之時識地之宜昧其苞命亦無
以善其後故祖氣不足母胎有虧其踵不踵胎氣不

名山藏 卷之七 貨殖記 七

完其胎不胎雖成必敗蓋親下之本既久去地而傷
母之體豈能全天哉夫善本者斯圖未慮終者貴謀
始推陳而致新氣以交併積盛脫胎而洗髓精以剝
換化生達順則豐覆逆乃稿縱橫成列紀律不違密
遇爲儔尺寸如范至夫害生於蕪莠而法謹於芟耘
故上農者治未萌其次治已萌矣夫雜之法數與草
齊南稷北黍天所生地所宜人所賴以養者種之良
也物之良者必貴貴非賤等良畏惡朋故農家者流
思其力不足以盡圖之備假諸物其始也直木而未
其次也橫木而幫又其次偏木而齒曲木未而鏗鑿

木首而鋤繼之以掇終之以塗無不加以鐵馬木直
缺堅無遺類矣華而欲實風雨不作及時將穫燥則
多損浸則成腐當知可貴之物不產非時不安非類
衛生固難成功不易農也而力乃能至足以遂民天
一龍之言曰養生送死無憾先王之道理財恒足聖
經不廢也君子不厭貧亦不棄生今野有遺蕪人不
自力家無儲石飲食若流丐立至也既終養十餘年
起復為南國子司業免官歸臥疾玉華山時時策杖
循畝與野老田畯論農事而一龍家以大富歲冬日
郡舉行鄉飲禮一龍集其田間年八十上下者為耆

石山藏

卷之

貨殖記

八

會會二十有四人則請講說五十年前所記一事二
十四人者曰呂誥曰陳錫曰廷祿曰呂訥曰方曰京
曰史儒曰陳大德曰馬漢曰呂璧曰陳邦瑞曰王廷
佐曰仁曰陳時傑曰廷黼曰大誥曰暹曰馬潮曰萬
民化曰陳桂曰史鞏曰混曰陳蕙曰呂庭各為一龍
言而一龍記之說記吾先大父致政家居賓客往來
粗蔬四五品加一肉大烹矣木席團坐酌共一陶呼
曰陶同知子弟身供酒掃捧壺把醅侍左右不去今
士大夫家賓饗踰百物金玉美器舞姬駿兒喧雜絃
管矣其子弟亦貴驕視父兄蔑如也錫記當時年長

者直呼幼人名其後漸起表字字而有號猶然士也
今村夫屠販下逮藏獲無不美號稱尊長貴人復摘
號一字加翁其上也廷祿記當時無紈綺之士布衣
衫褲赤足芒鞋非別久相見者拱手不拜今惟裳大
袖不絲帛不衣不金線不巾不雲頭不履雖家庭骨
肉揖數十兜拜數十叩矣訥記當時人皆食力市塵
之民布在田野婦織男耕兒女輩亦攜竹筐拾路遺
挑野菜而令人皆食人田野之民聚在市塵奔競無
賴張拳鼓舌詭遇博貨誚胼胝為愚矣方記當時親
隣和睦一家有客各攜肴酒不待招而至所言田場

石山藏

卷之

貨殖記

九

稼穡商榷早晚兒女婚姻鷄豚孳碩而已今比族忌
嫉富貴貧賤上下欺害聚為貨媒散為禍仇黨同腹
心殊方陌路動向官府乾沒矣京記當時師事繆先
生者其尊人乃侍御史以論權貴蔣琮獲罪卒後田
廬蕭然無中人以下之產今寧有也儒記吾先大父
嘗貧與石姓者金四十既償暴死子復來償大父與
之飲食而反之子曰父死恐負不敢復貸矣大父曰
尊公已償先大父難也石氏之子亦難大德記當時
婚娶但論門閥媒妁定言兩不求備今女家許聘輒
索財禮男家既醮乃論資裝稍不如意非過期不歸

則婦歸見斥矣漢記當時先伯爲蒙師日立二禮生
卯而入塾序行列唱揖酉亦如之課倣誦習畢則分
生徒爲主賓迎送寒暄問答謝勞歌詩而退東脩聽
其自行貧者弗納生徒嚴憚不敢非僻或有弗率撲
而逐之今日師求富東弟子樂諛矣壁記當時子弟
不輕易習舉子業卽習未成亦不敢冒儒生巾服而
今儼子豎兒厚遺干進恃此持門戶爲權貨梯階衣
食纔充不入生員之籍便趨吏胥之徒而務本食力
之民寡矣邦瑞記當時村鄉各有社壇社學有故則
會集壇下其子弟之無力者社師教之歲時伏臘以

名山藏

卷之二

貨殖記

一

類相從交通情悃商榷事宜謂之茶會今壇無址學
無師猥鄙者不見齒矣廷佐記當時小民禾稻登場
先春輸官有司擇老成殷實之人掌其入數民無逋
負官有羨餘其後收掌非人漸肆漁獵輸納者亦違
慢以致影射那移變通覆護奸利衆而十室九空謀
生難而一人三失矣仁記當時同宗有爲御史者過
家輿親友門不下衆人交讓御史請謝如恐不及卑
幼遇尊長道傍拱讓先履今冠人財主駕車乘馬揚
揚過闈里芻牧小奚見仕宦輒指呼姓名無忌憚貴
賤皆越矣時傑記令先公嘗爲邑令貴游通刺不過

二指關大書某拜鄉中往來更不投刺不遇則以土
塊題門而去書札稱謂但云某公足下今同室兄弟
率用六葉全帖村巷青衣充斥朱函函柬縉紳大夫
紅箋錦標芒字百拜矣廷黼記當時隆冬盛寒家作
土坑燒楮柶煨芋葛黃菴父母兄弟妻子團坐從
幼者供具衣飲遞進長上今富貴家挾二三驕客或
與兒女子紅爐煖閣不省父母之養矣大誥記吾先
大父嘗以困粟應貸粟及困餘糠粃雜之先伯仍以
策木平其斛大父奪平木手撻之曰出必多與入不
多取今富者設機巧取重利貧人既貸亦不思償矣

名山藏

卷之二

貨殖記

二

潮記吾先君魁榜後侍宴長伯父偶失容儀伯父怒
呵斥之不敢聲而今或弟彊兄弱及見唾詘矣遲記
當時民不知訟或訟而在卽見輸服同室有鬪其不
直者衆爭屈焉而今競工刀筆稱雄侶儔詭詞飾情
矣民化記令先父爲吾門甥時兩家兄弟相視若同
胞今本支骨肉且自譁張目擊其貧賤憂患脾睨去
之矣桂記當時人家房舍富者不過工字八間或密
圈四圍十室而已今重堂窈窕迴廊層臺園亭池館
金翠碧相不可名狀矣鞏記當時令先公與其兄俱
爲諸生博學能文家貧兄弟遞相爲僕見戚里如不

知文墨者試留都往還數百里途行旅宿今生儒輩

橫臂騶途眇目布老車馬簇從赫奕臨之矣混記當

時近村數姓惟事耕讀多識為儒多力為農今頓棄

二業他圖捷徑游手好閑妄生譏議矣蕙記當時頌

白者負戴於路少壯遇之則分肩而行老人見攜兒

在路抱送彼家而今子弟彊有力則備其父兄途得

攜兒竊而去之而將驚諸它鄉矣庭記當時良賤殊

族更不假借雖大富貴時無下氣而加禮者而今舊

族貧棄新門豪板彼此安然矣一龍曰鄙哉龍也龍

生也近不識五十年前事諸公所述龍三犯焉居廣

名山藏 卷之 貨殖記 七

大而服華美棄徒行而安車馬志古之人而不免俗

之趨鄙哉龍也一龍狂宥有氣尚屬文惟意所至作

草書散亂錯落位置龐混自比張旭同時者有臨清

人方煥亦用其法一龍所居門闥洞敞園池匝匝而

終不免豪誕之習乃其所著農書司馬遷所謂本富

者也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方技記

皇甫仲和

皇甫仲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成祖北征與袁

忠徹並從師忠徹以相仲和以占上至漠北不見虜

名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當從東南來王師始却終

必勝名忠徹對如之上竝械二人以待不驗死日中

虜不至對如初頃之虜大至上登高督戰東南却總

兵廣率精兵斫馬足稍退已疾風揚沙虜竟引去上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一

欲夜旋仲和忠徹曰明日必款整而待之明虜酋來

詣曰不知乘輿至是上喜授仲和欽天監正英宗北

征仲和老矣學士曹鼎問之曰駕可止乎胡王兩尚

書率百官諫矣仲和曰紫薇垣諸星動諫無益曰可

奈何仲和曰盍先治內曰卿王監矣仲和曰不如立

儲君土木既敗虜集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曰

雲向南大將氣至寇退矣明日楊洪石亨入援虜遂

退仲和退朝有衛士從之相辭固請之曰家中方喧

請返衛士返妻與妾聞或問仲和公曷知之曰彼時

聞鵲在屋上也

右推步

王府尹

王府尹忘其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夢人授之書口讀吾書可衣緋不止衣綠他日拾得一書於道視之青烏家言也玩讀久之乃以地理聞嘗為禹州同知漢庶人購求之不應曰須詔旨乃以府尹名聞會成祖方有事壽陵曰吾政求此人遂召入為定陵地陵前有小阜勸上去之上曰何者曰恐妨皇嗣上問無後乎曰恐偏出耳上曰偏出何害遂不復去後累世皆驗其人官至順天尹

名山藏

卷之二

方技記

二

右相地

全寅 張崙

全寅安邑人瞽而聰學京房易占多奇中正統間遊大同英宗北狩鎮守太監裴當問寅筮得乾之初九曰大吉是謂乾之巽乾君象龍變化之物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乃旋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壬丁壬合也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子其合乎歲更九躍則必飛九者究也乾之用也南面子午衝也必正南而故曰大

吉既也先入寇寅在石亨幕下召之筮曰吉虜無能

為也踰年也先欲奉英宗還廷議莫敢發寅謂亨曰虜送我不迎如夷狄何英宗居南宮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妄言景帝怒殺中官阮浪猶窮治不已忠冀得大富貴請寅筮寅筮已叱咤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事乃解英宗復辟誅忠授寅官

張崙仁和人五歲喪明受易善記精通卜筮星曆諸書論祿命多奇驗寧庶人作亂浙江鎮守太監畢直謀為內應布政使何天衢命崙筮得解之彖斂積賀曰渠魁授首矣何內應之有武宗南巡浙中備供帳

名山藏

卷之三

方技記

三

甚亟布政使徐蕃命崙筮得同人之離蕃曰同人親也離應南面駕其來夫崙曰不然卦體屬乾西北其位茲應返也主上至尊人安得同之爻曰號咷後笑兆之矣其在純乾之日乎悉如其言

右卜筮

金鬼谷 郭脩翰

金鬼谷吳人與富商談命肆中適貧人負薪至曰我命亦爾何獨貧鬼谷曰君如欲富不在家也當於南方千里之外負薪者歸告母母曰有姊在閩盍往求之負薪者走入閩訪姊顧姊亦甚貧夜宿之空鄰舍

但宿鄰舍者必見鬼物亦且死舍是以空姊無所宿弟使暫就之及寢見鬼物入穴中掘之得黃金百鎰有金鼓覆其上遂取以歸以金鼓報鬼谷人稱鬼谷術曰金鼓金

郭脩翰吉永豐人其父僑寓興寧縣而生脩翰童子時母命為市辭曰識字急於市讀易讀史手不釋卷市童衆咻之母老盲廢脩翰曰採給行傭吾不如江次翁遂窮通天文七政讀書賣卜于市得錢供母而星學名一時有人問壽曰不及粽迨五月三日其人返詰之曰粽入釜矣越明日而疾作張督府岳以司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四

馬入名名問之對曰猶寄長城三歲岳愕然尋有麻陽之命言王方伯大用一歲兩遷但不得專勅大用曰方伯得遷必中丞也何得無勅果尹京兆再遷卿陸方伯杰深信修翰術以薦于丘叅政民範乃言其旬日必死民範怒欲加脩翰罪以出陸薦姑遣人羈守之如期不驗當箠死至期果死貳守莫同自惜不第恒嗟卑修翰曰公一歲入召再歲按察提刑矣果如其言自知死期云我六旬有六六月六日無生理及時而病鄉士夫羅俶往問之脩翰曰而命先我猶相問耶羅以三日修翰以六日

右星命

黃廷新

黃廷新潮人寓興寧縣東郊家故貧隱屠肆口不言技術或時露一二成化中長樂尉江璟署縣流賊攻城久廷新以遁法解賊圍繇是知名練廷新者喜談兵事廷新一日祭旗不開走問廷新廷新曰午有衣麻婦過子門子大喊三乃祭旗旗開矣祭畢必風雨果然隸人陳秀錦事廷新盡傳其秘推官王熿署縣一日捕治秀錦下之獄秀錦不踰垣而風逸熿知其得廷新術併捕廷新廷新取二竹葉一挿鬢一以授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五

其子父子坐肆中捕人過其旁無見也既數日曰吾向以日不利故不就捕今日可矣入踞露臺下懷龍眼三熿亦不之見迨吉時出龍眼擲熿前熿乃見之告熿云一百二十日當乃可獲熿不許驅促之廷新出使其子置炭七枚燃七燈草而試之炭熾而燈草不焦曰第往無禍也吾則不往期未耳及期廷新走獲得之羅時雍者欲傳其術置酒邀廷新覆盤殮使射之廷新一一中鄰居道人為人設醮歸廷新謂其鄉人往候之潛以竹葉插道人門道人方晝寢鄉人排門入不見道人惟見百雀自帳中飛出鄉人口黃

先生誑我少頃廷新去竹葉鄉人見道人頽然牀簀
之上一日呼其兒曰吾婿丘氏死矣急往訊之兒云
昨見之南郊何以死廷新曰南郊正丘死所也果然
廷新剛直落魄不以法輕授人或呼爲黃先生則不
應曰吾屠子也以能自藏用故不及於禍

右遁甲

袁 珙

子忠微

袁珙字廷玉鄆人高祖鏞宋末進士元兵壓境鏞不
屈死烈火中其家十七人聞變俱赴水有沈朱二僕
保其遺孤珙少遊海上遇異僧別古崖於洛伽山奇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六

之曰公眼光如電當以術顯吾將授公因布黑赤豆
暗處令仰視日至眩懸五色綵縷使隔窓映月辨別
皆得之乃授之相術其法占者至候二鼓或五鼓燃
炬對坐燭視其形狀氣色更參以所生年月百無一
失珙在元時已擅名天下矣珙爲人占必先察其心
志聽其言語觀其形氣然後斷以吉凶珙於九流百
氏莫不涉究好爲歌詩酒酣擊缶仰天豪吟所居鄆
城西屋前後樹柳自號柳莊洪武初見姚廣孝嵩山
寺曰公非直名繙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應選入燕
邸密言珙燕王王隸珙尺籍中託取之與其子忠微

俱至王選衛士九人與操弓矢雜入酒肆拉之飲珙
前引王裾長跪呼殿下九人者哂曰妄也珙言益切
王起入宮召珙曰問者何以知吾王也對曰殿下操
弓矢肆中臣望見殿下手皺而瘦龍掌也因凝諦良
久稽首曰殿下年四十髯當過臍必爲蒼生真主坐
致太平二十餘年王悅留珙珙遇列較散卒往往許
以公侯大臣王恐其語流聞遣還鄉卽位召入見官
太常丞授忠微鴻臚序班賜養甚厚旣營北京父子
扈從出入禁庭立儲之議帝意有所屬者累年使珙
相仁宗曰人主也使相宣宗曰天子萬年於是竟定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七

而忠微初在燕王府中燕王宴北平諸將使忠微執
壺觀之宴畢言燕王曰都督宋忠面方五大身短氣
昏工部侍郎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都指揮謝貴
擁腫早肥而氣短都督僉事耿獻猷骨插鬢色如飛
火左僉都御史景清身短聲雄皆當刑其後永樂中
人言楚王子重瞳者密遣觀之還奏無它異從征北
虜所言皆驗仁宗爲太子時忠微言太子前不遜及
卽位欲誅之得夏原吉諫正宣廟中言上前七日之
內宗室有謀上者果報漢王及其他游諸公間往往
有記其事者珙有孝行性抗直能輔人以義忠微外

雖如父內險陟太宗使相群臣與有隙者乃言其短
正統中坐矜傲下獄忠徹仕終尚寶卿年八十餘卒
忠徹道蘇過閭門沈氏沈一子方週抱出求相忠
微笑且撫其首曰切頭切頭更無他言沈以戲耳
子長凶狠坐大辟

八南濠徐家生子方三日聞啼聲曰強寇也徐怒
幾捶之子長以探丸論死

鄞人有為忠徹友之僕者美且慧忠徹相之以為
不利主人使逐之友不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
之僕去無歸往來寄食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八

牆角一破衲中裹黃白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歎
曰我命薄至是奄有此物天益不容矣守之待旦
則一婦人掩涕來四顧徬徨問之荅曰吾夫軍也
繫獄當死某指揮者治之吾變家產貸親鄰得黃
白若干將以獻指揮今失之夫死矣僕使舉其枚
數合遂以遺之婦欲分僕金不受以遺指揮夫得
出既出徧語僕於人指揮聞而異焉致之育于家
指揮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指揮致仕
僕以子襲職歸拜故主故主歎曰袁君之術如此
疎也留遲袁至使服故服捧茶出忠徹驚起曰故

某人邪何至是主謬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忠徹
笑曰君無戲我非君僕矣三品武官也形神頓異
嘗行善事乎

寧波衛人盛琦少役劉指揮家忠徹過劉盛執扇
旁立忠徹謂劉曰善視之進士知縣也琦後登進
士仕無錫知縣

安州知州楊集鬻亂時其父命過隣家黃氏時方
黎明忠徹聞集呼門聲招與語集懼不應急叩門
入因立候之集出天已明黃氏子式送出門忠徹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九

聲而俟之以為大貴也今其貌則非大貴人也然
亦當得五品既指黃式曰七品也皆驗
右人相

倪維德 戴原禮 盛寅 蔣用文

周漢卿 汪機 蕭氏 葛林

陶華 吳傑 道人 李玉

倪維德字仲賢吳人研窮內經推究原本讀金季劉
完素張從正李果三家書知其與內經相發明自信
不謬出而用藥往往如神維德所治疾既察天時地
利又集人事雖異證奇病一經診視辨如白黑內心

仁厚但來謁者亡論貧富有一寡人抱疾求治不但疏方且與陶器其於他方釋以註解不加穿鑿獨嘆治眼 書不備不精著一書曰原機原機本之陰符經曰心生於物而死於物機在目也維德之言曰醫儒者一事也不知何代而兩途之父母至親也有疾及委之他人一誤謬則終身不復平日以仁推人者獨不能推之父母也是曰缺仁朋友義合者也赴其難雖水火兵革弗顧周其急金玉粟帛弗吝也疾則曰素不審他者曰甲審遂用甲渠者曰乙審更用乙此徒能周赴於瘡痍而不能攜援於死生也是曰缺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十

義一身也飲食滋味致美也衣服玩好致佳也嗣上續下不敢致輕也疾至不識任之婦人女子任之宗戚朋友任之狂巫瞽卜至危猶不能辨藥悞也是曰缺智儒不兼醫五常缺三故曰醫儒者一事也又傷寒內傷婦女小兒皆醫一門也不知何代而分科之今世指某者曰專某科指某者曰兼某科復指某者曰非某科則夫老人婦女小兒秦越人何得兼能而屢遷也

戴原禮浦江人儒也學於丹溪朱震亨震亨醫道本內經原禮其高弟洪武中官太醫院時時以藥餌事

太祖有效每風雨太祖輒免原禮朝燕王病瘕上使韓公懋治之輒愈輒發曰臣技殫矣請召原禮原禮視其劑皆是也問燕王何嗜曰嗜生芹原禮曰臣知矣調劑進其夜燕王暴下皆細蝗也晉王病使視之而亦輒愈顧語王殿下病在膏肓即復作不可治久之晉王薨太祖治諸醫原禮曰臣對殿下已有言若其復發不可治也諸醫得釋後太祖病大漸當其少間輦出左順門召諸醫治無狀者盡付獄獨不問原禮曰汝仁義人也永樂中為太醫院使所著證治要

訣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十一

盛寅字啓東吳人戴原禮避名吳中為木客吳人王賓求授其術原禮曰吾固不求貨財也君獨不能師我耶賓曰吾已老不任弟子行一日侯原禮出竊原禮書遂得其傳將死以書授寅寅與韓叔賜故從賓學古文詞既得原禮書醫遂顯永樂中為縣醫官尋與吳江人梅某並坐事逮入南京既至駕幸北京矣生發雲南吏梅某曰雲南天末吾死矣乃自首盜人家廟髡器中途追還免死發拽木天壽山有監工某侯奇其貌令主書筭而先是有內使督花鳥江南者主寅家病脹寅愈之遇諸塗驚曰盛先生無恙予所

事太監患脹正莫治與我偕視之藥數投太監愈成
 祖射西苑太監往觀成祖望見驚曰謂汝死矣安得
 活對曰得盛寅以生吳醫也明日成祖召寅寅方與
 梅某散步長安門外遂以平巾入見授御醫上養黑
 白二猿其一猿病使治之寅視脉不可為上怒與猿
 銀鏹之無何猿死上益重寅術一日雪霽與叔賜等
 召見便殿偶及白溝河之戰上論所以戰勝狀寅曰
 是天命耳上默然起視雪寅又曰宜瑞不宜多叔賜
 曰君上前妄言併吾死矣須臾上乃賜之御膳他日
 與叔賜奕御醫房上猝至命終奕而觀之寅連勝三
 名山藏 卷之三 方技記 十一

位寅求為南太醫院以自遠宣宗即位召入甚信用
 之賜為醫狀元今兩京太醫院並祀寅寅有弟宏亦
 精藥論傳子至孫皆能為方
 蔣用文句容人醇謹通世務以精醫官太醫院使每
 侍仁宗隨事獻規仁宗問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
 問醫效何緩對曰善治生者先固本急恐傷本以是
 緩效時時請清心寡欲以強聖治蓋以醫諫仁宗賜
 之第固辭傲居蕭寂晏如也一日病上遣問之曰卿
 即死孰代者用文曰沈以潛以潛吳人
 周漢卿松陽人以醫名括蒼蔣仲良左目為馬所蹄
 睛突出如懸桃群工曰絲絡既損法當管漢卿笑不
 荅封以神膏越三日目如初華州陳明遠瞽十年矣
 漢卿視之曰尚可鍼為之翻睛刮翳欻然辨五色武
 城男子病胃痛不可忍奮擲乞死弗得漢卿納藥其
 鼻竅中俄吐出赤蟲寸餘口眼咸具痛旋止東白馬
 氏婦有姪歷十四月不產厄瘡且黑漢卿診之曰中
 妖下之藥有物如金魚永康應童嬰腹疾恒痴儂行
 漢卿解裳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刺其一
 魄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盡解平趨無
 畱行長山徐嫗遘驚疾初發手足顫掉羸裸奔走或

歌或牽曳如舞木偶漢卿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
虎林黃氏女生瘰癧環頸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瀧
出右手拘攣不可動體如火藝家人趣治木矣漢卿
為剔竅母長二寸其餘以火次第烙數日結痂盡脫
於越楊翁項有疣如瓜大醉什塔下疣潰血源源流
凡疣破血不止必死漢卿藥糝其潰穴血止烏傷陳
氏子腹有出捫之如罌或以為奔豚或以為癥瘕漢
卿診脉曰腸癰也用燔針如筴者刺入三寸餘濃隨
針射出其逆有聲愈諸暨黃生背曲須杖行醫以風
治之漢卿曰血溢也為刺兩足崑崙穴頃之投杖去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四

其醫如此

汪機祁門人父渭精醫合東垣丹溪兩法以行其術
機為邑庠生棄去自言士欲澤人不宰相則醫耳乃
肆力醫書所著有重集脉訣刊誤內經補註本草會
編嘗曰藥無定性在人善用以血藥引之則從血以
氣藥引之則從氣佐之以寒則寒佐之以熱則熱矣
治一人體瘦左腹痞滿穀氣偏右行飲食減大便滯
用補脾瀉肝和血潤燥寬腸解鬱之劑而安一人癩
發晨見黃狗走前則昏瞶仆地良久乃甦諸醫無效
機曰早晨陽分狗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為木火

所乘矣諸脉皆屬目故目擊異物用實胃瀉肝之藥
而火息一婦狂發無時機曰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
胃與大腸也忍饑過勞胃傷火動延及心神脾意擾
亂用獨參湯加竹瀝飲之愈此其術也其餘國初則
有吳人葛乾孫為內傷醫宣德中吳人錢瑛為顧願
醫嘉靖中吳人薛已為外科醫皆有名葛乾孫字可
久醫力絕倫
擊刺戰陣百家舉板扉不精究及長折節讀書傳藥
書坊論有醫學卷榮又經絡十二論十藥神書勇力
之士爭言其長於武經救之之士爭言
其長於文方論之士爭言其長於醫
蕭氏失其名錢塘人好施予嘗有一僧來謁蕭待之
良厚久久不衰僧一日贈以畫牡丹一蕭取藏之初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五

不珍重

視之花瓣中有字隱隱可見皆古醫
方也大異之令其婿郭某按方試之皆有奇效後又
聚藥煉為丹俄見爐上有花絢爛丹成如黍珠用以
活人雖瀕死皆甦自是蕭郭之醫動一時
葛林字茂林錢塘人善小兒醫成化中充太醫院官
武廟在祿皇太后每召供御一夕癩作夜分召林一
匕而安明日賜白金綵幣使與上公之宴汪比部有
子患痘年二十五矣汪故知醫謂無害也林視之悒
然迨五日而足七日而靨又悒然至十四日而痂落
汪曰林誤矣林曰在彌月乎彌月亡害也汪置酒高

會若謂林者林視其足底有泡結癩膚內曰吁百日
哉百日果暴卒汪大驚問故林曰夫痘構形之餘穢
也纖芒未盡亦無生理是疾初發自腎而我知其不
能暢是以必死既而流于足底焉以故發之緩而必
至是日也少師楊公子當暑而驚眩氣絕且移木矣
林趨入曰無傷也亟出之楊曰兒已噤奈何劑也林
曰無劑所恃者天上雲耳雲生而淒淒欲雨陰氣舒
而陽鬱消吾以清利物煮水而蒸于下其可疹乎如
法而愈及暮兒復戲于庭矣累官太醫院判壽八十
八所著有杏塢秘訣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六

陶華字尚文餘杭人治病有奇效一人患病因食羊
肉澁水結臆不可下又不能吐門人請方華曰可服
砒一錢門人駭不用曰殺人者砒也百試不効服砒
立吐門人請所以華曰羊血大能解砒毒羊肉得砒
而吐而砒得羊肉則不能殺人是以前愈鄉人抱奇
疾他醫不能治尚文輒治之而於傷寒尤精論者謂
仲景以後一人而已然其為人非重賄不治非富家
巨室不可致也繼尚文者岳文遠甚得尚文術求治
者無貴賤無風雨寒暑皆樂然響應不問報否人乃
以文遠於尚文藍之青水之冰

吳傑字士奇武進人其祖父為世醫至傑更博通青
烏書風角雲氣占經李虛中子平之術金丹內外秘
訣然竟以醫至大官傑醫分三類上部診脉主方心
臟焉先中部望而知之先視氣色下部藥始上清以
及咽喉不純主古方書雖有奇疾治無不效弘治間
以明醫徵至京師下禮部尚書都試無踰傑故事高
等入御藥房中等入院最下遣還郡時當遣者若干
人傑請尚書曰國家三四十年一徵醫耳幸被徵守
闕十餘年又遣還傑誠不忍若干人資斧罄絕願不
入御藥房但與若干人同留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七

德中掌院事李宗周竟薦傑與八人者入御藥房有
與宗周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讒上謂宗周所薦多私
與賄皆族醫也上曰吾試之方病喉痺按名名傑一
藥而愈上嘆曰有醫若此謂族醫邪因厚賜傑詰責
左右謂宗周忠自是得幸上上每病屬傑治治輒立
效上一日射獵還感血疾傑愈上進一官賜彪虎衣
一上幸虎園虎騰而驚傑愈上進一官賜銀五十兩
表裏一上試馬御馬監腹卒痛傑愈上賜繡春刀一
銀三十兩自是上所遊幸傑恒從上嘗枕傑肩而臥
有所摩撫上不以屬便嬖一愈上病則上進傑一官

爲院判當進官者數矣固讓三年而遷院使上欲以禁衛銜傑賜蟒衣傑謝曰臣幸以藥囊侍陛下敢干哉上南巡傑以醫諫繼之泣上怒叱曰汝不謂以藥囊侍我者耶自是不得從行上還道病次臨清州夢見傑疾名之馳入見上泣曰不憶我耶傑亦泣遂從還通州時江彬力請上復幸宣府意上病或有不諱恐誅易爲變傑診已密言諸大奄曰察上脉幸可及還內耳至宣府脫不諱吾與若輩死有葬地乎奄然之乘間曲說上意動而彬數從傑覘問上病狀卽詭言曰萬壽無疆霍然起矣駕還京上崩彬坐誅傑有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七

子希孟仕給事中

道人無名氏亦不知自何來戴華陽巾披鶴氅自言能剗割滿洗若華勇然人不之信過岷縣長樂鄉有錢遵道者病噎不治自念剗割死不剗割亦死等死請道人試之道人用麻沸散抹其胸割之長七八寸許出痰涎數碗遵道暈死無所知頃之甦以膏傳割處四五日差噎亦愈復能飲食道人不受謝去李玉字成章六安衛千戶善騎射尤精於醫針灸應手愈舒有病頭痛不可忍者雖震雷亦不聞玉眇視曰此蟲啖腦也合殺蟲諸劑爲末吹鼻中二三日蟲

悉從眼耳口鼻中出愈合肥有跛人持雙拐至者玉針之立去其拐浙有病痿不能步玉察諸醫之劑與治法同疑之乃曰藥有新陳功效亦異况疾在表而深非小小藥劑所能去乃熬藥二桶置缸中俟稍溫令病者單衣坐其中續續澆之半晌忽大汗立愈一少婦有娠而吐血數升幾死玉眇其脉曰此子癩也依方製之加竹瀝愈其餘起死回生不能盡述兩都號曰神針李

右醫

名山藏

卷之

方技記 一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方外記

周顛 張君寶 張中 貝國器

冷謙 楊汝真 尹山人 王士能

張落魄 邵道人 柴道人 岳壽山

賀長 萬玉山 趙應童 羅天祐

陳昉 卓晚春 卦和尚 麻衣姑

苟僂姑

周顛建昌人長身奇壯舉止非常年十餘病顛操一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一

瓢行乞南昌市日施力於人夜臥閣簷間常趨省府
曰告太平人異其言呼顛僂不數年元亂陳友諒據
南昌顛避匿不見太祖戰敗南昌將還建業則出拜
送馬首曰告太平時時於上前討蝨喫嚙不已太祖
曰何多也曰可二三斗自是太祖出或迎或擁輒曰
告太平太祖厭之飲以燒酒酣暢不輟又輒曰蝨多
蝨多太祖賜之鮮好衣服脫故衣腰間有葛蒲三寸許
太祖曰何所用為曰常服可止腹痛顛又自言入火
不熱水不濕也太祖覆巨缸蒸之煨蘆薪五尺圍薪
盡人皆揭視之曰固甚煖如是者三乃使蔣山僧飯

顛寺中轉肆撓競諸髡不堪月餘僧言顛與沙彌爭

飯怒不食旬五日矣太祖怪之召視無餒色賜之食

曰能不食一月乎因閉之空室至二旬有三日出之

駕親往賜之食時京師將士爭持酒肴食顛顛皆食

盡然輒哇之至太祖所賜食則屢飯也食既走候太

祖寺門太祖行以手圍地如桶曰破一桶成一桶顛

或癡或隱出口皆應太祖令軍士顛無正語若行軍

有髻鬚言輒白及征漢九江問顛曰此行可哉曰可

曰友諒帝矣顛仰屋視曰非彼坐也太祖曰與我偕

行顛曰諾杖筆揮擊馬前若捷者舟至皖城不風問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二

之曰行風不行不風太祖行不數里風烈甚至馬當
江豚出顛曰水怪見損人多太祖惡之投之江旦與
衆偕來太祖曰胡生也更召與同食食已曰公能殺
我乎即去莫知所之既戰鄱陽太祖使求之匡廬山
中有一民曰日有一人頗且奇止我舍曰努力耕田
太平矣我已告主上來後見不食旬餘入山莫知所
之洪武十六年有赤脚僧者守長安門自言匡廬深
山見一老人使謁明天子為天子十年卜世太祖恐
示誕於下民不納者四歲但製詩二首寄之又二年
使人問僧曰復見老人否曰不也又四年太祖有疾

其為赤脚僧復至言天眼尊者周顛僊人造某饋
陸下所藥凡二一藥一石皆名溫良上服之頓爽三
服乃聞有菖蒲氣酸底沉墜丹砂非人間色赤脚僧
因言居廬山天池寺時有徐道人者見過曰竹林寺
現詩可同往觀之既至見有披草衣者謁天眼尊者
竹林中僧曰何人也天眼尊者曰周顛也方今人主
物色此人此人欲和今人主詩僧前乞觀之曰已染
之石上矣尚省記也請并錄以獻太祖觀其詩意與
顛疇昔所言合仍使物色之匡廬山無所得親紀碑
其處而祭之文赤脚僧姓沈法名覺顯湖口人洪武

名山藏

卷

方外記

三

初居蓮花寺跣足不葷後入廬山天池寺脩道

張君寶字全一一字玄玄別號保和容忍三丰子遼
東懿州人其後寓淮之安東漢天師後也生於金世
龜形鶴骨大耳圓目髯鬚如戟頂作會撮手持方尺
一笠一衲人目為龜過張一有手能那禪塔嘗與劉
人日為拉塔張
太保秉忠冷協律謙學於沙門海雲日行千里所噉
斗升輒盡或時暝日旬日辟穀數月隆冬耐臥雪中
遊器寂無恒處經籍墳典過目成誦有問養生術竟
日不荅至論三教等書如决江河所言皆道德仁義
忠孝之旨君寶在金時則修煉寶鷄縣之金臺觀至

元時學道鹿邑太清宮時荷山下童子出遊令閉目
從之童子竊竊視空中也嘗往來柘城張毅家其後
毅曾孫徙家寶雞洪武初君寶復來寶雞與西關道
士李白雲交契有童子張朝用者君寶問知其先世
謂朝用曰吾識爾高祖始生時童子後當貴善自愛
越月北行朝用與李白雲送之見其足不履地其後
至均州武當山居之武當山者真武玄帝脩真地也
君寶時時語人曰山當大顯無幾何時矣因結三菴
命弟子分居之曰五龍菴命丘玄清居之曰南巖菴
命盧秋雲居之曰紫霄菴命劉古泉楊善澄居之而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四

自結菴以奉玄帝菴前古木五株棲止其下猛獸驚

禽皆為絕跡丘玄清富平人住持五龍宮洪武初以
篤授監察御史力辭轉太常卿使從郊
祀上宿齋宮詔以兩賜之事奏對有驗 盧秋雲光
化人悟全真之理永樂中無疾而化 劉古泉河南
人常蒲團獨坐一夕告其友楊善澄曰吾今解
帶正在此時語畢而逝 楊善澄太行西山人其後
時往來長安土洞歷隴岷甘肅舉一小鼓遺岷人楊
氏鎗鎗奪大鏞鎗鎗大
聲也一夕留頌逝土民楊輒山買
棺斂之臨窆棺有展動聲發視殊活太祖晚年聞其
名四求不得後乃入蜀見蜀獻王於成都而成祖靖
難時真武玄帝屢示靈助靖難之後上感神麻為玄
帝大立宮觀於武當名其山曰太和所建宮觀地即

君寶所結三卷以分居其弟子者而自所結卷成祖
大之曰玉虛宮而前言驗矣君寶一日至京師成祖
召問之曰吾欲學道誰最樂者對曰食美嗜遺通利
極樂事上謂其不敬欲殺之忽有所苦則不能食與
不得遺方思之道逢使者附進蓂衣草數莖煎服尋
愈上殊念之而欲求之以給事中胡濙有道氣使之
往而是時朝用為詹事主簿矣濙輒薦與偕上即官
朝用為均州知州而國子助教王達善者言淮安人
王宗道亦與君寶往來成祖召見宗道賜金冠鶴筆
亦使奉書若香遍入名山求十年不得宗道字景雲
一字景僊與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五

雲水道士何無垢者居數年遊嵩華一日獨坐菴前
忽一道士負笠露髮麻衣策杖自東南來長揖就坐
景雲與語略盡半旨曰得非三丰先生乎道士曰子
非景雲乎景雲且喜拜執弟子禮道士曰無以爲也既
授以導引熱漱秘術教以步虛洞微之辭遊戲市肆
士大夫多延致之題詩飲酒竟日不辭因言山行欲
得瘴皮製履汝爲我募景雲歸具飯飯道士遂失所
在尋至海上西絕徐洋惟陽嵩華終南大白諸山將
往游青城復相遇於漢武臨軒之所因論之曰汝子
在洋待其成名相會未晚言訖授笠杖而別洪武士
申年也永樂改元景雲子乎任給事中越三年成祖
思見三丰人以景雲對即日遣使乘傳召見文華殿
給全真牒足 十五年再遣醫官欽等齋書香往來遣
脚通天下 龍虎山道士奉書曰皇帝致書張三手足下久仰真
僊渴思親承遣使名山通詣虔請真僊道超萬有體
合自然朕至誠願見夙夜不忘拱候雲車惠然夙駕

毋以庸非不副拳拳竟不得因勅正一孫碧雲建
太和以候君寶之至天順末或隱或見英宗聞之封
爲通微顯化真人錫之誥命初胡濙之訪君寶也入
閩道泉州泉州有董伯華者褐而息於衢濙爲輿中
作禮云伯華者亦僊人天旱能致雲雨行市中賣雷
自給書雷童子手握而放之常有雷聲也

張中宇景華臨川人少應進士舉不第遇異人授以
太極數談禍福多驗常戴鐵冠人號鐵冠道人高帝
十餘年時遇諸道引高帝手相之曰太平天子也但
尚未毋妄動他日遇徐達達亦少輒許以王侯高帝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六

下南昌參政鄧愈薦中召至入謁曰天下擾擾命世
之主非公其誰帝曰吾嘗見之轉憶曰我得之矣鐵
冠道人耶因爲帝望氣曰候尚未帝曰吾舉南昌兵
不血刃民今其蘇乎中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南昌
旦夕尚當流血廬舍盡燬鐵柱僅存一殿耳亡何友
諒將泰降復叛殺守琛如中言上夜坐燈花蓓蕾中
遽剪之左右曰佳兆可惜中曰宜亟援南昌居三月
友諒攻南昌之報至上將兵行召問之曰勿遲七月
丙戌圍解今去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
其在南康乎丙戌友諒聞救至遂解南昌圍東出鄱

陽湖以逆上師遇康郎山矢中張定邊以亥子也所謂南康者康郎山也友諒中流矢死兩軍皆未知中大笑賀曰友諒死矣上見友諒卒尚力戰曰毋妄言縛汝水次以俟中請持牲酒祭文使死囚往哭之乃覘知友諒果死諸軍大呼喜躍殺敵百倍敵衆大潰中狷介寡言與語稍涉倫理輒他辭亂之居都下數年上時時問其術上待功臣嚴徐達就見中曰君相達當王侯信矣抑達終保全乎曰公兩顧如虎當得保世他日投大中橋下死不得其屍已潼關守吏上奏曰某月某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與投橋之日合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七

貝國器海寧人有異術弟子欲學之不傳也乃俟其遠出開笥竊其書見國器在笥中吳元年與鐵冠道人游白下同宿值高皇帝微行假榻焉無枕枕斗國器夜起視天曰帝星臨斗帝昂首聽之鐵冠曰尚離尺餘帝大驚明日召二人至問以國號年號所對皆帝心所定者益異之因忽不見

冷謙字啓敬武陵人一云錢塘人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沙門海雲遊無書不讀尤深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曆善鼓琴秉忠出仕爲丞相謙亦修其儒業嘗遊雲川與趙孟頫同觀唐李將軍畫頽然効

之遂得其法又加精焉遇異人淮陽授以中黃大丹元末則百數歲矣而綠髮童顏如年少高帝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撰定謙有友至貧就求活計謙曰吾詣君一室有贏金二錠但取無害若過取吾與汝皆不利因畫戶壁間一鶴守之其人叩戶戶忽自開既入則金銀狼藉其人恣取出不如謙言而遺其引室中他日內藏失金藏吏以引聞詔如引姓名捕掠之其人曰冷謙教我遂逮謙謙被逮中途謂逮者曰滔幸飲我瓶水與之且飲且插足瓶中身漸隱逮者驚曰公毋然剗吾類矣謙曰第持瓶上前亡害也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八

至上前上呼謙輒應上曰出生汝謙對臣當誅不敢出上怒輒瓶片片呼則片片應遂不知所在上命按籍錄庫果有贏金二錠

楊汝真揚州人自幼刻苦脩全真之道遇異人授以玄理人蜀彭縣往來苟僊楊平二觀蜀獻王敬禮之壽百二十一歲于丹景山尸解

尹繼先臨洮人成化間遊南都亂髮鬚髯人呼尹蓬頭綴道牒羊皮袋中元時所給也問其年曰宋紹興三百十有餘歲矣而容色若處子去來不恒不知所休舍或休舍閉關臥踰月時出遊彌旬始返不飲食

人飲食之亦不辭難多輒盡或少嚼之則深自喜
 客李員外所員外遣僕入京上章請告一日過員外
 適從闕下見使者曰命下矣僕還員外核問果合某
 御史當仲秋耗磨日使隸召尹隸曰疇昔之夕尹觀
 月大中橋兩鼻孔垂涕尺許其殆死矣夫何召御史
 笑曰此名鼻柱非病也隸行尹扣門入矣客魏國公
 所畫偃睡既寤曰適遊姑蘇洞庭山魏國愕不信尹
 袖中出兩洞庭橘時南都尚未有此橘也南都一貴
 人母事尹甚謹其愛孫病危不治貴人母力請尹尹
 曰非藥所及也太夫人遇我厚當費我十年所得因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九

令設兩榻相聯兩足相附湧泉達于湧泉其竅也若
 噓其蒸也若渥少年之惡汗淫淫徐而授之刀圭霍
 然起洛陽張生有稷下之譚軒車滿戶尹垢跣走謁
 生危弁上坐乞兒之尹遠坐東面稍駁刺其所注悟
 真篇生曰曉參同悟真耶尹盱衡講論玄經內典周
 易老莊莫不渾貫大衆悚異聽未嘗有歸則負牆立
 自掌其頰曰恨有勝心他日游吳中吳中有吳甘泉
 者精數學人令為尹布筭精思累日始愕胎曰先天
 虛一之數也非僊乎何以有此劉瑾竊政尹時譏詆
 之一日有人訪尹贈之衣鞋值其睡數日起曰此終

南山人也知我將遠遊矣亡何劉瑾謂尹左道戍之
 關右過鐵鶴觀發土得鐵鶴跨之飛去
 海上老人王士能濟寧州人故無名其曰士能憲宗
 所賜也初居海州後徙濟寧生元至正中至憲宗時
 百二十餘歲矣訪道雪山見石牀上一老人披氈衣
 坐臥乾朽一囊在側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
 其顏如嬰兒士能拜伏依之數日食盡老人啖之囊
 芻芻大苦澁乃採果軟自給如此者三年老人曰子
 可語道矣因授之術士能還居其州一僻處顏銀
 顛目光澄徹左手握固日啖棗三枚水一勺而已濟
 寧指揮王宣故海州人訪得其世曰吾祖嘗言先世
 有叔祖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始是乎詢之盡合指
 揮朱顯因疏于朝憲宗勅守臣載至京師予之寶鑑
 而賜之名云

張落魄嘉靖中來玉山縣寄居黃谷山觀中自稱張
 落魄飲酒數斗不醉出入莫測一日持磁碟入市沿
 門擊之以指畫壁若有所識後數日果大水浸壁到
 所畫處人始悟玉人土音呼點為碟打碟者打點以
 避水也去之日口吐三棗以啖道人王道陵道陵穢
 之私以與道童瞬頃不見道陵駭其為僊令道童追

之甫一日卽至杭州遇諸途問曰爾何能至此搥道童背出其棗棗化爲雙蝶而去

邵道人蜀人弘治中至慶陽年六十餘矣築土被衲置夜露坐郡中少年爭來爲道人子弟道人口不言但頤色指使道人善視病爲人視病令病人張目噓氣審其可爲則目諸弟子諸弟子前置飯道人出鐵尺橫飯上誦呪已起尺摩病人曰瘥矣若不可爲則趨出病家以死期請出指示日數不取人錢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尺布裹衲衲完弗取也病家飯之飯列卽滿案悉食盡有意爲加飯不食也若見飯是

名山藏

卷之二

方外記

二

草惡食卽喜食之更爲造美食卽不食飯或雜葷物除葷便食更造不食也善飲水鄉野人爭來求觀之道人微笑弟子前置水令鄉野人恣盛之悉飲盡齒間冬月則聞有嚼水聲少頃面赭著汗也有老人患瘍頸爲口久求道人道人曰祟也若往聘某家女乎謂女陋也而悔盟女慚縊死此其祟云老人大驚頓首有之奈何道人曰今遇我解矣三日而瘥居十餘年一日謂諸弟子曰吾將歸與設几三層往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甲士馬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道人死

矣

柴道人崑山人故太學生也父奇叔父泰皆舉進士奇仕至應天府尹道人藉世貲有心計家饒富未嘗涉玄門也會其母死走京師乞卹典還至鎮江忽作書數通付僕先歸曰吾朝武當便還耳家人發其書則遍謝姻黨與其妻訣家財田產可數萬書卷可數千盡令散予內外姻族當是時道人生子方七歲而妻之祖父悉至大官兩家正貴盛合衆惶駭亟遣人追至武當業祝髮受戒師事李矱子矣家人歲送金布起居道人揮金囑毋再歸布於所主道士一日乞

名山藏

卷之三

方外記

三

食均州州倅出觸其前騶倅答之已知爲柴道人降輿惶謝道人曰自失進退何與官人也李矱子化去更入伏牛山脩道後二十餘年復還武當訪范小僊適靖江王施范金范納之道人嘆曰吾爾足數千里來爲何范尚須人秦耶掉頭去范聞之尾至光化呼轉之步履如飛范再拜目送慟哭返李矱子不知何許人隱武當不火食日冷爇數合見人輒長揖曰大造化扣之不荅如是者二十餘年嘉靖末朝辟不就一日遍辭山中侶端坐尸解與同時者有大瓢李虎六張二人

岳壽山句容人風骨奇異落魄嗜酒醉後顛舞若不
解人世者嘗為里中攢造黃冊及期莫措一字里正
督之甚急一夜遂完隱跡而去但留數字筆管中為
家信人始知其成仙也後鄉人每遇諸途

賀長不知何許人正德間鬻錫雲夢門年百歲餘矣
錫鬻未售輒已醉明日復然或問之曰鬻錫何資未
售何酒笑不答居三十年許一日謂隣人曰吾將死
矣旦啓戶視之但見空家

萬玉山名福敦羅田人棄書出家名道璣邑令吳人
召與語大器之命蓄髮訪道四方且歸吳與為方外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圭

友於是自號玉山後過遊五嶽名山所至遇繙流林
客一語會心輒師事之迨歸已克然有得矣玉山身
短精悍善踵息陶鍊不嗽蒜芡鹽酪深味丹經旁通
風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聖於醫繪竹蘭清逸有韻
其它謔琴擊劍蹴踘躑躅雜伎種種入能品語人禍
福多奇中人問其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矣方外
從遊者輒先窘辱之以嘗其心始受之不責一錢久
之以霍山青龍河有佳氣往訪之一日謂其主人口
靈鶴夜且至倘予假寐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聲如
驟瓦甍盡鳴主人舉炬視之則群鶴集竹梢什壓牆

屋呼玉山不應入戶視之正襟入滅矣年九十二陶
文仲嘗於玉山玉山謂之曰不第養生可致富貴
其後文仲貴世宗問何師以玉山對贈玉山清微神
霄演法真人

趙應童自洪武初人已見其乞食應城中披百結衣
繫瓢杖頭懸葫蘆出膏藥為人治病莫知其年也邑
西十里有趙姓者言其家有遠祖訪道未還意其是
乎逼而物色之曰我非趙姓自謂乞食應城久即改
曰應童邑中叟有九十餘者言幼時見童貌如是至
今無異但髮黑白不常時白時黑即剪鬻寸許不旬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西

日即長尺餘天雨雪露坐其中去之丈餘無雪也海
暑中向日臥不汗童日居應城不遠出應城人遠出
者輒見之襄鄧荆岳間歸語人曰吾見童某所某所
且與之語顧童實不出於是應城人異之漫呼趙神
僊趙神僊中心不以為真僊也嘉靖中徧辭市人曰
吾行矣居二日龍虎山張真人以舟迎之既至求長
生術童無一言居數月真人怒鞭之童遽死出瘞棺
輕啓視之惟一竹杖而已

羅天祐漢州人游長寧寺若顛若狂先知得失嘗隱
語書鄉榜姓名封以寄人撒棘後盡驗後入成都坐

化

陳昉吳江縣吏也平生崇奉三教廣行陰騭唯未能斷食魚之好常蓄魚待烹一日網池作膾忽聞似人

言悲哀乞命昉省悟盡放之江夜夢群魚謝曰天曹知君善念掛名僊籍矣三年後於長橋踏石上昇

卓晚春莆田人生嘉靖間自號無僊子亦曰上陽子人呼為小僊幼孤行乞八歲善算籌指掌上雖千萬

不爽言休咎事皆奇中初不識字十四能詩十六善草書唐順之作小僊草書歌有瓊瑤東海黃公符著古太廟姬王珠藤纏老樹千尺挂鷹攫寒崖百

鳥當道名之輒與抗禮有所得以施人時有善衣鳥脫銜下人持去不問也或邀請之少拂其意華筵不

往矣少時蓬跣冬月履霜著黑麻布裙背加青紗帕子而已及長或贈之緇矣顧雖霜夜必露宿石上或

日走浴溪浹飲水十數甌曰漂我紫金丹也有問陽何不用七而用九陰何不用八而用六者曰合九與

六十之有五也問天有時壞否曰有生則有壞子時一陽生自子至寅而全自寅至午而盛自午至酉而

微自酉至亥而陽氣復生此天壞歟又曰無極者如年之十月也太極者如年之十一月也或問日鳥月

兔曰此卯酉之說也問海水曰此天地之精也而淡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五

者餘氣耳有問其郡中事者謂當大厄甲寅歲託言北征過江橋語人曰橋石折莆陽變矣丙辰橋石折

壬戌賊陷莆城後脫化杭州淨慈寺

卦和尚永平人居東陽山庵凡八妻皆死壽百六十歲百歲以後能先知凡來相訪者其人方自其家出

門即呼妻曰急作飯若干人來矣少選云再添米更有二人皆驗一日遍語莊客曰某日有盜來劫至期

可同伏菴邊伺之聞磬聲各敲銅鐵器使皆散如是石數一日知盜來自避庵後坐最高處盜盈擔歸至

庵下百步許眩惑迷方但旋菴外日出若被拘繫齊

至卦前卦張目視之群盜如夢得醒皆叩頭流血卦

慰以善言盜盡還竊物於故處

麻衣僊姑汾州人任氏永樂初不願婚嫁披麻衣隱於石室山家人求之弗得後有人見之遂逃入石室

中有聲殷殷如雷其壁復合歲旱禱雨輒應或以淨瓶乞水得水即雨俗謂僊姑雨

苟僊姑名正覺其先蜀人世居石門縣之國山生而有紅光紫芝之瑞長好端默諸女見之皆肅肅起敬

一日登山遇一姥授草一莖食之而甘遂絕火食求山中一穴居之修道且十年家人窺之則見群蛇守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二六

穴口樵蘇至輒有虎吼呀前四方之人始知姑為上
真投謁廢至姑應答如響因人施喻莫不切中叩以
未來一一神驗或懷疑不誠者輒遇蛇虎終不能登
楚華陽王承燭以姑在境內致齋奉書遣中使三迎
之乃曰宗王不得出疆而有事朝制也王意甚厚吾
當往既至王問道焉曰忠君孝親道之本也脩身齊
家道之常也清心寡慾道之基也王曰敬受教遂辭
去世宗聞始名命禮部尚書顧可學致之固辭復使
御史王大任促之辭益力大任身至澧州為姑勸駕
不得已往見大任曰聖天子訪求至人及清微女
惟姑其人望鶴馭遂北姑曰山野女人乃溷聖聰
其至人其何以當清微女道今無紫虛元君抑公
天宣化不求賢士乃索女流史而有書後世何觀
任廢然而返而明年世宗崩姑於三教百家之言
不涉貫人謂其再來不昧靜中生明稱之曰瑞僊
石僊

山藏

卷之

方外記

十七

名山藏卷之

方外記

張真人世家

貴溪龍虎山道士張氏漢留侯後也自留侯九傳為
道陵建武中自江州令棄官入山脩道道成出三五
斬邪雌雄劍二陽武都功印一授其子衡使世世相
傳乃乘雲上昇壽百二十又三唐天寶中冊贈漢天
師宋元皆尊其道官其孫子入明而有正常者天師
四十二代孫也歲辛丑高皇帝取江西正常道使上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一
牋陳天命之符乙巳朝京師上召見之臚樞電轉法
貌昂然上曰真天師苗裔也既即位正常入見高帝
曰天豈有師也授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宏
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銀印視正二品設贊教掌書
等官為玄幕之佐於是天師稱真人矣陛辭還上從
容謂曰卿家世與孔子竝傳卿宜體之清靜無為輔
予至治賜白金十五鎰二年三月上將通誠天帝特
召入朝上致齋三日御衮冕服親署御名于章勅太
常設樂手授正常章禮成錫金幣宴文樓群弟子饗
別館賞賚有差明年封贈其父母是秋上復召見問

鬼神情狀更給掌天下道教事之諾以寵之四年復

召至京弟子鄧仲脩為輔行賜食禁中仲脩臨川人入上清宮為

道士探規中天根之穴及抽添水谷之候精進遵行

忽遇異人仙巖石上出青囊靈書授以縱閉陰陽虛

丹之秘法武四年秋上召正當仲脩歸行五年復詔

中書徵有道之士六人仲脩與焉未幾留主祈禱事

至天不雨京尹請仲脩禱之仲脩入室凝神雷雨隨

至冬氣如春命仲脩與若霖賦詩奏上悅屬和之九

年上將以明年秋有事海嶽諸神遣使召忽先期至

命東清脩弟子明年與偕來既至賜燕及金法衣玉

圭珮法器之屬十年率弟子入觀宴午門樓上舉爵

命醮遂勅代祠嵩山既事卒子宇初是為四十三代

名山藏 卷之二 下方外記 二

天師嘗侍正常於天心水月樓觀雲霧西北起中有

金扉洞開五色晃耀護衛天神鎧仗森列之祥洪武

十二年入朝上諦視之笑曰絕類乃翁明年授正一

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大真人十五年召赴闕命

建玉籙大齋於紫金山十八年命禱雨神樂觀隨應

永樂元年命陪祀天壇五年命編脩道教書明年命

就朝天宮建薦揚玉籙大齋有慶雲覆壇鸞鶴交舞

之瑞賜勅嘉獎七年命傳延禧法籙建延禧大齋五

壇咸有瑞應厚賜還山其冬手勅俾尋訪僊人張三

辛明年復以命之一日以印劔授其弟宇清書頌而

逝永樂九年授宇清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

大真人是為四十四代天師十二年命使詣山就太

上清宮建金籙大齋七日井龍見瑞十七年命治浙

江潮忠書鐵符戒弟子往投水水退遣使獎賚十九

年召命脩玉籙大齋休徵尤顯宣德中加封正一嗣

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崇謙守靜洞玄大真人卒而

正常嫡孫懋承嗣是為四十五代天師嘗經山澤或

謂垂木前障請從閒道懋承曰行不繇徑頃之至烈

風拔樹矣遊華蓋山祥光夜現天燈星布洪武中隨

父入朝授正一嗣教崇脩至道葆素演法真人正統

名山藏 卷之三 下方外記 三

初勅建天師府於朝天宮內東北隅懋承通儒經敏

慧能文善書四十六代天師者元吉懋承嫡孫也自

正統至成化累加正一嗣教體玄崇默悟法通真闡

道弘化輔德祐聖妙應大真人元吉檄雷磔妖有法

力然為人淫暴貪恣屢殺人入以四十餘莫敢問也

久而惡行滋甚成化五年其族人留煥奏聞命官勘

實械送京師刑部尚書陸瑜當元吉凌遲處死其妻

子當流其黨當斬絞因言元吉先世無功於國無補

於民宜絕其廕封籍族屬徭役之無令印行符籙誣

惑斯世并毀其府第革所設管勾都目諸人上如擬

論死禁絕印行符錄犯者用重典然符錄卒不廢元吉亦竟出獄嗣者玄慶為四十七代天師博學能文長詩畫成化中授正一嗣教保和養素繼祖守道大真人弘治三年夏雷擊謹身殿柱建祈謝醮于欽安殿感天花慶霽之祥九年朝廷遣中官齋勅俾建保民大醮于太上清宮群鶴舞空卿雲凝蓋嗣者彥頤為四十八代天師弘治中誥授正一嗣教致虛冲靜承先弘化真人正德元年入賀上召問卿祖非神仙乎仙還可見亦可學否對曰如臣學為神仙者爾願何足道臣聞堯舜至今存然則可學亦可見願陛下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四

慕之倣之五年車駕南狩或言牛首山後湖各有妖名赴行在除之果見二妖磔死上悅勅扈駕還京嘉靖改元入賀上賜問以清心寡慾對二年加封正一嗣教懷玄抱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虛冲靜承先弘化大真人復賜加封勅書十六年禱雪內庭有應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明年命建金籙大齋于內皇壇白鶴繞壇卿雲捧日賞賚有加既還山上道行人持詔名之稱卿不名宅燬為作治給事中黃臣諫曰昔者樂巴郭憲嘔酒止火彥頤宅燬陛下又安用治之上不從彥頤卒詔如列侯例錫卹典四十九代天師永

緒世宗所命名也嘉靖二十八年誥授正一嗣教守玄養素遵範崇道人真人嘉靖末年以荒淫死無子隆慶初言官言張氏惡得比孔聖張氏之裔惡得與孔聖公並封永緒荒天人非真矣死而無嗣支屬必有請封者乞革去正一秉教等號不許世襲如從寬典止請以提點住持奉祀巡撫江西都御史任士憑亦以為言詔革真人名號以裔國祥襲提點

右真人

周玄真

俞震齋黃天玄同傳

劉佛子

簡雲顛

張皮雀

田光宗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五

周玄真初出居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第也授玄真劾召鬼神之術能呪妖狐驅蛇鬼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雲州人步宗浩得呼雲役雨術於莫沾乙玄真復從宗浩受之自是雨暘弗若郡縣請禱輒有奇應沾乙湖州人宋寶慶丙戌從事禪觀勝不沾席者數年已自號月鼎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法又聞南豐有鄒錢璧者得王侍宸斬雷書秘不傳亟往求委身童隸事之合師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具實告鄒驚嘆即出書相授於是月鼎名雷雨破鬼能動與天合雖嬉笑怒罵皆於神物從之者元世祖名掌道教事以老辭歸益放於酒醉輒白眼望天陰展脣脣起衣冠開賞與客飲湖赤日如火客請假片雲覆之日鼎笑拈果殼浮騰面頰之雲自湖畔起翳于日下他日宿菴觀道士中秋會飲賜既舉雲蔽月久不解道士請月鼎坐筵

璋月鼎以手指空雲散如洗人疾亦來告急或出藥
中黃篆符與之或摘草木葉噓氣投往無不立愈者
一日屬其徒王繼華示以化期及期瞑目而坐繼華
問身後事搖手語曰俟五事備可也夜將半風雲雷
電雨交作宋筆書得泊然而逝繼華得月鼎術以授
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授周玄真而玄真尤號
特洪武元年京師早夏五月至于秋七月李善長迎
玄真至其日庚寅設雷壇冶城山硃書鐵符投揚子
江中波濤遽興玄真夜半斗下存神窈冥電繞達旦
辛卯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俄陰雨翻盆大風
拔木玄真曰未也明辰當再雷足至期黑蛇蜿蜒見
西方迨午始霽居二年上召見武樓從容賜坐訪雷
霆所以神之故對曰天地間陰陽二氣而已因其運
名山藏 卷之六 方外記 六

制故有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
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乎本同一理上悅玄真
不獨其術也事父母至孝云

俞震齋沙人秘傳符錄精五雷祈禱術同時有黃天
玄者住持宜福觀亦能此術洪武二十年間中大旱
藩司召二人祈雨既至分東西立壇分書朱墨二符
私約曰吾二人雨當如其符色乃以書符硃墨二硯
分投水缸中須臾雨至一壇水黑一壇水紅時並異
之俞晚居其里之三官堂一日有老媪來見曰某山
母龍也行雨失律天公震怒却在日午望法官相掇

俞曰能幻形小之乎媪作蜺蜺俞取投盃中覆以令
牌端坐俟之須臾暴雨擊至數遍過午乃息俞曰
去矣龍出仍化為媪拜謝曰他日法官祈雨媪當効
力於是每三年輒來一朝歲六月初旬有暴風疾雨
繇南而北人曰龍姑朝俞云
劉佛子臨高垂村人幼學善壯不置室每春播種日
即絕粒茹菜菓候成熟乃食年四十餘買耶村廣福
堂後脩煉悟道嘗著屐攀椰樹至其巔倒首先下以
劍指樹其實自墜洪武中積薪坐焚里人藏其餘燼
災禱輒應

名山藏 卷之七 方外記 七

簡雲顛不知何許人寓廣州狀若風狂善號召風雷
驅役百鬼與人遊蒲澗病日色太炎曰卿無苦吾能
令雷師張傘即瞑目為呼使狀須臾陰雲如葆凝坐
上四外日光如故鄉人請禱雨則為壇箕踞其上書
符篆焚之有頃陰雲蔽日雷電而雨人或謂曰何以
贈我則曰贈君以雷公因以指畫掌使緊握曰望某
方放之如其言雷轟轟然有女病魅視之曰老龜作
祟昨一番鬻侮我當令此奴提之即呼叱四指須臾
一番人擁陰飈踰垣入手一巨龜大三尺鏗然墮地
昏什久之始能視其語侏儻不可曉簡大笑斥之去

而龜死魅絕

張皮雀一名道脩吳人體貌瓌異舉動無常師顛道士傳其術宣德中常州大旱巨室重邀設壇請祈願未甚知敬奉也震折大樹藝其廩燼焉晝晦瞻龍見兩大注人咸股慄崑山復旱崑令來請則敬奉矣期以三日雨果然人有疾者為噓氣治之即厲瘡覺有以火逐之者應時愈適過叢祠衆方鼓舞祠神敬甚皮雀嘻笑向之裸溺而去神下教言彼張道成不敢較也嘗髮而披紵絮服裝奇詭而手姿映徹數人其所捕鬼物攜之行聲如兒所戲雀故以名無疾而逝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八

後復有見者云其解化顛道士者胡道安吳江人受青城太乙真文及斬勘術名呼風雷俄頃間時時佯狂惟所之故名顛道士

田光宗武當山道士初出家苦齋自厲不火食者三年人號之曰白齋每中夜詣三天門禮斗無論風雨大寒暑已遊衡岳歷江右久之還武當嘗三遇張三手仙人云其寓衡州有林別駕者署郡事郡有五顯神祠別駕移置他所未幾宅中怪見磚礫盡擊刀火夜飛林天駭愕知光宗有道術延使禳治光宗曰請諦其狀乃靜坐堂中竟夜明日語林曰此祟公夫人

招之耳林問故光宗曰公夫人受某賂六百元因此有冤死者神挾之為禍耳幸非公意造猶可解乃令林夫婦囚服詣堂伏地出所賂金引罪道人先切責林不能簡括亂獄戕民乃復責神不宜挾魍魎作孽遂移神故處妖患頓息嘉靖中西蜀馬宜泉下第南還偕翰林趙貞吉遊武當兩人使人要光宗于蠟燭澗是早光宗忽語弟子當有二冠冕客相迎要者乃獨將趙命光宗曰嘻尚有孝廉不冠冕耶光宗至與馬趙止宿往復數百言其大旨在清淨無他秘語語罷自叙所歷曰某離此二十年以先師葬地未遷故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九

復旋耳趙遂問曰鬼陰之說誠有之耶曰有之趙嘆曰嗟乎先母窀穸遠在蜀天獨不得道人一視光宗曰咫尺爾但言向背既言光宗瞑目踰時曰得之矣具述其狀曰此亦佳地乃公發身又不在此趙大驚欲深叩之終笑不言遂別去又十二年馬有兄丞襄陽郡有事武當欲謁光宗行至三天門有黃冠迎問曰欲訪白齋耶入後山數日矣郡丞大駭我未言也黃冠乃先知彌山物色竟不可得

右道士

懷信 祖鑑 梵琦 曇暉

寶金 文康 清遠 宗泐

來復 永隆 惺吉茂堅 日瓦領

順禪師 呂海 善啓 覺曇

迴光 祖覺 智中

懷信字孚中俗姓姜奉化人持鉢乞食進修精勤策

勵法衆視寸陰若尺璧元末住持龍翔集慶寺明兵

下金陵僧徒風散懷信獨結跏宴坐兵入滿前見其

目不旁矚無不擲杖下拜太祖幸寺聽懷信說法稱

善改龍翔爲大天界寺居之告終前一日太祖方駐

兵江陰正晝寢夢懷信服褐色禪袍來見上問師胡

召山藏 卷之十 方外記

爲乎來也對曰將西歸來告別太祖還聞遷化衣與

夢中同色詔出內府泉幣助喪事命形家爲卜藏舉

龕之夕上親致奠送出都門外人謂身後之榮懷信

有五會語錄行世與同時分坐者有覺初恩公鑪鞴

宏施烹凡鍛聖機鋒所觸扶魔奔霆四衆歸依如水

赴海

祖鐙字無盡族王氏四明人幼時見父好謙寫華嚴

經五色舍利見筆端歎曰般若之驗一至於斯邪因求

出家既受法於日溪泳公日溪升堂祖鐙曰生死事

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

忽然觸著却來再問祖鐙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

大語未終日溪便喝祖鐙遽禮拜日溪曰見何道理

便爾作禮祖鐙曰開口卽錯日溪領之服勒數載出

參名德既歸隱於其州西之上雲峰縛草爲菴虎狼

蛇豕交跡戶外盡攝伏之日與其徒苦行自給影不

出山者踰五十歲荆棘之區變爲寶坊上雲之境於

是爲勝有以土田布施則辭曰佛祖乞食吾焉用此

母年九十餘迎養山中衆以非沙門行曰世尊尚升

切謂爲母說經我何人斯敢忘所自

楚石小字曇耀象山人姓朱氏元名僧也高

名山藏 卷之十一 方外記

帝既定天下念四海兵爭將帥民庶歿非命精爽無

依非佛世尊不足度之洪武元年秋九月詔召江南

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無遮之會升座說法

以聳人天龍鬼之聽梵琦與其列竣事上悅二年春

復用元年故事召至說法如初錫燕文樓下親承顧

問暨還出內府白金賜之三年秋復至上以鬼神情

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束僧中通三藏說

者爲問梵琦以夢堂曇噩行中仁公等對皆應召至

館之大天界寺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奏忽示微

疾索筆書偈泊然而化時方禁火葬上特命從其教

茶毘之餘齒牙舌根數珠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累
纍如珠梵琦神觀精明舉明正法嬉笑怒罵無非佛
事所蒞之處黑白嚮慕如水歸壑縱橫自如內而燕
齊秦楚外而日本高句麗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其
片言裝潢襲藏不啻珙璧有六會語行世洪武中所
召江南大浮屠則吳中大祐徑山之智及竹庵之清
遠聖屋之元靜五臺之寶金開元之文康圓辨之智
欣

曇噩字無夢慈谿王氏子也開山浙之瑞龍院日惟
一食終夜凝坐達旦洪武三年徵詣京師上老之放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七

還山年八十九矣一旦無疾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
叢林諸友命弟子曰三界空華如風捲煙六塵幻影
如湯澆雪亘古亘今一性獨存吾將入滅聽吾偈曰
吾有一物無頭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訖斂目
坐逝曇噩脩身廣頽文思泉湧持卷軸來求者積如
束筍當風日清美從容揮灑須臾皆盡長短精猶無
不合作翰林學士承旨張翥曰噩師儀觀偉而重戒
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一人而已
寶金姓石乾州永壽縣之名胄六歲依雲寂温法師
為弟子既難落受具入西蜀晉雲山中師事海真禪

師入領道要出參諸方憇峨眉山誓不粒食採啖松
栢朮不沾席者三年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跏坐
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其溺死七日水退燕坐如平
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歎曰妙
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筭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
今日方知其真耳急往證海真海真歎曰百餘年間
參學有悟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無用
和尚有云無用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邪爾
往朔方道大行也無用名守貴蓋寶金師云先是寶
金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三

五十三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寶金入曰此五臺山秘
魔巖也前身修道靈骨猶存爾何忘之既寤遂遊五
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披五綵蔽衣赤足一黑髮隨
後寶金問子何之曰入山曰何為曰一切不為良久
乃沒叩同行者皆弗見或為文殊化身云寶金乃就
山建靈鷲庵四方聞知不遠千里負餼糧來獻寶金
悉儲之以食遊學之僧多至千餘人久之以應元順
帝召居宣州敬亭山石巖寶金既有道行兼習天文
太祖起兵時過宣州聞其名往訪之跌坐不起露刃
臨之曰汝知有殺人將軍乎輒應曰亦知有不怖死

和尚乎上異而謝之問以嚮導果決勝如其言天下
既定召與無遮之會上欲用為僧官大理卿李仕魯
言今天下學較未建儒風未振先獎異端非所以訓
上怒仕魯乞歸遂賜仕魯死仕魯濰州人開發人朱
公遷得朱仲晦之傳遂
從之遊太祖識之洪武初詔求未學若郭吏以仕魯
應上迎謂曰吾求于久矣何至之晚也對曰臣聞君
求臣未聞臣求君陛下方以武定天下而臣欲以文
進故有特耳上稱善除黃州同知以治行召入為大

卿

文康住持開善道場耽樂法乘見諸踐履念佛以乞
食為事樹下一宿尚恐為情末法乃一切悖之嗜慾
滋長於是著托蓋之歌大槩勉人舍妄入真超乘證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十四

聖太祖欲建無遮大會致齋便閣問宋濂誰為高行
僧濂以文康對因及託蓋歌明日駕幸鍾山召索觀
上悅歸而和歌以賜之

清遠南昌魏氏子得傳於其舅氏全悟全悟者笑隱
訖公元末名僧也清遠善文章多聞見人稱文中虎
顧自謂曰佛法世法不相違背吾餘力及之欲以光
潤宗教耳洪武初召與無遮大會遂退居錢塘之梁
渚問道者踵至八年召弟子善解屬以後事怡然而
逝清遠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
元本遊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清遠瞑目訶之曰浮

屠何有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兵歎息去

宗泐臨海人始生坐即跏趺人異之八歲從全悟學
經藏過目成誦自是深入秘密兼通古文詞與僧來
復齊稱歷遊宛陵悅涇川水西之勝止焉高帝致天
下高僧泐首應詔至主天界寺奉使西域帝喜之命
與吳印蓄髮將授之官印蓄髮拜官泐竟不受

來復字見心豐城人當元亂而隱祝髮入縣之葦菴
堂後避地會稽山中主慈谿定水院以不能見母作
室院之東澗取陳尊宿故事名為蒲菴以示思親之
意後主鄞之天寧寺杭靈隱寺太祖聞而徵之大會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十五

鍾山升座說法辭意剴至聞者警省來復禪源妙悟
教部精探任道德為住持假文詞為游戲其文濃麗
演迤森嚴整暇詩清朗橫逸有塵外思一日召見賜
膳上詩稱謝詩有金盤蘇合來殊域自慚無德誦陶
唐之句太祖大怒曰詩用殊字謂我及朱耶朕德不
陶唐也無而誦之慚自心耶來復玉筋雙垂圓寂丹
墀之下

永隆姑蘇施氏子刺指血書華嚴法華二經書時筆
端出舍利燁然有光洪武二十五年大度僧眾四方
沙彌給牒京師者三千餘人上試之經文多不習欲

悉戮之永隆請焚身為諸僧請命許之至雨華臺望
闕再拜入龕索楮書偈取辦香書風調雨順四字語
內臣曰頰為奏上遇旱以此祈雨秉炬自焚煙燄凌
空異香撲人群鶴飛翔龕頂良久火餘斂舍利無筭
於是上宥三千餘人畢悉度之他日大早上召僧錄
司官迎永隆香至天禧寺祈雨三日為期入夜大雨
上曰永隆雨也為御製落魄僧詩

惺吉堅茂西僧也南京鷄鳴山在六朝時為北郊之
岡岡下有坑塹凡誅戮者皆真之俗呼萬人坑明興
築都城包坑城內矣太祖建十王功臣等廟及雞鳴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六

寺于岡之陽以為祀神演法之所復立國子監鎮歷
之而舊時餘魂滯魄往往結為黑氣氣觸人輒昏什
甚至殞命亡軀一日事聞太祖服儒服幸廣業堂試
其事則妖怪寂然駕回復作於是思以神道治之遂
勅使迎取西番有道僧而惺吉堅茂與七僧俱來選
日結壇場具大石鉢盂三貯蓄淨水菜飯三物諸僧
登壇作法忽感天雨寶花之異壇場上下黑氣克塞
聚散開合宛若趨向之狀供事人役氣翳其身惟露
頂額耳似此者七晝夜始滅太祖嘉其神妙構西番
殿飾黃金居之命光祿寺厚之日餼餼有餒留貯豆

中不以食人諸僧旋繞誦呪皆化為水越數年還國
日瓦領禪伯西僧也永樂五年四月望日成祖與往
靈谷寺觀向日塔影齋心默禱曰願祝如來大寶法
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吉祥如意果鑑朕誠則示塔影
一已塔影見成祖又默祝願天下太平五穀豐登家
給人足民不夭闕物無疵癘果遂朕心更示塔影一
已復見塔影二刹那之頃三塔畢見其色始若黃金

在鑛含輝未露俄若躍冶精光煜燁少焉如泥金布
練豪芒紛敷若注若流綺窓絲櫺黝堊丹碧燦然呈
露至暮有五色圓光中見二佛像及如來大寶法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七

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像已而復見寶公像拱立於前
十七日成祖萬壽節也先一日復與往復默祝曰明
日為朕初度若吉慶福祥則塔影更見已又見塔影
二一照壁一映地與前塔影連為七其色或黃或青
流丹炫紫紺縹間施錦繡錯綜若琉璃映徹水晶洞
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瑪瑙瑋瓊文彩晃耀若淵
沉而珠朗若山輝而玉潤若丹砂聚鼎若空青出穴
若鳳羽陸離若龍章焱灼若霓族孔蓋之飄搖金支
翠旗之掩映若景星慶雲之炳煥紫芝瑤草之爛斑
若陽燧之迎太陽方諸之透明水若日出而霞彩麗

若雨霽而虹光吐若巖空而電影掣至於鈴索振搖
寶輪層疊雷瓦鱗鱗闌檻縱橫玲瓏踈透一一可數
人行走舞蹈若所服顏色若鳥雀衝過樹動花飛悉
見光中而天花雨虛悠揚交舞十七日花徧下大者
如盃小者如錢東西兩廡又見塔影十光輝照燭如
前勝妙十八日復往景大勝前有彩雲五色輪囷煥
衍低翔徘徊乍舒乍斂變化萬狀不可殫述塔心復
見塔影一已而青篁綠樹之影紛然畢呈塔殿上所
製七生丸異香芬馥克達遠近至暮留師居寺觀之
十九之朝師報塔影第一層見如來大寶法王西天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六
大善自在佛像三羅漢像六環立左右第二層見紅
色觀音像一左右菩薩像四侍立拱手捧香花供養
有圓光五色覆塔上寶蓋垂蔭瓔珞葢毘上大悅曰
物影一而已塔見多影佛道僧法於斯為勝命圖與
師使歸而言之國人
順禪師長安人俗姓弓洪武初來五臺會光禪寺師
無念德公嘗夜中見自在身在文殊會中聞種種偈
頌後雲游名山還止五臺永樂初跣跌而逝茶毘後
有舍利及有語錄傳世
昌海太原人參徹半藏禪師深契要旨博涉群經皆

極其奧與洪連義金譚道人呼為海金蓮三高士戒
律精嚴屢有靈異歲旱禱雨輒應隱岷嶓山刺血書
五大部經一百十三卷較正華嚴合論五臺清涼傳
本宗二百問皆是手書永樂中召入京師修大藏經
授太原府都綱年八十餘一日沐浴更衣趺坐而逝
善啓字東白長洲宦族楊氏子甫能言即通佛典父
母異之令禮永茂院主為浮屠屏跡龍山窮課經典
永樂中主上海延慶寺逾年為副都綱召纂脩永樂
大典較大藏經賜金縷僧伽黎服一時名公皆與為
方外交嘗論儒釋之辨曰各自為其教又曰東魯垂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九
道西竺見性皆先於厚故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皆
合倫常
覺曇嘉定人祝髮崇明慈濟寺平生茹素未嘗妄語
言未來事歷歷有驗或臥于榻或有見其行市中人
稱覺菩薩成化中五月五日跌坐化去月餘面如生
肢體溫軟身久不壞舉若空衣
迴光禪師西僧也永樂初來迴光寺演法武宗南巡
駕幸寺中忽有僧從寺出與上談道圓對不窮其偈
曰可惜幽虛青蓮地不見迴光舊主人書竟俄失所
在武宗悟曰迴光禪師也命西域僧緡印度真文以

識其事

祖覺嘉州人住眉山中巖唱明佛法學徒雲萃作僧史一卷及華嚴金剛經解行世

智中國師彭縣人生有異相年十二禮月光禪師惠心清修苦行晝夜不怠後惠心授松溪都綱智中隨去尋代其職時番夷叛服不常智中撫化莫不投伏天順中累封國師賜勅誥降銀印智中在邊四十餘年化行功著成化二年年踰七十詔歸彌陀寺優老焉

頭陀劉五長大白皙聲音北人也嘉隆間來京邸往

名山藏

卷之

方外記

三

來城西北不過東南數日不食面無饑色冰雪滿地破衣赤脚無寒態人供以美食取灰土雜之乃食劉誠意伯夫人病乳癰甚危偶問能治否五取紙筆畫一石一木吹氣一口命縛于額上夫人如其言夜間頭痛發熱遍身出汗乳癰濃矣其酒飯謝之不食去百戶毛俊好延方士請五飯飯竟腰間取一繩要借其宅縊死俊懇求之乃笑曰君不與我死數年後定有一道人死此遂走太倉後自縊死死之日有見其渡江者有見之于揚州者至萬曆初果有頭陀闍希言過俊家飯畢沐浴趺坐而化方希言在時有杜汝

謙者問長生訣希言曰汝是橫死漢安望子生後二十年汝謙無故自投水死蓋兩頭陀自能前知如此右僧

高帝既平定天下詔諭諸夷諸夷君長或使或身悉隨使者來朝貢則高麗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臘暹邏占城蘇門答刺西洋瓜哇彭亨百花三佛齊淳泥凡十五國臣服最先而最恭順高帝作祖訓列諸不征且示母勤遠略之意既則撫綏懷柔令其三年一朝國王嗣立世見而已高帝之言曰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變之源斯謨訖矣已而日本通胡惟庸

不軌乃命絕之惟念北虜為元餘孽時時繫心遣將剋絕窮追乃已至其嚴邊尤塵晚歲成祖有天下遠慕唐宗賓服四夷之盛近續高帝係心胡元之切北征犁庭於斯為烈西戎之夷吏部員外郎陳誠銜命往使歷國十七首尾往返者數於是降胡達軍盡居內地酋長部領悉署官封至夫才具可用誠心足託者往往爵之公侯布在左右雖至掖庭內宮亦有外夷之女所以示招徠之大明鞭撻之威也海中諸國則命黃頭三萬望日占風指鍼墜緯無一不至與是功者即非斬首選法不得減革蓋太監鄭和與王景

弘侯顯輩領之有歲當是時四夷君長執贐獻琛頂踵相望賜宴之日有忭舞天口稽首闕庭歎未嘗有譯觀之館充物旁皇奕然壯觀已然而往來使送接伴賞賚費亦不貲仁宣之間氏羗之享如常昆夷之喙猶故正統以後東南海上夷以濤波難航貢使漸稀而西北胡戎貪利賞賜增人增賞莫可阻遏我惠漸薄彼信斯疎陵夷至於北虜也先之禍其時雖禽獸之心鷙健難馴亦絲我無以應其求且內武不張徒恥空言威而怒之自是以往惟有朝鮮恭順靡懈餘皆聽其不時自至而我所捍禦專北虜矣在南曰

倭雖其狡黠善戰來有時也至觀交南終棄哈密煩圖地廣難安民勞易變神聖之云宜其然歟

東南夷

朝鮮 日本

朝鮮箕子所封國也漢以前曰朝鮮其國有汕水焉又曰近日本日之所出朝景鮮明也唐以後其王姓高曰高麗又曰高句麗具見諸傳記矣余讀其國書有詳略顧不甚異讀元史遺漏甚多因採而記之朝鮮之國北與契丹鄰其西女真其南日本王居松都有東西二京其姓王名暎者朝鮮人號為高宗元太

祖既平契丹使人索其國贖太祖之十九年是為王
瞰之十二年元使者賚國贖還度鴨綠江盜殺之元
人疑絕高麗者六歲元太宗三年是為王瞰之十八
年遣將撒禮塔往征之至鐵州虜其將文使呼州人
降文反呼勿降元人斬之圍鐵州甚急判官朱希勣
火州城中婦老小兒率丁壯自刎死至龜州將金慶
孫率死士十二人出戰射元兵先鋒流矢中慶孫臂
血淋漓手鼓不止却走之整陣吹雙小笳還元人至
益攻城至以人膏漬薪縱火為焚龜州守將朴犀與
慶孫力禦之元人焚掠既慘力大不支王遣其世子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三

從詣元講和朴犀尚守龜州不下數以大干浦擊其
攻城雲梯大干浦者朝鮮人謂大乃大兵也其明年世子從命朴犀
降乃降而慈州將崔椿命亦守城不下從命之降不
從王將斬之以謝元人椿命辭色不變元將曰此爾
家忠臣使釋之高麗既得和元所遺元使者齎送黃
金七千斤白金千三百斤襦衣千領馬百七十四匹遺
撒禮塔金銀及金銀酒器縑繒獺皮鞍子若馬又分
贈其妻子麾下亦復不貲元乃置京府縣以達魯魯
赤七十二人監之既班師瞰乃盡殺元人所置達魯
花赤於是高麗苦元人無寧歲矣高麗王相崔瑀請

王遷都江華以避元江華者高麗海曲地俞升且曰
小事大禮也窟海曲棄城郭捐宗社非計夜別指
揮金世冲排門入詰瑀曰松京祖宗之都舍此安之
瑀引出斬之遂請其王往江華王尚未決瑀怙而違
衆刻日發送時秋兩彌旬泥行沒脛人馬僂什國人
號哭相聞而松都人戶十萬金碧相望悉棄委之亡
何而撒禮塔復至攻處仁城有僧避兵城下射撒禮
塔殺之高麗王授僧上將軍僧辭居二年其國人洪
福源叛歸元元以為東京總管使領高麗降民隨元
兵來寇攻高麗者五年高麗王乃入朝貢元定宗時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四

為王瞰之三十四年故使其將阿母侃屯高麗之鹽
州民避匿山谷中者悉驅之出鹽州海中有葦島平
衍可十餘里海潮出入舊時兵馬判官金方慶使民
堰為大澤墾闢種稗其始民殊怨及是民驅出山谷
者乃藉葦島活王保江華元人來責王出陸迎詔書
王不出元憲宗即位詔王朝還居松京而崔瑀子沆
為相亦怙如瑀止王行元使至王使其子佺出迎使
入館王乃見元使怒居二年阿母侃洪福源言於憲
宗高麗無出陸意憲宗使其弟也窟王率兵一萬入
東界阿母侃洪福源趨北界屯大伊州古和州高

麗人入保山城海島先是高麗王以其族子縛爲
子質於元也窟使之隨軍縛貽沆書請王出陸迎沆
執不肯也窟陷西海道掠山城男口十歲以上皆殺
之婦女小兒分與士卒王遣使致書祈哀也窟與爲
期期六日王復遣其將持遺金銀酒器羅紉紵布等
物請以明年也窟陷高麗城若州若縣以八所旣得
疾北還留阿母侃洪福源守之高麗人遣人追送之
舊京且乞退兵也窟責王必迎江外遣蒙古大等十
人與其使偕還見王王度江以迎蒙古大謂王曰何
早不如此與酣飲別而也窟復欲圻王所居城王復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五

遣子湑如元祈哀凡進奉及饋遺元官人及諸公妃
王妃不可勝計居一年元使車羅大主東國車羅大
問王曰王雖出陸侍中尚書等官尚未爲眞降邪王
使其將長贈車羅大金銀酒器皮幣車羅大云君臣
百姓出陸盡剃其髮否則以國王還王懼復遣其臣
崔璘往請罷兵車羅大曰相沆奉王出陸兵乃罷是
歲元虜高麗男女亡慮二十餘萬殺戮不可勝計所
過煨燼高麗受元之苦莫譬說也明年車羅大還師
人民入保山城海島者悉出陸而車羅大復來高麗
使其臣慎執平往見車羅大曰王出迎世子親朝兵

可罷也王使復曰自大兵還後小邦惟命是從矣車
羅大曰若從命何多殺我兵屠其忠州攻山城山城
人登月嶽神祠避之忽雷電大作元兵以爲神乃退
高麗復使其臣金守剛從憲宗入和林城乞罷兵憲
宗尚以不出陸爲辭守剛曰比諸逐獸持弓矢當窟
穴獸敢出耶憲宗乃命車羅大班師又二年復遣車
羅大往曰王親來我回兵王子入朝永無後患高麗
王曰大軍回世子卽朝乃許之其明年車羅大復責
高麗如前言而高麗王已老病乃使其世孫僖及其
臣金寶鼎如車羅大所元將余達愁謂寶鼎曰必世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六

子世子竟不往達愁縱兵侵掠車羅大焚燒廬舍殺
掠其人民益甚高麗人暉等遂以和州迤北降元其
明年高麗王誅其相壇使世子僨奉表如元而車羅
大暴死壇者崔沆子高麗之相皆世官以故壇父祖
世相高麗而皆不忠於高麗繼車羅大領兵者曰松
吉大王盡壞高麗江華內外城督役刻急城廊摧折
聲如疾雷高麗人皆悲泣憲宗崩元世祖卽位方南
攻宋世子南見之驚喜曰高麗萬里之國唐太宗親
征而不能服今自來可與俱至開平會職卒命僨歸
爲王

明興王高麗者王顥高帝即位之元年遣使賜璽書明年顥表賀願世世備外屬上喜賜之明曆封為王子金印送還其國流人其秋王遣其總部尚書成惟德千牛衛大將軍金甲兩表貢方物謝并賀天壽節中宮及皇太子皆有獻并請祭服制度上名問使者政俗城郭甲兵居室之詳所以教王脩德治民守國備禦之意甚至賜王冠服藥器陪臣冠服及六經四書通鑑漢書三年正月癸巳上齋七日御撰祝冊署名授香使者往祀王國山川之神是歲頒科舉詔其國明年入試者三人登第一人以不通華言厚遣之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七

頃之其貢使洪師範鄭夢周等百五十餘人來師範等三十九人失風溺死夢周與百十三人存上召恤之上以高麗貢使頻繁且涉海艱虞遣故元樞密使延安荅里諭之母數而高麗使者門下贊成事姜仁復來上悉遣還因謂中書省臣曰方諭高麗無繁今一歲間復數至既困敝其民又使者艱涉海即如鄭夢周輩幸免覆溺能歸言故不然不疑端耶夫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九州之外世見而已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其令遵三年一聘禮或以比年所貢方物第以其所產布布十疋

安南占城西里噴里瓜哇淳泥三佛齊暹羅真臘等

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告朕此意六年高麗王復遣使金甲兩等貢馬五十匹甲兩至言道亡其二及進馬則五十問之蓋足以私馬問安所得私馬則云欲自進於東宮者上惡其不誠却之且曰人臣私交非春秋義賜顥璽書自後無遣浮詐人為使明年王顥遣其監門衛上護軍周誼鄭庇等表貢方物表五通其二謝前後所賜兩璽書其一請歲一貢其一請貢繇遼入陸無涉海其一謝賜恤失風人上返其貢賜書曰使至貢陳敷王極情聽言覽表事大之心甚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八

矣朕觀上古之君旬侯綏服之外不治體天弘仁欲民安耳所以不寶遠物不勞夷民聖人之心弘哉朕雖不才敢不寶王之臣忠卻來誠之美貢朕欲王自今以往薄來而情厚王宜聽之周誼者上宮人兄也宮人幼育元宮中上以為宮人故高麗使誼來是年王顥卒顥之卒也蓋其權相李仁人弑之顥無子子其寵臣辛朧之子禍於是仁人立禍明年遣判宗簿事崔原來告哀言王以去秋卒嗣王禍立業遣計盜阻之又有貢使義遇朝使斌主事實週於只與之構義殺斌執實週還王今已誅義籍其家上已聞顥為

權臣所弒怒其誅朝使按拘原審詢王顯所以死狀而遣使往弔祭十年顯被弒三年矣使來請諡勅中書省片曰高麗國王卒已久始來請諡朕甚疑之夫其私殺其君詭殺朝使豈能長奉邊圉篤守憲章者哉好禮來者勿彼與知因釋原歸其冬使復來勅中書曰高麗王被弒奸臣來者皆云嗣王拘而詢之不得要領朕不忍來使父母妻子之懸望特勅遣歸未幾復至却之復來如是者五朕觀高麗之於中國自漢至今其君臣多不懷恩惟挾詐構禍爾中書其遣人詣問嗣王與其政令何似若政令守前則當令歲貢馬千匹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金百斤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歲以為常所留我遼東邊民悉送至境上乃見王之嗣位信而政令行也不則弒賊之為必有禍矣其明年如約貢執政大臣不敢稱嗣王曰高麗國王世子禍詭曰嬖臣洪倫弒顯仁人誅倫立禍也上遣其執政大臣歸勅諭之曰汝承奸臣之詐以來誑我則不得已我今爾歸其兼言朕意於首禍之人曰殺中國無罪使罪深矣非爾朝貢如約且不能免問罪之師十三年不如約詔問之居頃之高麗數遣邊臣金帛復遣周誼入遼東計事上勅

名山藏 卷之九 王享記 九

守將都指揮使潘敬葉旺曰吾故不令高麗朝乃堅請與之約又不如今又使誼入我邊雖曰夷性輕薄亦深有機自今無令彼人擅入來者止之首將無見有貢毋得獻名誼來吾處之及誼至居之京師曰母使得以我宮人故輒使來掩惡於我十六十七年使兩至修賄諸朝臣甚厚賄有等上得其籍惡其侮賚復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絕之然高麗終不敢不如約十八年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自是則共命者八年上諭諸臣曰朕即位以來高麗王顯首先臣順朕推誠待之大要欲三韓之人舉安豈意被弒而殞其臣欲自掩惡輒來請命朕數不許聽之自為聲教而益勤不懈索彼歲貢豈富天下哉試其誠偽耳既聽命宜約削之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至二十一年正旦乃貢乃賜顯諡曰恭愍王封禍為高麗國王二十一年高麗千戶陳景來降言是年四月王禍欲寇遼東使其都軍相崔瑩李成桂繕兵西京成桂使景屯艾州以糧餉不繼退師王怒殺成桂子成桂率兵還逼攻王城囚王及瑩景懼及不敢歸是以降居二年來告王瑤嗣位曰王氏裔勅禮部曰三韓之地其君臣恃亂二紀矣然而其國晏然

名山藏 卷之九 王享記 十

遣使勞瑤而觀之是為二十四年其明年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平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禍主國事昏暴多殺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而返軍禍自知負罪惶懼遜位其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王妃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瑤權國事已及四年亦復昏迷信讒離間勛舊其子奭復癡騃縱酒色與禍黨玄禹寶等潛謀復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者以前欲攻遼東為李成桂及趙俊阻止以此譖瑤謀害成桂及俊國中多被殺戮群臣國人謂瑤不足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二

主社優今年七月以恭愍王妃命退瑤私第擇宗親輿望無當僉謂成桂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主國伏望聖裁俯從輿意上以高麗僻夷非我所治事情回隱未可為信令禮部移諭聽其自為聲教但取母黨邊使命往來而已成桂李仁人子也其冬成桂來請更國號上命仍古號曰朝鮮其明年請更名曰從之朝鮮國書載且驍勇善騎射自恭愍時已為金吾衛上將軍東北南上萬戶威力伴其王矣是以其國人皆畏服之亡何遼東都指揮使司諜知其招引女直五百餘人潛度鴨綠江欲入寇以 使勅

責之曰朕有天下蠻夷率服奈何朝鮮屢懷不靖詭詐慢侮誑誘小民潛通海道朝廷命將鎮守遼東輒金帛誘之王顛被弑殺及朝使往歲請命王昌入朝朕不之許瑤後主國遂使子奭來朝奭還而瑤已廢矣爾篡臣也朕徒聽爾自為君朕封爾王爾表至仍稱權知國事爾又先遣使遼王寧王所逾月方朝謝何其不知父子尊卑爾方聽我約束旋陰誘女直人潛渡鴨綠江夫昔在有漢高麗寇邊漢兵致討繇是敗滅曹魏之時陰懷二心與吳通好魏再加兵晉以爾國恃慢焚爾宮室俘爾男女隋兵再伐高麗之民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三

死傷塗地唐討爾逆平爾土地為九督府遼金至元爾國造孽屢殺其信使繇是討伐屢加宮室焚蕩民庶斬虜國滅君誅朕視爾國不啻彈丸歷代中國所加征伐者非好吞併皆爾前王自取之朕又聞金世宗時爾國表賀稱進玉帶啓函但小石數枚世宗繇是興師破爾城數十爾比人貢復雜十數空紙圈表函中以小事大禮豈如是朕混一六合騎射舟師水陸畢備區區朝鮮何足待朝食誠欲全福所覆示爾庶幾開爾新路爾重違天則不可悔且懼恐陳謝尋亦遣子入貢終高皇帝之世委心臣矣而高皇帝

終以且為弑君之臣著祖訓絕之建文初旦老請以子芳遠襲亡何旦卒賜諡康獻成祖元年賜芳遠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玉佩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墜給象牙犀角及中國書籍東南夷中藥物六年使其世子禔來朝及歸上製詩送之遣中官儼護之行賜王朝祭服二白金千兩絨綺紗羅百餘疋是時朝鮮納女後宮得為妃嬪者四人十七年芳遠老請以子禔襲此時國家遷都北京朝鮮益近而亦益恭中國有慶率遣使表賀貢獻其他慶慰謝恩無常期或前使未還後使已至而朝廷亦厚待之每有大事頒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三

山

詔其國告哀請封遣近臣若行人往優禮賜賚他夷不敢望焉芳遠卒賜諡恭定宣德初賜禔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正統間賜王遠遊冠絳紗袍翼善龍袞玉帶景泰元年禔嗣禔卒賜諡恭順子弘暉幼其叔琰以襲位請七年封琰為王天順初王琰與女直毛憐衛讐殺廷議遣使問罪僉舉禮科給事中張寧及中軍都督同知武忠往朝鮮請寧忠閱兵忠取其弓矢挽之並張兩弓皆折既有鴈橫空而過國人請射忠援弓應弦而落國人大懼服忠因與寧宣示威德禍福王琰使陪臣謝復遣子入學引

答解兵未幾謀報女直建州酋良董山潛結朝鮮謀叛朝廷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察之信廉得王琰所授董山為中憲大夫中樞密使偽制書以還報上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急問之皆不承出偽制書示之王琰驚服謝罪成化四年征女直建州夷王琰遣其中樞府知事康純統兵萬餘渡鴨綠潑猪二江攻破兀彌府諸寨斬賊酋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等三百餘級生擒二十餘人獲牛馬等畜二百餘焚其積聚遣使獻俘命禮部厚賞之五年琰卒諡惠莊子暉嗣六年暉卒諡襄悼暉子病廢其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四

山

兄子斐嗣斐復出兵助擊建州以捷聞弘治十八年卒諡康靖正德元年子愷立愷病風無子遜其弟懌嘉靖二十三年懌卒賜諡恭僖明年子皓立未踰年卒賜諡榮靖弟恒立二十五年命朝鮮貢楮代蓆二十六年以朝鮮王恭愍特許其使臣同書狀官及從人於郊壇及國子監游觀設館伴以寵之初嘉靖八年朝鮮陪臣來言臣國祖李且系出本國全州二十世祖翰仕新羅為司空新羅亡六代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代孫安社仕元為南京千戶所達魯花赤世其官元季兵興安社曾孫子春率族往避地東還至

正辛丑當恭愍王之十年有紅巾賊入境成桂擊却之授武班職事時尚未知名春者成桂父成桂非李仁人子李仁人京山府吏長庚之裔也請以世系付史館改正以洗祖訓所載弒逆之謬許之顧未行萬曆初遂與焉其國置八道有府有州有縣其王國平壤其設官銜名稍倣中華而義近於古其俗柔謹絕淫盜通詩書尚音律飲食用俎豆官吏閒威儀兵器疎簡無刻刑箕子之遺風也

郎口予讀朝鮮國書所載李成桂善射射至精豈非誣哉成桂嘗與納哈出戰三斃其追將二十餘人最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五

竟

後一人追旦及之舉槊欲刺旦側身若墜仰射其腋又一人當旦射之旦起立馬上矢出胯下旋躍馬射中其一人膝其一人面甲別作頤甲護面旦射中其馬馬躍其一人力引轡頤甲張旦射正中其面又嘗擊元將高安愍困其東寧城射七十餘發皆中高安愍面國書明載成桂為金吾衛上將軍矣後世請改曰其時授武班職事尚未知名蠻夷亦能誇詐邪要以高皇帝之明威雖阻以遠豈能遁情予載元所以加兵朝鮮益元史之缺見胡人兇忍而高皇帝惡成桂弒君悉索其賦八年而罷逆而難之聽而收之大

聖人之操舍也

日本古倭國在東海中縮波而宅自玄菟樂浪底於徐聞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其地東高西下等若蟠蜿古亦曰蜻蜒國也國君居山城以王為姓以尊為號徐福齋五百童男女入海為秦始皇求仙無所得懼不敢歸避居焉今其裔也所統五州七道三島為郡五百有奇皆依水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而攝摩依勢若佐博多其民相矜以賈積貲或百萬和泉一州鼎食擊鐘謠俗有中國之風也薩摩之鸚哥里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六

其民備禮重為邪獨伊紀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頗渴羨嗜殺而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最喜入寇諸州郡統於山口豐後出雲三軍門三軍門相掄剽國分為三而總屬山城君以後豐後獨強國人服之愈於山城其朝貢始末具載前史元時世祖遣黑的趙良弼等諭之不至使將將十萬兵往征風覆其舟於蛇海終元世不相通也高皇帝即位方國珍張士誠既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夷入寇山東旁海諸郡帝以即位之二年使行人楊載諭其國王良懷賜之璽書曰上帝好生而惡不仁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

夷據之凡百有心莫不興憤辛卯以來中原擾擾爾時來寇山東乘胡衰耳朕本中國舊家耻前王之辱師旅掃蕩垂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修書特報兼諭越海之繇詔書到日臣則奉表來庭不則修兵自固如必爲寇朕當命舟師揚航捕絕島徒直抵王都生縛而歸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之良懷不奉詔復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傍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上復使萊州同知趙秩責讓之良懷語秩曰小國雖遠曷不慕中夏惟蒙古與我等夷輒小國我我先王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七

不服蒙古使其使趙姓者誅我好語語未既兵列海涯矣以天之靈雷霆波濤一時爲盡今使者云中國有新天子顧使者亦趙姓其後邪豈亦將誅我欲兵之秩徐曰今大明天子神聖生中夏而帝中夏不比蒙古人蒙古人所爲大明天子不爲且吾非元使後能兵兵我王氣沮禮秩有加遣其臣僧祖來隨秩奉表稱臣上賜文綺帛若僧衣遣僧仲猷克勤等八人護送還國賜良懷明曆雜繪是爲洪武四年然其人時時剽掠海濱不絕官軍乏舟不能追擊五年命浙江福建瀕海諸衛造海舟德慶侯廖永忠請增造多

櫓快船來則大船蕩之快船逐之上曰善是時日本國中有持明者與良懷爭立不定七年使來無表其臣號征夷將軍者且有私貢竝却之九年貢有表語謾責讓之而是時丞相胡惟庸得罪懼誅謀借倭不軌奏調金吾衛指揮林賢備倭明州陰遣宣使陳得中諭賢送日本使出境則誣指爲寇以爲功賢聽惟庸計事覺惟庸佯奏賢失遠人心上謫居之後中既惟庸請宥賢復職上從之惟庸以廬州人李旺充宣使召賢且以密書奉日本王借精銳人爲用王許之賢還王遣僧如瑤等率精銳四百餘人來詐獻巨燭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六

竟

燭中藏火藥兵器比至惟庸已敗上猶未悉賢通惟庸狀發四百餘人者雲南守禦遣責其不恭示以欲征之意日本王奉丞相書不遜其文曰臣聞三王立位五帝禪授豈謂中華之有主焉知夷狄之無若乾坤浩蕩非一王之獨擅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臣遠疆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土不足二千里常存知足心陛下作中華主爲萬乘君城池數千封土數萬尚萌不足起意滅絕天發殺機神鬼號哭地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武施仁八方拱手臣聞大國有興戰之謀小邦

却兵之法官蕭遵軌途拱奉天顏自古及今講
 爲上罷兵爲強儻免生靈之疾苦用抹黎庶之艱
 年年稱貢歲歲稱臣上怒安置其所遣僧于川陝
 番寺其明年王復遣僧如瑤等貢方物及馬自解前
 罪上以其前語慢仍却其貢設禮部爲書責問其國
 王曰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嗚呼王罔知上帝賜
 命命於滄溟之中命世傳而福黔黎王居滄溟不奉
 帝命妄尊大肆侮縱盜禍有日矣吾奉至尊命移王
 書王審圖之又設禮部復書責問其征夷將軍曰前
 將軍奉書我朝丞相書辭悖慢將軍與將軍之君自
 名山藏 卷之 王亨記 十九 竟

造禍者也大明皇帝初復中華加惠爾國爾國人至
 者云使則加禮云商則與之貿遷故遣克勤仲猷二
 僧護送爾使二僧至王不禮焉洪武十有二年將軍
 奉書肆侮今年秋僧如瑤來陳情飾罪我群臣合辭
 請誅至尊不允曰小人亡知彼實使之殺何益吾不
 敢以中國自大本部既聽德音遣人涉海特問如瑤
 之來王誠與否使者臨行群臣復奏天將更日本君
 臣而彈其患乎其詭詐不誠縱民肆寇不但已至
 尊又不允曰我生民何罪足下畜無徒沙門忘中國
 之寬人傷是非於兩端將謂元比臙腫覆於蛇海此

待事矣夫元生紫塞長騎射短舟楫日本先王非元
 仇讐不作患害天厭元武亦固其宜然當此之時元
 師方盛亦謂滄溟小島失微利而不爭今乃以敗元
 爲長勝以蕞爾爲強大故非將軍福我至尊必欲較
 勝負見是非辨強弱將軍自知之十五年惟庸事覺
 上追怒惟庸誅賢礫之於是名日本曰倭下詔切責
 其君臣暴其過惡天下著祖訓絕之而命信國公和
 江夏侯德興經略海上郡命魏國公輝祖江陰侯高
 練兵命都督高文德戰命都督顯出海巡又數年命
 南雄侯庸招撫沿海漁丁島人盜徒蛋戶籍爲水軍
 名山藏 卷之 王亨記 二十 竟

以數萬人防禦之至其末年始靖亡患成祖即位倭
 醜劫掠對馬臺岐暨諸小島百戶馬興拒戰死之尋
 寇蘇松諸處是時國王名道義者獲魁醜以獻蒸之
 海上上嘉之四年以俞士吉爲都御史齎賜之龜鈕
 金印詔命封爲日本國王名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
 上親製文勒碑其上其文曰朕惟麗天長久者日月
 之光華麗地長久者山川之流時麗兩間而長久者
 賢人君子之令名也朕皇考高皇帝納天地於範圍
 古今之統紀九州嘉俗萬國同風朕承鴻業際天
 覆衣裳冠帶咸造闕廷邇者對馬臺岐暨諸小島

有盜潛伏爾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滅之屹為保障
誓心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王朕稽唐虞之世五長
迪功渠搜即叙成周之隆髣微盧濮率遏亂略爾之
賢名有光前哲朕繼古封山特封日本鎮山號為壽
安鎮國錫以銘詩勒之貞石榮示千萬世遂給勘合
百道令十年一貢貢道絲寧波船無過二隻人無過
二百倭狡易叛其明年復入寇平江伯陳瑄遇于沙
門島追至朝鮮洋盡焚其舟斬獲亡筭九年以後貢
一再至而其寇松門沙園諸處時有之十九年犯遼
東之馬雄島都督劉榮殲焉其後朱亮祖破之於溫
州徐忠破之于桃渚侯端破之於金山稍戢矣
方梁有骨力能一手挽石後行十餘步策馬功門
交手遂增以足拔馬懸之倭寇金山齋端時以指揮
同知與主帥分兵出戰主帥出南門軍覆端以孤軍
擊東門衆不能繼與戰巷戰數十合被天如燭轉戰
益奮賊驚以布橫街欲生致之端以一劍挑布一劍
散而斷之賊仆地而笑絲是得出鳴鼓招散卒得百
人適潮退舟膠下令人持束草與砲俱進至海灘焚
賊船十餘艘遂大破之當端巷戰時一劍忽墜地所
乘馬口噉校而其時我方招徠海外諸夷頗得給資
焉其異如此互市倭國入貢亦時踰額宣德初復增例船三隻人
三百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來請封頃之我兵獻
海上賊俘其伴皆倭人群臣請誅之上赦歸下重書
義持爾父畏大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犯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三

三

上國所不誅未忘爾父義持奉表謝是時倭往往
以方物戎器行海上為詐欺得間則張其戎器不得
則陳其方物無所不得利至其小小盜或不絕其
上良不知也要以利給資互市其貢常先期至至正
統中乃入桃渚犯大嵩劫倉庾燔舍發塚東孩於竿
汰之沸湯視其號為笑捕孕婦村男子剗中否海濱
人絕苦於是朝廷命重帥恒鎮要地增城堡謹斥堠
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分番戍守以備之按堵者且
十餘年成化二年復詐來稱貢遂破大嵩諸處舟汐
官兵夜圍之倭立篙沙中懸燈疑我因乘潮而遁十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三
三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三

三

二人掠指揮劉錡與戰死遂蹂躪寧紹間宗設奪舟
 一據指揮璉去事聞上切責鎮巡等官督兵追捕下
 一部議倭夷宜貢與否遣戶科右給事中穆按視區
 一浙江鎮巡官捕得素卿而宗設黨中林望古多
 羅等漂入朝鮮界朝鮮國王擒以獻穆與巡按御史
 道鞠之具上俱論死繫獄四年琉球貢使歸使轉諭
 其國王捕送宗設及佐謀倡亂者會琉球使溺死九
 年國王源義晴復附琉球使來言為素卿乞宥罪并
 請復修貢獻是時夏言為兵科給事中言夷人仇殺
 之禍皆起市舶禮部請罷之而日本貢使絕矣十八
 名山藏 卷之 王章記 三

年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無過三
 然諸夷嗜中國貨物至者率遷延不去貢若人數又
 恒不如約是時市舶既罷貨主商家商率為奸利虛
 值轉鬻負其責不啻千萬索急則投貴官家夷人候
 久不得頗構難有所殺傷貴官家輒出危言撼當事
 者兵之使去而先陰泄之以為德如是者久夷人大
 恨言挾國王背而來不得直曷歸報因盤據島中並
 海不逞之民若生計困迫者糾引而歸之時時寇沿
 海諸郡矣朝議請置大臣兼巡浙福海道詔以巡撫
 一顧汀漳都御史朱統為之是為二十五年統至則

厥勾連主藏禁犯者戮無少假上章錮暴二三貴官
 系罪浙人口語藉藉罪及建議主議之臣而歛八王
 甫者少任俠多略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陳東
 王汝賢王激等樂與游而激為直義子直姦出禁物
 歷市西洋諸國致富不貲夷人信服之貨至一主直
 為僧統禁既嚴諸姦商藉是益負俊競責直直無所
 出招亡命千人逃入海推許二者為帥引倭結巢靈
 衢之雙嶼港閩浙盜起之徒益附之浸淫蠶食海上
 聚保矣統居浙二年盛集舟師雙嶼挑之不出會夜
 風雨將逸去統火攻之多所斬捕更令福建都指揮

名山藏 卷之 王章記 三
 盧鏜擣之倅斬溺死者數百人餘黨遁福建之浯嶼
 統帥鏜勦平之躬督兵衆填塞港口令不得復入倭
 舟當鏜破雙嶼時許二逸不得王直收合其餘衆更
 泊他嶼而廣東有海賊陳四盼者自為一黨直計殺
 之扣關獻捷以求關市官司弗許賜米百石而已直
 大詭投米海中益入盜此時有佛郎機夷者來商漳
 州之月港漳民畏統厲禁不敢與通捕逐之夷人憤
 起格鬪漳人擒焉統語鏜及海道副使柯喬無論夷
 首從若我民悉殺之殲其九十六人謬言夷行劫至
 漳界官軍追擊于走馬溪上擒得者統業以厲禁為

中二三責官家所不樂先是言官業請改巡撫為
巡視以輕執權以消浙人舐望之意至是御史九德
劾純專擅濫殺詔罷純下鐘喬吏遣都給事中汝楨
卽訊報則滿刺加夷來市非佛郎機行劫者專擅
濫殺誠如御史言詔鐘喬論死繫獄逮純至京師訊
之純驚仰藥自盡從此當事者以純為戒三十一年
直主倭人突入定海關移泊烈港烈港去定海數十
程而已其西月駕船千餘有衆萬餘寇溫破黃巖縣
流劫餘姚山陰諸處朝廷以王忬提督軍務巡視福
浙許使宜從事以俞大猷湯克寬為分守參將克寬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壹

請募徐邳盜為兵其明年春破其寇溫倭閏三月大
猷入烈港火賊管王直突圍去更集餘黨掠嘉定劉
家河揚帆西六合知縣董邦政追及於吳淞直值採
陶港賊與合遂復大糾入寇羽書狎至浙東西及蘇
松淮北諸郡直於是更造巨船連舫柵木為樓櫓入
倭據薩摩洲之松浦津偽稱徵王部署宗滿惟學東
為將領汝賢激為腹心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
矣是月倭攻破昌國衛屯之五日四月丙戌犯太倉
燒關廟公私廬舍蘇州同知任環夜追之賊反追環
環宰夫佩為環死之戊子倭有失舟者四十人突至

浙江乍浦所往來平湖海寧境上殺把總一指揮四
千戶百戶七縣丞一所傷官兵亡慮數百人癸巳破
上海丁酉破屠吳淞南匯二所分掠江陰庚子掠海
州壬寅破浙江臨山衛犯松陽知縣羅拱辰禦却之
大猷以舟師擊其歸拱辰廣西人是時官更多不知
數十人自衛甲辰陷福建之崇寧所五月己酉攻海
鹽不克縱火焚城樓及民舍癸丑復入上海殺指揮
尚文縣丞鰲焚燬官民廬舍殿倉壬戌陷乍浦流劫
奉化寧化等縣獨克寬追圍于獨山民家火熱之倭
賊勇而戇每戰赤體舞刀前不復別生死閩浙亡人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貳

助者十七大率皆狡悍善設伏能以寡擊衆而內地
久寧目不見寇遇輒靡潰沿海諸郡僅僅保孤城賊
往來聚散如入無人之境吳越中村落市井故稱繁
盛殷富者半為丘墟而柘林川沙窪二處陳東屋聚
之矣此時忬請添設海防副總兵總督金山等處以
克寬為之出盧鏜為福建備倭都指揮詔如忬言復
改忬為巡撫而應天鳳陽山東巡撫都御史各勅兼
防海務六月倭留內地三月飽載出海而酋曰蕭顯
者領衆三百人失風不能去屯崇明之南沙克寬及
會事任環列守之復有倭餘華亭崇缺登岸流劫金

山衛等處移泊寶山海警復作而南沙倭復出海轉掠上海嘉定等處克寬禦之敗既引舟師擊其登滌缺岸者斬首七十三級生擒十四克寬竟坐南沙敗革職立功任環守如故困顯者五月餘會歲除守卒懈顯逸其明年正月倭攻嘉定圍上海時上海新城城環馳掠敗之習家墳其三月敗之大門墩賊奔慈谿王忬設伏邀擊之顯眾既滅而克寬亦以其月擊敗抹陶港倭斬首百餘寇復入海趨江北溥通泰焚掠鹽場有漂入青徐界者山東遼東大震而鎗擊倭嘉興失利倭陷嘉善犯海寧夜襲崇明五月大掠蘇州轉掠崇德上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不妨原務兼右副都御史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遣御史主事各一人調山東民兵及青州等處水陸槍手六千人使參將李逢時許國督赴揚州聽征經統總督二廣有威名諸蠻信服之奏調田東蘭諸州狼土兵及永順保靖二土司兵備前行許之會大同患虜上復用忬大同而陞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代忬七月蘇州倭流劫至嘉善趨松江出海俞大猷擊敗之吳淞所都指揮任錦敗之新涇橋追敗之羅店而國從間道襲賊至抹陶港陷伏兵潰溺死者千人

金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三

六

事聞逮故應天巡撫屠大山下詔獄黜為民逢時國皆論死山東兵遣還更改經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專一督軍毋無妨原務者是月有倭萬餘掠樂清黃巖東陽永康諸縣復有三千餘餘金山突至西海口登岸分掠十一月倭犯松江屯據柘林突犯嘉善嘉興秀水歸安都指揮劉恩至與戰烏程不利賊亦頗有損失十二月突犯嘉善新市百戶賴榮華者福建義夫長也日汀州徵至大破賊鋒會嘉善令植棄城走無傳餐者諸兵退食賊掩殺之榮華中鳥銃死賊入城恣屠掠三十四年正月犯乍浦海寧陷崇德轉掠塘栖新市等處復攻德清殺把總指揮八人時諸將號令不一偏裨各自為進止其敗者率坐背約銳進經念所奏調兵未至持重不發而江南人苦倭久口語籍籍罪經玩寇矣上怒切責尅期勦賊命工部侍郎趙文華出視師四月文華祭告海神于松江會田州土官岑猛妻瓦氏東蘭等州土官韋世用等各領狼兵至經屬總兵克寬副總兵大猷分領之大猷遣游擊法等嘗賊稍有斬獲文華方至意甚銳謂狼兵果可用厚犒而薦之狼兵貪亦數請戰謀漕涇猝遇倭皆敗倭肆掠如故分其黨與三千餘過金山衛

金山藏

卷之

王亭記

六

六

而大猷與瓦兵遮擊之亦敗遂奔犯浙江乃文華尚
直謂倭易平數趣經以狼兵戰經念狼兵貪剽未可
猝用卽漕涇金山敗劾已可明度保靖永順兵且至
寧少待圖犄角又念兵事秘不以語文華文華謂經
輕已而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者有才略豪爽踴躍
與文華善文華劾經闕人也慮賊入其鄉故養寇糜
財惑克寬誑言俟賊滿載去乃追擊之海上今獨御
史胡宗憲與臣時時環甲行間耳先是徐惟學者貸
夷人金以其姪子海爲質惟學死夷求海金令其償
於寇掠海乃偕曾辛五郎聚舟結黨入南畿浙西諸

名山藏

卷之

王守記

三

路合陳東之衆於柘林乍浦遂增人至數萬五月海
率衆數千水陸奄至突犯嘉興時張經方領浙兵搗
巢於松江兵空胡宗憲使人載酒兩船毒之官領船
曰送官酒見賊至佯棄去賊會得酒喜偕來痛飲高
會已亦潛令村市酒皆置毒漬藥於米賊往往有飲
餒死者其時保靖永順兵已至先破倭於川沙窪倭
懼而出海東趨矣經聞賊犯嘉興卽以其兵分屬鏗
等水陸擊之保靖宣慰使彭蓋臣與遇石塘灣大戰
敗之賊北走平望大猷以永順宣慰司官舍彭翼南
兵邀擊之賊奔王江涇保靖兵復急擊其後所擒斬

千九百八十有奇溺死走死者甚衆自有倭來未嘗
捷若此然文華劾經疏已至上前詔逮經及克寬以
應天巡撫都御史周琬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
代之既則王江涇捷至業爲文華所攘上亦及恚曰
令文華不言經官戰耶其冬論死西市經在江南雖
受有司供億僭侈然爲人闕達安詳死而朝論寬之
琬至見文華氣勢風生不敢有所爲經所謂狼土兵
亦緣經逮泮渙而新倭日益來是時任環爲蘇松兵
備副使矣頗與俞大猷殺倭有功其他犯常熟犯上
虞犯會稽流劫杭州西歷於潛昌化至殺縣令鄉官

名山藏

卷之

王守記

三

莫禦者文華欲委罪自解復陰言琬病天寵恃酒怠
廢上黜兩人爲民政南京戶部右侍郎楊宜代琬陞
宗憲代天寵焉七月浙中有倭自紹興高埠奔竄突
入歙流劫績溪旌德徑南陵無阻者蕪湖丞陳一道
偕其同官領軍來援賊悉手來接我所射箭皆相顧
愕眙一道麾一軍與僕子義死之一道晉轉入市市
商登屋持石灰罐下擊生縛其二斬首十餘賊趨
太平逼其郭官兵禦之敗遂趨南京賊酋紅衣黃蓋
騎而犯大安德門泔城窺覘我獲其謀乃引去八月
自秣陵關過溧水縣丞珠臣署縣棄城走賊信宿之

已復趨宜興武進一日夜抵無錫我兵追及急擊之奔許聖會柘林倭三百餘人出海失風還進據陶宅港蘇松巡撫都御史曹邦輔慮二寇且合身督副使王崇古等急擊之時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守陶宅以兵來會賊且逃且戰欲奔之太湖我兵追及於楊橋匿橫涇田禾中武生張大綱捫所殺人肉尚未寒曰必伏是令眾大呼賊驚出悉擒之大綱手刃數人被創死我軍盡殲之是自高埠奔竄賊也始起六十七人而已而行數千里流劫數郡入二縣殺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二把總戮及傷亡慮四五百人歷八

名山藏

卷之

王守仁

三

十餘日始滅九月文華與宗憲親將浙直兵四千人營松江磚橋約邦輔以直隸兵分七道會勦陶宅倭倭盡銳衝浙營皆潰擠溺相蹂踐損軍千餘直隸兵亦陷賊中死者二百始文華聞邦輔擊許墅倭且滅趨赴蘇復欲攘之至則邦輔已奏捷銜甚猶謂陶宅寇殘孽可剪也至是大敗此時江南人稱邦輔功不容口文華慙憤疏劾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倣倣功捷而楊宜懲張經之禍亦言邦政雖功實違節制當罪兵部覆言文華所謂易者蓋言許墅所謂難者蓋言陶宅顧許墅寇滅則陶宅勢孤第令邦政戴罪自效

車平之日絜功罪而總之得旨下邦政於總督都御史逮問總督大臣明知邦政與婁宇功不敢言苟且論報而已是月也備倭指揮王沛擒賊於螺門參將盧鏜以大兵與合生得真倭八十餘人斬首三十八級十月陶宅倭走周浦屯永定寺中邦輔身督兵攻之兵潰溺死者數百人而柘林賊有開洋去者亦復回登岸巢川沙窪如故是月也又有倭二百人自樂清岐頭登岸流劫黃巖仙居臨海過慈谿餘姚繇上虞犯會稽十一月復有二百餘人犯福建莆田縣鎮海鎮東等衛而閩中倭犯自此始矣是時浙中又有

名山藏

卷之

王守仁

三

倭二千餘人先後入川沙與舊倭合犯平陽諸處殺指揮等官而閩中倭犯平海犯福清其犯平海者十戶丘環死之其犯福清者指揮童乾震死之閩十一月官兵攻圍周浦倭甚急倭夜悉眾東北奔為遊擊曹克新所擊敗遂入川沙窪復與巢賊合諸兵日夜伺擊之賊乃焚巢出海總兵俞大猷與王崇古合追之及于老鸛嘴勝之餘賊奔上海之新場越數日克新與倭鏖戰于嘉定之高橋所領西陽兵先潰諸軍繼之又二日克新復整兵大擊之客兵眾多進退無律又復大敗士卒死者十四文華知倭未易猝圖設

歸朝矣十二月任環率永順保靖兵追勦新場倭陷伏中土舍彭翹等與其所部俱死之而其自樂清岐頭登岸者官軍殲之於嶧縣典史吳成器勦之於龔山是歲立賞格有擒斬王直者封伯爵賞萬金遣生員蔣洲陳可願充市舶提舉入海先是賊來寇輒謾詭曰某島某倭東南人盡知王直叛而不知寇來皆直所坐遣宗憲爲御史按浙時獨心疑之叔直母妻及子于徽州寄之金華獄至是出焉豐其居奉得洲可願知可使疏請入海伺誘直名爲移諭國王者宗憲謂洲可願曰君語王直第來歸立功自贖母妻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三

洲曰總督公統軍十萬益以他郡驍健募士之兵不下數萬水陸戒嚴號令齊一足下以區區小島與之抗衡豈不猶螳臂哉顧總督公拔出足下壽母令妻館穀甚厚此其心事可知總督公推心置腹任人不疑當世豪傑也而又公鄉人公乘機立功以保全骨肉轉禍爲福上策也直默然罷初直念犯金華篡取母妻獄中及聽洲言竊竊喜意欲降而葉宗滿以爲非計其下皆不欲直行直有姬少華曰君謂海中王沉沉可百年哉兵久不解洽海州邑皆叔保則安從得庚癸常主夷也妾爲君計莫如降降則得官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三

輔亦為文華論劾詔逮問之是月福建倭流入浙江
 界欲渡曹娥江官軍殲之而山東兵禦倭大敗于四
 橋四月倭自浙江觀海衛登岸陷慈谿江北倭流劫
 至金山殺鎮江千戶二人於江中而徐海擁倭分道
 來矣海所入寇一繇定海關入略慈谿等縣一繇淞
 江入掠上海抵無錫江陰武進一繇海門入略揚州
 控京口衆各數千人海則自擁萬餘人逼乍浦登岸
 焚舟令人殊死戰導陳東所部故窟柘林者攻乍浦
 城且下杭州宗憲分遣聲援自引兵壁塘栖賊聞解
 乍浦圍略峽石越皂林出烏鎮以北宗憲提兵衝擊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三

之稍稍引去賊縱數百人來嘗輒復敗益前巡撫御
 史阮鶚方欲趨乍浦急入保桐鄉佐擊將軍宗禮及
 裨將霍貫道河朔驍將也以九百人與戰崇德三里
 橋三戰三斬首首以三百餘級海傷焉大驚阻稱神
 兵會橋陷軍潰禮與鎮撫何衛等死之賊遂圍鸚桐
 鄉城此時毛烈已助官軍擊賊自効矣烈問過海招
 之海不聽宗憲因厚遺烈所送謀使復齎金數萬與
 海因謀使而說之三里橋之役海業已奪氣則亦遣
 酋來謝約罷桐鄉圍宗憲厚遺遣之明日復遣來謝
 復如之又謝又如之海悅轉說東東竊竊疑海得督

府賄未之從也顧海已先解圍去則亦解繇是海東
 有隙宗憲微知之會吳淞江賊萬餘人西引且與海
 合宗憲恐使人啗海金帛而說之曰公許胡公歸矣
 顧公登岸時已焚舟今欲歸當無所得舟何不勒兵
 與胡公共擊吳淞賊且可篡奪其輜掠舟歸之為利
 也海諾引諸酋逆吳淞賊於朱涇斬首若干級吳淞
 賊夜出海遜俞大猷遮擊連破之斬首千五百級海
 以吳淞賊遜不得舟屯海鹽平湖界上曠絕處將造
 舟歸宗憲所以供給傳送不絕海心附矣獨其書記
 葉麻者數阻之宗憲使人問海縛麻歸而尚欲得東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三

海有兩侍女其一一名翠翹其一一名綠姝宗憲陰使持
 簪珥璣翠與之兩侍女日夜說海縛東海猶豫未決
 東者薩摩王弟帳下書記也部最强宗憲使葉麻為
 書於東令及兵殺海書故不遺東以陰泄之海海益
 德會趙文華復以總督尚書視師至宗憲則與文華
 約令文華部署欲擊海者名故所遣謀詰責之轉為
 好語令其縛東斬賊級以獻則亦且疏釋之海因厚
 賂薩摩王弟請東代為已書記薩摩弟送東海所海
 遂縛獻之海諸酋皆疑且怨而宗憲復遣謀私海曰
 公獻陳東矣即再艤艘海上倖斬如趙尚書語胡公

以寬公於尚書前不益便乎海自念諸酋疑怨反故
島必見殺且或我兵出劫之業內附又不敢壘拒俛
思良久約期去午浦手旗而麾從諸軍之所擊之於
是率五百餘人離午浦別營梁莊官軍遂圍午浦火
攻之俘斬數十百人焚溺甚衆餘賊走出海者指揮
鄒城追及之盡沉其舟於是海自以數有功內附益
固顧尚疑未敢即來宗憲使浙人中書羅龍文趣之
海宿龍文壘中夜半躡其足曰公何入虎穴者龍文
曰爾我一家堂與也何穴之有因遂說海公何不見
胡公胡公所急見公者以報天子官公公官而尚何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三

旦暮乞貸蠻夷爲不信質我海因與龍文爲期至期
海則先一日擁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外自率酋百
餘人胄而入見宗憲平湖人皆大驚宗憲坦然受之
與文華若巡撫都御史若御史坐堂上以次受海謁
海至宗憲前一款再稽首宗憲下堂摩海頂撫諭之
曰我兒也與之大盆酒而先嘗之皆大喜宗憲念此
時方集兵陰收陳東餘黨度海必不安復使諜童華
出解之海見華迎罵曰官家又集兵矣給我耶若何
來叱左右縛殺之華大笑海曰何笑華曰笑公不知
人耳麻與東也陽附公而陰仇公也胡公心愛公

公入其穀中故以兵收東特遣僕相聞奈何仇所愛
愛所仇乎海因求華請於宗憲得自舍便地宗憲爲
釋沈家莊使居沈東莊故有東西兩處中緡河爲塹
宗憲因說海居東莊而以西莊居東餘黨海謂宗憲
親已輸金二百請爲市酒米宗憲稍稍置毒遺之而
今東詐爲書遺其餘黨曰徐海約官兵夾勦汝矣東
黨果疑夜伏邏卒東莊瞰之海聞使人挾兩侍女問
道投詣軍門邏卒歸報東餘黨東餘黨勒兵過海所
罵曰俱死耳何陷我爲稍而鬪海中稍衆大亂而宗
憲所密召永順諸兵亦至四合攻之宗憲擐甲大呼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三

入壘會風烈炬焚之海沉河死斬首千級其中酒米
毒虜首色黑者三百餘問兩侍女海安在兩侍女泣
而指其沈處遂斬海級以歸飲至轅門諸公令翠翹
歌行酒翠翹宛轉悲怨諸將吏皆憐之宗憲曰是爲
我說徐賊以配諸水順會長不殺之翠翹歎曰誘殺
一會復屬一會何面目去之錢塘江上投水死是爲
是年之八月遂俘辛五郎葉麻等於京師上祭告天
地宗廟社稷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
侍郎而先時寇自黃浦七丫出海者俞大猷敗之自
仙居趨彭溪鎮者盧鏜敗之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

敗之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等敗之惟定海舟山倭據險結巢時出劫掠宗憲簡所調川貴兵九百人隸總兵俞大猷會雪甚大猷四面攻之賊敗擁柵自固我兵以梭櫓之策捲火擲柵焚之賊潰出斬首百餘餘悉焚死而江南倭寇盡矣三十六年四月甲午倭犯江北諸州縣者以兩月六月淮揚兵備副使于德昌參將劉顯大敗之安東賊乃駕舟投洋去而宗憲念徐海已死顧未得王直至是葉宗滿等至宗憲悉子畜之親挾漱與居起飲食如布衣交漱歸報直曰胡公忠信可托也少華亦從旁泣曰如此人也而不

名山藏

卷之

王守仁

三

往歸亡無日矣直遂與蔣洲若宗滿等同來初直留洲者久洲因得遍諭諸島豐後太守源義鎮者亦遣曾德陽附舟具方物奉表入謝十月直來顧未即人見泊岑港自嚴衛宗憲夜馳之寧波使夏正為死間正見直而說之曰公欲保全家屬關市求官可不降得之乎嚴衛而稱降孰信公公有大兵於此即往見軍門軍門敢留邪夫人亦有命慮死降者戰亦能死也而况胡公大欲生公直遲回久之復遣漱來見宗憲與漱連寢飲大醉齟齬寐凡諸將前後請戰書十餘通悉置之儿上夜作寤語曰吾欲生汝故禁無戰

汝不就活勿怨我也漱乘宗憲寐竊觀諸請戰書且聞寤語則益喜陰報直直尚疑漱使其子澄嚙指血寓書而決之此時直泊岑港五旬矣宗憲時時開關揚帆也直聞徐海已敗沒度亦無脫計乃請宗憲使漱歸守舟留少華視其帳中寶貨身詣軍門少華度直遠私出寶貨賂客使劾直書為直章傳諸帳下諸帳下稍稍散去而遂與沈郎亡歸直見宗憲好怒之令自繫獄待命因以狀聞請姑許諸夷貢市曲貸直等用繫番夷心俾經營自贖巡按御史王本固力謂不可江南人洶洶言宗憲大得夷金宗憲恐乃易疏

名山藏

卷之

王守仁

四

言直等死在不赦唯上所處分本固復言諸奸逆意叵測請勅宗憲相機審處永絕禍源有旨切責宗憲擒勦宗憲乃大集兵艦環夷舟守之時倭酋德陽居丹山道隆觀毛烈輩聞直擒怒宗憲給之與諸夷殺夏正焚觀以德陽去宗憲疏入廷議直元兇不可赦命坐梟示宗滿汝賢發戍邊加宗憲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而毛烈輩與諸倭據丹山沮岑港守之諸軍攻之不克已復巢于柯梅自是竄入閩中首尾巢閩中者七八歲連犯吳越所破滅城十餘掠子女財物不可勝計官吏軍民戰及俘死不下數十萬轉漕軍

食橫賞賜乾沒入橐中者費以鉅萬東南膏髓竭矣是冬倭犯福建福州洪塘南臺等處巡撫都御史阮鶚賂以布政司庫銀數萬及絹數百匹金花千枝遺巨舟六艘買之去爲言官所劾上械問鶚京師鶚厚賂相嵩得罷爲民三十七年四月辛巳倭大至犯浙江台溫福建興泉等府丙申陷福清殺縣令劫庫獄擄男婦千餘攻惠安殺知縣林咸五月戊申入南安甲戌倭自福清海口出港參將尹鳳等擊之斬獲溺死者甚衆六月丙戌浙西倭寇分掠樂清永泰等縣指揮劉茂等戰死督兵致仕僉事王德亦死之南京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聖

御史李瑚言倭所以猖獗不已皆宗憲私誘王直故御史王本固等亦劾其老師縱寇上令在廷集議皆言宗憲功當切責留用上從之十一月柯梅倭駕舟出海泊福建浯嶼而毛烈復移衆南灣山造屋而居福興潮廣間紛紛以倭警聞矣三十八年倭犯象山縣海道副使譚綸敗之四月倭船數百轉掠揚州海門等處屯廟灣又有倭二十餘艘泊三河廣東饒平海豐海陽倭突至者一千餘大掠去又大至福建攻福寧州不克攻福安寧德破之福興泉漳無地非倭矣江北倭趨通州據白蒲鎮副使劉景韶擊殲之再

擊印莊倭又殲之廟灣倭合衆攻淮安巡撫都御史李遂督參將曹克新等禦之大戰于姚家蕩賊敗走姚莊我兵焚之前後斬首百餘級餘衆復保廟灣通政唐順之攻之不克而江南三河倭復繇海門登岸犯江北景韶督參將丘陞等擊敗之于鄧莊追至鍋團馬蹶兒殺五月宗憲遣總兵劉顯來援遂檄江北諸兵盡屬顯連戰大敗之賊衆盡殄三十九年三月倭寇六千餘流劫潮州等處是歲福建倭寇充斥破永定城又破寧德縣殺參將王夢麒知縣李堯卿興泉漳三郡城以外皆爲賊藪貧民亡賴者竄入賊中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聖

謀主羽翼掠行人發墳塚量其家貲索贖諸將帥冒功飾敗賊滿載歸者指爲逐遁阻風旋者指爲擊上下相蒙遂成故事先後巡撫王詢以避難引疾去而劉燾貪縱欺誕厚賄嚴氏言官交章論詆猶得以風土不便調外矣四十一年八月新倭大至犯福清羅源連江等縣殺游擊將軍倪祿十一月攻興化府陷之殺一同知據城中者三月分兵攻陷壽寧政和是歲宗憲爲給事中陸鳳儀論劾逮繫竟死獄中浙直總督罷不補四十二年福建巡撫都御史游震得具陳失事狀上從部議起丁憂參政譚綸統浙

兵三千人往以副總兵戚繼光統義烏兵一枝則令
撫臣自擇良將星馳應緩震得尋被論罷陞綸為僉
都御史代之二月興化倭結巢崎頭都指揮歐陽深
率兵追勦陷伏中死之賊乘勝陷平海衛引舟出海
把總許朝光率輕舟鈔之賊焚舟還屯平海衛四月
繼光與總兵劉顯俞大猷夾攻大破之斬首二千二
百餘級墮崖溺水死者亡筭縱所掠男婦二千餘人
是戰也賊與顯及大猷對壘日久頗懈謂繼光遠來
疲乏未能軍而繼光兵至如風火擒殺無遺興化人
德繼光如親父兄四十三年繼光復擊仙遊殘倭破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四

之賊趨同安繼光追至王滄汙又追及於漳浦之蔡
丕嶺斬首千餘級其殘寇得脫者流入廣東令兩廣
南贛徵調土兵大集急擊之賊掠魚舟入海遇風多
覆溺乃復登岸屯海豐金錫都總兵俞大猷率兵圍
之相守且二月賊食盡將遁報効副總兵湯克寬設
伏待之擒斬二千餘人四十四年二月倭犯通州呂
四場官軍禦之賊敗遁轉掠至江南三河副總兵郭
成等迎擊之海中沉其舟斬首百餘級自是倭寇絕
隆慶間海上通寇會一本等復勾倭入犯我亦嚴為
備非如嘉靖季矣

郎曰朱統精嚴勇任張經持重好謀皆及於禍胡宗
憲跣地揮霍審機定變如吐雷風亦以不免邊疆之
臣任事豈不難哉世譏宗憲內結嚴嵩外比趙文華
以自固身沒既久浙人思之不忘自古未有權臣在
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道在委蛇夫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四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王享記二

琉球 安南 真臘 暹邏

琉球國居東海唐宋皆不賓貢高皇帝使行人楊載持詔其國國凡三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中山王名察度山南王名承察度山北王名怕充芝皆以尚為姓皆遣使入貢貢上嘉之使使賜三王印與皮弁冠服至則三王治兵相攻上復使諭之使其息兵養民於是中山王遣世子及國相子來學又有女師生姑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一

魯妹二人者亦來上賜之裘葛饗餼視中國儒生加一等居頃之世子國相子與雲南生非議詔書上怒皆治罪死久之中山王復遣使貢上賜之閩中舟工三十六戶察度卒子武寧嗣武寧卒子思紹嗣思紹卒子巴志嗣而承察度卒無子其從弟能撫其國人承察度意屬之未樂中封為山南王其後山北山南皆為中山所兼自巴志以後為尚巴為尚忠為思達為金福為泰久為德為圓為真為清為元為未莫不內奉唯謹慶必計封必請其國故磽瘠民儉儉少勤不知禮節文字入明以來乃慕尚華風革其舊俗從

我聲教其國立法司官察度官司刑者也過闔官那潮港官司儲者也耳目官司訪者也三官者武臣也以上世及所豁地為姓名大夫官長史官通事官司貢者也文臣也以通中國書及閩三十六姓之後人為之王并日視朝日三朝群臣搓手膜拜有慶則觴王王與之坐歡卑者跪俟檻陛外移時王所居甚高貫陶珠五色為簾出乘肩輿人二八前後人百數左右擁武士蒙首如蒙俱以五色陶珠為蓋又珠為小團扇集大鳥羽為大團扇其賦斂稍合中國古井田制上下有分土國有大事暫鳩而加征焉其法令簡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二

嚴不責少文其文章亦能明佛而通經其武事刀劍弓矢皆嚴利削直射可至二百步禮尚跪敬則跪樂用絃歌童子擊柝舞親喪數月不肉食無釜爨用螺殼無絮織麻有布釜與絮者必白王不則罪用日本錢如宋季鴉眼鏡也
自廣西憑祥南行四百里安南國也東抵海西界老撾南入占城於唐虞為南交秦屬象郡漢平南越置交趾刺史馬援立銅柱焉其名安南自唐始也皆置州縣長吏唐亡交人曲承美據其地其後篡奪不常而安南為夷國然皆內稱臣中國亦用爵號羈縻之

宋時丁部領者為交趾郡王部領死子璿幼相黎柝
篡之凡傳三世二十年而安南有黎氏其後黎氏相
李公蘊亦篡其位七傳而為吳昌老亡子有一女謝
升卿者閩人博徒也美少年亡命邕州交趾相率國
人貿易邕界上見升卿異之與偕歸納為王女婿王
死女主國事因以與其夫而升卿變姓名為陳日煚
再傳為日烜元時僭稱為越皇帝三世而為安南國
王陳日煇安南累世皆名日旁從火上陽之義也其
稱臣中國者一名自稱國中者又一名高帝既定天
下詔告諸夷日煇入貢求封為諸夷先高帝嘉之使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三

學士張以寧持詔封為安南王賜駝紐銀印黃金塗
雜繪四十疋頒正朔令世世毋伐其國以寧行至境
上日煇已卒其兄子日煚嗣欲即求王印以寧抱璽
書不予使請於朝而待之境上既奏上命以寧于日
煚印別使使弔祭日煇以寧乃入日煚郊迎為日煇
位北嚮使者南嚮授詔日煚俯伏謝其明日長跪稽
首受印交人故以揖為禮至是長跪稽首以寧還報
命上悅其詳曰是吾使者日煚居國色荒嘗以兩女
進其婉婉麗絳 工巧六宮無與比高帝受之既
數年復以兩女進高祖不悅曰彼謂朕漁色耶并出

前一女返之命使者曰歸語王嫁之猶女體也日煚
竟以荒昏不治為其叔父叔明所逼死而叔明自立
為王懼明問其罪以高帝五年遣使貢馴象規上意
表上禮部尚書有副主事曾魯恥視之怪其非故王
名即易世胡不以世告責狀得其情上曰叔明王法
所必誅宜正名致討其速擇日煚親賢立之叔明懼
上表謝罪上令且以前王印視事若能保安疆境後
乃定之既自請老代以其弟日煇許之日煇與占城
構兵相攻戰死弟日煇立與占城相攻如故上勅諭
之日煇貢四象三奴人入謝上口安南國令其三歲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四

貢以土所宜久命之矣胡數數也小之事大未堅其
心豈在物耶王之封疆密邇邊陲若互生情愛亦可
福我黎民其令象犀之屬毋或再進使送一人效誠
而已叔明雖已謝事實專持其國亡何與其國相黎
季犛通弒日煇自立其子日焜為王久之叔明死告
哀求吊上曰叔明弒臣也不誅幸矣何吊之為因絕
其貢使日焜惡其相季犛稍裁抑之季犛不能堪以
建文元年弒日焜立其子頤益與子黎蒼頤政亡何
弒頤立頤子炎襁褓中又亡何亦弒之大誅陳氏宗
族臣僚獨日煇弟天平者久被斥在外節武侯裴伯

者代其故侯渴真禦寇東海上得免季犛調陳裔胡
舜之後更姓名曰胡一元子蒼曰奎稱大虞皇帝自
稱太上皇改元國中而陳氏絕矣成祖即位胡奎遣
使入賀且言陳氏諸嗣王短命支庶皆盡已其外孫
被衆推擇求封爵填之上使行人楊渤往視其信否
陪臣耆老具如夸言許之而陳氏故臣且推天平爲
主以復季犛之讐季犛因遂捕天平甚急亦收戮伯
耆之孥以求伯耆二人亡匿久之伯耆因爲商人負
任出關天平亦從間道入老嫗皆得詣闕見上具言
季犛篡弑狀因叩頭流涕上憐之賜天平居第米廩
名山藏 卷之五 王字記 五
給伯耆鮮衣饗飧永樂二年也其冬安南使來賀年
上召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皆錯愕下拜有感
泣者伯耆廷責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曰有是哉
其明年使監察御史李琦行人王樞持詔切責奎奎
上表謝罪請迎歸天平以君事之上使行人聶聰報
曰朕君臨萬邦推心無間尚慮爾詐爾誠應朕迎君
天平當建爾上公封以大郡傳世亡窮朕之斯言上
通於天佇俟來章以頒顯命奎復使使從聰入奏曰
謹遣陪臣景真迎天平還敢有二心明神殛之臣亦
當率國人逆境上上曰信矣乃使天平治任以行封

胡奎煩化郡公盡食所屬州縣天平行陛辭上曰齊
桓晉文之事勉矣勅廣西征南左副將軍黃中右副
將軍呂毅以兵五千待天平至護之還國天平至中
毅率兵送之大理卿薛器者辯有口坐事謫廣西中
請與偕至丘溫奎遣陪臣晦卿犒師候餼安南人見
天平皆拜舞踊躍黃中問晦卿奎何不至也曰安敢
待於嘉林矣屬有微疾不能遠耳中使晦卿還促奎
且遣騎覘之皆無所見而迎者相隨續遂度隘留雞
陵將至芹站山陘峻不得列騎忽伏發大呼劫殺天
平中倉卒整兵前賊帥已斬絕其橋道遙拜曰遠夷
非敢抗大國犯王師天平小人也非陳親屬敢肆巧
僞上惑天聰今幸得殺之以謝天子吾王即當上表
待罪天師遠臨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中不得進引兵
還而薛崑在賊中自經死永樂四年也上聞大怒會
占城亦訴奎屢侵其國王爲塗金銀印九章冕服王
帶逼賜之責之朝貢曰胡但尊明七月辛卯上命成
國公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晟佩征夷
副將軍印爲左副將軍新城侯輔爲右副將軍豐城
侯彬爲左參將雲陽伯旭爲右參將率二十五將軍
領兵十萬討之兵部尚書劉儁贊其軍赦黃中呂毅

使立功自贖令大將軍成國公出廣西左副將軍西平侯出雲南成國公行車駕臨送之而勅西平侯曰古人有言師克在和故軍門謂之和門其與大將軍參心成事毋違以敗師成國公至龍州卒新城侯輔總其軍至坡壘關輔遣都督同知韓觀斬除等翳繕治道路而呂毅先偵賊斬賊首四十級隘留關下遂度至雞翎關驃騎將軍榮斬賊首六十餘大軍從雞翎自芹站以西至北江之新福黎氏三帶州僉判登原南策州人莫遂來見具言賊眾水陸號七百萬守宜兆施富良四江以保其東西都大軍遂自新福移

名山藏

卷之

王守仁

七

營三帶箇招市江口其冬西平侯亦自白鶴奪宜江江面軍次洮江北岸對壘多邦城賊地峻逼獨多邦稍衍賊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兩軍相合新城侯攻西南西平侯攻東南四鼓黃中令士銜枚以雲梯傳城西南下都督蔡福先登恣刀砍賊賊亂遂燃夜明光夜明光內府所製鳴銅角登之賊皆躍下城走驅象以戰遊擊將軍朱廣晝後貌蒙馬殺其帥二人追至拿圓山大軍循富良江南下擣其東都豐城侯彬雲陽伯旭擊其西都宜兆諸州縣皆次第降五年新城侯輔與清遠伯王友西平侯晟與都指揮柳琮

合兵濟江襲破之於籌江柵又破之困枚山萬劫山普賴山斬首三萬七千三百九十級進破之木九江奪其艘百餘斬首萬級莫遂與耆老沛等千百二十人詣軍門言伏見黎賊不臣天朝興吊伐之師詔書必獲惟其父子及所同惡脅從無辜具釋不治訪求陳後立之甚大惠也安南本古中華地久淪夷俗不聞聲教幸遇聖明掃孽除兇惟陳氏子孫為黎季犛殲夷已盡無有孑遺臣等咸願復古郡縣永為編戶輔等納而代奏之季犛復自閩海口入富良江以水陸數萬合戰新城侯與西平侯以舟師橫擊之會都

名山藏

卷之

王守仁

八

督柳升兵亦至斬殺無算江水為殷季犛父子僅乘舳遁新城侯輔復追之與史海門涇鵲淺涸不可舟雨遂乘漲循舉厥江追之奇羅海口卒王柴胡等七人生擒季犛及其子偽推誠守正翊贊弘化功臣雲屯鎮兼歸化鎮嘉興等鎮諸軍事節度大使洮江管內觀察處置使等使持節雲屯歸化嘉興等鎮諸軍事領東路天長府路大都督府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簡較左相國平章軍國事賜金魚袋上柱國衛國大王黎澄而土人武如卿等亦擒獲黎蒼及其弟鶴大原鎮兼天開鎮驃騎上將梁國王黎澈偽新安

鎮驃騎大將軍新興郡王黎注其子偽太子黎芮偽
郡嗣王黎澗偽郡亞王黎范其叔父偽臨安鎮兼大
海鎮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入內相國平
章事賜金魚袋上柱國唐林郡王黎季胤其諸弟姪
偽郡亞公黎原皆偽平陸縣上侯黎子駢偽御輦署
一旬正掌卿侯黎叔華偽清亭侯黎駿石塘鄉侯黎
廷燁偽永祿亭侯黎廷熿與其偽將相胡杜黎景琦
等安南悉平詔曰惟皇考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懷
柔遠人安南陳日燧慕義嚮風率先職貢遂封為王
世有其土比者賊臣黎季犛及子蒼殺其國主戕及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九

闔家詭易姓名自謂陳甥誑言陳絕請求襲爵幸遂
奸謀肆無忌憚僭國大虞紀年元聖自稱兩宮皇帝
陽奉正朔陰冒朝儀覬覦南詔窺伺廣西處思明之
數州侵寧遠之七寨欺弱占城奪之上疆逼與章服
要其貢賦安南王孫奔竄來訴黎賊謬陳誠款乃伏
兵要殺拒辱明使蠢茲兇豎敢橫大邦爰命總兵官
征夷將軍新城侯輔等率師討之生擒季犛及子蒼
澄與其家屬偽將相官僚季胤杜等遍求陳後立之
其國吏民咸稱陳氏子孫被害已盡無可嗣繼安南
本古中國郡縣願復內嚮朕俯徇輿情從其所請置

交趾都指揮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及
軍民衙門設官分理故安南國王為黎賊所弑宜與
贈諡愍厥幽冥仍為立祠治塚墓給祭掃三千戶子
孫宗族為所害者各贈以官其郡縣官吏皆陳舊人
脅於黎賊良非得已詔到悉仍其故有司敦禮者碩
養濟鰥寡孤獨放弛鉗徒囚繫者有懷才抱德之士
敦遣至京朕將量才用焉遂開設交州北江諒江三
江太原宣化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鎮蠻諒山新
平又安順化升華十七府威蠻等州四十七州各領
縣有差以都督僉事呂毅掌都指揮使司事以黃中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一

為副以尚書黃福兼掌布政按察二司事置參政參
議副使僉事等官而以裴伯耆為右參議莫邃為諒
江知府其他府州縣吏以下使新城侯自置改雞陵
關為鎮夷關莫邃者陳氏之臣也以其祖父世事陳
故不從季犛其後累遷交趾布政使卒與其子嵩皆
死季犛難安南人謂莫氏世忠義之家云是為永樂
五年其年九月乙卯上御奉天門受露布獻俘下季
犛及子蒼偽將相胡杜等獄釋澄芮械繫赦之澄故
善槍至是獻神槍法上使諸將受其術官焉澄後任
至正部
侍郎至今軍中祭
兵器并祭澄也六年新城侯輔西平侯晟等班師

上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其餘論功有差初輔之受降也有陳氏故臣簡定者在籍中與其黨陳希葛中道亡去大軍既還交人阮師鄧悉等復推簡定爲主往來又安化州山中出攻盤灘鹹子關扼三江寇近城諸州縣稍應之賊勢復盛上復以黔國公爲征夷將軍討之使兵部尚書儁仍贊其軍黔國公至生厥河戰敗儁與都督呂毅參政劉昱都指揮柳琮皆沒而阮師等復推簡定爲僞上皇別立其從子季擴詐其民以陳姓七年上復命英國公輔佩征虜副將軍印充總兵官清遠侯友充副總兵益發師與晟會

名山藏 卷之二 王亨記 二

其明年英國公進兵慈廉州攻喝門江粉社營柵皆破之以划船敗其黨阮世每於鹹子關又敗鄧景異於大平海口季擴懼使段自始致書曰故安南王孫也英國公曰陳無人矣奉命討賊不知其他殺之遂進擒簡定及希葛等械送京師伏誅是冬上征虜召英國公還勅黔國公晟與雲陽伯旭征餘黨晟追勦之虞江斬首三千餘級季擴遁其明年遣人上表降上救之以爲交趾布政使阮師鄧景異等皆授官有差季擴陽奉順實弄兵如故明年復命英國公率衆轉戰連年乃盡獲之交趾復平十三年英國公班師

還命鎮之置郡縣焉英國公之下交趾也凡三獲僞王威震西南夷中而尚書黃福則數詔其郡邑吏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毋輕虐也問疾周貧禮賢雪罪一切政令並從寬簡交人悅之輔善用兵福善字民威惠並流交相得也十五年復召輔還代以豐城侯彬遣內官馬騏爲鎮守太監又安知府潘僚俄樂縣巡簡黎利者皆故季擴之人有反側心馬騏贖貨煩苛常折辱之僚利皆怨十六年春利僭稱平定大王攻劫四出彬遣都督朱廣方政先後討之多失利交趾布政使司左參政馮貴右參政侯保皆死之而潘僚

名山藏 卷之二 王亨記 三

亦反於衙儀又安衛土指揮路文律從之妖僧范玉自言天降劍印令爲安國主亦僭稱羅平王反塗山其它盜賊四起豐城侯遣裨將誅討雖有斬獲竟不得其首惡於是請屯田益兵守之利乃亡之老樞久不出會是時豐城侯薨而上方北征虜車駕崩榆木川朝廷無暇遣人將仁宗卽位乃使榮昌伯陳智領其軍以黃福老臣久在外召之還代以兵部尚書陳洽於是福撫交十九年矣交人扶攜攀號如失父母也其時利久匿老樞已爲老樞人所逐出復還瓌止俄樂官軍追之出其男女四百人降竟身不至麾下

都督方政指揮同知伍雲陳忠復與戰又安清化諸處皆敗沒雲忠並死之內官山壽曰臣於黎利有恩願往諭降之上曰可使代驛赦利罪與自新授清化知府會上崩宣宗卽位益命方政與陳智山壽持勅往諭利益攻剽自如圍茶籠州凡七月智政進戰敗績交阯人琴彭者以土官知府爲假州亡其軍三之一固守不殆竟死焉而吳蓄縣賊潘可利者從利益劫略蓋太原宣化屬縣號紅衣賊勢益熾上乃命大發楚蜀二王護衛軍及便附諸省馬步軍六千人往討之選調便附諸府土兵三千餘人以爲嚮道使

名山藏

卷之

王守記

三

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尚書陳洽贊其軍削智政爵使立功自贖宣德元年也初智懦政勇素不相能內官壽一意招撫擁兵不掠故至於敗而中國之兵老交阯者至是十年再世而不能平天子亦厭之矣上謂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曰昔我高皇帝混一天下平均四裔安南臣服最先其後黎氏篡陳奪之故太宗皇帝爲陳討賊求陳子孫使復土及其無後乃俯徇民心許爲郡縣豈有意勞師求之哉寇此蛇豕逐鹿於其黨中而交阯苦兵連歲一方生靈屠戮已盡中國

之人亦疲奔命先帝居守南京時惻然愍之嘗以謂朕高皇帝太宗皇帝之意朕心藏之及先帝卽位慈仁之言形於詔旨且高皇帝有訓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其地不足供給其民不足使令若不自量來撓我邊彼惟不祥彼不爲中國患我伐之亦受其不祥昨者遣將出師通夕不寧茲博求支裔令爲藩臣卽欲如洪武永樂初故事使自爲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亦以休息我中夏卿謂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茲方勞費鉅矣若以二十年勤力棄之一旦謂國威何榮士奇對曰交阯於唐虞二

名山藏

卷之

王守記

西

代不屬皆置之荒服之外堯舜禹湯文武不以貶帝王漢唐之後雖爲內郡縣然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會不得其一錢一兵之力昔者楚子從申叔時之諫而止縣陳漢元帝納買捐之之議而罷朱匡前史至今用爲稱說彼國君中主猶能服義包荒陛下偃兵息民哀念元元誠大惠也犬豕豺狼寧足治耶上曰朕心如此矣第觀之乃下詔大赦交阯罪罷交中採辦諸雜賦王通至與黎利戰勝負相當及寧橋陷淖敗績陳洽死焉賊遂圍東關先是通所遣人奏事皆爲賊所遮留至是詭與和使政平州知州何忠千戶杜

勝與其酋長入謝實欲請益兵至昌江其酋知之執忠勝酌忠酒說之降忠奪杯擊酋面遂與勝及其子皆死之黎利益率眾攻圍所向猖獗於是通無復固志棄清化以南屬利獨清化知州羅通與其指揮打忠方戰賊引去轉攻隘留百戶萬琮亦擊走之宣化上官同知陶季容等追之清波縣賊獲其丞使還招季容季容亦罵賊不為動上復以賊勢猖獗命安遠侯升佩征虜將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伯銘充副總兵都督聚充右參將出廣西黔國公晟佩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興安伯亨充左副總兵新寧伯忠充右副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一五

總兵出雲南兩道並進勅兵部尚書慶贊其軍以董福有惠於交復使撫之二年通大敗賊交阯城下諸將請乘勝追擊之通猶豫不決賊益堅與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相持昌江者九月任等大小三十餘戰力不支竟與福順及知府劉子輔中官馮習皆自殺賊轉圍諒江知府易先亦死之於是利詭言陳氏遺嗣有曰嵩者竄身老嫗二十年國人求得願王之為嵩表求通轉奏通既數戰不利許之而安遠侯升至獨與其百數十騎自隘留關馳波倒馬橋橋斷陷淖中鏢死後隊皆不得前崔聚斂升兵戰昌江亦

為所獲與郎中史安陳鏞李宗昉皆死之黎利之守者得黃福於支稜關羅拜曰公交父母也福欲自殺守者力止之黎利曰治交者人人如公不有今日矣護還之龍州而黔國公新寧伯進至歸化等處亦為賊所阻利因送還所鹵掠萬三千三百九十一人僱金人銀人代身使人奉嵩表陳情謝罪以其實貨獻通置酒為壇盟通乃遣人偕使入京而還師南寧曰暫出生地圖再戰也表至上示諸大臣英國公輔曰詐耳先帝勞師有年矣當益發兵蹇義夏原吉對如初楊榮士奇亦對如初上曰止戈為武乃遣禮部左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一六

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持詔赦交阯使黎利與其頭目耆老具嵩實以聞召通等悉班師三年通還天子下通與馬瑛李安陳智方政山壽馬騏吏贈諸死事者官其子孫是時利已殺嵩篡之矣琦汝敬至黎利曰嵩死別無有陳後國人共推利守國敢自為之也汝敬怒及宴有女樂汝敬曰吾等往來數月耳嵩安得遽死且爾即言嵩死爾國嗣亡豈用吉禮時耶因盡擊破其尊壘樂器是時天晴忽陰大雷雨震焚利居室利懼起謝汝敬復進代身金人銀人上表求哀天子業與諸大臣有成言因使復求之凡

再往返報如前乃許利權署安南國利遣使請歲貢金三百斤以拜明賜宣德六年也利上表稱署臣而在其國中實私自帝數誘脅我叛民侵盜邊界羅貼浪如昔二都及斯凜古森金勒了葛四洞者故欽州治漢時有中州人黃姓者從馬援南征留居之有子七人爲七洞長元時以殺賊功授世官入明皆廢久觸望及利作賊洞長黃金廣者因以二都四洞叛附利利納焉授之以僞官八年利死十年封其子龍代龍僞名麟麟事朝廷恭英宗正統元年求去其署號爲眞王上以陳氏支裔絕不若正麟位號順而撫之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一七

遂封麟爲安南國王自後其王死皆告哀求封爲故事麟死子基隆嗣基隆僞名濬久之爲其庶兄琮所殺國人誅琮立濬弟思誠僞名灝孝宗即位翰林侍讀劉戩持詔其國灝獻戩金不受灝爲戩立卻金之亭劉戩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廷試第二人先是使外國者多治巨艦重載浮海與爲市戩則封安南知陸道南寧甚遲乃乘舟與從兩儀忽抵其界夷人傾駭全日頌詔明日譚畢遂行國王恐疎金珠犀象餽貽錯落一不願王復遣人追授諸途不與交一語安南遣使入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戩傳學多識典故嫉邪守正氣豪論卓遇事直前意見捷出尤精倫鑿見表刺裏分劑參停十不失一權門勢豪庭無行跡獨與王整相善病革蓋往視之語及國事會劉文德罷壽寧侯卒時已不能言忻然索筆爲詩有天

三月之

其王國中三十餘年頗桀驁匿保樂連逃

侵龍州界加兵占城緬甸灝死子鎰嗣鎰僞名暉鎰死子漳嗣鎰名敬尋卒弟濬嗣鎰名誼誼居國其母黨阮仲阮伯勝用事屠戮宗親鳩殺祖母國人皆怨亡何種逼誼自殺且擁立伯勝頭目黎廣等討平之立濬濬僞名暉初灝生二子長暉次瑤暉生敬誼瑤生灝暉灝子二曰椅曰椿瑤俱先死以嫡當立椅而國人謂暉叔父立之暉既立多行不義國人惡焉諒山都將陳玄孫者乘國人惡暉也與其子昂昇作亂鄭綬鄭惟代鄭惟鍾等攻玄孫誅之遂弒暉立椅椅僞名諱鄭氏者諱母與妻之族也故典兵至是諸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一八

大臣攻鄭氏綬等亡之清華而昂昇猶據諒山作亂有莫登庸者故爲玄孫參督自拔歸諱諱借其力以討昂昇封爲武川伯登庸勇有力本都齋漁人也以安南人世忠義莫氏之家詭言已爲莫遠後賄賂諱諸左右大臣諸大臣方惡諸鄭專喜登庸起微陋因請盡屬以國中兵加封太傅仁國公登庸權日盛乃銷九鼎爲兵器竊取庫藏金寶潛使其弟燬燒宮室人居殺傷吏民若它盜者因言寇急請自爲興安王燬之謀鳩殺諱兄弟名卜卜與之誓使勿洩卜者洩焉登庸搜諱宮殺卜者諱床下垣閉諱垣尚缺一角

築人范繇在諛曰爾君也從我者富貴繇曰諾密約杜溫潤夜候之白虎門下夜雨諛詐游宮中令下皆酣飲盡醉遂與繇溫潤從缺垣亡去還遣人迎母及母弟椿與其幼男守者見椿等電光下急追之諛已縋城出百姓聞諛所在皆為諛拒殺追者諸州兵亦稍稍至護之復入諛既入按誅其大臣之舉登庸者登庸因殺諛幼男立椿拒守椿偽名慮以舟師襲諛大江而諛宿將皆死兵竟敗鄭綬乃迎諛居清華有其四府地諛德綬之迎已也封其子惟峻為叙恩侯以攻登庸登庸鳩慮并諛母殺之偽為慮禪文篡其

名曰載

卷之

王亨記

元

位建號大越改元稱詔頒大誥誥自比湯武削奪黎利所據二都四峒長禁其國中無得語黎氏者尋傳國子方瀛自稱太上皇於都齋都齋故其打魚處也其地濱海淤塗十餘里登庸以為險築壕塹排三層柵下布鐵槍上坐泥草而居之時時凌波而飛持劍下刺魚得巨魚則其下皆噉諱助登庸樂以示武海島上是時諛在清華益不支其妻淑寶為登庸執而投諸江而惟峻與諛脫身亡入老撾竟死黎氏至是有國一百十年傳十世矣故臣因立其子樞以兵八千人保濠馬江求老撾為外援樞偽名寧七歲耳其

群臣為寧浮海請命以莫登庸罪狀告世宗嘉靖十五年也先是上即位頒詔四夷使者至安南界聞亂還至是哀冲太子生復頒諸夷詔禮部尚書夏言言安南不貢二十餘年矣其國中有篡臣宜罷遣上乃問言故曰如此胡可不討罪也會其冬黎寧浮海之使至下羣臣議皆言登庸殺主絕貢罪當誅發兵擊之便兵部左侍郎潘珍曰黎氏篡逆之國也不貢者又二十餘年誠不足與為樹且其地非可郡縣置也今北虜滋蕃烽警屢報而我士伍不充芻糧耗匱釋門庭之寇事島夷之鄉非計之急者臣請先擇一二

名曰載

卷之

王亨記

十

望臣調兵至交廣界上借之威勢令黎寧自討之不勞成功亦一策也是時總督兩廣侍郎潘且巡按御史余光廉州知府張岳皆請勿擊者疏亦先後至上方銳意討罪褫珍官召且還使蔡經代之會安南夷人鮮獲登庸偵事者以聞并上其所偽造大誥上以登庸篡逆本國復僭擬天朝益督趣發兵而莫方瀛亦上表乞降上命咸寧侯仇鸞為征蠻將軍毛伯溫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贊其軍按兵境上審視方瀛所以乞降意從便宜撫勦之時嘉靖十八年也廉州知府張岳者恩信素著廉中而梧州知

府翁萬達廣州知府鄒守愚二人故竝以才畀聞伯
溫至則皆致之幕下岳曰岳固請勿擊也蔡經曰空
言罷兵可塞明詔乎岳曰宜要約因與萬達募死士
入交察之使語登庸曰天子誠怒公不臣故誅公耳
豈有利哉不如自歸天子上印章去僭號束身軍門
遣子請罪獻還黎利時所竊據三都四峒如故因奉
正朔世世為臣天子必謂公即不順於其君猶知順
中國大皇帝則天兵可罷公等可生也登庸猶豫未
決已聞岳在曰有張太守要我謹如教乃盡籍其人
民土地送表投降伯溫予之期即闕除壇設黃幄葆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三

羽肅如車駕將相監司以班列登庸面縛組繫頸徒
跣入關北面坐伯溫受之稱詔解組與其人馳奏天
子天子曰莫登庸不服中國禮義之教稱亂國中朕
不能為海外夷赦不臣子是用興師問罪責以大義
大軍壓境登庸面縛軍門納土請罪稍與先朝二黎
有間交人禍亂相尋亦為名位是生人心可去王號
為安南都統使司母輒稱國安南有海陽山南山西
交趾安邦諒山太原宣光興化清華又安順化廣南
十三路路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
以登庸為都統使統之秩二品銀章世世歲入明界

上受正朔貢以三歲期二都四洞諸夷為莫登庸所
苦常蓄歸心悉割入欽州如故黎寧果黎氏子孫與
之所保漆馬江四境否則已之其他土地人民朝廷
無所利焉制下登庸方瀛皆已死登庸將死時已聞
都統使命謂其孫福海曰天朝生我恩厚矣即死勿
葬留俟命上聞矜悼之使福海受職毛伯溫等班師
論功有差嘉靖二十年也先是登庸以石室人阮敬
為義子敬復以方瀛次子敬典為婿通方瀛妻其後
福海死子宏漢方五歲阮敬因持其國中事自恣有
范子儀者因教登庸別子莫正中篡其位黎氏故臣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三

黎伯驪護全之正中因與子儀等亡走欽州控于朝
曰宏漢已為阮敬所殺詔撫臣覈實久不報子儀乃
為寇欽界上有衆三萬以匡復正中為辭廣東都司
僉事俞大猷用舟師擊之俘斬千百獨子儀脫走大
猷追至海東雲屯責宏漢捕之函首來獻上命襲封
都統使宏漢竟為伯驪所逐出死海陽安南復不貢
者二十餘年今上即位宏漢子茂洽始入修其故事
而黎氏自寧死其舊臣鄭檢等共立寧子寵于西都
寵死無子檢等共推立黎暉四世孫維邦維邦死次
子維潭立檢子松輔之擒殺茂洽復據有安南莫氏

支屬奔竄欽州憑祥間而黎氏叩關求款督臣陳大利言莫氏篡黎其事逆黎氏復讐其名正先朝既赦莫氏之愆則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祖宗成法於是維潭復為都統使而莫氏支屬別居之高平府萬曆二十五年也安南王所居國都及其官室郡縣取士養兵之制皆竊擬中國或做漢唐宋名號所設三道道實不及中國一府夷人割裂猥多自誇大耳其國歲再稻八蠶有魚鹽金珠之利未樂中以金珠賦又有蜈蚣採之可得明珠者人性輕悍富者役屬貧弱平居徒跣不冠帶遇節序及其主生日有爵者乃冠帶尊者履綦好浴善水溪澗之會醢蚺卵以薦土客別有窟居獠人用鼻吸酒擊銅鼓為樂其山佛跡勾漏江則富良最大三江以西多險阻士馬精強器甲犀利黎氏盛時藉以威占城諸夷及其衰也猶能以數州抗莫氏而今張地則然矣

真臘國本安南之屬國在占城西南宋時其會長滅占城役屬之號占臘其國自號曰甘字智後訛為甘破蔗閩人賈其國方言曰東埔寨也洪武初詔告即位其王忽兒那遣使表賀獻方物賜國王明曆及綵段等物忽兒那卒參合甘武者持達志立屢入貢給

名山藏

卷之

王序記

三

三

銀印黃金塗王及陪臣皆有賜二十年行人唐敬使其國國王貢象五十九香六萬斤自後不常至永樂初告即位御史尹綬往王見綬綬辭情慷慨威信並伸既歸圖山海所經國都所有以上上悅參考甘武者持達志之後為參烈毘牙參烈毘牙之後為參烈照半牙景泰以後不常至真臘風土元時有周達觀者使其國載列甚詳且多怪異大抵地邇印度謹於奉佛

暹羅在南海古赤土地後漢赤眉遺種本名暹羅斛暹一國羅斛一國居真臘南其音聲似東粵剪髮穿耳跣而縵腰及骭前後珍寶之國也暹土瘠不五穀羅斛奔平宜稼暹人仰給之元末羅斛人降暹并稱斛暹暹明初大理少卿聞良輔持詔其國其王參烈昭毘牙遣使奉表入貢賜明曆參烈昭毘牙以儒廢從父參烈寶毘牙噠哩哆囉祿代立以高帝九年遣其子昭祿群膺修世見上遣禮部員外郎恒賁詔送之歸稱其內齊家而外睦隣賜暹羅國王印自是始稱暹羅也參烈寶毘牙噠哩哆囉祿卒昭祿群膺立二十八年遣使祭其故王賜昭祿群膺雜繪諸物勅曰朕即位以來命使出疆周于四外諸蠻夷邦國君

名山藏

卷之

王序記

三

三

長履境者三十六聲聞者三十一大國十有八小國
百四十九唯暹入中華最近亦唯最好禮守德故王
已逝王紹緒有道于家邦明使者往來具言朕甚嘉
之茲特遣人祭故王賀王登于新敬之哉成祖卽位
遣使人賀十三年昭祿群鷹卒子三賴波摩札刺的
賴立數欺凌滿刺加國滿刺加以告制解之暹羅自
永樂中貢不絕上謂暹羅謹有所賜皆及其妃乃命
三年一貢許市會同館一再貿易所挾貲無稅使還
廣東有司宴境上章睿以後不常至然未嘗絕也正
統二年王悉里麻哈賴九年王谷戎有替下十一年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三五

思利波羅麻惹智刺成化間有汀人謝文彬者販鹽
遇風飄入其國界遂人仕焉易名美為貢使嘉靖
中遣使貢白象象道死使使者取象牙鑲以金石珍
寶貯貯白象尾為證尾置金一此時其王名勃
略坤息利尤池牙隆慶初年東蠻牛求婚暹羅拒之
東蠻牛恚圍暹羅破之王自經死虜其世子及中朝
所賜印以歸次子攝國奉表請印上命給予暹羅既
敗其後頗為東蠻牛所制萬曆間其國王引兵迎擊
東蠻牛殺東蠻牛宵遁暹羅遂移軍攻降真臘從此
年年用兵雄於海外其國方千里峰巒峭峻山色如

白石地濕上疎惡嵐熱無常候國中有塔曰西塔其
始造時值鄭和至削其合尖後屢合之不能尖也王
所居宮用黃金塗帽金帽若白抹首爛周於身以受
暘封獨不剪髮臣民逆見王合掌偃僂捫王足三乃
自捫首三謂之頂上忍用周正蝦蟇生則拜月日毋
使食也教用釋旁行爲書記大刑用烹鋸男子聽決
於婦人謂其多智許其私也爲樓居貫檳榔于藤四
維之亦削檳榔之幹爲鏢以吳牛之革爲鏢行錢用
臥不用臥則國必大疫其屬國曰亦坤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三六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王享記 東南夷三

占城 瓜哇 彭亨 百花 三佛齊

勃尼 須文達那 蘇門答刺

西洋瑣里 瑣里 覽邦 淡巴

蘇祿 古麻刺 古里 滿刺加

娑羅 阿魯 小葛蘭 榜葛刺

錫蘭山 治納撲兒 拂菻 柯枝

麻林 呂宋 碟里 日羅夏治

名山藏 卷之三 王享記 一

合貓里 古里班卒 打回 忽魯

甘把里 加異勒 祖法兒 淄山

阿哇 南巫里 急蘭丹 奇刺尼

夏刺比 窟察尼 烏涉刺踢 阿丹

魯密 彭加那 捨刺齊 八可意

坎巴夷替 黑葛達 刺撒 不刺哇

竹步國 木骨都束 喃勃利

千里達 沙里灣泥

占城古曰占不勞國在廣東東北古越裳界本秦象

郡林邑縣地漢分爲二縣屬日南郡漢末有區連者

殺縣令稱林邑王唐時諸葛地取之後爲都護張丹

所擊破徙居占號占城宋時襲破真臘反爲真臘所

滅名國曰占臘太祖卽位方遣使詔諭其國王阿荅

阿者已遣使者虎都蠻貢虎象稱賀使歸命行人送

之賜璽書曰虎都蠻至奉虎與象朕悉王篤誠然王

使未至朕使已在途矣正欲報王不期王先朕甚嘉

焉賜王明曆一織金綺紗羅絹四其國數爲安南所

侵三年來言上遣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

詔諭并諭安南曰朕有天下海外諸國安南臣服最

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占城使來言國被安南兵

名山藏 卷之三 王享記 二

朕心惻爾朕遠不能知兩國是非念爾兩國封疆匪

今斯今天之限也爾兩國傳世久兩國前王必有遺

訓朕爲天下治亂持危特諭爾知如果互兵上帝好

生必非所悅宜聽朕命各遵其道詔至皆罷兵詔封

阿荅阿者爲占城王以其通文字頒之科舉詔四年

遣其臣來朝請給兵器樂器樂人使安南知其歸命

本朝上曰兩國互爭獨與爾兵是助攻也樂律故同

華夷音異可擇國中通華言者自來肄習之因諭福

建行省毋征占城所挾資八年以其與瓜哇蘇門答

刺西洋瓜哇彭亨百花三佛齊勃尼諸國貢使所校

行商多行誦禁沮之十二年乃與為更始明年遣使入賀萬壽節復言與安南戰不利諭勅曰王為朕上壽甚厚萬里之外使者尅期至非王誠極意專來使篤命曷能有此覽表知復與安南交兵不利朕所以戒爾毋輕讐構一勝一負時當何休好殺兵也好生仁也維天惡兵維天好仁王再審之二十四年阿荅阿者為其臣門閣勝所殺上惡其弑立絕之永樂元年使告即位其王占巴的賴遣使來賀乞勅諭安南毋侵掠許之四年上征安南黎季犛令王助兵兵出遣使勅勞明年復安南所侵地獻俘貢謝詔獎之自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三

貴該為安南所虜朝命故令諸番三歲一貢而摩訶及歸臨死謂其姪摩訶貴來曰我海外諸夷故三歲一貢第天朝待我厚我死爾當立則歲貢摩訶貴來卒弟摩訶貴繼襲卒子繁羅茶全襲繁復為安南所虜弟繁羅悅襲成化年徙居赤坎邦都郎以避安南而尋亦為安南所攻殺於是遣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瑾封王弟齊亞麻勿庵為王使未至亞麻勿庵卒而其臣提婆者受安南偽命為王義誤以為真即以詔印授提婆者齊亞麻勿庵之弟古來者怒提婆苦攻殺之安南怒舉兵壓境欲生得提婆者古來懼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四

是屢表貢七年命鄭和等往賜其國其酋長戴三山金花冠披錦花手巾穿瑇瑁履束八寶方帶臂腿四腕束金鐲前後擁蕃兵五百餘人執鎗刃舞皮牌槌鼓吹椰殼筒膝行匍匐以迎酋長乘象部領乘馬十一年遣其孫舍阿那沙等入貢是冬兵部尚書陳洽言王雖助攻季犛實徘徊懷兩端至化州大擄掠資季犛金帛戰象季犛亦遣王美女王復侵奪升華府所隸州縣其罪等安南當討上曰安南方靖勅諭之而已占巴的賴自永樂以來歲一貢正統二年命三歲一貢以節煩勞占巴的賴卒孫摩訶貴該襲摩訶

物異香謝瀟辭古來卒其子沙古卜洛來乞封然不明言其父卒有別奏始稍及給事中心任良弼言皇祖惡占城誦詐故嘗絕之太宗有事安南念其唇齒始

通封賜然比朝鮮安南故自殊矣比年例貢乞誠
自念辱削仰仗天朝震懼其鄰其實國王立不立不
係朝廷封不封也古來存沒虛實難料萬一其彼父
子素有孽釁我使至或破脅迫如往時給事中林霄
之使滿刺加不官北面屈膝幽餓而死君命國體不
可不惜大抵海外國無事則廢朝貢而自立有事則
假朝貢而請封占城此來豈急求封急在復安南之
侵地還廣東之逃人耳宜如往年就封事例令其領
勅之國戶部仍咨兩廣撫臣詰責安南令還所侵地
命撫臣逃人諭遣庶全柔遠之道無損中國之威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五

下禮部集議是沙古十洛卒沙日底當立正德八年
遣給事中李貫往封以無通事諸人爲解致命其使
而歸嘉靖二十一年再至其國候熱不霜雪禾稻甚
薄地不產茶檳榔菓蠶殼之灰不絕于口以白氈
布纏胸垂足衣衫窄袖撮髮爲結散垂爲髻王腦後
髮結散被吉貝衣冠金花冠七寶裝瓔珞爲飾躡草
履無襪凡國人諸雜色悉得衣第毋得衣白衣白者
死其互市用金銀或以吉貝錦定博易之直民居編
茅土居鑄金會長之居斃輒灰雕鏤獸畜兵甲藥鏃
刀鏢周垣爲防王歲時飲人膽酒又以浴有慶會長

獻膽賀王居國者至三十許年者即自矢不道入山
受戒令子姪攝居一歲亡恙即復出爲王其鼓八更
其刑禁設枷鎖小過鞭藤杖當死者樹繫之以梭槍
春其喉殊之若故殺劫殺出象蹋之或鼓鼻捲撲象
皆知人意槌熏羊皮以代紙削細竹爲筆蘸灰書之
書形如蚯蚓

瓜哇唐訶陵國也一日關婆一日滿家龍其國東古
女人西三佛齊南古大食北真臘其屬夷有蘇吉丹
打板網底勿數種而三齊佛亦羈事之高帝即位遣
行人賜之璽書頒明曆遣送其故時使元之未歸者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六

四年國王昔里八達刺八刺蒲遣使表貢方物納元
宣勅受明封昔里八達刺八刺蒲死子八達那巴那
務立九年三佛齊國王子父死不敢自王求封天子
高帝嘉其恭使使往道瓜哇境上瓜哇謂三佛齊故
我羈事而明封與埒要殺使十三年獻黑奴三百上
切責所以要殺明使者絕其後獻而詔諭之曰吾欲
拘爾使念父母妻子之戀夷夏一也是時其國已分
爲東西二王東王王東海西王王西海矣成祖即位
西王都馬板遣使入賀賜其王襲衣文綺二年東王
李介達哈遣貢求王印予之復賜東西二王雜繪幔

悅器皿羊酒及王妃綺綺諸物三年西王復使貢其
旁近牒里日夏羅治金貓里三小國亦附之來四年
二王皆貢五年西王擊東王滅之明使者在東王城
者百七十人並在擊殺中西王懼罪請以黃金三千
餘斤贖罪併請立東王子從之既所贖三不足一上
曰要使遠人知罪則已赦不問八年十一年西王歲
貢十三年更都馬板曰楊維西沙使者常不絕宣德
後乃稍疎正統中令其三歲為期其後亦間貢耳而
東王竟久不至蓋先是為西王所破詭言欲立其子
竟不果而遂滅一瓜哇人黝面髡髮腥食啖蛇蟻虫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一

王乃移還和所置處故志其國四鄉富饒澹溢閩粵
西番人至久買長子孫地廣人稠為東洋諸番冠而
余嘗至粵下博問諸賈胡謂瓜哇窮儉酒嗜財好
毒劫豈隆窳良悍夷亦有時也其屬國曰加留玳丁
機宜蘇吉丹主蘇吉丹國者曰吉力石吉力石有王
百餘歲能知吉凶
彭亨國在暹羅之西石崖周匝遠望則平田沃豐米
穀氣候溫洪武十一年國王麻哈刺惹荅饒遣使奉
表貢番奴方物永樂十二年再至故志上下親狎無
寇盜男女椎髻尊佛其故俗也萬曆中而其國中有
柔佛之事柔佛彭亨鄰國也其國有副王為人強悍
鬪狠副王子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子之彭亨彭
亨王享副王為置宴戚屬而有婆羅王子者彭亨王
妹之婿也贅于彭亨酒半婆羅王子舉觴為壽其手
指有巨珠甚美副王心欲之且許之重賞王子固靳
不與副王恚甚歸而起兵攻彭亨彭亨柔佛兩國相
婚媾柔佛人猝至莫為防不戰自廢王與婆羅王子
奔金山彭亨王妃淳泥王之妹也率眾來援副王大
焚掠其城郭宮室以歸是時也彭亨國中鬼哭三日
淳泥王迎其妹還淳泥彭亨王隨之命其長子擁國

王歸彭亨其次子亦驍悍遂毒父誅兄自立今尚為王也

百花古注輦國南海中國也以多奇花故名國東南約二千五百里民饒尚釋貢在洪武十一年其國王曰刺丁刺者望沙

三佛齊國古干陀利又曰淳淋羈事瓜哇者也有地十五州又有旁近單馬令凌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諸種屬國主號曰詹卑其人多蒲姓洪武二年使至其國四年國主馬哈刺札八刺卜遣使隨貢賀即位賜明曆若諸文綺中間一再貢王卒但麻來沙那阿

名山藏

卷之

三 王享記 九

者嗣亦有貢九年卒麻那者巫里表當嗣來乞封貢犀牛黑熊火鷄紅綠鸚鵡白猴龜筒及諸雜物又貢小番奴一人帝嘉其恭厚賜之遣使者齋詔冊封賜駝紐銀印黃金塗而使者為瓜哇所要殺然久之三佛齊亦詒我他使羈留焉三佛齊扼諸番咽喉商船不入其境者輒出舟與戰以故其地為商船奏而我使者欲往海外番者行不絕自羈留我使臣恐誅道不通番商絕永樂中竟為瓜哇所兼國亡廢其國都曰舊港有南海人梁道明者棄鄉里往居之閩廣民從為商者以數千推道明為會長施進卿副之永樂

三年指揮孫欽使諸番遇道明子及二奴挾與歸以聞成祖遣行人譚勝受招之道明隨使者入以其衆屬進卿成祖喜賜襲衣及文綺繪帛甚盛而廣人陳祖義者故有罪亡入其國久之亦有衆與進卿爭長上使中官鄭和下蕃和至進卿以告使招之祖義詐降而潛謀邀劫為和所覺勒兵與戰殺其黨五千餘人擒之俘京師斬于市是年進卿遣其婿彥誠入貢詔設舊港宣慰使司命進卿為宣慰使二十一年進卿卒子濟孫奏襲許之復命鄭和齋賜往自是朝貢比諸番其地累甃為城人民散處城外部領居岸餘

名山藏

卷之

三 王享記 十

皆屋木筏多熱少寒土沃倍地壤彼夷相傳云一年種穀三年生金言穀熟多也自國破以後不逮往時矣
淳泥國西南海中國也州十四本羈事閩婆其地炎熱多風雨板城銅甲王縮髮裸跣徒行花帛繚腰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其民剪髮覆額女人短衣蔽胸背花帛繚腰散髮跣其俗漁煮海為鹽瀝椰為酒無稻麥或腥食魚蝦或食木實漿曰沙糊燕樂鳴鼓擊鉞刻貝葉行書事佛謹明興其國王馬合謨沙也國侵於蘇祿閩婆為發兵擊劫之洪武三年福建行省

都事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奉詔其國王不爲禮秩傳譯曰皇帝撫有四海極日窮月無不臣順淳泥彈丸豈何敢抗中國大天子王懼然起謝撤座設几拜授詔請後之三年造舟入貢秩曰皇帝卽位三年矣四夷朝貢使者頂踵相狎卽行尚晚何年之三也王曰非有他地瘠民貧而又被兵空國無以獻明日與其國相王宗恕圖行行有日閣婆使人言曰我實爲王却蘇祿兵王歸中國無我矣蘇祿再來則請抹於中國王懼明日秩見辭以疾秩知之對宗恕大言曰王甘臣閣婆卽謂閣婆非中國臣耶宗恕入白王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十一

王乃大會官屬遣其臣六思麻亦等四人貢與秩俱既至高帝寵賚甚厚成祖初麻那惹加那乃爲王遣使封之六年率其妃及弟妹男女陪臣俱來成祖命中官與勞之閩中所過縣邑設食宴既至親享之奉天門賜儀仗銀器王以下使如中國服其年王卒會同館上輟朝三日賻贈有加工部具棺槨明器葬德安門外樹碑神道求西南夷籍中國者爲守塚有司春秋少牢祠諡曰恭順命其子遜旺襲遣中官謙行人航護之還國賜金銀有差初麻那惹加那乃請表其國之後山爲國鎮遐旺將行復以請上封其山爲

長寧鎮國山親賜之碑文曰上天啓佑我國家萬世無疆之基肆命朕太祖高皇帝全撫所覆休養生息以教以治薄極照臨臣服充奏朕嗣守鴻圖和協所統亦克承意乃者淳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慕尚聲教益謹益虔率其眷屬陪臣浮海來朝稽顙陳辭遠方臣妾丕冒洪恩旣庶且安夫天仰則觀之矣地立則依之矣天子補天柱地遠在中華弗依弗覩臣誠弗通是以不憚遠險輒敢造庭崩角闕下朕曰唯天唯皇考畀予天下視民同仁予夙夜恐弗堪弗若汝言王拜手稽首自天子建元之載臣國和時豐山川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十二

之藏珍寶流溢草木之無葩藹者以實以華異禽和鳴走獸踰舞國中之叟曰中國聖人德化所暨斯多嘉應是以矜奮而來覲也朕緡稽載籍邊遠之邦被聞四訖忽險鑿空歸身中夏蓋亦有人至于掖挾妻子率該兄弟總同臣僚款心玉帛頰首階陛自古惟王西南君長無如王賢茲特封王國之山長寧鎮國賜文刻碑以著王休系之詩曰炎海之墟淳泥所處趨景赴聲有順無忤悽悽賢王唯化之慕重譯更胥聿來奔走同其婦子兄弟陪臣跂伏悅喜具言以陳內鑒鮮德弗稱所云浪泊風檣實勞懇勤稽古遠夷

順來怒赴以躬或難矧或家室鬱崛高山作鎮王國
傳金勒銀懋昭順德王德克昭王國攸寧於萬斯年
仰我大明遐旺還國遣其叔父慶的哩哈盈等百八
十人貢方物入謝其後洪熙中復來貢表用刻金番
字彷彿回鶻書其辭固不足觀也萬曆間國王病卒
無子族衆爭立相誅殺俱盡乃立其女主爲王其屬
國曰吉蘭丹

蘇門答刺國漢之條支唐之波斯大食皆其地也其
西有蘇鄰國摩尼佛生焉號其智大明使自唐時入
中國相傳老子西入流沙五百餘歲當漢獻帝建安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三

六

之戊子寄形椽暈國王拔帝之后食而甘之遂有孕
摩胸而出是爲摩尼佛椽暈者禁苑石榴也其說與
攀李樹出脇相應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
了見法性究竟廣明蓋合釋老而一之行於拂菻火
羅諸國晉武帝太始丙戌滅度于波斯太祖有天下
以其教門上逼國號禁除之永樂三年會長宰奴里
阿必丁遣使朝貢詔封爲國王王與鄰國花面王戰
死其子鎖丹罕阿必鎖幼其妻號於國曰誰復此讐
我以為夫國中有漁父者遂爲王妻殺花面王妻曰
夫我遂尊漁父爲王號爲老王老王遣使來貢久之

鎖丹罕阿必鎖長陰與部曲謀殺漁父而漁父之子
蘇幹刺者復謀殺鎖丹罕阿必鎖爲父報讎鄭和入
海賜諸番蘇幹刺怨朝賜僅及鎖丹罕阿必鎖領衆
邀擊和軍和與戰敗之蘇幹刺走追至喃淳國并獲
其妻子俘行在伏誅宣德中一再貢厚賜之九年王
弟哈利之漢來貢麒麟象禮部尚書浚請表賀不許
曰朕貴異物耶遠人來不逆其意耳亡何卒京師上
曰遠人傾嚮死可憫也贈之鴻臚寺少卿賜誥治喪
葬給守塚戶十年請封其子爲王其來貢至於正統
天順間其數傳於今再易姓萬曆中爲國王者其國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古

六

中之大會奴也奴爲其大會牧象象肥大會喜使掌
魚入其稅奴得大魚輒上會不以充稅會益喜甚親
之大會爲其國王掌兵兵皆在大會手大會入見王
甚恭大會出奴曰主何恭大會曰王也奴曰主不欲
耳欲之王矣因言我國王坐殿中甚肅第左右數人
耳主入見請王屏左右密言事王必從奴直上刺殺
王主可王矣大會從之其計果行遂刺殺王大呼殿
上曰吾主王矣孰敢不從其殿下卒不知所爲大會
所掌兵又在門外因誅其偶語者數人其餘悉授官
大會益德奴與之以所掌兵他日奴又以其兵刺殺

大會而自爲王其國風俗醇良言語和媚民居技藝與中土同賄貨充物其地遼遠至者倍利其西海中
有龍涎嶼焉羣龍交戲遺涎其上故名龍涎之香其鄰有故臨國有默伽國有那孤國故臨國人黑如漆好爲寇盜那孤國卽花面王所居國也或曰是國也卽須文達那國須文達那宋名也洪武十六年其國王表貢請改曰蘇門答刺然其貢物與須文達那異西洋瑣里又曰瑣里兩國也西洋瑣里視瑣里差強大瑣里國微弱時時爲西洋瑣里所侵洪武三年西洋瑣里國主別里提遣使來貢進金葉表文上念其名山藏
卷之
三
王事記
十五
遠涉賜賚甚厚五年瑣里國主卜納的亦遣使進金字表文并圖獻其上地山川上賜國主曆書及織金絲段紗羅各四亦有賜于使臣永樂元年二國並貢詔勿征其附船貨物其末年西洋十六國皆有貢至瑣里獨豐美二國皆產布而西洋瑣里之布尤佳覽邦漢疎勒國也去西域遠甚好佛無賈販用錢地多沙磧產麻若麥而已其山陂陀其水淺濁有駝馬牛羊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札的札遣使朝貢永樂宣德中附鄰國貢方物
漢巴古浪牙脩國西南海中國也洪武十年國王佛

喝思囉遣使貢其國風景秀贍土衍水清石城而瓦屋王與其臣出入導從具威儀耕織勤生市有交易野無寇盜樂土也
蘇祿國在東南海中與淳泥瑣里相近其國分東西別有一峒並不相統攝永樂十五年權東國者曰巴都葛叭荅刺權西國者曰麻哈刺吒葛刺麻丁故權蘇祿峒者之妻曰叭都葛叭刺卜各率其屬及隨從頭目三百餘人奉表來朝獻珍珠寶石玳瑁等物既至封巴都葛叭荅刺爲東王麻哈刺吒葛刺麻丁爲西王叭都葛叭刺卜爲峒王東王爲尊西峒副之所名山藏
卷之
三
王事記
十六
以賜予良厚既辭歸至德州東王病卒命葬以王禮上爲文碑之留其妃妾僮從十人守墳畢三年而後返勅諭其子都麻含曰爾父躬率家屬陪臣涉海尊中國朕眷悃誠錫之王封優賜護還舟次德州遽以疾逝朕深憫悼祭葬如禮今特命爾爲蘇祿東王爾尚益懋忠貞承厥父志欽哉十九年都麻含來朝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蓋其國有珠池云其俗山涂田瘠食沙糊魚蝦螺蛤男女短髮纏皂纒煮海爲鹽釀蔗爲酒織竹爲布中國人往賈者冀其復來臨歸輒留數人爲質

古麻刺國東南海中國也國有百餘州佛宇四千餘
永樂十八年國王幹刺義亦敦奔率妻子陪臣來朝
封為國王歸至福州卒詔諡康靖勅葬閩縣有司歲
時祭

古里國永樂元年會長馬那必加刺滿遣使朝貢三
年復貢詔封為國王鄭和下番自古里始西洋諸番
之會也二十一年西洋十二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
物古里最其俗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王好浮屠
族類分五種煨牛糞為囊佩之或以塗肢體

滿刺加國古哥羅富沙也在占城極南諸番之會也
名山藏 卷之三 王享記 七

暹羅羈屬永樂初中使自閩中至其國繇是而達西
洋古力里士國分躡徧往支柯丹拐葛刺忽魯謨斯
等處迨其反也咸於是聚齊焉永樂七年封其酋西
刺八兒速刺為王逮已為國王遣使來請封其國之
西山得保疆母生心於暹羅詔封為鎮國山賜御製
碑文勒石系詩曰西南鉅海中國通輸天灌地億載
同洗日浴月光景融兩崖露石草木濃金花寶鈿生
青紅有國于茲民俗雅王好善義思朝宗願比內郡
依華風出入導從張蓋幢儀文謁襲禮虔恭大書貞
石表爾忠爾國西山永鎮封山石海伯翁尾從皇考

陟降在彼穹後天監視久益隆爾眾孫子萬福宗而
自是不羈屬暹羅如舊時矣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刺
率其妻子陪臣五百餘人來朝上念其遠來遣中官
海壽禮部郎中黃裳宴勞之廣州有司供張會同館
既至表見獻方物上御奉天門宴勞之妃及子姪陪
臣有別宴仍命光祿寺日給牲牢上尊賜王錦繡龍
衣二襲麒麟衣一襲若金銀器皿幃幔榻褥王妃及
其子姪陪臣僚從皆賜有差王辭歸餞于奉天門別
餞妃及子姪陪臣賜勅曰王數萬里涉海朝京師坦
然無虞維王忠誠乎祐于明神朕見王甚歡便欲留

名山藏 卷之三 王享記 八

王國人在望宜往怒之天氣向寒順風南帆實惟厥
時王尚途中彊飲食善調護賜王金鑲玉帶一儀仗
一鞍馬二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四萬貫銅錢二
千六百貫錦綺紗羅六百匹絹千匹渾金文綺二金
織通袖膝襪二王其受之王妃及子姪陪臣復有賜
命禮部餞宴之龍江龍潭二驛十二年國王子毋幹
撒干的兒沙來告父卒命嗣封十七年國王亦思罕
答兒沙嗣立復率妻子朝後使來言暹羅國欲攻之
詔暹羅與平亦思罕答兒沙卒二十年其子西哩麻
哈刺率其妃及陪臣來朝宣德九年復至宣宗念王

父永樂中舉國來朝至王益脩臣賜王冠帶賜勅
獎諭命工部繕王舟于從行二百餘人皆有厚賜正
統中國王息力八密息瓦兒丟八沙乞賜勅書及蟒
龍衣服傘蓋求一舟而將來朝焉景泰中王卒子無
峇佛哪沙請封遣給事中王暉往天順三年王卒其
子蘇丹范速沙嗣遣給事中陳嘉猷往卒子烏哈木
沙嗣成化十四年來請封命禮科給事中林榮為正
使行人黃乾亨副之還溺死以此遂罷遣其國正德
十三年國王蘇端媽未為佛郎機酋所逐而據其地
使三十人者從廣東入貢時廣東左布政使吳廷舉

名山藏

卷之

王字記

一

兼海道副使議許之廣東守臣以佛郎機故不列于
王會羈其使以聞詔給方物遣之歸使者留不去劫
奪行旅掠食小兒廣人苦之會滿刺加來訴御史丘
道隆何鰲相繼疏言佛郎機擅奪天朝受封之夷據
有其地且駕大船操凶器往來交易爭鬪殺傷此南
服禍始也昔祖宗時夷貢有期毋敢闖入自吳廷舉
議弛禁于是夷心無厭射利如隼揚帆如馳以致佛
郎機伺隙而侮今宜驅絕之毋留詔從之而佛郎機
有使者曰亞三能通番漢賄江彬薦之武宗從巡幸
武宗見亞三時時學其語以為樂他日有事四夷館

兀坐不見禮部主事梁焯焯怒杖二彬聞大詬曰
彼嘗與天子遊戲肯下跪一主事耶焯南海人正德
甲戌進士以諫
南巡世宗即位佛郎機復以接濟使臣衣糧為名請
以所齎番物如例抽分詔復絕之率其屬疎世利等
千餘人破巴西國入寇新會縣西草灣指揮柯榮百
戶王應恩截海禦之生擒別都盧疎世利等四十二
人斬首三十五級餘賊復來接戰應恩死之海道副
使汪欽遂得其統以獻名佛郎機統自是佛郎機諸
番夷船不市粵而潛之漳州二十六年巡視浙福都
御史朱執嚴海禁漳人不敢與貿易捕逐之夷人情

名山藏

卷之

王字記

三

起格盡為我所殺語在日本記而廣東督臣林富更
言許佛郎機市有四利焉中國之利鹽鐵為大山封
水煖乞乞終歲僅充常額一有水旱勸民納粟猶懼
不遂舊規番船朝貢之外抽解俱有則例足供御用
利一也兩廣用兵連年庫藏日耗藉以充軍餉備不
虞利二也廣西一省全仰廣東今小有徵發即措辦
不前科擾於民計所不免若異時番船流通公私饒
給利三也貿易舊例有司擇其良者如價給之其次
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一錢之貨即得握椒展轉交易
可以自肥利四也助國給軍既有所賴在官在民又

無不給此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非所謂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從之以此佛郎機得入廣東香山灣為市香山灣之有佛郎機若懸疣然而滿刺加國竟為佛郎機所據漸奉之為真主矣佛郎機黠夷也貓睛鷹嘴奉髮赤鬚而貌皆白屬于系臘國行賈無所不至至則謀襲其國人滿刺加海有龍龜高四尺四足有鱗甲露長牙嗜人立死山有黑虎或變人形入市殺人合佛郎機為三害云汪鉉既擒佛郎機傳其銃後為吏部尚書會北虜入寇鉉請頒佛郎機銃於諸邊邊鎮賴其用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三

娑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國有東西二王永樂四年各遣使朝貢其國負山面海而謹佛教今王為閩人隨鄭和至留其國者其府旁有中國碑王有金印一上篆文作獸形云是永樂中所賜夷人嫁娶請印印背上其國嘗為佛郎機所逐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毒死之佛郎機以是犇呂宋之其化阿魯國一名啞魯其國廣人稀物產亦薄永樂五年其王速魯唐忽先遣使附古里諸國朝貢小葛蘭海上小國也與柯枝接壤永樂中鄭和至其國王鎖里人遣人入貢俗尚浮屠重象牛飯和酥酪

市用金錢婚喪巾服大類錫蘭山

榜葛刺國西天有五印度國榜葛刺者東印度也永樂六年國王嚮牙思丁遣使朝貢九年復至命行人宴勞之太倉王卒子賽弗丁嗣中使侯顯嘗奉詔往使王待之甚恭表獻麒麟正統三年復獻麒麟鸚鵡等物禮部尚書胡濙請表賀從之其國地廣人稠甲他夷王及臣僚皆回回人有印章行移陰陽醫卜諸技大類中國優人曰根肖速魯奈能作百戲善弄虎曆不置閏耕種二年一熟產鎖鉄翠羽兜羅錦及諸異布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三

錫蘭山國古狼牙須亦曰裸形國不衣也亦不穀食與柯枝對峙以別羅里為界占城極西可望見焉其國有翠藍山獨高山外蕃語謂高山為錫蘭也山頂產鴉鵲寶石每雨甚衝流下可拾取海畔石有巨人武長三丈許云是釋迦足跡下有臥佛寺舍利在其寢傍永樂初國王亞烈苦奈兒者鎖里人數邀劫往來使者諸番苦之七年鄭和偕行人諸蕃至其國中侮之欲加害和覺而去及歸復過王王誘和至國中令其子納言索金銀寶物不與潛發番兵五萬餘出劫之和覺擁衆回舟而亞烈苦奈兒已先伐木拒險

絕和歸路和語其下曰賊衆大出國中必虛出不意
攻之可得志潛傳語舟人盡力死拒自率兵二千以
夜半間道疾走急攻王城破之生擒亞烈苦奈兒并
家屬頭目蕃卒復圍城交戰數合大敗之遂以歸九
年至闕下群臣請誅之上曰朕憫其愚釋而與衣食
命禮部詢所俘國人擇其支屬賢者立之國人皆舉
耶巴乃那十年遣使賫詔印往封并送亞烈苦奈兒
歸時國人已立不刺葛麻巴思刺查爲王詔使遜位
十四年偕占城爪哇諸使貢方物復命鄭和等賚賜
之并及諸國王自後宣德正統天順間俱入貢其國
名山藏 卷之 三 王亭記 三

地廣人稠貨物之聚亞於瓜哇尚佛重象牛調牛糞
塗地而禮佛煨之以塗體

沿納樸兒國在印度之中古佛國也永樂十八年國
王亦不刺金數侵榜葛刺國遣使勅諭之

拂菻國唐書以爲漢大秦國也去嘉峪關萬餘里洪
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捏古倫齋詔諭之尋遣使朝貢

其國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峰駝巴 蒲萄不
尚戰鬪懸大金秤以金九十二定日時每時至輒一

九墜市用金銀錢絕私鑄勒王名於錢陰
柯枝古檳檳海上國也去古里 洪 一十來貢

永樂二年王可亦里遣使來貢十年復來十五年封
爲柯枝國王使鄭和與使者偕賜之印誥并封其國
中山爲鎮國山碑之文曰朕撫治華夷擬古帝王柯
枝國遠在西南鉅海濱欣慕教化命令之至率跪鼓
舞仰天而拜曰我國數歲以來宴樂和煦皆中國聖
人教化所沾朕揆德薄不能致然其長民者之應歟
既封亦可里爲其國王并封國中山爲鎮國之山勒
碑其上垂示亡窮系以銘曰截彼南山吐烟出雲爲
下國洪龐時其雨暘肅其煩歎作彼農穰庇于斯民
靡蕃靡沴不若不逢海深山嶄勒此銘詩相爲始終

名山藏 卷之 三 王亭記 三

其國尚浮屠敬象牛每旦鳴鐘鼓灌佛頂數遍乃禮
之國人五種曰南昆貴族也次回回人次哲地富有
財者也次革全牙僧也次木瓜卑賤矣

麻林國未詳所在永樂十二年遣使朝貢進麒麟天
馬神鹿群臣稱異上喜厚賜之

呂宋海中小國也其國王以永樂三年遣其臣隔察
老朝貢而今亦爲佛郎機所有名曰呂宋實佛郎機

也初呂宋王有兄弟二人武而有信佛郎機互市其
國利其爲西洋諸番通貨之會奉黃金爲呂宋王壽

從王乞地地如牛皮許大許之佛郎機歸而截牛皮

經長之方四圍呂宋王有難意業許之不得辭歸地
 於佛郎機佛郎機有呂宋地築城屋列兵器久之殺
 王兄弟逐呂宋民入山中凡中國以貨來者皆主之
 于系臘國使大會來鎮之數歲則易一王其地邇聞
 同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澗內者其久賈以數萬
 兩有削髮長子孫中國人衆不能無生貪黠而佛郎
 機輕侮役屬之美洛者海上國也佛郎機會征而奪
 之棟中國人助戰人以貳百餘中國人晝夜爲佛郎
 機警備佛郎機會高枕而已中國人稍懈輒鞭笞或
 刺殺之中國人皆怨有潘利五者夜入會臥內刺殺
 名曰蕪 卷之三 王事記 三五
 會持會首大呼佛郎機人大驚起不知所爲悉被刃
 或落水死利五與其黨大載佛郎機貨物以歸失水
 道誤入交而交人掠之獨郭惟泰等三十餘人走免
 會死其子代會遣僧人入 閩訴之巡撫都御史都御
 史使人招回中國人會人給 米爲歸 復致書訟
 父冤事聞檄兩廣督臣以禮遣僧置惟泰等于理萬
 曆三十一年也三十二年天子採金方內有妄男子
 張疑上書言呂宋有機易山其上金豆自生可採也
 天子下其書廷臣力言謬不報聞巡撫都御史使海
 澄永王寺和及百戶一人與疑往佛郎機欲承酒問

承金豆生何樹也丞無以對數目疑疑爲大言大
 皆金何必問樹夷酋大笑幾殺丞丞歸病悸死疑無
 以報天子天子誅疑傳言海外夷人故虐侮中國人
 至是益疑會中國人被虐者怨望出大言夷益恐
 盡買中國人手中鐵雖機上刀竈上釜悉厚倍其直
 諸中國人鐵皆空遂大殺中國人死者二萬餘會猶
 慮中國與兵問罪入廣東香山海偵謀中國乃寂然
 閩廣當事者草草聞上而不敢盡言上下旨呂宋無
 開事端已而中國人又商販其處矣其屬夷有大港
 有南旺有玳瑁港有呂落有磨老央有以寧有屋當
 名曰蕪 卷之三 王事記 三六
 有朔霧而皆佛郎機主之佛郎機破 朔霧有力
 焉佛郎機德之既奄有諸土率虜使其民獨與朔霧
 爲婚媾其人敬天稱天曰寥氏
 郎曰余志海外諸夷兼時事焉余海上人習知之也
 今我不述後將何聞
 磔里國在東南海中尚佛人淳物產薄永樂三年遣
 使馬黑木來朝
 日羅夏治國海中小國也 產蘇木胡椒頗知種藝崇
 佛不盜永樂三年遣文那引時鎮來朝
 合貓軍國小國也土瘠多山而知耕稼山外大海饒

魚虫永樂三年國王遣回回道奴馬高附瓜哇以貢
古里班卒國在海中永樂三年國王遣人馬的來朝
其俗質朴土瘠物薄夏天多雨兩候即寒
打回國永樂三年遣麻勿來朝貢其國數為鄰國所
苦已乃治戰稍得自立

忽魯謀斯又曰忽魯毋思海中國也永樂七年遣鄭
和往其國會長感悅來朝十八年進麒麟獅子天馬
文豹紫象駝鷄福鹿靈羊長角馬哈獸五色鸚鵡等
物駝鷄昂首高七尺福鹿似駝而花文可愛靈羊尾
大者重三十餘斤雨則以車載其尾長角馬哈獸角
名曰藏

卷之

王享記

三七

長過身上喜命侍臣為賦其國石城石屋民富饒喜
作佛事常歌舞惡殺產大馬其會長練兵畜馬田瘠
宜麥無草木牛羊駝馬盡食魚腊文武醫卜技藝之
人勝他國國中有大山四面異色紅如銀硃白如石
灰黃如薑黃一面產鹽如紅礬鑿為盤匱乘食物不
加鹽矣

甘把里又曰甘巴里在南海中永樂十二年國王兜
哇刺查遣使朝貢其人鮮食多織錦
加異勒國西戎小種居人寡少窶而傭鄰國永樂中
王者麻里奈那遣使朝貢宣德正統間一再至

祖法兒國亦曰左法兒漢之大夏隋唐之吐火羅咸
皆其國也東南皆海西北重山自古里西北海行十
晝夜可至永樂中王亞里遣人朝貢宣德中復至其
地氣候常秋無城郭其人體幹脩碩語言真質尚回
回教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絲帽或金錦袍靴履出乘
轎跨馬前後列象駝馬吹簞簾市用金銅錢錢文人
形有家鷄如鶴脚二指毛如駝走如之

溜山國永樂中國王亦速福遣使來朝其國在西海
中四面濱海有石門無城闕皆巢居穴處衣草木葉
啖魚蝦依山聚居八村稍大皆以溜名餘小溜無慮
名曰藏

卷之

王享記

三六

三千失船入溜溺矣土人曰三千弱水也山傍有牒
幹國皆回回人業魚種椰氣候常熱市用銀錢
阿哇國永樂三年王昌吉刺遣人來朝貢
南巫里國或曰即南泥里永樂三年來朝貢其國隸
浮泥自蘇門答刺舟行三晝夜可至東距黎伐西北
距海南連大山山南際海僅千餘家皆回回人俗朴
實王居類樓高廣整潔市用錢少穀食食魚蝦西北
大海即西洋中有帽山番船以為指南土人名之曰
那沒黎山下淺水有珊瑚樹大者高二三尺依山居
人二三十家皆稱王問其為誰輒曰阿孤楂華言王

也或曰南泥里即南巫里

急蘭丹國

奇刺尼國

夏刺比國

窟察尼國

烏涉刺踢國

阿丹國地瀕海近古里壘石為城羅石為屋田饒

粟他產亦多有國步勝兵七八千人鄰國畏之

魯密國

彭加那國

名山藏

捨刺齊國

八可意國

坎巴夷替國

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廣野草暢茂禽獸鮮少尚

佛畏刑市肆多牛羊交易用鐵錢宣德中遣使十人

來朝貢方物又有白葛達國宣德中至

刺撒國自古里舟行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城屋俱以

石其俗淳厚喪葬有

不刺哇國永樂中遣使朝貢地斥鹵有鹽池投樹枝

于池頃刻鹽凝其上其人拳髮鬪布捕魚為業

竹步國

木骨都刺國瀕海城屋俱石物產最多

喃渤利國

千里達國

沙里灣泥國以上海外小夷永樂中遣使朝貢

凡東夷之貢表文皆用金葉

郎曰此其載之會典入我王會者爾此外尚有柔佛

國強國也其人好鬪有文郎馬神國或云馬文淵遣

兵十餘家其國故有馬名其俗不好淫者論死入山

深處有村名烏籠里彈其人盡生尾有遲悶國故吉

名山藏

里地悶也居重迦羅東俗以立為尊夷人見王則坐

地合掌有貓里務國即今貓里國善國也船人為之

語曰若要富從往貓里務比為其鄰國島網巾礁老

所寇盜國轉貧有沙瑤唎囉囉二國唎囉囉在海畔

沙瑤稍紆入山陰皆呂宋一帶有班隘其人皆頭

赤身其山甚奇有仙人出沒焉有美洛居東海中蕃

富之國也屢與佛郎機利蘭夷為鬪爭有紅毛番夷

利蘭也深目長鼻毛髮皆赤故呼紅毛一名粟果國

萬曆間欲求市於閩省閩廣守臣力拒之其人器械

精利數往來海上苦諸夷獨佛郎機與之角又有雞

龍淡水夷在泉州彭湖嶼東北名北港又名東番永樂中鄭和入海諭諸夷酋獨不聽約束和貽之家一銅鈴使頸之蓋狗之也

王亨記

王亨記

三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王亨記四

北狄

韃靼

兀良哈

韃靼北胡也其地東至兀良哈西至瓦刺其先入主中國而為元都北平高帝以元年取元元主攜其后妃太子遁出塞居開平心未忘故都使其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來侵未至徐達與常遇春襲破之其明年遇春走其大同將竹貞曹良臣拒却其攻通州者

名山藏

卷之

王亨記

一

余

丞相也速乃無復故都意而納哈出據金山李思齊張思道據秦隴尚皆名元臣上以書諭元主及納哈出限地自守無縱部下盜邊皆不報達師遂西李思齊來降張思道走寧夏為擴廓帖木兒所執於是上命遇春與李文忠分兵取開平克之俘斬其宗王平章數人元主益北徙居應昌而擴廓帖木兒居定西數擾邊上念窮追元永絕中國內患其明年春以徐達為征虜大將軍使出西安擣定西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勝為右副將軍使入沙漠擣應昌文忠至元主已卒子愛猷識里達臘立與擴廓帖木兒以其餘

衆走和林遂獲愛猷識里達臘子買的里八刺及其妃嬪若重器財寶降其衆五萬上封買的里八刺爲崇禮侯而虜人諡元主曰惠宗上諡元主曰順帝其生也稱之曰庚申君詔曰朕卽位之初遣使四夷臨諭君長咸奉職貢漠北以庚申君故未之及也庚申君殂凡爾酋長其各來附朕當更給印章還領所部馬牛羊孳畜從便地牧養毋爲災寇不者兵加誅于

名山藏

卷之二

王事記 二

守塞勝軍至蘭州右副將軍傅友德先進多所斬獲敗之于亦集乃路又敗之于瓜沙文忠自臚胸河疾趨進敗虜將蠻子哈刺章于土刺河追至于土魯渾河又追至于騁海明年春虜先後寇永平慶陽塞守將輒擊敗之復命達文忠等備虜諸邊虜寇武朔諸州達遣陳德郭子興馳擊之追敗之荅刺海口斬獲甚衆而鴈門守將吳均大同守將王約亦相繼破虜其冬達破擴廓帖木兒于懷柔明年夏都督藍玉取興和李文忠亦遣裨將擒其平章陳安禮木屑飛太尉伯顏不花斬其將真珠驢身攻克其高州大石崖

斬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進至龜帽山破斬魯王及司徒荅海俊等其秋遣崇禮侯北歸明年擴廓帖木兒卒久之愛猷識里達臘亦殂是爲洪武十一年上遣祭之文以不失待亡國禮虜人諡愛猷識里達臘曰昭宗立其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其丞相驢兒蠻子哈刺章及國公脫火赤平章乃兒不花樞密知院愛足等時時寇塞下十三年命西平侯沐英往討擒脫火赤全部以歸明年大將軍達與副將軍友德征乃兒不花至北河襲灰山大克獲而納哈出猶據金山寇遼東聚衆至二十萬輜重饒虜主

名山藏

卷之二

王事記 三

十年春上命宋國公馮勝爲大將軍率穎昌侯友德永昌侯玉南雄侯庸定遠侯弼將兵二十萬往擊之獲納哈出盡諭降其衆俘元官屬遺臣千有餘人上曰吾老矣今不滅虜後未弭也其秋卽軍中拜玉爲征虜大將軍率延安侯勝宗武定侯英都督忠都督恪定遠侯弼等復征之玉與延安侯窮入沙漠其冬獲元將九百餘人上察知虜勢不久存其明年復遣申國公鄧鎮等從玉師倍道兼進覆其巢穴蓋從者七侯王深入至捕魚海穴地瘠薄之破殺其太尉蠻子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捏怯來斃

十騎遁獲其次子地保奴及妃主部會三千男女七
萬餘人馬駝牛羊十萬餘盡焚其鎧仗返於是漠北
一空邊庭無警上大悅而賦平胡之詩脫古思妃既
至坐道與玉私慙懼自殺而地保奴出怨言上投之
琉球脫古思帖木兒既遁欲往和林依丞相咬住行
至土刺河爲其臣也速迭兒所襲衆復散獨與捏怯
來等十六騎偕適咬住來迎欲共依闊闊帖木兒雪
不得發也速迭兒襲執縊殺之并殺天保奴捏怯來
等遣使來降居之全寧應昌諸處未幾爲失烈門所
襲殺部落遂潰而咬住與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

名山藏

卷之

王序記

日

帖木兒時寇邊上命穎國公友德等以燕兵從燕王
定遠侯弼等以晉兵從晉王往征燕王出古北口謂
諸將曰虜地曠絕無間謀難功也發騎調知乃兒不
花處冒雪抵其迤都營使與雅故者指揮童往說乃
兒不花迫偕之來燕王慰接遣歸度將至營復召之
如此者三虜不能測悉收其部落馬駝牛羊捷奏上
喜曰清沙漠者燕王也明年夏燕王督穎國公出塞
捕番將阿失里等而和林之西有哈梅里者元屬兀
納失里大王居之往來患苦西域貢使燕王復命都
督劉眞宋晟等攻破其城走之虜益衰終高皇帝世

脅息不敢大爲寇而上亦封壯王鎖邊爲邊藩虜自
脫古思帖木兒後大臣紛拏蓋五傳至坤迭木兒咸
未幾被弑不復知帝號矣文皇帝初鬼力赤立稱可
汗去國號復稱韃靼獨所部大會稍稍仍故漢官名
迎元後本雅失里於失八里居之帝遣使齎書幣往
諭鬼力赤并勅其太師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
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使往來通好鬼力
赤不從頃之寇遼東懿路寨官軍頗失利尋引去帝
復書諭之先時虜酋猛可帖木兒者據有西部瓦剌
地猛可帖木兒死酋分爲三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

名山藏

卷之

王序記

五

秃孛羅以鬼力赤弑其主不肯與朝會鬼力赤與阿
魯台戰敗之明年夏文皇帝遣使招馬哈木等馬哈
木等方失利遂遣使入貢上封瓦剌馬哈木爲特進
金紫光祿大夫順寧王太平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賢義王把秃孛羅爲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安樂王而
所使往鬼力赤者皆不返鬼力赤立數年復爲阿魯
台所殺立本雅失里爲王七年上遣都指揮金十歹
給事中郭驥往諭本雅失里本雅失里謂我封其三
強酋殺之上大怒發精騎十萬命洪國公丘福爲征
虜大將軍率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眞靖安侯王忠

安平侯李達往擊之而本雅失里已為瓦刺所襲破
與阿魯台徙臚胸河矣福率千餘人先至臚胸遇虜
游兵擊敗之軍未集福乘勝絕幕軍至虜衆奄圍之
五將軍皆沒上益怒明年自將五十萬衆出塞及虜
幹難河本雅失里來拒戰上麾先鋒逆擊之本雅失
里棄輜重物畜以七騎遁幹難河者元太祖興地也
班師至靜虜鎮阿魯台復來上率精騎衝擊之亦敗
走請降君臣始各部而居又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
失里弱滅之立谷里巴阿魯台遂內附請為本雅失
里復讎馬哈木亦來言請征阿魯台且言傳國璽在

名山藏

卷之

王序記

六

阿魯台所欲取獻上兩置之然心嘉阿魯台義封為
和寧王馬哈木怨自是朝貢不至留我使人上怒命
中官海童切責之十二年自將往討三會掃境來戰
上率鐵騎大敗之殺其王子十餘人斬首數千級追
至土刺河馬哈木遁去班師至飲馬河阿魯台稱病
遣其大會以下來朝會上賜阿魯台米百石驢羊各
百別賜其部落米五十石明年春馬哈木等貢馬謝
罪送還所留使詞卑上曰虜禽獸也不足較受其獻
館其使者明年春阿魯台與瓦刺戰破之使使來獻
俘未幾馬哈木死先是海童責瓦刺歸言所以拒命

者順寧王順寧死賢義安樂可撫也於是上復遣海
童往勞賢義安樂二王十六年春海童及瓦刺貢使
至馬哈木子脫權請嗣爵上復封脫權為順寧王而
使海童及都督蘇火耳灰等以綵幣往賜太平把禿
孛羅及其弟昂克別使使祭故順寧王自是瓦刺復
奉貢而阿魯台貳初阿魯台內附以迫瓦刺窘甚南
保塞自歸上納而封之既得休息生聚畜牧數歲蕃
富遂慢我使者拘留之彼使歸行劫掠其部落往往
寇塞下二十年春大入興和於是上復欲自將征阿
魯台阿魯台聞兵出其母妻罵之曰明皇帝何負爾

名山藏

卷之

王序記

七

爾入擾其塞吾屬虜矣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
重于闊灤海側與其孥直北徙上命焚其輜重收其
馬駝牛羊遂班師明年七月虜降者言阿魯台將入
寇上諭諸將虜意朕不復出先出塞待之諸將皆曰
善部分行寧陽侯陳懋為先鋒追至宿鬼山不見虜
遇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降上封為忠勇王
賜姓名曰金忠勇王至京師數請擊虜自劾上曰
漢過不先姑待之明年春正月開平守將奏虜盜邊
羣臣勸上如忠勇王言遂親征出塞數千里至谷口
蘭納木兒河不見虜還崩於榆木川文皇帝凡五出

漠北三犁虜庭鞍馬素健與將士不異勞苦其深入
虜城還望北斗乃在南天是時中外疲費計臣凜凜
虞軍興然而沙漠震威遐方賓服當文皇帝世內附
韃官率部落雜居塞上不異我民降胡奔卒悉見收
養有用爲腹心以至公侯者矣宣德元年太平死子
捏烈忽嗣封爲賢義王而脫懽阿魯台所以事朝廷
甚恭宣宗念之授之官往往厚其賜予此兩王者內
慕朝廷外相攻不解阿魯台爲脫懽敗走脫身入兀
良哈駐牧遼塞脫脫不花王子復至塞下襲殺阿魯
台妻子部屬掠其孳畜阿魯台與其子失捏子止餘

名山藏

卷之二

王字記

八

人馬萬三千徙居丹納山察罕腦刺等處脫懽復襲
殺阿魯台及其子使人來告且欲獻前壘上賜勅曰
王言殺阿魯台見王克復世讎傳國久遠不在壘也
王得壘王自行之是爲宣德九年脫懽既擊殺阿魯
台悉收其部兼併賢義安樂之衆於是欲自立爲可
汗衆不可曰脫脫不花王子元後也脫懽乃請脫脫
不花爲可汗以阿魯台衆屬之自爲丞相居漠北哈
喇噶等部俱服屬焉而阿魯台之子阿卜只俺窮蹙
來歸朝廷官之爲左都督傳至其孫勇封靖安伯繇
其和寧王遂以和爲氏而所部阿台王子朶兒只伯

者爲脫脫不花所收捕竄居亦集乃路外爲納款而
數入寇甘涼睿皇帝元年命都督蔣貴征之明年春
復命邊將方政史昭丁信楊洪等分道往討皆無功
乃命尚書驥行邊得便宜行事其冬命都督任禮爲
平羌將軍都督蔣貴趙安副之尚書驥督師明年夏
禮貴破阿台朶兒只伯于石城殘虜食盡竄于兀魯
乃地依阿台貴將輕騎二千五百人出鎮夷閒道兼
行三日夜及之擒其僞將相脫羅及部屬百人斬首
三百有奇逐殺八十餘里阿台朶兒只伯以數騎遁
逐之梧桐林追襲五百里至黑泉僞平章阿的干以

名山藏

卷之二

王字記

九

餘黨降趙安出他道復破之刀力溝擒僞右丞等三
十人逐出塞千餘里奪還永樂中所封和寧王誥勅
玉圖書以歸莊浪指揮魏榮獲其姪把禿字羅阿台
朶兒只伯亦來歸矣然亦外納款而已未幾脫懽破
殺阿台及朶兒只伯益東誘兀良哈女直窺塞下四
年脫懽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太師者虜會大號
也是時虜衆皆服屬也先脫脫不花具可汗名而已
顧下妻也先姊主臣竝使貢我亦兩勅答之賞賜繪
綵帽纓珠寶靴刀琵琶火撥思之屬不可勝計及其
妻子部屬皆有等差針線脂粉絲絨皆具虜人嗜我

賜增人入貢歲益多屢勅不奉約使往來殺掠要索稍不厭輒造釁端所請財物輒歲增至中國所貴無有者益誘雜夷與偕又攻哈密執其王母掠沙州破兀良哈脅誘朝鮮邊將皆知其必為寇屢疏聞勅戒防禦而已十一年冬攻兀良哈歸遣使來乞糧并乞見守大同者大監郭敬上勅敬母見母予糧明年虜使使致書宣府守將楊洪洪以聞勅洪禮其使報其書洪守宣府有威名虜慕服之而敬歲私遺虜鐵簇與虜善故虜欲見也頃之也先部下有來歸者言也先謀入寇脫脫不花止焉吾屬受明恩何忍為此也

山口藏 卷之 王亨記 十

先曰可汗不為吾自為之上既屢勅讓也先也先益糾結諸胡貽書兀良哈曰爾祖父皆元成吉思可汗薛禪可汗所授官俱宜供頓過軍兀良哈以聞詔問也先不報成吉思者元太祖薛禪者元世祖也故事虜使歸我使送之因留明歲與俱來虜時要索中國貴無有者使者輒許以媚虜又往往出好語迎中之也先奏胡樂使者曰是安能及中國女伎耶還當請為大師賜也先言使者為我請婚使者陽應諾已謾之曰為太師奏許矣也先大喜誇示諸酋十三年大貢馬為聘來者三千人而朝廷不知也所答詔不及

婚事禮部復不盡予三千人餼予之物不及所請五之一虜大媿怒十四年七月誘脅羣胡大舉入寇脫脫不花王寇遼東知院阿剌寇宣府圍赤城又別遣人寇甘州也先自寇大同偏將吳浩戰死猫兒庄羽檄紛至太監王振方用事執文皇帝宣宗故事勸上親征羣臣伏爭不得也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督石亨與也先戰陽和口被太監郭敬撓軍盡敗沒及車駕至大同風雨連朝議旋師將發阿剌襲我後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成國公勇永順伯綬以四萬人繼往盡敗沒克忠下馬跪射矢盡猶刺殺數十人與

山口藏 卷之 王亨記 十一

弟克勤皆死綬以空拳擊虜虜支解之既知其故山後人相與哭之曰吾醜也故爾勇次日至土木王師議入保懷來振領私重不行遂止營也先乘勝前逼損傷士卒以數十萬危從之臣死者五十餘人上蒙塵坐地而虜人不識也既見上舉動非常驚問無大明皇帝耶虜舊使來者上識其名呼問之使大驚果王曰大同王則相與召其會長聚議所以處皇帝者皆有不善之意獨伯顏帖木兒不可也先即使伯顏帖木兒善事大明皇帝上居伯顏帖木兒營也先數

奉車駕塞下以求入塞時兵部尚書于謙已立上弟
郕王爲皇帝稱上曰太上皇約諸將無輒納太上車
駕絕虜邀挾心上居虜時時見異兆虜不敢加害而
伯顏帖木兒與也先事上甚恭也先曰中國別立皇
帝終不使皇帝還也我當立皇帝爲皇帝帝之大都
以南則設宴進馬拜慶亡何復率其大衆奉駕直至
京師京師閉門而不敢納也先奉上皇還乃所以事
上皇益恭時時稽首行君臣禮又時殺馬設宴召妻
妾以次上酒伯顏帖木兒亦與其妻見上皇如也先
禮大同賽刊二王亦見上皇如伯顏帖木兒禮獻馬
牛羊若牛馬漣射生物畜不絕其明年復奉駕大同
塞下守將不納上皇復去居虜營上意落落穆穆而
虜所以事上如初最後楊善往迎駕駕將歸也先殺
牛馬餞手彈琵琶妻妾奉飲居數日築上臺坐上皇
臺端妻妾會長膜拜其下各獻器用飲食物上皇行
也先與會長送可半日程下馬羅拜伏地慟哭伯顏
帖木兒別送上獨遠其所部跪伏道傍善口呼大明
皇帝行矣上皇攬轡慰藉而與之別是役也我命之
曰正統己巳之變上皇歸則其明年景泰元年也自
是虜貢不絕屢請送使如故事羣臣請許之制曰使

名山藏

卷之

王守記

三

通虜有前事朕思絕虜也尚書金濂胡濙相繼言絕
且彙制曰朕志定矣於是勅脫脫不花可汗前者使
往小人言語短長兩國傷好朕與可汗共知也可汗
請答使朕今不復遣可汗使朕皆優禮厚給之顧亦
須少人賞賚乃得厚別救也先指如之時脫脫不花
與也先不相能所妻也先姊生子也先欲立爲太子
脫脫不花不從也先亦疑其通中國爲已害遂治兵
相攻脫脫不花敗走依兀哈被弑也先盡收其妻
子殺元裔幾盡吞併諸部東至女直西至赤斤蒙古
復使來請送使制詔所以答之如前然是時虜使來
名山藏 卷之 王守記 三
不減二千益驕橫稍約束即彎弓相向十月也先
自立爲可汗稱大元田盛大可汗致書皇帝田盛華
言天聖也我報書稱之曰瓦剌可汗此時阿剌爲也
先大將自言也先求爲太師曰主人衣新衣幸以故
衣賜臣也也先不許阿剌怒也先殘忍荒酒色諸部
稍解散忌阿剌欲討之恐不勝乃自遣其子守西番
召阿刺二子從先鳩殺阿刺次子阿刺懼詐言兀良
哈盜馬請召還其長子合擊之也先使賽刊大同二
王與俱臨行觴焉中途阿刺長子亦中鳩死阿刺益
怨給賽刊大同前渡川自後率部落三萬趨也先所

名山藏

卷之

王守記

三

之曰漢兒血在汝身上脫脫不花王血也在汝身
上元良人血在汝身上天道好還血在我矣也先曰
今者我裁明與汝戰退與伯顏帖木兒真孛羅平章
等議帳中有阿剌故部曲三人轉事也先久也先不
之疑因其趨帳中援所佩劍刺也先并殺伯顏帖木
兒等賽刑王聞變領七千人躡之既知也先死棄衆
去乘十七索駝南為其下卜兒答追及射殺之而大
同王領其人馬西奔於是也先諸子分部北邊離合
不常凡刺稍衰矣虜中有孛來者殺阿剌求脫脫不
花子尊立之號小王子而自為太師自是虜以小王
名山藏 卷之 四 王亭記 古

子為尊稱而有毛里孩札加思蘭諸酋相繼為邊患
虜人謂孩為父稱父曰阿孩稱祖曰阿不孩然睿皇
則名孩者舉其尊稱以謬中國而中國不知也
帝復辟念居虜中時故得伯顏帖木兒周旋遣都督
馬政齋賜其妻孛來留不遣使使人賀欲獻重勅曰
聖非真即真秦物耳獻否惟爾爾何留我馬政為天
順二年春孛來大舉寇陝西安遠侯柳溥統兵禦之
輒敗猶時飾小捷聞御史劉濬劾之溥行賄得釋已
虜大熾關中震動乃召溥還奪太傅明年春虜入大
同定遠伯石彪破走之都督周賢都指揮李鑑戰死
其秋復寇大同直抵鴈門忻代殺掠甚衆烽火達京

師道都督顏彪馮宗屯紫荆倒馬二關為援虜往來
自如勅二關兵出鴈門虜始退明年春寇延綏榆林
守將彰武伯楊信拒却之其夏寇河西守將仇廉禦
之敗績遂渡河大掠關隴震動而侍郎白圭都御史
王竑相繼出禦虜其秋孛來三上書求款命指揮昇
齋勅撫諭其冬孛來遣使隨昇來報命且請從陝西
入從之未幾復糾毛里孩入河西詔青讓令仍繇大
同舟趨陝明年虜使繇大同詔毋多挾人留其餘塞
下官餼之聽與邊人交易未幾小王子沒或云孛來
弒也虜其立其從兄脫思為主稱馬可古兒吉思王
名山藏 卷之 四 王亭記 五

子遣使入貢賜勅詔諭之成化元年孛來誘兀良哈
九萬騎入遼河武安侯鄭宏拒却之其冬寇延綏命
彰武伯率大同兵御史項忠率陝西兵禦之皆無功
而毛里孩者攻殺孛來弒馬可古兒吉思虜更立他
可汗毛里孩復弒之自稱黃峇王別酋孛魯魯乃亦稱
齊王遣使人貢於是諸酋內爭孛羅忽者結毛里孩
幹羅出者結札加思蘭各樹黨相攻始虜之來也或
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為
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慶然其部落不敢深入其後
虜我漢人劫之為向導遂入河套據之河套者古朔

方郡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焉其地饒水草外爲東勝衛東勝而外地平衍虜來一騎不能隱國初守之後以曠絕內徙至是虜穴焉深山大川其勢在虜而寧夏內險反南備胡矣訖加思蘭故領別部居哈密北山天順未侵掠哈密雄視諸番竟東渡河與虜合也二年夏... 延綏上使彰武伯信爲平虜將軍都督趙勝副之率京兵萬人諸邊兵合萬人往擊未至虜入固原都指揮林盛戰敗信至虜退其冬復入延綏參將湯胤勛敗死而諸臣言復套者種種矣明年春毛里孩乞通貢不許則渡河東侵大同以撫寧侯

名山藏

卷之二

王享記

一六

朱永爲平胡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求貢詔永駐軍而瓦剌自也先死後數歲戢至是其子阿失帖木兒者遣使來貢復稍張與毛里孩諸酋爭兵爭雄長諸酋亦坐是不得并力於我其冬幹羅出糾兀良哈寇延慶於是撫寧侯永爲平虜將軍都御史王越率京邊二軍往禦之永至亦數以捷聞越等俱陞賞論功永世侯然虜據套自如延綏大同塞下大擾而所調遣二軍六萬有餘餽運艱矣兵部亦言虜未可遽滅宜散遣塞下諸軍食於本堡七年冬召永還以邊事委越及總兵許寧會虜入

敗參將錢亮寧不能救兵部尚書白圭請大發兵搜套集廷議請擇遣大將專事虜於是以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悉部署諸路王越仍督師虜大入延慶輔不能禦未幾稱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未至虜相繼掠固原延寧諸處而延綏巡撫余子俊埤山築牆設墩臺皆堡虜自是不敢大入毛里孩孛魯乃幹羅出三會亦稍衰敗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訖加思蘭爲太師以女妻之九年秋與孛羅忽竝寇韋州王越偵知虜盡行老弱巢紅鹽池可取也與許寧及遊擊周玉等分薄其營大破之師還邀敗滿魯

名山藏

卷之二

王享記

一七

都等於道虜自是遠徙不敢居河套矣始訖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爲可汗恐衆不服謀殺滿魯都而立幹亦來滿魯都知之索幹亦來訖加思蘭匿不與攻逐滿魯都併有孛羅忽之衆滿魯都部會脫羅干亦思馬因復攻殺訖加思蘭亦思馬因稱太師自訖加思蘭死虜數歲稀入寇而是時中官汪直少年用事王越朱永附和之十六年春邊報至遂命永爲征虜將軍直與越俱督師出塞捕虜越爲直謀給永將大兵繇他道身與直將輕騎從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旣至大同虜已大掠出塞越謀虜帳在威寧海

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與直分道乘風雪薄之虞
狼狽出戰破之斬四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
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詔封越威寧伯十
八年春禦虜于延綏小捷賞賚甚衆虜亦益盜邊不
休明年夏秋虜三萬餘騎屢入寇大同邊連營者五
十里殺掠人畜數萬大同總兵許寧禦之無功乃以
捷聞虜既得利長驅入順聖川散掠蔚朔諸州烽火
徹圻內宣府巡撫秦紘總兵周玉力戰却之而巡撫
山西都御史邊鏞亦能與參將支玉悉力捍禦然虜
去輒復來至成化末無寧歲而是時滿魯都已衰弱

名曰藏

卷之

王亭記

一八

不知所終其入寇者復稱小王子或稱把禿猛可王
即故小王子後也與其太師亦思馬因不協相攻亦
思馬因死而瓦刺有兩太師一克捨一革捨克捨死
其弟阿沙赤為太師革捨弟阿力古多與相讎殺小
王子死弟伯顏猛可代為小王子弘治元年夏小王
子奉書求貢自稱大元大可汗我以虜僭名號其故
態不問也伯顏猛可立幼恐太師專權廢不復設與
瓦刺屢入貢時馬文升在兵部許進巡撫大同數貽
書小王子言通貢利諸邊稍稀虜患異成化時矣其
後乃有火篩火篩者脫羅干之子小王子部落也狡

善善用兵劫諸部屢寇邊獲財畜日強盛與小王子
爭雄長邊患復熾十年冬寇肅州復以王越鎮陝節
制諸軍明年秋越襲賀蘭山後虜破之明年虜寇榆
林寧夏大同多殺掠明年春寇威遠遊擊將軍王杲
敗績右參將秦恭副總兵馬昇逗留不進皆論死其
夏連寇大同總兵王璽等死亡多命平江伯陳銳及
侍郎許進率師禦之銳怯罷還代以保國公朱暉進
亦致仕去虜猖獗甚京師戒嚴以都御史史琳督師
大同虜解去明年春迭入延綏復命保國公暉都御
史琳統諸路兵西禦虜太監達監軍暉行至河套襲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一九

虜斬三級驅牛畜數百歸而賞過之虜分道掠固原
寧夏諸邊輒從花馬池入西北大擾暉等不能禦召
還以秦紘督師鎮陝虜稍靖十七年夏歸正人報虜
有異謀其秋虜入大同殺墩軍時天子方銳治思一
大創虜如文皇帝時而劉健謝遷諸大臣以承平久
不敢決上然上猶拜朱暉為征虜大將軍苗達史琳
督師豫簡京軍分遣大臣督餉大同居庸關侯警至
會虜引去暉等罷行明年春虜三萬騎圍靈州詔督
諸鎮兵往援虜圍久不克解去散掠內地總兵李祥
偏將仇鉞擊走之敬皇帝崩踰月虜大舉寇宣府總

兵張俊分遣諸將禦之皆為所圍俊疾救解遊擊將軍張雄穆榮敗沒士死傷數千失亡人畜無算復命達暉琳出禦都督李俊神英都指揮陳雄張澄佐之皆無功還其冬虜入鎮夷所指揮劉經死之復自花馬池毀垣入掠隆德靜寧會靈諸處再旬乃退關中大震以楊一清為總制時正德元年春也會逾瑾竊柄輔臣本兵相繼逐去一清旋致仕諸奄四出稱守備監軍暴整行間邊事益困矣三年春虜近塞下命兵部侍郎文貴開府督師貴所請度支金錢巨萬名修邊費實半輸瑾虜所殺掠男婦數千雜畜器械倍之明年夏命工部尚書才寬節制延寧甘肅諸軍貴專督宣大其秋虜伏延綏塞下遣輕騎攻新興堡副總兵侯勛禦之伏起被圍會救至虜解去喪馬二千七百餘匹殺傷略當寬以捷聞其冬虜入花馬池寬禦之敗死總兵馬昂與別酋亦率來戰于木瓜山諸處頗有斬獲其年亦不刺入西海而西海始有虜亦不刺者小王子丞相也小王子與火篩離殺火篩死復以他事怒亦不刺欲殺之亦不刺懼擁萬眾掠涼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奪其誥印諸番苦之別部阿爾禿廝與亦不刺合日與小王子尋兵敗則掠邊破堡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四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五

寨殺兵民顧守臣輒以捷聞甘肅巡撫張翼哨虜金帛令遠徙虜遂掠烏思藏據之自是轉掠松潘洮岷無寧歲小王子復屢入宣大塞殺掠慘于西陲八年夏五萬騎絲大同入犯寧武倒馬諸關以咸寧侯仇鉞總兵禦虜鉞至屬虜寇萬全衛與戰失亡多以捷聞未幾奏虜退召還明年秋小王子入宣大塞別部自懷安入順聖川遊擊張勛守備田琦廉彪戰死總制都御史叢蘭告急詔太監張永督宣大延綏兵都督白玉為大將協蘭禦虜他將皆屬永等多挾從人多所請乞未出國門已費金錢十餘萬卒無功蘭玉與虜戰于平虜城南潛置毒飯田間如農家餉虜食之多死者明年秋十萬騎入固原明年夏入大同詔都督劉坤侍郎丁鳳亭帥禦之虜突入白河口大掠去未幾復以七萬騎分道入總兵潘浩與戰貴家灣敗績都指揮朱春指揮丁唐死之浩再戰出敗虜遂犯宣府殺掠無算浩奪三官諸將罰治有差十二年秋五萬騎入大同塞屬天子以遊幸至陽和親部署總兵王勛等遇虜應州虜圍之督兵援勛禦殊死戰虜稍却會暮休營明日虜來攻自辰至酉戰自餘合虜引而西追至平虜朔州會大風黑霧晝晦上乃還

是後虜雖歲犯邊然罕入小王子死有三子長阿爾倫次阿着次滿官噴阿爾倫前死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着稱小王子未幾死眾立卜赤稱亦克罕克罕猶可汗也然亦稱小王子如故嘉靖元年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秋大同巡撫張文錦離鎮城築水口等五堡禦虜衛城遣卒二千五百家戌之卒畏徙參將賈鑑督之嚴卒殺鑑及文錦多走出塞降虜明年屢入陝西諸寨殺吏民亦不刺復駐牧賀蘭山後出沒擾邊六年春虜連寇宣府參將王經關山俱戰死其秋數萬騎入寧夏塞總兵鄒卿杭雄拒却之斬首三百餘級明年春掠山西其冬五萬騎掠宣府總兵趙瑛等拒却之已復大掠陽和至朔州指揮趙源戰死明年春數萬騎入寧夏塞杭雄禦之敗績遂絲鎮羗人西海與亦不刺解仇結親謀內犯十一年虜款延綏塞詔却之退而怒擁十萬騎入寇總制唐龍請許之上曰虜宜討大臣取目前計優縱之耶龍連戰頗有斬獲虜不得間突以數萬騎渡河西襲卜兒孩大破之收其部落勢益強盛卜兒孩者亦小王子部遁入西海與亦不刺阿爾禿廝共患邊者也明年秋虜窺大同塞總兵李瑾治軍嚴大同卒

名山藏

卷之四

王亭記

三

四

因是攻殺瑾總督劉源清欲盡法行誅卒嬰城叛遺小王子金幣女伎日中土饒勝沙漠也指代王宮曰以此為那顏居小王子勒兵應之遊騎至應朔諸州旋解去亂亦隨定是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畜黃金犀毗稍厭兵其連歲深入蹂西北邊皆其別部酋口吉囊曰俺荅二酋亦元裔于小王子為從父行其大父曰歹顏哈有十一子次曰賽那刺有七子長吉囊次俺荅皆雄黠善兵吉囊壁河套名襖兒都司直關中俺荅壁豐州灘直代雲中吉囊俺荅各九子子各萬騎其弟老把都亦數萬騎壁張家口諸昆從百十皆有分地率盜邊自肥日益強盛名尊小王子不受其約束小王子亦徙壁東方直薊遼號曰土蠻異種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於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取其子女玉帛虜因合兵急擊大破黃毛以是無反顧專事我十三年春入延綏秋入花馬池掠固原殘安定會寧二縣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禦之斬首二百餘級虜東犯大同十五年秋復入延綏總督劉天和督諸將禦之斬首百餘級明年春入甘州大掠已分掠東西諸塞無寧日諸將莫能禦獨大同總兵梁震數以家丁劫其營虜畏

名山藏

卷之四

王亭記

三

四

之十八年秋虜寇宣府逮總兵江桓下詔獄明年春入延綏奪總兵周尙文俸其秋大掠宣府至蔚州堡寨盡破總兵白甯遇虜于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冒再遇馬連堡又敗甯兩月乃退巡撫楚書以捷聞西虜復掠回原會大兩道濼虜騎困弓矢膠劉天和與戰大獲殺吉囊子小十王捷聞上喜甚天和及周尙文等皆增秩諸賞資甚渥明年秋虜遣使石天爵款大同塞巡撫史道以聞詔却之以焚繼祖督宣大山西三鎮兵道遣天爵還陰賂虜令無踪躡已所部虜不得請遂大舉內犯吉囊先絲白泉口長驅至寧武石口藏

石口藏

卷之

三

蘇忻代移營北屯祁門參將張世忠督兵力戰虜圍之數重自已至申所殺傷相當已而世忠矢盡見殺百戶張宣張臣俱死俺答青台吉吡囉哈刺漢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我師連營莫相攝觀望而已偏帥張世忠起營約諸將皆閉營自守虜以騎三千餘圍世忠世忠憤曰諸將不念血盟耶世忠傷虜矢下馬我與世忠誓曰諸將不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虜從鴈門故道去茲國憲天刑寧汝道耶遂戰死虜從鴈門故道去茲入也往返踰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虜十餘萬人馬牛羊十倍之焚公私廩舍八萬區蹂田禾數萬頃皆以石天爵為詞時上極意憂邊出京兵捐內藏有請輒應願虜氛熾甚將士東西疲馳驚且積弱習怯往往恣虜深入伺既去則掠一二情歸者告捷甚至殺降拾死屍轉鬻賣諸督府亦姑聽之於是戒律日弛內地之塗炭極矣吉囊歸與所鹵忻代妓日夕淫縱死諸子不相屬分居西邊於是俺答獨強盛俺答有九子長曰黃台吉其有名者曰青台吉曰鐵背台吉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俺答黃台吉勸俺答母臣土蠻土蠻伐之不能克與連和亦不刺阿爾禿廝始雖連匿西海為甘涼患然猶與虜角其後亦折而入虜二十五年俺答復使使詣大同塞求貢為邊兵所殺其秋復來請上不之許蓋

石口藏

卷之

四

三

年開末貢而我輒拒之我既不能有所加虜虜益畜憤深入而邊臣掩敗匿功者踵至上雖憂邊亡絲知其敗壞也是時總督陝西兵部侍郎曾銑自謂見才與大學士夏言善則請議復會言秋高馬肥此中國詘時也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比及春深賊勢益弱虜詘時也臣請用練卒六萬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春夏之交攜五十日糧抵其巢穴材官驟發礮矢雷激虜不支矣歲歲為之且懼遠徙我乃並河為塞置衛所分戍卒修屯政用以省轉輸壯形勢中興大烈也惟陛下裁斷下兵部以為難而上壯之令銑圖

名曰飛

卷之

四

三六

上方略聽便宜從事其明年總督宣大翁萬達言虜自冬春來輒求貢詞恭似可許上方主銑議責萬達其明年上意則中變下廷臣再議甘肅總兵仇鸞在鎮貪縱銑劾之被逮至則言銑與夏言朋奸啓釁上怒而夏言曾銑誅矣銑善治兵虜聞銑至其禪弱皆嚙指自其誅無敢議復套者其妻子皆流徙而天下哀之其秋虜犯宣府入鎮安堡經雲州永定隆慶懷來等處屠堡數百殺掠人民數萬關輔大震二十八年把總指揮江瀚董賜與戰滴水崖沒全軍虜遂東犯永寧大同總兵周尙文宣府總兵趙國忠追敗之

是歲寇大同寇榆林寇宣府寇遼東而邊人困甚矣二十九年大同總兵張達副總兵林椿為虜所敗死虜得二將頭遽引去傳箭諸部大舉詔發京邊二兵備之邊兵遠不能猝至京兵市人耳其秋以數千騎寇薊鎮入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力禦之稍却虜悉衆殺我師別以精騎繇間道踰嶺出師後京兵大驚潰虜遂大殺掠順義密雲懷柔近畿諸縣吏士亡算俄犯京師京師猝不備虜駐旬日出關上怒兵部尚書丁汝夔若以勤王至者都御史楊守謙不戰而汝夔守謙誅矣是役也我命之曰嘉靖庚戌之變是時

名曰飛

卷之

四

三六

上謂仇鸞拜為大將軍仇鸞者故代張達為總兵知虜欲大舉入大同使其僕時義賄之東寇以有薊鎮之人鸞乃佯奏若先知虜入薊鎮者請提兵備京師兵至虛聲張遠戰上見汝夔守謙蓄縮謂鸞能專以邊事付鸞鸞多作大言而已而俺答寇歸畜產死人民疫病其所掠又皆歸於部落乃使其子脫脫請息肩於邊於是鸞始議開馬市中虜詔給金十萬易布幣市開於五堡漸及延寧使侍郎史道主之明年成俺答出塞甚喜而是時中國人以罪亡入虜中者有丘富周原蕭芹之屬富有智略俺答待之厚至親

為掃除富說虜墾田積粟造舟渡河大収謀勇之士
俺答懸書穹廬之外曰嘗為中國舉人諸生者有幸
臨吾厚遇之邊民黠智者率詣俺答自言舉人諸生
俺答令富試能者統騎伍不能者給甌脫地使耕芹
說俺答曰市非計也聞大同帥毒水上流陰伏甲市
傍太師幾不免虎口矣大同歲不稔城虛可咄嗟破
也破則大獲其子女玉帛是之不利而市為俺答頗
然之其左右復受芹賂為言芹有異術能使城自頽
者芹乃令其黨入城內應市畢則擁虜門我諸門會
謀泄引還史道遣人讓虜虜內媿因以千騎隨芹入
名山藏 卷之二 四 王序記 三八

虜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峙等縣而套虜駐鄭延半
月餘延慶諸州縣屠掠且徧乃移營中部以瞰涇原
會久雨乃去蓋入內地者二十餘日所殺擄擒掠無
類矣三十三年虜犯大同左衛總兵岳懋與戰死復
殺掠至朔凡十餘日其冬薄攻薊鎮牆百道竝進警
報日數十至上為之動總督楊博總兵周益昌力禦
之逃去上大喜其明年連犯薊鎮宣府參將趙傾葵
李光啓禦之敗死上下賞格擒斬俺答諸酋者賜萬
金爵伯擒斬丘富周原者三百金授三品武階亡虜
中者舍人張邦奇自言俺答有秘書寶劍在威遠堡
名山藏 卷之二 四 王序記 三九

試其術不効乃告我曰劫城者芹教我道又賂脫脫
令縛芹虜因執芹并其黨數十人上聞道驚皆進官
秩然芹其小小者耳數令虜苦我邊者丘富也是時
兵部郎楊繼盛言市非計上下繼盛吏謫其官而虜
市畢則復掠且約河西諸部內犯且請以牛羊易粟
豆且為土蠻請市上見虜無厭詔罷市召繼盛還而
虜以故連犯遼東於是徐階發鸞賄虜事會鸞死發
棺修其屍時義等悉論棄市三十二年秋俺答大舉
入寇下渾源東寧靈丘廣昌等處急攻插箭浮圖等
峪關南大震固原遊擊陳鳳寧夏遊擊朱玉擊却之

虜急攻堡不破去歸虜畜邦奇帳下其智能之不如
富其愛惜之則愈富甚副總兵田世威密遣富故人
王勳及弟浩入虜招之大同人孫廷美陷虜中心不
平富所為與浩謀刺之浩曰說之歸不從刺死之未
暮也因共說富富問計於諸生計安國曰居與歸孰
善汝為我籌安國曰公歸林中羽而居則釜中鱗也
官家招降之文擒俺答者予萬金寧不信耶公莫若
以此時成事取功名毋失邦奇曰勿聽君無重世之
德於中國而有累世之怨購方急歸且為他人功能
取功名乎富怒令邦奇與浩相質邦奇罵浩曰若賣

丘公與中國耳富遂殺廷美與浩約呂仲祐內應攻大同是年趙全亡入虜全故與富皆用白蓮教惑人官捕富急富先亡至是全事覺與李自馨同入虜詣俺答俺答使與富處富故居豐州州在大同右衛大邊外崇山環合水草甘美富與全自馨城而居之搆宮殿墾水田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全教虜益習攻取圍困掩襲之事俺答喜加全與自馨為會長每出掠則置酒全所問計云丘富之約呂仲祐內應攻大同也教虜分三道入會虜謀言中國今有備關陝遊騎又皆安難樂死乃散去而邦奇私引虜數十騎索名山藏

名山藏 卷之四 王亭記 三

其秘書寶劔堡中卒擒之并得呂仲祐奸狀伏誅事聞命厚恤浩廷美家三十六年虜入右衛抵應朔懷仁諸州縣其冬俺答子辛愛有妾名桃松寨私通其部目收令哥懼誅來降總督楊順自詔為功送之闕下辛愛來索不得縱掠大同諸墩堡圍右衛數重順恐詭言虜願易我以趙全丘富總制尚書許論亟奏許之于是遣桃松寨及收令哥歸出塞誘之西走陰告辛愛辛愛執而殺之不惟趙全丘富不可得虜益圍右衛亟烽火斷絕者六月餘城中薪屋食牛馬上速順詔獄代以兵部侍郎江東黜論為民代以楊博

其時故帥尚表在圍中率兵突圍與戰獲俺答孫及塔與酋各一人而博與巡撫楊選總兵楊承勛嚴兵分進虜解三十八年虜謀大舉入寇謀者偵其將入屯駐會州屬英影克哈孩等為嚮導誑稱虜欲東犯總督薊遼王忬遽分兵東兵奔頓號令數易虜遂乘間入潘家口事聞降巡撫順天都御史王軫二級外調之總兵歐陽安等論死繫獄切責忬忬惶恐稱疾上怒忬不任速詔獄論死西市復使楊博代是歲山西僉事張時破虜於龍門

龍門宣府右臂也龍門失守虜必乘勝南下逼近紅門此為患不少乃自選騎卒得士百餘人趨援龍門

龍門宣府右臂也龍門失守虜必乘勝南下逼近紅門此為患不少乃自選騎卒得士百餘人趨援龍門

俄虜果大至凡數萬會其營分屯夾道為營營長可數十里時復私計虜至不知我有備且賊雖衆屯夾道道狹難倖聚可掩擊也因出死士數十人夜襲虜營營中大亂首尾不得相救盡獲驃馬牛羊以歸

台吉聞之大駭悉來攻龍門時令集民開車環以爲營以五色絲縵縵龍文衣車上出賊中老弱守之而以精騎自將而前與台吉戰大破台吉兵於龍門之野我兵銳甚往往馳入虜壁斬騎將騎墜輒刺殺之有捕虜者謂台吉言我累歲盜邊莫我抗今若此固憤不肯退及遙望見後車盡五絲龍文勢甚壯望之如山業思爲過計適城中樵夫爲虜所得問得虛車狀虜乃大笑復奮我兵奮殊死戰不可拔相持至暮所擊殺無數我兵死者三十九年春虜聚喜峰口外窺犯薊鎮大同總兵楊漢出擣其帳于灰河虜稍遠徙其秋漢復與參將王孟夏等擣豐州焚板升百餘居頃之虜攻山西盤道梁越關大掠循

代州以南轉掠五臺崞縣出寧武關漢乃坐革職是時也俺荅居西海患踵部下病死率衆東還犯莊浪殺掠甚多四十二年三衛夷酋通罕叩關索賞劄鎮副總兵胡鎮伏而執之縛其黨十餘人曰向者爾夷來關下撲我謀卒四今送所撲我卒者來抵我卒命通罕之子懼送撲我卒者至而通罕者辛愛之義妻父也總督侍郎楊選則釋所送人獨留通罕令其與諸子更迭質以牽制辛愛使無寇邊三衛夷人皆怨道虜大入掠順義三河等處京師爲戒嚴選引通罕父子斬之然後尾虜入援虜大掠諸縣鎮所殺鹵亡算總兵孫臚遊擊趙溱死之既七日乃出疲極失道衆皆掠亂諸將尚莫敢發一矢望塵尾之而已上審虜所以入皆坐選質通罕所致而選誅矣此其大者爾其餘終嘉靖之世寇邊者不可勝紀也俺荅有騎七萬其精騎可萬餘黃台吉有騎二萬其精騎可七八千青台吉有騎萬其精騎可三四千大入大利小入小利我所以備無論春秋不待馬肥也虜有一酪一肉分甘命醢目其大酋以及諸部皆遍而我將士隔絕不免寒餒虜傳箭爲號令心志齊一而我施發靡常虜馬已馬也馬始生驅之乘高絕險飽養之而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三

我卒養官馬虜以搶掠爲生我徒謀逃死而已世宗自其初年已留心邊事晚節淵居西內顧未嘗一日忘陞圍之政庚戌以後周防尤切每風霾見輒行警戒請兵請餉毋所悵發益復明功罪邊臣邊將時有失事輕者逮繫重者就誅夷邊臣邊將益圖張功掩敗而嚴嵩當國乘上深宴多營貨賄稍有敗事唯發邊餉卽不貲多以充索遺不肖者用肥其家矣自楊選誅後邊臣益務自覆嘉靖末年遼東總督都御史劉燾知上奉玄謹疏言諸將禦虜功狀謂虜入犯時值海水暴漲騎多陷沒者上曰此海若効靈下禮部祭告之燾等皆賞其敢於滑稽誣罔如此此時丘富來塞下中流矢死矣獨趙全在虜奉俺荅爲皇帝作朝殿燒紙上樑贊呼萬歲天忽風殿樑落虜壓死數人俺荅驚不敢坐也其所爲板升虜西掠則留居其老穉有衆千餘守之虜不耐暑夏徙帳大青山口亦不能屋居云趙全說俺荅口薊門臺垣固所徵卒常選未易卒攻晉中兵弱亭郭稀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中國人藉宣雲爲救而宣雲卒來千里人馬俱罷我以全制其敵得所欲矣俺荅乃分六萬騎

名山藏

卷之

王事記

三

為四道入并坪朔州老營偏頭關諸處邊將皆不能禦虜長驅入嵐遂破石州殺其知州亮石州男女死者數萬人復分犯文水交城平陽介休攻汾八晝夜不利引去東趨鴈門出虜人內地且以一月計損人畜數十萬是為穆宗元年全說俺荅曰自此塞鴈門扼居庸據雲中上谷效石晉故事南北之勢成矣然是時俺荅已老亡大計也居頃之三衛酋勾土蠻入朔州塞大蹂昌黎撫寧樂亭盧龍間總兵李世忠不敢出擊虜圍之圍解諸將追之有棒棰崖深十餘丈會大霧虜迷失道墮崖崖滿後騎踐之過諸將得超

名山藏

卷之

王亨記

三

割首俺荅有孫名把漢那吉者鐵背台吉子生三歲而孤俺荅盡屠鐵背台吉諸婦使其妻養之長為娶仄慎部女曰大成比妓把漢那吉又自聘免捨金的女未娶而俺荅有外孫女業許配襖兒都司矣美而豔俺荅則自取之號曰三娘子襖兒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荅慚予之免捨金的把漢那吉恚會俺荅西掠土番把漢那吉攜其妻及乳母之夫阿力哥等加敗胡堡求入總督尚書王崇古大同巡撫方逢時相與計此奇貨可居吾豐館餼飭輿馬官爵之示俺荅俺荅急之則因與構使送我板升諸叛人不聽即脅

謀那吉牽沮之又不然因而撫納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荅老且死而黃台吉立我以一屠者谷蠡秩秩那吉勢必爭我因按兵稱助推亡固存此安邊大略也因具以上聞詔可授那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俺荅白西番聞把漢那吉亡來歸疾馳還率數萬騎軍平虜城外所樹旗志裂帛為雜色白如荼朱如火玄如墨趙全益教之必困我俺荅妻哭罵俺荅曰老詩不道死信漢叛兒侵漢是速殺吾孫也俺荅乃遣夷使來祈請崇古故不令人見把漢那吉引之高閣上騎從導把漢那吉其下夷使

名山藏

卷之

王亨記

三

訝問那吉耶胡為乎漢威儀諦視果也喜還報崇古因使虜所狎者鮑崇德與俱俺荅見崇德大悅崇德責俺荅太師有孫忿而入中國中國官之侈之騶從而盛之衣冠太師不德乃用稱兵太師有孫在中國人手而太師不念也不亦不愛其孫之甚耶俺荅曰我敢犯中國我思我孫請以珍贖崇德曰中國何貴珍也太師誠聽吾畫可無一緡費俺荅曰唯命崇德曰叛人趙全在太師所有年矣令太師有叛人入中國而中國納之日夜教中國苦太師太師不甘心之乎太師若以此時歸中國叛人中國誅叛而太師奴

愛此寧費一緡者俺答喜上書請約摩騎避一舍而
黃台吉未之知也以萬騎趨鎮城崇古示以把漢那
吉矢黃台吉手矢泣曰此亡弟故物遣其部虜隨使
入逢時勞之醪糒黃台吉喜遂去俺答欲先得把漢
那吉後遂全崇古不可乃使副總兵蔡宗儒之子為
質俺答喜遣伍奴柱叔捕趙全李自馨劉四等以獻
自馨者諳文字四有膂力而周原善醫聞變先自燬
矣伍奴柱故俺答紀綱僕自俺答愛全伍奴柱乃出
其下至是縛全悉分其貲財把漢那吉歸祖孫鳴嗚
勞苦百拜南向因遣使入謝求貢方物備外臣上下

名山藏 卷之 聖事記 三十六

議兵部議未定詔三鎮並議之乃磔趙全等於市復
下廷議諸臣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兵部尚書郭
乾言夷狄來王古今盛事而因以羈縻之制馭長策
也九塞諸虜俺答最雄自上谷抵甘涼穹廬萬里嘉
靖間以謝絕致憤蹈藉諸邊三十餘年今儼然聽命
藩籬之外夫復何惜藁街尋丈之地隔閼夷情慙小
皇化失神靈想望宜從其請而大學士高拱與崇古
力主之俺答乃與崇德為鑽刀之盟其詞曰天王佛
祖證我盟誓兩家有違遭此鋒利於是具疏稱臣願
世世內屬詔封俺答為順義王昆都力哈及黃台吉

為都督同知把漢那吉為指揮使賓兔台吉等十八
人為指揮同知那木台吉等十九人為指揮僉事打
兒漢台吉等十八人為正千戶呵拜台吉等十二人
為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為百戶俺答率所部受詔
甚恭使使貢馬謝恩百官班賀是為隆慶四年昆都
力哈即老把都也頃之兵部下市令貢馬毋過五百
匹上駟三十進御夷使毋過百五十人設藁街邊城
無入都市期自二月以至四月為卒大同于左衛得
勝堡宣府于萬全右衛山西于水泉營黃台吉與父
不相能異市新平堡市物虜以馬雜畜皮毛我以金

名山藏 卷之 聖事記 三十一

餘西官給直六萬緡賞賜酒肉布帛費四千緡西
虜吉能及切盡著力二會等復請市詔予吉能市紅
山墩切盡著力二會市寧夏清水營吉能者吉囊子
始俺答受封時切盡等在營語使者曰我西陲之會
也帝何遺澤焉崇古令好語曰為若請矣至是亦封
吉能為都督同知部酋四十九人授指揮千百戶有
差與切盡著力皆許市明年春老把都吉能相繼死
俺答念佛表請金字經及刺麻僧詔給遺之已復以
四事請給順義王印封諸壻市鐵鍋聽虜使入京兵

部議印宜子鐵鍋宜勿子即子三銅使者毋聽入止
而饗之邊諸塔稍給財物毋輕予官從之俺答每市
時身赴場凜凜奉約束陰主其子弟躑躅邀索因而
示調停黃台吉市每後期部下卒時掠我民後劫車
夷革固等東徙革固者不知其所從來嘉靖間始流
居宜府塞下而先是有史夷者亦以黃台吉暴虐自
拔歸諸帥以黃台吉劫車夷請兵之崇古曰虜方和
毋怒也請諭虜王每口置二酋分地干阨謂之守口
夷自虜市成邊境稍寧蓋諸臣始謀本謂借和修
邊備其後備既不修抑又復池虜浸驕不如約所市

名山藏

卷之

王字記

三八

易率敗馬一入輒死而我歲直日增至糜金錢數十
萬緡不給則劍士供之瓦刺自正德後稀往來官與
虜戰殺其酋虜部每西輒以復讎瓦刺為名大饗食
諸番西北苦之而東虜土蠻數入遼東塞李成梁守
遼東以功封寧遠伯

即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雖窮荒異類人彘行其間
也先狼悍卒不得其死俺答無大志求貢市而已累
請不許憤焉蹂邊者三十餘年其晚節稽首稱外臣
用以善終蓋明興以來二虜至強矣古云虜者天之
驕子非也有豪傑生其間焉則強至謂縉紳之儒專

主和親介冑之士專論征伐今乃反之縉紳之儒則
主征伐介冑之士斯議和親一當其難一不履其事
也然予考論防邊之道無他焉謹烽火嚴斥堠信賞
必罰與士卒同甘苦古人備矣夫人君者蓋在馭將
哉蓋在馭將哉

兀良哈古東胡地高辛氏之裔昔高辛時游海濱過
棘城闕遇顓頊之墟樂之封其子厭越居焉邑於紫
蒙之野號曰東胡漢鮮卑唐吐谷渾宋契丹皆其地
也在烏龍江南漁陽寒北元時為大寧路北境高帝
既有天下東夷遼王惠寧王朶顏元帥府各遣使來

名山藏

卷之

王字記

三九

朝於是即古會州地置大寧都司封子權為寧王填
之後置大寧朶顏福餘三衛指揮使司故是
名內外二邊與遼東宣府東西為外藩成祖靖難時
將引兵南向患寧王滿其後自永平攻大寧入之謀
擁寧王燕府中賜予兀良哈說之兀良哈皆喜成祖
行寧王餞之郊兀良哈從一呼皆戰遂擁寧王西入
關於是取其三千人為奇兵立三千營成祖德兀良
哈天下既定盡割大寧地與之徙寧王南昌徙行都
司於保定等處尋增置卜喇哈衛大小頭目二百七
十枝歲再貢給牛其酒食布帛良厚自是其部落益

蕃我第守內邊與宣遼聲援隔絕矣久之陰附阿魯
台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還師擊之大敗其衆於屈
烈河斬首數百擒酋長數十人盡收其牛羊駝馬十
餘萬宣德三年上出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
寇上以鐵騎三千分兩翼擊之手射其前鋒三人斬
其酋渠正統中屢寇遼東延安境上怒其反覆不常
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督馬亮陳懷等分剿
之勇等擒捕其擾邊賊徒獲其人畜而左參將都督
同知楊洪亦俘斬兀良哈安出等部下於克列蘇等
處兀良哈亦悔罪自獻所獲犯邊諸人朝貢不絕

名山藏

卷之

四

王

也三衛中惟孛顏據地最險兵騎最強十四年也先
寇東部大寧福餘不能自立從也先爲向導隨之來
貢見我所以待也先比其待三衛加優數倍憤然謂
我畏強而懦弱自是天順成化間與孛顏輒通北虜
毛里孩亂加思蘭等入寇己輒謝罪國家輒撫納之
而彼亦小小爲寇抄不絕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
荒出塞掩殺甚衆自是釁起陽順陰逆然亦貪我賞
賜不絕正德中孛顏會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參將
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死本兵王瓊請責問花當
執其子償罪花當懼寧棄其子不敢絕漢好嘉靖中

與北虜爲婚媾時時導虜入我邊詰問之輒支吾對
我中國不能爲我主與婚媾求好而已孛顏會長近
有長昂董狐狸妙變夷婦大小嬖只猛可順等號爲
六兒長昂死其子賴蟒尤兇橫恃險而強有自來矣
王世貞三衛志正統九年詔發兵二十萬分四軍成
國公勇出喜峰口左都督諒世祥出界嶺口興安伯亨出
劉家口左都督懷出古北口除藥江渡柳河經大小
與州過神祠破福餘於全寧破泰寧孛顏於虎頭山
與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還加公勇太保伯亨
進敵侯都督諒賜爵伯自是三衛雖衰敗然怨我
刺骨因通也先爲鄉導入寇矣考實錄分兵入境皆
是第未嘗以大捷獻及還師封拜諸將書及三衛志
刺骨蓋其私記誇誕
之詞而世貞採之也

名山藏

卷之

四

王

郎曰葉夢熊曰永樂八年北伐至鳴鑾成語金幼孜
曰滅此殘虜唯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寧夏甘肅則
邊境永無事矣是棄大寧非成祖意後世謂欲借曷
夷藩籬中國誤矣至宣德五年并開平而失之喪地
三百里繇是左右臂俱折而松關潢水險固在虜夫
不得祖宗之意而揣摩其影響以幸苟安此二百餘
年之大誤也

名山藏卷之

晉江河喬遠 撰

王亭記五

東北夷

海西 建州

海西建州夷皆名女直古肅慎國後漢曰挹婁魏曰勿吉唐隋曰黑水靺鞨唐開元中以其地為斡州置黑水府其後粟末靺鞨強盛號渤海黑水往屬之後渤海為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是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臣屬於遼避遼號改女直至阿骨打而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一

大滅遼為金以其地為大寧府元滅金設軍民萬戶府五分領混同江南北黑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路總攝之洪武初歸附高皇帝為設都司衛所官其酋長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使因其俗自相役屬不給官祿聽其近邊駐牧保塞不為寇而厚之宴賞永樂初成祖益遣人招諭之於是諸夷盡附皆置衛所授官如洪武時成祖又為置馬市開原城給贍其酋長柴布米其有願居內地者於開原設安樂州於遼陽設自在州以處之皆量授以官聽其耕牧自便於是諸酋長聞風麇至成

祖先後為置奴兒干都司一建州等衛一百八十四元者托溫千戶等所二十其來貢諸夷又有速溫河地面等三十八地面哈魯喜樓里城別里真站等七站又有巫里阿口等寨凡五十八所罔不內嚮歸誠

稽首闕下者矣

奴兒干都司朵顏衛泰寧衛建州衛

者左衛兀者右衛兀者後衛赤不罕衛屯河衛安河衛俱永樂二年置毛憐衛虎兒文衛失里錦衛奴兒下衛堅河衛撒力衛俱永樂三年置古青河衛右衛塔魯木衛蘇溫河衛幹灘河衛兀者前衛上領衛亦罕河衛納憐河衛幹灘河衛兀者前衛上領衛刺兒衛亦馬刺衛幹灘河衛兀者前衛上領衛平江衛木魯軍山衛馬英山衛土魯亭山衛木塔里山衛朵林山衛兀也吾衛吉河衛劄竹哈衛福山衛肥河衛哈溫河衛木東河衛軍谷河衛撒兒忽衛劄

名山藏

卷之

王亭記

二

衛兀者前衛上領衛刺兒衛亦馬刺衛幹灘河衛兀者前衛上領衛平江衛木魯軍山衛馬英山衛土魯亭山衛木塔里山衛朵林山衛兀也吾衛吉河衛劄竹哈衛福山衛肥河衛哈溫河衛木東河衛軍谷河衛撒兒忽衛劄

物聽自効第其人建州獨多多冒毛憐衛人規賞賜
守關者輒拒之毛憐建州復緣此數入犯朝廷使都
督武忠往諭之董山等悔罪來貢朝廷勅責之皆頓
首謝及出就宴其部下指揮又有出嫚罵語曉廚人
銅牌者至給賜復奏求素蟒衣玉帶金頂及銀酒器
不一一朝廷量賜之而已而遣行人送還約束之途
中然其部落寇邊不絕也上命總兵武靖伯趙輔拘
董山於廣寧使還諭其部落毋再入寇乃返之輔等
召董山宣勅董山遠出袖刀刺傷通事其夷屬亦各
亂刀雜刺館伴兵卒輔擒捕董山格殺其二十六人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享記

五

囚餘人以俟命朝廷命王瑛為副總兵與輔征剿之
其冬輔與總督李秉督都指揮柯忠等分兵兩道抵
其巢穴而朝鮮亦發兵助我遏其東道於是右監丞
韋朗等破之朗家寨王瑛與遊擊將軍王銓等破之
於五嶺副總兵都指揮同知裴顯等敗之將火倅赤
玉馬代苦茹等塞搜剔之松林山輔兼言董山復歸
苦邊必大奏朝廷誅之安置其降人於兩廣福建諸
夷心懷忿然尚貪中國賞賜時往來中國賞賜雖薄
夷人往往增多人數且至千餘又求董山子脫脫襲
父職而朝廷亦許之董山者貪狡夷奴雖朝貢亦潛

受朝鮮官職賞賜六年怨朝鮮助我治兵相攻潛謀
作亂此時彭誼為都御史命都指揮崔勝進擊擒其
酋斬之奪其馬騾器械輜重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
都指揮散赤哈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
珠豹皮兵部移文總督都御史陳鉞勘究都督產察
者散赤哈姪也方入貢管指揮懼賂產察白言無有
散赤哈恨之聲言且犯邊鉞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
散赤哈率所部欲絲撫順關進參將周俊恐赤哈見
鉞則管指揮事露馳報曰海西夷素不從此關進恐
熟知道路開釁他日鉞是而阻之其時散赤哈已入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享記

六

則則大怒折箭誓恨復歸海西道從建州過建州三
衛夷人懷董山之忿有日矣即雷散赤哈聚兵數千
大掠鳳集諸堡鉞集兵拒之則已去獨近塞也僧格
等十八族皆土著虜方有使貢恐我誤兵留其使走
之撫順所白鉞曰犯邊者海西人無預我我等十八
番皆有人入貢未還也鉞方欲自辭與副總兵韓斌
等收繫也僧格等杖殺之乘夜襲屠十八番謬言於
朝曰搗巢功一月之閒捷音四五至復請益兵征討
之通事王英說太監汪直曰建州三衛臣屬世世豈
有叛理朝廷遣行人伴送貢夷彼中途不得買賣陳

都御史貪功啓釁失遠人心公請於上往彼撫諭察
鉞所爲此可爲公功英請從直喜以聞而司禮監懷
恩尼之上命兵部左侍郎馬文升往而巡案山東御
史王崇之以實聞矣文升至鉞方望與圖功文升主
撫而已被屠十八族盡來訟冤文升賑慰焉因言建
夷叛服靡常我已招降董山而又殺之近復鳩其巢
穴禦及無辜失信生禍莫此爲大招撫征討唯上命
之時余子俊爲兵部尚書是文升言居頃之東虜遊
犯靈陽諸堡英復言於直此時可言上擊退虜并招
撫建夷爲公功直請上得行直行鉞厚賂中朝大臣
與直厚者爲解脫自大寧抵山海關一帶諷其居民
候直過羣伏道左保任之直至鉞便服雜僕從左右
朝夕其中直左右得鉞賂交口贊鉞直喜鉞甚鉞因
譖文升於直併及牟倖而牟倖罹禍矣於是直請勘
治建州先後失事諸臣罪請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
林聰與之俱文升坐撫夷不盡致其犯邊論謫戍直
歸鉞復言於直會伏當伽修怨怙忿當誅朝廷復遣
直行而以撫寧侯朱永爲總兵襲破之水道遇貢使
哈速郎禿等以爲賊捕送京師誅其五人竄其七十
餘人而永緣此進保國公鉞右都御史直增歲祿諸

名山藏

卷之七

王享記

七

夷大忿益深入慘往時御史強珍暴其事坐謫戍而
邊事益壞會其酋完者禿貢馬乞入謝守臣苦用兵
思復親夷請於朝許之正德間海西夷加哈义竹孔
革等爲亂旋撫諭解散嘉靖中速里武居松花所最
強其地爲諸夷入貢必經道有開原城外山賊猛克
者嘗邀諸夷歸路奪其賞速里武殺之十年來貢朝
廷厚賜慰獎之速里武一作速里武其後請乞頻繁大率以詐
冒得官貢人浮常額乃從兵部議下邊臣嚴覈人數
如舊制二十一年夷人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孫禕
禦之多失亡頃之於敖爲巡撫坐減賞物夷人譁敖
詐殺譁者夷挾怨數入塞如成化時復時時與虜合
爲邊患撫臣連以不任罷遼東西大困隆慶五年高
拱飭邊以副使張學顏爲巡撫李成梁爲總兵其冬
建夷汪住等以六千餘人入犯成梁力戰大破之驅
入其巢穴斬首虜五百八十餘人斬酋首把兒大寧
公提二人夷乃稍戢萬曆未復爲亂天啓初地入於
夷人矣其地在混同江東開原城北東瀕海西接兀
良哈南鄰朝鮮

名山藏

卷之八

王享記

八

西戎上

哈密畏兀兒附

安定衛

罕東衛

赤斤蒙古 曲先衛 土魯番

火州 柳陳城 撒馬兒罕

魯迷 天方國 默德那國

于闐國 日落國 亦思弗罕

黑婁 額即札 哈辛

西域去中國最遠禹貢所謂析支渠搜今之甘涼漢
匈奴右賢王地也武帝傾海內財始取之設酒泉張
掖燉煌三郡西至玉門關通西域置都護及戊己較
尉絕北虜西番交所謂斷匈奴右臂至光武閉關謝
之唐太宗斥邊西域入貢始盛及其中葉雖六盤山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享記 九

外亦為吐蕃所據宋寧夏地入據於趙元昊不得有
外夷太祖既定天下使征西將軍鄧愈西平侯沐英
西寧侯宋晟據卻諸部乃置陝西行都司分屬十二
衛三千戶所于甘涼開于張掖置甘州五衛于酒泉
于煌中置西寧衛于姑臧置鎮番衛又有三衛曰山
丹曰永昌曰莊浪三千戶所曰高臺曰鎮夷曰古浪
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自肅而西七十里
為嘉峪關守之成祖即位益開邊使行人陳誠通西
域西域君長皆隨誠入貢哈密者在燉煌北大磧外
西北本古伊吾廬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西域諸
夷往來要路也其國中夷有三種回回一種畏兀兒

一種哈刺灰一種無貴族不相上下元人封其宗人

忽納失里為武威王填之其後改封為肅王忽納失

里卒弟安克帖木兒繼之永樂二年遣使來朝請封

爵詔封為忠順王賜之金印即其地置赤斤蒙古罕

東安定阿端曲先哈密凡六衛所統三種各以其酋

為都督佐之西域貢使悉絲哈密譯上其文閱其方

物其歲忠順王為北虜鬼力赤所毒死無子其兄子

脫脫自幼俘中國成祖得而撫養之至是以往嗣忠

順王以華人周安為長史劉行為紀善輔以行未幾

脫脫為祖母速哥失里所逐詔還王然酒昏縱諸

部不附九年卒封其從弟免力帖木兒為忠義王宣

德元年忠義王卒詔脫脫子卜答失里嗣以上答失

里幼更立其別子脫脫帖木兒為忠義王與卜答失

里共守國正統四年忠順王卒子哈力鎖魯檀嗣別

名倒瓦答失里亡何北虜瓦剌攻哈密劫王及王母

去自是服屬於瓦剌天順元年倒瓦答失里卒弟卜

列革嗣天順末卜列革卒世絕其王母弩溫答失里

署國請以族人阿兒察嗣阿兒察辭避請王故忠義

脫脫帖木兒外孫曰把塔木兒者成化三年封把塔

木兒為都督暫攝國察其久而歸誠而復之亡何卒

木兒為都督暫攝國察其久而歸誠而復之亡何卒

王母著國有威嚴能御衆而土魯番者即唐吐蕃
番也其會速檀阿力約王母同掠赤斤蒙古王母不
從速檀阿力攻破哈密執王母及金印以歸其部落
咸播匿苦峪城而把塔木兒之子罕慎獨與其餘衆
來奔肅朝廷官罕慎爲都督使高陽伯李文右通政
劉文調夷卒入哈密撫定之二文駐苦峪不敢前第
請卽居罕慎於苦峪乃使甘肅總兵王璽卽苦峪城
立哈密衛居罕慎是爲成化九年阿力稱速檀者華
之爲言王也久之阿力死其子阿黑麻稱速檀尙少
守臣言此時可納罕慎於哈密十七年璽襲破土魯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二

番之居哈密者納罕慎其國中朝命封罕慎爲左都
督曰能使諸夷親附則王之是爲成化二十年罕慎
爲人貪忍國人與西域往來諸夷皆怨而此時土魯
番酋阿黑麻已壯日罕慎畏兀兒種也非脫脫貴族
安得王王哈密當我因好語罕慎曰吾與爾姻罕慎
喜許之阿黑麻使罕慎頂經結盟而從後殺之因來
言罕慎病死國內亂乞自立爲王是時馬文升爲兵
部尚書議上不許賜璽書切責之阿黑麻悔懼上金
印還所據地而是時王母已死矣文升念哈密無主
國中三種夷不相下又其旁近強虜有小力秃野也

克力數種固亦難王地當得元遺孽如肅王者乃可
爲若長彈壓之是時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安定王
者忠順王同派也文升問貢使安定王族有壯子否
貢使曰有其人曰陝巴王姪也文升曰可矣以聞下
甘肅守臣使求之而哈密三種大頭目奄克孛刺阿
木卽寫亦虎僊等亦皆合詞求陝巴遂以爲王使三
大頭目爲都督往輔之是爲弘治五年奄克孛刺者
畏兀兒大頭目阿木卽者哈刺灰大頭目寫亦虎僊
者回回大頭目也三大頭目唯奄克孛刺內嚮中國
而回回種出土魯番寫亦虎僊則回回種最黠夷也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七

先是阿木卽故嘗與哈刺灰夷掠土魯番而寫亦虎
僊者陵陝巴欲奪之王不得至是以阿木卽激怒阿
黑麻阿黑麻夜襲哈密城哈密人死者百餘竄降相
半陝巴與阿木卽上大土刺守之圍三日不下大土
刺華言高臺也阿木卽遣調野也克力瓦刺二部爲
援皆敗阿黑麻捉阿木卽支解之執陝巴去令其會
長牙蘭據哈密移書甘肅守臣自稱可汗言已獻哈
密城池遠金印而阿木卽復潛導野也克力抄掠其
國中剋滅朝廷所賜衣若幣今故以報仇而陝巴亦
遣人入奏先是憲宗朝寫亦虎僊頻以貢獅來時時

名戲內庭賞賚良厚孝宗即位罷遠物珍奇之戲即
名戲內庭亦不數所以賞賚不如舊寫亦虎僊失望
寫亦虎僊數往來甘肅聞習知我邊又知我重棄哈
密時時教誘阿黑麻據城奪印以邀賞又時時言我
甘肅可攻也阿黑麻以故心易中國至是奏至下兵
部集廷議皆言阿黑麻之驚所宜聲罪第遠兵不宜
勤請書勅付其貢使歸俾自悔罪上如廷臣言又命
廷舉文武二大臣至其地經略之於是使兵部右侍
郎張海都督同知緱謙往降勅阿黑麻曰虜王母殺
罕慎於今而三矣念爾祖父朝貢世爾又獻降地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享記

三

還金印朕不爾罪爾其還陝巴海謙至甘肅第名哈
密夷人付勅遣往而阿黑麻則盡留之海謙久待不
返乃修嘉峪關捕諸回之久通阿黑麻者二十餘輩
以歸還言西域遠夷也難興復哈密存亡不足煩中
國上怒其不任下詔獄謫免之是時土魯貢獅之使
有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留京師文升即請安置
四十餘人者於兩廣福建間以報阿黑麻之驚閉嘉
峪關絕之阿黑麻既據哈密益徧掠沙洲逼脅罕東
諸部自附罕東都督只克請抹文升以阿黑麻非兵
不威請用漢陳湯故事襲破之知肅州撫夷指揮楊

肅者熟知哈密道名與計而此時許進為甘肅巡撫
亦召罕東赤斤野也克力賞勞之厚撫寄居苦峪者
結其懽心北虜小列禿子雅於吐蕃有讎殺通知其
部落俾與野也克力屯兵哈密土魯番間以斷土魯
番東援牙蘭之路乃令總兵劉寧右副總兵彭清統
精銳軍往嘉峪隨調赤斤罕東諸衛番兵直抵哈密
入其故城而牙蘭已先與所部夜遁獲還忠順罕慎
妻女斬首百餘級奪牛馬三千器仗無算事聞賜勅
獎勞即遣苦峪寄居夷人歸哈密故城給牛種衣糧
犁具俾為生聚且令小力列禿及野也克力兩部常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享記

四

駐牧哈密之西以藩蔽之是為弘治七年是行也雖
不得牙蘭而明家之威亦振於西域矣九年阿黑麻
又襲破哈密令其會撒他兒與奄克孛刺共居其所
居刺木城奄克孛刺密結小列禿襲斬撒他兒守哈
密如故而時西域諸夷坐嘉峪關久閉不得入中
國牟利皆怨阿黑麻蓋諸夷當得我茶不得我茶則
發腫病死當得我麝香不得我麝香則蛇蠱為毒嘉
禾無收當得我大黃不得我大黃則馬畜不遺天阿
黑麻亦悔罪請貢送還陝巴及金印於哈密易故四
十餘使之戍南方者許之於是復護陝巴入哈密仍

以三種大頭目爲都督佐之回回大頭目則寫亦虎
僊哈刺灰大頭目則拜迭力迷失而畏兀兒大頭目
則奄克孛刺陝巴歸者酒措尅屬夷阿孛刺等怨之
因迎真帖木兒爲王陝巴懼遁之沙洲真帖木兒者
阿黑麻次子罕慎外孫也年十三遣人來告鎮守臣
使諭阿孛刺等迎陝巴還守國阿孛刺不聽奄克孛
刺遂執阿孛刺等六人殺之還報鎮守臣復令都督
朱瑄等護陝巴還國而送真帖木兒於土魯番是時
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國內亂真帖木兒不肯還遂
居之甘正德元年陝巴死其子拜牙即嗣而阿黑麻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享記

五

長子滿速兒代爲速檀拜牙即幼滿速兒屢侵侮之
因嚮從滿速兒無心奉明命久之與滿速兒同來請
真帖木兒歸明使哈密遣人送之寫亦虎僊滿刺哈
三與偕往即爲滿速兒所留而拜牙即亦欲與奄克
孛刺棄入土魯番以從滿速兒奄克孛刺不聽來奔
拜牙即竟棄城走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
亦虎僊滿刺哈三還守哈密城取金印歸火者他只
丁使人來言故請中朝守之以難明而并要賞巡撫
都御史趙鑑即謬謂滿速兒忠敬賞之金幣使者歸
滿速兒已與火者他只丁及牙木蘭虎丁奶翁寫亦

虎僊滿刺哈三等入寇甘肅則大言要金幣萬計者
乃歸金印還哈密大學士楊廷和舉四川總制都御
史彭澤經略之澤至遣通事火信等齎遺白金諸器
及幣二千火信見滿速兒復私許以增幣信還彭澤
已乞致仕歸滿速兒見幣無增第以金印與寫亦虎
僊以哈密付滿刺哈三而拜牙即仍留不遣寫亦虎
僊者嘗忤滿速兒滿速兒將殺之請入明求千五百
幣自贖滿速兒悅復使與其塔馬黑木入貢報前使
曰得千五百幣拜牙即歸矣是時守甘肅者爲都御
史李昆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言於昆曰向者經略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享記

六

彭公模稜了事耳不能爲國長計公其不可復益幣
昆乃予馬黑木雜惡幣羈其隨貢之人火者撒者兒
虎都寫亦於甘州曰以爲歸拜牙即之質寫亦虎僊
念無千五百幣可以復滿速兒懼弗去而火者撒者
兒火者他只丁弟也火者他只丁聞其弟羈甘則復
奪哈密城請滿速兒移居之分遣諸番脇據沙洲糾
之入寇遊擊將軍芮寧與諸將出七百餘人禦之至
沙子垣死焉一軍皆沒寫亦虎僊子曰米兒馬黑木
塔曰火者馬黑木姪塔曰米兒馬黑麻故僑居肅州
火者他只丁既敗我軍則又遣會斬巴思等十餘人

陽以駝馬入貢陰貽書米兒馬黑麻之父失拜荅烟等諸姻黨令與寫亦虎僊為內應九疇廉知之執失拜荅烟并寫亦虎僊斬巴思等付獄賊至城中軍士皆出戰諸番果欲為內應九疇嚴不得發乃戮其懈守者數人搜諸通謀者二百餘人皆繫之而失拜荅烟被捶劇死獄中火者他只丁乃引去是時惟奄克字刺佐總兵鄭廉敗諸番于瓜州於是命舉文武大臣經略之仍使彭澤往而九疇以寫亦虎僊之罪聞移繫刑部獄其子米兒馬黑麻繫甘如故失拜荅烟子曰米兒馬黑麻者入貢京師賄諸侍人入長安左

名山藏

卷之

五

七

門大呼其父以冤死下錦衣衛令兵部與三法司會議遣給事中臣御史春往勘勘畢議上澤奪職為民昆九疇逮問之正德十三年也其明年逮至降昆一級九疇以禁死失拜荅烟仍令法司重擬於是寫亦虎僊與其子得出獄又明年滿速兒歸所虜人并拜牙即之孛以求和而爾拜牙即不歸詭稱其業走他處兵部集議請許之巡按陝西御史潘倣言虜雖悔罪不足贖也拜牙即不歸和乃在彼兵部執議如初是時九疇頌繫年餘而寫亦虎僊與其子塔得見武宗於會同館武宗悅之賜之國姓傳陞錦衣指揮使

從南幸武宗崩世宗即位大學士楊廷和慮寫亦虎僊外知邊方虛實內覬朝廷脫罪歸必且據哈密為邊患因草登極詔書中誅之出九疇以為都御史巡撫甘肅三年秋滿速兒寇甘九疇與總兵姜爽左副總兵趙鎮等拒戰城西敗之夜間道行抵肅使人結瓦刺內外夾攻又敗之殺火者他只丁諸將皆言滿速兒中流矢死矣時上方命兵部尚書金獻民往總制經略禦甘事獻民至蘭州九疇已擊敗滿速兒亦即奏捷言滿速兒中流矢死狀又明年西虜寇甘肅九疇復與姜爽擊敗之上嘉九疇功九疇即上言土

名山藏

卷之

五

六

魯番所以敢犯甘肅者以我納其朝貢縱其賈販使得稔知我虛實而啓其戎心也向者寫亦虎僊逆謀已露奸黨就擒乃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寇為來土之賓鎮巡等官又怵利害拱手聽命館為上客較擊響聯邊境驛騷勾連接引以有今日今即不能勤武帝貳師之兵亦當効光武閉關之舉儻或涵忍不絕如故臣恐河西十五衛所永無息肩之期臣念番夷貢使未歸者先後亡慮數百人蓋有冒居撒馬天方諸國者請悉羈置之內郡繫籍土魯番哈密者則遷之兩粵沒入其財其謀逆諸回再行覈實而

亟誅之自此大發帑金召募勇健購易西馬以充戰
守之圖庶可壯河西之勢上下廷臣雜議未決而其
時方起揚一清爲總督命待其來審處之當是時哈
密諸夷爲土魯番所破多走入散處塞下前後千餘
人邊臣因而撫留資給之間從逐虜有功輒加賞賚
所鹵掠輒與之諸夷頗安而滿速兒爲我謝絕諸番
生計殊窘則遣其屬牙木蘭款關求貢者屢矣一清
至上言禦戎之策自治爲上今土馬虛乏城塹不完
內無本根藩翰之固而欲立威驕虜臣竊危之且西
寧有亦不刺之賊莊浪有山後之寇儻表裏應合竝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

五

起而爭不知中國可制其死命否以臣愚計請及今
款關之日令鎮巡官馳使責諭土魯番若悔罪果誠
亟送出拜牙即撤還哈密之戍歸我所擄掠人口執
送主謀犯邊之人明正厥罪我則通貢如故且怵威
服德恫疑不前而我業以其間隨宜備守計無便此
者土是之其明年故錦衣百戶王邦奇疏邊事言哈
密失國番夷內侵皆緣兵部尚書彭澤總督甘肅時
賂番求和及前大學士楊廷和草詔論殺寫亦虎僊
斤致宜誅此兩人則哈密可復邊境無事上下兵部
議邦奇者故錦衣衛帶俸署百戶正德中傅陞爲

千戶廷和草登極詔書革削之望甚及奏復舊職於
兵部澤又抑焉以故一疏攻二臣上命給事中錦衣
衛官往勘而牙木蘭款關則言非敢不恭天朝也所
以入寇者以誅寫亦虎僊失拜峇烟故今願獻哈密
地及所擄掠人上心怒九疇奏捷時言滿速兒中流
矢死今乃復署奏下兵部議兵部言滿速兒若果悔
罪輸誠者當歸我哈密及所擄掠械送叛臣稽首關
門爲信上從之吏部尚書桂萼言夷狄誠歸中國不
誠待之則哈密何時可復邊患何時可息請留質牙
木蘭遣譯者諭滿速兒以前意待其歸議進止上復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

二十

下禮兵二部議二部臣言諸番累年入寇先後上書
委罪前事詞雖抵飾事亦有因宜遣官按之上曰番
酋不悛吾將問罪焉恐及無辜故閉關絕貢今雖累
奏未見悔過輸誠之實禮部遣通事譯字官一人齎
勅書與之俱如獻還哈密城池及所掠漢人縛首謀
犯邊者付吏乃聽哈密子孫有宜襲者訪問之事發
有因誠如卿言即令先遣給事中錦衣衛官按覈先
年功罪之實先是邊臣言速檀滿兒死今何存也九
疇獻民妄奏冒功其逮之大學士楊一清言犬羊之
性故不可測通事譯字官在朝雖微使外境則重萬

一有意外變非所以全中國體上曰卿言良是其第以勅書屬之甘肅鎮巡官遣撫夷官往諭之九疇逮至上命兵部會三法司議其功罪刑部尚書胡世寧奏昔我太宗文皇帝雄武冠絕臣服四夷撫綏戎落藩屏中國是以北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為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阿魯台為和寧王西封脫脫為忠順王東北置奴兒干等都司衛所二百餘處至千南討黎李犂復古中國地建立交趾尤為偉績宣宗以來黎賊覆據殺官劫印不可勝紀阿魯台亦為馬哈木所兼其東北各衛所亦皆兼併不常存亡莫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序記

三

考先朝竝置不問蓋不勞中國以事外夷哈密遠在萬里其王脫脫之後已絕自其主國王母以來三被土魯番殺擄占奪城池廷臣無有請以先朝處外夷之法處之者乃強求其親黨曰罕慎曰陝巴而立之旋亦不得久存今其民回回一種久附土魯番哈刺灰畏兀兒生達二種已逃附肅州依我存活不敢復歸其王拜牙即自願歸土魯番反欲導彼入寇使今土魯番獻還哈密城池忠順王真有嫡嗣可立朝廷助之往彼為王誰與為守計不過一二年復為所奪益彼富強辱我皇命徒使再得金印城池為後日要

索之資耳夫土魯番變詐多端胡可信也其欲間我附城屬達則稱哈刺灰畏兀兒教之入寇其欲間我謀臣則歸咎陳九疇其欲使彼番使得內通則稱王子因見漢人殺其夷使故來執仇蓋自真帖木兒久住甘州習知風土欲圖之久矣一旦擁兵城下諸夷潛為內應向非九疇奮身應變近遣屬夷遠交瓦剌使彼內顧而返則肅州未可知也臣謂文臣之有勇知兵亡身為國無如九疇者也九疇輕信僚屬之公移謬聽姦回之詐報罪誠不免乃邦奇武夫蜚語誠何足憑夫此虜自弘治以來不絕桀驁亦不絕悔罪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序記

三

不絕通貢亦不絕騷擾今又絕貢三年祇聞來求不聞侵犯者豈力有餘而心不欲蓋亦懲前夷使之被殺瓦剌諸夷之後患而有所不敢也以臣愚心但欲捨置不問如先朝所以處和寧交趾故事唯陛下裁之蓋是時上怒九疇欺而張璁桂萼新貴用事楊廷和相左慮無不欲排陷九疇罪廷和者世寧歎曰使我典獄殺忠臣寧死既上章上亦悟曰我都御史殺償回夷命耶乃發九疇戍極邊而彭澤奪職閒住李昆與諸將降罰有差居頃之牙木蘭為滿速兒所疑懼誅而罕東番族帖木哥土巴者土魯番故威屬之

歲徵其婦女牛羊不勝侵暴於是盡率其族帳男女叩關求附嘉靖七年也提督尚書王憲言牙木蘭番酋腹心土巴羽翼也內相猜忌挈族來歸中國之利義不可拒頃之王瓊起代憲為提督土魯番持譯書其言滿速兒欲獻哈密械送教誘犯邊者還所擄掠人口然皆其小醜自為非滿速檀真印信居亡何滿速兒又使其酋虎力納咱兒引瓦刺犯肅州遊擊將軍彭濟擊破之虜言非入犯也欲問通貢果否狀因以番文來委罪瓦刺詞多誇謾而王瓊復為請詹事霍韜疏言土魯番圖哈密久矣我置不問彼將劫我

名山藏

卷之五

王亭記

五

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夷內擾甘肅殊可虞也王瓊所譯進番文皆裔夷小醜之辭無印信足徵之語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牙木蘭土魯番腹心擁帳三千遠來款塞安知非詐他日犯邊安知不曰我納叛人彼來報復又安知不曰我不歸彼叛人彼不歸我哈密則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而或者遂有棄置之議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甘肅保甘肅所以保陝西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乎因棄甘肅則并棄臨洮寧夏乎西北二邊與虜為鄰退尺寸則失尋丈疆場棄守之議

可不慎也北狄南蠻體勢各殊漢棄珠崖宣德間棄交趾置之化外而已西北二邊據險以守我一失險虜必據之宋人西失寧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當時且以棄珠崖藉口此其明戒也上以韜留心邊務命兵部究悉之是時胡世寧為兵部尚書言夷性無厭自土魯番來侵我邊見利則進知難而退我所以禦之亦惟選將練兵廣屯積穀嚴夷夏之分以絕其內開公賞罰之施以勵其外攘入寇之奔勿追慕義來歸則撫有之誠心來貢則禮待之自古帝王及我祖宗所以安中國撫四夷道不過此未聞敵內

名山藏

卷之五

王亭記

五

事外撤藩籬延賊寇者也土魯番弘治間連殺虜罕慎陝巴至欲領兵一萬攻我肅州孝宗赫怒執其貢使安置兩廣彼以絕貢失利見怨諸夷方乃送還陝巴後復許貢彼復潛置奸回內地通其交結受其反間其人自京師以至甘肅所在而是至正德十一年大舉入寇方藉內應欲唾手肅州幸陳九疇奮勇大創之乃內縱反間致九疇死罪皇上即位開釋復用又值彼番大舉九疇復擊却之請絕其貢彼番復縱反間仍致九疇於死聲言搶擄恐赫我人然迄今四年竝不敢一騎南侵近提督等官方為請通貢彼番

又勾引瓦刺直犯肅州向令彭濟諸臣私創九疇之禍特守通和之說遲疑不戰則肅破而甘以西皆難守矣此閉關通貢孰利孰害不待智者乃知也今邊臣又因番夷所執為詞委罪九疇夫既稱求貢矣而引瓦刺犯肅州又語多誇謾王瓊乃言其有懼悔之意當宥不知之罪此臣未喻也霍韜謂土魯番悔罪未實則誠然矣乃以番文無印信為疑不知即有印信又何番文足徵而制其死命乎牙木蘭故曲先衛人我屬番也被番用事非其腹心今遣來邊求和不得入寇不敢受疑避罪束身歸正與土巴等窮迫而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五

來我業撫處已定正當撫而有之招彼攜貳益我藩籬更欲驅遣使無所往勢將轉恩為讐臣反覆思維欲固我邊疆保我中國耳至興復哈密之事殊念不及此也臣聞哈密外隔流沙距我肅州千五百里比之太祖建大寧都司於境外四百餘里而太宗遷今保定太宗置郡縣交趾而宣宗棄與安南者殊為有閒太宗立元遺孽為忠順王三立而三為土魯番殺虜今其主自願歸番反導彼入寇其民皆孑然四散此與立元順寧和寧諸王事同一體而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近我甘肅今皆不知其存亡昔漢武開西

域斷匈奴右臂正今甘肅之地爾若哈密興復而遂能絕北狄之通西域以固我甘肅保我陝西則今宣府大同延綏三重鎮何不能邀截北虜今不過河人套也哈密之復豈其力能勝我三鎮臣見謂立之無益而歲受土番挾我為奸利故興復哈密之事臣念不及此也臣等又竊料土魯番聲勢其民皆安土飽食不願入寇滿速兒先倚火者他只丁牙木蘭統兵于外而寫亦虎仙等數使間我中國今火者他只丁已殺寫亦虎仙已誅牙木蘭又攜貳來歸其勢當亦漸弱且哈密來至嘉峪關一帶千五百餘里其地先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五

有罕東赤斤等衛故我屬番被彼驅脇今復歸我款塞彼來所經空地千里供饋無資又過流沙毫無所得蓋其入寇比前益難故今甘肅所憂不專在土魯番而南有亦卜刺北有虎刺皆北狄驍勁瓦刺又比土魯番去我頗近今又被土魯番勾引來寇此則甚可憂也宜勅邊臣無以能招土魯番為功而以諸達迫近恐其寇我難禦為患此所以內固甘肅之術也上深然之命王瓊察牙木蘭上巴情偽以聞瓊言土巴故我罕東左衛屬番以避土魯番侵犯竄入肅州窮來歸我勢不可絕牙木蘭雖稱降其妻子尚在番

中棄之不仁留近地則非便惟徙之遼東爲宜上曰其置之湖廣八年滿速兒復求貢書辭頗遜瓊復爲請下兵部會議兵部尚書李承勛以土魯番變詐多端督撫官論奏先後牴牾請令王瓊審處且練兵積糧稍爲征勦之計瓊言制禦西夷與北虜異舜敷文德有苗來格禹平水土西戎卽叙土魯番哈密沙州之地卽古西戎酒泉張掖燉煌漢以來尚矣我朝洪永之間亦不絕也臣願遠法舜禹敷格文教近守祖宗懷柔成法許之通貢以罷兵息民便詔如議自是哈密歲貢十一年定五年十貢貢毋得過百人留七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三七

十人守關送入京師者二十人著爲令然哈密竟爲土魯番所據明竟置不問要之其地守否不足爲中國利害也

郎曰漢開西域斷匈奴右臂彼都關中與今勢異故胡世寧之議確矣

安定韃靼別部東爲罕東北抵古沙州其地廣袤千里洪武七年酋長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烟帖木兒遣使來貢賜以織金文綺分其地爲四部曰阿端曰阿員曰苦先曰帖里各給印章而賜卜烟帖木兒銀印明年獻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分

統四部許之遂以夷酋沙刺爲指揮等官安定王立未幾爲沙刺所殺部落潰散永樂十一年其孫亦攀丹來朝賜印誥復故封二十二年中使喬來喜等往西域至畢力江爲賊所殺洪熙元年都指揮李英與必里衛土官指揮康壽等率兵至罕東問故罕東指揮言賊中國使者安定曲先二酋也英進擊攻崑崙西數百里至雅令闊地安定斬首四百八十級虜安定王桑兒加失夾及男女千餘人獲駝馬牛羊十四萬有奇曲先遠遁安定王詣闕謝罪命禮部主事楊鏞齋勅勞英壽厚賜之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觸領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三八

占爲威淨慈應國師給誥命銀印自是安定王與國師屢入貢而國師之外復有禪師在國師之上正統中則有領占端刺麻竹領占完卜札巴監參禪師正統十一年亦攀丹卒子領占幹些兒嗣成化中爲土魯番殘破苗裔散失弘治初安定王領真幹卽兒子千奔請嗣王許之正德七年爲北虜亦卜刺所破餘衆內徙嘉靖間復令其部酋嗣爲指揮然安定後無傳而阿端久沒莫知處

罕東罕東左二衛皆在沙州古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土酋哈略等侵塞大將軍藍玉討之深入至阿

真川不見虜還三十年酋長鎖南吉刺思遣使入貢立罕東衛以鎖南吉刺思為指揮僉事永樂元年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進指揮使而以答力襲為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為指揮僉事自是貢不絕曲先之役罕東頭目班麻思吉率所部從擒斬首虜獲駝馬牛羊以獻宣德七年論功授指揮使成化中為土魯番所困夷酋奄章逃居沙州朝廷許其耕牧輸貢部落日蕃至奄章之孫只克以罕東衛既廢請立罕東左衛治其地從之以只克嗣官領衛事已進都督僉事弘治六年土魯番掠沙州迫諸夷自附只克

名山藏 卷之五 王亨記 三十九

請抹用兵部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襲之罕東失期我師不能有大功自是土魯番入寇每假道其國令給食而亦不刺安定數掠其資罕東愈微至正德時往往款塞求恤矣只克卒孫白羔黑刺嗣為都督嘉靖初與別酋沙木哥土巴先叛附土魯番者皆來歸邊臣請分其衆半居肅州白城半居威虜仍擇其壯勇練習之番休迭上皆聽白羔黑刺約部落浸蕃而我邊以餉夷坐困焉

赤斤蒙古周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為燉煌酒泉二郡唐屬瓜州後沒於吐蕃宋西夏據之

元屬沙州路永樂二年故元韃靼丞相苦木子塔力尼等率所部男女百五人來歸詔設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為千戶賜誥印尋陞為衛以塔力尼為指揮十一年擒叛寇老的罕來獻上悅厚賜之進指揮同知塔力尼卒子且旺失加嗣進都指揮使五年進都統元年自言與韃靼戰有功進都指揮使五年進都指揮僉事且旺失加卒子阿速嗣是時瓦剌也先強盛嘗未昏阿速阿速未即許也先使人召阿速往受聘阿速懼請內遷以避之詔曰婚也先可也往受聘不宜往而見詐悔何及矣赤斤爾所守地奈何遷避

名山藏 卷之五 王亨記 三十九

之赤斤蒙古雖與沙州罕東名內屬然陰與瓦剌市受其平章等官畏其強也始苦木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其達達生鎖合者及革古者乃分所部為三帳自領中帳而使塔力尼領左隸以西番人鎖合者領右隸以達達人左帳部故雄於右帳部至是阿速欲併右帳取之日相仇殺右帳酋指揮同知鎖合者官攜所部來歸未幾死景泰元年阿速以擒叛寇功晉都督同知復晉左都督成化二年阿速卒子瓦撒塔兒嗣其明年瓦撒塔兒卒子賞播塔兒嗣是時土魯番陷哈密侵掠赤斤至正德間奪其印種人散亂

多走塞下其衛遂虛

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峇林元帥府
洪武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爲指揮同知其
後爲朶兒只巴所攻曲先入安定居阿買地永樂四
年指揮哈三散卽思三卽等表言西番侵暴乞仍立
衛徙治藥王淮報可以三卽領衛事給印章并徙安
定治所於昔兒丁永樂末散卽思及安定酋劫殺中
使都指揮李英進擊之皆遠遁宣德五年散卽思復
掠使者及西域貢使命都督僉事史昭充副總兵及
都督僉事趙安充左參將都督僉事趙或充右參將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三

率安定罕東兵討之散卽思懼而逃遣弟千戶堅都
等進馬贖罪上以遠夷宥之還其俘令居故部其後
屢人貢然亦苦土魯番內徙失故地此外又有哈烈
哈三哈烈兒沙的蠻哈失哈兒哈的蘭賽蘭掃蘭亦
力把力七克力把丹沙把力黑俺力麻脫忽麻察力
失幹失卜哈刺怕刺失刺思你沙兀兒克失迷兒帖
必力思果撒思火壇火占苦先沙六海牙牙昔牙兒
干戎白兀倫阿速阿端耶思成坤城捨黑擺音克札
凡三十八國朝貢道皆經哈密其貢期或三年或五
年哈烈國一名里魯其王有沙哈魯者元駙馬帖木

兒子東有俺都淮八峇商等城皆隸屬之永樂初遣

使招諭七年其酋麼春等來朝貢久之復遣吏部員
外郎陳誠使其國正統二年來貢馬玉石亦力把里
故名烈失里在沙州西去肅州西北三千七百餘里
或曰焉耆或曰古龜茲國元時名別失八里也元裔
馬哈麻王子居之其所隸有火州東荒城古高昌國
漢西域長史戊巳較尉所居洪武二十一年藍將軍
窮征殘元獻元俘撒馬兒諸夷在俘中上遣使送歸
別失八里國王里的兒火者因使者入貢上嘉之二
十四年遣主事寬徹監察御史韓敬大理評事唐鉅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三

報王書徹至乃被留獨遣敬鉅二人還上遣書還諭
之永樂四年王沙迷查遣使貢玉璞等物十一年陳
誠使其國其國王納里失只罕爲從弟歪思所弑而
自立徙國西去更號亦力把里歪思又與其子撒禿
治兵相攻宣宗素知歪思之母恭順朝廷勅示以教
畜子孫之道其後朝貢不絕也
土魯番古交河縣之安樂城漢爲車師唐爲伊西唐
時入職方用開元曆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其
人類高麗貴人食馬以下食羊或鳧爲樂多琵琶箏
篪好騎射火州東七十里爲柳城古柳縣也永樂七

年陳誠至其國遣使朝貢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城萬戶瓦赤刺俱貢馬及玉璞其後朝貢者第稱土魯番成化中其酋破哈密虜王毋弘治中殺罕慎虜陝巴語在哈密記自後叛服不常正德嘉靖中皆來貢

撒馬兒罕在哈烈東亦力把力西漢屬賓也洪武二十年國王帖木兒貢駝馬繼貢海東青厚賜之藍將軍深入逐殘胡撒馬兒罕有行賈捕魚海者盡俘以歸上察其真撒馬兒罕人皆遣還之帖木兒奉表謝貢馬千二百疋表文曰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為天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五

下君自古所無之國皇帝有之自古未服之國皇帝服之臣帖木僻在萬里外恭聞聖德寬大弘庇覆載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為億兆主茲又恩被下臣俾異域商賈得覽觀都邑城池之盛如出昏睹晴又承數書恩撫勞問俾站驛相通道路無壅臣國中部落權舞感戴歌仰聖心如照世之杯臣惟仰祝聖壽福祿如天永永無極上嘉其有文遣主事寬徹等報之永樂七年陳誠至其國不入貢上使禮科都給事中傅安與御史姚臣往征之以官軍千五百人往撒馬兒罕怒拘留安等洪熙元年其國兀魯伯

為王乃奉表入貢送安歸安留撒馬兒罕二十年矣歸惟十七人與俱而姚臣死久矣傳安太原人起家縣吏歷四夷館通事舍人鴻臚寺序班洪武末累遷禮科都給事中撒馬兒罕弗賓成祖遣安持節使其國酋長負固不服且諷安除安曰天朝使臣宜從汝罪首長怒驛留之艱苦備嘗志節益勵酋長知終不可屈乃以禮送還因獻名馬珠玉為謝自是其貢遂通安歸以老乞骸骨賜一品服致仕命有司給月米與夫宣德四年卒遣官諭祭治葬墓正統四年來貢馬色玄蹄額白在朱仙鎮岳廟後詔圖之賜名曰瑞鵠九年來貢其王曰兀魯伯曲烈干朝廷賜之金玉器皿及龍頭拄杖玉事件細馬鞍各色織金紵絲衣料等物成化十七年進二獅至關外奏遣大臣往迎職方郎中陸容言獅誠奇獸顧不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五

具郊廟之犧牲備乘輿之駟服不宜受上乃第遣中使往二十二年又進獅取道廣東浮海還云欲往滿刺加更市以進廣東布政使陳選上書拒止之弘治二年其王阿黑進獅禮科給事中韓鼎請却之上嘉納焉四年又進獅及鸚鵡至廣東守臣以聞禮部尚書倪岳言陛下即位却珍奇罷貢獻頌傳中外撒馬兒罕貢獅臣知聖心必不嘉納第此夷入貢道故從甘肅涉海而來則助合印信皆屬虛文矣抑臣慮其習知海道而生意外之變望遣行人馳諭彼中厚為宴賞治其歸船勅諭國王自此貢從故道獻但土物

使賓服夷醜知明天子不勤遠人不貴異物之意
上嘉納之大學士李東陽作却貢詩以頌其服屬有
透里迷沙鹿海牙寒藍渴石養夷達失干答兒密卜
花兒諸國

陳誠西域記曰哈烈一名里魯在撒馬兒罕西南
去嘉峪關萬一千一百里四面多山有西流之河
東北山方十餘里哈烈城在焉國主居城東北隅
室壘石平方若高臺無棟樑陶瓦中敞虛室數十
地舖氈羅窓戶牖扉刻繪花紋金碧無君臣上下
男女相聚皆席地跌坐國主衣窄袖衣及貫頭衫

卷之

卷之

五

五

戴小單刺帽以白布纏頭辨髮髻後國人尊稱之
曰鎖魯檀華言君主也國人之服與國主同制上
下相呼皆稱名相見稍屈身初相識則屈一足三
跪以爲大禮男女皆然飲食無七筋釀酒多用葡
萄大宴會則亦設几案尊者飲下人皆跪酒行則
陳幣帛次珍寶又次金銀錢布坐間餘者撒坐外
左右執事競拾之皆大諠笑名曰喜錢市中交易
銀錢大小爲三等國人成造而輸稅於國主國主
記印焉不者不得行市有征什取二有權衡無斗
斛筭事者曰刀完有施行國主與刀完直書紙上

卷之

卷之

五

五

各記花押花押之制以金銀爲戒指鐫名焉國無
法律傷人及死罰錢而已婚姻以姊妹爲妻妾男
子髡首纏白布婦女如之居止相混喪則易首布
以青赤凡喪百日葬不棺囊瘞之不祀鬼神不祭
宗祖祭宗祖則於墓惟拜天擇日而聚拜無月朔
甲子七日爲一周班列大土屋一人大呼則班拜
每月二十日爲把齋至于月盡不敢飲食暮乃食
周月始食葷則聚衆植長竿懸葫蘆藏白鴿葫蘆
中躍馬射之射中鴿飛者爲得采國中有通回回
經者衆稱之曰滿刺國主尊禮之城置大土屋
設銅器如古鼎周圍數丈刻文器上遊學子弟聚
而習之若中國太學然若警報則有急足持箭急
足日走可三二百里葢幼而習之其俗侈其土沃
饒多煖少雨土產有白鹽銅鐵琉璃金銀珊瑚琥
珀珠翠之屬多有蠶善爲絛綺木有桑榆柳槐松
檜柏楊菓有桃李梨李葡萄石榴穀有麻豆菽麥
粟獸有獅子豹良馬牛羊雞犬獅子生阿木河蘆
林中初生目閉七日而開明養馴獅當於閉日時
取之撒馬兒罕在哈烈東北去嘉峪關九千七百
餘里去哈烈二千八百餘里地寬平土壤膏腴有

大豁遠城東北流城廣十餘里開六門其北有子城國主居城中居室稠密西南諸番之貨輾錢用其國造禁酒屠牛羊者瘞血城東北隅亦為土屋拜天鏤青石為屋柱中置講經壇經皆泥金書護之以羊皮其人物秀美工巧過哈烈風俗土產與哈烈同俺都淮在哈烈東北去撒馬兒罕千三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人民繁庶風土物產亦與哈烈同哈烈之屬國也八答商一名八里在俺都淮東北城周十餘里居平村其南近山食物豐饒西南諸番人亦聚而市貨焉哈烈之屬國也

行口藏 卷之五 王享記 三七

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千餘里城在阿木河東岸城南外居民數百家孳畜蕃息河多魚河西多蘆林獅子產處也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餘里城在小岡廣數里西北臨河名火姑水勢衝急有浮梁渡舟其南近人居依崖谷多園林西行過一大川二百餘里無水間有水多鹹地生臭草莖高尺餘枝葉如葢煮其液成膏阿魏也又有小棘叢生可一二尺葉細如藍秋露凝其上如珠食之如錫採而煮之名達郎右賓塞藍在達失干之東去撒馬兒罕千三十里城周二三里

平遠深蔚多居民盛五穀秋夏之交蜘蛛生草中黑而小噬人通體皆痛掃以薄荷擦以羊肝誦經一晝夜乃瘡而膚竟盡蛻傷六畜則多死止宿傍水可以避之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約二百六十里城居大村周十餘里環城多水田南北近山西行數十里俱小山多苾思檀菓樹又西行三百餘里有大山石峽出其中高數十丈若斧截峽口有門曰鐵門關通西南之路養夷在塞藍東三百六十里城居亂山間東北有大溪西流入大川行百

行口藏 卷之五 王享記 三八

里多荒城其地界別失八里蒙古都落之間別失八里沙漠地也馬哈麻王子居之王子者元餘裔無城郭宮室隨水草畜牧而已其王戴小罩刺帽簪鷲翎衣禿袖衫削髮貫耳婦女裹白纏項衣窄袖衣以肉酪為食乳湏代飲米若麩時用而已間種稔麥織毛布為衣有松檜榆柳細茶梧桐六畜之屬羊馬最寒山谷中伏暑尚霜雪人性無君臣上下之體其國人云東連哈烈至撒馬兒罕故疆也今西至脫忽麻北接瓦刺東南抵干闥河端于闐有河產玉又有地名哈石寶石金銀之所出火州在柳城西七十里城北近山地多熱山

青紅若火故名火州城方十餘里多僧少民東有
荒城古高昌國治也漢西域長史戊己較尉亦居
此今隸別失八里柳城古柳縣在火州東去哈密
千餘里經一大川至其國地皆沙磧無水草道傍
多骸骨云人蚤暮獨行則鬼魅迷死之出大川渡
流沙河有山青紅如火焰山下城屹然廣二三里
即魯陳城四面多山園環遠流水樹木陰翳土宜
稼麥荳麻桃杏小棗瓜胡蘆葡萄最多小而無核
者名鎖子甚甘畜有牛羊馬駝氣候煖其俗醇朴
男子椎髻婦人蒙皂布髻垂額俱衣胡衣男子削
名口藏 卷之五 王亭記 三九

廣二里居民百家城北有鏤山產石鹽殊堅白可
琢爲器器感饌可以不和鹽故名鹽澤哈密西者
諸胡往來要地也其北有山界瓦刺其西接火州
等城其城居平川周三四里開二門東有溪西北
流地鹹鹵間有楸杏農種須糞壤種惟豌豆二麥
人性獷悍與蒙古回回雜處而禮俗殊異達失干
在塞藍之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餘里城周二里居
平原四外多園林菓樹土宜五穀其民衆多負戴
則任車牛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北七百餘里城
周十餘里居平川地卑下氣候溫和生菜冬食土
名山藏 卷之五 王亭記 四〇

髮戴小單刺帽者號回回妝婦人白布裹頭者號
畏兀兒妝方音皆用畏兀兒風俗大較同火州土
魯在火州西百里即古交河縣之安樂城城方一
二里地平氣候煖少雨雪土宜麻麥有桃李棗杏
葡萄畜多牛馬城中有屋舍信佛法多建僧寺其
國在漢爲車師在唐爲伊西城西二十里有小城
名崖兒城中有新崖其下二水交流倚崖爲城故
名崖兒城城廣僅二里居人百餘家相傳故交河
縣治又云古車師國王所居也今土魯番有之鹽
澤在崖兒城西南去土魯番三十餘里城居平川

魯迷嘉靖三年始通貢所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
骨刺馬駝珊瑚珠玉從甘肅入世宗以其新入貢下
禮兵二部議納否給事中鄭一鵬禮部尚書席書請
勿納上問其遠納之五年復以獅子西牛貢并送調
御五人自言跋涉七年費二萬三千餘金矣御史張
祿言聖德廣被遠人來貢第華夷殊方人物異性留
人養物不唯違物亦且拂人今奇獸西來兼之馴調
京師遠邇咤異喧傳不知此物之在西土亦猶中國

之有虎豹也其調御馴習亦猶虎豹之參於中國也
臣聞養獅子日用二羊月計六十羊矣歲計七百有
餘羊矣臣聞養西牛以菓餅不芻豆食人食矣獸相
食食人食聖賢所惡也又通事人役煩費多端以光
祿有限之財充人獸無益之養殊為不經抑其攜帶
方物覲賞規利不過希望之私寧復歸嚮之誠伏惟
返其人却其物薄其賜以明中國聖人不貴異物如
此也上復憫其遠納之後定五年一貢

天方國在西海之盡古筠冲默伽國民無貧苦繁富
和淳無雨雪霜電濃露夜霆遂滋生物產珍美色色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四

向是疑古所謂極樂國者國有禮拜寺寺分四方方
九十間層次如塔皆白玉為柱黃甘玉為地中有黑
石方丈餘曰漢初天降也月初生其酋長率眾拜天
以號呼讚揚為禮日中以熱市用日夕宣德七年國
王臣深以獅子麒麟貢正德中貢嘉靖中定五年一
貢

默德那與天方接壤回回祖國也城池宮室田園市
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有陰陽星曆醫
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非同類殺不食不食豕肉
織金雕鏤器皿最精初國王謨罕慕德生而聖靈臣

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為別語被爾猶華言天使也
中有佛經三十藏書兼篆草西洋諸國並傳用之隋
開皇中其教始入中國教以事天為本宣德中國王
遣使隨天方使來朝貢而今中華回回種所在有之
于闐國在葱嶺北二百里即瞿薩曰那國也地最大
東西五千里南北千里漢設都護治之今在肅州西
南六千三百里永樂七年酋骨打魯哇亦不刺遣人
貢玉璞十二年陳誠至其國先是國削弱鄰國交侵
永樂以後奉職貢始藉朝廷為威重行賈諸番遂富
饒俗喜浮屠好歌舞尊卑禮節有中土風有河產玉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三

又有地名哈石寶地金銀之所出

日落國永樂中朝貢

亦思弗罕永樂中朝貢

黑婁宣德七年初貢

米昔兒即蜜思兒正統六年朝貢其王曰速魯檀阿

六刺福

額即亂嘉靖中朝貢

合辛嘉靖中朝貢

畢力木江衛指揮使司畢力木江在西番中國使諸
番皆繇其地其頭目管著兒監藏等迎送有禮宣德

中道人朝貢宣宗嘉之九年立衛給印以管著兒監
藏阿黑巴爲指揮僉事其餘爲千百戶者二十餘人
齋勅往賜之諸胡往來要地又有哈密西者北界瓦
刺西接火州城居平川周三四里東有溪西北流地
鹹鹵間有楸杏農種唯豌豆二麥人性獷悍與蒙古
回回雜處而禮俗殊異

西戎下

烏思藏

道長官司附

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

朶甘思朶甘直管招討司附

董卜韓胡

別思察安撫司加渴瓦寺附

名山藏

卷之二

王亭記

四

金川寺番僧

雜谷安撫司

打喇兒寨

遠思蠻長官司

長寧安撫司

韓胡碉堡列寺

洮岷等處番僧

洮岷等處番族

古刺國

烏思藏西番也古曰西戎又曰西羌在秦者曰義渠
在漢者曰燒當先零其屬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
唐初爲吐蕃所併地屬吐蕃宋則唃廝囉元滅金盡
併吐蕃地郡縣之以其國尚佛領以大寶法王帝師
其弟子有曰司空曰司徒曰國公皆佩金玉印洪武

初受詔來歸高帝處之因其舊俗六年召其會長京

師受職賜印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爲熾盛佛寶

國師元國公南奇思丹八亦監藏等爲都指揮同知

宣慰使招討使等官自是蕃聖僧有封灌頂國師及

闡教王闡化王輔教王贊善王管束番民又有護教

王大乘法王大寶法王凡七王俱賜銀印令比歲或

閒歲朝貢其地爲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朶甘

指揮使司一曰隴答宣慰使司三曰朶甘曰董卜韓

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朶甘思曰朶

甘朶答曰朶甘丹曰朶甘滄塘曰朶甘川曰磨兒勒

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別思麻千

戶所十七曰朶甘思曰刺宗曰孛里加曰長河西曰

多八參孫曰加八曰朶甘曰納竹曰倫答曰果絲曰

沙里可哈鬼的曰孛里加思東曰撒里土兒干曰參

卜郎曰刺錯牙曰泄里壩曰闊側魯孫其地緣陝西

四川雲南西鄙皆是南北袤數千里闡教闡化輔教

三王在西寧黃河北使來從四川入贊善王在岷州

黃河南使自陝西入各有勘合比號印信番文人乘

大寶二法王游僧也不管束番民不給勘合無進貢

年限有欲來者聽許遣僧徒十人齎印信番本隨四

王貢使入上欲建法壇雞山之陽超度妖厲迎取有道僧於烏思有惺吉監藏者與七僧俱來登壇作法有天人寶花之異上構西王殿錦黃金居之成祖即位欲薦福高皇后聞其國中高僧有尚師哈麻立遣中使往迎五歷寒暑乃至車駕躬視勞已建大法壇請為高皇帝后薦福慶雲天花甘露甘露舍利祥光青鳥青獅白象白鶴連日畢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下羣臣表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上封尚師為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鞍馬儀仗黃金百兩白金千兩宴華蓋殿自後京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五

僧我國家亦因俗制夷自岷北以南至松潘威茂各建僧寺番族叛亂仇殺遣沙門諭遣之即頂經說誓而散諸番來貢多至千餘亦惟僧人是遣朝廷賞賜綵段表裏有差其回賜土官及妻皆有綵段表裏所以撫綏良厚蓋不如是則將備於邊郵有養兵餽運之費矣

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洪武十六年置長河西等處軍民安撫使司歲一貢從雅州入境後陞宣慰司隆慶三年定三年一貢雜道長官司長河西部落也初附本司進貢每貢僧徒百人成化十六年始專達隆

名山藏

卷之

王享記

五

慶三年定三年一貢

朵甘思洪武七年陞朵甘衛為西安行都指揮使司給銀印十八年改朵甘思宣慰使司及萬戶府招討司東道萬戶府塔爾千戶所每年入貢從雅州入境直管招討司朵甘思部落也初附本司進貢襲職成化後始專達隆慶三年定三年一貢

董卜韓胡吐番諸部中之慕文教者成化中奏請書籍兵部尚書余子俊上疏曰臣考唐玄宗之世吐番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體烈以為與之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利尚書裴光庭以為忠信禮義

亦從書出吐番久叛新服因其請而賜之陶甄聲教亦在於於是玄宗如光庭言今董卜韓胡奏求書籍臣以爲除方輿圖籍之外餘皆可與若不與之彼市亦得反失朝恩若俯從其請就中因而賜勅令其將舊維州退還保縣彼必感恩知報可免西顧之憂許之其部落曰別思寨安撫司加渴瓦寺附董卜韓胡來貢弘治中始專達其地寒薄村魯法令嚴整上下一心酋長有友五六人號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其治刻木結繩爲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剔鼻其樂吹螺擊鼓其四時以麥熟爲歲首其章飾最上瑟瑟

名山藏 卷之五 王亭記 四七

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銅最下差小大綴臂以辨貴賤貴壯賤弱重財懷惠貴兵死以累世戰沒者爲甲門敗懦者辱其首以垂狐之尾交易用麩毯馬牛其山川崑崙山可跋海黃河折支湟水爲六

金川寺番僧在四川威州保縣地舊三年一貢每貢許百人多不過百五十正德以來漸多隆慶三年定貢五百五十八人

雜谷安撫司在四川松潘地舊三歲一貢隆慶三年定每貢千二百七十四人弘治中又有新招撫上草坡克州等寺寨附屬本司

打喇兒寨在四川威州地正德四年招撫奉勅爲寇帶頭目三年一貢

達思蠻長官司隆慶中定三年一貢

長寧安撫司及韓胡礪怯列寺皆番僧也在四川松潘茂州等處地長寧以三歲貢每貢三百人韓胡礪怯列以三歲貢每貢百五十八人

洮岷等處番僧每寺許四五人年終遇大節一朝貢洮岷等處番族

古刺國在百夷之外萬餘里載籍未之前聞也永樂中給事中周讓使百夷聞其國人慕華莫爲先使歸以聞天子嘉之遂命讓絲滇池入踰數月乃至至則其酋驅象馬建旗鼓具舟供張陳兵出迎作新亭館以居讓卽遣使從他使者至京師報謝留讓居歲餘勞燕甚至讓還朝遣使貢方物請臣置吏天子授以古刺宣慰使賜冠帶印章

凡貢朝鮮貢金銀器皿螺鈿梳函白綿絢各色布龍文簾席雜色細花席豹獺之皮黃毛之筆白綿之紙人參種馬馬三年五十疋凡十二種日本貢馬盤鏡劍腰刀鎗塗金裝綵屏風灑金廚子灑金文臺灑金手箱描金粉匣描金筆匣抹金銅提鈔灑金木鈔

名山藏 卷之五 王亭記 四八

角盃貼金扇瑪瑙水晶數珠硫黃蘇木牛皮凡二十
 種琉球貢馬刀金銀酒海金銀粉匣瑪瑙象牙螺殼
 海巴擢子扇泥金扇生紅銅錫生熟夏布牛皮降香
 木香速香丁香檀香黃熟香蘇木烏木胡椒硫黃磨
 刀石凡二十五種安南貢金銀器皿犀角象牙白絹
 薰衣香降真香沉香速香木香黑線香紙扇凡十種
 真臘貢象象牙犀角孔雀翎寶石土降香蘇木烏木
 黃花木胡椒黃蠟凡十一種暹選貢象象牙犀角孔
 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寶石珊瑚金戒指片腦米腦
 糠腦腦油腦柴檀香速香安息香黃熟香降真香羅
 名山藏 卷之五 王亭記 四九

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香丁香薔薇水碗石丁皮阿
 魏紫梗藤竭藤黃硫黃沒藥烏爹泥肉豆蔻胡椒白
 豆蔻萼芡蘇木烏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
 紅撒哈刺布紅地紋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
 花布乍連花布烏邊葱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
 象花文打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織雜絲打布紅
 花絲手巾剪絨絲雜色紅花被面織人象雜色紅花
 文絲縵凡六十種占城貢象象牙犀角孔雀孔雀尾
 橘皮抹身香薰衣香奇南香金銀香土降香燒碎香
 檀香柏香花藤香龍腦烏木蘇木花黎木蕪蔓番沙

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布烏綿布圓壁花布花紅
 邊縵雜色縵番花手巾番花手帕兜羅綿被洗白布
 泥凡三十一種瓜哇貢火雞鸚鵡孔雀孔雀尾翠毛
 鶴頂犀角象牙玳瑁龜筒寶石珍珠薔薇露奇南香
 檀香麻藤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黃熟香安息香烏
 香龍腦丁皮沒藥肉豆蔻白豆蔻藤竭血竭蘆薈阿
 魏大楓子番木鱉子萼澄茄萼芡悶蟲藥黃蠟番紅
 土烏爹泥金剛子碗石錫西洋鐵摺鐵刀鐵鎗苾布
 油紅布蘇木烏木胡椒凡五十一種彭亨貢金水罐
 象牙乳香速香檀香片腦胡椒凡七種百花貢白鹿
 名山藏 卷之五 王亭記 五三

紅猴龜筒玳瑁孔雀鸚鵡倒挂烏胡椒香蠟凡十種
 三佛齊貢火雞五色鸚鵡孔雀龜筒黑熊白獺諸香
 米腦苾布兜羅綿被肉豆蔻番油子胡椒凡十三種
 浮泥貢五色鸚鵡倒挂烏孔雀鶴頂犀角熊皮生玳
 瑁龜筒寶石珍珠金戒指金絲環金銀八寶器梅花
 龍腦米腦糖腦降香沈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黃蠟
 螺殼西洋白布黑小廝凡二十五種其單日用銀須
 文達那貢馬幼苾布隔著布八的力布花滿直地番
 綿細直地兜羅綿撒刺八幼賴隔著撒哈刺薔薇水
 降香沈速香凡十三種蘇門答刺貢馬犀牛龍涎寶

石瑪瑙水晶石青回回青錫硫黃番刀弓撒哈刺梭
 眼木香丁香降真香沈速香胡椒蘇木凡二十種西
 洋瑣里國貢黃黑虎馬兜羅綿被漫折的花被皮剔
 布槁泥布沙馬打里布凡七種瑣里貢馬紅八者藍
 布紅撒哈刺覬木里布紅番布白苾布珠子項串凡
 七種覽邦貢馬孔雀胡椒蘇木檀降香凡五種淡巴
 貢苾布兜羅綿被沈香檀香速香胡椒凡六種蘇祿
 貢梅花腦米腦竹布綿布玳瑁降香蘇木胡椒萼茛
 黃蠟番錫凡十一種古里貢寶石珊瑚珠瑠璃瓶瑠
 璃碗寶鐵刀拂郎雙刃刀金繫腰錫阿思摸達塗兒
 氣龍涎蘇合油乳香檀香木香梔子花胡椒花氈單
 伯蘭布苾布紅絲花手巾番花人馬象物手巾線結
 花靠枕凡二十一種滿刺加貢犀角象牙玳瑁瑪瑙
 珠鶴頂金母鶴頂珊瑚樹珊瑚珠金鑲戒指鸚鵡黑
 熊黑猿白鹿鎖服撒哈刺白苾布薑黃布撒都細布
 西洋布花縵薔薇露梔子花烏爹泥蘇合油片腦沈
 香乳香黃速香金銀香降真香紫檀香丁香樹香木
 香沒藥阿魏大楓子烏木蘇木番錫番鹽黑小廝凡
 四十二種安羅國貢珍珠玳瑁殼白焦布花焦布降
 真香黃蠟黑小廝凡七種阿魯貢象牙熟腦凡二種

五亭記 五十二

小葛蘭貢珍珠傘白綿布胡椒凡三種榜葛刺貢馬
 馬鞍戲金瑠璃器皿青花白瓷撒哈刺者抹黑苔立
 布洗白苾布兜羅綿鶴頂犀角翠毛鶯哥糖霜乳香
 烏香熟香麻藤香烏爹泥紫膠藤竭烏木蘇木胡椒
 藤竭蘆薈烏木胡椒碗石象凡十八種此東南夷之
 貢也迤北小王子瓦刺三王貢馬駝貂鼠皮海青凡
 四種順義王貢馬鍍金鞍轡撒袋達弓雕翎箭凡五
 種朵顏衛福餘衛泰寧衛貢駝馬凡二種此北狄之
 貢也海西建州貢馬貂鼠皮舍列孫皮海青兔鶻黃
 鷹阿膠殊角凡八種殊角者海象牙也此東北夷之
 貢也哈密畏兀兒貢馬駝玉速來蠻石青金石把咱
 石金剛鑽梧桐鐵器諸禽皮等物凡十種罕東衛
 赤斤蒙古貢馬駝梧桐鐵凡三種土魯番火州柳陳
 城貢馬駝玉石鑲鐵刀鑲鐵鏟各色靶小刀金剛鑽
 梧桐鐵羚羊角鐵角皮紅絹道布柳青撒哈刺禪衣
 鞍子撒袋花手巾凡十五種撒馬兒罕貢馬駝玉石
 阿思馬亦花珠賽蘭珠瑪瑙珠水晶梳番碗珊瑚樹
 枝梧桐鐵鎖服矮納鑽鐵刀鑽鐵鏟砂黑樓石眼

五亭記 五十二

鏡羚羊角銀鼠皮鐵角皮凡二十種魯迷貢獅子西
 牛玉石金剛鑽珊瑚珠花瓷珠花瓷湯壺銼鎖服撒
 哈刺花帳子羚羊角捨列孫皮西狗皮鐵角皮凡十
 五種天方國貢駝馬玉石瑪瑙鑲鐵刀鑲鐵銼花銅
 鍾賽蘭石礪砂金剛鑽醜班兒香眼鏡鎖服羚羊角
 鐵角皮凡十五種烏思藏貢畫佛銅佛銅塔舍利各
 色足力麻各色鐵力麻各色氈氈珊瑚犀角左髻毛
 纓酥油明盛明甲刀劍凡十六種長河西魚通寧遠
 等處雜道長官司貢畫佛舍利各色足力麻各色鐵
 力麻各色氈氈珊瑚犀角左髻明盛刀毛纓凡十一
 種朵甘思朶甘直管招討司貢各色足力麻各色鐵
 力麻各色氈氈左髻明盛長刀凡六種董下韓胡別
 寨安撫司加渴瓦寺貢各色氈氈各色足力麻各色
 鐵力麻珊瑚明盛鐵甲遮甲麻衣白毛纓紅毛纓黑
 毛纓黃左髻凡十一種金川寺番僧貢珊瑚胡黃連
 木香氈氈足力麻左髻毛衣凡七種雜谷安撫司貢
 珊瑚胡黃連木香茜草海螺左髻毛衣氈氈足力麻
 凡九種打刺兒寨貢珊瑚氈氈凡二種達思蠻長官
 司貢珊瑚犀牛角礪砂木香凡四種長寧安撫司韓
 胡礪怯列寺貢珊瑚明盛明甲刀乾松氈氈凡六種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五

沱岷等處番僧族貢銅佛畫佛舍利子馬駝酥油青
 鹽青木香足力麻鐵力麻氈氈左髻毛纓明盛明甲
 腰刀凡十六種此西戎之貢也馬象犀角孔雀尾象
 牙象鈎象鞍象脚盤蚰蛇膽金銀器皿青紅寶石玉
 石圍帳金絨索各色絨線各色布手巾花藤席降香
 黃蠟檳榔此湖廣廣西四川雲南貴州腹裏土官之
 貢也故夫朝鮮之貢果下之馬長尾之雞不與焉日
 本之貢白珠青玉不與焉琉球之貢熊羆豺狼鬪鏤
 之樹不與焉安南之猩猩狒狒蒙貴翡翠白鹿白雉
 蟻子之醢菴羅波羅之果不與焉真蠟之貢金篤
 速暫之香建同浮胡之魚不與焉占城之貢大火之
 珠猛火之油不與焉三佛齊之貢貓睛之石臘肭之
 臍不與焉蘇祿之國徑寸之珠不與焉古里之貢駿
 馬不與焉婆羅之國瑪瑙車渠不與焉哈密之貢大
 尾之羊不與焉火州之貢砂鼠不與焉北虜之貢
 羊角觶不與焉不貴異物也凡貢者享也取其歸嚮
 也其餘入貢之國不籍記其一定之物隨其嚮也有
 比年貢者有三年貢者從其便不貢不責也諸所貢
 物惟朝鮮之國設為庭實文物之邦也勘合號簿以
 給海外諸夷也詔命勅命勅諭所以賜諸番夷之等

名山藏

卷之

五 王亭記

五

也有以數千人入貢有以數百人入貢箇之邊外量
與其人入京師無使擾民也夷使往返皆有伴送病
亡者有棺斂而祭葬之所以繫遠人也

王事記